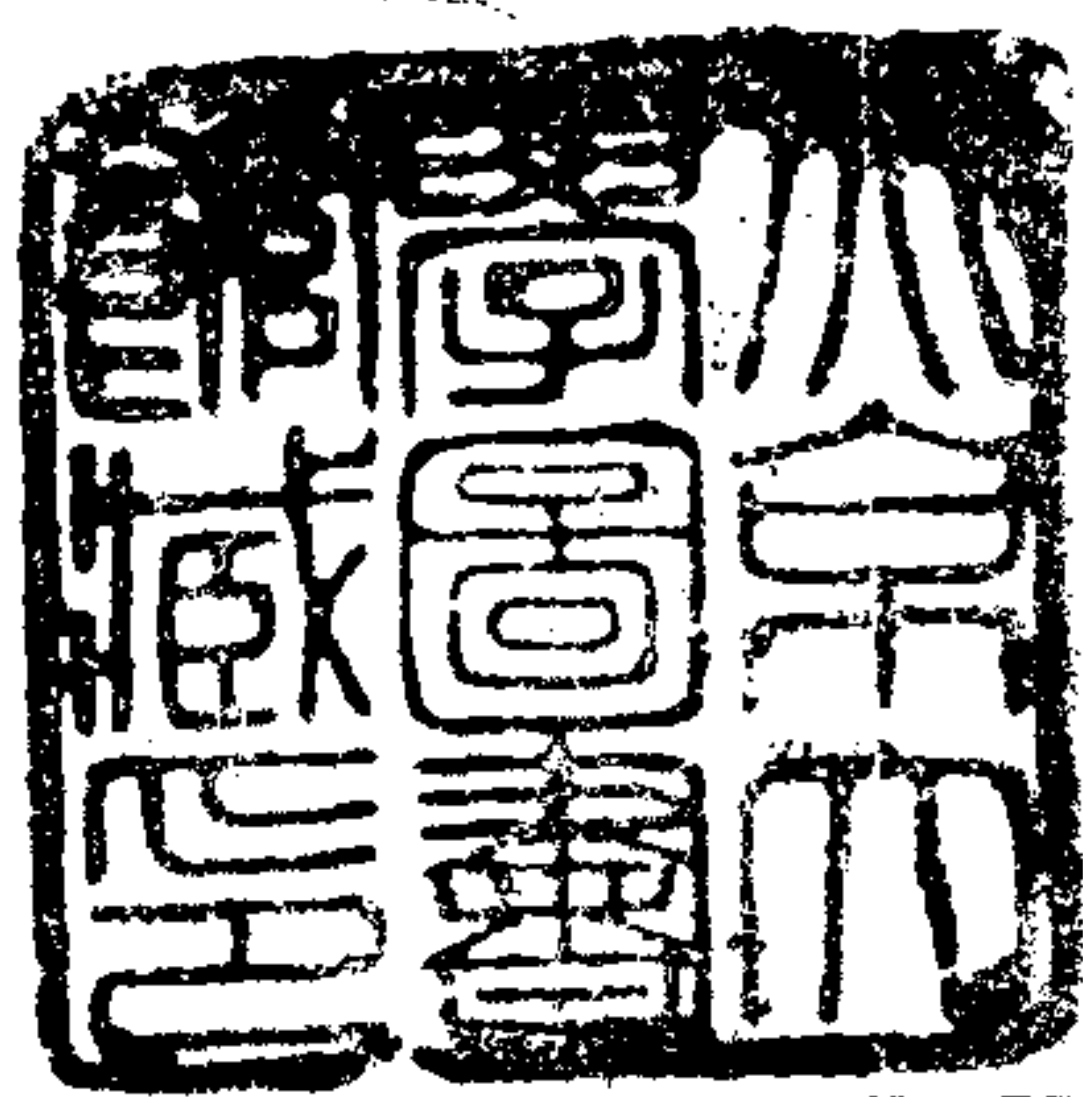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〇六・史部・别史類

弘簡錄二百五十四卷(卷一百至卷一百六十)〔明〕邵經邦撰

2285/06

弘簡錄卷之一百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齊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二

張齊賢 子宗諱孫 呂端

李沆 父炳 向敏中

畢士安 字仲孫 寇準

李迪 字東之 孫承之 附李受

張齊賢曹州冤句人徙洛陽父早卒家貧無以為葬河南縣吏

為辦其事兄昭度授之以經既長力學有遠志慕唐李大亮為

人故守師亮常依太子少師李肅家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

獻十策曰下并汾富民封建敦孝舉賢太學籍田選良吏慎刑

懲姦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為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還

語太宗曰我幸西京惟得一張齊賢異時可輔汝為相也及選

進士齊賢偶寘下第太宗不悅命一榜盡與京官齊賢遂以大

理評事通判衡州有劫盜論死失入者五人至即活之自荆渚

至桂州置郵數千戶困於役奏減其半代還遷秘書丞知忻州

名投著作佐郎直史館轉左拾遺時議皆言河東既平宜速下

幽薊齊賢獨具疏謂帝王舉事動在萬全六合者以天下為

心豈徒較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自古聖人先本而後

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堯舜之道無他在乎安民

而利之民既安利則遠人歛衽而至矣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

憲忻代未有軍器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正宜增

守要害左控右扼不當爭求小利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啟

前日賦斂苛重者使經久可行擇州不便於民者委之以閒則

天下皆戴陛下之仁豈不美哉太平興國六年為江南西路轉

運副使推求前代鑄法於饒信虔州土產銅鐵鉛錫之所置爐

以饒州永平監所鑄為式歲鑄錢五十萬貫凡用銅鐵鉛錫若

千萬斤詣關而陳敷奏詳確議者不能奪又奏南劍等處道逢

送囚索牒視之率非首犯諸州罪人網送關下路死過半請委

強明吏慮問不實罪及原問官自是送者減半又奏江南宿弊

李煜籍民戶根多者一丁賦而自備器甲名為義軍并小民地

房錢吉州緣江勾欄錢編木浮居水場錢悉免之其勤究民弊

類此還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雍熙中遷右諫議大夫

大舉北伐值楊業戰沒上以策訪近臣齊賢自請行邊授給事

中知代州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時遼兵自朔谷入薄城下都

校馬正列所部南門外眾寡不敵部署虛漢贊畏懦自固齊賢

選府軍二千出正之右慷慨誓眾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先是約

美以并師來會戰至北井得密詔止美時遼兵塞川齊賢計賊

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乘夜伏兵二千於土磴砦又遣兵三

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望見意并

師已至駭而北走伏發掩擊大敗之擒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卷

甲甚眾端拱元年拜工部侍郎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復簡廂

兵千人為二部分屯繁峙縣約以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

之我軍有寇則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為

繁峙兵所敗二年置屯田領河東制置方田都部署入拜刑部

侍郎樞密副使淳化五年參知政事數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入謁禁中上歎

其福壽厚加賜賚播紳榮之會掌京庖王延德欲求外補托姻

姬李沆請於齊賢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耶怒其不自

陳而干執政名見詰責齊賢不欲累沉乃獨引咎罷為尚書左丞知定州以母老辭尋遣內艱水漿不入口七日自後日啖一粥終喪不御酒肉起復禮部尚書知河南徙永興軍論提典芻糧閭門趙贊以豪橫抵法復歷襄州荆南安州真宗立名改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嘗言臣受陛下非常恩故以非常為報有威里甲與乙交訟分財不均命具款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交易投之奏聞莫敢變郊祀加門下侍郎自負有致君之術與沉不相得每敷奏多不直議者以為疎闊坐冬至朔會被酒失儀免四年命為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畧使上手札訪靈州存廢之議齊賢上言靈州斗絕當城鎮完全磧路未便之時中外已言合乘自繼遷為患危困彌甚南去鎮戎五百餘里東去環川六七日程欲全軍民理須應按為之計若能增

弘簡錄 卷一百 三 宰輔錄二

益精銳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涇鎮戎之師率山西燕兵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繼遷分兵以應我則乘勢而攻然後取城中軍民置若於蕭關武延川險要處以僑寓之如此則蕃漢土人之心有所依賴我獲平寧都歸舊貫再縱蕃漢之兵乘時以為進退則成功不難矣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閏十二月拜右僕射判汾州改判永興軍兼馬步軍部署時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早寡無子盡畜貨產論告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上遣使就訊柴氏所對異狀謂齊賢子宗誨教之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貶宗誨海州別駕景德初起為兵部尚書知青州上幸瀆淵命兼青淄濰三州安撫使二年改吏部尚書疏言臣在先朝慮靈夏兩鎮終為繼遷并吞言者論臣太過謂繼遷只是顧戀父祖舊地別無他心及與以銀州

廉察庶滿其意後攻劫不已言者猶謂封獎未厚復賜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逆志尤暴當靈池清遠垂欲陷沒臣方受經畧之命臣思須得一兩處強大蕃族與之為敵此乃以敵攻敵古今上策遂請封六谷名目藩羅支俾其展効與近臣謀見不同多為沮撓後繼遷果為羅支射殺邊患少息今其子德明依前攻劫志似不小臣慮乘大駕東幸去攻六谷則瓜沙甘肅于闐諸處漸為控制向使羅支尚在未足為虞今已淪亡斯鐸督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事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言玉清昭應宮給符瑞有損謙德屢請罷役從祀汾陰進左僕射請老以司空致仕堯年七十二贈司徒諡文定為人資儀豐碩議論慷慨有大畧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留心刑獄多所全活喜提獎寒傷不忘舊恩

弘簡錄 卷一百 四 宰輔錄二

神放之起齊賢實薦之李肅死為營葬事歲時祭以禮兄事堯父故吏雖貴不替昭度卒肅贈光祿丞特以受趙普薦至大位乃與秦王與多遜獄又與寇準相傾人或以此少之諸子多能有立宗信內殿崇班宗諒殿中丞宗簡閭門祗候宗訥太子中舍宗禮最賢雖累資登朝為大理寺丞然畏羈束故多居田里宗誨字習之少喜學兵法陰陽象數之書無不通究蔭補秘書正字遷太子中舍通判河陽徙知富順監擢開封判官三司度支勾院後為永興兵馬鈐轄徙鄜延路兼知鄜州劉石之敗黃德和遁還恐激為亂納而拘之以聞嚴斥候使老幼併力禦之敵引去領興州防禦使兼知邠州終秘書監致仕為人性貪雖謝事尤事貨殖子二子學字叔謨素有才名人樂與游最善伊洙不以通否易意舉進士授秘書郎知新鄭縣擢著作佐郎

進直史館累官司封員外郎 子憲字彥章以蔭任將作監簿
獻文賜同進士出身累遷刑部郎中知光化軍歷太常少卿三
司監鐵劄官直史館知洪州遷右諫議大夫徙揚州卒

呂端字易直餘慶弟少敏博學懿補千牛備身歷國子主簿
太僕寺丞秘書郎直弘文館著作佐郎直史館宋初遷太常丞

知汝儀縣同判定州開寶中假太常少卿副郝崇信使契丹太
宗改司門員外郎知成都為政清簡遠人便之秦王廷美尹京

端充開封判官會征河東王當居守端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
甲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從之尋坐王府吏違詔市竹木

貶商州司戶參軍移汝州復判太常寺事出知蔡州有善政吏
民奏留改祠部員外郎知開封縣遷考功兼侍御史知雜事奉

使高麗暴風折橋舟人怖恐端處之自若遷遷戶部郎中兼判
弘簡錄 卷一百 五 宋 輔 宋 二

禮院俄拜右諫議大夫許王元偁尹開封端又為判官王堯坐
禪贊無狀左遷衛尉少卿會置考課院凡引對負譴竄散秩者

皆泣涕為請至端直陳無屈上知其無他命復舊官遷鎮襄陽
賈黃中素重之留為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參知政事嘗因奏事

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於言趙普稱為真台輔
器歲餘寇準以右諫議參政上特遷端左諫議令班準上每獨

各便殿語必移晷擢戶部侍郎平章事從曲宴釣魚太宗賦詩
有欲餌金鉤深未達橋溪須問釣魚人句意以屬端或謂其人

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任之與兄餘慶相去
未遠時論榮焉共為政務持重端大體以清簡為要與寇準同
列恐其不平請分日押班知印開升政事堂奏對多與同
出御札戒諭自今政事必經端詳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敢

當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上以準兼樞密獨名與謀既退端邀

問曰常事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不可不知準告以故端問何
以處之準言上意欲斬於本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若此非

計之得願少緩之乃入奏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其親漢高祖尚
然矧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不可擒

徒結怨讐愈堅其叛心爾上問然則何如對曰以臣愚計宜置
於延州使善養視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

母後病死繼遷子竟納款請命皆端力也進門下侍郎兼兵部
尚書太宗不豫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

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
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

弘簡錄 卷一百 宋 輔 宋 二
繼恩於殿內使人守之而入后問所應立端曰先帝建儲正
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至福寧

庭中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
然後降階率羣臣呼壽歲以繼勳為使相赴陳州貶昌齡忠武

軍司馬繼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旦除名流澠州籍其家
帝後每見輔臣惟於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因其軀體洪大官

庭階阨稍峻特令梓人為納陛管各對便殿陳當世急務軍國
重大經久之事皆有條理垂意嘉納進右僕射監修國史明年

被疾罷為太子太保車駕臨問堯年六十六贈司空諡正惠為
人姿儀瓌秀有器量寬厚多恕善談論意豁如也屢遷擢退散

歷四十年驟被獎擢不以得喪介懷善與人交輕財好施未嘗
問及家事李惟清自樞密改中丞意端抑之乘端謁告彈奏常

參官以疾在告受俸者又構人訟堂吏過失欲以中端端曰吾直道而行何所愧畏耶同郡趙玉常脫端父琦於難端感其恩視玉孫紹宗如己子年十餘歲即表薦出身馮道亦鄉里世舊其子正之病廢分俸給之兩使絕域其國稱重後有往者必問起居其名顯如此子藩太子中舍苟大理評事許于牛備身藹殿中省

冊曰布衣簡在厥始齊賢不藉威恩孰引居前端佐秦王獨逃厥愆卷審視後代稱焉

李沆字大初洛州肥鄉人曾祖豐泰陵令祖滔洛州團練判官父炳辟邢帥薛懷讓掌書記歷邠州鳳翔判官殿中侍御史知許州以征金陵供億勞加侍御史卒沆少好學器度宏遠登甲科為將作監丞通判潭州遷右贊善大夫轉著作郎召試約束

卷一百

七 詳補宋一

所崇今保吉無攻戰之勞恐騰物議力奏罷之判永興軍何亮上安邊書言李繼遷兵勢日盛有圍取朔方之意因奏棄靈州三患其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二自環慶起為西戎北蔡界限今使合而為一三冀北馬所從出近來北邊匹馬無南取足西戎如拾靈武賊馬安資請築海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糧道若不築二城以必爭之地居絕塞之外此與捨棄無異帝頗惑之因訪於沆對曰繼遷不死靈州決非我有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輿而歸稍遲中外飛輓以生息關右之民未幾靈州陷帝悔不從沆言由是益重之王旦初憂西北用兵每至盱食及契丹和親西夏納款旦喜以問沆沆曰善則善矣恐人主漸生侈心耳且未以為然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財土木甲兵禱禱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遂封沆汾大營宮觀悉如其言且喟然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先是寇準與丁謂善屢薦謂才可大任沆曰顧其為人難使之在上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及後準為所傾亦大服之先是右正言朱異疏言朝廷命令不宜屢改自今應陳述利害更張法制者宜委官司議其可否必經久可行而後行不可者止之上亦對羣臣言命令屢更甚失治體異等所言不可不戒至沆為相言無他他惟不改朝延法制中外所陳利弊一切從罷之少以報國爾祖宗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於一時即所傷實多陸象先所謂庸人自擾之者此輩苟利一時之進豈念屬

卷一百

八 詳補宋一

民耶士大夫初聞沆言以為不切於事其後制度紛更公私困
 敝始信其言簡而娶云景德元年七月乙酉將朝疾作詔太醫
 診視遣候之使相望明日駕臨問賜白金甫還官而薨年五十
 八上驚歎趣駕再臨哭之慟對左右稱其忠良純厚始終如一
 豈意不享遐齡言終泣下廢朝五日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錄
 其弟國子博士贊為虞部員外郎光祿丞源為太子中舍屯田
 員外郎子宗簡大理評事至仁宗時詔配享真宗廟庭沆生平
 內行修謹言無枝葉皆切中興衰治亂居位慎密動遵條制人
 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
 僅容旋馬或言其隘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
 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垣頽壁損不以屑慮家人勸治居第
 不葺第維以為言沆曰吾每念內典以世界為缺陷安得完滿
 如意自求稱足耶巢林一枝聊自快適耳至今人稱達者與諸
 弟甚友愛尤器重維 維字仲方博學知名善屬文凡巡幸四
 方典章文物多所參定嘗修七經正義續通典冊府元龜性寬
 易喜怒不見於色第進士為保信軍節度推官真宗初獻聖德
 詩召試直集賢院為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累遷翰林學士中書
 舍人仁宗轉尚書左丞預修真宗實錄遷工部尚書屢使契丹
 素重其名館勞加禮使賦兩朝悠久詩求換官除柳州觀察使
 改知陳州卒贈尚書右僕射子師錫虞部員外郎公諱太子中
 舍

冊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仲尼之門子騫伯仲聖相之名
 何止於宋兩漢及唐莫之與共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父瑀漢符離令性嚴毅一子躬自教督

不假顏色常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從調赴京携以自隨及冠刻
 厲自立有大志不屑貧窶登第授將作監丞判吉州就轉右
 贊善大夫張齊賢薦為著作郎召見便殿言為國事宗善之
 擢戶部推官尋為淮南轉運副使時願外計者多挾權勢自尊
 敏中獨謙和待僚屬以禮勤於勸最職務修舉召入獻所著文
 加直史館超遷左司諫知制誥未幾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賊
 銀分賜法吏敏中獨不受俄坐妖尼道安獄連判官張去華以
 累落職知廣州兼督市舶潔已著聞擢轉運使召為工部郎中
 上飛曰書其名付中書擢樞密直學士會奏進銀臺司事多
 舉退或至漏失請命官專蒞即以領之自是寢寢大任矣先是
 惟無為軍皇甫侃以賄敗發書歷詣朝貴敏中視其名不發
 遣去侃家僅以書納筒中奏之臨江傳舍有忌者言下御史馳
 捕捕得封題如故上大異召見慰諭激賞之決意登用自赴名
 纒百餘日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時西北用兵主決機
 議明辯有才畧遇事敏速二邊要會莫不周知真宗立進戶部
 侍郎咸平初參知政事從幸澶淵因大兵後議遣重臣慰撫河
 北河東命為安撫大使發禁兵萬人從之所至訪民疾苦安撫
 官吏莫不感悅四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會
 妻喪帝問不更娶王嗣宗素忌敏中言實議王承行女弟期約
 已定豈云不娶又違詔質故相薛居正宅坐罷知承興軍時舊
 相出鎮多不以吏事為意敏中獨盡心民務景德初復兵部侍
 郎李繼遷卒遣命子德明歸順轉廊延路緣邊安撫使許以便
 宜從事有告禁卒欲倚儻為亂者敏中密伏甲廡下明日置酒
 召實僚縱囚離入聘於中門外徐召至階揮伏出盡擒之果各

懷短刃即席斬之命屏屍掃庭張樂宴飲如故坐客股慄邊鄙
 肅然帝聞之稱賞將復召用因德明誓約未定徒知延州委以
 經畧東封用宿望入權東京留守禮成拜尚書右丞領吏部選
 擢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賜詩褒寵祀汾陰復命留守厚重
 鎮靜人情帖然賜詩慰勞五年復相兼中書侍郎充景靈宮使
 官成進兵部尚書仁宗立改吏部尚書奉安太祖聖容應天院
 為禮儀使謁太清宮又為儀仗使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
 國史時謂異數徒玉清昭應宮使引老不允以重陽宴歸中風
 眩明年薨年七十二帝臨哭之勅報朝三日贈太尉中書令諡
 文簡子及諸婿親屬並遷官有差為人性端厚有儀矩臨事識
 大體慎於拔引靜密遠權雖當大事若已不預帝嘗言其大耐
 官職弘道錄故雖至衰病眷顧不衰及追贈草制特諭益以淳
 弘簡錄

卷一百

辛補宋二

謹溫良四字有文集十五卷子傳正國子博士傳式龍圖閣直
 學士傳亮駕部員外郎傳師殿中丞傳範見外戚孫經絳絳俱
 顯官後因經女欽聖憲肅皇后勅恩追贈敏中燕王傳亮周王
 經吳王
 畢士安本名士元字仁叟以諱改會祖宗昱雲中令祖球代州
 別駕遂家焉父林觀城令士安少好學孝事繼母祝氏母命
 遠求良師得楊璞韓丕劉錫為友因復為鄭人登進士辟邢帥
 楊廷璋掌書記歷濟州團練推官專掌堯權歲課增羨太平興
 國初為大理丞領三門發運事吳越納土遙知台州言湖海新
 民始沾天子之命宜有以安輯之願改錢氏叛圖虛張賦數一
 用舊籍從之遷右贊善大夫徙饒州還為監察御史復出知乾
 州以母老願降任就養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二年遷左拾遺

弘簡錄

卷一百

辛補宋二

諸王出閣慎擇僚屬命兼冀王府記室參軍賜襲衣銀帶鞍馬
 上名語曰王生長宮庭未開外事年漸長成必資良士贊導使
 日聞忠孝之道又詔府僚各獻所著文上閱視累日問其才已
 見其行孰優或以士安對俄擢知制誥王願留不許淳化二年
 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同知貢舉以疾請外知潁州真宗尹開封
 名為判官升儲兼右庶子遷給事中登位權開封府有近臣怙
 勢強取民間已聘之大夫家往訴奏還之咸平初拜禮部侍郎
 兼學士校勘三國晉唐等書尋以日疾求外改兵部侍郎知潞
 州景德初入為秘書監進選將餉兵理財五策上嘉納轉吏部
 侍郎參知政事入謝上方倚為輔相問邊方多故誰可與卿共
 事者對曰勉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上曰聞其好剛
 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乘道疾邪此其素所
 蓄積朝臣罕出其右第不為流俗所喜耳今天下之民雖蒙休
 德涵養安伏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上曰然
 當藉卿宿德鎮之乃拜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命班準上有布衣
 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準皇恐莫知自明士安力辯其誣
 下宗古吏具得姦罔斬之準乃安無何契丹引兵二十萬分掠
 威鹵順安北平侵保州攻定武高陽東駐陽城轉窺貝蕪天雄
 上坐便殿問二相策將安出士安與準條所以禦備狀又合議
 請幸澶淵士安言當在仲冬行準請亟往語在準傳契丹遣王
 繼忠請和上謂敵悍如此恐不可信對曰臣嘗得降人言契丹
 雖深入屢不得志欲引去又恥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
 巢穴此殆不妄臣敢任之力贊特許其和大計已定嚴兵將行
 值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議者聞言兵未宜北應在

大臣適士安臥疾請昇從不許移書告準願以身當星變惟若勉之已而少間追見於行在曹利用還約定歲遺銀絹三十萬朝論皆言太費士安曰不如此契丹所顧不重和亦不久還京建議舉按邊要守將易置李允則雄州馬知節定州孫全照鎮州楊延昭保州諸所擇用各得其任悉還邊鄙所獲馬牛并遺民物建議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蓄未幾趙德明亦內附中外畧安乃量時制法次第施行請復制舉增置六科以廣人材二年復病求免敦諭視事十月晨朝至殿廡疾作上步視已不能言輿歸薨年六十八上語輔臣善人淪沒深可悼惜駕臨發哀廢朝贈太傅中書令諡文簡為人端方沉雅清識醞籍美風采善談吐所至以嚴正稱年者目所讀書不輟手自營校或親繕寫清意詞翰有文集三十卷嘗語人曰平生仕宦無赫赫之譽力自規檢庶幾寡過爾所交游無黨援惟引重王祐呂端友善王旦寇準楊億自幼識門人王禹偁陳彭年資性異常教以學業遂登科及士安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草詞也真宗嘗對近臣稱其仍躬慎行有古人風且亦奏謂清慎罕比仕極通顯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上感歎加賜白金五千兩錄其子世長衛尉卿慶長太府卿孫從善光祿少卿從古駕部郎中從厚從誨水部員外郎從簡博羅令從道殿中丞從範節度推官從益太祝從周朝散郎知洋州曾孫仲達仲偃仕至郡守仲衍字夷仲初蔭陽翟主簿劬惡長善登第調沈丘令歐陽修呂公著薦為司農主簿升司農丞吳充引為中書檢正秘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為官制局檢討文字繁夥區別分類損益刪補曲盡其當凡從中問必須仲衍然後報

他人不知也撰中書備對三十卷士大夫爭傳之上元夕與高勳使者宴東闕下作詩誦聖德神宗次韻賜答時以為寵擢起居郎年四十三暴疾卒仲游字公叔登第調壽丘和城簿轉羅山令環慶轉運司幹辦公事元祐初為衛尉丞同黃庭堅張耒晁補之九人試學士院兼試擢為第一補集賢校理早受知於司馬呂范諸人適居母喪兼時多故不求進用坎壈散秩而終年七十五為文切於事理據有根柢不為浮誇詭誕戲弄不莊之語時司馬光得政與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忠財之不足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變其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縱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斂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向來用事者必將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之聽雖使石人聽之猶將動也以是廢者可復舉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歛去者可復存矣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濶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果一歸地官令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使天子之心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而不足之論自無所措然後所論新法始可永罷而不行矣且安石之居位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行今欲抹前日之弊而左右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以累百計之烏在其勢之可為乎勢未可為而欲為之譬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登然竟如其慮後俱陷黨籍仲愈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講知鳳翔府為都官郎中秘書少監卒

寇率字平仲華州下邳人父相晉開運中魏王府記室參軍準
 少英邁迥春秋三傳十九登進士授大理評事知巴東成安二
 縣每期會賦役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莫敢後期累遷殿中丞
 通判鄆州名試學士院授右正言上將廢楚王元佐言其官中
 自製甲兵恐至名亂準請令東宮於某月日某處攝行禮令左
 右侍從皆從陛下即搜宮中果有不法俟還而罪之一黃門力
 耳後果得淫刑器有刻眼挑筋摘舌等物一訊而服由是著名
 俄直史館為三司度支推官轉鹽鐵判官虞部郎中樞密直學
 士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復坐
 事決乃退上益嘉之曰朕得卿猶文皇之有魏徵也淳化二年
 春大旱成以數對準獨稱刑不平所致因問所以不平狀曰願
 名二府至臣即言之有詔二府入準曰頃者祖吉王淮均侮法
 弘簡錄 卷一百 五 準 樞密 一
 受賊吉賊少伏誅淮至千萬以參政沔弟罪止杖仍復其官非
 不平而何沔頓首謝帝切責沔即拜準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轉同知院事與知院張遜數爭事會道逢狂人迎呼萬歲遜嗾
 金吾王賓奏之互相短斥帝怒諭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待愈
 厚雖出尚念不置明年名拜參知政事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
 疏乞立儲帝怒而斥之中外無敢言者準入見帝足刺其察衣
 以示因問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
 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聖心擇所以副天下望者
 上俯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可
 願即決定遂立為皇太子廟見還京師小民擁道喜躍曰少年
 天子也上初聞之不憚名準謂曰人心遠屬太子將置我何地
 準再拜賀曰社稷之福也帝喜入語后嬪皆前賀復出賜準宴

極歡而罷辭以知秦州溫仲舒奏蕃戶居渭南者驅之渭北上
 恐蕃易動難安一有調發將重困關中因命準使渭北安撫
 族帳而徙仲舒鳳翔至道元年加給事中會南郊恩羣臣進秩
 極與準不協條上準擅權除拜不平數事適廣東轉運使亦
 言準恣其胃臆引呂端張洎李昌齡曲為承奉不攻與抗上怒
 名責端等皆再拜請罪準獨力爭不已帝益不悅因歎曰鳥鼠
 尚知人意况人乎罷知鄧州真宗即位名還舉兵工二部侍郎
 為三司使時合鹽鐵度支戶部為一命準裁定遂以六判官分
 掌之繁簡始均帝久欲相準難於獨任景德元年與畢士安並
 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集賢殿大學士時契丹內寇縱游騎
 掠深州間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闕意準曰是誘我也請練師
 命將簡號銳據要害以備之至冬果大入邊都告急一夕書五
 弘簡錄 卷一百 六 準 樞密 二
 至準不發伏笑自如帝大駭名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
 日爾因請幸澶州帝不得已始議親征既而契丹進圍瀛州直
 至貝魏中外震駭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帝問準
 準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
 大駕親征賊即當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必
 之勢我得勝算奈何輕棄廟社遂幸楚蜀人心崩潰天下可復
 保邪遂決策及至南城眾請駐蹕以規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
 過河則敵氣未懾不可以決勝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李繼隆
 石保吉分大陣扼左右四方赴援且至何疑而不進帝猶未決
 準出遇高瓊謂曰大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
 効死準復入對瓊立庭下準屬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試問
 瓊等瓊即仰奏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速駕瓊即麾衛士

進恭帝渡河御北城門樓。遠望見御蓋踴躍。呼聲聞數十里。契丹朴脫驚愕。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楊億飲。傳歌謠。歡呼。上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督戰。遇威虎軍頭張環守床子弩。發矢中撻覽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使者請益堅。帝亦厭師將許之。會有諸其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遣曹利用如契丹。議歲幣。帝謂百萬以下皆可。準名至。偃語曰。雖有救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此吾斬汝矣。利用至。果如數。成約而還。河北罷兵。皆準功也。準在相位。用人多不以次。適堂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爾。同列頗不悅。而帝待之甚厚。諸臣皆莫能及。王

弘簡錄

卷一百

七

宰輔宋二

信天書。至是上巡檢朱能所為天書於朝。即改山南東道節度使復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景靈宮使。中外皆以為非祀南郊。進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時上得風疾。到后預致準。請問言。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為之羽翼。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因密令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被酒漏言。謂等懼奏。除太子太傅封萊國公會內都知周懷政。謀欲殺謂。相準罷。皇太后政。楊崇勳等知之。以告謂。謂且事聞。乃誅懷政。降準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他日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準。何也。左右莫敢對。臨崩又言。惟準與李迪可大任。其見重如此。謂本出準門下。事之甚謹。嘗因會食中書。黃汚準。黃徐起拂之。準笑曰。蔡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發。耶謂甚懷。

弘簡錄

卷一百

六

宰輔宋二

碑御篆其首曰旌忠

李迪字復古其先趙人曾祖在欽避五代亂徙濮州為人深厚有器局嘗以文見柳開奇曰公輔材也登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徐兗二州改著作郎直史館為三司鹽鐵判官東封復判兗州坐遷解夫嘗請監海州稅改右司諫起知鄆州各糾察在京刑獄遷起居舍人安撫江淮以吏部員外為三司鹽鐵副使擢知制誥為留守判官駕幸毫除知州事值亡卒羣剽城邑方大發兵捕迪至命悉罷之徐詞知賊區處勒銳士擒斬以徇代歸進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奏籍城中無賴部送闕下徙陝西都轉運使入為翰林學士名對內東門時頻歲蝗旱問何道以濟迪曰祖宗置內藏庫正以備凶荒請發以佐國用帝因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財用數示迪曰當出

弘簡錄

卷一百

九 宰輔末二

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詔三司毋示恩德何必曰借帝從之東封時勅所過毋伐木除道即驛舍或州治為行宮裁介塗塗而已及幸汾陰土木之役過往時幾百倍迪言蝗旱之災殆有所警帝亦然之天禧元年秦州曹瑋屢請益兵帝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宜秋門迪奏言關右兵多可分以赴何必再造因出佩囊中方寸小冊備書陝西兵糧數甚悉帝曰黃門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瑋帝大喜曰真所謂願收在禁中矣瑋已得兵勅而不動無何响駭果犯邊使牒者聲言某日下秦州瑋方出兵復名問此舉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捷奏果至帝訝何以知之迪曰响駭兵遠來瑋以逸待勞臣以此知其必勝帝益重之由是大用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懷政誅帝怒欲責太子羣臣莫敢言迪奏陛下嗣續

幾許而乃為此上大悟命兼太子賓客詔與師傅禮同俄進禮

部侍郎欲以代寇準為相迪固辭皇太子前拜曰陛下用賓客為相敢謝帝顧曰尚可許耶轉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景靈宮使上不豫寇準議太子總軍國事迪贊之丁謂曰即上體平何以處之迪謂監國乃古制定議於資善堂聽常事他皆請旨及謂擅權用事除吏多不以聞怒語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耶由是不協時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官官迪謂不當增置故事無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者欲遷迪為之明日制書出迪不敢受因奏謂罔上弄權黨曹利用馮拯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惟演姻家乃使預政準無罪反行罷斥臣願與謂俱罷付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戶部侍郎尋

弘簡錄

卷一百

九 宰輔末二

出知鄆州太后恨迪嘗諫立已降為衡州團練副使或慮迪若死如士論何謂曰異日不過云天下惜之而已謂敗起為秘書監歷知江寧府舒青兗三州復兵部侍郎知河南入朝時太后垂簾語曰卿向不欲吾預國事今吾保養天子至此卿謂何如對曰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見天子明聖迺知皇太后盛德后喜以為尚書左丞知河陽遷工部尚書太后崩名為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未幾復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性淳直不察范諷之誕景祐中坐諷姻黨罷為刑部尚書歷知亳相二州復大學士留京師與呂夷簡不睦奏其私交荆王元儼嘗為補門下僧惠清覺義夷簡辯以齋祠不預乃迪在中書所行降太常卿知密州復刑部尚書知徐州奏所部鄰兗州獄祠欲為上所年壽禱皇子仁宗不許久之改戶部尚書復大學士元昊攻延

州通願守邊帝壯其意除彭信軍節度使知天雄軍徙青州請
老以太子太傅致仕後于東之奉迎來京師帝數遣使問勞欲
召見以疾辭年七十七贈司空兼侍中諡文定帝為篆神道
曰遺直之碑改所葬鄆侯郡為遺直鄉 東之字公明曉暢國
朝典故登進士為館閣校勘進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權侍御
史拜天章閣待制加龍圖閣直學士建言自二府而下補蔭之
門太濫詔裁定得減二千歷知荆南河陽澶州改集賢學士判
西京御史臺富弼薦於英宗命兼侍讀帝初政頗欲肅正官省
東之諫以陛下長君立自宗藩衆方觀望願曲為容覆從之擢
為工部尚書請老神宗拜太子太保致仕特命與李受同賜對
延和殿賜宴賦詩勸勞甚渥再遷少師卒年七十八 弟承之
字奉世性嚴重有忠節登第調明州司法參軍嘗建免役議安
石稱之以為條例司檢詳文字得名見命檢正中書刑房察訪
淮浙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還奏役書二十篇加集賢校理時
郡縣過敏美利謂非朝廷本意悉裁正其數擢寶文閣待制為
同羣牧使糾察在京刑獄兼樞密都承旨奏募確險陂之狀治
相州獄多引朝士望風自折帝意始悟趣使詰問多得全宥與
兄並命為龍圖閣直學士未幾拜給事中吏部侍郎終戶部尚
書 姪肅之字公儀蔭監大名軍資庫大河溢府檄修范氏隄
功就弗擾民悅之請為宰有盜令北戶置鼓墮以兵遠近皆應
盜為之止通判澶州契丹使將過白郡守當示雄疆鳩工構城
屋凡千區擢知德州提點湖南刑獄儼嚴暴嶺外覘打諸境會
蔣偕失利亟追兵往躡賊引去狄青孫沔交薦徙湖北轉運熙
寧間入奏值諒祚寇大順城帝訪以西事奏對稱旨擢為右諫

大夫知慶州徙瀛州遷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凡十年擢權三
司為樞密都承旨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卒年八十二為人
內行修飭毋喪虛慕不入城郭 及之字公達由蔭登第通判
安肅軍康定中夏人與契丹發兵並塞疆侯戒嚴及之言二敵
以甥舅故特此以慰其心必不失誓好願毋過虞已而果然徙
通判河南亡卒張海倚山嘯聚白晝劫掠及之單騎與語諭使
歸命指知信州入判刑部王堯臣表其學行并上所撰次君臣
龜鑑八十卷韓琦薦為名試館職除直秘閣歷開封判官知涇晉
陝三州以大中大夫致仕卒年八十五 孫孝基字伯始進士
高第唱名仁宗稱為能世其家素性冲澹晏殊富弼將薦任館
閣欲令一見孝基辭不往歷知汝陰雍丘通判閬州守隨州事
來即斷不為證左回在甫日中庭已空矣或問之曰無他省事
弘簡錄 卷一百 幸輔宋二
耶俄求養親改監崇福官判西京國子監官至光祿卿與父東
之同謝事頗留意攝生後十餘年無疾而卒 李受字益之瀏
陽人治平中官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讀進給事中龍
圖閣直學士拜刑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贈工部尚書
册曰敏中大耐後裔顯酬勳恩特異羣宰莫儔澶淵之役
畢寇協謀二相齊心海內同休 迪雖屢贖厥非已尤自茲
以往譏諂相繆

弘簡錄卷一百之一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三

王旦 父前子素孫華弟世孫古震兄慈弟旭子質

王欽若 丁謂 附林特 陳堯叟 父省華弟堯叟

馮拯 子行已 曹利用 夏竦 父承信 子安期

王旦字子明大名府莘縣人曾祖言唐黎陽令祖微後唐進士

官左拾遺父祐字景叔篤志詞學性例儉有雋氣晉天福中以

文謁桑維翰名聞京師辟鄆帥杜重威觀察支使時漢祖移鎮

睢陽重威心懷反側祐勸以必無反漢仕周令魏縣南樂入宋

拜監察御史知光州乾德三年擢知制誥六年加集賢修撰改

弘簡錄 卷一百之一 宰輔宋三

知潞州饋餉無乏朝議符彥卿鎮大名有異志令祐代之兼伺

察動靜祐舉百口明其無他願以五代之君猜忌誅殺為戒由

是獲免擢兵部侍郎知貢舉簡拔寒俊畢士安柴成務皆其所

取盧多遜傾趙普累諷祐比已祐不從舉宇文融排張說事勸

令釋憾多遜不悅後果敗人服其先見生三子懿且旭世多稱

其陰德祐手植三槐於庭志曰後世必有為三公者卒年六十

四旦自幼沉默好學登第任大理評事知平江有善政遷將作

監丞運使趙昌言妻以女代還監潭州銀場何承矩薦為著作

佐郎預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州請建常平塞兼并之

路淳化初王禹偁又薦獻文名試命直史館拜右正言知制誥

不十年繼父任時論榮之明年同知貢舉加虞部員外郎同判

流內銓兼知考課院避趙昌言參政改禮部郎中充集賢修撰

罷後仍判院事賜金紫至道初知理檢院進兵部郎中真宗即

位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帝素

賢旦嘗因奏事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斯人也同列錢若水

有人倫鑒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梁棟之材豈不可涯李沆亦推

重之咸平三年復知貢舉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踰年以工

部侍郎參知政事從幸澶州值雍王元份暴疾命馳還代權留

守奏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閒未聞捷報當如何

帝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既至直入禁中號令嚴肅駕還家人

尚未知反迎於郊加尚書右丞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帝納王欽若之說謂自古以來希

世絕倫之事必得天瑞然後為可帝曰天瑞安可必得欽若曰

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

弘簡錄 卷一百之一 宰輔宋三

則與自天者無異也帝沉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欽若請乘

間諭以聖意旦勉從之因名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歸與妻孥共

之既歸發視皆美珠也由是天書封禪等事不復異議祥符初

為天書儀仗使封泰山為大禮使進中書侍郎撰封禪頌祀汾

陰并謁太清宮奉聖像皆為大禮使遷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

仍撰祠壇頌加功臣俄兼門下侍郎王清昭應宮使景靈宮建

為朝修使兼天書刻玉使遷賜御廐三馬昭應宮成拜司空以

慘恤不赴京師酬宴賜詩導意旦柄用凡十八年為相踰一紀

遇契丹修和四夏守誓約天下宴然務守祖宗之法力行故事

儼所變改帝久益信任之其與人寡言笑然坐終日每羣臣論

事異同一言徐定歸家或不去冠帶靜室獨坐家人莫敢窺歲

聖帝使人於野得死者以示執政眾欲稱賀旦持不可一日方

為戒朝議知許州石普不法欲就劾治且言普武人恐妄有生
事不若名歸置獄既不屈法亦賴保全國體時論多之對江淮
發運薛奎張士遜無他言但云東南民力已竭朝廷權柄已至
奎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士遜因而自損人稱得體張詠成都還
代以任中正謂非是人不能守詠之規言者輒止或遇有諫引
咎不辭至人有過雖觸盛怒必辯而後已素多羸疾乞謝政優
詔不許繼以面諭天禧初進位太保尋加太尉兼侍中五日一
赴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帝敦重委託至命皇
太子出拜且皇恐走避太子隨而拜之具言太子盛德福祿宗
社因薦輔佐十餘人後惟李及交策不至相位帝觀其形瘁懇
求避位惘然許之故事改兼使相獨仍太尉專領玉清昭應宮
使給半奉辭日命肩輿入令其子國子博士雍贊善大夫冲扶

弘簡錄

卷一百之一

五

辛補宋三

見於延和殿帝問有不諱天下事付之誰乎對曰知臣莫若君
惟明主擇焉帝令強以已意舉笏曰莫如寇準遂退日遣內侍
候問手自和藥并著黃粥賜之延所厚楊億撰遺表願日親庶
政進用賢士戒子弟務儉素保守門風不得事泰侈上覽奏歎
息親幸臨視賜白金懇辭遂薨年六十一復臨哭之勸免朝贈
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自東封後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恒懼
他樂臨終戒諸子謂我別無過惟不諫此一事欲自懸對慎
毋厚葬介削髮披緇以斂楊億以為不可乃止子弟姪外孫門
客常從授官者十數人服除又進諸子一官有文集二十卷乾
興初配享真宗廟庭仁宗築神道全德元老之碑生平事寡嫂
有禮與弟篤友愛婚姻不求門閥被服質素止於所賜弟呈玉
帶有佳者却之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或欲以繪

錦飾也席亦不許平居未嘗見其喜怒遇食飲不精但不食而
已終其身不置田宅上欲治其居力辭而止子素字仲儀登
進士為屯田員外郎孔道輔薦為御史仁宗擢知陳院方年壯
遇事感發時西夏叛盟契丹要求嘗欲省中外無名之費會皇
子生將進百僚官加諸軍賞素言願留爵秩以賞戰功儲金緡
以佐邊費京師早命他從詣西太一官日其熾埃氛翳空比鷲
還大雨雷電論王德川進二女論曰女已事朕左右素言臣憂
正在此帝動容遣出仍賜銀緡擢天章閣待制新置按察使以
素領淮南時奉使者類多以苛為明素獨不撻細故惟繩治其
貪刻改知涇州遷龍圖閣直學士原州蔣偕議築大蟲堡敵伺
間要擊偕懼來歸素不之罪使畢力自効狄青以為不可素曰
偕不可遣則總管總管不可素即行矣青不敢復言卒城而還

弘簡錄

卷一百之一

六

辛補宋三

轉樞密直學士知開封至和秋大雨蔡河裂詔軍吏障朱雀門
時仁宗不豫衆心忤忤素恐塞門動衆不奉詔水亦無害出知
定州移成都裁牙校歲輸酒坊錢以供厨傳罷鑄鐵錢以權物
價凡為政務合人情蜀人紀其政跡號王公異斷復知開封移
許州治平初夏人寇許遷砦名拜端明殿學士復知涇州比至
敵解去拓渭西南城濟陞三周積粟支十年屬老來獻土為築
八堡使居散耕田里有警則聚增募弓箭手行陳出入之法身
自督訓士氣感奮他道莫及換澶州觀察使知成德軍改青州
熙寧初知太原汾河溢亟具舟楫築堤捍之人賴以安入知通
進銀臺司轉工部尚書致仕卒年六十七諡曰懿敏孫鞏歷
宗正丞有雋才長於詩從蘇軾游靖字詹叔蚤孤力學好講
切天下利害以祖蔭歷通判閬州知滁州主管北京御史臺官

契丹數遣使多挾虛聲以濟其欲宜有以折之又請復明經科
加試貢士策以觀其所學稍變聲律之習擢利路運判提點陝
西刑獄立鄉戶役法一以歲月遣代吏不得權其遲速因著為
令徙河東訊驗殺人罪囚折服其心遷開封推官曹濮盜久不
獲由大姓囊橐靖至擒獲十八九請并坐之徙廣南轉運使交
趾且至神宗謂王靖在彼可無念即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
廣州始二年入為度支副使卒 曾孫古字敏仲第進士熙寧
中為司農主簿賑淮浙旱苗究張若濟獄劾轉運王廷老張觀
失職皆罷之連提舉四路常平為太常博士加上仁英二廟諡
并升祔四后初議不發冊古言祔廟之禮必由冊而後顯既云
升祔禮不可闕乃詔用竹冊又定諸神祠封額爵號之序出為
湖南運判提點准東刑獄歷工吏二部右司員外郎太府少卿
弘簡錄 卷一百之十一 律補宋三

士嘗知袁州有政績卒年四十九子睦 弟旭字仲明嚴於治
內恕以接物尤篤友義以蔭補太祝知緱氏縣嚴於自守民有
承寧三銀緱氏一錄之謠真宗京素聞其能及踐阼三遷至
殿中丞引嫌不仕王矩薦其材堪治劇上名且面諭前代弟兄
同居要地多矣豈以卿故屈之耶命授京府推官固辭改判南
曹由國子監丞出知潁州敷歷中外早有政績擢兵部郎中知
應天府卒年六十八 子質字子野少淳謹力學師事楊億歎
為英妙且亦嗟賞之蔭補奉禮郎登進士歷館閣校勘集賢校
理祠部員外郎終父憂通判蕪州守黃宗旦年少易之得盜鑄
錢者以術釣致之喜見於色質歎以為仁者之政不當如是宗
旦慙謝為薄其罪還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毀吳元濟
廟更祀狄仁傑李愬號為雙廟改壽廬二州遷度支郎中徙判
弘簡錄 卷一百之十一 律補宋三

以為檢正中書刑房公事預修條例加館閣校勘檢正孔目吏
房元豐官制行與吳雍從輔臣統筆入記上語而投右司員外
郎使自書除目舉朝榮之乘修市易敕帝諭以朝廷造法皆本
先王之制推行非人故不能善後且貧民既不能償宜計其負
悉捐之輒籍其家豈善政也震頓首奉詔進起居舍人行西邊
還為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中出知蔡州更歷五郡紹聖初
權吏部尚書拜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奏獄空徙樞密都承旨
哲宗疑不實坐奪職知岳州卒 兄懿字文德勵志為學登進

湖北路運使加史館修撰同判吏部流內銓擢天章閣待制出
知陝州卒為人克己好善自奉簡素如寒士范仲淹貶饒州載
酒往餞願為其黨世以此益賢之
冊曰嗟彼槐翁受賄曲從志慚論道不以正終有贈無諡
方顯至公 訓去文正書諡 故云蔡卞亦然

名試學士院拜右正言知制誥尋為翰林學士蜀寇王均平令
 安撫西川所至訊繫囚死罪以下遞降之凡列便宜多所施行
 還授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郊恩加給事中知貢舉嘗臨津人
 任懿登科事覺駕禍洪湛得免景德初契丹入寇命為兵部侍
 郎判天雄軍提舉河北轉運事帝親宴遣之在鎮束手無策還
 日累表求解罷為刑部侍郎尋判尚書都省修冊府元龜凡帝
 所褒贊必自名表首以謝即有繆誤當謹問預戒書吏但云楊
 億以下其險詐多此類也歲中復除資政殿學士寇準定其班
 在翰林學士下欽若自訴於帝加大字得班承旨上因進譖語
 帝遂踈準欽若又言必欲滌城下之恥以兵取幽燕乃可帝曰
 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為此可思其次對曰若是則惟有
 封禪可以誇示今古鎮服華夷帝心悅之命判兗州矯言景德
 四年六月甲午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有黃素曳草上字不
 能識皇城吏王居正覽其上有御名以告欽若特具威儀奉導
 至社首跪授中使馳奉以進上至含芳園奉迎明日召百僚出
 所上天書并祥瑞圖以示欽若又言至獄下夢神人願增壇宇
 後至威雄將軍祠其像如夢中所見請構亭祠中朝議以為假
 設之詞帝信之不疑改元大中祥符封禪禮成遷禮部尚書判
 禮儀院獻社首頌轉戶部尚書從祀汾陰為天書儀衛副使明
 年拜樞密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聖祖降加檢校太
 尉謁太清宮為禮儀使自言居第在太廟後墻出入訶導不安
 易賜官第於定安坊七年同知天書刻玉使與馬知節素不相
 能因爭瀘州都巡檢王懷信等平蠻功次久不決知節面詆其
 短罷為吏部尚書奉朝請俄復如故玉皇上尊號遷右僕射為

會靈觀使有龜蛇見拱聖營除其地建祥源觀復總領之天禧
 元年拜左僕射兼中書侍郎景靈宮使閣道藏得趙氏神仙事
 迹四十人繪於廊廡適捕商州道士譙文易私畜禁誓能以術
 使六丁神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所遺詩問訊不服帝怒除太
 子太保出判杭州皇太子以東官師請歸復資政殿大學士日
 赴資善堂侍讀進檢校司空尋授山南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
 河南與丁謂不協托疾就醫未報與歸謂詰以擅去官守命申
 丞薛映按問惶恐伏罪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奪子從益一官仁
 宗起為太常卿以刑部尚書知江寧府仁宗常宮中為飛白書
 適欽若奏至遂大書王欽若三字會太后欲再相欽若即以字
 緘置湯藥合中遣中人齎賜口宣召之至國門人向未知既朝
 復拜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實錄成進司徒郊恩
 封冀國公兼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卒贈太師中書令錄親
 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國朝卹恩未有比者欽若少時嘗夜起
 視天中有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褒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位
 至宰輔既去視其刺有裴度字及貴遂好神仙之事表修度祠
 官其裔孫撰文以紀益闡彌文禮儀請躬謁元德皇太后別廟
 為莊穆皇后行期服議者謂天子絕傷甚所言不合禮置先贊
 并壽星祠升天皇北極帝坐於郊壇第一龕增執法孫星位別
 制王公以下車輅鼓吹以備拜官婚葬所著有鹵簿記彤管懿
 範寶文統錄天書儀制聖祖事跡先天記翊聖真君傳五嶽廣
 聞記列宿萬靈朝真圖羅天大醮儀自以潑道教多所建明
 領校道書凡增六百餘卷生平智數過人能委曲遷就以中帝
 意加之傾巧敢為妄誕人斥其矯帝不之信狀貌短小兼項有

弘簡錄 卷一百之一 九 李輔宋三

弘簡錄 卷一百之一 十 李輔宋三

附疣時日為瘦相後仁宗對王曾言觀其所為真姦邪也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始終朋比時號五鬼後歸竟絕

丁謂字謂之一字公言燕之長洲人後寓洛陽父顯與賈俛同官涇州時謂方幼一見稱為遠到之器遂妻以女既長與孫何友善以文謁王禹偁大為賞鑒登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饒州

遇異人曰君貌類李贊皇至為官贊皇不及踰年直史館遷太子中允福建採訪使還上茶鹽利害權轉運使除三司戶部判官體量峽路蠻擾邊還奏稱旨累遷工部員外郎領夔峽路轉

運施黔高溪土兵初捍王均有功既而為寇名其種酋宣諭朝廷德意赦而不殺復聽以粟易鹽酋大感泣願世奉琛貢於境上刻石作誓民免屯戍兵得資給轉刑部員外賜白金有溪蠻

別種為寇即遣高溪曾討擊擒之并得所掠漢口蠻族復多善弘簡錄

卷一百之一 辛 韓宋三 馬請置館黔南歲給緡帛收市凡居五年徙置夔州城皆所經盡入權三司鹽鐵副使未幾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帝幸

澶淵出知鄆州兼齊濮安撫使提舉轉運兵馬巡檢等事契丹深入民驚擾爭趨楊劉渡謂督舟人速濟仍立部分司並河執

旗幟擊刁斗呼聲聞百餘里契丹引去名為右諫議大夫朝陵為隨駕三司使稽查景德四年民賦戶口之籍較咸平六年之

數為會計錄具上史館請自今歲較額數以聞詔獎之擢權三司使加樞密直學士會議封禪帝問及經費謂對大計有餘議

乃決即授計度糧草使又議即宮城乾地營玉清昭應宮羣臣多諫沮者帝名問謂請諭以皇上富有天下建一宮以奉上帝

且祈皇嗣王且有密疏帝如所諭告之不敢復言即領提督玉清昭應宮及天書扶持使遷給事中真拜三司使祀汾陰兼行

在三司復總領建會靈觀欽若薦除參知政事建安軍鑄玉皇像命充奉迎使朝謁太清宮復充奉祀經度制置使權督勾駕

前兵馬獻白鹿并靈芝九萬五千本還判禮儀院領景靈宮重修使舉寫天書刻玉笈并天書儀衛皆為副使大內火為修葺

使九年兼新置會靈觀使天禧初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從節保信軍三年復參政事檢校太尉兼樞密使與寇準不協夜

徵服乘轎車詣曹利用計事媒孽其過罷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周懷政敗帝欲謫準江淮間謂

特除道州司馬凡與準善者悉逐之同列不敢言王曾以帝語質之恚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第舍假準也會二府兼

東宮官李迪先兼太子少傅故令兼尚書左丞以抑之因致大詬迪與謂並罷謂以戶部尚書知河南入謝懇乞復留帝詰所

弘簡錄 卷一百之一 辛 韓宋三 爭狀對曰非臣敢較乃迪忿晉臣爾命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顧

曰有旨復平章更以机進即入中書視事如故仍進左僕射門下侍郎兼太子少師天章閣成拜司空乾興元年封晉國公仁

宗即位再進司徒兼中書侍郎議免月進錢充宮掖之用太后深惡之謂潛結內侍雷允恭密撰后手書降出欲獨任不與同

列預聞機政凡軍國事允恭傳旨付學士草制示謂閱訖乃進會除謂山陵使允恭為都監倚勢益橫無所忌憚與判司天監

邢中和擅易皇堂地眾議喧騰謂庇允恭依違不決詔王曾馮拯曹利用等覆視咸云應用舊地遂誅允恭後數日太后與帝

坐承明殿詰問謂為宰輔交通宦官坐陵大事擅有變易因出謂所託後苑匠造酒器及允恭求管勾皇城司并三司衙司狀言謂與允恭前所奏事皆言借卿等議定故皆可之拯等奏曰

自先帝登遐。政事皆二人同議。稱得中旨。臣等莫辨虛實。賴聖
 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論罪降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仍榜朝
 堂。頒諭天下。追其子琪。珣。玘。玘等官。又坐與允恭協謀。引女巫
 劉德妙入禁中。妖言惑亂。貶崖州司戶參軍。籍其家。得四方賂
 遺不可勝紀。其弟誦說諫。悉降黜。自參政任中正而下罷者。又
 十數人。在貶所專事浮屠。因果之說。致書洛守劉曄。祈保其家。
 曄得書。以聞帝。見之。感惻。得徙雷州。內移道州。明道中。死於光
 州。謂為人機敏。有謀。兼以檢校過人。文字累數千言。一覽成誦。
 三司案牘。吏久難解者。一言判之。尤善談笑。工為詩。至國書博
 奕音律。無不洞曉。每休沐。賓客滿座。令盡陳之。聽人自便。而從
 容應接。於其間。莫能出其意者。初議營昭應宮。料功須二十五
 年。謂令以夜繼晝。每一匠給二燭。七年遂成。林特字士奇。祖
 弘簡。錄。卷一百之一。 林特字士奇。祖
 揆仕。闕。為任昌合。因家南。劔。少穎悟。十歲以文謁江南李景獻
 奇之。江南平。除長葛尉。改遂州錄事參軍。授大理寺丞。通判隴
 州。有治狀。田重進鎮永興。遷為通判。賜白金。會計李繼遷督所
 部芻粟。先期以辦。呂蒙正薦為西京留守。通判入判三司戶部
 勾院。梁鼎制置陝西。青白鹽前後上議。異同命與知永興張蘇
 同商利害。所奏合旨。累遷戶部兼鹽鐵副使。始得赴內朝。上北
 征。命同知留司三司公事。俄與劉承珪李洵比較江淮茶法。因
 裁定新制。歲增課百餘萬。車駕謁陵。并封泰山。祀汾陰。祀太清。
 並為行在三司副使。計度糧草。禮成。進給事中。以右諫議大夫
 權三司使。兼領玉清昭應景靈宮太極觀副使。宮成真。拜三司
 使。寇準言特姦邪。又數與爭事。帝為出準。特在職如故。天禧元
 年。為修上聖祖寶冊副使。時天下完宮。特以有心計。天性邪險。

善附會。得專幹財利。仁宗在東宮。兼太子賓客。改詹事。丁謂欲
 引為樞密副使。李迪不可。謂貶遂。落職。知許州。還判尚書都省。
 勾當三班院。體素羸弱。然惟恐失之。未嘗一日謁告。及得疾。纔
 五日而卒。贈尚書左僕射。為人精敏。喜吏職。據案終日不倦。真
 宗訪以大事。除有所中傷人。以此憚之。奉詔撰會計錄三十卷。
 又為東封西祀。制謁太清宮。慶賜總例三十六卷。子濉。亦有吏
 能。歷官三司鹽鐵副使。洙官至司農卿。知壽州。臨事苛急。人擊
 殺之。陳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鹿邑令。省躬之子。幼好學。
 年十三。著皇綱論萬餘言。師事江南徐鉉。為名輩。所賞。頗負雋
 名。然佻薄。好嘲咏。為宋白所黜。雍熙二年。始中第。調江陵司理
 參軍。換主簿。歷澧懷澤三州推官。王化基薦其才。改衛尉丞。遷
 秘書郎。大理寺詳斷官。坐事出監湖州鹽稅。尋以喪免。家貧。賴
 弘簡錄。卷一百之一。 弘簡錄。卷一百之一
 僕備。取以濟。喬惟岳累表為海蘇壽三州通判。咸平三年。上疏
 置諫官。擇法吏。簡格令省冗員。行公舉。凡五事。召試學士院。遷
 秘書丞。知金州。景德初。代還。直秘閣。杜鎬刁衍薦其該博。命直
 史館。兼崇文院檢討。同修起居注。賜緋魚。預修冊府元龜。遷右
 正言。充龍圖閣待制。賜金紫。與侍御史賈鄴數建白。彈劾上合
 中書籍記。加刑部員外郎。同知貢舉。請詳定考試條式。命與戚
 綸。蔡定。多革舊制。專務防閑。所取不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
 杜絕。請託。然中等者多。非宿名之士。議建封禪。預詳定儀注。禮
 成。進工兵二部。郎中集賢修撰。改龍圖閣直學士。遷右諫議大
 夫。兼秘書監。詔編次太宗御集。賜勳上柱國。六年。名為翰林學
 士。同修國史。謁太清宮。為經度制置副使。兼判亳州。又同知禮
 儀院。禮成。加給事中。天書儀衛。并刻玉副使。遷工部侍郎。俄轉

刑部侍郎參知政事充會靈觀使參詳儀制奉寶冊等使侍真宗朝天書將詣太廟退就中書閣中眩仆卒年五十七上親臨涕泗廢朝贈右僕射諡文僖錄子佺期大理寺丞孫彥先奉禮郎爲人敏給博聞強記慕唐四子爲文體制繁華貴至通顯奉養無異貧約所得奉賜惟市書籍以附欽若丁謂士論鄙之朝廷典禮無不參預時政大小日有諮訪應答該辨一無疑滯務與帝意諧合及升內閣事務叢雜形神皆耗舉止失措家人有不記其名者奉詔同編景德朝陵地里封禪汾陰三記閣門客省御史臺儀制及宸章集歷代婦人文集所著文集百卷唐記四十卷

陳堯叟字唐夫其先河朔人高祖翔爲蜀令因家閩中父省華字善則事孟利蜀平授隴城簿遷樸陽令開鄭白渠水利均及

弘簡錄 卷一百之一 五 宰相宋三
民皆賴之徙樓煩令端拱三年堯叟登甲科占謝辭氣明辨上問誰子王沔以省華對即召爲太子中允俄判三司都選由司改鹽鐵判官遷殿中丞河決鄆州命領州事俄爲京東轉運趙拜祠部員外郎知蘇州賜金紫時遇水災復流民數千戶殍死悉瘞之詔書褒美歷戶吏二員外郎知潭州爲人智辨有餘優於吏幹入掌左藏庫判吏部南曹擢鴻臚少卿景德初判吏部銓權如開封轉光祿卿拜左諫議大夫以疾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少師堯叟初由光祿秘書二丞直史館久之充三司河南東道判官命與趙况等分賑宋毫陳穎饑民遷工部員外郎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地氣蒸暑民俗病者禱神不服藥堯叟以集驗方刻石柱州驛又植樹鑿井置亭舍具飲器人免夭厲會加恩交州黎桓爲國信使前使者往必厚獲贈遺桓悉斂之於民

至斷手及足趾堯叟奏却其私觀又桓界亡命來奔者盡歸之桓感恩盡力捕海賊以報值歲調雷化高藤容白諸州兵並糧汎海以給瓊州其兵不習水利率苦沉溺堯叟因爲規度海北岸有通角場正與瓊對風便一口可達且與雷化高太平四州水路接近迺移四州民租輸於場令瓊州歲造番兵其舟自取人以爲便咸平初詔諸謀民種桑棗堯叟以非地所宜請易種麻苧以折桑棗之數諸縣令佐依例書課從之遷轉刑部充度支判官未幾撫水蠻酋蒙令國殺使臣擾動復命爲廣南東西路安撫使賜金紫事平遷主客郎中樞密直學士知三班院兼銀臺司河決王陵口詔往護塞時中外上封事甚衆命詳定利害拜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幹敏有材詔與直史館孫覿檢覆刑決三司官吏積滯文牒經五七歲不決者凡省去煩冗

弘簡錄 卷一百之一 六 宰相宋三
文帳二十一萬五千餘道又減河北冗官七十五員進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真宗幸澶淵乘傳先赴北砦按視戎事許以便宜歷遷刑兵二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真宗朝陵權東京留守制決裁斷獄無繫囚雖大辟止面取狀付丞佐決遣上審加訓諭謂重事宜付有司按鞠詳察改領羣牧制置使多立條約著監牧議述馬政之重東封加尚書左丞預修國史撰朝覲壇碑進工部尚書獻封禪聖製頌帝作歌答之祀汾陰爲經度制置使判河中府禮成進戶部尚書又撰親謁太寧廟頌加特進賜功臣號素善草隸詔寫途中御製歌詩刻石五年授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加太尉謁太清宮爲鹵簿使進開府儀同三司足疾請告帝臨問懇求避位拜右僕射知河陽肩輿入辭許三子扶掖升殿賜詩爲餞卒年五十七廢朝贈詩中諡文忠錄

其孫知言知章為將作監簿子師古第進士為都官員外郎希古至太子中舍賜緋家本富祿賜且厚父子兄弟及諸孫皆任官宗親登科者衆榮盛無比而能禁絕華侈自處儉約事親以孝謹聞毋封上黨郡太夫人進歷國年八十餘尚無恙後諸子卒有所著請盟錄二十卷 堯咨字嘉謨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濟州名為秘書郎直史館判三司度支勾院擢右正言知制誥改起居舍人同判吏部流內銓特進承士矯舊格用舉者遷官帝從之歷右諫議大夫集賢院龍圖閣二學士工部郎中出知永興軍長安地斥鹵無甘泉為疏龍首渠注城中民利之性素剛戾豪侈不循法度厥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甬道出入列兵自衛用刑慘急杖數致死又以氣凌轉運樂黃目坐徙河南因舉前事不法削職徙鄧州忽忽不自樂帝降詔切責

弘簡錄

卷一百之一

七

李維宋三

言上恩所以保佑者始皇恐稱謝還判登聞檢院復龍圖閣直學士遷臣奏喃斯羅立文法名蕃部欲侵邊以為陝西緣邊安撫使知秦州徙同州以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入為翰林學士換宿州觀察使知天雄軍皇太后名諭敦遣自契丹修好城壁器械久不治亟葺完之俄授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鄆州拜武信軍節度使知河陽徙澶州卒贈太尉諡曰康肅於兄弟中最為少文然以氣節自任工隸書善射子述古太子賓客博古篤學能文為館閣校勘早卒 從子漸字鴻漸少以文學知名淳化中與父堯封試廷中太宗擢漸第輒醉不就願權其父許之咸平初始仕為天水縣尉時學者罕通楊雄太玄經漸獨好之著書十五篇號演玄奏之名試學士院授儀州軍事并隴西防禦皆推官坐法免歸不復有仕進意蜀中學者多從之遊後名

至京師除潁州長史再除鳳州團練耀州節度二推官卒有文集十五卷自號金龜子 馮拯字道濟父俊事漢州陰公劉贊贊死繫獄周祖救出之戍安遠軍因徙居河陽拯少以書生上謁趙普奇其狀貌語曰子富貴壽考宜不下我登進士補大理評事通判峽州轉知澤州遷太常丞江南旱馳傳賑貸貧乏察官吏能否還奏稱旨擢右正言使河北與轉運樊如古計邊儲還判三司戶部理欠憑由司并度支判官淳化中與尹黃裳王世則洪湛伏閣請立許王元偁為嗣帝怒悉貶嶺外知端州請遣使括諸路隱丁更制版籍及議鹽法通商凡十餘事寇準不悅徙知開州改通判廣州郊恩以左正言為虞部員外同僚彭惟節以太常博士為屯田員外書名在惟節上準言其變亂因上書劾準坐罷俄因母喪

弘簡錄

卷一百之一

六

李維宋三

徙知江州真宗進比部員外郎中丞李惟清表為推直官判三司度支勾院遷駕部咸平初坐考試賦涉譏訕下臺獄尋釋之明年兼侍御史知雜事劾王超傳潛將兵觀望玩寇不報果致覆軍命按驗抵罪擢祠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權判流內銓建請凡蔭補京官試讀經書家狀通習為中格始得仕同勾當三班院副向敏中宣撫河北河東宴饒長春殿還以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帝欲修緱州城堡拯與敏中言便與蒙正且欽若異帝遣洪湛馳驛往視還上七利二害卒修之循例檢覆三司滯務遷工部侍郎簽書樞密院事首訪邊事謂今歲防秋宜於唐河增屯兵控定武之北為大陣邢州置都總管為中陣天雄軍置鈐轄為後陣罷莫州狼山兩路兵從之景德中拜參知政事再遷兵部侍郎論事多合上意契丹始盟拯言邊方騷動武臣

幸以爲利帝謂朝廷以信爲守戒備雖不可廢尤當靜治以安吾民爾其奉承之祥符初嚴賈舉榷名法極請兼致策論不專詩賦帝謂文論可觀才識命行其言封泰山祀汾陰皆爲儀仗使禮成進尚書左丞以疾請罷起工部尚書復引疾七年除御史中丞又以病辭除戶部尚書知陳州帝問何固求開郡王且言馬知節嘗譏極好富貴欲節度使恐爲所量故耳俄再知河南遷兵部尚書入判尚書都省錢惟演言其純和不比寇準遂以吏部尚書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其冬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太子少傅集賢殿大學士又進左僕射乾興元年封魏國公仁宗卽位遷司空兼侍中山陵事覺丁謂知得罪頗哀請惟演云當致力必無大憂極熱視之惟演踉蹌及對承明殿太后怒甚欲誅謂極言謂固有罪但恐帝新卽位亟弘簡錄 卷一百之一 九 幸補宋三

冀莫定七州所至以能稱治狀咸異詔增秩韓琦薦爲代州鈐轄管幹河東緣邊安撫事進西上閣門使四遷客省使更高陽關秦鳳定州大名府路馬步總管以衛州防禦使致仕預洛陽耆英會年八十四卒贈金州觀察使 仲巳字齊賢蔭補右侍禁累遷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桂州兵馬都監運使命獻可辟薦知廉與宜州天聖中改桂宜融柳象沿邊兵馬都監專管溪峒事知邕州明道中領榮州刺史移襄梓廣西南路鈐轄安化發犯邊官軍不利仁宗遣中人趣討日夜馳至宜州繕器甲轉糧餉適區希範應募擊賊由三路以進蠻見仲巳出陣仰泣羅拜曰不圖今日再見馮公遂棄兵械率衆詣軍門降論功遷西上閣門使抑希範功編管全州已而道歸謀亂嶺外騷然議者皆罪仲巳尋領果州團練使改右武衛大將軍分司西京卒弘簡錄 卷一百之一 十 幸補宋三

劫判官盧成均以叛陷柳城圍象州分兵掠廣州嶺南騷動帝曰向者司天占候當用兵朕固憂遠方守將非其人以起邊釁今果然乃拜為廣南安撫使初武仙縣賊皆持健標蒙采布衣甲堅利鋒鏑不能入利用使壯士奮長鎗巨斧破其標盾斬首以徇嶺南悉平歷遷引進客省嘉州防禦三使出為鄉延路總管祥符七年拜樞密副使知宣徽北院事進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頗恃功與丁謂明黨相結當李迪爭論帝前言及利用恚曰以片文遇主臣不如迪捐軀以入不測之寇迪不逮臣迪坐是免遂以檢校太師兼太子少保為會靈觀使進尚書右僕射乾興初封韓國公仁宗即位加左僕射兼侍中武寧軍節度使契丹使蕭從順築鶯稱疾留館下不時發利用請一切罷遣使問勞從順引去加司空領景靈宮使班宰相王曾上

弘簡錄

卷一百之一

三

半補宋三

之明道二年追復故官後贈太傅諡褒悼命學士趙槩作神道碑帝為篆額曰旌功之碑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父承皓太宗初上平晉策補右侍禁隸大名府契丹內寇由間道發兵夜與遇力戰死之贈崇儀使錄竦乃陽縣簿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陰陽曆律佛老之書無不通曉為文典雅麗舉賢良方正擢充祿寺丞通判台州召直集賢院兼國史編修判三司都磨勘司為右正言帝幸亳州留宿推官仁宗封慶國公命教書資善堂未幾同修起居注領玉清景靈宮會真觀事遷戶禮二部員外郎景靈宮成遷禮部郎中妻楊氏亦工筆札有鈎距以竦多內寵悍妬不諧竊出於陰事左遷職方員外歷知黃郛襄三州歲饑勸大姓出粟全活者眾仁宗即位轉戶部郎復知壽安洪三州洪俗尚弘簡錄

弘簡錄

卷一百之一

三

半補宋三

鬼竦至索部中巫覡盡還農業毀其淫祠竦材術過人然急於進取喜交結任術數傾側反覆世以姦邪目之居內憂潛至京師依中人張懷德與宰相欽若善因左右之言於太后起復知制誥判集賢院以左司郎中兼翰林侍讀龍圖三學士勾當三班院兼譯經潤文官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修因史遷給事中初武臣賞罰無法吏得高下為姦竦因集前比著為定例事皆按比而行天聖七年改參知政事充祥源觀使增設賢良等六科復百官轉對置理檢使與呂夷簡不協復為樞密副使歷刑兵二部侍郎進尚書左丞太后崩罷為禮部尚書進知襄穎二州京東餓徙青州兼安撫使又改刑部尚書知應天府寶元初由戶部尚書入為三司使元昊反拜泰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聽便宜行事復徙忠武軍知涇州進宣徽南院使兼陝西經畧

安撫招討與陳執中論兵事不合從屯鄜州條上十事一教習
驍弩以爲奇兵二繕磨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唃廝囉父子并力
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若柵多少軍士勇怯而增減屯兵五
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州各一二十人以代東兵七
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並邊小砦視賊緩急棄小保
大以完兵力九許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省並邊冗兵
冗官及減騎軍以舒饋運當時頗採用之朝廷多向邊臣議出
師征討竦言未便又雅意在朝不樂西事請解兵柄改判河中
府徙蔡州慶曆中召爲樞密使臺諫交章論竦在陝畏懦不肯
盡力每托兵少爲辭實懼敗切其論邊事但列衆人之言至遣
勅使臨督募土人爲兵仍爲御史楊偕議屈每遇巡邊置婢帳
中幾致軍變爲元昊輕侮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今復用之何
弘簡錄 卷一百之一 三

尋卒贈太師中書令文莊生平文學有名朝廷大典策屢以
屬之多識古文奇字有文集一百卷爲郡多治績喜作條教立
閭里保伍之法盜賊不敢發人亦苦其煩擾治軍尤嚴致疎殺
卽疾病死喪拊循甚至嘗有龍騎卒戍邊羣剽州郡莫能止密
以告竦俟其至誅斬殆盡其威畧多類此然性貪鄙數商販部
中在并州侯侵盜所貿易資至杖殺之積累家財鉅萬自奉侈
靡多畜聲伎所在陰問條屬使相狎阻以鈎致其事遇家人亦
然 子安期字清卿以任爲將作監簿召試賜進士出身累遷
太常博士提點荆湖南道刑獄爲開封府推官又判三司鹽鐵
勾院出爲京西轉運使所部盜起剽劫州縣與光化軍叛卒勢
相合督將吏捕斬殆盡轉河東累遷工部郎中江淮發運使入
爲三司戶部副使會元昊納款命往陝西與諸路經略安撫議
弘簡錄 卷一百之一 三

損邊費省吏員汰邊兵不任役者五萬罷天章閣待制陝西都
轉運使徙河北進兵工二部郎中知永興軍進龍圖閣直學士
吏部郎中知渭州簡弓箭手曉勇萬人爲步兵騎又半之教以
戰陣法由是土兵勝他路又籍塞下閑田募人耕種歲得穀數
萬斛以備振發名曰貸倉遷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徙延州
父憂服除求兼侍讀入侍經筵爲世所譏復提舉集禧觀知延
州州東北阻山無城郭敵騎嘗乘之至卽開廣數百步四面完
葺元昊請畫疆界奏以方暑不煩遣使與衙校畫之未幾卒遣
中使護喪安期雖乘世資頗以才幹自屬朝廷數器使之然無
學術奉養聲伎不減其父
冊曰長君之惡罪在元臣逢君之惡五鬼通神馮陳曹者
碌碌因人竦也嗜進姦邪誤身貽我袞闕辱我縉紳

弘簡錄卷一百之二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字輔 宋二之四

王曾 字元甫 張知白 張士遜 字友直 呂夷簡 字公著 公綽

王隨 陳堯佐 章得象 祖頌從子 樂望之孫 粹等

晏殊 杜衍 賈昌朝 伯福 戎命 昌衡從子 奕子 湜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少孤仲父宗元鞠之學於里人張震

文辭優贍占中三元除將作監丞通判濟州代還特試政事堂

寇準奇之授著作郎直史館為三司戶部判官使契丹致書稱

為北朝曾曰從其國號足矣何用對稱兩朝上是之然弗果易

僅隨事損益豐約中度後來使者悉循其制時稱得體遷右正

言知制誥兼翰林學士入對言天瑞荐至以誇示中外此誠盛

德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可免輿議及建玉清胎

應官復陳五害以諫帝重大理刑獄舊制郎中判之特以命曾

因請自辟僚屬著為令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不及朝服退使

內侍諭意向思卿甚勿以為慢其見尊禮如此移知審刑院舊

例違制無故失率坐徒二年曾請須親被旨乃坐遷主客郎中

知審官院歷通進銀臺司勾當三班院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

事時官觀皆輔臣領使曾當使會靈以推欽若帝不悅曰大臣

宜傳會國事豈容自異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曩臣

知義而已不知異也欽若方排異已乃發曾市賀后家第宅小

事罷為禮部侍郎判都省俄山知應天京師以南訛言有妖若

飛帽夜搏人曾令夜聞里門敢倡言者坐之卒以無妖徙天雄

弘簡錄卷一百之一終

卷一百之一

聖 續宋三

軍復參知政事遷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真宗不豫命太子監
事資善堂后實居中預政事皆專決中外方憂之會密語后成
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官不能立中官非倚太子不能安願加
恩太子太子安則劉氏亦安惟演以爲然因入白后深見聽納
遣詔立仁宗皇太后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會謂皇
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國家否運稱權猶足以示後且增減制書
法令有在表則之地何可亂乎遂不敢去遷禮部尚書時議臨
朝儀曾與羣臣請如東漢故事太后坐帝右垂簾奏事謂獨請
帝朔望見羣臣有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令入內
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會言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
禍端兆矣既而果得罪自是兩宮垂簾輔臣奏事咸如初議時
帝始崩內外洶洶會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拜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天聖三年以戶部尚書兼門下侍郎昭
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奏帝德方具宜近師儒命孫奭馮元勳
講崇政殿四年夏大雨喧傳汴口决水大至都人皆恐咸欲東
奔帝以問會謂訛言不足爲果亦無害陝西轉運置醋務權以
取利請推其法於天下力言罷之爲政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
害事審而中理尤好拔材專惡僥倖嘗因帝問比來臣僚多請
對求進會言願陛下排斥競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風曹
利用惡班已上怏怏不悅及坐事太后大怒輒爲之解后曰卿
向言其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臣故嘗折以理今加大
惡則非所知后意少釋始後輕比先議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
曾執爲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令供張便殿又稍通左右姻家
請謁多裁抑之后滋不悅會玉清宮災罷知兗州復以彰信節

弘簡錄

卷一百之二

二 半輔宋四

度使知天雄軍契丹使往還敘車徒而過無敢譁者人樂其政
爲畫像生祠之收天平軍判河南景祐元年遷樞密使明年拜
右僕射同平章事學士如故加封沂國公進退士人不肯沽恩
故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明揚士類宰相責也公之盛德似
少此耳會曰執政者恩欲歸已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夷簡初
參政事事會甚謹會力薦爲相及後位會上又任事久多所事
次漸不能堪論議間有異同帝疑以問曰卿亦有所不足耶時
風聞知州王繼明納賂事會以詆夷簡其言未免有過遂俱罷
以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寶元元年十月有大星晨墜
其寢左右驚告語以後一月當知如期而堯年六十一贈侍中
諡文正爲人丰姿端厚眉目如畫在朝出入進止皆有常處視
者不失尺寸性復周密沉靜在上前開陳辨博有餘平居寡言
弘簡錄 卷一百之二 三 半輔宋四
笑未嘗及省中語嘗國七年莫敢干以私人謂務大體若丙吉
清淨如曹參領衆職如魏相進賢不植私愛不立黨援退不肯
不好怨親族可任言之上不可任厚分之財時被其化察察者
敦沾沾者愧焉皇祐中仁宗策神道日旌賢之碑改鄉曰旌賢
鄉大臣賜碑篆始此仁宗初廟祀享第一無子以從子繹爲後
繹官至兵部郎中秘閣校理本生父名暉字子融後以字行復
字熙仲及第遷太常丞同知禮院嘗論次國朝以來典禮因革
爲禮閣新編又集五代事爲唐餘錄以獻進直龍圖閣累遷太
常少卿判大理寺仍取獄獄輕重可爲準者類次以爲斷例拜
天章閣待制吏部郎中知荆南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進刑部
侍郎致仕卒
朋曰君臣同德亦同其命社稷之臣卓哉文正胡獨嗣慳

休戚相並文節偶同難云天定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方九歲父喪邢州殯於佛寺既長篤學聰悟嘗與孫何讀道旁古碑凡數千言還誦畧無所遺及登第徒步往求父喪時契丹寇河北寺宇已廢至殿基恍然識其處發之衣衾皆可驗衆歎其誠孝累遷河陽節度判官疏當今要務真宗異之名試舍人院權右正言獻鳳晨箴出知劔州逾年名試中書改直史館面賜五品服判三司開拆司江南早與李昉分路安撫及還權管勾京東轉運事司天言周伯星見宜賀知白以爲人君當修德應天星之見伏無所闕繫因陳治道之要帝語宰相曰可謂乃心朝廷矣東封進右司諫請以泰山諸瑞圖寘昭應宮藏其副秘閣以後無俾誕漫命出按陝西饑尋知鄧州會關右流徙至境發倉廩募民粟以濟之擢龍圖閣待制知密官院再遷工部郎中使契丹還以時方重內輕外獨引唐李嶠議遷臺閣典藩郡故事固請補外擢知青州代還求領國子監帝疑倦於處劇宰臣言其更踐中外未嘗爲身謀乃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給事中俄拜參知政事郊恩進工部侍郎班在王曾下心不能平累表辭職詔加金紫光祿大夫判禮儀院與欽若論議多相失稱疾辭位罷爲刑部侍郎侍讀學士知大名府轉南京留守丁謂惡欽若罷爲分司意其報怨既至待之加厚謂怒復徙亳州遷兵部侍郎仁宗即位入爲尙書右丞樞密副使天聖初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以問二府皆請師積粟以備不虞知白獨言修好未遠正以上初政試觀舉措何如耳豈可輒自生彘耶若終以爲疑莫如因河決發兵以防護爲名彼且不虞果如其言而罷三年

拜工部尙書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合蓋親使時進士唱第場中庸篇上命知白進讀至修身爲政之要必反復陳之在相位慎重名器無毫髮私屢以盛滿爲戒雖經顯貴清約一如寒士體素羸弱憂旦日侵六年春二月忽感風眩帝臨問已不能語薨爲罷上已宴贈太傅中書令諡文節無子以姪子思爲後仕至工部侍郎致仕

張士遜字順之祖裕主陰城監院因家焉初生喪母父姑鞠之登進士調鄆鄉簿遷射洪令檄移治鄰縣民遮馬首不得去聽選知州張雍薦爲第一改襄陽令遷著作佐郎知郃武縣以寬厚得民前後禱雨輒應改秘書丞監折中倉歷御史臺推直官楊億薦爲監察御史當建紉貢舉初用糊名法以親嫌避去著爲令遷侍御史歷江西廣東河北轉運使河侵棣州詔移治陽

私簡錄

卷一百之二

四

半補宋四

私簡錄

卷一百之二

五

半補宋四

信讓者患根多難徙士遜爲視瀕河艱食州縣權貸之期來歲輸陽信公私便利仁宗出閣帝特選士遜以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爲壽春郡王友令王各拜禮異府僚封昇王又爲諮議參軍建儲歷左右庶子請資善堂升階列拜太子詹覽受請詔坐受帝不許自今凡遇太子侍駕出入許陪從連任太子賓客詹事改樞密直學士判集賢院仁宗即位擢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尙書左丞天聖三年拜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曹炳獄起官者羅崇勳江德明方用事因請利用帝疑以問執政咸願望未敢對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爲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太后怒將罷之帝以東宮舊臣改刑部尙書知江寧解通犀帶賜之後領定國軍節度使知許州明道初召復中書侍郎兼兵部尙書太后別進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

史是歲早蝗不能有所建明及帝自損尊號請降官一等以答天變不許會上莊懿太后諡士遜適過楊崇勳飲不至為中丞范諷所劾罷為左僕射判河南入謝改節山南東道同平章事判許州寶元初復召封鄆國公入對帝從容言朕昨放官人不獨憫幽閉亦省浮費近復有獻女者朕卻而弗受士遜曰此盛德事也帝又曰近言官有毀大臣揭君過者對曰陛下但察其邪正則險訐之人宜自戒矣會有挾怨告陳堯佐謀反誣諫官陰附宗室者士遜謂此皆檢人構陷善良以搖朝廷恐姦僞一開禍無所紀帝悟而止馮士元獄具帝復以問對曰臺獄阿徇非出宸斷何以愜中外之論帝曰君子小人有黨乎曰有之第公私不同誠使法令必行邪正有別則朝綱舉矣康定初言禁兵久成其家有不能自存者帝命條指揮使以下為差等出內

弘簡錄

卷一百之二

六

宰輔宋用

上之友正字義祖杜門不治家事居小閣學書積三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評其草書為本朝第一册曰勢位靡常人苦其知千歲名堂今古所稀吁嗟若人可以語幾呂夷簡字坦夫祖龜祥為殿中丞知壽州遂為州人父蒙亨進士高等以蒙正柄國寄理報罷後歷下蔡武平二簿至道初引對文學政事俱優歷光祿大理二寺丞咸平三年夷簡登第補絳州軍事推官改潁州遷大理丞太常博士祥符中按河北水災遷知濱州遷奏農器有筭非所以勸力本也詔除之擢提點兩浙刑獄名為祠部員外郎時大營官觀掄材南方期會工徒至有死者請緩其役又言盛冬挽運艱苦亦須河流漸通漕卒番送真宗曰覽卿奏可謂有為國愛民之心矣改刑部兼侍御史知雜事蜀寇李順俘送闕左右稱賀既而按之非是賀者趣其順獄夷簡不肯卒以實奏永興卒上寇準變事夷簡曰是欲中傷準爾宜勿問值歲蝗請上責躬修改嚴飭輔相以共順天意又奏譚李溥專利罔上不法狀咸詔從之俄避中丞趙安仁親嫌改起居舍人兼通進銀臺封駁司使契丹還遷知制誥兩川饑為安撫使進龍圖直學士刑部郎中權知開封治嚴辦有聲上識姓名御屏將大用之仁宗立進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與魯宗道驗治山陵地請納天書方中因言太后欲因耐廟具平生服玩器具及以銀尊覆神主此皆未足為報惟有遠茲邪獎忠直輔成聖德斯所以報先帝也郊恩以故事豫醉遷官久之除禮部侍郎天聖七年進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充景靈宮使昭應宮災太后意將復營

因推洪範災異以諫后為之然復奏罷兼官親進吏部侍郎
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天聖末加中書侍郎順容李氏薨司
天希旨言歲月葬未利夷簡奏厭容誕育聖躬倘喪不成禮異
日必有受其罪者請發成服備儀伏葬之詔又欲鑿官垣以
出因復求對太后揣知其意遣羅崇勳問何事夷簡言鑿垣非
禮宜自西華門出崇勳馳白太后許之大內火帝御拱辰門百
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曰宮庭有變願一登海光帝舉旒見之
乃拜督修大內成進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荆王子長育禁
中太后欲留從帝誦讀讀曰上富於春秋所親非儒學之臣恐
無益聖德即命還邸帝親政首陳八事正朝緝塞邪徑禁貨賂
辨佞士絕女謁踈近習罷力役節冗費語甚切至帝始與夷簡
謀將罷太后所任張者等退而語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
弘簡錄 卷一百之二 人 宰輔宋四

軍國重事五日一至中書三年罷為司徒監修國史預議軍國
大事召見延和殿命內侍與以前問誰可代因薦富弼遂以太
尉致仕薨年六十六帝泣對羣臣安得憂國忘身如若人者乎
贈太師中書令諡文靖始仁宗幼冲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
然其力居多後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復賴計畫選將命使二邊
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鬪用宗室補環
衛官驟增奉賜加契丹金緡歲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其後費
大而不可止又成郭后之讞逐孔道輔范仲淹於外時論以此
少之遇天下事屈伸卷動有操術故柄國最久嘗令宋綬編
中書總例語人曰自吾有此例雖庸夫執此可任宰相矣後言
官雖數詆脊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棄帝又欲立
陳氏女力請止之始王旦語王曾言其器識遠大君宜善交之
弘簡錄 卷一百之二 九 宰輔宋四

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明日亦罷為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
同平章事判陳州歲中復相適郭后因批尚美人頗誤傷帝頸
以爪痕示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止以怨慰廢郭后况傷陛
下頸乎議遂決又以宗室子衆議建睦親宅增教授員置大宗
正以糾率之景祐二年加右僕射封申國公坐與王曾爭論帝
前同罷以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康定元年復召慶
曆元年進封許國公命總判樞密院事諫官田况言總判名太
重改兼樞密使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議者請從范仲淹
初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夷簡奏契丹畏壯侮怯遷城洛陽亡以
示威若使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且景德之役非乘輿
渡河亦未易服宜即真宗駐蹕之所建都示將親征以伐其謀
上從之乃建北京二年病上憂之剪髮以療加特進司空平章

相 公弼字寶臣登進士遷直史館河北轉運自寶元慶曆以
來宿師備邊雖撤警屯戍如故民疲餽餉公弼始通御河漕粟
塞下權治鐵以助經費仁宗嘉其材識名殿柱擢為都轉運加
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入權開封管奏事退帝以為甚似其父
日送之改同羣牧使時英宗居藩得賜馬頗劣欲易不可尋以
樞密直學士知渭與延州徙成都其治尚寬人疑少威有營卒
犯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劔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劔汝自請杖
而後斬之軍中肅然英宗嗣位為三司使繼蔡襄後時多留事
帝問何以處之頓首謝曰襄勤於事未嘗有曠失恐言者過耳
人稱其長者拜樞密副使言諫官耳日執政股肱二者必相為

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以而進退之勿數
因爭事罷去藝出營室上言彗非小變請皇上躬身修德以應
天戒神宗立轉刑部侍郎司馬光劾內臣高居簡公弼言二臣
勢不兩立居簡內臣耳而光中執法願陛下擇其重者問當奈
何對曰遷居簡一官而解其近職光嘗無爭從之俄進樞密使
時欲併環慶鄜延為一路駁以自白草西抵定遠中間相去千
里猝有緩急將何以應乃止陳升之議衛兵年四十以上稍不
中程者減其廩徙之淮南疏以非人情儻有反側為之奈何帝
曰是當退為利員者今故為優假何害對言臣不敢生事邀名
正恐誤國耳佛絳議復肉刑又力陳不可帝皆為之止公弼素
不附安石將草疏論新法從孫嘉問竊取以示安石先入白之
遂罷為觀文殿學士知太原府時常絳將城囉兀令發兵二萬
弘簡錄 卷一百之一
趣神堂新路公弼度敵必設伏待我改由永和關既而新路援
兵果遇伏詔褒之麟州無井泉由外汲欲築城包之而土善陷
每敵圍城人憂渴死公弼用僚屬鄧子喬計去其沙實以末炭
堊土於其上版築立就白是得堅其守王節取熙河謀置帥帝
謂其有緩御之能拜宣徽西院使判秦州却羌酋董德賄書稱
故後懼不敢纒旬月以疾為西太一官使卒年六十七贈太尉
諡忠穆 公綽字仲佑蔭補將作監丞知陳留為館閣校理歷
太子中允工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判太常寺時郊廟祭器未完
制度多違禮請悉更造故事議定薦新諸物或過時陳敗因採
月令諸書四時新物所當薦者配合為圖以獻諸后皆繫祖宗
諡獨真宗五后尚諡莊請更為章悉行其言後為龍圖閣學士
知開封終右司郎中為人通敏有才然多徇人干請洩漏市恩

故人以比竇申 公孺字稚卿蔭為奉禮郎登第判吏部南曹
仁宗喜其占對詳敏歷知澤潁廬常四州判都水監改陝西運
使元豐初命知永興軍徙河陽元祐中加龍圖直學士遷刑部
侍郎知開封為政明恕終戶部尚書生平廉儉與人寡合嘗護
曹僧喪辭厚餉不受世滑其節
冊曰盛德無涯權術有殊帝母則得帝后何辜終帝之世
白璧有疵所以修齊而後國治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登甲科為將作監丞通判同州遷著作郎
直史館判三司磨勘轉京西運副陞薛言得侍殿慈藥膳聖主
之澤真宗賜詩寵行以羊酒束帛過家為壽遷淮南運使父憂
起復值歲饑敕屬部出庫錢貸民市種根歲中約轉絹以償流
移復業徙河東三遷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擢知制誥
弘簡錄 卷一百之二
出知應天改揚州尋加右諫議大夫權開封命兼太子右庶子
仍領府事俄遷給事中周懷政誅自陳出知杭州乾興初復降
秘書少監徙通州忠學者少大修孔廟興起學校州人喜悉遣
子弟就學母喪起復光祿卿知潤州徙江寧歲大饑大出官粟
平價糶之復給事中以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故時軍卒犯罪
逃入蕃部者多奴畜之小不如意復執出求貸隨下教能自歸
者免罪復隸軍籍由是多來歸者又請增蕃落卒給廢閑馬地
募民耕種徙河南復入為御史中丞同知貢舉遷禮部侍郎翰
林侍讀二學士明道二年安撫江淮還轉戶部侍郎拜參知政
事改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監護莊惠太后園陵景祐四年拜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故事
初入相無越遷門下者蓋學士丁度之失也頃以疾告詔五日

一朝入中書視事為相一年無所建明與陳堯佐韓億石中立
數爭事會忤代地震諫官韓琦言四臣皆非韓佐才同俱罷
以彰信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陽堯贈中書令益章惠後改
文惠為人外若方嚴內失於寬臨事多汗漫不能彈壓晚更下
急輒慢罵人性喜佛慕裴休然風跡弗逮

陳堯佐字希元少聰悟好學肄業錦屏山登第歷魏縣中牟二
尉為海喻一篇人奇其志授秘書郎知朝邑縣以兄堯叟使陝
西發中人方保吉罪中人怨之誣以事降本縣簿徙下邳復知
真源縣轉開封司錄參軍遷推官坐言事忤旨降潮州通判修
孔子廟作韓吏部祠有張氏子為鰥魚所食遣吏往捕果得人
驚異之名還直史館知壽州歲儀捐俸廩為糜聞者競勸出粟
益多賑活數萬人徙廬州父疾告歸侍俄為兩浙運副初構石

弘簡錄 卷一百之二 主 韓琦

為錢塘江隄不久輒壞堯佐請下薪實土築之丁謂初不謂然
後卒如其議徙京西河東地儉民仰石炭為生奏蠲其稅又減
澤州大廣冶鐵課數十萬徙河北毋老所歸就養起糾察在京
刑獄為御試編排官坐置等誤降監鄂州茶場天禧中復知滑
州河決造木龍以殺水怒徐築長堤人呼為陳公堤復徙京西
運使入為三司戶部副使徙度支同修真宗實錄權知制誥兼
史館修撰知通進銀臺司進樞密直學士知河南徙并州每汾
水暴漲民輒驚擾為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名同
修三朝史代弟堯咨同知開封府累遷右諫議大夫翰林學士
拜樞密副使知祥符陳詒治吏嚴急空縣逃去太后怒命加詔
罪時夷簡姻聯不決堯佐獨曰罪詒則姦吏得詐後誰敢復繼
者由是得免天聖七年除給事中叅知政事太后崩例能以戶

部侍郎知永興軍過鄭為郡人王文吉所告下中丞范諷劾治
改知廬與同州復知永興奏言唐賢墓石碑礮悉因宦官起浮
圖充磚甃用前守姜遵毀及十七八矣其未毀者願救州縣完
護之徙知鄭州景祐四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
士以唐劉蕡策進對言蕡之言皆當今之病天下治亂自朝廷
始此臣之所欲言陛下之所宜行上嘉納之寶元元年災異數
見援漢故事自責求去罷為淮康軍節度使復判鄭州尋加太
子太師致仕堯年八十二贈司空兼侍中諡文惠自登顯位讀
書不輟善隸古并八分書為方丈大字筆力端勁老而不衰尤
工詩性儉約見動物必戒勿殺器服壞輒補之無使不完見乘
晚號知餘子有文集三十卷又有潮陽編野廬編愚丘集遺典

弘簡錄 卷一百之二 主 韓琦

章得象字希言高祖仔鈞事闕為建州刺史始家浦城後徙泉
州祖頰字簡之與弟頰俱擢第歷校書郎大理殿中二丞知南
昌九隴長洲三縣降監慶州酒天禧初權監察御史安撫京西
還為三司度支判官屢按青州麻士瑤鞠印州牙校訟鹽井事
復忤旨捕繫后族劉美出知宣州還遷侍御史坐丁謂左遷比
部員外郎監饒州酒起知信州改刑部郎知福州不肯鬻王氏時
賦民官田徙知潭州改廣西轉運撫宜州守貪暴不法反移所
訟謫知饒州入為度支判官至刑部郎中使契丹卒父英妻方
娠夢遇神人授以玉像及生復夢積芴充廷長而好學美儀表
莊重不浮及第為大理評事知玉山縣遷大府殿中二丞東封
發判兗州改知台州歷南雄洪州楊億表薦得象有公輔器謂
閩士率多輕狹獨得象深厚有容度量宏廓此其所以異也未

錢名試爲直史館安撫京東權判三司度支遷刑部郎中使契丹改兵部知制誥踰年爲翰林學士遷右諫議大夫至給事中復爲羣牧使太后臨朝遷禮部侍郎兼龍圖閣學士進承旨兼侍講仁宗親政以其無所附麗擢同知樞密院事寶元初特轉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學士而諭登用之由謂卿清忠且乏干請故耳陝西用兵爲中書侍郎加工部尚書兼樞密使明年除昭文館大學士慶曆五年上章請罷拜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封郟國公判河南尋守司空致仕堯故事乘輿不臨奠帝特往賜贈太尉兼侍中諡文憲皇祐中改諡文簡爲人性淡薄恬然自得居翰林十二年宦官方倚后勢每遣至必正色待之不交一言在中書八年宗黨親戚一切抑遠然於當世急務模稜無所建明爲御史孫抗所論初闔諺南臺江合弘簡錄卷一百之二出聖相至是沙湧可涉人以爲驗無子從子案與望之同蔭案字質夫父訪由校書郎遷三班奉職案由孟州司戶參軍試禮部第一擢知陳留歷提舉陝西常平京東運判提點湖北刑獄成都路轉運使入爲考功員外郎元祐中以直龍圖閣知慶州與章惇同宗性好與事時朝廷一意戢兵捐葭蘆等四砦夏得之益驕案言夏人嗜利畏威不有懲艾不得休息宜稍削其地以固邊圉擇據要害乘便出討以致其師夏果圍環州案遣折可適伏兵洪德城與之遇斬獲甚衆又預毒於牛圈誘敵人馬飲者多死名權戶部侍郎改知同州紹聖初除集賢殿修撰知應天與廣州徙江淮發運使哲宗訪邊事合旨移知渭州奏築胡蘆河川二城據形勝以備夏陰備板築守戰陽示以怯率熙河秦鳳環慶四路之師出於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陽二旬

有奇成之賜名平夏城方興鐵平砦役夏衆來爭迎擊敗之既而環慶邠延河東熙河皆相繼築城夏人貽聘因奉其母合兵數十萬圍平夏城建高車填堦不能克遁去其統軍鬼名阿埋西將監軍妹勒都通皆勇悍善戰案謀其弛備遣折可適郭成輕騎夜襲直入其帳執之盡俘其家禽馘三千餘牛犂十萬以後不復能軍屢乞通和哲宗御紫宸殿受賀始令罷兵罷案樞密直學士屢遷龍圖閣端明殿學士進階大中大夫在涇原四年凡剗州一城若九鷲拔偏裨無間所役可適本降人與李忠傑朱智用咸受控馭推所立功爲西方最徵案徙知河南入見拜樞密同知請老終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官使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諡莊簡七子 粹由開封推官侍父養遷戶部員外提點淮東刑獄權知揚州兼提舉香鹽以時鑄崇寧大錢市區畫閉弘簡錄卷一百之二持錢買物至日旰無肯售幾至大亂見而哀之爲飭市易務以百貨易小錢救倉吏糶米麥予以大錢盡十日止民心始安又言鈔法誤民新鈔既行舊鈔盡廢一時商賈無指自盡屬蔡京怒奪其官綜第進士歷陝西運判入爲戶部員外贊妹婿劉建漸復元祐之政亦爲京所惡出知朔州主管西京崇福宮綜歷通判常州知丹徒縣簽判西京續簽判蘇州孫美承奉耶蓋監蘇州稅俱列顯仕遇京復相思傾章氏寔居蘇州得私鑄錢數萬諷言者誣與州人郁寶所鑄遣李孝壽張茂直沈疇蕭服更往訊無驗別遣孫傑鞠之傳致如法刺配沙門島籍入其家竄緝台州綜秀州綜温州綜睦州鎮永州菱處州蓋均州并官司十餘人皆降罷除名時論究之擢傑龍圖直學士知蘇州張商英入相始辯前獄移經常州改授內殿崇班綜復朝奉郎

通判秀州遷倉部員外提點兩浙刑獄以龍圖直學士知越州
 參譚積軍宜撫燕山加右文殿修撰後金人破蔚州議積措置
 乖方坐落職會赦恩告老復龍圖直學士致仕卒 望之字表
 民少孤喜同學志氣弘放為文辯博長於議論以校書郎監杭
 州茶庫母憂毀瘠過制服除值兄拱之知晉江忤守蔡襄誣貶
 為訴於朝復官望之遂不仕軍恩遷大理評事歐陽修韓絳吳
 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擢建康軍節度判官知烏程俱辭不起
 終光祿丞致仕卒平生嘗北遊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
 吳會山水勝處無不涉歷有所著救性七篇專宗孟氏排荀楊
 韓并李翱之說又非歐陽修論魏梁為正統著明統三篇復訂
 李觀所著論謂仁義智信與樂刑政皆出於禮著禮論一篇其
 歌詩雜文又數百篇集為三十卷人稱其議論有大過人者

弘備錄

卷一百之二

六

李輔來四

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自幼以神童薦 帝嘉賞賜
 同進士出身復試詩賦論益加稱善擢秘書正字改直史館所
 與遊處多知名士陳彭年丞稱許之名試中書遷奉禮郎東封
 遷光祿丞為集賢校理外艱起復詔修實訓從祀太清官判太
 常禮院內艱復求終制不許遷太常寺丞擢左正言昇王府記
 室參軍歲中遷戶部員外郎天禧二年八月忽自中批除太子
 舍人宰相不知所由次日進見上曰近聞館閣臣僚多事嬉遊
 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謂東宮官名
 論對以臣非不樂宴遊直以貧無可為之具上益嘉其誠實眷
 注日深尋知制誥判集賢院久之為翰林學士兼左庶子仁宗
 卽位丁謂曹利用各欲獨覲奏事殊建言羣臣奏事太后垂簾
 聽之皆毋得見其議始決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轉給事

中預修真宗實錄進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疏論張耆不可任
 樞密忤太后旨會幸玉清宮怒持笏者後至撞之折齒為御史
 劾罷知宣州改應天自五代以來學校久廢殊始為興舉嚴條
 約延師以教生徒江南人知學自殊始也召拜御史中丞資政
 殿大學士兵部侍郎參知政事進左丞禮部尚書太后崩罷知
 亳州徙陳州俄遷刑部尚書復兼中丞為三司使陝西方用兵
 請罷內臣監軍悉授諸將陣圖使得自應敵為攻守計及募弓
 箭手教之以備戰鬪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悉罷他司領財
 利者使還度支俱見施行康定初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好富弼方任副樞堅辭不許慶曆二年改集賢殿學士同平
 章事仍兼樞密甚見信遇平居好結賢士而小人權倖皆不便
 有言被詔撰宸妃墓誌不言誕育聖躬其實方太后臨朝有所
 弘備錄

弘備錄

卷一百之二

七

李輔來四

不敢又輔臣例宜借官兵私治儆舍以為擅復坐是左遷工部
 尚書知穎陳許三州時謂非辜稍復禮刑二部尚書祀明堂遷
 戶部尚書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遷兵部尚書皇
 祐間有疾請歸訪醫疾平特留經筵詔五日一與起居儀從如
 宰相至和初寢劇乘輿將臨視馳奏請免二年正月丁亥薨帝
 臨奠以不及視為恨罷朝贈司空兼侍中諡元獻篆其神道曰
 舊學之碑為人性剛簡遇人必以誠奉養清儉雖處富貴如寒
 麗應用不窮尤工詩閑雅有情思晚歲篤學不倦有文集二百
 四十卷及刪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為集選一百卷子知止朝
 請大入
 杜衍字世昌紹興山陰人度支員外遂良之子總髮苦志篤學

麟探擢第補揚州觀察推官歷著作佐郎知平遙縣通判晉州
知乾州以陳堯咨薦詔旌卓異特賜宴勞移權鳳翔二州民逸
境上俄除太常博士提點河東刑獄按行潞州屢折冤獄人有
誣告知石州王繼昇連蕃族謀變衍廉得其寃抵告者非寧化
軍守將鞠人死罪不以實衍覆正之遷祠部員外郎徙京西路
移知揚州復辨疑獄法當賞改刑部章獻后察其治狀轉河東
運副陝西運使召為三司三部天章閣待制會河北乏軍資選
為都轉運使遷工部郎中不增賦而用足選授樞密直學士求
外以右諫議大夫知天雄軍為治謹密不以威刑督下吏民咸
憚其清整仁宗親政召為御史中丞奏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太
臣坐而論道者今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召見
賜坐便殿以極獻可替否其他不必親煩陛下又議常平法請
弘簡錄 卷一百之一
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無公
羅未充則禁爭糶以規利者糶畢而儲之復察其以供軍為名
而假借者州郡闕母錢願出官帑助之皆見裨益判吏部流內
銓先因科格繁長主判不能悉吏多受賂出縮為奸衍救吏盡
兩銓法閱視本末悉自與奪雖有賄莫能行遂聲動京師改知
審官院其裁制如判銓時遷工部侍郎知永興軍捕盜得民亡
婦并殺他婦屍二秦人大驚徙并州加龍圖閣學士寶元二年
轉刑部侍郎復知永興民方苦用兵調發吏緣為奸衍區處計
畫量道里遠近為寬期會使民次第輸納比他州費省過半台
還惟知開封貴近歛跡康定初拜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夏竦
議攻守宰相欲用出師之策衍謂機倖成功非萬全計爭議久
之求能手詔救勉徙河東宣撫使尋轉吏部侍郎拜樞密使內

降恩幸寢不行積至十數封納帝語諫官歐陽脩曰外人
徒知杜衍封還內降不知凡有求於朕以衍不可而止春更多
於所封還也契丹與元昊戰宣撫范仲淹請以兵從衍爭議帝
前謂二國交鬪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仲淹嘗父事衍至誠
語甚切未嘗恨之帝問契丹將劉三叔歸款朝議厚館以詰敵
陰事衍曰中國主信義若違誓納叛不直在我且彼堂堂近親
通逃來歸謀身若此謀國可知納之何益不受還之拜同平章
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好薦引賢士推獎後進一時知名
之士多出其門沮止僥倖小人多不悅言者攻仲淹富弼帝欲
罷其政事衍常左右之御史并劾衍等弼歛伎樂娛賓及所
知王益柔戲作傲歌因以危衍罷為尚書左丞出知兗州丁度
草制言其朋比然衍平日議論實無是情以度嘗求大用為孫
甫所奏甫使契丹度力求置對衍寢其事衍之故也慶曆七年
乞骸買昌朝因與不諧遂以太子少師致仕時議故相一上章
即允且以孤階皆非故事皇祐元年加特進太子太保陪祀明
堂詔有司教遺就道都亭設帳具几杖待之稱疾固辭加太子
太傅賜子同進士出身又進太子太師詔王洙存問封祁國公
為人勤儉好學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鬚髮盡白立朝
峻節凜然不可屈性復清介不殖私產退寓南都第室卑陋纔
數十楹而已出入簡素烏帽綈袍晏如也或勸為居士服辭曰
壯而叨榮老仍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
聞有善言若已出至其所不可則憂見于色或夜不寐如任其
責者善為詩楷書行草皆有法嘉祐元年病遣使挾醫往視不
及二年二月壬戌薨年八十戒其子努力忠孝欽悉從儉小墳

庫家遺疏不及私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早建儲帥以安人心贈大司馬兼侍中諡曰正獻

賈昌朝字子明真定獲鹿人從曾祖緯晉史館伯祖琰字季華父偉晉中書舍人給事中以蔭授官太宗尹京奏為推官居幕府勤於所職風神峻整有吏卒印位趨拜左正議大夫樞密直

學士三司副使卒兄第五人皆相繼亡琰拊循孤幼聚族百口庭無間言昌朝天禧初真宗祈穀南郊獻頌名試賜同進士出身主晉陵簿賜對便殿除國子監說書孫爽稱其講說有法若

唐路隨處厚乃用經術擢穎川郡王府伴讀遷殿中丞歷知宜興明二縣爽老為以自代名試中書上言禮母之諱不出

宮閣今章獻服除猶諱其父名非所以尊宗廟也詔從之景祐中授崇政殿說書帝多所質問講說明白請記錄以進賜名題

弘簡錄 卷一百之二 辛 半補宋四

英延義記注加直集賢院舉易所言府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今太平典國寺災旦夕大雷震電此殆天心示警可勿繕治以

示畏天愛人之意又西域僧獻佛骨銅像請悉加賜造還帝行其言天章閣初置侍講首以命之遷禮部郎中史館修撰時議

收劉平家賜石元孫死昌朝言漢族李陵有後悔先帝厚撫王繼忠家終得其用咸得免擢知制誥權判流內銓請舉舉小縣

今不限以俸進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議者欲以金縢啗契丹使攻元昊昌朝言

設若有功則責報無窮矣力止之因上言方今國家削方鎮太過用恩倖太驟如楊崇勳李昭亮望速遷士代之其有功宿將

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又上備邊六事馭將帥復土兵訓營卒制遠人緩蕃部謹規候書奏多施行之復請

度經費能不悉詔與三司合議朝臣年七十有功狀可留者勿拘毫任事者令致仕歲所省幾百萬慶曆三年拜叅知政事

言用兵以來民力困敝請詔諸路轉運毋得承例折變科率須科折者悉聽奏裁雖奉旨及三司文移於民不便者亦得上聞

五年命代杜衍以工部侍郎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居兩月進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議升祔三

后章獻母儀天下章懿誕育聖躬宜如元德皇后故事升祔章惠特慈保之恩依舊別享奉慈廟從之元昊款附罷兼樞密六

年日食帝諭輔臣願歸罪朕躬卿等宜究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又曰人主懼天脩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皆頓首謝明年

春旱復引故事乞罷未許俄欲貸向綬獄與諫官吳育爭議不決中丞高若訥因奏大臣喧訟不肅故雨不時若隨罷育除昌

弘簡錄 卷一百之二 辛 半補宋四

朝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判大名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賜銀飾肩輿尋以討貝賊功移山南東道先是契丹聚卒勇

悍者號投來南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自歸者死昌朝特為變法寬之歸者稍衆因廉知契丹事邊人與契丹交質地致邊

界不靖為立法以後主不時贖人得而贖之歲餘地悉復舊俄坐三司使葉清臣移用河北庫錢格詔不與徙判鄭州過關留

為祥源觀使拜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班及儀物視宰相歲中求外復除山南東道固辭僕射侍中改同平

章事母喪服除判許州召對題英閣命講乾卦奏聖人外以剛健決事內以謙恭應物不敢自矜為天下首乃吉手詔優獎以

將相侍講天下盛事又言漢唐都雍置三輔內翼京師朝廷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不稱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

滑鄭皆隸開封以四十二縣為京畿從之將行命餞于資善堂
改判大名兼河北安撫時河決商胡請復故道不從語在河渠
志六塔功敗賓棣德博民多死掠之甚力內侍劉恢往視還言
河決趙征村與帝名嫌不祥時謂昌朝使之以攝當國者嘉祐
元年進封許國公兼侍中尋復樞密使三年彥博請罷臺諫陳
升之等恐其代之乃攻昌朝結宦官宮人劉建大第矯制者輒
不問能為鎮安軍節度使兼景靈宮使復判許州又轉保平軍
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大名府安撫使英宗即位徙鳳翔節度
使加左僕射進封魏國公治平元年以侍中守許州力辭弗許
明年以疾留京師卒年六十八諡文元御書墓碑曰大儒元老
之碑所著羣經音辨通紀時令奏議文集百二十二卷昌朝在
侍從得名譽及執政乃不為正人所與數有攻其結宦官宮人
弘簡錄 卷一百之一
者子章館閣校勘蚤世青朝請大夫伯祖琰字季華晉中書
舍人偉之子以蔭授臨淄雍丘主簿歷通判澧州太宗尹京奏
以為開封府推官加左贊善大夫及即位超拜左正議大夫未
幾擢三司副使風神峻整有吏幹佐太宗居幕府凡五年勤於
所職昆弟五人琰最幼諸兄相繼死琰拊循孤幼聚族凡百口
分給衣食庭無間言士大夫以此稱之太平興國二年卒子湜
至軍器庫使交趾黎桓之篡朝命孫全興將兵往討湜掌軍事
黎桓偽降全興信之遂北湜坐失律誅次汾至殿中丞湜子昌
符賜同學究出身汾子昌齡第進士為屯田員外郎昌朝弟
昌衡字子平舉進士為梓州路轉運判官賈人請富順井鹽吏
視賄多寡為先後昌衡一隨月食給之瀘州邊蕃故時守以
武吏昌衡請由東銓調選徙提點淮南刑獄廣東轉運使徙兩

浙路熙寧更法昌衡數言利害神宗獎其論奏忠益名為戶部
副使提舉市易司課羨增秩右諫議大夫加集賢殿脩撰知河
南府歷陳鄆應天府鄧州以正議大夫致仕卒從子炎字長
卿以昌朝蔭更歷倉庫積進至工部侍郎政和中以顯謨閣待
制知應天府徙鄆州永興初陝西行鐵錢久幣益輕蔡京設法
盡歛之更鑄夾錫錢幣稍重京去相鐵錢復行童貫又令盡廢
夾錫錢以為苦炎徙知延安因表言錢法屢變人心愈惑今
人以為利者臣見其害以為是者臣見其非中產之家不過畜
夾錫錢一二萬既棄不用則惟有守錢而死耳邊吐生理蕭條
官又一再變法郡延去敵迫近民殊不安民不安則邊不可守
願得內郡以養母乃命為潁州未行復留與貫制驛事不合貫
汎之改河陽又改鄆州加直學士知永興入對留為工部侍郎
弘簡錄 卷一百之二
貫簽書樞密院炎獨不往賀會以疾卒年五十八贈銀青光祿
大夫

弘簡錄卷一百之三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濟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五

文彥博

宋庠

子均國充國孫

麗籍孫恭

梁適孫子美

陳執中

劉沆

子璵

曾公亮

子孝寬孝廣孝藎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諱改少從穎昌史照學照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及進士第知翼城縣通判絳州為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彥博言偏校有臨陳不用命者大將請得以軍法從事不待中覆仁宗是之黃德和誣劉平降敵以金帶賂平奴使證其說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彥博置獄河中鞠治得實德和謀翻獄遣他御史來彥博

弘簡錄卷一百之三 宰輔宋五

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德和并奴卒就誅以直史館為河東轉運副使邢州餉道回遠銀城河外有唐時故道廢弗治彥博父洎常為轉運使謀復之未及而卒彥博成父志盡復故道益儲粟元昊來寇圍城十日知有備解去遷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進樞密直學士知泰州改益州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反明鎬討之不克命彥博為宣撫使旬日賊潰樞則送京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薦張瓌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以厲風俗與樞密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為民及給半原者合八萬諭者紛然訖不為阻御史唐介劾彥博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掖因之登用介既貶彥博亦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召復相位與富弼同拜因言頃者唐介言事多中臣病其間

雖有風聞之誤治之太深時人莫不稱其厚德明年帝正旦受

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志聰不言彥博叱曰

爾曹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

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謀啓醮大慶殿因留宿殿廡志聰辭

以無故事答曰此豈論故事耶有禁卒誣告都虞候為亂知開

封王素夜叩宮門不使入明旦言狀劉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

揮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言其謹愿可保彥博曰是卒

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以靖眾乃請沆判狀尾遂斬卒內侍武繼

隆陰受留守賈昌朝約令司天二人抗言富弼不當用李仲昌

策穿六潔渠以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漫曰彼本不敢妄言

有教之者耳後數日繼隆又教二人請皇后同聽政志聰白其

狀彥博密懷之徐名二人詰曰天變職所當言何得輒預國家

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謝彥博曰觀汝真狂愚耳未忍治汝罪

後勿復然已乃出狀示同列皆憤怒曰何不斬之答曰斬之則

事彰灼於中宮不安皆曰善既而遣定六潔方位復使二人往

二人恐治前罪更言六潔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始歸第沆

密白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意方解嘉祐三年罷

政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封潞國公改鎮保平

判大名又鎮成德遷尚書左僕射判太原內艱去位初帝疾時

彥博等疏請建儲帝許之既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英

宗即位詔起復不就服闋入覲論曰朕之立皆卿功也彥博殊

然謝曰陛下入繼大統先帝至意皇太后協贊臣何功之有

况陛下登儲纂極臣方在外何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

有恩尋除侍中徙鎮淮南判永興軍治平二年入為樞密使領

有恩尋除侍中徙鎮淮南判永興軍治平二年入為樞密使領

庠力爭之抵牾死會災異言上天示警所以戒政事今惟開寺觀為民祈福恐非所以致嘉應也改禮吏部流內銓尋陞員外郎上遷之厚拜翰林學士庠初名郊李淑恐其先用以奇中之曰宋受命之號郊交也合姓名言之為不祥上乃令開今名實元二年加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嘗論唐入閣儀奏云唐有大內大明宮在其東北謂之東內高宗以後天子多居大明宮其正南門曰丹雘第一殿曰含元大朝會則御之第二殿曰宣政謂之正衙朔望大朝拜則御之第三殿曰紫宸謂之上閣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天子坐朝須立仗於正衙或止御紫宸即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閣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惟紫宸殿同但其制度南北不對爾今欲求入閣本意施

引簡錄 卷十百五 五 詳補宋五

於儀典須先立仗文德殿庭如唐制喚仗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為入閣其後正衙立仗因而遂廢甚非禮也庠既自以材術受知進用天下事有未便者數論上前因為夷簡所忌指為朋黨出知揚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徙鄆州進給事中慶曆五年復召為樞密副使七年春旱例免為右諫議大夫夏竦因陳執中為相不學少文勸上召二府對資政殿手詔策以時事欲因困之庠言兩漢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士今令政府大臣效之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條奏時以為知體明年除工部侍郎充樞密使皇祐元年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欲用張堯佐為使相庠執不可會張彥方偽官

事露庠子與之遊包拯奏其輔政無所建明且不戢子弟罷為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徙許州河陽再遷兵部尚書朝京師時上疾少間臣下希聞德音及親特賜坐勞問嘉祐三年復拜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封荅國公數言國家慎固根本幾輔宿兵常盈四十萬羨則出補更戍祖宗初謀不可輕改既又與樞副程戡不協五年以河陽三城節度同平章事判鄭州徙相州上章請老英宗即位移鎮武軍改封鄴國公諭以初臨天下未忍遽從命判亳州前後所歷以慎靜為治及晚頗浮沈自安人多言其昏惰尤愛信幼子與匪人遊呂晦請數絕其子從宦帝憐其老不許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以司空致仕薨年七十一贈太尉兼侍中諡元獻帝為篆神道碑曰忠規德範為人端直清畏性復儉約不好聲色進止皆有法

引簡錄 卷十百五 六 詳補宋五

度節上有所問必據經以對退未嘗與人言或薦引人材惟恐其間接賓客齎論文不少休早以名擅天下至老猶不輟有文集四十卷又校定國語補音三卷輯紀年通譜區別正閏為十二卷及掖垣叢志尊號錄子均國國子博士充國刻意問學以寄理罷舉仁宗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簽書河南判官判登聞鼓院知太常禮院英宗初廟議者欲祧倍祖藏夾室充國請配感生帝為宋始祖從之東西府建上二箴以戒大臣不憚會廟饗宿齋其妻趙兩妾至自劾以大中大夫致仕卒為人性剛介孝於奉親平居得微物必先薦家廟乃敢嘗孫喬年字仙民以蔭監市易坐女謁失官落拓二十年女嫁蔡攸京當國復起用崇寧中提舉開封縣鎮府界常平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賜進士出身加集賢殿修撰京畿運副進顯謨閣待制為

續修四庫全書第 4 版反六

轉運使至開封尹復以龍圖閣學士知河南京罷貶保靜軍節
副斬州安置京復相還舊官爲戶部郎中知陳州卒年六十七
會孫昇字景裕崇寧初由蕪縣尉爲勅令剛定官數年至殿
中少監父子依憑蔡氏陵韓士夫陰交諫官蔡居厚爲鷹犬以
微飲閑待制知陳州未幾知應天爲京西都運蒞葦西官及修
三山新河權顧諫閣學士徽宗議謁諸陵有司預爲西幸之備
昇治宮城廣袤十六里創廊屋四百四十間費不可勝至灰人
骨爲糝漆胎盡發洛城外古冢與衣冠壘兆遷正議大夫殿中
監又命補泊三陵泄木坑澗計役四百九十萬工卒贈金紫光
祿大夫廷康殿學士

龐翁字醇之單州武城人曾祖武祖文進父格皆贈官籍登祥
符進士爲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堞器其材調開封兵曹知府
私簡錄 卷一百三 七 祥符末五

薛奎薦爲法曹遷大理丞知襄邑預修天聖編敕歷刑部詳覆
官羣牧判官轉對言四事一內侍楊懷敏不當借帶甲馬雖羣
牧覆奏仍復借之二百官奏事止送中書密院近歲聖書內降
寢多無以防杜伴門三作坊料物庫主吏盜官物逃避以官掖
親遠罷追究四祥符令凡檢下嚴胥吏相率去坐免若是則清
置者沮矣久之出知秀州召爲殿中侍御史章獻太后崩遺詔
楊太妃議軍國事籍請下閣門取垂簾儀燔之仁宗親政奏用
人宜辨邪正防朋黨採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以其言事
不觀望宰相意稱爲天子御史權開封判官論尚美人遣內侍
稱教旨免官入市租自祖宗來未有此制帝聞之詔杖內侍自
今官中傳命毋得輒受遷祠部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劾范諷罪
坐貶籍亦降太常博士知臨江軍尋徙福建轉運景祐三年復

侍御史改知雜事判大理寺進天章閣待制元昊反爲陝西體
量安撫使坐令府吏馮士元市女口降知汝州徙同州就除陝
西都轉運使建言頻歲災異天久不雨宮中費用奢弊出納不
嚴須索煩多有司無從鈎校矧今宿兵西鄙將士力戰弗獲功
賞而內侍醫與樂官無功享賜願通加裁損體先帝修德弭災
之意賊寇不足平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俄兼鄜延都總
管經略安撫緣邊招討等使明年換左諫議大夫自元昊陷金
明承平塞門安遠栲栳諸砦又被五龍川邊民焚掠殆盡籍至
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金明
西北有渾州川土沃衍川尾曰橋子谷寇出入之隘籍使部將
狄青將萬餘人築招安砦于谷旁募民耕種贍軍又使周美襲
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及開平戎道通

私簡錄 卷一百三 八 祥符末五

承和烏仁歸更東西陣法爲方陣損益兵械元昊遣李文貴齎
書送款籍疑爲詐益屯兵青澗城後數月果寇定川召文貴開
諭遣去既而旺榮又以書來會帝厭兵欲招懷之遣籍報書呼
旺榮爲太尉籍奏陪臣當此又可臣其主哉仍因彼官名稱爲
謨寧令從之會又改名曩霄遣賀從坊來稱男不稱臣籍不敢
聞送詣闕下因奏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寢願必有
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者申諭朝廷采用其策卒臣元昊召爲
樞密副使時公私困於用兵籍請併省官屬退近塞之兵就食
內地頗省邊費慶曆八年拜參知政事皇祐初轉工部侍郎爲
樞密使三年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監修國史皆近時入相未有乃殊恩也狄青討儂智高韓絳謂
武人不宜獨任宜撫帝以問籍言若副以文臣則號令不專不

如不遺益。詔嶺南諸軍受青節度。既而捷書至。帝歸功於籍。又欲以青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力爭不聽。嶺南平。推恩六百九十人。時以為過。有齊州學究皇甫淵捕賊有功。當賞。因賂遺道士趙清。賜與堂吏。復為絳論劾。罷知鄆州數月。加觀文殿大學士。昭德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改并州。密疏擢宗室之賢者為皇子。其言甚切。坐擢聽麟州築堡。白草平州將武戡等為夏人所掩。罷節度。以戶部侍郎徙知青。與定州告老。加太子太保。致仕。封穎國公。嘉祐八年三月戊申薨。年七十六。仁宗不豫。不果臨遣使弔。贈英宗。贈司空。加侍中。諡莊敏。為人曉律令。長於吏事。持法深峭。軍中有犯。斷斬剝。殊累。至死。以故士卒畏服。治民頗有惠愛。及為相。聲望減。于治郡時。五子元魯登第。為大理丞。早卒。元英朝散大夫太常博士元中。右贊善大夫元常。元直。皆弘簡錄 卷一百三 卒 補宋五

大理丞 孫恭孫字德齋。蔭補施州通判。素貪縱。在西南二十一年。崇寧中。開邊城。所得州縣。實不毛地。多張虛名。褒遷微。飲閣待制。至直學士。蜀人病之。

梁適字仲賢。東平人。高祖涓武城主簿。曾祖惟忠。以明經至天。平軍節度判官。祖文度。早世。父頌。依王禹偁學。大加器賞。屢試不第。獻疏略曰。當今所取。不出於詩賦小技。喜棄隨人。寧無溢。陟任黜之。悲以今丘園之下。宏才茂德之士。誠能擢以異等。俾陳古今治亂。君臣得失。生民利害。賢愚用舍。庶幾有益。于治。雍熙二年。始狀元。及第。解褐。大名推官。名為右拾遺。直史館。判登聞院。坐罷。馬周事貶。號州司戶參軍。起為大理評事。知魚臺縣。遷殿中丞。歷開封推官。三司關西道判官。轉太常博士。內艱。起復。改右司諫。真宗初。使陝西。作總政箴。以獻。還為度支判官。咸

平元年。同知貢舉。錢若水表同修太祖實錄。并起居注。扈蹕大名。陳言邊務兵法。曰。罰之不行。譬如驕子之不可用。非者傳。奉明詔。握重兵。逗撓無謀。守陴玩寇。願加明罰。仍于邊將中擇其武勇謀略者十人。人付騎士五千。輕齎糧糗。遇有寇兵。隨時掩捕。緣邊州郡。烽燧相望。遇游騎掩殺。隨即救授。如此。則乘城者不堅。閉壘門。坐觀勝負。捍邊者不苟。依郡郭。往復有期。時論稱之。三年。擢知制誥。賜金紫。王均平為峽路安撫使。歸掌三班院。代韓國華判大理。四年。副張齊賢使關右。有吏才。每進對詞。辯明敏。真宗嘉之。凡羣臣上封者。付穎。泊薛映詳閱。可否。又與曠分為河北東西路巡檢使。察民饑盜。還拜右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同知審官院。景德元年。權知開封。卒。年九十二。生平美風。姿彊。力少疾。閨門雍睦。與人交久而無改。士大夫多之。 適少弘簡錄 卷一百三 卒 補宋五

孤嘗輯父遺文。及所自著。以進。真宗覽之。曰。願不孤矣。授秘書正字。知崑山。徙梧州。更舉進士。知淮陽軍。奏城京東。預買紬百三十萬。論景祐赦書不當錄。朱梁後。仁宗記其名。召為審刑院詳議官。駁梓州人白彥歡。依鬼神詛說殺人。甚于金刃。止野鳥集。端門此非國瑞。與同院燕肅奏。何次公案。帝問漢時亦有字。次公者。肅不能對。適舉。蓋寬饒。黃霸。二人字。帝嘉其博覽。因詢家世。益器之。拜右正言。疏林瑀不當由中旨除天章閣侍講。夏守贊為將。無功。不宜復興。典宥密值。婦黨任中師。執政以親嫌。改直史館。修起居注。使陝西。條邊機十餘事。進知制誥。權發遣開封府。歲餘。出知兗州。募人治萊蕪。鐵冶。民得不病。頻歲課溢。遷樞密直學士。知延州。告歸。治葬。過京師。得入見。自言前被朋黨。擯逐。留為翰林學士。御史劾之。以侍讀學士出知澶與秦州。復

知審刑院皇祐初擢樞密副使因帝怒臺諫論張堯佐奏以論事乃職所當然堯佐恩遇實過恐非所以全之遂奪二使又因儀智高媿書求邕桂節度帝將許之適奏言若爾則徵表之外非復朝廷有矣議遣狄青致討及平帝語適曰向非卿言南方安厄未可知遷參知政事契丹欲易國書稱南北朝適奏宋號乃受之于天何可改易契丹本其國名無名何以立國五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大璫王守忠求為節度適持不可張貴妃治喪皇儀將以為園陵使適又言國朝以來無此制與陳執中不合御史馬遵吳中復論茶商納交子弟出判官李虞卿能知鄭州加觀文殿大學士知泰州初建古渭砦間為屬羌所鈔益兵拒守復以驚疑罷之具牛酒諭勞其人後不為患徙永興軍夏人盜耕屈野河西田累年朝廷欲正封除為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五

國之禍蓋始於此蔡京怒尚書會孝廣權以代之大觀初拜中書侍郎踰年罷宣和二年為開府儀同三司復領戶部卒贈少保

陳執中字昭譽恕子任秘書正字累遷衛尉丞知梧州上復古要道三篇其宗異而名之時上春秋高莫敢言建儲者復進演要三篇以蚤定天下根本為說翌日以示輔臣稱善久之擢右正言逾月立皇太子遂寢寢向用俄坐御試進士卷差謬貶監岳州酒務無何轉殿中丞通判撫州復右正言曹利用壻盧士倫除福建運使憚遠不行收京東執中劾奏之利川挾私忿出知漢陽軍及利用得罪名為羣牧判官權三司鹽鐵知諫院提舉諸司庫務以工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同判流內銓遷三司戶部副使明道中安撫京東進天章閣待制還知應天徙江寧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五

揚州再遷工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寶元初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元昊寇延州咨訪方略奏言今賊勢方張宜靜守以驕其志畜銳以挫其鋒增土兵以備守禦省騎卒以減轉餽然後徐議邊平改張節度更須主張將臣橫議不入則忠臣盡節矣康定初議刺土兵久不決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南慶曆元年轉知永興軍為陝西馬步軍都總管加工部侍郎與夏竦議邊事多異同詔令互出巡邊屯於涇州令諸部焚除水草寇來無所藉復表言兵尚神密千里稟命非所以制勝宜密屬四路以權各保疆圉朝議善之求解兵柄就知陝州徙青州沂卒王倫叛趨淮南執中遣巡檢傅永吉追殺之采石磯四年召拜參知政事諫官孫甫蔡襄等爭言其剛愎不學若任以事天下不幸帝不聽遣使馳賜救告五年擢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西夏納款請解樞密以春旱罷政降給事中踰月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皇祐初以疾請外拜兵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久之轉集慶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河決商胡乘年豐調丁夫增築二百里以障橫濱名爲吏部尚書復相位每朝退臥中書東便門以防漏泄奏罷權勢所引三司勾當公事及監場務官內外肅然會張貴妃喪從王洙石全彬徇用非禮追冊爲后治喪皇儀殿又執中有嬖妾管小婢出外舍死于是御史趙抃執政改陽修諫官范鎮中丞孫抃與其屬郭申錫等合班論奏罷爲鎮海軍節度使判亳州踰年辭節復拜尚書左僕射封英國公以疾就第加司徒進岐國公致仕卒贈太師兼侍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不及門惟殿前都指揮郭承祐數至其家及議弘簡錄 卷一百三 主 詳補宋五

論禮官韓維言其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言遂至貴顯既乘大政不能秉道率禮正身齊家追冊張貴妃位號於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此不忠之大者闔門之內禮分不明正室疎薄庶妾悍逸已獨杜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黨豈不陋哉請諡榮靈後改恭襄詔諡曰恭帝柔神道碑曰褒忠之碑子世儒官國子博士坐妻與羣婢謀殺所生母來市

劉沆字冲之吉州永新人祖景洪事楊行密爲江西衙將有彭拜者據州自稱太守以兵脅景洪欲附湖南景洪僞許之得全一州以歸行密遂隱居不仕嘗自稱不從玠叛活幾萬人後世當存典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故相牛僧孺讀書堂卽舊址築臺曰聰明臺父素亦不仕以財雄里中母夢牛相公來已而生沆及長個儻有氣槩天聖八年登第爲大理評事通判

舒州章獻太后建資聖浮圖內侍張懷信督役嚴峻沆奏罷之遷太常丞直集賢院出知衡州有尹姓大戶爲僞券以欺孤幼訟久不直沆詢其父死已久鄰證安得皆在遂劾伏遷太常博士歷三司度支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擢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使契丹坐酒間罵胥降知和州改江州值蠻寇鄧和向誘溪洞諸蠻以擾湖湘沆爲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兼安撫使許便宜從事至卽募土兵使保地分遣提點楊政等八路入討斬獲并招降者萬餘賊平召遷已而餘黨復叛殺裨將胡元降知鄂州遷給事中還知審刑院有張彥方者受富民金爲僞誥赦事敗論死彥方客張貴妃母趙國夫人錢氏家時妃有寵沆受辭不及趙國妃德之皇祐三年遷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包拯論劾不聽妃薨追冊溫成皇后沆爲監護改弘簡錄 卷一百三 主 詳補宋五

國陵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臺諫孫抃范師道母湜交論不報時二府任官多用例沆陳三弊其一近臣保薦皆浮薄不堪權豪之流相交汲引有司因以賈易遂使省府要職臺閣華資路分監司邊防寄任授非公選多出私門况職掌吏人遞補無常或減選出官超資換職堂除便家先次差遣之類紛紛不一其弊難勝其二審官三班院當入川廣乃求近地當入近地又求在京及堂除升陟省府館職檢討之類近臣親屬悉多陳句其三敘錢穀管庫之勞捕盜昭雪之賞常格雖存僥倖尤甚往往干進於法雖輕于例則厚執政者不能持法多以例敘進之願詔中書樞密凡三事毋用例事雖施行衆頗不悅尋如舊文彥博富弼復相遷沆兵部侍郎位在弼下以非故事改監修國史沆既深疾言官因言自慶曆後臺諫強橫朝

廷命令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扶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懼尤速請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遂出范師道趙林等中丞張昇等言沈扶私適狄青亦因御史言罷知陳州沈言御史謀去將相削陛下爪牙至欲如何昇等論辨不已罷沈為觀文殿大學士工部尚書知應天府徙陳州卒年六十六贈左僕射兼侍中仁宗賜以挽詩為篆神道曰思賢之碑平生長于吏事性豪率少儀矩多任智數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輕取事論者以此少之子三瑾琢瑄 瑄字元忠初因辭賜溫成閣中金器請瑾試學士院遂帖職復登進士為館閣校勘知制誥張環草沈詞語涉譏貶瑾泣涕不食詣宰相訴書命雖改坐衰服入公門罷職喪除不就官丐守墳墓王素為請詔復職遷集賢校理通判睦州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五

拾遺復名為學士知開封府未幾擢給事中參知政事嘉祐五年改禮部侍郎除樞密使六年轉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性既明練久歷國家故事習知臺閣典憲首相韓琦每咨訪焉遂共定建儲大議密州民強盜積銀多抵死毀以銀乃禁物取之雖強與盜民家物異遂議比劫禁物法自是無死者契丹縱漁界河數通鹽舟吏恐較之生事不敢禁奏言萌芽不禁後將奈何屬雄州趙滋勇而有謀使諭以旨意遂害訖息英宗立為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值上不豫遣使至不能見命侍宴于館使者不肯赴責以錫宴不赴是不虔君命乃就席神宗立轉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封英國公熙寧二年進昭文館大學士封魯國公以老避位三年九月拜司空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罷為集禧觀使明年起判永興軍務以鎮靜裁抑冗費先是有叛卒餘黨越陝以西州縣皆警備閱義勇益邊兵人情騷然公亮次第奏罷之營卒揚言怨滅削謀以上元夜結外兵為亂亦不為動歲餘還京以太保致仕元豐元年薨年八十帝臨哭輟朝贈太師中書令諡宣靖配享英宗廟庭神宗策神道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勳之碑公亮方厚莊重深沉周密平居謹繩墨蹈規矩然性吝嗇殖貨至鉅萬帝嘗以方張安世初薦王安石及同輔政知上方向之陰為子孫計凡更張庶事一切聽順而外若不與之者安石德其助已故引擢其子孝寬至政地以報之謀賊費以不能救正答云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人以此是譏其持祿保寵變法之禍不能辭其責云 孝寬字令緯初蔭知桐城縣除秘閣修撰提點開封府界鎮縣保甲法行民驚恐籍為兵知府韓維乞候農隙行之孝寬乃榜屬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五

縣捕告者民不敢訴維之言遂不行入知審官東院遷樞密都
 承旨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連徙鎮卒年六十六 孝廣字仲
 錫元豐末為北外都水丞大臣議復河道名問言不可出判保
 州除京西運判入為水部員外河決內黃詔行視遂疏蘇村鑿
 鉅野導河北流紆澶滑深瀛之害洛水復溢侵齧北岸孝廣按
 河隄得廢渡口遺迹昔人所以殺水勢者即日濬決之累石為
 防自是無水患御史論與胡安國鄒浩善奪職知饒州歷成德
 軍知太原入為戶部尚書坐缺錢帛出知杭州卒年六十贈正
 議大夫 孝蘊字處善紹聖中管幹發運司建言揚之瓜洲潤
 之京口常之犇牛易堰為師以便漕運公私便之提舉兩浙常
 平改運判知臨江軍名為左司員外郎遷起居舍人以顯謨閣
 待制知歙州方臘起分兵守扼塞數郡內無得奔擾稍恃以安
 弘簡錄卷一百之三 孝輔宋五
 改杭州值城已破單車至城下俄克復論功進顯謨閣直學士
 加龍圖閣學士卒年六十五贈通議大夫 從子孝序字建原
 蔭補將作監簿監海安鹽倉累官環慶經略安撫使與蔡京議
 事不合又疏言方今結糴俵糶之法盡括民財充數京益怒喉
 御史宋聖龍劾其私事追逮削籍竄嶺表京罷授顯謨閣待制
 知潭州復論從事與吳居厚不合落職知袁州尋復職再知潭
 州改道州從人叛乘高恃險機毒矢下官軍不得前乃於兩山間
 什巨木橫累以守夜遣驍銳攀援而上大兵繼進破之賊平歷
 顯謨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繕修城池訓練士卒儲時金穀有
 數年之備金人不取犯南渡歷除徽猷閣延康殿二學士召赴
 行在許青民借留會臨胸土兵趙晟聚眾為亂將官王定捕討
 失利懼罪反以言撼敗卒斬關入城孝序據廳事曠日罵之遂

與其子宜教郎許皆避害年七十九贈五官為光祿大夫諡滅
 愍許承議郎城無主遂陷知臨淄陸有常率民兵拒守死于陣
 贈朝散郎知益都張侃于乘縣丞于典宗亦死之贈二官各官
 其家并子

冊日仁宗末年內寵外寇旋得互失尚不改舊厥勢漸移
 龍利斯購

弘簡錄卷一百之三 孝
 弘簡錄卷一百之三 孝
 大 孝輔宋五

弘簡錄卷一百之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六

富弼字彥庭 韓琦父國華子忠彥 范仲淹字純希

富弼字彥庭河南人父言母韓氏娠時夢旌旗鸞鶴降其廷云有天赦既而生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攜其文以示晏殊殊妻以女仁宗復制科弼舉茂材異等授將作監丞簽判河陽郭后廢貶言官弼上言是一舉而二失縱未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報通判絳州遷直集賢院元昊反虜陳人事乞斬其使者召為開封推官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食執政不可爭曰萬一契丹行之弘簡錄 卷一百四 宰輔宋六為朝廷羞後聞果然帝以為悔又請除越職言事之禁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詔從之時鈴轄盧守勳內侍黃德和連敗于元昊朝議代以夏守贊為都部署入內都知王守志為鈴轄弼言用守贊已為天下笑今益以守忠何異唐置監軍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西夏二首領來降弼言當厚賞以勸來者事下中書宰相初不預聞弼嘆曰此豈小事而可不知耶因極論邊事係國家安危不當專委樞密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猶然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詔可慶曆二年擢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中書堂吏偽作僧牒弼請以吏付獄宰相呂夷簡不悅會契丹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因薦往報聘朝臣皆謂其情叵測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不報弼毅然請行帝動色令先為接伴同中使迎勞英等英

入境託疾不拜弼曰昔嘗使北以病臥車中問命輒起今安得不拜英從之因開懷與語英感悅不復隱其情告以主所欲得者謂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將行進弼樞密直學士辭不拜既至見契丹主盛氣問以塞馬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數事且曰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奮然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若用兵則人主任其禍契丹主驚問故對曰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用兵必不能勝也即倖而一勝南獲悉歸將士所亡士馬主反當之莫若通好不絕則歲幣盡歸人主臣下何利焉契丹主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馬門者備元昊也塘水治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

弘簡錄 卷一百四 宰輔宋六非釋言吾不知其詳然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賜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首發兵端過不在我明日契丹主名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齋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遂諭弼使歸曰俟卿再至當擇其一受之卿其以誓書來弼歸反命復持二議政府口授其詞

以往行次樂壽語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即馳還以贖時入見易書而行及至不復求婚專欲增幣其辭當曰獻否則日納弼以死爭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于二字何有若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懼更成何名為懼不得已至于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所敢知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六符來弼奏彼氣已折可勿許也已而竟與以納字是行也始受命一女卒再受命子生皆不顧擢為翰林學士又懇辭言增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敢受賞乎三年拜樞密副使辭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侍讀七月復仲樞密副使之命弼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為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弘簡錄 卷一百四 三 宰輔宋六

志修政因以誥納上前踰月復使宰相諭意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遣之故適元昊使辭還帝御紫宸殿俟弼級班乃坐不得已受命帝時方銳意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命仲樞主西事弼主北事二人同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肯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于是小人始不悅矣夏遣使來書稱男不稱臣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則契丹益強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受幣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帝因近河東疑二邊同謀弼對曰遼夏本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為備呆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若謂發為備正重其計臣請任之乃止卒亦無患會夏疎怨弼中以飛語弼懼求宣撫河北還仍出知鄆州歲餘

加給事中移青州兼京東安撫使載弘道錄王則叛或告禁兵在齋者欲應之弼以非所部恐事泄變生適中貴張從訓衛命至度其可用密語之從訓馳至齊發吏捕取無得脫者帝開益嘉之以為禮部侍郎徙知鄭蔡河陽加觀文殿大學士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于朝帝微視知之詬學士歐陽修曰古來命相或稽于蓍卜若今日大得人情豈不尤賢乎修頓首賀帝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懼弼與彥博入問疾因託禮部事宿內連夕每事必關白乃行中外肅然詳彥博傳嘉祐三年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為相守典則行故事而傳以公議無容心于其間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六年三月內艱帝為罷春宴舉故事五起之弼堅諫金革變禮不可弘簡錄 卷一百四 四 宰輔宋六

施于平世卒不從英宗立名為樞密使治平二年以疾求解拜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知揚州封祁國公神宗即位改節武寧軍進封鄭熙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于有為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會當如天之豎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不言兵帝默然日昃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明年二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有為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弼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治亂之機不可不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係王道之消長

今中外諸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姦無使有悔帝因久旱羣臣請上尊號用樂皆不許會同天節北使當上壽弼言此盛德事正當以此示之帝從其言并罷上壽即日再又疏言願陛下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手詔褒答弼雅不與安石合度不能爭稱疾求退章數上將許之問誰可代者薦文彥博帝不應良久曰安石何如弼亦默然仍前使相判河南改亳州持青苗法不行謂如是則財聚于上人散于下提舉趙濟劾其格詔侍御史邵紹乞付有司鞠治改爲左僕射判汝州安石謂昔鯨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自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詔許歸洛養疾嘗遇安石有所建明上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嘆而已請老加司空封韓國公致仕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弘簡錄卷一百四 五 幸補宋六

氣色穆然不見喜怒其好善嫉惡出于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水炭決不可同若使並處其勢必爭然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干戈萬敵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終身皆出于此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王質王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陳襄王鼎張鼎之杜杞陳希亮諸人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哲宗築其碑首曰顯忠尚德之碑命學士蘇軾撰文刻之紹聖中罷配享靖康復仍舊三子紹宗供備庫副使紹隆光祿寺丞紹庭字德先爲人靖重能守家法弼薨兩女與婿及甥皆同居與父時不殊鄉里稱焉歷宗正丞祠部員外郎卒年六十八孫直柔字季申少敏悟有才名以蔭補官晁說之奇其文薦于欽宗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正字建炎二年張浚復薦授著作弘簡錄卷一百四 木 幸補宋六

祠六年起復資政殿學士知鎮江辭不赴復知衢州以失入落職奉祠尋復端明殿學士徜徉山澤放意吟咏與蘇軾葉夢得諸人遊以壽終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父國華登進士歷大理評事通判瀘州遷右贊善大夫監察御史雍熙中使高麗改右拾遺直史館判登聞鼓院淳化三年契丹請和遣使河朔以察之既至盡得其詐以聞改判三司以不得侍曲宴願兼館職即日命直昭文館例始于此未幾授刑部員外郎歷判三司勾院左計判官賜金紫陞屯田郎中京東轉運使景德中假秘書監使契丹還為江南巡撫轉太常少卿出知泉州祥符中加右諫議大夫卒年五十五為人儀觀瓌偉性純直有時譽子三琦瑋瑑並進士及第琦自幼風骨秀異方唱第太史奏日下有五色雲見左右皆

弘簡錄

卷一百四

七

辛酉宋六

賀釋褐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琦獨滯筦庫處之自如遇禁中需金帛內臣往往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置合同司以防檢察又綱運至必俟內臣監蒞或數日不至暴露廡下人以為病因奏罷之歷開封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連疏罷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四人又請停內降抑僥倖事有不便懇切言之務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前後凡七十餘奏王曾謂之曰今言者不過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曾聞望崇重罕所獎譽琦聞益自信權知制誥益利路饑擢為體量安撫使異時郡縣督賦繁急市上供綺繡諸物不予直琦至則緩征給直汰冗役逐貪殘不職吏活饑民百餘萬元昊反論西師形勢甚悉進樞密直學士為陝西經

略安撫招討副使詔督兵出戰琦欲先發以制賊招討使夏竦不從賊遂寇鎮戎琦盡攻守二策馳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難之琦言元昊衆不過四五萬吾逐路重兵各自為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既而元昊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若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申戒再三又移檄曰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為賊誘戰沒于好水川殊使人收散兵得琦檄于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奪一官知秦州慶曆元年分陝西為四路各置帥琦兼秦鳳經略學士王堯臣言琦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適為懷敏敗中外震恐帝思堯臣之言罷諸路經略復置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

弘簡錄

卷一百四

八

辛酉宋六

與仲淹同開府二人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天下稱為韓范方謀取橫山規河南適元昊稱臣召為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為援邀索無厭上意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儲備河北回河東收民心營洛邑又陳救弊人事遂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又言數者之舉諺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悉嘉納時鄜延城障未修河中同華民饑羣盜張海郭勣山乘機而起復命宣撫陝西討平之仍修葺城砦次禁卒羸老不堪任用者凡活饑民百餘萬而還又上四策言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審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得失同列多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以海內

人望與弼仲淹同時登用。中外跋慕。益自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言。羣小不便者。衆會弼仲淹相繼罷。琦爲辯析。不報。尹洙劉滉爭洛水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歷鄆。與成德軍改定州安撫使。州兵狃平貝功。需賞。資出。怨言。琦度不治。且亂。決行軍法。誅其尤無良者。士攻戰死者。厚賻其家。籍廩孤嫠。感思。並行。又倣古三陣法。訓齊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寇河朔。京師發卒戍保州。沿道爲害。至定。悉留。不遣。易素教習者。往戍。又賑活饑民。璽書褒激。都道視以爲準。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奏中貴廖浩然怙勢貪恣。誣逐前帥李昭亮。所爲益不法。帝命報諸本。契丹自占天池。廟地名。其會。象示以焚日。所求修廟。檄彼無以對地。遂歸。我旣又侵耕。陽武砦。鑿壘立石限之。折代寧化大山之北。自潘美鎮河東。時徙民於內廢。而不可耕。琦謂此皆良田。適足資寇。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壘田至九千六百畝。在鎮五年。政聲流聞。嘉祐元年。名除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帝連失三王。中外爭以根本爲憂。上依違未決。琦因進言。皇嗣者天下安危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今陛下春秋高。願以太祖之心爲心。擇宗室之賢者。早定之。以爲宗廟社稷大計。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疏。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擇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因請其名。帝曰。宗實。遂力贊。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出內批。帝意不欲。宮中人知口。只自中書行之足矣。命遂下。時英宗

方居漢王喪起復。知宗正事。因辭。帝復問琦對曰。陛下親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益見器識遠大。乃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及終喪。猶堅臥未就道。琦又進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從之。英宗嗣立。加門下侍郎。進封衛國公。克山陵。使既定大策。門人親故。或從容語及正色答曰。此先帝神智。睿斷。皇太后齊聖內助。臣子何與焉。帝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內侍尤少恩。左右多不悅。因其爲說。開兩宮。幾至嫌隙。琦嘗與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其道所以對曰。此疾病固爾。後已必不然。子有疾。母可不容之乎。後數日見上。復道太后待朕少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帝大感悟。及愈。請因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太后還政。拜右僕射。改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其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彥博難之。琦曰。諒祚狂童。非有元昊智計。矧今邊備過昔。時遠甚。詰之必服。既而上表謝罪。帝顧曰。一如卿料。帝復寢疾久不視朝。入問起居。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領之。乃召學士章制立穎王神宗。登祚。加司空。兼侍中。爲山陵使。琦執政三朝。或病其專。中丞王陶劾以不赴文德殿。押班爲跋扈。堅辭去位。帝爲黜陶。永厚陵復土。遂不復入中書。除鎮安武勝兩軍節度。固辭。加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但無可屬國者。安石何如。對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備弼之地。則不可。上不答。會神誘取。絳州西邊。假擾改判。永興軍。琦初言。絳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

言賊勢如此又安可棄齊院詰以初議琦具論其故且曰此乃邊臣肆意妄作乘約基亂臣前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不敢預聞也熙寧元年河北地震又河決大名兼充安撫使得便宜從事王安石散青苗上疏極言帝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強與之安石勃然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明日稱疾時新法幾罷上以其奏付條例司會布疏駁刊石頒于天下琦申辨愈切請解四路安撫止領大名一路從之六年還判相州會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奏言近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弊端今宜遣使具言本末實無他意疆土素定宜悉如舊不可持此造端以置累世之好我乃益務愛養民力選賢能遠奸諛進忠饒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揔累朝之宿憤疏奏會安石悉以所爭地東西七百里與契丹論者惜之八年卒年六十八前一夕有大星隕于洛陽馬皆驚帝發哀苑中哭之慟輟朝三日賜銀絹發兩河卒為治冢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諡忠獻配享英宗廟廷朝制尚書令尤重贈者必兼他官詔依趙普故事後雖追策不復更加師保貴之至也琦蚤有盛名自臨邊陲年甫三十天下已稱韓公晚年稱重外國子忠彥嘗使遼遼主詢知其容貌類父命工圖之論者以琦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云尤折節下士無貴賤禮之如一以獎拔人才為急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必收用之故得人為多遷飭羣司皆使奉法循理在魏都久人為生立祠遼使過者移牒必書名曰韓

公在此故也相人亦愛之如父母有闕訟相傳勅止曰勿撓吾侍中後常令子孫一人官于相以護丘基琦因作畫錦堂治作榮歸堂肖肖作榮事堂至今傳誦政和五年追論定策功加封魏郡王五子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徽猷閣直學士粹彥吏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嘉彥尚主忠彥字師朴初蔭將作監復登進士為秘書丞召試館職除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判開封及三司鹽鐵又判寧國軍召為戶部郎官父憂服除直龍圖閣權天章閣待制知瀛州以給事中負遼主生辰時夏人廢其主乘常朝廷問罪方求救于遼遼遣趙資臨送之王言救侍燕皆以西事為問語不失和好而能却其謀還值章惇為相凡給事封駁先察而後上忠彥奏言朝廷之事皆執政所行事當封駁則固與執政異矣若復稟議事有何名詔罷之王珪為南郊弘簡錄 卷一百四 主 李補宋六

大禮使事有當下者多自畫旨不從中書奏審駁以官制之行會未期月而廟堂自渝之後將若何詔亦從之自此事無鉅細悉經三省而後行俄拜禮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出知定州元祐中名為戶部尚書進左丞改樞密同知遷知院事羣小多議宣仁政事忠彥力勸哲宗當同仁祖之川心下詔戒飭不許臣下譏斥章獻時事尋除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坐感國被劾降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徽宗立召拜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陳四事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踰月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詔從其言獨天下通負盡還流人而甄敘之凡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無何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性本柔儒為會布所欺言者希意排之罷為觀文殿大學士仍知大名坐欽聖欲復廢后謫大中大夫安置懷州又論不應棄滄州貶

崇信軍節副濟州居住。復遼郡。降磁州。副團練。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紹興八年。配享徽宗廟。廷子治。徽宗時為太僕少卿。知相州。孫肖。肖字似夫。蔭補承務郎。為開封司錄。徽宗賜同上舍出身。除衛尉少卿。賜三品服。尋加給事中。充賀正生辰使。還除直秘閣。知相州。居四年。王師傳燕。肖策幽薊。且有他變。宜陰為備守。已而果有金兵。移知江州。建炎二年。入為祠部郎。應詔陳五事。遠斥熒戢。戍兵防海道。授中原修軍政。擢工部侍郎。時川陝馬政。迫塞不嘗請于廣西。邕州置司互市。詔從之。問戰守計。條奏千餘言。帝稱其事理簡便。益亦嘆其援古證今。切于時用。非世官不能也。紹興二年。復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謂天下財賦。窳名舊悉隸三司。今戶部惟有上供之日。問以諸路窳名。皆不能悉。又問於漕司。亦不能詳。夫失

弘簡錄

卷一百四

主

韓維六

一窳名。則此項遂亡。隱漏之弊。咸起于此。願詔諸路漕司。括州縣出納之數。可能能之。可併併之。立為定籍。上戶部總之。則無漏失之弊矣。其論經費。謂費用莫過養兵。今人亡而冒請者衆。願立諸軍覆賞之法。重將帥冒請之罪。兵得實數。餉給不虛。省費裕國。此其大者。其論息民。謂常賦之外。迫以軍期。吏緣為姦。歛取百出。復為寇所迫。逐田桑失時。寇去復業。未及息肩。催科之吏。已及門矣。願詔郡邑。招集流散。官貸之種。俟及三年。始責其賦。置籍書之。以課殿最。多見采納。又請復天地日月星辰社稷之祀。下有司議定。一歲祭禮。遷吏部侍郎。嚴禁出入。請托不行。奏條例散失。吏緣為奸。宜重立賞格。俾各省記編。為條目。以次行之。三年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通問使。入奏。今和戰未定。臣等或半年不返。國家安強。宜速進兵。不可因臣

等在彼。而緩其母。又語以世受國恩。當受命即行。勿以我老為念。至金知其家世甚重之。遣使借來。入對與宰相朱勝非議。不合。出知温州。五年復問職守方略。上言。女真畏忌。西兵勁銳。善戰。今三帥所統。多西人。吳玠。玠有捷奏。當移三帥。江北使藩籬。可固。今乃自主庭戶。更相警。若欲並遣。宜先命總帥。分以精銳。自成一軍。號令既一。諸將將敢不聽。畿甸山東。關河之民。皆久知向背。當以安集懷柔。歸附為先。况淮南河東西。及江之南岸。荒田曠土。至多。若能招集流亡。授田給糧。捐其租賦。必將接踵而至。沿江大將。各分地而。使軍士力耕。農隙則試以所習之技。秋成則均以所種之禾。毋營為屯。其利數倍。轉知常州。和議已定。又為報謝使。金人遣就館議事。隨問隨答。衆皆聳聽。其還給輓車及頓遞。寔設。擢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尋奉祠。平居以孝友聞。弟膺。膺同寓越。不至則不食。所得恩澤。先給宗族。卒年七十六。諡曰元穆。會孫浩。以承直大夫守濰州。建炎二年。金人攻城。浩率衆以守。城陷。力戰而死。特贈三官。錄其家三人。范仲淹。字希文。唐相履冰之後。先邠州人。徙蘇州。吳縣。二歲而孤。隨母改適長山朱氏。初名朱說。少有志操。稍長。問知家世。感泣辭母去。之應。天依成。同文學。晝夜不息。愈甚。以木沃而食。不給繼之以糜。不以為苦。登第。調廣德司理。參軍。迎母歸。養轉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本姓。更名。遷大理寺丞。歷監秦州。西溪。鹽稅。楚州。糧料院。居母喪。晏殊聞其名。召寘。應天府。學服除。薦為秘閣校理。其學汎通。六經尤長。于易學者。多從質問。悉為講解。往復不倦。四方從遊者。衆推其俸食之。諸子至。易衣以出。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嘗上萬言書。請擇郡守。舉縣

弘簡錄

卷一百四

南

韓維六

等。在彼。而緩其母。又語以世受國恩。當受命即行。勿以我老為念。至金知其家世甚重之。遣使借來。入對與宰相朱勝非議。不合。出知温州。五年復問職守方略。上言。女真畏忌。西兵勁銳。善戰。今三帥所統。多西人。吳玠。玠有捷奏。當移三帥。江北使藩籬。可固。今乃自主庭戶。更相警。若欲並遣。宜先命總帥。分以精銳。自成一軍。號令既一。諸將將敢不聽。畿甸山東。關河之民。皆久知向背。當以安集懷柔。歸附為先。况淮南河東西。及江之南岸。荒田曠土。至多。若能招集流亡。授田給糧。捐其租賦。必將接踵而至。沿江大將。各分地而。使軍士力耕。農隙則試以所習之技。秋成則均以所種之禾。毋營為屯。其利數倍。轉知常州。和議已定。又為報謝使。金人遣就館議事。隨問隨答。衆皆聳聽。其還給輓車及頓遞。寔設。擢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尋奉祠。平居以孝友聞。弟膺。膺同寓越。不至則不食。所得恩澤。先給宗族。卒年七十六。諡曰元穆。會孫浩。以承直大夫守濰州。建炎二年。金人攻城。浩率衆以守。城陷。力戰而死。特贈三官。錄其家三人。范仲淹。字希文。唐相履冰之後。先邠州人。徙蘇州。吳縣。二歲而孤。隨母改適長山朱氏。初名朱說。少有志操。稍長。問知家世。感泣辭母去。之應。天依成。同文學。晝夜不息。愈甚。以木沃而食。不給繼之以糜。不以為苦。登第。調廣德司理。參軍。迎母歸。養轉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本姓。更名。遷大理寺丞。歷監秦州。西溪。鹽稅。楚州。糧料院。居母喪。晏殊聞其名。召寘。應天府。學服除。薦為秘閣校理。其學汎通。六經尤長。于易學者。多從質問。悉為講解。往復不倦。四方從遊者。衆推其俸食之。諸子至。易衣以出。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嘗上萬言書。請擇郡守。舉縣

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一時士大夫矯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日南至。太后將受朝。宣政殿。仁宗率百官獻壽。上疏極言。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願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又疏請。還政不報。改過判河中府。徙陳州。會建太一宮。洪福院。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踵之。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內降除官恩。俸多門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上悉其忠名。為右司諫。疏言。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十有餘年。一旦崩逝。中外多暴垂簾時事。何以報帝后之德。上感動。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又因遺詔。尊楊太妃為皇太后。參預國事。奏言。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其事竟寢。歲蝗旱。江淮京東。滋甚。請遣使安撫。未報。復請云。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為惻然。

弘簡錄 卷一百四 五 幸簡宋六

即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廩賑貸。禁淫祀。蠲廢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弊十事。會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闕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除禮部員外郎。知睦州。歲餘。轉天章閣待制。知蘇州。民病大水。為疏五湖。導太湖。悉注之海。還判國子監。轉吏部權知開封。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仲淹為百官圖。以獻。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自今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宰相。夷簡不悅。又論建都。言洛陽險固。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言其迂闊。復為四論。以獻。一帝王好尚。二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政。夷簡怒。訴其離間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乃出知饒州。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姓名揭之朝堂。秘書

丞余靖上言。仲淹所論。皆陛下夫婦父子之間。人所難言。願優容之。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常薦已。願從降黜。歐陽修復移高若訥書。責以坐視不言。三人皆坐貶。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漸起。仲淹放逐數年。士大夫論薦不已。帝語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為密。請建立皇太弟。在朝不知稱薦。如此可下詔戒。赦歲餘。徙知潤。與越州元昊反。陝西用兵。帝以士望所屬。召還。拔用復官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尋遷龍圖閣直學士。副夏竦經略夷簡。再相。帝諭使釋前憾。仲淹頓首曰。臣向論國事故與夷簡無憾。時延州新被寇。諸若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早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為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若久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聽民互市。以通有無。又以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康定軍。以納河中同華。秋租。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糶十之三。有詔明年正月。諸路進討。奏言。塞外大寒。願稍俟。春深。近來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已懾其氣。鄜延密邇靈夏。乃西羌必由之路。第按兵不動。以觀其變。許臣以恩信招來羌人。若臣策不效。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計。則茶橫二山之民。必有率族來歸。北疆禦寇策之上也。帝如其議。又請修承平永平等十二砦。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所陷。將高延德。因來約和。仲淹為書戒喻之。會任福敗。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其書。朝議以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降本曹

弘簡錄 卷一百四 六 幸簡宋六

員外郎知耀州尋遷右司郎中克環慶緣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先時元昊陰誘屬羌為助環慶會長約為鄉道反復不常既至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閱羌人馬為立條約若曾已和斷輒私報及傷人者罰加重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追理輒贖縛平人者罰賊人馬入界追集不赴者罰賊大入老幼入堡不給食即不入若全族不至者罰仍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始為漢川守邊數年人咸愛之呼為龍圖老子改邠州觀察使以班待制下與王興朱觀伍恐為賊輕辭不拜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榆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尚不知行至柔遠始出號令版築皆具旬日而成賜名大順賊覺驅騎三萬來爭戰却之大順既成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寇益少涇原將欲襲討明珠滅賊

弘簡錄

卷一百四

七

李補宋六

為將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故賊亦不敢犯元昊請和名拜樞密副使歐陽修等復言有宰相才遂改參知政事固辭曰執政可由諫官得乎俟帝親除然後拜帝方銳意太平數賜手詔問當世事名二府條對倚仲淹弼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乃上十事一明黜陟舊制文武官各以曹務閑劇為限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自今二府非有大功不遷內外官亦須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二抑僥倖罷乾元節卿監以上恩澤正卿以下若監司選任須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試館開職三精選舉請罷糊名參考行履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兼取經義四擇長官先委中書密院選轉運提刑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刑御史開封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

弘簡錄

卷一百四

七

李補宋六

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古夏官司馬也。其進擢差除。資給賞罰。今惟檢用條例而已。上無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臣請倣前代。各委輔臣兼判三司。司農審官流內三班。國子太常刑部審刑大理及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凡官吏黜陟刑法重輕。事有利害。並從予奪。其體大者。二府會議。奏裁。臣得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即先黜降。章得象等皆云。不可久之。乃命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兵法。然卒不果行。仲淹在位。以天下為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皆以為難。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復以任子恩簿。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浸以朋黨之論聞於上。會邊陲有警。復除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羅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為修故岩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租稅。罷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悉安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以為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沿邊安撫使。其在中書所行。亦漸沮。尋以疾改知鄧州。進給事中。知杭州。再遷戶部侍郎。知青州。封汝南郡公。病亟。遣使賜藥。存問。皇祐四年五月卒。年六十四。上深痛悼。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御題神道曰褒賢之碑。四方聞者皆為嘆息。仲淹性至孝。內剛外和。以母在時。方貧。後雖貴顯。非待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以贍族人。汎愛樂義。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與屬羌。皆立祠。畫像。事之如生。哭之如喪。父母四子。純仁。別有傳。純祐。字天成。性英悟。未冠能讀諸書籍。有稱。值父守蘇。聘胡瑗為師。學規良密。既長。尤尚節行。事親盡孝。未嘗

遊左右。寶元中。從官關陝。與將卒錯處。鈞深掩隱。得其才。否由是任人無失。而屢有功。蔭守將。作主簿。以非所好。解去。從父之。鄧得廢疾。臥十九年。而卒。年四十九。子正。臣太祝。純禮。字彝叟。陞授秘書正字。簽書河南判官。為陵臺令。兼知永安縣。永昭陵在其境內。初建時。配木石。博覽及工徒於一路。獨永安不受。令請于山陵使韓琦曰。歲時繕治無虛日。願勿與諸縣均賦。琦是其言。還朝。用為三司鹽鐵判官。轉比部員外郎。出知遂州。適南有邊事。常靜以待之。不為苛棘。其可具者。不取于民。民圖像于。蓋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擢戶部郎中。京西轉運副使。元祐初。累吏部左司太常少卿。江淮荆浙發運使。進給事中。封駁多正名。分紀綱。持大體。中丞將擊執政。代其位。恐其不可。徙為刑部侍郎。轉吏部侍郎。改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知亳州。徽宗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尹刻深。為治純禮。濟之以寬。拜禮部尚書。擢右丞。時御史陳次升建言。凡除罷言官。並乞出自內批。不由三省。進擬會布力爭之。且請黜降。次升純禮。徐進曰。次升無罪。不過防妨臣爾。又議呂惠卿人固不足重。其告老當存國體。又言古者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大農告匱。帑庾枵空。宰相以為不足慮。言皆而設。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特議者挾此藉口。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惟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察也。又曰。祖宗用人。最得其要。太祖用呂餘慶。太宗用王禹偁。真宗用張知白。皆從下列。真諸要途。若此英傑之徒。當不次識拔。如必待薦而後用。則守正特立之士。晦矣。司諫江公望論繼述當執中道。不可拘一偏。徽宗出疏示純禮。因力贊之曰。願曉中外。使知聖意所嚮。亦足

革小人徇利之情。復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居官沉毅剛正。曾布憚之。激駢馬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旣怒會純。禮主選使。宴詵誣以輒斥。御名罷為端明殿學士。知穎昌。尋奉祠。崇寧中。黨禁。貶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靜江軍節度副使。安置徐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卒年六十七。純粹字德孺。沉毅有幹略。以蔭至贊善大夫。陝西運判入為右司郎中。代純仁知慶州。同五路出師。以伐西夏。又因夏議分疆界。純仁貽書戒以為不足。與伎勝負。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戶部侍郎。出知延州。以黨奪職。復徵猷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仲淹嘗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

冊曰。始稱韓范。終曰富韓。班班建立。曄曄同觀。道逢盛世。奮起單寒。嗟余何苦。罹此多難。一事無成。慚彼寸丹。

弘簡錄

卷一百四

三

辛補宋六

弘簡錄卷一百之四 終

弘簡錄卷一百之五

明刑部
皇清翰林
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幸輔 宋二之七

陳升之

王安石

子雋弟

呂惠卿

父諱從

諱絳

父德子

子宗武宗彥

吳充

兄育

王珪

季父

蔡確

吳處厚

陳升之初名旭。字賜叔。建陽人。登進士。歷知封州。漢陽軍入為

監察御史。右司諫。起居舍人。知諫院。時張堯佐以後宮親除四

使。王守忠以內侍領兩鎮。御史張昇補郡久不召。彭思永論事

令窮問所從來。唐介直言斥嶺南升之皆極諫。又言士大夫好

藏交親尺牘。有訟則轉相告許。請禁之。又近者用人益輕。以

紳華途為貴。游捷徑請嚴三館之選。劾殿帥郭承祐。驕恣解其

任。尋遷侍御史。知雜事。凡任言責五年。所上數十百事。然持論

不堅。故不盡施用。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其定府加

龍圖閣直學士。復知諫院。上言天下州縣治否。朝廷不能周知。

悉付轉運。今選用不精。又無考核。非閣滯罷。則凌肆刻薄。所

以疾苦愁歎。瘞於上。聞必欲垂意。元元宜從此始。詔與學士孫

朴中丞張昇同領磨勘。運使提刑功。務申言請。抑內降。許有司

執奏。詔三省劾正其罪。揭於朝堂。頃之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

府。升之為人深狡善術。數尤能傳會。以取權寵。嘉祐五年拜樞

密副使。臺諫唐介范師道呂誨趙抃王陶交章論其陰結宦者

進不以道。仁宗出其章以示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譏議。乃

兩罷之。授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徙太原。治平二年復拜樞密副

使。神宗立為戶部侍郎。母老請郡。除觀文殿學士。知越州。熙寧

元年徙許州道改大名過闕留知樞密院事明年安石用事方創制置三司條例司引與共事凡一切新法雖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時論者盈庭藉以為助安石深德之故使先已為相尋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帝問司馬光外議云何對曰聞人夜後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充塞朝廷風俗何由得淳厚帝稱其有才智曉民事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爾升之甫得志陽為小異若不與之同者復請免條例司官宰相無所不統豈可稱司安石念曰古之六卿即今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置制三司一官則不可帝因韓琦奏論懇切欲立罷青苗升之與會公亮即欲奉詔由是大忤遂稱疾然實不能掩覆真情人多譏之目為丞相帝數敦諭復出

弘簡錄 卷一百五 宰相傳七

會母喪終制名為樞密使足疾不能立拜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卒年六十九贈太保中書令諡成肅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都官員外郎益子少有大志讀書過目不忘屬文運筆如飛若不經意既成殊精妙見者皆服曾鞏攜以示歐陽修為之延譽登上第簽書淮南判官秩滿例獻文求試安石獨否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民頗便之文彥博薦其恬退宜不次擢用修亦舉為諫官皆固辭士大夫爭慕之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不就嘉祐三年遷羣牧判官知常州俄提點江東刑獄入領三司度支平日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嘗上萬言書論今天下財力日困風俗日壞者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

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因革不至傾天下之耳目恃生民之心志而固已合先王之政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不當以天幸為常而當以思患為憂自古治世之君未嘗患財不足惟患治財無其道爾今在位人才皆不足用退而開蕞草野亦鮮可任陛下以社稷為託封疆為守顧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為之以漸務期合於當世之變凡臣所稱流俗之所不講以為迂闊而熟爛者也其所法指大率祖此俄直集賢院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章至八九上乃受進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性執拘有少年得鬪鴉其徒求之不與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以死駁言律文公取竊取皆為盜此不與而彼攜以去是盜也雖死當勿論下審刑大理皆是府斷詔免安石罪當詣開門謝不

弘簡錄 卷一百五 宰相傳七

肯有詔舍人院除改文字無得申請復固爭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自非大臣欲傾側為私立法不應如此今大臣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而彊者掖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切懼焉語皆侵執政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之不起安石本楚士欲藉中朝巨族取重乃深結韓維呂公著交稱揚之神宗在穎邸每聽維講說稱善輒曰此維友安石之說嘗薦以代已由是聲名益盛甫即位命知江寧數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帝問為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爾帝喜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矣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可悉意輔朕同濟此道會經筵罷羣臣皆退獨留與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大有為二

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對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禹。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所差稱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才能之衆，百年承平，何患無人可與共治？臣恐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一時雖有諸賢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因謂何世無小人，唐虞之世亦有四凶。對曰：雖有而能辨之，此其所以為唐虞也。若使得肆其讒，則人亦安肯苟食其祿，以容身乎？適登州有民婦，匿其夫夜以刃傷不殊，朝議當之死。帝獨用安石說，從謀殺傷減二等論著為令。拜參知政事。語以人皆不能知卿以為，但知經術不曉世務。答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第世儒庸人安於故常，則有所不知。爾又問卿所施設，何先？曰：變風俗，立法度。此最為先。帝首肯之。始設制置三司條例司，立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通號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春方耕種，散與人戶常平糴本。至夏秋成熟，隨稅糧輸納，令出息二分。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均輸法者，改發運之職，假以錢貨。凡應上供并倉庫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價值，隨宜蓄買。保甲者，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五十家為大保，十大保為都保。擇衆所服者二人為保正副，授以弓弩，使習武藝。免役者，凡當戶役，據家貨高下，各令等第出錢，雇人充役。市易者，聽人除貸，縣官財帛皆以田宅金帛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者，以監牧見馬給義保，願養者戶一匹，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閱其肥瘠，有死病者補償。方田者，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為五等，均定稅

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凡坊場有利，令民增買，又加茶鹽之額。設措置河北便糶，廣積粟穀於臨洺州縣，以備饋運。由此賦斂愈重。天下騷然。韓琦諫疏切至，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辯，欲求去。薦公著自代，帝為異辭。令呂惠卿論旨，安石入謝，備陳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謂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之流俗，二者權為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推，雖千鈞之重，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適以沮陛下之所為。苟加銖兩之力，則天下之權已歸於流俗矣。此其所以紛紜也。上深以為然。琦遂不得行。光授朋友責善之義，貽書反。弘簡錄 卷一百五 五 韓琦宋七 覆勸之。安石不樂，光辭所除樞副公著亦出知穎州。由是合羣臣與諫官皆罷去。驟用李定為御史，罷逐駁與論者。范鎮亦坐奪職，朝論洶洶。值惠卿憂去，未知所託，得會布信任之亞於惠卿。熙寧三年，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帝心恐懼，令務安靜省事。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諸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知開封韓維言民避保甲有截指斷腕者。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又東明民遮宰相馬，訴助役錢。安石白帝曰：此乃范仲淹等知縣買善好附流俗，致民如是。治民當知其情，偽不可徒示姑息。若縱使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衆，僥倖何以為政？乃罷蕃臺，耶尤瑛言天久陰，星辰失度，宜退安石。以應天變。安石怒，黜瑛配英州。時議謂著與維所藉以立聲譽者也。修彥博薦已者也。弼與琦

用為侍從者也。尤與鎮交友素善者也。至是悉排斥。不遺餘力。元夕乘馬從駕入宣德門。怒衛士訶止。上章請建帝為杖之。併斥內侍意。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嘉其主議。解賜所御玉帶。七年春。旱饑。民流離。帝臨朝嗟嘆。憂形于色。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進言者。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未修。故爾。今取免行錢。人怨太甚。自近臣以及后族。無不言其害者。兩宮至泣下。憂京師。憂起。安石忿然曰。近臣不知為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何所為爾。適馮京言。臣亦聞之。因謂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監安上門。鄭俠上所見。流民圖言。安石致早去之。必兩伏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實亂天下。帝始疑之。能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薦韓絳代。已絳與惠

弘簡錄 卷一百五 本 韓絳代

秀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奔告。惠卿于陳遂相。構訟。安石盡棄所學。方命矯令。歸上。要君雖古之失志。飾行。不如此。又發其私。書存。曰無使上知。者。帝山以示安石。謝謂無存。歸以問。秀言其情。大責之。秀悲憤。疽發背。死。自此悲傷。不堪力請解務。上益厭之。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元豐初。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三年。換特進。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初。卒。年六十八。贈太傅。追封舒王。諡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又配食文廟。欽宗時。楊時以為言。詔停之高宗。又詔奪王爵。停其配享。安石自奉至儉。不好華服。至衣襤不浣。面垢不洗。蘇洵作辨。奸論謂王。仰盧杞合而為一。世以為知言。性強。伎自信。遇事無可否。輒執所見。堅意不回。甚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晚居金陵。著字說二十四卷。多穿鑿。傳會其流入於佛。老主司。用以取士。學者爭傳習之。先儒傳註一切廢格。不用。又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日為斷爛朝報。以是得號於天下。萬世云。秀字元澤。為人慤。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其未冠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即云可撫。而有使西夏。得之邊。患博矣。其後議開熙河。兆端於此。登進士。調旌德尉。豪氣凌邁。睥睨一世。不能為小官。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解老子及佛書數萬言。見父所用多年。少新進。秀亦欲預。於執政之子。不可以干。乃謀處之。經筵欲上。自知而用之。鑿。厥作策及道德經註。驚之于市。使人傳達。鄧綰會布力。薦於上。色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見日數。留與語。受詔撰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實導其父更張政事。常稱

弘簡錄 卷一百五 本 韓絳代

商鞅亘古豪傑不誅戮則法不可行一日父方與程頤語勇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為人阻故與程君議勇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則法行矣安石遽曰見誤矣卒時纔三十三弟安禮字和甫早登科辟河東幕職過宣撫韓絳城囉兀發民四萬負餉安禮言於轉運呂公弼曰民兵不習戰敗之深入此不為寇所乘則凍餓而死爾宜亟罷遣從之他路果全軍覆沒公弼執其手曰活四萬之衆皆君力也及絳上功失實詔公弼建議安禮曰直撫以宰相節制諸道公藩臣乃欲偷進功狀干非其任耶公弼辭之遂薦安禮于朝召對適兄富國除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破例特賜之坐遷直集賢院歷知潤與湖州為開封判官嘗偕尹奏事既退獨留訪天下事帝甚向納俄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

弘簡錄 卷一百五

九

日庸非置之不得其地為風雨燥濕所壞耶苟如是民將無復得直卒不迫元豐新令拜中大夫尚書右丞轉左丞王師伐夏承受梁同奏運使葉康直餉米惡不可食帝怒欲斬之安禮疑未必實遣判官張大寧參覆可用者什八九帝意解得釋王珪勸再舉伐夏言向所患財用不足今朝延捐錢鈔五百萬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而為錢錢又變為芻粟計命將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志曰李憲謂已有備彼官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惟裴度與主謀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闕寺朕甚恥之欲除憲節度使安禮不可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光顏李愬之將然猶竭天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疆非淮蔡比憲材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帝悟而止中丞舒亶言尚書不置錄目有

弘簡錄 卷一百五

九

及得政亟稱其賢曰豈特今人不如雖昔儒未易比能學先王之道而有川者獨見此人以為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凡所建請事無大小必以謀之諸章奏皆出其手朝夕汲引擢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寺安石勤而愼不閑世務每事不顧人情而惠卿實為謀主天下之人目為姦邪司馬光力論之帝言其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曰誠如聖訓但心術不正熈寧徐察之自古江充李訓皆以有才能動人主帝為默然又貽書安石言公今喜士諛諛誠為順適日前所為令公負謗中外一旦失勢必更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會惠卿以父喪去服除召為天章閣待讀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判國子監與雋同修三經新義改知諫院為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其黨變姓名上書留之因力薦除參知政事惠卿懼安石一去新法必搖故作

弘備錄 卷一百五 幸補林七

書獨遺監司郡守使陳其利又請帝下詔言終不以民違法之故為之廢法於是安石之政守之益堅初議罷制科馮京爭之不能得弟升卿本無學術引為崇政殿說書兼侍講令力主罷之又立手實法用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民自抄之許告隱匿賞以貲三之一民不勝困又使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付官不遺一人上下騷動乘勢陷鄭俠王安國馮京三人起李逢獄欲併中安石事連李士寧安石懷怨惠卿始叛而操戈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為已韓絳為相度不能制請復起安石御史蔡承禧劾惠卿欺君玩法立黨肆奸詭置之惠卿上章自辨俄坐鄧綰劫山知陳州久之除資政殿學士徙延州始陝西緣邊蕃漢兵各自為軍每戰則蕃部為先鋒而漢兵城

守伺便乃出至是合而為一先蒐補守兵而選其饒勇以戰屯置將具條約上之議者多言不可老將高永亨爭不能得力奏斥之蕃部屈全也將入寇惠卿以近世帥臣多養威持重乃自出按邊將牙兵營師于東郊遠趨緱德抵無定河歷十有八日而還毋憂詔於本俸外特給五萬惠卿請更添一萬五千御史劾之帝謂若固貪冒但常執政治之傷體祇令減罷惠卿又辯論不已御史論方居喪不應上言詔勿問元豐五年加大學士知永興軍入見曼稱陝西之師非惟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要在大為形勢而已帝怒曰果如所言則是陝西可棄豈宜委以邊事適數其輕躁矯誣之罪斥知單州明年復知太原道步騎二萬襲夏人於聚星泊延敵入寇郡延太霞會太后勸驥吏勿侵擾外界惠卿亦見正人彙進知不相容懇求散地司諫蘇

弘備錄 卷一百五 幸補林七

敬條奏以為張湯盧杞尚有餘姦呂布劉牢之難為比擬中丞劉摯數其大惡五罪貶為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建寧節副安置建州當制蘇軾備載其罪於詞天下稱快爭傳誦之紹聖初復起為資政殿學士知大名收觀文殿知延州以築威戎威羌城加銀青光祿大夫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立會布以宿憾徙杭州代者范純粹治其上功罔冒事奪節度布去位復領武昌軍知大名以上表引喻失當致仕崇寧五年復起觀文殿學士知杭州坐其子淵與妖人張懷素謀反責祁州團練副使安置宣州淵配沙門島再移廬州終醴泉親使贈開府儀同三司其在羣小中尤為反覆傾險後安石退處金陵往往書福建子三字蓋深警之也雖倖布京深姦亦畏惡不敢引之入朝從弟夏卿字縉叔登進士調江寧尉修新唐書創為世系諸

表大抵附會時宰遷直私閣同知禮院陳時務五事言天下之勢不能常安當於未然之前救其弊事至而圖之恐無及已朝廷頗采其策歷史館檢討同修起居注知制誥神宗嘗訪以政對言兩朝不惜金帛以和二邊脫民鋒鏑之禍古未有也願勿失前好出知穎州得奇疾年五十三卒

韓絳字子華真定人徙雍丘父億字宗魏登進士除大理評事知永城有治聲郡守皇甫之稱之改判陳州會河決治隄不賦民而辦名入以親嫌知洋州有豪兄死專兄貨迫嫂嫁誣姪他姓嫂訴不得直億引乳醫直之遷屯田員外郎知相州轉殿中侍御史安撫淮浙除開封判官出為河北轉運仁宗初進直史館知青州入為司封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劾王欽若受邵武軍吳植金除植名并治中丞余諤坐貶又劾三司更茶法歲

弘簡錄

卷一百五

課不登由丞相而下皆坐罰其不撓如此踰年除龍圖閣待制使契丹副使失辭億更為好言人稱美之轉知亳州名知審刑院再遷兵部郎中同判流內銓以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歲旱出粟振民又疏九升江口溉民田數千頃移茂州蕃部鬻馬場於黎州境拜御史中丞請如唐制置御史裏行景祐二年拜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時承平久武備不戒請二府各列上才任將帥者數人稍加試用又言武臣宜知兵而書禁不傳請募其要授之帝乃親集神武秘略以賜唄囉與元昊相攻來獻捷朝議加唄囉節制億謂彼皆蕃臣今不能諭令解仇乃因而加賞非所以綏四方也及夏遣人歲至京師出入民間無禁請除館舍貿易實羈防之范仲淹薦可大用四年改戶部侍郎叅知政事生八子綱終水部郎中寶元初綜為羣牧

判官請兄自代韓琦言不當遂罷知應天尋加資政殿學士知成德軍歷澶亳二州進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忠獻億性方重治家嚴飭雖燕居未嘗有惰容見親舊之孤貧者常給其婚葬見擗拾官吏小過輒不憚人皆以為長者絳登進士通判陳州直集賢院遷開封推官嘗根治男子冷青木民等緒所生其母嘗役禁中冒稱得孕坐誣罔誅歷戶部判官江南體量安撫使所寬減財力賑救全活凡十數事劾五則以均衙役斥陂湖利以予貧民罷信州民運鹽趣發運司以時論送舉宣州守姦賄不法民大悅之使還稱旨擢右正言同修起居注勸仁宗用大臣宜加神斷不宜循舊故事又論建儲帝諭幾事尚密卿忠及此毋著文墨絳仰懷疏以歸焚之都知王守中兼判內行省道士趙清脫誣納人賂宰相坐不檢黜而

弘簡錄

卷一百五

復進咸力爭之明年知制誥陳押班武繼隆罪封還詞頭久之求外遷吏部員外郎知河陽數月召判流內銓河決商胡命宣撫河北劾李仲昌首事敗河蠹國整民竄廢嶺南遷絳龍圖閣學士知瀛州以諫官列奏留知諫院尋轉翰林學士草茅山祈嗣祝辭勸帝汰出宮人以廣彞斯之澤掖庭劉氏通請謁為姦悉奏裁之繼御史中丞從官請賞真定守呂溱犯法絳駁以法行當貴近始更相請援公道廢矣因并劾諸請者溱遂罷黜張孜典親軍冒稱皇亂以難黜之自劾數言時政中書寢不報罷知蔡州數月除翰林侍讀學士知慶州熟羌亂即討平之加端明殿學士知成都舉張詠米鹽羅例以惠貧民廢舊券易新券革內侍掎取之弊名知開封未幾權三司使請以川陝職田穀幹常平隨其事任道里差次給直神宗立拜樞密副使請建審

官西院掌武臣升朝者上常問天下遺利請盡地力因言差役之弊願更定其法役議自此而起除為制置三司條例奏言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自是恃以為助引為參知政事值夏人犯塞絳代安石行邊除陝西河東宜撫使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幾事不待報者聽便宜施行即軍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開府延安絳素不習兵注措乖方選蕃兵為七軍用知青澗城神諤策欲取橫山命諸將聽命於諤厚犒賞蕃兵眾皆怨望又奪騎兵馬以與之有抱馬首而泣者既城囉兀又築撫寧堡調發騷然已而二城俱陷趣諸道兵出援慶卒遂作亂議者歸罪罷知鄧州熙寧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徙許州復進大學士徙大名七年代安石為相事多稽留不決數與惠卿爭論會安石再相頗與絳異有買人劉佐任市易坐法免安石欲拔絳用之絳不可議帝前未決即拜求去帝愕然曰此小事何必爾對曰小事尚不伸况大事乎帝為遂佐未幾出知許州元豐元年拜建雄軍節度使徙定州入為西太一宮使六年復出知河南夏大雨伊洛民溺發廩賑恤環城築隄數月水復至民賴以免哲宗立移節鎮江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康國公留守北京值河決都水議務魏城鑿渠東趨金陵督役甚棘絳三奏非計功必不成徒耗國力且使魏民困弊詔從罷之元祐二年請老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明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傅諡獻肅生平臨事果敢不為後慮好延接士大夫數薦司馬光可用特以黨安石得政清議少之子宗師守傳道初蔭補縣職登第安石薦為度支判官提舉河北常平累官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在朝數賜對以弗忍去親側屢辭官不拜世以

孝稱孫瑜璧承事郎 續字玉汝登慶曆進士簽書南京留守判官水災上言國本未立無以繫天下心此陰盛陽微之徵詞極剴切劉沆薦其才命編修三班敕建言三年之服古今通制墨衰從戎一時權宜前此武臣不執喪今請著令自崇班以上聽持服擢為殿中侍御史極論孫抃在政府持祿充位薛向權陝西運副赴闕真除外戚劉永年授防禦使內侍史志聰私役皇城親從帝為罷抃寢向與永年之命而正志聰罪遷侍御史英宗進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判官為兩浙轉運使神宗遷刑部郎中改淮南河北會諒祚死子秉常嗣遣使求封冊朝廷責以不修職貢欲詰其使命續赴之不加訊鞫得其情狀使者引服帝喜除直舍人院以絳執政改集賢殿修撰為三司鹽鐵副使以天章閣待制出知秦州並殺指使傅勃落職分司南京私簡錄 卷一百五 辛補宋七

秦人畏其酷暴語口寧逢乳虎莫逢玉汝久之還待制知瀛州熙寧七年遷使蕭禧來議代北地界令館待報聘持牒至遂不見主而還權知開封禧再至復館之詔詣河東以分水嶺為界與禧分畫賜襲衣金帶為樞密都承旨還進龍圖閣直學士官制行易大中大夫同知樞密進知院事宜仁后臨朝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蔡確同輔政確欲用高遵惠張璪韓宗文為美官續對以遵惠太后從父璪中書璪弟宗文臣姪也苟君臣各私其親擢用非次何以示天下乃止元祐元年中丞劉摯諫官孫覺等論續才鄙望輕先朝奉使割地邊人怨之不可使居相位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移永興河南領安武軍節度使知太原易節奉寧軍請老為西太乙宮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七十九贈司空諡莊敏為人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

出入將相而功烈不著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之何曾子宗武第進士韓忠彥鎮瀛州辟為河間令徽宗投秘書丞日食上言五事一大臣不畏公論小臣趨利附下二人主怠於政事威柄下移怨讟歸上三左右無補弼之士守邊無禦侮之臣四開境上以速邊患耗賦財以徵民力五歲數不登倉廩空竭民人流亡盜賊數起不報又言陛下踐祚如日初升正當討論典訓開廣聖學存古人玩物喪志之戒方哲宗附庸時切哀慕有旨索省中書畫播之中外懼損聖德疏入太后獎歎尋除都官員外郎改開封推官丐外為淮南運判坐前使貸上供錢遣使來索奏詞絕切貶秩久之蔡京欲以知頴州帝仇前事令致仕官止大中大夫卒年八十三綜字仲文初舊將作監簿遷大理評事登進士通判鄆州會河溢命濟一人予千錢民爭操舟楫以救呂夷簡薦為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歷開封推官三司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使契丹罪其生事奪職出知滑許袁三州未幾復職為江東轉運使遷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子宗道至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綱子宗彥字欽聖初舊將作監簿登甲科累遷太常博士召試集賢校理歷提點京西東刑獄上言人君務蕃毓其民則天亦昌衍其子孫漢章帝賜諸懷妊者胎養穀人三斗復其夫勿算後生八子往事可驗請修胎養之令俄轉兵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卒維字持國始奏名禮部寄理不試受蔭入官父沒閉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安於靜退召試學士院辭不就富弼辟河東幕府歐陽修薦為檢討知太常禮院議給享東向位請虛室以待太祖又請置成后立廟用樂陳執中改諡曰恭駿以責難於君謂之恭執中何

以得此不聽乞罷除秘閣校理通判涇州尋除穎王府記室參軍每事咨訪悉心以對至拜起進趨皆陳其節嘗論天下事語及功名對以聖神功用因事始見不可先入於心王拱手稱善會將擇配疏言宜歷選勳望之家謹擇淑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英宗立左右史闕執政以名入遂同修起居注侍迺英講帝簡默不言維疏言此闕乃陛下燕閑之所侍於側者皆論思獻納之臣陳於前者成經史仁義之具可以博咨訪之義究成敗之原今方終禮制臣下傾耳以聽王音臣請執筆以俟不答俄進知制誥權通進銀臺司請還漢議得罪諸臣以容職守仍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既而以誨等責命不由門下又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若不與聞紀綱大失乞解任不報詔欲舉臺官二人後言誨與純仁存已試之效願復其職又言學士范鎮以作批答語不合旨出補郡當涵容之前黜錢公輔太重自此誰敢盡忠者王昇皇太子命兼右庶子神宗即位首言天下大事不可猝為人君設施自有先後百執事各有職位若代之行事最為失體因釋滕文公問孟子居喪之禮推後世禮文之變以伸規諷帝皆嘉納除龍圖閣直學士奉中丞王陶因劾韓琦而罷參政吳奎亦以論事而出既而詔遷秋二者事難並行夫中丞之言是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是將不止罷臺職今為翰林學士是遷也况執政罷免本為降黜今復遷官則為褒進章上詔各還職進兼侍講判太常禮院會正給祀東向之位言太祖戡定大亂子孫遵業正位東向允無可議倍祖仰述功業非有所因若遽同稷契事理懼有未安時安石方主祀議持不行熙寧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始分置八府

言保甲法行鄉民無錢買弓矢復憂徙之成邊戚相聚而泣安石惡之明年遷御史中丞奏言舉人孔文仲對策切直陛下以一賤士黜之何損恐後賢俊解體自此阿諛苟合窺隙而進禍將不細益為安石所惡遂請郡帝謂卿東宮舊人當留輔政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出知襄與許州七年召為學士承旨入對帝方憂久旱勸帝廣求直言罷損青苗諸害上感悟即命革詔行之人情大悅避絳當政改端明殿學士知河陽俄奉崇福宮祠神宗崩赴臨闕庭太后手詔勞問維對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愛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

弘簡錄

卷一百五

大

辛酉宋七

詔兼侍讀加大學士奏言先帝以夏國廢主秉常故典問罪之師今宜還其故地因陳兵所當息者三地所當棄者五又舉范鎮仁宗朝議建儲嗣賞獨不及願褒顯其功鎮得召用命詳定元祐更役法移書司馬光願察小人希意迎合以成都運判蔡曠附會定差維惡而劾之尋拜門下侍郎凡居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為讒愬詔分司南京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竊為朝廷惜之乃還大學士知鄧州絳請改汝州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黨議興降左朝議大夫再謫崇信軍節副均州安置元符初復之卒年八十二徽宗初復舊官

吳充字冲卿建州浦城人父待問與楊億同時億厚禮之謂他日所享非人可望累官光祿卿以禮部侍郎致仕三子育京充皆高第充調穀熟簿入為國子直講吳王宮教授以嚴見憚作

視聽好惡進德崇儉六箴以獻仁宗命繕寫賜皇族英宗居藩書之座右除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選人胡宗堯乃宿之子坐小異不得京秩判餘陝陽修為之請仇家譖修為黨充言修忠直願與同貶修得復留而充改知太常禮院判寺王洙越禮治張貴妃喪充初不知移治吏罪因忤宰相出知高郵還為羣牧判官山開封推官知陝州歷京西河東淮南三轉運使英宗即位數問充所在會入覲語及教授時事賜勞甚厚尋權鹽鐵副使熙寧元年擢知制誥神宗論以先帝知卿久矣卿以文學進及更煩劇皆號稱職可謂得人轉同知諫院言士大夫親沒葬殯或數十年傷敗厥化宜限期使葬著為令河北水災地震命為安撫使還知審刑院權三司使為翰林學士三年拜樞密副使王韶取洮州蕃酋木征遁去充請招還故地縻以爵秩使自

弘簡錄

卷一百五

大

辛酉宋七

領所部永為外臣無庸列置郡縣殫財力朝廷方務開拓不用八年進檢校太傅除樞密使其子安持即安石婿充雖迎相而心嘗不善其所為數與帝言政事有乖帝察其中立無與欲相之安石去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在位務安靜思欲變革前政疏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孫覿李常程等數十人光亦以充可告語遺之書曰自新法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凡幾年矣今日救天下之急苟不能青苗息征伐而欲求成效猶惡湯之沸而益之薪也欲去此數害必先有以悟人主之心欲悟人主之心必先開言路今病雖已深猶未至殆失今不治遂成痼疾矣充雖心是其言而力不足故不能用與王珪並相尤忌充陰擊其肘充素惡蔡確會確治相州獄捕安持并親戚官屬考治

欲鈞致充語帝獨明其亡他確既預政充知其不可數於上前
議變法大為所訕安南師無功知諫院張瑛論充與郭德書止
其進兵益遭困毀素病瘡兼積憂畏遂寢劇元豐三年罷為觀
文殿大學士西太乙宮使踰月卒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諡正
憲充內行修飭事兄育甚謹性復沉密對家人語未常及國事
所言於上前人莫知者將終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帝聞益
悲之子安詩元祐間為諫官安持都水使者遷工部侍郎終天
章閣待制孫儲侔皆員外郎 育字春卿少奇穎博學遠思心
疾後得古方和丹砂餌之大醉一夕而愈初授大理評事遷寺
丞歷知臨安諸暨襄城三縣自秦悼王葬汝以後子孫從葬歲
時上冢往來不絕襄城正當衝劇有請凡官所須悉具成數毋
容呼索擾害民費大省又禁鷹犬縱暴毋敢譁者復登制科擢
弘簡錄 卷一百五 主 詳補宋七
著作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還知太常禮院剛定遺文奏上賜
名太常新禮改右正言建言元昊服叛不常宜不足責因錄上
真宗時通西域諸蕃事迹稍易其名不必同中國叛臣亟加征
討後如所議封為夏國王除同修起居注知制誥進翰林學士
以禮部郎中知開封因事與參政范仲淹相忤慶曆五年拜右
諫議大夫樞密副使踰月轉參知政事時父以列卿奉剴請不
自安請去不聽仲淹安撫河東任事者多沮其所謀惟有固請
行之山東盜起遣中使按視乘機傾兗州杜行鄆州富弼帝欲
從二人淮南育謂盜無足慮獨患小人之禍深不可測事遂得
寢議升章獻章懿請恩并優賜軍士育又諭止已而建議者
欲搖上聽言衆多怨育請以身當之向綬知永靜軍多不法疑
通判江中立發其陰事中以危法逼令自縊育按綬論抵後減

死流南方又駁御史唐詢請罷制科及上言者多乞內批願出
姓名按以國法其遇事敢言類此未幾出知許與蔡州設伍保
法以檢制盜賊尋陞資政殿知河南徙陝州論三司判官楊儀
以請求小事械縛過市豈養廉崇厚之道遷禮部侍郎知永興
軍父尚亡恙肩輿迎待時人榮之名兼侍讀學士以疾辭帝賜
以良藥稱其剛正可用第惡惡大過耳命知汝州求散地收集
賢院學士判西京留臺復命知陝州進資政殿大學士名還掌
尚書都省因侍讀禁中帝語以臣下毀譽多出愛憎對曰知而
形之言不若察而見之事聖主之行如日月進一人使人皆知
其善出一人使人皆曉其惡則陰邪不能構害公正可以自立
此百王之要道也帝數欲大用育諫官劉元瑜誣其在河南貸
民出息錢久之除宣徽南院使鄆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遇
弘簡錄 卷一百五 主 詳補宋七
夏人稱臣而並邊種落尚侵耕為忠麗籍欲築堡備之有謂要
契未明羌人必爭麟府當受害不聽既而果犯河外陷郭恩大
原將佐皆得罪去素以體羸舊疾復作固請解任進尚書左丞
知河中徙河南卒年五十五贈吏部尚書諡正肅育性明果所
至作條教簡疎易行而不可犯遇事不妄發發即人不能撓辨
論明白使人聽之不疑有文集五十卷晚年與宋庠唱酬追裴
白遺事至數百篇
王珪字禹玉華陽人曾祖永從勳贛朝徙舒州授右補闕吳越
納土受命往均賦則悉除無名之算民皆感之祖方贊歷侍御
史三司判官父準以辭學擢秘閣校理珪少孤育於季父罕教
養有恩弱歲奇警語出驚人從兄琪讀其文曰真騏驎也志已
在千里但爾筋未就耳登甲科通判揚州有大校不謹擗置之

法王倫犯淮南議出郊掩擊賊聞遁去召直集賢院為鹽鐵判
官修起居注接伴北使初契丹使入境必盛服至是咸輕裘便
服詭云公服在後乘珪命取授之使者愧謝進知制誥權審官
院知開封論伎術蔭子各以類從使專其業且以杜入官之濫
至今行之為翰林學士母憂除喪兼侍讀常言貢舉諸科滯於
記誦願確守立法兼通本經大義不為浮說所搖皇祐中三聖
並侑南郊及溫成廟享獻珪言其瀆詔以太祖特配改廟為祠
嘉祐中中書名作詔立皇子辭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
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仁宗言朕意已決
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之嘆曰真學士也仁廟升遐
當撰諡珪言古者賤不諫貴故稱天以誅之天子讀諡南郊
所以受之於天也今詞臣草議即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

弘簡錄

卷一百五

圭

詳補宋七

稱天之義請令兩制共議從之又議追崇漢王珪當議首相視
未敢先發會司馬光奮筆立以為案然後議之治平四年英宗
召至並珠殿語以擬作詔時有密譖之者朕今釋然命兼端明
殿學士賜之盤龍金盆神宗立遷學士承旨凡典內外制十八
年最為久次上每稱其制誥有體他學士不能及命修仁英二
朝實錄并正史多所刊定意長而無長語詔以班馬比之熙寧
三年拜參知政事九年進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
殿大學士元豐官制行授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與蔡確同任帝欲新舊兩用將召司馬光珪憂甚不知所
出確教以主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費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
名將不至乃上平西夏策薦俞充帥慶州已而果然永樂之禍
珪實啓之致帝疾劇白于皇太后請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是

為哲宗進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是年五月卒於位年六十
七輟朝五日賜金帛五千贈太師諡曰文賜壽昌甲第一區生
平進以文學其所成章閣修製自成一室朝廷大典策多出
其手詞林稱之自執政至宰輔一十六年率道諛將順無所建
明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取聖旨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
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天子仲修進士為著作郎仲
端籍田令仲凝承奉郎仲悅仲煥仲煇承奉郎孫次晏次晟紹聖中
邢恕謗起黃履葉祖洽劉拯交論龔建儲日珪語李清臣他自
家事外庭不當官由是得罪追貶萬安司戶參軍削諸子籍徽
宗即位還其官封蔡京乘政復奪贈諡政和中又復之 罕字
師言以蔭知宜興縣湖田遇水旱輕重失平躬至其所列高下
為圖即有訴牒按圖示之以蠲可否衆皆悅服范仲淹在潤奏

弘簡錄

卷一百五

圭

詳補宋七

以為法累遷三司戶部判官出為廣東轉運使僦寇反還惠州
呼者長發民丁每長二百令邑尉增弓手二千募有方略者許
以官秩金帛使為甲首悉出公私戎器檄告屬城數日衆大振
簡拔精銳三千建旗伐鼓方舟順下將至廣悉登岸營于南門
徐開門而入智高遂解去徙知潭州擢戶部度支副使為政務
適人情不尚威罰監司上治狀救書褒諭賜絹三百從知明州
終光祿卿年八十 珪字君玉起進士調江都簿上時務十二
事請建義倉置營田減度僧罷勸禁錦綺珠貝行鄉飲籍田
復制科興學校仁宗嘉之除館閣校勘集賢校理通判舒州歲
饑發倉救民知復州歷開封推官直集賢院修起居注知制誥
龍圖閣待制樞密直學士為兩浙淮南轉運使判戶部鹽鐵勾
院并太常寺出知杭登揚潤泗州及江寧府以禮部侍郎致仕

卒年七十二為人性孤介不與時合數臨東南名鎮政尚簡靜每疾俗吏飾廚傳以沽名譽葬于真州詔發真揚卒護其窆蓋異數也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少有智數尚氣不矜小節登第調邠州司理參軍運使薛向問其賄將按之見其儀觀秀偉與語奇之更加延譽宣撫韓絳見所製樂語以為材薦於弟開封尹維辟管幹右廂公事故事當庭參確不肯時維已去後至劉庠責之爭曰唐藩鎮自置掾屬故有是禮今居輦轂比肩事主不可用安石悅其強薦徙三班主簿鄧綰復舉為監察御史裏行確善伺人意與時高下秦帥郭遵劾王韶開熙河多貸公錢詔杜純鞠治得實安石卻其贖更遣確確希意直詔後知神宗厭安石因其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即疏其過言宿衛拱扈至尊

弘簡錄

卷一百五

五

宋七

所應呵止加直集賢院遷侍御史知雜事劾熊本希附文彥博故按發范子淵浚河之役不以實請黜本遂代為知制誥兼判司農寺又言三司使沈括朝廷近臣見法令未便當公言不宜私謁宰相乞罷之吳充子安持之塔文及甫即開封判官陳安民甥也相州民訟連安民安民令及甫求援於充確言事干大臣請託非有司可了因移御史臺確詣臺參治燬錄成獄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皆得罪確超遷中丞領司農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深探其款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瀆共為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蔬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事不承遂劾參政元絳為子祈請出絳知亳州確代其位自知制誥御史中丞參知政事

皆以起獄攘奪其位而居之在朝縉紳重足而立交口唾罵當弼在西京力言其小人不宜大用確方自以為得計也吳充敗為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其大甚確言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為相一遵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遂不變會新官制初議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柄歸中書王珪久在相位嘗得中書令確言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為然拜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雖名次相實專大政珪但拱手而已帝知其反覆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門謝前此未有人皆恥之哲宗初轉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又畏失權復改前制諷中丞黃履劾宰相韓縝用姪為列卿始詔三省凡進擬同取旨不專屬中書矣及為永裕山

弘簡錄

卷一百五

五

宋七

陵使靈駕發引之夕不宿於次在道又不扈從還又不丐去御史劉摯王巖叟連劾其有十當去言確在熙豐間冤獄羅織苛虐特甚反語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專歸曲於先帝也朝廷用司馬光呂公著蠲除煩苛確言皆已所建公論益不容元祐元年罷為觀文殿學士知陳州明年生第確事奪職徙安鄧二州確既失勢陰與章惇邢恕等合謀誣陷王珪謂先議建儲時珪實懷異意賴已擁護故不得逞適鞏欲報前怨於廉前白發其端太后知狀未有以發會吳處厚上其詩詞譏諷諫官張燾范祖禹吳安詩王巖叟劉安世連章乞正其罪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卒於貶所子渭乃馮京塔紹聖元年京卒哲宗臨奠渭於喪次中闕訴劉摯呂大防陷其父詔復正議大夫觀文殿大學士二年贈太師

諡忠懷遣中使護葬賜第京師崇寧初配饗哲宗廟廷追封清源郡王淵改名懋擢同知樞密院事次子莊為從官贈弟碩待制高宗立暴發姦之罪貶確武泰軍節度副使竄懋英州所與濫恩一切削奪天下快之 吳處厚邵武人確少從學賦登進上嘗考趙氏本末乞褒表程嬰公孫杵臼存孤事詔訪得墓於絳縣封侯立廟官至將作監丞確為相無汲引意王珪用為大理丞王安禮舒直相攻事下大理處厚知珪善安禮論竄自盜確密遣達意救置處厚不從珪請除以館職確方怒欲逐未果遂沮之珪為山陵使辟掌儀奏確代珪乃出處厚知通利軍又從漢陽益不悅會確貶安州嘗遊車蓋亭作詩引郝甌山事處厚乃箋釋以上言郝處俊封甌山公會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滄海揚塵事謂時運大變尤非佳語確遂及禍擢處厚知衛州未幾卒紹聖間追貶欽州別駕

弘簡錄 卷一百五 幸輔宋七

冊曰士各有志隨世何常聖賢自負嗟彼舒王寧不逢時無致已喪寧不得君無徇利亡羣邪競進後禍難常餘子有無何足評量

弘簡錄卷一百之五

弘簡錄卷一百之六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幸輔 宋二之八

司馬光 字子康 呂公著 字晦 呂大防 字大忠

范純仁 字正平 劉摯 字文紳 蘇頌 字文紳

司馬光字君實晉安平獻王孚之後征東大將軍陽葬陝州夏縣凍水鄉因家焉會祖政祖炫父池俱登進士炫終富平令池少以家資推諸父力學讀書不干仕進識見超卓知劉平好自用少智謀必敗眾以蒲坂運鹽路回遠請開峽口道池謂昔人何乃捨運就迂殆必有故未幾山水暴至鹽車人牛盡沒眾乃服寶元慶曆間擢利州路轉運知鳳翔府名知諫院直史館遷

弘簡錄 卷一百六 幸輔宋八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守杭州時稱名臣光生七歲宛如成人與羣兒戲一兒沒入甕中眾驚走光持石擊甕破之兒得活聞講左氏春秋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卷至忘飢渴寒暑既長不喜華侈寶元初及第賜開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除奉禮郎求便養通判蘇州俄執內外喪毀瘠如禮服除龐籍薦為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葬給鹵簿諫止之夏竦初諡文正謂竦不足當此改文莊遷集賢校理從龐籍辟通判并州河東西多良田夏人蠶食為患籍命按視建議築堡募民田作耕衆糴賤漸紓民困已而籍坐郭恩職沒得罪去光三上書引咎不報改直秘閣為開封推官交趾貢異獸目為麟光言真偽不可知縱使獲真亦非自至不足為瑞請却之改判禮部故事日食不滿分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

方見而京師不見此為陰邪蔽主其災尤甚詔免賀擢同知諫院因對面請建儲退復疏言臣向者披瀝血誠意謂即行今久而未決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不急之務何遠為之顧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遂其私謀耳前代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不鑒哉帝大感動令往中書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立英宗為皇子堅辭不赴至于旬月光復奏皇子辭不贊之富賢於人甚遠然父名無諾君命名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無不從由是受命進知諫院論胥吏喧嘩輦官悻慢衛士凶逆軍卒嘗三司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詔輟朝成服贈諡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此寵階之僭不可以為法英宗同太后聽政勸以親近大臣遠絕弘簡錄 卷一百六 幸輔末八

羣小忠厚如王曾清純如知白剛正如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及議濮王典禮光奏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復詔兩制集議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命吏以光手筆為按既而與宰相意殊御史六人爭之皆斥光乞留不可請與同貶不報太后還政有司欲覈其供具請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偽并論曹佾無功不當除使相又奪任守忠官爭王廣淵進秩罷高居簡寄資天下快之又言近者西禍生於押伴高宜北禍起於雄州趙滋往往以生事為能漸不可長宜勅邊吏疆場細故勿以矢

刃相加違省坐罪時諒祚方集驚詔刺陝州義勇軍十餘萬抗言民情驚擾實不可用琦曰兵貴先聲使賊驟聞益兵十餘萬豈不震懾光曰此但可欺之目前耳再過旬日彼且熟知其詳矣尚何懼琦又謂慶曆間鄉兵刺為你捷故為可憂今已降救榜要約永不充軍成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謂然雖先亦不能無疑琦曰吾在君無憂曰公可長在此乎異日因公見兵用之運糧邊戍反掌間耳琦默然後皆如所慮擢翰林學士力辭上諭云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如卿兼有文學何辭為對曰臣不能為四六上不允曰第如兩漢制詔可也踰月進御史中丞疏論心術之要三曰仁明武臣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獲事三朝皆以此獻及論張方平參政未叶物望帝不從還光翰林呂公著封還詔勅上命直付閣門公著奏光舉職乃為有言責者盡其忠也若以勅直付閣門不由門下特因臣廢封駁之職應治臣罪以正紀綱帝諭曰所以從光者賴其講學非言事故也乃兼侍讀學士光常忠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初撰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秘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為製序今日進講讀然議論慶慶不合矣有詔錄類即直省四人為閣門祇候光爭以是官如文臣館職豈可使廝役為之若國初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任潛邸舊人為腹心謂之隨龍非太平法也又論西戎部領鬼名山欲以橫山之眾取諒祚臣度其眾未必能制全夏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眾歸我不知何以待之竊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設若餘眾尚多避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為害

不小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西方用兵由此而始郊祀禮成羣臣請上尊號光言先帝不受後獻議者謂契丹通使常有尊號國家反無末年非時奉冊非先帝本意又議兩郊勿賜金帛前後語備載弘道錄後新法將行復逆視其害遇邇英坐講至曹參代蕭何帝問漢守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使三代之律常守而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符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尤一一辨之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有變禮樂易法度王巡符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

弘簡錄 卷一百六 四 洋編宋八

殿則修之非大壞決不更造公卿侍從皆在願陛下遍詢之三司掌天下財賦遇不才則黜之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何謂宰相以道輔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胥吏職耳何以又為看詳中書條例司惠卿不能對詆以他語帝曰相與論是非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况以縣官督責之威耶惠卿曰今但願取與之不願不強光曰愚民知借取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今時不強自來皆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羅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不解遂世世為河東患臣恐異日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糶米何如光又曰不便惠卿曰糶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運米而運錢棄其存餘取其不足農本皆病矣時賜坐者皆起侍講吳中前曰光言可謂至論

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洵洵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乎光曰然陛下當持其公論今條例司所為獨安在終惠卿以為是耳堂堂天下豈能獨與此三人者共為之耶帝善其對欲大用之安石指以外託廟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皆害政之人而欲實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且光一用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是為立一赤幟矣三年二月拜樞密副使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庶庶有裨於國家若不取其言徒以祿位榮之是以天工私匪人也臣徒以祿位自多而不能救生民之命是盜竊名器以自私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臣雖不用受賜多矣今言者徒見目前騷動以為今日之患不知久遠之害更為可虞何者民之貧富本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資於人勤者必不厭而使以

弘簡錄 卷一百六 五 洋編宋八

多散為功一切抑配又恐其過負必致貧富相保貧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不能去必責而償通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無復有存者矣既專行青苗盡散緡本設若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欲復則無所取欲取又無所資必將聚而為盜賊激而為事變章至七八上帝使謂曰樞密主兵各有職事不當他辭光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無不可言者三年九月因進試館職策題以三不足畏為言帝與安石問專主此是何意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徙許州俄判西京御史臺絕口不言天下事矣元豐五年得疾豫作遺表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云非光不可蔡確王珪沮之帝覽其治通鑑以為賢於荀悅促使終篇賜額即書二千四百卷及成加資政殿學士居洛十五年田夫野老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

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赴闕哭臨，衛士望見，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遂日所至，民遮道聚觀，馬不得行，相與言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太后遣使問所當先答，以開言。路此最爲先用，事大臣多不悅，擬旨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微待，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者罰無赦。后持使示光，光曰：此非求言，乃拒諫也。具論其情。於是上封者日以千數，起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奇謝司馬相公，亦去朝，延厚自愛，以活我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執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鄰建議，害天下者，改之如採薪，極游況太皇太后母道也，與父沒觀行不同，議方定，始罷保甲，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弘簡錄 卷一百六

老謂其微言不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供葬事，惡衣菲食，以終其身，初受龐籍知，既沒，奉其妻如母，撫孤如弟，仁宗崩，遺賜延臣，直百餘萬，率同列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夕窘乏，不當效乾典，故事力辭不許，獨以已賜給諫院公使，及以遺舅氏其介，特多類此，紹聖初，奪贈諫，什所立碑，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至崖州，司戶參軍徽宗重降正議大夫，入姦黨，令郡國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自言性愚，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海內稱其正直，今日以姦邪民不忍外也，府官怒欲罪之，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錮工名，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靖康元年，還贈諫，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紹興八年，錄曾孫俊補承務郎，子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敏學過人，博通羣書，事親至孝，母亡，勺水不入口，毀幾滅性，推明經上第，奏修通鑑，檢閱文字，洛士從光者，衆起與康語，未嘗不有所得，性廉潔，口不言財，嘗言：凡爲國者，絲毫皆當愛惜，惟於濟民則不宜吝，見者服其容止，雖途人皆知司馬相公也，韓絳薦爲秘書，正字，遷校書郎，兼侍講，勸哲宗及時向學，言孟子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宜加觀覽，帝方讀其書，命日進講，居父喪，不用浮圖推遺恩，族人至，襲事尚蔬食，寢地，遂得腹疾，召醫李楨，以老未至，民間告曰：百姓受公恩深，今願速往，如是日夜不休，積遂行至，則不可爲矣，卒年四十一，贈右諫議大夫，自公卿士大夫至市井莫不嗟嘆之，兄旦字伯康，以蔭補校書郎，歷鄆縣簿，知祁縣，宜興，安石守常州，調夫開運河，旦言役大而亟，民將不勝，請令諸縣歲遞一役，不聽，秋大霖雨，民苦自經，役竟罷，歷知梁山軍，并安州治郡，有大體，所施設取於適理，便事，英宗卽位，例以親屬

人賀得官且諸孫未仕者皆不遺特遣其從兄子稟晚再監鳳翔太平宮遷大中大夫致仕與文彥博程公珣席汝言為庚會賦詩繪像比唐九老卒年八十二為人清直強敏雖小事必審度性澹泊無欲奉養苟完人不知其貴修與光尤相友愛終始惟一人無間言講論天下事大有裨益天下懼光不出且責以大職幡然就道莫不稱之子宏陳留令紹聖中上書論黨事得罪 孫朴字文季少育于外祖范純仁後貴永州目疾失明客至朴必引導時方七歲進排應對皆如成人遂以遺恩得官宏死徒跣負柩還調晉寧軍士曹參軍靖康初入為虞部員外郎金人次汴郊命往使問其家世待之加禮乃吐腹心論以亟求講解朴復命欽宗後雖城陷猶思其言拜為兵部侍郎金人挾之北去且悉索其孥趙鼎匿其長子仲於獨得免建炎登極赦

弘簡錄 卷一百六 九 幸補宋八

至燕朴私令齋詣徽宗及崩制服朝夕哭臨金人義而不問命為行臺右丞固辭不受上命王倫持金賜之嘗以金人情實因朱松年歸報寓居真定卒紹興十二年贈兵部尚書乾道六年諡忠潔 從弟里字昭遠登進士授威勝軍判官改大理寺丞龐籍奏通判鄜州性廉靖質直所至有惠政後知乾州終太常少卿

呂公著字晦叔從幼嗜學志與食父夷簡奇之口他日必踵吾後及長工於經學旨趣精詣語約而理盡名流推重之司馬光每聞其講說便覺已語為煩登進士不預館試通判潁州與歐陽修為文字之交召判吏部南曹仁宗獎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檢討同判太常寺言先帝神御已三而壽星觀營建不已殆非祀無豐昵之義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英宗立加龍圖

開直學士治平二年除樞密副使議濮王稱皇伯考此真宗所以事太祖恐有未安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廟同陛下即位以來不問納諫而呂誨等坐論禮旅請何以風示天下不聽乞補外知蔡州神宗召為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因司馬光事因請解職熙寧初知開封言自昔人君遇地震淫雨之變或恐懼以致福或矯誣以取禍必上以至誠待下去偏聽獨任而不主先入之言則臣下盡誠應之未有不消變異者若佞人惟恐不合於君故孔子必以為遠願陛下察之言皆有所指禮官請以五月朔陰長之日御大慶殿受朝上尊號言陛下方度越漢唐直迫三代何必為此過禮受無益之名從之遷御史中丞論新法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剛治者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朝廷平日所資用之賢今皆斷然不可而主議者一切抵為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至若惠卿姦邪豈可使參大政安石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八年彗星見疏言陛下臨朝願治而大臣邪議負恩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招怨負謗何苦為此昔鄭子產為政尚知取信於民今陛下仰成諸臣七年于茲而與人之誦未有異於前日獨不思所以自解乎起知河陽還提舉中太一宮遷翰林學士承旨知審官院上嘗從容與論治道下及釋老因請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知之對曰堯舜雖知然惟以知人安民為本所以為堯舜也又問唐太宗對曰其德惟能屈己從諫爾帝善其言元豐初同知樞密院事近臣議復肉刑欲先取死囚試剗刑之公著不可曰試之不死則此議遂行矣乃止謀告夏人幽其主朝議大舉奏言聲罪致討當先擇帥苟未得人不如

弘簡錄 卷一百六 九 幸補宋八

開直學士治平二年除樞密副使議濮王稱皇伯考此真宗所以事太祖恐有未安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廟同陛下即位以來不問納諫而呂誨等坐論禮旅請何以風示天下不聽乞補外知蔡州神宗召為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因司馬光事因請解職熙寧初知開封言自昔人君遇地震淫雨之變或恐懼以致福或矯誣以取禍必上以至誠待下去偏聽獨任而不主先入之言則臣下盡誠應之未有不消變異者若佞人惟恐不合於君故孔子必以為遠願陛下察之言皆有所指禮官請以五月朔陰長之日御大慶殿受朝上尊號言陛下方度越漢唐直迫三代何必為此過禮受無益之名從之遷御史中丞論新法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剛治者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朝廷平日所資用之賢今皆斷然不可而主議者一切抵為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至若惠卿姦邪豈可使參大政安石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八年彗星見疏言陛下臨朝願治而大臣邪議負恩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招怨負謗何苦為此昔鄭子產為政尚知取信於民今陛下仰成諸臣七年于茲而與人之誦未有異於前日獨不思所以自解乎起知河陽還提舉中太一宮遷翰林學士承旨知審官院上嘗從容與論治道下及釋老因請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知之對曰堯舜雖知然惟以知人安民為本所以為堯舜也又問唐太宗對曰其德惟能屈己從諫爾帝善其言元豐初同知樞密院事近臣議復肉刑欲先取死囚試剗刑之公著不可曰試之不死則此議遂行矣乃止謀告夏人幽其主朝議大舉奏言聲罪致討當先擇帥苟未得人不如

待之不聽及兵興秦晉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數白其害五年以疾丐去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永樂城陷帝嘆其言徙揚州加大學士將立太子簡為師傅哲宗立進兼侍讀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答曰先帝本意寬省民力而建議者變法侵民為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善附會者恣以殃民故日久而弊深法行而民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為之宜無難矣至則上言正始以示天下修德以安百姓而修德之要莫先講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皆其力也因陳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遷尚書左丞門下侍郎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故事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得預公著始命日集遂為定制與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

弘簡錄

卷一百六

十一

執政會議凡三省密院之職皆得總理明年二月堯年七十二太后泣對輔臣言朝廷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憫久之帝亦悲感即幸其第臨奠賜金帛贈太師封申國公益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為人好德樂善平居無疾言遠色量闕而學粹與人交出於至誠至所當守毅然不回素與安石善嘗兄事之見其博辯聘辭人莫敢亢獨以一二精識約言服之安石亦謂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意即蕭然後得志意其必助已而數用公議列其過失以是尤見其忠紹聖元年削贈諡毀所賜碑貶建武軍節副至昌化軍司戶參軍徽宗復降左光祿大夫入黨籍尋復銀青光祿大夫紹興初悉還贈諡子希哲字原明幼有至行初蔭入官久乃判登聞鼓院其母尤賢明有家法不欲其隨例遷進後以范祖禹言除崇政殿說書

弘簡錄

卷一百六

十一

之徽宗聞其名曾布復忌改穎州入黨籍卒年六十

呂大防字微仲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黃由進士終比部郎中
中生六子其五登科大防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目
燕居如對賓客皇祐初登第調馮翊簿遷丞壽令近境二泉地
勢高民苦汲用考工平準法疏引為渠民賴之號呂公泉遷著
作佐郎知青城故事圭田出入異量民不敢較立法平之事聞
準以為則至今行之其地外控汶川與敵接隣據要置運密為
之防禁山樵採以嚴障蔽韓絳鎮蜀稱其才入權璽鐵判官改
太常博士英宗知其名授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綱紀賞罰未厭
四方之望者五事進用大臣權不歸上大臣疲老不時許退外
國驕蹇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
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如富弼病足請解政不報張昇

弘簡錄

卷一百六

主

幸補宋八

聰明已耗乞骸不從吳奎有三年喪召之者再程戡老難守過
亦不許辭陛下欲盡君臣之分俾進退合禮病者得休喪者得
終老者得盡餘年何必過為虛飾使四臣之誠不能自達耶
師大水陳入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遼
夏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議濮禮曰陛下臨御之
始宜有至公大義朕服天下以結其心今惡凡之命緒言在耳
皇天后土尚知付託得人假使先帝萬壽陛下猶為皇子尚安
得盡其私情乎出知休寧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寧元年移守泗
州徙河北運副召直舍人院復除韓絳陝西宣撫判官就轉知
制誥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州慶兵亂落知誥以太常博士
知臨江軍徙華州嶽山摧援經質史願仰承天威俯酌時變
為社稷至計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以堦求言

陳三說曰治本緩末納言內分九宜養民教士重穀三者治本
之宜治邊治兵二者緩末之宜廣受言路寬優官罰恕誹謗邪
容異同論四者納言之宜章累數千言時西夏用兵調度百出
有不便者輒以上聞進直學士知成都哲宗召為翰林學士權
開封府有僧誑民取財驗治具服即其所杖之他挾姦者皆遣
去館伴北使頗桀黠語侵朝政大防密摺一事使為奪氣遷吏
部尚書夏使來訪所以待之併問向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
慮孤絕棄之則示弱守之恐有後悔為當奈何大防答言夏本
無能為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款者料我急於議和耳今使者到
宜令押伴先扣其不賀登極以觀其意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
為先太祖用姚內斌董遵誨以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
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拜尚書右丞進

弘簡錄

卷一百六

主

幸補宋八

中書侍郎封汲郡公與呂公著戮力生擒鬼章青宜結及其告
老后手札密訪至于四五超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
實錄見帝年益壯勸以進學為急取仁宗通英御書解釋上之
寘于座右又撫乾輿以來四十一事足為勸戒者分上下篇標
曰仁祖聖學欲帝日覽之庶有欣慕不足之意時上御通英閣
名講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
之利當與民共用此也丁度對曰臣事先朝二十年每奉德
音未嘗不及於憂勤此乃祖宗家法爾大防退因推廣本朝家
法遠過漢唐者八事以進語載舊史立朝挺挺朴厚勁直不植
朋黨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與純仁同
心戮力凡八年始終如一懇求避位后諭以上方富於春秋未
可仰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未幾后崩為山陵使復命固

辭罷為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穎昌改永興以便其鄉入謝勞慰甚渥諭以暫歸行將即名章俾令上官均張商英周秩劉拯相繼攻之奪大學士知隨州初貶秘書監分司南京居鄧州又撫神宗寶錄為誣詆欲遷之嶺南上憐其老祗徙安州兄大忠自涓入見上問其安否令使寄聲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停聞之懼繩切益甚復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卒年七十一大忠請許歸葬大防修幹豐下眉目秀發音吐如洪鐘每朝會威儀異如神宗常目送之徽宗即位還其官紹興初追復大學士贈太師宜國公諡正愍大忠字進伯登第歷華陰尉晉城令改秘書丞檢詳樞密院吏兵房文字令條義勇利害言養兵衆國用日屈弓箭手近於漢之屯田義勇近弘簡錄 卷一百六

近州不聽降待制致仕卒范純仁字堯夫父仲淹母李氏始生之夕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得之自幼警悟長從胡瑗孫復石介李觀遊晝夜肄業不少休息性稟孝友初蔭太祝登第調知武進以遠親不赴易長葛父以為近何不便往答曰豈可重於爵祿而輕於定省耶父沒始出除著作佐郎知襄城其民不知蠶織勸使植桑視其多寡以為勤惰加以勸懲復待兄純祐心疾藥膳不假他人賈昌朝辟參幕府宋庠薦試館職皆辭富弼曰臺閣之任豈可易得何庸如是終不就兄卒改許州觀察判官復知襄邑向所植桑已成林矣因呼為著作林牧地舊不隸縣有宿衛士牧馬踐稼純仁捕而杖之士喧不服因命劾治抗言兵糧成出於民若使暴民田不得問將安所施詔釋之且聽隸縣旱久不雨籍境內賈舟令增價糴之俾益往轉販至春民賴不饑治平中擢江東運判名除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議濮禮言陛下自幼鞠養宮中親為先帝子與前代臨時定策受命入繼之主不同宜如珪議不聽還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稱皇稱后復言陛下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為權臣矯託之地非所以自安也尋詔罷追尊起令就職不願出通判安州改知新州歷京西提刑陝西運副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上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為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以杜奸人觀望將為異日不測之患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極論安石變法之害弘簡錄 卷一百六

仁上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志太貪。其
 昧遠。願加深察。官弱與先臣素厚。常受三朝眷倚。自任以天下
 之重。而稱疾家居。恤已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時。致主處身。二
 者胥失。願以臣章示之。自省。又論呂誨不當罷中丞。李師中不
 可守邊。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安石。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
 所不至哉。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未便速成。人材不可急求。
 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亟就。必為僉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
 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去意愈確。執政論以毋輕去已擬除
 知制誥矣。笑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命
 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因戒州縣新法不便。未可遽行。安
 石怒其沮格。遣使拈撫私事。不能得坐。以失察僚佐。燕游左遷。
 知和州。加直龍圖閣。知慶州。上方銳意邊功。論以卿父在慶。夙
 私簡錄 卷一百六 辛補宋八

著威名。卿久隨任兵法。必精邊事。必熟對曰。臣儒家。兵未嘗學。
 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
 勞。若開拓侵疆。願謀別帥。時秦中饑。發常平粟賑貸。僚屬請須
 報曰。須報則無及。吾當獨任。或有謗者。詔遣按視。會秋大稔。民
 爭輸還使者。至已無所負。環州種古執熟羌為盜。審詰得實。誅
 占罪亦加純仁。他過黜知信陽軍。移齊州。俗兇悍。人輒為盜。
 或謂宜嚴治之。答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不能持久。有西司理
 院。凡屠販盜竊害民者。繫之管滿。往往坐須。其斃純仁。謂法不
 至死。以情殺之。非理也。盡呼至。訓使自新。不復敢犯。丐罷提舉
 西京御史臺。素好客者。賢多在洛。相約為真率會。傳為勝事。復
 知河中。諸路閱保甲。妨農論之甚力。參軍宋儋年暴死。純仁疑
 其非命。按之乃妄。與小吏姦。因寘毒殺儋。年遂正其罪。哲宗立

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論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有司
 立文太深。死者視昔數倍。殆非寧失不經之意。素與光同志。及
 臨事。不忘規正。以為熙豐法度。特宜去其泰甚者。若差役一事。
 尤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為民病。或卒難回。可先行之一路。以觀
 其究竟。光不從。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何如迎介
 安石。以速富貴哉。公當虛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已出。恐謂欺
 得乘間迎合。又自咎。先人與种氏世契。不當與其子孫論曲直。
 乃復薦古為永興軍馬鈐。禧後知隰州。元祐初。進吏部尚書。同
 知樞密院事。復申前議。罷西夏兵。秦邊地使歸所掠。漢人事皆
 施行。鬼章就俘。朝議欲致其子復。赦不殺。反授以官。純仁固爭。
 之。然鬼章子卒不至。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在位務
 以博大開上意。忠篤。士風屢言。蘇軾策問王觀。忤旨。皆非罪。
 弘簡錄 卷一百六 辛補宋八

韓維以無名補外。此嘗盡心國家。不宜毛舉小故。及章惇得罪。
 以父老乞便郡。請捨往。咎念其私情。鄧綰已降。猶斥不已。當置
 勿問。后咸嘉納。因下詔。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蔡確以
 車蓋亭詩坐謗。毀欲寘典憲。純仁與左丞王存力爭之。彥博欲
 貶之。嶺南復語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來。閉七十年。一旦開之。恐
 不自免。復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孔子言舉直錯諸枉。能
 使枉者直。何煩分辨。諫官吳安詩。劉安世。論純仁黨確。因力求
 罷政。以觀文殿學士知穎昌。踰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夏人犯境。
 貶河南。召還。復拜右僕射。入謝。后諭以宜與大防一心。或謂卿
 必先引用王觀。彭汝礪。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
 蔽賢望賜加察。及大防約楊畏助。已欲引為諫議大夫。純仁止
 之曰。諫官當用正人。此非所宜。大防曰。豈以嘗言公耶。其後畏

果首叛大防屬太后寢疾名論曰卿父忠臣在先朝惟勸明肅
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泣曰敢不竭盡
后崩乞避位帝因有時望語大防留之趣入見問青苗法對曰
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
以致民害退而上疏言終擾民非所當行時大臣任川頗從中
出侍從諫官亦多不由進擬又奏陛下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
下治亂實本於此縱不能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亦
須極天下之選太皇太后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監其垂
簾時事何至力排會已名章停堅辭去位以左正議大夫復知
穎昌徙河南陳州明堂肆赦停言竄嶺數十人當終身勿徒純
仁聞之憂憤欲為申理所親勸以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答曰
事至於此無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死亦何憾疏奏大
弘簡錄 卷一百六 宋 李補宋八
防等年老疾病炎荒非久處之地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愚祇
欲仰報聖德激切若此願陛下斷自淵衷惇詆與同罪落職知
隨州貶武安軍節副永州安置時已失明怡然就道每戒家人
毋得稍有不平諸子或怒悖必呵止之韓維子自言維執政日
與光議役法不合得免其子亦欲以前議為請笑曰吾用君實
薦以至宰相昔日在朝論事不合則可以為今日地則不可與
其有愧心而生孰若無愧心而死乃止居三年徽宗顯肅臨泣
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蔡克明賜茶藥諭以帝
后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併問目疾如何用何人
醫皆頓首謝道除提舉崇福宮不數月詔復觀文殿大學士中
太一宮使詞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論嘉謀日聞
忠告力疾捧詔而泣懇乞養疾上懷渴想以一識而為慰遣中

使促入覲不得已許之遣上醫診視口占遺表入事勸上清心
寡慾約已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諫
官奪俸以辨明宣仁誣謗為言建中靖國元旦辛年七十五賜
金給葬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宣御書神道曰世濟忠直之碑
純仁性簡厚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挺然不少屈自布衣至
宰相廉儉如一日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思多先疎
族沒之曰幼子五孫皆未官親族有請教者必曰惟儉可以助
廉惟忍可以成德蘇轍平時議論多與之異及帝怒其策問轍
下殿待罪禍且不測純仁從容為言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
轍語非謗且陛下臨御宜務寬厚不可以言語文字之過誅竄
大臣右丞鄧潤甫越次言先帝法度為轍壞盡純仁進言曰法
本無弊弊則當改帝為少霽轍退而謝服後臺諫又言蘇軾行
弘簡錄 卷一百六 宋 李補宋八
惠卿告詞訕謗先帝純仁謂事已八年况經遠徙尚可追論乎
高士致任成都鈐轄不法監司來之邵自當及時按發何故至
今方奏豈皆有所觀望耶其議論忠厚類此至薦引人材必密
詢天下公議使人不知所自出口為宰相豈可不半籠天下
士使知出於門下答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出於我耶
有文集五十卷 子正平字子夷學行甚高特贈遺澤官推與
幼弟正思方正平尉開封時蔡京為后戚向氏造慈雲寺於墳
所奪民之業正平不聽卒還之民京怒奏正平矯擬父遺表又
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佇之意遂
逮正平之儀克明同詣御史府正平將行其弟正思曰議行狀
時兄方管窺參筆削者正思也力請行正平曰時相意屬
我我不往兄弟俱將不免遂就獄捶楚甚苦欲誣服克明辯曰

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籍使從其家得永州傳聖語本有御寶又驗內東門籍皆同其遺表入事諸子以朝廷大事慮後患不敢上繳申穎昌府印寄軍資庫自穎昌取至亦實獄遂解正平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家屬死者十數人會赦得歸穎昌晚益工詩尤長五言著荀里退居編以壽終

劉摯字莘老東光人父居正蚤卒摯往就學東平因家焉登嘉祐甲科令南宮縣積湖敝賦調煩重絹匹折錢五百緡兩三十民多破產摯援旁郡例裁以中價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時與信都李冲清河黃莘皆以治行稱河朔三令徙江陵觀察推官韓琦薦為館閣校勘安石初秉政擢檢正中書禮房默默非所好也月餘除監察御史裏行欣然就職即論亳州之獄小人意

在傾富弼以希進今弼已得罪願少寬之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科納錢縣民日數千遮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張覲王廷老擅增兩浙役錢督賦嚴急人情嗟怨願行顯責明朝廷本無聚斂之意神宗方勤政

面賜褒諭因問卿從安石學耶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未嘗識之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與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常存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有均役之心今倚而為聚斂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畏義者以進趨為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奸惡稍抑虛譁輕僞志近志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為之士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

於大中之道又論助役十害大率謂州縣戶役重輕不同今等以為率非一法所能齊新法謂版籍不實故令別立等第不獨騷擾生事患將以富易貧且戶上少中多上戶役重得以出錢為幸下戶役所不及使輸錢均為不幸有司欲得錢多而患上戶出寡既不用舊籍臨時升降民何以堪且助役必輸見錢竭民所有戶口當日耗矣疏奏安石使會布作十難難之且劾其欺誕心懷向背詔令問狀摯奮然曰為人臣豈可厭於權勢使天子不聞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不報復上疏言陛下蹈德循禮夙夜勵精以親庶政注意屬望以興太平而二三年來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蓋自青苗未已而均輸法行均輸方擾而邊鄙謀動邊鄙未艾而助役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難以遍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流皆召至政事堂其征

利則下至屠日而官自鬻之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損之為無能俠少佞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指之為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為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

二三揀屬決之同列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旱蝗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安石怒欲竄之上不聽諭監衡州鹽倉革倉吏與綱兵為姦利備其羨以充賞弊減什七久之簽書南京留守判官會新令斥賣天下祠廟南京闕伯廟歲錢四十六貫徵于廟十三貫歎曰一至此哉見留守張方平奏罷之提同知太常禮院元豐初改集賢校理大宗正丞開封推官除禮部郎中遷右司先時遇執政分驛白事多持

因確子渭引文及甫為證訟之錮其子歧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者十人徵宗立詔許歸葬歧又伏闕訴冤遂貶及甫與渭復擊中大夫蔡京為相降朝散大夫後又復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紹興初贈少師諡忠肅尋意問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凡家藏書多自警校嘗得善本親手抄錄孜孜無倦尤究心三禮視諸經加粹晚好春秋考諸儒異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為多其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但號文人無足觀矣歧能文章為官拓落家居避禍以壽終

蘇頌字子容泉州同安人祖光誨父紳字儀甫及第歷宜復安三州推官改大理丞盛度推其文已所不及由是知名遷太常博士復舉制科擢祠部員外郎通判洪州上十議進直史館為開封推官判三司鹽鐵仁宗時以應詔上言安化蠻蒙光月寇

卷一百六

宜州鈴轄張懷志六人戰死最爾小醜兵眾不過三四千輒敢肆其侵擾蓋由往者守將失計國家姑息太過之故臣聞祥符中蠻人騷動其時與兵討伐惟安撫都監馬玉勒兵深入多所殺獲知桂州曹克明害其功志不得逞宜州吏民咸惜之使當時領兵者皆如玉則蠻當殄滅無今日之患矣臣觀蠻情所恃者地險據高臨下大軍難以並進然其壤土磽确資蓄虛乏勢可以緩圖不可以速取今廣東西教閱忠敢澄海湖南北雄武等軍皆慣涉險阻所習兵器與蠻略同請速發詣宜州策應命轉運備軍食待春秋之交嵐氣已息進軍據其出路伺得便利即圖深入可以傾蕩巢穴杜絕蹊逕使進無鈔略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然後諭以國恩許以送款而徙之內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種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恩威毋得互相騷動如獲首級

即優賞以金帛因此一役必皆震驚可保數十年無復擾之虞矣朝廷施用其策遣馮仲已經制之蠻遂平又陳便宜八事重爵賞慎選擇明薦舉異章服適才宜擇將帥辨忠邪修預備帝嘉納之進史館修撰擢知制誥翰林學士禮吏二部郎中與王素歐陽修不協改龍圖閣學士知揚州復入翰林充史館修撰權判尚書省紳銳於進取善中傷人論王德用至有宅枕乾岡裂類藝祖之語帝惡之改侍讀學士集賢修撰知河陽歐陽疾卒為人博學多智喜言事嘗請罷連日視朝復唐制入閣問便殿延對輔臣寬制舉科格以收才傑選命諫員勿侵御史職事元昊反請召邊帥為入討之計與梁適同在兩禁多挾智數不為滿議所容沒葬丹陽因徙居之 頌第進士歷宿州觀察推官知江寧時承李氏後版圖無藝征斂高下吏習藉手頌因他

私簡錄 卷一百六 宜州鈴轄張懷志六人戰死最爾小醜兵眾不過三四千輒敢肆其侵擾蓋由往者守將失計國家姑息太過之故臣聞祥符中蠻人騷動其時與兵討伐惟安撫都監馬玉勒兵深入多所殺獲知桂州曹克明害其功志不得逞宜州吏民咸惜之使當時領兵者皆如玉則蠻當殄滅無今日之患矣臣觀蠻情所恃者地險據高臨下大軍難以並進然其壤土磽确資蓄虛乏勢可以緩圖不可以速取今廣東西教閱忠敢澄海湖南北雄武等軍皆慣涉險阻所習兵器與蠻略同請速發詣宜州策應命轉運備軍食待春秋之交嵐氣已息進軍據其出路伺得便利即圖深入可以傾蕩巢穴杜絕蹊逕使進無鈔略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然後諭以國恩許以送款而徙之內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種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恩威毋得互相騷動如獲首級

卷一百六

事互詰丁產詳其隱蔽刻剔夙蠹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為法民有忿爭諭以鄉黨宜相親善往往謝去或半途而返監司觀頌設施歎曰非吾所及也調南京留守推官歐陽修服其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可不復省盡委以政杜衍亦器之曰如君真不可得而親疎者悉語以入官至侍從幸執所以施設處置曰老夫非自矜以子相知且知異日必為此官耳頌後履歷亦略似行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至和中有司請建大臣家廟下頌議謂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今若參今古制為之差等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行不然時雖建立子孫無爵無土祭亦易廢請考案唐賢寢堂祠饗儀止用燕器常食而已嘉祐中議立郭后神御殿頌言臣詳玩勅書止云向因念鬱偶失謙恭此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自歷長秋僅周一紀逮

私簡錄 卷一百六 宜州鈴轄張懷志六人戰死最爾小醜兵眾不過三四千輒敢肆其侵擾蓋由往者守將失計國家姑息太過之故臣聞祥符中蠻人騷動其時與兵討伐惟安撫都監馬玉勒兵深入多所殺獲知桂州曹克明害其功志不得逞宜州吏民咸惜之使當時領兵者皆如玉則蠻當殄滅無今日之患矣臣觀蠻情所恃者地險據高臨下大軍難以並進然其壤土磽确資蓄虛乏勢可以緩圖不可以速取今廣東西教閱忠敢澄海湖南北雄武等軍皆慣涉險阻所習兵器與蠻略同請速發詣宜州策應命轉運備軍食待春秋之交嵐氣已息進軍據其出路伺得便利即圖深入可以傾蕩巢穴杜絕蹊逕使進無鈔略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然後諭以國恩許以送款而徙之內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種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恩威毋得互相騷動如獲首級

事先后祇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實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諡冊並停此則前後情禮又不相當請附后於廟加一懷哀愍之諡以成追復之道庶盡之矣會公亮重之議不行遷集賢校理在館九年嘗奏仁廟山陵遺詔務從儉約有司乃以土所不產并不時難得之物強賦諸郡邑詔皆罷去英宗立改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建言周制六軍出於六卿在三畿四郊之內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郡縣又以關內諸府分隸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為國藩衛本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內東南諸縣而西邊武備殊闕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舊制不設屯兵閭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明年饑民果乘虛犯長垣戡官吏如所慮又請以獲盜多寡為縣令殿最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不能使人不為盜能使人不為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劫之

弘簡錄

卷一百六

宋

字輔宋八

害而長官獨可不任其責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適驛舍火郡人洶洶唱使者有變左右請出避不勤州兵欲入救頌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帝問稱善權淮南運使召修起居注知審刑院知金川張仲宣坐法當杖脊黥配頌言古者刑不上大夫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汗辱衣冠耳遂免其杖黥著為令俄進知制誥以駁李定除御史詔忤王安石落見職除知婺州方沂桐江水暴迅哀號救母母及岸舟覆人謂孝感尋加集賢院學士知應天同鄉呂惠卿語曰苟一詣我政可得也聞之不應凡更三赦得授秘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時轉運司繫百餘人責通市易錢頌命釋之立期使償與不煩而足轉右諫議大夫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問孰是對日算術不同時刻小異各從其見可也使還帝善其

對因命考據八十餘年盟誓禮幣聘使儀式勒為一書名魯衛信錄元豐初權知開封坐陳世儒殺母事或謂欲寬其死雖得白罷知濠州改河陽滄州名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舊以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帝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法分品秩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自是吏部始有四選法又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對曰古者貴賤不同諸侯卿大夫皆世爵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匹士庶人初無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不立尊卑無統其長子孫與庶庶亦無以異今五服嫡孫為祖父為長子斬衰三年世俗論為承重不知為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宗法之意請詔禮

弘簡錄

卷一百六

宋

字輔宋八

官博士參議禮律合承重者立為宗子以繼祖禰異於眾子孫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除吏部侍郎遷光祿大夫母喪中使唁勞賜金元祐初拜刑部尚書兼侍讀奏言國朝典章沿襲唐舊乞采君臣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因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條頌所進可為規戒有裨時事者必述已意反復言之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嘗奏言陛下聰明不可有所偏向有所偏向則為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治遷吏部尚書前後掌四選每選人改官吏求瑕垢故為稽滯頌敕吏某官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合用條格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有訴者取贖使自闕其不服者必往復詰難度可行行之疑則為奏請或建白都堂故選官多感德即不得所欲亦心服而去五年由



翰林學士承旨擢尚書左丞行樞密院事邊帥得謀言阿里骨死國人未知所立衆議契丹官趙純忠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入其國立之頌言事未可知若越境立君設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當徐觀其變埃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果妄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在位務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爭之時羣臣奏事但取后旨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太后已必稟帝命有宣諭必命諸臣聽聖語及后崩章惇用事周秩劾之帝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乃免黃易爲御史有敢諫名既擢監司因赦令反下遷蘇州頌執不可楊畏來之邵指爲稽留詔命遂上章辭位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集賢觀使知揚州告老以中太一宮使居京口紹聖四年加太子少師致仕徽宗進太子太保爵趙郡公建中靖國元年薨年八十二輟朝贈司空頌器局闊遠不與人校短長以禮法自持雖貴自奉如寒士事祖母及母養姑姊妹與外族數十人甘旨怡悅婚嫁以時妻子衣食或不給晏如也富弼嘗稱爲古君子頌州通判趙志忠自言已雖寒人見誠義則慕平生心服者惟頌與魏公耳自書契以來凡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邃律曆常請別製渾儀即命提舉奏用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算術有巧思授以古法爲臺一層上設渾儀中設渾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刻臨則司辰出告某星躔度所次占候不差晷刻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深明典故喜爲人言壘壘不絕朝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焉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

以行藝爲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彌封膠錄之法有司參考其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趨之

冊曰古稱六相彷彿見之女中堯舜功在一時德不勝妖寧免禍悲

弘簡錄卷一百之六

卷一百六

老

年補宋八

弘簡錄卷一百之七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九

章惇 曾布 蔡京 第十子依倫 朱諤

趙挺之 劉述 何執中 張商英 鄭居中

劉正夫 余深 林摠 薛昂 王黼 李邦彥

白時中 吳敏 徐處仁 唐恪 何臬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父俞職方郎中徙蘇州惇自幼豪雋識敏過人博學善文登名秘姪衡在上委勅而出再舉果占甲科調商洛令與蘇軾遊南山抵仙游潭其下絕壁萬仞橫木其上軾懼不敢進惇平步過之垂索挽樹攝衣而登濡筆大書石壁既

還神色不動軾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殺人惇問故曰能自判命者必能殺人也因大笑試館職王陶劾罷之安石獨悅其才用為編修三司條例官加集賢校理中書檢正適提刑趙鼎言峽州蠻謀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言南北江羣蠻願歸化乃命為湖南北察訪使經制其事募流人李資張玄等往招之二人宣淫蠻婦見殺由是兩江扇動帝疑其擾戒勿輕動惇竟以三路兵平懿洽鼎州時蠻兵方據潭之梅山遂乘勢而南轉運副使蔡旉言是役不可亟成而安石主惇爭之不已既而旉得蠻地安石恨旉沮惇竟薄其賞進惇修起居注以是兵久不決還擢知制誥直學士院判軍器監三司火役兵奔救上御樓見之問知姓名擢為三司使呂惠卿罷鄧綰論其同惡出知湖州徙杭州入為翰林學士元豐三年拜叅知政事坐父占民田獲

罪罷知蔡州歷陳定二州五年名拜門下侍郎諫官趙彥若疏其無行不報哲宗立知樞密院事阿黨蔡確矯唱定策功確罷惇不自安乃駁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光議行惇憤患爭辯前語極不遜宣仁后怒會劉摯蘇轍王覲交章論摯知汝州哲宗親政楊畏首倡起惇為資政殿學士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專以紹述為名凡元祐所革政事一切復之力引其黨蔡京蔡卞林希安熹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并亮采等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

祭復編類元祐諸臣章疏追治劉安世范祖禹諫乳媪事起同文館獄告劉摯梁燾有逆謀組織萬端欲覆諸人家又議遣呂升卿董必盡殺嶺南流人哲宗不許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滴徙天下寃之復動搖宣仁太后詆為老奸引北齊婁太后廢孫立子事假託司馬光語范祖禹方今主少國疑宜訓事猶可慮宣訓齊太遂追貶光等並欲追廢之宣仁結中官郝隨為助自皇太后太妃皆為力爭上亦悟焚其奏隨覘知密以語惇明日約蔡卞再言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乃止因及皇后孟氏起掖庭秘獄后坐廢黜請立劉賢妃為后其後哲宗頗悔曰章惇壞我名節蓋恨之也復追論元祐帥臣以為慶國罷絕夏人歲賜進築汝進等城陝西諸道典役五十餘所往往敗軍覆將卒無成功因復棄青唐死傷費用不可勝計惇知天下怨已請下詔中外察民妄語優立賞格告訐之風寢盛民有被酒狂言詔已貸死惇竟論殺之然謗議沸騰亦不能禁也徽宗立加特進封申國公為山陵使靈駕發引至鞏縣遇雨靈輿陷澤中踰宿而行惇先就幕次臣僚不復隨從進膳不時言

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尋貶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再貶雷州司戶初蘇轍貶雷州僦民屋以居惇誣為強奪幾破民家至是問舍於民皆不應尋死睦州惇窮凶稔惡流毒海內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常為校書郎餘皆隨牒仕州縣訖無顯者妻張氏頗賢病且死囑曰勿報怨既祥語陳惇曰悼亡不堪奈何惇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政和中追贈觀文殿大學士紹興五年手詔貶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於朝詔下海內稱快獨其家猶為辯誣論見者哂之

布字子宣華之弟也而孤受學於兄同登進士調宣州司戶轉懷仁令熙寧二年安石薦徙開封上書言為政之本有二曰厲風俗擇人才其要有八曰勸農桑理財賦興學校審選舉責吏課教宗室修武備制遠人大率皆安石指也神宗召見論弘簡錄 卷一百七 三 幸輔宋九

建合意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書五房凡三日五受告敕新法既行欲堅上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眾使毋敢言請陛下以不世出之資登延碩學遠識之士思欲大有為於天下而大臣玩令倡之於上小臣橫議和之於下人得窺伺間隙肆言醜詆以譁眾罔上是勸沮之術未明而威福之用未果也誠能推赤心以待遇君子而厲其氣奮威斷以屏斥小人而消其萌使四方曉然皆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則何為而不可何欲而不成哉加修起居注知制誥為翰林學士兼三司使韓琦論新法之害上頗悟布獨為逐款條析議駁安石藉布得以持之益堅上竟不能奪會早詔求直言布論呂嘉問差官四方置買物貨禁客旅無得輒先交易以息多寡為誅賞殿最官吏牙賂惟恐哀之不盡而息之不多則是官自

為兼并殊非市易本意也事下兩制惠卿以沮法動安石遂黜布知饒州徙潭州復集賢學士知廣州元豐初以龍圖閣待制知桂州進直學士歷秦陳蔡慶四州元豐末遷戶部尚書司馬光為政論令增損役法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緘悉皆出已手不可遽自改易元祐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歷真定河陽背瀛二州紹聖初徙江寧過京留為翰林學士遷承旨章惇為相布當草制譽言溢美冀惇引同政府惇忘之止薦同知樞密院事稍不相能然贊惇紹述甚力請甄賞論元祐更役法不便者以勸敢言又勸興大獄陷正人其力居多時掖庭獄起法官謂厭魅之事未成不當用極典布爭曰噓媚蛇霧是未成否眾皆變然論死者三人惇慮人心不附詭情飾過薦引名士彭汝弼陳瓘張廷堅等乞止所奪光公著贈諡勿毀墓什碑布以為無益

弘簡錄 卷一百七 四 幸輔宋九

之事復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官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臣如不言孰敢言者其意蓋欲傾惇也會徽宗立布當有功惇得罪代以韓忠彥名蔡京鑿院草制京欲然帝微意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得相矣已而復召會肇草制拜布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詞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時忠彥雖居左然政不在已凡事多決於布猶不能容罷之布獨當國漸造紹述之說改元崇寧復名京為左丞京與布異會布擬以婿父陳佑甫為戶部侍郎京奏曰爵祿者陛下之爵祿奈何使宰相得私其親布忿然爭辨久之聲色稍厲溫益叱曰會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御史趙鼎乘機列其罪惡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京積憾未已加以賤賄嘉問挾宿憾逮其子紆綵等

一百五人鍛鍊成獄落職奉祠太平居住又降司農卿分司南
京坐嘗薦學官趙諗諗叛責衡州安置又以棄涇州降賀州別
駕廉州司戶凡四年徙舒州復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大觀元
年死于潤州年七十二

蔡京字元長仙遊人與弟卞同登第初授錢塘縣尉改舒州推
官累遷起居郎中書舍人龍圖閣待制知開封性陰狡變詐不
常始附蔡確建儲議將害王珪以貪定策之功不克及司馬光
得政復差役爲期五日或病大迫京獨知約悉改畿縣雇役無
一違者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臺諫言
其挾邪壞法由知成德軍徙瀛州改成都范祖禹復論京又改
揚州歷鄆并永興軍進直學士復知成都紹聖初入樞戶部尚
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取熙寧已成之法施

弘簡錄

卷一百七

五

年補宋九

行之何以講爲惇然之遂定雇役光惇邪正相懸不啻水火十
年之間京再蒞其事成於反掌識者有以見其深姦矣爲翰林
學士兼侍讀修國史命窮治文及甫獄羅織慘刻覲參大政會
布忌之言卞備位承轄難以同升祗進承旨二人由是有隙徽
宗卽位改端明龍圖兩學士知太原不行陳確論其交通近侍
雍坐斥京亦出知江寧陳次升龔夬陳師錫交論奪職提舉洞
霄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玩好留杭累月京
傾心結納與相嬉游不舍晝夜凡所書屏幃扇帶之屬貫日爲
傳達禁中附以語言柔媚論奏諄復上意漸屬于京會左街道
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屢言非相京不足以有爲於
是宮妾宦官合詞稱舉起京知定州崇寧初徙大名韓忠彥與
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用爲學士承旨拜尚書左丞俄代布

爲右僕射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
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遵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
頓首謝願盡死力二年進左僕射自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
拭目所爲而京陰託紹述新制天子專用條例故事卽都省置
講議司自爲提舉引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十餘人爲僚屬取政
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課尹牧每一事主以
三人凡所設施皆由是出用馮解錢通之議復廢元祐皇后罷
科舉法悉做太學三舍考選建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
士推方田於天下惟江淮七路茶官自爲市更鹽鈔法革舊鈔
弗用悉陷貴商巨賈徒手流丐至赴水縊死者衆奏京變法害
民京怒奪其官又因錡當十大錢盡陷錡諸弟隸陳瓘子正彙
配海島南開黔中築靖州城辰溪務叛殺散浦令京重立賞格

弘簡錄

卷一百七

六

年補宋九

殺一首領賜絹三百官以班行不令質究本末荆南守馬城言
有生猿有省地猿今未知叛者爲何種族若計級行賞懼有枉
濫知密院蔣之奇恐忤京意自城不能體國罷之命舒直代以
勦絕羣猿爲期西收湟川鄯廓取犂犂夜郎地摧童貫領節度
使其後揚戢藍從熙譚稹梁師成皆踵之凡奇資一切轉行祖
宗之法蕩然無餘矣又欲兵柄士心歸已建穎昌爲南輔鄭州
爲西輔改襄邑縣爲拱州保慶軍置東輔澶州爲開德府置北
輔而用其姻昵宋喬年劄師文爲郡守禁卒千緡月例給錢五
百驟增十倍以結其心又擢戶部侍郎梁子美爲尚書以羅本
數百萬充貢自是繼者效之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議累轉司空
封嘉國公饗貪益甚已受僕射俸復剝取司空寄祿錢故事折
支悉從真給但入狀奏行帝咸不知也時元祐諸臣貶竄死徙

略盡京意。特未愜命。等其罪狀。以司馬光為首。殊為恠。又自書大碑。刻石徧郡國。錙及子孫。復進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使。改封魏國公。值承平久。帑庾盈溢。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悉盡。嘗豫內宴。上出玉璫。玉卮。京曰。臣昔使遼。見玉盤。瑤皆石。晉時物。意謂南朝無此。臣正欲啓用。帝曰。器就已久。恐人言太華。答曰。多言何足畏。陛下享天下之奉。當竭天下之力。區區玉器。何足計哉。五年。以彗星示變。罷為中太乙宮使。其黨陰援於上。明年復拜左僕射。以南丹納主。職授太尉。受八寶。加太師。三年。臺諫交論。令致仕。猶提舉修宗實錄。留京師。不遣。改封楚國公。朝朔望。大學。陳。朝。老。進。疏。京。大。惡。十。四。事。曰。積。上。帝。罔。君。父。結。黨。援。輕。爵。祿。廣。費用。變。法。度。妄。制。作。喜。導。諛。符。臺。諫。熾。親。黨。長。奔。競。崇。釋。老。窮。土。木。弘簡錄 卷一百七 七 肆 補 宋 九

矜遠略。乞投界遠方。以禦魍魎。其書出。四方爭相傳寫。以為寶錄。四年五月。彗復出。奎婁間。中丞石公弼。御史張克公。毛注。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錫予。以竊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為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法名退送。門號胡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園土聚徙郡之惡。不軌不忠。凡數十事。貶太子少保。仍居杭州。政和二年。召還。復輔政。進封魯國公。三十一至都堂治事。初罷時。中外學官。頗以時政策士。學士蘇軾。欲自售獻議。請索五年間策問。校其所詢。以觀向背。坐停替者三十餘人。先是祖制。凡詔令。皆出中書門下。熙寧間。始有內降手詔。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者。至京。又患言者議已。創為密進。巧上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坐之。凡繳駁之任。一切廢罷。事無巨

細。皆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札者。諸司莫敢言。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然亦不能止也。既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為太少宰。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封安石。蔡確皆為王省吏。不復立額。至五品階者。以百數。有身兼十餘。俸者。拔故吏魏伯芻。徽猷閣待制。領權貨造料。欠錢券百萬緡。以進帝持之。大喜。示左右曰。此太師與我俸料也。京每為帝言。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乃大建明堂。鑄九鼎。修方澤。立道觀。作大成樂。製定命寶。任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佑三山。創天成聖功二橋。大典工役。兩河之民。愁困不聊其生。而京儻然。自以為稷契周召也。又欲廣宮室。求上寵。嬖令童貫輩。風以禁中偏側。各視力所致。不限財用。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起延福宮。景龍江之役。浸淫及於良欵矣。三子一弘簡錄 卷一百七 肆 補 宋 九

孫皆大學士。惟尚帝姬。最親幸。遂帝七幸其第。資予無算。命坐傳。賜略用家人禮。妻朱氏。出入禁省。廝養居大官。媵妾封夫人。攸日侍上側。便僻淫譎。無復忌憚。至指二貴嬪曰。乞以是賞。帝弗責也。然公論益不與久。乃亦厭薄之。宣和二年。致仕。六年。朱勔為地。再起領三省。凡四當國。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於季子。僚凡書判。皆令為之。入代奏事。公卿侍從。皆迎揖之。咕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恣為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梈。為戶部侍郎。媒孽密謀。斥逐朝士。創宜和庫式。貢司盡括四方金帛。府藏所儲。實之以為天子私財。宰臣白時中。李邦彥。奉行文書。意不能堪。白能僚兄攸。亦發其事。上怒。欲竄之。京力丐免。懇勸停侍養。安置。栢黃州。未幾。梈僚職。毀賜出身。救京。殊無去意。帝呼童貫。詣京。令上章謝事。京泣曰。何不更容數年。當有相

僞諧者不得已以章授買上命詞臣代作三表請去乃降制罷之欽宗立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為自全計天下罪為六賊之首御史孫觀等極疏其罪謫秘書監分司西京連貶崇信慶遠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行至潭而死年八十天資凶譎舞智御人在上前巧為狙伺以固其寵帝亦知其姦屢罷起每聞將免輒入見祈哀蒲伏扣頭無復廉恥燕山之役送攸以詩賜寓不可之意莫事不成得以自解且見利忘義至兄弟為參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即家為府營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備隸冀得美官乘紀綱法度為虛器患得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可脫卒致宗社之禍天下之人以不正典刑為恨八千億先死條以尚主免竄餘皆誅流諸孫分徙遠惡郡 卞字元度初調江陰簿圻於安石又從學以是得驟進張璠薦為國子直

弘簡錄 卷一百七 辛補宋九

卞六大罪誣罔宣仁后罪一竄逐大臣罪二廢黜皇后罪三排編元祐章牘被禍者數千人罪四鄒浩遠謫又請治其親故罪五置看詳訴理局得罪者八百三十家皆卞謀之而悍行之罪六願丞誅卞以謝天下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江寧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歲餘起知大名徙揚州名為中太乙宮使擢知樞密院事帝方謀復遼鄴卞與京合謀竭府藏以事邊儲商人運糶不復問直至斗米錢四千束芻錢千二百秦中騷困冒功進金紫光祿大夫自是西方交兵連年不息追營任伯雨等皆坐貶居心傾邪一以安石所行為至當恨兒晚達而反在上致已不得相位故二府政事多為異同中旨用童貫制置陝西卞故言不宜京詆於帝前遂求去以天章閣學士知河南卞素與妖人張懷素善及敗卞坐降職旋加觀文殿學士昭慶軍節度使

弘簡錄 卷一百七 辛補宋九

海軍節度使加少保益用事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於倡優中道市井淫嫖謔浪語以蠱帝心妻宋氏出入禁掖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帝留意道家攸乃倡為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起神霄玉清洞遍天下復別置貫伐燕駸雅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後雖禍結兵連猶進少師至太保封英與燕二國公金師內逼帝欲內禪李邦彥不收承以付攸轉屬其客吳敏議遂定復從上皇南行還資授大中大夫繼安置永州連徙潯雷詔誅死 脩初以恩澤為親衛即秘書丞至保和殿學士宣和中拜禮部尚書兼侍講知事勢日異其客傅墨卿孫傅等亦語以天下事必敗蔡氏當破宜亟為計脩心然之密與京議引吳敏李綱李光楊時等用之以挽物情等提舉醴泉觀欽宗立請

弘簡錄

卷一百七

十一

李綱宋九

募兵陝西勸上西幸願見采納俾知京兆府計垂就攸恐有功忌之會徽宗南幸攸假徽宗旨令守鎮江脩幸得去不復辭流言至京謂上皇將復辟鎮江帝趨迎還上皇而責脩昭信軍節度副使帝命御史陳述誅攸陞辭取詔批其尾曰脩亦然於是併誅
 冊曰陰不勝陽何更剝蝕胎禍未除重興紹述皇矣不綱
 姦邪如織蔡氏一門尤為特出
 朱諤字聖與華亭人初名綬以附蔡京出其門下懼黨籍同名改之登甲科調忠正軍推官崇寧初出太常丞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給事中進御史中丞入謝首言中執法前此不知職守言事多失至如天津橋汴堤一角墊請乞修葺帝曰然諤遂奏願如祖宗故事聽政之餘開內閣延問羣臣從容論道今陛

下手詔屢下惻怛願治吏奉行者多安於苟簡或心懷二意拮格不行使德音無山下迭願分命使者刺舉諸道有受令而不問是否輒陳冤訴自歸無過之地以彰先朝之失如侍耶許將抗章自云頃下御史獄父子縲執為囚迫屬吏十有六人繫病者百有三日終無可坐之罪遂加不實之刑夫以追屬吏如是之多繫病如是之久卒之於無可坐則先帝所用之刑為何如哉詔出將河南又言六察官彈治稽違有罪近歲察事多者輒推賞有僥求之弊乞罷其賞使各安職分從之俄兼侍讀從兵禮吏三部尚書大觀元年除中大夫尚書左丞拜右丞相居三月卒年四十贈光祿大夫諡忠靖為人善附合不能有所建白既死京誌其墓

弘簡錄

卷一百七

十一

李綱宋九

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登上第教授登祿二州通判德州希意行市易法故得進黃庭堅時監德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不聽蘇軾言其聚斂小人學行無取不報哲宗初登祿例賜士卒緡錢守不時給卒持挺突入守趨避挺之呼左右立發庫錢而治其為首者衆即定魏境河屢決議者欲徙宗城縣轉運使檄往視覆云不可卒徙之纔二年河果壞新城漂居民略盡名試館職為秘閣校理遷監察御史追論軾草麻詞有民亦勞止以為誹謗先帝罪之俄坐蔡確罷出判徐與楚州入為國子司業歷太常少卿權吏部侍郎除中書舍人給事中使遼會主有疾不親宴使近臣即館享客比歲皆在客省與諸國等挺之務正享禮徽宗立拜禮部侍郎奉陵祔廟議遷宜祖挺之建議哲宗與帝兄弟同為一世宜祖未嘗遷詔從之拜御史中丞

欽聖皇太后崩與會布同寓陵下布探帝欲復熙豐舊事密論
挺之使建紹述之議排擊元祐諸人不遺餘力由吏部尚書連
拜左右丞中書門下侍郎時京獨相帝謀置右輔京力薦之拜
尚書右僕射既而與京爭權屢陳其姦惡請去位避之罷為觀
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乞歸青州入辭值彗星見帝語曰蔡
京所為一如卿言遽罷京復留挺之為右僕射加特進挺之謀
蓋改茲政謂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議罷開邊諸務已而
京復相仍罷為大學士佑神觀使未幾卒年六十八贈司徒
劉達字公路隋州人進士高第調越州觀察判官歷太常
二博士禮部考功二員外郎國子司業為人無他才能以附京
躡進崇寧中連擢祕書少監太常少卿中書舍人給事中戶部
侍郎兵部尚書同知樞密院拜中書侍郎京罷首勸碎元祐黨
弘簡錄 卷一百七 主 詳補錄九

人碑寬上書邪等之禁復謫者仕籍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事與
挺之稍稍澄正然挺之多智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獨
終其說達欲自以為功直情不顧未滿歲帝疑其擅又納鄭居
中劉正夫之說意復改移余深石公彌遂乘機論遠事恣反覆
反間抵巇盡廢紹述良法凡所啓用多取邪黨及籍中子弟又
庇其婦兄章縱盜鑄罪罷知亳州責鎮江軍節度副使安州居
住稍起知杭州名為資政殿學士醴泉觀使未至卒年五十贈
光祿大夫

何執中字伯通處州龍泉人進士高等調亳州判官值會鞏為
守欲振起諸事一見合意事無纖鉅悉委以制決有妖獄株連
頗多執中訊諸囚聽其語稱牛羊之角皆曰股詰之不肯言執
中曰是必為師張角諱耳咸叩頭引伏蔣之奇使淮稱曰一州

六邑賴有君爾移知海鹽為政識後先邑人紀其十異入為大
學博士母憂寓籍州比隣夜半火執中拊柩號哭堅不去有頃
火卻紹聖中端王就傅選為記室轉侍講即位超拜寶文閣待
制遷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工吏二部尚書兼侍讀時選部公移
文案吏多藏私家因請置庫架閣以後六曹皆效之蔡京籍上
書人邪等初無禁例執中為之中請任京秩者皆罷遣不許入
觀辟雍成請開學殿使部人士女縱觀大為士論所貶崇寧四
年由尚書右丞累拜中書門下侍郎積階金紫光祿大夫一意
謹事京始終未嘗立異三年遷代京位加特進制下太學生陳
朝老詣闕上書略曰陛下知蔡京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
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默然失望執中雖不若京之蠹國害
人疎疎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厥府受診
弘簡錄 卷一百七 主 詳補錄九

已深豈庸庸之賢所能起乎執中負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
幸遠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蚊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
省而眷注益隆時陳瓘在台州執中起遷人石憾知州事使脅
取尊堯集謀必死瓘瓘不死復怒罷械政和二年大長公主喪
罷上元觀燈建言不宜以遠親故闕眾情帝特為徙日以昭與
民同樂之意提舉修哲宗史以恩加少保入宴太清樓賜白玉
帶會正宰 官名轉太宰遷少師封榮國公執中輔政一紀年
益高臥疾賜寬告命止赴六參起居退治省事寵眷不衰初賜
第信陵坊以為淺隘更徙金順坊建嘉會成功閣帝親書鉅扁

賜之久之乃以太傅就第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如居位時入見
帝曰宰相致政數十年無此矣對曰昔張士遜以太傅致仕與
臣適同帝曰當時恩禮未必爾執中頓首謝卒年七十四贈太

師追封清源郡王生平無所建明特以將願自固然重改作戒
邊吏勿生事愛惜人材寬省民力嘗覽義莊以贍宗族差可取
云子志同

張商英字天覺蜀郡新津人初調通州簿以說降渝州叛蠻辟
知南川縣商英長身俊偉負氣傲彊視一世章惇經制夔夔
狎侮郡縣無敢與共語部使者度商英口辯足抗惇檄之至夔
惇詢人林以商英告即呼入同食乃著道士服長揖就坐惇肆
意大言商英隨機拆之反出其上惇大喜延為上客歸薦諸朝
得名對安石用為檢正中書禮房權監察御史臺獄失出劫盜
樞密檢詳官劉奉世駁之商英奏此出大臣私分願收還主柄
使耳目之官無為近臣所脅神宗為置不問已而反劾奉世庇
博州失入囚樞院吏徇私十二事語優樞臣文彥博等上章求
弘簡錄 卷一百七 去

去詔責商英監荆南稅更十年乃復館閣校勘檢正刑房初商
英嘗薦舒亶可用至是亶知諫院因以壻王滄所業示之亶繳
奏為事涉請託責監赤岸鹽稅元祐初為開封推官屢詣執政
求進不用上言三年無改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安得為
孝且移書蘇軾復求入臺公著不悅出提點河東刑獄連使河
北江西淮南哲宗親政召為右正言收左司諫因積憤憾力攻
元祐大臣疏言先帝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為小夫援引朋儔
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所建明中書之所勘當戶部之所行遣
百官之所論列詞臣之所作命無不指撻陽誣陰貶鄙薄嗤笑
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之任於外天下之勢殆岌岌矣
今天清日明詠賞未正願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
簽揭以上陛下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遂論內侍陳衍以搖宜

仁至比之呂武乞追奪光公著贈諡什碑毀塚文彥博蘇軾范
祖禹孫升韓川諸人相繼罪謫又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
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其險
激多類此惇熾交惡商英欲助惇傾熾會陽翟民蓋氏養子漸
先為祖母所逐以家資屬其女經元豐訴理不得直商英導漸
使遮訴執政臺省言熾姻家除為蓋女地哲宗不直商英徙左
司員外郎既而與漸交關事露資監江寧酒起知洪州入樞工
部侍郎遷中書舍人徽宗出為河北都轉運使降知隨州崇寧
初歷吏刑二部侍郎翰林學士雅與蔡京善適草入相制過為
與美連拜尚書左右丞復因議政不合數詆京中丞石梁等取
所作元祐嘉禾頌及祭司馬光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入元祐
黨籍除名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州大觀四年起知杭州過闕

弘簡錄 卷一百七 去
復勸紹述留為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頃之除中書侍
郎拜右僕射時久旱適雨帝喜大書商霖二字賜之商英為政
持平稍革蔡京弊法改當十錢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
行鈔法以通商旅獨橫斂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
倖頗嚴憚之帝葺升平樓戒匠者遇張丞相導至匿樓下過
則如初楊戩除節度使爭曰社宗之法內侍無建施戩者訖持
不下論者益稱之然意廣才疏凡有所為先於公坐誦言故不
便者得預為計何執中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給事劉嗣明合
計先攻其省吏張天忱門下客唐庚貶竄去又因與術士郭天
信往來語言事覺中丞張克公疏擊之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
南復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尋復還故官宣和三年卒
年七十九贈少保 兄唐英字次功攻苦讀書經歲不知肉味

登第孫抃得其正議五十篇以為馬周不足多擢殿中侍御史言王安石道德經術宜在左右神宗欲用之以父憂去而死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自言與貴妃為從兄弟而妃從藩邸進諱其世微亦倚以為重第進士蔡京薦其有廊廟器崇寧中累都官禮部二員外郎起居中書二舍人直學士院會妃父紳有客祝安中者上書諂訕言者并及居中罷知和州徙潁州踰年復故官遷給事中翰林學士大觀元年同知樞密院時妃方固寵用宦者黃經臣策辭免改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居中時時往來紳所知上海以星變免蔡京怒趙挺之等更張之暴即入對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藻飾太平置居養安濟院以周窮困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乎帝悟劉正夫繼對亦與居中合乃復相京京深德其助思報之因言樞密本兵之地與三省殊無嫌於親會經臣方持權京說不效居中疑京不固請始怨之適都水趙霖於黃河得一龜兩首京獻以為瑞曰古所謂象同齊小白見之而霸者也居中曰首豈宜有二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意不可測帝乃棄龜言居中愛我復申前命進知院事及京罷自謂必相帝覺之不用俄妃正位中官以嫌罷為觀文殿學士政和中再知樞密院加特進時京總治三省益變亂法度居中每以為言帝亦惡京專擅拜居中太宰使何察之在職頗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毋憂起復踰年加少傅以威武軍節度使佑神觀使還領樞密院加少師連封崇宿燕三國公朝議與金約謀復燕雲居中力陳不可謂京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爾對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奈何使百萬

弘簡錄 卷一百七

生靈肝膈塗地由是譏稍寢及王黼章貫復譏舉兵又言降禍方棘不宜幸災而動不聽燕山平進太保自陳無功不拜尋暴疾卒年六十五贈大師追封華原郡王帝親表其隧曰寅亮醇儒子修年億年皆以恩蔭超至侍從億年受張邦昌偽官後入金晚得南歸以泰槍婦親擢為資政殿大學士附會和議槍死亦竄死撫州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未冠入太學有聲與范致虛吳材江興號四俊元豐八年南省奏名優選以犯高魯王諱當黜宣仁后曰外家私諱不可以妨賢命其末級歷除太學錄太常博士母憂服闋中丞石豫薦于徽宗除左司諫時方究蔡京獄入對引淮南尺布斗粟之語帝為感動解散其獄待蔡王如初他日諭曰兄弟之間人所難言卿獨能及此後必為公輔又言元祐紹聖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當折中其說傳信萬世遂詔刊定以起居舍人充編修官時值蔡京相正夫欲附之奏纂錄中宜及紹述政事願得陳力其間踰月遷中書舍人進給事中禮部侍郎京罷復與鄭居中陰謀援京復相京素憾劉達次骨而達善正夫京雖賴其助以達故亦惡之因章經錢獄辭及正夫時使還諷有司追逮帝知其情第貶兩秩出知成都入辭留為翰林學士京愈不平謀中以事會作春宴樂語有紫宸朝罷袞衣閑之句京黨張康國密白帝口袞衣豈可閑竟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名為工部尚書拜右丞進中書侍郎大學諸生習樂成京欲官之正夫言朝廷長育人材規為時用而使與伶官齒得無為士子羞乎東封儀物已具復請間力陳不可帝咸為止益喜其不與京同政和六年拜特進少宰纔半歲有疾

弘簡錄 卷一百七

告老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辭歸徒節安靜軍
充中太一宮使封康國公賜詩及圖書藥餌香茶獻詩以謝復
和賜之至盱眙病亟命子弟作遺表自書留神根本深戒持盈
八字以進遂卒年五十六贈太保再贈太傅生平能迎時上下
持祿養權性吝嗇惟恐不足於用晚年築第杭州萬松嶺以建
閣奉御書為名悉取其旁軍營民舍議者譏之帝因眷念不衰
擢子早民兵部侍郎早民徽猷閣待制

余深福州人及第為太常博士歷著作佐郎司封員外監察御
史殿中侍御史試辟雍司業至御史中丞兼侍讀張懷素妖術
事覺得京朝官與士民交關書甚眾其間京所密謀尤多因與
林據薛昂曲為掩覆請焚書以安反側京深德之結為死黨遂
力引薦驟擢為吏部尚書拜左丞連轉中書門下侍郎京罷以
外簡錄

卷一百七

辛 薛昂曲

資政殿學士出知青州京起復為門下侍郎拜少宰至太宰進
少保聯封豐衛二國公加少傅論取福建花果擾民上不悅罷
為鎮江軍節度使有司以深故鄉不令判府命知福州靖康初
加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深始終諂附蔡京其姦謀詭計深為首
據與昂次之至舉族內外咸諱京名或誤及輒加笞責雖已誤
即自批其頰靖康中與子徽猷閣待制日章連被論劾降中大
夫臨江軍居住尋赦還卒

林據字彥振與深同鄉後徙蘇州父邵顯謨閣直學士以蔭至
敕令檢討官引為京僚屬遷屯田右司二員外郎為河北巡察
使還言大府宜擇守西山木不宜伐保甲取有藝者試於朝駟
兵宜使更戍錢貨文書闡出疆外者宜遏絕上喜曰卿所陳盡
悉河朔利害累擢起居中書二舍人俄直學士院特旨除為翰

林學士時屢拓西夏地夏人求援契丹轉為請命遣據為報聘
使京密令激怒啓毀據入境盛氣以待迓者小不如儀輒辨詰
及見遼主抗言數夏國之罪倨傲出意外遼君臣咸不知所答
遂大怒空客館禁水柴絕煙火凡饗餼祖儀皆廢居三日遣還
胡議以據怒隣生事京曲庇之授禮部尚書既而得遼檄以失
禮開山知穎州尋召為開封尹省吏預知將變當十錢法密以
語大駟盡輦以償賈賈疑不納駟訟之據命真于法以發覺張
懷素謀變事加秩二等改兵部尚書大觀初進同知樞密院尚
書左丞中書侍郎二年由朝散大夫九遷至右光祿大夫當臘
傳姓名不識甄盎字帝笑以為誤據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
其無學倨侮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俄奉洞霄宮祠起知越
州轉永興軍拜端明殿學士知揚州以察察聞劄大俠繩汚吏

卷一百七

辛 薛昂曲

弘簡錄
下不敢欺徒大名過闕恨遼曩困辱之欲以修怨因為帝言頃
者遼國搆賊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其後北伐之議實始於此
加觀文殿學士慶遠軍節度使言者復論罷之趙家病瘍卒年
五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錄子偉直祕閣後追貶節度副使偉
死世絕 薛昂杭州人素寡學術主安石經義昂進士遇有用
史記西漢語輒黜之時以為笑歷太學博士校書郎殿中侍御
史中書舍人兼侍讀升給事中大司成嘗請罷史學哲宗斥其
俗佞以不稱翰林學士改刑部尚書轉兵部尚書徽宗立拜左
丞大觀四年出知江寧徙河南久之提舉嵩山崇福宮蔡京復
用遷門下侍郎尋罷為彰化軍節度使佑神觀使改特進資政
殿大學士知應天亦以論罷紹興二十七年並復其官
王黼字將明河南祥符人初名甫後賜今名為人美風姿目睛

如金有口辯才疎雋而寡學術多智善俊登第調相州司理參軍編修九域圖志何志同領局喜其人言於父執中薦擢校書郎遷符寶郎左司諫規知張商英失上意帝遣使以玉環賜蔡京於杭因條奏京政事之善并擊商英京復相德其助已繼二歲累擢至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御史中丞始因執中進復欲退執中使京頷國遂疏其二十罪不聽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以善鄰居中京遷怒改爲戶部尚書時大農方乏諸班禁旅資稿不如期詣左藏鼓譟京將罪之黼卽揭榜諸軍期以月日衆讀榜皆散京計不行進學士承旨父事梁師成稱爲恩府倚其聲儀外艱起復宣和殿學士賜第昭德坊故相許將宅在左道奪之道路憤歎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遷特進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八階宋朝命相前此未有也別賜城西甲第徙居之日尊以弘簡錄

卷一百七

主

辛未宋九

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於官寵傾一時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爲罷方田辟雍算學併會要六典諸局汰省吏減選郡橫班官俸入之半茶鹽鈔法不復比較富戶科抑一切蠲除四方翕然稱之乘帝所懲肆爲邪侈多蓄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誘奪待制鄧之綱妾反以罪竄之綱嶺南加少保太宰以御前使喚爲名悉奪綱運請置應奉局自兼提領中外名錢皆許擅用竭天下財力以供費官吏承風苛取四方水陸珍異之物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其家御史陳過庭轉運張汝霖皆以論黼坐貶方臘起黼匿不以奏蔓延彌月攻破六郡賊勢遂不可制及賊平日猶論功轉少傅進少師初帝遣童貫督兵征臘全付以東南之事曰如有急卽以御筆行之貫至見吳民困於花石之擾遂命其僚董耕作手詔罪已且罷應奉局吳民

大悅黼言臘之起本由茶鹽法而貫入姦言歸過陛下貫聞之謀起蔡京以間黼黼懼是時朝議已納趙良嗣之計結女真圖燕黼因勸帝曰遼雖通好百年肆慢已極今弗取女真益疆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向其言以兵委貫黼復折簡通誠意言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之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竟貫定城五六歸而奏凱率百僚稱賀帝解玉帶以賜優進太傅封楚國公總治三省事許服紫花袍賜從儀物幾與親王等因議上尊號帝曰此神宗所不敢受弗許始遂使至率迂其驛程寢稿不示以華侈至黼務欲速凡女真遣使令便道自燕七日而至張宴輒陳尚方錦繡金玉寶玩以誇富盛由是女真益生心身爲三公至陪扈山宴親爲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欽宗在東弘簡錄

卷一百七

主

辛未宋九

宮惡其所爲黼欲撤之耶王楷有寵陰爲畫奪宗之策皇孫湛授節度使封崇國公黼謂但當得觀察使命宮臣耿南仲代東宮草表竟奪謀官帝遇黼素厚名其所居閣曰得賢治定爲書亭堂榜凡九一日妄言有玉芝產堂柱帝臨觀之見與梁師成第連牆穿便門往來始悟其交結狀遷宮眷寵頓衰尋命致仕欽宗受禪惶駭入賀閣門奉旨不納金兵下載其孥以東貶崇信軍節度副使籍其家吳敏李綱請正典刑開封尹聶山挾宿怨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南輔固村民家取其首以獻棄屍道旁帝初卽位重誅大臣託言爲盜所殺

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父浦本銀工爲其子結交士人凡河東舉子入京多資給路費有所營置輒罷罷工爲之邦彥以是聲譽奕奕入補太學生進上舍大觀二年及第授秘書試符寶郎其

徐處仁字擇之。應天穀熟人。登甲科。為永州東安令。蠻人叛。親
鎔巢穴。開示恩信。蠻感泣誓不復反。改濟州金鄉。被薦入徵宗
問京東歲事。以旱蝗對問。邑有盜乎。曰有。善其不欺。除宗正
丞。太常博士。擢監察御史。遷右正言。給事中。攝開封府。裁決如
流。囚繫常空。進戶部尚書。繼拜中大夫。尚書右丞。言六曹長貳
皆異時執政之選。而部中事一無可否。悉稟命朝廷。夫人才力
不容頓異。豈有前不能決一職。而後可共政者乎。乞詔自今尚
書侍郎遇事視條例。有無參決無條例者。酌情裁斷。無得輒申
尚書省。毋憂免喪。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徙永興軍。童貫使陝
西。議平物價。處仁言此令出。則商賈弗行。積藏益閉。名為平價
適以困之。轉運使阿買意劾處仁格德音。倡異論。遂落職。知新
州。久之。以顯謨閣直學士知穎昌。民有得罪。宮掖者。處仁為奏
弘簡錄 卷一百七 五 半補宋九

和然其心。巨測易。扇以變。有當行事。以聞。乃上備邊御戎十策。
進觀文殿學士。寶錄。官使特陞大學士。舊制。大學士必宰相始
授。蓋異數也。俄金兵犯汴。儲糧列備。命兵萬人。勤王。仍乞親
御六師。以張國威。適欽宗下詔。親征。移書御營。使李綱言。備禦
方略。又密奏。御金人。歸諍。伏兵滌。擊其半濟。不報名。為中書
侍郎。入見。開劄三領奏。言定。乃陛下潛滌。不當棄。與吳敏議。合
薦。可大任。拜太宰。兼門下侍郎。上皇東巡。道貫既。既部。下勝捷
軍。有惡言。及將還。都人情。洵懼。處仁謂陛下仁孝。思奉晨昏。屬
車西還。天下大慶。宜郊迎。稱賀。軍士妄言。臣請身任。乃以為冠
駕。禮儀。使統禁旅。從出郊。迄二聖還宮。部伍肅然。礪山尹開封
庫。有美珠。密語寧德。官宦者。特旨取。為太上皇后壽。處仁奏。陛
下鑿近患。凡事必出三省。珠雖細。故恐此端一開。前日應奉之
弘簡錄 卷一百七 五 半補宋九

卒單行而入。蠻懼呼投兵聽命。還以稱職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迎遼使還。言河北邊備弛廢。宜及今無事。以時治之。帝壯曰。非卿誰宜為者。命為都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中貴人稱詔有所市。格不答。憤而歸。中以他事降直龍圖閣。知梓州。踰五年。徙滄州。河決都水孟昌齡移檄索船與兵。格報水勢方惡。船當以備緩急。滄為極邊。兵非有旨。不敢遣。昌齡怒。劾之。格不為動。益務治水。城迄以全。詔書嘉獎。因用便宜。暫免保甲。保馬呈閱。及復諸縣租等第。振貸以寬被水之民。人情大悅。進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召拜戶部侍郎。宣和初。京師大水。或請決汴隄以紓宮城之患。格謂水漲隄壞。亡可奈何。今決而浸之。是魚鼈吾民也。亟乘小舟。相水源委。導入五丈河。決旬水平。帝勞之。因上疏。願帝垂意時事。益謹天戒。還尚書。言王黼奪汴渠綱運。以供應。弘簡錄 卷一百七 幸備宋九

用自去秋絕不至。黼怒之。罷知滁州。俄以治第。歷陽。投民踰制。提舉鴻慶宮。五年。起知青州。未行。召為吏部尚書。從戶部復請。外以延康殿學士知潭州。金兵入汴。李邦彥薦同知樞密院事。既至。改中書侍郎。時多論宣和間事。格奏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所急先之。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之心哉。京攸黼。既從竄斥。姑可已。待邊事既定。白道君下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善其論。使以此意作詔。布告在位。因賜東宮舊書萬卷。且用近比。除子璟直秘閣。力辭。進少宰兼中書侍郎。帝注意禮之甚。渥然本無濟時大略。始從廷臣議。許割三鎮。使者既行。見諸道勤王兵大集。輒諭止。勿前。逮兵薄城下。又悔之。密言於帝。唐自天寶而後。屢蹶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

西幸洛陽。地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其議開封尹何栗入見。引蘇軾論。謂周甚失計。未有如東遷者。帝幡然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遂不用其計。從帝巡城。為都人遮擊。欲殺之。策馬得脫。臥家求去。御史胡舜陟劾其智慮不能經畫。遂事但長於交結。內侍今因事日。屢不可以備位。乃罷為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京城不守。車駕至金營。格謂計大失。將不得還。既而聞駕復入。乃迎拜道左。請入觀。栗不可。駕將復幸。格言一之為甚。其可再乎。頃之吳玠莫儔入城。取推戴。張邦昌狀格既書名。仰藥而死。

何栗字文鎮。仙井人。進士制科。皆第一。擢校書郎。提舉京畿學事。擢累主客員外郎。起居中書。二舍人兼侍講。數咨訪。欲任以言責。因與蘇軾鄉黨。恐宗其曲。學出知遂寧。已而留為御史中丞。論王黼。姦專橫十五罪。黼請去。上猶豫未決。栗繼上章。及其黨胡松年。胡益皆罷。栗亦以微猷。閣待制。出知秦州。欽宗立。召還。閱月。拜翰林學士。進尚書右丞。中書侍郎。建言不可。徇百官議。以使臣王雲言。愚弄朝廷。請建四道總管。使統兵入援。傾以胡直孺。王襄。趙野。張叔夜。無何。兵起。響應。而唐恪。耿南仲。聶昌堅。倡和議。亟檄止之。栗復解政事。以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尹。金兵長驅。傅城。仍令代恪拜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朝廷從其請。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令密草詔。藁以上充天下兵馬大元帥。京城失守。從幸金營。遂留不返。已而議立異姓。東陷。朔廷仰天大慟。不食而死。年三十九。建炎初。贈大學士。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家七人。

冊曰。日將脯矣。鬼魅紛然。十七人中。曾無一賢。孰與持危。

誰任扶顛何桌庶幾身死名全

弘簡錄卷一百之七

弘簡錄

卷一百七

手

字補宋九

弘簡錄卷一百之八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十

李綱 趙鼎

張浚 子杓孫忠恕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祖徙無錫父夔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進士積官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遷起居郎宣和初京師大水疏言陰氣大盛當以外患為憂謫監沙縣稅務七年起為太常少卿金人渝盟朝議避敵綱上禦戎五策欽宗卽位上言方今中原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太上付託之意召對延和殿言

弘簡錄

卷一百之八

宰輔宋十

朕頃在東宮見卿論水災疏尚能誦之綱因奏李邦今議割地臣愚以為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當以尺寸與人上嘉納除兵部侍郎參吳敏行營兵事宰執議避敵鋒綱諫今日宗社乃太上手挈以授陛下委而去之不可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京都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皆在苟捨此欲何之惟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宰相因推綱卽除尚書右丞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上意頗悟內侍奏中宮已行上色變降榻曰朕不能留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曰朕今為卿勉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令疎虞綱皇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入朝則乘輿已駕禁衛皆披甲以待綱急呼語之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

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萬一中道潰歸陛下孰與為衛且敵兵已
 逼仰知乘輿未遠輕騎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遂命輟行綱傳
 旨敢復言去者斬諸軍感泣皆呼萬歲拜為親征行營使以便
 宜從事迺治守戰之具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
 絕城下斬敵將十餘人眾數千級敵聞內禱知有備乃退上遣
 李忱至軍中議和綱言安危在此一舉恐稅怯懦誤事請自行
 不聽金人須金幣千萬求割太原中山河間以親王宰相為質
 稅受事且不措一辭還報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矧三
 鎮國之屏破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
 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宿留數日彼知大兵四集雖不得所欲
 亦將速歸此時而許之盟庶不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相議不
 合綱不能奪求去上慰諭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甫退

私簡錄 卷一百八 李輔宋十

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綱又奏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非用
 師不可且彼以孤軍深入重地猶虎豹自投穿中當以計取不
 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饒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
 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
 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以為然約日舉
 事會姚平仲勇而寡謀先期斫敵營不克夜半傳旨諭綱曰姚
 平仲已出卿速援之綱率諸將出封丘門以神臂弓射却金師
 平仲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歸罪於綱遂罷綱太學生陳東等
 伏闕請留罪民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至殺傷內侍帝亟召綱
 入泣拜請死帝亦泣復其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金師退除
 知樞密院事請如澶淵故事遣兵十萬分道護送遇可擊則擊
 之諸將受命踴躍而行宰相咎綱盡遣城下兵恐倉卒無措復

詔徵還諸將已追敵及於邢趙間遽得名命皆扼腕痛憤比綱
 力爭復進而將士解體矣始太上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送
 流言且為變議遣轟山圖之綱曰使山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
 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求東南一道陛下將何
 以處之莫若罷山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上
 從之至是迎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名綱或慮不
 測綱曰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至則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
 以天下養之意請早還京師太上泣數行下因問曩者卿何故
 去對曰臣狂妄論列水災蒙恩寬宥然臣所言天地之變各有
 類應正為今日攻圍之兆管猶人之一身病在臟腑發於氣色
 形於脈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修其在我者
 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太上稱善又詢近日都城攻圍

私簡錄 卷一百八 李輔宋十

守禦次第語漸浹洽因及行宮止邊角等事曰當時恐敵知行
 宮所在非有他也今上仁孝惟恐有一不當太上意每得詰問
 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強寇至子弟任家事不
 得不從宜措置正如禪位之初庶事不得不小有更革幸今太
 上回鑾宜有以大慰今上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大感悟出
 玉帶金魚象簡以賜曰行宮人得卿來皆喜以此示朕意卿可
 便服之且諭以曩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兩宮使無疑阻當
 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再拜還具道之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
 仲欲屏太上左右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南仲拂然曰左司
 諫陳公輔乃為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臺司置對上愕然綱曰
 臣與南仲所爭國事也南仲乃為此言臣何敢復有辨願乞身
 待罪章十餘上不允太上還綱復上章懇辭上手詔諭曰乃者

敵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激發。不謀而同。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朕已深諒。不足介懷。正賴協濟艱難。勉為朕留。不得已就職時。北兵已去。上下恬然。綱獨以為憂。上備邊禦敵八事。與同樞許翰議。調防秋之兵。奏言。今邊患方棘。調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如節度使至。遣郡刺史。本以待功勳。今皆以授戚里。倖臣。堂吏。轉官。止於正郎。今至中奉大夫。宜皆復舊執政。揭其奏。通衢欲因此離之。會剛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專權之語。綱疏辨。南仲乘機。謂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乃除河東北宣撫使。臺諫請留綱者。皆斥之。許翰書杜郵二字。遺綱。遂皇恐受命。上手書。裴度傳以賜綱。言寇攘外患。可以掃除。小人在朝。蠱害難去。亦書度論元稹魏洪簡疏中要語。以進。且言。臣今此行。必無復還之理。萬一朝廷執議不堅。雖進而死。敵未畢。臣之所願。上為之感動。陸極論唐格。晉山姦邪。後必誤國。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復奏言。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陛下適丁其艱。難誠宜嘗膽思報。屬精求治。願深考祖宗之法。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興復。行次懷州。有詔罷滅所起兵。奏曰。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肥。敵且深入。使防秋之師。果皆足用。尚慮有散騎渡河之警。今所團結之兵。悉皆罷滅。河北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望。甫集之兵。又令散遣。臣恐後時號招。決無應之者矣。不報。御批。促解太原之圍。綱又上疏。極言諸將承受御書。事皆專達。撫司徒擁節制之名。安能集事。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吳敏許翰皆罷。而相唐恪進。葦山陳過庭李回等。綱問之。歎曰。事無可為者矣。即丐罷朝。命仲師道領宣撫事。名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疏辭言。

弘簡錄 卷一百八 辛未 十一月 四

者復追論綱主戰喪師費財落職奉祠。俄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安置。金兵再至上恬和議之非。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行次長沙。被命率湖南勤王兵入援。未至都城。失守。康王開府承制。復故官。且遣書曰。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濟事。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當投袂而起。以副蒼生之望。及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建康。中丞顏岐奏。綱金人所惡。不宜復名。上曰。如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上問綱。且至。遣官迎勞。入見。涕泗交集。上為動容。奏言。臣愚但知有陛下。不知有金人。宜為所惡。然謂臣材不任宰相。則可。謂見惡金人。不當為相。則不可。帝為罷顏岐。綱猶力辭。上曰。久知卿忠義智略。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頓首泣謝。復奏。臣無左右先容。陛下首加識擢。望察管仲。苦霸之言。使得盡志畢慮。不以小人間之。乃如姚崇疏上十事。願度其可者。賜以施行。方敢受命。一議國是。中國之御。四裔能守而後戰。能戰而後和。靖康胥失之。今欲戰不足。欲和不可。宜先自治。以守為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議巡幸。車駕不可不入京師。謁廟社。以慰都人之心。若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乞詔有司。預為之備。三議赦令。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者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濫及惡逆罪廢諸臣。宜悉改正。四議僭逆。丞宜早正典刑。垂戒萬世。五議僞命。願倣唐肅宗以六等定罪。稍厲士風。六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議本政。謂出自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議久任。

弘簡錄 卷一百八 辛未 十一月 五

謂情康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茂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翌日頒議于朝。惟僭逆偽命留中。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邦昌在政府十餘年。淵聖首擢為相。如能死守臣節。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彼方自以為得計。及知天下不與。不得已。始請太后垂簾聽政。其僭逆始末。斷以春秋之法。非特將而已也。臣今誓不與共戴天。若見當以笏擊之。至於偽命。臣僚駢肩。反面不以為恥。以是傳聞四方。其誰不解體者。因泣下。上為感動。左右內侍皆泣。乃謫邦昌潭州。吳玠莫儔而下。皆遷謫有差。又言羣臣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上從之。仍詔諸路詢訪死節者。以聞。帝因言。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奏當今先後緩急規模次序。當先料理河北河東。然後中原可保。東南可安。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使宣諭天子恩德。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此最今日先務也。上善其言。問誰可任者。迺薦張所。有傅亮者。以邊功得官。圍城時。率勤王兵三萬。屢立戰功。綱察其智略可大用。欲因此試之。遂以亮充河東經制副使。皇子生。當赦綱。奏曩者登極曠湯之恩。獨遺兩路與勤王之師。天下歛望。夫兩路為朝廷堅守。赦令不及。忠臣義士皆謂棄之。勤王師在道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德意。上嘉納。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山峇之民。思應招撫。經制司募者甚眾。有詩高許。

弘簡錄

卷一百八

六

辛

者受任防河而遁。謫嶺南。至南康謀變。守俘戮之。或議其擅殺。綱曰。此輩奸王命。掠行旅。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法。而一守俘能戮之。真健吏也。上以為然。命轉一官。開封關留守。力薦宗澤。又奏。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領京東西。製造而教閱之。又奏。造戰艦。募水軍。及詢訪諸路武臣材略可任者。以備用。朝廷議遣使於金。命草表。奏言。堯舜之道。孝悌而已。陛下以二聖遠狩。不甘寢食。此孝悌之至。正宜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疆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甲辭厚禮。恐亦無益。乞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使同心協力。相與扶持。以致中興。又乞省冗員。節浮費。上皆從之。時潰兵十餘萬。為盜。攻劫山東淮南。襄漢之間。命將悉討。平之一日。論靖康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終夜不寢。何以卒致。弘簡錄

弘簡錄

卷一百八

七

辛

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設駐蹕。圖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易得也。疏止留中。不出已而遷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潛善當政。一意沮撓張所。又令宗澤迫傅亮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恐誤國事。有詔罷經制司。亮赴行在。綱奏招撫經制。臣所建明。所與亮又臣薦用。今潛善沮所與亮。正所以阻臣。因再疏求去。上曰。卿所爭細事。何乃爾。綱言方今人才以將帥為亟。恐非細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臣東南人。豈不願東幸為安便哉。願一去中原。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竝辭而退。先是綱常具三疏請募兵買馬與募民出財助兵。諫議宋齊愈謂其不可行。疏論之。未幾齊愈以議立張邦昌罪。戮於東市。張浚乃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買馬招軍之罪。罷為觀文殿大學士。奉祠洞霄宮。所亦以罪去。亮母病辭歸。凡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敵攻京東西。殘毀關輔。盜果起中原。天下遂不可為矣。紹興二年。復除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上言荆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古稱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如鼎澧岳鄂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為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議未及行。諫官徐俯劄劾。論劾復罷奉崇福宮祠。四年冬。金及偽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齊悉兵南下。境內必虛。儻出其不意。電發霆擊。擣穎昌。以臨畿甸。彼必震懼。還揀王師追躡。此上策也。若駐蹕江上。號召上流之兵。

順流而下。以助聲勢。使敵人奪氣。不敢南渡。然後以重師進屯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俟彼道歸。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使卒伍潰散。敵得乘間深入。則其患有不可測者。往歲金人利在侵掠。又時方暑。勢必還師。今偽齊導之而來。勢不徒返。苟或退避。無以善後。昔符堅百萬侵晉。謝安以偏師破之。使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安知北敵不投首於我。願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何如耳。詔綱所陳。誠今日急務。付三省密院施行。五年復問攻戰守備。措置緩懷之方。綱奏陛下願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人既退。當用兵為大舉之計。臣又以為不然。弘簡錄 卷一〇八 九 幸輔宋十一 何者。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圖僥倖。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復兩京。今朝廷偏據東南。將士久於暴露。財用煩於調度。民力困於科取。苟非大修守備。先為自固之計。何能制勝萬全哉。議者或謂且但保守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頻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漢之高光。皆以天下為慶。故嘗曰。吾亦欲東。又曰。得隴望蜀。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哉。定禍亂。光祖宗境土。坐視淪陷。而吾所糾合精銳。將以何為。士馬日見損耗。何以圖敵。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嚴攻計。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彊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故以魏武。

符堅石勒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
 可以都金陵後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
 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
 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
 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自
 為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至於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
 雄壯地勢寬博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闈立官府勅營軍使粗
 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
 赤子其心未嘗一日忘宋特制於疆敵陷於塗炭而不能以自
 歸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循許其自新此綏懷之所當
 先也若夫善後之策臣觀今日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
 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
 休息之期憂勤雖至功效杳然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夫用人
 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以責其成功
 今不詳究其術業而姑試之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臣夙夜思
 之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如高祖光
 武本朝太祖太宗皆躬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皆始於憂
 勤終以逸樂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往
 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陝兩河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
 則兩淮東西失矣自今以後不知又何適而可乎臣又觀古者
 仇讐之邦鮮復通使東晉渡江石勒遣使元帝命焚其幣而不
 納彼自遣來且猶却之此無故使往祇自取辱臣願自今勿復
 泛遣此說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未復以正心正
 朝廷為言以為朝廷者根本也腹心也藩方者枝葉也將士者

爪牙也根本固則枝葉蕃腹心壯則爪牙奮陛下但使君子小
 人各得其分則是非勇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豈敢
 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陛下方寸之間耳因條上六事一信
 任輔弼二公選人才三變革士風四愛惜日力五務盡人事六
 寅畏天威疏奏賜詔褒諭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
 旨赴行在六年引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陸辭言今日用
 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時王
 師與金齊相持於淮泗綱奏兩兵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
 遣驍將自淮南約岳飛為犄角夾擊之已而諸將屢捷車駕
 進幸建康奏乞益飭戰守之具修築沿淮城壘勿以驟勝而自
 息勿以粗定而自安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
 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為先未幾郡瓊以全軍叛
 歸劉豫綱又指陳朝廷措置失當深可痛惜及當監前失以圖
 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言者欲深罪張浚引漢武誅王恢為
 比綱奏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臣扼腕而無所發
 憤陛下誰與立國願少寬假以責來效車駕將幸平江綱以為
 不可因一叛將望風怯敵遽自退屈八年復論和議極言金人
 以詔諭江南為名決不可許與廷論不合九年復知潭州荆湖
 南路安撫大使力辭允之十年正月辛卯堯年五十八計聞上
 為軫悼遣使贈撫問其家給喪葬之費贈少師諡忠定官親
 於十人生平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主民安危雖身
 或不用用又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
 山必問李綱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著易傳內外篇論語
 詳說文章歌詩奏議凡百餘卷又有靖康傳信錄奉迎錄建炎

時政記進退志制詔表劄集宜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錄

而曰夙至麟出非時可哀相七十日不盡其才中原可復
上下利蕃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幼孤母樊氏教之通經史登崇寧進
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洛陽令吳敏薦擢開封士曹參軍
邦昌僭立鼎與張浚胡寅俱逃太學中不書識狀高宗初權戶
部員外郎浚薦推司勳郎中諭罷安石配享及蔡京黨與謂時
政闕失莫大於是時移鼎未定金人數侵軼鼎請以六宮所止
為行宮車駕所止為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
淮使敵莫測巡幸定所上納之擢右司諫諭劉光世與韓世忠
部將互擅殺奪漸不可長請加鞫問下詔切責諸將肅然上喜
以比之李勉遷殿中侍御史上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

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北兵薄江上幸會稽名臺諫

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督王瓌進軍宣州周望
分軍廣德劉光世駐新黃為邀擊之計又言經營中原當自關
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今宜以公安為
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通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大略與李
綱張浚所見相同適韓世忠有黃天蕩之捷呂頤浩請幸浙西
下詔親征鼎謂不可輕舉願浩惡其異已改翰林學士又改吏
部尚書皆不拜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
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沮挫言官之威疏頤浩過凡千言
上罷頤浩詔鼎復為中丞諭以朕每聞前代忠諫之臣恨不之
識今乃見卿俄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楚州遣
張俊往援俊不行致陷山陽鼎上章丐去不聽金復留淮上范

宗天度敵未必再渡鼎奏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願三省

常以敵退拔人才修政事密院常虞敵至申軍律治甲兵即兩
得之會論辛企宗除節度非軍功忤旨奉祠起知平江敗建康
移洪州京西招撫李橫欲用兵復東京鼎言橫烏合之眾恐不
能當敵已而果不利襄陽陷鼎薦岳飛使出師旋復襄陽紹興
四年召拜參知政事嘗請令韓世忠屯泗上劉光世出陳蔡與
簽樞徐俯議不合俯欲許光世入奏又欲斬偽齊宿遷令來歸
者送劉豫鼎皆固爭之俯積不能平乃求去未勝非兼知密院
言者以勝非不知兵宜令鼎通知由是忌鼎除鼎知樞密院都
督川陝諸軍事朝辭會邊報沓至遂留為相拜尚書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之日朝士相慶劉麟與
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言備禦之策人人各異獨張俊以為

當進討鼎是其言上亦欲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

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即詔俊以所部援世忠而
命光世移軍建康且促諸將進兵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
蜀何事為人任思世忠亦謂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上意
中變復奏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一旦正在今日若少却沮即
人心涣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會進兵大儀鎮捷首日至車
駕幸平江下詔聲逆豫之罪欲自將渡江鼎曰逆豫猶遺其子
豈可煩至尊且敵之遠來利於速戰遽與爭鋒非策止帝不行
適簽樞胡松年自江上還言北兵大集始信鼎之先見張浚久
廢鼎言浚可大任召除知樞密院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
南知我有備漸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為矣命諸將邀諸淮進
敗之金人遁歸上喜歸功於鼎常語張浚曰鼎與宰相天使佐

朕中興宗社之幸也。鼎奏金兵雖遁，尤當博采羣言為善後之計。乃詔廷臣議攻戰備禦措置緩急之方。五年上還臨安轉左僕射都督諸路軍馬條置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名用者列之。座右次第奏行之。詔授宗室子爰節鉞封建國公。鼎專任其事。語在本記。又詔范冲刊定神哲二史。鼎為監修。是非不謬。御書忠正德文四字并尚書一帖賜之。曰：書所載皆君臣相戒飭之言。欲與卿共由斯道。鼎上疏謝。豫復遣麟兒分路入寇。時諸將各守信地。帝憂沿江上下無兵。光世乞退保采石。鼎奏諸軍出以討逆。若便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張俊合光世軍盪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善其策。詔二將進兵。俊至藕塘與猊戰大破之。鼎又命沂中趙合肥以會光世復進至肥河與麟戰。又破之。尋以議回蹕及罷光世軍與俊議不合。力疏求去。除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紹興。未幾果致羈瓊之叛。俊引咎去。位復拜鼎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至日勸上靜以待之。不爾益增諸將驕蹇之心。臺諫交論。淮西無備。鼎奏行朝擁兵十萬。敵來自足。抗之設有他虞。鼎當身任。淮西迄無虞。帝欲遠竄浚。鼎奏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已而內批。諭置嶺南。鼎留不下。約同列。固請。上意乃解。或有議其再相無他設施者。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癩。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元氣必傷。未幾上因向子諱事。欲逐潘良貴。常同言其無罪。張致遠又不書黃。三人皆鼎所善。上由是不悅。會御筆除和州防禦使。璩領節鉞封國公。鼎謂昔建國之立。所以係屬人心。故禮數不得不異。今不當援此為例。上不從。鼎常開和議。與檜忤。檜乘間擠鼎。薦蕭振為御史。振入臺劾叅政劉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語

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適給事中勾濤言。御史張戒擊臣出鼎之意。因詆鼎。鼎引疾乞免。乃以忠武軍節度使再知紹興。檜率同列往餞。鼎不為禮。一揖而去。益憾之。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使指。鼎言君臣禮數及地界甚悉。至是與金使俱來。以詔諭江南為名。上對王庶歎息曰：使五日。前得此報。鼎豈可去耶。於是檜禍鼎之心益堅。徙知泉州。諷謝祖信諭其嘗受偽命。王次翁又言其治郡廢弛。罷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復上言。時政檜恐復用。諷次翁又論其乾沒督府錢十七萬緡。論居興化軍。移漳州。連責清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湖州。居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詹大方誣其受賄。移吉陽軍。謝表有曰：白首何歸。俟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怒曰：此老倔強猶昔。居又三年。檜察知廣帥張宗元時饋糲米。命本軍月具存亡。申省尋得疾。自書墓石。又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卒。年六十三。天下聞而悲之。時紹興十七年也。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即位。詔還爵位。贈太傅。諡忠簡。追封豐國公。配享高宗廟庭。擢用其孫十有二人。生平長於為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其為相知。無不言。有內批升擢鼎奏。以疎遠小臣。何由得其姓名。上謂常同數稱之。鼎曰：同知其賢。何不露章薦引。卒不用。見內侍移竹入內。責曰：良樛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有戶部官進錢入宮。鼎召至切責之。奏言某不當獻。陛下亦不當求。遂出與郡。嘗薦劉大本。常同林季仲。胡寅。魏玘。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等數十人。分布朝列。時稱得人。惟檜機穽深險。外和中。與始鼎與張浚

卷一百八 西 宋 潘 濬 去

弘簡錄 卷一百八 五 宋 潘 濬 去

皆薦檜可大用。檜得枋惡鼎逼已故陷之。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

冊曰：中興賢相。鼎乃為首。不撓不屈。有為有守。云何臨終。惕於休咎。尚有遺愆。不能順受。

張浚字德遠。唐相九齡弟九臯之後。六世祖遷漢州綿竹。父咸舉進士。賢良兩科。早卒。浚方四歲。行直視。端言笑無誑。識者知為大器。登進士。調太常寺簿。高宗踐阼。馳赴南京。除樞密院編修。改虞部郎。擢殿中侍御史。時方草創法。令未舉。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諸將肅然。乘輿駐揚州。建言中原天下根本。願詔葺東京。關陝襄鄧以待巡幸。時宰意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未行。擢禮部侍郎。參贊御營司公事。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浚於平江。節制軍馬。有潰兵數萬。所至剽掠。浚招集甫定。會苗傅劉正彥搆亂。偽赦至。知有變。秘不宣。詔傅等又以檄來。浚慟哭。召守臣湯東野提刑趙哲同謀起兵。適總管張俊亦至。浚知上素遇俊厚。可謀大事。握手告以故。相持而泣。又遣人賫蠟書。約呂頤浩劉光世。皆以兵來會。乃上疏請復辟。賊謀召浚詣行在。辭不赴。會韓世忠將舟師抵常熟。浚喜曰：大事濟矣。既至。亟以書招世忠。相對慟哭。誓以身任賊。浚因大稿將校。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皆曰：我順彼逆。浚曰：果然。退縮者請視軍法。皆應曰：諾。即日諸軍赴闕。戒世忠急趨秀州。據糧道。會傅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廢立。大逆不道。建炎皇帝。不聞失德。遜位改元。豈所宜聞。逆得書。懼遣兵扼臨平。誣浚謀危社稷。責授黃州團練使。柳州安置。浚不受命。值頤浩光世兵踵至。浚乃聲凶逆罪。傳檄中外。率諸軍繼進。御筆

除浚知樞密院事。事平。入見。伏地待罪。帝勞問。再三曰：曩在唐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小黃門。忽傳太母之命。貶卿柳州。朕不覺羹覆于手。念卿受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以賜趣令就職。時劇盜薛慶。聚淮甸。眾至數萬。恐其滋蔓。徑至高郵。入其壘。諭以朝廷恩意。慶感服。下拜。留撫其眾。然後歸浚。謂中興倚蜀為根本。恐金人先入陝。取蜀。則朝廷何恃。遂慷慨請行。詔以為川陝京湖宣撫處置使。得便宜。黜陟。入辭。幼御營將范瑄大逆不道。瓊伏誅。然後行。始抵興元。鄭延巳失妻宿宇。董引兵渡渭。攻永興。各路莫肯相援。浚至。即出行關陝。斥姦賊。擄豪傑。諸將惕息聽命。謀又報將寇東南。命各整兵向敵。已而攻江淮。浚即治軍入衛。至房州。知金人北歸。復還時。兀朮猶在淮西。懼其復擾。江淮謀牽制之。遂決策治兵。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遣統制

呂世存。王俊。復郿州。其餘州縣多迎降。兀朮聞之大懼。自六合引兵赴援。浚檄名。熙河劉錫。秦鳳孫偃。涇原劉琦。環慶趙哲。四經略使。合吳玠兵四十萬人。以錫為都統。制及婁宿戰于富平。縣浚駐邠州。督戰。騎身率將士薄陣。殺獲頗眾。趙哲擅離所部。軍將望塵起驚。潰諸軍遂敗。退保秦州。陝西大震。浚自劾待罪。竄錫合州。斬哲及統領官喬澤。以徇。慕容洎與統制張忠彥。韓辨。趙彬。叛降于金。浚退軍興州。命玠等收餘兵屯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買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帝手詔慰勉。紹興元年。金將烏魯攻和尚原。吳玠乘險擊走之。兀朮復合兵至吳玠。玠擊亦大破之。兀朮僅以身免。亟募其鬚髮。以遁。拜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浚在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

開都轉運使拔吳玠兄弟由行伍為大將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日眾故關陝雖擾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中丞辛炳先知潭州稽違發兵被劫至是率臺臣誣論其非詔以知夔州盧法原為副使及王似同治司事浚乃求解兵柄且奏似等威望素輕不可任願浩不悅勝非又因宿憾日短浚遂詔赴行在四年以本官提舉洞霄宮退居福州時朝廷與金議和浚慮川陝之兵既釋必併力窺東南疏言其狀未幾劉麟果引金兵入寇上思浚言策免勝非召復資政殿學士入見詔辨前誣除知樞密院事即日赴江上視師兀術方駐揚州擁衆十萬約日決戰浚召諸將議事部分已訖勇氣十倍世思遣麾下王愈詣兀術約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術大驚曰張樞密貶嶺南何乃在此愈出所下文書示之兀術色變夕

私簡錄 卷一百八

道去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趙鼎同心輔政務塞侍門抑近習從臣朝列多所引拔皆一時人望時號小元祐洞庭楊么據建康上流自往潭州視師用岳飛計請乘盛夏討之湖寇蕩平上賜書謂上流既定川陝荆襄形勢接連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卿乎因奏飛留屯荆襄已由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上遣使趣歸勞問有加名對便殿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上嘉嘆置之坐隅遣往臨江會諸將議事榜檄僭逆之罪令世思據承楚以圖淮陽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浚練兵建康進屯盱眙沂中佐俊領精兵萬人為後翼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措置甫定請聖駕幸建康謀報金兵布淮境浚光世張大敵勢輒請益兵上亦欲召飛東下令諸將還保江浚奏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

之險與敵共矣且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乎詔從之更命沂中往屯濠州時光世已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疾馳至采石令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懼復駐軍與沂中接大破豫兵猊麟皆拔柵遁手詔嘉獎名還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若六飛一還人心解體上從其言論却敵功除特進金紫光祿大夫浚以親民之官治道所急條具郡守監司省郎館閣出入迭補之法又以災異復賢良方正科太上凶問至命草詔告諭中外辭甚哀切浚奏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願陛下揮涕而起敘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乃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一以身任每奏對上未嘗不改容時方勵精克已事無巨細必以咨之賜諸將前往命浚草會遺呂社往廬州節制而密院以督府握兵為嫌乞置帥朝命張俊為宣撫使沂中制置使劉錡為副以撫之未至鄧瓊舉軍叛浚悔不用飛言懇求去位上問可代者曰秦檜何如對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檜由是深憾之浚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臺諫交訖不已復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居永州九年赦復故官奉祠踰月除資政殿大學士福建安撫大使明年金敗盟復觀文殿大學士浚奏言因權制變則大勳可集欲大治海舟千艘為直搗山東之計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尋封和國公浚事母盡孝將極論彗星之變恐貽母憂母誦其父對策語曰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朝廷浚意乃決上言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偽使在我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

私簡錄 卷一百八

安全不然。噬臍無及。檜大怒。令臺諫交論。復奉祠居永州。浚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傾心慕之。金使至。必問安在。檜恐其復用。以其黨張炳知潭州。與郡丞汪名錫伺察之。因張宗元獄株連及浚。會檜死。得免。二十五年。復判洪州。母喪。將歸。葬。痛奸檜誤國。又聞金亮篡立。必將開釁。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上疏極言。而沈該。方俟。湯思退。謂敵初無釁。笑浚為狂。臺諫湯鵬舉。浚哲論浚。若令歸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服除。落職奉祠。三十一年。亮兵大入。中外震動。起浚判潭州。改建康。兼行宮留守。至岳陽。買舟冒雪而行。時寇騎充斥。遇東來者云。敵方焚采石。或無輕進。泣曰。吾赴國難。義不可緩。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過池陽。聞亮死。餘眾尚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急往犒之。見者驚為從天而下。至建康。請乘輿。與丞臨幸。明年。駕至浚。迎拜道左。衛士無不以手加額。軍民望其風采。倚以為重。上每勞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命節制建康。并鎮江。諸路軍馬。金兵圍海州。遣都統張子蓋往救。火破之。復招集忠義及募淮楚壯勇。置御前萬弩營。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衛步莫如弩。衛弩莫如車。以陳敏為統制。創造車弩。孝宗即位。召見。改容曰。朝廷所恃。惟公一人。賜坐。浚首陳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也。必兢兢業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誓自服。上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令節制李顯忠軍馬。薦陳俊卿為宣撫判官。赴行在。入見。上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時敵眾十萬屯河南。聲言窺兩淮。移文索海泗唐鄆商州及歲幣。浚言當待以鎮靜。不為之動。屯大兵

盱眙濠廬以備之。卒以無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康諸州軍馬。與金將蒲察徒穆周仁蕭琦相拒。浚欲乘其未發攻之。遣李顯忠出濠州。邵宏淵出泗州。而自往臨之。乘勝進克宿州。中原震動。上手書獎勞。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以來。無此克捷。值盛夏。人疲急。名顯忠等旋師。會金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宿州。與顯忠戰。連日不利。兵遂潰。自劾待罪。降授特進。充江淮宣撫使。由是主和者皆議其非。上賜手書。方今邊事倚卿為重。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朕與卿分任。今日亦須與卿終之。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為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大飭兩淮守備。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孝宗召浚。子杅奏事。因附奏云。自古有為之君。與腹心之臣。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上覽奏。謂杅曰。朕待卿公有加。不當為浮議所惑。每對近臣。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凡遣使。必先令視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尋詔復都督。平章。樞密。如故。乃招山東淮北忠義萬二千人。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又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充萬弩營。令敏統之。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為險者。積以為置。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淮北日來附者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復奏蕭琦契丹望族。沈勇。謀欲令盡領契丹降眾。且以檄諭契丹。約為應。授金人益懼。但為虛聲。脅和其帥。僕散忠義。復貽書三省。密院。索四郡及歲幣。浚言敵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右相湯思退。檜黨也。亟欲議和。遣盧仲賢持書報金。浚言其小人多妄。不可信。已果辱命。復命王之望。龍大淵。浚復固爭。仲賢罪不可赦。之望不可遣。

乃令通事官胡昉楊由義往諭若必欲得四郡當罷和議昉等至金人械繫迫脅不為之屈更加禮遣歸上諭昉日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議幸建康詔之望等還思退大愧陽為乞祠而陰與其黨謀陷沒乃令之望盛毀浚所設守備不可倚恃令尹穡論罷督府叅議官馮方又言浚費國不貲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以為拒命詔從浚請解督府司諫陳良翰御史周操言其忠勤人望所屬不當去遂留平江八疏乞休除少師保信軍節度判福州復辭改醴泉觀使去日猶論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上務學親賢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其子以不能恢復中原即死不當葬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遂薨計聞上震悼輟朝贈太保加大師諡忠獻自幼有大志為熙河幕官即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圍城時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累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論定都大計以為東南形勢莫如建康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懣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悉為名臣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事任卒皆以功名顯故一時號稱知人其學邃於易有易解及雜說書詩春秋中庸解義并文集奏議子二杖見道學杓字定叟蔭授承奉郎累廣西經略司機宜通判嚴州差知袁州戢豪彊弭盜賊改衢州請祠以營兄葬遷湖北提舉常平改浙西督理荒政尋遷兩浙運判以直徵猷閣差知臨安奏除逋欠四萬緡米八百斛都城浩穰盜聚匿盡地警捕夜戶不

閉張師尹納女掖庭侍以恣橫杓因事痛繩之歷兵戶吏三部侍郎後移鎮江高宗崩以集英殿修撰知紹興董山陵事孝宗即位權刑部侍郎兼知臨安內侍毛伯益冒西湖菱地為亭杓奏復之外戚有殺僕者按如律遇上觀湖杓伏謁道左止輦問勞賜以酒炙進煥章徽猷龍圖三閣并端明殿學士知襄陽建康隆興三府以疾奉祠卒生平天分高爽吏材敏給遇事不凝滯多隨宜變通所至以治辦稱南渡以來論尹京者以杓為首子忠恕字行父以祖任監樓店務入府幕韓侂胄奪民間許嫁女夫家以告白尹歸其父母尹不能難調廣西轉運司主管文字通判沅州再轉京湖宣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開禧末入為籍田令輪對請廣言路通下情寧宗嘉納嘉定五年進軍器太府二丞出知湖州遷司農丞知寧國夏旱請得僧牒米蠲賑戒諸邑諭大家發蓋藏後以言去主管冲佑觀起知鄂州改湖北運判名為屯田郎官內艱免喪改戶部理宗即位移書關遠言孝宗服勤子職凡二十有七年今上自外邸未嘗躬一日定省之勞欲報之德視昔宜有加既而宰輔請太母同聽政復言國有長君若援仁英哲三朝為例此中策爾又詔集議廟制謂九廟非古今升先帝則十世矣於禮無稽寶慶初詔求直言陳八事一天人之應捷於影響正統所係不宜諉之分野二孝宗三年之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光宗雖有疾官中亦嘗服喪慶元間再期而祥百僚始純吉服今若甫經練祭一帶不存則是降而為期害理滋甚三太母慶壽前期吉服稱觴播為詩什此世俗之見非所以表儀天下四大婚之期當豫講夙定望嚴取舍正法度廣詢謀協公議五濟王之難始以不留京師徙之外

郡不擇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奮呼。闐城風靡。尋雖弭患。莫副初心。自始至今。含糊謬誤。六近世儉伎之徒。凡直言正論。率指為奸名。歸過自今。言者望風見疑。七當今名流。搜羅未廣。正士不遇。小人見親。八士習日異。民生益艱。向來第宅。聲伎服用。僥遺宗戚。閭官。翁或問見。今縉紳士夫。殆又過之。至於薦舉獄訟。軍伎吏役。僧道富民。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為之。及其避讓。媒進。往往分獻厥餘。欲基本不搖。何可得也。疏入朝。紳傳誦始。魏了翁勉以直已立名。無贖家聲。及是嘆曰。忠獻有後矣。真德秀更納交焉。又因輪對引。弒告孝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伏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致諫之臣。語益剴切。自知不為時所容。力請外補。以直秘閣知贛州。言者指為朋比。落職降兩官。紹定三年復元官。進秩一等。提舉冲佑觀。卒。了翁許其拳拳體國。似其祖撥繁剽劇。似其父敘華就實。則義理之學。嘗有聞乎伯父之教矣。

冊曰。兩朝倚毗。義不主和。丞相出師。功最為多。喜事而疎。語意云。何不信忠言。致已多磨。

弘簡錄卷一百之八終

弘簡錄卷一百之九

明刑部

皇清翰林院

幸輔 宋二之十一

朱勝非 呂頤浩 范宗尹 陳康伯

朱倬 黃潛善 汪伯彥 子名秦檜 子唐

万俟卨 湯思退 沈該 新增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上舍登第。陟歷州縣。靖康初。為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其外舅乃張邦昌友。使持檄至勝非。械之以聞。康王在濟州。首往詣。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遂定策。命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時屬草創。憑一敗鼓。草收元制。辭氣嚴正。人咸服之。疏言。仁義者天下之大柄。中國藉以持之。則四裔服。而諸夏自尊。苟失其柄。四裔得以交侵。國家與契丹結好。一旦乘其亂弱。遠交金人。是中國失其柄。而外侮所由招也。陛下龍飛之首。宜壹明正始之道。思其合於仁義者行之。不合者置之。則可以攘卻四裔。紹復大業。高宗嘉納之。總制使錢蓋進職。勝非封還錄。黃言其昔在陝西。棄師誤國。罪言官衛膚敏坐論。隆祐太后兄子。徙官。又奏人疑右外戚輕諫。臣非所以示天下。上皆從之。建康二年。除尚書右丞。言率執蔭敘。繆濫。祖宗舊例。不堂除。只就銓注。惟以禮罷政。然後推恩。趙普長子。授莊宅使。餘皆武臣。范純仁子正平死於選調。章惇子亦為州縣幕職。惟夏竦子安期。王安石子雱。超越舊制。以後蔡京六子。四孫。鄭居中。劉正夫。各二子。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鄧洵。仁洵。武各一子。並列從班。此已往覆轍。不可以不戒。俄遷

門下兼中書侍郎從帝鎮江駕南幸命為控扼使留經理建康特恩遷五官為宣奉大夫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苗傳劉正彥作亂擁兵至行宮門外上大驚勝非急扶上御樓詰問專殺之由賊語不遜繼勝非下樓委曲撫諭不從還奏臣義當死帝屏左右語曰當為後圖若事不成死猶未晚傳等請上避位太后抱皇子聽政太后不可顧勝非曰今日正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耶勝非曰王鈞甫乃苗傳腹心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還以告上退居顯忠寺翌日太后垂簾勝非請降赦以安傳等故事簾前必須二臣同對今事機有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其餘日引傳黨二人上殿以釋其疑太后可之語上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勝非問鈞甫前言二將學不足如何

弘簡錄 卷一百九 二 辛補宋十一

對曰如劉正彥手殺王淵軍中亦非之勝非又撼以言曰人言燕趙多奇士徒虛語耳上皇待燕士甚厚何無一人効力者鈞甫曰不可謂燕無人勝非曰君與馬參議皆燕中名將嘗獻策滅契丹今敵所任多契丹舊人若使渡江首必禍君盍早為朝廷協力可乎鈞甫唯唯王世修來見又深結之論以國家艱難正若等立功之秋誠能奮身立事從官豈難得乎世修喜時往來道軍中情實擢為工部侍郎傳欲改元正彥欲遷都建康為自太后二事權允其一不可令倉卒生變明日改元明受以詔示世修曰已從若請矣傳等欲挾上幸徽又欲幸越勝非諭以禍福而止喜曰凶豎真無能為也俄聞諸軍將至乘傳等懼挾以語曰勤王師未進者使此間自反正耳有如一且至行宮外公等置身何地乎賊以為然即召學士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

太后手詔於四月朔勝非親率之詣睿聖宮挾上乘馬還宮傳復請以世修為參議官勝非曰世修已為從官豈可復從軍乎上既復辟面請罷政事上問誰可代者薦呂頤浩張浚又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上曰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以付之况此舉實所倡也上領之授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金兵渡江懼其追討請尊禮邦昌之後以謝敵尋除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紹興元年馬進陷江州御史沈與求論其赴鎮太毅降中大夫分司南京二年用頤浩薦除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給事胡安國御史張璠言其誤國交章論罷改兼侍讀提舉醴泉觀日赴都堂議事頤浩力引復其相位內艱起復兼知樞密院事上重修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卷初議者以為當尅期恢復不常厥居員外郎江端友常

弘簡錄 卷一百九 三 辛補宋十一

請營宗廟時論非之至是方定和議勝非白上營宗廟于臨安又薦胡松年參知政事御史常同劾松年乃王黼客徙同左史莫倚諂曲江其奴為勝非治疽而愈請復倚官姻家劉式為兵官獲盜不以赴部特旨改官會久雨累章自劾當罷者十一事魏虹亦論其罪遂罷五年應詔言戰守四事起知湖州與秦檜有隙廢居八年卒諡忠靖時議苗劉之變保護聖躬功居多力薦張浚乃其公也然獨受潛善風旨罷李綱草制言其狂妄又忌趙鼎凡所條奏皆從中沮止因事出鼎人以此少之所著閑居錄亦多其私說云

呂頤浩字元直樂陵人徙齊州父喪家貧躬耕以贍登進士為密州司戶參軍李清臣薦改邠州教授除宗子博士累官太府少卿直龍圖閣燕山路轉運使辭疾提舉崇福宮高宗命知揚

州駕幸入見陞戶部侍郎進尚書與韓世忠單騎造刺賊張遇
營壘說以逆順之理遇黨釋甲降進吏部尚書金人逼揚州駕
將南渡召從臣問去留願浩獨叩頭願且留此為江北聲援恐
敵乘勢渡江事愈急不聽從幸錢塘拜密院同簽書江淮兩浙
制置使還屯京口金人去改江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明受
改元詔至倉卒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願浩度必有兵變其子抗
亦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日望拯救其肯遜位幼冲乎灼知兵
變無疑即遣人寓書張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浚亦推
願浩有威望能斷大事報以起兵狀乃與浚及諸將約會兵勤
王時城中士民洶懼檄楊惟忠留屯以安人心且恐傳等計窮
挾帝由廣德渡江戒惟忠豫備控扼俄有旨召願浩赴院供職
上言敵人乘戰勝之威羣盜有蠶起之勢與衰撥亂事屬艱難
豈容皇帝退逸安享請丞復明辟以圖恢復兵發江寧舉鞭誓
衆士皆感厲將至平江浚乘輕舟逐之相持而泣咨以大計願
浩慷慨言曰某曩諫開邊幾死官臣之手承乏漕挽已陷腥膻
之域設今事有不諧不過赤族為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
即舟中命幕客李承草檄告四方討賊令世忠為前軍俊翼之
已與浚總中軍分光世軍殿後同發平江傳黨託旨命單騎入
朝願浩馳奏所統將士忠義激發可合不可離師次秀州聞上
已復辟勉勵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勉必
反加我惡名翟義徐敬業可為監戒進次臨平被甲立水次出
入行陣親督諸軍破賊引兵入城都人夾道舁觀以手加額命
代勝非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駕幸建
康聞金人復入召問移蹕之地對曰金人謀以陛下所至為邊

而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
左右不可無相乃以世忠守鎮江光世守太平駕至平江聞杜
充敗績上曰事迫矣若何願浩遂進航海之策初建炎設御營
使本因行幸總齊軍政故使宰相兼領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
預願浩在位尤專恣中丞趙鼎論其過章十數上上以願浩倡
義勤王特從優禮除鎮南軍節度副使同三司醴泉觀使奉
化賊蔣璉乘亂為變劫願浩寘軍中上赦而招之尋除江東安
撫大使兼知池州駐軍鄱陽值馬進圍江州遣巨師古赴援失
利奔洪州上以願浩奮不顧身為人所難但失於輕進詔王玘
以萬人速往策應願浩復軍左蠡得崔增衆萬餘勢復振遂擊
敗賊乘勝至江州則城已陷矣及張俊敗馬進李成以餘衆降
劉豫詔以淮南民未復業須威望大臣措置乃命兼宣撫領壽
州除廬和無為諸州招降趙延壽于分寧得其精銳五千分隸
諸將時帳下兵不滿萬張琪自徽犯饒州有衆五萬郡人皇駭
願浩命其將閻阜姚端崔邦弼列陣以待琪犯臯軍臯力戰端
邦彥兩軍夾擊大敗之邦少保復為左相兼知樞密院事桑仲
在襄陽欲進取京城乞朝廷舉兵為聲援願浩乃大議出師而
身自督軍北上上命願浩治軍旅秦檜理庶務除都督江淮荆
浙諸軍事開府鎮江諸大將皆隸焉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
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方抵常
延壽軍叛犯金壇殺知縣胡思忠劉光世遣王德追至建平悉
誅之又聞桑仲已死遂不進引疾求罷願浩既還引朱勝非為
腹心謀共傾秦檜給事中胡安國首論勝非必誤大計不報安
國求去并臺諫程瑀江躋吳表臣張焄胡世將劉一正林待聘

樓焯皆落職而川黃龜年為殿中侍御史劉崇為右司諫劾
罷之獨願浩遂獨秉政殿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
過十萬今兵已十六七萬自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年世忠
張俊陳思恭張崇煥屢奏捷人有奮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
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可願廢斷早定火策北向矧今之
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難以舉事復請乘盜賊稍息遣使
循行郡國平獄訟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願浩言綱縱暴無狀
請罷宜撫改為安撫使李光與願浩書言綱有大節四裔畏服
願浩指以為黨論罷之時朝廷方審量監賞願浩多所縱舍右
司王岡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謂何上亦怪其不奏蘇湖地
震及泉州大水御史辛炳常同論願浩輔政二年無一善狀罷
除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五年詔問職守方畧條十
私簡錄 卷一百九 李綱宋十一

以紓禍言者非之罷張邦昌僭位復其職借路允迪詣康王勸
進建炎初論李綱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不報出知舒州言者
論宗尹嘗汗偽命責置鄂州名復為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參
知政事呂願浩罷命攝其位俄拜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年甫三十自來輔相未有如之者
建炎末上無嫡嗣宗尹造膝以請上命宗室廣擇懿祉後得伯
琮伯玖時諸盜據有州縣朝廷不能制宗尹疏言太祖收藩鎮
之權百五十年法久則弊方今國家多難四方帥守兵力單寡
豈宜坐視不變當稍復藩鎮之法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並
分為鎮投諸將以鎮撫使為名付以兵權俾蕃衛王室較之棄
地豈不大相遠哉上從其言以京畿東西淮南湖北地投諸將
分鎮凡軍興得便宜從事其間李成薛慶孔彥舟桑仲起於羣
私簡錄 卷一百九 李綱宋十一

事以獻除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適郴衡桂陽盜起遣
人悉平之帝在廷康轉浙西安撫判臨安府行宮留守明堂禮
成進封成國公上還臨安復除少傅加鎮南定江兩軍節度使
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引疾求去除醴泉
觀使九年金人歸河南地上欲命往陝西遣中使召赴行在以
老病辭條上陝西利害謂無故歸地必有他意趣赴闕疾不能
見卒贈太師封泰國公諡忠穆平生有膽畧善鞍馬弓劍當國
步艱難人倚為重胡安國勸以當法韓忠獻至公無我為先報
復恩誓為戒惜不能用時軍用不足願浩與勝非荆立江浙湖
南諸路大軍月楮錢於是郡邑多橫賦大為東南患云

范宗尹字覺民襄陽郟城人少篤學工文辭宜和中廷對李邦
彥擢置高第累遷侍御史右諫議大夫請從王雲言割棄三鎮

選儲於太祖在天之靈差不負云
陳康伯字長卿弋陽人亨仲之子幼有學行中上舍丙科遷太

學正丁內艱適貴溪盜起康伯起義丁逆擊俘其渠魁邑得以全建炎末為勅令刪定官尋通判衢州盜發白馬原督州兵協王師進討克之除大常博士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高宗幸建康以職事過潤得對請擇將帥上開納紹興八年除密院計議官遷司勳郎中與秦檜太學有舊檜嘗因康伯在郎省五年泮然無求不事倫合十三年始遷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金還為館伴適端午賜扇帕與金使論拜受禮以為生事罷知泉州海盜問作康伯以上意招懷盜多山降籍為兵不逞倡亂者殺之州以無事秩滿三奉祠垂十年檜死乃起知漢州名對除吏部侍郎請節用寬民凡所在取民無藝者許監司互察臺諫彈劾尋兼禮戶二部乞會計歲用所入儲什之二以備水旱復兼刑部檢所與大獄有司希意羅織康伯悉為平讞直士大夫之冤公弘簡錄 卷一百九 宋十一

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惟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發應之復勉周麟之曰大臣與國存亡生死安避使其不為宰相當自行金人犯廬州王權敗歸中外震駭朝士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獨具舟迎其家入下令諸城門扇銷車照常時京師恃以無恐敵迫江上楊存中就康伯議軍事康伯延入解衣置酒上聞之稍安有勸帝南幸闕越者康伯奏宜安靜以待審爾大事去矣又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亟引詔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上意始堅明年金遣高忠建來告葛王褒即位議授書禮康伯折之以詭自是報書始用敵國禮上欲倦勸康伯欲贊大議乞先正名仰天下咸知聖意乃使草詔立皇太子及行內禪禮奉冊以進孝宗即位命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禮遇殊渥呼為丞相不名有病祈去授太保弘簡錄 卷一百九 宋十一

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命宰執帥府安餞百官班送已又辭郡丐祠除醴泉觀使隆興二年八月起判紹興令赴關奏事辭時北兵再犯淮向人情驚駭復起拜相仍兼樞密使加封魯國公親故以病勸勿往康伯曰不然吾國家大臣今當危難義應與疾就道聞逸遂兼程而進至闕詔子增掖以見減拜賜坐間日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仍給扶持非大事不嘗啟師退免朝謁旬餘一奏事乾道元年南郊陪祀畢丐歸不許幾于第年六十九贈太師諡文恭擇日臨奠子固辭命工部侍郎何備護喪歸除子偉節直祕閣賜安節同進士出身五辭不受慶元初配享孝宗廟庭改諡文正孫景思為籍田令聯姻韓侂胄因侂胄嚴禁道學勸其勿為已甚後得漸釋

朱倬字漢章唐宰相敬則之後七世祖避地為閩縣人倬太學

登第調宜與簿居民避地者為具舟給食賴以全活歲勞極考實除田租什九以張浚薦召封除福建廣東西財川所屬官宜論明棗再薦于朝時方以劉豫為憂俾對言其必敗高宗大喜詔令改官與秦檜忤檜投越州張守復薦除諸王府教授檜惡言兵倬論掩骼事又忤之梁汝嘉制置浙東表檜參謀獲羣盜屬倬鞫問獨竄二人餘釋不問曰吾大父尉崇安獲僕民剽食者悉除其罪不以激賞吾其可愧大父乎通判南劍州兵悞不可用募卒重賞擒建寇阿規境內迄平除知惠州陞帝尚記其策豫必敗因問久淹何所對以厄於檜上愀然慰諭目送之旬餘除國子監丞浙西提舉諭曰朕親擢卿欲內外咸知職任惟均命自今提舉以上官外辭上殿蓋為倬設也久之擢右正言累遷御史中丞言人主任以耳目非報怨任氣之地每上疏

弘簡錄

卷一百九

辛酉宋十一

輒夙與露告若上帝鑒臨炎發倉廩蠲米價減私鹽嚴軍食凡數十章俄知貢舉三十年遷參知政事上曰人不知卿朕獨知之明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薦史浩虞允文王淮陳俊卿劉珙皆登用之金兵犯江陳戰備應三策謂兵應者勝上深然之又策敵三事上者為耕築計中者守備下則妄意絕江料必出下策果如其言上自建康回鑾有內禪意密奏靖康之事正以傳位太遽盍姑徐之孝宗立心不自安求去詔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諫官復以為言降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復元職恤典如宰相贈特進孫著淳熙十四年登第仕至吏部尚書

冊曰中庸之相豈無一籌以濟中興實非其流君臣同德與世沉浮餘子碌碌能伯獨優

黃潛善字茂和邵武人登進士宣和初為左司郎中陝西河東地震陵谷易處命往巡察不以實聞擢戶部侍郎坐事請亳州久之以徽猷閣待制知河間康王開府檄將兵入衛潛善悉心攀附王承制與汪伯彥俱授副元帥遂相附比即位拜中書侍郎與右相李綱不相能綱欲逐罷二人呂好問止之未幾拜潛善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御史張所言其姦邪恐害新政左遷所尚書郎太學陳東復極言李綱不可去汪黃不可任潛善志甚會歐陽澈上書語侵官掖乘間譖殺澈并東誅之明年金攻陝西京東又山東盜起皆不以聞帝在廣陵距真州六十里劇賊張遇縱兵焚劫內侍邵成章疏其誤國竄成章南進御史馬伸亦以劾潛善伯彥被謫死旋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寇衛單弱值耶濮陷沒宿泗屢有警右丞許景衡請避其鋒潛善以為不足慮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俄泗州奏金人突至帝大驚決計南渡御舟已戒二人且共食堂吏亟呼曰駕行矣乃倉皇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鈞至江上軍士聞其姓誤以為潛善爭數其罪揮刃而前鈞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駕濟瓜州幸鎮江敵兵躡其後崎嶇狼狽中丞張敬勅之始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鄭毅又論二人均於誤國而潛善之惡居多落職居衡州王廷秀繼以為言責置英州袁植乞斬之都市不許尋卒于梅州為人陰毒狠愎狃持國柄嫉害忠良李綱既逐張惇宗澤許景衡相繼貶死臺諫一言隨陷以禍中外為之切齒紹興二十七年詔以潛善嘗任副元帥特命復官錄其一子諫官凌哲復論之不聽

弘簡錄

卷一百九

辛酉宋十一

汪伯彥字廷俊祁門人登進士積官虞部郎中欽宗召見獻河

北邊防十策進直龍圖閣知相州值其定陷徙帥府于相以伯
彥領之高宗以康王使金至磁州時金兵充斥常有甲馬數百
蹤跡王所在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服藥韃部兵逆于河
上王勞之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其受知自此始未幾王
引兵渡河謀所向伯彥勸王出北門濟河由大名歷鄆濟可達
京師會北兵薄城有詔金人方議和王將兵毋得輕動伯彥以
爲然遂罷行宗澤勸王進兵不聽及城破二帝北行王承制除
伯彥顯謨閣待制升元帥進直學士卽位擢知樞密院事無何
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高宗初政天下想望撥亂治
功伯彥在位踰年不能有所經畫惟與游曾比周專權自恣諫
官御史下至韋布內臣皆切齒劾奏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洪
州改提舉崇福宮尋落職居永州紹興初復職知池州充江東
安撫大使論者弗置詔以舊職奉祠尋又知廣州王居正復論
視職七年帝語秦檜張浚曰帥府舊僚實同艱難往往淪謝伯
彥朕之故人宜與牽復始伯彥未第受館於王氏檜從之學而
浚亦伯彥所引故二人共贊議郊恩取旨更得御筆明其舊勞
庶幾內外孚信九年詔知宣州過闕上所著中興日曆五卷帝
謂便可之官庶免議論紛紜然猶眷注不已又語檜曰漢之高
光不忘豐沛南陽故舊皆人情之常拜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
使十年請祠明年卒贈少師 子似更名名嗣初任軍器監去
相州時金人執之使割地遂拘而北後檜使人贖之乃還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進士補密州教授繼中詞學兼茂科遷
太學正靖康元年金兵攻汴檜上兵機四事除職方員外郎當
與張邦昌同幹當公事檜奏邦昌專意割地與臣初議予所辭

不行尋復命檜借禮部侍郎與程瑀奉肅王以往竟許割地金
師退中丞李回承旨吳玠共薦之拜殿中侍御史遷左司諫未
幾除御史中丞值汴京失守金帥命推立異姓檜進狀言趙氏
自祖宗來百七十有餘載不可以一旦絕其祀願復嗣君之位
立爲藩屏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萬世利也金人乃取檜詣軍
前併其孥同拘至燕山上皇在北聞康王卽位命作書貽粘罕
與約和檜遂以厚賂送罕期得生還誓願戮力金主信之以賜
其弟捷懶使任用之建炎四年捷懶攻山陽縱之使歸取颺水
崇軍船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航海至行在入見自言殺金監
守者奪舟而來朝士多疑前與何桌孫傳司馬朴同拘今乃獨
歸自燕至楚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就令縱遣必質妻屬安
得與偕疑其有間獨宰相范宗尹樞密李回與檜善盡破羣疑
力薦之入對首言如欲天下無事必使南人自南北人自北帝
謂其朴忠可取喜甚賜之銀帛以得聞帝后消息又獲一佳士
也宗尹欲處之經筵帝曰且與一事簡官次日拜禮部尚書從
行王安道馮由義水若丁視及秦議官并改京秩舟人孫靖亦
補承信郎始朝廷雖欲遣使不得其實惟檜深奸所倡適與幾
會乃闔闕一大變也紹興元年拜叅知政事首擢宗尹罷去相
位久虛揚言我有二策可以奪動天下問何以不言荅曰無位
不可行也帝聞之拜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
院與呂頤浩同秉政復謀奪其柄風上以周宣內修外攘故能
中興宜令二相分任內外已得專理庶務乃置修政局自爲提
舉與叅政翟汝文同領未幾復劾汝文擅治堂吏亦罷之及頤
浩自江上還又謀逐之時奸邪尚未顯露王居正論其施設止

是黃龜年始効。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至比之為非。卓乃罷為觀文殿學士奉祠。帝亦憶檜前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果爾。朕北人將安歸。因召直學士院。基宗禮受詞。即以上意載於制勅。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龜年等論奏不已。詔落職。勝朝堂。示不復用。三年。韓肖胄等與金使李永壽王翊偕來。求盡還北俘與檜。議合。及金主川撻懶議卒。成其謀。無何復資政殿學士。知温州。移紹興。尋兼侍讀。充行宮留守。召赴講筵。徽宗并寧德計。至帝即日投樞密使。初張浚與趙鼎言游酢胡安國亟稱檜比之荀文若。鼎曰。此人得志吾屬無所措手矣。浚不以為然。後知其姦。不復再薦。檜深憾浚。又欲激怒鼎。使其擠浚。謬語鼎曰。前者上亟欲召公。而張相遲留。鼎亦信之。二人晚遇於闕。言及此。始知皆為檜所賣。復位二

必簡錄 卷一百九 辛 韓宋十一

月帝舉問前言可以聳動天下者對曰。此固有時亦須有所施為。然後可以得志。時粘罕已死。金遣烏陵思謀等來議和。帝怏然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或可待二三年。惟是太后春秋高。朕且夕思念。早欲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已。冀和議速成。檜曰。屈已議和。此人主之孝。見主甲屈懷憤不平。此人臣之忠。今臣僚畏首畏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干預。帝許以獨委。檜曰。臣亦未敢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意已堅。檜猶未以為然。曰。願陛下更思三日。上意如初。知確不可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趙鼎力求去位。檜獨專決國事。朝士多不肯附。上下洶洶。侍御史張戒疏乞留鼎。又陳十三事論檜之非。王庶七上疏斥檜。復面語曰。而忘東都欲存趙氏耶。胡銓疏乞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皆相繼貶

竄去校書郎許忻編修趙雍上疏猶祖銓意力排和議會開諸檜言今日當論存亡不當論安危檜駭愕遽出之館職胡程等同上疏言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於我十有二年覆我王室弛我邊備竭我國力解緩我不共戴天之讐絕望我中國謳吟思漢之赤子自公卿大夫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憤怒天下將有仗大義問奸檜之罪者尚書張彛侍郎晏敦復魏在李彌遜梁汝嘉蕭振給事樓炤舍人蘇符薛徽言同班入奏極言屏已之禮非是禮部侍郎尹焞獨上疏且移書切責檜奉禮郎馮時行名對言和議不可信至引漢高分羹事為喻帝曰朕不忍聞擊楚而起檜黨勾龍如淵曰邪說橫起何不擇臺官擊去之遂奏如淵為御史中丞於是無得免者金使張通古蕭哲以詔諭江南為名言歸河南陝西地冊上為帝檜恐物論咎已與哲等議

必簡錄 卷一百九 辛 韓宋十一

改江南為宋詔諭為國信韓世忠四疏力諫有金待上以劉豫之語且言兵勢重處願以身當不許哲等至泗州要所過州縣迎以臣禮至臨安欲帝迎詔世忠益憤再疏言主辱臣死願効死戰以決勝敗若其不克從之未晚亦不許接伴范同拜問金主起居見者流涕平江守臣向子諲不肯拜乞致仕帝亦自言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人封冊會大帥楊沂中解潛韓世良同見檜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於是勾龍如淵李誼議但以其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樓炤亦舉諫陰故事以檜攝冢宰定受書之儀帝又切責王倫俾諭金使乃懼而從命檜即館中見哲受書許盡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時張浚在承馳奏以石晉劉豫為戒且遺書孫近言帝秦之禍發遲而大徐俯守上

饒連南夫帥廣東岳飛宣撫淮西皆因賀表寓誠正字汪應辰
樊光遠推官韓紉參軍毛叔慶皆以為言。迪功郎張行成獻詢
堯書二十篇大意言自古講和未有終不變者。條具豫備之策。
檜悉加黜責。未幾金人果敗盟分四道入。僞帝始寤下詔罪狀
兀朮。檜奏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臣昨見捷懶剗地講和。故
陛下取河南故疆。今兀朮成殘和議已變。復贊陛下定甲伐之
計。願至江上諭諸帥同力討。然卒不行。岳飛方捷。郟城定計
恢復。檜請令還至一日十二金牌飛聞詔口吐不能合。於是
淮寧蔡鄭復為金有。以明堂恩封檜。莘國公兀朮再舉取壽春
入廬州。諸將郅隆王德。關師古等連戰皆捷。沂中戰拓卓。又破
之。檜忽諭沂中及俊班師。世忠聞之。止濠州不進。銜棄壽春而
歸。自是不復出矣。檜欲盡收諸將兵權。納范同策密奏。名三大
弘簡錄 卷一百九 宋 十一

檜間深以為憾。令李文會論逐之。胡舜陟張邵黃龜年斥貶內
侍。右武大夫白錡因闕浙大水。宣言變理。乖繆與故將解潛辛
永宗皆前後死。太學生張伯麟題壁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
而父乎。杖脊京吉陽軍中丞詹大方。劾尚書吳表臣。蘇符等議
建國公出閣討論不詳。懷奸附鼎。皆罷左承事。郎張戒坐黨岳
飛。趙鼎停官。復以已意令御史王鉉請祀高禩。建壇闕丘之東。
曾惇獻詩。稱為聖相。其阜。藝稷契。曾不足比。復恐人議。已大禁
野史司馬。後自言。凍水記。聞非其曾。祖光論者。又申禁專門之
學。正言何溥。指程張遺書為曲學。力加禁絕。自以子焯領國史
撰時政記。修日曆。頌已功德。自前罷政以來。詔書章疏。率更易
焚竄。復下台州。謝儀家。取甚密。禮所授御筆。繳進。除焯翰林學
士。兼侍讀。至孫垓復為敷文閣待制。兼修撰。實錄院子孫同領
弘簡錄 卷一百九 宋 十一

蚊蠅也。檜尤惡之。下大理鞠問編管容州。功郎安誠布衣汪大圭亦同編管。又斬陰敘人。惠俊進義副尉劉允中。賈徑山僧清言皆坐以訕謗。并及人子弟鄭良嗣。乃剛中子李孟堅。乃李光子王之奇之荀。乃王庶子楊焯。乃楊炬弟。皆除名。編管又茶陵丞王庭珪。直龍圖閣葉三省。監都作院王遠。知台州蕭振太府丞范彥輝。知建康王循。友雷州守王趨。湘潭丞鄭玘。主簿賈子展。通判方嘯。沈長卿。知饒州洪興。祖運副魏安行。知縣程緯。縣尉芮聯。索敏。求進士黃友龍。辰州通判何允內侍裴詠。皆以忤檜停勒。貶京有差。殿司小校施全。憤檜姦惡。檜趨朝。全挾刃刺之不中。磔於市。檜擅政以來。屏寒人言。壅蔽耳目。遇輪對百官多謁告。避免不敢有所言。三衢盜起。檜遣殿前司辛立將千人捕之。不以聞。晉安郡王因入侍言之。帝大驚。問檜。檜曰。此不足煩聖慮。盜平即奏矣。帝頗覺其壅蔽。然亦不能有所懲也。宗室令裕觀檜家廟。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汪名錫告其包藏禍意。檜必欲致之死。御史徐嘉又論趙鼎子汾與令裕有姦謀。詔送大理。使汾自誣謀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皆與獄成。而檜病不能書。帝幸其第。問疾。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檜請代其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檜猶遣其子墳與林一飛。鄭柵。夜見徐嘉。張扶謀。奏請已為相。帝召直學士院沈虛中。草制加封。檜建康郡王。煇進少師。皆致仕。墳堪並提舉江州太平官。命下而年六十六。贈申王前後據相位十九年。劫制君父。逢惡啓奸。國忘讎。敦倫敗理。一時忠臣義士。良將大臣。誅鋤殆盡。其頑鈿無耻者。方為所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其詞亦無別狀。不過曰謗訕。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其則曰有無君心。凡章疏皆

自操以授言者。識者曰。此老秦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即捕治中。以深文。又復陰結內侍及伴醫王繼先。伺上動靜。纖悉必知。郡國事惟中省無一。至上前者。帝方以苟安為幸。惟恐人或問之。既死。方與人言。檜又假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調者。附已者立與擢用。自獨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柔佞易制。鮮時譽者。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方俟。高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克弼。巫伋。章夏。朱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董德元。湯思退之徒。率拔之冗散。一言契合。連躋政地。惟拱默而已。或多起自言官。聽其意指彈擊。輒以政府報之。由中丞諫議而陞者。凡十有二人。然甫入。即出。惟王次翁。開四年。以初勸帝不易相。德之深也。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方珍異死。猶及門負性陰險。加以弘簡錄。卷一百九。幸輔宋十一。崖穿深阻。人莫能測。每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李光一言侵檜。不答。及言畢。徐曰。李光無人。臣禮帝始怒之。凡陷忠良。幸用此術。晚年殘忍尤甚。數與大獄。惟喜誣佞。不避形迹。檜死。煇廢其黨。祖述餘說。以竊相位者尚數人。至孝宗始掃蕩無餘。開禧二年。追奪王爵。謚。陳史彌遠復奏還之。理宗寶祐二年。太常釐正謚曰。繆狠。方俟。高宇。元忠。開封陽武人。上舍登第。調穎昌教授。歷太學錄。密院編修。比部員外郎。紹興初。避亂沅湘。值曹成。掠荆湖。帥臣賴昌寓。以便宜。檄權沅州。成奄至城下。召土豪集。丁壯以守。賊退。除湖北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入為監察御史。擢右正言。希意助秦檜。收諸將權。復憾岳飛。待不以禮。言諸將起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欲。盡示以逗

遣之則收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知所懼飛之禍肇起於此時
飛與槍勢不兩立必欲殺之誣以自言已與太祖皆三十建節
語涉指斥槍與張俊合謀令高劾飛對將佐言山陽不可守又
其子雲貽書張憲令虛中警報以動朝廷復令憲措置還飛本
軍皆無左驗獄不成又誣以淮西逗留罪陷飛父子與憲俱死
天下以爲冤而高甘心鷹犬凡言飛無罪如大理卿薛仁輔寺
丞李若樸何彥猷皆劾罷之又論劉洪道與飛有舊聞飛罷宜
撫撫府流涕洪道竟抵罪知宗正士僕請以百口保飛高劾士
儀京死范同本槍所引槍忌其見上奏事高劾之請居筠州又
爲槍劾李光鼓倡孫近朋比皆被竄和議成請詔戶部會計用
兵之時與通和之後所費各幾何若減於前日乞以羨財別貯
御前激賞庫不許他用以備緩急梓宮還爲擢官按行使內侍
弘簡錄 卷一百九 宋 宋十一
宋唐卿爲副高請與同班奏事其無耻多此類張浚寓長沙妄
劫其卜宅踰制至擬五鳳樓會吳秉信還朝奏辨得免槍除高
叅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還日槍假以金人譽已數千言囑高
以問高難之一日與槍同奏事退槍坐殿廡中假稱上旨除所
厚吏數人令簽名高謂不聞聖語却不視槍大怒自是不交一
語言官李文會詹大方聞風交章劾之高求去帝欲與郡槍竟
安置歸州量移沅州槍死名還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
侍讀二十六年復拜叅知政事五月轉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纂次太后回鑾事實上之張浚論高與沈該爲相不厭人
望專欲聽命於金高大怒浚坐竄謫高提舉刊修貢舉勅令格
式五十卷看詳法意四百八十七卷書成進入授金紫光祿大
夫明年三月致仕卒年七十五其始爲言官論劾多出槍意及

登政府不受槍制稍欲立異槍死帝將反槍所爲首名高還
然主和固位無異于槍士論益薄之

湯思退字進之處州人以右從政郎知政和縣試中博學宏詞
科除祕書正字歷登郎曹其中祕乘史筆時槍孫填從子煒炳
姻黨周寅沈典傑皆應廷試奏思退爲編排官知貢舉魏思遜
語以欲速富貴當會槍意即槍填第一曹冠第二項策與冠皆
攻專門之學而張孝祥則主一德元老及存趙事帝讀之謂填
策內皆槍熅語乃擢孝祥第一項第三由是得進即除禮部侍
郎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叅知政事與董德元同列
及槍病篤招二人至卧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槍
以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槍以爲期其必死不敢受高宗聞之
以不受金者非槍黨遂信用之除知樞密院事二十七年拜尚
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俊卿論其挾巧詐之心濟傾
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泰槍以致身皆其父子恩也遂罷爲觀
文殿大學士奉祠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召復相諫議王大寶論
劾不報金帥紇石烈志寧遣書索海泗唐鄆四郡思退遣盧仲
賢持書往報命許之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
皇恐請歸復命王之望龍大淵以往時張浚在揚州聞之奏仲
賢辱國無狀侍御史周操亦論仲賢上怒下大理究問召浚赴
行在拜右僕射轉思退左僕射浚以金未可和請上幸建康圖
進兵上手批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詔荆襄川陝嚴備竄
仲賢郴州思退猶以宗社大計待奏京上皇而後行上批示三
省金人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日敵勢非前時比觀卿議論
泰槍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令之望大淵驛奏兵少糧乏樓

櫓器械未備若委四萬衆以守泗州大非計策上始惑之復命
浚行邊還兵罷招納竟割四郡與之既而金大肆殺戮上中悔
思退密令孫造論全帥以重兵脅和上又命建康都統王彥等
禦之仍命思退督江淮軍不敢行僕散忠義遂自清口渡淮
言者極論急和徹備之罪復罷相責居永州太學張觀等復上
書言其姦邪誤國招致敵人請斬之竟懷憂悸以死平生無深
謀鉅計遭時異怙每借保境息民以為口實然終以不免敵既
得四郡又索商賚皆思退致之也

沈該湖州歸安人紹興十二年以軍器監主簿知盱眙軍有聲
移知夔州擢敷文閣待制十七年使金賀正且二十五年秦桧
死拜叅知政事二十六年五月授左朝議大夫守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張浚言其居位與萬俟高俱不厭天下
弘簡錄 卷一百九

望二十九年六月以貪冒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俄
落職致仕復起知明州生平遂於易嘗撰小傳六卷及上中興
聖語高宗降詔褒美未幾卒

冊曰奸邪賊害從古而然胡獨此曹病國妨賢惟有仁人
深惡痛捐偏安自肆難與求全

弘簡錄卷一百九

弘簡錄卷一百之十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十二

史浩 洪适 曾孫 葉顥 魏杞

蔣芾 父典祖 陳俊卿 虞允文 梁克宗

曾懷 新增 葉衡 趙雄 王淮

史浩字直翁鄞人登進士調餘姚尉高宗時歷温州教授太學
正轉對勸早建儲帝謂有用之才除祕書郎權建王府教授兼
直講因講周禮膳夫掌膳羞之事惟王及世子歲終不會至酒
正掌飲酒之事惟王及后歲終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
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擢為宗正少卿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

值金亮犯邊上親征浩議王不當總率師徒惟當朝夕奉侍左
右以供子職上嘉嘆以為真輔導遂令扈蹕如建康凡請王任
元帥為居守者皆不聽皇太子立除浩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
受禪遷中書舍人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尋除叅知政事兼知樞
密院言趙鼎李光岳飛之冤皆復官爵錄子孫獨與張浚議論
不合浩欲城瓜步采石浚謂不守淮而守江示敵以弱不若先
城泗州遂與有隙凡所規畫悉阻之又欲盡棄陝西虞允文力
爭不聽詔吳璘罷守德順寮屬交諫不可璘以上初即位不敢
違將士被迫略死亡大半怨恨不勝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
兼樞密使帝有意恢復從浩議以布衣李信甫為兵部員外郎
賈蠟書問道往中原招豪傑許以封王世襲多出其謀浚欲請
上幸建康浩陳三說不可退而詰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

嘗試以圖僥倖。後知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因奏乞出英斷，竟遣邵宏淵、李顯忠出兵。浩怒，不出三省語。陳康伯欲求去，御史王十朋劾其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避賢。欺君誦上，出知紹興。乾道六年，除檢校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奉祠。不名者十二年。復起兼浙東安撫，母喪，服闋，知福州。淳熙四年，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永國公。五年，復為右相，入見之日，奏以蒙恩再相，務盡公道，庶無朋黨之弊。上曰：宰相豈宜有黨？惟忠人主，乏知人之哲。宰相無擇材之鑑，今但取賢者用之，否則去之，何黨可言？有詔：近來朝廷過於忠厚，凡宰相誤國，大將敗軍，未嘗誅戮。要在君必擇相，相必擇人，慈賞立於前，誅戮設於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遣曾覲持以示浩。浩奏：唐虞之世，惟聞流竄黜陟，未聞有誅戮之科。下至秦漢，

弘簡錄

卷一百廿

二

李輔宋十二

德報怨，不念舊惡，所擬陳之茂，進職莫濟，掌內制二人嘗毀浩，不較也。四子彌大彌正彌遠彌堅。洪适字景伯，皓之子，恩補修職郎，除勅令所，刪定官改祕書正字，以父忤，檜出通判台州。垂滿，父復謫，适亦論罷。往來省侍者，九載。父卒，哀毀，服闋，起知荆門，應詔上寬恤四事，輕茶額錢，蠲他州代貢禮物，開試團以復舊額。官田不種者，免輸租。改知徽州，尋提舉江東常平茶鹽，言役法不均之弊，駕征金亮，覲于金陵，言官田之害百姓，逐食于淮，今各懷歸而田產為官，常請聽以價贖，還亮斃，又疏葛王立諸國，未必從宜，多遣密詔，傳諭中原，義士各取州縣，因以畀之王師，但留屯淮，泗募兵積粟，以為聲援。俟蜀漢山東之兵，數道皆集，見可而進，庶幾兵力不頽，可以萬全。升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符離用兵，饋餉繁夥。究心調度，供億無闕。遷司農少卿，隆興二年，召直太常兼直學士院，上欲除諸將，環衛官詔討論其制，适具沿革十一條，言陛下修飭戎備，不必遠取唐制，祖宗故事，皆可法。則今徑行換授，恐有減俸之患，乞仍令兼帶如闕職兼節度，至刺史帶上將軍橫行，遇郡帶大將軍，正使帶將軍，副使帶中郎，以下則帶左右郎將，其官府人吏，令有司相度以聞，除中書舍人，金再犯淮，羽檄杳至，書詔填委，咨訪騰荅，率稱上旨。考宗自此有大用意，金既尋盟，為賀生辰，使接伴高嗣先，自言其父司空有德於皓，相與甚驩，得其要領，以歸。乾道元年五月，遷翰林學士，奏李林甫死，諸子皆配嶺南，秦檜稔惡自斃，不肖孫填官職，仍舊可謂幸矣。不當再與宮觀，帝寢其命，适復繼進檜黨，巫伋莫伋，余堯弼遷復之命。六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論錢端禮、虞

弘簡錄

卷一百廿

三

李輔宋十二

允文三省事與洪适商量東西府始同班奏事八月叅知政事御史林安宅以銅錢多入北境請禁之即蜀中取鐵錢淮上行用適言其不可上問其故荅曰今每州止得千緡以萬戶計之每家才數百耳恐民間無以貿易且客旅無回貨靈場有大利害上以為然但於蜀中取十五萬緡行之盛和二州而已十二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幾春霖乞休林安宅因前事論之除觀文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尋起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再奉祠淳熙十一年卒年六十八諡文惠自以文學間望遭時遇主驟居相位然無大建明或謂黨湯思退又謂言張浚妄費以此罷相家居十六年兄弟並立子孫森然以著述吟咏自樂近世備福鮮有及之子九規秘榘修榘榘榘榘榘 曾孫芹以大父澤入官登進士自南平司法改欽州教授入主三省架閣輪對發明絜矩之道擢國博出通判南劍入為太常博士累遷將作少監丞相程元鳳薦其地望進兼翰林權直祕書少監開慶元年升直學士院繼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繳還丁大全罷相制命屬兵與帝悟柄任非人自貽國禍詔書所至聞者奮激蓋芹所草也沈炎乘上怒攻吳潛芹復繳奏方國本多虞潛星馳赴關理紛鎮浮陳力為多其慷慨敢言類如此天下以為無負迺祖後以論去退寓永嘉怡然自適咸淳初起知寧國府卒有文集行世

葉顥字子昂仙遊人登進士為南海尉巡檢獲盜十餘歸功於顥顥謝曰掠美欺君倖賞三者皆罪吾不忍為也帥曾開善之擢知貴溪時詔行經界郡議以上中下三等定稅後從其請分為九等六邑各視為式改知上虞凡徭役令民自推甲乙不以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 四 辛 補宋十三

付吏催租各書其數無逾約者帥曹泳拔為諸邑最賀正中薦其靜退召見諭國儲未復中原之民日企鑿與之返其語剴切高宗嘉納除將作監簿知處州青田令陳光獻羨餘百萬願悉以充賦繩湯思退奴屠酷犯法思退不悅移知常州初至無旬月儲甫期餘緡錢二十萬耻以利易賞不敢獻上視師建康道毗陵賜對舟次言故相張浚久謫無恙天故留之以貽陛下名為右司郎官孝宗立遷吏部侍郎上以七司尚多弊事令權尚書與郎官編七司條例書成上嘉之令刻板頒示乾道元年簽責武臣累俊彥以利求進言沙川不勝其擾蓋場已稅帝併為罷之御史林安宅請用鐵錢願言其不便安宅卿之與王伯庠誣奏其子受宜州富人別良臣賄得監鎮江大軍倉知臨安府

王炎案之無實狀二人坐貶願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召赴闕入見上勞之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二年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首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周操陳之茂芮燁林光朝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惟去泰甚上曰固然虞有禹皋亦有共驩周有且夷亦有管蔡在用與不用耳願謝曰誠如聖訓今日在朝雖未見共驩管蔡亦有竊弄威福者上問為誰以龍大淵對時國用未裕詔宰相兼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願言今日費財養兵為甚無事則費財有事復不可用雖已汰去旋即招之善生財者祇辦費民財爾誠欲足國用當嚴於汰緩於招可矣上又以建康劉源嘗路近習欲遣王抃廉其姦願謂廉者甚於姦者乃止三年冬至郊而雷引漢故事上印綬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至家不疾而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 五 辛 補宋十三

堯年六十八贈特進諡正簡為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
大事毅然不可奪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儉安田宅不改其舊友
人高登上書譏切時相名捕甚急與願同邸願摘令逸去登曰
不為君累乎願笑曰以此獲罪固所願也即為登具舟登竟得
脫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祖蔭入官登進士知涇縣錢端禮薦其才
名對擢太府簿進丞端禮宣諭淮東奏為叅議官考功員外郎
宗正少卿湯思退建和議命為通問使孝宗面諭今遣使一正
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擬問對上
隨事盡可陸辭奏臣將出疆敢不努力萬一金人無厭願速加
兵上善之行次盱眙金將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方擁兵闕淮
遣權泗州趙房長問所以來意求觀國書杞言國書御前所封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 六 辛補宋十二
見金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僕散等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
地及歸正人且要歲幣二十萬杞以聞上命盡依初式再易國
書歲幣亦如其數忠義未知復與志寧分兵犯山陽戰不利馳
將魏勝死之上怒金反覆詔以禮物備督府師杞奏金若從約
而金繙不具恐墜國體格事機仍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哀具
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未能必勝昔
人有言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金君臣環聽拱棟
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損
歲幣五萬不發歸正人北還以不辱使命慰籍甚渥驥遷起居
舍人給事中乾道二年同知樞密院事進參知政事踰年拜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時方借職田助邊降人蕭
賜巴賜淮南田意不愜以職田請杞言圭田食功養廉借之尚

不可矧奪之乎上是其言時方銳意恢復杞復左右其論會郊
祀冬雷策免守左諫議大夫提舉太平興國宮六年授觀文殿
學士奉祠告老復資政殿大學士淳熙十一年十一月卒贈特
進嘉泰中諡文節

將芾字子禮曾祖之奇祖堦官至侍從父典祖以蔭調饒州司
錄方臘起白州將糾吏卒緝賊具盜不敢窺以功遷知武陽乃
古博浪沙地土脈脆惡大河薄其南背積雨汎溢埽具輒潰與
祖躬為救護露宿其上彌旬隄以不壞治為畿邑最使者交
薦之靖康初金兵過縣勸使走避自以世受國恩與妻子留不
去監兵與賊通因斫以徇始數百騎來攻不勝去明日師大至
力不敵死焉年四十二妻及長子咸以悖死詔贈朝散大夫芾
登紹興進士遷累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孝宗初簽書樞密院事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 七 辛補宋十二
首奏加意邊防又奏選拔將才於行伍間識其姓名一旦披籍
可立取具又科簡歸正人使赴敵仍以北人將之令深入山東
或南出荆襄乾道中除權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事奏方今養兵
太冗藝祖取天下不過十五萬衆紹興兵數亦不若今日之多
近汰陳斂兵三千戚方兵四千多是有官人與以外任請券錢
添置借給如故名雖減於內實添於外何益之有又招兵耗盡
愈甚臣嘗考覈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不下四百餘若權停
招兵一二年俟財用稍足不惟省費又得兵精上悟一日進呈
邊報顧芾曰將來都督非卿不可芾奏臣未嘗經歷兵間方今
錢穀不足兵士不練將帥與臣不相識願陛下更思其人值南
郊罷葉頤魏杞芾採衆論參以已見為籌邊志進上明年拜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用等使母喪起復轉左僕

射力辭平日本皆空言不十年致位極貴實不能任兵事有密
旨欲今歲大舉手詔廷臣議帝奏天時人事未至不可遽舉竟
拂上意服閣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提舉洞霄宮尋以言落
職建昌軍居住期年卒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幼莊重不妄言笑父沒執喪如成人登
進士授泉州推官服勤職業適郡中火諸掾屬方聚飲他所守
汪藻走視皆以後至被詰俊卿不肯自異托言假其與卒以行
藻服其能任過秩滿不附泰榦轉南外睦宗院教授伶死召為
校書郎孝宗居潛命擇端厚靜重之士輔導除著作佐郎兼王
府教授講經之暇輒寫規戒正色侍立王好鞠戲誦韓愈諫張
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監察及殿中侍御史上言人上以
兼聽為美必本至公人臣以不欺為忠必達大體御下之道思

事附檢究濫無辜今槍黨盡逐仲通獨留劉實總戎京口恣指
尅且拒命詔抵二人罪又言宰相湯思退上不當天心下不厭

人望故冬日無雲而雷亦能之有讒張浚陰蓄異志俊卿言浚
得人心服士論為其忠義有素白首不渝反是則人將去之誰
復與為變上始悟又言內侍張去為陰沮用兵請按軍法俄權
兵部侍郎詔整浙西水軍有李寶膠西之捷又治淮東屯堡流
亡安輯值金新主立來歸故地俊卿奏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
威日強歲幣可損今雖得故疆未必能守亦虛文而已因陳選
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釋文臣有勝略者為參佐俾察軍政習
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言為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
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願留聖意時上銳志興復知俊卿忠義沈

靜有謀甚倚重之命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知建康府事奏吳
璘孤軍深入敵悉眾拒戰久而不決此危道也莫若分遣舟師
直擄山東彼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泚
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因陳十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
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獨無名之賦隆興初除禮部侍郎參督

府事浚謀大舉俊卿以為未可會謀報敵多聚糧邊地諸將咸
請先其未發而動已而兵潰橫議播奪尹穉欲罷浚都督改為
宣撫俊卿奏言浚果不可用願別選賢將若欲責其後効而乃
削其重權真之死地人情解體何効可圖上悟仍命浚都督俊
卿累章請罪以實文閣待制知泉州奉祠及思退京太學諸生
伏闕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除吏部侍郎同修國
史論氣節立事之本人有氣節雖小過失猶當容之若有才而

邪佞不足用也錢端禮窺相位遣客密造俊卿深拒不納翌日
進讀寶訓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端禮

憾之上將游獵白石并好鞠戲引漢桓靈唐敬穆司馬相如之
言以為戒上謝曰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拜同知樞密院事
曾覲龍大淵得侍竊威福俊卿公見外不交一語併謝其謁尋
奏以漏洩上語逐之中外快其有謀金移文取俘獲叛亡俊卿
報以誓書言俘獲發已多叛亡不應遣且兩淮民上國俘獲亡
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為言恐壞和議遂寢鎮江帥戚方刻削軍
士奏罷之併懲內侍陳璘李宗回三年拜參知政事四明獻銀
鑄上欲召冶工入禁鍛之俊卿奏帝王當務大畧一鑄何足自
治恐為有識所窺又奏梁克家莫濟不宜補外洪邁曾覲不宜
召居左右及減福建鈔監罷江西和雜獨廣西折米監錢并諸

道宿進金穀錢帛以巨萬計時殿前指揮王琪被旨按視兩淮
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又矯詔增築城俊卿論之琪坐削
秩罷去內官張方以禁中密旨直下諸司事覺俊卿請自今百
官承御筆必須奏審方行內諸司多不樂揚言禁中取一飲一
食必待中審豈不留滯俊卿奏辨臣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三衙
發兵戶部取財豈為官禁細微事哉同樞劉琪進對激切忤旨
命奉外祠密奏陛下卽位以來納諫諍體大臣皆盛德事今琪
以小事獲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也上色悔
久之命琪帥江西俊卿退亦自劾手札留之四年拜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以用人為己任每朝士及牧守自
遠至必詢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所除吏皆一時之選獎廉退
抑奔競或才望可用資歷尚淺密言於上未嘗語人薦虞允文

弘簡錄

卷一百十

十一 辛輔宋十二

才堪大用至則已為左相以右居之允文建議遣使金請陵寢
俊卿以為未可上御弧矢致目肯自劾輔相無狀虧損聖德宗
社生靈繫陛下身願永為後戒曾覲不欲為浙東總管俊卿
力持之怏怏而去張說求官悞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於允文
得之勅出復留說皇恐來謝俊卿竟不與汪應辰與允文議事
不合求去俊卿薦應辰剛毅正直可大任上竟山應辰守平江
明年上手札申論陵寢之議俊卿又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
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奮勵仰贊聖謨然欲計其萬全乃可
卽杜門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州陛辭勸上遠依親賢修
政撥敵泛使未可輕遣後遣使往果不得要領俊卿在福嚴於
治盜海盜晏清運判陳峴議改行鈔鹽法俊卿極言與淮浙異
遂不果行踰年請歸惟散屋數楹淳熙二年再知福州除特

進起判建康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言曾覲王抃
招權納賄侍從臺諫多出其門用人皆以中批行之賊吏已經
結劫內批改正毋敢為陛下言者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
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又言臣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
安惟風俗大變向者奔競權門士大夫十纒一二猶畏人知今
公然趨附十已八九不復顧忌矣朝辭命二府飲餞再蒞建康
政尚寬簡罷無名之賦父老便之八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
致仕十三年十二月薨年七十四上聞嗟悼輟朝贈太保諡正
獻為人孝友志敬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
若不出口在朝正色危言分別邪正勢無顧避所奏請皆關治
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嘗論薦熹不遠
千里哭之為狀其行有集二十卷

弘簡錄

卷一百十

十二 辛輔宋十二

虞允文字彬甫仁壽人父祺政和進士仕止太常博士漳州路
運判允文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及長丰姿雄偉長六尺四
寸慷慨磊落多大志言動有度人望而知為任重之器初蔭入
官毋喪哀毀骨立既葬朝夕哭墓側有兩鳥來巢枯桑念父緣
且疾日侍左右不赴調者七年父終始登進士除彭州通判權
知黎與渠州以舍人陸遠薦召對首言士風日敝以文章進必
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偽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
任重致遠又極論四川財賦科納之弊上嘉納之除秘書丞累
遷禮部郎官紹興三十年借工部尚書充金國賀正使先是金
亮預隱畫工圖臨安山水以歸見允文語曰我將看花洛陽又
見運糧造舟者多允文還奏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詔大臣
備禦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言三衙管軍不可充以官寺宣和

明受厥鑒未遠上悟立能之時金亮自將渡淮號百萬兩淮盡棄亮率大軍而采石朝命成閔代劉錡措置淮西李顯忠代王權措置淮東葉義問被旨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命往蕪湖趨顯忠交軍且犒師時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權敗兵猶在采石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立道旁允文度敵勢已迫若坐待顯忠則誤國事乃立名諸將激以忠義言金帛告命皆在朝廷命我專待有功衆奮然曰今既有主請以死戰出至江濱見江北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緇旗二中建黃屋亮踞坐其中謀者言前一日祭天期以明日渡江鼓吹玉麟堂先濟者予黃金一兩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人皆謂公受命犒師不命督戰他人壞之公獨任其咎乎允文叱曰危及社稷吾將女避下令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

私簡錄 卷一百一十一 辛補宋十二

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直薄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官軍在中流衝以海鱗船敵舟皆平沉半死半戰日暮尚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來允文授以旗鼓使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亟命勁弓尾射大敗之僵尸四千殺萬戶二人俘千戶五人及生女真五百餘人敵兵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殺之允文以捷聞大犒將士語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絕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次日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敵遣人賞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報以權已從軍法新將乃李世輔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

書大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竟趨瓜洲漢臣勸亮濟江者也顯忠至語以敵入揚必與瓜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願公分兵相助得李捧軍萬六千義問亦命存中將所部來會行抵建康聞駕將至即疏言敵敗於采石將徵幸於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少緩六飛之發允文至京口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牖儲水塞瓜洲口時諸軍皆聚京口幾二十萬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大修戰艦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亮在瓜洲令衆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跪奏南軍有備未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哀謝良久杖之五十還名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遂同謀殺亮明日金兵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允文馳奏名對上慰藉

私簡錄 卷一百一十一 辛補宋十二

嘉歎語陳俊卿曰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詔免扈從往兩淮措置明年詔爲川陝宣諭使陞辭言逆亮既誅敵更新主彼國方亂此天相我以恢復也和則氣沮戰則氣伸上以爲然既至與吳璘議經畧璘進取鳳翔復鞏州孝宗受禪召爲執政史浩欲盡棄陝西詔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允文前後十五疏力言恢復莫先於陝西其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甚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浩忌之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夔州尋又命奏事隆興元年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上問棄地事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史浩誤朕命以敷文閣待制知太平尋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宜撫制置使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允文五疏力爭詔言此非險要可冀度外湯

思退謂允文大言誤國以邀美名陽請召允文實欲去之陞顯謨閣學士知平江二年金兵復至上悔不用前言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乾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金遣完顏仲來有所議極蹇不敬允文請斬之廷論不果御史章服劾錢端禮受李宏玉帶事連允文罷政奉祠歸蜀甫踰月復召至闕拜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太上賜御書聖主得賢臣頌上為製跋陞復賜所御雙履并甲冑先被手詔戒九事至蜀悉奉行之尤以軍政為急閱實行伍第其壯怯為三上備戰陣次守輜重汰凡萬人減縉錢四百萬兵有勞績者置員闕處之命利帥晁公武聚賢與洋義士得二萬三千餘與陝西弓箭手合為一軍以馬政付張松奏依舊制分茶馬為川秦司時叩蜀十四郡告饑上荒政凡六十五事劾倅獻羨錢卻之五年召

弘簡錄

卷一百十

古

幸輔宋十二

石之功之敏何在。上為出之敏。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歸。言路上以其言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奉命選諫官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饒亮文學。推重於時。論薦久不報。曾觀薦一人。輒賜第。進官允文。爭之不得。因力求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仍宣撫四川。封雍國公。陞辭御正衙酌酒。遣之。諭以進取之方。若西師出而朕遲回。即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即卿負朕。九年。至蜀。大軍月給米一石五斗。不足贍其家。允文為捐宣司錢三十萬計口。增給立戶馬七條。括民馬。奏選良家子以儲戰用上。以踰歲無進兵。期密詔趣之。荅曰。軍需未備。上不樂。淳熙元年。薨。後四年。上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思其沙汰之功。贈太傅。諡忠肅。早以文學致身。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忠慎勤恪。孜孜無貳。嘗注唐書五代史。有詩文十卷。經筵

弘簡錄

卷一百十

古

幸輔宋十二

入為樞密使。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俊卿同輔政。以薦士自任。籍人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皆收用之。其尤顯如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洪适。汪應辰。上憂兵冗。財匱。議革三衙雜役。汰冗卒。無一怨言。六年。陳俊卿以奏留龔茂良。忤旨。上怒甚。允文請對為極言體貌之道。上意稍解。得判福州。范成大使金。請還陵寢地。金人不從。且謀報將以三十萬騎還。奉來歸。中外洶洶。允文謂金方懋亮。事必不輕動。迄無他虞。屢疏請建儲。乃詔立恭王。惇為皇太子。允文又奏。胡銓當留。經筵不當以言去。銓薦朱熹。上以問允文。對曰。熹不在程願下。遂召熹。不至。八年。正輔相名授。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上欲以曹勛為樞密。允文謂其人品卑。凡不可用。殿中侍御史蕭之敏論允文擅權。允文請罷。太上聞之曰。采

納因命條具風俗之弊復列欺罔苟且循默奔競四條手筆獎諭乾道五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六年參知政事眷寵優渥明年同知樞密院事金索所獲俘尋獲未已克家請築楚州城環舟師于外遷賴以安在政府與允文可不相濟不為苟同每薦其靖重有宰相器皇太子初立請選置官屬增講讀員以王十朋陳良翰為詹事中外稱其得人允文主恢復朝臣多迎合克家密諫數不合去上曰兵終不可用乎克家奏兵事以川川為先今用度不足何以聚事上改容曰朕將思之詰朝而論朕終夜思卿言至當毋庸去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與允文共政御史王希呂劾張說上怒希呂甚手詔與遠遜耶允文繳回上益怒克家言希呂論張說臺綱也左相救希呂國體也上怒為稍解遂薄其罰一日語以近過德壽宮太上願養必簡錄 卷一百一十 幸輔宋十二

愈勝天顏悅懌朕不勝喜對曰堯以未得舜為已憂今既得舜悅樂固宜其獨高五帝之壽者以此允文罷克家獨秉大政近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張說怒公議不與謀中傷士夫克家悉力調護善類賴之俄議金使朝見授書儀時欲移文對境以正其禮議不合求去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陛辭上問以治效勸無求奇功既而三省密院移牒泗州敵果不從復遣使來舉朝震駭後二年湯邦彥坐使事貶天下益服其謀國之忠淳熙八年起知福州綽有治績九年復右丞相封儀國公有疾命與內祠兼侍讀賜第行在存問不絕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遺奏上為之垂涕贈少師謚文靖其為文渾厚明白自成一家辭命尤溫雅人以是稱

曾懷字欽道公亮玄孫初為金壇主簿高宗南幸以攝宰事命

鞠毘陵吏張元貸民錢面奏於法無礙上嘉獎令記姓名擢知真州訓民兵有紀律督府張浚大奇之乾道初擢戶部侍郎奏言臣不敢進生財之說亦不敢進苦節之說但量入為出以天下之財足天下之用上悅拜為尚書出知婺州召還賜進士出身面賜御書松賦以勉之其卒章曰植爾本根盤崖澗泉茂爾枝葉凌雲蔽天以示梁棟之用八年拜參知政事遷右宣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院用等使封魯國公懷身軀瘦瘁命後苑別製金帶輕小者賜之在位逾年嘗自語曰事大者視之以小事小者視之以無庶幾天下無事人以為名言先是臺臣詹亢宋季棠論懷以為誣罔請下大理案之無實二人皆貶懷復相位續言者又論參政姚憲謀奪其位憲又坐罷懷乃固以疾辭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宮祠卒于吳門

必簡錄 卷一百一十 幸輔宋十二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登進士調寧德簿改於潛令更戶版積弊定為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徵科為期限榜縣門不遣一吏而賦自足歲災蝗不入境治為諸邑最績聞上名對擢知常州水潦為災發倉為糜以食饑者疫復大作單騎徧問醫藥自隨活者甚眾檄晉陵丞李孟堅攝無錫有聲薦於上即擢知秀州帝信重衡如此尋除太府少卿奏合肥瀕湖圩田四十里募民以耕歲可得穀數十萬蠲租稅二三年後做營田官私各收其半從之除戶部侍郎時鹽課大虧奏私販之害命置官三人於淮南之通州浙東之明州浙西之秀州稽亭戶多寡隨時給以本錢收其委積擇廉能吏時察之事皆稱便母憂起復知廬州未行除樞密都承旨奏馬政之弊宜命統制一員各領馬若干匹歲終計其數為殿最李屋制

舉對策語近訐直置黜等衡奏赦其狂而取其忠足以顯容諫之盛特賜出身有言江淮兵籍偽濫詔衡按視賜以袍帶鞍馬弓矢且命措置民兵訖事赴闕上御便殿閱武士名衡預觀賜酒灑宸翰賜之進戶部尚書淳熙元年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建議二事一收守將帥必擇材以稱其職久任以盡其材二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更易從之北界有寇數萬在商鞅間已納款遣人致書允文不報衡奏納之數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上銳意恢復凡將帥器械山川防守悉經思慮奏對畢賜坐從容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時會子浸患折閱手詔賜衡曰會子雖云流通終未盡愜人意即今流使有二千二百餘萬令用上下庫黃白金并銅錢及內藏庫物蜀中錢物盡易其數專命卿措置不久而辦真宰相材也一日曲宴凝碧殿上論古今治日常少亂日日常多衡奏聖君不常有由商歷周稱極治者數君若求其實無逸一篇萬世龜鑑願陛下恒留諸心治日多矣上又言朝廷用人不可有黨衡奏如唐牛李之事皆緣主聽不明故有此禍陛下英明聖武誠非是比一日御批臨安府寶恩永特與改合入官衡奏選人改官非奏對稱旨則考舉磨勘特旨與之非陛下愛惜人才之意上亟收前命司諫湯邦彥恨衡薦往使金以為齊已奏衡嘗對客有訕上語上怒印日罷相責授安德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彥使還果辱命上震怒竄之嶺南詔衡得自便復官與祠卒年六十二贈資政殿學士為人自負才智理兵事甚悉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進用之驟人謂出於曾覲云

朝名見便殿孝宗奇之除秘書正字極論恢復上喜云功名當與卿共除右史館伴金使耶律子敬賀會慶節披露事情上夜召問具以所言對及辭故事當用樂值郊祀致齋雄奏樂不須舉上難之又奏金使必然從順即有他臣得引與就館遂不用請復置恢復局日夜講磨條具合上意自選人入館未滿歲除中書舍人金將起河南之役議盡歸諸陵梓官遣雄往賀生辰因止奉遷陵寢及正受書之儀既見金主與爭辨數四廷臣屢唱起雄請益力必得乃已金人日為龍圖以母憂去淳熙二年名為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一日奏事上語今夏蠶麥甚熟絲米價平可喜雄舉孟子論王道以復上曰近世士夫好高論耻言農事有西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甚詳周公孔子皆嘗不以為務且又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為人所據亦投牒索理不雄曰陛下志在大有為願以是言書之時政記四年同知樞密院事五年三月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每進見必以復仇為言未嘗離口朱熹累名不出請處以外郡得知南康軍上怒熹論時事令雄分析雄奏願陛下天涵地育置而不問乃止又乞降旨與紹興帥張津所獻羨餘錢四十萬緡為民代輸和買身丁折帛錢之半使取諸民者民復得之以顯聖主之德自雄獨相蜀人在朝者僅十數猶有言其私者上疑之已而陳峴為四川制置王渥為茶馬命從中出雄求去詔勉留曰卿任事不避怨選才無鄉舊益有所激也力請外除觀文殿大學士四川制置使御史王簡以無故事改知瀘南安撫使移江陵大加浚築民不告擾光宗將受神召雄上萬言書陳修身齊家以正朝廷之道言甚剴切詔授

弘簡錄卷一百十一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仰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十三

周必大 留正 趙汝愚 子崇憲 葛邲 高祖密曾祖

韓侂胄 余端禮 京鏜 謝深甫 陳自強

錢象祖 祖端禮

周必大字子克一字洪道其先鄭州人祖說倅廬陵因家焉父利建太學博士早卒必大少英特母督課登第授徽州戶曹舉博學宏詞遷建康教授轉太學錄台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守秘書正字俄兼國史編脩改監察御史孝宗踐祚擢起居郎上初御經筵必大奏經筵非但分章析句乞從容訪問

弘簡錄 卷一百十一 宰輔宋十三

務裨聖德究治體上納之命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時久缺左右史記注壅積令如舊制兼修月進尋權中書舍人上以蜀邊為憂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又權給事中繳駁不避權倖翟婉容下官吏轉行礙法曾觀龍大淵遷知閤門皆不奉詔有旨切責曰給舍為人鼓扇若太上時安敢爾必大退而待罪旬日又申前命必大竟不行遂請奉祠去久之差知南劍州提點福建刑獄入對願詔中外舉文武之才區別所長為一籍藏禁中以備緩急之用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鄭問草詞上親改竄末引漢宣帝之言明示好惡必大因奏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荀賢號稱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遠時宜使帝知真儒何至維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上尊德壽加尊號以

用嗣皇帝為未安按建炎通拜徽宗表及元和上順宗尊號册

文皆稱皇帝議遂定趙雄使金議受書禮使具國書稿畧謂尊

卑分定或較等威叔姪親情豈嫌坐起上報之曰朕未嘗論意

而能道心中事尋權兵部侍郎奏請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

以廣耳目擇監司郡守以補郎官再權禮部侍郎兼國史實錄

院同修撰一日上手詔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久功未有

成治效優劣苦不自覺命必大等極言必大條奏陛下練兵以

圖恢復而邊將數易是責任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長吏

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上嘉納為革二弊江湖早請捐南庫錢

二十萬以代民輸復中書舍人兼侍講上怒其論張說遷官事

罷知建寧稱疾而歸久之召除敷文閣待制兼職如故上勞之

曰卿不迎合無附麗朕所倚重擢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勸上

弘簡錄 卷一百十一 宰輔宋十三

儲材以備他日昔太宗所儲為咸平嘉祐之用仁宗所儲為治

平元祐之用自章蔡沮喪士氣秦檜忌刻人才流弊至今願痛

懲之上以講習武事日御毬場令武士擊毬必大力陳願自受

上輒改容謝時太子亦與司天奏金宿近前星上俾語太子對

曰子職以順令為常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勸之自今勿命可

也轉吏部侍郎為翰林學士上欲得人共職問呂祖謙能文否

對曰祖謙涵養久且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歷陞禮吏二部尚

書兼承旨學士禮官議明堂典禮迺定圓丘合宮互舉之議以

進久雨請減後宮給使寬浙郡積逋命省部議優恤從之必大

在翰林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除叅知政

事每遇大事宰相不能處輒以數語決之上問執政於宰相固

當和而不同前此議事何獨無一語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

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沿為當然陛下虛心無我大臣乃敢自是乎自今惟小事無隱則大事何由蔽欺上深然之久旱手詔求言宰相謂此詔一下州郡皆乞賑濟恐無以應必大曰上欲通下情而吾儕阻隔之其如公論何有介叔旁援求為郎者上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論意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尋改知樞密院奏山陽控扼清口舊屯軍八千今雷世方乞止差鎮江軍五千若今減而後增必致敵疑不若歲撥揚州武鋒軍三千足之鄒杲又請移荆南軍萬二千屯襄陽必大言襄陽固要地江陵亦屬喉襟乞留兵二千守江陵金人還上京上諭且分諸將出鎮必大又奏敵伺疑虛喝正恐我先動當鎮之以靜淳熙十一年進樞密使上諸軍升差籍又創諸軍點試法以時點名察其能否有自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

三

李綱來十三

攝禮莫重於執喪而不得常至德壽宮欲不倦勤得乎因密賜傅位親札同留正議拜左丞相封許國公命預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為言二月辛酉朔降詔必大奏自今不得日侍天顏因哽噎不能言上亦泫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光宗立問當世急務奏用人求言二事進少保益國公李燾草二相制抑揚不同遂求去何澹因舊憾劾之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澹論不已遂以少保充醴泉觀使判隆興又坐所舉監文思院常良孫犯賊遠配降封榮陽郡公寧宗即位求直言奏聖孝敬天宗儉久任四事慶元初加少傅致仕韓侂胄使御史施康年劾其首唱偽徒私植黨與降少保嘉泰二年復少傅四年薨年七十九贈太師諡文忠御題神道曰忠文耆德之碑生平篤意正學其徒多依之自權變後悉皆屏伏餘者改易衣冠以自別異晚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

四

李綱來十三

外解發亦親閱之主帥悚惕無敢容私池州李忠孝奏罷正將二人上稱曰此樞使措置之效也金州闕帥臣請令侍從管軍共薦毋得私舉或傳大石林牙與金忽魯交兵分據上京必大勸上勿輕信既而果妄十四年二月拜右丞相首奏今內外晏然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不可紛更欲速蠲秀州總制錢二萬舉封事多言大臣同異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自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已也高宗升遐攝太傅為山陵使議用顯仁例遣三使至金必大言今昔事殊不當曲徇賀正使至或請易服御殿必大執不可乃縞素就帷幄引見十五年明堂加恩封濟國公十一月留身乞去孝皇獎勞再三且諭以朕將倦勤正須卿留對曰聖體康強何遠至是上曰事莫大於宗廟而孟襲多以病

留正字仲至泉州人從效六世孫登進士授楊江尉清海軍節度判官嚴立海防民不敢犯擢知番禺龔茂良薦赴都堂審察虞允文奇之名對言國家多事當使文武並用孝宗採其言下三省施行遷知循州陞辭言士大夫名節不立國家緩急無所依仗今欲恢復當崇尚名節上益喜謂其議論耿耿論輔臣除軍器監簿歷考功郎官言葉義問督師寡謀幾至敗事不當諡恭簡下太常更議時論趨之歷起居舍人時記注上得進御正言非設官本意自今乞免許之尋權中書舍人光宗時為太子

顧見稱曰修整如此其人可知請于上兼太子左諭德俄兼侍

講權兵部侍郎除給事中論張說子薦往視鎮江賊艦挾勢遊
 觀沉舟溺卒不當與承旨洪邦直與邑人構訟不宜在御史皆
 封還詞頭兼權吏部尚書言用人莫先論相陛下志在恢復而
 相位不恆望精選人才與圖大計語觸時宰除顯謨閣直學士
 出知紹興侍御史范仲芑劾前帥奸賊詔嚴實正力明其非辜
 御史怒并劾正降待制奉玉降觀祠尋復知領州奏減上供米
 進龍岡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以簡素聞平西蜀折
 租價歲減酒課三十八萬乾道初羌酋那兒結越大渡河侵漢
 地幾百里正密授諸將方畧擒之以歸進敷文閣學士詔起行
 在歸裝僅書數篋人服其清改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
 五年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時將內禪拜右丞相上顧光
 宗語以留正純誠可託受禪加正奉大夫以奏罷姜特立壽皇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一 五 幸輔宋十三

言路遂塞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教乞歸至范村不許會冬至
 將上壽聖太后尊號冊寶以正攝太傅為禮儀使遣左司郎官
 徐誼諭旨復入都堂視事冊寶禮成拜少傅封魯國公壽皇疾
 革數請車駕過宮上拂衣起因引掖泣謝至福寧殿門退而
 上疏言極激切及崩上復有疾未能執喪正奉同列首發大議
 乞早正嘉王儲位方擬指揮以上疾宜立皇太子監國付學士
 院降詔從臣鄭湜奏與正同尋有御筆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
 正見之恐懼伴作請對復不報即出國門而趙汝愚以內禪請
 于憲聖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禪位他日必難處與所論違遂
 中夜肩輿逃去寧宗立名還以為大行撤宮總護使入賀請車
 駕一出慰安人心及定壽康宮南向撤去新增禁旅詔悉從之
 進少傅屢辭不拜奏陛下勉徇羣情以登大寶遇事每當從簡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一 六 幸輔宋十三

示天下以不得已之意實非頌爵論功之時韓侂胄浸謀預政
 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因怒而退
 會經筵晚講賜坐奏不敢當上不憚侍御史黃度論馬大同罪
 正擬度補外上知其情除度右正言又請推恩隨龍人上曰朕
 未見父母可恩逮及下耶積數事失上意侂胄從而間之能為
 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又以張叔樞論落職慶元元年六
 月詔正以上皇付正手詔八字進入宣付史館復大學士充醴
 泉觀使初劉德秀自重慶入朝未為所知正謂若留此人班行
 朝廷必不辭除為大理寺簿深以為恨至是為諫議論正四大
 罪引用偽黨同危宗社張釜又言之責授中大夫光祿卿分司
 西京邠州居在給事謝源明封還錄黃量移南劔州許自便提
 舉洞霄宮上章納祿詔復光祿階又以御史林采言依舊官致

仕嘉泰元年進封魏國公復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開禧元年七月薨年七十八贈太師為人謹守法度愛惜名器人不可干以私首引趙汝愚從班卒與共政用黃裳為翊善號稱得人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及視朝廷會更蜀師代以戶部侍郎丘崇侂胄為其地使曠世襲正又力請留環衛侂胄反之卒以致變至於出處大致議者猶惜其去之不勇遂致言者深文指為棄國正客范仲讜嘗對人言趙為同姓之卿留則異姓之卿反復之而不聽則去聞者以為名言有詩文奏議外制二十卷寶慶三年諡忠宣子泰丙端皆為尚書郎孫元英工部侍郎元剛起居舍人

趙汝愚字子直父善應見孝義為人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嘗夢孝宗授以湯西背負白龍升天登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一 七 幸輔宋十三

進士第一調寧國判官召試館職除秘書正字孝宗銳意恢復始見即陳自治之策遷校書郎祖母計歸改著作郎知信與台州遷江西運判入為吏部郎兼太子侍講遷秘書少監權給事中論內侍陳源不得兼兵職又奏舊制密院文書皆由門下省張說不應變制詔皆從之俄權吏部侍郎兼右庶子除集英殿脩撰帥福建陛辭上言國計四大事淳熙十一年進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請漸抑吳氏兵權諸羌相挺為患汝愚至悉以計分其勢名還未至值光宗受禪御史范處義論其稽命改知潭州轉太平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召為吏部尚書奏郊恩太濫伶人胡承年積官至武功大夫乞罷其任立為定法上不朝重華宮汝愚往復論諫上意愜與后詣北內從容竟日兩宮之情復通四年知貢舉與御史汪義端有違言及

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義端奏以非祖宗故事給事中黃裳言汝愚奉親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詔補義端外郡遷汝愚知樞密院事入對言臣非敢久辭以嘗論朝廷數事言未見用今陛下已過重華復留正天下幸甚惟武與未除帥臣心不敢安乃以張詠代吳挺始受命時光宗之疾生于疑畏故乍疑乍悟汝愚患之值壽皇不豫寢劇上時御後殿丞相同兩府入請詣重華侍疾上輒疑遽起入內越二日又請有旨令知閣門韓侂胄諭宰執並出衆遠出都門俟命壽皇聞之憂甚嗣秀王伯圭傳上意令宰執復入侂胄言昨傳旨令出殿門非都門也請自往宣押乃還六月丁酉夜帝記作戊戌重華大闢扣宰執私第報壽皇崩中書以聞汝愚恐上益疑不出持其劄不上次日視朝汝愚以劄付提舉重華宮關禮附進上乃許過北內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一 八 幸輔宋十三

至日具不出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壬寅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玘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不許因附奏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疏又不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相與慟哭于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乃壽皇之母請攝行祭禮是時正汝愚之意本以國本係於嘉王非面陳不可欲因簾前奏審宗社大計使命出簾帟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玘素畏慎直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此議竟格丁未宰臣以下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奏請早正儲位又不報越六日再詣御批云甚好明日擬旨以進乞上親批留正見御批八字大憚伴作于處汝愚自度不得辭其責念故事須坐甲以戒不虞而殿帥

一第 226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0 版 反內

郭杲莫有以腹心語者。會同宗趙彥逾至私第語及國事相對而泣。微及內禪意。彥逾喜。汝愚知其與杲善。繆謂郭杲備不同。奈何彥逾曰。某請任之。約明日復命。汝愚曰。此大事。已出諸口。豈容有所俟。願亟往。遂不敢入私室。退坐屏後。以須。有頃。彥逾至。議遂定。復與徐誼葉適謀。可以自意於慈福宮者。因薦侂胄。使以其意轉聞。不獲命。明日往。亦如之。侂胄遂將退適。關體就問。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驚問。故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耳。且夕亦去矣。言與淚俱。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倚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

私簡錄

卷一百一十一

九

幸輔宋十三

乃拜光祿大夫。汝愚初倚留正共事。及議擴宮。非永制。欲改卜山陵。與正議不合。侂胄因而問之。出正判建康。汝愚怒。侂胄不先以告。及來謁。故不見。侂胄慙。忿羅點曰。公誤矣。汝愚亦悟。復見之。然終不釋去。朱熹言。當酬以厚賞。勿使預政。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欲論侂胄謀泄。以內批斥度去。熹因講畢。極論之。退復具疏。諫內批。遠除熹宮觀。汝愚補批。還上。且求且拜。侂胄怒。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彭龜年論侂胄竊威福。又逐朱熹。太暴。內批。龜年與郡。侂胄勢益張。日夜謀引其黨。以擴汝愚彥逾。亦以事定為功。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恆與侂胄合謀。陛辭日。盡疏時賢姓名。指為汝愚黨。自是上疑之。會黃裳羅點卒。侂胄擢其黨京鏗。以代汝愚。始孤立。天子益無所倚信。而陳傅良吳獵劉光祖等各先後斥去。羣儉和附。疾正士如仇。

私簡錄

卷一百一十一

十

幸輔宋十三

五卷太祖實錄舉要并類宋朝諸臣奏議三百卷自奉其約為
 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為相亦然聚族以居門內三千指所得廩
 給悉分與之菜羹蔬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嘉泰二年偽黨寔
 解追復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贈少保嘉定元年死冒誅追復
 官爵諡忠定加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庭嘉
 熙初加封福王進周王子九人長崇憲字履常淳熙八年及
 第時汝愚侍殿上降再拜以謝初任保義郎監饒州酒庫換從
 事郎撫州推官父帥蜀辟書寫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幹辦公
 事監西京中岳廟汝愚既死崇憲痛父非命閉門飲泣終喪
 不飲酒御內久之詔復汝愚故官崇憲始以奉議郎知南昌縣
 奉行荒政所活甚眾升藉田令拜命感泣疏辭以為先臣之冤
 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所以勸忠孝厲廉恥也俄改監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一 幸輔宋十三

總言之請外知江州修陂塘數千所民苦和糶及負茶引錢設
 法獨之擢提舉江西常平兼權隴興府及帥漕司事遷轉運仍
 兼帥事復其父所創養濟院俾四方賓旅疾病者得藥與食立
 規約數十條收棄兒鞠之又訪社倉利害更張宿弊台為兵部
 郎中改司封遷直祕閣知靜江廣西經畧安撫使蜀陽朔修仁
 荔浦之賦靖黎羅諸洞寇鈔之變復以根本單虛移宜州古縣
 之戍於歸也要害之地朝廷頗采其言尋卒
 葛邲字楚輔江陰人徙丹陽吳興世以儒學名家自高祖密高
 伯祖宮以下五世並登進士三世掌詞命人以為榮宮字公雅
 善屬文除知南充值東川饑部使檄守資昌兩州以惠政聞改
 南劍州土豪彭孫聚黨依山澤為盜吏民莫敢捕宮遣沙縣尉
 許抗諭降之徙知滁秀二州積官祕書監太子賓客治平中轉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一 幸輔宋十三

行在都進奏院復申奏乞以所陳下三省集議如公論果謂誣
 蟻乞昭示中外申飭史館則先臣之忠節自明而憲聖慈烈皇
 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矣又疏請正汪義端行詞之冤究趙師名
 妄進封事之罪竟蔡璉與大臣為仇之奸毀璉頌正續稽古錄
 之終諒皆從之其後玉牒日曆所重修龍飛事實進呈因其請
 也歷太府監丞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上言今日有更化之
 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死者未盡褒
 錄存者未悉顯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輸忠亡隱有所規益者
 豈惟獎激弗加兼亦罕見施川媿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
 罰弗及或乃遂階通顯又勸上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
 根本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職盡規
 以宜壅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奸儉餘黨窺伺之萌皆懇

工部侍郎卒年八十一密由光州推官至太常博士致仕終年
 八十四為詩有西崑高致曾祖嘗思訓建德簿授劾歸養近臣
 表其志行起為泗州教授迎父僧行歷封丘簿連水令卒年七
 十三持諡清孝祖勝仲字魯卿林希薦試學官復登詞科第一
 除兗州教授入為太學正上幸學獻賦中書第為首差提舉議
 曆所檢討官兼宗正丞始皆從臣提舉至是代以郭天信勝仲
 請罷之稍遷禮部員外郎詔議借祖原廟與石公弼不合坐責
 知休寧尋復職權國子司業命教諸生習雅樂成日遷太常卿
 詔續歐陽脩太常因革禮初止百卷增為三百卷欽宗升儲兼
 諭德獻仁孝學三論復採歷代太子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
 詔嘉之以不從李彥括田不與朱勗白雀罷歸建炎中起知湖
 州修城郭作戰艦閱士卒羣盜知其有備引去歲饑發廩振之

民頗以濟丐祠歸卒年七十三諡文康父立方官至侍從郊少
警敏業夢得陳與義稱為國器初嘗授上元丞縣當敵衝調度
百出不擾而辦留守張浚重之御史蕭之敏薦除國子博士論
對論州縣受納及鬻爵之弊孝宗獎諭除著作郎權直學士院
改右正言首論盈虛之理隱於未然治亂之分生於所忽宜專
以畏天愛民為先又論征權歲增之費如輩下都稅務紹興間
所逃茶鹽歲額一千三百萬緡乾道後增至二千四百萬成都
務額四萬八千緡今至四十餘萬通四川酒額遂至五百餘萬
緡民力重困至租稅有定數而暗耗日增折帛益多民安得不
窮乎願明詔有司茶鹽酒稅比原額已增一倍者毋更立新額
庶少蘇疲氓上特召見復令條陳以六事對皆切中時病除侍
御史論救荒三事累遷中書舍人歲旱應詔言虞允文制國用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一 幸禧宋十三

臣貴重而簡細務改判福州道行感疾除少保致仕罷年六十
六贈少師諡文定配饗光宗廟庭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冊曰兩朝大事不可搖奪夾日乘龍天胡降制賢哉闕闕
有功不伐懿矣葛公五世秉鈔
韓侂胄字師夫琦曾孫父誠娶憲聖皇后女命仕至保寧軍承
宣使侂胄復妻憲聖姪女以蔭歷閤門祇候宣贊舍人帶御器
械淳熙末領武功大夫汝州防禦使知閤門事趙汝愚議定策
時侂胄往來傳道憲聖語頗有微勞語在汝愚傳寧宗既立侂
胄請推定策功汝愚辭曰吾宗臣汝外戚何敢言功僅遷侂胄
宜州觀察兼樞密都承旨始大觖望然以傳宣詔旨遂見親幸
又托肺腑時時竊弄威福黃度朱熹彭龜年相繼斥去侂胄進
保寧軍承宣使自是益用事與同知閤門雷川劉敦相厚善敦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一 幸禧宋十三

大喜即日除右正言而坐。僞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王沆請令省部籍記其姓名。姚愈請降詔嚴禁。皆得遷官。施康年陳謙鄧友龍林采皆以攻僞學久居言路。張釜張巖程松皆由此乘政。云四年侂冑拜少保封豫國公。追諡其父五年進太保六年又進太傅封平原郡王。有蔡璉者嘗得罪汝愚執而黜之。侂冑使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欲追逮彭龜年曾三聘徐誼沈有聞下大理鞠問張仲藝力爭乃止。汝州布衣呂祖泰上書首道學不可禁請誅侂冑用周必大為相。侂冑大怒杖祖泰流欽州必大亦坐貶。侂冑又以勢利黜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斥損晚節以規榮進者。京鏗死侂冑意亦稍厭。張孝伯謂不弛禁恐不免報復之禍。乃還趙汝愚朱熹職復留正周必大徐誼等爵秩。僞黨之禁寢解。嘉泰元年拜太師監太平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用文彥博故事平章國政。侂冑繆辭謝乞致仕不許。擊小阿附勢焰熏灼。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言。路旼舉族月舉諭二三常事。謂之月課。或有勸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於是恢復之議興矣。安豐守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詔中外諸將密定行軍之計。陳自强乞命兼領平章。鄧友龍等繼請特除平章軍國事。太常蕭遼李璧論定典禮三日一朝。因至都堂班序丞相之上。三省印並納其第。昵蘇師旦為腹心。躡除定江安遠軍節度使於私第。置機速房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又自兼國用使司諫。易教少卿陳景俊博士錢廷玉皆爭言恢復計。侂冑復日一朝降詔趣諸將進兵。未幾皇甫斌郭倬等俱敗。金人渡淮攻廬和真揚取安豐濠又攻襄陽。侂冑急乃出家財二十萬

助軍。以丘宗晉視江淮軍馬。又募人持書幣赴敵。嘗謂用兵乃蘇師旦鄭友龍皇甫斌所為。非朝廷意。金書甚倨。謂師旦等安得專且多所要素。又遣書許還河北流民。及今年歲幣金人尚未許會。宣撫使郭倪戰敗吳曦。又叛舉朝震駭。侂冑遣方信孺使北請和。以林拱辰為通謝使。金人欲責正隆以前禮賂以侵疆為界。且索犒軍銀數千萬而縛送。詐譏用兵之臣。信孺歸後及之大怒。罷和議起辛棄疾為樞密都承旨。會棄疾死乃以殿前都指揮趙鼎為江淮制置使。復銳意用兵。時公私之力大屈。蜀口漢淮民死不可勝計。侂冑意猶未已。中外憂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陰謀誅之。皇子榮王入奏。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詔。翌日伺其入朝。夏震以兵三百呵止於途。推至玉津園。賜殺之。斬蘇師旦於廣東。侂冑凡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嘗鑿山為閣。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慶孝皇嗜昔思政之所。假然居之。老宮人見者往往垂涕。顏斌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拔撰答詔。褒為元聖。四方投書獻頌。謂伊霍且不足擬其勳。有稱為我王者。余嘉請加九錫。趙師彝乞置王府官屬。皆當之不辭。所嬖妾張譚王陳皆封國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至是皆論罪杖徒。餘數十人縱遣之。有司籍其家。多乘輿服御物。其僭素極矣。始熹與龜年論奏時。吳琚語人曰。帝初無固留意使再有一人繼言去之。易爾自劉攽教其稔惡。卒至禍國喪家。攽之罪深矣哉。嘉定初。金人求函。侂冑首乃命臨安府蘇玘取其首。遺之。無子以魯直子為後。名玘。削籍流沙門島。

余端禮字處恭。龍游人。登進士。知烏程縣。蠲民丁絹錢。歲凡六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一 五十一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一 五十一

萬緒名對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警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漠南無王庭。所謂先聲後實也。越謀吳。外講盟好。內修武備。使種蠡陰結。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所謂先實後聲也。今欲謀恢復。其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為之謀。觀變察時。則幾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因其內弊而擊之。若單于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持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踴其後而威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可謂通達事體矣。遷監察御史。歷大理太常。二少卿。詔以來。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一

七

辛補宋十三

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禮官討論明道故事。禮言所設之制。合祭天地於圜丘。前期享於太廟。視冬至郊祀之儀。此國朝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則以宮中火後。考室落成。故於太安殿。恭謝天地。此特一時之事耳。事有不同。未可從之。詔與中書再議。云禮可以義起。端禮又言。凡禮當論大體。古者郊而後耕。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若如明道之制。以郊而施之。殿庭亦將以明堂而施之。壇壝乎。禮之失。自端禮始。雖死不敢奉詔。上為之止。俄權兵吏二部。兼太子詹事。出知太平光宗立。名見言。天子之孝。不與庶人同。陛下孝於壽皇。當如舜之於堯。行其道可也。武之於文。繼其志。述其事可也。凡壽皇睿謀聖訓。仁政善教。所嘗施於天下者。願與二三大臣。朝夕講求。而力行之。則足以盡事親之孝矣。授集英殿修撰。知贛

州。選為吏部侍郎。權刑部尚書。兼侍講。以煥章開直學士。知建康。紹熙四年。名拜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與趙汝愚合奏。請易蜀帥。上意未決。端禮居家待罪。復言所請為全蜀與東南計。今若置匪其人。是無蜀也。無蜀。是無東南也。奈何。遲遲不報。人將生心。壽皇崩。首贊。宰相留正。當如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事。請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乃始以聞。及汝愚得請。皇子嘉王流涕。因遙端禮。奏太上遊豫。大喪。乏主。安危之機。在於呼吸。太皇太后非為陛下計。乃為太上皇帝計。為國家宗社計。也。奈何。堅持退讓。將守區區之小節。而昧天下之大計乎。上始變然收淚。側身就御坐之半。復再拜。因請乃正御坐。進知樞密院。兼叅知政事。與汝愚同心輔政。嘗言。士論未一。非處恭不能任。及侂冑漸竊威柄。謀逐汝愚。端禮不能止。但長吁而已。慶元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一

大

辛補宋十三

元年。代為右丞相。頗知擁護。善類。侂冑憾浙西常平黃瀛。以放民租。竄逐知婺州黃度。以庇屬吏。褫職。皆與執奏。然竟不能免。呂祖儉南遷。亦救解。不獲。公議始歸責焉。丐去。不許。入見。上言。今除從官。諫職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根已滋。上不肖。二年。進左丞相。恒抑鬱。不愜志。稱疾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頃之。判潭州。移慶元。拜少保。仍國公。致仕。薨。贈太傅。諡忠肅。子燦。工部尚書。京鏗。字仲遠。豫章人。登進士。龔茂良帥江西。異之。給事中。王希呂言。其蚤登儒級。試令有聲。求執法官。此其人也。得引見。問政事。得失。時孝皇初政。羣臣迎合。多言恢復之功。且暮可望。鏗獨論天下之事。未必驟如人意。今日民困兵驕。士氣頹靡。上以其言切至。擢為監察御史。累右司郎官。接伴金賀生辰。使上方。居

愛不欲引見。銓以旨却之。使者請少留。銓曰：「信使之來，以誕節也。誕節禮上，自不居留。何名乎？」嘉其稱職，轉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金復遣使來，弔詔遣銓使金報謝。至金請免宴及郊勞。不從。又請撤樂，謝以無旨。銓遺之書曰：「銓聞鄰喪者，春不相。里殯者，不巷歌。今銓銜命而來，北朝勤其遠，而憫其勞，遺郊勞之使，錫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國家為悖理。於臣節為悖義。豈惟貽本朝之羞，亦匪貽北朝之羞。相禮者再三迫之，銓弗為動。上聞之，喜，語輔臣曰：「士大夫平居孰不以節自許？有能如銓執禮為國家增氣者乎？」故事使還，當增秩。周必大言：「此乃常典。如銓奇節，特命權工部侍郎。四川闕帥，罷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到官，首罷征歛，弛利以予民。瀘州卒殺太守，擒而斬之。蜀以大治，召為刑部尚書。寧宗

私簡錄 卷一百一十一 九 辛補宋十三

即位，罷簽書樞密院事。慶元初，擢知院事。轉參知政事。二年，拜右丞相。得位之後，一變素守，首為危言畫策，昏越汝愚凡諸善類，惟禍殆盡於國事。謾無所可否，但知奉行風旨而已。薦劉德秀立偽學之禁，以是得罪天下。萬世末論宦者王德謙除節度使，請裂其麻亦無及矣。六年，進左丞相。以年老罷免。卒。

謝深甫字子肅，臨海人。少穎悟，刻志為學，積數年不寐。夕則置餅水加足於上，以警困怠。父景之識為遠器，臨終語其妻曰：「是兒當善教之，毋攻苦守志，督其力學。登進士調，縣尉有姬受賂，賂道旁死者為子哭，訴仇人殺之。深甫為廉得姬，子遂正其罪。越帥方滋錢端禮皆薦調，崑山丞司業鄭伯熊謂文士世不乏求巨眼如深甫者，少聘為浙漕考官。一時稱得人。嘗曰：「文章有氣骨如泰山，喬嶽可望而知。改知青田，葛郊顏思魯王閻

復薦孝宗名見言。今日人才枵中侈外者，多妄誕矯訐沽激者，多眩騁激昂者，急於披露，而或近於好夸，剛介者果於植立，而或鄰於太銳，靜退簡默者，寡有所合，或以為立異。故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是，趣時徇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為軟熟，畏避苟且，因循年除歲遷，亦至遲蹇。一存緩急，其才倚仗，臣願任使之際，必察其實，既悉其實，則涵養之以蓄其才，振作之以厲其氣，栽培封殖，勿使沮傷。上嘉納，因問當世人才對曰：「薦士大臣職也。小臣來自遠方，不足以奉明詔。上領之諭，宰臣曰：「謝深甫奏對雍容，有古人風。除籍田，令選大理丞江東早擢為提舉，常平講行救荒條目所全，活百餘萬人。光宗禪位，以左曹郎官借禮部尚書賀金國生辰，還除右正言，韓侂胄破格轉運，郡深甫封還，內降進士俞古言事語，涉訛訕，謫送瑞州。

私簡錄 卷一百一十一 九 辛補宋十三

右司諫鄧駟以論近習左遷，皆力爭之。紹熙二年，知臨安。三年，除工部侍郎，入謝，面諭卿為政能得寬猛之中。進吏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四年，兼給事中。論陳源予祠，妻特立，復用張子仁。除節度使，疏十一上，命竟寢。自是禁廷燕私，左右有希恩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耳。」寧宗立，除煥章閣待制，知建康。改御史中丞，兼侍讀。朱熹奏禮官議祧，侂祖以為不可。深甫言其攷訂有據，後之慶元元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二年，參知政事。三年，知院事。六年，進金紫。光祿大夫，拜右丞相，封申國公。進岐國。光宗山陵為總護，使還拜少保，改封魯國。嘉泰元年，以言避位，不許。召坐賜茶，御書說命，中篇及金幣賜之。金使入見，不如式。寧宗起入禁中，深甫端立不動，命俟於殿隅。帝再御殿，乃引使者進書，迄如舊儀。時善類空虛，國已不國，有余嘉者

上書乞斬朱熹且指蔡元定為偽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相與講明其學耳有何罪嘉狂妄當行遣以禁其餘尋乞骸授醴泉觀使明年拜少傅致仕有星隕于居第遂薨平生出處之迹若無可議然嘗一劾陳傅良再論趙汝愚史皆泯沒其言孫女為理宗后追封信王易封衛魯國王諡惠正

陳自強字勉之閩縣人嘗為倪冑童子師登淳熙進士慶元二年入都待銓欲見無以自通適僦居主人出入其家為言於倪冑一日名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為設茵褥于堂向之再拜徐曰陳先生老儒沮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錄教月轉國子博士又遷秘書郎入館半載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未踰月簽書樞密院事由選人至兩制纔四年嘉泰

元年然知政事踰月知樞密院事三年拜右丞相歷封祈衛恭三國公倪冑包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愧必題其絨云某物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下請必諧價而後予日押空名劄送倪冑家須用乃填三省不與聞也適都城火所貯一夕燬燼倪冑首遺之葛絛執政及列郡聞之莫不相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更倍所失之數自為國用使措克民財州郡騷動方倪冑欲為平章猶畏衆議自強首率同列援引典故居然當之每呼倪冑必曰恩父又曰師王語人恒願一死以報呼堂吏史達祖為兄蘇思且為叔倪冑將用兵遣使北行審敵虛實乃薦陳景俊以往吳曦有逆謀求歸蜀厚賂自強語倪冑曰非職不足以鎮坤維乃縱之歸迨倪冑誅先一日周筠謂事將不善自強議用林行可為諫議欲盡擊謀

倪冑者是日行可方對自強坐待漏院即日罷出國門追三官永州居住又賞節度團練副使雷州安置籍其家議者謂倪冑奸兇誤國自強實為之表裏而縱曦之叛尤宜明正典刑竄徙未足蔽辜云

錢象祖吳越王裔孫祖端禮字處和以恩補官通判明州治有聲累加直祕閣右文殿脩撰高宗以為材擢知臨安府版曹權戶部侍郎兼樞密都丞旨建言易楮為幣以資國用即委端禮經畫分為六務出納有法幾月易錢數百萬為湯思退所喜真除吏部侍郎時孝宗銳意恢復端禮與尚書韓仲通論經費所入有限更有調發不易支吾上云須恢復中原財賦自足因奏恢復未可必經度目前所用且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為戒早決和戰為社稷至計乃以充淮東宣諭使一意附思退詆張

浚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廷罷浚都督自此議論歸一思退復留端禮又疏言遣使發兵並行不悖使以盡其禮兵以防其變若必待書至而後遣設或有見脇之語不若先遣以釋其疑無何金帥僕散忠義分兵入寇命試兵部尚書參贊軍事論曰前後廷臣議論獨卿不變俄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請以王抃持誓書與金帥議和許割商秦地歸被俘人惟除叛亡不與餘略同紹興世為叔姪之國滅銀絹五萬易歲貢為歲幣金皆聽許兩好復成除端禮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時久不置相端禮自以首參默覩其位皇長子鄧王夫人端禮女也御史唐堯封言帝姻不當執政不報館閣士上疏排端禮皆坐絀刑部侍郎王弗陰附之建為國是之說以助其勢屬鄧王立為太子遂引嫌除資

政殿大學士提舉德壽宮兼侍讀改洞霄宮起知寧國移紹興
 在任貪暴多籍人財產有詣闕陳訴者為侍御史范仲芑所劾
 降一職淳熙四年八月薨贈銀青光祿大夫諡忠肅象祖以蔭
 入官嘉泰四年為吏部尚書賜進士出身同知樞密院事因諫
 用兵侂冑責其懷奸避事罷為資政殿學士俄奪官貶知信州
 期年而政成大新學宮置明輝閣以延文士一時士習為之丕
 變復除叅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會楊后謀誅侂冑俾其兄次
 山與史彌遠謀彌遠轉告象祖首以為然以告李壁謀計已行
 象祖猶欲奏審壁恐事泄乃已侂冑已誅三日象祖等俱赴延
 和殿以告帝猶未信象祖探懷中堂帖授陳自強曰有旨罷政
 自強即上馬回顧曰望大參保全乃以誅侂冑事移書金行省
 三遣王柟賫書請復川陝關隘開禧二年十二月授正奉大夫
 弘簡錄 卷一百十一 幸輔宋十三
 為國用使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嘉定元年轉左丞相除特進兼
 太子少傅十二月罷為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卒追封魏國公
 諡忠靖

冊曰方霽忽翳妖變為魔騰沸傾翻人將奈何天定可期
 虺鼠日多斯文公誼惟此不磨

弘簡錄卷一百十一 終

弘簡錄卷一百十二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十四

喬行簡 崔與之 李宗勉 范鍾 杜範

游似 父仲鴻 趙葵 吳潛 父柔勝兄淵 董槐

喬行簡字壽明東陽人從學呂祖謙登進士歷官知通州至管
 戶部架閣召試館職為秘書正字兼密院編脩淮西淮南運判
 知嘉興兼淮浙提刑移鎮江列上備邊四事言金有必亡之形
 遷也居郎國子司業國史編脩實錄檢討兼侍講尋轉宗正少
 卿兼工部侍郎貽書丞相請聖宗行三年喪應詔上疏曰近者
 求賢求言二詔果能確守初意深求實益則人才振而治本立

弘簡錄 卷一百十二 幸輔宋十四

國威張而奸宄銷竊觀近事似或不然自侍從郎官監司郡守
 所舉賢能才識之士陛下蓋嘗撫其一二欲名用之矣內外囊
 封或直或異或切或泛又嘗撥其一二見之施行且褒賞之矣
 而天下終疑為具文者蓋以所名非久無宦情不肯來之人
 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持正不阿廉介有
 守臨事不撓者固未嘗收拾而名用之也其所施行褒賞者往
 往皆末節細故無關理亂粗述古今不至抵觸者取之以外示
 聽受之意其或深憂遠識高出眾見忠言至計有補聖聽者未
 聞采納而聽用之也今班行之彥麾節之臣或以職業有間或
 以言語自見天下未知其得罪之由徒見置散投閒俟來驟去
 甚至廢罷而錮被削奪而流竄皆以為陛下黜遠善士厭惡立
 言去者以此而得名朝廷因是而得謗願益敬天命仰士氣勿

因異同之議致有渙散升兼侍讀因于祭酒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太后崩疏言向者內廷舉動皆有稟承縱使小人蠱惑求媚猶有所憚而不敢發今則威魄肺肝近習貴幸奔走使令之輩外取貨財內壞綱紀上以罔人君之聰明下以撓官司之公道假承聽之旨而中傷善類設衆人之譽而進拔儉人借納忠效勤之意以售其陰險巧佞之私竊弄人主威權使不自知陛下衰絰在身愈當警戒以春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不能自制必於盛德有虧又論許國不當換文資鄭損不當帥蜀時青乃邊陲大將一旦爲李全所戕竊意軍中必有激昂思奮之人莫若拔其尤者以護其師明指殺青者姓名俾之誅戮然後加恤典於青不惟可折其奸心且以存吾之大體山陽民散財殫非凶賊久安之地揚州城堅勢壯未必無窺伺之心不可不先爲之慮也及全攻圍泰州行簡又奏此賊氣貌無以踰人未必有長算深謀直剽悍勇決能長雄於其黨耳而日至三孤功薄報豐此天理人情之所共憤惟決意行之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時議收復三京行簡奏言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難繼自古英君必先治內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獲權之前其弊凡幾今既親政之後更新凡幾欲用君子其志未伸欲去小人其心未革上有勵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自若上有禁包直戒貪墨之令而州縣之黷貨自如欲行格令則外郡之折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而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其弊多矣乃欲闔關乾坤制奸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自古帝王欲用其民必先得其心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

相接而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能效死卒不愛其將校臨陳何能直前未有轉移固結遠欲驅之從事忠義之心何由而發乎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今邊面遼濶非止一塗審知將帥足當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鬪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兵能戰者幾萬可分者幾萬留屯者幾萬借日以計招徠以功激賞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欲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可三之後欲中較則廢前功欲勉強則無事力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後皆如所慮端平初進知樞密院事尋拜右丞相力奏三京挽敗襄陽失守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三年以明堂雷雨策免甫去趣召還京拜左丞相授韓琦故事乞以邊防財用分委執政請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二

事進益國公告老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改封魯國公致仕淳祐元年二月薨年八十六贈太師諡文惠爲人歷練老成識量弘遠所奏事切中時弊薦士無間幽隱多至顯達布衣錢時吳如愚咸擢館閣所著有周禮總說孔山文集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世明之子少卓犖有奇節入太學紹熙四年登第廣之士由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澤州司法參軍調淮西檢法官知新城縣歲大歉勸分有法貧富安之擢通判邕州發遣賓州軍事郡政清簡尋轉廣西提點刑獄編歷所部獎廉劾貪風采凜然僻縣多右選攝事者貪黷以爲常與之請援廣東循梅諸邑檢與資格以勸選人熙寧免役法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至是議革朱崖法天萬里用刑慘酷與之

疏貪吏厲民十事申論而痛懲之地產苦登亦以代茗歲征至五百緡瓊人繳吉貝為衣衾工作皆役其婦女民尤苦之與之悉為榜免小民傳其事為嶺海澄清錄寧宗召為全部員外金南遷汴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揚州王管淮東安撫司公事選守將集民兵浚濠疏水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易土城以甃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義民兵附山自固使敵不敢入楚州有叛卒入射陽湖給旗帖招之而戮其首謀李全以眾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必有後憂不聽都統劉瑄承密劄取泗州兵渡淮而後牒報瑄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乘郭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未幾全人入境時宰三遺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勝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野無可掠願與諸軍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

私前錄 卷一百一十二 五 字號宋十四

知東海連水二邑已為我有山東歸順之徒悉為我用若一旦議和若何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自瑄敗即亟脩守戰備遺精銳布列要害金人深入無功和議亦寢值兩淮關制置朝議帥臣互相為援與之奏自來制閫總權兩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必稟命朝廷稽緩誤事議遂罷召為秘書少監奏今時邊事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急當區處累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秘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侍郎未幾除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兼本路安撫使與安丙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士拊循將卒人人悅服先時軍政不立戎帥少協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彼此不相應援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使利害相恤又却夏人合從之請納萬戶呼延棧等

之歸自是金人不敢窺興元檄茶馬司於關外市馬弛商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為敵所邀取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極邊隔第關盤車嶺夙號天險因厚間牒者賞使覘敵動息悉知邊防益密撥成都等府錢百五十萬緡以助糴水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薦達知名士家大酉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度正諸人戒沔帥趙彥呐大言亡寶後果如其言尋以疾丐歸蜀人肖像成都以仙遊閣祀張詠趙抃名三賢祠金謀知代者鄭損與兵大入與之再臨邊始退名為禮部尚書不拜理宗即位授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提舉嵩山崇福宮端平初召為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皆力辭家居值摧鋒軍為亂與之肩輿登城諭撫眾皆釋甲俯伏聽命其首謀數人懼事定受禍遂率之遁入端州俄授與之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聞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諸軍畢集賊駭敗請降戮其桀黠不俊者餘分隸諸州帝汪想彌切進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力疾固辭時上勵精更始訪以政事人才與之奏天生人才自足供一代之用惟在辨其君子小人而已若以正人為迂濶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為過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相繼去至於敢諫之臣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人才難得而輕棄如此又言獨斷當以兼聽為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有所偏此開獨斷以來朝廷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格不行除命中止若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比年天變層出火災異常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帝覽奏嘉歎嘉熙三年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領鄉郡不受廩

私前錄 卷一百一十二 五 字號宋十四

祿凡俸餘皆以均親黨。年八十二累封南海郡公。諡清獻。李宗勉字彊。父富陽人。登進士。歷黃州教授。浙西茶鹽江西轉運司幹官。歷主管吏部架閣太學正。國子博士。寶慶初。通判嘉興。召爲秘書郎。紹定初。遷著作郎。兼權兵部郎官。疏言。欲人謀之合。莫若遇下情。若上壅塞而下欺誣。則成敗得失之機。理亂安危之故。何從上聞。欲財計之豐。莫若節國用。今李成之旅。坐糜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寇。蹂踐州縣。苟浮費泛用。又從而侵耗之。設有緩急。必將窘於調度。而事機失矣。欲那本之固。莫若寬民力。今州縣之間。聚歛者多。椎剝之風。浸以成習。民生窮蹙。怨憤莫伸。嘯聚山林。勢所必至。尋改侍右郎官。差知台州。遷直祕閣。徙婺州。端平元年。進直寶章閣。以宗正丞改尚左郎官。面對言四事。守公道以悅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功。謹命令以一觀。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二 辛補宋十四

作措畫。朝廷方主獨斷。事多內降。宗勉奏先事而言。見幾而諫。不可謂之專。善則行之。否則止之。不可謂之專。命出君上。政歸中書。不可謂之專。今王府后宅之宮僚。戚里奄寺之恩賞。紛紜直下。不經都省。此皆大臣所當執奏。苟以專權爲嫌。曾無救過之心。每事希旨迎合。追其命令已下。闕失已彰。然後從而論列。其累聖德多矣。况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行乎。進左司諫兼侍講。拜殿中侍御史。時史嵩之就鄂州。建牙宗勉言。荆襄殘破。淮西正當南北之交。嵩之當置司淮西。則脈絡相連。可以應援。今乃遷在鄂。潛竊恐鞭不及股。若云防江爲急。則齊安正與武昌相對。所謂欲保江南。先守江北。當別擇鄂守而移嵩之。齊安又率合臺奏言。蜀之四路已失。其三成都隔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守。襄漢昨失九郡。今又破鄂。與荆門江陵孤城。何以能立。誠宜亟下哀痛之詔。深自貶損。服御飲食。一從簡儉。放後宮浮食之女。罷掖庭不急之費。分上流淮西。淮東爲三帥。而以江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出內帑儲蓄。分給四處。俾招潰卒。募流民之強壯者。以充遊兵。補軍籍。仍選諸郡將士。以爲捍禦。則猶可支吾。若徒守講和。是抱薪而救火也。進工部侍郎兼給事中。復疏言。陛下憂勤於路朝之頃。而入爲宴安。所移切劇於廣廈之間。而退爲便佞所惑。不聞減退宮女。而嬪嬙已溢於昔時。不聞褒錄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聞出內貯以犒戰士。而金帛多靡於浮費。凡陛下舉動。人心所視。以爲卷舒。陛下既不以爲憂。誰復有爲朝廷憂者哉。擢諫議大夫。兼侍讀。又言。從諫非難。用諫爲難。苟聞之而不戒。玩之而不信。徒有忠言。無益世用。無救時危。其與拒諫者相去一間耳。嘉熙

元年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俄參知政事三年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在位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名用老成尤樂聞讜言趙汝騰嘗以公清許之四年以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諡文清

范鍾字仲和蘭溪人登嘉定進士調武學博士通判太平知徽州召赴闕遷刑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進對言本朝仁宗之時西北號稱多事乃以憂勤而致盛治徽宗之時天下太平實無一事然其貽患至于今日由是言之朝廷天下之大勢可以整矣帝悅遷吏部郎官秘書少監國子司業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至同脩撰累起居郎祭酒拜兵部侍郎兼給事中權兵部尚書侍講嘉熙三年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授參知政事乞歸不許淳祐二年知樞密院事四年特拜左丞相兼

私簡錄

卷一百一十二

八

宰輔宋十一

樞密使封東陽郡公六年以與游似不協復請歸加觀文殿大學士禮泉觀使辭不拜改提舉洞霄宮九年正月薨為相公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贈少師諡文肅所著書有禮記解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從祖暉受學朱熹範從之游登進士調金壇尉婺州司法主督戶部架閣歷大理司直軍器監丞入對言陛下親覽大政不惟未覩更新之效或者乃有震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十年之蠱習日深月腐有不可勝救者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宜懲其弊原使私意淨盡無以私憾害天倫之重私情傷天地之和諫者愚之改秘書郎尋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痛矯宿弊首用洪咨夔

王遂斥去奸邪奉行未幾復踵前失言及貴近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積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何惟臺諫風采日以鏗烈廷紀綱日以壞哉理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事寢不行範謂一守之未能其事小諫諍之不行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既而不行此豈屬精親政所宜有哉鄭清之大怒上章丐去範復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但當同心為國豈容以私害公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必崇獎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未聞諱言而含怒若廟堂不欲言錯其口而奪之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哉俄率合臺論清之用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備言制閹之詐謀罔上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皆以次罷斥清

私簡錄

卷一百一十二

九

宰輔宋十一

之愈忌改太常少卿轉封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名位已隆者賈左右之譽以固寵宦遊未達者媒清要之級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民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至於賞罰顛倒威令慢廢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者名亂而肆掠當重任者怙勢而奪攘甚者禁旅驕悍難制監軍羣聚相剽欲望陛下母以小恩廢大誼私情抗公法嚴制宮掖不入外言禁約闕宦不售諂諂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尋拜殿中侍御史奏臣嘗冒忤宰相至勤陛下委曲調護今又使居之豈以臣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耶抑以臣異懦而姑使之備數耶因極論臺諫之職但為仕途捷徑無益朝廷紀綱復論清之橫啓邊釁幾危宗社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簽樞李鳴復

與史寅午彭大雅賄賂交結曲為之地鳴復自辨範又言極論之改起居郎不拜渡江而歸授江東提刑力辭嘉熙二年差知寧國府歲旱以便宜發粟民賴以安兩淮饑民多渡江剽掠為首張世顯尤勇悍擁衆三千餘至城外陰為鬪伺計範以計擒斬之還奏言曩者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盡陛下之心而廢置生殺一切惟意為之以致紀綱陵替風俗頹靡軍政不修邊備廢缺旱災薦臻人無粒食楮券狼藉物價騰踴行都之內氣象蕭條剽掠成風殍死盈道元兵驟強乘勝而喜關中原羣盜假名而煽起疆場之臣肆為欺蔽勝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奏脫使敵乘上流無備飲馬長江其誰與捍之近者天文示變妖孽吐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凡今日之內憂外患弘簡錄 卷一百十二 幸輔宋十四天變人怨皆權相三十年醜成之方且不以為警而以為德不以為罪而以為功何以挽回天心銷彌怨叛哉時範去國已四載帝撫勞備至除吏部侍郎兼侍講會久旱復言陛下求所以應天者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羣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今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嬪御未聞有所放遺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遠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絕乘輿釣者惟私情之徇王道揆者無法守之固國家大政相持而不決有司細務肆意而輒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富戶淪落十室九空甚而閭門餓死相率投江里巷聚首以譏執政軍伍諄語所不忍聞此又昔之所無也欲望陛下震懼自咎一洒舊習出宮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蔽欺省浮費以給國用薄征歛以寬民力選宗姓之賢者育之宮中而教導之詔中外臣庶各務悉力

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拜中書舍人尋權兵禮二部尚書淳祐二年同簽書樞密院事凡二府行事得失除授是非悉抗言無隱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與鳴復共事以嘗論劾遂求去帝遣中使召回而斥鳴復嵩之諷諫以遜游佞不許力疾入覲帝親書問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肅宮闈擇人才惜名器節才用親王近戚未恩澤者多封還之先是權臣柄國以爵祿市私恩取吏部闕歸中書號曰堂除已三四年矣範始請移歸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留書庫架閣京教及要地幹官自是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皆悅服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曰公用舍儲材能嚴薦舉懲贓貪弘簡錄 卷一百十二 幸輔宋十四專職任久任使抑僥倖重閭寄選軍實招土豪并治邊理財朝延素疑孟珙久居上流兵權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書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願自今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相籠架非範所屑為也珙大感服無何元軍大入為必取壽春之計範命維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應援多以捷聞計功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月餘薨贈少傅諡清獻其所著述有古律詩歌詞雜文奏藁外制經筵講義凡若干卷

游似字景仁果州南充人父仲鴻字子正登進士調健為簿李昌圖總蜀賦併仲鴻羅買官薦擢四州制置司幹辦公事趙汝愚一見起敬將合兵討叙州董蠻犯健為境仲鴻請詰其弊端以州負馬直諭之聽命遂不煩兵而歸改知中江檄總領楊輔幕下直使京鎗轉運劉光祖交薦紹熙四年赴召汝愚素知其

直諫多聞訪以蜀中利病又欲親出經略西事仲鴻言宿密之地幹旋者易汝愚悟而止差幹辦諸司糧料院光宗疾遺汝愚書陳宗社大計孝宗崩日泣勸汝愚率口官哭殿廷請帝親臨若禱日不決禍亂必起及拜相以久游其門避嫌不用復勸汝愚降意容按侂胄時不能用以兩淮總賦積弊奏遣仲鴻覈實既去汝愚難作有欲波及之者張孝伯止之召還還軍器監簿丐外除知洋州改知嘉定府尋擢利路轉運判官數忤宜撫吳曦言其老病未幾曦叛以書勸成都帥楊輔起兵討之不能用總賦劉崇之繼至又往告之復不聽職誅參政李壁奏除利路提點刑獄乞休遷中奉大夫卒年七十八諡曰忠似登進士歷官大理司直太常秘書大理三丞樞兵部考功郎官以直秘閣為夔路運判移潼川提刑兼提舉常平從其請封諡田錫遷軍

弘簡錄

卷一百十二

主

辛補宋十四

器監宗正少卿樞密都丞吉兼侍講權禮部侍郎明堂上疏欲盡事天之禮當盡敬天之心心存則政事必適其宜言動必當其理雨暘必循其序穹夏必安其生俄兼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禮部尚書兼侍讀言軍賞冒濫請別給告付奏功者候從軍十年升至統領已上方許從所屬保明申奏則冒濫者革功勞者勸遷吏部尚書兼給事中中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入侍經幄帝問貞觀治效何速如是對曰人主一念足以旋乾轉坤憂勤既切佐理得人治效曷常不速乃撫太宗事以進中言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之勢滋甚回視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爾意者親儒從諫敬畏檢身未若貞觀之超卓節用致愛選廉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願益加聖心嘉熙三年正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充縣伯八月叅知政事四年閏十二月

知樞密院事淳祐四年進爵郡公五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與范鍾不協上章乞歸特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進爵國公奉洞霄宮祠十一年轉兩官致仕十二月薨特贈少師

趙葵字南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生時夢南岳神降其家稍長與兄范俱志功名方器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為師又遣從南康李燾為有用之學嘉定十年金將高琪等圍襄陽時邊烽久熈人情震懼方率二子往戰敗走之十三年方遣葵與扈再與攻金人至高頭乃金人必守之隘出勁兵拒戰葵率先鋒奮擊殲之翼日進次鄧州金人阻泚河以拒葵麾軍進擊范與諸將繼至合戰大破之俘斬及降者幾二萬獲萬戶而下十數人奪馬八百逐北直傳城下而還十四年方命與范攻唐鄧日不克敵母相見也三月丁亥至唐州薄城而陳金將阿海引兵出葵帥

弘簡錄

卷一百十二

主

辛補宋十四

精騎赴敵再與從之大捷斬敵萬餘戊子金陷蘄州兵至久長葵率楊大城以十四騎逐其數十騎金騎漸益至數百葵力戰破之而金兵大集復與范再興大出兵合戰夜分始解明日官軍分為二陣范將左再興將右葵帥突騎左右策應敵亦背山分爲二以相當葵率祝文蔚等以精騎橫衝之敵僵屍相屬相持至夜分金人雖斂而陣如故黎明復選死士數千四面奮擊聲撼山谷乘勝逐北斬首數千級副統軍投戈降拔所掠子女萬餘得輜重器械山積補葵承務郎知襄陽軍父卒起復直秘閣通判廬州進大理司直准西安撫叅議官准東制置許國慮李全為患謂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葵曰君侯欲圖賊而坐其莽中悔已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銳留三萬帳前賊不敢動矣國欲集淮兵大閱葵止之曰

有兵之郡必當衝要守將豈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爭于朝分留自衛且匿其強壯遺老鈍以備數徒啓戎心益見單弱國不聽卒敗莫在慮與制使會式中不合遂奉祠歸三年起爲將作監丞紹定中出知滁州以滁當賊衝實兩淮門戶脩城浚隍經營武備命秦喜守青平趙必勝守萬山以壯形勢會李全將告羅浙西葵上書彌遠曰此賊若止欲得粟尚不宜使輕至內地况包藏禍心欲規幾旬若不痛抑其萌則自此肆行無憚適母疾謁告省侍不得赴股維藥以奉卒求解官不許不得已卒哭視事言於朝曰李全大逆逆視朝廷負君相卵翼之恩前此畔逆未彰猶可言也今已破鹽城反稱陳如縣自棄蓋欲欺朝廷以款討罪之師彼得一意脩舟楫造器械窺伺城邑或直浮海以擣腹心此其奸謀明若觀火葵日夕延頸以候制帥

弘簡錄 卷一百十二 古 辛 輔 宋 十四

設施今乃聞遣王節入鹽城祈哀於逆又聞遣二吏請命賊婦堂堂制閫如此舉措豈不貽笑天下又聞張國明前出山陽已知賊將舉兵無所忌憚今若聽用其言更從隱忍則自此人心解體社稷之憂有不可勝言者欲望特發剛斷名其爲賊即日命將遣帥誅劔此逆彌遠猶未欲與討鄭清之贊決之乃加葵直寶章閣淮東提刑兼叅議官刻日帥雄勝寧淮武定強勇步騎萬四千命王鑑扈斌胡顯等將之已而全攻揚州東門葵親出搏戰問來何爲全言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資汝錢糧寵汝官職待汝以忠義爾乃反戈自肆攻陷城邑安得不絕汝錢糧若云非叛欺人乎葵天乎全無以對自此數戰皆捷全死進福州觀察使左

平辭不受八月召對授寶章閣待制樞密副都承旨尋進兵部

侍郎六年三月除秘書監兼侍講十一月進兵部侍郎准取制置使兼知揚州入對帝曰卿父子兄弟官力甚多卿在行陣率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所難英頓首曰臣不佞忠孝之義嘗奉教於君子世受國恩當捐軀以報時議收復三京以奏權兵部尚書京河制置使知應天未幾兵潰范上表劾葵詔降授兵部侍郎移司泗州嘉熙元年以寶章閣學士再知揚州二年以應援安豐捷拜刑部尚書端明殿學士特予執政恩例復兼本路屯田使前後留揚八年聖田治兵邊備益飭淳祐二年進大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罷除資政殿大學士福建安撫兼知福州三年葬母乞追服終制四年授同知樞密院事初游擊軍三萬爲防江計五年拜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七年拜樞密使封長沙郡公知建康行宮留守江東安撫使九年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信國公詔趣赴在上表力辭十年能爲親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十一月起判潭州特進安撫大使寶祐二年宣撫廣西三年改鎮荆湖城荆門及鄂州五年加少保寧遠軍節度使進封衛國公兼總領湖廣財賦知江陵府開慶元年移判慶元充沿海制置使尋改隆興饒江徽州防拓調遣兼判建康元將兀良哈解由雲南入交趾自邕州蹀廣西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之罪理宗大懼冬十月復改江東西宣撫加益國公節制調遣饒信袁臨撫吉隆興官軍民兵以禦之兼訪問百姓疾苦罷行黜陟金許便宜從事給以緡錢銀絹指用景定元年授兩淮宣撫使判揚州進封魯國公咸淳初加少傅致仕特授少師武安軍節度使進封冀國二年冬舟次小孤山五洲星隕如箕遂薨年八十一贈太傅諡忠靖

弘簡錄 卷一百十二 古 辛 輔 宋 十四

吳潛字毅夫寧國人父柔勝字勝之從父講伊洛書知王敬之學不妄言笑人憚其方嚴登進士調都昌簿趙汝愚知其賢悉嘉與教授御史湯碩劾以偽學開居十餘年嘉定初主管刑工架閣文字遷國子正與諸生誦習朱熹四書証講義策問得潘時舉呂喬年白子長以文行表率伊洛之學晦而復明遷大學博士司農寺丞出知隨州時戒邊隙民有梁阜與北人爭盜馬下獄為破其械具報始末爭論遂止收孟宗政庖再與隸帳下築隨及棗陽城招募得千人立軍曰忠勇與以總所闕額營柵器械悉備除京西提刑領州如故改荆北運判兼知鄂州歲歉乞糴于湖全活十五州被災之民不可勝計改知太平除直祕閣主管亳州明道宮卒諡正肅潛登進士第一授承事郎鎮東軍節度判官改廣德軍父憂服除授祕書正字遷校書郎添差通判嘉興權發遣府事轉朝散郎金部員外紹定四年遷尚右郎官都城火疏論六事一格君心二節奉給三振恤都民四選老成廉潔之人五用良將以禦外患六革吏弊以新治道五年改吏部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遷太府少卿總領淮西財賦金人既滅與元為鄰論興復河南不可輕易當以和為形以守為實以戰為應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其事一開調度寢廣百姓狼狽死者枕藉得城不過荆榛之區獲俘不過賸昧之骨而吾內地實遭荼毒况取之若易守之實難民窮不堪多激為變後洛師敗還所言率驗遷太府卿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疏論保蜀之方護襄之策防江之算備海之宜甚難者三事端平初應詔復陳九事固天命以新立國之意植國本以廣傳家之慶篤人倫以立綱常之主正學術以

還斯文之脉廣畜人才以待乏絕實恤民力以致寬舒邊事當整前轍以圖新效楮幣當權新制以解後憂盜賊當探禍端而圖長策以忤時相罷奉祠復起祕閣脩撰權江西運副兼知隆興主管江西安撫司權太常少卿奏造斛斗輸諸郡租寬恤人戶培植國本凡十五事進右文殿樞密都丞旨督府參謀官兼知太平權兵部侍郎奏言宜靜專以察羣情剛明以消眾隱警于有位各勵至公毋以術數相高而以事功相勉毋以陰謀相訐而以讖見相先請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試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改知平江條具財計劾本末以寬郡民與轉運王埜爭論利害授寶謨閣待制淮東總領兼知鎮江言邊備防禦十有五事改敷文閣直學士兼浙西都大提點坑冶權兵部尚書浙西制置使仍知鎮江申論防拓江海團結必簡錄 卷一百一十二 辛未 宋 十一 措置等事歷戶工吏三部尚書兼知臨安言艱屯蹇困之時非及身而德無以求亨通之理乞遷選近族以係國本以鎮人心帝嘉納淳祐二年徐榮叟論列授寶謨閣學士奉外祠乞休改華文閣學士知建寧母憂服除轉中大夫兼侍讀翰林學士知制誥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金陵郡侯七年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九早乞免改資政殿知福州召奉內祠九年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至冬復知政事十一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水災改觀文殿大學士奉祠寶祐四年起授沿海制置大所獨五百萬有奇開慶初累章乞骸封崇國公判寧國還家未幾國事孔棘起為醴泉觀使兼侍讀召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才通下情帝嘉納拜特進左丞相進封慶國改許國先是元

兵渡江似道在漢陽御史倪應子請移之黃州黃雖下流實
兵衝也似道以為潛欲殺已銜之令御史沈炎劾潛措置無方
致全銜永桂皆破潛奏自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
名節喪敗忠嘉絕譽護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
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積為宗社之憂章鑑高鑄附麗丁大全曠
竊要途沈炎趙與憇之腹心甘為搏擊蕭泰來等擊小樽昏奸
燕盤據浸淫至於今日陛下稍垂日月之明母使小人翕聚以
貽善類之禍不報會將立度宗為太子密奏臣無彌遠之材王
無陛下之福帝怒遂以炎論落職謫建昌軍徙潮州賈授化州
團練使循州安置景定三年五月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
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霽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
循人間之咨慟感淳三年復光祿大夫德祐元年追復元官明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二 辛補宋十四

領名赴行在嘉熙二年以直學士知太平措置采石江防尋兼
江東轉運使兩淮流民入境亟加慰撫仍行開濟使什伍相保
境內肅然升華文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歲大稔講行
荒政全活甚衆又兼都太提舉浙西沿海諸州軍許浦激浦等
處兵船嘉熙三年權工部尚書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提舉
南康軍兵甲公事節制新黃安慶屯田使湖南峒寇蔓入江右
之境破數縣袁洪大震淵道將出師生擒渠魁遷兵部尚書知
平江兼浙西兩淮發運使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江東安撫
使知建康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為安慶三郡屯田仍付以
光豐蘄黃之事凡初司空山燕家山金剛臺三大砦嵯峨山鷹
山什子山等二十二小砦團丁壯置軍屯分直隊伍星聯棋布
無事則耕有警則禦列上典利除害十有五事軍民賴之淳祐
四年特拜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與執政恩例封金陵
侯復賜錦綉堂忠勤樓大字進爵為公徙知福州福建安撫使
御史劉元龍劾之改寧國府辭提舉洞霄宮寶祐三年起為觀
文殿學士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兼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湖北
京西軍馬錢糧四年又兼襄陽路策應軍馬許便宜從事調兵二
萬往援川蜀力戰于白河沮河玉泉五年正月以功拜叅知政
事越七日卒贈少師諡莊敏為人有材略迄濟事功所至興學
養士然政尚嚴酷好與羅織之獄籍入豪橫之家第潛數諫止
之所著有易解及退庵文集奏議共若干卷
董槐字庭植定遠人少喜談兵讀孫吳諸書每言吾得志將汎
掃中土以還天子貌甚偉廣頰豐鬚論事慷慨自方諸
葛周瑜父永怒之呼之曰狂生槐心愧乃益摧折學於永嘉葉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十五

史彌遠 史嵩之 鄭清之 丁大全 賈似道 父

謝方叔 程元鳳 葉夢鼎 馬廷鸞 子增 王煥

章鑑 陳宜中

史彌遠字同叔浩之子初蔭補承事郎銓試第一調建康糧料院改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復登進士授大理司直遷太社令太常主簿父憂起復諸王宮教授輪對乞旌廉潔之士推舉薦之賞溶溝洫固隄防實倉廩均賦役課農桑禁末作為水旱之備葺城郭脩器械選將帥練士卒備粟穀明烽燧為邊鄙之防

私簡錄 卷一百十三 宰輔宋十五

丞相京銓語曰君功名事業他日遠過鐘願以子孫為託授密院編脩歷太常宗正二丞工刑二部郎官丐外知池州嘉泰四年提舉浙西常平開禧中改司封郎官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資善堂直講力疏侂冑開邊非計或言恐詒太夫人憂奈何彌遠曰苟言而利國吾得罪甘心矣尋封鄞縣男兼權刑禮二部侍郎國史實錄院同脩撰時敗劾相屬都城震駭屢遣使求和金人不聽宮闈疑懼常若禍在旦暮然皆畏侂冑莫敢發彌遠見皇子詢力陳危迫之勢皇子遽入言之語在侂冑傳侂冑既誅召對延和殿命簽書樞密院事力辭乃遷禮部尚書詢立為太子彌遠兼詹事遣使詣金求和金人以大散隔牙二關及濠州來歸疏言今兩淮襄漢沿邊之地瘡痍未瘳軍實未充當勉厲將帥簡閱士卒繕城堡葺器械儲糧糧雖當聘使既通之後

常如干戈未定之日益推帥守以壯藩屏之勢蓋拔雄勇以備緩急之求拜密院同知兼太子賓客封奉化縣伯嘉定元年遷

知樞密院事加封郡侯俄兼叅知政事十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又進太子少傅開國公十一月丁母憂太子請賜第行在令

就第持服以便咨訪二年起復兼太子少師雪趙汝愚之冤蓋正詿史褒贈朱熹彭龜年楊萬里呂祖儉其子孫皆錄用之太子薨復立宗室貴和為皇子寧宗崩廢貴和擁立理宗皆彌遠

主之朝廷初不預聞也理宗既立欲收眾望勸上褒崇老儒詔徵傅伯成楊簡真德秀魏了翁寶慶初開拜太師封魏國公又勸上傾心順令以事太后力學脩德以答天眷紹定元年上太

后尊號加太傅夏得疾疏歸不許四年都城災乞罷降封奉化郡公五年復之六年又改封魯國公加食邑一千戶謝事拜太

傅保寧昭信兩軍節度充醴泉觀使加爵會稽郡王卒遺表聞帝震悼輟朝三日特贈中書令追封衛王諡忠獻戶部內帑賻

贈銀絹遣使祭奠及喪還禮官路祭都門外賜諡珮玉黜纒彌遠深險有謀頗愛惜名器初誅李全復淮安克盱眙第功行賞

諸將皆望不次彌遠口御將之道譬如養鷹餓則依人飽則颺去曹彬下江南太祖未肯以使相與之况今邊戍未撤若一一

遂其所求志得意滿猝有緩急孰肯效死趙普湘以從官開闢日夜望執政彌遠曰天族於國有嫌高宗詔止任從官不為執

政紹熙末汝愚以定策功權宜行之某與善湘姻家則又豈敢密友周壽兄彌茂男夏周篆彌遠皆寄以腹心然鑄老於布衣

彌茂以執政恩入流周篆以捧香恩補官俱止訓武郎而已理宗立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帝任檢王濟王寃死公論不容而

宗立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帝任檢王濟王寃死公論不容而

彌遠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為鷹犬於是一時之君子貶竄斥逐不遺餘力云 長子宅之權戶部侍郎兼崇政殿說書浙東安撫使簽書樞密院同知院事次子宇之直華文閣密院副都承旨仍並賜同進士出身長孫同卿直寶章閣次孫紹卿良卿會卿晉卿並承事郎咸淳初買似道當國仍賜公忠翊運定策元勳之名

史嵩之字子由彌遠從弟彌忠之子登進士調光化軍司戶差充京西湖北路制置司準備差遣升幹辦公事主管機宜文字通判襄陽經理屯田積穀至六十八萬轉兩官權知襄陽軍紹定二年遷軍器監丞尋兼制置司叅議官明堂恩封鄞縣男直祕閣京西運判兼提舉常平四年遷大理少卿兼京西湖北制置副使五年加大理卿兼權刑部侍郎升制置使兼知襄陽賜

弘簡錄 卷一百十三 辛補宋十五

便宜指揮端平元年被蔡減金獻俘降詔獎諭進封子加食邑御史王遂論其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秘欺君誤國不報會出師河洛除為兵部尚書與淮閩協謀倚角嵩之力陳非計疏為六條上之詔令籌畫糧餉嵩之又奏臣熟慮根本周思利害荆襄連年水潦螟蝗饑饉流亡極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調既繁夫豈堪命其勢必至於主戶棄業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竄逸或聚而為盜或未戰先潰正恐重貽宵旰之慮臣甘受運鈍之譏思出萬全之計事關根本欲計其成先計其敗既慮其始必慮其終書上力求罷去進寶章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尋轉華文閣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上因師潰悔不用其言召見權刑部尚書疏言結人心作士氣要實理財急於自治不可專恃和議轉知平江母病乞侍醫歸俄進寶章閣學士沿江制置副使

兼知鄂州便宜仍舊嘉熙元年進華文閣學士京西荆湖安撫制置使兼節制光黃蘄舒解廬州固詔獎諭明堂恩進封伯條奏江淮各三事又陳十難言江陵非孟共不可守乞勉諭之漢陽受攻帥師發江陵奏誅棄城張可大竄盧普李士遠二年黃州固解詔獎諭拜端明殿學士恩數視執政進封奉化郡侯入覲拜叅知政事督視京西荆湖江西兼淮南西路光蘄黃蘄施州軍馬置司鄂州十一月復光州守臣董堯臣伏誅司戶柳巨舉配雷州十二月復滁州三年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兩淮四川京西湖北江西軍馬進封公薦士三十二人董槐吳潛與焉復信陽軍發米拯淮民饑六月復襄陽自是邊境多以捷聞降詔獎諭四年趣召奏事淳祐元年進玉斧箴安南入貢不用正朔嵩之議如范仲淹邵西夏書例不敢聞于朝還之二年進

弘簡錄 卷一百十三 辛補宋十五

金紫光祿大夫封永國公加食邑四年丁父喪起復右丞相賜手詔趣行時以彌遠罪惡公論不容不欲嵩之再相於是太學生黃愷伯武學生翁日善京學生劉時舉宗學生與寔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等二百五十餘人皆上書論不當起復不報京尹趙與憲遂盡削遊士之籍將作監徐元杰劉鎮復極言帝意頗悟語司諫劉渙弼曰學校雖是公論但言之太過對曰公論乃國家元氣當保養之後漢弼與元杰皆暴死人謂嵩之致此云先是從子璟卿常上書略曰比來伯父所行寔不克終用人之法不待舉刺而輒授美官譴責未幾而旋蒙叙理丁難未幾而遂被起復不知斯人果能運籌帷幄馳驟鞍馬而得之手抑亦獻賂幕賓效顰奴僕而得之乎徒聞包苴公行便雙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大壞於今日自開督府以來民力匱竭倉廩空

虛惟見輩金帛。愧芻粟不知所幹何事。所成何功。近聞川蜀不守。議者多歸咎退師於鄂之失。以為盡出潘離。深入堂與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善其如天下蒼生。何為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弦易轍。戮力王事。如其坐視而不知救。天下大勢。駸駸入於危亡之域矣。嵩之不能用無何。景卿亦暴卒。由是公論益不容斥。別十三年卒。贈少師。安德軍節度使。進封魯國公。德祐初。右正言徐直方論追奪贈諡。鄭清之字德源。鄞人。祖單。字季厚。鄉貢士。進炎四年。金人陷明州。挈族辟難。賊迫及。與兄章俱被執。指所產金。叙遺之。得釋。後賊兵相屬。單與妻董決曰。萬一不得脫。單豈北面事異國者。汝勉供祭祀。後果為兵所劫。迫使之降。單不屈。躍入水中。董哭亦自沉。後累贈太師。秦國公。董秦國夫人。清之少從樓坊學能。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三 五 李維宋十五

文樓鑰亟加稱賞。入太學。登第。調峽州教授。帥趙方器重之。命其子葵出拜。且曰。他日願以相累。白總領何炳曰。湖北茶商羣聚暴橫。此輩精悍。宜籍為兵。炳從之。趨募者雲集。號茶商軍。後多賴其用。調湖廣總所。準備差遣。園子監書庫官。遷學錄。與史彌遠同謀廢立。尋兼魏惠王府教授。寧宗崩。理宗入繼。一時詔旨皆所草畫。授諸王宮學教授。遷宗學博士。宗正寺丞。權工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帝問近聞外間。因閣子車進。絲履。輒有謗議。朕非傲不易。何由致此。清之奏。孝宗繼高廟。故儉德易章。陛下繼寧考。故儉德難著。寧考自奉如寒士。衣領重。滌革鳥屨。補今欲儉德者。問須過於寧考。方可。帝嘉納。寶慶元年。改兵部國史編脩實錄檢討。遷起居郎。密院編脩。二年。權工部侍郎。進給事中。紹定元年。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國史實錄院脩。

撰轉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三年。叅知政事。四年。同知樞密院事。彌遠卒。代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會上親總庶政。勸上召選真德秀。魏了翁。趙與之。李璣。徐僑。趙汝談。尤焯。游似。洪咨夔。主選。李宗勉。杜範。徐清叟。袁甫。李韶。又旌選。逸劉宰。趙蕃。其功居多。時號小元祐。上疏乞罷入洛之師。不許。拜特進。左丞相。三年八月。霖雨大風。丐去。九月。禋祀雷變。請益力。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禮泉觀使。兼侍讀。嘉熙三年。封申國公。四年。遣中使賜御書。輔德明謨之闕。賜楮十萬緡。為築室費。乃日與賓客。門生。徜徉山水間。淳祐四年。拜少保。進封衛國公。趣入見。有旨賜第五年正月。上壽。畢。拜少傅。改封越國。因于士昌。喪決意求還。不許。拜少師。奉國軍節度使。更賜第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之仁厚。發為英明。故能修明紀綱。而無寬弛不振之患。孝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爾無矯勵峭刻之習。帝褒諭之。六年。拜太保。力辭。故事。許回授子孫。清之請。追封高祖。洽特恩。從之。七年。召復石相。拜太傅。中使及門。方放浪湖山。詰旦。內引叩頭。辭免。帝勉諭之時。帝以遷事為憂。奏薦趙昶。昶師陳。湖廣自是戰于泗水。湖口。木屨屨以捷聞。每謂天下之財困於養兵。兵費困于生券。思所以變通之。遇調戍防邊。命樞密屬量遠近。以便其道。塗時緩急。以次其遣。發又議移歲調兵屯。以戍淮南。併軍分頭。目以節糜補。移鎮江策勝一軍屯泗水。公私便之。諸路執事。以虧鹽破家。滯之為獨。其坐誤者。全活甚眾。沿江舟算。素重。咸次第停罷。公家之入。合分隸者。從朝廷償之。十年。進十龜元。吉箴一持。敬二典。學三崇。儉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謹。徵八察。言九惜。時十務。實又疏。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三 六 李維宋十五

無寬弛不振之患。孝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爾無矯勵峭刻之習。帝褒諭之。六年。拜太保。力辭。故事。許回授子孫。清之請。追封高祖。洽特恩。從之。七年。召復石相。拜太傅。中使及門。方放浪湖山。詰旦。內引叩頭。辭免。帝勉諭之時。帝以遷事為憂。奏薦趙昶。昶師陳。湖廣自是戰于泗水。湖口。木屨屨以捷聞。每謂天下之財困於養兵。兵費困于生券。思所以變通之。遇調戍防邊。命樞密屬量遠近。以便其道。塗時緩急。以次其遣。發又議移歲調兵屯。以戍淮南。併軍分頭。目以節糜補。移鎮江策勝一軍屯泗水。公私便之。諸路執事。以虧鹽破家。滯之為獨。其坐誤者。全活甚眾。沿江舟算。素重。咸次第停罷。公家之入。合分隸者。從朝廷償之。十年。進十龜元。吉箴一持。敬二典。學三崇。儉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謹。徵八察。言九惜。時十務。實又疏。

言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蓋天怒可憂，憂則懼心生；懼則怒可轉，而為休。天保可喜，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為怒。帝大喜命史官書之，仍詔獎諭。十一年拜太師左丞相，明堂命閣門給扶掖。二人有疾，乞罷。拜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加封齊國公，致仕未數日卒。遺表聞，帝震悼，輟朝三日，特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始與彌遠共謀，俾致台輔，一時羣起而攻之。然能不念舊惡，湯巾嘗論事侵之，及再相，巾求去，論曰：「已欲作君子使，誰為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常論列其過，引與共政。趙葵視師久乞罷，清之謂上非相位不足酬勞，然葵竟不果。來晚歲政歸，妻子間廢之，人或因緣以進，其代言奏對，咸不存。藁有安晚集六十卷。

冊曰：宋已至是，殆不可為。太祖之澤久，亦將頽嗣。君屢絕

謀，祕何追獨遺跡千古典悲。

丁大全字子萬，鎮江人。登進士，調蕭山尉，累官大理司直。通判饒州，入為太府寺簿，調尚書茶鹽所檢閱。江州分司兼密院編脩，拜右正言兼侍講，辭改右司諫，遷侍御史為人藍面，貪黷先為戚里，嬖事內侍盧允升，董宋臣實緣以取寵，位劾丞相董槐，章未下，夜半調閱兵百餘，露刃圍槐第，迫以臺牒，給令與至大理寺，欲以恐之，因遂出北關，棄槐歸，呼而散，槐徐去，人協待寺罷，相之命始下。太學生陳宜中等上書論大全罪，不報。自是志氣驕傲，道路以目。寶祐四年為右諫議大夫，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丹陽郡侯。五年同知樞密院，六年正月參知政事。四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公。擢袁玠九江制置，玠貪暴，建繫沿湖土豪，督促輸錢，土豪怒盡以漁舟濟北兵。太學生

陳宗武學劉概宗學與伯等上書伏闕訟之，御史翁應弼吳衍為大全鷹犬，鈐制學校，金削籍拘管在位，踰年罷為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舍人洪芹繳奏大全鬼域之資，穿窬之行，暴戾淫黷，引所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詔守中奉大夫致仕，臺諫沈炎朱龜孫曹永年復論其奸回險狡，狠毒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削官送南康軍，居在御史饒虎臣又論大全四罪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追三官移南安軍，再竄貴州，團練使與州守游翁明發其陰造弓矢，將通蠻戎為不軌，朱祺孫以聞，移置新州，直舍人院劉震孫繳奏移徙海島，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擠之於水而死。

賈似道字師憲，天台人。祖償任高郵尉，守開江，嘗論武興帥吳

挺暴橫殿帥郭棖郭杲擁兵乞裁抑之，孝宗嘉納之，後反為所

擠，以沒父汝字濟川弱冠，直父冤好讀，慷慨有大志，請城寶應以憂去，起復竟前役，除通判真州，改大理司直，知盱眙軍時楚州守應純之用，淮人季先謀招降山東，羣盜李全楊友劉全石珪楊德廣葛平號為忠義軍，純之罷，通判梁丙欲損其糧，使自潰去，羣盜反，渡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謂朝廷欲和，殘金置我軍何地，丙遣李全季先拒之不止，其事甚危，汝上言降附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澄問侯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則又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授汝淮東提點刑獄兼節制本路京東忠義人兵，汝遣傅翼諭逆順禍福，自乘輕車抵山陽，眾郊迎，請死誓以自新，俄金兵大入，以計誘珪等使為金用，汝亟遣陳孝忠向滁州

石珪夏全時青向涿州季先葛平楊德廣趙滌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以備翼監軍數日孝忠捷至珪屢破金人遂與先及全趙安豐時金人環百餘砦珪等破之全挾金川萬忠以歸金人不敢窺淮東者六七年初南渡門之變平與德廣實預涉置弗問平等尚懷異志乃密使季先以計殺之先之勢始孤忠義諸軍在漣水山陽者衆涉慮其思亂因滌濠之役分珪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軍為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溷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溷者不滿六萬正軍常屯七萬餘使主勢勝於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又遣全以萬人取海并密濰王琳以寧海州歸遂收登萊降青州守張林又取濟沂等州自是恩博景德至邢治十餘州相繼請降涉傳檄中原云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仍勵諸將圖未下州郡擢太府少卿弘簡錄 卷一百十三 九 等補宋十五

得其心字知過分而驕則將至於不可勸耶金將時全合連李木魯答哥率細軍三道渡淮涉以合連善戰命張惠當之大敗金人答哥溺死細軍喪者幾二千擢淮東制置使節制如故因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以所獲京河版籍及金銀牌銅印悉來上在道卒趙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似道乃其孽子少落魄携博不事操行以蔭補嘉興司倉理宗寵其姊為貴妃廷諂赴廷對擢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日游妓館夜遊湖上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諭京尹史嚴之戒救之嚴之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材可大用進大宗正丞言北使將至地界名稱歲例宜有成說又奏裕財之道莫急於去駐吏宜舉藝祖孝宗杖殺刺配之例則財自裕尋出知澧州淳祐元年改太府少卿總領湖廣財賦三年加戶部侍郎五年以寶章閣直學士為松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安撫使一歲中再遷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兼襄陽路策應調度賞罰得以便宜施行奏浚築江陵城濠九年加寶文閣學士京西湖北安撫制置大使十年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兼知揚州年始三十餘寶祐二年加同知樞密院事封臨海郡公威權日盛臺諫皆論其二部將印憤然求去宰相除孫子秀淮東總領似道密奏不可置規懼終不敢遣以似道所善陸整代之其憚之已如此四年叅知政事五年知樞密院事六年為樞密使兩淮宣撫先是端平初孟珙會元兵滅金約以陳蔡為界師未還復用趙范謀發兵據殺函絕河津謀取中原元以為敗盟擊敗之范遁歸自是兵端大啓入攻淮漢開慶元年元憲宗自將征蜀遣皇弟攻鄂州乃詔似道軍漢陽援鄂即軍中拜右丞

相封茂國公十月鄂東南陝破再築再破之賴高達率諸將力戰十一月攻益急死傷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密遣宋京詣軍中稱臣納幣不許會忽必烈聞其主喪拔砦而北留張傑閔旺以偏師候湖南兵明年正月兵至傑作浮梁新生磯濟師北歸似道用劉整詐攻斷浮梁殺燬兵百七十追至白鹿磯匿議和稱臣之事上表以肅清聞帝謂其有再造功加少傅侍御史沈炎知似道以移鎮怨吳潛劾潛罷之請召似道速正台鼎入朝命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復進少師封衛國公賜玉帶并集芳園第宅仍給錢建家廟大新朝政人稱其能首陳建儲之策立孟啓為皇太子似道兼太子少師使廖瑩中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高遠在國中侍其舅殊易似道每戰須勞始出否即使士諱於其門似道屢欲誅之帝知其有功

弘簡錄

卷一百十三

十一

宋補宋十五

不從呂文德諂似道每使人呵曰宜撫在何敢爾曹世雄向士璧在軍中事不關白故似道皆恨之因命官行打算法欲汗磯閩臣坐世雄士璧侵盜官錢貶遠州趙葵史巖之杜庶皆坐徵債流配謝枋得徵債不盡上背自辨方免獨論奏文德功第一超授太尉兼獎路策應上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夏貴次之轉保康軍承宣使知淮安兼淮京東招撫等使左金吾衛上將軍又奏淮安功賜金器幣及溧陽田時帝年高失政縱內侍交通賄賂又用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似道首逐內侍董宋臣盧允昇悉罷所薦林光世何時脩等勒外戚子弟門客無使干政由是權傾中外取先朝舊典恣意紛更增吏部七司法買公田以罷和糴浙西田畝有直千緡者均給以四十緡數稍多輒予銀絹并度牒告身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或奉行不力提領劉良

貴勃之有司爭務迎合以買多為功皆冒七八斗為石個人因田少且磽瘠負租而逃率取償田至六郡之民破家者衆復以楮錢作銀關自製其印文如買字狀行之十七界廢不用行後物價益踊楮益賤五年七月彗出柳光燭天臺諫韋布皆言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似道上書力辨乞罷政帝勉留曰公田不可行卿始建議朕已沮之今公私兼裕一歲軍餉仰給使因人言而罷雖足以快一時之議如國計何因命京尹良貴摺據太學生蕭規葉李等罪悉黜配之後又行推排法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愈困矣理宗崩度宗乃其所立山陵甫畢即棄官去使呂文德安報北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立起至則欲因經筵拜太師以典故須建節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租人之極致爾既出節托言時日不利亟命返

弘簡錄

卷一百十三

十一

宋補宋十五

之宋制節出有撤闕壞屋無創節理以示不屆至是都人聚觀駭歎三年又乞歸養大臣侍從傳旨留之者日四五至中使加賜賚者日十數至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賜第葛嶺迎養其中吏抱文書就署大小朝政一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凡臺諫彈劾諸司辟薦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李帝文天祥陳文龍陸達杜淵張仲微謝章輩小作意輒斥或屏棄終身不錄一時正人端士破壞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有欲帥閩監司郡守爭效貢獻計數不貲性嗜玉帶寶玩趙潛陳奕等求進至以兄事玉工陳振民一時貪風大肆五年復稱疾求去帝泣涕留之改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六年命入朝不拜朝退帝起避席目送出殿始坐自是累月不朝一

日上問及襄樊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詰其語者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甚亟無敢言者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媚尼美色者為妾淫樂其中縱故博徒日至外人無敢窺其第者嘗與羣妾踞地聞蟋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所得奇貨至多建閣曰多寶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已徇葬發塚取之凡求異物不予者輒得罪八年明堂禮成帝如景靈宮天大雨似道邀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父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道遙輦還宮帝曰平章恐不可顯祖給曰平章已允矣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謝政即日嘉會門帝留之不得亟罷顯祖涕泣出責嬪為尼始還似道既頷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牢籠有名士不愛官爵加太學養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

弘簡錄

卷一百十三

三

宋十五

吉所乘舟膠堰中千人不能動竟易他舟至蕪湖復遣宋京如軍中請輸幣稱臣如開慶約不從夏貴自合肥來袖中出編書示似道曰宋曆三百二十年似道免首而已時一軍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丁家洲貴軍奪港夜報虎臣失利倉皇呼貴與計事項之虎臣至撫膺泣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公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特以死守淮西爾遂解舟去似道與虎臣俱奔揚州明日敗兵蔽江而下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不至為惡語慢罵去乃疏請遷都檄列郡如海上迎駕郡守皆遁似道遂入揚州翁應龍抱督府印奔臨安陳宜中高斯得皆謂已死亟請誅之謝太后不許止罷平章都督奉禮泉觀祠王煥論其不忠不孝詔歸終喪黃鋪王應麟請移鄰州煥入見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縉紳草茅不知幾疏皆抑而不行何以謝天下始從婺州婺人相率為露布逐之御史孫燦叟等以為詞輕徙建寧翁合奏建寧故名儒里三尺童子聞其名皆嘔惡死見其人乎舍人方應發封還錄黃乞竄廣南御史陳文龍陳景行徐直方俞浙合詞請乃謫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福王與芮素恨募能殺之者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時侍妾尚數十人相從虎臣悉屏去之盡奪寶玉撤輜蓋暴秋日中令昇夫唱杭州歌斥名諱之所以窘辱者備至又見古寺中有吳潛所題呼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懸不能對至漳州木綿庵屢諷之自殺曰太皇許我不死虎臣曰吾為天下殺奸賊乃拉殺之謝方叔字德方蜀威州人登進士歷官監察御史勸上乘剛德以回上帝之心奮威斷以回天下之勢猶恐便雙側佞承意伺

弘簡錄

卷一百十三

三

宋十五

盲之徒有以私其耳目奪其心志使前日之畏者忘憂者喜慮者玩方今陛下享玉食珍羞之奉當思兩淮流莠轉壑之可矜聞管弦鐘鼓之聲當思四蜀白骨如山之可念願崇儉德以契天理儲人才以供天職恢遠略以需天討行仁政以答天意帝悅其言差知衡州除宗正太常二少卿兼國史實錄院疏言劉漢弼徐元杰相繼寃死陛下命官鞠獄立賞捕奸罪人未得忠寃未伸苟不始終主持將恐紀綱掃地而國無以為國矣遷殿中侍御史進對言今日兩淮之謀有五一明間諜二脩馬政三營山水砦四經理近城方田五遏絕遊騎救奪擄掠請復行限田錄朱熹門人胡安定呂燾蔡模詔皆從之權刑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升侍講淳祐八年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九年拜叅知政事封永康郡侯十一年知樞密院十一月拜左丞相

弘簡錄 卷一百十三 幸輔宋十五

非樞密使進封惠國公勸帝愛身育德防微杜漸無使左右近習潛伏窺伺上所好惡而莫之覺屬御史洪天錫論慮允升董宋臣疏留中不下宗正寺丞趙崇潔移書責之言闕寺驕恣宰執大臣不聞正救臺綱諫列不敢誰何今一新入孤立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此豈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聞恐倉卒出御筆必無可過之理不可謂非我責也翼日御筆果授天錫大理少卿於是太學生池元堅太常丞趙崇潔左史李昂英皆論擊方叔既而讒者反以天錫之論方叔為之盛董熾御史朱應元論罷方叔猶以為未快厚賂太學生林自養上書力詆天錫且乞誅方叔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書既上學舍皆惡自養相與鳴鼓攻之乃授方叔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居于豫章度宗乾會節以琴鶴各一舟藥

一爐來進買似道忌嫉恐其希望復相諷言官盧越等論列昨蜀廣敗事皆由方叔誤國殄民且以先帝系跋錄為已功失大臣體今又違制進奉欲謫遠郡賴制使呂文德願以已官代贖其罪乃奪官職封爵罷宰執恩數仍追寶奎錄系跋真本來上咸淳七年叙復爵秩致仕八年卒贈少師君子論其居間貢獻有以自取及在位時子弟得以讒賊干政卒致余玠之禍皆其短也

程元鳳字申甫徽州人登進士調江陵教授端平元年江西轉運幹辦公事丁母憂父老不忍離淳祐元年遷禮兵二部架閣父憂服闋遷太學博士改宗學以詩禮侍講榮王府旁諷曲論隨事規正多所裨益王傾心敬聽輪對陳世運剝復之機及入至所當法天者理宗以遺直許之六年進秘書丞兼權刑部

弘簡錄 卷一百十三 幸輔宋十五

郎官七年轉右司遷著作郎指陳時病激切當國以為勵已出知饒州饒初罹水災元鳳訪民疾苦究心荒政脩城堞置義阡進江淮荆浙福建廣南都大提點坑冶歲有冬夏帳銀悉舉以補州郡諸稅之不足者有芝生治所以為治行所致遷右曹郎官言實學實政國本人才吏治生民財計兵威八事尋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鄭清之久專國柄老不任事臺官潘凱吳經合章論列凱燧俱外遷元鳳復疏清之罪其言明白正大乃得名還明堂拜右正言兼侍講上言格心之學欲革士大夫之風俗當先革其心術朝廷亦然三學諸生并司業蔡抗罪狀余晦特從父天錫恩妄作詔同改官元鳳疏請留抗黜晦以安士心從之升殿中侍御史京城災疏言願輟土木無益之役以濟暴露之民移緇流泛濫之恩以給顛沛之衆務行寬大之政固

結億兆之心謹便嬖之防抑恩澤之請言多剴切寶祐元年兼侍讀遷侍御史言法孝宗八事薦名士二十餘人進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有事南郊為執綬官答問多所開陳帝欲幸西太乙宮力諫止之三年權工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蜀境與沅靖交急請擇重臣出鎮上流用徐敏子易蜀帥向士璧為鎮撫下荆南調兵援蜀移呂文德上沅靖是秋兼叅知政事四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新安郡公力辭御筆勉諭奏正心待臣進賢愛民備邊守法謹微審令八事高孝光寧四朝國史未就奏尤煇領其事纂脩成之會丁大全謀奪相位元鳳力辭授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又辭提舉洞霄宮兼侍讀開慶兵興上收人心重賞罰團結民兵數事八月起判平江兼浙發運使御筆趣行奏免脩明局米五萬

弘簡錄 卷一百十三 幸輔宋十五

石慶宗即位召復相位加少保進少傅封吉國公買似道恐其侵權欲去之嗾御史陳宜中劾其縱惡基禍罷為醴泉觀使致仕咸淳五年卒遺表聞帝嘆悼輟朝特贈少師在政府不肯以官私人亦不念人舊惡有求者以先世為言曰先公時昔薦某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躡次豈先大夫意哉有嘗論列者後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所著有訥齋文集

葉夢鼎字鎮之寧海人本陳待聘子出後於母族少從龍圖閣鄭霖宗正卿趙逢龍學以上舍優等出身授信州軍事推官攝教事講荒政遷太學錄淳祐二年雷變言任君子容直言定軍制戒楮幣任官分闡六事名試館職授秘書正字校書郎兼莊文府教授轉對言定國本求哲輔專闡帥獎介直遷著作佐郎軍器少監兼兵部郎官言國計邊事國體三事又言針行窺邊

之大敵內有伺隙之巨奸奇衰盡媚於宮闈熏腐依憑於城社強藩悍將牙孽易搖草竊奸宄肘腋階變擢知袁州夢鼎言袁郡山多田少請特免和糴轉運復下米三萬力請罷之毀萬載旗箭村淫祠塞其妖井毋憂免喪拜司封員外郎兼玉牒檢討官翰對言陛下惑於左右之讒說例視言者為好名中傷既深膠固莫解不顯罷則陰黜去者屢召而不還來者一鳴而輒斥俄除直祕閣提舉江西常平兼知吉州節制悍將置社倉義倉平反李義山受賍之寃召為國子司業寶祐元年考試集英殿授崇政殿說書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遷祭酒二年兼權禮部侍郎諫幸西太乙宮尋兼侍講五年以集英殿脩撰差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挽登朝誅之六年連知建寧隆興作橋梁置驛舍建大安關決疑獄景定元年建儲召為太子詹事上疏以法天為言遷吏部侍郎賜寧海縣子加食邑三年遷兵部尚書國史實錄同脩撰轉吏部尚書冬十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封伯提舉編脩經武要略兼太子賓客改封臨海郡侯明堂恩又進封公買似道欲造銀關罷七十八兩界會子夢鼎論其厲民乃孤罷十七界又言公田厲民故但行之浙右而止五年同知樞密院事奏免浙西經界彗星出乞解任不許拜叅知政事度宗即位太后垂簾力辭機政似道恐留之批宮復土攝少傅竣事引疾力辭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兼沿海制置使肅清海寇罪止首惡悉卻羨餘不受建濟民倉以備饑歲造驛舍以待賓旅咸淳三年再召知政事時似道專政同列不得一有所為固辭不拜似道使人來謝方始上道未至拜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利州轉運王玠無罪以言去其子想求遺澤

弘簡錄 卷一百十三 幸輔宋十五

與之似道以恩非已出罷省吏數人榜其姓名於朝夢鼎怒曰
我斷不為陳自強即求去買母讓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
嘗希進汝強之來而牽制若此不從吾言吾不食矣適太學諸
生合論似道專權固位似道亦悔悟屬府尹洪熾求解四年楊
妃受策宰相無拜禮吏贊拜夢鼎以笏揮之趨山乞還下詔勉
留會詔諸州守臣免上殿奏事夢鼎言祖宗重收守之寄將赴
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面諭以廉律已愛育百姓其至郡
廷見吏民具宣上意庶幾無負臨遣之意今不遠數千里而來
咫尺天顏乃不得見甚非立法本意五年進少保請老扼於似
道不得行引杜衍單車竹道故事累辭乃罷為觀文殿學士判
福州封信國公不拜七年充醴泉觀使九年授少傅復力辭宰
揆郎曹杓至趣行扶病至樂縣請辭不獲疏奏願上厲精寡欲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三 九 宰輔宋十五

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勵將帥飭州縣重振恤扁舟徑歸使
者以禍福語之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似道大
怒乃不與祠祿致仕恭帝立咨訪故老復上封事曰敦教道訓
廉德厲臣節拯民瘼重士選勸吏廉懲吏奸補軍籍益王立召
為少師太乙宮使航海遂行道梗不能進南向慟哭而還卒于
應及大府寺丞知建德府軍器少監應有朝請郎大社令
馬廷鸞字翔仲樂平人父灼以兄光無子命繼光後自幼甘貧
力學里人聘為童子師遇有酒饌念母食不下咽登進士調池
州教授以禮帥諸生寶祐元年召赴都堂審察湖主管戶部架
閣遷太學錄名試館職官彊君德重相權收直臣防近習遷祕
書正字辟史館校勘丁大全初令浮梁雅慕廷鸞欲鈎致之不
為動及當輪對大全私令王持屋往問廷鸞素厚持屋且同館

不虞其謀密露大意持屋約曰君猶未改秩姑託疾為後圖可
乎對曰此微臣千一之遭何敢不力持屋以告大全及候對殿
門格不得見翼日御史朱熹劾能之董宋臣遣八廂壯士索奏
藁藁雖已焚聞者浸廣自是廷鸞名重天下開慶初吳潛入相
召為校書郎景定元年兼沂靖惠王府教授時大全黨多斥宋
臣尚居中言路無肯言者會日食與同僚草疏將論之外人皆
疑潛所嗾潛與廷鸞書願無與以重吾過答曰公論也不敢避
私嫌越數日宋臣竟坐謫徙權密院編脩輪對言闕於東南
者楚越弱而有餘東晉王而不足乞過惡揚善以順天舉直錯
枉以服民兼權倉部郎官進著作佐郎兼右司遷將作少監論
貢舉三事嚴鄉里選舉重臺省覆試訪山林遺逸擢軍器監兼
太子右諭德升國子司業輪對言集和平之福者自陛下之身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三 九 宰輔宋十五

始養和平之德者自陛下之心始擢秘書少監權直學士院至
起居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國史編脩實錄檢討時再召宋臣廷
鸞引何郊之說進極言其不可用帝從之復薦士二十進中書
舍人言程奎汚穢詭祕不當補將仕郎王之淵大全黨不當判
江州朱熹不當為制置林爽趙必道張稱孫不當與郡皆繳還
詞頭遷禮部侍郎草理宗遺詔輔度宗登極進尚書兼侍讀疏
列孝宗政事以告咸淳元年轉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同
提舉編脩經武要略丁母憂三年同知樞密院事五年進參知
政事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每見立法密切嗟賞稽遲將校不
出死力升辟越滯拘學未嘗不嘆息似道頗疑異已黥堂吏以
泄其憤八年乞罷政累疏不允至上始授觀文殿大學士知
饒州復辭乃封鄱陽郡公奉洞霄宮祠去之日帝撫慰久之曰

丞相勉為朕留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闕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日頓首涕泣而退九年冬復召為浙東安撫使知紹興府恭帝立復召皆不至罷歸十七年而薨所著六經集傳語孟會編楚辭補記洙泗奇編讀莊筆記皇極觀物外篇諸書子端臨著文獻通考王淪字仲潛新昌人登進士知常熟縣辟通判泰州紹定五年差知滁州改瑞州嘉熙元年提轄左藏東西兼封樁下庫遷籍田令兼督視幹辦公事淳祐五年遷太府秘書二丞戶部郎官淮西總領至管右曹六年為左司員外郎遷秘書少監以御史周坦言能為福建提刑差知溫州改寧國遷太府卿寶祐元年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權兵部侍郎試司農卿兼中書門下省
弘簡錄 卷一百十三 辛補宋十五

檢正諸房公事願詔大臣相與憂亂而思治懼危而圖安哀恫警省脩德行政以右文殿脩撰提舉太平興國宮趙葵辟為判官開慶初召赴行在授集英殿脩撰樞密都承旨權吏部侍郎景定初又為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侍讀太子左庶子屢進正論太子聽而說之帝聞甚喜遷禮部尚書權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知平江兼浙浙發運使咸淳初簽書樞密院五月同知院事兼參知政事有疾遣尚醫診視立皇太子加食邑辭丐祠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沿海制置使七年乞充上蔡書院山主從之八年加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宮兼侍讀乞罷不許勉論赴闕恭帝立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尋授特進加食邑德祐元年言臣本志誓死報國願假以宣撫招討等職當招募忠義兵規圖興復授觀文殿大學士浙西江東路宣撫招討大使置司在京

以備咨訪進少保尋加都督諸路軍馬奏今天下所以大壞至此者正以一私婚塞賞罰未章故也救之之策在反其所以壞之之由惟大明賞罰動合乎天庶幾人心興起天下事尚可為因從其言下詔暴似道謫歸喪師之罪六月庚子朔日食不盡僅一分白晝晦冥者數刻奏陰盛陽微災異未有大於此者乞罷黜以答天譴不許降授金紫光祿大夫尋進平章軍國重事如文彥博故事五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其朝參起居並免拜怒陳宜中政事多不關白乞罷政奉醴泉觀祠俄歸新昌為人清倚剛勁似道歸葬母獨不往兒後以元老入相值國勢艱危之際天下屬望未幾卒

章鑑字公秉分寧人省試及第累官中書舍人侍左郎官崇政殿說書兼資善堂直講咸淳八年簽書樞密院事遷參知政事
弘簡錄 卷一百十三 辛補宋十五

恭帝改同知樞密院十一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鑑號寬厚與人多許可時日為滿朝歡德祐元年元兵逼臨安託故徑去遣使召還先是賈似道出兵蕪湖以所親殿帥韓震總禁兵人有言其欲以兵劫遷乘輿者陳宜中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其所部兵聞之作亂攻嘉會門火箭直至大內發兵捕之皆散走鑑與曾淵子明震無他未幾罷相予祠御史王應麟繳還錄黃發鑑與淵子曲北韓震翁應龍大逆之罪又嘗竊庫金以逃命削官放鑑歸田徙淵子於韶雷二州應龍代誅籍沒久之有告鑑家匿寶璽者霜晨方擁衾卧兵士大索其室惟敝篋貯一玉盃餘無長物人嘆其清約

陳宜中字與權永嘉人少貧姿性俊拔為縣學生有買人推當大貴以女妻之入太學有文譽為人多術數其父為吏受賊

弘簡錄卷一百十四

明刑部員外郎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功臣 宋三之一

石守信

子保興

王審琦

子承衍

高懷德

張元翰

韓重贊

子崇訓

李處耘

子繼隆

韓令坤

父倫

羅彥瓌

楚昭輔

李漢超

子守

馬仁瑀

父倫

張令鐸

慕容延釗

子德琛

李崇矩

子繼昌

王彥昇

姚內斌

董遵誨

賀惟忠

郭進

牛思進

石守信開封浚儀人初事周祖遷親衛都虞候從世宗征晉陽

力戰高平從征淮南為先鋒下六合克揚州累遷親衛左第一

軍鐵騎都校領嘉州防禦使從征關南以功遷殿前都虞候恭

帝加義成軍節度使時帝方七歲中外物情携貳而宋祖累立

大功威名益盛法令嚴明士卒畏服人情歸附密有推戴之意

會與高懷德張令鐸王審琦張元翰趙彥徽同從宋祖幸禁兵

往禦漢初發汴京至夕抵陳橋驛守信首謀語諸將曰王上幼

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知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

征都知趙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共以事理曉之諸將不可

將旦率軍士集驛門宣言冊點檢為天子守信等排闥入以黃

袍加太祖身羅拜呼萬歲擁逼還汴受命禪位以郊戴功遷侍

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討李筠破其衆于長

平斬首三千級又于澤州破三萬衆獲偽河陽節度范守圖降

太原卒數千皆殺之澤潞平以功加同平章事親征李重進拜

行營都部署兼知揚州行府事次大儀鎮守信馳奏旦夕城旦

破大駕親臨一鼓可平帝亟赴之果克揚州天下既定守信等

皆故人典禁衛兵太祖嘗與趙普議能諸將兵柄始前使備

尚未有以發會普數以為言太祖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

深耶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但數人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

下萬一軍伍間有以黃袍加身者臨時豈得自由乎帝大悟明

日守信等皆稱病乞罷典兵詔各以散官就第厚賞資之惟守

信居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開寶六年兼侍中太平興國初

兼中書令行河南尹西京留守三年加檢校太師四年從征范

陽督前軍失律降崇信軍節度復官封衛國公七年徙鎮陳州

幾年五十七贈尚書令追封威武郡王諡武烈守信在鎮專務

聚斂與韓重贊信奉釋氏各建寺宇募民斃死木屨迫甚急而

備直不給人多苦之子保典字光裔蔭補供奉官遷尚食副使

太祖詢以時事奇其應對明白拜如京使領順州刺史太宗征

河東為御若四面都巡檢使雍熙初契丹擾邊為澶州前軍駐

泊李繼遷入鈔徙銀夏綏府都巡檢嘗巡卷子岩黑水河夏

人據險引數千騎渡河求戰保典所部不滿二千乃分短兵於

於河泚俟其半渡擊之斬首百餘級追北數十里優詔褒美淳

化五年真拜斬州團練使承典軍鈐轄至道二年徙延州充本

路副都部署與范廷召等五路討賊挺身持滿麾衆出入陣中

且行且鬪凡三日四十二戰賊遂引去咸平二年知威武軍會

夏人入鈔發官錢數萬緡分給戰士賊退願以家財償之真宗

貸而不問就拜棣州防禦使徙知邢澶二州頗峻刑罰卒年五

十八保吉尚主 孫元孫字善良以蔭為東頭供奉官閤門祇

候遷如京副使仁宗改文思副使勾當法酒庫改澶州巡檢知

莫州有治迹又徙保州兼廣信安州軍緣邊都巡檢遷西上閣門使并代州兵馬鈐轄歷侍衛親軍步軍殿前都虞候鄜延副都總管緣邊安撫邕州觀察使康定初夏人寇延州傾兵出境戰于三川口軍敗見執初疑已死贈官錄子元昊納款縱歸御史劾奏以為辱國應斬賈昌朝引春秋時晉獲楚將般臣楚獲晉將知瑩還皆不誅魏志于禁敗獲而還亦不深罪乃貸元孫安置全州後卒

王審琦字仲寶遼西人徙洛陽為人重厚有方略善騎射初隸周祖帳下性純謹甚見親任從平李守貞以功署左番副將歷東西班行首內殿直都知鐵騎指揮使世宗征淮南審琦以精騎下舒州救黃州又破南唐軍於紫金山從圍濠州又攻楚州又從平瓦橋關功皆最恭帝遷殿前都虞候陞州防禦使宋

私備錄

卷一百十四

王

功臣宋一

初進殿前都指揮使領奉寧軍節度使從征李筠除御營前洞屋都部署為飛石所傷駕臨視之澤潞平改節武成軍征李重進為前軍副部署建隆二年出鎮中正軍治八年改尚寬簡所收租課量入為出未嘗有所誅求錄事有所部邑令不先咨府輒以罪停其錄事吏幕僚請按之審琦言五代以來諸侯強橫令宰不得專縣事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藩維而郡內宰能斥去黠吏誠可嘉尚何按之有聞者歎服從征太原為御營四面都巡檢開寶三年改鎮許州賜甲第留京師六年加同平章事恭疾薨年五十帝幸其第哭之廢朝贈中書令追封琅琊郡王子九人承德西上閣門使會州刺史承祐如京使承俊承傑內殿崇班承傑閤門祇候承僅左神武將軍承休內殿承制承衍尚主 承衍字希悅初授閤院使因賜袍帶出監徐州軍改如

京使表求自效歷知潭延代并四州皆兼兵馬鈐轄改永州刺史復歷涇與秦及天雄軍進秩東上閣門使轉左武衛大將軍知壽州卒年四十九為人涉學喜為詩曉音律多與士大夫遊于世京 孫克臣字子難登進士通判壽州坐盜發不覺貶監潭州稅熙寧中為開封度支二判官遷鹽鐵副使又坐為鄭俠且醜之金奪官復起為戶部副使以集賢脩撰知鄂州京東多盜請以便宜處決盜為少襄河決曹村亟集隄城下水至不沒者幾尺餘復起前道屬之東平王陵埽事寧家繪像祀之進天尊閣待制徙知瀛州有告外間入境陰緩之已而獲于他道徙知太原拜工部侍郎終龍圖閣直學士大中大夫年七十二

高懷德字藏用行周之子自幼備武勇習開運初始冠從父領兵至戚城遇遼軍被圍數重懷德左右射縱橫馳突眾皆披靡挾其父而出以功領羅州刺史賜裘帶名馬以寵異之父歷

私備錄

卷一百十四

四

功臣宋一

廷路二鎮留守洛都節制宋皆署牙職山東西班改領吉州刺史遷鐵騎都指揮使世宗拒劉崇捷高平征淮南戰廬州皆從一日世宗按轡淮壩覘賊勢見一將追擊賊眾奪梁還問之乃懷德也召至慰勞許以節鉞北征命率兵先抵滄州初得關南又命副陳思諒為兵馬都部署進克瓦橋關恭帝擢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江寧軍節度從宋祖北征為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禪位拜殿前副都點檢領義成軍節度使移鎮滑州充關南副都部署時太祖妹燕國長公主初適米福德而寡乃再尚之於駙馬都尉賜第典寧坊征李筠率所部先進破其眾于澤州前以功遷鎮忠武軍檢校太尉平揚州又改歸德軍開寶六年公主薨太祖臨奠輟朝諡以恭懿加同平章事太宗即位

一六六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頁 反文內

兼侍中檢校太師從平太原改鎮曹州封冀國公終武勝軍節度使年五十七贈中書令追封渤海郡王諡武穆為人忠厚簡率不拘小節本將家子練習戎事頗好攻讐嘗露宿野次兼善音律自為新聲度曲務極精妙子處恭歷莊宅使至右監門衛大將軍處俊至西京作坊使 同時張光翰後唐山南節度使皮釗兄子領江寧軍節度使趙彥徽真定安喜人與太祖同事世宗太祖以兄事之領武信軍節度使及卒各贈侍中

韓重贊磁州武安人少武勇隸周祖麾下補左班殿直為副都知世宗戰高平以功遷鐵騎指揮使從征淮南先登轉都虞候俄遷控鶴軍都指揮使領皮州刺史宋初以翊戴功擢龍捷左廂都校領永州防禦使征澤潞還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江寧軍節度使討李重進為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建隆二年改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四

五

功臣錄

數前都指揮使復領義成軍三年發京畿丁壯築皇城東北隅并繪洛陽宮殿按圖脩之命董其魯乾德三年河決澶州督家數十萬塞之四年郊祀為儀仗都部署有諳其私取親兵為腹心者上怒欲誅之趙普諫曰陛下親兵必不自將次須擇人若以讒誅重贊即人人懼罪誰復為陛下將者上納其言得免出為彰德軍節度使會征太原過其郡重贊迎謁上曰契丹知我足行必率兵來援由此路入卿為我領兵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破之乃命為北面都部署先令軍士銜枚夜發果遇契丹兵于定州見其旗幟大駭重贊乘之大破其眾太祖大喜優詔褒美卒贈侍中 子崇訓字知禮蔭補供奉官遷西京作坊使知澶州河南北都巡檢征河東還權知麟州雍熙中李繼遷寇夏州領兵赴援大敗之歷知越泉登莫四州改如京使咸平初出知

石州由河南徙闕越再移北邊以勞擢西上閣門使邠寧環慶清遠軍都巡校使徙鎮定高陽關行營鈐轄兼河北都轉運使契丹寇威武軍崇訓陳兵唐河拒其要路移并代鈐轄植知并州從部署張進領兵由土門會大將王超襲破契丹于定州六年授四方館使樞密都承旨景德初陳兵河南與王超追襲契丹至鎮州為人長厚謙畏未嘗作物終檢校太傅右龍武大將軍年五十六子允恭禮賓副使有謀略好學能世其家 崇業字繼源以蔭補供奉官初尚秦王女雲陽公主授左監門衛大將軍駙馬都尉後降秩削至位號從貶房陵真宗初入朝改左屯衛大將軍卒年四十一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四

木

功臣錄

處耘尚幼隨兄處疇至京師遇張彥澤斬關入縱士卒剽略時處耘猶未冠獨當里門射殺數人賊無敢當者暮退追曉復闕又殺數人里中奇之漢初折從阮帥府州委以軍務歷鄧滑陝邠四節度處耘皆從折氏甥誣告其罪從阮表雪詔復兼麾下顯德中李繼勳鎮河陽署以右職稍委郡務俾掌河津復契丹謀者并西川江南蠟書送闕時宋祖領殿前親軍收隸帳下補都押衙會太祖駐軍陳橋處耘見軍中密謀推戴亟白匡義與王彥昇謀召馬仁瑀李漢超等定議入白太祖拒之俄詣軍大謀入驛門遂不能却處耘臨機處決謀無不中太祖嘉其功授客省使兼樞密承旨右衛將軍從平澤潞遷羽林大將軍宣徽北院使討李重進為行營兵馬都監江南平就知揚州值大兵後境內凋弊勤於綏撫奏減城中居民屋稅衆心悅服後詔還京老幼遮道泣留累日改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賜賜第朗

州軍亂命與慕容延釗往討以為都監辭曰親授方略令何便就國荆南高繼冲處耘至襄州先遣丁德裕以假道為名請具薪木給軍繼冲辭以民懷恐懼願供芻餼于百里外遂次荆門繼冲遣其叔保寅與軍校梁延嗣牽牛酒來犒師且覘動靜處耘待之加禮二人大喜令報繼冲無虞是夕延釗召保寅等飲帳中處耘密將輕騎倍道前進繼冲不虞大軍奄至惶怖出迎遇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遂率親兵先入登北門北繼冲至則兵已分據城中束手聽命即調發江陵卒萬餘并其師晨夜趨朗州遣諸將武愷節趨岳州大破賊于三江口獲船七百餘艘斬首四千級又敗張從富於澧江逐北至敖山砦賊棄砦走俘獲甚眾延釗大軍繼至朗帥周保權匿於僧寺遣將田守奇獲之遂入潭州盡得荆湖之地初處耘入江陵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四

七

功臣宋一

焚其柁衝芻積復從李符督荆湖漕運給征南諸軍吳人以舟師出斷餉道繼隆力副糧得達太祖察其才欲拔用之謂曰昇州平可持捷書來當厚賞汝會有機事繼隆遂詣闕時城尚未下太祖訝其來驛奏曰金陵破在旦夕途中遇大風晦冥此其兆也翌日捷奏至召語曰汝言驗矣錄功遷淮宅副使幸西洛改御營前後巡檢使太宗立特被親信太平興國二年轉六宅使護後京西河及治決河征太原為四面提舉都監領柁衝地道討幽州圍范陽皆領先鋒破契丹數千衆于湖翟河南後為鎮州都監與趙延進從宜布陣敗契丹于徐河四年遷宮苑使領媯州刺史征北邊破靈丘縣盡略其人以歸改定州駐泊都監山土登砦詔書褒美李繼遷叛率兵出銀州北破悉利諸族追奔數十里斬三千級俘蕃漢老幼千餘梟代州刺史折羅遇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四

八

功臣宋一

及其弟理乞首又出開光谷西杏子瑯破保寺保香族斬其副首領理乞已降銀三族首領折八平等三千餘衆復破沒卻浪悉訛諸族及濁輪川兔頭川生擒俘斬以千計吳移越移四族聞之來降惟吳加羅賦十四族怙衆不下與尹憲襲擊之平其帳千餘俘斬七千餘級擢環州副使護高陽關屯兵從曹彬征幽州助先鋒薛繼昭破契丹衆於固安進克涿州獲貴臣一人命知定州尋詔諸軍分屯令書吏盡錄詔語旬餘傳潛米信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因按詔給券俾各持詣所部上益嘉其有謀遷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武州防禦使端拱初授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保順軍節度使定州都部署契丹驟至與護軍袁繼忠擊走之威武軍芻粟屢為蕃兵邀截朝廷欲廢其軍繼隆言不可而止淳化初上密諭欲親征契丹繼隆諫止之改節

靜難軍兼河西行營都部署李繼捧與繼遷謀又緝州牙校
高文嘯舉城效順河外大擾詔出師討之繼隆自鐵州驛夜入
緝州謀其所向欲徑襲夏州或謂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據
石保以觀賊勢繼隆曰我以兵少出其不意彼不知我衆寡若
先據石保兵形已露豈能進耶引兵馳入撫寧縣繼捧猶未知
遂進夏州繼捧狼狽出迎禽以歸獻于朝繼遷遁去先時送糧
赴靈州必由旱海路繼隆請由古原州蔚茹河路便率師以進
令如京使胡守澄城之是爲鎮戎軍至道二年爲靈夏十州都
部署同五路出師坐失期削秩真宗改節鎮安軍檢校太傅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解柄歸鎮內舉起復加檢校太師山南東道
節度使判許州幸澶淵命爲駕前東西排陣使陳師北城外上
見其所部整肅歎賞久之翌日幸營中召從臣飲宴還京加開
弘簡錄 卷一百十四 九 功臣宋一

馬步軍副都指揮并代副都總管安撫副使守代州再徙真定
路都總管保州兵叛遣王果招降叛卒呼曰願得李步軍來昭
亮乃從輕騎數十人不持甲盾弓矢詣城下相率開門降改准
康軍留後復知定州敕使勞問賜黃金三百給節度使俸以褒
其功明年拜武寧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時承平久宿衛
縱弛昭亮政尚嚴肅黥配不貸諸軍股慄久之以宣徽北院使
判河陽澶州大名徙延并二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宗以
塗金致羅書李昭亮親賢勲舊以賜累鎮天平彰信泰寧三軍
老疾願還終景靈宮使贈中書令諡良僖爲人和易練習近事
通敏吏治善委任僚佐以故數更藩鎮無他過犯 子惟賢字
寶臣蔭爲三班奉職遷開門祇候通事舍人西上閣門使領高
州刺史知莫州召還提舉諸司庫務領樂州團練使知冀州徙
弘簡錄 卷一百十四 十 功臣宋一

府儀同三司卒年五十六車駕臨哭贈中書令諡忠武錄其子
昭遜內殿崇班及門下二十餘人乾興初配享真宗廟庭繼隆
自起貴胃感慨自樹深沉有城府嚴於御下多以智計謙謹克
保其身明德太后寢疾欲面見之有詔入省但詣萬安宮門拜
踐終不敢入上又命諸王詣第候謁不自設湯茗第假王府從
行茶爐烹飲焉 子昭慶改名昭亮字晦之四歲補東頭供奉
官許出入禁中遇父北征遣往來馳問方略及營陣衆寡之勢
時年尚少還奏稱旨累遷西上閣門使出爲路州兵馬鈐轄徙
領麟府軍馬事尋爲管勾軍頭引見司兼三司衙司按發軍士
逃死而目請官廩者領高州刺史知代州遷四方館并引進使
歷知瀛定二州成州團練寧州防禦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殿
前都虞候秦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經略招討副使徙承興路

恩州終四方館使仁宗以其善宣辭令習朝儀頗愛之 繼和
字周叔蔭補供奉官三遷洛苑使從兄繼隆在邊友愛尤至每
令人奏機事時繼隆請城鎮戎軍廷議未決繼和上言鎮戎爲
涇原儀渭北面捍蔽又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正當回鶻西
涼六谷吐蕃咄連賤遇馬賊梁家諸族之路自置軍已來克張
邊備比於至道中所葺今已數倍誠能常用步騎五千守之涇
原渭州苟有緩急于此軍并力戰守則賊必不敢過此軍而緣
邊民戶不廢耕織熟戶老幼有所歸宿又朝廷北禁青鹽正困
賊良策所禁非徒糧食至於兵甲皮絲之物其名益多以朝廷
雄富翁言摘山煮海一年商利不入則或闕軍須况蕃戎所賴
止有青鹽禁之則彼自困矣後領兵殺衛理族於天麻川自是
隴山外諸族皆恐懼內附因請移涇原部署於鎮戎以壯軍勢

真宗以其精心戎事甚嘉之為人習武藝好方略頗知書所至
 幹治兄常語以不墜吾門在爾然性剛忍御下少恩部兵終日
 環甲常如寇至及校閱之際校罰過當人多怨焉真宗屢加勗
 勵駕駐澶淵與魏能張凝領兵赴趙州躡敵後卒年四十六贈
 鎮國軍節度使遣諸王宗室咸赴弔一子早卒帝以其族大遷
 三班使臣為王家事 丁德裕洺州人周彰武軍節度使審琦
 之子以蔭補供奉官宋初歷通事舍人西閣門副使東閣門使
 論功加引進使後與潘美尹從珂克郴州遷客省使成都平用
 為西川都巡檢與閣門副使張延通同率師討平羣寇擒賊帥
 康祚燦於市以與延通不協出知潞州貶房州刺史
 羅彥瓌太原人父全德晉沁州刺史以蔭補內殿直開運初契
 丹圍大名少帝幸澶州欲資詔宣慰大名城中特選勇敢士十
 弘備錄 卷一百十四 功臣類一
 人彥瓌與王彥昇同應募銜枚夜發衝突而入往返如期各遷
 近職開運末命送脫馬千匹赴幽薊至元氏間漢祖起以馬歸
 太原漢祖嘉之入斥擢為龍聖指揮使周初山散員都虞候為
 馬步軍都軍頭從向訓收秦鳳有功遷都虞候陳橋之變諸將
 整兵擁太祖自仁和門入俄頃宰相范質等至尚未及對彥瓌
 挺劍而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質
 等相對無言事定論功擢為控鶴左廂都指揮使改內外馬軍
 都軍頭領眉州防禦使從平澤潞破李筠衆於礮子谷遷為侍
 衛步軍都指揮領武信軍節度使建隆二年出鎮彰德軍乾德
 二年復改安國軍與李繼勳大破契丹兵四年春又與田欽祚
 殺太原軍千餘人于靜陽禽其將鹿英等獲馬三百匹明年移
 鎮華州開寶二年卒年四十七

楚昭輔字拱辰宋城人少事華帥劉詞詞卒來京師問卜於警
 者劉悟悟曰子當遇貴人見奇表豐下者即汝主也宜謹事之
 果見宋祖狀貌如悟語遂委質焉以才幹稱在麾下甚信任之
 陳橋師變太祖變母杜氏在城中首遣昭輔慰安家人兼問起
 居時殿前都點檢公署在左掖門內方閉關設守備昭輔至開
 關稱之具言士衆推戴之狀家人乃安及受禪擢軍器庫使討
 澤潞征淮揚益以為京城巡檢使建隆四年罷知揚州使江表
 還命鈞校左藏庫金帛條對稱旨帝能其心計拜左驍衛大將
 軍權判三司開寶六年遷樞密副使九年權宜徵南院事太宗
 即位拜樞密使三年加檢校太傅從征太原論功加太尉足疾
 請告帝臨問以所居湫隘命廣之慮侵民地固讓帝嘉其意賜
 金別市卒年六十九廢朝贈侍中命中使護喪歸葬無子錄兄
 弘備錄 卷一百十四 功臣類一
 子吉供奉官敏殿直昭輔為人勤介人不敢干以私前後賜予
 萬計悉聚而畜之嘗引賓舊縱觀曰吾無汗馬勞徒以際會得
 此今但為國家守行且獻之後悉以市田宅吉子隨敏子咸並
 進士及第隨為太常博士咸屯田員外郎咸平三年又錄弟于
 諒為借職祥符八年錄從孫鼎右班殿直
 李漢趙雲中人初事鄴帥范延光鄴帥高行周皆不見信用會
 周世宗鎮澶淵委質焉即位補殿前指揮使三遷殿前都虞候
 以從北伐隨衆預推戴謀遷散員都指揮使控鶴左廂都校領
 綿州刺史恩州團練使平李重進改齊州防禦使兼關南兵馬
 都監有民訟強取其女為妾及貨物不償者太祖問汝女可適
 何人對曰農夫又問前漢趙未至關南時何如曰歲苦契丹侵
 暴今復爾耶曰否帝因責之曰漢趙朕貴臣汝女為其妾不猶

愈於農婦乎我不遣漢趙守關南汝尚能保其家之所有耶趙
之去已乃密諭漢趙亟還其女弁所貨曰朕始貴汝勿復爲也
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耶漢趙感泣誓以死報在郡十七年政
平訟理吏民愛之詣闕求立碑頌德詔徐鉉撰文以賜漢趙素
與馬仁瑀善嘗兄事之仁瑀擅發麾下卒入趙境剽奪人畜漢
趙力討由是交惡太祖慮其生變遣中使和解賜以金帛太平
興國初遷應州觀察使判齊州終關南都巡檢使贈太尉忠武
軍節度使生平善撫士卒與共甘苦漢趙死士多流涕者子
守恩少驍果善戰有父風初補齊州牙職從征太原會契丹拔
兵至定州西嘉山領牙兵數千戰敗之斬首三千級擒首領二
十七人獲戰馬器甲甚衆隨父見于行在時年尚幼賜戎服金
帶器幣緡錢太祖語左右曰他日將帥才也擢爲驍猛軍校累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四 功臣宋一

平澤潞有功領常州防禦使改龍捷左廂建隆二年詔領荆湖
諸郡真授岳州防禦使移漢州不數歲盡復其地將征蜀又領
川陝諸郡事平召還王繼勳以后族驕恣凌蔑將帥入皆引避
仁瑀獨不相下會將大閱各陰勸所部兵欲圖上密知之詔罷
閱出仁瑀爲密州防禦使征首陽命率師巡邊至上谷漁陽契
丹素聞其名不敢出因殺兵大掠俘生口牛羊數萬駕還歸郡
兗州盜起賊首周弼勇悍號長脚龍監軍討捕不利仁瑀率兵
入泰山擒之盡獲其黨開寶四年遷瀛州防禦兄子醉殺平民
論如律俄以所私囑知貢薛居正爲劉溫叟所劾帝優容之太
平興國初知遼州從征太原范陽皆有功又擊契丹於盧龍北
還授朔州觀察使判瀛州卒年五十贈河西節度使
韓令坤磁州武安人父倫以勇敢隸成德軍累遷徐州下邳鎮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四 功臣宋一

馬貴子楚州灣頭堰擒漣州刺史秦進崇俄副向拱為緣江招討使下壽州加檢校太尉鎮安軍節度使世宗再幸淮右復令率兵入揚權知軍府事督丁壯築新城又命以汴毫民導汴水入于蔡及將北征命率龍捷虎捷驍武兵先赴大名又副王宴為益津關一路都部署俄戍霸州宋祖禪位方領兵巡北邊遣人諭意移領天平軍加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征李筠率兵屯河陽還錫宴于禮賢殿賜裝衣器幣鞍馬以功加兼侍中討李重進充北面緣邊兵馬都部署改成德軍節度使將赴鎮錢於別殿為人有才略識治道鎮常山凡七年北邊以寧卒年四十六上聞悼惜素服發哀于講武殿錄其子慶雄為閑廐副使

張令鐸棣州厭次人少以勇力隸軍伍後唐清泰中補寧衛小

弘簡錄 卷一百十四

五

功臣宋一

校晉初改隸奉國軍漢乾祐中從周祖平河中遷檢校左廂都指揮使領虔州團練使從世宗征淮南及壽春恭帝授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使宋初遷馬步軍都虞候領鎮安軍節度使征李筠為東京舊城內都巡檢建隆二年出為鎮寧軍節度使開寶二年來朝被病車駕臨問卒年六十帝甚悲悼贈侍中為人性仁恕從軍三十年大小四十餘戰多摧堅陷敵未嘗妄殺一人其第三女適皇弟光美子守正至內園使守恩至崇儀使領綿州刺史孫永安為大理評事至殿中丞慕容延釗太原人父章襄州馬步軍都校領開州刺史延釗少以勇幹聞諫周祖帳下補西頭供奉官歷尚食副使鐵騎都虞候世宗授殿前散指揮使領溪州刺史高平之戰督左先鋒有功陞虎捷左廂都指揮本州團練使遷殿前都虞候睦州防禦

使征淮南改龍捷左廂都校松江馬軍都部署世家駐江口圍吳水艦數百泊東沛洲進為左神武統軍命引驍騎由陸路進宋廷僅督舟師松江繼之遂大破敵淮南平遷殿前副都指揮淮南節度使恭帝改鎮寧軍充殿前副都點檢與宋祖同官友善常兄事延釗北征為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以先鋒重兵屯於真定宋祖遣使諭旨許以便宜從事加殿前都點檢同中書門下三品數遣問勞猶以兄呼之其治邊境以鎮靜聞征李筠與王全斌山東路進俄為行營都部署知潞州行府事平加兼侍中建隆二年長春節來朝賜宅一區徙山南東道節度西南面兵馬都部署大寒遣使賜貂裘白子瓊帳南征復為湖南道行營前軍都部署時被病御封藥以賜令肩輿即戎荆湘平加檢校太尉卒年五十一上聞慟哭久之贈中書令追封河南郡王

錄其子德業至衛州刺史德鈞至尚食副使弟延忠內殿直歷西頭供奉都知磁州刺史延卿至虎捷都指揮使 子德豐字日新幼聰悟父鎮山南八歲補衙內指揮父卒授如京使征太原領御若南面巡檢征南唐為洞子都監改昇州都監以廉潔聞俄領蔚州刺史太平興國二年知愛州兼邠寧都巡檢使嘗破小遇族奪名馬數十匹詔書褒諭居任九年簡靜為治邊鎮安之雍熙四年使登萊闕強壯還拜西上閣門使出為定遠鈐

弘簡錄 卷一百十四

六

功臣宋一

轉命領後陣中隊別將萬騎以禦邊屢知邢延慶三州又代侯延廣知靈武就賜白金三千兩改四方館使兼部署殺貴出私原賑饑全活者眾轉引進使咸平二年遷客省使知鎮州遼人南侵繕兵固守餉饋不絕詔獎之改知滄州為人輕財好施厚享將士身居邊陲母與妻孥尚留京真宗特進穎州團練使詔

給其俸轉知貝瀛二州卒年五十五家無餘財子惟素至殿內承制 從子德琛蔭補供奉官累遷內殿崇班如夔州李順黨張餘領衆十萬舟千艘來寇與戰龍山斬首千餘級與白繼贊再進又斬二萬餘悉焚其舟賊剽開州圍雲安德琛往援又斬百餘級累詔褒諭歷西京作坊左藏二副使咸平二年轉崇儀副使荆湖北路鈐轄蠻擾澧鼎境與戰於北汶奪耕牛鎧甲斬敵以歸徙陝路鈐轄未至復知夔州景德中領梧州刺史遷莊宅使并代鈐轄知憲州天禧初改右監門衛大將軍

李崇矩字守則潞州上黨人幼孤貧有至行鄉里推服史弘肇常聞其名召署親吏後弘肇被誅迎其母并弟福于家事之甚謹盡推家財與共周祖素善弘肇求其近屬將恤之不能得訪求故吏獨崇矩在語曰史公與我世受漢恩戮力王室爲姦邪

張簡錄

卷一百十四

七

功臣列傳

所構史公罹太禍我得僅免因以崇矩隸世宗帳下補供奉官與宋祖同府厚善每誕辰遣子奉幣爲壽卽位從討李筠李龍捷驍武禁軍數千屯河陽攻拔大會若斬首五百級改澤潞南面行營前軍都監及平遣先入城收圖籍視府庫父亡尚葬葬淺土奏許護柩歸京帥師還拜右監門衛大將軍充三司使從平李重進爲宜徽北院使仍判三司乾德二年拜樞密使五年加檢校太傅初平劔南值禁軍校呂翰構亂言者請誅其妻子以問崇矩對曰叛亡之徒固當孥戮然案籍合誅者馮餘人恐有被驅脇者太祖悟令盡釋之翰衆聞之稍稍自歸翰尋敗死論者謂崇矩以一言脫萬人之命云從征太原班師爲後殿次常山被病遣醫診視命乘上所御涼車以還叩首固辭崇矩素與趙普厚女適普子承宗帝聞不悅有鄭仲者客崇矩門下陰

波無行乘機告其陰事山爲鎮國軍節度使太平興國二年河

次詔乘傳自陝至滄棧按行河堤又爲邕貴潯貨橫欽六州都

巡檢使移瓊崖儋萬四州適黎賊擾動悉抵其洞穴撫平之代

還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判右金吾街仗兼六軍司事卒年六十

五贈大尉諡元靖爲人純厚寡言重然諾好釋氏亦喜黃白術

子繼昌字世長蔭補西頭供奉官遷如京副使補鎮國軍牙

職入爲右班殿直東頭供奉官監大明商稅外艱服闋授西京

作坊副使淳化中齊僭多盜命爲登萊沂密七州都巡檢使至

道二年拜作坊使峽路二十五州軍捉賊招安旋改兵馬鈐轄

掩殺賊酋喻雷燒進西京左藏庫使王均亂蜀受詔進討若于

城西賊忽開城僞道繼昌亟止雷有終等毋輒入不聽果爲賊

所陷繼昌獨按堵如故是夕徙屯馬橋門三月破彌牟若斬首

張簡錄

卷一百十四

八

功臣列傳

千級大獲器械進逼魚橋門均脫走繼昌入城嚴戒部下無擾民者獲婦女童幼置空寺中事平遣還其家以功領獎州刺史移知青州入掌軍頭引見司景德二年帝將幸澶州遣先赴河上給諸軍鎧甲及遣人請和與其使姚東之偕詣其軍又與韓杞還至行在擺西上開門使三年副在中正使契丹是冬將朝陵以汝州近洛衛兵所駭命知州事兼兵馬鈐轄駕還知延州兼鄜延路鈐轄日疾遣醫診視改右驍衛左神武大將軍祀汾陰留爲京師新城巡檢權判右金吾街仗子駙馬寔坊入對帝問答以強健能飲食拜連州刺史出知涇州表求兩朝御書及詩并諸陵皆許之卒年七十二遣中使護柩歸錄子贊善大夫文晟爲殿中丞殿直文且爲侍禁繼昌性謹厚治尚寬簡所至民懷士大夫亦樂與遊初鄭仲以告崇矩陰事得賜進士出身

為酸班王師早死其母貧餓詣縣乞丐家人競訴逐之繼昌名見與白金百兩人稱其長者

王彥昇字光烈本蜀人後唐平蜀徙家洛陽性殘忍多力善擊劔號王劔兒初事宦官孟漢瓊以其趨勇言於明宗補東班承旨首天福中轉內殿直遷護聖指揮使周廣順中從向拱破太原兵斬敵帥王璋於陣以功遷龍捷都虞候領合州刺史世宗改刻崇投金牛水若攻瀛州下東城俱從太祖自陳橋擁還示彥昇引部下先入遇韓通自內廷奔歸將為捍禦計彥昇逐至其第殺通太祖惡之以建國之始不即加罪拜恩州團練使領鐵騎左廂都指揮使久之為京城都巡檢忽中夜詣王溥第意在求賄溥驚悸而出漫曰此夕巡警甚困就公一醉翌日溥密奏其事出為唐州刺史遷申州團練防州防禦使移原州西人私備錄 卷一百十四 有犯不加刑以手捧其耳大嚼川卮酒下之前後陷人數百敵畏之不敢犯塞以病代還次乾州卒年五十八以前專殺之故終身不授節鉞

姚內斌幽州盧龍人初任契丹為關西巡檢互橋關使顯德六年世宗北征率眾三百以城降擢為汝州刺史吏民詣闕請留恭帝下詔褒之宋受禪後從太祖平李筠改號州刺史西夏數犯邊以為慶州刺史兼青白兩池榷鹽使在郡十數年夏人畏其武猛攝伏不敢犯號為姚大蟲時妻子尚在契丹乾德四年始山間道歸太祖召見賜以衣服緡錢鞍馬令中使護還開寶四年召赴闕待之甚厚遣歸治所七年春暴疾卒年六十四中使護喪葬洛陽常賻外賜田三十頃錄子承贊為供奉官閣門祇候後死于陣承鑒至殿中丞

董遵誨范陽人父宗本善騎射隸契丹帥趙延壽麾下嘗說以事不能用及延壽被執與族南奔漢祖擢宗本隨州刺史嘗還誨牙校入周從其身高懷德北征師次高平與晉人遇誨先出奇兵逆擊大軍繼進起敗之又隨韓通克秦鳳二州戰于唐倉先登陷陣擒蜀招討王鶯以獻師還補東西班押班遷號武指揮使太祖始徵時客遊漢東嘗依宗本遵誨常見城上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龍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問太祖此何祥也太祖不對時遵誨恐藉父勢太祖每避之及與論兵事遵誨理屈拂衣而起太祖遂辭去及即位召見便殿遵誨伏地請死帝令左右扶起因論之曰卿記往日紫雲及化龍之夢乎又再拜呼萬歲俄部卒訴其不法十餘事帝釋不問益惶愧待罪諭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可勿復憂吾

弘備錄 卷一百十四 將錄用遵誨感泣又問其母安在奏在幽州釋難際隔因令人賂邊民竊迎還之遣外弟劉綜買馬以謝上解所服真珠盤龍衣命齋賜之綜謝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上曰吾方委以方面不此嫌也會征澤潞遷馬軍都軍頭因留鎮守再遷散員都虞候乾德六年授通遠軍使許以便宜制軍事初至召諸族酋長宴犒之諭以朝廷威德眾皆悅服後復來擾深入邊境用兵擊走之俘斬甚眾獲羊馬數萬在鎮十四年卒落畏服嘗有剽略靈武進奉使鞍馬兵器者懼遵誨討盡歸之拜伏請罪遵誨即慰撫令去自是不敢有所犯上嘉其功就拜羅州刺史太宗時兼領靈州巡檢遵誨素不知書然豁達無崖岸多方略能挽強命中委選始終不替卒年五十六帝軫悼遣中使護葬賻贈加等錄其子嗣宗嗣榮為殿直

賀惟忠忻州定襄人少勇敢善騎射周祖討三叛惟忠謁於道左自陳有武藝留置所部後謀世宗帳下奏補供奉官宋初授鸞儀副使知易州繕完亭障撫愛士卒得其死力每乘塞川兵所向必克以功遷正使開寶二年太祖駐常山以爲本州刺史兼易定祁等州都巡檢使因中流矢卒上聞之嗟悼爲人性剛果知書洞曉兵法有方略威名震北邊十餘年間契丹不敢南牧子昭度供奉官至西京作坊使知通遠軍

郭進深州博野人少貧爲傭保有膂力倜儻任氣結豪俠嗜酒蒲博後走晉陽漢祖壯其材留帳下及建號命以奇兵間道先趨洺州因定河北諸郡累遷乾坊二州刺史少帝改磁州周廣順初移淄州吏民攀留後遷登州平羣盜部內清肅顯德初移衛州衛多亡命與趙邢洺依山帶河易爲出沒伺隙推剽捕賊

弘簡錄 卷一百十四 功臣宋一

道去累歲不能絕進備知情狀設計發獲數月殆盡改洺州團練使所至多善政嘗於城四面植柳壕中種苜蓿葦後益繁茂郡民見之有垂涕者曰此郭公遺愛也請立碑頌德詔左拾遺鄭起撰文賜之宋祖立親征澤潞遷本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入太原獲數千人征河東領前軍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再征復爲河東道忻代等州行營馬步軍都監招徠山後諸州民三萬七千餘口太平興國初領雲州觀察使判邢州仍兼西山巡檢賜第京城征太原先命分兵控石嶺關大破契丹又攻破西龍門砦俘馘來獻自是弁人喪氣以論護軍田欽祚恣爲奸利欽祚反撫他事侵之進本武人性剛烈又恃戰功高心不能平自經死以暴卒聞太祖悼惜後知其事遂罷欽祚贈進安國軍節度使命中使護葬爲人有材幹輕財好施然御下嚴毅喜殺

士卒小違令必真於死婢僕亦然太祖嘗遣戍西山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朕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詣闕告進太祖詰知情狀曰彼有過畏死故誣進求免爾令送與之使自正法會弁人入寇進謂誣者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赦汝罪若能掩殺弁寇卽薦於朝其人踴躍命果大捷卽以狀聞遷其職進控扼十餘年無北顧憂帝多其功造宅以賜悉做親王公主代者牛思進祁州無極人少從軍以膂力聞嘗取強弓絃於耳以手引之令滿又令力士二人撮其乳曳之不動太宗命知平定軍征河東還改本州團練使授右千牛衛上將軍致仕卒

冊曰陳橋推戴襲故徇常苟非其人終亦必亡帝王有真乃顯諸良風雲慶會史冊流芳

弘簡錄卷一百十四 終

弘簡錄 卷一百十四 功臣宋一

弘簡錄卷一百十五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節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功臣 宋三之二

曹彬 字彥章 潘美 從孫 劉廷讓 袁繼忠

張延翰 皇甫 何繼筠 子承 李謙溥 子允正 張瓊

田紹斌 呼延贊 解暉 李進卿

楊美 張暉 司超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父芸成德軍節度都知兵馬使彬生周歲父列辟盤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及長氣質淳厚漢乾祐中隨父充本軍牙將武行德見其端懿指曰此遠大器也有從母張氏為周祖貴妃名歸京師隸

弘簡錄 卷一百十五 功臣宋二

世宗帳下從鎮澶淵補供奉官權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加彬執禮益恭公府讌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顯德初改潼關監軍遷西上閣門使五年奉使吳越致命訖即還私親之禮一無所受改普州都監鄰道馳書來詣素不識彬見之驚曰豈有國戚近臣而衣弋絺袍坐素匡牀者乎其謹飭類此遷引進并客省使宋太祖方典禁旅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羣居燕會亦罕所與太祖深器重之建隆二年名歸謂曰我昔常欲親卿卿何故疎我頃首謝曰臣為周近親復忝內職安敢妄有交結上益以為然命領騎兵攻河東平樂縣降其將王超侯霸榮建為平晉軍乾德初河東台契丹兵六萬騎攻平晉復大破之改左神武將軍兼樞密承旨二年冬伐蜀為前軍劉光毅都監峽中郡縣下者諸將欲屠之彬獨申令戒戢所至悅服

兩川平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素中惟剛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進宣徽南院使領鎮義成軍彬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安敢獨受賞上褒其不伐日勸懲國之大典無多讓從征太原為前軍都監進檢校太傅七年十月總兵伐江南為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擢都部營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皆進克池州當塗蕪湖駐軍采石作浮梁跨江以濟破其軍於白鷺洲新林港明年二月進次秦淮大敗水陸十餘萬於城下俘斬數萬自三月至八月金陵受圍凡三時樵采路絕城垂克彬怒柳疾諸將來問彬曰吾疾非藥石能愈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財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又明日城陷與臣僚百人詣軍門降彬慰安之煜請入官治裝彬從數騎待于官門外左右

弘簡錄 卷一百十五 功臣宋二

言煜入恐有不測奈何彬曰煜素樸無幾既已降必無他慮煜君臣卒賴以全師還入見刺稱奉勅江南幹事還太祖益嘉其謙恭賜錢二十萬未幾拜樞密使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使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議征太原又進檢校太師論功加侍中為弭德超所誣罷鎮太平軍旬餘上悟其誣待之加厚進封魯國公上信賀令言將大舉伐契丹以彬為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都部署與崔彥進等出雄州諸將約期將發陛辭上謂曰潘美之師先趣雲應彬等以十萬眾聲言取幽州彼聞大兵至必悉眾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而連下州縣進次涿州旬日食盡不得已退師雄州以援餉餽上聞驚曰豈有勍敵在前反退軍援餉失策之甚亟遣使止彬勿前時部下聞美及重進多得山後地累建功而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不得

已襄復進方炎暑軍士困乏糧且盡遽退無復行伍遂為契丹所躡而敗收衆夜渡拒馬河退屯易州軍還詔賈黃中等雜治彬等具伏違詔失律之罪責授右驍衛上將軍踰年起為侍中連拜武寧平盧兩鎮節度使真宗復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成平二年被疾上臨問手為和藥六月薨年六十九臨哭之慟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諡武惠配饗太祖廟庭妻高氏韓國夫人官其親族門客親校十餘人人生平仁敬和厚在朝未嘗忤旨罕言人遇伐二大國秋毫無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俸入均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問以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所聞也固問之薦隨軍轉運沈倫廉謹可任趙昌言嘗因北征失律請行軍法後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見彬為請於上乃許君子

私簡錄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功臣宋二

七十贈中書令諡武懿自起貴冑以孝謹稱能奮勵以世其家習知韜略好讀左氏春秋善撫士卒兼著威愛綽有父風惟輕財稍不逮子儀官至耀州觀察使瑋字寶臣父彬在諸鎮皆以瑋為牙內都虞候歷閤門祇候沉勇有謀喜讀書通春秋三傳李繼遷叛兵數無功太宗謀帥於彬對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命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真宗即位改內殿崇班彬卒請持喪不允遷西上閤門副使徙知鎮戎軍繼遷暴虐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由是康奴等族請內附繼遷略西蕃還瑋邀擊于石門川俘獲其衆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于朝既而數大族請拔帳自歸諸將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副後必颺去即日將兵薄天都山受降德明不敢拒累遷真定路都鈐轄領高州刺史復為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

私簡錄

卷一百一十五

四

功臣宋二

管環慶秦等州緣邊巡檢安撫使拜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
觀察留後簽書樞密院事丁謂惡不附已指為準黨謫左衛大
將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謂敗復原職知青州以彰化軍留後
知永興軍歷昭武彰武二軍節度使知天雄守河陽為其定府
定州都總管卒贈侍中諡武穆其為將寬大不如父然自為一
家善用士卒得其死力平居甚閑暇臨事多出奇計神變不測
一日張樂宴僚吏中坐失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賊首已擲庭
下矣又嘗稱疾加砒臥問不出聞賊至奮起裹劍被甲跨馬賊
望見皆走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失利兩廝羅聞璋名即東衙合
手加額契丹使過天雄部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馳驅也真宗
慎兵凡議邊事必手詔詰難至十數反而璋守初議卒無以奪
他將有論往往密付處分有告謂率叛入夏國者漫曰吾使之

私簡錄 卷一百十五 五 功臣宋二

耳有豎斬首投境上其善應變如此羌俗殺人入羊馬贖罪璋
令自相犯者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無敢犯所募弓箭
手皆土人習知障塞蹊隧曉羌語耐寒苦前此未嘗官給糧械
璋給以境內閑田又使馳射較其強弱弱者益與田二頃俾得
耕斂而蠲其租環慶屬羌田多為邊人所占羸弱不能存璋令
盡還故田敢有犯者遷其家屬羌多降因制百帳以上其首領
為本族軍主次為指揮使又次為副指揮止於本軍敘進不令
他徙開邊濠幸令深廣丈五遇山險不可擊者因其峭絕治之
使足限敵後皆準以為法山東士賈同造謁客外舍璋適欲按
邊邀與俱同問兵所在曰已具既出帥甲士三千環立初不聞
人馬聲同驚語人曰璋真名將也嘉祐八年配享仁宗廟庭
冊曰江南何罪帝心孔明逆攻緩取協我真情有命自天

惟德之行三王鼎土二廟割牲宋代功臣罕與為朋

潘美字仲詢大名人父璘為漢軍校成常山美少儻肆府中
典謁預知漢祚不永嘆曰大丈夫不以此時立功成名碌碌何
為周世宗尹開封事為中涓即位補供奉官遷西上閣門副使
改引進使太祖遇美素厚及受禪命先往見執政諭旨中外陝
帥袁彥兒險嗜殺太祖慮其為變遣美出監其軍美單騎往諭
以天命既歸宜修臣職彥遂入朝上喜曰美不殺彥能令來歸
成我志矣征李重進為行營都監事平以功授秦州團練湖南
初定授美潭州防禦使乾德二年從丁德裕等幸兵克郴州自
唐以來溪峒蠻獠不時侵略為民患美窮其巢穴多所殺獲餘
加慰撫蕞落遂定征嶺南為貴州道行營諸軍都部署朗州團
練使其年十月進克富州銀驛將卒萬餘來援與戰大破之遂

私簡錄 卷一百十五 六 功臣宋二

克賀州下昭桂連三城西江諸州以次皆降移南面都部署進
次韶州韶乃廣之北門銀聚眾十餘萬美揮兵進拔之斬獲數
萬銀窮蹙遣屬僚王珪詣軍門求通好復遣僕射蕭淮舍人卓
惟休奉表乞降美諭以上意能戰則戰不能戰則守不能守則
降不降則死不死則亡非此五者他不得受令殿直持彥表部
送淮等赴闕銀復遣其弟保興率眾拒戰美泮厲士卒倍道趨
柵頭距廣百二十里銀兵十五萬編竹木為柵依山壑谷堅壁
以待美分遣丁夫千人持二炬火其柵選銳師夾擊之眾遂大
敗長驅至廣擒銀送京師露布以聞命知廣州兼理市舶拜山
南東道節度兼嶺南轉運使土豪周思瓊聚眾負海為亂復討
平之嶺表遂安征江南命副曹彬為昇州行營都監盛言可取
之狀進次秦淮吏白舟楫未具美曰受詔提曉果數萬期於必

克登限此一衣帶水不徑渡乎虜衆競涉吳師大敗及浮梁成敵戰艦二十餘所流來爭美麾兵奮擊奪其艦擒將鄭賓等七人又破城南水砦守以舟師分大軍列三砦美居北偏圍其形勢來上太祖指北砦語使人曰吳兵夜必來寇速成深溝以自固無墮其計既成果來襲美依新溝拒之吳兵大敗又命大置戰權以防他變自三月至於八月戰連捷遂克潤州進薄金陵江南水陸十萬陳於城下美擊敗之李煜危甚奉表乞緩師上不省仍詔諸將促令歸附煜夜遣兵數千持炬鼓譟來犯美幸精銳以短兵接戰晨夜急攻百道俱進金陵平以功拜宣徽北院使太宗卽位改南院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征太原命爲北路都招討使判太原行府事屢敗漢兵部分諸將進築長連城圍之矢石交下如雨援兵又絕并州遂平征范陽以知幽州行府

私簡錄

卷一百十五

七

功臣宋二

江西運判提點廣西湖北刑獄邵州蠻叛遷轉運使專制蠻事親督兵破其圍峒九十徙知滑州改湖北轉運知桂州坐匿名書誣判官韓釋謫監隨州酒稅起知光化軍舉將才易端州刺史再徙鄜州召對訪交廣事稱旨遷司封郎中直昭文館復知桂州神宗諭以卿將家子委任要藩宜體朕意悉心經度至卽上書陳交趾可取狀將發兵未報徙河北轉運使歷度支鹽鐵副使知河中章惇察訪荆湖陳夙憂邊狀以知潭州再遷光祿卿知荆南鄂州卒年七十李超者冀州信都人爲禁卒從美軍中主刑刀美乘怒殺人超每潛緩之怒解輒得釋以是全者甚衆生子游字德淵中進士累擢祕書監知康州咸平中入爲刑部詳覆御史臺推直官遷開封推官賜緋魚景德初拜虞部員外郎侍御史知雜事賜金紫從幸澶淵還與陳堯咨安撫河

私簡錄

卷一百十五

八

功臣宋二

北踰年判吏部銓居憲府未再歲帝寵待之擢樞密直學士尋知開封能檢察隱微京師稱之累遷至右司郎中出知秦州人以是稱其陰德
冊曰伐國不問二將顯名彼爲約誓此乃迅征叶謀合德
施報孔明章懷並后武惠同旌沿及鼓刀陰德沾嬰
劉廷讓字光義會祖仁恭祖守文見唐藩鎮父廷進避守光之亂與廷讓皆南奔廷讓少有膂力隸周祖帳下廣順初補內殿直累遷龍捷都校世宗征淮南以功領雷州刺史浩州團練使領鐵騎右廂宋初轉龍捷右廂江州防禦使征李筠爲行營先鋒建隆二年改侍衛馬軍都指揮領江寧軍節度使伐蜀爲四川行營前軍兵馬副都部署率禁兵及諸州步騎二萬由歸州進入境連破松木三會巫山等砦獲蜀將南光海擒戰樞指揮

袁德宏奪戰艦三百餘艘俘水軍三千人因渡南岸復斬首三千餘級上初示夔州地圖有銀江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列砲具上曰我軍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利當先引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即川戰權夾攻取之必矣廷讓奉詔距銀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其橋後牽舟而上守將高彥儔自焚遂進克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下次遂州守將陳愈宰吏民降遵命盡出府庫金帛以犒將士亦上指也以故人皆效命所至成功及還他將皆左降惟廷讓秋毫無犯以功改領鎮安軍征太原拜鎮寧軍節度使太宗召為右驍衛上將軍北征失律罷節鎮居環列既而契丹擾邊議遣將因擢知雄州徙瀛州為兵馬都部署契丹數萬騎來侵與戰於君子館天大寒兵士弓弩皆不能發被圍數重初廷讓分精兵屬李繼隆為後殿令緩急相援及是繼隆退保樂壽廷讓一軍皆沒僅以數騎獲免詣闕待罪上知為繼隆所誤不之責復命知雄州有疾求歸京師不俟報遽離屯所帝怒下臺按問削秩配隸商州遂怏怏不食終于華州年五十九錄舊贈太師子永德永錫永崇內殿崇班永恭西京作坊副使永和內殿承制永保永昌永規永淳及孫允忠並開門祇候

袁繼忠振武人徙并州周階州防禦使進之子舊補右班殿直宋平澤路討并汾悉預攻戰征蜀隸劉廷讓有功知雲安軍歷嘉蜀二州監軍伐廣南為先鋒遷供奉官護隰州白壁關屯兵時河東拒命累入其境破三砦擒將校二人得生口馬牛鎧仗踰萬計遂略地析代州改天平軍巡檢太宗即位遷開門祇候令擊破梅山洞賊又巡邊部於唐龍鎮從征太原預破鷹陽

軍先登陷陣契丹入代境幸兵擊走之遷通事舍人護高陽關屯兵破契丹長城口殺獲數萬聖書褒美會趙保忠來朝獻地綏州刺史李克憲偃蹇不奉詔遣繼忠諭旨竟克憲入朝遷西上開門副使又命率兵定河西諸州大破西人於葭蘆州遷引進副使護定州屯兵遷開門使大將田重進征契丹命繼忠為定州路行營馬步軍都監取飛狐下靈丘平蔚州擒其帥大鵬翼以獻師還殿後行列甚整重進欲殺降卒繼忠悉救免之遷判四方館事領播州刺史易州靜塞騎兵尤驍果大將李繼隆取隸麾下既而契丹陷靜塞城盡俘騎兵妻子繼隆疑此軍怨已欲分隸諸將繼忠曰不可但奏升其軍額優以廩給使之盡節可也眾皆感悅繼忠因自請隸麾下會契丹大入駐唐河北諸將欲堅壁待之繼忠曰今疆敵在近城中屯重兵不能剪滅願令長驅深入登折衝禦侮之道乎我將身先士卒以死寇難辭氣慷慨眾壯之靜塞軍摧鋒先入契丹大潰帝聞聖書獎諭厚賜予之遷引進使護鎮定高陽關兩路屯兵以病卒年五十五為人長厚忠謹士大夫多與之遊前後賜資鉅萬悉以犒士既死家無餘蓄子用成雍熙初登進士至太常博士

張廷翰澤州陵川人初為親校從漢祖入汴補內殿直遷東西班軍使周初改護聖指揮使從世宗平淮甸遷鐵騎右第二軍并殿前散都頭都虞侯宋初權鐵騎左第二軍都校領開州刺史從平揚州以功遷控鶴左廂都指揮領果州團練使伐蜀為歸州路行營馬軍都指揮隨劉廷讓師次夔州頓兵白帝廟西蜀將武守謙拒戰逆擊敗之拔其城授侍衛馬步軍都虞侯領彰國軍節度使開寶二年寢疾太祖親臨問卒年五十三贈侍

中 皇甫繼明冀州蓼人汾川令濟之子善騎射以膂力聞太祖補殿前指揮使歷左右番押班都知太宗累遷捧日軍都指揮使領州刺史坐秦王廷美出為汝州都指揮雍熙初歷捧日右廂都指揮使領澶州刺史田重進北征為前鋒以功加馬步軍都軍頭領羅州防禦使副高瓊為并代部署又副范廷名為兵馬都部署改高陽關領洋州觀察使充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為人謹愿御下嚴肅士卒頗畏懼之受詔護送輜重赴靈州被病卒年六十三贈彰武軍節度遷其子懷信為供奉官何繼筠字化龍河南人幼時與羣兒戲能為行伍戰陣之象父福進歷事後唐至周累官忠武成德天平三節度繼筠屢署衙內都校與并人戰有功領欽州刺史契丹將高模翰擾深冀與虎捷都指揮劉誠誨率兵拒之至武強獲老稚千餘模翰遁去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功臣宋二

隨父入朝補內殿直父卒起復濮州刺史改棣州令成靜安軍世宗征瓦橋關以所部兵出百井道破并人數千恭帝轉西北面行營都監宋初升棣州為團練即以充使俄加本州防禦監關南兵馬從征太原為先鋒部署至滑河與并人遇擊走之奪汾河橋敗其衆于城下獲馬五百疋擒其將張環石贊以獻太祖親征晉陽時繼筠屯兵陽曲驛召至行在授以方略令赴石嶺關拒契丹援兵期翼日亭午奏捷至期帝御北臺果見一騎北來乃其子承膺來獻捷生擒遼刺史二人斬首千餘級獲生口百餘及馬疋器甲甚衆以功拜建武軍節度判棣州開寶三年來朝賜鞍馬戎仗尋以疽卒年五十一贈侍中為人深沉有智略前後備邊二十年與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邊人多畫像祠之子承矩字正則幼為棣州衙內指揮使從討劉崇擒獻

其將胡澄授開府副使陳洪進納土太宗詔乘傳監泉州兵與喬維岳王文寶討平仙遊莆田寇盜有功就遷開府使改崇儀使疏為政害民者數十事遷知河南罷調丁男轉送上供徒知潭州凡六年固圉屢空詔獎之厚待僚佐王旦李沆入為六宅使始拱初領潘州刺史護河陽屯兵副米信知滄州疏言臣幼侍先臣征行知北邊道路川源形勢甚悉若于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于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資其版澤築隄貯水為屯田可遏敵騎奔軼俟期歲間悉塞開關南諸泊播為稻田其緣邊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成收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民力以助國經如此數年彼弱而勞我強而逸此禦邊之要策也上嘉納之即拜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使興築修舉民賴其利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功臣宋二

淳化四年擢西上閤門使知滄州踰年徙雄州御書錄其功最仍賜弓劍益推誠御衆同其甘苦令邊民告機事動息輒知至道元年春府州殺獲契丹承矩條其數揭於市契丹怒夜襲城下承矩整兵出拒遲明列陣酣戰久之斬馘甚衆擒其酋鐵林相公上恐其輕率致寇命與滄州安守忠兩換其任及魏廷式表上功狀遣內侍劉勅覈實麾下皆被擢資真宗即位復知雄州詔諭凡有事機務在得中乃貽書契丹諭以懷來之旨咸平二年詔聽邊民越拒馬河通市承矩上言緣邊戰懼司自洶河至泥姑海口屈曲九百餘里天設險阻大宗置砦一十六舖百二十五戍卒三千餘舟百艘往來巡警以備奸詐大為要害若聽公私貿易人馬交度深非便宜若備皆為虛設上即停前詔手札褒之三年名還拜引維使州民詣闕貢馬借留復遣之上

言兵有三陣。天陣。日月風雲地陣。山陵水泉人陣。兵車士卒。今川地陣而設險。以水泉而作固。建設坡塹。綿亘滄海。縱有敵騎。安能折衝。昨者犯高陽。一路士庶安居。即屯田之利也。但緣邊守將多非其才。制御無方。動誤國事。伏望慎擇疆吏。出牧邊民。厚之以奉祿。使悅其心。借之以威權。使嚴其令。又欲料民為三等。凡有膽勇者。效力顯忠。樂進戰者。能踰高赴遠。輕足善鬪者。各聚為一。俟契丹有警。令智勇將統而用之。必能奏功。乃中國之長算也。其權場之設。先朝從權立制。以惠契丹。今因其犯塞。尋即停罷。似失大體。去歲于雄州置場賣茶。雖貨並行。未有所濟。乞延訪大臣。議其可否。又建議選銳兵於乾寧軍。挽刀魚船。自界河直趨平州境。以牽西面之勢。五年復兼制置屯田使。始建權場。未幾因契丹寇。何殺斥候卒。復罷之時。邊城大浚渠。

引簡錄

卷一百十五

功臣宋二

契丹頗撓其役。詔奉矩。推兵深入。以分其勢。遣卒出混泥城。襲之。而還。景德元年。入朝。進英州團練使。上語宰臣曰。承矩讀書。姓名以林能。自許宜擇善地處之。冬。出知涇州。金使韓杞至。承矩奉命郊勞。明年春。復知雄州。會契丹遣使奉幣。承矩悉以朝廷待邊人之禮。悠久可行者。上問手詔嘉納。三年。真拜雄州團練使。兼緣邊安撫使。有詔誘邊民復業。承矩恐契丹致疑。易詔文為水旱流民。王欽若劾承矩擅改詔書。請加罪。帝優假之。詔自今朝旨。有未便者。奏稟進止。生平頗有識鑒。復善推步。自知其數。以老疾求歸。詔擇代者。得李允則。改授齊州團練使。至郡。裁七日卒。年六十一。贈相州觀察使。賜錢絹護葬。緣邊涿易州民相率詣雄州。發哀飯。會子適。贈侍禁。九齡。殿直。還歸。齊郡。昌齡娶齊王女。大和縣主。至內殿崇班。孫象中。閤門祇候。

李謙溥字德明。并州孟人。父堯。署晉祖參謀。天福初。為開封推官。言相節契丹非久。長策晉祖不悅。出為魯山令。卒。謙溥性慷慨。重然諾。通左氏春秋。從晉祖入汴。補殿直。奉使契丹。漢初。遷東頭供奉官。周祖討三叛。及守鄴都。往來宣布。密命甚愛之。廣順初。遷其備庫副使。世宗征劉崇。遣說遼州刺史張乙。以城降。論功。改開府使。為晉州兵馬都監。世宗親征淮南。以火寧咽喉要地。署謙溥權隰州。至即嚴防守備。凡八日。并人果以數千騎來寇。拒却之後。旬餘。大發衝軍攻城。謙溥募敢死士。縋城與楊廷璋合勢。夾攻。并人大擾。悉眾遁去。明年。攻破孝義縣。以功。領衛州刺史。改丹州。謙溥少與宣祖同里。弟謙昇為太祖布衣交。母閻氏嘗厚待太祖。既即位。數迎。閻氏入宮。命左右掖之。坐賜飲食。話舊。故賞賚優厚。建隆四年。移謙溥磁州。兼晉隰緣邊

引簡錄

卷一百十五

功臣宋二

都巡檢行石州事。以典同。若為治所。會命四路進兵。略地太原。以謙溥為先鋒。因畫攻取之策。諸將共沮之。不用。軍還。次谷口。謙溥語諸將曰。王師既退。彼必來乘我。當亟備之。亦不聽。乃獨令所部擐甲以待。俄追騎至。諸將倉皇走。謙溥獨麾兵拒戰。并人引退。拜隰州刺史。征太原。為汾州都監。征晉陽。命監東營。會黨進伐木。西山并人來逼。大將趙贊禦之。不退。謙溥亟麾所部赴之。太祖遠至。甚喜。在州十年。敵人不致犯境。有招收將。劉進勇力。絕人。撫之甚厚。得其死力。恆以少擊眾。并人患之。遣間書道中。贊得之。以間謙溥。願以舉宗四十口保進。不反。帝悟釋之。以為禁軍都校。賜戎帳服。具進感激。願自効。尋遷謙溥濟州團練使。後邊將失律。復以為晉隰緣邊巡檢使。領兵入太原。連拔七砦。以疾求歸。卒。年六十二。上痛惜之。賜贈給葬。雍熙中。太宗

為許王納謙升女為夫人至如京副使于允恭內殿崇班閤門
祇候 謙溥子允正字修已蔭補供奉官太平興國中管左藏
庫掌三班遷閤門祇候通事舍人淳化中命討瀘州蠻遷西上
閤門副使提領京城慮因請詔御史臺給印紙作囚簿署禁繫
月日庶無淹滯詔從之又提點左右藏屢乘傳北面經度邊要
五年為衛州修河部署會建清遠軍積石若命詣瀚海部分其
役還拜閤門使并州駐泊鈐轄俄知州事徙代州咸平初使附
詢訪民事歷知鎮莫誠延定五州進四方館客省使領河州團
練使為并代涇原儀渭邠寧環慶馬步等軍鈐轄兼安撫都監
與錢若水同詣沿邊諸蕃經度邊事代馬知節為郎延部署兼
鎮定都鈐轄允正頗知書性嚴毅疎財喜自修飭素病痲使以
是罕在要近累典邊任多殺戮徙永興軍卒年五十一 允則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功臣宋二

入堡而水不乏遂解去轉西上閤門副使知瀘州時契丹議和
請擇邊將謹誓約以薦改雄州遷東上閤門使領獎州刺史城
北舊有堯城欲合為一恐契丹以為違約乃先建東嶽祠道以
鼓吹居人爭獻財帛托言有盜以護祠為名大興浚築敵始不
疑取西山材以為倉崇營舍教民陶瓦甃標里開置坊市邸舍
水榭城上悉建甃下環為溝時以柳廣闊承瀚所修屯田架石
橋構亭榭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等軍歲修禳事名界河
戰棹為競渡以習水戰徵州北望樓平陷馬院為諸軍蔬圃浚
井疏洫列畦隴縱橫築短垣敵不得逞徙浮圖北原上旦夕登
望可三十里沿邊隙地悉令種榆步兵出入便利且資屋材歷
四方館引進使高州團練使天禧二年以客省使知鎮與潞州
領康州防禦使天聖六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可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功臣宋二

字重範少以材略聞蔭補衙內指揮使改左班殿直太平興國
七年置推場靜戎軍命典其事還使決河東路繫囚又使察判
湖官吏檢視錢帛器甲刑獄擢閤門祇候潛治京師諸河泐水
門及鄭州水碓西川賊平上官正議建城未決遣允則往視還
言宜如正議又言兵分則緩急不為用請併屯要害以便饋餉
高溪州蠻叛又遣詣辰州與轉運使張素荆南劉昌言計事悉
招輯之真宗遷供備庫副使知潭州除湖南馬氏暴斂地稅屋
稅牛死估骨稅及民輸茶定為制皆稱其便湖湘多山田可以
藝粟民惰不耕允則下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由是山田悉
墾民饑請以家貨為質發廩贖募甚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
運使欲發戍邠州固請得罷安撫陳堯叟列治狀以聞遷洛苑
副使知滄州滄浮陽湖其營壘開渠穿井遇契丹來攻老幼皆

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疊不
畜資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略設施後人咸莫敢
廢至於國信往來費用儀式亦多裁定
張瓊館陶人少有勇力善射隸周祖帳下宋太祖從世宗南征
擊十八里灘若為賊艦所圍一將甲盾鼓譟而前眾莫敢當瓊
引弓一發而路准人遂却及攻壽春太祖乘皮船入壕城上弩
射矢大如椽瓊亟以身蔽太祖矢中瓊股死而復蘇鏃著髀骨
不可拔瓊索酒滿飲破骨出之血流數升神色自若太祖壯之
卽位擢典禁軍累遷馬步軍都頭領愛州刺史時殿前衛士如
狼虎者不啻萬人故太宗自為都虞候以統制之及尹開封太
祖謂非瓊不能統卽命代為都虞候遷嘉州防禦使性暴無機

多所凌轍時史珪石漢卿用事瓊輕侮之二人銜之切齒發其
擅乘官馬納李筠隸僕畜部曲百餘人恣作威福數事下獄賜
死既死太祖問其家無餘財止有僕三人甚悔之乃詰責漢卿
優恤其家時子尚幼擢其兄進為龍捷副指揮使

田紹斌汾州人初事河東劉鈞為佐聖軍使戍遼州後歸世宗
補驍武副指揮使宋初征李筠攻破大會砦以功遷龍捷指揮
使又敗筠於茶碾村筠退保澤州紹斌鑿濠圍守流矢中左目
殺晉軍益眾奪其鎧甲討李重進壁揚州城南圍三日城潰斬
首千級賜袍帶緡帛補馬軍副都軍頭下荆湖平嶺南皆從行
討蜀隸劉廷讓率所部敗全師雄黨於神泉漢劍道梗因賴以
寧太祖遣孫晏齋詔賜齊留蜀三歲還改龍捷三都處侯以盜
質官馬當死上惜其驍勇特恩釋之密賜白金征江南擇諸軍

私簡錄 卷一百十五 功臣宋二

善步鬪者得五百人命領之又率雲騎二千抵昇州城下克獲
居多太祖討河東從何繼筠扼契丹兵于北百井奪鼓帳而還
太平興國初擢龍衛軍指揮使領江州刺史擊梅山蠻洞至邵
州蠻酋符漢陽死其眾大潰擒蠻二萬餘斬之諸洞皆服賜金
帛緡錢金帶鞍馬歷天武日騎軍指揮使改馬步都軍頭戍鎮
定高陽關為曹彬先鋒遇契丹兵力鬪奪其牛羊器甲師還領
溪州團練冀州防禦淳化中為河中同丹坊鄜延橫嶺蕃界都
巡檢使會鄭文寶議立席錫城砦紹斌領其役賜名清遠軍令
知軍事至道元年拜會州觀察使充靈州馬步軍部署數部儲
糧金帛詣清遠軍已而率兵抵鹹井至蒲洛河援接皇甫繼明
白守榮值繼明卒守榮師行後期為賊所及伏發大敗丁夫貽
愕多蹂踐至死紹斌獨率所部徐還優詔褒美從李繼隆范廷

名討李繼遷就命為本州都部署兼內外都巡檢使繼隆以蒲
洛之敗上聞言紹斌握兵不顧有異志太宗怒遣使逮鞠貶右
監門衛率府副率虢州安置真宗名授右監門衛大將軍領敘
州刺史萊州防禦復為環靈清遠部署慶州有野鴉族數為寇
掠名其會帥三人斷臂截劍放還自是患息咸平二年復領鎮
定高陽關路押先鋒隸傅潛潛遣與石普並戍保州普陰與知
州楊嗣出兵擊賊及夜未還紹斌疑其敗躬率兵赴之普爾果
為賊所困至則合兵疾戰斬獲甚眾以功遷邢州觀察使潛屯
中山得紹斌書言契丹大至但列兵唐河背城與賊慎無窮追
潛聞之懼不敢出賊眾益肆焚劫及潛被逮詞連紹斌仍黜為
副率送往上都禁其出入五年授右千牛衛將軍景德初起更
左龍武軍永城兵馬都監復徙考城祥符初領長州刺史東封

私簡錄 卷一百十五 功臣宋二

遷左領軍衛大將軍康州團練使終鞏縣都監年七十七少長
兵間習戰法累以格鬪立功至老壯健猶不減性勇悍暴戾與
同職不叶故屢被黜子守信內殿崇班閤門祇候
呼延贊太原人周淄州馬步都指揮使琮之子少為驍騎卒太
祖以其材勇補東班長遷驍雄軍使從討西川當前鋒身中數
創以功補副指揮使太平興國初太宗親選軍校以為鐵騎軍
指揮使從征太原先登乘城及堞而墜者數四賜金帛獎之俄
從崔翰戍定州擢馬步軍副都軍頭稍遷內員僚直都虞候獻
陣圖兵要及樹營砦之策求領邊任名見自陳武藝贊具裝執
鞬馳騎揮鉞鞭棗梨旋繞廷中數四又引其四子必與必改必
求必顯以入更迭舞劍盤梨各賜白金衣帶瑞拱二年領富州
刺史加都軍頭迭刺保遼扶三州以不能治民改冀州副都部

署康州團練使真宗嘗補軍校皆敘已功或至謹譚贊獨進曰
臣月奉百千黍幸多矣不敢更求遷擢再拜而退元德皇太后
園陵命掌護儀衛及還而卒贊有膽勇驚悍輕率常言願死于
敵偏文其體為赤心殺賊字至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刺曰
出門忘家為國臨陣忘生為主所作破陣刀降魔杵鐵折上巾
兩旁有刃皆重十數斤絳帕首乘驢馬服飾詭異然性誕不近
理冬月以水沃孩幼冀長耐寒而勁健其子病復封股為灸療
之後必顯擢為副都軍頭

解州臨涇人少有勇力父珪應募為州兵後唐天成中沒
於陣得隸兵籍戍馬門與契丹接戰斬首七級獲酋長一人遷
奉國軍隊長歷晉至周為虎捷第一軍都虞候宋初從征澤州
力戰日中流矢師還策勳為內外馬步軍副都軍頭充湖廣道
行營前軍戰權都指揮使潭州平壘書獎諭偽統軍黃從志據

岳州暉率舟師討平之生擒從志及將校俘斬溺死者眾改控
鶴右第二軍都指揮使領高州刺史詔領所部軍屯上黨從李
繼勳略太原破其軍于境上斬首掠獲改均州刺史太平興國
二年詔於潞州北亂柳石園中築城名威勝軍以為軍使從征
并州率所部先下降州殺三百餘人擒招討使李詢獻于行在
賜予有加復隸城西分管攻城及降賜宮女三人遷本州團練
使知霸州雍熙初充雲應襄朔忻代等州都巡檢使代歸被病
改右千牛衛上將軍致仕卒年八十為人鷙猛木強每受詔征
伐常身先之人所憚者視之若甚易由是頻立戰功金創徧體
時稱驍將子守頤內殿崇班至閤門祇候
李進卿晉陽人以驍勇隸護聖軍晉天福中杜重威敗安重榮

於宗城力戰有功擢為典順軍校周祖開國命領所部兵戍靈
壽久之遷龍捷指揮使顯德初戰高平改鐵騎指揮歷散員左
射衛校內殿直都虞候宋初領貴州刺史三遷鐵騎控鶴虎捷
左廂都指揮使領乾漢澄三州團練使伐蜀為歸州路行營步
軍都指揮使拔巫山皆下夔萬二州錄功拜侍衛親軍步軍都
虞候領保順軍節度親征河東留為在京都巡檢還改親軍馬
步軍都指揮使領靜江軍節度卒年五十九贈侍中子延信內
殿崇班 延渥蔭補供奉官為閤門祇候三遷西京左藏庫使
咸平初歷平戎寧邊順安軍保州威武軍鈐轄知冀瀛二州景
德初契丹大舉入寇經胡蘆河踰關南抵城下晝夜鼓譟四面
夾攻旬日延渥率木州強壯又集貝冀巡檢史普所部乘城發
礮石巨木擊之契丹而墜翌日契丹王復與其母親鼓衆急擊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五 功臣宋二
發矢如雨延渥益分兵拒守契丹遁去死傷萬計獲鎧甲兵矢
竿牌數百萬驛書以聞賜錦袍金帶將士緡錢遷延渥本州團
練使擢通判陸元凱國子博士賜緋推官李翔太子中允參軍
蔡亨右贊善大夫監押王誨殿直史普內殿崇班初成柵垂板
護城幾數寸許契丹射之矢集其上盈二百餘真宗詔取視頗
嘉其勞又聞元凱流矢中面加屯田員外郎普勇敢不避加尚
食副使普尋卒錄其子昭度為右侍禁昭儉為奉職徙延渥知
邢州歷天雄軍貝州副都部署知冀貝博三州祥符八年入朝
以疾賜告換右領軍衛左武衛二大將軍致仕卒子宗禹內殿
崇班
楊美并州文水人木名光美避諱省狀貌雄偉武力絕人以豪
俠自任周祖征三叛杖策詣軍門與語壯之留帳下廣順初累

遷禁軍大校世宗征淮南以功擢鐵騎都指揮使領白州刺史與宋祖故舊即位授內殿直都知建隆三年升青州北海縣為軍以為軍使政尚簡易民咸德之乾德二年召還北海民詣闕乞留遷馬步都頭討蜀授歸州路敬權左右廂都指揮使蜀平遷內外馬步軍都頭歷遷虎捷左右廂領河西軍節度使征太原為行營馬軍都虞候太平興國二年出為保靜軍節度使以疾解官卒年四十八贈侍中命使護葬為人任氣好施凡得賜予及奉祿盡賜給親戚故舊死之日家無餘財人多嘆息之

張暉幽州大城人後唐清泰初隸松鶴軍累遷奉國弩手都頭晉開運末與武行德奪契丹甲船于河陰為河陽弩手指揮使漢祖入汴迎于榮陽授懷州刺史以廣順初改沂州宋初從征

宋簡錄 卷一百十五

至 功臣宋二

澤路為行營塚若使先登陳陷遷華州團練使有治狀建隆二年太原未下詔入問計對曰澤路經李筠之後瘡痍未復軍旅一興恐人力重困不若戢兵育民俟稍富庶而後為謀賜襲衣金帶鞍馬議伐蜀遷鳳州團練使兼緣邊巡檢塚特橋道使盡得山川險易密疏陳之太祖大悅以暉充西川行營都指揮使督兵開大散關路躬撫士卒且役且戰入志其勞至青泥嶺卒天禧中妻年百五歲詔賜束帛錄孫永德三班借職

司超大名元城人初事邢帥安叔干又依漢祖于太原謀帳下為小校漢祖將渡河道先領勁騎由晉絳趨河陽及入汴以為鄆州必敵指揮使遷宋宿遷三州遊奕巡檢使改宿州西固鎮守禦都指揮使移屯潁州下蔡鎮與淮人戰有功討淮南為步軍先鋒副都指揮使盧壽光黃等州巡檢師還改光州刺史敗

吳軍三千禽刺史施仁望陞舒州團練使宋初命副宋偃領舟師巡撫江徼初升舒州為防禦即以超充使征李重進以為前軍步軍都指揮使及平遣歸治所建隆三年遷蔡州防禦使改絳州徙晉州兵馬鈐轄又副趙贊為邠州行營都部署進攻河東為行營前步軍都指揮使改鄭州防禦開寶七年將討江左以超久在淮右習知江山險易徙蘄州防禦行至淮西卒年七十一天禧元年錄孫文睿為三班奉職

弘簡錄 卷一百十五

至 功臣宋二

至 功臣宋二

弘簡錄卷一百十六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功臣 宋三之三

王全斌曾孫 王仁贍 崔彥進 康延澤兄延

曹光實從子 高彥暉 王繼濤 曹翰 楊信弟嗣

党進 李漢瓊 劉遇 李懷忠 米信

田重進 劉廷翰 崔翰

王全斌太原人自幼頡敏其父事唐莊宗為岢嵐軍使私畜勇士百人疑有異志名之懼不敢行全斌時年十二請父納已為質果獲全宥因隸帳下莊宗入洛累遷內職同光之難近臣宿將皆遁全斌獨與符彥卿等居中拒戰明宗即位補禁軍列校

弘簡錄 卷一百十六

功臣宋三

晉初以從侯益破張從賓功遷護聖指揮使周廣順初改護聖為龍捷以為右廂都指揮使討慕容彥超為行營馬步都校從向拱平秦鳳鎮恩州團練遷泗州防禦從世宗平淮南復瓦橋關改相州留後宋初與慕容延釗由東路會大軍進討李筠以功拜安國軍節度使奉詔完葺兩山堡砦不踰時而就又與郭進等率兵入太原境至樂平俘數千人以歸乾德二年王師伐蜀拜全斌忠武軍節度西川行營前軍都部署率禁步騎兵二萬詣州兵萬人由鳳州路進名示川陝地圖授以方略因奏臣等仗天威遵廟謨刻日可定上曰卿能如此吾復何憂十二月幸兵拔乾渠渡萬仞燕子二砦遂下興州刺史監思紹退保西縣敗蜀軍七千獲糧四十餘萬進拔石圖魚關白水二十餘砦先鋒史延德進軍三泉敗蜀軍數萬擒招討韓保正副使李進

獲糧三十餘萬既而崔彥進康延澤等逐蜀軍過三泉遂至嘉陵俘獲甚衆蜀人斷閣道軍不能前初議取羅州路延澤彥進謂其路險軍難進不如分兵沿閣道與大軍會於深渡全斌然之命二將督治數日而成進擊金山砦破小漫天砦與全斌會蜀人依江列陣以待彥進遣張萬友等奪其橋會其蜀人退保大漫天砦詰朝彥進延澤萬友分三道進擊蜀人悉其精銳來逆又大破之乘勝拔其砦蜀將王審超監軍趙崇濕遁去復與三泉監軍劉延祚樞密王昭遠澤州節度使趙彥相三戰三敗追至利州北昭遠遁渡桔栢江焚其梁退守劔門遂克利州得糧八十萬自利州趨劔門次益光時京城大雪上設毳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視事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犯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

弘簡錄 卷一百十六

功臣宋三

仍諭諸將曰不能備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會諸將議曰劔門天險宜各陳進取之策侍衛軍頭向翺因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劔關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路合於此進兵即劔門不足恃也全斌即欲卷甲赴之延澤言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往命一偏將趨之大軍乘勝與諸帥協力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納其策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蜀人棄砦而遁昭遠聞之亦引兵退陣于漢源坡蜀將使守劔門全斌等擊破之昭遠彥相皆走遣輕騎獲送闕下遂克劔門殺蜀軍萬餘四年正月師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來降全斌等入成都旬餘劉廷讓等始自峽路至昶饋遺及犒師並同全斌詔書頒賞亦無差降由是兩軍相嫉帥亦不協會有詔發蜀兵赴闕人給錢十千未行

者加兩月廩食全斌不即給蜀軍憤怨又列帥各保庇其隨軍使臣不令部送蜀兵但分遣諸州牙校蜀軍至綿州果叛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有交州刺史全師雄舉族赴闕亂兵獲之師雄嘗為帥有威惠遂推以為主全斌遣都監米光緒往招撫之至則盡滅師雄族私其愛女及裝裝師雄怨遂無歸志率衆急攻綿州為田紹斌劉福所敗遂據彭州自號興蜀大王成都十縣背起兵應之開建募府署僚屬置節帥二十餘分據灌口導江那新繁青城等縣彥進萬友同討之反為所敗賊衆益盛全斌又遣張廷翰張煦往擊不利退入成都師雄分兵綿漢斷絕開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自是邛蜀眉雅東川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七州並從賊郵傳不通全斌等甚懼時城中蜀兵尚餘二萬慮其應賊誘至夾城中盡殺之

弘簡錄 卷一百十六 功臣宋三

會劉廷讓曹彬破賊衆於新繁俘萬餘人師雄退保郫縣全斌仁贍又攻破之生擒偽刺史陵州指揮元裕磔于都市師雄走保灌口砦餘黨散保州縣有虎捷指揮呂翰為全斌所不禮因殺知嘉州武懷節通判劉沂戰懼都監劉漢卿虎捷都校馮紹與師雄黨劉澤合衆至五萬逐普州刺史劉楚信又果州指揮宋德威殺知州王永昌通判劉漢都監鄭光弼逐牙校王可瓌率州民亦為亂未幾師雄病死其黨復推謝行本為主羅七君為佐國令公與宋德威唐罔讎據銅山康延澤破之翰為仁贍敗于嘉州走雅州又敗之走黎州為下所殺棄屍水中後丁德裕等分兵招輯賊衆始息會有訴全斌破蜀日奪民子女玉帛不法等事遂與諸將同時名還上因初立大功不下之獄但令中書問狀具伏詔以全斌等披堅執銳全蜀畏威尋馳詔以中

恩用示哀而教撫其孟昶宗族官吏將卒士民以下悉令安存無或驚擾而乃違及約束侵侮憲章專殺降卒奪婦女廣納貨財斂萬民之怨嗟致羣盜之充斥以致再勞調發方獲平寧其隱沒金銀犀玉錢帛擅開豐德庫致失錢無算今皆引服宜準律處分特從寬貸因建隨州為崇義軍金州為昭化軍責授全斌彥進皆觀察留後將校有受罰人財物者並即還主開寶末郊恩召入侍祠面諭朕以江左未平慮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鄉節飲投武寧軍節度使仍賜以銀器錢帛數月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生平輕財重士不求聲譽寬厚容衆軍旅樂為之用惜其不能善後遂致功名不終黜居典郡十餘年怡然自得識者稱之子審鈞由崇儀使領富州刺史為廣州兵馬鈐轄轉承興軍駐泊都監因擊賊而死

弘簡錄 卷一百十六 功臣宋三

審鈞供奉官閩門祇候天禧二年錄其孫永昌為三班奉職會孫凱字勝之從祖審鈞徙家京兆自幼狀貌奇偉資豐裕好結賓客京尹寇準追論曩時取蜀有勞審鈞又死忠義當錄其孤拜為三班奉職歷左右班殿直監鳳翔蓋屋稅益州市買院轉慶州合水鎮兵馬監押監在京草場掘閭門祇候定邢趙都巡檢使元昊反徙麟州都監嘗出雙烽橋染枝谷遇夏人破之又破龐青黃羅部再戰于伺候烽前後斬獲馬牛橐駝器械以數千計夏人圍麟州乘城拒鬪晝夜三十日始解去遷西頭供奉官代還為內殿崇班麟州路緣邊都巡檢使與同巡檢張岳護糧道于青眉浪寇猝大至夾擊之斬首百餘級又入兔毛川遇賊三萬凱兵祇六千陷於圍中流矢中面鬪不解斬首并自蹂踐死者以千數內侍宋永誠哭于軍中劾罷之遷南作

坊副使改并代州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夏人二萬寇青塞堡
凱出鞋邪谷轉戰四十里至杜肅川大敗之得所掠馬牛以還
經略明鎬上其功領資州刺史會平甘陵盜拜澤州刺史知邠
州歷神龍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澤州團練綿州防禦環
慶并代定州路副都總管至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
觀察使又徙秦鳳路入辭論以喻氏木征交易阻絕頗有入寇
之萌宜安靜以處之至則與主帥撫以恩信遂復常貢召拜武
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卒年六十六贈彰武軍節度使諡莊恪生
平篤于故舊治軍有紀律善撫士卒平居與均飲食臨陣毅然
不少假借故士卒畏服戰無不力前後與敵遇未嘗挫衄子緘
緘子詵字晉卿工詩畫尚主官至留後

王仁贍唐州方城人少側儻不事生產委質刺史劉詞詞遷永
弘簡錄 卷一百十六 五 功臣宋三

與節度署仁贍為牙校詞卒遺表薦其材可大用太祖亦素知
其名請於世宗以隸帳下受禪後授仁贍武德使出知秦州改
左飛龍使遷右領軍衛將軍充樞密承旨高繼冲歸命以為荆
南巡檢使繼冲入朝命知軍府遷左千牛衛大將軍內客省使
名赴闕樞密副使加左衛大將軍討蜀命為鳳州路行營前
軍都監時諸將貪財納賂軍政廢弛每使蜀來者太祖令悉陳
全斌等不法事盡得其狀及歸帝而詰仁贍因歷訊諸將冀欲
自解帝曰納故蜀將李廷珪妓女開豐德庫取金寶豈他人耶
遂不能對責授右衛大將軍後帝幸洛命判留守三司兼知開
封府事俄權宣徽北院事太平興國初加檢校太保親征太原
充大內部署久乃論功加檢校太傅五年親征契丹復為大內
都部署尋判三司總轄裏外巡檢司公事密奏近臣戚里並遣

人秦隴間市竹木聯巨筏至京師所過關渡矯制免算既至厚
結有司悉官市之倍收其直帝怒以三司副使范昺戶部判官
杜載開封判官呂端屬吏案驗具伏三人皆謫司戶程德立以
下十餘人各謫降罰奉有差仁贍掌計司殆十年恣吏為姦諸
場院官隱沒官錢以千萬計怙恩寵無敢發者會陳恕等因議
本司事不協朝參日怒獨出班狀奏其事帝詰之仁贍屈伏帝
怒甚再責唐州防禦使而恕等悉獎擢仁贍既失權勢因怏怏
成疾卒年六十六子昭雍崇儀副使

崔彥進大名入純質有膽略善騎射漢乾祐中隸周祖帳下廣
順初補衛士顯德初為控鶴指揮使從征淮南以功遷散員都
虞候平瓦橋關改東西班指揮領果州團練使宋初征李筠為
先鋒部署有功遷常州防禦使平李重進改虎捷右廂侍衛步
弘簡錄 卷一百十六 六 功臣宋三

軍都指揮領武信軍節度使伐蜀為鳳州路行營前軍副都部
署還坐縱部掠玉帛子女及諸不法事責授昭化軍節度觀察
留後太祖郊祀西洛來朝復彰信軍節度使太平興國二年移
鎮河陽征太原分命攻城與鄆州防禦尹勳攻其東督戰有勞
上嘉之征兩州又與供奉官江守鈞攻城西北孫師與開門薛
繼興祇候李守斌領兵屯關南論太原功加檢校太尉五年車
駕北巡以為關南都部署敗契丹于唐興口雍熙三年北伐為
幽州道行營馬步軍水陸副都部署坐違曹彬節制別道回軍
為敵所敗貶右武衛上將軍俄復保靜軍節度使端拱元年被
病卒年六十七贈侍中平生頗立戰功好聚財貨所至無善政
沒後諸子爭財太宗不欲辱其父名親決之子懷遵內殿崇班
懷清崇儀副使係上賢娶鎮王女崇安縣主從湜娶岐王女承

壽縣主為西京左藏庫副使後坐事除名

康延澤晉護國軍節度兼侍中福之子以蔭補供奉官周廣順二年永興李洪信入覲遣往巡檢遷內染院副使宋平湖湘命齋書幣先往撫高繼冲且察其情偽及還盡得其機事因前導大軍入境遂下荆峽以勞授正使征蜀為鳳州路馬軍都監羽降以百騎先入成都安撫軍民盡封府庫而還就命為成都府都監勸全斌等毋盡殺降卒請簡老幼疾病七千人釋之餘以兵衛還賊若來劫即殺之未晚時不能用俄出兵敗賊黨劉澤王可瓌追北至合州又破謝行本擒羅七君事平優詔嘉獎就命為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全斌等得罪延澤亦坐貶唐州教練使開寶中起為供奉官遷左藏庫副使坐與諸姪爭家財失官居西洛卒 兄延沼幼隸後唐明宗帳下仕晉為尚食使改

弘簡錄

卷一百十六

七

功臣宋三

散指揮使都虞候興聖軍都指揮隨澤二州刺史周廣順中為侍衛馬步軍都軍頭領信州刺史征劉崇率兵攻遼州轉龍捷右廂都校真拜蔡齊鄭楚四州防禦使晉路二州兵馬鈐轄宋初征李重進以為前馬軍都指揮使建隆四年改懷州防禦使征河東又為先鋒都監時以宿將熟練邊事詔領兵屯潞州會疾歸郡卒年五十八

曹光實雅州百丈人父疇為蜀靜南軍使控扼邛崃以捍諸蠻光實少武勇有膽氣經財好施不事細行意豁如也疇卒嗣職遷永平軍管內捕盜遊奕使蜀平後盜賊羣起蠻人張忠樂乘勢攻劫以宿賊夜焚其居光實負母擲戈突圍出賊殺其族三百餘口發冢壞棺慘不可言光實訴于全斌誓雪讐憤圖獻雅州地形要害兼陳用兵攻取之策全斌壯其志令率兵先導官

軍從之遂克其城獲忠樂而甘心焉署義軍都指揮使殘寇猶據沈黎光實以所部盡平之遂令權黎雅二州兼都巡檢使安輯蠻族乾德六年因入覲見太祖喜曰此蜀中俊傑也升殿勞問擢為黎州刺史改唐州及平交廣羣盜未息拜嶺南諸州都巡檢使既至捕逐羣盜海隅以寧太平興國二年就遷本州團練使征河東以知威勝軍事令調軍食光實願提一旅奮銳先登帝曰資糧事重亦足宜力河東平命為汾遼石沁等州都巡檢使改汝州團練使北征與潘美分道出馬門為前鋒遇敵迎擊敗之斬首數千級優詔嘉獎李繼捧入朝以光實為銀夏綏麟府豐宥都巡檢使繼遷逃入蕃落為邊患光實乘間掩襲至地斤澤俘斬甚眾破其族帳獲繼遷母妻及牛羊萬計繼遷僅免使人偽請降光實信之且欲專其功不與人謀及期繼遷先

弘簡錄

卷一百十六

八

功臣宋三

伏兵令十數人近城來迎光實從數百騎往赴之至葭蘆川遇害年五十五帝聞驚悼贈加等官其子克讓右贊善大夫克恭殿直淳化二年又錄克已為奉職後至內殿承制克廣至閭門祇候 從子克明字堯卿始生遭亂父光遠遇害姆抱匿葭蒲中得免既長喜兵法善騎射光實奇之補衙內都虞候葭蘆川之難克明時護輜重在後懼軍亂秘不發喪陽令人傳光實命還軍銀州潛與僕張貴入敵中獲光實尸以還葬京師由是顯名俄以母老歸鄉李順反聞其名且將家子欲脅以官克明攜母遁山谷中賊陷雅州克明乃募眾數萬迎王師復名山火井夾門等九縣分兵嘉眉邛三州立七砦以邀賊復雅州斬六千餘人賊將何承祿等走雲南蜀平擢西頭供奉官黎州兵馬監押餘寇未息以權邛州駐泊巡檢明年峽路潰卒鄧紹等復

起攻雅克明又平之還軍于邛遇賊王珂戰于延貢與引弓三
發三斃入朝改內殿崇班為溫台等七州都巡檢使景德中改
供備庫副使知邕州名左右江蠻洞三十六會長諭以恩信是
歲承天節相率來集悉慰撫出衣服遺之感泣而去獨如洪州
恃險不至令兩江防邊使黃衆盈引兵攻之斬其首領陸木前
臬于市宜州軍校陳進反時鬱江暴漲州城圯克明督丁夫伐
木為郭郭多張旗幟設守禦募溪峒兵三千合黃衆盈兵千五
百將趨象州至貴州遇賊擊敗之斬四百餘級賊平巡撫曹利
用專其功代還真宗問南方事對稱旨賜一子官遷供備庫使
江淮兩浙提舉捉賊克明輒出私錢資捕賞故人為盡力賊有
趨勇者釋其縛使還捕黨與前後獲千餘人知江寧張詠以聞
賜錢四十萬領平州刺史轉知辰州撫水蠻叛徒宜融桂昭柳
象也欽廉白十州都巡檢使兼安撫使與中人楊守珍出師時
朝廷意在招附克明至撫水州與知州蒙承貴等約盟而還未
幾知桂州兼管勾溪峒公事始置溪洞司又奏閱廣南兩路土
軍為忠敢軍教州人為陶瓦以覆屋激江水入城防禦火災代
還知滁州徙鼎州交趾李公蘊為寇復為文思使知邕州遣人
諭以利害公蘊降遷西上閣門使歷知登舒邵三州復徙鼎州
卒

唐兵進欽祚潛遁去彥暉獨與部下十餘騎戰皆死之時年
七十餘上以老將練習邊事聞其及甚痛惜之與王繼濤並命
優恤賜其家粟帛

王繼濤河朔人少給事漢祖左右乾祐初補供奉官歷諸司副
使仕周為右武衛大將軍淮南平授天長軍使顯德五年遷和
州刺史宋初歷左驍騎左神武大將軍乾德二年命護徒治安
陵隧道伐蜀為鳳州路塚皆使下與元全斌命權府事孟昶降
與供奉官王守訥部送歸闕坐與昶數求宮妓金帛遂留不遣
止令守訥送昶俄詔除彭州刺史綿州軍亂率衆來攻與都監
李德榮拒之德榮戰死繼濤身被八槍單騎走至成都素與欽
祚不善入朝詔以他事驛召面質之道病卒

曹翰大名人士少為郡小吏乾祐初周祖與語奇之以隸世
私簡錄 卷一百十六 九 功臣宋三

宗帳下鎮澶淵署為牙校入尹開封留翰在鎮會周祖寢疾翰
亟馳見世宗曰王為冢嗣當入侍醫藥以安天下望世宗悟趨
入侍以府事屬翰即位補供奉官從征高平參謀畫尋遷樞
密承旨護塞決河遇降卒八百部送京師矯詔殺之世宗不悅
翰曰賊以困歸我初非心服所得淮南器甲盡在正陽苟為所
劫是復生一淮南矣乃不之罪從征瓦橋關會班師留知雄州
宋初從平澤路遷改濟州刺史討蜀移知均州兼西南諸州轉
運使至即鑿石通道自石門徑趨歸州由夔萬入餉運不乏全
師雄復窺成都翰率兵會劉光毅等討平之呂翰據嘉州叛翰
及諸將奪其城謀知賊約三鼓復來攻翰預戒知更吏緩其鑼
向晨猶二鼓賊衆不集而潰因破之劔南遂平師還遷蔡州團
練使征太原為行營都壕皆使河決澶州董役塞之翰出銀器

助工沉所乘白馬以祭復決陽武再令護役皆有成績征江南
 率兵先赴改行營先鋒進克池州金陵平復率兵攻江州其軍
 校胡德牙將宋德明乘城拒命凡五月而陷翰怒屠城無噍類
 殺兵八百調巨艦載所略金帛億萬計以歸錄功遷桂州觀察
 使判潁州再征太原為攻城南面都部署而西北尤險固太宗
 遣諭翰曰卿智勇無雙西北非卿不能當也翰乃奉詔築土
 山攻城中數日而就繼元甚恐軍中乏水城西十餘里谷中有
 娘子廟往禱之穿渠得水人馬以給從征幽州率所部攻城東
 南隅掘土得蟹翰謂蟹者解也且多足彼援將至不可進拔之
 象其班師乎已而果驗五年從幸大名拜威塞軍節度使仍判
 潁州復命為幽州行營都部署督役開南河自雄遠莫以通漕
 運又議築大堤捍之遣徒數萬伐木漢境分騎五路各授五色
 旗為斥候起烽燧于境上敵疑不敢近塞得巨木數萬以濟用
 訖事而歸在州歲久征歛苛酷上因其有功優容之會汝陰令
 孫崇望訴其私市兵器所為不法詔遣御史滕中正鞠之獄具
 當棄市特貸其罪削官流登州雍熙二年復起歷左右千牛二
 衛大將軍分司西京召還卒年六十九贈太尉為人陰狡多智
 數每奏事雖數十條皆默識不少差然貪貨賂多殺降卒身沒
 未久子孫有丐者咸平初賜諡武毅

冊曰以暴易暴恆與暴同救此一方可踵遺風明則人非
 幽有鬼恫遠及孫枝近殃厥躬

楊信瀛州人初名義顯德中隸太祖麾下為裨校入宋權內外
 馬步軍副都軍頭領賀州刺史歷鐵騎控鶴都指揮使殿前都
 虞候漢州防禦使乾德初為南郊儀仗都部署四年病瘖上幸

其第賜錢二百萬改領靜江軍節度使開寶二年都知杜廷進
 等將為不軌謀泄夜啓玄武門名信逮捕遲明獲十九人上親
 訊而誅之六年遷殿前都指揮使改節建武軍居玄武門外太
 祖常令御龍直於後池習水戰信間有鼓謀降遷入見上云非
 有他也目送其出語左右曰若真忠臣九年復改義成軍太平
 興國二年又改鎮寧軍並領殿前都指揮使信雖有瘖疾而質
 實自將善部分士卒指顧申儆動有紀律故特見信任終始無
 疑有童奴田玉能揣度其意每上前奏事及與賓客談論或指
 揮部下必顧玉書掌為字玉直達其意無所失三年春方病瘖
 而瘖疾忽愈上聞駭之遽幸其第自言遭遇兩朝恩寵隆厚敘
 謝感慨涕泗橫集上加慰勉錫賚明日遂卒贈侍中 弟嗣贊
 嗣建隆初薦為殿直三遷崇儀副使監火山軍雍熙四年就命

弘簡錄 卷一百十六 功臣宋三

知軍事代還吏民借留再任俄遷高陽關戰權都監淳化二年
 改知保州門無私謁轉運言其治狀優遷威武軍改崇儀使與
 曹思進同為靜戎軍緣邊都巡檢使又改如京使再知保州有
 戰功真宗加洛苑使咸平初領獎州刺史三年與敵人戰于廉
 良斬首二千級獲戰馬輜重甚眾以功真拜保州刺史召還將
 除關練使以與楊延昭同官不欲繫居其上願守舊官上嘉其
 讓二人久居北邊俱以善戰聞時稱二楊嗣以武人治郡又兼
 領巡徼在郡日少城堞圯壞詔供備副使趙彬代之改深州團
 練都巡檢使兼保州鈐轄明年議防秋條陳北面利害推其練
 達邊事出為鎮定高陽關三路後陣鈐轄連改趙具深三州部
 署祥符五年復為天雄軍副都部署六年以左龍武大將軍致
 仕卒年八十一錄其子承憲為侍禁 贊稱知書無異能以兄

弘簡錄 卷一百十六 功臣宋三

故得掌禁旅累資朝著後至牧守

党進朔州馬邑人幼事杜重威愛其淳謹及壯猶令與姬妾雜侍後進貴重威子孫貧困分月俸給之士大夫以為美談周廣順初以膂力隸軍伍補散指揮使累遷鐵騎都虞候宋初累遷領虔州團練使虎捷右廂都指揮乾德初改睦州防禦使龍捷左廂都虞候至利州觀察留後五年領彰信軍節度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親征太原命副李繼勳將河東行營前軍師臨晉陽置砦四面命進主東偏未成列太原驍將楊業領突騎來犯進奮身逐業業急入隍中會援兵至緣絕入城獲免上激賞之六年改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節鎮安軍九年又命將河東行營兵征太原入境敗其軍于城北太祖崩召還太平興國二年出為忠武軍節度使在鎮歲餘遇疾卒年五十一贈侍中進形

弘簡錄

卷一百十六

三

功臣宋三

破銅陵取當塗作浮梁于牛渚以濟大軍分圍金陵率所部渡秦淮取巨艦實葦其中縱火攻拔水砦江南平以功領節振武軍太平興國二年出為彰德軍節度使上親征太原命與牛思進主攻城南偏漢瓊先登中矢傷甚奮力戰上召至暫殿賜良藥慰勞之時攻城者皆以牛革冒木上蒙之而進謂之洞子上欲幸其中勞將士漢瓊諫而止太原平改鎮州兵馬鈐轄敗契丹數萬騎語在劉論太原功加檢校太尉駕幸大名謁上備陳邊事稱旨命為滄州都部署賜戰馬金甲寶劍戎具六年以病還京賜白金月餘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為人性木強使酒難近然善戰有功無子弟漢瓊太平興國初補供奉官嘗監高陽關平戎軍乘傳徧發二州捕刷賊程白眉數十人悉殲焉累遷崇儀使知寧州漢彬至禮賓副使

弘簡錄

卷一百十六

三

功臣宋三

劉遇滄州清池人少魁梧善射有膂力周祖鎮大名隸帳下性淳謹待士有禮廣順初補控鶴都頭改副指揮使宋初累遷控鶴右廂都指揮瓊州團練使從征太原以功遷虎捷右廂蔚州防禦使開寶六年轉侍衛步軍都虞候領洮州觀察使征江南統步軍戰權會諸路兵破吳皖口屯兵三萬擒其將朱令贊王耶獲戎器數萬金陵平加領大同軍節度使尋祀西洛命率禁衛以從太平興國二年出鎮彰信軍征太原與史珪攻城北面平之進攻范陽師還坐所部失律責授宿州觀察使從幸大名復保靜軍節度使幽州行營都部署護築保州威武靜戎平塞長城五城八年徙鎮滑州太宗待之甚厚雍熙二年卒年六十六贈侍中

李懷忠范陽人初名懷義太祖掌禁兵隸帳下為散都頭累遷

殿前都指揮使都虞候領開州刺史乾德中授東西班都指揮
從征晉陽中流矢戰益奮會欲班師懷忠奏賊嬰孤城內無儲
峙外無援兵破在旦夕臣願奮銳為士卒先上壯之選授散員
指揮富州團練使歷日騎左右廂都指揮使上幸西京愛其形
勢得天下中有留都意懷忠乘間進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
江淮米數百萬斛禁衛數十萬仰給於此帑藏重兵皆在根本
安固已久一旦遽欲遷徙臣實不見其利太宗即位改領本州
防禦使稍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大同軍節度使三年改番軍
都指揮使卒贈侍中錄其子紹宗等三人為供奉官祥符三年
又錄子德鈞為借職

米信舊名海進本溪族少勇悍善射周祖以隸護聖軍世宗征
高平以功遷龍捷散都頭太祖總禁兵隸麾下給使左右遂委
弘簡錄 卷一百十六 五 功臣末三

心焉初署牙校即位補殿前指揮使遷直長平揚州日有游騎
將迎乘輿射之一發而斃遷內殿直指揮使開寶元年改殿前
指揮使領彬州刺史太平興國初轉散都頭指揮領高州團練
使三年遷洮州觀察使征太原為行營馬步軍指揮使與田重
進分督諸軍并人潛師來犯信擊敗之殺其將裴正移兵攻范
陽還論太原功擢保順軍節度使時族屬多在塞外會兄子全
白朔州奮身來歸上召見俾乘傳詣代州何間迎其親屬然竟
不能致信慷慨嘆曰吾聞忠孝不兩立方以身殉國安能復顧
親戚哉乃北望號慟戒左右勿復言五年命與郭守贊等同護
定州屯兵遷駐泊部署改領彰化軍節度使征幽薊為幽州西
北道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副以杜彥圭出雄州敗契丹于新城
敵率眾復來戰王師却信獨以麾下龍衛卒三百力戰契丹圍

之數重矢下如雨麾下士多死會暮信持大刀大呼殺數十人
敵小却遂以百餘騎突圍出坐失律當死詔特原之賫投右屯
衛大將軍明年復授彰武軍節度使端拱初詔置方田以為邢
州兵馬都部署二年改鎮橫海軍信不知書所為多暴橫上命
何承矩副之代決州事及承矩領護屯田信遂專恣不法薄軍
人宴竊私市稱官物以免關征上廉知之名為右武衛上將
軍判金吾街仗事吏卒無罪輒被捶撻尋以罪下獄物之信具
伏獄未上而卒年六十七贈橫海軍節度子繼豐內殿崇班閤
門祇候

田重進幽州人形質奇偉有武力周顯德中應募為卒隸太祖
麾下陳橋還遷御馬軍使積功至澶州刺史太宗征太原錄功
擢領天德軍節度侍衛步軍指揮使移節靜難軍河決滑州韓
弘簡錄 卷一百十六 六 功臣末三

房村命總護其役劉吉副之河遂塞北征以為定州路兵馬都
部署率師傳飛狐城用袁繼忠計伏兵南口擒契丹驍將大勝
翼及監軍馬贊副將何萬通并渤海軍三十餘人斬首數千級
俘獲以萬計逐北四十里以其縣為飛狐軍蔚州牙校李存璋
許彥欽殺酋帥蕭瑗埋執監軍耿紹忠率吏民來附會曹彬師
不利命董師駐定州遷駐泊兵馬都部署明年率師入遼境攻
下岐溝關殺守城兵千餘及獲牛馬輜重以還改領彰信軍淳
化三年拜真定尹成德軍節度使未幾移京兆尹永興軍節度
使五年改知延州復還鎮至道三年卒年六十九贈侍中素性
忠朴不事學問始終委遇未嘗或疑太宗居藩愛其忠勇嘗遣
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此晉王賜也重進曰為我謝晉王我知有
天子爾其德直多類此子守信六宅使守吉閤門祇候

到廷翰後儀人父紹隱後唐末謀兵籍晉天福中以隊長戍魏
博范延光反力戰而死周世宗鎮澶淵廷翰以膂力隸帳下即
位補殿前指揮使累從征伐有功至散指揮第一直都知宋初
頂平上黨維揚遷鐵騎都指揮使領廉州刺史太宗遷右廂都
指揮使領本州團練雲州觀察使從征太原為鎮州駐泊都鈐
冊北伐師還邊備未得其人命與李漢瓊屯具定是冬果遇契
丹縱兵南侵廷翰先陣于徐河崔彥進率師出黑龍堤北街枚
躡敵後崔翰漢瓊兵繼至合擊之大敗其聚於蒲城遂至遂城
俘斬萬計賞太原功領大同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八年改節
彰信軍雍熙四年移鎮邢滑端拱中代郭守文為鎮州駐泊馬
步軍都部署淳化三年改大名尹天雄軍節度使以病還關上
親臨問賜賚卒年七十贈侍中自衛士至上將頗以武勇自任

弘簡錄 卷一百十六

七

功臣宋三

崔翰字仲文京兆萬年人少有大志風姿偉秀太祖見而奇之
以謀麾下從周世宗征淮南平壽春取關南以功補軍使宋初
遷御馬直副指揮使從平澤路遷河東降民以資陝西晉人勇
悍多習武藝命翰差擇之又閱試河北鎮兵取其駿果者以分
配天武兩軍還領端州刺史太宗進本州團練使太平興國二
年講武西郊命代楊信為殿前都指揮使翰分布士伍綿亘二
十里建五色旗號六師進退周旋如一上御臺臨觀大悅賜以
藩邸時金帶從征太原命總侍衛馬步諸軍率先攻城矢中其
頰神色不變上即軍帳撫問太原平復有事幽薊諸將以為晉

陽之役師罷餉置賞且未頒豈敢遽議翰獨奏當乘者勢不可
失者時上以為然定議北伐既而班師至金臺驛大軍南向而
潰上令翰率衛兵千餘止之翰請單騎往至則諭以師律衆徐
以定不戮一人復命上喜因令知定州得便宜從事緣邊諸軍
並受節制軍市租儲得專調用與諸將收契丹兵數萬投西山
坑谷死者不可勝計賞太原功擢武泰軍節度使初翰奉命
往撫劉繼元令俘略無得出城素王廷美麾下自禁出翰呵止
之至是王構於上出為感德軍節度使至鎮盜賊充斥秀其長
魁戒以禍福衆感悟散歸農畝境內肅然雍熙二年移知滑州
北伐不利上追念徐河之功召為威武軍行營兵馬都部署歷
鎮定鎮安二軍淳化三年召還以疾卒年六十三贈侍中翰驍
勇有謀所至立功輕財好施既死家無餘貲信釋氏子繼顯

弘簡錄 卷一百十六

大

功臣宋三

虞部員外郎孫承業內殿承制問門祇候承祜內殿崇班

弘簡錄卷一百十六 終

弘簡錄卷一百十七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功臣 宋三之四

高瓊 字繼宣 荆罕儒 字承孫 李繼宣

馬知節 字文全 雷有終 字德慶 均 字德慶 楊懷忠 字德慶 榮牛 字德慶 見張道

石普 字德慶 許均 字德慶 上官正 字德慶 附宿

高瓊家世燕人祖霸父乾五代時李景割據江南潛結契丹歲遣使命往復新將契丹命以乾同行至江左為謀所間竊被殺居乾濠州尋挈族歸朝給田亳州之蒙城因家焉瓊少勇鷙無賴犯罪將刑伺守者稍息掣釘而遁事王審琦晉王尹京知其材勇名置帳下王嘗宴禁中飲甚醉太祖親送至門瓊左手執

勣右手執鎧翅王乘馬太祖顧而壯之賜以控鶴官衣帶及器帛且勣令盡心焉太宗即位擢御龍直指揮使從征太原命押

弓弩兩班合圍攻城及討幽薊留殿後屬車駕倍道還六軍扈從皆不及惟瓊首率所部見于行在帝大悅慰勞之太平興國四年遷天武都指揮使領西州刺史明年改神衛右廂車駕巡大名命與口騎指揮朱守節分任京城內巡檢坐事出為許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知州城丙出郊有龍騎亡命卒數十謀劫其導從以叛瓊親率麾下數十追至榆林村悉擒送州丙上其事召歸授馬步軍都軍頭領薊州刺史樓船戰艦都指揮使部船于艘赴江州又城易州師還歷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領富州團練使端拱初出為單州防禦使改貝州部署二年召還特賜茶藥授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歸義軍節度使無何移并州馬

步軍都部署改鎮州至道中就拜保大軍節度使真宗移彰信

軍充山陵部署復移并代典軍如故咸平中契丹犯塞其母車帳至狼山上親巡河朔遣楊允恭馳召瓊率所部出土門與石

保吉會鎮定既而以代傳潛兵罷還本任轉運使上其政績詔

獎之三年代還授殿前都指揮使范延召乘贊臨敵退切言者

請罪之上以問瓊對曰違令於法當誅然去歲陛下已釋其罪

方屯諸路非時代易臣恐衆心疑懼乃止流淵之役瓊力勸

渡河將士踴躍用命明年兵罷料簡士卒諸班直十年者山補

軍校退年老者為本班剩員瓊謂此非激勸之道宿衛豈無勞

苦自是八年者皆得敘補時馬軍都校葛簡權步軍司有疾在

告命瓊兼領上言臣衰老儻復有犬馬之疾又須一將總此二

職臣事先朝時侍衛都虞候以上常至十員職位相亞易於遷

改且使軍伍熟其名望邊藩緩急亦可選用上深然之三年以

疾解兵柄授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使卒年七十二贈侍中瓊

不識字然能曉達軍政頗亦自任罕與副將參議善訓諸子繼

勳見外戚 繼宣字舜舉幼善騎射工筆札知讀書以恩補西

頭供奉官督惠民河漕船兼沿河巡檢捉賊遷閤門祇候邠州

兵馬都監曹瑋薦其可用乾興初為益州都監值元夕張燈知

府薛奎戒以備盜繼宣乃籍惡少飲酒之使夜中潛誌盜背刺

日皆獲歷磁相邢洺都巡檢使知安肅軍徙保州累遷禮賓使

益州路兵馬鈐轄遷為西上閤門使涇原路鈐轄兼安撫使知

渭州遷四方館使昭州刺史知雄州移并州元昊聲言侵關脫

繼宣請備麟府未幾羌兵果入帥兵營陵井抵天門關是夕大

雨及河師半濟黑凌暴合舟不得進乃具牲酒為文以禱已而

雨止

弘簡錄卷一百十七

功臣 宋三之四

高瓊 字繼宣 荆罕儒 字承孫 李繼宣
馬知節 字文全 雷有終 字德慶 均 字德慶 楊懷忠 字德慶 榮牛 字德慶 見張道
石普 字德慶 許均 字德慶 上官正 字德慶 附宿

凌解師濟進屯府谷間遣勇士夜亂賊營又募黥配廂軍得一千餘人號清邊軍命偏將王凱主之軍次三松嶺夏人數萬聞之清邊軍奮起斬首千餘級躡籍復不可計築寧遠砦又城五砦相視地脈鑿石出泉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恩州團練眉州防禦使卒次子繼忠繼密繼和繼隆繼元

冊曰有宋隆興治內安外聯姻並孕遺德尚在宣仁聖烈光于一代善訓有功可堪追配

范廷召棗強人弱冠長七尺餘負膂力父鐸爲里中惡少所害手刃之剖心以祭周廣順初應募世宗立入補衛士力戰高平遷殿前指揮使征淮南戰紫金山流矢中左股宋初從平澤路平揚州轉本班都知征太原爲散都頭都虞候領費州刺史太平興國中平太原征范陽皆有功坐受秦王廷美鴆宴出爲唐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七 王 功臣宋四

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雍熙三年議北征以廷召爲幽州道前軍先鋒都指揮使與賊遇固安南破其衆三千斬首千餘級克固安新城二縣乘勝下涿州復與賊戰中流矢血漬甲縷神色自若督戰益急詔褒之師還歷日馭左右廂都指揮使領高州團練使端拱初爲齊州防禦使授捧日天武四廂改登州防禦二年轉殿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鎮州副都部署大破契丹衆三萬于徐河斬首數千級淳化中歷并代環慶都部署至道中出延州討李繼遷時五路並進諸將多失期獨廷召與王超遇賊于烏白池大小數十戰獲米募軍主吃羅等兵器鎧甲數萬上嘉之三年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河西軍節度使爲定州行營都部署咸平二年車駕北巡與契丹戰瀛州西斬首二萬級逐北至莫州東三十里又斬首萬餘奪回所掠老幼數萬口

契丹遁去師還錄功加檢校太傅益賦邑又改殿前都指揮使四年正月被疾車駕臨問卒年七十五贈侍中由顯德以來在軍四十餘年凡親征未嘗不從善騎射嘗出獵有羣鳥飛過一矢並貫其三觀者駭異于守均至散員都虞候演州刺史守信內殿承制閣門祇候守宣內殿崇班守慶更名珪後爲西京作坊副使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

荆罕儒冀州信都人王屋令基之子少無賴爲羣盜晉天福中委質趙延壽掌親兵開運末延壽從契丹入汴署爲密州刺史漢初改山南東道行軍司馬周廣順初爲率府率世宗戰高平戮不用命者因求驍勇士通事李延傑以名聞命爲招收都指揮使征太原率步卒三千先入敵境焚其東門擢控鶴弩手大勳直都指揮使從平淮南領光州刺史改秦州兼海陵鹽城兩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七 王 功臣宋四

監屯田轉秦州團練使賜金帶銀器鞍馬建隆初升鄜州爲防禦拜爲使俄改晉州兵馬鈐轄罕儒特勇輕敵嘗率騎深入晉境并人多閉壁不出擄獲甚衆復領千餘騎抵汾州城下焚其草市按兵以退夕次京土原劉均遣大將郝貴超領萬餘衆來襲黎明及之罕儒遣都監閻彥進分兵以禦已錦袍衷甲據胡牀享士方割羊膾膳以啖聞彥進小却卽上馬麾兵徑犯賊鋒并人攢戈脊之猶格鬪手殺十數人遂遇害大祖痛惜不已擢其子守勳西京武德副使勳王繼勳閻彥進斬其部下石進德等二十九人罕儒輕財好施雖不知書好禮接儒士常欲削平太原志未終而及於敗人皆惜之 兄延福孫嗣勇悍有力乾德初應募爲控鶴卒從李繼勳討河東手斬五十餘級敵焚砦宵遁進薄汾河敵將楊業扼橋路直前奪之殺業兵千計射中

從騎獲旗鼓甲甚衆夜復來薄接賊至旦多所斬賊征太原
 與楊信率先陷陣名見補御龍直三遷至天武軍校再征太原
 自陳願率一隊先登命主城西洞子車駕巡師見嗣手刃數卒
 足貫雙箭中手破折二齒亟召賜錦袍銀帶從征幽州隸崔翰
 斬三十級補龍猛副指揮使契丹侵雄州據龍灣堤嗣隸袁繼
 忠率千兵力戰奪路適內侍閻城壘出郭外敵圍之戰十數合
 斬騎卒七百餘嗣軍夜相失三鼓突圍墜于冀州城下又領百
 人斧敵望樓斬五十級將遁擊殺獲甚衆六年從崔彥進推
 契丹于靜戎北砦於唐興口嗣渡河與戰敗之追奔二十餘里
 復從袁繼忠田欽祚戊三义口禦李繼遷爲前鋒斬賊千餘追
 獲牛羊鎧甲弓矢進至萬井口狐路谷餘賊復戰因列陣格嗣
 復奪人馬七百餘欽祚夜還依山爲營嗣又抵賊砦殺百餘人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七

五 功臣宋四

焚砦而還詔賜錦袍銀帶雍熙三年從田重進討廷美率師擊
 遼騎引去進至飛狐城北遼將大鵬翼率衆復至重進陣壓東
 偏嗣出西偏麾短兵薄山崖接戰手斬百餘級降散卒千餘追
 至河槽餘衆屯土嶺裨將黃明戰不利嗣語曰汝頓兵以爲聲
 援我當奪此嶺遂力戰追奔五十餘里抵蒼頭而還又領招收
 卒千人克倉頭小治二砦黃明亦克直谷砦嗣屯焉數日遼復
 致師重進召嗣合戰走之奪砲具鎧冑敵乘夜以二萬衆圍直
 谷石門二砦重進憂援師甚寡嗣請移全軍就平川植旗立隊
 別擇三百餘人豎白旗於道側以張軍勢自以所部五百疾驅
 往嗣一日七戰遼兵引去師還太宗引見便殿重進具言其勞
 補本軍都虞候又從李繼隆禦敵於北平砦俘獲甚衆賊驚女
 嗣繼隆遣步卒二千伏定州古城爲敵所圍命嗣往援之至唐

河橋扼其橋路與伏兵合分爲三隊背水爲陣敵將于越率騎
 來薄戰數合乃得與繼隆會又大敗之繼隆以同詔嘉獎遷本
 軍都指揮使領澄州刺史至道二年加御前忠佐馬步軍頭屯
 定州遼人入寇嗣隸范廷召提偏師捍於嘉山廷召徙高陽命
 以兵二千爲殿過不敵城遇遼衆十餘萬嗣與出戰會桑贊泰
 翰來援仰與并力衝突詰旦至瀛州咸平三年加領本州團練
 使出爲郎山路都巡檢使破敵砦於蒲陰俘獲甚衆五年其拜
 蔡州團練使趙州都署景德初命與劉漢凝田思明率兵至冀
 州防邊俄赴涇州會遼人請和遣還歷鄆州以翔永興都署車
 駕幸亳州留爲舊城內都巡檢使祥符七年改冀州防禦使邠
 寧環慶副都署卒嗣自起行間以勞居方面經百五十餘戰子
 信貴並爲左侍禁貴至內殿崇班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七

六 功臣宋四

李繼宣初名繼隆河南浚儀人有勇力乾德中年十七補右班
 殿直命往陝州捕虎殺虎二十餘生致二虎一豹以獻太平興
 國初掌南作坊使改供奉官出爲邠寧慶三州巡檢五年召還
 承受定州路奏事詔修長城口平寨威武靜戎軍保州城砦
 常率兵入敵境獲老幼千餘牛畜數百又率兵扞契丹于乾寧
 泥姑海口契丹寇靜戎軍從崔彥進過拒馬河接戰大敗之移
 貝州監軍北征從先鋒李繼隆至方城力戰大將曹彬繼至遂
 克固安進壁涿州東與敵鬪乘勝攻克北門日領輕騎渡河規
 敵勢又將五千騎援米信因率勁騎追至新城北大敗之斬其
 酋賀恩相公已亦中流矢大軍取糧雄州遇契丹新城疾戰至
 暮中十劍劒及兜鍪明日復戰繼隆爲敵所邀繼宣以所部拔
 之且戰且行又戰拒馬河追奔至孤山契丹乃引去以功超授

丹黃參日事全書第 4 頁之內

崇儀使代王繼恩為易州駐泊都監賜錢五十萬白金五百兩
領騎兵五千戍北平押大陣東偏受田重進節度屯長城口敵
至大溝繼宣進蒲城敵至定州奪唐河橋重進召繼宣與田紹
斌赴援紹斌為敵所敗繼宣獨按部轉鬪入定州敵兵北去將
五千騎躡其後抵拒馬河敵據楊墮徑掩擊之遂焚廬舍而遁
雍熙四年為高陽關行營都監端拱初契丹騎至瀛鎮繼宣率
步騎萬人入敵境抵勝務焚聚落獲生口契丹引還時易州候
騎不至繼宣於易州至高陽為望櫓七所舉烽以候警急二年
為鎮定高陽關三路排陣都監押大陣西偏與李繼隆部芻糧
抵威武還渡徐河敵追襲駐軍與鬪殺獲甚眾又領騎二千敗
契丹於保州西追薄西山有詔褒美淳化三年徙知保州轉莊
宅使築關城沒外濠葺營舍千五百區造船二百艘入雞距泉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七 功臣宋四

上羊山繼宣逐之馬連中矢斃凡三易馬進至牟山谷大抵延
昭嗣翰退保威武繼宣獨以所部與敵角薄暮始至詔書稱獎
特加檢校官及食邑明年徙定州鈐轄契丹于唐河會延昭
與嗣禦敵師敗詔繼宣與內殿崇班王汀代之望都之敗敵騎
剽郡縣繼宣壁徐河逗遛不出王汀奏其事召還密院問狀降
如京副使景德初加如京使鎮州鈐轄契丹乘秋來攻時桑贊
病足鄧誠赴定州繼宣獨主鎮州全師屯邢趙及與契丹和命
為高陽關鈐轄進秩東西上閤門使領康州刺史兼知瀛州上
以河間事繁慮獄訟有枉命高繼勳代之祥符初徙鎮定兩路
名選改鄆州部署加四方館使以疾投西京水南都巡檢使卒
年六十四子守忠左侍禁閤門祇候
馬知節字子元幽州薊人父全義歷晉漢周以功遷殿前指揮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七 功臣宋四

自晨抵脯士多死乃橫梁潰圍出招援兵鼓譟復入賊遂潰去
 太宗問而壯之授成都府兵馬鈐轄加蜀漢九州都巡檢使會
 廣武叛卒劉盱有牙兵為亂逐巡檢韓景祐衆踰二千連下懷
 安永康軍知節引三百騎捕之盱走印州知節乘勝急擊行次
 方井鎮與盱遇盡戮其衆咸平初領登州刺史知秦州悉還諸
 羌質子羌人感服訖終任不敢犯塞州有銀坑歲久鑛竭課額
 弗除三上章請蠲乃允遷西上閣門使知益州兼本路轉運使
 自乾德後籍富民歲漕蜀物動踰萬計多坐沈覆破產知節奏
 代以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將課其殿最以為賞罰蜀人稱便徙
 知延州兼鄜州駐泊兵馬都總管羌人以兵圍邊遇上元節遣
 命張燈啓闈累夕宴會寇不測引去徙鎮州詔發漕魏等六州
 糧輸定武時兵交境上知節曰發糧適資盜耳止令於舟車所
 弘簡錄 卷一百十七 九 功臣宋四

至收之寇無所得遁去車駕在澶淵王超擁兵數萬屯其定以
 中渡無橋為辭逗留不進知節移書請讓且預令度材一夕而
 橋成超兵始出景德中徙知定州未幾拜東上閣門使樞密都
 承旨簽書樞密院事是時朝廷方尚符瑞知節獨不謂然嘗言
 天下雖安不可忘戰自陳年齒未衰尚可驅策如邊方有警願
 預其行俄進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時王欽若為使知節游
 其為人未常少屈每廷議輒面詆之退見王旦詞色猶怒曰幾
 欲以笏擊殺欽若但恐驚動君相耳祥符七年出為潁州防禦
 使知潁州復移天雄軍以疾乞罷除彰德軍留後知貝州卒于
 相州年六十五贈侍中諡正惠知節本將家子賦性慷慨以武
 力智謀自許好讀書負禮儒生所與善厚必一時豪傑論事寒
 寒未嘗有所顧忌聞其風者皆知以為正直東封後上每行幸

必命為都部署許以專殺每部分嚴明未嘗輒戮一人子洵美
 之美孫慶宗慶崇

雷有終字道成同州郃陽人父德驥字善行川廣順進士解褐
 磁州軍事判官名為右拾遺判三司賜緋魚顯德中詔均定隨
 州諸縣民田屋稅稱為平允宋初拜殿中侍御史改屯田員外
 判大理寺時趙普為相官屬與堂吏附會擅增刑名德驥直詣
 講武殿奏其事辭氣過厲太祖怒令左右曳出黜為商州司戶
 參軍知州吳煥希旨坐以為文訕上削籍徙靈武其子有鄰擊
 登聞鼓訴中書不法事罷普出鎮名德驥為秘書丞判御史臺
 吏部南曹擢有鄰正字開寶七年同知貢舉太祖勅使吳越告
 哀還遷戶部職方二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充陝西河北兩浙
 轉運使歷禮戶兵三部郎中度支判官征太原又為西路轉運
 弘簡錄 卷一百十七 十 功臣宋四

太平興國六年同知京朝官考課俄遷右諫議大夫瑞拱初拜
 戶部侍郎普再相乞歸坐壻衛濯訟有鄰子孝先內亂失教責
 授感德軍行軍司馬慙憤成疾卒年七十五 有終幼聰敏以
 蔭補漢州司戶參軍署蒸蕪尉知監劉祺以其年少頗易之有
 終因發祺姦賊坐流海島代知監事太宗聞其名遣內侍伍守
 忠察其治迹還奏有終強濟之狀詔為大理寺丞通判解州入
 奏鹽池利害改贊善大夫權知軍事遷殿中丞知密州徙淮南
 運副賜緋魚王師北征為蔚州飛狐路隨軍轉運歷鹽鐵判官
 戶部度支副使賜金紫出知昇州以少府少監知廣州以衛濯
 訟責衡州團練副使外艱起復為都官員外郎領江淮兩浙荆
 湖福建廣南路茶鹽制置使許以便宜裁制還改工部郎中歷
 知大名江陵李順之亂命為峽路隨軍轉運同知兵馬事調發

兵食規畫戎事皆有節制師行至廣安軍壘瀕江三面樹柵會
夜晦賊眾奄至舉炬鼓譟有終安坐柵疑自如賊圍既合引奇
兵從後擊之賊眾驚擾赴水死者無算就拜右諫議大夫知益
州次簡州佛舍度賊必至初夕問道而山嚴更警備如故賊圍
守數重及壞寺入惟擊柝者在賊愕然俄兼招安使賊平知許
州改給事中知并州真宗加工部侍郎知審刑院將巡大名遣
乘驛先詣澶州督芻糧駕還聞王均之亂即日拜有終瀘州觀
察使知益州兼川峽兩路招安捉賊事至則先令石普與綿漢
都巡檢張思鈞收復所陷漢州進壁升僊橋賊出攻若擊走之
均開城僞遁石普上官正率官軍徑入賊閉關發伏布牀於
路軍不得出被殺者多諸將皆綠縷而墜民奔逐四出賊分騎
追殺支解族誅以恐眾又勸士民僧道之少壯者為兵給軍裝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七 功臣宋四

檣機石普穴城為暗門募死士麾戈衝之賊稍却遂入城餘賊
皆天長觀前楊懷忠焚之設礮架文翁坊高懸動又焚之迨至
大安門是夕二鼓均黨二萬餘南出萬里橋門突圍遁有終疑
有伏遣人縱火城中詰朝與翰登門樓捕牙吏受僞職者擲投
火中焚死數百人時謂冤酷均由廣都略陵榮趨富順監所過
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懷忠領虎翼軍追之普繼往有終以全
軍為後援均至富順入監署飲食其黨具筏將渡江趨戎適懷
忠距富順六十里少憩楊家市語左右口縱賊渡江後悔無及
當以奇兵取之臨江列陣奮擊餘黨散走有孥舟將渡者弩射
之溺死甚眾乃張旗鳴鼓入城均方在監署眾多醉窮遂自
縊死虎翼軍校魯斌斬其首詣懷忠獲僞法物旌旗甲馬甚
眾禽其黨六千餘人悉戮焉旋軍山北門普眾始至奪均首馳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七 功臣宋四

入阜江獲甲弩甚衆乘勝逐至益州南十五里若于雞鳴原均亦閉成都東門以自固懷忠又分所部若於合水尾浣花等處樹機石設筵離拒之以俟王師之至云 王均初隸開封散從直補軍校與董福分領神御軍戍成都福御衆有法部下皆優足均縱其飲博軍資多乏是歲車駕幸河朔鈐符昭壽知州牛冕大閱二軍衣服鮮敵不均因是慙憤值歲除冕以酒肴犒士均衆怨昭壽驕恣復肆侵虐而冕亦寬弛無政故朝合起爲亂殺昭壽成都官吏方賀正且日變皆奔竄冕與轉運張適追城而出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闕衆寡不敵叛卒欲奉爲主紹榮揮弓罵曰我燕人也棄鄉土來歸本朝豈能與汝同逆我不負朝廷汝亟殺我衆未敢動監軍王澤與均適至澤語均曰汝所部爲亂盡自往撫之均至卽擁以爲主紹榮自經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七 功臣宋四

死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設貢舉以張錯爲謀主錯本名美太原舊卒後爲神衛小校性狡猾嘗歷戰陣粗習陰陽以榮惑同惡故勸均爲亂均實慙無謀嘗言官軍若至我先路出迎自陳被勝之狀錯聞之以軍防守不令與人見官軍射書入城錯悉焚之及招均子弟至城下均皆不知自起至敗所守止於一城其初署親軍爲天降虎翼果爲虎翼軍所殺 賊既平加有終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是役也懷忠之功居最爲石晉所忌朝廷徵聞之遣奇班安守忠按視盡得其功狀遷懷忠崇儀使領恩州刺史孫正辭內殿崇班張响供備副使馬貴供奉官有終代還知永興軍徒秦州幸澶淵改弁代副都部署賜黃金內艱起復率所部由土門抵鎮州與大兵會威聲甚振河北列城賴其雄張俄契丹修好命還屯所就判并州名拜宣

徽北院使檢校太保卒年五十九贈侍中錄其子孝若孝傑內殿崇班閻門祇候孝緒供奉官孝恭侍禁有終備自任不拘小節有幹局沈敏善斷不畏強禦輕財好施歷典藩閫撫士卒勤於宴犒官用不足傾私帑及推錢以給奉身甚薄所御銅鞍宿負稱千萬官爲代償樞府王繼英忌其進用頗言在蜀及守邊厚費以收士卒心真宗不信卒保護焉 從子孝先字子思登進士試校書郎知天長坐訟除籍配均州復起知宛丘李繼隆薦試大理評事真宗幸大名以部河北芻糧者至行在擢奉禮郎隨討王均以升僊橋功改將作監丞用兵西邊請益募商入粟償以茶鹽命馳驛陝西與轉運鄭文寶議立規畫後多施行遷屯田員外郎建置三司拘收司以檢天下財利出入之數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七 功臣宋四

詔如其請知興元府徙鄆貝州擢五州領昭州刺史益州涇原路鈐轄西上閤門使至右領軍衛大將軍分司西京卒 孫簡夫字太簡康定中杜衍薦名見以校書郎簽書秦州觀察判官公事罷居長安自以本處士起不肯隨衆赴調時三白渠久廢京兆遂薦簡夫先時治渠城役六縣民四十日用材木數百萬而水不足簡夫用三十日材木比舊三之一而水有餘除知坊州徙簡州張方平薦知雅州旣而辰州蠻酋彭仕義內寇命往督諸將進兵築明溪上下二砦據其險要拓取故省地石馬崖五百餘里仕義內附擢三司鹽鐵判官知號同二州遷職方員外郎卒子爵臣郊社齋郎 懷忠紹榮舊史不爲立傳牛冕字君儀彭城人與張適皆登進士以均亂坐削籍冕流儋州起爲淮南節度副使祠部員外郎卒適連州起爲彰信軍節度副

使知淮陽軍卒

石首州人徙太原祖全事周為鐵騎軍使父通事太宗於晉
郎普十歲給事郎中以謹信見親補寄班祇候遷東頭供奉官
督兵往捕承興賊邢彥馳賈禿指數百人悉獲之遷內殿崇班
帶御器械討李順為西川行營先鋒遷西京作坊使領欽州刺
史餘黨復寇邛鶴稱邛南王又以普為西川都提舉提賊使時
蜀民疑不自安多欲為盜普因入奏而陳致亂由賊斂苛急農
民失業宜稍蠲減之使自為生財不討而自平矣帝許之普急
還蜀揭榜諭上意蜀人悅服賊平賜白金襲衣金帶鞍馬遷洛
苑使領富州團練使王均亂與李惠李守倫並為川峽路招安
巡檢使副雷有終進討均敗走死論功遷冀州團練使賜黃白
金兼帶御器械契丹犯邊為保州兵馬鈐轄北而行營押策先
鋒與賊廉良城長城河口獲俘器械甲甚眾徙定州路副都總管
靈州失守益兵備關中徙承興軍時軍制疎略普將兵視破一
錢與諸將各持其半凡號令進退及名將佐會合別屯皆倚以
為信帝乃為置傳信牌長六寸濶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每
臨陣令分持或傳令則書其言繫軍吏頸至彼為合契普又獻
禦戎圖請設堠以陷敵馬并上所置戰械甚眾徙為莫州總管
自望都戰後謀言復欲大入帝自畫軍事詔以鎮定高陽兵會
定州夾唐河為大陣立柵以守量寇遠近出軍始至勿輕關俟
敵疲氣衰則先鋒出致師騎兵居中環以步卒無遠離隊伍又
分兵出三路相為掎角令普統軍一萬屯莫州命列將各屯要
害以張軍勢繪圖分授諸將後數月復勅輔臣北邊已屯大兵
敵未有釁宜乘此時開浚靜戎順安軍界營田河道以扼黑山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七

五 功臣宋四

口三臺小李路亦可通漕彼或獲吾殺即合兵擊之李沆等曰

設險以制敵守邊之利也遂詔內侍閻文慶與靜戎順安知軍
事王能馬濟督其事而徙普屯順安之西掌御劔內侍馮仁俊
與普不叶上召仁俊還又令普率所部屯乾寧軍徙本州總管
澶淵之役契丹欲請和因王繼忠遣人持信箭為書遣普且通
密表事平遷容州觀察使向敏中為鄜延路總管以普副之趙
德明納款普言不宜授以押蕃落使名目恐總制屬羌強橫將
不可制乃止兼管內蕃落使未幾徙鎮州路總管遷保平軍節
度觀察留後汾陰還至陝西普請駐蹕城中因賜詩令扈從至
西京拜河西軍節度使知河陽徙許州築大流堰引河通漕京
師上軍議條目二卷用將機宜要訣二圖上言聞响斷驛欲陰
報曹瑋請以臣所獻陣圖付瑋可使必勝時方崇尚符瑞普請
罷天下醮設歲可省錢七千餘萬以贍國用由是忤上意王
欽若乘機言普以邊事恐動朝廷帝怒命知雜御史呂夷簡劾
之會又言祥符九年九月下旬日食集百官參驗是日不食坐
私藏天文下獄應死詔除名貶賀州帝語輔臣普出微賤性輕
躁干求不已既備文藝輒假手撰述以揣摩時事聞在紫所思
其幼子時時泣下可聽聖家以行甫至授太子左清道率府副
率房州安置稍復左千牛衛將軍其妻表求小郡遷左領軍衛
大將軍徙安州仁宗遷左屯衛徙蔡州坐失保任降本衛將軍
起知信陽軍徙光州以私用孔子廟錢復貶左監門副率滁州
安置尋以左衛將軍分司西京給官第居蔡州遷大將軍卒為
人性倜儻有膽略凡預計伐聞敵所在即馳赴之兩平蜀盜大
小數十戰與賊角勝衆推其勇頗通兵書陰陽六甲星曆推步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七

五 功臣宋四

之術太宗嘗謂其剛毅與諸將少合然藉其善戰每厚遇之後
值太宗忌日必盡室詣佛寺齋薦以為常

許均開封人太常博士選子建隆中應募為龍捷卒征遼州以

功補武騎十將賜錦袍銀帶開寶中遷武騎副兵馬使從曹彬

征金陵率眾陷水砦流矢貫手改本軍使從征河東攻隆州城

先登陷之中入剎遷副指揮使前後屢被賞賚出屯杭州妖僧

紹倫結黨為亂從巡檢使周瑩擒殺之端拱初補指揮使從李

繼隆率兵赴夏州擒趙保忠令均率兵衛守改龍衛第四指揮

使徙屯夏州賊來犯境一日十二戰走之又從石普擊賊于原

州牛欄砦深入獲牛羊漢口甚眾普表上其功遷第三軍指揮

使咸平初以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戍秦州王均亂遣乘傳之

蜀隸雷有終麾下守魚橋門又從秦翰追殺賊黨於廣都降其

弘簡錄 卷一百十七 功臣宋四

眾七千授東西班都虞候順州刺史五年召見訪以北而邊

事真拜磁州刺史深州兵馬鈐轄六年改涇州駐泊部署數月

知鎮戎軍以不諳吏治代以曹瑋徙邠州駐泊改永興軍部署

駕巡澶淵詔赴行在與鳳翔梁鼎同提總諸州巡檢捕盜事有

亡命卒王長壽多力善計聚徒剽劫均至并城誘以方略擒之

盡獲惡黨敘勞擢磁州團練使尋出知代州景德四年被疾以

米銳代還未至卒錄其子懷忠為奉禮郎懷信為侍禁 幼子

懷德字師古長六尺餘善騎射擊刺以蔭為東西班殿侍累擢

至殿前指揮使左班都虞候元昊寇邊遷為儀州刺史廊延路

兵馬鈐轄遷副總管夏人圍承平砦率勁兵千餘突圍破之有

賊將出陣前據鞍罵懷德引弓一發而踣敵去屠金明縣復

圍延州遣裨將以步騎千餘夜出不意擊之斬首二百級聞

遂解遷鳳州團練使專領延州東路葭村一帶公事後累遷殿

前副都指揮使寧遠軍節度使坐從妹亡無子欲冒其田事覺

罷管軍知亳州徙徐州歲餘復為殿前副都指揮使在宿衛十

四年數乞身不許更保寧進雄二節度年八十猶生子筋力過

人卒贈侍中諡榮毅

上官正字常清開封人少舉三傳後為鄭州攝官雍熙中召授

殿前承旨屢遣鞠獄遷供奉官開門祗候天雄監軍淳化中轉

作坊副使為劔門都監李順之亂賊黨分鈔劔門時止有疲兵

數百人正激以忠義士氣振作會成都監軍宿翰領兵投劔門

與正合迎擊賊眾數千斬馘殆盡奏至太宗嘉賞下詔獎飭並

賜襲衣金帶超授六宅使劔州刺史充劔門部署翰自供奉官

擢崇儀使領昭州刺史初賊勢甚盛朝議深以棧道為憂正孤

弘簡錄 卷一百十七 大 功臣宋四

軍力戰屢挫賊鋒自是關道無阻王師得長驅入蜀順詠後餘

寇匿山谷恃險結集剽劫為患正諭以朝廷恩信皆相率出降

加峰州團練西川招安使自負平賊有勞受人主知木離凌人

無所顧忌數暴揚官吏之短眾積怨多上章訴其不法帝欲保

全賜手札戒諭之正上表謝真宗改莊宅使復破劉玠功遷南

作坊使賜錦袍金帶咸平初擢東上閣門使勾當軍頭引見司

儀權戶部使二年出知滄州徙高陽關副都署真拜治州團練

使車駕北巡以為行營先鋒鈐轄王均叛移峽路都鈐轄知梓

州歷滄瀛鎮三州高陽關部署以足疾求內知磁州手詔慰勉

會邢州地震民居不安徙治之又移滌州景德中以河北新經

兵革慎擇守臣復以正知貝州遷治與同州防禦使引年授左

龍武軍大將軍分司西京致仕卒年七十五正姪直遇事輒發

好攻人短失於謙和子璿至內殿崇班

弘簡錄卷一百十八

明刑部員外郎仁祁弘齋仰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功臣 宋三之五

王德用 父趙 尹繼倫 楊延昭 孫文 張進 周仁美

葛霸 子懷敬 劉平 弟兼 郭遵 弟進 盧政 任福

王珪 武英 桑懌 耿傳 王仲寶

景泰 子思忠 王信 郭恩 張岳

王德用字元輔趙州人父趙長七尺餘太宗尹京名置磨下卽位以隸御龍直累遷河西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真宗以朔戴功加檢校太傅領天平軍節度咸平二年秋大閱禁兵趙與張進執五方旗以節進退軍容整肅上御戎幄觀之而賜褒獎從

弘簡錄卷一百十七 終

卷一百十七

九 功臣宋四

幸大名爲先鋒都大點檢俄代傅潛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鎮

州行營都部署與契丹戰于遂城西俘賊二萬斬其裨王騎將

十五人手詔褒美李繼遷陷清遠軍以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將

步騎六萬授之徙帥永興繼遷圍麟州宰相復言其材改爲定

州路駐泊行營都部署王繼忠副之尋加鎮定高陽關三路排

陣使賜以御弓矢許便宜從事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望

都之敗繼忠陷沒遣劉承珪李允則往察退劔之狀歸各鎮州

部署李福拱聖指揮王昇各坐削籍流配嶺南景德初契丹攻

北平砦田敏等擊走之又攻保州不利乃合衆併攻定州趙拒

之於唐河駕巡漚淵詔率兵赴行在復緩師期會南北通好故

薄其責止罷三路帥爲崇信軍節度使徙知河陽移鎮建雄知

青州卒贈侍中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諡武康其爲將善部分御

下有恩然臨軍寡謀拙於戰鬪德用幼從父補衛內都指揮使年十七佐父討李繼遷為先鋒將萬人戰鐵門關斬首十三級俘掠畜產萬計進師烏白池超按兵不進德用請乘之得精兵五千轉戰三日敵勢却德用曰歸師迫險必亂乃下令亂行者斬一軍肅然繼遷躡其後望見隊伍嚴整莫敢近起亦為之按轡撫其背曰王氏有子矣累遷內殿崇班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出為邢洺磁相巡檢盜張洪霸相聚界上吏不能捕德用密以輓車載勇士詐為婦人飾過郊外賊果來邀勇士奮出悉禽之徙督捕陝西東路盜賊聞其名相戒逃去尋以奏事忤旨責授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歷遷四廂都指揮領英州團練使天聖初改博州知廣信軍城壞久不治率禁軍增築之詔褒諭徙冀州又為并代州馬步軍副都總管歷柱福觀察康州防禦使

私前錄 卷一百十八 功臣朱五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章獻臨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太后固欲與之德用不可太后崩有司請衛士坐甲以非故事不奉詔仁宗閱太后閣中得前奏軍吏事奇之謂可大用拜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辭曰臣武人賴陛下威靈幸得馳驅自效待罪行間足矣不足以當大事帝遣使趨入院遂為副使景祐二年以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院事三年遷知院事加檢校太尉累安德定國軍節度宣徽南院事請自將討元昊不許德用狀貌雄毅而黑頸以下白哲人咸異之言者謂貌類藝祖孔道輔又繼言之罷為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督買商人馬言者誣其市於府州降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置判官理其事家人皆惶恐德用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徙知曹州或告孔中丞害公今死矣德用曰中丞豈害我者

朝廷亡一忠臣可惜也起為保靜軍節度觀察留後改青與瀛州拜保靜軍節度使會契丹兵壓境求關南地德用見帝流涕言臣前被罪陛下赦而不誅今不足辱命帝勞之曰河北方警藉卿鎮撫之適歲大熟契丹使劉六符過瀘州拜曰此公仁政所及尋徙真定兼三路都總管日訓練士卒久皆可用遇大閱授桴鼓之士皆踴躍契丹覘者歸告謂漢兵將大入和議益泚連徙陳州河南入奉朝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判相瀘鄭三州封祁國公兼會靈觀使待射瑞聖閣連發皆中賜襲衣金帶加檢校太師集慶軍節度使改封冀國公皇祐三年以太子太師致仕乾元節上壽預班廷中契丹使急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用耶帝聞之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仍平章事判鄆州至和元年進樞密使命入謁勿拜明年契丹使耶律防至又與射

私前錄 卷一百十八 功臣朱五

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節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帝聞賜弓一矢五十後封魯國公求去位至六七罷為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又除同羣牧制置使詔五日一會朝聽子孫扶掖卒年七十九贈太尉中書令諡武恭加賜其家黃金德用本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偽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攻戰而名聞四裔閭閻婦豎皆呼黑王相公帝嘗問邊事對以咸平景德中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致屢敗願今勿賜使得應變出奇自立異効帝以為然諸子中咸融最鍾愛晚年頗縱之多不法後更折節自飭官至左藏庫使眉州防禦使

冊曰將相得人豈為容易仁主方興光顯在位全盛之時

太平之治

尹繼倫開封浚儀人父勳郢州防禦使嘗內舉其子可用太祖以極殿直權領虎捷指揮預平嶺表下金陵太宗即位收供奉官從征太原還遷洛苑使充北面緣邊都巡檢使端拱中契丹將于越謀知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芻糧數千乘趨威武城率精銳數萬邀之適繼倫領兵巡徼路與寇值越徑趨大軍不顧而去繼倫語其麾下曰寇蔑視我彼南出捷還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莫若卷甲御敵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為異域鬼乎眾皆憤激從命迺令軍中秣馬俟夜人將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關天未明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其相皮室眾驚潰于越方食失箸短兵中其臂刺甚乘善馬先遁寇兵隨之大潰相蹂踐死者無數餘黨悉引去契丹自是不敢窺邊以繼倫而黑平居相戒必曰當避黑面大王錄功領長州刺史仍兼巡檢淳化初著作郎孫崇諫自契丹逃歸太宗詢以邊事言徐河之戰契丹奪氣每聞繼倫名倉皇不知所措於是再遷尚食使加領長州訓練以勵邊將五年歷河西兵馬都監深州駐泊部署會五道分計李繼遷時大將李繼隆由靈瓊路逗撓不進上怒急召繼倫授靈慶兵馬副都部署賜上尊遣之時已被病強起受詔即日乘驛至慶州卒年五十計聞嗟悼贈明加等道中使護喪歸葬

遠軍就如京使咸平二年契丹母督戰延昭時在遂城城小無備契丹攻之急長圍數日眾心危懼延昭悉集丁壯登陴賦器甲護守會大寒汲水灌城旦悉成堅冰滑不可上遂潰去獲其鎧仗甚眾以功拜莫州刺史真宗駐大名召赴行在訪以邊要帝悅指示諸王曰其父忠節為前朝名將今治兵護塞有父風深可嘉尚厚賜遣還是冬契丹南侵延昭伏銳兵於羊山西自北掩擊且戰且退及西山伏發敵眾大敗獲其將函首以獻進本州團練使與楊嗣並命帝謂宰相曰二人並出疎外以忠勇自效朝中忌之者眾朕力為庇以及於此五年契丹侵保州延昭與副提兵援之未成列為契丹所襲軍士多喪失命李繼宣王汀代還有司請治其罪帝曰嗣並素以勇聞將收後效即宥之望都之戰李繼宣坐息邇削秩復以延昭為都巡檢使條上防秋利害又徙寧邊軍部署景德元年詔益延昭兵滿萬人如契丹入則屯靜安軍之東令莫州石普屯馬村西以護屯田犄角追襲延昭乃率兵抵邊境破古城俘敵甚眾及請和真宗御筆錄邊州守臣以示宰相命知保州兼緣邊都巡檢使追敘守禦之勞進本州防禦使俄徙高陽關副都部署祥符七年卒年五十七帝嗟悼遣中使護觀河朔之人皆望慟而泣錄三子官常從門客亦試藝甄敘之延昭智勇善戰所得休賜悉以犒軍未嘗問家事出入騎從如小校號令嚴明與士卒同甘苦遇敵必身先行陣克捷推功於下故人樂為之用在邊防二十餘年敵人憚之目為楊六郎契丹頓澶州日延昭上言契丹去北地千里所掠威在馬上人馬俱乏雖眾易敗願飭諸軍扼其要路則眾可盡殲即幽易可襲而取時雖不能用論者壯之素不

達吏事晚年軍中謀詐常遣小校周正治之頗為所罔帝知之
斥正還營而戒延昭焉 孫文廣字仲容初為班行討賊張海
有功授殿直范仲淹宜撫陝西與語奇之置麾下從狄青南征
為廣西鈐轄歷知德順軍宜邕二州累遷左藏庫使帶御器械
治平中英宗議宿衛將言文廣名將後且有功命為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連領成州團練興州防禦使充秦鳳副都總管韓
琦使築軍築城為夏人必爭之地文廣聲言城噴珠萃衆急
趨軍築比暮至其所部分已定遲明敵騎大至知不可犯而去
遺書曰將自因主以數萬精騎逐汝文廣復遣將追襲斬獲甚
衆由是奔氣詔書褒諭賜襲衣帶馬轉知涇州鎮戎軍定州路
副都總管遷步軍都虞候遊人爭代州地界又獻陣圖并取幽
燕策未報而卒贈同州觀察使

張進曲阜人拳勇善射挽強及石餘應募隸曹州鎮兵太祖親

選勇士奇其才力以補控鶴官積勞至御龍弩直都虞候領恩
州刺史至道中兼御前忠佐步軍都軍頭太宗嘗幸內廐進執
鉞前導見其體質魁岸迥出儕輩熟視異之擢為天武右廂都
指揮使歷神龍捧日四廂領賀州團練使咸平初遷昭州防禦
使京城左右廂巡檢使北征管勾大陣及先鋒策應三年權殿
前都虞候遷侍衛步軍鎮州副都部署徙天雄軍會河決鄆州
王陵口發數州丁男塞之命進董其役凡月餘畢詔褒之移并
代副都部署李繼遷寇麟州守將間道乞師太原諸將以無詔
旨猶豫未決進獨抗議發兵赴援既至而圍解手詔褒美契丹
侵中山命率廣銳二萬騎由土門會兵鎮定未至而敵退復歸
晉陽景德元年卒遣中使護喪還京官給葬事子元晉至內殿

崇班閩門祇候元素為三班借職

周仁美深州人開寶中應募隸貝州驍捷軍關南李漢超選備
給使屢捕獲契丹謀者從漢超戰于西嘉山身中重創補隊長
上功隸殿前班賜衣帶鞍馬什物奴婢器械王繼恩引入過祇
候庫太祖問其力能負錢幾許對曰可勝七八萬上曰可惜歷
死止命負四萬五千因以賜之稍遷右班都知御前忠佐馬軍
副都軍頭成環州時牛耶泥族累歲為寇仁美與陳德玄宋思
恭往擊之斬首三千級獲牛羊三百餘發戎族困窘以餉師又
與思恭討募窟泉岌拖族格鬪斬八十餘級至道初牛泥族復
叛仁美語石昌鎮主和文顯曰此賊不除邊患未弭因厚設殺
酒名酋長二十八人縛送州獄自是諸族畏命為先鋒部芻
糧之清遠軍至岐子平與敵遇擊走之明日大戰于蒲洛河自

私簡錄 卷一百十八 七 功臣宋五

已至戍數十合身中八創進壁乾河馬紹忠白守榮敗走田紹
斌退止蒲洛獨仁美所部不滿三千直護芻糧抵軍紹斌表上
其功先是諸蕃貢馬京師每為繼遷邀擊仁美領騎士為援賊
不敢犯補澶州龍衛軍都虞候選領軍中伉健者千人屢入敵
境有功還日召見自陳筋力未衰願隨諸軍殿廷從射上許之
既而前奏曰臣老於戎門前後征行體被三十餘創未嘗入觀
今日得對至尊千載之幸儻獲備員宿衛立殿庭下一日足矣
傳潛亦稱其武幹留補馬步軍副都軍頭潛屯北面常以自隨
契丹攻蒲陰遣仁美領萬騎解其圍又從王超屯鎮定儀渭累
遷龍衛軍都指揮使領順州刺史時有亡命卒聚盜剽略為患
超委以招捕仁美選勇敢卒詐為亡命趨賊所得其要領即自
往諭以禍福悉降之凡得二百餘人以隸軍籍景德中徙屯陳

州入掌軍頭引見司祥符元年從駕太山命檢視山下諸壇牲
牢祭饌明年出為磁州團練使知衛州改滄州高陽關部署歷
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獎州防禦使改瑞州權京內
新城都巡檢始立賞格巡兵捕盜不獲有罰獲者賞之詔從其
請天禧三年卒

葛翁真定人姿表果毅善擊刺騎射始事太宗藩邸踐阼補殿
前指揮使遷本班都知散員都虞候雍熙中為驍騎都指揮使
領檀州刺史戍定州嘗遇敵唐河與戰敗走之斬獲甚衆俄召
為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端拱初出為博州團練使歷潞代
二州部署淳化元年擢殿前都虞候為高陽關都部署凡七戰
召還授保順軍節度出為鎮州都部署徙天雄軍咸平三年車
駕勞師大名適康保裔戰沒即以翁為貝冀高陽關前軍行營

弘簡錄

卷一百十八

人

功臣錄五

都部署未幾改邠寧涇原環慶三路遷侍衛馬軍都指揮領感
德軍節度使景德元年親征授西面邢洺路都部署又副李繼
隆為駕前東面排陣使明年召還以功特加封邑上言朝廷居
明德心喪尚過音樂請停迎授之制詔可尋以年老罷軍職授
昭德軍節度使徙知耀州卒年七十五贈太尉子懷信如京副
使懷煦內殿承制懷正博州團練使知滄州懷敏以蔭授西頭
供奉官閤門祇候同提點益州路刑獄襄鄆都巡檢知隰莫保
三州累遷東染院使康州刺史知雄州就遷西上閤門使上平
燕策會歲旱塘水涸慮契丹使至測知深廣乃擁界河水注之
俄領萊州團練使濁流砦叛殺官吏遁去懷敏發兵掩襲盡誅
其黨在雄州五年徙滄州懷敏為王德用妹婿德用貶亦降知
滄州陝西用兵起為涇原馬步軍副總管兼涇原秦鳳經略安

撫副使入對賜以曹瑋所被介旨令制置鄧延瓌慶兩路存廢
砦柵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眉州防禦使知涇原鄜
延路副都總管進殿前都虞候知延州范仲淹言其得備不知
兵復徙涇原慶曆二年元昊寇鎮戎軍懷敏出瓦亭砦督都監
許思純劉賀天聖主張貴及緣邊都巡檢向進劉湛趙瑜等
禦敵軍次安邊砦給芻秣未絕懷敏輒離軍夜至開遠堡北一
里而舍既又引騎百餘以前承受趙正言敵近不可輕進乃止
日暮趨養馬城與知鎮戎軍曹英及原都監李和上保王
文鎮戎都監李岳西路都巡檢趙瑜等會兵聞元昊徙軍新壕
外懷敏議質明襲之乃命諸將分四路趨定州砦劉湛向進出
西水口涇原路都監趙瑜出蓮華堡曹英李和出劉璠堡懷
敏出定西堡知和與英督軍夜發翌日湛進行次趙福堡遇敵
戰不勝保向家峽懷敏使琦英弁鎮戎西路巡檢李良臣孟淵
援之俄報敵已拔柵踰邊壕懷敏入保定川砦敵毀板橋斷其
歸路別為二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絕定川水泉上流以餓
渴其衆劉賀率蕃兵闚于河西不勝餘衆潰去懷敏為中軍屯
塞門東偏英等即東北隅敵自福江三葉變會出四面襲之先
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英軍會黑風起東北部伍相失陣遂
擾士卒攀城堞爭入英面被流矢什壕中懷敏兵見之亦奔駭
懷敏為衆蹂躪幾死輿致龔城良久乃蘇復選士據門橋揮手
刃以拒入城者趙琦等騎軍四合敵稍卻然大軍無鬪志琦馳
入勸懷敏還軍中是夕敵聚火圍城四隅臨西北呼曰爾得非
總管應點陣圖者耶乃入我圍中復何往夜四鼓懷敏召諸將
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陣走鎮戎軍雞鳴諭親軍左右及在後

弘簡錄

卷一百十八

九

功臣錄五

者皆無得動。平明從吾往安西堡。以英珣為先鋒。賀思純左右翼。知和為殿。聽中軍鼓乃得行。至卯鼓未作。懷敏先上馬。周摩者再將徑去。有執轡者勸不可。不得已而還。使叅謀郭京等取芻城中未至。懷敏復上馬叱執轡者使去不聽。拔劍且擊之。士遂散。懷敏驅馬東南馳二百里。至長城壕。路已斷。敵周圍之。遂與諸將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馬六百匹為敵所斷。于宗晟與趙正郭京承受王昭明還保定川。皆得存時。韓質郝從政胡息以兵六千保蓮華。坐劉湛向進兵一千保向家峽。皆不赴援。於是敵長驅抵涇州。深入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而去。秦至帝嗟悼久之。贈懷敏太尉鎮戎軍節度使諡忠隱。同時戰沒諸將及涇原巡檢楊遵龍等官落從政瑜。職懷敏唐弒指使霍達皆贈官有差。復降湛進等官落從政瑜。職懷敏

私備錄

卷一百十八

功臣錄五

通時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才薦及用為將而輕率昧於應變遂至覆軍于宗晟宗壽宗禮宗師皆選官
劉平字士衡祥符人父漢凝從太宗征河東岢嵐憲州累遷崇儀使平性剛直幼任俠善弓馬讀書略記及第補無錫尉擊賊有功擢大理評事知鄆陵縣徙南充檄權攝瀘州蠻人寇清井監平率土丁三千擊走之遷寺丞祠汾陰還路由安州遇賊十數發矢斃其三餘駭散寇準薦為殿中丞知瀘州蠻人寇前敗不敢擾邊召拜監察御史久之除三司鹽鐵判官河北安撫真宗知其才改殿中侍御史山為陝西轉運使與副使論事不合徙知襄州仁宗立遷侍御史以數論事為丁謂所忘言於太后曰平將家子素知兵若使將西北可以制敵特改衣庫使知汾州熟戶名珠磨糜族數反覆平潛兵殺數千人以功領賓州刺

史郎延兵馬鈐轄從涇原路兼知渭州徙汝州真拜信州刺史知雄州遷忻州團練使知成德軍景祐元年拜龍神四廂都指揮永州防禦使知定州徙環慶副都總管又進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知涇州徙滄州改高陽關副都總管寶元元年為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會元昊反遷邕州觀察使郎延路副總管兼環慶同安撫使兼管勾涇原路兵馬進步軍副都指揮使領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獻攻守之策略曰五代之末中國多事惟制西戎為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為衆所伏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唐宋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奉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還本鎮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誤以朔方李彝興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徙內地自此靈夏仰中國戍守千里運糧兵民並困其後靈武失守趙德明懼王師問罪願為藩臣於時若止棄靈夏綏銀與之限山為界則無今日之患矣而以靈夏兩州及山界蕃漢戶并授德明故蕃甲治兵漸窺邊隙西邊所以不能弛備也今元昊嗣國政刑慘酷衆叛親離復與唃廝囉構怨此乃天亡之時若乘此用郎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之兵分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精兵可得二十萬三倍元昊之衆轉糧二百里不出一月可收山界拱宥等州招集土豪縻之以職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又以土人補將校使勇者貪於祿富者安於家不替月而人心自定及遣使諭唃廝囉授以靈武節度使撓河外族帳以寤元昊復出麟府石州蕃漢步騎獵取河西部族招其酋帥離其部衆然後以大軍繼之元昊將鼠竄不暇何能

私備錄

卷一百十八

功臣錄五

招其酋帥離其部衆然後以大軍繼之元昊將鼠竄不暇何能

為哉。朝廷若貸元昊罪，更示含容，不惟宿兵轉多，經費尤甚。萬
一元昊潛結契丹，互為犄角，則我一身二疾，不可並治。如何滅
兵以應河北，請名邊臣與二府定守禦長策，疏奏未報。會元昊
攻保安軍，時平屯慶州，范雍召與石元孫合軍趨土門，既又聞
元昊破金明圍延州，雍復召合兵救之。平素輕敵，督騎兵晝夜
倍道行，至萬安鎮，平先發步軍繼進。夜至三州口，四十里止營。
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雍又召鄜延路駐泊都監黃德和碎金
谷巡檢方俛攻郭遵，各將所部為外援。詰旦，平與元孫德和政
遵所將兵悉至，凡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與敵遇。會大雪，兩
軍皆為假月陣相嚮，有頃敵兵涉水為橫陣，郭遵及忠佐王信
薄之，不能入。官軍並進，殺敵數百人，乃退。敵復蔽盾為陣，官軍復
擊卻之，奪盾殺獲及溺水死者幾千人。平左耳右頸中流矢，日
私簡錄 卷一百十八 主 功臣宋五

多言尚在興州，生一子元孫歸，乃知沒于興州。弟兼濟字實
臣，以蔭補三班奉職，善騎射，讀兵書，知大旨。為襄州兵馬監押，
漢江暴漲，解衣涉水，率眾捍城。州賴以完，擢開門祇候，雄霸州
界。河巡檢從晉終澤，游都巡檢使，歲饑，太行多盜，禽二百餘人。
以左侍禁鄜延路兵馬都監，權知保安軍，歷同提點陝西河東
刑獄，徙知龍竿城。夏人寇邊，眾號數萬，兼濟將兵千餘，轉戰黑
松林，敗之。會平賊沒特授內殿崇班，知原州，入辭，仁宗慰勉曰：
國憂未弭，家仇未報，不可不力。屬戶名珠族，叛兼濟，穆為不知
以疑其意，既而叛者自潰，追襲之，殺其酋長，收餘眾以歸。又被
斬，斷髮若元昊稱藩，徙葭梓路鈐轄，復知鎮戎，廣信二軍御下
嚴急，士心多怨。轉運使以為言，乃改涇原路鈐轄，歷寧州原莫
雄忻凡六州。累遷文思使，惠州刺史，河北緣邊安撫副使，西上
私簡錄 卷一百十八 主 功臣宋五

用鐵杵槍稍共九十斤併與其衣冠葬之河南 弟達字神通以兄死事錄為三班奉職隸陝西范仲淹麾下勉以開學延安清剛社募兵誤殺熟羌將達請宥之活壯士十二人方議取靈武達謂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其利未幾任福果敗陳執中安撫京東奏為駐泊將諭當今名將其推葛懷敏達言懷敏喜功微幸徒勇無謀他日必敗朝廷事役泉覆師人咸服其先見以為真知兵尋遷真定兵馬監押保州卒待其臻叛田况遣往招之以嘗與同事仲淹乃馳至城下示以舊所佩紫蓋臻識之即與其黨韋貴史克順迎達申諭禍福開城出降論功加開門祇候環慶兵馬都監母憂解任喪除為涇原都監轉通事舍人徙河北緣邊安撫副吳奎使契丹還坐不應黜為汾州都監河東龐籍押權忻州契丹來求天池廟地達訪得故牘私簡錄 卷一百十八 功臣宋五證為王土檄報之契丹愧服彭仕義我加帶御器械為路鈐轄兼知澧州得蠻親信為鄉導盡平諸隘遂被其所居桃花州仕義棄城走衆悉降遷禮賓使徙南路鈐轄知邵州武岡蠻反復討平之遷容州觀察使掌仁宗山陵宿衛遷殿前都虞候出為涇原路副都部署治平二年以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領陝西宣撫使判渭州討平蕃部党令征等神宗遷靜難軍留後名還改宣徽南院使判邠州徙鎮鄜延楊定被殺劾議焚棄綏州達言夏人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見弱已甚既而許以塞門安遠二砦來易遠度此商於六百里之策非先交二砦不可遣其屬趙禹薛昌朝與議果如所料又言以亡命景詢易名山夫詢庸人於事何所輕重恐還名山自是蕃酋無復向化者矣敵又景死囚給我為殺楊定者報以必執李崇貴總道喜來夏人

執獻之加檢校太尉雄武軍留後俄而韓絳主種諤計圖橫山遂不肯出兵奏為沮撓名還明年慶州亂山刊永興徙秦州王韶開熙河按其不法遣蔡確鞠之坐達誣罔落宣徽知潞州徙太原交趾李乾德陷邕管名為安南行營經略招討兼荆湖廣南宣撫使總九將軍兵共三十萬遣鈐轄和玘等督水軍渡海自廣東入諸軍自廣南入遂敗交趾於富良江獲偽太子拱真乾德亦表請降然暑涉瘴地死者過半移疾坐貶左衛將軍屏處十年哲宗立復起知潞州進廣州觀察使知河中辭歸洛提舉崇福宮卒贈雄武軍節度使為人慷慨喜兵法神宗嘗訪入陣遺法對曰兵無常形是特奇正相生之一法爾因為帝論其詳使教延安兵久不就遷擇諸校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入教一陣不久而成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私簡錄 卷一百十八 功臣宋五問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遇戰陣先招懷後戰關愛惜士卒不妄誅戮其殺賊婦女老弱者皆不賞李復圭治慶州敗將斬李信劉甫又欲罪鄜延都巡檢白玉因見達託以後事且泣言不得終養達哀之申救甚力得免已而王大捷于新砦神宗獎達白玉能以功補過卿之力也雖坐征南久廢猶隱然為一時宿將云

盧政太原文水人為神衛都軍頭從劉平與夏人戰延州寇薄私簡錄 卷一百十八 功臣宋五南關兵不得成列政引數騎挑戰賊發伏弩二百射却之日政說平曰今處山間又遇汗澤宜速退保後山須明決關不然彼夜出乘高感我何以禦之平不聽遂敗政脫身歸及黃德和誣平降賊仁宗問狀政自陳失主將當死平質被執非降也帝義其言赦之以為供奉官德州兵馬監押討貝州率身

敢數百人飛環結環而登守者莫能充大軍乘之以入遷內殿
承制南征儼智高有功歷泰鳳高陽關都鈐轄治平熙寧中為
捧日天武四府都指揮使三衛都虞候涇原定并代四路副都
總管累轉邠州團練昌州防禦黔州觀察使拜武泰軍節度使
時年七十三氣貌不衰侍立殿下雖久無惰容能上馬踴躍觀
者壯之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任福字祐之河東人徙開封咸平中補衛士由殿前諸班累擢
遷都刺史元昊反除莫州刺史嵐石關州緣邊都巡檢使移知
隴州擢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受詔增陝西城壘器械四十日
畢備領忻州團練使鄜延副總管管勾延州東路蕃部事尋知
慶州兼環慶副總管聽便宜從事夏人寇保安鎮戎軍福與子
懷亮姪塔成為聲言巡邊名諸將率制敵勢行至柔遠營夜部

弘簡錄

卷一百十八

去

功臣宋五

分諸將攻白豹城漏未盡抵城下四面合擊平明破之縱兵大
掠焚巢穴獲牛馬橐駝七千有餘委聚方四十里平骨咩等四
十一族以功拜龍神衛四府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侍衛馬軍
都虞候康定二年初議發涇原鄜延兩路兵西討詔福詣涇原
會安撫韓琦計事問元昊謀寇涇州琦募敢勇得萬八千人使
福將之以取傅叅軍事柔悍為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
從福節制琦戒福等併兵自懷遠城趨得勝砦至羊牧隆城山
敵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糧便度勢未可戰則據險設伏
待其歸邀擊之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城掠龍川遇鎮戎西路
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夏人棄馬羊橐
駝伴北憚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謀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
與悍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籠落川隔山五里約翌日會兵川

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已三日追奔至龍竿城北遇夏
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諸將方知墮敵
計勢不可留遂前格鬪悍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
之自辰至午陣動衆傳山欲據勝地俄伏發自山背下擊士卒
多墜崖壘相覆壓小枝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
死報國爾復力戰身被十餘矢揮四刃鉞簡挺身決鬪營中左
頰絕其喉而死悍肅津先戰死英珪傅鼎皆死內殿崇班柴贊
供奉官王慶侍禁李禹亨劉鈞渭州駐泊都監趙津亦戰
死及軍校數十士六十餘悉無存者惟朱觀以兵千餘保民垣
得全方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既又
分出趨利故至於敗奏至帝震悼特贈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
賜第一區月給其家錢三萬粟麥四十斛追封母隴西郡太夫

弘簡錄

卷一百十八

去

功臣宋五

人妻琅那郡夫人子懷亮亦死錄少子及從子凡六人
王珪開封人少拳勇善騎射能用鐵杵鐵鞭年十九隸親從官
累殿前第一班押班擢禮賓副使涇州駐泊都監康定初元昊
寇鎮戎軍珪將援兵三千為先鋒自瓦亭至師子堡敵圍之數
重珪奮擊披靡多獲首級至鎮戎叩城請益兵不獲惟絕糗糧
予之師既飽因語其下曰兵法以寡擊衆必在暮我兵少乘其
暮擊之可以得志復馳入奮擊遇敵驍將持白幟挺槍直珪背
嘗曰誰敢與吾敵者槍傷珪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腦繼又一
將以槍逼珪珪挾其槍奮鞭擊殺之一軍大驚遂引去珪亦以
馬中箭而還仁宗特遣使撫諭之以所奪二槍植山上然以其
下死傷亦多止賜名馬二匹黃金三十兩襲創絹百匹下詔暴
其功以厲諸將是歲改涇原路都監明年命監本路行營兵勒

金字處置牌賜之得專誅殺尋至黑山焚敵族帳獲首級馬駝甚衆會敵大入從任福連戰三日諸將皆敗福陷岡中望見麾幟猶在珪欲援出之軍校有顧望不進者斬以徇乃自羊牧隆城引兵四千陣于福軍之西渭州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堅不可破東望再拜曰非臣負國力盡不支獨有死報爾乃復入戰殺數十百人獲鐵搥曲手掌盡裂奮擊自若馬中鏃凡三易猶馳擊數十人矢中目乃還夜中卒贈金州觀察使追封妻安康郡君錄子光祖光世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至東上閣門使光嗣左侍禁珪自少通陰陽數術之學始出戰謂家人曰我前後大小二十餘戰殺敵多矣今恐不得還我死可速去此無為敵所仇也及敵攻瓦亭購甚急果如所料後邊人即所植二槍處為立祠

私簡錄 卷一百十八 功臣宋五

武英字漢傑太原人父密隨劉繼元歸朝仕至侍禁鎮定同巡檢望都戰歿贈西京左坊使錄英三班借職以右班殿直為忻代同巡檢會州將出獵敵乘間引百餘騎來寇英領衆左右馳射悉禽獲之以功轉左班殿直監雄州榷場改右侍禁閣門祇候為環州都巡檢使徙洪德砦主又徙慶州柔遠砦元昊寇延州英主兵攻後橋以分敵勢擢內殿承制又破黨平族改環慶路駐泊都監從任福破白豹城遷禮賓副使尋兼涇原行營都監與福合戰張家堡諸將皆趨利英度前必有伏語衆不聽伏果發福等既敗英猶力戰自辰至申矢盡傷重遂遇害贈邢州觀察使錄子永符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永孚西頭供奉官永昌左侍禁姪永保左班殿直永錫三班奉職桑暉雍丘人有謀略多力善用劔及鐵簡狀貌不逾中人與人

接恂恂若不出口卒遇之不知其勇且健也兄健登進士有名擇再舉不中嘗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粟見百姓走避水遂以舟載之歲饑聚人共食其粟粟盡而止後徙居汝潁開耕龍城廢田以自給諸縣多盜自請補耆長得往來察姦因召里中惡少戒曰盜不可為吾不汝容也盜為之斂嘗之郊城遇捕盜尉招擇飲酒與俱行尉怯至賊所陽為不知擇謂賊在此欲何之因下馬格殺數人盡縛以還轉運使奏補郟城尉移澠池有宿盜王伯尤為民害保青灰山擇挺身入招出至山口巡檢伏兵邀之擇即與伯與巡檢使自為功朝廷知之為黜巡檢遷擇右班殿直明道末京西旱蝗有劇盜二十三人密院召擇授以賊名令往捕至則閉柵示以怯戒軍吏不得輒出擇與數卒夜變為盜服縱跡所嘗行處皆得其實明日部分軍士盡擒之

私簡錄 卷一百十八 功臣宋五

無一脫者會宜州蠻叛遣擇往捕以功授閣門祇候寶元初遷西頭供奉官廣西駐泊都監元昊反叅政宋庠薦其勇略遷內殿崇班鄜延路兵馬都監踰月徙涇原路屯鎮戎軍與任福戰死贈解州防禦使錄子湜皇城使耿傅字公弼河南人祖昭化蜀州司戶叅軍盜據城欲脅以降不屈至斷手足大罵而死傅少喜俠尚氣初蔭三班奉職換伊陽尉歷明州司理叅軍遷將作監丞知永寧縣河南守宋綬薦其材遷通判儀州徙慶州督二道糧饋遂參任福行營軍事常作書遺任福戒以持重遇敵姚家川諸將失利武英勸傅曰君文吏無軍責奈何俱死傅不答朱觀亦謂當少避賊鋒傅益慷慨直前指敵自若被數劒乃死後韓琦得其書於隨軍孔目官彭忠奏上之詔贈右諫議大夫官其子瑗太常太祝瑒奉禮郎

璋將作監簿珪試校書郎琬同學究出身

王仲寶字器之高密人初為刑部吏補章丘尉以捕盜功判官
鞠仲謀薦名對改右班殿直為鎮定保深永寧天雄六州軍巡
檢又擒磁州賊權閻門祗候捕獲登州海賊還提舉河北捉賊
知信安軍悉招西山盜百餘出隸軍籍奏以自隨徙澤潞晉絳
磁賊威勝軍巡檢使至官入日獲太行宿賊八十人累賜金帛
緡錢使契丹還遷內殿承制天聖初改供備庫副使知鎮戎軍
破康奴族獲首領百五十羊馬七千詔獎其功還巡護惠民河
堤岸遷麟府路兵馬鈐轄兼知麟州會蕃族內寇徙涇原路鈐
轄復知鎮戎以西京左藏庫使領惠州刺史歷知原環利三州
徙并代鈐轄改西上閣門使建言緣邊博羅屬羌苦之數逃去
請寬其法使得復業以捍邊境元昊寇延州仲寶將兵至賀蘭

小簡錄

卷一百一十八

手

功臣宋五

谷以分敵勢敗蕃將羅逋于長雞嶺累四方館使濮州團練涇
原路總管兼安撫副使管勾秦鳳路軍馬與夏兵戰六盤山俘
敵數百人值任福敗好水川別將朱觀被圍于姚家堡仲寶以
兵拔之出圍乘以從馬時諸將皆沒獨仲寶與觀以兵千餘保
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乃得還徙環慶路副都總管知慶
州未幾兼本路經略安撫招討副使破金湯城詔獎諭徙涇州
副總管范仲淹奏留以磁州防禦使知代州除左屯衛大將軍
致仕卒

景泰字周卿普州安岳人登進士起家軍事推官累屯田員外
郎通判慶州元昊反上邊臣要略二十卷改都官郎中知成州
奏平戎策十五篇有薦其知兵者召對稱旨換左藏庫使知寧
州任福敗徙原州元昊衆十萬分二道攻渭州一出劉璠堡一

出彭陽城葛懷敏敗沒敵騎逾平涼至潘原泰率兵五千從間

道赴潘原先鋒張廻迴不進泰斬以徇遇敵彭陽西裨將夏
侯觀欲退守彭陽泰弗許依山而陣未成列敵騎來犯泰陰遣
三百騎分左右翼張旗幟為疑兵敵佯遁去將校請進擊泰止
之遣騎搜山果得伏兵與戰斬首千餘級以功遷西上閣門使
知鎮戎軍兼兵馬鈐轄久之領忠州刺史徙秦鳳路馬步軍總
管卒 子思忠字進之以蔭補官累遷西京左藏庫使為遂州
駐泊都監考人寇滑州鈐轄張承祐出兵禦之思忠部卒五百
為前鋒夸乘險游官軍戰不利死者十之六左右勸引避思忠
不聽奮劒疾戰而死走馬張宗望為言詔察訪使熊本核實神
宗憫之官思忠及同死者之子七人餘皆賜復其家 弟思立
亦以蔭主渭州治平砦羅兀用兵韓絳使攝保安軍王韶入朝

小簡錄

卷一百一十八

手

功臣宋五

以知河州事青宜結鬼章遣以背詞不遜思立怒帥兵六千攻
之于踏白城鈐轄韓存寶將藥交止之不聽自將中軍使
存寶及魏奇為先鋒王存將左買瑒將右鬼章率衆二萬分三
砦以抗官軍戰數十合從山下圍中軍別將王寧李元凱沒于
陣思立存寶潰圍出諸將多傷會日暮兵疲欲移屯東岡以自
固時魏奇創重思立獨徙其軍奇方遣行殿後兵亂前入望見
皆潰思立且鬪且退曰我適以百騎走羌數千人今敗矣無助
我者當自剄以謝朝廷衆止之少頃再戰遂死兄弟繼沒王事
人皆憐之

王信字公亮太原人家故饒財少勇悍祥符中使者薦名閭
武藝遷御前忠佐軍領河中府同幹那延丹坊州慶成軍管界
捉賊又遷龍衛都虞候兼那延巡檢劉平石元孫戰歿信以所

部兵薄賊斬首數千級遷捧日都虞候改西京作坊使知鎮戎軍徒保安軍兼鄜延路兵馬都監始至敵衆數萬夜薄城軍吏氣懾信領勁兵三千出南門與戰失其前鋒因按軍不動遲明整軍潛上東山乘勢而下擊走之多獲首級馬牛遷鈴轄兼經略安撫使招討都監領貴州刺史葛懷敏敗信出兵拒敵俘斬甚衆進保州刺史就遷馬步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徙高陽關路王則反明鑄奏為都總管城破執則而還餘黨自焚死拜威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名為中軍副都指揮使未至卒贈武密軍節度兼侍中

郭恩開封人初謀諸班出為左侍禁閤門祇候歷延州西路都巡檢環州肅遠砦主累遷內殿承制秦鳳路兵馬都監開古渭州路恩為前鋒斬首九百餘級擢崇儀副使會掌烏族叛率兵攻討斬首八十五級遷六宅副使進崇儀使為秦隴路兵馬鈐轄徙并代州鈐轄管勾麟府軍馬夏人歲侵屈野河西地至耕獲時輒屯兵以誘官軍自正月至三月然後去時司馬光通判并州與知麟州武戡通判夏倚議曰乘敵去可增築二堡以據其地廢橫戎臨砦二堡徹樓櫓徙甲兵以實新堡列烽燧以通警急有急則州及橫陽堡出兵救之敵盛則入堡以避如是則堡外必不敢耕種州西五六十里之內可晏然無事經略使龐籍如其議嘉祐二年遣恩與武戡走馬承受公事內侍黃道元

以巡邊為名往按視之夜率步騎六千四百餘循屈野河北而行夏人舉火臥牛峯戢指示恩曰敵知吾軍至矣道元怒曰此爾曹故沮我師耳強之行恩欲休兵須曉乃登山道元又詭之恩亦慍曰不過死爾乃行比明至忽里堆見敵數十人皆西走

相去數十步止不動俄而火起賊亦石翼南北交至堆東有壘其中有浮梁恩等東據梁口力戰自旦至食時敵自兩旁擊中攀緣而上四面合擊衆大潰恩道元及都監劉慶皆被執使臣死者五人軍士馘耳鼻得還者百餘人亡失器甲無算恩不肯降遂自殺事聞贈同州觀察使封妻京兆郡君錄子弟有差給舊俸三年歲坐棄軍除名編管江州

張岳字子雲府州府谷人以貴為牙將有膽略善騎射天聖中西夏觀察使阿遇背約安撫使遣岳詰問岳徑造帳中諭以逆順阿遇語屈留共食抽佩刀貫大轡以啗岳岳引吻就食無所憚阿遇復指其腹張鞞而發岳食不輟神色自若阿遇撫其背曰真男子也翌日與岳獵兔起馬前岳發矢連斃雙兔阿遇驚服遣岳馬橐駝悉歸所鹵州將補為來遠砦主手殺為首領奪其甲馬時年十八名勳一軍為都教練使元昊犯鄜延從折繼閔進兵破浪黃党兒兩族射殺數十人斬偽軍主敖保以功補下班殿侍三班差使時敵騎方熾中人促賜軍衣至麟州不得前管勾軍馬康德與道岳馳騎五十往護之至眉浪遇賊接戰流矢貫雙頰拔去鬪愈力奪馬十二匹而還賊攻府州急將登城衆驚曰城破矣岳乘陴大呼搏賊賊退城復完飛矢中岳右

自身被三創猶晝夜督守又帥死士開關護州人汲于河訖圍解城中水不乏以勞遷右班殿直麟府州道路巡檢護往來饋運遇賊數千於深柏堰分兵追擊斬首百餘奪兵械馬牛數百近郊民田比秋成未敢獲岳以計于張亢得步卒九百護之大敗賊於龍門川從諸將通麟州糧道破賊於柏子砦改左班殿直復護內侍宋承誠傳詔若下退賊岳松嶺以精騎挑賊矢中

臂。猶。躍。馬。左。右。馳。射。諸。將。乘。勝。而。進。賊。遂。潰。特。改。西。頭。供。奉。官。
遷。內。殿。崇。班。賊。破。豐。州。與。諸。將。一。日。數。戰。破。容。州。刺。史。耶。布。移。
守。貴。參。若。俘。獲。萬。計。遷。禮。賓。副。使。明。鎬。在。河。東。以。岢。嵐。軍。當。雲。
朔。路。奏。為。麟。府。路。駐。泊。都。監。兼。沿。邊。都。巡。檢。使。駐。岢。嵐。俄。坐。擅。
易。若。地。左。遷。絳。州。都。監。會。二。州。未。解。嚴。復。以。出。為。麟。府。都。監。屯。
安。豐。遷。洛。苑。使。嘗。從。數。騎。夜。入。羌。中。訶。機。事。既。還。羌。覺。追。之。臣。
輒。効。羌。語。隨。羌。疾。馳。數。里。乃。得。脫。以。數。中。流。矢。糾。發。臂。間。卒。

弘簡錄卷一百十八終

弘簡錄卷一百十八

南

弘簡錄卷一百十九

明刑部員外郎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功臣 宋三之六

秋青 孫節 附 張玉

賈達

郝質

竇舜卿

劉昌祚

燕達

楊燧

宋守約 子球

周美 孫永

种世衡 子古 諱道 孫中

姚兕 弟麟 子

劉舜卿

秋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初隸御馬直選為散直會討
趙元昊擇衛士從邊以青為延州指使行軍常為先鋒凡四年
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八破金湯城略宥州屠呢咩歲香毛奴
尚羅慶七家口等族所燔積聚收帳落生口前後無算又城橋
子谷築招安邊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嘗戰安遠遇禍
將屢敗寇復大至青方被創甚遽起馳赴之衆爭為用賊皆披
靡莫敢當經略判官尹洙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
人一見奇之待遇特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
匹夫勇爾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
以功累遷西上閣門副使秦州刺史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略招
討副使至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領惠州團練眉州防禦使
數戰有功元昊稱臣徙真定副都總管歷殿前都虞候保大安
遠二軍節度觀察留後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俄領彰化軍節度
使知延州權樞密副使皇祐中廣源州蠻僂智高反陷邕州嶺
外騷動楊略等師久無功又命孫沔余靖為安撫使討賊仁宗
猶以為憂青表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

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荆
 湖南北路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詔郝延環慶涇原路擇蕃落
 廣銳軍從赴廣南。置酒垂拱殿。遣行先是。蔣偕張忠皆輕敵死。
 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
 用等皆遁。軍聲大沮。青歎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也。時儂寇還
 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戒諸將毋妄與鬪。聽吾所為。
 晨會諸將。堂上掛聯。起弁名。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擊出軍
 門。斬之。沔靖相顧。貽聘諸將。股栗已乃頓甲。令軍中日休十日。
 覘者還以為兵未即進也。明日遠傳令整步騎。自將前軍。沔將
 次軍。靖殿後。馳一晝夜。絕崑崙關。奪賊險。而陣賊。悉眾出戰。
 氣銳甚。前鋒孫節中創而沒。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蕃騎兵。
 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生擒賊
 五百餘。獲其黨黃師必儂。建中智中及偽官屬死者百五十七
 人。智高夜燒城遁去。廷明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
 復俘脅老壯七千二百。咸慰遣之。梟師必儂等邕州城下。斂屍築
 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死。欲以上
 聞。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欺朝廷也。捷聞。上顧宰相
 曰。速議賞。緩則不足以勸矣。遷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凱還拜
 樞密使。賜第敦教坊。優進諸子官秩。始交趾願出兵助討。靖許
 以厚賞。青奏。貪得忘義。且假外兵以除內寇。非我利也。倘因
 啓亂。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至是。咸服其有遠略。在樞密四
 年。每出士卒。輒指目相矜。謂其家狗忽生角。數有光怪。言者請
 出之於外。以示保全。不報。嘉祐中。京師大水。移家相國寺。行止
 殿上。人情頗疑。適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每以盛滿

為戒。明年二月。疽發。詔卒。年五十。帝發哀。贈中書令。諡武襄。青
 事親孝。奉母。究國太夫人。侯氏備極榮養。尤喜推功。將佐始與
 孫河破賊謀略。一出於青。賊平。悉以經制餘事委河。若不經意
 者。河始歎其勇。既而服其量。自謂不如也。後尹洙貶死。青亦悉
 力。關其家。二子諱誅。數有戰功。並為閤門使。神宗考次。近世將
 帥。稱其名。勳華裔深沈。有智略。能以畏慎保全。終始慨然。思之
 命。取其畫像入禁中。御製祭文。遣使祀以中牢。孫節開封人。
 少隸軍籍。以才勇補右侍禁。與青同在延州。數攻破敵。皆有功。
 累遷西京左藏庫副使。及青討智高。隸麾下。為前鋒。戰歿。特贈
 忠武軍節度使。留後。封妻仁壽郡君。官其子二人。從子三人。給諸
 司副使。奉終其喪。蔣偕字齊賢。華州鄭縣人。幼貧。立志父病
 到股。以療登進士。補韶州司理參軍。遷秘書郎。為大理寺詳斷
 官。密州豪王渾使奴殺一家四人。當論死。宰相陳堯佐欲寬渾
 偕。持之不從。陝西川兵數上。書論邊事。遷秘書丞。通判同州專
 理錢糧。逾年。改沿邊計置。青白鹽使。龐籍仲淹薦陞北作坊副
 使。環慶路兵馬都監。歷知汾涇原三州。屬戶數輩寇。鈔邊民。偕
 命斬之。盜為止。息遷作坊使。鈐轄名珠康奴諸族。數為偕潛兵
 進。勦斬首四百。擒酋豪。焚帳落。獲馬牛羊千計。所俘皆剗割。磔
 裂于庭。語笑自若。徙華州。兵馬鈐轄。湖南蠻唐和內寇。徙潭州。
 幹轄賊平。歷知忻冀恩三州。除宮院使。領韶州刺史。至團練使。
 廣南東西路鈐轄。馳傳至賀州。太平場戰。士未集。夜襲賊營。被
 殺。贈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張忠開封人。率府副率。致仕。餘
 慶之子。初隸龍騎。備征以殿。殺軍校。坐配鼎州。復招隸龍猛軍。
 以材武補三班借職。陝西總管司。指使數攻破堡砦。殺劇賊。張

海郭遼山從平恩州功第一累遷如京使資州刺史歷真定高陽關京東西路兵馬鈐轄就移廣東領英州團練使嘗語其下我十年前一健兒以戰功至此若曹勉之臨陣不介而馳手拉賊帥二人馬陷淖不能奮遂中標槍死封其父左監門大將軍賜第一區給半俸終身母河內郡夫人弟愿右班殿直閩門祇侯官其子永壽永吉永德及壻劉錚凡四人長女亦封靖河縣君

張玉字寶臣保定人以六班散直隸青麾下築青淵招安岩遇夏兵馳鐵騎挑戰玉獨身持鐵簡出關取其首及馬回軍中因號張鐵簡仁宗聞之以為本路同巡檢從征儂寇抵歸仁驛賊列三銳陳以逆官軍小卻玉率右廂突騎橫貫賊壘遂大潰擢為廣西鈐轄徙大名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為副都總管夏人攻大順城玉乘夜率兵三千擊之賊驚潰而去遷陵州團練昭州防禦使徙涇原熙寧中慶卒叛玉襲逐于石門斬二百人王韶開熙河轉宣州觀察使河北置二十七將以為第一終馬步軍都虞候贈建雄軍留後

賈遠藁城人少孤母嫁初隸拱聖軍卒至殿前班換西染院副使從狄青征智高為右軍先鋒戰於歸仁驛青誓衆不待令而舉者斬遠念兵法先據高者勝左將已戰死吾兵無沮易敗苟復待命賊乘勝先登吾事去矣即引軍趨山既定賊至遠磨衆馳下仗劍大呼斷賊為二首尾不相救遂潰既戰遠詣青請罪青拊其背勞之使入邕州城拈公私遺墜固辭時將校多竊金寶獨遠無所犯遷院使領嘉州刺史奉母歸養尋轉秦鳳路鈐轄辭以母老不許賜母冠帔泰山多巨木遠引兵往來斬伐羌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九

功臣宋六

人馳至盡地立表約決勝負遠引弓連三中的羌下馬拜伏徙并代路專主管麟府軍馬熟戶散處邊關苦於寇略遠差度遠近聚為二十七堡次第相望自是害息肅鐵為的激種豪使射久皆成勁兵一夕火發左右白寇至遠臥不應徐問之果邊人燭遺物也復徙秦鳳去始十日代者郭恩敗追議其能連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馬步殿前都虞候歷涇原高陽關麟延路副總管領利州觀察使入累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都城西南水暴溢注安上門英宗遣遠督護丞囊土塞門乃止議者欲穴隄以泄勢遠請觀水所行諭居民徙高處然後決之久之復出總都延兵延州夾河舊有兩城因元昊據險幾不能守遠請築保障於伏龍山九州臺之間與城相望人以為便轉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奏種諤欲妄興邊事自以為功所降綏州人千二百戶目為萬三千不可不察元豐初拜建武軍節度終殿前都指揮使年六十九贈侍中諡武恪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九

功臣宋六

郝質字景純介休人少從軍挽強第一充殿前行門換供奉官為府州駐泊都監主管麟府軍馬與田肅將兵護軍須魏麟州道逢夏騎數千寇鈔質先驅力戰獲人馬數百又出行邊至柏谷遇敵整道以阻官軍與肅禦之於寒嶺下轉鬪逐北遂修復寧遠諸柵以扼賊衝前後有功宣撫杜衍安撫明鎬條上其狀迺遷內殿承制并代路都監賈昌朝又薦為路鈐轄使討貝州賊文彥博遣小校苗于守河上亭質轉使于往他營度戰具于去亭為賊焚彥博怒將斬于質固請願代于死彥博壯其義兩釋之自此益知名賊平遷六宅使歷高陽關定州并代鈐轄駐泊副都部署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軍殿前都虞候領

賀州刺史英州團練眉州防禦使奉詔城豐州進歷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宿州觀察使自為官不上閭閻從微至貴遷皆以功英宗進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安德軍節度使入授殿前副指揮使神宗易節慶武軍為都指揮使元豐元年卒帝親臨其喪贈侍中諡武莊為人自奉簡儉食不重肉篤于信義御軍有紀律犯者不貸而享稿豐渥公錢不足出已俸助之屢後不振而死為表揭前功官其一孫在并州與朝士董熙善約為婚熙熙死家貧無依質竟以女歸董氏

曾舜卿字希元安陽人父為客省使善射得其家法蔭授三班奉職監平鄉酒稅有僧欲傳以化金之術謝曰吾祿足養親不願學也辟府州兵馬監押夏人犯邊事急舉烽求援於大將王凱凱不應舜卿提州兵出戰勝之明日經略使問狀凱懼要以

同出為報舜卿驩然許之不自為功移青淄路都監海盜執博

昌鎮官吏肆剽掠舜卿募士三百悉擒之使契丹主客馬祐置

酒請射發帆中的湖北徭彭仕義叛徒為鈴轄兼知辰州建議

築州城不擾而辦仕義欲內附脅於富州蠻將萬年州舜卿選

壯卒奮擊蠻矢石交下卒蒙盾直前發強弩射殺萬年州於石

狗崖下遂拔之左右欲盡勦其衆舜卿不許引兵入北江仕義

果降罷康州刺史加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殿前馬

軍都虞候領邕州觀察使歷邕寧環慶路副都總管熙寧中丐

易文階改刑部侍郎求退提舉嵩山崇福官以光祿大夫致仕

卒年八十八諡康敏

劉昌祚字子京真定人父賀戰沒定州錄為右班殿直主秦州

威遠砦青唐聚兵鹽井經年不散昌祚奉帥命往詰日間漢欲

取吾井鹽昌祚曰國家富有四海何至與汝爭此與曾俱來犒

賽之惓然去遷西路都巡檢使遼還神宗臨試騎射投通事舍

人夏人引萬騎寇劉溝堡昌祚騎二千出授卒遇賊力戰不解

夏人突而前抽矢一發殪之餘衆悉遁李師中上其功言西事

以來以寡抗衆未有其比移知階州累平母家州等族轉作

坊使充熙河路都監從王中正入蜀破筆策羌加皇城使領榮

州刺史轉秦鳳路鈐轄尋加西上閫門使果州團練知河州元

豐四年擢涇原副都總管從高遵裕西征詔與總管姚麟率蕃

漢兵五萬出胡盧川次磨齊隘夏衆十萬扼險不可前昌祚挾

兩盾先登夏人小却師乘之斬首千七百級進次烏沙川取其

窖粟遂薄靈州城門未及閫先鋒奪門幾入遵裕領環慶兵尚

未至馳使諭止之是夕慶兵始距城三十里而軍遇敵移較昌

祚遣數千騎赴援遲明賊退謁遵裕怒其援遲欲誅之又欲

奪其兵付麟麟不敢受乃已明日遣昌祚巡營凡所得馬糧悉

奪之涇師忿而謀既而圍城不能下夏人決七級渠灌遵裕軍

遂潰南還復命涇師殿昌祚手劔水上待衆濟然後行至渭州

糧盡士爭入無復行伍坐貶永興軍鈐轄明年復徙涇原加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延州時永樂方陷士氣不振昌祚大修

馬政校軍中技擊優者給之自義合至德靖砦綿亘七百里堡

壘疏密不齊烽燧不接復度屯戍險易地望遠近事力強弱立

為定式上之朝夏人寇塞門安遠砦拒破之殺其統軍葉序麻

咩叱埋二人蓋始謀攻永樂者圖其形以獻帝喜遣近侍勞軍

哲宗立進殿前馬步軍都虞候出為雄州團練使知涓州故時

授弓箭手人田二頃有馬者增給之其後馬死不補據地自若

及是按舉其法耗馬遂復又括隴山開田萬頃募士得五千別
置將統之勁悍出諸軍右朝廷歸夏人四皆昌祚言其不可再
遷殿前副都指揮冀州觀察使武康軍節度使卒年六十八贈
開府儀同三司諡毅肅為人氣貌雄偉善騎射箭出百步之外
夏人得者輒以為神持歸奉之所著射法行於世

燕達字達辰開封人兒時有志於軍陣行列既長容體魁梧善
騎射以材武隸禁籍授內殿崇班為延州巡檢成懷寧皆夏騎
三萬薄城竟日戰不決達所部止五百人躍馬奮擊所向披靡
擢鄜延都監熙寧三年夏人寇大順城引兵擊走之帥兵深入
敵境九戰皆以勝歸羅兀棄走遣達援取輜重為賊所邀且戰

且南神宗嘉其孤軍禦敵累遷西上閤門使領英州刺史為秦
鳳副總管破河州羌遂降木征真拜忠州刺史龍神衛四廂都
指揮使郭達招討安南為行營馬步軍副都總管入辭上諭卿
名位已重不必親冒矢石第激勉將士可也達頓首曰臣得憑
威靈滅賊雖死何憚初度嶺聞前鋒遇敵苦戰欲往援有偏校

言當先安營然後進罵曰彼戰已危詎忍緩耶敢言安營者斬
亟卷甲趨之士皆自奮傳呼太尉來變驚潰即定廣原師次富
良江蠻熾船南岸欲戰不得默計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吾示
之以虛彼必來戰已而蠻果來擊之大敗乃請降師還拜榮州

防禦使時主帥得罪已獨蒙賞乞同責不聽元豐中遷金州觀
察使馬步軍都虞候超授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哲宗立
徙節武信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毅敏本起行伍喜讀書神宗
以其忠實可任每燕見未嘗不從容嘗問用兵當何先對曰以
愛為先帝曰威克厥愛可乎達曰威非不用也要莫先愛耳帝

晉之

楊燧開封人幼善騎射應募隸軍籍從征貝州穴城以入為叛
兵所傷同行劉順救之得免賊平論功第一補神衛指揮使從
征饒蠻數挑戰手殺數十人眾乘之大捷擢萬乘都指揮領榮
州副總使京城左廂巡檢因救澆宮火英宗識之即位遷鄧州
防禦使步軍都虞候時順已死訪恤其家甚至故人妻子貧不
能活者收養之人服其義尋歷環慶涇原鄜延三路副都總管
至馬軍副都指揮使擢容州觀察寧遠軍節度使終殿前副都
指揮使贈侍中諡莊敏

宋守約開封酸棗人以舊為左班殿直至河北緣邊安撫副使
遷知恩州仁宗禱以亂後當思撫御之意對曰恩本與他郡等
為守者槩以反側待之故人心不自安臣願盡力徙益州路鈐
印累遷文州刺史康州副總使知雄州歷龍神衛捧日天武都
指揮使殿前馬步軍都虞候入宿衛遷洋州觀察使衛兵以給
粟陳謙而謀執政欲付有司守約遣一牙將語曰天子太倉粟

不陳何為我不貸汝眾懼而聽命俄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
軍留後神宗因禁旅驕惰詔令簡練率先推行約束嚴峻帝密
戒以太急對曰臣為陛下明紀律不忍使恩出於臣而怨歸陛
下帝喜之故事當郊之歲先期籍士卒之兇悍者配下軍以警

眾當受糧而倩人負者罰久而浸弛至是悉舉行之所居肅然
無人聲至蟬噪於庭亦擊去其嚴如此卒年七十一贈安武軍
節度使諡勤毅子球以蔭幹當禮賓院條奏秦州養馬四弊
羣牧使用其議馬商便之再使高麗密訪山川形勢風俗好尚
使還圖紀上之神宗稱善進通事舍人西上閤門使樞密副都

承旨卒于官為人謹密朝日所聞上語雖家人不以告帝崩告哀契丹至則使易吉服球口通和歲久憂患是同大國安則為之契丹不能奪

周美字之純靈州回樂人少隸朔方軍以材武稱趙保吉陷靈州美棄其族間走京師隸禁軍上其所服精甲詔藏軍器庫涇州之役慷慨自陳頗假數騎縛契丹將至闕下真宗壯之令人宿衛至都虞候天聖初德明部落寇平涼方渠美復出戍邊與州將追戰破之于仙井原烏崙河斬首甚眾累遷天武都虞候夏竦薦提供備庫使延州兵馬都監夏人破金明諸砦美請于范仲淹亟完全明因屬美復城之數日賊果來陣于延安城北三十里美率眾二千力戰抵暮援兵不至乃使人持炬從間道上山四面張旗幟大譟賊懼走獲牛馬橐駝甲數千遂築萬

私簡錄

卷一百十九

功臣宋六

安城而還賊復寇金明美引兵由虞家堡並北山而下敵引卻遷文思院使改東路都巡檢敗敵于金湯城焚其族部元昊大入諸將會議攻討神世衡請齋三日糧直擣敵穴美言彼知吾來必設伏待我不如問道掩其不意不聽世衡等果無功美獨以兵西出芙蓉谷大破敵人未幾復略土埵砦美迎擊于野家店追北至拓跋谷大敗其眾以功遷右驍騎使軍還築柵于葱梅官道谷以據敵路益修營田歲收穀六千斛復率眾由屬子部西濟大理河屠割萬多移二百帳焚其積聚罷籍仲淹交薦除鄜延路兵馬都監領賀州刺史上命出所藏甲加飾黃金遣使即軍中賜之又破敵于無定河乘勝至綏州殺其酋豪焚廬帳獲牛馬羊駝器械三百囚城龍口平砦敵引精騎數千來襲美從百餘騎馳擊破之加本路鈐轄至副總管歷龍神衛捧日

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通州刺史陵州團練使安定之役謀報敵數萬將至經略使遣楚建中分諸將兵趣成黑水以待諸將俾敵且至多不肯與兵獨美出兵二千與之敵亦引去每邊皆至諸將各擇便利獨美未嘗辭難然所向輒克諸將以此服之更侍衛親軍殿前都虞候眉州防禦馬步軍副都指揮延州觀察使鄆延副總管名還收耀州卒贈忠武軍節度使諡忠毅自元昊反諸將多不利美前後十餘戰平族帳二百招降種落甚眾未常敗嗣城清水安定黑水佛堂北橫山乾谷土岡柳谷雕巢盧兒原安堡砦十一凡得祿賜多分麾下有餘悉饗勞之及死家無餘貲子蚤卒 孫永清字肅之以蔭從仕隴籍言其忠勇加開門祗候押時服賜夏國受賜不肅廷詰之夏人惶恐謝遷通事舍人涇州鈐轄涇兵勁而行陣不講永清訓以李靖道法

私簡錄

卷一百十九

功臣宋六

勅習部伍帥蔡挺嘉其整圖上之詔推於諸道移知德順軍夏眾入寇擒其酋呂效忠夜率勇士疾馳百里擣賊巢穴斬首三百級俘數千人獲橐駝甲馬萬計城中無知者敵盜耕並砦禁地永清拓籍數千頃置射士二千護民耕獲敵有降者引入帳下待之不疑多得其死力徙秦鳳路鈐轄河北公邊安撫副使知代州契丹無名求地朝廷命副韓縝分畫永清上章陳利害言疆境不可輕與人俄以母病辭歷高陽關定州涇原路鈐轄知涇與保州又為定州路副總管終東上閤門使種世衡字仲平放兄子少尚氣節昆弟欲析貲悉推與之以放蔭補將作監簿累遷太子中舍知涇陽里胥王知謙姦利犯法會赦世衡恃杖共舂而後釋之改通判鳳州章獻后甥王蒙正為州將嘗于世衡以私不聽乃誘知謙構訟而陰助之坐流竇

州弟世材上一官贖為孟州司馬久之學士李紘朱綬狄彥列
言其誣除衛尉寺丞監隨州酒判同鄜二州時西邊用兵守備
遼瀾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廢壘請興築以當
寇衝朝廷從之命董其役夏人屢出爭世衡且戰且築卒城之
然地險無泉不可守世衡令石工屑石一畝酬百錢鑿地百五
十尺始得泉城成賜名青澗遷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二千
頃募商貸以本使通貨取贏城遂富饒間出行部族慰勞會長
或解所服帶與之常因會客有得敵情來告即予以飲器以是
屬羌皆樂為用再遷洛苑副使知環州專以信結諸羌嘗夜與
羌人慕恩部落飲出侍姬佐酒慕恩悅侍姬即以道之由是得
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討無不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因令諸
族置烽火有急則介馬以待葛懷敏敗單羌兵數千往援無敵
弘簡錄 卷一百十九 功臣宋六

嵩歸元吳囚錮牢中元吳果疑浪陵貳已不聽還所治使其臣
李文貴假浪陵書報世衡世衡以白於籍籍名文貴至論以朝
廷開納招拊之意縱使還報元吳得報益信前書竟誅野利兄
弟出嵩禮之使與文貴偕來稱臣如舊籍疏言世衡畫策使嵩
冒艱險間其君臣請優進嵩官名對進侍禁至閤門祇候詔以
其事付史館其後世衡亦贈成州團練使子古諤診皆有將材
號曰三種 古字大質少慕從祖放為人不事舉業當官辭
與其弟時稱小隱父卒錄為天興尉累轉西京左藏庫副使涇
原路都監知原州羌人犯塞古禦之斬級數百築城鎮戎之北
以據要害神宗名對遷通事舍人官其二弟尋與診破環州折
蓋會斬首二千級遷西上閤門副使民有損直鬻田熟羌以避
役者古案其狀得良田三千頃丁四千悉刺為兵歷環慶永興
弘簡錄 卷一百十九 功臣宋六

方柳敵眾四萬傳城而陣諤開門以待身為中軍使偏將燕達劉甫為兩翼擊之俘馘甚眾遂城綏州說劫其擅與下吏貶秩安置隨州神宗因侯可入見問其事可言諤奉密旨取綏而罪之何以使人帝悔復其官會韓絳規橫山用為都延鈐轄令將兵二萬出無定川起河東兵合銀州城成而慶卒叛詔罷師連責汝州團練賀州別駕移軍華二州絳再相訟其前功復禮賓副使知岷州董龜將鬼章聚兵洮岷新羌多叛諤誅之後從李憲山寨收洮州下通宗講珠東宜請城掩擊至大河斬首七千級遷東上閣門使文州刺史知涇州徙都延副總管夏國因乘常帝名諤入對大言乘常孺子往持其臂以來帝壯之決意西討擢為經略安撫副使然憂其輕出使聽王中正節制敵屯兵夏州諤率本路并畿內七將兵攻米脂降其守將令介訛遇

弘簡錄

卷一百十九

南

功臣錄六

後效置不問且虞賊至就命知延州年五十七疽發背卒諤善馭士卒臨敵出奇敵亦畏其敢戰故數有功然詐誕殘忍嘗渡河猝遇敵給門下客更其衣乘其馬以免左右有犯立斬或先剗肺肝坐者掩而飲食自若自熙寧首開綏州後再東西征皆其兆謀議者謂諤不死邊事不已諤字壽翁世衡幼子初從高遵裕復洮岷平山後羌擢熙河副將習知山川險峻後使青唐董道遣鬼章迎候境上故為回任以奪險遠詎命趨便道還擢路都監自蘭州渡河討賊斬首六百累轉西京作坊使元祐初知岷州鬼章誘殺景思立益自矜大有窺故土之心使其子詣宗哥請益兵且結屬羌為應諤刺得其情請除之詔遣游師雄就商利害遂與姚兕合兵出討羌迎戰擊走之追奔至洮州乘晨霧登城執鬼章獻之于朝遷西上閣門使領康州刺史徙

弘簡錄

卷一百十九

五

功臣錄六

夏兵八萬來援諤禦之無定川伏兵斷其首尾大破之捷聞羣臣稱賀帝大喜遣中使諭獎遂罷中正諤留千人守米脂進次銀石夏州不見敵士卒飢憊歸罪轉運李稷糧運不繼駐軍麻家平大校劉歸仁眾潰詔令班師猶遷鳳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其謀據橫山之志未已復遣子朴上其策帝名問擢朴閣門祇候遣徐禧李舜舉往議諤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於戰鬪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城壘皆控險足為守禦今日與功當自銀州始其次有與夏州三郡鼎峙則已囊括橫山其中矣又次修鹽州則橫山駭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地勢既高俯瞰與靈可以直覆巢穴而禧與沈括違其初議請城永樂諤退而嘆曰城之必敗與其喪師而淪異域孰若敗而死此乎既而永樂受圍觀望不救帝冀其

知鄜州夏人犯延安趙禹使統諸將敵聞諤至皆潰去延人謂得諤勝精兵二十萬進熙河路鈐轄知蘭州蘭與通遠皆絕塞不相接腴田多棄不耕諤請城李諾平以扼衝要遷東上閣門使終保州團練使年五十五諤儻有氣節喜讀書蒞軍嚴整羣羌畏惕令下死不敢避敵度不勝不出故每戰未嘗負岷酋包順包誠恃功驕恣前守務姑息諤至厚待之適小有過將寘之法叩頭伏罪願效命以贖乃使輸金出之及洮州之役二人功最多朴以父任右班殿直積勞至皇城使昌州刺史徙熙河蘭會鈐轄兼知河州安撫洮西沿邊公事至纔二日河南蕃部叛屬羌阿章率他族拒官軍熙帥胡宗回使出討朴以賊鋒方銳且盛寒欲姑徐之宗回馳檄督促不得已出兵遇伏首尾不相應朴殊死戰遂為所殺以馬負其屍去羌乘勝驅萬騎

近北有偏將王舜臣善射獨立殿後遇七人介馬先馳舜臣呼曰吾令最先行者眉間柳花引弓三發遂墮三人皆中面餘四人反走矢貫其背萬騎踴胎莫前舜臣因得整衆須臾羌復來自中及西抽矢千餘發無虛者指裂血流至川薄暮乃得脫事聞贈梓州防禦使官其後十人弟師道字彝叔少從張載學以蔭補三班奉職試法令易文階爲熙州推官權同谷縣權通判原州提舉秦鳳常平以議役法忤蔡京換莊宅使知德順軍罷入黨籍屏廢十年起爲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路都鈐轄知懷德軍與夏人焦彥堅議畫境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証恐君疆土益蹙彥堅無以對童貫握兵而西翁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獨長揖而已徽宗名詣闕訪邊事對以妄動生事非計貫徒內郡弓箭手指爲新募帝復訪之

弘簡錄 卷一百十九 功臣宋六

對曰臣恐遠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襲衣金帶命提舉秦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惟師道帝所親擢貫滋不悅遂不敢拜請祠久之知西安州夏人侵定邊築佛口城率師往平之始至渴甚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果得泉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洺州防禦使知渭州至纒八日督諸道兵城席葦上方賦工而敵至師道陣於葫蘆河許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出充徑出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揚可世潛軍其後姚平仲擊以精甲襲擊之敵大潰斬獲萬計其會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詔師陝西河東七路兵征滅底城既薄城下守備甚固官軍小怠列校有據方林自休者立斬之屍於軍門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裸登城遂潰捷至帝喜進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應道軍承宣使尋拜保靜軍節度使諫童貫謀

伐燕不聽以爲都統制使盡護諸將師大白溝遼人謀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自防不致大敗遼復遣使來言救災恤患古今通誼如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世之好結豺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貫不能對師道又勸宜許之貫怒劾以庇賊王黼助貫責爲右衛將軍致仕代以劉延慶未幾敗于盧溝帝思其言起爲憲州刺史知環州復致仕金人南下越名之加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制置京畿河北聽便宜檄兵食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卽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韓離不巳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今鼓行而前彼安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揚旆沿道言神少保領西兵

弘簡錄 卷一百十九 功臣宋六

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通敵營金人懼斂游騎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欽宗聞其至喜甚命開安上門使李綱迎勞入見帝問兵事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對曰臣以軍旅事陛下餘非所敢知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兩河宣撫使悉隸諸道勤王兵時被病命母拜許肩輿入朝下令開京城西南門聽民出入如常金人來訴偏將馬忠斬其兵六人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爲制後無敢越伏者時四方勤王之師二十餘萬金兵纒六萬帝信李綱言非用師不可乃趣師道戰而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奏言過春分方可出兵時相距纒八日帝以爲緩會姚平仲援兵亦至神與姚皆山西巨室平仲慮功獨歸神氏請先期襲之遂及於敗李綱既罷太學諸生并都人數萬伏闕願見師道綱詔趣

使彈壓師道乘車至。眾襄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率聲喏而散。師退師道中前議請乘牛濟學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國忠。尋罷為中太一宮使。中丞許翰請留之上。以為老難用。令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翰曰。國家有急。詔許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談。師道言。我眾彼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坐以持久。決可破也。翰嘆味其言。還奏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再命加檢校少師。進太尉。換節。鎮洮軍。宣撫河北河東屯于滑州。實無兵。自隨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以防。再至朝論大敵。首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既而召還太原。陷又使巡邊。次河陽。遇王洸。揣敵必大舉。亟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為怯。復召還。既至。病不能見。卒年六十七。帝臨窆。慟哭。贈開府儀同三司。京師失守。帝始嘆不用其言。建炎中。加贈少保。諡忠憲。

弘簡錄 卷一百十九 大 功臣錄六

師中字端孺。歷知環濱。邠秦四州。并慶陽府。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領房州觀察使。奉寧軍承宣使。詔提秦鳳兵入援。未至而敵退。乃以二萬人守滑。遣副使姚古制置河北。以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幹離。不師還。逐之出境。黏罕至太原。悉破諸縣。為鎖城。法困之內外不相通。乃詔師中由井陘出師。與古犄角。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留屯真定。密院許翰信覘者言粘罕已遁。數遣使督戰。且責以逗撓。師中不得已。即日辦嚴約。姚古張灝俱進。輜重資糧之物皆不取。從五月抵壽陽之石坑。為金兵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古灝失期。不至。金人謀知道遠。兵飢。益兵圍之。右軍潰。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發神箭。自卯至巳。射退敵兵。士卒憤。賞不及。皆散去。所留總百人。身被四槍。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時稱名將。劉幹言其附。

命即行奮不顧身。雖古忠臣。不過請加優贈。詔贈少師。諡莊愨。姚兕字武之。五原人。父寶。戰死定州。兕補右班殿直。為環慶巡檢。與夏人戰。一矢斃其酋。眾潰。因乘之。遂破蘭浪。敵大舉寇邊。諸砦皆受圍。兕時駐荔原堡。先羌未至。據險張疑。兵伺便輒出。有酋臨陣。甚武。射中其目。斬首還。一軍驩呼。攻益急。復手射數百人。裂指流血。遣子雄引騎馳掩其後。所向必克。敵度不可破。乃退。攻大順城。兕又往救。轉鬪三日。凡斬級數千。卒全二城。慶軍叛。以親兵守西關。眾不得入。而奔兕。追及下馬。與語皆感泣。雖拜誓無敢復為亂。神宗聞其名。召試騎射。屢中。賜銀槍袍帶。遷為路都監。徙鄜延。涇原。從攻河州。飛矢貫耳。戰益力。河州既得。又為鬼章所圍。乃往擊。隴宗攻其所。必救。圍遂解。遷皇城使。進路鈐轄。從攻交趾。有功。領雅州刺史。又破乞弟。領忠州團練使。

弘簡錄 卷一百十九 大 功臣錄六

使進副總管。遷東上閣門使。徙熙河。與种誼合兵。洮州破六。述宗城夜斷去。浮橋。援兵不得度。遂擒鬼章。真拜通州團練使。卒於鄜延。總管贈忠州防禦使。兕幼失父。事母孝。凡圖畫器用。皆刻仇。傳未報。字力學。兵法老。不廢書。尤喜顏真卿。翰墨曰。吾慕其人耳。弟麟。字君瑞。亦有威名。關中號二姚。與兕攻河州。矢透骨。鐵留不去。以強弩出之。笑語自若。積功至皇城使。為秦鳳副總管。從李憲討生羌。擒冷難。朴。轉東上閣門使。領英州刺史。涇原副總管。從劉昌祚戰勝磨磨。磨磨向鳴沙。趨靈州。以高一裕敗。降為皇城使。永興路鈐轄。復為涇原副總管。夏人修貢。乙蘭會壤土。麟言。夏人順命。且可因以息兵。獨斷會不可與。戒將帥。飭邊備。示進討之形。以絕其望。從之。督諸將討堪哥。平經略。盧秉上其功。賜金帛六百元。祐初。擢威州團練使。龍神。

衛四廂都指揮使紹聖三年以建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出知渭州安燾請留哲宗拜武康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王瞻取青唐麟獨謂朝廷方息肩奈何復生大患已而果敗徽宗立進都指揮使歷建雄定武二軍節度使檢校司徒卒帝臨奠贈開府儀同三司其為將沈毅持重不少縱舍宿衛士嘗犯法詔釋之麟杖而後請拒詔之罪故所至肅然 雄字毅夫少勇鷲有謀年十八即佐父討金湯以百騎先登奪隘又成荔原之功麟絳薦其材閔試延和殿安南瀘川之役皆在軍行歷涇原秦鳳將駐甘谷城知通遠鎮戎軍岷州累遷驍使紹聖中部熙河兵援渭帥章奏城平夏夏人傾國來爭雄出與鬪流矢注肩敵引卻追攝大破之斬首三千級俘獲數萬城成擗東上閣門使領泰州刺史明年羌攻平夏勢銳甚城幾不守復與弟古合兵

私簡錄

卷一百十九

王

功臣宋六

吾衛上將軍又轉武康節三知熙州以檢校司空奉寧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武憲 古亦以邊功累熙河經略靖康元年與子平仲及种氏兄弟折彥質折可求俱勸兵勤王欽宗拜平仲都統制兩家子弟各不相下忌獨歸功种氏陽言士不得速戰各懷忿怒陰謀夜劫幹離不營謀泄反為所敗既而議和金兵退詔古與師中彥質范瓊等領兵十餘萬破送之粘罕陷隆德府復拜古河東制置進兵復之及控威勝軍扼南北關與金敵互有勝負太原圍不解詔與師中掎角師中約古及張灝兩軍齊進而二人失期不至金進兵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詔以解潛代之時統制焦安節妄傳粘沒喝至勸古遁去軍情搖動兩郡眾皆驚潰李綱召安節斬于瓊林苑陳過庭劾古罪貶為節副安置廣州後卒

私簡錄

卷一百十九

王

功臣宋六

卻之徙知會州充熙河鈐轄王瞻略地青唐羌人攻湟鄯詔與苗履援之邈川方急雄適至羌望見驚潰圍既解遂趨鄯州履後期方至贍令席勝平蘭溪宗遺寇履即往雄諫不聽戒所部嚴備以待俄而師退賊追及雄整眾迎擊破之獻敵二千哲宗遣中使持詔勞問徙河州王瞻軍陷敵中雄自鄯至湟四戰皆捷投出之遂築安鄉關夾河立堡以護浮梁通湟水漕運商旅負販入湟者始絡驛於道加復州防禦使建中靖國初議棄湟州詔訪利害言其可棄遂以賜趙懷德徙知熙州進華州觀察使蔡京治棄地罪停官光州居住後復竄金州高承年死西寧諸戍阻絕起雄權經略熙河安輯新邊改知滄州加俸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復知熙州遷安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步軍副指揮武康軍節度使名諸關為中太一宮使引疾納節鉞改左金

釋乃遣在郡六年恩信周浹元祐初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領高州刺史知熙州夏人聚兵天都連西羌鬼章青宜結將大
 舉入寇舜卿欲乘其未集擊之會諸將議方略使姚兪部洮西
 合熟羌擣講珠城种誼部洮東由哥龍谷宵濟黎明至臨洮城
 東一鼓克之俘鬼章并首領九人斬馘數千遷馬軍都處候再
 遷徐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知渭水名還宿衛卒贈奉國
 軍節度使諡曰毅敏為人知書曉吏事謹文法善料敵著名北
 州

開口紛紛行伍時豈無材哀然特出青也為恩仲姚世將
 有瓊有現得失成敗相乘互開北朝符蓋再啓南垓

弘簡錄卷一百十九終

圭 功臣宋六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濟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功臣 宋三之七

張俊 字子蓋 韓世忠子 劉光世父 延慶 王淵

張宗顏 趙密 解元 成閔 王德

張俊字伯英鳳翔成紀人幼英偉善騎射起於羣盜年十六為
 三陽弓箭手政和七年從討南蠻宣和初從攻夏人授承信郎
 平耶賊李太及河朔山東武朔寇進武德郎靖康初守東平轉
 武功大夫金人攻太原從種師中為隊將進擊殺傷甚衆獲馬
 千匹俊請乘勝要戰不聽金人乘之師中戰死俊幸所部突圍
 而出且行且戰至烏河川再與敵遇斬首五百勒兵與田師中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 功臣宋七

楊沂中同從信德守臣梁楊祖勳王高宗開府留為後軍統制
 領榮州刺史從至東平殲李昱之衆進桂州團練使就加防禦
 使有蠟詔徵高宗還京俊首決大計曰大王居外此殆天授豈
 可徇金人詐謀輕蹈不測因請進兵如濟州有欲俟乾龍節謁
 香劫王以叛者俊曰元帥不出則姦謀自破矣賊計窮黎明遁
 去俊引兵迫殺之轉徐州觀察使遷拱衛大夫未幾汴京破人
 心惶惶王進退猶豫俊懇辭勸進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
 若不早正大位無以係天下之望王深然之遂令扈從發濟州
 至應天即位初置御營司就改前軍統制遣迎隆祐太后權秦
 鳳兵馬鈐轄尋奉后與六官以歸除帶御器械命討羣盜淮寧
 杜用鎮江趙萬郭青杭州陳通蕭溪蔣和尚皆平之除正任觀
 察使建炎二年升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尋破秀州徐明斬獲

萬計進武寧軍承宣使時議恢復俊奏今敵勢方張安且南... 據江為險練兵政安人心俟國勢稍定大舉未晚既而敵奄至... 廂都指揮使令以麾下三百赴秦鳳餘兵他將代領俊知其偽... 拒不受三軍洶洶俊諭曰當詣張侍郎求決即引所部八千人... 至平江見沒大恟決計起兵問罪云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 乘輿呂頤浩至見之亦泣曰今日惟一死報國因與劉光世釋... 賊假韓世忠一軍前行而已領精兵翼之戰於臨平賊敗遁俊... 等入城見於殿帝嘉勞久之拜鎮西軍節度使御前右軍都... 統制兼浙東制置兀術深入渡江俊自越州引兵從帝如明州... 及攻臨安帝如溫州留俊於明州拒敵賜御札曰朕非卿誰先... 倡義卿捨朕俱廢前功宏戮力扞敵一戰成功當封王爵金兵...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一 功臣朱七

以除夕至城下使劉寶與戰小却黨用丘橫死之俊與守臣劉... 洪道率州兵奮力破賊殺千人戒將士毋驕情敵必再至下令... 清野以輕舟伏弩閉關自守次日正旦忽西風起敵果乘勢來... 攻俊與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拋擊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 拔砦去屯餘姚後七日又至俊引兵趨台州居民去者十七八... 未幾羣盜竊起投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制置使命領所部招收... 羣盜為以後軍統制陳思恭謀之令兩浙宣撫周望以兵為俊... 會改御前五軍為神武軍即拜神武右軍都統制檢校少保定... 江昭慶兩軍節度使浙西寇平改江淮以南招討使請討巨盜... 孔彥舟張用李成時成閩江州其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 之間俊聞命亟趨入豫章喜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必矣斂兵城... 中息金鼓禁人輒登城賊以為怯居月餘遣人索戰大書來牒

俊細書狀報之尋諜知賊息徑由上流絕生米渡出賊不意追... 奔七十里至筠州賊背河而陣已率步兵當其前以精騎投沂... 中及思恭約於午時從山後夾擊鏖戰及期精騎自山馳下賊... 駭亂退走遂復筠州追至奉新北樓于莊成黨商元據草山挾... 設伏俊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椒殺伏奪險乘勝追至江州... 賊勢危迫絕江而遁呼為張鐵山江州已復而與國軍等處羣... 盜聞風亦遁遂引兵渡江至黃梅賊慙前敗率眾數萬據石幢... 坡憑山投以木石俊親冒矢石盡力攻險眾遂大潰追兵殺馬... 進成北走降劉豫京西賊李忠與譚充各率眾歸俊命王庶... 分領其兵諸郡悉平紹興元年加授太尉移屯婺州謀報金與... 劉豫分道入侵舉朝震恐請他幸俊謂趙鼎曰避將何之惟有... 向前一步耳改俊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宣撫使屯建康既而兼...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一 功臣朱七

淮西瀕江相拒逾月敵不得入俊遣張宗顏潛至六合出其背... 敵引去又遣王進速往乘敵渡淮未濟擊之果獲會帥程師回... 張延壽以獻五年與存中合兵拒劉麟於泗州六年改崇信奉... 寧兩軍節度使麟兵十萬犯濠壽俊分遣存中與宗顏王瑋師... 中等自定遠次越家坊遇劉祝兵擊走之而身率大軍至魏家... 灣與祝大兵會戰殺獲畧盡降者萬餘祝僅以身免真拜少保... 加節鎮洮帝面諭卿議論特重深達敵情兼開挽強之士數萬... 報國如此朕復何慮又曰羣臣謂朕待卿獨厚其仰體眷懷益... 思勉勵七年改淮南西路安撫使置司盱眙與世忠入見奏檜... 諭以上旨言倚二大將譬如兩虎張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 耶八年寢兵賜號安民靖難功臣加少傅九年金復渝盟再破... 河南圖順昌命俊策應劉錡督軍渡江金人引退繼而分三路

自東西京抵亳州北渡河後收宿亳諸軍擊之盡復衛其鹿邑等地十年王德下符離乘勝趨亳金人棄城遁父老列香花迎入遂復亳州留統制宋超守之軍還壽春進少師封濟國公十一年兀術入合肥漸攻歷陽制置葉夢得請速出軍俊遣兵渡江諭諸將曰先得和州者勝王德率諸軍鼓譟而前俊督兵繼之宿於江中後三日大敗金將韓常於含山命關師古復巢縣併復昭關使趙密假兵篁竹山六丈河以分敵勢授張守忠五百騎收金人於全椒未幾敵斷梁以拒俊引眾涉流登岸追擊敗敵於柘臯拜樞密使俊知朝廷堅欲罷兵迎合檜意力贊其和首請納所統兵議宿亳功部將王德田師中劉寶李橫馬立張澥同日咸受上賞自此言無不從所薦多至監司郡守劉子羽起廢亦倚俊力十一年加大傅封廣國公復命如鎮江措置

私簡錄

卷一百二十

四

功臣宋七

興寧承寧承宣使和議成改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兩浙西路馬步軍都總管帝幸俊第授子蓋安德軍節度使三十二年春金人攻海州急命為鎮江都統率兵往援即日渡江馳至楚州亟趨連水取便道以進次石湫堰金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擊之語麾下曰彼眾我寡利在速戰命各奮力大呼入陣諸將繼進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死者大半圍遂解金復整軍來戰再率精銳進擊復車馬鎧仗萬計退屯泗州孝宗召對賜鞍馬鎧甲束帶令招集勇敢相時而勳還招金大將蕭鶴巴耶律造哩將其眾來降授檢校少保淮東招撫使未上卒年五十一贈太尉諡恭壯曾孫滿德祐元年將兵守獨松關元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張忠範奉國書至滿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朝廷

私簡錄

卷一百二十一

五

功臣宋七

使人移書元軍言殺死之事乃邊將為之太后嗣君皆不知當按誅之元兵破獨松滿遁後為希賢子所殺

册曰開府握兵既親且久同時勸進厥功居右陷飛於免

隙銷於壽存中腹心劫之亦走反覆求全斯為可醜

韓世忠字良臣陝西延安人曾祖則居鄉以義俠聞祖廣父度家世饒財世忠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驚勇絕人能騎生馬向嗜酒尚氣不可繩檢日者言異日當作三公年十八應鄉州

分隸赤籍挽強馳射冠絕三軍崇寧間從党萬捍禦西夏至銀

州斬關殺將擲首陣外諸軍乘之夏人大敗既而夏以重兵次

平嶺復率精銳鏖戰解去俄復出間道獨部勇敢士與敵死

鬪遇監軍駙馬兀朮躍馬斬之敵眾大潰經畧上其功童貫疑

有增飾止補一資從劉延慶築天降山砦為敵所據世忠夜登

城斬二級割護城甃以獻繼遇敵佛口岩又斬數級補進義副尉至賊底河斬三級轉進勇副尉討方臘爲王淵偏將師次杭州賊奄至勢甚張淵惶怖無策世忠潛於北關伏兵二千賊過伏發掩擊賊敗而遁淵歎曰此真萬人敵也盡賞以所隨白金器且與定交時詔得臘首者授節鉞乃窮追至睦州清溪峒賊據巖窟深阻莫知所入世忠獨潛行溪谷間問野婦得小徑挺身仗戈直前渡險數里方至格殺數十人擣其巢擒臘以出幸興宗截峒口掠爲已功故賞不及別帥楊惟忠還闕直其事轉承節郎議復燕山劉延慶與騎五十偕蘇格等抵泮沱河逢金兵二千餘格失措世忠從容令列高岡戒勿動值燕卒潰舟橫河岸約鼓譟助已聲勢親躍馬薄之旋轉如飛敵二隊據高阜出其不意突上奮擊格等夾攻敵大亂追斬甚衆旋又從梁方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一 六 功臣朱七

平討山東河北盜賊積功轉武節郎靖康初從屯濟州金兵壓境方平不戒潰師數萬世忠陷重圍揮戈力戰突圍出焚橋而還欽宗召對詢方平失律狀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時勝捷軍敗宣撫李彌大斬其帥張師正軍校李復作亂山東復獲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兵不滿千分爲四隊令曰進則生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勦殺衆皆奮勇莫敢返顧大破之乘勝追至宿遷夜單騎造其營曰大軍且至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就降遷左武大夫正任軍州團練使屯源沱河時真定失守根盡援絕如王淵守趙亟往赴之會大雪乘夜領死士三百擣金營敵驚亂自相擊刺渠帥被刺死迄旦盡遁嘉州防禦使還大名趙野辟爲前軍統制康王如濟州領所部勸進金兵逼城人心恟懼世忠據西王臺力戰金師少却翌日

數萬衆復至世忠麾下僅千人單騎突入斬其酋衆皆潰去高宗卽位領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初建御營授左軍統制命討單州魚臺賊又擊黎驛叛兵喬仲福皆斬以獻入備宿衛建炎二年升定國軍承宣使扈蹕如揚州張遇衆數萬屯金山來降抵城下不解甲人心危懼請獨造其壘曉以逆順衆悉聽命李民衆十萬亦降比至有反覆狀王淵遣世忠諭旨知其黨劉彥異議至卽先斬彥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斬之事定除京西等路捉殺盜賊金再攻河南合羅進兵夜襲悟室營不克時丁進失期陳思恭先遁世宗被矢如棘力戰得免還汴斬先退者以徇進由是有隙尋以叛誅召世忠還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將軍屯淮陽粘罕自將大軍迎戰以力不敵引歸敵躡之潰於沐陽關門張遇死之三年帝召諸將議移蹕世忠言淮浙富饒詎可舍而之他惟當留兵守江淮分兵衛車駕耳帝決意如錢塘乃收合散亡得數千人由海道赴行在張浚以書白苗劉反狀得之大慟舉酒酌地誓不與賊共生三月戊戌以所部發平江張俊慮其兵少借以劉贊舟師二千綿亘三十里至秀州稱病不行密造攻具治器械傳等質其妻子矯制除定國軍節度使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朱勝非以計脫其妻子給傳曰今白太后遣往慰撫世忠則平江諸將益安矣傳等從之名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送世忠梁疾驅出城一日夜抵秀適明受詔至世忠取焚之斬其使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遣次臨平賊將植鹿角梗舟乃舍舟馬戰少却復舍馬步戰挺刃突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士皆用命賊衆辟易大敗遁去世忠馳入覲帝步至宮門握手勸曰中軍吳湛

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盡先誅之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於市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時賊雖遁尚擁精兵世忠言既固距此不遠儻成巢窟卒未可滅請亟往討授江浙制置使陛辭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曰臣誓生後此賊為社稷則乞賜殿前二虎賁護俘來獻乃自衢信追至漁梁驛遇賊徒步挺戈而前賊眾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遂驚潰即擒正彥傳走建陽追擒之皆送行在伏誅授檢校少保武寧昭慶兩軍節度使兀朮將入侵復名諸將問移蹕世忠言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乃命兼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既而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亦退保江陰敵既得建康山廣德破臨安世忠謀截金人歸師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時帝已如浙東詔赴行在奏言臣願盡死一戰以過其歸帝以頤浩在會稽謀建此策適與世忠合賜親札聽留金兵至則世忠已先屯焦山寺受金將李選降兀朮約日大戰梁夫人親執桴鼓至數十合金兵終不得渡請盡歸所掠假道不許請獻名馬又不許捷辣在濰州遣李董太一來援相持黃天蕩四十八日李董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授健卒以鐵鞭貫大鈞敵舟謀而前海舟分兩道出其背每艦一繩則曳一舟沈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庶可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因募破海舟策有閩人教以舟中載土上鋪平版穴船板以權槳風息則出有風則止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謀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潛於半夜鑿渠三十里刑白

馬別婦人心自割其額以祭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運金人乘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駭允皆戰死敵得絕江遁去先是世忠料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預遣百兵伏廟中百兵伏岸側約聞鼓聲內外合擊果有五騎闖入伏發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墜馬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時世忠兵僅八千餘拒金人十萬帝凡六賜札褒獎拜檢校少保換節武成感德兩軍為神武左軍都統制會辛金宗討捕建寇范汝為不克以世忠兼福建宣撫副使亟領兵三萬由間道進次劔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遂濟師命諸軍偃旗息鼓密趨小徑抵鳳凰山俯瞰城邑設雲梯火樓日夜併攻賊大震怖五日城破汝為竄身自焚斬其弟岳吉禽謀主謝嚮施達及裨將陸必疆等五百餘人初世忠欲盡誅州民李綱自福州來言建民多無辜乃下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別獨取附賊者誅之汰遺脅從仍給牛穀弛商賈征禁民感更生家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賜黃金器皿因奏江西湖南寇尚多請乘勝討平之時曹成方擁眾彬邵世忠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數十里賊不虞其至大驚遣人招降之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堅壁不動眾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先已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背指授方略比曉與諸將拔營進賊方迎戰所遣兵遽馳入中軍奪其望樓植我旗蓋傳呼聲如雷賊回顧驚潰內外夾擊大破之忠奔劉豫湖南遂平加授太尉賜以帶笏勅樞密以功頒示中外師還選所獲勇鷲者置背嵬軍時帥臣皆罷宣撫獨

宋史 卷一百二十一 九 功臣宋七

宋史 卷一百二十一 九 功臣宋七

不去之命領江南東西路置司建康進開府儀同三司兼淮南
東西路宣撫使置司泗州金與劉豫分道入侵手札命飭兵備
圖謀進取辭旨懇切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
由鎮江濟師使統制解元守高郵親提騎兵駐大義伐木為柵
自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曰有詔移屯
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賊吾
鞭所向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開鼓起擊
良臣至金軍具以所見告聶兒孛童問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
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索也撻跌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
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鬼軍各
持長斧上批人背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
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等二百餘人所遺董咬亦擊金人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一

功臣宋七

城下為賊所圍奮戈潰圍出不遺一鐵呼延通與牙合孛董搏
戰扼其吭而禽之乘銳掩擊既而圍淮陽堅守不下初金人約
以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是六烽俱舉兀朮與猗皆至世忠求
援張俊不從乃勒陣向敵遣人語曰錦衣馬立陣前者韓
卞公也或危之對曰不如是不足以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
人遂引去尋詔班師淮陽民從而歸者以萬數論功賜號揚武
翊運功臣再加橫海共領三鎮節度使六年九月朝帝平江會
邊報急引兵渡淮與金將訛里也力戰劉猗將寇淮東為所扼
不得進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會檜主和議命棄山陽移屯
鎮江世忠奏金人詭詐恐以計殺我師乞留此軍遮蔽江淮願
勿死節率先赴敵倘若不勝從之未晚又言王倫藍公佐交割
河南地界乞令明具無反覆文狀以為後證章凡十數上皆憮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一

功臣宋七

於天長孫之鴟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軍
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
戰俘生女真及千戶等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
死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
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一戰今世忠屢挫其鋒歷
功不細帝命速加優賞於是部將董咬陳桷呼延通解元等皆
峻擢有差論者以此戰為中興武功第一真拜少保武寧安化
兩軍節度使京淮東路宣撫使置司楚州始至披草萊立
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親織薄為屋將士怯戰者遣以巾幘
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間遣結山東
豪傑約以援急為應宿州馬秦及太行羣盜願奉約束時劉豫
方聚兵淮陽世忠奉張浚令引軍渡淮攻宿遷竝符離而北至

矣凡鎮楚十餘年。兵僅三萬而敵不敢犯。檜收三大將權拜樞密使。嘆曰：人情消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賊臣誤國，一至於此。檜言者論劾帝，格不下。迺連疏乞解兵柄，罷為禮泉觀使。奉朝請，初封福國公。十二年，改潭國公。顯仁后還，迎謁，總平入朝。后以在北，問名，慰問良久。十三年，進封咸安郡王。十七年，改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二十一年八月薨，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通義郡王，賜朝服，貂蟬冠，水銀龍腦以歛。孝宗又進新王諡忠武，配饗高宗廟。庭世忠性愷直，忠義勇敢，出於天賦，事關社稷，必流涕極論。岳飛冤死，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擗楹，怒語在飛傳，又詆排和議。屢解楸不恤也。素輕財，錫資皆分將士。馬田輸租與編戶等，持軍屢獲。甘苦必同，器仗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後視驚及跳淵習騎，洞貫習射等法，皆其所遺。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一

三 功臣宋七

管中毒矢入骨，以彊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屈，伸刀痕箭瘢如刻。盡然解柄，家居又十年，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縱遊西湖，以自樂。部曲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皆秉節旄，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子四，皆以材名。長彥直字子溫，期族蔭補承奉郎，直祕閣六歲人，見命作大字，即跪書。皇帝萬歲四字，帝喜之，相其背曰：他日令器也。孝宗時，州角侍側，帝親解其繻，傅于首，賜金器筆硯，監誓鞍馬，十二賜三品服，登進士，請太社令父愛服除，檜因舊恨出為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檜死拜光祿丞，遷屯田員外郎，兼樞右曹郎官，張浚檄權計議軍事，乾道二年遷戶部郎官，主管左曹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初給米不如數，稍錢僅二十萬，明年奏計乃四倍，因獻其贏于朝，帝嘉拜司農少卿，進直龍圖閣，江西轉運權知江州岳飛家貲產多

在九江彥直奉詔盡搜剔還之時，相復不樂，密啓換武階，授利州觀察使，知襄陽，充京西南路安撫使，轉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條奏軍中六事，備器械，增戰馬，革濫賞，厲奇功，避勇略，充親隨，議多從之。先是騎兵多不能步戰，彥直自領騎士，被甲徒行，日六十里，分令統制以身帥之人，始耐習勞苦，馳騁如飛，事聞詔三衙江上諸軍，倣行之。八年，丐歸，文班授左中奉大夫，敷文閣待制，知台州，進對乞復荆襄鄂渚，為一軍，京西湖北轉運為一司，分官置司，襄陽事體可一。帝善之，遷刑部侍郎，朝議大辟三鞠之弗承，宜令以衆證就刑，若為令彥直不可白，丞相梁克家曰：若是則善類被誣必多，議遂格。遣使金國蒲察問接國書事，彥直因與論難，往復數十，既至，幾慍不測者，再求嘗加辱卒禮遣之。帝嘉歎，遷吏部侍郎，權工部尚書，兼知臨安，以直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二

三 功臣宋七

罷奉祠，尋知隰州，捕巨猾王永年杖徙他州，奏免民間積逋，以餘財代輸之，坐累欠內帑坊場錢，不發，錫一官，值海寇披猖，彥直授將領土彙等方略，不旬日，生禽賊首，海道為清，以功進敷文閣學士，入對乞搜訪靖康以來死節之士，以勸忠義，追貶部曲誣陷岳飛者，以慰忠魂。選人已經闕升，歷考無贓私罪犯者，雜試以經術法律，俾孤寒者得以自達。州郡守臣任滿日，開具實在財賦數目，達臺省，庶可覈實，以戢奸弊。嘉納之，淳熙十一年，早應詔以為濫刑所致，進戶部尚書，乞廣羅以為先備，時三衙皆所以拱扈宸居而司馬乃遠在數百里外，乞令歸司上，亟稱其有才力，尋以疾辭，除提舉萬壽觀賜藥餌，進顯謨閣學士，嘗撫朱事，分為類，日百六十七卷，名木心鏡，尤褒脩史，白於朝，取是書以進，光宗覽之，稱善，進龍圖閣學士，轉光祿大夫，致仕。

卒贈開府儀同三司爵斬春郡公次彥朴奉議郎彥質朝奉大夫直徽猷閣爲兩浙運判司祠奉親差提舉佑神觀特令佩魚以示異數彥古敷文閣待制知平江

冊曰明受反正首建奇功金山扼險迴迴窮凶維汴有此曷遠傾圮大儀之捷南渡無比義不主和錚錚可喜終始完名斯人而已

劉光世字平叔保安軍人父廷慶有勇略數從西伐立功積官相州觀察使龍神衛都指揮使鄆延路總管破夏人降其王子拜保信軍節度使平方臘授宣撫都統制北伐燕山督兵十萬渡白溝河軍行營不設備郭藥師諫不聽至良鄉爲遼將蕭幹所敗時光世在軍中號三將軍藥師因說廷慶曰幹所領兵萬人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取令三將軍後繼破之必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一

四

功臣宋七

矣廷慶許之方入燕城幹還兵巷戰廷慶渝約不遣光世往藥師失援敗走廷慶營虛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漢軍二人使歸報敵兵三萬來殲適明且見火起以爲果至燒營而奔自相蹂踐凡熙豐以來所儲軍實亡殆盡退保雄州朝議貶宰府副宰安置筠州靖康初起爲鎮海軍節度使命守京城城陷奪門出爲追騎所殺光世蔭補三班奉職累遷鄆延路兵馬都監領浙州防禦使方臘亂自將一軍趨衢婺討之進耀州觀察使爲兵馬鈐轄燕山之役以取易州降藥師功除威武奉寧軍承宣使坐前敗降三官河北賊張迪掠滑州光世度其烏合非有紀律佯北以邀之果大潰復承宣使充馬步軍都總管夏人寇杏子堡中有兩山對峙地險阨得先據之敵敗去擢侍衛馬軍都虞候金再攻汴范致虛徽名諸路入援光世引兵會之俄聞京

城失守別道趨濟州謁康王命爲五軍都提舉高宗卽位命省視陵寢尋兼提舉御營司一行事務爲行在都巡檢使斬山東賊李昱遷奉國軍節度使平鎮江叛兵改滁濠太平無爲江寧制置使討張遇池州陣不整幾爲遇執王德救之免復整兵追至江州斷其後軍破之又追擊於江寧加檢校少保討李成先鋒王德敗賊於上蔡驛口橋光世便服臨師成遠見白袍青蓋併兵圍之德復潰圍出士爭奮再戰皆捷成遁執其謀主陶子思加檢校少傅帝在揚州倉卒渡江命爲五軍制置屯鎮江控扼江口加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苗劉素懼光世矯遷淮南制置使張浚馳書諭以勤王光世難之頓首再遣使至始引兵會於丹陽以選卒爲游擊分數于後併力破賊至行在遷太尉御營副使浚令撫定逆將范瑒之衆又招降賊斬賽除江東宣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一

五

功臣宋七

撫使命守太平池州受杜充節制光世不從言其不可者有六帝怒詔母入殿門光世始受命隆祐太后在南昌命移屯江州爲屏蔽既至日置酒高會金人由黃州渡江三日無知之者大后退保虔州光世遁自信州引兵至南康鄺瓊圍固始縣遣人招降之時光世部曲無所隸號太尉兵御史沈與求論其非宜會御營司廢乃以巡衛名其軍充御前巡衛軍都統制召赴行在授浙西安撫大使知鎮江府光世不肯行諫議黎確論劾釋不問加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遣之金兵留淮東光世頗畏其鋒帝手札趣赴楚州不行但遣王德鄺瓊將輕兵以出時奏殺獲而已楚州破命節制諸鎮力守通泰完顏昌屯承楚光世諜知其衆思歸欲攜武之鑄金銀爲錢文日招納信寶間使持示其徒有欲歸者扣江執以爲信歸者不絕因剽奇兵赤

心百軍昌拔去紹熙元年金人渡淮要地皆關守命兼淮南
京東宣撫置司揚州迄不行張俊討李成命分兵往舒新擣其
巢又不行連水軍郭仲威謀據淮南通劉豫光世遣王德擒之
併其衆范宗尹言光世軍多冗費願汰之帝不欲治但作手書
戒諭如家人禮有枯枯生穗奏以為瑞却之淮北人多歸附者
命兼海泗宣撫安輯其衆五湖漁人夏寧聚掠人為食仲威
餘黨出沒淮南水軍統制邵青據通州叛圍太平皆招降之光
世請別錄宣撫使印增設將吏給鎮江常州江陰苗米三十七
萬斛為軍中歲費皆從其請二年復命移屯揚州時至鎮江視
師不奉詔言鄰寇有疑或致生事願仍領浙西為根本計司諫
方孟卿劾之乞召宰執與議使之必往光世猶以乏糧為辭呂
頤浩將出視師首言光世兵冗不訓練乞移就關帝以光世軍
糧不足驟移必潰當先犒而後料簡可也願浩又奏光世月費
二千萬緡乞差官考覈詔御史江躋度支胡蒙至軍點校終不
得實帝方倚其成功尋詔兩漕臣措置鎮江酒稅務及罷織御
服羅省七百萬緡以助之光世奏部將喬仲福斬賽防江有勞
詔各進一官許回授光世固乞轉行給事程瑀持不可三年命
與世忠易鎮授檢校太傅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州世忠既
至鎮江城下有奸人焚府庫光世擒之云世忠所遺嫌毀益起
世忠屯登雲門光世引兵出懼其扼已改途趨白鷺店世忠遣
兵襲其後事聞帝遣使和解賜錢十萬緡劉豫引金入寇帝以
光世與俊世忠三大將權相埒且持私隙遣御史魏玘至軍中
諭以滅怨報國光世始移軍太平以援世忠兵退入觀遷少保
請以所置淮東田易淮西田給事晏敦復言擾民而止又請並

封三妾為孺人大將封妾自此始時改神武為行營護軍復以
所部稱左護軍劉豫築龍城以窺淮西光世遣王師屢郡境襲
破之擒偽統制華知剛加保靜軍節度使領三鎮金人分道入
浚命屯廬州與世忠俊鼎立沂中將精卒為後距值劉玘驅鄉
民偽為金兵布淮境光世密于趙鼎奏廬難守欲還太平退保
采石浚命呂祉馳往督師號令其衆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
光世不得已駐兵與沂中相應遣德瓊領兵自安豐出與金將
崔阜賈澤王遇三戰皆敗之浚奏光世驕惰不力不可為大將
鼎謂其累世為帥將卒多出其門一旦罷之恐拂人心司諫陳
公輔論劾乃引疾罷獻所餘金穀于朝轉少師充萬壽觀使奉
朝請始封榮國公賜建康甲第一區以兵歸都督府麾下多降
盜素無紀律鄺瓊遂殺呂祉驅諸軍降劉豫和議成賜號和衆
輔國功臣進封雍國公命宣撫陝西第光遠疏其短勾龍如淵
再論光世不可遣而止金人圍順昌加太保除三京招撫處置
使以援劉錡請李顯忠為前軍都統又請王德自隸德不願受
其節制進至和州召還改封楊國公十二年薨年五十四帝臨
奠贈太師諡武僖官其子孫甥姪十四人其在諸將中最高為先
進然溺酒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為國任事聞語恢復意
氣拂然玩寇自恣見詆公論初結內侍康履自固晚歲先解兵
柄與時浮沉不為好楡所忌故能竊寵榮以終其身方之韓岳
不逮遠矣

冊曰建炎之政劣于建武駕馭無術此何足歎
王淵字幾道熙州人徙環州善騎射應募擊夏國屢有功遷熙
河蘭湟路第三將權知鞏州寧遠若諸羌入寇經略司表淵總

私簡錄 卷一百二十一 宋 功臣來七

私簡錄 卷一百二十一 宋 功臣來七

領岷山蕃兵將城澤州羌悉衆來爭淵奮擊大破之迨至邈州
移同總領涇州蕃兵兼知臨宗若坐法免討方臘爲劉延慶先
鋒賊將據錢塘淵諭部校韓世忠曰我軍遠來賊必易之明日
爾逆戰僞遁我伏強弩數百步外必可得志世忠如其言賊果
來追伏弩猝發應弦而倒遂敗賊平授開門宣贊舍人權京畿
提舉保甲兼權提點刑獄公事繼從延慶攻契丹遺護餉道爲
敵所獲已而逃歸不改任遷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又從辛興
宗破羣盜高托山遷拱衛大夫寧州觀察使靖康元年爲真定
總管就遷都統制吳湛據趙州叛討平之金攻汴京宣撫范訥
統勤王兵屯雍丘以淵爲先鋒尋以所部歸康王府王如濟州
命統三千人入衛宗廟至汴都見邦昌慟哭宜教高宗初立與
諸將苗傅等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俄除御營司都統制扈從累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一 功臣宋七

祿足以代其耕若復事錐刀何異商賈然平羣盜多殺降故及
於禍

張宗顏字希賢延安人父吉爲涇原將解宣威城圍死之宗顏
以恩補三班借職監閩鄉酒稅積官至涇原副將權殿前司統
轄御營軍統制張俊選爲統領從討徐明轉忠州刺史遷御前
中軍統制金攻明州宗顏破其前軍又命與李捧陳思恭同討
松溪盜楊勅宗顏次浦城不進謬言賊以擊退御史沈與求劾
之貶二秩從俊討李成馬進戰于王隆觀敗之遷環慶路馬步
軍副總管神武右軍統制改麟州觀察使僞齊攻宣化鎮俊遣
宗顏潛渡江出其後襲之不勝俊庇之以捷聞加沂州防禦使
擊淮北復遷崇信軍承宣使撫司前軍統制李家灣之捷擢龍
神四廂都指揮使武信軍承宣使紹興八年知廬州兼總帥事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一 功臣宋七

敵騎數百抵城下宗顏以騎百餘禦之給曰此張鉄山弟也敵
懼而退卒年四十四贈保靜軍節使諡壯敏
趙密字微叔大原清河人用材武試崇政殿授河北隊將戍燕
山高宗以大元帥開府檄統先鋒授京師從張俊討李玘俊輕
騎先行遇伏密奔射斃數人乃脫擢開門祇候俊初置靖勝軍
以密統之平賊董青趙萬徐明轉武節郎左軍統領金兵陷揚
州士民數萬隨乘輿渡江密露立水濱應舟濟之以破苗傅赤
心軍敗金人犯明州功進武功大夫陞統制又破李成馬進平
張莽蕩賜金帶轉親衛大夫領康州刺史總管涇原馬軍尋詔
入衛金犯亳宿從俊出合肥西路時水暴漲涉六晝夜始達論
功進協忠大夫和州團練防禦使至宣州觀察使龍神四廂都
指揮使主管侍衛步軍海寇朱明暴橫密授張守忠方略曰海

與陸異窮之則日月相持非策之善要在拊定之耳守忠用其計明遂降進定江軍承宣使崇信軍節度使以年勞轉太尉又護顯仁太后撤宮加開府儀同三司代楊存中領殿前都指揮使告老為萬壽觀使奉朝請隆興二年進少保致仕金復犯淮再起殿前都指揮使敵聲言航海討論選從官視舟師撤禁旅防守密不為動迨如所料和議成罷為醴泉觀使卒年七十一贈少傅

解元字善長保安軍德清若人生而疎眉俊目猿臂善騎射奮起行伍為清澗都虞候隸世忠麾下擢偏將從出下邳聞金兵大至士民駭愕元領二十騎擒其生口知敵動息俄逢騎數百身自陷陣橫刺敵將墜馬餘皆遁去授開門宣贊舍人臨平浦城戰皆從世忠方邀兀朮歸路以海艦橫截大江金人出小舟

私簡錄

卷一百二十

三 功臣來七

數十以長鈞板艦元在別舸躍入敵舟用短兵擊殺數十人擒其千戶陸忠州團練使為前軍統制討范汝為劉忠跨馬涉水薄賊若四顧周覽得其形勢歸告曰易與爾奪據其望樓則技窮矣世忠然之遣元率兵五百長戟居中翼以弓矢自下趨高賊衆莫支乃據望樓立赤幟四面竝進賊遂敗改相州觀察使世忠命守高郵時城中兵不滿三千金人已至近郊元度明日敵當造城下乃先遣百人伏要路百人伏嶽廟自引四百人伏路隅令曰候敵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視我麾旗則立幟以待敵必自嶽廟走伏者背出過其歸路翌日悉如所料金萬戶黑頭虎直抵城下伏發進退無路追至嶽廟擒之獲所領兵百四十八人所遺者二金兵復集又戰却之追北數十里赴水死者甚衆改同州觀察使從世忠戰下邳以數百騎破敵伏兵

授保順軍承宣使略地淮陽至劉令莊騎纔三百敵騎數千揮戈大呼衆爭奮敵披靡俄而救至後部疑懼元回顧曰我在此若等無慮衆乃安轉戰自辰至午敵退成列而還加龍神四廂都指揮使世忠罷兵柄以元為御前諸軍都統制即統其衆屯鎮江明年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尋授保信軍節度使卒年五十四贈檢校少保

成閔字居仁邢州人初應劉鞫募後從世忠追苗傅及龔兀朮討范汝為皆在戎行積功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解元至高郵遇敵水軍夾河而陣相擊甚烈遂聞將騎士往援遂大勝俘生女真及千戶等復奏奪淮陽門功轉武德大夫由是知名從世忠入覲世忠言之于帝曰臣在南京自許天下當先使當時見此人亦須避一頭地上勞勉旋以取海州功遷磁州團練使賜

私簡錄

卷一百二十

三 功臣來七

袍帶錦帛世忠罷兵進棧州防禦使殿前遊奕軍統制主管侍衛馬軍司歷保寧軍承宣使慶遠軍節度使母憂贈鄆國夫人亮將敗盟詔起復提禁旅五萬鎮武昌以禦襄漢上流命湖北守漕多創若屋三萬間以待閔兵發折帛米錢茶引共百四十餘萬緡義倉和糶米六十三萬石以備軍用仍賜金器劔甲臨遣之至鄂未幾進屯應城除湖北東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兼京西北招討使詔回援淮西未幾除淮東制置使駐鎮江既又詔閔回駐鄂州亮死金人渡淮北去閔列兵南岸軍士聲相聞金人笑之曰奇聲謝成太尉有勤護送至泗州冒奏克復淮東入朝凡侍從卿監閭門內侍皆有賂正言劉度論劾猶趨拜太尉主管殿前司公事御史胡沂歷數閔二十罪言其贖貨不恤士卒罷太尉婺州居住乾道五年復慶遠節為鎮江諸軍

都統制請祠致仕卒年八十一贈開府儀同三司

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砦人以武勇應募隸熙帥姚古金人
入侵古軍懷澤間命德為謀斬金會一人還補進武校尉復從
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偽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十
百人眾胎愕莫敢前械獻于朝欽宗問狀德曰臣就縛時止見
一夜又耳時呼為王夜又建炎元年以勤王倍道趨關收隸劉
光世平李昱張遇討李成皆在授武略大夫前軍統領屯天長
會叛將張昱張彥圖和州太守張績求援於德賊不意其至選
明斬昱遂大潰俘其兵騎光世謀討苗劉迎至建康以兵屬之
二豎走閩中詔德追至浦城斬苗瑀擒馬柔吉送行在初德在
信州擅殺世忠所遣親將陳彥章還為世忠所訟按當死帝特
原之編管郴州光世屯九江以便宜復德前軍統制僥州賊劉
文舜圍城德引兵往赴誅之自餘請降不戮一人貴溪妖賊王
宗石以念經為名時在信州德倍道鼓行而前擒獻于朝加武
顯大夫領榮州刺史從光世鎮京口以為都統制光世將退保
丹陽德請以死捍江分軍扼險遂渡江襲金人收真揚數郡既
而遇敵于揚州北有被重鎧者直前刺德德揮刀迎之墮馬衆
駭因麾騎乘之殺獲萬計秀州賊邵青既降復叛用火牛來攻
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二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命合軍持
滿萬矢齊發牛返奔入賊陣青自縛請命俘獻行在帝召見問
勞褒賞特異遷忠亮大夫同州觀察使世忠移鎮江德徒步往
迎自言曩殺彥章請死世忠下馬握其手曰公壯士向來緘介
不足寘懷為設酒盡歡而別徙屯池陽為行營左護軍統制金
兵掠江北破滁州德越江襲奪之追至桑根擒萬戶盧學一人

千戶十餘人又分兵禦劉猗于藕塘追至壽春弗及獲其糧舟

四百艘第功除武康軍承宣使其拜相州觀察使七年改熙河
蘭廓路副總管行營左護軍都統制駐師合肥命護光世軍德
與鄆瓊故相等夷瓊居其下率眾叛去復命隸張俊名其軍
曰銳勝十年解頴昌圍俊檄德就取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
斬縣與遊騎遇遂入城偃旗卧鼓夜半潛薄賊營詰朝敵將高
統軍歷汴而陣偽守馬泰同知耶律溫以兵三千阻水邀戰德
策馬先濟步騎從之大呼我乃王夜又爾何為者賊聞多投兵
降泰與溫閉門城守德至叱其子順先登二人亦降遣請行在
遂復宿州乘勝趨亳州與俊會于城父叛將鄆瓊時屯毫間德
至謂三路統制曰夜又未易當也遂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
威已振請乘破竹之勢進取東都俊難之引還壽春策功第一
私簡錄 卷一百二十 功臣宋七

福建總管荆南副都統制卒贈檢校少保再贈少傅三子琪順亦以驍勇聞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終
音 功臣宋七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一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功臣 宋三之八

岳飛 子雲 張憲 胡閱 休 牛皋 楊再 王彥

翟進 兄興 張玘 劉錡 父仲武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家世農業曾祖成祖立父和母姚氏飛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好讀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父異之曰汝他日必能徇國死義宣和四年應劉錡募為敢戰士相有刺賊由俊買進和擁衆數千飛請以百騎破之遂擒以歸康王至相因劉浩以見命招賊吉倩遂降其衆補承信郎從浩解東京固飛以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麾其徒進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可勝也有梟將舞刀而前迎斬之敵大敗遷乘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犯法將刑特為奏原由是知名高宗即位上書言敵方謂吾示弱宜乘其怠擊之宰相汪伯彥黃潛善坐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脩武郎因說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則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惟命是從所大喜補武經郎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將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喧傳金兵至飛堅卧不動既而食盡走彥壁乞糧彥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一 功臣宋八

不與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拔耶烏居數日復遇敵單騎持丈八鎗刺殺黑風大王復歸宗澤為留守司統制澤死杜充代之遣飛戰柘城黑龍潭皆大捷從閭勅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登金將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兩束夜半焚四端而舉之金疑援至驚潰建炎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敢奮曰吾為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充棗東京還建康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失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張用至六合遇李成皆敗之成遣騎劫犒軍銀帛飛進兵掩擊成奔江西與金人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請不納及充叛

私簡錄

卷一百二十一

七

功臣宋人

乘機漸進會金攻楚急遣飛代俊行而命光世援飛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勢孤楚陷白剌待罪尋退保柴墟賊于南霸橋金大敗紹興元年李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請於張俊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輕兵絕生米渡出不意破之必矣俊大喜因以為前鋒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布陣十五里飛先設伏以待選騎二百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騎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走使人大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進與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斬其將趙萬成開自引兵十餘萬來遇於樓子莊復大破追斬進時張用方寇江西飛以書招之曰吾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降江淮

私簡錄

卷一百二十一

三

功臣宋人

收招之遂聽命赴行在時盛夏行師撫循有方士無死瘴癘者嶺表平投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安撫李回檄捕賊賊馬友郝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式皆平之三年宣諭劉大中奏令飛討虔吉廣惠英韶南建汀邵諸郡盜賊固石洞賊彭友悉眾迎戰躍馬馳突飛麾戈即馬上擒之餘酋退保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遣死士潛入賊巢黎明奮擊賊潰蔽山而下騎兵圍之賊號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旨令屠虔飛請宥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虔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萍鄉餘寇犯袁州投統領徐慶王貴方略未幾悉平秋九月自江州來朝帝手書栢忠岳飛字制旗以賜改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偏將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鼻皆隸焉四年偽齊李成挾金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一 功臣宋八

大入襄鄧隨郢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州軍皆破湖寇楊么亦與齊通欲順流而下飛奏襄陽六郡為恢復中原根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疾俟成遠遊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問趙鼎對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除荆南岳鄂黃復漢陽德安諸路制置使拜命渡江中流顧幕屬曰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偽將荆趙乘城拒戰飛鼓衆而登趙投崖死復其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趨襄陽成布陣迎飛飛笑曰步兵利險阻而列平地騎兵利平曠而列江岸雖十萬何能為也舉鞭指王貴以長槍步卒擊其騎指牛鼻以騎兵擊其步卒戰合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遂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飛復與王萬夾擊破之乃奏行營田候糧足即過江勦殺又進兵鄂州王貴張憲掩擊金將劉合李董僅以身免

退黨高仲退保鄧州一鼓擒之又復唐州信陽襄漢平捷聞帝大喜曰朕素聞飛軍有紀律未知其破敵神速如此趙鼎奏湖北岳鄂最為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駐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安乃併隨郢唐鄧信陽為一路移屯鄂州授清遠軍節度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兀木合劉豫兵圍廬州帝手札命提兵趨之時敵已驅甲騎五千逼城見飛所張岳字與精忠旗一戰而潰五年入覲授鎮寧崇信兩軍節度進武昌郡侯母封國夫人尋奉命招捕楊么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表授武義大夫飛單騎按其部附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仰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一 功臣宋八

謂疑飛玩寇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何可易言黃佐襲川倫若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會名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麻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今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離其腹心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盡俘賊黨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復遣歸湖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伴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眾數萬么尚負固方浮舟湖中以檣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馬者

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迫則草木壅積舟輪碍不能行飛遣兵
亟擊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
撞其舟舟盡壞公投水牛鼻擒斬之俱降飛親行諸營慰撫之
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
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論功
加檢校少保荆湖南北襄陽黃等路招討使進封本郡公移
軍鄂州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募義來歸飛入覲面陳襄
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無以按察州縣乃以李若虛為京西南
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張浚至江大會諸師獨稱飛與世忠可任
大事改武勝定國兩軍節度兼湖北京西宣撫使置司襄陽會
母憂扶柩還廬山乞終喪表三上不許累詔趣視師又命節制
河北首遣王貴攻澧州下之又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中原誓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一 六 功臣宋八
應會偽齊分道入寇帝慮諸將不足倚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
平楊公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日疾至是疾甚聞詔即日啓行
帝語鼎曰諸將知尊朝命可喜已而有詔止飛不進七年入覲
拜太尉從幸建康詔以王德用現兵隸之諭德等聽飛號令如
朕親行數見帝論恢復大略又手疏力言之帝召至寢閣曰有
臣如此顧復何憂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進止之機朕不中制方
圖大舉會檜王和遂止德瓊兵不以隸飛詔赴督府與張浚議
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參謀
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偃之在上則必爭呂尚
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宜撫何如飛曰暴而寡謀尤
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後等爾浚然曰
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

得兵為念耶即日上章乞終喪令張憲暫攝軍事步歸廬母墓
側浚奏兵部侍郎張宗元為宣撫判官監其軍累詔還職力辭
又詔幕屬造其廬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宗元言其將和士銳
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
斷已堅何今尚未決願提兵進討願天遊因人心以曲直為老
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
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俄聞瓊叛浚悔無及已乃詔飛屯江州
飛知劉豫結粘罕而疎兀木會得兀木謀者謬曰汝非張斌耶
吾向遣汝至齊何不復來謀冀緩死詭服飛乃作蠟書言豫許
我以冠江為名誘致四太子于清河戒勿泄謀歸報兀木果大
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掃其不備長驅以取
中原不報八年秋召赴行在命見皇太子賀曰社稷得人矣會
金請歸河南地飛言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減槍銜之九年
以歸中原大赦授飛開府儀同三司上表力辭謂今日之事可
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
功行賞取笑敵人飛表謝有唾手燕雲之語會遣士僕謁諸陵
飛請以輕騎從備洒掃槍白帝止之十年金人分道攻拱亳劉
錡告急命飛馳援帝賜札設方略一以委卿朕不遠度乃分
布方略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大兵長驅以闔中原將
發密奏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仇之
意帝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所遣諸將相繼奏捷
大軍在穎昌分道出戰飛自擁輕騎駐郟城往來督視兀木大
懼龍虎大王議以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併力一戰有

詔令飛密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日出挑戰兀术合龍虎蓋天與韓常兵逼郾城飛遣子雲與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曰不勝先斬汝慶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先是金人選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及是以萬五千來飛戒士卒持麻札刀入陳勿仰視第砍馬足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遂大敗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常以此勝今奈何復益兵來戰部將王剛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望見黃塵蔽天亟自將突騎擊走之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术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鬼戰于城西殺兀术婿夏金吾副統軍罕索李董中原大震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术對壘以背見騎五百奮擊兀术遁還汴京飛檄陞臺令行視葺治諸陵先是飛遣梁興等渡河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若韋

私前錄 卷一百二十一 九 功臣宋八

志銳不可回詔俊沂中先歸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降十二金字牌飛憤恸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遂班師民遮馬慟哭曰金人悉知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哭聲震野飛亦悲泣取詔示之為留五日以待其從從而南者如市奏處以漢上六郡關田方兀术欲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母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中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但拜謝而已十一年金復分道渡淮兀术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搗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斃若以為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斬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為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敵望風而遁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為得體時和議既決名三大將論功行賞飛獨後至檜與王次翁計授飛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諸將不能平飛屈已下之楊么平獻俊與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金人攻淮西俊所分地也俊以糧乏為詞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馳解廬州圍加授兩鎮帝賜褒札有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之語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還遣之說及同往楚州俊欲脩城為備飛曰當戮力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又欲與分世忠背鬼軍飛義不肯適軍吏請著與總

私前錄 卷一百二十一 九 功臣宋八

領胡紉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紉上其言槍捕著下
獄將以扇搥世忠飛馳書告之世忠見帝自明俊轉問槍大以
爲嫌又嘗不滿趙鼎之逐每對客歎息至讀槍奏德無常師之
語尤惡其欺罔志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恐面謾其主
耶槍屢積惡怒會兀術遣槍書汝朝夕以和請而飛方圍河北
必殺飛如可和槍深思飛不死終裡和議已必及禍力謀殺之
諫議乃侯高與飛有怨借中丞何鑄御史羅汝楫撻俊語交章
彈論飛亦累章請罷遂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槍怒猶
不已論張俊令劫王貴部曲誣告張憲謀還飛兵矯詔捕飛父
子下大理鞠問使者至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翻然就獄錄
鞠之因無左驗裂裳以示背有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鑄
明其無辜改命高誣飛有書與憲且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
月卒無可證或致高以臺章所指淮西延頤爲言高喜自槍每
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通孫革等誣証評事元龜年
取行軍時日雜定之歲暮獄尚不成至二十九日槍手書小紙
付獄即報飛死年三十九雲與憲皆棄市籍家貨人口徙嶺南
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又六人布衣劉允升上書訟冤下獄寺亦
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韓世忠不詣槍詰其罪口
雲與憲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答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洪皓在金蠟書馳奏金人所畏服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
死酌酒相賀秦檜惡稱岳字改岳州爲純州岳陽軍爲華容軍
飛性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侍疾藥餌必親及卒水漿
不入口者三日耗斲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與屯田歲省漕
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以賜飛跋其後指操奸

賊而鄙之尤槍所惡感張所恩死鞠其子宗本奏以官襄陽之
役詔光世爲授大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槍死議
復飛官尚持不可紹興末大學生程宏圖上書訟冤詔其家自
便復所敗州軍仍舊汪澈宣撫荆襄飛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
雷震孝宗詔復其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
於鄂號忠烈淳熙五年詔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寶慶初加
諡忠武五子雲雷霖震霆雲飛養子也年十二從戎多得其
力軍中呼曰麻官人凡征伐未嘗不與數建奇功飛輒歸之遇
休舍與將士披重鎧習演注陂跳濠每臨陣手握兩鐵椎重八
十斤所向無敵攻隨破鄧平襄漢楊么功皆第一飛不以聞銓
曹檢舉始遷武翼郎浚曰岳侯愛子以德朝廷普資惟公均得
之矣又特旨遷三資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沾一級男雲
違職崇資恐無以服衆不受穎昌大戰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
餘創甲裳爲赤遷忠州防禦使命帶領器械皆力辭終左武大
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以禮祔葬贈安遠軍承宣使
雷忠訓郎閣門祇候兼朝散大夫敷文閣侍制震朝奉大夫廷
脩武郎霖子珂奉議郎守當塗兼管內勅農事嘉定間嘗彙次
淮西十五御札辨驗出師應授先後皆有可考爲觀天辨証集
五卷天定錄二卷名金花粹編行於世
冊曰志氣用事認理認真血氣用事可屈可伸忘君非讒
事仇非仁偷生非智免死非臣毫髮有差吾志難徇上窮
入表下徹九垓斯理苟同未喪斯人
張憲飛愛將初曹成破其黨有郝政走沅州首被白布爲成報
仇號白巾賊憲一鼓擒之遣下隨州將王嵩不戰而遁復鄧州

距城三十里遇賊數萬迎戰與王萬董先各出遊騎突擊大潰
 從戰穎昌戰陳州皆大捷兀術頓兵十二萬於臨穎以意繼揚
 再興破其兵八千兀術夜遁將徐慶李山復捷於臨穎東北
 破其衆六千獲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會班師俱還未
 幾檜與張俊謀殺飛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優賞之卒無應者
 聞飛常欲斬王貴誘之貴不肯俊乃劫以私事貴懼而聽命有
 王俊者奸貪善告訐號賜兒屢爲憲所抑檜使人諭之較從俊
 乃自爲狀付王俊妄言憲謀還飛兵柄令告王貴檜意以三人
 皆飛部曲自相攻發因及飛父子庶上心不疑憲未至俊預爲
 獄以待吏王應求白俊密院無推勘法俊不聽憲至俊親鞠殺
 檜使白誣得雲手書已焚之矣遂下大理檜矯詔名飛雲以證
 萬俟卨誣飛使子鵬孫革致書憲貴令虛申警報以動朝廷雲
 與憲書規還岳軍其書皆無存但以果證具獄遂被害三十二
 年追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閩州觀察使贈寧遠軍承宣使
 錄其家 有胡闕休者字良弼開封人爲太學生後補承信郎
 飛被誣死闕休發憤杜門伴疾十年卒有勤王忠義集藏于家
 又薛弼字直老永嘉人登政和進士調懷州刑曹杭州教授
 初頒五禮新書定釋奠先聖謨用下丁據禮正之監左藏東庫
 白內侍王道奴陰竊絹疋乞治人嚴憚之靖康初助李綱城
 守遷光祿寺丞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李綱不當去朝廷命刑部
 侍郎宋伯友提舉河防弼以點檢糧草從之計畫甚切皆不能
 用乞罷歸改三門白波輦運尋提舉淮東鹽事遷湖南運判始
 飛謀益造大舟拒楊么弼曰若是未可以歲月勝也且彼之所
 長可避而不可圖今欲目前見効宜破其所恃乃進構殺投藥

之說飛善其策進直祕閣時道壘相望帝命給錢及轉廣西鄂
 州米振之民賴以甦改直徽猷閣命代王彥時彥自荆移襄遷
 延不赴所將八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患其恣橫彥殊不意弼
 徑入府受將吏謁委曲譬曉彥感悟卽日出境尋除岳飛參謀
 官飛歸廬山部曲洶洶生異語弼語諸將太尉甫離任詔使隨
 至岳軍素整今而譁鬪是汝曹累太尉也諸將以告張憲憲曰
 相公腹心惟參謀知之衆乃定久之進戶部郎官知荆南誘桃
 源劇盜伍俊許以靖州至則斬以徇還祕閣備撰陝西轉運使
 以左司郎官知處與黃州轉集英殿知福州平大盜號管天下
 伍思龍蒲山紅之屬復移廣州擢敷文閣待制卒年六十三岳
 飛之難以檜居永嘉弼游其門且爲檜用屢更事故獨得免世
 以此少之

弘治錄 卷一百二十一 功臣未八

牛皋字伯遠汝州魯山人素以勇聞初爲射士翟興表補保義
 郎累遷棗州刺史中軍統領果州團練使留守上官悟辟爲同
 統制兼京西南路提點刑獄轉和州防禦使充五軍都統制嘗
 四敗兀術兵劉麟合金步騎十萬至合肥謀言兀術爲殿人心
 怖駭不知所爲會皋統兵適至廬州守仇念動以忠義舉引二
 千餘騎馳出所向披靡敵稍懈散而復集者三因免胄大呼曰
 我牛皋也可來決死寇畏其名遂潰轉西道招撫使寧國軍承
 宣使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飛之經略中原皋及王貴董先
 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皆往東西京及汝鄭穎昌陳曹光蔡諸郡
 又遣梁興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未幾李寶捷于曹州并
 宛亭渤海廟前姚政捷于穎昌劉政捷于中牟張憲復穎昌
 淮寧府王貴將楊成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皋及傅選捷于

西京并黃河上孟邦傑復永安軍其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捷于西京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峪等破金人于垣曲又捷于沁水追至孟州之郟原金張太保成太保等以所部降又破金高太尉兵于濟源喬樞堅等復趙州李興捷于河南府梁興在河北取懷衛二州大破兀術軍斷山東河北金帛馬網之路金人大擾後於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遇毒而卒年六十一或言槍使之楊再興乃曹成將紹興二年飛破成入莫邪關再興走躍入泗張憲追及之願就執見岳公飛奇其狀貌釋之勉以異日盡忠報國再興拜謝六年遣至西京長水縣殺孫都統及統制滿在斬五百餘人俘將吏百人餘黨奔潰明日再戰于孫洪濶破其衆二千復長水得糧二萬石以給軍民盡復西京險要又得偽齊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一

西

功臣宋八

王彥字子才上黨人性豪縱喜騎略詣京師隸弓馬子弟所徵宗臨軒閱試補下班祇應為清河尉從神師道兩入夏國有戰功遭時多難棄家赴闕招撫張所具其才擢為都統制使率裨將張異白安民七千人渡河岳飛與焉復衛州新鄉縣傳檄諸郡金人數萬衆薄彥壘圍之數匝彥潰圍出諸將皆散歸彥獨保共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巡部曲覺之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

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

兵首領傅遇孟德劉澤焦文通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

受彥約束金人患之謀以大兵破彥壘首領泣曰王都統若堅

如鐵石未易圖也間遣勁騎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

益治兵刻日大舉告期於留守宗澤澤召與會議乃將兵萬餘

渡河金人以重兵襲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澤大喜令宿兵近甸

量帶親兵趨行在時朝廷已遣宇文虛中議和彥見黃潛善汪

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野以望玉師願因人心的舉北伐言辭

憤激件二人意降旨免對授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差充御營

平寇統領時范瑗為平寇將軍有逆節彥稱疾不就張浚奏為

宣司前軍統制富平之役彥言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

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園與洋以固根本遇敵入

壘檄召五路兵來援萬一不捷猶未大失浚不謂然彥乃請為

利路鈐轄俄改金均房安撫使知金州時中原多盜加以饑饉

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彥舊部曲桑仲既陷淮襄乘勢西向均房

失守直搗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請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

道入蜀以就食耳彥不許遣統領官門立為先鋒擊之賊銳甚

立戰死將士失色請避彥叱曰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

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

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

士殊死鬪仲敗走追奔至白磧遂復房州紹興元年李忠反擾

京西攻金州諸關賊皆河朔人驍果善戰彥不利退屯秦郊店

距郡城二十里令將士退伏山谷偽若遁者益募敢死士易麾

幟設奇以待越再宿賊至官軍逆戰大敗之追襲至秦嶺遂復

乾祐縣忠走降劉豫仲敗還襄陽鳩集散亡陷鄧州凶焰復熾南攻德安西據均陽分衆三道一攻注口關一出馬郎嶺一擄洧陽前軍去全州不三十里彥曰仲以我寡彼衆故分三道以離吾勢法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遣副將焦文通禦注口自以親兵營馬郎嶺相持一月大戰六日仲大敗為其下所殺又有王圖董貴祁守中阻兵窺蜀少者亦不減數萬彥悉討平之是冬偽齊經略郭振以數千騎掠白石鎮彥與關師古併兵禦之賊大敗獲振復秦州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三年二月兀术入侵召彥與吳玠劉子羽會于興元撤離鳴自上津疾馳不一日至洧陽統制郭進死之彥退保石泉縣金人入金均彥趨西鄉又攻饒風關彥與玠禦之不能却關破彥收餘兵奔達州復遣兵至漢陰縣與劉豫將周貴戰大敗之五月丙午遂復金州諭功進保大軍承宣使五年四月差知荆南充歸峽荆門公安軍安撫使彥因其曠土措置屯田自蜀買牛授官兵耕營田八百五十頃分給將士有差復知襄陽浚奏為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督府參謀軍事以八字軍萬人赴行在至鎮江間母喪解官不許除浙西淮東沿海制置副使以所部屯通州之料角與解潛有違言貶秩二等尋復洪州觀察使知邵州卒于官年五十彥事親孝居官廉子弟有戰功不冒與賞將死以家財均給之當建炎初屢破大敵威聲振河朔時稱名將方撓於和議遽召還又奪兵柄使之治郡惜哉

翟進字先之與兄興字公祥河南伊陽人兄弟咸以勇聞應募擊劇賊王仲號大小翟進初補下班殿侍累功充京西第一將改河北第四將為劉廷慶先鋒與契丹戰于幽州石料岡盧溝

河皆捷又遇于峰山力戰彌日契丹潰去金人之難范致虛次潼關以進統河南民兵收復西京至福昌遣兵襲金管遊騎往來設伏擒之金逼靈山岩進父子兄弟與戰潰圍至高都集鄉兵七百人夜行晝伏五日至洛城夜半破關入擒偽西京留守高世由再捷于伊陽白草塢都總管孫昭遠至洛陽以進戍澠池界授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金犯白浪隘將渡河進破之未幾洛陽再陷進在伊陽哀散亡幾千人金犯薛封選精銳三百夜縱火斫其管焚死甚多又戰于驢道堰生擒金將翟海追至梅花谷賊冀德韓清燭聚南陽進間道擊之德降清斬于艾蒿平進又勒兵抵龍門屢與金夾河戰乘勝入洛陽金人聚懷衛蒲孟數州之衆薄城下斧諸門入進率士卒巷戰次子亮死之遷武功大夫充京西北路兵馬都鈐轄尋授馬軍副總管升

本路制置使兼知河南會留守杜充所招巨寇楊進號沒角牛者擁兵數萬殘害汝洛間邀擊之追賊數十里破四岩馬驚墜整為楊進所害與訴其事于朝贈左武大夫忠州刺史官其後五人 興初補承信郎代進為京西北路安撫制置招討等使兼知河南與子琮同報進仇時楊進屯鳴皋山北興帥鄉兵時出擾之進懼棄輜重南走邀擊于魯山縣進死餘衆潰去西京平賊王俊據汝州興又引兵攻之俊棄城去退保徽蓋山興進攻免胄大呼我翟總管也衆皆披靡遂破之金犯河陽鞏縣永安軍琮與搏戰屢捷追至澠池詔授河南孟汝唐州鎮撫使轉武略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寓治伊陽時河東北雖陷土豪聚眾保險興遣蠟書結向密王簡王英輩皆願受節制奏上高宗嘉之即授河東北路軍馬使令徧檄山岩由是汾澤潞懷豪傑皆

應命金人入陝右與邀擊俘五十餘人琮生擒偽河東都統保骨遂復陽城縣乘勝取絳之垣曲進至米糧川紹興元年金重兵犯河南時軍乏糧就食諸道僅存親兵自衛人情震恐與授將彭玘方略設伏于井首金帥就擒遣將董先追獲鄧州人偽信王于商州殺之進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劉豫將遷汴憚與遣將顧持書誘以王爵與不納陰遣人啗將楊偉以利俾納之以兵徑犯中軍奮擊典墜馬死持其首降豫尋聞贈保信軍節度使典狀貌魁偉每以忠義激奮軍士食將不繼難以菽粟藜藿在河南累年保護諸陵金人不敢犯詔賜軍名忠護 琮沈勇有父風繼為鎮撫紹興二年入西京擒偽齊留守孟邦雄三年遣統制李吉敗偽齊兵于伊陽又殲其將梁進之衆遂拔伊陽屯兵鳳牟山明年豫復取伊陽琮不能孤立突圍奔襄陽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一

大 功臣來八

琳閣門祇候

張玘字伯玉世居澠池以家財募兵討賊從者數千人屬京西制置翟興與金兵白浪口敵不得渡積功補武翼大夫成州刺史佐董先為制司前軍統制每戰冒矢石為諸軍先紹興元年金將高瓊取商州先禦之玘乘銳奔擊單馬至四皓廟金數百騎至玘與目大呼挺刃突擊敵披靡莫敢當是日九戰九捷追至試劔關爭門蹂踐死者百人明年春偕董先由藍田渡渭規取長安值偽齊經略李諤屯渭北與折合李董相為聲勢玘陳兵華嚴川俄白氣貫日吏士驩奮戰于典平咸陽渭河石籠谷時先軍乏食偽降豫玘知攝虢州王倚陰與豫合忠之翼日倚詣玘議事玘倚下責以大義斬之并斬推官祁宗儒初劉豫常遣人持詔以玘為商虢路兵馬都監玘囚其使至是并戮之於

是偽齊安撫孟邦雄總管樊彥直據洛陽兵直抵長水玘遣將陳俊守白馬山謝舉守船板山梁進守錦屏山盡匿精銳金兵深入玘戰東關三砦響應金兵潰玘率精騎三千一日夜馳三百里黎明抵河南邦雄就擒彥直遁去便宜升霸州防禦使三年春董先歸玘還柄退就位時人襲之翟琮言于朝真授武翼大夫果州團練使河南孟汝唐州馬步軍副總管擊金將閻銳于唐鄧間先登殺獲千餘人未幾從岳飛復京西六州平湖賊鍾子義等累功進拱衛大夫玘入侍衛始以誅王倚事聞休史館賜詔褒美進親衛大夫三十二年領御營宿衛前軍都統屯泗州海州聞急詔會鎮江都統張子蓋赴之環城數十匝矢石如雨玘戰于州北三里磨精騎衝其陣手殺數十人殲其長殺獲萬計歸途解玘亦中流矢卒子蓋上其功特贈觀察使官其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一

大 功臣來八

後九人廟號忠勇孝宗又命祠於戰所贈清遠軍承宣使子世雄歿於符離之戰贈武節大夫

問曰人情轉移莫匪自失觀帝之初猶有可述奸槍亂邦從茲一律

劉錡字信叔順德軍人父仲武字子文熙寧中為涇原將夏人犯天聖若力戰却之吐蕃趙懷德叛潛遣二將設伏道左然後扣其營羌果來追遇伏大敗累進客省使榮州防禦師行每持重固壘因高永年易賊輕戰死之引咎自劾流嶺南尋貸其罰以為西寧都護董貫招誘羌王子臧征僕哥遷仲武計事率師過河僕哥果約降索仲武一子為質即遣錡往擊與俱歸貫掩以為功徵宗訪得實名對擢龍神衛都指揮使九子悉命以官加錡閣門祇候尋遷仲武步軍副都指揮徐州觀察使保靜軍

承宣使瀘州軍節度使提舉明道宮卒年七十三贈檢校少保
 諡威肅錡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聲如洪鐘善騎射宣和間高
 俅薦授閣門祇候高宗錄仲武後特召見奇之授閣門宣贊舍
 人知岷州為隴右都護與西夏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
 都護來張浚宣撫陝西知其才武選為涇原經略使兼知渭州
 富平之敗慕容洎叛攻環州浚遣錡往救金人大入破渭州錡
 還救已無及乃走順德軍坐貶秩知縣州紹興三年復官為宣
 撫司統制分守陝蜀薦還除帶御器械尋為江東路副總管六
 年權提舉宿衛親軍帝駐平江解潛王彥兩軍交關俱罷命錡
 兼領之因請以彥八字軍及馬軍通為前後左右中與游奕凡
 六軍每軍千人錡至是始能成軍扈從赴金陵除知廬州尋移
 戍京口擢果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十年金歸三京
 以錡充東京副留守率所部赴汴皆携其孥自臨安沂江絕淮
 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驚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
 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謀報敵騎已入東京復與將佐舍舟
 陸行急趨城中五月庚寅召諸將計事皆謂金兵不可敵請以
 精銳為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
 京已陷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哉言去者斬惟部將
 許清議合遂命鑿舟沉之示無去意時守備一無可恃錡取為
 齊所造窺車輪輾埋之城上又撤戶扉周蔽缺處焚城外民居
 數千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潁河壬寅圍城錡豫於城下設
 伏擒千戶阿黑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渦距城三十里夜遣人
 擊之殺獲頗眾既而葛王哀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出兵截
 羊馬垣為陣敵縱矢皆自垣端上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

敵弓神臂弩自城上或垣門射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
 破其鐵騎數千溺死不可勝計時受圍已四日金不能拔更移
 砦東村距城二十餘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
 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敵人輒滅之又退十五里錡復募百
 人以往令皆折竹若小兒吹以為戲者人持其一為號乘暗直
 犯金營電光所燭輒出奮擊電止則匿不動聞吹竹聲則復合
 敵不能測彼此終夜自歸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木在汴間
 之即索靴上馬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
 錡聞會諸將問策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具舟全軍而歸錡曰
 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軍法有進無退矧敵營甚逼
 兀木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平生報國之志及
 成誤國之罪矣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大尉命王子金兵數十萬
 至城下營亘十五里鼓鞀震山谷錡遣耿訓以書約戰且曰料
 太子必不敢渡河請獻浮橋五所於河泝濟師兀木怒曰錡何
 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趨倒耳遲明果為五橋於
 潁河錡預遣人毒穎水上流及草中敵既濟用長勝軍嚴陣以
 待錡竟擊中軍時天大暑敵兵遠來疲人馬饑渴食水草輒病
 而我士氣開暇皆番休食羊馬垣下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
 未申間忽遣數百人山西門接戰俄又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
 勿喊但持長刀銳斧入其陣亂斫敵乃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
 深尺餘乙卯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木
 白袍介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載鐵兜牟
 周匝綴長簪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可
 進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斫其臂碎其首敵又以

私簡錄 卷一百二十一 功臣宋八

私簡錄 卷一百二十一 功臣宋八

鐵騎分左右翼。號揚子馬。專以攻堅戰。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鎬軍所殺。戰自辰至申。敵敗。遂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深入。斫敵又大破之。血肉枕藉。車旂噐甲積如山阜。兀木至陳州。數諸將韓常以下之罪。皆鞭之。自據衆還汴。捷聞。帝喜甚。授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充沿淮制置使。方圖大舉。以檜王和令鎬還太平。出師之謀。遂寢。十一年。金復謀再舉。鎬自太平渡江。抵廬。據東關之險。以遏敵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皋。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會揚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德。既破其右。鎬連追之。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時。命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失。於俊而鎬以功。驟賞諸將多嫉之。故柘皋之賞。鎬獨不與。居數日。濠州告急。三帥邀鎬會於黃連埠。以援距濠六十里。聞南城已陷。鎬謂俊本欲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師據險。徐為後圖。諸將曰。善。又聞敵已去。鎬曰。敵得城而遽退。此必有謀。宜嚴備之。俊不聽。遂明鎬軍至藕塘。大軍已遇伏。沂中遁。滁州俊道宣化。鎬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鎬曰。無恐。請以步卒禦之。宣撫試觀之。麾下皆曰。兩師已渡河。我軍何苦獨戰。鎬曰。願昌孤城。旁無赤手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况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遂設三伏。以待俄而。俊至。曰。謀者安也。乃成。方殿後之軍。爾鎬與俊益不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鎬營。擒斬十六人。餘皆逸。俊怒曰。我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鎬曰。不知宣撫軍。但斬劫賊爾。俊呼一人出對鎬。正色曰。備員將帥。有罪當

請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而去。山是還留之說。起謂飛不赴援。鎬不力。戰槍力主之。罷知荆南。岳飛留掌兵。不許在荆。凡六年。軍民安之。魏良臣言其名將不當閒廢。命知潭州。加太尉。賜以湖南田。復師荆南。塞黃潭水。斥腴田。令流民自占者幾千戶。三十一年。金亮復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鎬為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迤路。軍馬屯于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整肅。金人以瑄。襄船載糧。駐清河口。鎬使善沒者。鑿沉其舟。萬戶高景山來攻。遣員琦拒于皂角林。設伏敗之。斬景山俘數百人。捷奏。賜金五百銀七萬。以鎬師會有疾。其將王權不從節制。自清河退兵屯瓜洲。鎬求解柄。留其姪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又令李橫以八千人固守。俄詔防江。遂還京口。十一月。金攻瓜洲。汜以克敵弓射却之。密院葉義問督師。至見鎬病劇。以橫權鎬軍督之。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一 功臣宋八

渡江鎬使人持黃白幟戒曰。賊至舉白幟。合戰。舉二幟。勝則舉黃幟。金以重兵逼之。汜先退。橫孤軍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左軍統制魏友後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鎬登高山望見黃幟久不舉。嘆曰。吾軍殆矣。憤懣病益甚。虞允文自采石戰勝。過江。謁候問疾。鎬執其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儒生我輩。愧死矣。名詣關。提舉萬壽觀。鎬疑汜累已常懼。有後命。明年閏二月。嘔血數升。卒。年六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賜銀帛。諡武穆。為人慷慨深毅。通陰陽家。行師避就有備。將風亮嘗枚舉南朝諸將姓名。其下皆應。答如響。至鎬莫有應者。亮曰。吾自當之。下令有言鎬姓名者。斬。在揚州。悉徹城外民居。以白灰飾城壁。徧書完顏亮死于此。亮果見而惡之。乃退居瓜洲之龜山寺。人衆不可容。以致大變。

冊曰兀術盈天奪其魄假手劉錡願昌大寇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二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功臣 宋三之九

楊存中 祖宗問 父震 吳玠 弟彞 子挺 郭浩 父成 楊政 曲端

李顯忠 父永奇 韋永壽 王友直 魏勝 李寶

楊存中本名沂中宇正甫紹興間賜今名代州崞縣人祖宗問為路總管同唐重守永興城陷死之父震字子發弓馬絕倫為安邊巡檢河東軍征滅底河上功第一從折可求討方臘追襲至黃巖獲賊將呂師襲進秩五等還知麟州建寧皆靖康初契丹將小鞠鞬圍建寧矢盡力窮與子居中執中闔門死之惟存中從征河北得免存中魁梧沈鷲少警敏日誦書數百言力能絕人善騎射學孫吳兵法誦人曰大丈夫當立取功名不能俯首為腐儒也宣和末應募擊山東河北盜積功至忠翊郎勤王兵起師中以萬卒入援後謀張俊部曲俊薦之高宗召見賜以袍帶帝知其忠謹親信之常以數騎入任城殺賊李昱數百人帝乘高望見介冑盡赤壯之亟呼酒曰酌此血漢存中請復往帝止之遷閭門祇候討賊徐明先登王帥將屠城存中力諫戮其渠魁郡縣以全轉榮州刺史赴苗劉之難遷貴州團練使御前中軍統制從俊討李成諸將議欲分道存中言兵分則力弱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為用俊然之整軍至豫章首破馬進于玉隆觀追至筠州成自將十萬眾來援夾河而營存中說俊曰彼眾我寡當出奇破之願以騎見屬公引步兵居前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一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一

書

功臣宋八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二

功臣宋九

從之即夜銜枚渡河出西山馳下擊賊俊步兵夾攻俘八千人方戰未休諸將慮降卒有變存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俊竟坑之還遷宣州觀察使二年進神武中軍統制兼提舉宿衛親軍存中固辭言神武諸帥如韓張名望至重臣一旦位與之抗實不自安上不許遣中使宣押乃視事時中軍卒不滿五千疲瘵居半存中漸脩軍政請拘神武卒借外用者悉歸軍中三年嚴州妖賊繆羅聚徒百人據白馬源殺王官命討平之除帶御器械加保信軍承宣使權發遣郵延路馬步軍副總管五年改主管殿前司併統神武中軍六年為龍神四府都指揮使密州觀察使張浚請令存中以八隊萬人助韓世忠時劉猷犯定遠縣存中引兵二千襲敗之越家坊既又遇於藕塘賊據山列陣矢如雨存中急擊之復引勁騎五千使統制吳玠突其陣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破賊陣亂賊錯愕駭視遂大敗玠以首抵謀至李愕曰適見驛將軍銳不可當果揚殿前也從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偃立失措存中躍馬叱之皆怖而降所得賊舟車無算北方大恐捷聞遣中使勞賜論功除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尋兼領馬步帥奏祖宗置三衛鼎列相制今令臣獨總非故事也不允九年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十年命為淮北宣撫副使引兵至宿州夜將五百騎襲柳子鎮黎明不見敵歸遇伏橫奔而潰參謀曹勛不知存中以聞上為震恐既而自壽春渡淮人心始安十一年兀朮復圍濠州詔為宣撫副使以毀司兵三萬戍淮與兀朮戰于柘臯敗之金人死者萬計而濠圍猶未解既而城陷宣撫張俊名諸將謀存中請戰劉錡請退師據險俟賊去為後圖項之遣人覘敵云已去矣俊乃自以為功令

劉錡毋往命存中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州列陣未定城中烟起遇金伏騎萬餘分兩翼出遂散亂南奔無復紀律追殺甚眾俊掩其收錄柘臯功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俄為都護贊徽宗永固陵竣事拜少傅以保傅為管軍自存中始又請詣大學謁先聖尋封泰國公進少師奏凡重地皆有統制獨荆襄無之自此二鎮名置統制汪澈論其權寵太盛罷為太傅醴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賜玉帶朝朔望未幾金亮南侵邊聲口急復以存中為御營宿衛使劉汜敗于瓜洲命往京口守江與虞允文協力拒敵亮死金人請和存中奏無遠許宜俟新王之命帝如建康復令扈蹕帝平時於諸將嘗假借而眷存中尤深深慮之役恐有逗留親筆諭曰若不便進當行軍法孝宗亦以兵舊臣尤禮異之符離之敗復起為御營使時議割和尚原以昇金人存中言此隴右要地敵得之可以睥睨漢川我存之則可下兵秦雍曩時吳璘常力爭之今臣不言非特負陛下亦規於璘也金人分攻淮甸詔同都督江淮事湯思退罷升都督世辭命坐賜玉鞍勒存中至集諸將調護之令更相應援不宜獨守分地帝賜札褒之曰諸將協和互相策應卿之力也朝議欲舍淮保江力持不可乃已金兵駐揚州或勸渡江進擊輒不應惟臨江固壘以老之尋許請盟乾道元年詔班師加昭慶軍節度使奉祠以太師致仕于湖山之間脩葺園亭高宗御書水月以扁又于所居建閣以藏御書孝宗題曰風雲慶會之閣二年卒年六十五追封和王謚武恭高宗追念為之出浴賜錢十萬為人忠孝敢勇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宿衛出入四十餘年最為寡過御軍寬而有紀所用將士專選才勇不私

部曲李顯忠以罪斥特奏復官嘗以尅敵弓雖勁而蹶張最難
以已意剗馬皇弩思巧製工發易中遠人服其精請謚祖忠介
父忠教賜二廟曰顯忠報忠祭許及五世前所無也祖母劉氏
流落蜀隴日夜訪問關數千里卒迎以歸子僕工部侍郎俟
簽書樞密院事昭慶軍節度使

間曰中人之性本無英發始終昵倚品量正合

吳玠字晉卿弟璘字唐卿德順軍隴千人少有志節知兵善騎
射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進義副
尉擢隊將從討方臘及河北羣盜擢權涇原第十將靖康初夏
人攻懷德軍以百騎追擊斬首百四十級擢第二副建炎二年
金人出大慶關略秦雍統制曲端令玠為前鋒進據清溪嶺迎
擊大破之金人始有懼意權涇原路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以

張簡錄

卷一百一十二

四 功臣宋九

斬劇賊史斌領忠州刺史時尚未知名劉子羽參張浚軍薦其
兄弟才勇浚名語大悅授玠統制璘掌帳前親兵俄升涇原路
馬步軍副總管擊敗金帥婁宿與撒離喝軍于彭原店金人整
兵復戰玠敗績降武顯大夫浚惜其才復以為秦鳳副總管兼
知鳳翔轉忠州防禦使浚合五路兵大戰富平玠言敵鋒方銳
宜各守要害倚角相援須其弊而乘之又言地勢未可請擇據
高阜諸將皆曰我眾彼寡前阻葦澤敵有騎不能施何用他徙
已而敵輿柴藁土藉淖平行進薄玠營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
大震玠與璘收散卒數千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
死守計時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
召與歃血各勉以忠義衆心始定或勸退屯漢中扼蜀口者玠
曰我堅壁保此敵懼吾躡其後決不敢越關而進是乃所以保

蜀也紹興元年金將沒立白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約日會和
尚原折合先期至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
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舍馬步戰大敗移營黃牛峽遇大風
雨電遂遁去沒立攻箭箬關璘力戰退之兩軍終不得合錄功
拜明州觀察使內艱起復兼陝西諸路都統制婁宿死兀木憤
玠常勝謀必取之乃合諸酋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
連珠營與官軍拒復攻和尚原玠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
勁弓強弩連發不絕繁於雨注復以奇兵旁擊過絕糧道度敵
困將走先設伏於神盆以待敵至伏發縱兵奮擊其眾大敗兀
木中流矢遁歸留撒離喝屯鳳翔與玠相持二年浚承制拜鎮
西軍節度使兼宣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三州金久窺蜀懼玠
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

張簡錄

卷一百一十二

五 功臣宋九

以級玠命游騎出熙河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搗上津三
年正月取金州二月長驅趨洋漢劉子羽以驛書招玠于河池
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
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金人始謀玠在西邊故蹈險東
來不虞玠馳至遂大戰於饒風嶺金兵被重鎗登山仰攻一人
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死則後者代玠用大石摧壓弓弩亂發如
是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復募敢死士五千將夾攻會小
校得罪導以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鬪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
保西縣金人雖入三郡然亦失不償得未幾北歸玠急遣兵邀
于武林關擊其後軍墮澗死者以千計盡棄輜重去進玠檢校
少保充利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先是和尚原去蜀遠餉不繼
復經營仙人關右殺金平朔築一壘移原兵守之四年二月兀

一馬 丹 賣參日車全書第 7 反之下

本撤離喝及劉夔率十萬騎大入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自武階路入投由七方關倍道而至敵首攻玠營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墨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刺以長矛金分軍為二兀木向東韓常向西璘率銳卒界其間隨機而發璘拔刀奮地語諸將曰死則死此有退者斬戰久軍稍憊金生兵踵至璘射以駐隊矢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撤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以酒缶撲滅之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合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統領王喜王武又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射中韓常左目敵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初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捷聞授川陝宣撫副使四月復鳳秦隴三州錄功拜檢校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二 六 功臣宋九

使知秦州節制階文二州敵爭仙人關以書抵玠言殺金于地潤遠前陣散漫須後陣阻隘然後可必勝玠從之急脩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方交而退果攻第二隘諸將欲別擇形勝以守璘奮曰諸君第忍之敵不久當退矣震鼓勇憤血戰連日金大敗去初金人決意謂蜀可圖自元帥以下皆携孥來劉夔又豫之腹心也及是不得逞乃還據鳳翔投甲士田為久留計不敢窺蜀者數年露布獻捷遷定國軍承宣使熙河蘭廓路經略安撫使知熙州紹興六年新置行營為左護軍統制九年升都統制尋轉秦鳳路經撫知秦州玠卒代為宣撫授神龍四廂都指揮使金人歸陝西地樓煥欲命璘與楊政郭浩分陝而守盡移諸軍赴之璘言敵反覆難信懼有他變若移軍陝右蜀口空虛倘敵自南山要我直搗蜀口我不戰自屈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二 七 功臣宋九

約戰金將鶻眼郎君三千騎衝璘軍璘使李師顏以驍騎擊走之鶻眼入扶風復攻拔之護三將及女真百十七人撤離喝怒自戰百通坊列陣二十里璘遣姚仲力戰破之授鎮西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十一年敗金統軍胡蓋于刺家灣復秦州及陝右諸郡時胡蓋習不祝合軍五萬屯劉家園璘請用新立營陣法世將以為然遂用之更休迭戰璘輕裝駐馬隨所指麾士殊死鬪二將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鳳家城璘圍之城垂破罪詔班師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檜主之也入覲拜檢校少師階成岷鳳四州經略使賜漢中田五十頃又分利州為二以為西路安撫治興州徙奉國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加少保開封儀同三司金亮南侵復拜四川宣撫使屬有疾肩輿上殺金平駟師青野原金西路元帥合喜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拒却之乘勝遣劉海復秦州金守將蕭濟降又遣曹湫復洮州潘青復隴州金復攻秦州璘遣子挺并統制向起擊却之俄兼陝西河東招討使出兵漢中復商號陝華等州攻德順久不下復遣仲與挺合東西兩路之軍先壁于險璘自馳往按行諸屯預治夾河戰地令先以百騎管敵敵果空壁躍出我師得先治地回旋曲折無不一當百苦戰久之至暮益奮凡八日而克又遣楊從儀復大散關屯兵和尚原金自失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憤甚必欲再爭德順完顏悉烈等引兵十餘萬自鳳翔來璘築堡東山以守敵極力來攻殺傷大半終不能克孝宗即位加少師用史浩言請兵宿於外去川口遠恐敵襲之詔璘退師金乘其後凡將士三萬生還僅七千人三路復為敵有隆興初拜少傅二年金侵岷州璘提兵至祁

山會講和而罷乾道初入朝召對便殿許朝德壽宮命皇子晉謁拜太傅封新安郡王仍領宣撫使改判興元三年五月薨年六十六贈太師追封信王諡武順上震悼輟朝兩宮賜贈加等遺表願毋棄四川毋輕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者兵法二篇大略言金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今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戰制其堅忍以駐隊強弩制其重甲以射疎及遠制其弓矢其說甚備至於陣法有圖無書王剛中常談劉錡之美璘謂錡有雅量無英槩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後果然其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何得報見若以小善進之恐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世謂名言 挺字仲烈幼以門功為中郎將詣行在高宗問西邊形勢兵力戰守之宜占對稱旨超授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二

八

功臣列傳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二

九

功臣列傳

安撫使乾道元年升本軍都統制三年入奏拜侍衛親軍步軍指揮使節制興州軍馬父喪服除授左衛上將軍每因燕見從容論兩淮形勢曠漫備多力分宜擇勝地扼以重兵敵仰攻則不克越西南又不取我以全力乘其弊茂不濟者孝宗嘉納淳熙元年改興州都統定江軍節度使至帥首陳利害復軍中互市歲市羗馬七百匹騎兵遂雄天下所統兵卒就餉諸郡漫不相屬挺奏乞以十軍為名自北邊至武興列五軍曰踏白摧鋒選鋒策鋒遊奕武興以西至縣為左右後三軍駐武興者中前二軍營部始井然十年加檢校少保光宗御筆獎勞以疾乞致仕詔加太尉卒年五十六贈少師開府儀同三司挺少起勳闕弗居其貴禮賢下士遇小官賤吏故舊部曲輒降廷荅拜即失節誅治無少貸御軍雖嚴而能時其緩怒拊循將士人人有恩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二

功臣宋八

子五人職其次也 郭浩字充道玠同里人父成字信之為供奉官元豐中將涇原兵擊被夏人於漫哆隘至城下有羗乘白馬馳突陣前大將劉昌祚命躍馬梟其首以獻進秩四等平夏城成傍環五峯渭帥章彙使往守之夏人患失地空國入爭自沒煙峽連營百里成與折可適議乘勝深入以萬騎分道進遂俘阿埋都通二大會捷聞進維州防禦使涇原鈐轄徽宗詔諸軍併力築綏戎懷戎二堡成獨當合流之役暴露雪中感疾卒帝悼之賻以金帛官其子塔成輕財好施名震西鄙既沒廉訪使王孝竭白於朝帝手書郭成盡忠報國有功于民榜其廟曰仁勇浩以蔭補三班奉職徽宗時充環慶路第五部將嘗率百騎抵靈州城下遇夏人千騎來追手斬二騎還充渭州兵馬都監從种師道進築

并平若敵塞水源以渴我師浩率精騎數百奪之敵攻石尖山月陣而前矢中左脇怒不拔奮力大呼得賊乃已由是知名累遷忠州刺史欽宗進安州團練使以師道薦名對乞給輕兵間道馳滑臺擊金人時不能用問西事言夏人必乘間盜邊願選將設備已而果攻涇原路取西安州懷德軍招聖開拓之地復盡失之种師中制置河東辟以自隨建炎初知原州二年金取長安涇守夏大飾棄城遁浩適夜半至所將纔二百人金人聞其名引去升本路兵馬鈐轄知涇州權主管鄜延路經略安撫時上改交侵鄜延東屬金西北屬夏惟保安一軍德靜一峇屬朝廷浩聞道之德靜置司招收散亡與敵對壘一年敵不能犯浩去夏人復來權帥取友諒僅以身免一路盡陷值張浚經略以浩為秦鳳路提點刑獄知秦州時檄五路進師浩欲且自守與玠議同王師果敗移知鳳翔保和尚原隨方捍禦以全蜀功遷正任防禦使紹興元年往援饒風獲斬萬計遷邠州觀察使徙知興元討平米倉山賊聚饑民復知利州金兵十餘萬進窺川口與玠大破之遷彰武軍承宣使因按本路提刑宋萬年與敵交通情辭與玠異由是不協徙知金州殘敵特甚戶口無幾浩招輯流亡開營田便益以利諸軍漸以盈溢羨積十餘萬緡朝議嘉之許凡奏請得以直達和議成授龍神四廂都指揮使陝西宣撫判官樓煥行關中辟浩密院都統制拜奉國軍節度使金圍耀州胡世將名浩會仙人原指授攻取之策遣裨將設伏破之敵乃解去十年以知金州節制陝西軍馬兼措置河東忠義軍十二年授金夏間達四州經略安撫使十三年來朝加檢校少保賜御府金器緡鞍官一子文資浩辭還帝嘉其意別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三

功臣宋九

與一千閣職卒年五十九贈檢校少師諡恭毅淳熙初立廟金州

楊政字直夫原州臨涇人父忠崇寧間與夏戰歿政甫七歲哀號如成人母奇之宜和末應募為弓箭手靖康初拒夏人稍知名建炎間從吳玠擊金人九戰九捷累功至武顯郎從戰和尚原箭筈歸與金兵日數十台士卒奮勇無不一當百斬千戶一酋長二遷右武大夫復出奇兵斷其糧道敵少却避擊之復萬戶一首領三百餘甲士八百六十加領恭州刺史有嫉政者言其母妻尚在敵境不宜屬以兵權玠不聽政益感奮金合步騎數千柵魚龍川口政帥精兵破之升隴州團練使移知方山原軍儲芻穀咸在金大軍來攻城且下擊敗之選知原州從賊饒風關凡六捷改明州觀察使守仙人關選甲士千餘山山谷斷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二 功臣朱九

敵路使不得進金人變詐多端政隨機以應連戰百餘合又出敵不意夜斫其營敵遂遁去追至河池而還授龍神四府都指揮使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玠以金攻淮久命乘機帥師牽制至秦州一戰拔之撫定居民秋毫無犯改涇原環慶利路經撫三鎮事叢集剖決無滯母留北境政問遣人省視母惟勉以忠義和議成始得迎母妻及兄弟歸詔封母為感義夫人政乞祠便養不許改經撫熙河蘭鞏路知熙州進武康軍承宣使金復淪盟政建迎敵之策兼川陝宣撫副使借統制楊從義劫金人于鳳翔城南敗之獲戰馬數百母卒起復帥師趨寶雞渭水上以拒敵衝凡大戰七斬獲甚多初世將奏其奮不顧身功效顯著拜武當軍節度使又以拒胡盜習不祝政引兵夜入隴州界敗金萬戶通檢于寶雞時通檢居渭北政欲攻拔其城通檢將精

甲率衆出政帥勇士鏖戰遣裨將突出陣後登山執幟金軍以為伏發驚潰政乘勝掩殺通檢走至城門橋已絕遂擒之會和議成名還十三年來朝加檢校少保十四年分利州為兩路以為東路安撫拜大尉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諡襄毅政守漢中十八年脩復六堰廣灌溉之利漢江水決為害築長堤禦之凡利於民者不以軍旅輒廢故為吳玠裨將及分道建節仍執門下禮益恭世頗賢之

曲端字正甫鎮戎人父渙任左班殿直戰死端三歲授三班借職既長警敏知書善屬文長於兵略歷秦鳳路隊將涇原路第三將夏人入寇帥司調統制李庠與端捍禦庠駐栢林堡斥堠不謹為夏人所薄端力戰敗之整軍而還建炎元年婁宿攻陝西關隴大震端治兵守麻務鎮吳玠為先鋒據清溪嶺破之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二 功臣朱九

追奔三十里遂下兵秦州除集英殿脩撰知延安府制司王庶授端吉州團練使充都統制端以前在耀州屢陳軍事不聽不欲屬庶金牒知二人不協併力攻鄜延時端盡統涇原精兵在淳化庶日移文趣其進又十輩遣使往說皆不聽事益急庶又遣屬官曾濤督師端陽許而實無行意權轉運張彬問師期笑應曰公視端所部孰與李綱救太原兵乎彬曰不及也端曰綱召天下兵不度而往隨以取敗今端兵不滿萬不幸而敗則金騎長驅是無陝西矣以端計之全陝西與全鄜延一路執重是以未敢即行不如蕩賊巢穴攻其必救乃遣吳玠攻拔華州端自分蒲城不攻引兵趨耀之同官復迂路由邠之三水與玠會襄樂庶既不得端乃自收散亡卒往救比至甘泉延安已陷乃與官屬馳赴襄樂猶欲倚端自副端彌不平端號令素嚴入壁

雖貴不敢馳庶至端令每門減其從騎之半及帳下僅數騎而已然猶虛中軍以居庶庶坐帳中端先以戎服趨庭既而與彬及承受高中立同入見良久聲色俱厲問庶延安失守狀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愛天子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因起歸帳庶留軍中終夕不自安端欲即軍中殺庶奪其兵走見陝西撫諭謝亮說之曰延安五路襟喉今已失之春秋大夫出疆得以專制請誅庶歸報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擅誅于外是跋扈也公為則自為端意阻復歸軍明日庶言已自効待罪端拘縶其官屬奪其節制使印庶乃得去叛賊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還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諤誘斌如長安而散其眾欲徐圖之端遣玠襲執斌復自襲殺宗諤三年遷康州防禦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知涇州朝廷自謝亮歸問端欲斬庶疑有私簡錄 卷一百一十二 功臣宋九

州而去玠方怨端不為已援端又効玠違其節制浚復以兀木窺江淮議出師以撓其勢端又謂我軍未嘗習水戰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自保疆土俟十年乃可端既與玠異兼積前疑竟以彭原事罷端兵柄與祠再責海州團練使萬安州安置後因富平之役涇原軍馬出力最多浚又叙端前功訓練有方起為榮州刺史提舉江州太平觀徙閩州欲復用端玠言端再起必不利於公浚入其說亦畏其難制王庶又從而間之告端作詩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以為指斥乘與浚遂送端詣恭州獄提點刑獄武臣康隨嘗作端梗其背隨恨之入骨端仰天嘆曰吾死矣大呼鐵象可惜數聲乃赴建鐵象者端馬也口馳四百里既至隨令獄吏械繫糊其口脇之以火端乾渴求飲予之酒九覆流血而死年四十一陝西人士聞者莫不私簡錄 卷一百一十二 功臣宋九

惜之軍民恨快有叛去者浚尋得罪追復端宣州觀察使諡壯愍生平有將略使展盡其才要未可量特以剛懷恃才變物卒自貽禍云

李顯忠字君錫初名世輔綬德軍青澗人由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巡檢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戎行金人犯鄜州經略王庶募閒者二人顯忠請行父以未嘗涉歷上之顯忠堅欲往遇敵十七人夜宿陶穴絕下盡殺之以還庶大奇之補承信郎充隊將由是知名轉武翼郎充副將金人陷延安授父子以官永奇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豈肯為彼用嘗密戒其子曰汝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會劉豫令帥馬軍赴東京乃密以蠟書達行在久之兀木馳萬騎獵淮上與顯忠獨立馬圍場問顯忠欲執以歸為竹刺傷馬不果俄授承宣使知同州乃金

人往來驛路永奇教以何便擒其會渡洛渭由商號歸朝無何
 金帥撒里喇來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船後期不
 得渡與追騎戰屢勝顯忠憩高原望追騎益多乃推撒里喇下
 山巖顯忠長驅而北至鄜城遣人告父孀家出至馬翅谷口為
 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顯忠僅與二十六人奔夏國言
 其父母妻子之仇願得生擒撒里喇取陝西五路歸于夏時有
 酋豪號青面夜叉久為夏國忠令顯忠圖之請以騎三千晝夜
 疾馳掩其後擒之以歸夏王大悅即為出兵命文臣王樞武臣
 移訛借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路今復歸宋矣顯忠
 與官吏親救青面大哭衆皆哭乃率舊部八百餘騎往見夏
 使諭令歸國形訛不從顯忠知勢不可舉刀斫之不及獨執王
 樞夏以鐵錫子軍來追力拒之揭榜招兵書紹興九年行至鄜
 州有馬步軍四萬餘撒里喇在鄜州聞其來一夕遁去宣撫吳
 玠遣張振來諭兩國議和慎勿生事可量引軍赴闕遂至河池
 見玠從行使臣崔阜等六百餘人列拜庭下玠皆撫之曰忠義
 如君第一除為本軍指揮領承宜使犒以銀絹詣行府受告勅
 金帶至行在高宗撫勞再三賜名加資給鎮江田以舉輩充將
 佐兀朮犯河南命為招撫司前軍都統制借李貴同破盩厔縣
 及犯合肥手詔與張俊會至孔城鎮適拓舉之捷兀朮謂韓常
 曰李世輔歸宋不曾立功此人敢勇宜且避之乃焚廬江而走
 顯忠欲追之俊以奉旨監護慮失顯忠遂各以軍還至臨安入
 覲加保信軍節度使浙東副總管顯忠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
 因上恢復策忤意降官奉祠二十三年復寧國軍節度使金
 亮渝盟詔起顯忠為池州都統制移軍舒州除御營先鋒遣統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二 宋 明臣宋九

制韋永壽孔福等以二百騎至安豐軍敗金將小韓將軍于大
 人洲俄又增兵來顯忠躍出自旦至午勇氣百倍以大刀斫陣
 敵不能支殺獲甚衆掩入淮者不可勝計會王權棄軍和州詔
 以顯忠代王權選銳士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至橫山湖與
 金射鵰軍戰韋永壽死之敵兵亦敗走以功擢太尉淮南京畿
 等處招討制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仍賜五子金帶孝宗
 賜田百頃兼權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隆興元年兼淮西
 招撫使金亮變後山東河北豪傑蜂起耶律諸種兵數十萬據
 諸郡地太行忠義耿京王世隆輩皆欲舉地歸朝顯忠陰結金
 統軍蕭琦為內應請自宿毫出師趨汴京由汴以通關陝關陝
 既通則鄜延一路素熟威名必皆響應舊時部曲數萬可起以
 取河東督府張浚乃命渡江由濠梁渡淮至徙溝琦背約拒戰
 顯忠率將士力鬪敗走之遂復靈壁中原歸附者踵接邵宏淵
 聞虹縣未下遣所降卒開諭禍福金貴戚大周仁及蒲察徒移
 皆來附六月兵傅宿城金人來拒斬其左翼都統及兵數千道
 奔二十餘里宏淵至稱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然陰恥功不由
 已心不相能顯忠方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不從顯忠引麾
 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入城巷戰又斬首數千擒
 八十餘人遂復宿州舉寄居官劉時攝州事捷聞授開府儀同
 三司殿前都指揮使宏淵欲發倉庫犒士顯忠不可移軍出城
 祇給見錢士多不悅金帥學撒自南京率步騎十萬晨薄城顯
 忠親帥軍遇于城南戰數十合卒撤大敗退走翌日蓋兵至請
 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乃獨與所部力戰百餘合殺都
 統及千戶萬戶斬首五千餘俄復增兵逼城顯忠用克敵弓射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二 宋 明臣宋九

郗之宏淵，眾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猶不堪。烈日中，被甲苦戰，手人心遂搖，無固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公鳴鼓大譟，陽呼敵至，與郗世雍劉侁各遁，繼而統制左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毅司前軍統制張訓通馬司統制張師顏池州統制勃澤建康統制張淵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積屍與羊馬墻平，敵兵二十餘上城。東北角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始退。宏淵聲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勢不可仰，天歎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若此？還見浚納印待罪，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尋移撫州。乾道初，還會稽，提舉台州崇道觀，復防禦使。浙東副總管賜銀絹綿五年，名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上奇其狀貌魁傑，命繪像閣下，復太尉奉輿國宮祠，紹興居在淳熙四年七月卒，年六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襄。韋永壽與子承節，郎世堅同死，贈中衛大夫，融州觀察使世堅亦贈三官。王友直字聖益，博州高平人，父佐以材武稱。友直幼誦兵法，紹興三十一年，金亮渝盟，友直結豪傑勤王，徧諭州縣，得眾數萬，分為十三軍，自稱河北安撫，以統之。其徒王任為副。九月戊子，進攻大名，撫定眾庶，遣軍帥馮毅張昇牛汝霖列奏于朝，將由壽春涉淮而濟，道拜救書，勉以率眾構敵，腹心倚角，應援明年。正月，除友直檢校少保，領天雄軍，任領天平軍，皆節度使。般左通議大夫徽猷閣直學士昇右朝奉大夫，直祕閣，汝霖通直郎。直祕閣各從舊得便宜行事，旋與敵遇，相拒，淮北後率所部渡淮，見上于金陵，賜金帶，章履，及三子友直，恥恢復未遂，自乞

改復州防禦使忠義軍統制，鎮江都統司，詔借張子蓋援海州。大書一旗，宋忠義將河北王九郎以自表，潛由小徑背敵陣，扼歸道橋子，蓋麾軍進擊，敵潰走，盡溺水死，圍遂解。轉宜州觀察使，孝宗受禪，與統制宋寧數出奇，轉戰張浚喜之，辟建康前軍統制。隆興二年，宣諭王之望命以前軍戍昭關，他軍戍者敵至，輒退。友直孤軍堅守，金兵駐黃山，鼓柝相聞，友直益整暇，自持乾道元年移鎮江，御前步司左軍統制兼左驍衛上將軍，轉承宣使。殿前都指揮神龍四廂主管步司公事淳熙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賜中都第，并平江田蕪射咸，預五年因募民充步司兵，軍民喧闐，上怒，降宜州觀察使，信州居住。卒年六十一，贈檢校少保。魏勝字彥威，宿遷人，徙居山陽，多智，有勇，善騎射，應募為弓箭手。金亮敗盟，朝廷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二千，北渡淮，取漣水，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復規取海州，為守高文富遣兵來捕，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責以大義，城上民聞之，莫有禦者。遂擒文富，民皆按堵，勝權知州事，遣人諭朐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乃獨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即具其事報境上，已乃助統制董成直入沂州，州民壁蒼山者數十萬，受金圍，皆首勝，狀告急於勝。提兵往救，解其圍。時起義雖久，朝廷尚未知，會李寶遣其子公佐由海道覓敵，至州始遣忠義將朱震褚道隨寶詣行在白姓名金亮與兵渡淮，慮勝脫其後，分軍數萬來攻，與寶同擊于新橋，大敗之。奏功，授開門祇候，差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

統遣其子昌同崑崙山首領張榮持旗榜益結山東忠義勝義用大刀能左右射揭旗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初尚無州郡糧餉府庫倉廩惟經畫市易酒課權鹽勸糶聚右環海州縣度可攻取處築城浚隍阻塞關隘恆如寇至未嘗一日懈地方糾集遠道徭勞士卒會亮被試議和撤成轉勝知楚州詔專指置清河口勝規知金人以舟載器甲楳楳自清河出欲優邊身帥忠義士拒之都統制劉寶以方議和不許金騎躡境復事言軍拒於淮陽自鄂至申勝負未決金增生兵來勝與力戰又遣人告急寶不發一兵勝矢盡救不至猶依土阜為陣令步卒於前騎為後語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年四十五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諡忠壯詔葬鎮江立廟江口鎮賜號褒忠官其二子郊武功大夫忠州刺史

小簡錄

卷一百二十二

三

功臣宋九

李寶河北人嘗陷金拔身從海道來歸亮將渝盟奸民倪詢梁簡等教之造舟且為鄉導使蘇保衡為統軍造舟潞河將由海道入襲錢塘謀聞高宗語宰臣曰李寶頃因名對詢以北事歷歷如數且以一介脫身還朝陛對無一毫沮懾其才必可用迺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督海舟捍禦事急復名對上問用舟幾何寶曰百二十艘兵幾何曰三千皆閩浙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甲仗粗備願亟發賜以衣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及銀絹萬數八月次江陰遣子公佐與將官邊士寧先往潛伺動靜虛實時西北風勁軍士爭言非利寶下令敢沮者斬

小簡錄

卷一百二十二

三

功臣宋九

遂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慷慨仰天曰天以此試寶耶寶心如鐵石不可變矣酌酒白誓風忽為止明日散舟復集士寧自密州回得敵報甚悉且知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喜曰兒可謂不負乃翁士氣百倍趣乘棧進適大風復作海濤如山寶神色不動風少殺始泊敵已雲合圍海州旌旄數十里寶亟麾兵登岸以劔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戰與否在汝等因握槳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買勇無不一當十敵引去勝出城迎寶與其忠義勉以共立功名勝感泣乃維舟稿士遣人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豪傑王世偕輩各集義勇多者數萬寶列名上諸朝檄所部會密之膠西命公佐與俱發至膠西石曰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曰神俄有風自樞樓中來如鐘鐸聲眾咸奮乘風碎至引舟握

復行次寶亟命火箭環射所中煙焰旋起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翁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殲之舟中所簽中原舊民皆登島脫甲歸命俘大漢軍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翁倪詢等上于朝復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萬計寶欲乘勢席卷公佐切諫言金主亮方濟淮聞通泰已陷若得遠失近且有腹背之憂寶乃還軍遣曹洋輕舟報捷上喜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為天下倡詔獎勵御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除靜海軍節度使沿海制置兼京東路招討使賜金器玉帶亮聞膠西之敗大怒召諸將約以三日渡江議者謂不有此捷則亮未必死錢塘可危寶之功亦大矣孝宗即位罷之卒贈檢校少保生平戰具精利率臣陳康伯常取其長槍

克敵弓弩俾所司為式製之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二終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二

十一

功臣宋三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三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功臣 宋三之十

陳敏 安丙 楊巨源 李好義 張詔

趙方 子范 扈再興 孟宗政 子珙 畢再遇

陳敏字元功。贛州石城人。父皓。有才武。建炎末。以破贛賊李仁功。補承信郎。敏身長六尺餘。精騎射。積官至忠靖郎。楊存中薦擢閩門。祇候時。閩地多寇。殿司兵往戍。率不習水土。朝命募兵三千。以敏為統制。駐劄漳州。按諸郡要害。凡十有三處。悉分兵扼之。盜發輒獲。累功授右武大夫。封武功縣男。領興州刺史。召赴闕。高宗偉其狀。親慰岸。除破敵軍統制。母憂起復。以所部軍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三

十一

功臣宋三

駐太平州。會金亮南寇。敏隸京湖。招討使成閔。升馬司統制。屯荆漢間。嘗說閔曰。金人精騎。悉在江淮。汴必乏守。今欲救江淮。莫若由陳蔡。徑擣大梁。潰其腹心。不聽。從閔還。駐廣陵。金亮尚未渡淮。又說閔。邀其歸師。復不聽。遂移疾歸。姑熟。孝宗即位。張浚奏敏為神勁軍統制。改督府武鋒軍都統制。與李顯忠同渡江。敏言。盛夏興師。非時。且金人重兵皆在大梁。我客彼主。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期。浚不聽。令敏屯盱眙。顯忠至。符離果失。律敏移守泗州。和議成。還守滁陽。敏請於朝。以滁非受敵之所。改戍高郵。兼知軍事。與金人戰射陽湖。焚其舟。復追至沛城。敗之。乾道元年。遷宣州觀察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居歲餘。抗章言敵情多詐。和不足恃。今兩淮無備。臣久任周廬。難効鷹犬。乞以故部之兵。再戍高郵。請更築其城。乃落常階。除光州觀察

使分武鋒為四軍。方敏為都統制。兼知高郵軍事。仍賜築城屯田之費。至則增其舊制。板築高厚。又按故迹。起自寶應。作石礎十二所。自是運河通泄。無衝突之患。四年。有北界人侍旺密款。本朝稱結約。山東十二州。豪傑起義。以復中原。敏言。旺欲假國威。以行劫耳。事必不成。願勿聽。適旺與屯田統領交通。旺敗。金有間言。上知非敏。罪名為左驍衛上將軍。時議戍守清河口。敏謂宜先脩楚州城池。蓋楚乃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長淮二千餘里。清汴渦潁蔡五道。皆通北方。其通南方。以入江者。惟一楚州運河。金兵自五河而下。非得運河。無緣渡江。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鵝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係要害。願朝廷留意。詔從之。命與州守左祐同城。楚州祐卒。遂移守之。北使每過。見其雄堞。堅新。號銀鑄城。

私簡錄

卷一百二十三

二

功臣錄十

俄坐歸正人二百家。逃歸降忠州團練使。罷為福建路總管。改江西贛州。駐劄仍往福州。揀軍還豫章。教閱團結。江西諸郡人馬久之。提舉佑神觀奉朝請。旋領新州防禦使。武鋒軍都統制。兼知楚州。至光州。觀察使以疾卒。贈慶遠軍承宣使。

尚能貽後

安丙字子文。廣安州人。登淳熙進士。調大足縣簿。秩滿詣闕。陳蜀利病十五事。言皆剴切。外艱服除。辟利西安撫司幹辦公事。調曲水丞。吳挺為帥。知其才。邀致之。改知新繁。內艱服除。轉知小溪。通判隆慶。嘉泰三年。郡大水。白守張鼎發常平粟振之。又鑿石徙溪。自是無水患。移知大安軍。歲旱。以家財糴米振饑。事聞。詔加一秩。職既代。挺丙知其必誤國。言于宣撫程松。陳十可

憂松不省。既而職奏丙為隨軍轉運。居河池。金人攻湫池堡。破天水縣。山西河入成州。師潰。職不問敵肆掠。關外四州如踐虛邑。軍民莫知死所。職密受金人封爵。宣言使者欲得四州。以和開禧三年。僭號改元。建官屬。以丙為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不能脫。徒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之。與楊巨源李好義等謀。誅職。語在楊李傳。徐景望在利州。逐王人擅財賦。丙遣弟煥往。約諸將相與拊定。及已。誅職。景望伏罪。軍民無敢譁者。丙乃傳檄諸道。按堵如故。朝廷初聞職變。莫知所為。亟召知鎮江宇文。其如能圖職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帛書未至。已函職首。露布以聞。陳賊所以反。及矯制討平。便宜賞功狀。并獻乘輿法物。及所受金人詔印。與所匿庚牌。自劾待罪。一時上下動色。

私簡錄

卷一百二十三

三

功臣錄十

交慶加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州。兼安撫使。四川宣撫副使。賜詔獎諭。恩數視執政。金人揭示境上。得丙首者。與銀絹二萬匹。即授四州宣撫。丙戒飭將士。以攻為守。威聲甚著。時沿邊關隘悉為金毀。丙脩西和仇池。聚糧積芻。使軍民可守。成州黑谷南谷。亦皆領兵。距天水十里。所創白環堡。與西和相為犄角。又增堡雞頭山。守以民卒。脩黃牛堡。築興趙原。屯兵千餘。鳳州秋防原。及河池。殺金平魚關。皆大軍屯聚。又於關表。廣結義士。月給以糧。俾各堡田廬墳墓。使可經久。好義守西和。言四州兵後民不聊生。乞蠲租。以惠剝殘。丙請于朝。從之。又以沔州都統司所置十軍。權太重。致有尾大不掉之患。請分置沔州副都統制。各不相屬。以前後左右中五軍。隸沔州都統司。踏白摧鋒。選鋒策鋒。遊奕五軍。隸副司。詔皆從之。寧宗手書賜丙。謂金人必再

至當激勵將士戮力赴功侂胄誅復賜金帶細幣進資政殿學士和議成還大散隔牙關丙分遣使吏經量洋沔與元大安民田別定租稅丞相史彌遠起復丙移書貴以名教所係論者建之升大學士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七年三月詔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召入進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湖廣安撫使至官留意學校請于太常朔大樂御史李安行劾其政尚嚴酷罷授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時董居誼帥蜀大失士心金人乘之破赤丹黃牛堡入武休關直搗梁洋至大安宋師所至輒潰散入巴山紅巾賊又叛殺利州總領楊九鼎代者彌遠黨諸子述退保劔門四川大震諸子述赴行在復起丙為四川宣撫使許以便宜初至遂寧賊猶負固丙下令諸將合圍絕其樵汲之路檄知果州安癸仲兼節制軍馬名張威李貴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三 四 功臣宋十

過人曠皆忌之屢戰有功不加其賞林時在置口邦寧在合江巨源因深與相結并集忠義人朱福陳以安傅檜未有以發會安丙為曠所脇稱疾眉士程夢錫見丙歎曰時事如此何無善謀者夢錫言及巨源丙欣然屬致之延之卧所相對號哭言目前兵將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因指天誓曰若賊誅丙雖死不恨巨源大喜曰非先生不足以上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時李好義好問亦結李貴楊君玉李坤辰凡數十人坤辰遂巨源與好義會巨源益大喜曰吾與安長史議以三月六日遷曠謁合勇士刺之好義曰彼出且清道從衛千人事必難濟惟寒食祭東園可圖巨源然之好義願一見安公為信巨源曰吾為君先容來日偽宮相見令問君先世是已約既定及期引見丙揖之曰向與尊父同僚楊省幹盛談才略且夕以職事相委其謀乃决先是楊君玉屬其鄉人白于申擬作詔文不雅馴巨源更為之遂以三月乙亥未明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竟入內戶率勇敢七十人斧門以入斬曠首裂尸以狎推丙權四川宣撫使丙奏功以巨源第一詔補承事郎參贊軍事言于丙曰曠死賊膽已破關外四州要害當乘勢取之丙慮軍無見糧巨源自請隨軍措置於是分遣諸將收復散關及西和成階等州先是樊論誅叛詔書為侂胄所蔽一字不及巨源既而轉朝奉郎與通判差遣兼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巨源意不平時趙彥呐以誅祿禧功亦授通判巨源志曰殺祿禧與殺吳曦等耶因遣親校傅檜恕功于朝而從彭輅乞書遺侂胄輅陽許而陰以白丙希意者因言巨源與其徒米福車彥威謀作亂丙命王喜鞠訊抵二人罪正將陳安復又告巨源結死士欲入瀾焚

沔州侯丙出謀害之丙積前疑未發金傳檄言巨源在夙州遣
檄偽鳳翔都統自稱宣撫副使而以參議官印印之又與金戰
而敗丙乃密命輅收之以詐稱撫副為辭械送開州獄巨源呼
曰我一時用間中心無愧異日必有為我明其事者惟有妹尚
未嫁宜撫念之舟抵大安龍尾灘遂見殺以自殮聞忠義之士
無不扼腕流涕劍外張伯威為文以吊其辭悲切政府李壁聞
之驚嘆丙以人情洶洶封章求免楊輔亦謂丙冤殺巨源必召
變乃以劉甲代之成忠郎李珙為巨源訟冤朝廷亦念其功賜
廟褒忠贈寶諡閣待制官其二子崔與之請官給其葬加贈直
學士大中大夫嘉熙元年賜諡忠愍子履正終大理卿四川制
置副使

李好義下邳人祖師中建炎間積官忠州團練使父定一興州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三 木 功臣朱十

中軍統制好義弱冠從軍騎射為西邊第一討文州蕃部有功
開禧初為正將數請出兵襲金人曠著異謀不納曠既叛好義
自青坊間變亟歸與兄好問對哭謀誅之會曠遣李貴追殺宣
撫程松貴謂朝廷重臣不可殺好義知貴赤心密告所謀因轉
約李彪張淵陳立劉虎張海等好義益結親衛軍黃術趙亮吳
政并妹婿楊君玉各相戒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好義兄弟謀
曰今日人皆可殺曠亦皆可為曠曠死無威望者與無之恐一
變未息一變復生欲至期立安丙以主事既而君玉與李坤辰
來坤辰因言丙與巨源之謀好義遂令坤辰合謀巨源以報丙
丙大喜曰非統制李某子乎此人來斷曠右臂矣乃定約舉事
凡七十有四人及士人路良弼王芾亦與焉好義即夜襲士麾
衆受甲與好古好仁及子姓拜訣于家廟妻馬氏曰日出無

耗常自為計死生從此矣馬氏叱之曰汝為朝廷誅賊何以
家為我必不辱李家門戶馬氏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為
壯夫死為英鬼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
當如何衆皆踴躍小將祿祿亦引十卒來助各以黃帛為號臨
行復誓衆曰入偽宮毋妄殺人掠財物敢犯者死時門已洞開
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安長史權四川宣撫使令我誅
反賊敢抗者連三族護衛千人皆棄挺而走遂由偽殿東角小
門入世美堂近賊寢室曠聞外則倉皇而起露頂徒跣手捍內
戶貫前平戶折其紐曠走貴追及手執賊督舉刃中其頸曠素
猛力撲貫仆地不能起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曠負痛縱貴起
遂斬之引衆擁曠首出偽宮亟馳告丙宜詔軍民拜舞惟聲動
天地持曠首撫定城中市不改肆事定好義請乘時取關外四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三 木 功臣朱十

州曰西和腹心之地西和下則三州可不戰而復矣願得馬步
千人死士二百齋十日糧可濟丙從其請忠義響應進次獨頭
嶺進士王榮仲兄弟率民兵會合夾擊金人死者蔽路十戰至
山砦高堡七日至西和好義率衆攻城覘犯矢石人人樂死以
少擊衆為西和節度完顏欽奔遁遂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
籍府庫以歸于官印以為中軍統制知西和好義喜謂孟子
及左傳以為終身行此已足方誅曠時惟少子植留家賊平人
爭冒功賞君玉欲注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節度使
王喜乃曠大將貪淫狠復內懷姦邪誅曠之日不肯拜詔遣其
徒入偽宮掠取姬妾數人欲殺好義為曠復讐丙不能止以
便宜出喜知興州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
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忽心腹暴痛洞瀉死而昌國遁矣既

殮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冤之事聞贈檢校少保益忠壯
錄子孫為官給由以贖其家既而昌國印印見好義持刃刺之
驚怖仆地疽發遂死喜嘗出兵於船欄嶺鋒未及交棄軍先遁
金人遂由黑谷長驅入境朝廷慮喜為變移荆鄂都沈制以惡
疾終

張詔與威俱成州人詔字君卿少隸張俊帳下積功除荆鄂諸
軍都統制守和州嘗被旨聘金有持祐獻二陵像至館中皆效
北戎戎服詔北向再拜館者問之答曰詔雖不識其人但龍鳳
之姿天日之表夫非北朝祖宗也敢不敬拜孝宗聞而嘉之因
得驟用丘宗奏革世將之忠紹熙五年趙汝愚余端禮奏吳挺
已死起復長子熾知和州不令奔喪除詔成州團練使興州都
統制知州事兼西路安撫司公事副以都統制李仁廣在任甚
私簡錄 卷一百二十三 八 功臣宋十
得士心六年卒威字德遠初起行伍為選鋒軍騎兵帥郭杲
言其才勇開禧川兵與金人戰輒捷補本軍將領金人聞其名
畏憚之每戰酣則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號張鵬眼立淨天憐
旗以白表不操他兵有木楛號紫大蟲圓而不刃長六尺揮之
掠陣敵皆披靡吳曦誅從李貴復西和州率眾先登敗金人于
板橋遂拔之升為統制威名大振會升天水縣為軍帥以為守
屢立奇功充利州副都統制父憂服除帶御器械久之調荆鄂
都統制襄陽駐劄荆鄂多平川廣野威曰是彼騎兵之利也鐵
騎一衝吾步卒疲窮矣乃自創戰法名撒星陳分合不常聞鼓
則聚聞金則散凡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為數十簇敵隨而分
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
以此輒勝嘉定十二年金分兩道入蜀犯狄池堡又犯白浪堡

威部將石宜董焯連邵之既而又犯成州時興元都統吳政戰
死代者李貴亟走武休金人連破之遂陷興元大安利路安撫
丁焯亟遣書招威救蜀又檄忠義總管李好古捍禦值威弟彪
亦任統領好古與彪遇責以嘗棄逃竹關斬彪威聞按兵不進
焯語僚佐曰政已死貴復敗金人所憚惟威奈何擅殺其弟致
失威心今可無好古不可無威因其入見斬之再書速威威感
激夜半調發鼓行而前破金人于金斗鎮金雖敗未退威頓兵
不動潛遣石宜等襲于大安軍又破之俘其將巴土魯大將包
長壽聞之皆遁興元叛兵張福簡作亂以紅帕蒙首號紅巾
隊入利州掠閬與果州薄遂寧權府事程遇孫遊賊遊騎在潼
漢界將窺成都安丙檄威東進自劾至廣漢提精兵六千盛
暑休士三日賊又轉入普州守臣張已之遁賊乃屯茗山威進
私簡錄 卷一百二十三 九 功臣宋十

兵絕其糧道晝夜迫逐禽福等十七人簡自殺賊平授揚州觀
察使丙遣與西夏夾攻金人威謂金人尚強夏人反覆未可輕
動丙不聽卒遣之無功而還丙怒奏罷其兵是歲卒于利州其
御軍紀律嚴整兵行常若御校半聞其聲每與百姓避路買食
物則賈倍於市迄無敢喧嘩以嘗欲多疾故不壽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棠少從胡宏學慷慨有大志嘗見張浚
於督府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欲授以官棠不屈命于杖與棠
交方遂從杖學淳熙初登進士調蒲圻尉轉大寧監教授勤於
訓迪授青陽令告其守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
是刑罰中教化人謂名言京湖帥李大性辟知隨州望早相仍
辭雨敏應擢提舉京西常平自以賦性過剛事提刑劉光祖以
師禮每言見劉公使人更和緩因為書勸謹和緩四字揭坐門

以為戒名為金部員外郎加直祕開湖北運判兼知鄂州增脩
 三海八置以壯形勢進祕閣脩撰知江陵兼權荆湖制置司知
 金將南徙日夜為備荆門東西有兩山險要築堡其上增戍兵
 以遏其衝進右文殿脩撰全樊快明謀歸宋追兵至襄陽方遣
 孟宗政扈再與邀以百騎殺千餘人遁去權工部侍郎寶謨閣
 待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與子范抗疏主戰陳其不可和者
 七金圍棗陽遣宗政再與等援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
 聲勢與棗陽守趙觀夾擊敗金人於城外圍遂解申飭諸將各
 以部分遏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時方麥熟遣兵護民刈
 獲清野以俟金將完顏賽不兵號十萬犯隨州棗陽劉世典敗
 之于磨子平相持踰年無日不戰諸將表裏合謀許國自南山
 進世典李琪出北門會之張威自滾河進再與出南門會之持
 引簡錄 卷一百二十三 功臣宋十

角追擊金人遂潰光化守潘景伯亦設伏敗金人于趙家橋宗
 政又破之于隨州鴨兒山擒賽不妻弟王醜漢金人遂誅賽不
 以功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賜食邑金復命訛可圍棗陽
 壑其外繞以土城宗政在城中日夜鏖戰焚其攻具敵不敢近
 方計金人空穴而來若誘其虛其圍自解乃命同向唐州再與
 向鄧州子范監軍蔡後殿師由光化境出砦于三尖山拔順陽
 金率眾仰攻大敗東西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棗
 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方知敵氣已竭召諸將還併東師隸
 于再與尅期合戰遂敗之滾河又敗之城南宗政出城夾擊殺
 其眾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貨糧器甲不可勝計進煥
 章開直學士奏乞均官民軍兵廩給自備馬者倍之民兵夏歸
 以省月給秋復詣屯守禦詔從之方料金人棗陽失志必將竝

攻諸城當先發以制遣國部將耶律均與戰于北陽戮金將辛
 提控金兵至樊城再與障以待之金人三日不敢動駙馬阿海
 犯淮西樞密完顏小驢屯唐州為後繼方使再與發棗陽兵擊
 其西國發桐栢兵擊其東斬小驢圍其城五匝垂下會斬黃繼
 陷趣方遣救亟命國保鄂再與援淮西國還鄂保江再與軍至
 斬之靈山伺金人歸擊之上豪祝文蔚橫突入陣金人大敗國
 遣張寶將兵來會李全等軍亦至金遁潰歸進方類謨閣直學
 士大中大夫權刑部尚書紹定三年得疾進徵猷閣學士京湖
 制置大使力疾攝師第其功上之疾革引再與卧內勉以協心
 報國二月庚戌有大星隕卒于襄陽贈銀青光祿大夫累贈太
 師謚忠肅方自起儒生藩屏一方持軍令嚴禁諸將毋飲酒當
 使日日可戰淮蜀沿邊屢遭禍而京西一境獨全故其沒也人
 引簡錄 卷一百二十三 功臣宋十

皆惜之四子董璣范葵 范字武仲少從父軍中命監唐鄧兵
 宗政問金人在斯黃而令攻唐鄧何也范曰兵法善戰者伐謀
 般襄陽之備以救斬黃則唐鄧將躡吾後且斬黃之寇正銳若
 先擣唐鄧以示有餘使應我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寇在斯
 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感之可決勝而無後患矣已而果捷於
 久長授制置安撫司內機事父憂起直祕閣通判揚州為軍器
 監丞知光州入為太宗正丞刑部侍郎試將作監權知鎮江進
 直徵猷閣知揚州兼淮東安撫副使時欲脩軍政懼劉全王文
 信二軍老幼留揚其徒漏泄乃時餽勞二家遣徐晞稷書令挈
 家歸楚從之有孫海者眾亦八百併請抽還楚州請朔馬軍三
 千招游手強壯并半城重役人充之又籍民伍為步兵彭義斌
 使統領張士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制使趙善湘曰義斌

感全如山。歷卵然必請而後討。知有朝廷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留四總管兵半以備金人。餘皆起發。擇一能將統之命。莫若淮西精銳萬人與會于楚州。出許浦。海舟五十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侔。劉璋雖能得其歡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璋須令親履行陣。不可坐籌帷幄。不聽又上丞相書。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以本路兵措置楚州。鹽賊當調時。青張惠兩軍之半及其船數百徑薄楚州。以退賊路。調夏全范成進之半據連海而守之。移揚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後親提精銳雄勝強勇等就時青于城外示以形勢。諭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內應者。別約義斌撫歸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必亡。雖不調許浦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三 功臣宋十

若朝廷憚費則全有豫買軍需錢二十萬在真州及連楚積聚多自足用。爾遠報書令諭四總管各享安靖之福。范所遣計議官聞之曰。但恐禍根轉深耳。各揮涕去。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撫機不發。事已無及。昔侯景困喪河南。致游蕭氏。全若不得志於義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感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以休息之後者難。矧四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若廟筭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授。轉約義斌使從彼所攻。其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為書以謝曰。今上自一人。下至公卿百執事。又下至士民軍吏。無不知賊之必反。賊亦見范為備。畏忌而不敢動。他日必將指范為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廟堂始雖未之信也。苟左右卿大夫皆以為然。必且曰。何惜一趙范。而不以

紆禍將縛范以授賊。為漢晁錯不難矣。諺曰。護家之術。盜賊所惡。欲望矜憐。別與閑慢。差遣彌遠。得書為之動心。二年春奉祠三年復知安慶。未行改池州。兼江東提舉。常平。爾遠亟訪將材。於葵以范對。進直敷文閣。淮東提刑。兼知滁州。范曰。弟薦兄不順。以母老辭。復上書曰。淮東之事。日異月新。然存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廣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異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欲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以賊詞乍順。乍逆。而為喜懼。或以賊兵乍進。乍退。而為緩急。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過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若實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兵萬人。統以良將。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取賊。賊雖欲深入。畏吾擣虛。此過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敵亦無食以養。不過分兵。鹵掠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淮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信能行此。半年可以強國。一年可以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鹵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贖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而吾可以嫁禍於金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重二三帥。闢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書奏。召范稟議。令節制防江水步軍。池州都統司軍馬。紹定元年試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三 功臣宋十

將作監父憂起復知鎮江復值母憂直徽猷閣淮東安撫副使知揚州又為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檄沿江制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捷徑檄射陽湖人為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半屯瓜洲以扼賊前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圍救江面乃許刺射陽湖兵二萬就聽節制又遣善洲書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及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必無存理於是討賊之謀遂決賞功權兵部侍郎江淮制司參議官六年拜工部侍郎兼中書門下檢正公事端平初議圖中原進工部尚書沿江制置副使移司黃州尋兼兩淮制置使節制巡邊軍馬進端明殿學士京河關陝宣撫使知開封府東京留守入洛師潰投范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范至則倚王曼焚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為腹心邊防一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三

古 功臣來十

切廢弛范失於撫御王曼等相繼內叛言者劾降三百落職奉祠再降兩官建寧居住嘉熙三年叙復官職與宮觀四年知靜江府卒于家

危再興字叔起淮人有膂力善機變起家土豪每出戰必被髮肉袒徒跣推雙刃奮呼入陣人馬辟易投神勁統制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制置趙方檄神勁報捷忠義三軍禦之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同孟宗政陳祥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陣復卻金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敵三百受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又犯襄陽命再興率師赴援金人聞風夜潰既而益兵數萬復圍城相持九十日再興夜布鐵索繫于地黎明作遁敵馳蹕十七八却走追至十五里岡已而攻城東隅薄南門北角復與宗政劉世典各當一面戰數十合大改敵

師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數萬傅城縱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令守壩者佯走金人爭鬪急擊之多墮水中金人初對樓鴉車鞞洞决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鐵面具披鎧列陣以待敵計無所施而去棄其輜重滿野大戰于范家莊金敗追至泊湖禽其偽巡檢充師禮偽酒監納蘭福昌降其壯丁獲牛馬甚眾自是無日不戰又破順昌縣奪甲馬三破浙川鎮殺金人三百追至馬磴砦焚其城柵又敗其護駕騎軍于漢河入鄧州破高頭城敗步軍五十騎軍五百焚其積聚遂營于高頭進攻唐州至三家河金騎軍二千步軍七千出城迎戰又敗之死者十七八追及城下遇金將從義收殘騎三百奔城再興復揀門力戰斬之遂圍唐州分兵焚蕩州境截其歸路若于久長嚴陳以待追逐六十里獲其副統軍廣威將軍納達乃欵金六萬餘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三

古 功臣來十

立人頭埃尋以病卒于世達亦以名將稱至都統制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西州襄陽因家焉自幼豪偉有膽略起家土豪常出沒疆場間亦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好賢樂善出於天性有功者必賞有罪者親必罰開禧二年金將完顏董犯襄郢率義士據險邀擊奪其輜重宣撫吳玠奇之補承節郎趙方吳柔勝皆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鈐轄駐劄襄陽與再興陳祥蹀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襄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城馳突如神金人駭遁方聞大喜差權襄陽軍初視事一僕犯令立斬之軍民股栗益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金帥資不擁步騎圍城與再興合兵角敵敗之于尚家川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身先士卒厚募壯士乘間突擊伏兵城東金人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再至再北適隨守許國

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夾攻敵大奔潰賜金帶
轉武德郎次年訛可復擁步騎傅城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
人金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陷城穴地道宗
政皆隨計設備禦之列勇士以長槍勁弩搏其衝以長戈春其
喉自斃至是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
濠飛脂葦燒戰棚將士血戰凡十五陣殲金兵千餘弩子手十
七八射其都統燈之會王大任領銳卒一千冒重圍轉圍入城
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買勇入金營自補至三更橫屍徧地奪印
十有六紐訛可乘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升武功大夫兼閭門
宣贊舍人重賜金帶制置司以湖陽縣迫敵境徽宗政圖之一
鼓而拔擒其千戶趙典兒燔積聚填營皆俘掠以歸金人自是
不敢來窺襄漢陽壽代許國為鄰鄂都統制仍知襄陽敵迫
私簡錄 卷一百二十三 功臣宋十

屯數收十五萬石又命忠順軍來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
二年升京西第五正將張陽軍總轄明年差京西兵馬都監母
憂起復京西兵馬鈐轄駐紮陽仍總三軍六年元將那顏併
蓋追金主完顏守緒逼蔡坡城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
與武天錫及鄧守彩刺瑗相犄角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剽
甚天錫本鄧農夫乘亂聚眾二十萬為邊患珙逼其壘一鼓拔
之壯士張子良斬首以獻俘其將士投江陵副都統制賜金帶
制司檄問邊事珙謂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人不為少然須木
查騰雲呂堰等皆受節制乃可濟已而果犯呂堰珙喜曰吾
計得矣亟命諸軍追擊呂堰進逼大河退逼山險珙軍四合金
人棄輜重走斬獲甲士馬牛橐駝不可勝計珙遣部曲馬天章
奉書請降盡獻鄧之縣鎮戶口官吏馬步軍迎珙入城瑗伏階
私簡錄 卷一百二十三 功臣宋十

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復大捷。是日三戰三克。未幾丁順等又破默候里砦。珙召儀問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為我招之乎？儀曰：晉德與花廳王顯金鎮撫安威，故舊招之必來。乃遣德行。咸見德叙情好甚歡。介德往見顯，顯即以書乞降。德復請珙遣劉儀候之。顯軍五千，猶未解甲。珙令作棹棧，陣入周視良久，乃云：如素所撫循者，饗以牛酒，皆醉飽歌舞。珙料武仙必上岵山絕頂窺伺。詰旦，令文彬奪山，駐軍其下，前設伏。後進歸路已而仙果引眾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眾失措，枕藉厓谷。山為之頽，殺其將兀沙忒，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還具言，仙不欲降，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攻石穴。九砦，蓐食啓行。文彬患積雨未霽，珙謂此雪夜，擒吳元濟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九砦俱破。仙走，追及於鮎魚砦，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仙與五六騎奔，追之不見，降其眾七萬，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轉脩武郎鄂州江陵副都統制。元遣宣撫王楸約共攻蔡，制置使謀於珙，請以二萬人行，因命盡護諸將金二萬騎，由真陽橫山南來，珙鼓行而前。戰敗，卻走，迨至高黃陂，斬首千二百級，僞遺鬼花，忒沒荷過山阿，悉三人來，迨珙與射獵，削解而飲，馳入其帳，僞蓋喜結為兄弟，酌馬酒飲之。約南北軍毋相犯，僞蓋遣萬戶張柔帥精兵五千入城，金人鈞二卒以往，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黎明進逼石橋，鈞致生俘鄂山戰少却，金人突至，珙躍馬入陣，斬山以徇，軍氣復張，殊死戰，進逼柴潭，俘金人百有二，斬首三百餘級。翼日，命諸將奪柴潭樓，拔之，蔡人恃潭為固，外

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珙謂麾下曰：伏弩能及遠，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實以薪葦，遂濟師，獲其殿前副點檢溫端，疎之，城下進逼，上門金驅其老稚，熬為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壓城，上日無光，時城中絕糧，已三月，鞞韓敗鼓，皆糜煮，聽以老弱互食，及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眾。珙下令諸軍，街枚分運雲梯布城下，已酉，珙帥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眾兢登，大戰城上，降其丞相烏古論栲栳，殺元帥兀林達及偏裨二百，開西門，招僞盡入，守緒見城已危，先取寶玉真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煙焰未絕，珙等共分其骨，得金鑑寶玉帶金銀印牌，還軍襄陽，特授武功郎，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建康府都統制，留屯襄陽，前領鎮北軍，俄令赴

弘備錄 卷一百二十三 九 功臣朱十

樞密院稟議，授帶御器械，兼知光黃二州，厚資遣還，朝辭上曰：卿名將之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績昭著，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才，以俟機會。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常言戰不當言和，三年至黃陂，堙沒，涅蒐訪軍實，軍民來歸者，厚加賑貸，又慮兵民雜處，因高阜為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初章家山母家山兩堡，以居先鋒，虎翼飛虎軍，俄兼主管安撫司公事，節制黃蘄光信陽四郡軍，馬元兵攻蘄，珙遣兵解其圍，又攻襄陽，隋守張繼，壽荆門守朱楊祖，鄂守喬士安，皆委郡去，復州施子仁死之，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援，眾謂無踰珙者，乃先遣張順渡江，珙以全師繼之，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編筏窺江陵，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遣外弟趙武等進戰，珙自往，節度破砦二十有四，還

民二萬嘉熙元年封隋縣男擢高州刺史忠州團練使兼知江陵京西湖北安撫副使元將成沒解入漢陽境口溫不花入淮甸斬守張可大舒州李士遠委郡去光守董堯臣以州降合三郡人馬糧械攻黃守王鑑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大喜曰吾父來矣駐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斬逗留者以徇御筆賞將士賜珙金盃白金珙分賜諸將士皆感泣二年春授寧遠軍承宣使鄂州江陵諸軍都統制置司松滋詔三軍勦勞趣其來上未幾授樞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副使督視行府參謀官兼知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是年張俊復郢州賀順復荆門軍十二月壬子劉全戰于冢頭戰于樊城戰于郎神山屢以捷聞三年曹文鏞復信陽軍劉全復樊城遂復襄陽授樞密都承旨改制置使兼知鄂州全遣譚深復光化軍息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三 三

備禦珙請于督府帥師西上環調金銀一軍迎拒于歸州大亞砦劉義捷于巴東之清平村珙弟璋選精兵二千駐澧州防施黔路四年進封子條上流備禦宜為藩籬三層乞制置副使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責為第一層備鼎澧為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為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郴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楊鼎張謙往辰沅靖三州同守俸曉諭熟蠻講求思播施黔支徑以圖來上會諜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郢之順陽乃遣張英出隨在義山信陽焦進出襲分路撓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材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拜寧武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州軍馬招集麻城縣巴河安樂磯營公店准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三 三

蔡降珙命以兵逆之得壯士百餘籍為忠衛軍初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其復奏取襄不難而守為難襄樊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精兵十萬不足分守乃置先鋒軍隸以襄郢歸順人庚寅謀報元兵欲大舉臨江珙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請粟十萬備給軍餉用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忠衛舊將晉德自光化來歸珙獎用之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夔萬聲援遣于德興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元兵自隨州江珙密遣劉全拒敵遣伍思智以千人屯施州元大將塔海并禿雪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張舉提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俄元兵度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為湖北安撫副使知峽州兼以書謀

民數百皆沿邊經戰之士號寧武軍令璋領之進封漢東郡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回鶻愛里八都魯帥壯士老稚人馬來降朔飛鶻軍改愛里名艾忠孝種芻政之獎為五條班諸郡縣乃擇險要立砦柵集流離安耕種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又兼夔路策應屯田大使調夫築堰募農給種由歸峽至漢口為屯二十為庄百七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上其始末與所減兵食之數降詔獎諭靖州雅林賽良為亂遣王瑀平之淳熙二年淮東受兵樞密伴珙應援遣李得帥精兵四千赴之子之經監軍諜知京兆府也可那延以騎兵三千經商州取陽嶺關出房州竹山遣王令屯江陵尋進屯郢劉全屯沙市提千人自荆門出齋十日糧取道南漳入襄與諸軍合元兵至三川珙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乏糧請

還怒其棄城使高遠斬首以徇元兵至瀘命重慶分司發兵應
 援遣張祥屯涪州拜檢校少保進封漢東郡公珙言京湖有三
 憂其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
 急今粒米寸兵無所從出二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亘二千
 里自公安至峽州灘積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三今尺
 籍數虧既守灘磯又守關隘荆襄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
 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
 展巧余玠宣諭四川道過珙言重慶積粟少珙餉以屯田米十
 萬石五年御筆以職事脩舉轉行兩官許令回授移鎮江陵既
 至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已變為桑田自城以東直至三海
 無所限隔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迺脩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
 於外漳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于漢三海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三 主 功臣錄十
 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堰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
 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尋乞歸不允初所招鎮北軍駐
 襄陽李虎王曼軍亂鎮北亦潰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
 不克仲矣病遂革六年九月朔大星墜于境聲如雷越戊午遂
 薨其夕大風發屋折木帝震悼輟朝賜銀絹特贈少保三贈太
 師追封吉國公諡忠襄廟曰威愛生不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
 石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
 慚值襄獨蕩析士無所歸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於郢渚乃作
 公安南陽兩書院以沒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題其榜
 賜焉京襄死節死事之臣請于朝建祠岳陽歲時致祭賜名閔
 忠廟謁客遊士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按建鼓旗臨將吏面色
 凜然無敢滯唾者退則焚香掃地愚凡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

色絕滋味其學遠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警心易贊亦通
 佛學自號無庵居士子之經任策應司都統兼知江陵
 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父進從岳飛護衛八陵轉戰江淮間積
 階至武義大夫再遇以恩補官隸侍行馬司武藝絕人挽弓至
 二石七斗背挽一石八斗步射二石馬射一石五斗孝名見
 大悅賜戰袍金錢開禧用兵招撫郭倪遣與統制陳孝慶取泗
 州遇新刺敢死軍為前鋒剋口進兵金人聞之閉榷場塞城門
 再遇計兵以奇勝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當先一日出其不意乃
 同孝慶襲士卒激以忠義進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
 戈旗舟楫如欲攻西城者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徑趨東城南角
 先登殺敵金人大潰守城者聞北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
 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此爾等中原遺民可速降旋有淮平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三 主 功臣錄十
 知縣繼城乞降於是兩城皆定倪親饗士出御寶刺史牙牌以
 授力辭不受除環衛官命取徐州行至虹間我師不利統制田
 俊邁已為敵擒進次靈壁遇孝慶駐兵鳳凰山將引還說曰兵
 家勝負不常豈宜遠自挫吾奉招撫命假道於此寧死靈壁北
 門外不死南門外也會得倪檄令班師再遇曰郭倬李汝翼軍
 潰賊必追躡吾當自禦之金果以五千餘騎分兩道來再遇令
 敢死二千人守北門自領兵衝敵陣手揮雙刀絕水追擊殺敵
 甚衆甲裳盡赤遂北三十里遇金將持雙簡躍馬而前以左刀
 格其簡右刀斫其脇將墮馬死衆遂遁去諸軍發靈壁再遇獨
 留未動度行二十餘里乃舉火諸將安行無虞論功第一授達
 州刺史自武節郎超武功大夫除左驍衛將軍已而倪還維揚
 復棄泗州命再遇知盱眙軍尋改鎮江中軍副都統制金步騎

數萬戰船五百糧艘三千渡淮泊楚州淮陰間宣撫丘岳復檄
援楚再遇計敵衆十倍難以力勝可以計破乃遣統領許俊間
道趨淮陰夜二鼓街枚至敵營各携火潛入伏凡五十餘所聞
哨聲齊發敵驚擾奔竄大兵繼之生擒烏古倫師勒蒲察元奴
等二十三人金人又破安豐再遇語諸將曰楚城堅兵多敵糧
草已空所慮獨淮西耳六合最要害彼必并力來攻亟引兵赴
之金果至竹鎮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偃鼓伏兵南土門
列弩手土城上敵方臨濠衆弩俱發城上旗幟並舉遂驚遁俄
萬戶完顏蒲辣都千戶泥麗古等以十萬騎駐成家橋馬鞍山
圍城數重欲燒壘木决壕水再遇令勁弩射退之既而紇石烈
合兵進攻益急城中矢盡乃令人張青蓋巡城上敵意爲主兵
官爭射之獲矢二十餘萬金益增兵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
再遇臨門作樂以示間暇而間出奇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引
退再遇度必復來自提兵奪城東野新橋出敵之背金遂遁去
追至滁大雨雪乃旋獲騾馬鞍甲旗幟授忠州團練使鎮江都
統制兼權山東京東招撫司事還至揚州金圍楚已三月列屯
六十餘里再遇遣將分道撓擊軍聲大振楚圍解兼知揚州淮
東安撫使揚州有北軍二千五百人請分隸建康鎮江軍使不
得爲變更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兜鍪亦殺其重馬甲易
以皮車牌易以木而設轉軸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擊務從
便捷敢死一軍本烏合亡命以能駕馭得其用陳世雄許復皆
所薦張健准恃勇桀驁罪狀于朝以軍法戮之諸將懾服嘉定
元年除左驍衛上將軍保康軍承宣使降詔獎諭尋提舉佑神
觀以武信軍節度使致仕卒年七十贈太尉累贈太師諡忠毅

生平姿貌雄傑早以拳力聞一旦值邊事起諸將皆望風奔
再遇威聲始著遂爲名將云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三

卷一百二十三

五

功臣宋十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四

明刑部

皇清翰林院侍讀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一

張昭 父直 賈儀 弟儀 何陶 毅 冠蒙 聶從義 尹楷

王著 王易簡 趙上交 子 邊 歸 謙 劉濟

楊昭儉 劉熙古 子 榮 正 魚崇諒 張澹

高錫 從子 劇 可 久 蘇曉 趙逢 崔頌 子 頌

和峴 弟 峴 賈 黃 中 李穆 子 惟 簡 安德裕

張昭本名昭遠字潛夫漢州范縣人祖楚平嘗張令謂是長安

因亂不知所終父直自秦抵蜀徒行丐食求十餘年不能得乃

發哀行服隱居不仕青州王師範延置以周易春秋教授學者

時號道遙先生昭七歲能誦古樂府詠史詩甫冠備覽九經盡

通其義處債類中緩步闊視自以馬鄭不若也後至寶皇遇程

生者專攻史學言昭但究經旨不通今古率多拘滯若極談王

卿經緯治亂非史不可因出班馬范書十餘義商確後盡得十

三史五七年間馳騁上下數千百年事注十代興亡論遺世方

亂躬耕負米以給親養唐莊宗入魏河朔遊士多自効昭因至

魏携文數十軸謁與唐尹張憲憲家富文集每燕語講論經史

要事恨相見之晚署府推官從憲留守北京會莊宗及難憲部

將符彥超合戍兵將應明宗昭語憲得無奉表勸進為自安計

乎憲曰願求生何而口見主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公能行

之死且不朽相泣而去憲遂死之時論重其能成憲之節或執

昭送彥超超曰推官正人無得加害命為勝安撫軍民事寧即

以為留守推官加內供奉賜緋何瓊薦其有史材嘗私撰同光

貨錄十二卷并藏昭宗朝賜武皇制詔九十餘篇請以所撰送

史館拜為左補闕史館修撰昭以懿獻二祖及太祖雖不踐昨

補為紀年錄二十卷又撰莊宗實錄三十卷上之優詔褒美遷

都官員外郎天成四年又上功臣列傳三十卷擢知制誥長興

二年內艱服除收職方員外進中書舍人賜金紫預修明宗實

錄遷禮部侍郎翰林學士晉祖嘗幸內署語及并魏舊事錫賚

頗厚授其父著作佐郎致仕送卒服闋詔與呂琦崔悅等續成

唐史撰唐朝君臣正論二十五卷唐書成進爵邑拜尚書右丞

漢初加檢校禮部尚書周廣順初改戶部尚書坐子乘陽為翟

陽主簿抵罪昭自以失教奉表引咎左遷太子賓客世宗以舊

德從其入謁撰制旨兵法十卷州祖實錄三十卷及後唐閔帝

廢帝漢隱帝實錄又令詳定經典釋文九經文字制科條式嘗

問六禮所出并議三禮祭玉時稱該博恭帝即位封舒國公朱

初拜吏部尚書乾德元年郊祀為鹵簿使奏復宮闕廟門郊壇

夜警晨嚴之制禮畢進鄭國公與陶穀同掌選時已老穀嘗誣

奏李昉引昭為證昭氣直免冠抗論穀罔上太祖不憚以本官

致仕改封陳國公會平嶺南劉銀將獻俘莫知其禮特遣近臣

就問其家方臥病口占以授卒年七十九為人性至孝居喪哀

毀博通羣書兼善天文風角太一十相兵法釋老之說藏書數

萬卷尤好纂述自唐晉至宋專筆削典章之任有嘉善集五十

卷名臣事迹五卷子乘圖進士及第秉謙至尚書郎

寶儀字可象蘄州漁陽人會祖瑒玉田令祖思恭媽州司馬父

禹鈞從父禹錫皆以詞學名禹鈞唐天祐末起家幽州棣歷沂

鄧同安鄭華朱澶八州支使判官周初爲戶部郎中賜金紫顯
德中遷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致仕儀年十五能屬文及長學
問該博風度峻整兄弟五人相繼登晉天福漢乾祐周廣順進
士時號寶氏五龍景延廣節度夔州表儀爲記室歷從事滑陝
孟郾四鎮漢初召爲左補闕禮部員外郎周廣順初知制誥遷
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權知貢舉尋以父病乞解官世宗親加慰
撫手封金丹賜之父卒歸葬洛陽終喪除端明殿學士恭帝改
兵部侍郎宋初遷工部尚書兼判大理奉詔同修刑統會翰林
學士王著貶秩上語宰相曰學士非斯人不可然已自翰林遷
端明矣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卽日再入翰林爲學士乾德
二年范質等三相並罷命趙普爲平章事上問質等既罷普勅
孰當署陶穀建議今尚書乃南省六官之長當署勅儀曰穀所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四 侍從宋一
陳非承平之制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卽宰相之任上是儀言
卽命署勅賜之俄加禮部尚書臺議表首當用左右僕射太常
禮院以東宮三師合爲首儀援典故以僕射爲表首者六而三
師無所據胡議是之初乾德改元帝命宰相擇前代未有者至
三年平蜀帝見入內宮人鏡背有乾德四年字問廷臣無知者
儀對曰此必蜀物其主嘗有此號帝大喜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由是益重儒學周祖初平交州議誅脇從者儀白馮道范質同
請之皆得全活顯德中太祖嘗克滁州世宗遣儀籍其府庫太
祖復令親吏取藏中絹給麾下儀曰太尉初下城雖傾藏以給
軍誰敢言者今既著籍乃公物非奉詔不敢與太祖後屢對大
臣稱儀有執守欲相之爲趙普所忌四年秋知貢舉卒年五
十三上甚痛惜贈右僕射 儀字望之亦自幼能文嘗時伴滑

州從事授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出爲太平軍掌書記內艱服除
拜左拾遺入漢爲史館修撰周廣順初遷右補闕與賈緯王仲
同修晉祖少帝漢祖三廟實錄改主客員外郎知制誥俄除金
部郎中拜中書舍人顯德元年充集賢學士奉使荆南高氏自
唐季以來雖名藩臣車服多僭侈以至司賓賤隸候館小胥皆
盛服影纓與王人亢禮儀譏以天子在上諸侯當各守法度悉
令去之然後宣達君命父憂服闋復舊官權知貢舉拜翰林學
士判太常寺世宗詔考正雅樂校鐘磬箏箏之數辨清濁上下
之節復舉律呂旋相爲宮之法迄今遵用宋初轉禮部侍郎知
貢舉撰定祀事樂章宗廟諡號議者服其該博年四十二以疾
卒儼負俊才對景覽古皆形諷誦與儀更迭唱和多至三百篇
恒以道義相敦厲性復夷曠好賢樂善優游策府凡十餘年撰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四 侍從宋一
周正樂成一百二十卷藏於史閣有文集七十卷尤善推步星
曆逆知吉凶嘗與盧多遜楊徽之言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
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及也又言儼家昆弟五人皆登進士
第可謂極盛然無及輔相者惟儼稍近之亦不久居位卒如其
言有子早卒以姪說爲嗣 儼字日章周廣順初補單州軍事
判官遷秘書郎宋初歷武寧軍掌書記西京留守天雄歸德軍
節度判官開寶六年拜右補闕知宋州嘗作遂命賦以自悼太
宗領開封選爲判官推官賈瑛爲人矯誕儼不樂之嘗因宴會
面叱曰巧言令色獨不愧乎因愕然而罷尋改彰義軍太平興
國五年車駕幸大名召見拜比部郎中時議北征儼請休兵牧
馬以徐圖之上從其言擢爲樞密直學士賜第一區六年遷左
諫議大夫上猶記曩時賈瑛直言以爲公正七年拜叅知政事

是秋卒年五十八駕臨哭贈工部尚書仇後至起居郎信至左補闕子諲諒誥亦登進士諲至都官員外郎勅至秘書丞

陶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本姓唐遠祖儉祖彥謙以避石敬瑭嫌名改今姓父漢冀州刺史唐亂為邠帥楊崇本所害穀隨母

柳氏就育其家自幼才俊十餘歲能屬文起家校書郎單州軍事判官嘗以書干漢相李崧奇之和凝亦愛其文奏為著作佐

郎集賢校理改監察御史分司西京遷虞部員外郎知制誥兼掌內外制詞目繁委官多委愜為當時最性急率嘗與充帥安

審信杯酒相失為所奏時方姑息武臣坐責太常少卿俄拜中書舍人頗工天文曆數遇契丹亂勸令同北數逃匿僧舍陽為

行者嘗語同輩西南五星連珠漢地當有王者出又有牛光芒北指莽丹主必不得歸從此當自相魚肉其言皆驗歸漢為給

私簡錄 卷一百二十四 五 侍從宋一

事中乾祐中令常參官轉對穀言五日上章會非舊制百官叙對且異昌言徒免天聰無益時政欲乞停止羣臣有所聞見即

許不時開奏從之時李崧自莽丹北還穀與蘇逢吉謀誘告崧及弟嶼義皆下獄崧族子昉知其謀以告崧歎曰吾何負於陶

氏子哉後崧竟遇禍穀與有力人以是嘗其為人仕周為右散騎常侍世宗遷戶部侍郎從征太原命代魚從諒為翰林學士

上平邊策言江南封疆密邇當用師剋取世宗忻然聽納遷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恭帝將禪位宰相范質等奉宋祖請崇元殿

行禪代禮百官班定猶未有詔穀時在旁曰已成矣乃出詣袖中其詞曰天生蒸民樹之司牧二帝推公而禪位三王乘時而

革命其極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天命有歸咨爾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稟上聖之姿有神武之畧

佐我高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怨厥績懋焉

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謳歌欲訟歸于至仁應天順人法堯禪舜

如釋重負予其作賓嗚呼欽哉祇畏天命改周顯德七年為建隆元年轉禮部尚書承旨如故然太祖心甚薄之時寶儀有公

望慮其軋已嘗附趙普與共排儀乾德二年判吏部銓兼知貢舉上以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問於穀曰下宰相一等有

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乃以薛居正呂餘慶為之再為南郊禮儀使法物制度多所裁定時范質為大禮使以鹵簿清游隊有

甲騎具裝莫知其制以問於穀穀曰梁貞明丁丑歲河南尹張全義獻人甲三百副馬具裝二百副其人甲以布為裏黃純表

之青綠畫為甲文紅錦綠青純為下帶絳韋為絡金銅瑛長短至勝前磨為人面二目背連磨纏以紅錦騰蛇馬具裝蓋尋常

私簡錄 卷一百二十四 六 侍從宋一

馬甲但加珂拂於前磨及後鞦爾莊宗入洛悉焚毀質命有司如其說造以給用又乘輿大犖久亡其制穀創意造之後承用

焉明德門成詔為之記後累加刑戶二部尚書卒年六十八贈右僕射為人強記嗜學博通經史諸子佛老咸所總覽多著法

書名書善隸書兼以倚辯宏博大言滑稽然奔競務進能先意所在以獻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之至於紫芝白

兔之類皆為頌以獻加以傾檢見後學文采者必極言以譽之聞達官有開望者則巧詆以排之其多忌妒名類此初度太祖

須其禪文必有意大用常曰吾頭顱骨相非常法當戴貂蟬冠時人哂之予戲乾德中考試合格補殿中省人有發其不通書

史下吏案問責及試官併奪數俸而不起居舍人孫質天祥四年錄試校書郎

尾蒙字日用從弟。見五代記。會祖洋。洋州別駕。祖智。周處龍。軍節度推官。父會。內園使。蒙少能文。晉天福進士。入漢。為鄆縣簿。郭從義討趙思。結命郡縣吏。皆戎服。見獨蒙衣冠。裹博舉止。舒緩從義。訝之。運使李穀言。蒙文學名流。遂不之問。周廣順中。趙暉辟掌書記。召為右拾遺直史館知制誥。宋初。由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坐請託黜。為左贊善大夫。遷左補闕。掌大名市征。建隆六年。復知制誥。充史館修撰。開寶中。與李穆等同修五代史。詳定古今本草。連知貢舉。上書言。昔唐文宗每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及舍人執筆。立於殿側。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錄。精為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樞密學士等輪修日曆。送史官。本朝每季。雖有內殿日曆。密院錄送史館。然不過臣下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緣時制以漏泄為虞。昧於宣播。史官疏遠。何由與聞。望自今。凡有裁制之官。優恤之言。發自宸衷。可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參政。每月輪知抄錄。以備史官撰集。從之。即命盧多遜典其事。九年正月。受朝乾元殿。降王在列。聲名大備。蒙撰上聖功頌。述太祖受禪及平一天下之功。其詞誇麗。有詔褒美。為多遜所惡。出知江陵。太宗召拜中書舍人。復翰林學士。與李昉同修太祖實錄。從征太原。還轉戶部侍郎。學士承旨。雍熙三年。被疾。以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右僕射。為人性沉厚。不言人。是非好釋。典不喜殺。自張昭寶儀後。典章儀注。皆所刊定。然南郊定議。復以宜祖配天為議者。所非。素有笑疾。雖上不自禁。所著有鰲山集一十卷。

有司承襲年久。無所規式。命檢討模畫。以聞。又詔參定郊廟祭玉與統領學士。實優取三禮圖。再加考正。討尋故實。刊正疑訛。宋建隆三年。上之太祖。嘉覽。賜詔獎勵。仍令詹事尹拙集儒學。更同參議。賜紫袍。犀帶。銀器。繒帛。拙多所駁。正從義復引經釋之。悉以下尚書實儀。裁定。因而增損。列於注釋。分為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言周顯德中。與田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職。及阮崇鄭玄舊圖。載其制度。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詔中書省集議。尚書張昭等。以為違經。止異所列。畫圖妄意穿鑿。多不見用。卒後。三禮圖始行於世。并所圖畫。列於國子監講堂之壁。自為學官兼掌禮。二十年。世頗推其該博。尹拙。潁州汝陰人。梁貞明年。舉三史。補下邑主簿。攝本鎮巡官。後唐長興中。召為著作佐郎。直史館。晉天福四年。為右補闕。與張昭呂琦等同修唐史。改命部員外郎。賜金紫。漢初。為司馬郎中。弘文館直學士。周廣順初。遷庫部兼太常博士。顯德初。拜國子祭酒。通判太常禮院。復與昭同修唐應順清泰及周祖實錄。又同詳定經典釋文。丁憂。免。宋初。檢校工部尚書。太子詹事。歷判太府大理二寺。遷秘書監。乾德六年。致仕。為人性純謹。博通經史。周世宗北征。命學士為文。祭白馬祠。不知所出。遂訪於拙。為舉郡國祠白馬者。以十數。當時伏其該博。開寶四年。卒。年八十一。子季通。國子博士。田敏。淄州鄒平人。通春秋之學。梁貞明中。登科。調本州主簿。改四門博士。後唐天成初。轉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與太常卿劉岳。博士段頤。路航。李居浣。陳觀等。刪定唐鄭餘慶書儀。又與馬錫等同校九經。改戶部員外郎。賜金紫。晉天福四年。由國子

司業遷祭酒尋兼戶部侍郎充弘文館學士漢乾祐中拜尚書右丞周祖親郊權太常卿世宗拜檢校左僕射加司空請老優詔不允遷工部尚書太子少保致仕開寶四年卒年九十二生平篤於經學詳明禮樂博涉典故為儒學文宗嘗使湖南以甲本經書道高從誨謝曰但能識孝經耳敏曰讀書何必多如諸侯章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其言至要切中當時之病從誨大慚然敏好穿鑿所校九經頗以獨見自任世頗非之子章至殿中丞

王著字成象單父人少有俊才性豁達無城府善屬文登漢乾祐進士周祖鎮大名世宗待行開其名名置門下因得謁見及鎮澶州辟觀察支使即位拜度支員外郎充翰林學士家艱起復恭帝嗣位加金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世宗靈駕赴慶陵符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四 九 符從宋一

后從行公務悉資於著以幕府舊僚尤被眷遇宋初拜中書舍人建隆二年知貢舉時亳州獻紫芝鄆州獲白兔隴州進黃鸝鷓著皆獻頌因寓規諫太祖甚嘉之常直宿禁中被酒散髮扣滋德殿門太祖怒黜為比部員外郎乾德初改兵部郎復知制誥數月加史館修撰判館事三年轉戶部郎中復為翰林學士再知貢舉卒年四十二生平好與人交嘗延譽後進當世士大夫多稱之

王易簡字國寶京兆萬年人曾祖肅唐劍州祖遠連州父貫唐州俱刺史易簡少好學工詩既長介特寡合梁乾化中舉進士拔解明年擢第復辟華帥李保衡從事餘年尹皓代保衡易簡仍在幕府會朱友謙叛城中危懼咸請築月城以自固皓恃勇不聽易簡固請乃許版築始畢外城果壞軍民賴之已而罷歸

久之召為著作郎改右拾遺上書忤旨出為鄧州節度推官後唐伐蜀辟為巡官改都督府記室參軍明宗時周帥羅周恭辟掌書記府罷退居華陰秦王從榮素重之語宰相馮道李愚稱其有才豈宜居外召為祠部員外郎改水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晉初賜金紫判弘文館史館事晉祖為治務求速效易簡上漸治論以諷詔書褒答以論付史館兼知內制拜御史中丞歷尚書左右丞吏部侍郎嘗上言選門格勅條件具存藩府官僚習熟者少凡給文解未曉規程以致選人請都親求解樣往來政涉乞自今委南曹詳定解樣兼錄長定格下諸州板置州院門每取解時準條式遵行從之晉祖在大梁臺省湫隘易簡奏舉故事一歲得免省錢二百萬繕治造器物號為舉職周朝諱簡止名易廣順初遷禮部尚書是冬合三銓為一令易權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四 十 符從宋一

判俄改刑部尚書周祖郊命判兵部又命為上冊寶四廟副使周祖晏駕為山陵副使顯德四年以太子少保致仕宋初召加少傅所居華陰構一鳴堂二品樓優游自適建隆四年卒年七十九子景讓進士及第至尚書郎趙上交范陽人本名遠以字稱祖光鄆州錄事參軍父簡章涿州司馬上交色黑身長美風儀善談論負才任氣為鄉里所推南遊洛陽為中官馬紹宏北面轉運制置判官遷殿中丞奏王從榮復表虞部員外郎充六軍諸衛推官累遷司封郎中嘗諫從榮後果及禍僚屬皆斥由是知名晉初召為左司郎中度官從榮後果及禍僚屬皆斥由是知名晉初召為左司郎中度支判官歷右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知內外制遷刑部侍郎奏言長與中詔書凡州縣官詳讞刑獄昭雪人命者不限歲月赴選

許令超資注官仍賜章服然未該及內外職司乞自今但能雪
活冤獄不限中外官並加旌賞俟考滿詣刑部投狀從之依遷
戶部侍郎拜御史中丞彈舉無所阿避葬丹立許王從益為帝
權主中國以上交為右丞相葬丹去上交請去偽號仍稱許王
俄遣馳表獻款於漢祖授禮部尚書太僕卿遷秘書監周祖監
國命副太師馮道迎湘陰公於徐州廣順初拜禮部侍郎會將
試貢士申明條制頗為精密始復糊名考校擢扈載甲科取梁
周翰董淳時稱得士轉戶部明年再知舉拒樞密王峻所薦童
子峻怒奏其選士失實改太子詹事顯德初遷賓客拜吏部侍
郎多請告不朝世宗怒免其官宋初起為右丞建隆二年卒年
六十七蒞官以幹密聞時稱有公輔器雅好吟詠有集二十卷
張昭為序 子曠字可畏七歲喪母過哀十二能屬文應補千
牛備身歷秘書省著作郎殿中丞卒年二十六有集十卷太宗
嘗取以入內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四

十一

侍從宋一

邊歸謙字安正薊人檀州刺史退思之子以儒學名晉祖鎮太
原召置門下表為河東節度推官試秘書郎大理評事天福初
拜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遷水部郎中賜金紫轉比部知制誥
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至右散騎常侍僕初為禮刑二部侍郎
奏史弘肇等怙權專殺告訐成風。講善善良。有傷風化。請明行
條制。禁遏誣罔。凡顯有被論。具陳姓名。其匿名書。并風聞事。並
望止絕。論者矧之。周廣順初復還兵戶二部世宗聞其亮直擢
尚書右丞樞密直學士轉左丞特命為御史中丞歸謙性剛介
號廉直言多忤物宋初遷刑部尚書建隆三年復轉戶部尚書
致仕乾德二年卒年五十七子定雍熙二年進士及第

劉濤字德潤彭城人後唐天成進士釋褐鳳翔掌書記拜右拾
遺賜排太常丞史在德上章詞理鄙俗仍犯廟諱濤上言請正
其罪時議是之尋出為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召授左補闕遷起
居舍人晉天福初改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工部郎中賜金
紫歷度支職方二郎中掌左藏庫時少帝奢侈常以銀易金廣
其器皿判三司李崧令上庫金之數以元簿較之少數千鎰崧
令有司劾濤事迫以情告樞密帝怒崧乃得罰俸一月漢初蘇
禹珪薦為中書舍人周廣順中坐令子監察御史項代草誥命
左遷少府少監分司西京項亦貶復州司戶顯德初就改太常
少卿俄拜右諫議大夫四年再知貢舉會樞密王朴嘗薦劉諱
於濤不納朴銜之飛章言濤取士不精世宗命學士李昉覆試
出者七人責授太子右贊善大夫恭帝遷右詹事與宰相范質
不協退居洛陽之清化里杜門以書史自娛太宗素知其履行
開寶二年召赴闕以老病求退授秘書監致仕卒年七十二濤
性剛毅不撓善於知人清泰初力薦薛居正於中書舍人盧遵
以為文章器業必至公輔導受詔主文取之果後作相項子晟
晟子訥諱並進士及第晟至屯田員外郎訥殿中侍御史
楊昭儉字仲寶長安人會祖嗣復祖授俱仕唐父景梁左諫議
昭儉少敏俊後唐長興進士解褐成德軍節度推官歷鎮魏掌
書記左拾遺直史館與張昭等同修明宗實錄書成遷殿中侍
御史晉天福初轉禮部員外郎副馮道為葬丹冊禮使如虞部
郎中俄知制誥又為荆南高從誨生辰使賜金紫還拜中書舍
人遷翰林學士會請告不赴晉祖喪為有司所糾停官未幾起
為河南少尹改秘書少監尋復中書舍人周世宗愛其才復除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四

十一

侍從宋一

翰林學士歲餘改御史中丞多振舉臺憲故事入宋為太子詹事開寶六年日疾求退以二部尚書致仕太宗即位就加禮部尚書卒年七十六為人美風儀善談名理事晉有直聲晉論駢將張彥澤暴殺從事張式請置之法不報然利口喜譏嘗執政大臣懼其構誦故多曲徇其意

劉熙古字義淳宋州寧陵人唐相仁軌十一世孫祖寶進汝陰令熙古通易詩書春秋子史後唐長興中舉三傳獻春秋極論二篇演論三篇知貢舉和凝其加推賞擢第館於門下清泰中驍將孫鐸表金州從事晉天福初鐸移汝州又辟以隨熙古素善射有鄂集戰鬥引弓一發貫之鐸喜令勿拔矢以旌其能調補下邑令俄為三司戶部領承興泗橋華州諸倉制置發運使仕漢為盧氏令周廣順中改亳州防禦推官歷澶州支使秦鳳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四

七

作從宋一

平為秦州觀察判官改宋州節度判官太祖禪位召為左諫議大夫知青州車駕征維揚追赴行在建隆二年詔制置晉州權若增課八十餘萬緡乾德初遷刑部侍郎知鳳翔未幾移秦州境多寇患至則諭以朝廷恩信取蕃部酋豪子弟為質邊郡以寧轉兵部侍郎徙知成都六年就拜端明殿學士開寶五年參知政事賜銀鞍名馬歲餘足疾求解進戶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四贈右僕射熙古性淳謹雖貴顯不改寒素登朝三十餘年未嘗有過嘗集古今事迹為歷代紀要十五卷精於小學作切韻拾玉二篇摹刻以獻詔付國子監頒行之兼通陰陽象緯之術作續聿斯歌一卷六壬釋卦序例一卷子蒙正字熙正善騎射以廕補殿直遷供奉官征江南命乘傳赴軍方攻潤州值盧絳以舟師來援白部署丁德裕分精甲百人出戰矢中左脇

戰愈力遂下其城獲知州劉澄監軍崔亮部送闕下嶺南陸運香藥入京詔往規畫還掌朝服法物庫會重製緡衣鹵簿多其規式太宗創設內藏庫即命典領由副使至使二十餘年真宗改如京使出知滄冀磁三州卒年七十二蒙叟字道民登甲科歷岳宿二州推官薦授太子中允知乾興拜監察御史秦王子德恭判濟州命為通判專決那事遷右補闕累起居舍人戶部鹽鐵判官屯田郎中歷知盧濠滁汝四州咸平中上疏陛下已周諒陰方勤萬民望崇儉德恪守前規無自矜能無作奢縱厚三軍之賜輕萬姓之徭使化育被於生靈聲教加於中外且萬國已觀其始惟陛下慎守其終則天下幸甚上嘉之俄以都官郎中直史館車駕北巡令知中官名表獻宋都賦述國家受命建號之地宜建都立宗廟時雖未遑後卒從之改職方郎中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四

高

作從宋一

景德中拜太常少卿卒年七十三平生好學善屬辭著五運甲子編年曆三卷子宗儒太子中舍宗弼宗誨並進士及第魚崇諒字仲益初名崇遠由岐居陝自幼能文弱冠辟後唐明宗相州從事即位表為記室清泰初任陝州司馬仕晉歷侍御史屯田員外郎知制誥漢祖拜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周祖踐祚書詔繁委皆出其手廣順初加工部侍郎俄轉禮部復為學士以母老求解官歸養賜告侍母陶穀乘間譖之以為怨望世宗頗疑之詔許歸陝入宋迄太祖朝不起太宗即位詔授金紫光祿大夫兵部侍郎致仕卒

字成文由南陽徙居河南幼好學有才藻晉開運進士桑維翰見其人美風儀善談論大加器重妻之以女解褐校書郎直昭文館遷秘書郎充鹽鐵推官歷左拾遺禮部員外郎史館

修撰出為洛陽令秩滿改吏部周恭帝初仍右司員外知制誥
建隆二年轉祠部郎中會陶穀高錫黨於張去華以沮澹去華
自陳願與澹及盧多遜蘇頌校其文藝數定優劣太祖立召發
策並試於講武殿澹所對不應策問責授左司員外郎未幾通
判秦州兼海陵鹽監副使快快不得志對平通判梓州歷官釐
務所至皆治晚年附會盧多遜方再獲用復祠部郎仍知誥權
直學士院開寶中長春節攝殿中監賜金紫終點檢三司事年
五十六無子命中使護葬

高錫字天福河中虞鄉人家世業儒幼穎悟能屬文登漢乾祐
進士王晏鎮徐州辟掌書記顯德初為蔡州防禦推官上書不
報宋初棄官歸建隆五年以書干范質奏為著作佐郎遷監察
御史拜左拾遺知制誥加屯田員外郎乾德初賜緋太平興國
八年卒

兄子冕字子莊顯德中詣闕上書稱旨授將仕郎右
補闕宋初由都官員外累至膳部郎中出知益州卒年五十贈
右諫議大夫錄其子垂休固始主簿

劇可久字尚賢范陽人素沉毅方正明於律令與馮道趙鳳為
友後唐同光初補徐州司法以幹職聞由大理評事遷寺正仕
晉歷殿中少監太子右諭德大理少卿賜金紫周廣順初復為
大理卿世宗以刑書澁古條目繁細難於檢討前後勅格重互
亦難詳審命以朝廷所用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
三卷開成格十卷大中統類一十二卷後唐以來至漢末編勅
三十三卷命可久及御史張湜率汀郎中鄧守中王瑩賈玘博
士趙礪李光贊大理蘇曉中允王仲編集新格勅成部秩律令
有難解者就文訓釋格勅有繁雜者隨事刪削其有矛盾相違

輕重失宜者盡從改正候舉日委御史臺尚書省四品以上及
兩省五品以上官參詳可否送中書門下議定從之五年書成
凡三十卷名曰刑統頒之天下與律疏令式並行建隆三年告
老卒年七十七在廷尉四十年用法平允以仁恕稱

蘇曉字表東武功人父瓚仕後唐歷秘書少監長興初曉辟鄧
州從事漢祖表為觀察支使入周為大理正宋初權大理少卿
曉深文少恩當時日為酷吏乾德三年出為淮南運使諫權斬
黃舒盧壽五州茶置十四場規其利歲入百餘萬緡開寶中遷
司勳郎中發供備庫使李守信市木秦隴開盜官錢命案之併
得其遺妻父秦州通判馬適木筏以進籍其家餘所連及多至
破產擢拜右諫議大夫賜金紫卒年七十三無子

趙逢字常夫媯州懷戎人父崇事劉守光為牙校莊宗遣周德
威平幽州被誅時逢尚幼德威錄為部曲令與諸子就學久之
遊學河朔漢乾祐中登進士甲科授秘書郎直史館周廣順中
歷左拾遺右補闕世宗遷禮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宋初拜中書
舍人乾德中授都官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改判昭文館充

樞密直學士蜀平出知閬州部內盜賊攻城防禦有功遷給事
中權知貢舉征太原為隨軍轉運使開寶八年卒逢性剛直有
吏幹敏歷清近所至有聲然傷慘酷又言多詆訐縉紳畏之目
為鐵杵子子極三班借職

崔頌字效美偃師人父協後唐門下侍郎平章事頌幼喪母為
外祖母所鞠以廕補河南巡官歷開封簿鄧州錄事參軍上書
言事桑維翰奇之擢左拾遺漢初加散階世宗鎮澶淵以為
觀察判官賜金紫宋初判國子監會里修國學建隆三年夏始

會生徒講說太祖遣中使賜以酒果每臨幸名講論語及經義
應答無滯郊祀攝太僕升車執綬上問以一時典禮占對閑雅
上甚重之乾德六年卒年五十為人好談諧善筆劄受命書世
宗謚冊文時稱道雁篤信釋氏子晚至太子右贊善大夫 禮
字文炳登雍熙進士雅有士行累為屯田員外郎三司戶部判
官景德中上語宰相周王元儼年少尤資贊導聞崔贖性純謹
庶有裨益因召對遷都官員外郎充記室參軍賜金紫遷兵部
郎中出知河中府轉太常少卿將作監卒

和峴字晦仁父凝始生峴凝入翰林加金紫又知貢舉喜曰平
生美事併集因名三美七歲廢于牛備身遷著作佐郎乾祐初
加刺散階父憂服缺拜太常丞建隆初授博士從祀南郊贊導
乘輿進退閑雅太祖問知閑閣拜刑部員外郎仍判太常寺乾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四 侍從宋一

德元年冬至有司復請祀吳天上帝詔議其禮峴言祭義戒於
煩數罷之二年議李明孝惠神主禮言二后同廟之文無各
殿異室之說今同祠別廟宜共殿別室孝明嘗母儀天下宜居
上室孝惠止以追尊當居次室從之三年初克夔州命通判州
事代還獻議是歲十二月十四日戊戌臘有司以七日辛卯蜡
百神詔正之四年南郊建議望燎位置爐火又依舊典宗廟殿
庭設宮縣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羆十二案朝會登歌用五瑞郊
廟奠獻用四瑞迴伏至樓前奏采茨之曲御樓奏隆安之曲各
用樂章復舉唐故事宗廟祭科外別設珍膳用申孝享之意又
八佾請用玄德升聞天下大定二舞並從之先是王朴竇儼考
正律呂未有繼其職者會太祖以雅樂聲高詔峴講求其禮以
均節之峴請以司天臺景表石尺為準取王朴所定尺校之短

於石尺四分尺依古法別造新尺使工人較其藝比於王朴所
定差一律自是八音和暢上甚嘉之樂器中有义手笛上欲增
入峴令樂工調品與衆音和協詔賜名拱辰管備於樂府開寶
初遷司動員外郎歷知泗晉二州判吏部南曹江南平受詔采
訪太宗遷主客郎中太平興國二年知兗州改京東轉運使峴
素性苛刻鄙吝好殖財復輕侮人判官鄭同度節度劉遇奏其
以官船載私貨販易規利削籍配汝州六年復起為太常丞分
司西京端拱初賀耕籍表因奏所著奉常集五卷秘閣集二十
卷注釋武成王廟贊五卷上嘉之復授主客郎中兼禮儀院事
卒年五十六 弟嶠字顯仁未成童教誦詩賦極記不忘試為
詠物四詩頗有思致疑歎賞之語峴曰嶠他日必以文顯第吾
老不及見汝善保護之登太平興國進士釋褐霍丘簿雍熙初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四 侍從宋一

轉大理評事知崇仁縣轉運楊絳薦其才幹移知南昌代還刑
部奏為詳覆官遷光祿丞因凝所取古今史傳聽訟斷獄辨雪
冤枉等事著為疑獄集益增事類分為三卷以上併獻所著文
賦五十軸名試中書擢大中允淳化初又上凝所註古今孝
弟集十卷遷直集賢院賜緋魚三年春獻觀燈賦詔付史館遷
右正言廷試貢士預考校作歌以獻上稱賞之時摹印儒行篇
賜及第人并三館蠶省官皆上表謝嶠與張洎尤稱上肯因語
李昉曰如嶠宰相子勤學自立有文章能荷構益不多得擢知
制誥進水部員外郎知理檢院至道元年賜金紫與王旦同判
史部銓暴卒年四十五上聞驚歎賜賻加等遣中使就家問狀
并恤其孤授子拱大理評事璪補齋郎生平因目眊不得居翰
林近侍嘗好修飾容儀自五鼓張燈至辨色冠帶方畢每草制

必精思討索而後成弟舉由三班奉職淳化中獻文求試授大理評事

賈黃中字媯民唐相昶四世孫父玘字仲寶晉天福進士仕宋歷水部員外郎知浚儀縣通判鎮州性嚴毅遇有士夫子弟來謁必詳諄誨誘之莽鄉黨羣從十五喪教育婚嫁孤貧不自給者黃中幼聰悟方五歲每旦父命正立展書謂之等身書課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玘嘗令蔬食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理遷著作佐郎直史館建隆三年轉左拾遺補闕開寶八年通判定州以多識典故判太常禮院每詳定禮文損益得中號爲稱職嶺南平出爲採訪使廉平直恕遠人便之還奏利害數十事皆稱旨會克江表選知宣州歲饑民聚爲盜捐俸造糜全活甚衆仍設法弭盜因悉解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四

七

符從宋一

去太平興國初授禮部員外郎知昇州爲政簡易部內甚治府署一室局甚固黃中啓視得金寶數十櫃皆李氏閣中遺物卽表上之上謂侍臣曰此亡國之寶非黃中廉將汙法害人矣賜以錢三十萬父憂起復以文學高第薦召試中書轉駕部員外知制誥八年同知貢舉遷司封郎中充翰林學士上時召見訪以得失對曰思不出位軍國政事非臣所知上益重之雍熙二年知貢舉俄掌吏部選除擬官吏品藻精當端拱初改中書舍人二年兼史館修撰再典貢部多簡寒俊淳化二年拜給事中叅知政事母王氏有賢德上召見命坐諭曰教子如是可繼孟母矣作詩以賜錫賚甚厚一時文行之士多黃中所薦引然未嘗自言人亦莫之知也性謹厚過於畏慎寡所建白中書政事頗多留滯不決四年冬罷守本官明年出知襄州改澧州因戒

以小心翼翼君子當然若太過則失大臣之體黃中頓首謝上因謂侍臣曰朕念其母老然與之語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先母而老矣至道初儲官建擇大臣德望以爲賓友特拜禮部侍郎兼秘書監詔令赴闕年五十六遘病而卒母尚無恙果如上言贈禮部尚書上聞其家素貧別賜賻贈母入謝又賜白金令勿以諸孫爲念朕當不忘黃中端重守法廉白無私耽嗜文史多知臺閣故事談論壘壘聽者忘倦有文集三十卷五子守謙雍熙二年進士守正獻文召試後爲兵部員外郎守約國子博士守文殿中丞守訥右贊善大夫

李穆字孟雍開封陽武人陝州司馬成秩之子幼有至行路得遺物必訪主歸之從王昭素受易盡究其義登顯德進士郢汝二州從事遷右拾遺宋初通判洋州剖決滯訟庭無留獄移陝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四

辛

符從宋一

州坐調郡租輸河南不卽應命免官時弟肅爲博州從事將母就居兄弟相與講學意泊如也開寶五年召爲太子中允明年拜左拾遺知制誥五代以還詞令多尚華靡至穆獨用雅正悉矯其弊與盧多遜爲同門生太祖嘗問穆性仁善辭學之外宜無所豫多遜舉穆操行端直臨事不易節仁而有勇者上曰吾當用之時將有事江南部分已定未有發兵之端使穆往召李煜入朝穆至諭旨煜辭疾言事大朝以望全濟今惟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王自處之以吾料朝廷甲兵精銳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其鋒宜熟思之無貽後悔使還言狀上以所論要切江南亦謂其言誠實太平興國初轉左補闕兼史館修撰判館事而賜金紫從征太原還拜中書舍人預修太祖實錄賜衣帶器幣坐爲秦王廷美草辭辭多記責授司封員外郎八年同知貢

舉上御崇政殿試進士見其頽瘁憫之命復舊官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剖判精敏猥姦無所貸豪右權貴莫敢干以私上益知其才擢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自左授至大用不及周歲九年正月暴感風眩卒年五十七上泣語近臣曰穆國之良臣朕方倚用遽茲淪沒非斯人不幸乃朕之不幸也贈工部尚書穆質厚忠恪未嘗見喜愠謹言慎行所為純至無有矯飾性至孝母嘗臥疾動止轉側必親自扶掖以稱母意坐事時給以舉詔鞠獄臺中及為省郎亦不以白母每隔日陽為入直自贖授暨於牽復母終弗之知居喪哀毀幾至滅性工篆隸并備常時其事善談名理深信釋典接引後進多所薦達所著文章多不

留藁 子惟簡亦多材藝廕授將作監丞性冲澹不樂仕進家居二十餘年人多稱之真宗素聞其履行祥符中召拜太子中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四 主 侍從宋一

允加太常丞卒賜錢十萬孫郊將作監簿至太子舍人 肅字季雍七歲誦書知大義為詩往往有警語登甲科歷濮博二州從事保靜軍節度推官嗜酒早卒嘗作大宋樂章九首取九成九夏之義以頌國家盛德其文甚工又作代周顧答北山移文弔幽憂子文病難賦意皆有所規諷

安德裕字益之一字師臯河南人節度使重榮之子生而未甚遇重榮兵敗乳母抱逃木質中為水兵所得執以見軍校秦習因與父舊匿之冒姓秦氏自孩提即喜筆硯遇文字輒誦讀習異之俾就學博貫文史尤精禮傳嗜西漢書習卒行三年喪後還本姓與以縗裝却曰斯秦氏之蓄於我何有丈夫自當樹立功名豈屑屑於是耶聞者高之開寶二年登甲科調歸州軍事推官歷大理寺丞著作佐郎太平興國中累遷秘書丞知廣濟

軍城新建令作記及圖經三卷優詔褒獎八年改太常博士通判秦州就知州事雍熙初遷主客員外郎通判廣州未行李昉言其有史才即以本官直史館端拱初改金部員外郎淳化初知開封縣會備三館職改直昭文館三年春與梁周翰並充廷試考官上顧宰相此皆有聞之士老於郎署並賜之金紫俄遷司動員外郎作九絃琴五絃阮頌以獻上稱其詞彩古雅至道三年轉金部郎中出知睦州遷判太府寺咸平五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性介潔以風鑑自負王禹偁孫何初遊詞場力為延譽何乃其首選然酷飲太過故不被獎擢有集四十卷子守亮開寶五年及第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四 主 侍從宋一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四 主 侍從宋一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二

石熙載

子中

陳恕

張洎

孫環

郭贊 李至

辛仲甫

王沔

弟淮

溫仲舒

錢若水

父文敏

劉昌言

李覺

父成

孔維

韓丕

張茂直

王著

呂祐之

潘慎修

石熙載字凝績洛陽人徵特為親負米嵩陽道中遇一叟熟視曰真人將與子當居輔弼之位言訖不見登顯德進士性疎俊有量居家嚴謹守禮法宋初以殿前都虞候領泰寧軍節度太宗辟掌書記及尹京表為開封推官改左拾遺補開外艱起復

以讓出掌忠義崇武二軍書記太平興國初復召同知貢舉時梅山洞蠻為寇命知潭州擢兵部員外郎領樞密直學士未幾簽書樞密院事賜官第一區為人忠實遇事盡言是非好惡無所顧避人有善即推薦之時稱長者上親征河東以給事中充樞密副使久乃論功還刑部侍郎拜戶部尚書知樞密事上眷注甚篤以疾求解加右僕射卒年五十七車駕臨視贈侍中諡元懿上歎曰熙載事君之心純正無他方當委用而奄忽至此大可惜也咸平二年配饗太宗廟庭平居以孝友聞事繼母牛氏得其歡心母前夫子熙導恩補殿直從弟熙古幼弟熙正皆第進士至供備庫副使撫之如一人無間言養子中孚至成部員外郎子中立字表臣十三而孤性疎曠好諸謔補西頭供奉官改光祿寺丞家財悉推與諸父已無所受擢直集賢院與

李宗諤楊億劉筠陳越相善校讐秘書凡更其手人皆傳之判三司理欠憑由帝幸毫命修所過國經為鹽鐵判官改判吏部南曹戶部勾院注釋御集為檢閱官遷戶部郎中史館修撰糾察在京刑獄知制誥領審官院同知貢舉坐舉官不當落職頃之復官領三班院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入為翰林學士判秘閣與張觀兼行外制遷禮部侍郎學士承旨兼龍圖閣學士景祐四年參知政事諫官韓琦言其喜諛笑非大臣體寶元初罷為資政殿學士領通進銀臺司判尚書都省進大學士遷吏部侍郎提舉祥源觀加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傅諡文定平生練習臺閣故事不汲汲近名喜賓客家產歲入不足以供臨終喪不能辦帝賜白金三百孫行簡祥符進士居簡太子中允集賢校理

陳恕字仲言南昌人素性強明少為縣吏折節讀書江南平知洪州王明召見與語大奇之因資送令預計僧登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判澧州澧自唐季以來簿書乾沒吏緣為姦恕至盡摘發其弊入累贊善大夫左拾遺判三司勾院充度支判官與判使王仁贍廷爭司事仁贍屈伏擢本司員外郎遷工部郎中知大名時弊丹內寇詔增浚城隍器用不時集恕檄郡中大豪一人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救豪叩頭流血請翼日集事恕令械以徇民皆懼數日功就召為三司副使遷右諫議大夫知澶州時議河北營田恕奏制各不同古者兵出於民故可以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士皆以募致衣食仰給縣官若使之冬持兵春執耒未必不怨萬一生變悔無及矣議遂寢俄知代州入判吏部選事拜鹽鐵使恕有心計胥吏懾服釐去宿弊號能稱職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太宗深器重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遷給事中叅知政事數月坐與樊知古漏泄禁中語罷知江陵大發羣吏姦賊坐罪停廢者衆郡內惕息復以為鹽鐵使太宗留意金穀召三司李溥等二十七人對於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條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上又言國家賦入數倍於唐唐季藩鎮擅命征賦多不入公家下陵上替經制糜壞已久因召恕等責以職事曠廢對曰今土宇至廣庶務至繁國用軍需所資浩瀚凡遇災沴盡蠲諸州租稅臣等每舉利權輒慮侵民尼而不行縱使耿壽昌桑弘羊復生亦所不遑况又駑劣惟盡心簿領終不足上裨聖治上曰卿等清而不通專守繩墨終不能為國度長挈大剖煩析滯如京城倉庫主吏當改職者簿領中一處節目未備即至十年五年不決以致貧無資給轉徙溝壑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三 侍從宋二

此卿等之過豈不反傷和氣哉皆頓首謝至道二年欲併三司命官總判令恕條列七司事以聞恕奏勾院磨勘兩司出於舊制關防之要莫切於此理欠憑由雖非舊設自理欠失序憑由散落故設二司專令典掌以究其弊綱目成具制置有倫實亦要切不可廢除其主轄支收司先因從京轉輸外地此除彼附照驗稽滯若於京城專行檢轄亦為允當其行帳司近日權置帳口告盡司額自除提點司是中旨特置提振三司廢息之事固非有司所敢擬除凡此皆因三司簿牒填委若三部各設主事辦事亦易詔皆從其請會將立茶法台茶商各條利害恕與副使宋太初共閱之第為三等言下等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乃始為三法行之貨財流通峽路諸州承孟氏之舊

賦稅輕重不均運副張暉年少氣銳受詔按覆即便宜革之計一州歲虧上供絹萬餘恕奏暉專擅削任停免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諄讓恕欽板縮負立殿壁若無所容稍俟意解復執前奏終不改易或至三四上始允歷禮戶二部侍郎咸平二年真宗北巡充行在轉運使恕事母至孝以母老求解改吏部侍郎知通進銀臺封駁司恕言封駁之任實給事中

之職隸於左曹今雖別建官局不可失其故號請以門下封駁事隸銀臺司詔可五年知貢舉以王曾居首時議稱之母亡哀毀麻瘠起復視事遷尚書左丞權知開封麻疾益甚上詔太醫診療數月表求館殿職事上命求可代者乃薦寇準改集賢學士判院事準檢尋恕前後改準與立之事類以為冊別用新板刊所出舊榜躬至恕私第請判押恕亦不讓自是無不循其舊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四 侍從宋二

貫至李誥領使始改茶法恕之規模漸革矣卒年五十九口占遺奏及約束後事送終之具無不周悉上深悼惜廢朝贈吏部尚書平生頗涉史傳多識典故善於談論聽者志倦然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素拒釋氏嘗請廢譯經院真宗曰三教之興其來已久但存而不論可也子執中宰相執古虞部員外郎執方執禮並太子中舍

張洎字師黯一字偕仁全椒人世事南唐曾祖叅登城尉祖蘊泗上轉運巡官父煦滁州司法掾洎少有俊才博通經史登進士調上元尉召為記室擢工部員外郎清輝殿學士叅預機密不離左右中外之務一以諮之為建大第賜書萬卷資予甚厚王師圍城勸李煜勿降因為煜草詔以蠟丸召上江救兵既而城陷洎給光政使陳喬同死喬自經洎獨歸本朝太祖切責出

前詔示之泊頓首請死辭氣慷慨上奇之貸其死除太子中允
歲餘判刑部太宗多其文雅熟知典故遷直舍人院考試諸州
進士未幾使高麗改戶部員外郎出知相州徙貝州不長吏治
上以泊儒生不之責也令知譯經院遷禮部郎中雍熙二年同
知貢舉端拱初判考功會覆錢俶諡狀內有受寵若驚居充無
悔語郎中張佖駁之謂俶乃藩臣名不可稱龍位不可為充請
改正泊以狀對壘援引故實皆有依據詔不問未幾遷太僕
少卿同知京朝官考課兼史館修撰判集賢院淳化中同楊徽
之等修正入閣舊圖泊討論故事獨草奏上之又言今起居日
侍從官入殿庭東西立俟正班入東西列拜同時起居甚失北
面朝謁之儀請準舊儀侍從官先入起居畢分立於丹墀之下
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雅合於禮詔從之又疏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五 侍從宋二

命大臣臨郡即加長史副大使知節度事如段文昌李載義為
淮南盧龍二軍節度副大使兼大都督府長史是也今益王以
揚潤二郡建社為吳國王居大都督之任又正領節度事若再
加長史之號乃是國王自為上佐設若但以長史拜受其加銜
內又無副大使知節度事之目倘或他日別命守將俾臨本郡
即不知以何名目授除乞付中書改正宰相以制命已行令候
明年郊祀單慶遂改正焉上重其該洽嘗賜詩褒美有翰長老
儒臣之句泊與參政蘇易簡不協多攻其失易簡即泊為
給事中參知政事與寇準同列初準於上前每言泊可任既同
參政奉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專修時政記甘言善
柔而已後因奏事異同準復忌之至道二年曹璨白河西馳奏
繼遷寇靈州上詔宰執各盡所見畫策具奏泊揣摩上意疏請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六 侍從宋二

言陛下自臨大寶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雞鳴而起雖剛健不
息天德之常然而游焉息焉亦聖人之謨訓望華唐初故事五
日一朝或分雙日與隻日不報久之擢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
與錢若水甚被寵顧俄判吏部銓嘗引對選人上顧謂近臣曰
泊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楊徽之錢熙謂泊且
夕當大用以語劉昌言泊轉白於上上怒召昌言質問黜徽之
等官時皇子益王元傑改封吳王行揚潤二州大都督府長史
領淮南鎮江兩軍節度使泊因上議曰謹按前史皇子封王以
郡為國置傅相及內史中尉等佐王為治自漢魏以降所封王
不之國惟命卿大夫臨郡即稱內史行事若東晉鄆郡會稽
臨川三王即用謝靈運王羲之等為會稽臨川內史是也唐以
楊益潞幽荆五郡為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授或親王遙領朝

在告改刑部侍郎罷知政事疾遂亟卒年六十四贈刑部尚書
泊美風儀文采清麗言辭捷給善持論兼通道釋書然性儉
好攻人短在江南時毀殺潘佑與張佖議事不協遂相讐與潘
慎修徐鉉善後至絕交李煜既歸朝貧甚泊猶巧索無厭煜以
金類面器與之煜子仲寓死泊亦不弔性鄙吝故罕登其門
惟善事內官嘗奏內供奉藍敏政為學士內侍唐愈副之上曰
此唐室弊政安可踵此泊慙而退有文集三十卷子安期國子
博士方回虞部員外郎孫環字唐公王欽若壻及第除秘閣
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改諡錢惟演諡文墨曰思請殺温成廟享
禮俄判吏部南曹為開封推官歷知洪州兩浙運使加直史館

知穎揚二州就拜淮南轉運入修起居注知制誥坐草故相劉
沆贈官制言其附會取顯位其子璉訴環挾私怨出知黃州還
判流內銓英宗時論先朝乞密定儲副者進左諫議大夫侍讀
學士璉又訟環前調其子不應法復出知濠州歷應天河南河
陽當官遇事觸忤勢要至屢黜不悔卒年七十 璉初名璉字
遂明早孤鞠於兄環登第歷鳳翔法曹縉雲令與王安石善除
集賢校理編修中書條例俄知諫院又直舍人院令草詔責楊
繪劉摯論助役法璉固辭改命會布為之由是忤安石意改同
修起居注坐奏事不實解三職已而復之時議建武學璉言古
者舞干習射受成獻功皆在太學人才咸自此出未聞偏習其
一請無問文武之士悉養於太學又欲復河隴因勢遂定夔蜀
荆廣諸吏璉言先王務治中國而已今生財未盡有遺用財未
盡有禮不宜遽及徂征之事皆不聽俄以集賢殿修撰知蔡州
條具盧秉鹽法峻急一人抵禁數家黥徙朝廷自行役法最下
戶亦每歲納錢乞度寬羨數均損之以惠貧弱復知諫院兼侍
御史知雜事蘇軾鄭俠獄起璉與李定雜治欲傳致之死又劾
馮京與俠交通罪之改判司農寺出知河陽元豐初入權度支
副使知制誥判國子監薦蔡卞為直講議增博士弟子員月書
季考畧倣周官鄉比之法立齋舍八十二又詳定郊廟禮文奏
國朝未嘗躬行方澤之禮請於夏至日備禮容樂舞以象宰攝
事卒行其說進為翰林學士詳定官制以寄祿二十四階易省
寺虛名職名始正拜叅知政事改中書侍郎璉素性姦邪便佞
善窺主意隨勢所至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機陷人深交舒直數
起大獄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詔蔡確數人之性

不同而能援情變節左右從順各得其歡心元祐初劉摯論罷
以資政殿學士知鄭州徙河南定州大名進大學士知揚州卒
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諡簡翼

郭贊字仲儀開封襄邑人登進士太宗尹京時素聞其名太平
興國初擢著作佐郎右贊善大夫兼皇子侍講賜緋魚上幸東
宮出戒子篇命注解且令講說以喻諸王三年同知貢舉遷右
補闕拜中書舍人賜金紫五年復典貢部會初置京朝官差遣
院凡將命出入受代歸闕悉考校勞績銓量才品即命掌之遂
拜叅知政事任遇不次每論奏誓以直報嘗白弭德超誣曹彬
趙普重之無何入對因宿醒左遷秘書少監知荆南遇天旱俗
尚浮祀盛陳禱雨之具命悉撤投之江不數日大雨就加左諫
議大夫入為鹽鐵使奏除諸路積逋正犯繫死子孫猶禁者多

私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八

所獨貸籍田起拜工部侍郎淳化中知澶州河決坐免久之復
起為給事中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真宗時拜刑部侍郎
知天雄軍召入歷判太常寺吏部流內銓集賢院學士判院事
知河南府獻詩自陳復改吏部侍郎俄兼秘書監上以先授經
嘗至其家每稱贊純厚長者在秘府屢賜對詢訪舊事悉其老
特拜工部尚書侍讀學士作詩賜之有啓發冲年曉典常語東
封改禮部尚書集晉邸時凡屬和御製篇詠釐為四卷以獻優
詔嘉獎卒年七十六上以舊故特臨哭之贈左僕射諡文懿錄
其子昭度大理寺丞昭升昭用並大理評事昭允左贊善大夫
平生屬文敏速而不雕刻有文懿集三十卷性溫和頗能延譽
時雋薦引宋白同掌誥命器趙昌言於為兒時擢居奏名之首
有同邑子忌贊聲名潛加構毀贊聞之轉薦其子其人愧泣而

去然性吝嗇切於治生晚節不事事人頗少之

李至字言幾真定人生時母張氏夢八仙人自天降授以字圖使吞之誕後七歲而孤鞠於飛龍使李知審家及長沉靜好學善屬文辭華典瞻登進士釋褐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擢著作郎直史館征太原命督澤潞芻糧還遷右補闕知制誥太平興國中轉比部郎中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雍熙初拜給事中時議親征范陽至疏言用兵之道必務萬全幽州為敵右臂王師所向彼必拒張攻城數萬兵食倍之金湯之堅必資機石范陽傍無陵阜去山既遠取石尤難備有未備願且畜威養銳觀釁伐謀若聖心獨斷在於必行則京師天下之本陛下恭守宗廟命將出師不離京國策之上也大名河朔咽喉暫駐鑿輿揚聲自將以壯軍威策之中也若遠提師旅親抵邊疆北有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九 侍從宋二 契丹之虞南有中原之慮臣雖不肖願効曳裾斷鞅之忠不聽以目疾求罷授禮部侍郎會初建秘閣與李昉王化基等選三館書置閣俾至總之每觀書閣中上必遣使賜宴三館學士皆與至請昇秘閣次於三館上嘗幸之賜御書草字千文至謂千文乃梁武得破碑鍾繇書命周典嗣次韻而成理無足取莫若孝經有資教化仍御書以賜至薦潘慎修舒雅杜鎬吳淑等入充直閣校理請益購亡書開以新書奏御必賜坐延見恩禮甚厚淳化五年兼判國子監至上言五經書疏俱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疏未備望令重加警校以備刊刻從之又命淑雅鎬檢正謬至與李沆領總裁真宗昇儲兼太子賓客詔以師禮事之即位拜工部尚書仍叅政事帝訪以靈武事對曰河湟之地先王置之度外繼遷異類騷動罪固難贖但聖

人之道務屈已含垢以安億兆蓋所損者少所益者大望陛下以元元為念不以小醜介意苟啖以厚利糜以重爵亦安肯迷而不復哉昨鄭文寶絕青鹽使不入漢界禁粒食使不及羌獍致彼有詞今若復禁止恐非致敵懷遠不戰屈人之意後靈武卒不能守有疾求解政授武勝軍節度使知河南詔甫下卒年五十五贈侍中子惟良惟允惟熙皆給俸終制至剛嚴簡重人士罕登其門嘗師徐鉉手寫鉉文及其弟錯集又為鉉與李昉石熙載王祐李穆作五君詠性吝嗇逐知審養子而利其資人以是譏之

辛仲甫字之翰汾州孝義人會祖實石州推官祖迪壽陽令父藩河東節度判官仲甫少好學及長偉姿儀器局沉厚兼長吏事周廣順中郭崇領武定節制署掌書記從鎮澶淵太祖受命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十 侍從宋二 監軍陳思誨密奏崇有姦狀上怒且疑遣中使馳往驗之崇憂

憊失據謂賓佐曰苟王人不察為之奈何仲甫進曰皇帝膺運公首効節軍民處置率循常度何以加辭第遠偵使者率僚屬盡禮郊迎聽彼伺察久當自辨崇如其言使者至視崇果無他意還奏上大喜歸罪思誨乾德五年名入拜右補闕出知光州有橫河與城直會霖潦水暴疾潰廬舍仲甫集船數百軍資民備皆賴以濟移知彭州州卒誘營兵及諸屯戍謀以長春節宴集為亂適仲甫出城巡視見濠中草沒意可藏伏命燒雜之兇黨疑謀泄自首禽斬百餘人禍不作州界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廢行路彭人德之名為補闕柳太祖問趙普文武兼資者普舉其名以對從益州兵馬都監代還改三司戶部判官太平興國初遷起居舍人奉使契丹遼主問黨進何如人對

曰國家名將輩出如進鷹犬材耳何足道哉遠主欲留之辭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竟不能屈使還以刑部郎中出知成都既至政尚寬簡奏免歲輸銅錢罷榷蜀人安之八年加右諫議大夫時彭州盜賊連結為害詔捕未獲仲甫誘令自縛請吏者百餘人餘驚逸去九年入知開封拜御史中丞雍熙二年轉給事中叅知政事時呂蒙正居首相王沔任事仲甫從容其間端拱中進戶部侍郎淳化二年足疾罷為工部尚書出知陳州真宗加太子少傅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子若冲若虛若蒙若濟若渝皆能其官孫有孚有鄰中進士

王沔字楚望濟州人登太平興國進士解褐大理評事親征太原召見行在授著作郎直史館遷右拾遺出為京西運副改右補闕知懷州八年同知貢舉擢膳部郎中樞密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賜第崇德坊雍熙元年授左諫議大夫

樞密副使端拱初改戶部侍郎叅知政事淳化初趙普罷呂蒙正寬簡自任政事多決於沔同列張齊賢陳恕頗不悅除年二人皆叅政沔不自安慮僚屬有以舊事告齊賢等會王禹偁言兩府不得於本廳見客許於都堂延接沔喜即奏行之謝泌疏駁以為不可追還前詔沔坐罷守本官見上涕泣不願離左右未幾鬚髮皆白有毀沔者上謂沔甚明敏毀者慚而止沔求欲再用因命同知京朝官考課立法沔察上言京朝官有犯令刑部條報分贓及公私罪三等以聞受命甫旬日以暴疾卒年四十三贈工部尚書沔聰察辯給有適時之用上前言事能委曲敷釋每廷試讀進士辭賦音吐明暢經讀者多中高第然性苛刻少誠信凡登見者必嚼以甘言皆喜過望既而進退非允人

胥怨之弟准任殿中丞嘗掌香藥權易院坐賊論當棄市以沔故詔杖請定遠主簿沔亦以是屢為寇準所詆云温仲舒字乘陽河南人太平興國初登第釋褐大理評事通判吉州遷秘書丞知汾州坐事除名未幾起為右贊善大夫通判睦州端拱初拜右正言直史館判戶部憑由司三年拜工部郎中樞密直學士知三班院彗星見召對言國家自平太原燕代之交城守年深殺傷剝掠彼此迭見大河以北農桑廢業戶口減耗凋敝之餘極力奉邊丁壯備徭老弱供賦遺廬壞塔不亡即死邪人媚上猶云樂輸加以兵卒荐更行者辛苦居者怨曠願推恩宥以綏民庶上嘉納之遂放河北淳化二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四年罷知秦州羌戎有西馬家梁藏梟波等部唐末以來占據渭河之南大洛門砦多產良木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士 侍從宋二 歲調卒採伐給京師必以貨假道猶不免攘奪殺掠民以為患仲舒至即部兵歷按諸砦諭以威信皆願獻地內屬既而悉徙其部落於渭北立砦以限民感其惠為畫像祀之有言其生事者詔改知鳳翔連知興元江陵加給事中會內侍藍繼宗使秦州還言其得二砦地甚利乃召拜戶部侍郎尋叅知政事咸平初拜禮部尚書罷政知河陽轉開封五年以京府務劇求罷改兼御史中丞尋轉刑部尚書知天雄軍徙河南俄復知審官院詳符中進戶部尚書判昭文館大學士卒年六十七贈左僕射諡恭肅仲舒敏於應務自為正言至樞密皆與寇準同進時稱温寇少與呂蒙正同年相契仲舒廢黜累年蒙正極力援引及被任用反攻蒙正士論薄之子嗣良嗣先嗣立並錄以官錢若水字澹成河南新安人父文敏辟劉錫幕府歷長水鄆都

尉扶風令相州錄事參軍節帥韓重斌取庫錢物不從太祖嘉
其有守授右贊善大夫知瀘州召見諭曰瀘州荒遠尤宜綏撫
聞知州郭思齊監軍郭重選接欵不法爾至為朕勸之苟一毫
侵民朕必不赦後治郡有聲募人詣闕借留改殿中丞許再任
三遷司封員外郎歷洛州建昌軍卒年七十二若水幼聰悟十
歲能屬文陳搏見之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大貴但忌太
速爾登進士調同州觀察推官聽決明允郡治賴之淳化初寇
準薦試翰林擢秘書丞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新置理檢院
於乾元門外命領之俄同知貢舉加屯田員外郎詔請原鹽等
州制置邊事還奏合旨改職方員外郎四年夏五月入翰林為
學士帝謂侍臣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比朕常恨不得為
之又曰士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足以為榮豈不思竭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末一
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榮忠正之士
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祿位之故效忠於上中人以下之所
為也帝然之俄知審官院通進封駁司嘗草趙保忠詔有云不
斬繼還開狡兔之三穴潛歸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大以為
當至道初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真宗加工部侍郎母
老堅求解政充集賢院學士預修太宗并重修太祖實錄宗正
卿趙安仁言夔王於太宗屬當為兄實錄所紀繆誤若水援國
初詔令廷諍數四乃定俄判吏部流內銓從幸大名陳禦敵安
邊之策言孫武著書以伐謀為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為先伐謀
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近代
周世宗亦因斯樊愛能然後兵威大振請用軍法斬傅潛等以
徇然後權如楊延朗楊嗣者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大兵分

路討除執敢不用命哉俄知開封復陳備邊五要一曰擇郡守
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日明賞罰又言邊部
用兵惟視太白與月為進退誠以太白者將軍也星辰者廷尉
也合則有戰不合則無戰合於東則主勝合於西則客勝未幾
出知天雄軍兼兵馬部署朔議請城綏州詔若水往視之還言
不利遂罷役若水率眾過河分布軍伍咸有節制漢為成將推
服上稱之曰儒臣中知兵者莫能若也又遣巡撫陝西緣邊諸
郡并州事六年有疾自知不永懇求避位歸京師卒年四十四
贈戶部尚書若水美風神有器識能斷大事雅善談論事繼母
以孝聞輕財好施推誠待物所至委任僚佐總其綱領無不稱
治喜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襟度豁如故人尤惜之有集二十卷
兄若愚比部員外郎若冲河陽令調孟州別駕子延年甫七歲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末二
錄奉禮郎後獻文賜進士出身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
劉昌言字禹謨泉州南安人少篤學文詞靡麗節度陳洪進辟
為功曹參軍令掌機奏借洪進子文顯入貢太祖厚勞之洪進
歸朝太宗命鎮徐州昌言從為推官應舉入格授歸德軍掌書
記擢第遷保信武信二鎮判官素有吏幹趙普重之錢淑帥鄆
復薦為泰寧節制判官改左司諫廣南安撫使淳化初普留守
西京表為通判委以府政普卒經理其家帝以忠於所舉拜起
居郎賜金紫并錢五十萬遷封三日皆至日昌言捷給詠詭
能揣人主意無不稱旨遂不次登用遷工部郎中瞻月充樞密
直學士同知審官院驟遷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不為時
望所伏貌又非偉且多閤語或有短之者上曰以貌取人失之
子羽朕聞其語獨能曉之又短其委母妻鄉里十餘年別妻歿

妻詔迎歸京師州縣給裝續食因論文武官但有父母在劔南
陝路嶺南者皆令迎侍違者糾舉三司吏趙贊以能詞外事上
頗任用遷供奉官右侍禁閣門祇候至副使與昌言善嘗保任
之贊所為橫恣不法被誅昌言心不自安因上言及侍臣有與
贊交者昌言遂出位頓首稱死罪上慰勉之然由此惡其儉詐
罷為給事中山知襄州為政不循舊章欽怨於民詔責之至道
二年徙知荆南真宗時拜工部侍郎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
子有方比部有正虞部皆員外郎中

李覺字仲明木長安人曾祖鼎唐末國子祭酒為蘇州刺史避
亂徙家益都祖瑜青州推官父成字成熙五代末以琴詩遊公
卿間善寫山水烟景萬狀至得意處疑非筆墨所成世傳以為
寶覺太平興國中舉九經起家將作監丞通判建州秩滿州人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借留就遷左贊善大夫知泗州轉秘書丞與孔維等校孔穎達
五經正義刊板遷禮記博士賜緋魚雍熙三年使交州黎桓誇
示山川之險覺對曰國家提封萬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
險固似此一方何足云哉桓默然色沮端拱元年上幸國子覺
首預學官講說上顧講坐令對御覺辭曰六龍在御微臣何敢
乃詔有司張幃幕別設坐從臣皆列坐聽覺講周易泰卦困述
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悅特賜帛百疋又做韓愈作竹頌
傳以獻上嘉其文采遷直史館淳化二年又詳校春秋正義成
改水部司門二員外郎判國子監卒為人性強毅聰敏上嘗言
時務養馬漕運屯田三事其說詳備令送史館語列本志子宥
字仲嚴幼孤不好弄長讀書屬文不雜交遊祥符中登第調火
山軍判官入館校勘書籍遷集賢校理知新州歲凶令收取遺

孩計口給穀俾管婦均養之所活甚眾就提點荆湖刑獄有殺
人賄備就獄者宥廉得其情悉論如法擢權戶部判官判戶部
勾院知制誥同判太常寺舊制宗廟五饗皆輔臣攝事中廢且
久止差從宥宥因對力言遂復故事又為利州轉運使糾察在
京刑獄以諫議大夫知江寧民有告人殺其子者以所服巾為
証民自誣服宥疑名問卒伸其枉俄分司南京改太子賓客判
留司御史臺卒宥性清介與物無忤好獎拔人士外族貧者分
別業界之既死家無餘財官賜錢十萬

孔維字為則開封雍丘人九經及第解褐東明鄆陵二縣簿太
宗尹京為屬邑吏早以經術受知開寶中禮部奏為考試官舊
制舉九經一不第即改科維論其事非便詔禮部自今同諸科
止舉尋調滁州軍事推官太宗即位擢左贊善大夫知河南除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侍從宋二

滑梓二州通判太平興國中拜周易禮記博士七年使高麗耻
衣緋因泣下上憐之賜金紫王治問禮對以君臣父子之道升
降等威之事治悅稱之九年判國子事雍熙初遷主客員外郎
求為司業即以授之會上將耕籍田命考制度起自周禮至於
唐書凡沿革事由並錄以獻遂拜祭酒又奏前朝田敏任祭酒
兼領侍郎上亦從之淳化初兼工部侍郎縉紳多謂其躁請無
退讓風受詔校刊五經疏義未畢被病上遣太醫診視使者撫
問掌事黃門言其私用印書錢維憂懼甚上特赦不問將終召
其徒鄭革口授遺表卒年六十四景德四年錄其孫禹圭同學
究出身
韓丕字太簡華州鄭人父杲晉開運中為曲陽簿契丹攻城沒
焉丕幼孤勵志讀書驪山嵩陽間通周易禮記為人講說常有

山林之志家貧屢空處之晏如年長始學文開寶中鄭牧知文州與之偕行薄遊西州劉熙古延置門下令掌書奏妻以孫女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聲名籍甚公卿多薦之者嘗著孟母碑返魯頌人多諷誦解褐大理評事通判衡州石熙載薦其文行代還試中書擢著作郎直史館賜緋魚改左拾遺職方員外郎知制誥雍熙初加虞部郎中二年同知貢舉不屬思艱澀典書命傷於稽緩表求外郡得知虢州就改職方郎中端拱初拜右諫議大夫賜金紫知河陽濠州本起寒素冲澹自處不奔競名宦太宗嘉重之淳化二年召爲翰林學士以遲鈍不敏於用罷充集賢殿修撰累遷給事中工禮二部侍郎史館修撰知均金滁三州卒爲人純厚畏慎似不能言歷典州郡雖不優於吏事能以清介自持時稱長者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七

侍從宋二

張茂直字林宗兗州瑕丘人父廷昇以經術教授鄉里茂直方弱冠慕容彥超據州城驅之守陴及周師破城將斬之會得釋後勵志於學開寶初州將器其爲人首薦之給錢五萬助裝二年登進士解褐海州推官進司農丞通判泰州爲運使韋務昇誣奏徙監梓州富國監自陳得雪復通判靜安軍軍不領縣城闔之外卽涿州之下博茂直奏割下博隸之進著作佐郎鳳象薦其才改秘書丞李志又稱其端實命爲益王元傑府記室王好學徵爲詩什援筆而就甚稱賞之待遇甚厚雖受時果之賜亦分餉焉端拱元年召對賜金紫改度支員外三遷本曹郎中真宗居藩茂直與朱昂並在諸王府每預宴集酬唱因議其名卽位遂與昂相繼知制誥會益王生日遣持禮幣爲賜復至舊府時人榮之爲人淳至寡言晚年多疾才思梗澀不稱改秘書

少監出知穎州卒年七十五子成列端拱二年及第成務比部員外郎

王著字知微唐相方慶後世家渭南祖賁從禧宗入蜀仕王建爲雅州刺史占籍成都父景瓌萬州別駕著由明經及第歷平泉百丈永康三縣簿蜀平赴闕復主隆平簿素攻書筆跡道如頗有家法太宗留意字書欲令學士刪定訛舛少通習者運使侯涉薦著改衛尉寺丞史館祇候委以詳定篇韻又令徧覽諸家字體益精八法召見賜緋加著作佐郎翰林侍書兼侍讀更直御書院上每聽政之暇令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對曰未盡善也上臨學益勤又以示著答如前仁睿詰其故著曰帝王之意或驟稱善則不復留心久之然後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真宗嘗對宰相語其事且曰王著善規益於侍書待詔中求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六

侍從宋二

史賜金紫卒加贈賜錄其子嗣復爲奉禮郎
呂祐之字元吉濟州鉅野人本州錄事參軍文贊之子登太平興國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判洋州改右贊善大夫歷泰寧天雄二軍節度判官召拜殿中侍御史夾獄西蜀還知衢州換右補闕直史館同判吏部南曹遷起居舍人端拱中副呂端使高麗還獻海外單皇澤詩十九首太宗嘉之淳化初判戶部勾院會分備三館職祐之與趙昂安德裕並直昭文館俄知制誥賜金紫同知貢舉坐薦舉妻族東野日宣鞠獄陳州不實降殿中丞未幾復官至道初拜右諫議大夫賜金紫知審官院真宗轉給事中歷知襄壽昇三州掌吏部選知通進銀臺司拜工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祐之純謹長者不喜趨競所至無顯赫聲譽

備顧問不能有所啓發改集賢院學士遷刑部侍郎卒年六十
一有集三十卷

潘慎修字成德莆田人父承祐初仕閩後仕李景至刑部尚書

致仕慎修以廢為秘書正字累遷水部郎中兼起居舍人隨李

煜弟從益入貢且求緩兵會捷書屢至邸吏促入賀慎修謂固

且亡當待罪何賀也時皆稱其得體歸朝投右贊善大夫仍為

煜掌記室煜卒後改太常博士歷詹倉二部員外郎又遷考功

員外郎通判壽州知開封縣又知湖梓二州淳化中李至薦直

祕閣太宗聞其善奕屢召對慎修作碁說以獻因寓規諷太宗

覽而稱善俄直昭文館累遷倉部考功二郎中咸平中副刑曷

巡撫兩浙俄同修起居注景德初衰老求外任真宗稱其溫雅

不忘舊主得臣子之操宜留秘府聽解記注數月擢右諫議大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五 九

夫翰林侍讀學士從幸澶州遘寒疾卒年六十九錄其子汝士

大理評事汝礪奉禮郎為人風度醜籍博涉文史多讀道書善

清談當時士大夫咸推其素尚然頗恃前位特後進倨慢人以

此少之有集五卷汝士至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五 終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六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 校閱

侍從 宋四之三

張詠 楊礪 張去華 父道子師 樂黃日 父史

柴成務 夏侯嘯 宋湜 趙安仁 父亨子尚寬

查道 從兄 任中正 弟中 朱台符 謝絳 父詩

張詠字復之濮州鄆城人少學擊劍慷慨任氣不拘小節好大

言家貧客遊未始下人陳搏厚遇之語曰此人於名利澹然無

情達必為公卿不達亦為帝王師登進士乙科除大理評事知

崇陽勸民拔茶植桑後權茶法行崇陽民獨安其利蘇易簡薦

為太子中允歷著作佐郎秘書丞通判麟相二州乞便養掌濮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六 一 侍從宋三

州市征召還賜緋魚知汝儀縣李沆宋湜寇準連薦其才以為

荆湖北路轉運使奏罷歸峽二州水遽夫就轉太常博士太宗

聞其強幹超拜虞部郎中賜金紫權樞密直學士同知通進銀

臺封駁司兼掌三班院并代部署張永德皆犯法小校至死有

詔案之詠言邊任重大若因一枚推辱主帥恐小人有輕上之

心不報未幾果有營兵脇制大校者詠引前事為言上改容勞

之時兩川旱饑選知益州初至值討李順屯兵無半月之食而

鹽索高價詠聽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幾月得米數十萬斛王

繼恩上官正擁兵玩寇不進部下復剽民財詠不欲失款以言

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為供帳餞之正奮行深入以捷聞久之城

中軍食足支二歲遂奏罷陝西糧運上喜曰詠何事不了朕無

慮矣始順黨皆良民多脇從詠諭以恩信使歸田里且日前日

順賜民爲賊吾今化賊爲民不亦可乎益州不貢士幾二十年
學校頽廢詠訪郡人張及李畋張達皆有學行敦勉就舉三人
悉登科自此士人知勸益務向學民有謀訴者詠灼見情僞立
爲剖判衆咸服有詔川陝諸州參用銅鐵錢每銅錢一當鐵
錢十詠言民情輕重不一難拘其法各依旬估折納銅錢公私
便之在蜀恩威並用以敦風俗篤孝義爲本民咸畏而愛之外
艱起復改兵部郎中真宗加左諫議大夫咸平初拜給事中改
御史中丞承天節齋會丞相大僚有酒失者詠奏彈之二年同
知貢舉俄以工部侍郎知杭州屬歲饑首寬私鹽之禁民賴存
活有富民臨終子纔三歲遺書以貲產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婿
子長訟之詠謂其婿曰汝妻父智人也苟以七與子則子喪汝
手矣命以三給婿人服其明斷改知永興軍王均亂朝議以詠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六 待從宋三

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祖知禮後唐均州刺史父仁儼仕
蜀爲丹稜令蜀平補渭南主簿累遷永和令廣順中周世宗節
制澶州礪贊文見之館接數日退處僧舍夢一古衣冠人令隨
之往見宮衛若非人間殿上王者乘珪南向礪升謂之前有案
置簿錄人姓名礪見已名居首因請示休咎王者曰我非汝主
來和天尊異日汝主也嘗問之有一人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
成予名亦顯矣礪再拜寤而志之建隆中進士第一父喪絕水
漿數日以母老無仕進意鄉舊移書教諭赴鳳州團練推官母
疾棄歸開寶九年詣闕獻書召試學士院授隴州防禦推官入
遷光祿寺丞內艱服闋轉秘書丞屯田員外郎知鄂州以善政
聞端拱初真宗在襄邸遷庫部郎充記室參軍賜金紫受命謁
見襄王藩府儀貌即夢中所見來和天尊也真宗尹開封擢爲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六 待從宋三

前治蜀優異復命知益州就遷吏部侍郎蜀民鼓舞相慶轉運
使黃觀列上治狀賜詔褒美會遣謝濤撫蜀上令傳諭詠曰得
卿在彼朕無西顧之憂矣歸朝復掌三班領登聞檢院有塲生
於腦頗妨巾櫛求知小郡上多其時望命知并州祥符初入爲
尚書左丞轉工禮二部尚書江南旱仍充昇宜等十州安撫使
以疾代還抗論賊臣下謂王欽若啓上後心虛帑藏困生民以
奉土木無窮之費不誅何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州卒年七
十贈左僕射諡忠定詠剛方以智自任常言曰廉不言貧勤不
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蘇軾論其以寬
得愛以嚴得畏至今民尸祝之自號乖崖以爲乖崖則違衆崖不
利物有乖崖集十卷弟誦虞部員外郎

楊礪初名厲字汝礪京兆鄠人曾祖守信唐宦官復恭假子官
擢第調耀州團練推官致書於凝言學士職當顧問四方利害

所宜詢訪若不接賓客聾瞽耳目坐虧職業疑大奇之薦於宰相
 相系維翰以為性介直可備諫職拜左拾遺時晉室新造典禮
 未完數上章請復有唐故事改右補闕充集賢修撰歷禮部員
 外郎中侍御史知制誥漢乾祐初拜中書舍人時蘇逢吉楊邠
 王章皆驟貴薦紳多附之誼不為屈故其嫉讒遣使吳越坐酒
 夫貶均州司戶卒去華幼勵學敏於屬辭初蔭補齋郎當周世
 宗平淮南去華年甫十八慨然歎曰兵戰未息民事不修非
 國持久之術因著南征賦治民論以獻召試授御史臺主簿邑
 邑棄官歸杜門不出建隆初始携文遊京師大為李昉所稱登
 甲科拜秘書郎直史館以歲滿不遷上章自訴願與張洎輩並
 校優劣滄以所對不應問降秩遂擢去華為右補闕賜襲衣銀
 帶鞍馬朝議薄其躁進不遷秩者十六年荆湖平命通判道州

卷一百二十六

四 侍從宋三

上言桂管為五嶺衝要若大軍先克其城以趨番禺如踐無人
 之境詔書嘉獎代還知磁乾二州為益州通判遷起居舍人知
 鳳翔從征太原監隨駕左藏庫就為京東轉運使歷左司員外
 禮部郎中太平興國七年改江南轉運王師討幽州去華督宋
 州饋運至拒馬河就命掌河北轉運事若大政要錄三十篇以
 獻上覽而嘉之詔書褒美賜綵五十匹會許王尹開封命為判
 官與推官陳載並賜金紫并錢百萬諭曰卿等皆朝之端士特
 加選用其善佐吾子踰歲就拜左諫議大夫載殿中侍御史未
 幾廬州尼道安擊登聞鼓訟去華徇徐鉉請托有事故不為理
 上怒貶安州司馬歲餘召還歷除將作秘書少監知許二州
 去華常獻所著元元論大旨以養民務穡為急真宗深所嘉賞
 命寫縑素為十八軸列置龍圖閣之四壁即位遷給事中知杭

州奏除錢氏賦民丁錢死而不免者咸平二年徙蘇州有疾分
 司西京葺園廬於洛作中隱亭以見志景德初以工部侍郎致
 仕卒年六十九為人美姿貌善談論有蘊藉頗尚氣節在營道
 遇父同門生何氏二子教其學問携之京師慰薦館穀並登仕
 籍然不飭邊幅頗為清議所貶以是不登顯用有文集十五卷
 子師古師頴國子博士師錫殿中丞師德字尚賢去華十子
 最器師德以為必繼吾志嘗欲任以官辭不就知河南薛映薦
 其學行因獻汾陰大禮頌於行在遂登甲科第一除將作監丞
 通判耀州入為著作郎集賢校理判理欠憑由司建言凡道負
 官物被繫本非侵盜若俾獨貧病無以自償請賜蠲除詔從之
 嘗因奏事帝訪以時政條對甚備喜曰朕藩邸知卿父名今又
 知卿才自後每遣使輒曰張師德可用契丹高麗使來多命主

卷一百二十六

五 侍從宋三

之天禧初安撫淮南嘗苦風眩改判司農寺擢右正言知制誥
 在西掖凡九年不為王旦所喜故不得遷歷刑部員外吏部郎
 中判刑部并大理寺為羣牧使景靈宮判官出知潁汝鄆三州
 終右諫議大夫生平孝謹有家法不交權貴有文集十卷孫
 景憲字正國以廕任淮南運副案山陽令鄭昉奸賊巨萬流之
 嶺外貪吏望風引去徙京西東運使鄆州王遠持吏短長景憲
 按其罪編置宿州熙寧初為戶部副使韓絳築撫寧羅兀兩城
 命景憲往祝言不可守未幾果陷還言生羌多詐邊郡名與金
 帛官爵恐緩急或反內應宜亟止之又言交子可行於蜀若施
 之陝西民將無以為命後卒不行加集賢殿修撰河東都轉運
 使議者欲分河東為兩路景憲謂本道地肥磽相雜州縣貧富
 亦異正宜有無相通分之不便議遂寢改知瀛州言比歲不登

民積逋欠。今方小稔。督使併償其禍。乃其於凶歲。願賜寬假。從之。元豐初。知河陽。時討西南蠻。景憲言小醜跳梁。殆邊吏擾之。且其巢穴險阻。若勤兵遠征。我師坐困。帝是其言。徙同州。加大中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七。居官不畏強禦。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於人少許。可在仁宗朝。吏治尚寬。景憲獨多舉劾。及熙寧以來。吏治峻急。乃濟之以寬。至新法行。不効一人。母卒。一夕。歿。盡白世以此稱之。

樂黃目。字元禮。撫州宜黃人。世仕江左。父史。字子正。齊王景遠鎮臨川。召掌牋。奏授秘書郎。入朝。為平原簿。賜及第。任武成軍掌書記。擢著作佐郎。知陵州。獻金明池賦。召為三館編修。雍熙三年。獻所著貢舉事二十卷。登科記三十卷。題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選五十卷。孝弟錄二十卷。續卓異記三卷。太宗嘉其勤。遷弘簡錄。卷一百二十六。木。精義錄三。

若作郎直史。館轉太常博士。歷知舒黃二州。水部都官。職方三員。外郎。淳化四年。巡撫兩浙。獻廣孝傳五十卷。總仙記百四十一卷。咸平初。復獻廣孝新書五十卷。上清文苑四十卷。與其子同在文館。人以為榮。出知商州。前後臨民。頗以賄聞。俄判留司御史臺。因卜居之。有亭榭竹樹。之勝。車駕幸洛。召對。賜金紫。卒年七十八。平生雅好著述。博而寡要。以五帝三王。皆云仙去。論者唯其詭誕。又有太平寰宇記二百卷。又總記。坐知天下記。商顏雜錄。廣卓異記。諸仙傳。宋齊丘文傳。杏園集。李白別集。神仙宮殿窟宅記。掌上華夸圖。及自著仙洞集。凡數百卷。黃目登淳化進士。補伊闕尉。遷大理丞。知壽安。咸平中。徙知壁州。召拜殿中丞。久之。直史館。知浚儀縣。上言從政之原。州縣為急。親民之任。宰牧居先。今朝官有數。任除知州。簿尉以兩任入縣。令雖功

過易見。而能否難明。請準唐開元故事。自今審官院。差知州。銓曹注縣令。俟各及二三十人。一次引見於御前。試時務策一道。察言觀行。取其才識。明於吏治。達於教化者。充選。其有不分曲直。罔辨是非者。或黜之。釐務或退守舊資。如此。則官得其人。事無不治。上頗嘉其好古。遷度支鹽鐵判官。太常博士。西京轉運使。丁內外艱。皆禮奪。祥符中。使并丹。還歷工部員外。起居郎。廣西陝右兩路轉運使。賜金紫。知永興。陳堯咨縱恣不法。詔黃目察之。得實。堯咨坐罷。天禧初入。判三司。勾院。馬元方奏。黃目不舉職。詔分三司。勾院。掌以三人。改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屬辭淹緩。朝議以為不稱。遷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仁宗升儲。拜給事中。兼左庶子。以註誤降左諫議大夫。知荆南。徙潭州。代還。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司。以風疾知亳州。卒年五十六。錄其子理國術。弘簡錄。卷一百二十六。七。精義錄三。

尉寺丞。定國大理評事。黃目性簡默。為吏處劇。亦無敗事。有集五十卷。又撰學海搜奇錄四十卷。聖朝郡國志二十卷。父子所著書。卷目繁夥。並見藝文志。兄黃裳弟黃庭從孫滋。並進士。及第。官至太常博士。柴成務。字寶臣。曹州濟陰人。父自牧。進士。能詩。官至兵部員外郎。成務乾德中。京府拔解。太宗知其名。擢甲科。調峽州軍事。曹單觀察。皆為推官。遷大理太常二丞。充陝西運副。賜緋。再遷殿中侍御史。歷知果蘇二州。兩浙轉運使。入除戶部員外郎。中直史館。賜金紫。至光祿少卿。俄奉使高麗。遠俗尚拘忌。以日月未利。拜恩稽留。朝使成務。貽書往返。以大體開諭。國人信服。事具高麗傳。淳化二年。改京東轉運使。會宋州河決。上言河水所經地肥澆。願免民租稅。督勸樹藝。從之。召拜司封郎中。知制誥。與

魏庠同知京朝官考課四年又同為給事中蜀寇平以為峽路安撫使改左諫議大夫知河中時銀夏未寧蒲津當魏乾之衝事皆辦集府城街陌狹隘奏撤民廬廣之後祀汾陰果留蹕河中衛道寬敞咸以為便遷給事中知梓州代還同修太宗實錄書成知揚州入判刑部卒年七十一生平有詞學博聞稽古善談論好諧笑士人重其文雅然為郡乏廉稱時論惜之有集二十卷子貽範授奉禮郎至因于博士

夏侯嶠字峻極先幽州人高祖秀為濟州鉅野鎮遊奕使因家焉父浦梁開平中以明經至棣州錄事參軍嶠幼好學弱冠以詞賦稱周相李穀延至門下又依留守向拱攝伊陽令拱移安州攝錄事參軍太平興國初登甲科除大理評事通判興州遷右贊善大夫從征太原督芻糧於河朔轉殿中丞通判邠州歲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六 人 侍從宋三

滿拜監察御史通判興元府進殿中丞雍熙二年代還太宗知其材行改左補闕直史館賜緋魚會王師護邊乘傳督河開餽道就命知莫州徙洪州改起居郎真宗在襄邸召為翊善直昭文館賜金紫尹京加司封員外郎兼推官東宮建復兼中書舍人為工部郎中及即位尤愛重之拜給事中知審刑院擢樞密副使咸平初始置翰林侍讀學士與楊徽之呂文仲並命賜宴內閣且褒以詩尋兼秘書監江浙饑為江南巡撫使所過疏理刑訟存問耆老務從寬簡人為便使還上所採病民二十餘事亟詔釐革又判吏部選事景德元年五月以選人俟對崇政殿暴中風眩亟詔取金丹上尊酒餌之其夕卒年七十二贈兵部尚書賜外增白金給葬錄子大理丞晟為太子中舍孫崇為奉禮郎亦至中舍姪孫蔚同學究出身嶠善鼓琴好讀莊老

書淳厚謹慎居官無過失在近侍恩遇甚渥上多所詢訪每以善人目之後數月畢士安為相撫坐歎曰使夏侯君在吾豈先據此位耶有集十五卷祥符初晟上澠武封禪圖繪金匱玉璽石賦石距之狀咸有注釋上覽而喜之至駕部員外郎

宋湜字持正長安人曾祖擇唐牟平令祖贊萬年令父温故晉天福進士至左補闕叔温舒亦進士至職方員外郎兄弟皆有時名湜幼警悟早孤與兄泌勸志篤學事母以孝聞温舒典耀州湜侍行代作牋奏詞敏而麗因拊其背曰汝真國器恨吾兄不及見也登進士釋褐將作監丞通判梓州權鹽院就遷右贊善大夫宋準薦其文拜著作郎直史館賜緋雍熙三年以右補闕知制誥賜白金并錢加戶部員外郎同知貢舉俄判刑部賜

金紫淳化二年坐妖尼道安訟降均州團練副使母老湜留其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六 九 侍從宋三

室奉養移汝州召復禮部員外直昭文館五年改職方員外判集賢院知通進銀臺司至道元年為翰林學士知審官三班院兼修國史判昭文館事為兵部郎中真宗拜中書舍人咸平元年轉給事中樞密副使車駕次大名湜介冑以從與王顯分押後陣駐蹕數日方奏事疾作什地帝臨視賜衾禭遣內侍護送先歸至澶州卒年五十一贈吏部侍郎錄子綸為太祝純奉禮郎弟湛大理寺丞姪孫選同學究出身上再幸河朔追悼之加贈刑部尚書諡忠定湜風貌秀整有醜藉器識冲遠好學美文詞善談論飲嗜曉音律妙於奕棊筆法道媚書帖出人多傳倣喜引重後進有名者又好趨人之急當世士流翕然宗仰之有文集二十卷泌先登進士至起居郎直史府越王府記室參軍温舒三子沈剛率喜談兵與湜同登進士歷左正言京西轉運

使澥有清節不仕與种放魏野遊澥亦進士歷殿中丞知襄城以政績聞賜緋魚累遷監察御史知魏州純及泌子緯皆至殿中丞

趙安仁字樂道洛陽人曾祖武唐魏州刺史父孚字大信周顯德進士宋乾祐中爲永寧令部糧饋太原民懷其惠權宗正丞開寶中初置衣庫令孚主之坐事連逮語見趙普傳太宗起爲國子監丞知袁州還除開封司錄叅軍行視黃河言復遙隄不如分水勢建議於澶滑二州立分水之制不果行會議封禪孚因上封禪頌召拜秘書丞賜緋魚鞫開封獄得情授推官遷監察御史改殿中侍御史雍熙中詔詢文武禦戎之策孚奏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蓋信義不可廢也如并州一方歷代難取聖祿英斷一舉成功當其逆時城危累卵而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六 十一 侍從宋三
上猶遣通事舍人薛文寶入城諭之日者北邊未實全燕猶使欲望朝廷通達國信諭以禍福示以恩威議定疆圉永息征戰養民事天濟時利物莫過於此上嘉之時安仁已通顯廷策貢士爲考官賜金紫上以字名士亦同賜之明年卒年六十三安仁生而穎悟幼時執筆能作大字十三通經傳大旨早擅文藝趙普沈倫李昉石熙載咸推獎之登雍熙進士歷大理評事光祿寺丞以善楷隸奏令書監本五經正義王侯內戚多以銘誄爲托召試翰林除著作佐郎直集賢院賜緋獻九絃琴五絃阮賦文辭雅澹詔書獎諭遷太常丞真宗拜右正言預重修太祖實錄出師大名安仁疏言急務者三激勵戎臣舉勸懲之典賑救邊民行優恤之惠車駕還京重神武之威大要者五選將畧持兵勢運機謀修軍政愛民力咸平三年同知貢舉以工部

員外郎知制誥副夏侯燭巡撫江南還知審刑院有將校坐笞所部卒死論抵安仁言軍令非嚴不整遂獲免繼判刑部兼制置羣牧同知三班審官院景德初梁頌稱其文行拜翰林學士從幸澶州以能記太祖時聘問書式會并丹請盟遂命答書兼我定接伴覲見儀制遣使韓杞語誇誕安仁面折之杞既受虜衣之賜猶服左袵安仁言君將升殿受還書天顏咫尺何以拜命乃改服而入及姚東之至又令接伴談次頗矜戰功安仁隨機辯折東之不復敢言又屢稱王繼忠之材安仁曰繼忠兵敗不能死他何足數上聞其酬對切中事機益器重之有柄用意又集和好以來事宜及采古事作戴斗懷柔錄三卷以獻二年同知貢舉三年拜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兼修國史祥符初爲封禪經度制置使判兗州禮成拜工部尚書內外書詔切要者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六 十一 侍從宋三
必經其裁進轉兵刑二部同知禮儀院凡三典貢擢士平允畧無譏議上再賜詩嘉之尋兼宗正寺卿自梁周翰後制尚未備安仁重加詳定爲仙源積慶圖統例精簡又奏置修玉牒官舊制官闕令凡有議奏與寺連署上因其舊德俾以次列狀取裁國史成遷尚書右丞景靈宮副使奏言陛下君臨之大庶政宜分飭有司遂詔諸司掌常務有條例者不必奏稟天禧二年改御史中丞請給御寶書三院御史彈糾事五月以暴疾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諡文定官其子溫瑜大理寺丞承裕正字安仁質直純懇無所矯飾寬恕謙退與物無競雖家人僕隸未嘗見其喜愠善訓諸子各授一經獎誘後進成其聲名女弟早寡取歸給養訓甥董靈運爲畢婚娶性嗜書所得俸賜輒以購書自奉簡約如未貴時所畜虞世南北堂書鈔手自督校真宗嘉

其好古手詔褒美尤知近世故實凡典章人物之盛悉能記之有集五十卷 子尚寬字濟之以蔭知平陽移知忠州教人服藥揭奇壘方書於市索為蠱者真之法風俗大化預發官帑與民市轉運司官鹽不擾而集嘉祐中考課第一改知唐州唐素稱沃壤經五代亂土曠人稀不足充役議者欲廢為邑尚寬至則按視圖記得名信臣陂渠故迹發卒治之溉田萬頃教民自為支渠轉相浸灌來者雲布計口授以荒田貸官錢買耕牛勤於農政比三年榛莽復為膏腴增戶萬餘治有異效民肖像以祠三司使包拯上其事仁宗下詔褒美增秩賜金英宗再進二官賜錢十萬王安石蘇軾作新田新渠詩以美之徙知同宿二州轉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貪虐匿名告變尚寬先命焚之後乃奏黜大校分卒他營衆心以安凡去唐數歲田日加闢戶日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六 侍從宋三

蓋眾朝廷推其功自少府監遷直龍圖閣知梓州積官至司農卿卒 良規字元甫以父奏為秘書正字同判太常寺張知白薦之名試賜及第王曙復舉擢集賢校理兼宗正丞預修會要坐吏盜太廟神御物出通判蘄州徙河南知秦滁二州歷京西陝西提點刑獄荆湖南路轉運奏罷馬氏時丁口賦米權判三司開拆司度支勾院直集賢院知廬州入為光祿卿直秘閣同判宗正事遷秘書監知同陝相三州陝歲饑請開百姓殘稅二分為官伐芟以給河埽從之進太子賓客權殿中省遷工部侍郎判本部尋知濠州卒所至為政不甚力善委僚佐祿賜多分贍族人 孫君錫字無愧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寢於旁凡衾褥厚薄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旨否櫛髮剪爪整冠結帶如內則所載無不親之登進士以親故不願仕父每

出必扶掖上下至雜立僕御中嘗從謂文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彥博語諸子令視以為法父沒調知武強從韓琦大名幕府吳充薦為檢詳吏房文字徙太宗正丞加秘閣校理時增諸宗院講書教授官令逐院自備月餽貧者不能以時致君錫上言凡州縣太學養士尚不較費安有教育宗室自行束脩之理始悉從官給餼為開封府推官元祐初歷司動右司郎中太常少卿擢給事中會蘇軾出知杭州君錫言蘇軾之文追攀六經蹈藉班馬知無不言士人畏憚公論倚重隱如長城請留之在朝用其善言則天下蒙福聽其讜論則聖心開益行其詔令則四方風動為利溥矣進刑部侍郎樞密都承旨拜御史中丞勸哲宗親講學廣諮問為躬政之漸復以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知鄭陳澶三州河南府徙應天紹興中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六 侍從宋三

卒年七十二紹興六年贈徽猷閣直學士 查道字湛然休寧人祖文徽仕南唐至工部尚書父元方建州觀察判官歸朝拜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道幼沉寢不羣罕言笑未冠以詞業稱奉母盡孝方冬苦寒母病思鰾羹泣禱於河鰾水得鰾尺許以饋病亟剖臂血寫佛經母尋愈端拱初中高第解褐館陶尉曹彬辟為從事甚被禮遇改與元觀察推官寇準薦其才授著作佐郎淳化中蜀寇叛命通判遂州道性純厚深廉部使者上其狀遷秘書丞徙知果州寇黨何彥忠擁衆屯山充之大木槽詔書招之未下道單馬趨賊壘諭以詔意有識之者曰此仁郡守也寧害我乎相率投戈羅拜賜其首冠帶餘悉給券歸農驛置書褒諭咸平四年代歸賜緋魚上言朝廷命轉運使副不但綜核錢穀兼以廉察郡縣今所至或不盡職

良由未設懲勸之科致成因循之弊自今每使回日令其任內舉劾實跡議其臧否以為賞罰詔從之出知寧州舉賢良方正策入等拜左正言直史館未幾為西京運副六年召拜工部員外郎充度支副使賜金紫以治劇非其所長罷知襄州祥符元年歸直史館再轉刑兵二部員外郎預修冊府元龜歷龍圖閣待制刑部右司郎中判吏部選事糾察在京刑獄使葬丹還以耳聾表求外任知虢州會蝗災出廩賑救給麥種民賴以濟所至務寬恕胥吏有過未嘗笞罰民逋或出已錢償之嘗出按部從者攜路芻粟以獻道計直掛錢於樹而去兒時常畫地為大第曰此當分贈孤遠及貴官舍多聚親族祿賜散施隨盡不以所意與人交情誼篤至初赴舉時親族哀贈以錢過滑臺遇父友呂翁之妻將鬻女以葬道傾錢與之為其女擇婿別加資遣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六 古 符從宋三

幹頌長擇大笏長緋衣賜之至部值歲大稔租賦平糶皆盈羨發運使王子與欲悉調餉京師中正不肯曰異日或歲稍歉則數不登患及吾民矣擢監察御史兩浙轉運使民饑不俟詔發廩以賑按晉州盛梁獄論如法遷殿中侍御史判三司惡由司既而有與梁善者密中之出為荆湖轉運使遷左司諫直史館知梓州尋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在郡五載悉遵張詠條教蜀人便之進知審刑院知并州遷給事中尹開封祥符九年拜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改兵部侍郎參知政事仁宗在東宮以右丞兼太子賓客遷工部尚書即位改兵部尚書與丁謂善謂因山陵得罪中正言其嘗被顧命當從八議王會駁之以為不忠不孝尚何所議謫知鄆州以母老徙曹州入為禮部尚書卒贈右僕射諡康懿平生事親孝居常簡素而膳羞極豐美母與諸命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六 古 符從宋三

樂易平居自奉儉約晚知養生之術號大塊翁

朱台符字拱正。山人。父賦舉。拔萃科。歷度支判官。終殿中丞。台符少聰穎。十歲能屬辭。嘗作黃山樓記。士友稱之。及長。善詞賦。尺牘而成。太宗親試。貢士多擢。敏速者。遂登第。解褐。將作監丞。通判青州。入直史館。賜緋魚。再遷秘書丞。知浚儀縣。咸平初。同知貢舉。擢太常博士。出為京西運副。上言北邊為梗。自古所有。歷代經營未為無策。我太祖酌取中道。與民休息。遣使往來。二十年間。大省戍邊之卒。不興出塞之兵。關防寧謐。府庫充溢。深得制禦之道。太宗平晉之後。因其兵勢將遂取之人。雖協謀天未厭亂。自茲以來。大肆兇鋒。既阻歡盟。復為備禦。屯士馬。益將帥。輓芻粟。委金帛。給賞賜。不可勝數。陛下自天受命。與物更始。繼遷受節。黎桓加爵。咸命使者。鎮撫其邦。惟於契丹未加渥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六

未 待從宋三

澤非所以柔遠。能邇。昭王道之無偏也。今祥禪將終。中外引頸觀聽。德音宜於此時。赦既往之罪。修鄰國之好。擇文武才畧。辯說之士。往告諭之。彼必歡悅。慕義。遣使朝貢。因與復尋舊盟。利以貨財。許以關市。如太祖故事。使之懷恩。畏威。則兩國和好。無北顧之憂。可以專力西都。是一舉而兩得也。時論。建之二年。早應詔。上言。陛下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積粟。簡卒省費。專將帥之任。慎守令之選。節無名之賞。賜罷不急之造。作考課黜陟。輕徭均賦。教化有未行者行之。廉耻有未立者立之。責任大臣。不使法有滋章之條。吏無惻隱之實。奏入。召為鹽鐵判官。改判戶部。勾院。拜工部員外郎。換度支判官。景德初。代鄭文寶為陝西運副。仍賜金紫。台符俊爽。好謀。然頗事更革。煩擾以苛碎為舉。職運使。

楊單欲因仍舊貫。事多違戾。徙知郢州。三年。召還。執政有不喜者。復出知洪州。卒於舟。次年四十二。上甚悼惜之。賜其子公佐同。學究出身。卒。又以次子壽隆試將作監主簿。平生有文學及著述。可稱喜。延譽後進。有集三十卷。弟昌符亦進士。為屯田員外郎。

謝絳字希汲。其先陽夏人。祖懿。文為鹽官。令葬富春。遂家焉。父濤。進士。以文行稱。為梓州判官。李順反。嘗盡守禦之計。賊平。以功遷觀察。推官。權知華陽。時亂亡之後。腴田悉為豪右所占。流民至無所歸。濤悉推還。主改著作佐郎。知典國軍。以治行召對。長春殿舉所部官三十餘人。宰相嫌其多濤。曰。有罪。願連坐。舉主連坐。自此始。改知曹州。時契丹聲言趨齊。而曹濮復多盜。屬縣賦稅多輸。唯陽百姓苦於轉送。濤奏乞留江淮漕運。過唯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六

未 待從宋三

陽者。取以餉軍。留本州。賦粟由廣濟河。以饋京師。從之。馮拯薦試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兼知雜御史。真宗崩。上言。遺詔從儉。而有司治靈車象物。侈大所經。道路輒壞。城門毀廬舍。以過非先帝意。因悉下少府。裁損。俄進直昭文館。終太子賓客。絳初以磨試校書郎。登第。知汝陰縣。善議論。喜談時事。楊億薦其文。召試擢秘書閣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母憂。服除。遷太常博士。尋通判常州。天聖中。疏言。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滑州河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焦槁。秋成絕望。此皆大異。夫風雨寒暑。天之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為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違止。而欲風雨以信。其可得乎。以天下之廣。萬幾之衆。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咎。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仰俸俸上下皆蔽。其應不虛。是以兩

漢策免三公。以示戒懼。今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蓋由大臣輔佐不明。陛下信任不篤。宜推心責成。以極其效。或更選賢者。無使奸邪易進。守道數窮。若循依違之迹。行尋常之政。臣恐不足以回靈意。塞至戒。又言古者殺不登。則虧曆。災屢至。則降服。願下詔引咎。損太官之膳。避路寢之軌。許士大夫斥忌諱。切時弊。催不急之役。省無名之餼。勿崇私恩。更進直道。至誠動乎上。大患決於下。豈復有時澤之歟哉。仁宗嘉納之。擢為國史編修。遷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父老乞便養。通判河南。絳雖已。若外猶敷論事。言唐室麗正史官之局。並在大明華清宮內。太宗肇修三館。更立秘閣於昇龍門左。親為飛白書額作贊。刻石閣下。景德中。圖書寔廢。真宗益以內帑四庫。二聖數臨幸。親加勞問。通宿館內者。不時召見。故人人力道弘簡錄。卷一百二十六。九。侍從宋三。

人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畧。不限資考。然後寬以約束。詔便宜從事。期年條上理狀。或徙或留。必有功化風迹。異乎以資而任之者。漢時詔問京房息災之術。房對以考功課吏。臣之所願陛下者以此。會郭后廢。絳陳述白華之詩。以諷辭甚切。至徙三司度支判官。兵部員外郎。言邇來用物滋侈。賜予過制。比詔裁節費用。有司移文。但求咸平景德簿書。臣以謂不若推近及遠。通考歲用。而表節之。不必以咸平景德為準。初詔禁人服用。自掖庭始。罷織密花透背。既而復取於有司。又後苑製玳瑁器。索龜筒於市。絳皆論罷之。又進聖治箴五篇。言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然後施行。父憂服除。擢知制誥。判流內銓。吏部擬官。舊視職田。有無不問。多寡以是不均。絳為陳其實。以多寡為差。其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爲便。改判太常禮院。知禮儀事。使契丹。還調知鄧州。距州百二十里有美陽堰。水來遠而少利。絳按召信臣六門堰故迹。距城三里。壅水注鉗。崩陂溉田。至三萬頃。請復修。以與民未就。而卒。年四十六。絳以文學知名。一時爲人修潔。醜藉所至。大典學舍。皆請郡立學。在河南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數百人。好施宗族。喜賓客。卒之日。家無餘貲。有文集五十卷。子景初。景溫。景平。景回。景平好學。著讀書傳說數十篇。終秘書丞。景溫見後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六 終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七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四

孫真 子瑜

邢昂

崔熙正

馮元

郭頌

趙師民

薛冠卿

錢象先

張揆

楊安國 父光

杜鎬 孫杞

丁度

燕肅 子度

劉夔

馬亮 子仲

洪湛

孫與字宗古博平人徙須城幼與諸生師里中王微微死與為

解析微指諸生驚服於是門人數百相率從之以九經及第為

莒縣簿遷大理評事國子直講太宗臨幸召講書至事不師古

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喟然歎曰此至言也賜以五品服真宗時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七 侍從宋四

除諸王府侍讀轉對上十事判太常禮院司農寺累遷工部郎

中龍圖閣待制與以經術進用守道自重即有所言未嘗阿附

取悅大中祥符初得天書以問與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

有書也將祀汾陰與陳十不可其一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

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舉東封更議西幸殆

非卜征五年慎重之義其二昔漢武先封中嶽祠汾陰始巡幸

郡縣有事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不必復幸汾陰其三漢承秦

故惟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祠汾陰自元成後遂徙汾

陰后土祠於北郊今已建北郊乃捨之而遠祀汾陰非禮也其

四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不宜經越險阻遠違京師其五唐

王業起自河東故明皇開臨幸之因祠后土聖朝之典事與唐

異其六周宣遇災而懼萬世稱聖比年水旱相繼不宜下狗彘

同造勞民屢其後四不可大要言陛下民神之主先成民而致

力於神今震雷在冬為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乃欲勞

民事神神其享之手帝遣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言昔陳勝起

於徭戍黃巢出於凶饑唐高祖因煬帝漫遊而興耶律德光以

少帝惑小人而入是以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今

姦臣乃贊陛下以繼成先志不思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

遷大勳未集此之不圖而反撰造祥瑞假託鬼神忘祖宗艱難

之業徇姦邪苟且之謀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會天下郡縣數

有災變又言古者五歲巡守有國之事非必有紫氣黃雲然後

登封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也今野鳩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雷

羣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為可罔乎六

年上將祀太清宮與又疏言陛下每事慕效唐明皇豈以為令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七 侍從宋四

德之主耶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為汲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

皆知之而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把

損虛華斥遠邪佞不釁危亂之迹無為不及之悔則天下幸甚

帝以為泰山汾陰之祀非始於明皇秦最無道而官名詔令郡

縣至今不改開元禮今見循用不可因天寶禍亂舉以為非作

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與朴忠容之弗斥久之以父老請歸不

許出知密州居二年入為左諫議大夫糾察在京刑獄又請罷

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諸節并天下齋醮張燕浮費不報復

知河陽求解官就養遷給事中徙兗州天禧中又疏朱能姦儉

人妄言祥瑞昔漢文成將軍偽為帛書天子識其手迹坐誅

本朝侯莫陳利用姦謀敗露旋踵亦論死明皇得王鉞田同秀

等所為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顧不能顯戮自謂德實動天

神必福我一旦變起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耶今朱能所為或類於此未幾能果敗又請減修寺度僧帝雖未用其言嘗令向敏中諭令陳時政得失爽以納諫怨直輕薄薄飲四事為言頗施行之仁宗即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術侍講讀召為翰林侍講學士同修真宗實錄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每講論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上意或不在書則拱默以俟帝為疎然改聽嘗書無逸圖上之帝命張於講讀閣勸帝每日御殿以覽萬機帝與太后愛重之每進見必加禮三請致仕詔致諭之爽以年踰七十固請泣下帝為惻然詔與馮元講老子各賜帛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獨侍宴太清樓近臣皆預帝作飛白大字賜二府而小字賜諸學士與爽與晁迥兼賜大小字詔羣臣即席賦詩太后出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七 侍從朱四

禁中珍器初酒入謝又命講老子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行日賜宴瑞望園御製詩近臣皆賦以恭謝恩况改禮部尚書太子少傅致仕卒帝聞嗟歎久之罷朝贈左僕射諡曰宣爽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砥其面以代頰嘗授五經切於治道者為經典餘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制度奉詔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釋文考正尚書論語孝經爾雅謬誤及音義初園丘無外地五郊從祀不設席尊不施幕七廟時饗飲福用一尊不設三登升歌不以雍徹冬至祀昊天上帝外級止十七位不以星辰從饗先農在祈穀之前上丁釋奠無三獻宗廟不備二舞諸臣當諡者或既葬乃諡與皆援古奏正成著於禮又請冬至罷祀五帝大雩設五帝罷昊天上帝事下有司議不合而止 子瑜字叔禮以廢為將作監簿買昌期薦轉崇文

弘簡錄 卷一二七

檢討同知禮院開封判官使契丹適西方捷書至帝命與大儒久以道輔朕因賜金紫先是郡縣倉庾斗斛大小為姦瑜奏均其制黜吏之亡狀者民大喜徙知蔡州毀吳元濟像以事裴度大水緣城隙入使糞沙數千捍其衝城得弗壞更相交灘單四州累官工部侍郎卒年七十九為人資性整敏齊家以嚴稱善與人交一經受知終身不易所薦士有過或使自言始朝廷錄與諸孫瑜不先已子以兄之孤先上時人多之 冊曰古稱直道與也庶幾全節完名舉世所希紛紛相列何足望之

邢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舉九經廷試日太宗召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羣經發題嘉其精博及第授大理評事知泰州鹽城監監處楚秦開泰僻而楚要鹽食為急昺請改隸楚州從之名為國子監丞專講學之任遷尚書博士出知儀州代還賜緋選為諸王府侍講雍熙中遷水部員外郎賜金紫真宗遷司勳郎中國子祭酒會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昺為之預校定九經義疏成加階勳錫宴崇政殿賜衣帶器幣遷工部侍郎上幸國子監閱庫書昺奏經傳正義板本大備士庶家皆藏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上喜曰國家雖尚儒術非四方無事何以及此上方興起道術令舉經術該博德行端良者以廣學員又以昺官府舊僚名賜白金且詔其妻至宮庭賜冠帔昺自陳年老願給假一年歸視田里俟明年郊祀還朝上命坐慰勞許權本州昺又言楊礪夏侯嶠同為府僚沒皆贈尚書上知其志意語宰相即超拜為工部尚書知曹州入辭特開龍圖閣賜襲衣金帶名

近臣宴崇和殿御製詩賜之曷視壁間尚書禮記圖指中庸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陳其大義上嘉納之又令近臣祖送於宜春苑東封表請車駕經由本州令濟陰令王範部送父老詣闕優詔答之車駕進發命判留司御史臺俄進禮部尚書上勤政憫農每雨雪不時憂形於色委曲訪之曷具田家陰晴豐凶狀候老農相傳者為對又言小民四患水旱疫痢畜災歲必有一但或輕或重耳四事之害旱災為甚蓋田無畝會所損必多上多採納有疾詔太醫診視特恩臨問賜各藥白金器幣卒年七十九贈左僕射有所撰禮選二十卷太宗作贊賜之至文王世子篇因問術紹欽為諸王講說會及此乎紹欽曰諸王常時訪問經義曷毋至發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復陳之上蓋喜在東宮及內庭侍上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春秋左氏傳據疏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七 五 作從宋四

收行之外多引時事為喻深被嘉獎真宗嘗問文王以愛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曷對以本經旨意必不然且夏禹焦勞而享國若文王不自暇逸縱無感應豈至虧損壽命耶初王欽若以知貢舉受賂有狀詔曷等覆推曷力辯之故欽若深以為德曷厚被寵顧與有力焉兄素舉進士得贈大理評事二子俱被錄用仲寶至三司判官祠部郎中若思駕部郎中

崔熙正封丘人與弟倕倕並登進士明經術熙正雅熙中為高密尉秩滿孔維薦之改國學直講遷殿中丞太宗召見說莊子一篇賜錢五萬判監李至上言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字紕繆尚多深慮未副仁君好古誨人之意蓋前所遺官多專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習周易者不通尚書至於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未得周詳伏見熙正倕倕苦心彊學博貫

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正冀除舛謬從之咸平初至方叅政真宗訪達經義者復以兄弟為言上曰朕官中無事樂聞講誦翌日召於苑中說尚書大禹謨賜以牙緋自是日令赴御書院待對說尚書至十卷自陳年老步趨艱寒表求致仕上命坐問恤賜以器幣俸俸淳化中歷福州連江尉判國子監除為直講引對使坐咸平二年上幸國學召說尚書賜緋後令講道經日於崇文院候對終篇賜以白金綵絲兄弟皆七十九而卒嘗撰帝王手鑑十卷并注曹唐大遊仙詩十五卷子世安上之特賜出身

馮元字道宗高祖禧唐末官廣州以術數仕劉氏傳三世至父邠入朝為保章正元幼從崔熙正孫奭為五經大義與樂安孫寶吳陸參譙夏侯圭號四友舉居講學達旦不寢登進士授江陰縣令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七 六 作從宋四

陰尉時詔取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更問疑義辨析無滯補國子直講遷大理評事崇文館檢討王且聞其名薦之嘗令說論語老子羣弟子侍聽既乃尤精於易夢一異人與紕連華使吞之曰善讀此後必大顯真宗召講易泰卦因進說地天為泰者以天地之氣交也君道至尊臣道至卑惟上下相與則可以輔相天地裁成萬化帝悅遷太子中允直龍圖閣詔預內朝直閣預內朝始此天禧初講易於宣和門北閣遷太常丞兼判吏部南曹擢左正言仁宗開資善堂兼太子右諭德資其經術益向學即位遷戶部員外郎為直學士兼侍讀歷會靈觀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尋判登聞檢院與真並命判國子監士議悅服同知貢舉進龍圖閣學士預修三朝正史改翰林學士史館修撰判都省三班院并流內銓又兼羣牧使遷給事中明道元

年監護宸妃葬事後因發墳流泉沮洳罷知河陽王會言東朝舊臣不宜以細故棄外即召為侍講學士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復判禮院上金華五箴賜書褒答受詔修景祐廣樂記書成遷戶部侍郎以足疾卒贈本部尚書諡章靖生平多識古今臺閣品式之事質性簡厚不務聲名非處心未嘗過計二府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悉依古禮不為世俗所惑遇祭日與門生誦說孝經無子以兄之子諡為後

郭頑字仲徽祥符人世寓鄭州登進士為河南主簿陳堯咨知大名辟簽書判官事改大理寺丞孫奭馮元奏頑學問通博他莫能及除國子直講薦試學士院為集賢校理元知河陽又辟為通判徙河南入為三司度支戶部判官累遷刑兵二部員外郎同修起居注康定元年使拜丹告用兵西鄙厚加禮貌還知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七

七

侍從宋四

制詔判吏部流內銓擢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卒頑性和易文思敏贍刻意詞賦好用經語對頗近於諸聚古書畫不計其貴購求之幼孤母邊氏更嫁士人王渙生四子母亡頑請解官服喪知禮院宋郊言為過禮乃下有司博議用馮元等奏聽解官心喪語在禮志

趙師民字周翰臨淄人九歲能文學問精博第進士調諸城簿孫奭辟為說書自以為不及夏竦尤愛重之論其文行稱為盛德君子除青州教授改齊州更天平軍節度推官年五十來京師近臣張觀等列薦任國子直講兼潤冀二王宮教授歷著作佐郎崇文院檢討崇政殿說書宗正寺簿并丞會趙元昊反罷進講師民上言帝王治經與臣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西方稍有事臣等即不復見是以先生典籍可講於無事之時

不足以贊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仁宗嘉納之因陳十五事曰咨輔相命將帥揀侍從擇守宰治軍旅修邊防求諫諍延講誦革貢舉久官政謹財用容誹謗除忌諱慎出令又獻勸講箴四年春上御迎陽門召選臣觀圖畫復命講經史遷天章閣侍講同知貢舉進待制同判宗正寺在經筵十餘年甚見器異嘗講詩如彼流泉口水之初出喻王政之發順行則通通故清潔逆亂則壅壅故濁敗賢人用則王政通而世清平邪人進則王澤壅退而世濁敗幽王失道用邪糾正正不勝邪雖有善人不能為治亦將相牽而淪於污濁也帝問水何以喻政對曰水順行而潤下利萬物故以喻政此於此與議最大後講論語修文德曰文者經天緯地之總稱君人之道撫之以仁制之以義接之以禮講之以信皆是然所先者又無若信信者君人之大本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七

八

侍從宋四

仁義禮樂皆必由之此實至道之要復問鑽燧收火曰古之聖王舉動必順天時所以四時變火各隨木色近世漸務苟簡以為非治具而遂廢之至其萬事皆不如古又問于夏子張所言交道孰勝曰聖哲之道舍覆廣大與天地參善者有以進德惡者俾之改行子張之言為優他日讀漢記問長安城眾莫能知師民因陳自古都雍年世舊址所在若畫諸掌帝悅曰何其所記如此偶盛夏屬疾帝飛白書團扇為和平字賜以寄意累請補郡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御寫詩龍行上以儒林舊德目之將行疏曰近親太陽食於正朔其月在亥亥為水木為正陰其日在丙丙為正陽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謂以陰奸陽失其叙也曰百川沸騰山冢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謂下陵上侵其權也至皇甫卿士番惟司徒家伯冢宰中允膳夫粟子內

史蹶惟趣馬橋惟師氏此則大小之臣皆不得其人也。凡天之示象，非由人君有失，則下蔽其上。人君之失，不過暴虐怠慢奢侈縱放，不師古始，非是何失道之有。今聖心慈仁恭儉動循典禮，自非下蒙上邪。撓正使主恩不下，捨此將誰咎歟。望陛下朝夕咨於丞弼，心膂之臣，察左右近侍耳目之官，慎揀內外百執事。及州縣牧宰使主恩究於下，不為羣邪之所蔽塞，則億兆之幸也。三遷刑部郎中，終宗正丞，師民淳靜，剛敏舉止，凝重幼喪，父哀毀感慕，不畜婢妾。年四十四始婚，志尚清遠，專以讀書為事。性極慈恕，勤於吏治，政有惠愛，嘗奏蜀陝西旱租論權酷諸弊。患近世官失其官，作正官名議，多不載，有集三十卷子彥若試中書舍人。

冊曰古有作者不約而同其言，則是其遇則矇不愧於天。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七 九 齊從宋四 無忝於公。

聶冠卿字長孺，新安人。五世祖師道，楊行密版授鴻臚卿，號問政先生。冠卿登進士，授連州軍事推官。楊億愛其文，薦試學士院。校勘館閣書籍，遷大理丞，為集賢校理。通判蘄州，嘗校十代興亡論，謬誤落職。再遷太常博士，復校理言天下奏獄雖笞杖並覆而徒流不繫者，乃不以問，非所以矜慎刑罰之意。請自今罷覆笞杖罪，自徒以上奏覆從之。俄判登聞鼓院，歷開封三司鹽鐵度支，皆為判官。同修起居注，累工刑兵三部郎中，預撰景祐廣樂記，命檢閱事迹。遷直集賢院，知制誥判太常禮院糾察在京刑獄，奉使契丹。主謂君家先世奉道子孫，固有昌者，因擊毬縱飲，命賦詩禮遇甚厚。還同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拜翰林學士判昭文館，兼侍讀學士。進讀左氏春秋，引尊王黜霸之義。

以諷內艱起復，帝憐其哀毀，羸瘠賜湯劑。卒年五十五，生平嗜學，好古手未嘗釋卷。尤工詩詞，極清麗，有斯春集十卷。弟世卿太常博士，終宣州通判。

錢象先字資元，蘇州人。進士高第，呂夷簡薦為國子直講。歷大理少卿，度支判官，河北河東運使，召兼天章閣侍講，詳定一路勅成，當進階仁宗以其母老，特賜紫章服以慰進待制。其學長於經術，有通法家侍過英十餘年，有所顧問必依經以對。反復諷諭遂劾及當世之務，帝禮遇甚渥。擢知審刑院，持平恕條令多所裁定，嘗以為犯勅者重犯令者輕，請移勅文入令，又議告捕法以為罪有可去，有可捕，苟許捕則姦人將倚法以害善。良因削去許捕百餘事，加龍圖閣直學士，出知蔡州。上諭曰：大夫行有日矣，宜講徹一編，徒知河南陳許穎三州復兼侍講。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七 十 齊從宋四 吏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一。

張揆字貫之，范陽人。徙齊州，擢進士，歷北海尉，改大理丞，以疾解官十年不出戶，讀易，因通揚雄太玄，經安撫陳執中薦，經明行淳，召為國子直講。轉諸王府侍讀，荆王府記室，參軍府罷遷度支員外郎，直史館，權三司戶部判官。上所著太玄集解數萬言，詔對邇英閣，令撰著得斷首，斷首，準易之夫，蓋以陽剛決陰柔。君子進小人退之象，仁宗大悅，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一日進讀漢馬后傳，因言今妃族太盛，不可不裁，損使保其家。帝嘉納之，遷右諫議大夫，進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判太常寺議王溥周之宰相，國亡不能死，安得諡文忠，詔改文康。加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刑院，出知齊州，卒。贈禮部侍郎，為人性剛狷，少容闕畧，世務然好學讀書，老而不倦，與弟揆龍圖閣直學士極相友。

愛人以是稱

楊安國字君倚密州安丘人父光輔隱居馬者山教授學者多從受經州守王博文薦為太學助教孫奭知交又薦為奉禮郎州學講書及馮元薦安國為國子直講因并召光輔時年已邁仁宗命說尚書光輔奏堯舜之事遠而未易行請講無逸一篇論說明暢帝悅因請書於邇英閣之後屏帝不欲背聖人之言命蔡襄書無逸王洙書孝經四章列置左右尋以國子監丞終老於家安國五經及第為枝江縣尉遷大理寺丞監益州糧料院景祐初置崇文殿說書安國預選其講說一以注疏為主尤善緯書久之進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又為直學士進翰林侍講學士歷太常寺累遷給事中在經筵二十七年仁宗稱其行義淳質以此崔遵度常講易至鼎卦帝問九四象如何對曰九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七

十一

四上承至尊下應初爻任重非據故折足覆餗蓋任得其人則雖重可勝非其人必有顛覆之患帝稱善又講周官至大荒北則薄征緩刑因進曰古所謂緩刑乃過誤之民爾今衆持兵仗取民廩一切寬之恐無以禁姦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迫於餓莩至起為盜州縣既不能振恤乃捕而殺之不亦甚乎與父皆七十餘卒贈禮部侍郎

中丞國子博士秘閣校理上嘗詢以經義進對稱旨願遇甚厚問西漢時賜與悉用黃金何近代為難得之貨鎬言是時佛教未興故金價甚賤又問天寶梨園事敷奏詳悉遷虞部改駕部皆員外郎加賜金帛判太常禮院與朱昂等編次館閣書籍預修冊府元龜歷虞部都官司封郎中賜金紫復直秘閣會修太祖實錄命檢討故事以備訪問景德初置龍圖閣待制因以命之從幸澶淵遇懿德皇后忌辰疑軍中鼓吹之禮鎬以武王載木主伐紂前歌後舞為對拜右諫議大夫又遇置龍圖閣直學士班在樞密直學士下亦以授鎬賜紫衣金帶儒者榮之王欽若偽造天書帝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曰古者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其旨漫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由此意夾祥符中同詳定東封儀注遷給事中三年又充本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七

十一

杜鎬字文周無錫人南唐虞部員外郎昌業之子幼好學博貫經史兄為法官有子毀父畫像為笏親所訟焚其法鎬引僧道毀天尊佛像為比丘奇之舉明經解褐集賢校理入直澄心堂江南平授千乘縣簿舊儒多薦其能太宗改國子監丞崇文院檢討將祀南郊值彗星見鎬言當祭而日食猶廢况謫見如此乎趙普言於上罷其禮遷著作佐郎左贊善大夫賜緋魚歷殿

蒙起反眾數千襲破環州帶溪普義鎮寧五砦嶺外驛然懼也
 為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安撫先以書諭蠻許自新
 不聽乃勒兵攻破白崖黃泥九居山砦及五洞焚毀積聚斬首
 百餘級復環州賊散走荔波洞遣使誘之窮蹙遂降杞語將佐
 曰賊所以數叛以我威不足制故思不能懷不如盡殺之乃醢
 希範以遺諸蠻賊皆畏慄御史梅執劾其殺降失信詔戒諭之
 從兩浙與河北拜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畧安撫使知慶州有
 蕃酋率眾內附夏人來索以兵劫邊戶掠馬牛杞移檄夏人言
 不償所掠則首不可得既而兵亦罷去一日據厠見希範與
 訴冤叱之未幾卒年四十六杞性強記博覽書傳通陰陽數術
 之學有奏議十二卷 植以文雅知名累任監司終少府監
 樞亦強敏為比部員外郎中書遣訊張彥方事語連越國夫人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七 待從宋四

州稅卒
 丁度字公雅恩州清河人祖顓徙祥符父逢吉以醫術事真宗
 藩邸好聚書與儒者遊度強力學問通尚書祥符中登服勤詞
 學科為大理評事通判通州改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坐舉解失
 實謫監齊州稅還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上六事一增講讀
 官二增諫員三補大功以上廢官四選役兵補禁軍五聚令佐
 墾田為殿最六凡緣公事坐杖者聽保任遷官太后善之舊制
 監司及藩鎮辭謁皆賜對仁宗初止令附中書樞密奏之度言
 非所以防壅蔽又獻玉鳳論於太后以戒外戚歷三司磨勘司
 京西轉運使永昌陵有白氣司天謂彗以厭之詔度按視奏
 神道貴靜不可輕繕乃止入知制誥遷翰林學士糾察在京刑

獄兼羣牧使到平敗帝問禦邊之計度條上十策名曰備邊要
 覽言符堅以百萬師寇晉謝安命駕出遊以安人心今二府三
 司以西邊一隅雖旬休不廢務恐外邦聞之得窺朝廷請許給
 假如故遷中書舍人學士承旨葉清臣奏鑄大錢以一當十度
 言自來錢法輕重大小時嘗更易不能期年即復改鑄今邊戍
 月給百錢大錢裁十不可時用舊錢不用新錢愈輕徒增芻糧
 之價長盜鑄之奸又言祥符天聖間牧馬至十餘萬其後天下
 無事遂廢八監然猶於秦渭環階麟府文州火山保德蔚嵐等
 處嘗歲市以補京畿塞下之闕自西鄙用兵所牧三萬而已馬
 少地闕誠可痛惜請令河北河東京東西淮南民畜一戰馬者
 得免二丁言皆施行慶曆中副杜衍宣撫河東還還瑞明殿學
 士知審刑院大理論吉州通判李虞卿受財免貼納鹽鈔錢事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七 待從宋四

覺當以枉法從重度駁枉法謂於典憲有所阿曲虞卿所違轉
 運使移文爾遂得貸死帝問用人資與才孰先對曰承平宜用
 資事急宜用才許者指為自求柄用帝諭輔臣度在侍從十五
 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私安得為此言擢為工部侍郎五年拜
 樞密副使請擇河北河東陝西就糧馬軍以補禁旅之闕又言
 契丹備不可忽上慶曆兵錄五卷瞻邊錄一卷踰年參知政事
 春旱降中書舍人閔月復官會衛士為變樞使夏竦請御史同
 宦官鞠於禁中度請付外臺窮治爭於上前上從竦言度遂求
 解政為置觀文殿學士處之仍兼侍讀俄知通進銀臺司判尚
 書都省終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諡文簡度性淳質不外飾居
 一室十餘年無姬侍嘗喜論事在經筵久帝每呼學士不
 名問以著龜占應之事對曰卜筮雖聖人所為要之一技而已

不若以古人治亂為監。又與觀歌器真宗嘗著論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之道對曰臣等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遂於御製後述以賜之所著有邇英聖覽龜鑑精義編年總錄武經總要子諷集賢校理

燕肅字穆之其先益都人父峻慷慨任俠楊光遠反時率其屬迎符彥卿遂家曹州肅少孤貧遊學登進士補鳳翔觀察推官寇準薦改著作佐郎知臨邛縣移考城通判河南歷提點廣南東西兩路刑獄丁謂惡之出知越與明州為海潮因著湖論二篇以獻召入直昭文館為定王府記室參軍判刑部建言京師大辟皆許覆奏而州郡所上疑獄及情可憫者多為法司所駁反得不應奏之罪願如京師覆奏許之其後大辟上請者多得貸談自肅始擢龍圖閣待制權審刑院出知梓州還同糾察在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七 五 侍從宋四

京刑獄累遷左諫議大夫知亳州屬歲歉兼京東安撫使入判太常造指南車記里鼓車及歌器以獻舊時鐘磬皆設色每三歲親祠則重飾之歷歲久遠所塗積厚聲益不協詔與李照宋祁同按刻漆考擊合以律準試於後苑聲音始協又詔與章得象馮元詳定刻漏上蓮花漏法詔司天臺考與崇天曆不合然所至皆刻石以記其法州郡用之以候昏曉推其精密久之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穎州終禮部侍郎致仕平生喜為詩多至數千篇性精巧能畫山水卷布濃淡意像微遠尤喜為古木折竹咸入妙品 子度字唐卿登第調知陳留早蝗勸豪出粟行保伍法善狀日間擢通判永興軍三司王堯臣薦權發遣戶部判官出知滑州與黎陽對境河埽下臨魏都悉以已儲芟棧往禦埽賴不潰皇祐中使益州還權河北運副坐六塔河決貶知

蔡州徙福州禍多盜請假事權制攝加兵馬鈐轄入為戶部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潭州卒年七十度有心計凡六佐大農慶曆中三司請榷河北鹽度言川峽不榷酒河北不禁鹽此祖宗順民俗不易之制也榷之非是與張方平論同議遂寢 孫瑛字仁叔廢除瑕丘尉以好言諭盜盜為寢止累遷太府丞開封少尹歷廣東運判進副使連直秘閣龍圖在嶺嶠七年務括犀珠香藥以奉宰相守臣任滿察其典崇教法拯葺道官為善最拜戶部侍郎轉開封尹兼侍讀至戶部尚書靖康初知河陽金兵入不能禦為亂兵所害年五十建炎初贈端明殿學士劉夔字道元崇安人第進士補廣德判官累遷屯田員外郎權侍御史會李照改製大樂鐘磬夔奏樂之大本與政化逆不當輕易其器願擇博學之士以補卿丞凡四方獻妄說以要進者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七 六 侍從宋四

請一切罷之帝善其言歷三司戶部判官判度支勾院江西兩浙淮南轉運使除直史館知陝西改太常少卿知廣州所至有廉名權三司度支副使桂陽監蠻酋唐和寇邊夔以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初至遣人諭降和不從乃舉兵擊敗和於銀江源進破其巢穴蠻逃遁遠去境內獲安還權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刑院河北大水民流為盜詔增京東守備進夔給事中樞密直學士以往至即發廩賑饑全活甚眾盜賊衰息上賜書褒論大臣議欲復河故道夔極言不可遂罷遷工部侍郎知福州以戶部侍郎致仕嘗遇隱者得養生術蔬食獨處退居一閣家人罕見其面至老手足耳目強明如少壯時不治財產所收私田餘穀以賑鄉里貧人英宗即位改吏部侍郎前數日自作遺表分祿賜所餘於親族告其家人如期

而卒年八十三

馬亮字叔明合肥人登進士調大理評事知蕪湖遷殿中丞通判常州吏民緣失官錢連逮妻子亮緩與之期後盡輸所負羅處約使江東以治行聞擢知濮州轉福建糾察刑獄覆訊冤獄多所全活遷太常博士知福州蘇易簡薦亮才堪繁劇召還同提點三司都勾院磨勘憑由司出知饒州豪右白氏執吏短長殺人為患部中畏懼亮至按誅之鑄錢監銅錫不給匠多閉冗亮請分其半別置監於池州歲增鑄十萬緡遷殿中侍御史上言故事親王尹開封地尊勢重嫌隙易生願鑿其由以示保愛之意真宗初政上書言軍賞宜速而所在不時給赦書蠲逋而有可飲愈急宜檢會督責以寬民益罪并丹仍歲南侵河朔蕭然亮請修好以息邊民帝善其言以為可用討王均加直史館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七

七

侍從宋四

為西川運副奏言愚民脇從竄伏山林者眾若不速貸恐反側聞風疑懼是滅一均生一均也帝悟凡詿誤械送闕者悉宥之全活千餘人城中米斗千錢亮出倉庫減其價以糶人賴以濟時諸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督負課繫捕者眾亮為釋繫者奏廢其井又除屬部舊逋官物二百餘萬還知潭州徙昇州歲旱民饑願罷官糶令民轉粟相賑擢右諫議大夫知廣州時初平宜州賊陳進貨賜從者家屬二百餘人鹽戶通課質其妻子於富室悉取還之招來蕃舶至者以倍大駕東封亮敦諭大食陀婆離蒲舍沙等國貢方物泰山下歷知虔洪二州江陵府遷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杭州江濤溢築堤未就亮禱於伍員祠下潮為之却堤遂成入拜御史中丞建言士民父祖未葬毋得輒析財產又改兵部侍郎兩知廬州江寧仁宗初歷尚書右丞

判尚書都省知審刑院遷工部尚書知毫與江陵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右僕射為人有智畧敏於政事然所至無廉稱呂夷簡少時從其父蒙亨為縣福州亮一見奇之妻以女陳執中梁適田况宋庠宋祁皆厚遇之世故目為知人子仲甫字子山舉進士知登封縣輟轍道險隘仲甫備民鑿平之遂為坦塗人便其行勒石頌美擢通判趙州久之除知台州入為度支判官內侍楊永德言漕舟行淮汴間惟水遞舖為便詔借往視可否還言十害議遂格出為夔路轉運使歲饑減盜粟罪一等發遣而後奏尋徙淮南時真揚諸州地狹米少因官糶多價常倍踊登萊濱海粒米狼戾農無所售請兩移以舒其患且咸有益從之遷發運使自淮陰徑泗上游歲罹風波仲甫議鑿洪澤渠六十里漕者便之拜天章閣待制知瀛州徙秦州古渭介青唐之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七

八

侍從宋四

南夏人之北中通一徑小警則路絕仲甫至求得算粟城故址自雞川若築堡北抵南谷環數百里為內地詔賜名甘谷堡熙寧初守毫許揚三州糾察在京刑獄知通進銀臺司終提舉崇禧觀
洪湛字惟清上元人會祖勳南唐崇文觀學士祖壽桐城令父慶元奉禮郎補新喻令歸朝改寬勾令湛幼好學五歲能詩未冠錄所著為齡年集雍熙二年舉進士有聲擢高等解褐歸德軍節度推官還授右拾遺直史館端拱初通判壽許二州與尹黃裳王世則宋沆伏閣請立許王元僖為儲貳太宗怒出知容州偵知戍卒謀竊發湛斬之遷比部員外郎歷知柳舒二州咸平二年召還命試舍人院與開門祇候韓紹輝使荆湖按視民事條奏利病甚悉還判三司都磨勘司與王欽若同知貢舉未

幾同修起居注時議城綏州邊臣互言利害遣湛與閣門祇候
 程順奇同往按視湛言七利二害遂詔管葺終以勞人而罷湛
 美風儀俊辯有材幹凡五使西北議邊要真宗有意擢任顯遇
 甚厚曲宴苑中賦賞花詩浚被褒賞以前知貢舉受賄事敗時
 欽若方被寵乃駕禍於湛坐法當死詔削籍流儋州後遇赦移
 惠州卒年四十一有集十卷子鼎登祥符進士至度支員外郎
 直史館終鹽鐵判官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七
 卷一百二十七
 九 侍從宋四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八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五

晁迥子宗 成綸 任布 薛映

王博文子麟 周起 王暉子益恭 李若谷子叔孫

薛奎 蔡齊從子 王黼 李諮

盛度 程琳

晁迥字明遠澶州人父佺徙彭門迥登進士調大理評事岳州
 錄事參軍歷將作監殿中太常三丞呂端李沆薦擢右正言直
 史館獻成平新書五十篇理樞一篇召試除右司諫知制誥判
 刑部加右諫議大夫為雍王元汾留守判官進翰林學士同修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八 侍從宋五

國史未幾知審官院充明德章穆園陵禮儀使祥符元年知貢
 舉封泰山祀汾陰同太常詳定儀制累遷工部侍郎使契丹還
 奏北庭記兼史館修撰知通進銀臺司獻玉清昭應宮頌子宗
 操繼上景靈宮慶成歌帝以父子皆有文章為縉紳美事擢刑
 兵二部侍郎翰林承旨朝廷方修禮文之事詔令多出其手嘗
 夜召對令內侍持燭送歸院方盛夏暑為蠲宿直迥辭以非故事
 詔聽俟秋涼還直拜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留司御史臺仁
 宗時轉禮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天聖中年八十一名宴太
 清樓特免舞蹈子宗慈同預坐賜飛白大字所以寵賚甚厚進
 太子少傅復召對延和殿訪以洪範雨暘之應對曰比年災變
 洵臻天所以警陛下願修飭政事以當天心仍獻斧戾慎刑箴
 大順審刑無盡燈頌凡五篇迥素善養生通吐納之術釋老之

言以經傳傳致為一家之說及感疾絕人事屏醫藥具冠服乃卒年八十四罷朝一日贈太子太保諡文元迥性樂易寬簡服道履正雖貴勢無所屈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物喜質正經史疑義標括字類真宗稱為好學長者楊億謂所作書命無過褒得代言之體有以命術語之者答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所著翰林集三十卷道院集十五卷法華碎金錄十卷者智餘書隨因記述照德新編各三卷 宗慤字世良初詹校書郎召試賜進士及第除館閣校勘遷大理寺丞集賢校理兼注釋御集檢閱官求便養親通判許州仁宗遷殿中丞同修起居注轉對請減上供墾閑田擇欲官令監司舉縣令累遷祠部員外郎知制誥時父尚無恙宋綬謂自唐楊於陵以來今始見焉內外喪皆起復管勾

私簡錄

卷一百二十八

三

會靈觀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權發遣開封府事辨雪疑獄有能名元昊反使安撫陝西密訪邊事與夏竦議攻守遂上十事頗施用之康定初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朝廷賜旃旛羅金飾胡牀及金抹褥宗慤引孔子繫纆之事為戒俄從郊祀感疾罷為給事中資政殿學士數日卒贈工部尚書諡文莊為人性敦厚事父母孝篤於故舊凡任子惠皆先其族人嘗草將相五制一夕而成褒揚訓戒人得所宜 戚綸字仲言父同文別有傳綸與兄維俱以文行知名篤於古學喜談名教登進士調沂水簿父憂起復以大理評事知泰和縣江外民險悍喜訟綸為諭民詩五十篇因時俗耳目之事以中規誨老幼多傳誦之遷光祿丞免官著道理評十二篇錢若水王禹偁深加賞重復知永嘉有政蹟浚治境內陂塘之利

以備水旱詔褒之轉著作佐郎楊徽之薦其文學純謹命為秘閣校理考校司天臺職官定州縣職田條制改太常丞判登聞鼓院內府出給帛市邊糧詔乘傳往均之景德元年判三司賜緋魚改鹽鐵判官拜右正言龍圖閣待制賜金紫上以綸久次州縣熟於吏事每便殿與語必移晷刻或夜中召見多所敷啓因據十事以上一王畿關輔二五等封建三復制科四崇國學五闢曠土六修貢舉七任大臣八置平糶九益廂軍減禁兵十修六典令式詞頗切實連被嘉獎預修冊府元龜二年同判貢舉規畫取士之法多納用焉會置官百三十司總在京諸司之務與劉承珪同領其事改判鴻臚官品官葬費無式詔同晁迥朱異承珪校品秩之差定為制度遵行又以三公尚書九列之任唐末以來品目漸繁宜采通禮六典令式以類沿革著為大典時論稱之擢右司諫兵部員外郎奏請開獎言路許諸臣上封及非次升殿奏事上頗納之祥符元年掌吏部選值朝廷修禮彌文悉參其議與陳彭年並職屢召對多建條式恩寵甚盛上初受靈文綸請速修大祀命侍從摹寫祥符勒於嘉玉藏之太廟傳示萬葉冬封泰山命同計度發運事禮成遷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同編東封祥瑞記兼集賢修撰建議修釋奠儀頒於天下立常平倉隸司農寺以平民糶皆從之上宴餞種放於龍圖閣命綸為序稱其有史才三年擢樞密直學士賜詩寵之祀汾陰復領發運之職晚節為權倖所排出知杭州就加左司郎中立埽岸以扞江湖易柱石之制發運使胡則劾其變法改揚徐二州又罷學士徙青州歲饑發公廩賑救全安者眾勸農使王遵晦復奏請左遷岳州團練副使易和州改保靜軍副使

私簡錄

卷一百二十八

三

王遵晦復奏請左遷岳州團練副使易和州改保靜軍副使

以疾巧歸轉太常少卿分司南京卒年六十八生平敦篤信義厚於故舊士子謁見必詢其所業訪其志尚隨才誘之多所引薦一奏嘗十數人皆當世名士每云歸老後得十年在鄉間講習亦可以恢道濟世善訓子弟不改純儉遺戒誘勸為學沒無餘貲知府張知白輟俸以助其喪有集二十卷論思集十卷錄前後奏議機務利害備邊均田之策天聖中子舜賓獻之得贈諫議大夫後里民曹誠即舊居旁造舍聚書延生徒講習約賜額為同文書院命舜賓主之擢為奉禮郎至太子中舍署誠本府助教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後唐相國四世孫力學家貧從人借書以讀及第補安肅軍判官勅問昇丹事布上言請飭邊備奏河北利害真宗識其名特改大理寺丞知安陽縣通判嘉州還知開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八 四 侍從宋五
封司錄事通判大名府初置提點刑獄選領荆湖南路入權三司鹽鐵度支勾院以論策祥源觀件丁謂意降監鄧州稅連知宿建越三州遷職方員外郎謂貶乃擢布為白波發運使判三司開拆司出授梓州路轉運奏除富順監鹽井歲課權戶部判官轉江淮置制發運使歷三司度支鹽鐵副使使昇丹還復為館伴加直史館歷祠兵刑三部郎中右諫議大夫知荆南真定二府值昇丹西夏方窺中國築甬道屬渾沱河跨絕泥濘徙滑州改天雄軍遷給事中集賢院學士知許州未幾為龍圖閣直學士徙澶州康定中知河陽數上書言事請鑄大錢一當十名為樞密副使布純約自守秉政之日無所建明御史魚周詢劾子遜曩上書詆大臣不才罷為工部侍郎知河陽改蔡州以太子少保致仕皇祐間陪祀明堂進少傅賜子達出身俄還少師

歸洛作五知室謂知思知道知命知足知幸也卒贈太保諡恭惠達性亦恬遠尚釋氏學歷官司封郎中

薛映字景陽唐相元超八世孫後家於蜀父允中事孟氏為給事中歸朝改都官郎中映及第授大理評事歷通判綿宋昇三州遷太常丞知開封縣王化基薦太宗召對歷江南京東轉運使監察御史改左正言直昭文館江淮兩浙河東茶鹽制置副使兼河西隨軍轉運求便養親知相州再領漕京東選禮部郎中擢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兼制置羣牧司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臨決明敏庭無留事發運使姚鉉納部內女口及鬻鈔器抑市綾羅數事推勘得實鉉得貶映坐常召人取告鉉狀當贖金真宗特賞之在杭五年入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封泰山為東京留守判官遷給事中勾當三班院出知河南祀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八 五 侍從宋五
汾陰還駐蹕西京知映有治狀御書嘉獎遷工部侍郎判集賢院進樞密直學士知昇州民計牛出賦牛死租不得蠲映悉為條奏得與諸州悉蠲之未幾糾察在京刑獄歷尚書左丞知揚并二州徙永興軍拜工部尚書兼御史中丞仁宗改禮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出知曹州分司南京卒贈右僕射諡文恭映好學有文博覽強記善筆札章奏尺牘下筆立成政尚嚴明吏不能欺每五鼓冠帶黎明據案決事雖寒暑無一日異子耀卿秘閣校理孫紳直龍圖閣
王博文字仲明曹州濟陰人祖諫給事晉即除西京作坊副使卒官廬州博文幼孤未冠善屬文廬守劉蒙叟薦召試舍人院歷安豐簿南豐尉皆有能名調南劍州軍事推官遷大理殿中二丞監荆南榷貨務陳堯咨薦試中書賜進士擢知濠真二州

真宗幸亳權江淮制置司事改監察御史梓州路轉運使連知
海密二州民饑多盜警場鹽博文請弛其禁候歲豐復禁從之
除殿中侍御史乘驛按朱能王先偽天書事能死先與其徒就
擒罪其首惡脇從悉以減論還為開封判官母憂服除判三司
戶部改河北陝西轉運使遷侍御史屬羌撤捕渴寇原州柳泉
鎮環州鴉鵲泉若刺史杜澄崇班趙世隆戰沒博文劾奏都知
周文質押班王懷信提兵玩寇遂坐以法朝用曹瑋知永興軍
節制遼事田敏為涇原總管寇遂平遷兵部員外郎三司戶部
副使再轉郎中龍圖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權發遣三司事與
御史崔暨同鞠曹洸欲議者多謂希太后旨縱內侍繼崇勳傳
致其罪還權知開封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為承受買德昌
所毀徙鳳翔與永興軍德昌以賊敗博文改樞密直學士復知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八 本 待從宋五

秦州擇習知遼事者使密持信紙往招沿邊逃亡軍民悉貸其
罪歲減死甚衆有擒生羌以歸賞以錦袍銀帶茶絹朝廷下其
法旁路又河西回鶻多緣互市家秦隴間至則悉遣出境戒守
臣使漢察之遷右諫議大夫龍圖閣學士復知開封置表木按
籍邸舍不得侵通衢出知大名遷給事中權三司使寶元初同
知樞密院事踰月卒帝臨奠贈吏部侍郎博文初以史事進多
任繁劇然為政務平恕嘗語諸子吾平生決流罪未嘗不陰擇
善水土處汝曹志之 子疇字景彥廕補將作監簿復中進士
遷太常博士學士宋祁提舉諸司庫務薦除勾當公事與內
官同事不訛賈昌朝再薦編修唐書仁宗微近郊疇引十事以
諫又獻聖政惟公頌名試除直秘閣為開封推官宦者李九良
與叔父有怨誣為警家所毒請發棺驗視疇不可而止歷三司

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以右諫議大夫權御
史中丞唐介奏彈陳升之謂為遊談所誤疇疏言浮華險薄之
徒往來諫官御史家持嫉人罪寢以成俗請詔戒勵從之遷給
事中請英宗御朝聽政仁宗當虞祭上命以宗正卿攝事疇奏
言人子之葬其親送形而往迎神而返故虞祭所以安神也位
尊者禮重禮重則祭多故天子之虞數至於九今陛下不得親
往山陵道路五祭或可命臣下攝事若神主既至已後四祭雖
聖躬未寧亦宜勉強矧陛下素以好古知禮聰明仁孝聞於中
外臣願始終令德以全美名帝已御殿受朝而聽政猶持謙抑
疇復奏陛下起居安平廟社擁祐臨朝以時近踰半載未聞開
發聽斷德音邈過人情款然伏望思祖宗艱難之勞真仁憂勤
之德亟決大政以慰母后之心又欲車駕行幸以安衆志帝因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八 本 待從宋五

禱雨而出都人瞻仰權呼數日皇太后還政疇復請二府大臣
講求所以尊榮母后之禮嚴奉歲時朔望之儀車服承衛之等
百司供擬之制他時尊稱之號外家延賞之恩凡可以稱奉親
之意者皆宜優異以發揚母后之功烈則孝德昭於天下矣學
士王珪等與禮官上議季秋大饗宜以仁宗配知制誥錢公輔
又言不當配疇獻議謂如珪議則遺真宗如公輔議又非嚴父
配天之義乃請仁宗配饗明堂以符大易配考之說奉真宗配
孟夏雩祀以倣唐貞觀顯慶舊典餘依本朝故事如此則列聖
並侑對越昊穹厚澤流光垂裕萬祀帝與大臣言其論事有補
涖器異之遷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同提舉諸司庫務數月拜樞
密副使公輔言疇望輕資淺在臺素餐不宜大用居位五十五
日卒帝悼惜臨哭賜白金贈兵部尚書諡忠簡疇本以名臣子

性介特厲風操喜言朝廷事好治容服坐立巖然言必以文未嘗慢戲吏治審密文辭嚴麗執政未久輒終於位及所享壽皆類其父云

周起字萬卿鄆平人而豐下父意異之曰必起吾門因名起幼敏慧如成人纔十三父知衛州坐事削官起詣京師訟免乃得復故登進士授將作監丞通判齊州擢著作佐郎直史館戶部度支判官真宗北征領隨軍糧草事以右正言知制誥權判流內銓尋判東京留守兼登聞鼓院封泰山攝考制度副使所過採訪官吏能否及民利病以聞駕還近臣悉頌功德起獨以居安為戒進金部員外郎判集賢院初置糾察刑獄司凡諸事已決或有所在官吏非理榜掠者並聽受訴命起領之擢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聽受明審舉無留事上嘗尹此名其堂曰繼直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八

照避不敢居請就西廡從之一日奏事殿中適仁宗始生帝曰卿知喜乎宜賀我有子即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改勾當三班院兼判登聞鼓院從祀汾陰權知河中徙永興與天雄軍所至有風烈數賜書褒諭遷右諫議大夫知并州拜給事中同知樞密事進禮部侍郎為樞密副使坐寇準黨罷以戶部郎中知青州降太常少卿知光州稍遷秘書監徙揚杭二州改應天府復為禮部侍郎判登聞鼓院以疾知潁州徙陳州卒贈禮部尚書諡安惠為人天性周密凡奏事及答禁中語隨版焚草故其言外人無知者家藏書至萬卷與弟起皆能書集古今人書并所更體法為書苑十卷起官主客郎中子延衍以孝友聞官殿中丞延衍頗雅厚官太常少卿

王曙字晦叔隋東臯子績之後移家河南登進士調定國軍節

度推官咸平中舉賢良方正科遷著作佐郎知定海縣還為羣牧判官考集古今馬政為羣牧故事六卷上之遷太常丞判憑由理欠司坐舉士失實降監廬州茶稅再遷工部員外郎龍圖閣待制以右諫議大夫為河北轉運使坐部吏受賕降知壽州徙淮南轉運勾當三班院權知開封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絕盜以峻法賊無輕重一切戮之有卒夜告其軍謀作亂瑛立辨其偽斬之蜀人股慄羣盜屏息以比之張詠詠嘗以季夏蠶廩米似此時估減三之二以濟貧民立保甲法一家犯罪一戶皆坐以此少犯法後至者改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為寇至是復之蜀人為之謠曰誰人最良先張後王惠我赤子俾無流亡何以報之俾壽而康入除給事中仁宗在東宮與李迪同兼太子賓客妻父寇準罷降知汝州貶鄂州團練副使起為光祿卿復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八

給事中歷知襄汝潞三州河南永興軍潞有殺人獄已具曙疑之既而提刑杜衍果辨其事因作辨獄記以戒官吏召除御史中丞兼理檢使玉清昭應宮災曙言先帝建此非應經義特信方士邪說蠶耗財用災變之來若有善者願除其地以應天變乃詔不復修繕俄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有疾改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陝州徙河陽遷吏部侍郎明道二年召為樞密使景祐元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逾月卒贈太保中書令諡文康

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澁自抑損喜浮圖法齋居蔬食泊如也初錢惟演守西京歐陽修尹洙為官屬頗事遊宴曙後至嘗厲色戒之曰諸君縱酒過度不知寇萊公晚年之禍耶修起對曰萊公正坐老不知止爾曙默然終不怒及為樞密首薦修等入館閣曙有集四十卷周書音訓十三卷唐書備問三卷

莊子旨歸三篇列子旨歸一篇載斗奉使錄二卷集兩漢詔議四十卷 子益恭字達夫以廢補銜尉丞性恬淡數解官就養父喪終以司門員外郎致仕與浮圖隱者出遊洛陽名園山水無不至子復登朝累遷司農少卿卒 益柔字勝之少通羣書為文日數千言尹洙見之曰曠而不流制而不窘語淳而厲氣壯而長未可量也司馬光嘗語人曰自吾為資治通鑑人往往求觀讀未竟一紙輒欠伸思睡能閱之終篇者惟王勝之耳其好學類此性伉直尚氣喜論天下事以廢至殿中丞元昊叛上備邊選將之策又寓書宣撫杜衍丁度言河外兵餽無法非易帥臣轉運不可因條其可任者二人衍還薦其學術政事擢知介丘慶曆黨議起益柔上書論辯言尤切直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坐貶益柔訟之曰水洛一障不足以拒賊劉滬一裨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八 十一 傳從宋五

將洙以天子命呼之不至戮之不為過况洙執以聽命上尊朝廷未見其有罪也不報范仲淹薦召試館職以不善詞賦特命為策論除集賢校理坐蘇舜欽宴會於席上醉作傲狀賈昌朝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列狀言益柔罪當誅韓琦言益柔乃狂語何足深較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為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悟出監復州酒久之歷開封推官鹽鐵判官論中旨所需不應法式有司迎合以求進者悉罷之俄累遷兩浙京東西轉運使熙寧元年入判度支審官院轉對言人君莫難於辨邪正邪正之辨莫大於置相一相忠邪百官賢否係之若唐高宗之李義甫明皇之李林甫德宗之盧杞憲宗之皇甫鎛其明鑒也高宗德宗昏蒙固無足論明皇憲宗之聰明乃亦蔽於二人如此夫以二

人之庸猶足致禍而况詞六藝挾才智以文致其姦說者哉蓋指安石也不聽尋判吏部流內銓舊制選人當改京秩滿十人乃引見故士多困滯且遇舉者有故輒不用益柔請二人即引見眾論翕然稱之改直舍人院知制誥兼直學士院董德遇明堂恩中書狀加光祿大夫而舊階已特進益柔以開帝曰非學士言幾為羌人所笑宰相怒其不申中書用他事罷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秘書監歷知蔡揚毫三州江寧應天府卒年七十二

李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少孤遊學依姻家趙况於洛遂葬父母緱氏登進士補長社尉州葺兵營課民輸木吏多苛苦輸者欲以取賧若谷為程置庭中別其長短大小使民自輸改大理丞知宜興官市置籍勾檢湖泆茶稅舊例茶惡者沒官若谷請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八 十二 傳從宋五

民轉買以償其數民甚便之移知連州真宗將朝太清選通判亳州遷度支員外權三司戶部判官出為京東轉運使會河決白馬調取芻槁同列盧士倫意趣刻擾而若谷寬之士倫不悅構於朝徙知陝州盜聚青灰山遣牙吏招降之改梓州天聖初判三司戶部勾院使契丹陛辭不俟垂簾請對遠詣長春殿奏事罷知荆南郡有士族恃廢屢犯法若谷杖之曰吾代若父兄訓爾王蒙正挾太后姻為駐泊都監橫肆若谷繩以法監司右蒙正奏徙知潭州累遷太常少卿集賢殿修撰知滑州河齧鞏村堤夜馳往督兵為大埽至旦堤完以右諫議大夫知延州延有東西兩城夾河夏秋水溢岸輒圯役費不可勝若谷乃疊石版押以巨木後不復壞官倉依山而貯穀少使作露囤可貯二萬斛他郡多取為法遷給事中知壽州豪右多分占芍陂夏雨

盜皆盜決若谷擄員占田者逐之每決輒調諸家使壘堤
學士知河南府勅使送葬過者須索煩擾若谷奏令鴻臚預約
所調移府逆為營辦改樞密直學士知并州民貧失婚姻者出
私錢以助養壻或亡賴委妻去為立期不還許更嫁并多降人
喜盜竊為籍其累犯者三人為保有犯并坐校者削去籍名除
工部侍郎知開封寶元初拜參知政事諱者忌范仲淹諸人誣
以朋黨激上怒若谷言風俗美惡在上之人作而新之今一舉
日以朋黨恐正人無以自立帝悟為下詔諭中外尋以耳疾辭
任罷為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提舉會靈觀加太子少傅致
仕卒年八十贈太子太傅諡康靖若谷性資端重在政府議論
常近寬厚治民多智慮愷悌愛人故去後多見思少時與韓億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八 主 侍從宋五
為友及貴顯婚姻不絕 子淑字獻臣年十二真宗幸亳獻文
奇之命賦詩賜童子出身試秘書郎寇準薦授館閣校勘乾興
初遷大理評事為真宗寶錄檢討修成改光祿寺丞集賢校理
國史編修召試賜及第進太常丞直集賢院同判太常寺史館
修撰遷禮部員外郎上時政十議改知制誥勾當三班院為翰
林學士避父叅政改侍讀瑞明二學士父罷擢吏部郎中典豫
王府章奏以右諫議大夫知許州歲饑取民所食五種上之帝
惻然為蠲其賦權知開封轉中書舍人言者指其褻近吏人改
給事中知鄭州徙河陽遷禮部侍郎判流內銓在鄭嘗作周陵
詩國子博士陳求古以私隙訟其譏誅除龍圖閣學士出知應
天累表論辯不報請歸侍養父憂終喪罷奉朝請母憂服除仍
兼龍圖閣知河中府抑鬱不得志卒贈尚書右丞生平警慧過

人博習諸書詳練典故比有沿革帝多諮訪制作誥命為時所
稱其他文多裁取古語務為奇險不為人許忌宋祁兄弟密言
姓同國號郊非美識及祁草張貴妃制故事妃當冊命祁疑告
身非是淑心知其誤不以告祁遂得罪去其傾險類此有所修
國朝會要三朝訓鑿圖閣門儀制康定行軍賞罰格及繫訓三
篇別集百餘卷 孫壽朋字延老慶曆初與弟復圭同試學士
院賜進士出身判吏部南曹使行諸陵奏言昭憲太后誕育二
聖為國文母獨以合葬安陵不及時祭請更其禮從之遷羣牧
判官出知汝州盡推職田之入歸前守楊畋畋死又經理其家
以饑歲營州廩勞民降知荆門軍歷開封推官戶部判官知鳳
翔府滄州地震壞城郭帑庾壽朋督吏繕葺數月復舊括蕪田
三萬頃縱民耕擇其壯者使習兵河方北漏故道隄塞壽朋度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八 主 侍從宋五
必東潰諭居民徙避後三縣四鎮果墊司馬光出使薦其能加
直史館入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進戶部鹽鐵副使暴得疾卒
為人性敏擊斷過人然疎雋任俠縱游無度奉詔祀西太乙宮
飲酒食肉如常時識者非之 復圭字審言通判澶州澶為北
使孔道驛傳煩苦有豪冒杜如晦後昧吏所免復圭按籍役之
知滑州徙知相州相自太宗時聚夏人降者五指揮號驪子馬
相承百年無他役復圭至斥不如格者選能騎射者補之入為
度支判官復知涇州奏言二稅之入三司移折已重運使又復
折之乞為放免民立生祠以祀歷湖北兩浙淮南河東陝西成
都六轉運使浙民以給衙前役多破產悉為罷遣令出錢召人
承募民使之瀕海人賴沙地生蛤而豪家受稅於官占為已有
復圭奏蠲其稅分以予民熙寧初進直龍圖閣知慶州坐貪邊

功遣大將李信襲擊夏人御史謝景溫劾其擅與請保靜軍節
度副使歲餘知光化軍張商英言其非奉召判吏部流內銓知
曹蔡滄州還為鹽鐵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荆南卒為人臨事
敏決稱健吏與人交不以利害避然輕率躁急無威重喜以言
語侵人獨為王安石所知故既廢即起

薛奎字宿藝絳州正平人父化尤善數術嘗以平晉策于太宗
不用時奎始生為推策必至公補登進士調隰州軍事推官僧
舍有盜殺寺奴會民常聚博選卒捕訊誣伏奎鞠之無驗後果
得盜者徙儀州推官凡民所不便悉奏改之擢大理寺丞知蒲
田縣請蠲南園時鹹魚蒲草稅錢還殿中丞知長水徙興州有
錢監歲調兵采鐵入不償費奎請聽民自采所輸輒倍還太常
博士向敏中薦擢殿中侍御史出為陝西轉運使詔按延州蕃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八 西 特選殊伍

落侵西夏地因開郡籍趙德明嘗假道黑林平穆文示之遂伏
俄坐失舉免起通判陝州改戶吏二部員外郎淮南運副還江
淮制置發運使疏漕河廢三堰以便餉運父喪奪哀擢三司戶
部副使與李士衡爭事改直昭文館知延州趙元昊每遣吏至
京請俸賜因市禁物為姦利奎請留蜀道緣帛於關中轉致給
之還戶吏二部郎中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為政嚴敏擊斷無
所貸真宗重之謂可任用使昇丹還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
丞仁宗立太后臨朝上疏論擇人求治崇節儉屏聲色凡十數
事命館伴昇丹使蕭從順言南使至北得引見太后今北使乃
不得見奎對曰本朝家法雖羣臣亦未嘗見或以為漏語改集
賢院學士知并州徙秦州務為儉約教民水耕謹商算嚴墾田
歲中得芻粟積至百萬秦民與薶落數千人列其治狀聖書褒

諭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臨事明決復多持重民婦子貧無以
為養訟其不孝奎為出俸錢與之諭曰若復失養吾不貸汝遂
母子如初嘗夜宴有成卒殺人密遣捕獲坐客無知者召為龍
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天聖七年帝思先帝意拜參知政事帝嘗
語輔臣人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對
言保終之道匪獨在臣帝然之太后謁太廟欲被服袞冕奎力
陳不可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及崩又欲以袞冕飲奎言服之豈
可也先帝於地下帝悟乃止時二府大臣皆罷奎為禮戶二部
侍郎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至給事中請逐內侍羅崇勳等
從之既而得喘疾帝手書禁方賜之少間入謁踰年卒贈兵部
尚書諡簡肅為人性剛不為苟合遇事敢言先朝數宴大臣至
有常醉者奎諫今天下誠無事而宴樂不節非所以重朝廷也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八 西 特選殊伍

真宗善其言及參政事謀議正直無所避或志有不伸歸輒吃
歎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愧古人俯愧後世爾尤
善知人所稱許范仲淹龐籍明鎬卒如其言無子以從子嗣
蔡齊字子思先洛陽人曾祖緒為萊州膠水令因家焉齊少孤
依外家劉氏登甲科第一儀狀俊偉舉止端重真宗頗寵準稱
為得人詔金吾給七駟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駟自齊始除將作
監丞通判充與維州至若作郎直集賢院仁宗擢右司諫修起
居注改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錢惟演守河陽請曲賜
鎮兵錢太后將許之齊爭言上新即位不可偏聽外戚以示私
恩乃止俄轉起居舍人知制誥拜翰林學士加侍讀太后命齊
為修景德寺文羅崇勳使人遞之許以參政久之不上崇勳譏
之罷知河南魯宗道固爭不能得以親老改密州徙應天召為

右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太后崩遺詔尊楊太妃為皇太后同
裁制軍國事齊入白執政曰上春秋富習知天下情偽今始親
政事豈宜使女后相踵稱制乎遂罷改龍圖閣學士權三可使
有飛語荆王元儼為天下兵馬都元帥捕得繫獄連逮甚眾帝
怒令齊按問因奏小人無知不足深治且無以安荆王帝悟遂
釋之明道二年拜樞密副使交趾部八百餘眾疾其主欽宜州
寨議者謂不可納齊言蠻人去暴歸德郤之不祥請給荆湖閩
田使自營若縱去當不復還必聚為盜不從蠻果為亂太后姻
王蒙正子齊雄坐殺人除名未更赦復官齊入奏以恩廢法如
朝廷何帝命降一等齊執不可帝勉從之惟演附丁謂逐寇準
併削其樞密題名齊言準忠義乃社稷之臣豈可為姦黨所誣
得不去上將立富人陳氏女為后復極論之景祐二年拜禮部
直簡錄
卷一百一十八
侍從宋五
侍郎參知政事與王曾素善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境上齊
於帝前畫三策言必無他俄坐呂夷簡與曾不相能罷為戶部
侍郎出知穎州特請立州學從之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
文忠無子立從子延慶為嗣為人方重有風采性謙退不妄言
有善未嘗自伐丁謂欲其附已終不肯往少與劉頴善頴罪廢
上其書數十萬言得復官所薦龐籍楊偕劉隨段少連率為名
臣卒後頴人見其故吏朱案猶號泣思之延慶字仲遠登進
士通判明州歷福建運判提點京東陝西刑獄神宗初以集賢
校理為開封推官辨衛士誣卒簡火入直反坐告者加直史館
知河中府召入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兼判流內銓拜天章閣
待制出為秦鳳路都轉運使以應辦熙河軍需功進龍圖閣直
學士王韶進師河州羌斷其歸路延慶檄兵赴援及韶入朝令

攝帥事羌乘元夕張燈伏兵北闕下遣其種二十九人偽降將
內應廷慶覘知之悉斬以徇伏者皆濟蕃官詐稱木征欲降遂
大將景思立來迎延慶命毋輒出思立不從卒敗死俄知成都
兼兵馬都鈐轄以計度茂州築城區理失宜徙知渭州降天章
閣待制夏人入塞賣馬邊吏執之延慶曰彼疑故來覘執之是
成其疑命約馬直遣之有疆吏往獲羊馬戮之敵境夏人悅服
嘗做安南行軍法部分正兵弓箭手人馬團為九將每將步騎
器械皆同分左右前後四部合百隊隊有駐戰有拓戰其蕃兵
人馬分為別隊無得相雜以防其變各隨所近分隸老弱留處
城砦具為書以上帝善其議名知開封府拜翰林學士以言罷
知滁州歷瀛洪二州復帥高陽定武元祐中入為工吏二部侍
郎卒年六十二賜錢庀葬延慶有學問平居簡默遇事能別白
弘簡錄
卷一百一十八
侍從宋五
是非所至有惠政齊後得遺腹子乃歸其宗凡家所有悉以付
之無一毫自取萊人義焉
王履字總之趙州臨城人七歲父喪哀毀弱冠館於王化基之
門宋湜一見妻之以女及長狀貌奇偉登進士授婺州觀察推
官代還真宗召見除著作佐郎知祁縣歷太常博士通判湖南
提點梓州路刑獄權三司戶部判官使契丹還判都磨勘司遷
度支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方調兵塞決河而近郡災
歉民力彫敝請罷土木之急者改王司戶部副使以曹利用
同里註誤出知湖州徙蘇州還為三司鹽鐵副使倖臣馬季良
挾太后嬖家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居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
市之眾莫敢逆視獨以為與民競利非國體不可俄擢天章閣
待制判大理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權判吏部流內銓轉刑部

員外郎益利路使安撫以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知益州
遇戍卒夜焚營殺馬賜軍校為亂。潛兵環營下令曰不亂者
飲手出營無所問。眾聞令皆出獨留亂者十餘戮之。及旦居民
莫有知者。蜀人德之。其為政有大體不為苛察。景祐四年拜右
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實元初參知政事二年遷工部侍郎
知樞密院事。先於天聖中出使河北曹瑋告以君異日當柄用
願留意邊防。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履殊
未以為然後果反。帝數問邊事。履不能對。及西征失利議刺都
兵。又久未決帝怒遂罷政。出知河南未幾得暴疾卒。贈戶部尚
書諡忠穆。

李諒字仲詢唐趙國公暉之後。暉貶死袁州遂為新喻人。幼有
至性。父文提。出其母詒日夜號泣。食飲不入口。父憐之還其母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八 大 侍從宋五

人稱孝感。及第除大理評事通判舒州。名試中書遷太子中允
直集賢院為左正言。歷三司開封度支判官淮南江東運副。真
宗幸亳以勞遷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所擬制詞寇準數有改易
諒不樂請外出。知荆南。名為翰林學士。仁宗初立權三司使拜
右諫議大夫。奏天下賦調有定。今二十年西北寢兵而邊餽如
故。兵雖未可減。其末作浮費非本務者宜一切裁損。詔與中丞
劉筠等同議。以景德較天禧計所減得十之三。太后因陝西緣
邊數奏軍食不給。憂三司度支錢不足。支命與呂夷簡魯宗道
張士遜經度其事。諒以舊法商人入粟邊郡算茶與犀象緡錢
為虛實。三估出錢十四文。得三司錢百文。請變法以實錢入粟
實錢售茶三者不得相為輕重。既行商人失利。怨謗益起。以疾
累請郡。改樞密直學士知洪州。數月而御史臺鞠吏王舉妄稱

增課以觀恩賞。諒坐不察奪職。久之進給事中。知杭州。復直學
士。知永興軍。杖衣冠子弟。侍廕無賴者。境內肅然。還勾當三班
院。禁中火。倉卒營造。應辦舉集。進禮部侍郎。明道二年拜樞密
副使。景祐二年知樞密院事。父喪起復。改戶部侍郎。知諫院時
茶法凌壞。詔蔡齊等更議。於是復用諒所變法。語具食貨志。卒
贈右僕射。諡憲成。諒性明辨。周知世務。其處煩碎。常若閑暇。吏
不敢欺。在樞府專務革濫賞。抑僥倖。人謂稱職。

盛慶字公量。應天府人。會祖瑞仕錢氏。為餘杭令。徙家焉。父豫
從。倣入朝。終度支郎中。度登進士。補濟陰尉。轉封丘。簿開封府
倉曹。參軍。光祿寺丞。御史。羣推勸官。改秘書郎。試學士院。得直
史館。遷三司戶部判官。屯田員外郎。契丹寇邊。度從幸大名
使陝西。因覽疆域。參贊漢唐故地。繪為河西隴右西域三圖。以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八 大 侍從宋五

上言。唐置節度使。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故有河山之險而不
能固。有甲兵之利而不能禦。今復繪山川道路。壁壘區聚。願備
上覽。真宗稱其博學。改開封判官。坐決獄失實。降監洪州。稅請
復賢良方正等六科。語在真宗記。既而夏竦建議。皆自度始起
知建昌軍三司鹽鐵判官。以起居舍人知制誥判會靈觀。至翰
林學士。史館修撰。景靈宮副使。以交通周懷政。出知光州。乾興
初。再謫和州團練副使。丁謂貶起為祠部兵部郎中。請追封其
母。郡君自是學士未至。諫議者皆得封。遷太常少卿。知筠州。更
虔滌蘇三州。還知審刑院。以右諫議大夫知揚州。加集賢院學
士。復官翰林。遷給事中。詔與中丞王隨議通解商聽入錢算鹽
語在食貨志。進承旨。以禮部侍郎兼端明侍讀。二學士召問邊
計條十事。以上景祐二年拜參知政事。同參蔡齊與王會善。宋

綬與呂夷簡善度獨不得志及二相辭位仁宗問以何故
 退度對二人腹心之事臣不得知陛下但詢以孰可代者則其
 情可察矣上果問會薦齊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度獨留遷
 知樞密院事章得象既相以度嘗位其上即拜武寧軍節度使
 寶元二年坐令馮士元強取其鄰所質官舍罷為尚書右丞復
 知揚州加資政殿學士知應天度體肥暴威風眩以太子少傅
 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肅平生好學家列圖書每歸未嘗釋
 手敏於為文汎濫不精嘗奉詔同編續通典文苑英華注釋御
 集真宗祀汾陰仁宗在藩邸詔掌起居殿奏及留司章奏有恩
 各銀臺中書樞密四集又有中書翰林二制集然性猜險雖平
 居餘友言語不敢易所至下貧無賴多縱捨稍有貨者一切繩
 之以法人故少之予申甫終兵部郎中集賢校理福建轉運使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八 主 侍從宋五

密直學士知益州上元張燈戒曰有火隨救毋輒白已而果然
 終宴人無知者或告振武軍變琳謂軍中動靜纖悉必知苟有
 謀不待告也遷給事中權知開封王齊雄極卒死托為病亡有
 司驗得死狀后曰奴也琳謂奴無自尊理主者當同坐太后默
 然遂論如法外戚吳氏女離夫挈歸納於宮中夫來訴琳請於
 帝曰臣恐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之遷工部侍郎
 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再知開封改三司使出納尤謹
 禁中所取輒奏罷之內侍言其專琳謝曰凡財賦皆朝廷有臣
 但為陛下惜財於已何有帝然之或請併天下農田稅物為一
 以便勾校琳謂後必有與利之臣易於增舊是重民困也卒不
 許再轉吏部侍郎進左丞景祐四年拜參知政事元昊反大臣
 請誅其使琳獨言使者往來殺之不宜後使者益驕橫琳復請
 誅之曰始不殺者以其無罪今誅乃國法也朝議重貶琳所
 使討賊得地即與之琳言如此是復生一元昊不若用間使二
 敵勢不得合乃中國之利寶元二年坐買故樞副張遜第降光
 祿卿知穎州復起為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天雄軍會建為
 北京內侍皇甫繼明主管官室欲侈大以要賞琳謂方事邊陲
 又興土木數有論奏帝遣魚周詢按視遂罷繼明命琳獨主之
 遷工部尚書加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改武昌軍節度使知永興
 軍兼陝西安撫使改宣徽北院使判延州適元昊死諒祚方幼
 三大將分治其國議者欲因此時啖以節度各口俾各部分以
 弱其勢琳謂幸人之喪不如因而撫之又度夏人方圍慶陽彼
 貪冊命必可紓難乃移書具禮報之果喜即迎冊使解慶陽圍
 琳嘗獲敵人不殺戒遣之夏人亦相告毋捕漢民久之詐為反

叛者五百戶驅牛車扣邊請降琳拒不受已而賊果引騎三萬臨境以捕降為辭琳戒諸將勿動賊疑有備引去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特重不擾若守十年度要害繕壁壘增守備人愛之為立生祠改武勝鎮安軍卒贈中書令諡文簡為人敏厲深嚴長於政事辨議一出不肯下人然性吝嗇厚自奉養章獻太后時嘗上武后臨朝圖人以此薄之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八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八

圭

自從定五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九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六

張方平

范雍 孫子奇

程戡

鄭戩

明鎬 附王則

王堯臣 從父洙

葉清臣

王拱辰

馮京

趙槩

張述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凡書一閱不再讀從人假三史旬日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宋綬蔡齊稱為天下奇才連舉茂材異等賢良方正授校書郎知崑山縣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趙元昊且叛故以嫚書來冀得譴絕以激使其衆方平言宜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庶得歲月之頃以選將厲士堅城除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九 器先為不可勝以待之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時天下全盛或謂其論出於姑息欲決計用兵方平復上平戎十策言入寇當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兵河東卷甲而趨之所謂攻其所必救宰相呂夷簡善其策不果行命直集賢院改知諫院夏果寇邊方平首言樞使起於後唐權宜之制以後事柄與中書均迨今軍民分為兩途文武別為二體乞合樞密之職於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領時調諸道弓手刺為宣毅保捷軍合二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連疏爭之弗聽夏竦節制四路出師逗遛屢失事機主帥皆坐譴竦獨不預方平劾能之復請四路帥臣各自任戰守西邊川兵五年未解中外勞敝元昊亦困方平上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

一第... 丹黃參日... 2 文之句

自新之路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而由彼帝喜曰是吾心也是歲元昊竟降進修起居注使契丹其主嘉之與擊毬爲樂飲以玉卮贈所乘馬還知制誥權尹開封庶務叢集決遣無少遺亦進翰林學士元昊既臣表與契丹有隙請絕其使方平言得新附之小羌失和久之強敵非計也宜賜以詔使之審處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王拱辰議權河北鹽方平入見帝問河北鹽何故再權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鐵是也豈非再權乎帝驚悟請直降手詔罷其事河朔父老迎拜卽澶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加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禁卒夜變詰旦帝語二府張貴妃有扈蹕功夏竦卽倡言當尊異之方平語陳執中曰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執中懼然而罷帝以豐財省費訪羣臣方平首上數千言大要謂祥符以來務爲姑息取士任子虧勸遷補以及命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政出多門大商豪民乘隙射利亂茶鹽香礬之法此治忽盛衰之本不可以不究帝覽對甚悅俄坐判官楊儀得罪出知滁州改江寧入判流內銓升侍講學士知滑州益州未至有邛部川譯人扇言僂智高山南詔將入寇民大驚擾朝廷亦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廉得造語者梟境上蜀人乃安復召爲三司使方西鄙川兵兩蜀多所謂發爲奏免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緡又建言國家都汴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前代各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爲固所恃者汴漕耳天聖已前歲調民浚治故水行地中後漸淤淺妄議者爭以裁減役費爲功汴

日以塞因畫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曰此國計大本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尚書左丞轉工部尚書帥泰州謀告夏將歷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會公亮言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倘罪之邊臣其敢先事爲備矣然猶不自安請知南京英宗卽位轉禮部尚書知鄆州上語輔臣曰吾在藩邸見其芻蕘論及所對策近者建言之臣未見其比還爲學士承旨問治道體要以簡易誠明對帝不覺前席及不豫召至福寧殿馮几而言多不可辨方平進筆請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卽抗聲曰必親王也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既立召見請約山陵費帝曰未先可損乎對曰以遺制行之斯乃大孝又請差減錫賚比乾興什之七八帝親批詔草曰卿文章典雅善以豐爲約意博而辭寡有三代遺風雖書之訓誥殆無以加拜叅知政事會公亮薦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用俄丁父憂服闋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留判尚書都省請外知陳州陞辭極論新法并用師利害曰夫民猶水也弗戒必覆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帝爲憮然慶卒亂京西轉運使令一路各會兵於州民大驚駭方平持檄不下而奏之有詔罷諸郡兵名爲宣徽北院使詔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略始靈夏河西皆因其會豪許之世襲及太宗謀取燕薊內徙李彝興馮麟朝延自此肝食真宗澶淵許盟至今不識兵革三朝往事甚明近歲疆場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微利不成治患不可聽也帝又問慶曆以來事對曰臣時爲學士元昊初臣誓盟封册皆山臣手帝嘆曰可爲舊德矣遂使蕭禧議疆事臨當辭還臥不起方平語樞密吳充但令主者日

致慎勿問而論邊郡移檄本國禧聞之即行尋除中太乙宮使
 上欲廢易汴渠極論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倘道一梗兵安
 所仰朝廷無措足之地矣又論安石弛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
 邊關海船又不議錢出入錢日益耗舉朝令典一旦削除之
 其意安在遂求去帝曰朕欲卿與韓絳共事而論政不同欲實
 卿樞密而論兵復與卿受先帝末命訖無以副朕意乎進南院
 使判應天王師時征安南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遐荒
 後患有不可勝言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
 如其言司農推新法鬻及祠廟上言宋乃王業所基關伯封於
 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聞
 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併及天下祠廟皆得不鬻
 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論事益切至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九 四 齊從宋六
 曰臣且死可藉口以見先帝官制行廢宜徵使獨領如故哲宗
 加太子太保薨年八十五贈司空諡文定為人慷慨有氣節平
 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守節日得眉山三蘇深器異之嘗
 薦軾為諫官後下制軾抗章為請故軾終身敬事之敘其文以
 比孔融諸葛亮晚受知神宗於安石不少屈以是望高一時富
 弼過宋都語方平曰人固難知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非難知
 者頃知皇祐貢舉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事皆欲紛更某惡
 其為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愧色蓋弼素亦善安石也
 范雍字伯純世家太原會祖仁恕蜀宰相祖從龜刑部侍郎入
 朝改右屯衛將軍葬河南遂家焉雍登進士調洛陽縣簿累殿
 中丞知端州遷太常博士寇準辟河南通判還判三司開拆司
 河決滑州遷京東運副歷河北陝西運使入為三司戶部度支

副使至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還提舉司庫務
 勾當三班院環原州屬羌擾邊命為安撫使雍言羌人因罪罰
 羊者舊輸錢比年責使出羊頗以為患請輸錢如故輕者以漢
 法贖金從之遷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論前平滑州水患加龍
 圖閣直學士天聖六年拜樞密副使母憂起復遷給事中會玉
 清昭應宮災雍抗言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今遽為灰燼非出
 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議葺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進
 禮部侍郎太后崩罷知陝州改永興軍關中饑疫雍為振恤以
 疾請近郡知河陽轉東部侍郎知應天河南二府加資政殿學
 士陳安邊六事請聚兵天雄軍以備河北益募永興河中土兵
 以備陝西因元昊反拜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元昊偽遣人通
 款雍信之不設備突引兵數萬破金明砦乘勝至城下執大將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九 五 齊從宋六
 石元孫劉平雍閉門堅守會夜大雪賊解去城得不陷左遷知
 安州一歲復原官知河中又知永興軍兼轉運事遷尚書左丞
 資政殿大學士初雍議城永興或言其非便詔止之雍匿詔而
 趨成其役明年賊犯定川邠岐之間皆恐獨永興不憂復徙河
 南遷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師為治尚寬恕好謀而少成人呼
 大范老子以別范仲淹頗知人喜薦士秋青為小校坐法當斬
 雍貸之子宗傑兵部員外郎直史館歷陝西轉運使先卒 孫
 奇字中濟以祖蔭補并州判官唐介薦賜對提舉修在京倉
 文詔按覆營繕匠吏積為欺隱懼罪為飛語聞上神宗察其無
 私特慰勞之授戶部判官出為湖南運副言梅山蠻恃險為患
 宜拓取之後章惇開五溪議由此起入判將作監使還歷河
 東陝西河北京東四路轉運使工部左司二郎中加直龍圖閣

元祐初為司農卿以病解起知鄭州加集賢殿修撰知河陽名
權戶部侍郎剛酒戶苛禁及奴婢告主給貨法未幾出知慶州
廣儲蓄繕城柵嚴守備羈點羌推誠待下人樂為用以吏部侍
郎集賢待制致仕辛年六十三 曾孫坦字伯履以父任開封
推官金部左司員外郎大理少卿押伴夏國使應對合旨賜進
士第權起居舍人使遼復命具語錄以獻徽宗稱善付鴻臚令
後使者視以為式遷殿中監知開封以諫開邊始禍責舒州團
練副使復集賢修撰知江寧府洪揚二州名為戶部侍郎論當
十及夾錫錢之弊求便養親出知河陽政和初復官戶部侍郎
改當十錢為當三罷淮鹽入東北鬻諸州公田以實常平與宰
相張商英議戶部歲入有限自非軍功節度使留後至刺史數
千員宜減半俸及他工技末作一切裁損商英去後言者論坦
助為置竭之說以搖衆聽又建議鬻田廢元符令貶黃州團練
副使安置韶州以赦復徽猷閣待制卒年六十二
程戡字勝之許州陽翟人少力學登甲科補涇州觀察推官遷
秘書丞通判許州以曹利用將降秩改斬州通判徙處州辨人
殺母以誣讐者正其子罪遷屯田員外郎知歸州名為侍御史
三司度支判官寶元初忻代地震壞城郭廬舍死傷甚衆命戡
安撫以便宜從事改起居舍人知諫院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
史知雜事三司戶部副使除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奏罷
保穀軍籍州縣以供私役者計備坐之未幾知渭州進樞密直
學士知成都戡常保任貝州張得一及得一伏誅坐奪職知鳳
翔徙河中丞張觀辨復原職知永興軍徙瀛州四遷給事中
契丹使過稱疾求著帽見戡使謂曰有疾可毋相見見當如禮

使語屈冠而後見人言甲午歲蜀且有變仁宗自擇戡再知益
州遷端明殿學士名見慰遣至彭州斬民妄言兵變者到任大
修城池武備完固召拜參知政事避文彥博親嫌改戶部侍郎
尋為樞密副使數與宋庠爭議罷除吏部侍郎兼觀文殿翰林
侍讀三學士同羣牧制置宣徽南院郎延路經略安撫等使判
延州英宗即位領安武軍節度使留再任奏請凡遇恩蕃官
得一例序遷首領有戰功材武皆得召見選補蕃官著為令又
調兵夫增築夾河兩城橫山竹寨怨諒祚願率所部叛取靈夏
求兵為援戡請乘機許之會上不豫大臣重生事不報言者欲
選大臣帥永興屯重兵以制五路勅戡條其利害戡言四路距
永興皆十數驛設有警急恐不及事且關中財賦不贖軍多何
以給之又宦官王昭明奉命領四路蕃部事戡謂蕃部所以亡
正苦邊吏苛暴為西人誘略爾今昭明等徒能呼名首領猶以
牛酒恐未足以結其心而甚動邊聽宜罷詔皆從之夏人遣使
入貢移文僭稱樞密戡却止之但稱使副尋累章告老手詔問
勞賜茶藥黃金名還道卒贈太尉諡康穆戡在邊安重習事治
不近名或傳其交通宦官閹士良至令妻出見致位改地為呂
誨指劾
鄭戡字天休吳縣人早孤力學事楊億以屬辭知名登甲科授
奉禮郎簽書掌國軍節度判官召試學士院遷光祿丞集賢校
理通判越州遷改太子中允同知太常禮院注釋御製發願文
三寶讚升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以右正言知制
誥判國子監選明經生講解經義徙知審官院遷起居舍人龍
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吏馮士元受賕藏禁書為人所告戡

窮治之辭連宰執逮捕呂夷簡子公綽公弼參劾其狀士元
 流海島知樞密院盛度參知政事程琳皆坐罷去自御史中丞
 孔道輔以下絀罰又十餘人胡濙之罷強敏善聽決喜出不
 意獨假貸細民即象宗大姓繩治益急徒權三司使復轉運使
 考課格分別殿最又勾校三司出入得羨錢四百萬繕康定初
 遷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進副使坐宋庠黨罷為資政殿學
 士知杭州開錢塘湖疏淤填清占冒民賴其利事聞詔本郡歲
 治如故法遷給事中徙并州道改鄂州又徙永興軍建官凡軍
 行所須相緩急折為二等非甚急者罷去之奏歲減衙吏輸京
 師木二十餘萬又奏能括糴以勸民積粟長安故都多豪惡悉
 竄竄之人皆惕息遷禮部侍郎陝西四路都總管兼經略安撫
 招討使駐涇州聽便宜從事與劉魁謀築水洛結公二城以通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九 八 侍從宋六

秦渭援兵招生羌大王族為邊衛使著作佐郎董士廉督其役
 治知慶州滕宗諒知渭州張亢過用公使錢咸致于法進戶部
 侍郎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益募土人為弓箭手計口給以邸
 府開田河東行鐵錢盜鑄者衆戡請以三當一令下兵民扇動
 聚而諫州門戢推首謀者黜配數千人民始定遷吏部侍郎領
 宣徽北院使奉國軍節度使卒贈太尉謚文肅戡遇事果敢必
 行然憑氣近俠用刑峻深士民多怨之孫凝之紹興中為安撫
 司機宜以兵死詔官其家一人
 明鎬字化基密州安丘人登進士補新州防禦推官真宗崩上
 頌四十六篇改大理丞薛奎辟秦州節度判官又辟益州錄事
 參軍程琳代奎以鎬通判州事遷太常博士奎還朝薦於仁宗
 稱其沈鷲有謀能斷大事除開封推官獻六冗書歷禮兵刑三

部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為京東益州兩路轉運使歲饑盜發
 鎬為平物價募民為兵一時人賴以安坐失察屬吏賦罪降知
 同州閩州兵材武者三百餘人教以強弩奏為清邊軍最號號
 悍其後陝西河東頗做置之起為陝西運使元昊破金明砦鎬
 自督將士引百餘騎修復其城一月而罪遷戶部郎中直昭文
 館知陝州權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修建寧中侯百勝砦
 鎮川清塞堡凡五城以勞轉左司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
 大巡邊塞杖將士不職罷其疲軟者擇習事者以守堡砦改樞
 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知成德軍入尹開封王則反命為體置
 安撫使及命文彥博往收鎬為副使事平彥博數推鎬有功遷
 端明殿學士至給事中權三司使慶曆八年拜叅知政事會疽
 發背帝惜其忠亮有勞欲及未亂一見之駕臨問惻然曰方楨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九 九 侍從宋六

卿謀國何遠被疾鎬氣憊能頓首謝翌日卒謚文烈為人端
 挺寡言所至安靜有體遇事不苟人所推重 王則涿州人歲
 饑與母訣刺福字於其背流至恩州自賣為人牧羊後隸宜毅
 軍為小校恩冀俗喜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圖讖諸書
 詭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妖人妄傳則背上福字隱起
 爭信事之州吏張禧卜吉主其謀黨連德齊冀諸州約以慶曆
 八年正旦斷澶州浮梁倡亂河北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
 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亟以七年冬至叛時諸臣方
 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知州張得一走保驍捷營賊焚門
 執而囚之都監田斌巷鬪不勝亦走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任
 黃裳持印棄其家絕出保南關賊出獄囚殺司理參軍王熒又
 殺節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齊開主簿王浹僭號東平郡王偽拜

繼宰相吉樞密使建國曰安陽勝所居門曰中京居室廡庫皆
立名號改年曰得勝以十二月為正月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
以下皆溼其面曰宜軍破趙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書城樓一
為一州補署其徒每面置一總管慮民絕亡者衆下令守者什
伍相保一人亡餘悉斬首州民汪文慶郭斌趙宗本汪順繫帛
書射鎬軍約為內應深夜垂緇密引數百人焚樓櫓城幾克而
登城者欲專其功斷絕以絕後來者賊覺率衆拒戰兵寡不敵
與文慶等復絕而下謀報賊期以正月十四日出劫契丹使者
鎬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門果獲其徒城峻不可攻鎬為距闕將
成為賊所焚遂即南城為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及彥博至
穴已通夜選壯士由地道入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
牛還奔賊遂大潰開東門遁候張綱緣聚與戰死之總管王
必簡錄 卷一百二十九 待從宋六

王堯臣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祖礪父渙叔濟淵冲兄覆臣弟
夢臣俱登進士礪至屯田郎中堯臣擢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
湖州召試改著作佐郎直集賢院會冲坐事出堯臣知光州父
喪服除為三司度支判官遷右司諫請窮治郭后暴崩事不報
值上元節復奏郭后已復位號今方在殯不宜張燈帝從之擢
知制誥同知通進銀臺司提舉諸司庫務知審刑審官二院拜
翰林學士陝西用兵命為體量安撫使將行請曰自元昊反關
中之民凋敝為甚而故事使者所至存問官吏將校而不及於
民請以詔特加勞來仍諭以賊平獨租賦二年從之使還言陝
西四路兵二十萬可戰者止半賊衆入寇常數倍官軍彼以十

戰一我以一戰十故三至而三敗由衆寡不侔也今宜益關土
兵以二萬屯渭州為鎮戎山外之援萬人屯涇州為原渭聲勢
二萬屯環慶萬人屯秦州以制其衝突且賊之犯邊不患不能
入患不能出若延州之金明塞門砦鎮戎之劉播定川堡渭州
山外之羊牧隆城靜邊砦皆不能扼其來既入漢地分行鈔略
擄人畜掠財貨士馬疲困奔趨歸路無復鬪志當以精兵扼險
強弩注射旁設奇伏斷其首尾且追且擊賊必敗躬若向循故
轍兵寡勢必無可勝之理又論延渭鎮戎山外三敗之由皆
因賊據厚地誘致我師既不能據險擊歸反多倍道趨利以方
疲之兵合生羌之勢不亡何待願教邊吏嚴謹斥堠毋得輕出
言多施行又論韓琦仲淹忠義智勇不當置秦鞏散地及薦
種世衡狄青皆將帥才踰年帝思其言復命二人招討以堯臣
必簡錄 卷一百二十九 待從宋六

安撫涇原初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砦募弓箭手給田使
耕戰自守其後失於撫御稍侵奪之衆怨怒劫德勝砦將堯貴
閉城叛堯臣適過作書諭以禍福衆乃出降為申明約束如舊
而去既還上言自夏竦陳執中並以兩府充經略安撫招討使
琦與仲淹止為經略安撫副使既而張存王沿張奎俱是學士
待制之職止管勾本路總管司事今琦仲淹屬籍既為陝西四
路都總管緣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四路當察節制而武臣尚
帶經略使名者九人各置司行事名號不異所稟非一今請並
罷逐路都總管副總管經略只充緣邊安撫使從之又言鄜延
環慶路皆險固易守惟涇原近賊巢穴最當要害自鎮戎至渭
州沿涇河大川直抵涇州略無險阻難以捍防朝廷相機置帥
府於涇州誠控扼關陝之會然以頻年三入屢經敗覆邊地空

虛士氣不振。願深鑒近弊。精擇將佐。其新集之兵。未經訓練。宜易以舊人。若此路兵力完實。賊必不敢長驅入寇矣。因條備禦輕重之策為五事。上之。請涇原五州益置弓箭手及撤置關樓。檜皆報可。除戶部郎中權三司使。辟張盥之。杜杞十餘人為副。使判官內侍張永和議收民餉。舍錢以助軍費。夷臣入對曰。此衰世之事。名譽而擯民。唐德宗所以名未此之亂也。不可不察。又夔州轉運請增鹽井歲課十餘萬緡。詔上恩未及遠。而反牟厚利。適足斂怨。皆罷之。遷翰林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為羣。致使母喪服除。轉右諫議大夫。大享明堂。加給事中。與三司更議茶法。較天下每歲財賦出入之數。拜樞密副使。會儂智高反。請析廣西宜容邕為三路。以融柳象隸宜州。白高賈雷化鬱林。儀藤梧鬱瓊隸容州。欽賓廉橫潯貴隸邕州。遇蠻入寇。三路會。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九 主 侍從宋六

擊統於貴州。經略安撫使。罷遣北兵。遠戍益募澄海忠敢土軍。分屯運全。永道三州。米以餉之。詔狄青審議。青以為便。居樞密三年。務裁微倖。抑恩濫。隨事損益。大者皆著為令。由是小人益怨。搆為飛語。上聞。仁宗不以為疑。堯臣益感勵。嘉祐初。以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為胡宿所抑。轉吏部侍郎。卒贈左僕射。諡文安。為人持正守法。以身任天下之事。進由文學。典內外制十餘年。訓詞溫麗。嘗與文彥博富弼劉沆勸帝早立英宗。為詔草。挾以進。未果。行元豐三年。子同老進遺稿。論父功。遂加贈太師。中書令。改諡文忠。從父洙少穎悟。博學。記問過人。登甲科。補舒城縣尉。調富州主簿。晏殊薦為南京府學教授。遷國子監說書。改直講。校史記。漢書。撰史館檢討。同知太常禮院。為天章閣侍講。專讀寶訓。要言於邇。英開累遷太常博士。同管勾國子監。預修

崇文總目。遷工部員外郎。修國朝會要。加直龍圖閣。坐蘇舜欽累黜。知濠州。徙襄州。洙上言。近年邊糴增虛。價數倍。雖稍延日月之期。而終償以實錢。及山澤之物。以致三司財用。恆感請借。內藏庫禁錢。乘今歲京東河北大稔。糴以供食。且卒叛州郡。恟恟多請罷閱士。又請毋給庫兵。洙言。若此。人心愈不自安。命給庫兵。閱士如常。徙徐州。時京東饑。賦薪。樵寒商胡河輪半已足。命更其餘為穀。粟以備流民。因募壯健為兵。得千餘人。盜賊衰息。部使上最第一。徙亳州。建言。天下田稅不均。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法。頒州縣。以均其稅。入除史館檢討。更修撰將祀明堂。宋祁言。制度久不講。薦洙有禮學。詔同具其儀。撰大饗明堂記。遷知制誥。判太常。奏臣下諡號不當。與僖祖同音。其夏竦王洙諡文獻。章得象諡文憲。皆改定之。嘗使契丹。館伴言南朝。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九 主 侍從宋六

聖容。即律防。向畫以歸。欲持至館中。洙以此非瞻拜之地。遂力拒之。會張貴妃薨。洙附會宰相。與內侍治喪。皇儀殿追冊。溫成皇后。擢為翰林學士。既而即園立廟。且欲用樂。令直官填印紙。議上朝廷。從之。禮官移文。開封治。洙發印紙罪。府尹蔡襄釋不問。諫官御史連疏。論之。改兼侍讀。侍講二學士。時謂罷一。換二。前此未之見也。忽得疾。帝遣使存問。卒。賜諡文。御史吳中復言。不應乃止。生平汎覽。傳記圖緯。方技陰陽五行算數音律訓詁。篆隸之學。無所不通。預修集韻。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鄉兵制度。著易傳十卷。雜文千有餘篇。與胡瑗更造鐘磬。議者病其無形制。容受之別。洙子欽。臣字仲至。清亮有志操。以文贊歐陽修。器重之。用蔭入官。文彥博薦試學士。院賜及第。歷陝西轉運副使。元祐初。為工部員外奉使。高麗還。進太僕少卿。遷祕書少

監為幸惇所惡改領開封以集賢殿修撰出知和興饒州尋罷奉祠提舉太平觀徽宗復待制知成德軍卒年六十七平生為文至多所交盡名士性嗜古藏書數萬卷手自警正世稱善本葉清臣字道卿吳郡長洲人尤祿卿參子幼敏異好學善屬文天聖二年知舉劉筠奇所對策擢居高第授奉禮郎簽書蘇州觀察判官還為光祿寺丞集賢校理通判太平知秀州入判三司戶部勾院上言九事一遣使循行天下察民疾苦并吏能否二興太學選置博士許公卿子弟補學生三重縣令四諸科舉人取明大義責以策問五省流外官無得入仕六聽武臣終三年喪七罷度僧廢讀經一業八訓兵練將九慎出令簡條約俄出知宣州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改鹽鐵判官進直史館疏言陛下憂勤庶政方夏泰寧而一歲之中京師地震定襄五日不止壞廬舍殺人畜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故垂戒以啓迪清衷而乃泰然不以為異徒遣內侍修道科治佛事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以言黜范仲淹余靖天下譴舌者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善應來集書奏仲淹等皆得近徙又應詔直言大臣專政咸嘉納之請外除兩浙運副請疏盤龍匯滙瀆港入于海並太湖民賴其利入為右正言知制誥兼知審官院判國子監言今外無驍將內無重兵舉西北二陲觀之若瀆落大瓠外示雄壯其中空洞了無一物兼以屯戍無術資糧不充連監牧馬窮年募兵多慮故事此臣所以日夜憂之矧羌戎稍却變詐亡窮豈宜乘一時之小安忘前日之大辱擢起居舍人龍圖閣學士元昊圍延州既解去鈐轄內侍盧守勳與通判計用章更訟于朝朝議薄守勳罪獨流用章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九 西 侍從宋六

嶺南清臣疏言臣聞延州之圍守勳對范雍號泣謀遣李康伯見賊用章欲退保已而賊退守勳懼金明失事朝廷歸罪又恐倉卒之言為人所發禍在不測遂反前議移過於人設用章有退保之言止坐畏懦而守勳欲謀見賊乃是歸欵二者之責孰重孰輕望詔彥博鞠正其獄無容偏聽以虧公論其後獄具守勳纔降湖北兵馬都監帝以西師未解經費告急清臣才有可用命權三司使始奏編前後詔敕剛去簿帳之叢冗者更不能欺初內侍領內東門御厨凡所須索有司不敢問清臣創為合同以檢其出入尋坐宋庠黨出知江寧踰年拜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勾當三班院父憂服除宰相陳執中素不悅清臣改侍讀學士知邠州請對改涇州俄進戶部郎中知青州徙永興軍浚三白渠溉田六千頃會河決商湖北道艱食復權三司使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九 五 侍從宋六

才與將領偏裨孰可任使清臣上對略曰當世不患無人患有
人而不能用人輔翊之臣抱忠義者莫如富弼安社稷者莫如
仲淹諸古今故事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莫如鄭戩方面之才嚴
重有紀律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莫如田况剛果無顧避莫如
劉渙宏達有方略莫如孫沔至於將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
必却當矢石王德川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
任皆其選也狄青范全頗能取眾蔣偕沉毅有術略張亢個儒
有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慤勁勇此可補偏裨者也
若乃朔方災傷軍儲缺乏此則三司失計置轉運不舉職且如
施昌言承久弊之政方欲竭思措辦一與買昌朝違戾遂被移
徙軍儲何由不乏自去秋八月計度市糴仲春尚未與奪財賦
何緣得豐先朝置內帑本備非常今為主者自分彼我緩急不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九 未 侍從宋六

以為備既往固不可咎將來又復不追臣不知其何如也若夫
儉嗇以省費漸致於從容德音及此誠天下之福比日多以卑
官躡請厚俸俸門口開賜予無藝若令有司執守率循舊規庶
幾物力亦獲寬弛至於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頃歲費錢百萬
緡所畜纔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欲不費而辦莫若賦
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戶一馬中戶二戶一馬養
馬者復其一丁如此則坐致戰馬二十萬匹不為難矣會河北
奏乏食清臣自汴漕米由河陰輸北道者七十餘萬又請發大
名庫錢以佐邊糴為安撫買昌朝所格因與固爭且疏其跋扈
宰相欲兩中之乃徙昌朝鄭州清臣知河陽卒贈左諫議大夫
為人天資英邁遇事敢行奏對無所屈郭祐妻舒王元偁女
封郡主請增月給清臣執奏不可仁宗面諭不行數論天下事

陳九議十要五利皆當世可行者有文集一百六十卷子均集
賢校理

王拱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初名拱壽年十九舉進士第一仁
宗賜今名除通判懷州入直集賢院歷鹽鐵判官修起居注知
制誥慶曆初為翰林學士契丹使劉六符常請買昌朝曰塘澤
何為者一葦可航不則用十萬土囊即可路矣上以問拱辰對
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我此夸言爾至是六符又來
求關南十縣指太宗伐燕以為無名舉朝莫知所答拱辰曰王
師征河東契丹通使既而寇石嶺關以援賊太宗怒遂回軍伐
之豈謂無名乃作報書略謂既交石嶺之鋒遂起薊門之役契
丹得報繼好如初帝喜對輔臣稱其深練故實命權知開封拜
御史中丞因對言夏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今除樞密使何以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九 七 侍從宋六

勸厲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乃納其說竦遂罷又言滕宗諒
在慶州所為不度而但降秩守號懼邊臣則效宜施重責未聽
即家居求自貶乃徙宗諒岳州敷拱辰赴臺入見帝曰言官舉
職由已行止由朝廷豈當以未行為沮而輕去以沽名乎自今
有當言者宜力陳毋避僧給宗諒佛殿眾都人競投金冶中至
宮掖亦出貨佐之拱辰言西師宿邊而財費於不急動士心起
民怨詔亟禁之蘇舜欽會賓客於進奏院王益柔醉作傲歌拱
辰風其僚魚周詢劉元瑜舉劾之舜卿益柔既竄同席者俱逐
欲因以傾杜衍范仲淹蓋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壻也
拱辰由此為公議所薄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未幾坐舉富民
鄭旭不當出知鄭州徙澶瀛并三州數歲還為學士承旨兼侍
讀帝閱太玄經於邇英閣顧問卿知其說否拱辰具以對因奏

願陛下垂意六經旁采史策此不足學至和三年聘契丹見主
於混同江重其南朝狀元待之加厚每垂釣得魚必酌酒親鼓
琵琶以伯飲使還御史趙抃論其輒當非正之禮萬一北使援
此爲例何辭拒之又湖南運判李璋知潭州額市死商其珠事
敗祈拱辰入珠掖庭以緩獄至是抃并劾之乃除增明殿學士
知永興軍歷泰定二州河南大名二府積官至吏部尚書神宗
登極恩當轉僕射歐陽修謂宰相之職不應序進但遷太子少
保熙寧元年名爲宣徽北院使安石惡其異已出知應天府八
年入朝爲中太乙宮使元豐初轉南院使賜金方圓帶再判大
名改武安軍節度使抗言三路行保甲法日聚民而教之非止
因其財力奪其農時是將擊之以法使陷於罪咎也浸淫去而
爲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時相怒爲沮
私簡錄 卷一百二十九 侍從宋六

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上章不已帝悟自此第五等戶
始得免哲宗立徙節彰德加檢校太師卒年七十四贈開府儀
同三司謚懿恪
馮京字當世江夏人少傳過不羣三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
佐負官掖勢欲妻以女力辭竟婚富弼女初守將作監丞通判
荆南還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同修起居注因疏吳充論溫成
追冊事不當斥劉沆怒請併斥京仁宗不從但解其記注旋復
之俄試知制誥弼當國引嫌拜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改江寧名
爲侍讀學士糾察在京刑獄遷翰林學士知開封數月不詣相
府韓琦語弼以爲傲弼使往見京曰公爲宰相從官不妄造請
乃所以爲公重非傲也俄出安撫陝西請城古渭通西羌角氏
界木征官以斷夏人右臂除端明殿學士知太原神宗立改御

史中丞論安石更張失當累數千百言安石指爲邪說請黜之
帝不聽樞密副使朝議責河東麟府豐州城壘兵械不治官
吏皆受譴京以先帥本道上章自劾優詔不許進參知政事數
與安石論辯保甲養馬京謂必不可行又薦劉放蘇軾掌外制
會鄭俠薦京可相惠卿譖與俠交通罷知亳州未幾以資政殿
學士知渭州茂州蕤叛徙知成都蕃部何丹方寇難綜關開京
至請降爲聞于朝禁止侵掠給稼器餉糧食遣還蕤人喜割血
受盟願世世爲漢熈寧九年惠卿告安石罪以與京同生發
其私書有曰勿令齊年知者帝以安石爲欺復召京知樞密院
因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故詔有
渴想儀刑不妄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告焉頃之以觀文殿學
士知河陽哲宗即位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又改彰德范祖
禹言其中立不倚節操凜然且昭陵學士獨京一人尚存若付
以樞密必允公論時京已老以爲中太乙宮使兼侍講改直徽
南院使拜太子少師致仕紹聖初卒年七十四帝臨奠贈司徒
諡文簡始京鄉居受通判南宮成恩追貴以郊恩官其子嘗過
外兄朱适出侍妾詢知爲同年進士妻亟請而嫁之其爲郡守
諸縣公事至卽歷究之苟與縣牘合而處斷麗於法者呼法吏
決罪不以付獄一無壅滯人服其敏

趙槩字叔平初名禮以夢改今名南京虞城人少篤學自力器
識宏遠登進士通判海州爲集賢校理開封推官奏事殿中仁
宗面賜銀緋出知洪州作章江石隄二百丈高五丈以障其衝
水不爲患州有歸化卒皆故時羣盜適僚吏鄭陶饒爽挾持郡
事造飛語言官燠陳惡卒有怨言槩不答會有自容州逃戍而

歸更犯法者斬之以徇因收陶與抵罪闔府股栗加直集賢院知青州坐失舉滬池令張誥免久乃起監密州酒知滁州山東寇李二過境上不忍犯名修起居注除天章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踰年知制誥郊祀當任子以母年八十二乞回恩封郡太君後為例槩上言蘇舜欽之逐皆館閣名士一舉而棄之朕士夫望非國之福不報求外知越州母喪終人為翰林學士聘契丹會獵主請賦信誓如山河詩成親酌玉杯為勸且授劉六符素扇寫之納袖中還兼侍讀學士諫官郭中錫論事忤旨帝欲加罪言陛下始諭羣臣毋從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止俄以范園開直學士知鄂州改應天府代韓絳為御史中丞首論張孜不宜典宿衛與絳論同御藥院內臣有寄資至團練使者謂之暗轉槩請明限以年俟出院優遷之母得累寄嘉祐五年攝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九 辛 侍從宋六

樞密副使七年參知政事神宗即位遷左丞就轉吏部尚書熙寧初數以老求去拜觀文殿學士知徐州久之加太子少師致仕退居十五年集古今諍臣為諫林百二十卷以獻神宗置于座右時加省閤詔答曰凡請老而去者類以聲問不至朝廷為高惟卿有志愛君雖退處山林未嘗一日忘也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諡康靖槩秉心和平與物無怨怒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利物者不少議者以比之劉寬婁師德坐張誥貶六年念之終不褻誥死卹其家歐陽修遇槩薄又躡代知制誥及修為曹者中傷槩獨抗章明其非罪修始得解服其長者按鄆守馮浩侵公使錢三十萬槩知其貧代以已俸其平生所為類此

張述字紹明遂州人登進士調咸陽縣簿改大理丞遷太常博士皇祐中上書言生民之命繫於宗廟社稷而繼嗣為之本匹

夫有百金之產猶託謀後事出於素定况有天下者哉陛下承三聖之業傳之千萬年斯為孝矣獨宗廟社稷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為陛下憂也謂宜慎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至和元年復言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離為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侵西沒晝夜迭運數之常也陛下御天下且三紀矣是日之平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為慮臣竊疑之歷觀前世或令出宮闕或謀起關寺或姦臣首議利幼主以專政假後宮以盜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朝議恬然曾不為計此臣拳拳為陛下言也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仁宗終不以為罪述慷慨敢言歷通判延州知泗州皆有政跡後以職方員外郎為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鐵錢事行至萬州道病卒

弘簡錄 卷一百二十九 辛 侍從宋六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九 終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

明刑部員外郎

皇清翰林院侍讀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七

吳奎 張昇 邵亢從父 胡宿子宗炎從子宗愈等

周孟陽 王徽 掌禹錫 孫洙 鄭懈

孫思恭 齊恢 陳襄 鄭穆 錢公輔

李大臨 祖無擇 鮮于侁

吳奎字長文濰州北海人少時甚貧既長博聞強記無書不讀舉五經登第至大理丞監京東排岸司慶曆中上言涉春以來連陰不解洪範所謂皇之不極時則有下伐上者今果有衛士之變聞皇城司官六人其五受責獨楊懷敏尚在左右人謂陛下私近幸而屈公法且獲賊之際傳令勿殺而其黨欲以滅口遂悉屠之乞召對面論上深器之遷殿中丞舉賢良方正策入等擢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入為右司諫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每勸帝禁東左右姦倖連劾郭承祐張堯佐不當為宣徽使皆罷出之彭思永論事詔詰所從奎言御史許風聞若窮核主使後誰敢告者是自塗其耳目也遂罷不問皇祐中又極言冬煥春凍太陽虧明五星失度水旱作沴饑饉洊臻此天道不順自東徂西地震為患大河橫流堆阜或出此地道不順邪曲害政陰柔蔽明羣小紛爭衆情壅塞西北二敵求欲無厭此人事不和帝王之美莫大於進賢退不肖今下皆謂之賢陛下知之而不能進天下皆謂之不肖陛下容之而不能退內寵驕恣近習回撓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乎矧數年以來號令及所行事咸

有名而無實始是而終非或橫議所移或姦謀所破羣臣百姓多不甚信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行之雖銳而不能久臣願堅守詔令威奮乾剛毋為人所測度而取輕於天下也唐介論文彥博指奎為黨出知密州俄直集賢院徙兩浙轉運使入判登聞檢院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奉使契丹會其主加稱號要入賀不往歸遇契丹使於塗故事使者相見其衣服儀等必相當至是奎覆其儀以見坐出知壽州至和三年大木復上疏曰陛下臨御二十四年而儲嗣未立禮大宗無嗣擇支子之賢昭穆相當者太祖太宗曾孫所宜建立以繫四海之望勿聽邪謀誤此大事若不速定致宗祀無本羣望鬱結推之咎罰無大于此帝威其言拜翰林學士權開封府奎達於從政應事敏捷吏不敢欺發富民孫氏宿惡徙於淮園家得長敘居三月治聲赫



然除端明殿學士知成都以親老改鄂州嘉祐七年復還翰林拜樞密副使治平中父憂居喪毀瘠既葬廬墓潔嚴祭祀不為浮屠神宗立終制還朝上以奎輔立先帝越次用之踰月參知政事入謝進治說三篇時帝召安石不至頗以為不恭顧輔臣問今果病耶有所要耶奎言安石護短自用所為迂濶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乃命知江寧又言陛下推誠應天天意無他合於人心而已若以至誠格物物莫不以至誠應之則和氣自然而致今民力困極國用窘乏必俟順成乃可及他事帝王所職惟在於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中丞王陶以文德不押班事譏韓琦奎論之陶亦疏奎阿附陶既出并罷奎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司馬光言奎名望清重今為陶紕恐大臣不自安各求引去於四方觀聽非宜乃復召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 侍從宋七

歸中書及琦罷遂仍前命明年卒年五十八贈兵部尚書諡文肅為人喜獎廉善有所知輒言言之不從不止所得俸祿買田為義莊以賜族黨朋友既沒家無餘資諸子至無屋以居時論稱之

張昇字杲卿韓城人登進士為楚丘主簿留守王曾稱其有公輔器累官度支員外郎經略夏竦薦其才換六宅使涇原秦鳳安撫都監以母老求歸養知絳州改京西轉運使知鄧州歷戶部判官開封推官知雜御史昇率性質樸不善擇言以論張堯佐楊懷敏至斥貴妃為一婦人謂懷敏得志將不滅劉季述仁宗讀之不憚以語陳升之對曰忠直之言不激切則聖意不可回帝意乃解除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改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初青唐蕃部蘭龜世居古渭與夏人有隙懼而獻其地攝帥范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主 祥丞城之諸族畏其偏舉兵叛昇至請棄勿城詔戶部副使傅求審視以為不可與昇議殊又副總管劉渙討叛羌不時進昇命他將郭恩以代羌潰去渙嫉其功調訟恩多殺老稚以撼昇朝命張方平守秦徙渙涇原昇青州方平辭曰渙昇有階級不可因互言而兩罷昇乃復留至和二年召兼侍讀拜御史中丞指切時事無所迴避宰相劉沆以御史范師道趙抃嘗攻已欲出之昇上章力爭言天子耳目之官奈何因宰相一怒而斥沆遂罷去帝語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言聽諫從是為不孤今朝臣持祿養望者多而寔心謀國者少竊以為如陛下乃孤立爾帝為之感動契丹主宗真遣使齎其畫像來求帝像未報而死子洪基復以為請詔昇報聘論使更致新主像洪基欲先得之昇曰昔文成以弟為兄屈尚先致敬況今為伯

父哉洪基無以奪復以像來嘉祐三年擢樞密副使五年參知政事六年拜樞密使昇愛惜官責凡內降多持不與見帝春秋高前後屢言儲嗣事卒與韓琦同決大策英宗立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豈可遽去命五日一至院進見無蹈舞司馬光言昇為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若使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贖廢也昇請之不已治平二年以彰信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神宗即位改鎮河陽三城拜太子太師致仕卒年八十六贈司徒兼侍中諡曰康節

邵亢字興宗丹陽人幼聰發十歲誦五千言賦詩豪縱見者驚偉范仲淹舉亢茂才異等試已入等矣以嫌疑罷亢亦不自言會趙元昊叛上言用兵在於擇將今天下久不知戰所任皆儒臣未能應變武人又多年老間起故家恩倖安識攻守之計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四 况將卒素不相附又亡堅甲利兵之禦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固已形矣因獻兵說十篇名試秘閣授穎州團練推官守晏殊一以事諉之民稅舊輸陳蔡運使欲覆折緡錢且多取亢官民輸勞費已甚方仍歲水旱又從而加取將不堪命乃止入為國子直講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立園陵禁京城樂一月亢累疏論罷之進集賢校理仁宗儲嗣未立亢力言以為國之外患不過邊圍內患所繫社稷安危不可不蚤定權提點開封縣鎮公事徙推官比禁火犯者不獲則罪主吏民或自燔其居以中吏亢請自今非延及旁舍雖失捕勿坐改度支判官契丹使賀乾元節值仁宗崩議者謂宜卻還亢請令奉誓至柩前使見嗣君從之英宗選為穎王府翊善加直史館名對羣玉殿訪以時事稱曰學士真國器也擢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建

言穎王且授室願採用古婚禮公主下降不宜厭舅姑之尊帝
深納之俄知諫院東宮建為右庶子神宗立遷龍圖閣直學士
時待制以上為帥守每他徙必遷秩充請未滿兩歲者勿推恩
吳奎與王陶辨論充詆奎所言失大臣體奎與韓琦竟去進充
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充遇事敏密吏操履至前必反覆閱之人
或以為勞充曰初雖煩勞後乃省力耳籍里閭惡少與故吏停
廢者有犯皆遷之他處關訟為之衰止拜樞密副使夏人誘殺
知保安軍楊定朝廷謀西討充謂天下財力殫屈未宜用兵惟
當降意撫納俟不順命然後師出有名因條上其事帝亦以人
心一搖安危所係今動自我始先遣信符恐契丹聞之不期而
合朕所深憂遂悉如充計未幾夏主祿祚死執殺定者來請和
或欲乘機更取塞門地充言幸人之喪非義乃止居院踰年無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侍從宋七

轉運使居官震厲風采始至郡惟一赴宴集行部但一受酒食
之餽以為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非使者體也
入修起居注知制誥雄州種木道上契丹遣人夜伐去又數漁
界河中事聞命必往使以理屈折契丹遂服還知諫院編仁宗
御集成遷寶文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卒
年六十四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登第為揚子尉大水民被溺令不能
採宿以公私船活數千人薦為館閣校勘進集賢校理通判宜
州民婦與所私者殺其夫誣執平民將抵死宿廉得其情出之
擢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因典學費財僚吏疑為欺不肯書曆宿
謂曰君輩佐滕侯久苟有過盍不早正乃俟其去而非之豈昔
人分謗意乎皆大慙謝後湖學為東南最宿有力焉又築石塘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侍從宋七

百里捍水號曰胡公塘郡人立祠祀之遷兩浙轉運使召修起
居注知制誥封還都知楊懷敏復職詞頭言衛士之變懷敏得
不窮治已幸豈宜復在左右命遂寢宿兼通陰陽五行災異之
學慶曆六年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疏言明年丁亥歲之刑
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午而極於亥陰強而未即伏陽微而不能
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其位在乾若西北二邊不動恐
有內盜起於河朔登萊視京師為東北少陽之位今二州置金
坑多聚民鑿山谷陽氣耗洩故陰乘而動宜即禁止以寧地道
明年王則果反貝州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明年大旱宿又
言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歲旱其應在禮此由冬至郊丘二
帝並配之失也朝廷從其言遂迭配如初時議七十致仕令有
司按籍舉行宿謂非優老之義自今武臣察其任事與否勿斷

以年文臣使得自陳以全其節。又論皇祐新樂與舊樂難並用。禮部問歲一貢士不便當用三年之制。皆如其言。帝遣中使護唐介。既嶺南宿謂事不可測。萬一不幸陛下愛。臣名帝悟。遣還內使。遷宿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兼知審刑。昌開六塔。河害民詔。獄薄其罪。宿請斬之。以謝河北。仲昌由是南竄。究國公主下降。將行。冊禮宿言。昔封兩長主。未嘗冊命。今施之愛女。殆非漢明帝所謂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之義也。涇卒以折支。不時給山。惡言既寘。卒于法。乃命劾三司吏。三司使包拯。劾弗遣。宿曰。涇卒固悖慢。司吏安得無罪。拯不知自省。公拒制。命紀綱益廢。次拯懼。立遣吏韓琦請復并州節鎮。宿言。參為晉地。與商為警。星國家受命。商丘若崇。晉非國之利。太宗削平四方。并最後服。故不使列于方鎮。已八十年。宜如故。便後琦秉政。始復。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 七 侍從宋七

之嘉祐六年。拜樞密副使。英宗立。羣臣往往以燕薊外屬為言。宿奏。天時人事未至。不可妄意難成之福。願守兩朝法度。以惠養元元。天下幸甚。頃自曾公亮任。雄州趙滋專治界河北人。捕魚伐葦。一切禁絕。由此常與鬪。爭臣愚以為此不過侵誣尺寸城郭之吏。移文足以辯詰。何至典甲兵哉。治平三年。以老乞謝。罷為觀文殿學士。知杭州。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諡文恭。宿清謹忠實。內剛外和。羣居不譁。笑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臨事重慎。不輒發。發亦不可回。居母喪三年。不至私室。篤行自勵。至於貴達。常如布衣時。尤能顧惜大體。嘗擇詳議官。有才可。用而征。權負課者。同列謂小累不足。自宿竟以白。上口彼之得失。不過一官宿。平生以談事主。今白首矣。忍以毫髮欺乎。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為黃金。且死。將

以授宿。宿辭曰。後事當盡力。他非所敢冀。伯欽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子宗炎字彥聖。初蔭將作監。登第。歷國子宗正。二丞。開封推官。考功。吏部。郎中。故時選人。改京官。桂舉者。議輒尼。不行。宗炎請先行。引見。俟舉者有罪。即追止。從之。哲宗崩。為鴻臚少卿。廷弔祭。使於境上。遠使不易。服宗炎以禮折之。須其聽命。乃相見。暨還。升為卿。俄以直龍圖閣。知穎昌府。歷密州。卒。生平善為詩。藻思清婉。歐陽修守毫。與客游郡圃。或誦其詩。賞味不已。謂有鮑謝風致。從子宗愈字元夫。登甲科。為光祿丞。宿內舉。召試學士院。授集賢校理。兼史館檢討。同知諫院。上言。嚴禁旅。所以杜姦宄。今修內卒盜皇城器物而入內。都知不能覺察。願正其罪。殿帥直廬在長慶門內。得自置謀。罔萬一凶黠者竄名其間。將不可悔。請易以老卒。從之。安石川李定為御史。宗愈論之甚力。蘇頌李太臨不草制。坐絀。宗愈又爭之。安石怒。出通判真州。歷提點河東刑獄。開封府推官。吏部右司郎中。元祐初。進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御史中丞。言法貴均一。若持兩端。則於文有害。今更定役法。一條募衙校。不足聽差。入等戶。是乃差法非募法也。請剛之。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宗愈言。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可熄。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拜尚書右丞。諫議王覲論其不當。劉安世等又合攻之。罷為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人安其政。召拜禮部尚書。卒年六十六。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後入黨籍。宗愈以宿子弟。召試起官。宗回字醇夫。用蔭。登第。歷編修。敕令官司。農寺。幹當。公事。京西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京東。陝西。轉運使。吏部郎中。紹聖初。以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制。坐繫平民。降集賢殿修撰。知隨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 八 侍從宋七

州改秦慶二州代孫路爲帥加直學士時青唐賄征已內附而
心牟欽隨父子勤兵迎別曾溪巴溫之子隴撈守其地勢復張
賄征懼自髡爲僧以祈免王賄怨孫路因言青唐不煩兵可下
至則駐宗哥城不進宗回怒日夜檄趣之將以軍法從事又遣
王愍至迎川聲言代賄賄懼乃率步騎掩青唐據之隴撈降詔
以青唐爲鄯州迎川爲湟州未幾屬羌郎阿章叛拒官軍宗回
遣將王吉魏釗鈴轄种朴往討皆敗死運判秦希甫言湟鄯難
守事下宗回持不可罷希甫會徽宗棄鄯州任伯雨疏劾奪職
知鄯州還爲待制歷慶渭陳延澶五州無何罷郡朝廷復錄其
堅守湟鄯之議起知秦州進樞密直學士徙永興鄭州成德軍
坐事去卒贈銀青光祿大夫 從孫交修字已林登崇寧進士
授秦州推官再試詞學兼茂科翟汝文得其文自謂非所及置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 九 侍從宋七

致之由對言守常州周祀坐殘虐免罰乃以屬吏祀上書告交
修罪罷爲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六年復起給事中拜刑部
侍郎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久之遷刑部尚書論汀州寧化
縣令冒殺無辜追逮凡六百人若俱待其至瘦死無算請以罪
狀明白者論如律詔如其言朝議欲以四川交子行之諸路交
修力陳其害謂崇寧大錢覆轍可鑒以今交子枝之無銅炭之
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挾紙真贗莫辨歲月之後公私之錢盡歸
藏鏹之家商賈不行市井蕭條比及悔悟恐無及矣又時議大
舉交修言今僞妄無行之徒務爲迎合可喜之論吾無以考驗
其實遠信之以舉事豈不誤國帝覽之矍然翼日出示大臣曰
交修真可謂一士諤諤者帝又問席益既去孰可守蜀者薦其
從子世將因言養兵所以保蜀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自聚兵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 十 侍從宋七

部侍郎紹興四年出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使許以便宜建昌軍卒修達等作亂殺守臣劉滂世將遣參謀侯慤統制丘贊討平之改兵部侍郎復知鎮江召為給事中兼侍講直學士出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先是蜀邊久駐重軍餽運艱阻坐困民力世將奏用轉般撥運之法軍備稍充公私便之吳玠卒世將以寶文閣學士宣撫川陝時關右初復朝廷分軍移屯熙秦邠延諸道明年金人陷同州入長安諸路皆震世將遣大將吳玠田晟出鳳翔郭浩出奉天楊政山赤谷歸河池不數日璘捷于石壁又捷於扶風金人遂巡不敢度隴詔除端明殿學士母喪特命起復遂復隴州破岐下諸屯取華虢兵威稍振以瘍發於首改資政殿學士致仕恩數視簽書樞密院事卒年五十八 唐老字俊明歷官殿中侍御史金人再犯京師唐老請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侍從宋七

對言康王為河朔士民留不得進殆天意也請就拜河北兵馬大元帥俾召天下兵入援又疏言趣兵入衛而不立帥必無功不聽果有范致虛之敗京城破金人根括金銀分命臺臣糾察唐老預焉怒民間多匿金杖唐老幾死唐老以疾故得不稱臣於偽楚高宗立猶坐奪二官建炎三年出知衢州苗傅敗亂兵犯城率眾拒却之以功擢秘閣修撰未幾進徽猷閣待制充兩浙宣撫司參謀官知鎮江府兼浙西安撫使杜充降金建康失守戚方等潰兵趨鎮江時城中兵不滿千獨倚韓世忠為重世忠復去唐老度力不敵因撫之無何方欲犯臨安妄言赴行在請唐老部眾以行唐老不從諭方等以逆順禍福不聽眾皆露刃環脅唐老怒罵不屈遂遇害詔贈徽猷閣直學士諡定愍胡氏自宿始大及宗愈世將皆在禁林仍世執政交修哀彙其文

章為世絲綸集其子孫至侍從九卿者十數遂為晉陵名族周孟陽字春卿其先成都人後徙海陵性醇謹夷綬第進士為潭王宮教授諸王府記室英宗居環列嘉其質厚禮重之英宗除知宗正寺力辭表凡十八上皆孟陽為文詔不許孟陽從容陳古事以諷英宗悚然起拜皇子命下愈堅臥不出中使趣召十輩宗諤奉詔傾宮往請不能動孟陽乃之臥內勸曰天子知太尉賢參以天人之助何為堅拒如此英宗曰非敢微福以避禍耳孟陽曰今事跡彰著設固辭不拜使中人別有所奉遂得安然無患乎英宗意乃決及登祚命為皇子位說書以嘗侍藩邸固辭加直秘閣同知太常禮院數引見以時務對最後召至隆儒殿在邇苑中羣臣未嘗至人疑且大用帝亦諭以不次意孟陽薦他人代已終不肯就僅遷集賢殿修撰同判太常寺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侍從宋七

兼侍讀神宗初立入奏事方升殿帝望見慟哭左右皆泣下拜天章閣待制以暴疾卒年六十九詔特官其壻及子孫二人除其家負官緡錢數萬 王徽字得之長垣人累舉不第慶曆用兵詔求遺逸范仲淹薦之得出身為藍田簿掌學事諸生有犯法者徽自責以為教之不至屏出之府帥捕生下獄徽曰此特年少不幸教爾若致于理非惟不足以益風化恐適貽士類之辱帥悟喜曰吾慮不及此即釋生而待徽加敬久之徙林慮令縣依山以射獵為俗士不知學徽至為立孔子廟擇秀民誨之境有漢杜喬墓往奠謁建祠其旁居官無絲髮擾吏民愛信共目為清長官入累吳王宮教授睦親廣親宅講書諸王侍講凡在京藩十二年宗室無高卑少長各得其歡心英宗在邸日尊禮之及為皇子授說

書即位拜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方議漢王稱號帝以問儼堅持不可帝曰王待侍講厚亦從衆說耶對曰臣荷恩厚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是乃所以報王也帝大悟自是不復議以疾謝事不許及愈入見帝喜神宗立進龍圖閣直學士知襄州未行改滑州自工部郎中陞本曹侍郎致仕給全奉後八年卒年八十詔賜絹千匹官其二孫賜家人官較人以爲寵

則曰英宗盛德有此二臣百千萬世瞻仰後塵

掌禹錫字唐卿郟城人登進士爲道州司理參軍試身言書判第一改大理寺丞遷屯田員外郎通判并州丁度薦爲侍御史疏請嚴備契丹引周宣薄伐漢武遠討孰得孰失且建畫增步卒省騎兵又奏古人用兵使貪使愚若狗舊法選舉邊吏兼責士節則誰敢薦之雖有材武莫從而進矣朝議以爲是遂緩其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

主 侍從宋七

法出提點河東刑獄杜衍薦名試除集賢校理改直集賢院兼崇文檢討嘗預修皇祐方域圖誌地理新書校正類篇神農本草王洙推其所記極博稽考有勞帝面賜三品服累三司度支判官判理欠司同管勾國子監歷判司農太常寺數考試開封國學命題奇與士子憚之目爲難題掌公遷光祿卿改直秘閣英宗即位自秘書監遷太子賓客時已老病帝憐其博學多記拜工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五爲人矜慎畏法居家勤儉好儲書喜命術預知數盡有所著郡國手鑑一卷周易集解十卷孫洙字巨源廣陵人羈州能文未冠擢進士制舉二科進策五十篇指陳政體明白直切韓琦讀之嘆爲今之賈誼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治平中求言疏時弊要務十七事後多施行兼史館檢討同知諫院乞增諫員以廣言路凡有章奏輒焚其藁

雖親子弟不得與聞安石逐諫官洙心知不可顧力不能奪鬱鬱求補外得知海州免役法行使者欲加斂取羸爲功洙力爭之方春旱發運使調民濬漕渠以通鹽舸洙三上奏乞止其役旱蝗爲害致禱於胸山微奠大雨蝗赴海死尋幹當三班院其員龐雜嘗過萬數所著簿籍功罪不明前後抵牾吏左右出入公爲欺姦洙革其甚者八事定爲令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奏言故事百官遷敘用一定之詞至一門之內數人拜恩名體散殊事理各異而格以一律苟從簡便非所以暢王言重命令也詔自今封贈陞補皆隨等擬定元豐初兼直學士院澶河平詔作靈津廟碑神宗獎其文擢翰林學士踰月得疾遣中使尚醫勞問疾小愈因習拜跽債不能興卒年四十九帝臨朝悼惜常博外錫錢五十萬洙博聞強識文詞典麗有西漢之風明練典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

西 侍從宋七

故道古今事甚有條理出語皆成章雖對親狎未嘗發一鄙語士大夫共期以丞輔不幸早世咸憫傷之鄭獬字毅夫安州安陸人少負俊材吐詞豪偉流輩莫敢望舉進士第一調通判陳州入直集賢院爲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英宗即位治承昭山陵悉用乾興制度獬言先帝節儉愛民蓋出天性凡服用器玩極於樸陋天下共知矧國用空乏近者賞軍已見橫斂富室嗟怨流聞京師而山陵制度乃欲效乾興最盛之時有傷儉德願飭有司損其名數又言陛下即位維新之澤已布郡國馳表稱賀例官其人此五代餘習今庶官猥衆充溢銓曹不須復行此恩以開僥倖皆不報獬又疏言陛下初臨御恭默不言所與共政者七八大臣而已焉能盡天下之聰明哉願申詔中外許令盡言有可采錄名與之對至於臣下

進見訪以得失。虛心求之。必能有益治道。帝嘉納之。時詔諸郡
 敦遣遺逸之士。試於秘閣。命之以官。頗有謬舉者。眾論誼譁。旋
 即廢罷。擯言古之薦士。拔十得五。今所失未至十五。不可遽以
 浮言廢之。願復此科。使豪俊無遺滯之歎。未及行。出知荆南。治
 平中大水。疏奏陛下。則身思咎。念有以消復之。故求忠言。不知
 將欲用之。耶抑但舉故事耶。今天下忠義之士。必有極其所韞
 以獻諸朝。一日萬幾。勢未能盡覽。不過如平時下之中書。密院
 而已。如是何以異于前世之君。但求空言。而未能見諸行事者。
 耶願選官置屬。掌所上章。與兩府近臣。從容講貫。可則行之。否
 則罷之。有疑則廣詢而決之。庶幾羣言得而眾事舉。此應天之
 實也。還判三班院。神宗初直舍人院。一夕召對內東門。命草吳
 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雙燭。送歸院拜翰林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 侍從宋七

學士朝議納橫山獬言兵禍必起於此已而神諤取綏州又言
 臣竊見手詔深戒邊臣無得生事今乃特用變詐之士務為掩
 襲如戰國君臣所尚豈帝王大略哉既而諫祚告哀復請遣使
 立其嗣子識者避之熙寧二年權發遣開封府小民喻與與妻
 謀殺一婦人安石惡其不用新法按問出為侍讀學士知杭州
 中丞呂誨乞留不聽未幾徙青州方散青苗錢獬言吾不忍民
 無罪而陷刑憲遠引疾提舉鴻慶宮卒年五十一

孫思恭字彥先登州人擢第即遭父喪不肯復從官二十年間
 纔三書吏考為宛丘令轉運使以水災時調夫思恭爭之弗得
 棄官去吳奎薦其學補國子直講加秘閣校理事神宗藩邸為
 說書兼侍講直集賢院即位擢天章閣待制性不忤物犯而不
 校篤於事上有所見必密疏以聞帝亦間訪以政歐陽修初罷

政思恭盡力救解然修不知也俄出知江寧鄆州以疾移單州
 管幹南京留司御史臺卒年六十二生平精闢氏易尤妙於大
 衍嘗修天文院渾儀著堯年至熙寧長曆近世曆數之學未有
 能及之者

齊恢字熙業蒲陰人唐宰相映之裔第進士歷通判陳州提點
 成都府路刑獄徙河東凡公帑格外餽餉之物一無所受單車
 而東入為戶部判官神宗出閣精簡宮僚韓琦薦其賢以直昭
 文館為頴王府翊善即位拜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出知
 相州復知審官西院糾察在京刑獄終右諫議大夫年六十六
 帝念舊僚特贈工部侍郎平居鄉里恂恂稱君子臨政府明白
 簡約不為苛擾所至人愛之

陳襄字述古侯官人少孤能自立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為友時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 侍從宋七

學者皆溺於詞章襄等始相與倡道於海濱聞者皆笑其迂濶
 久乃信而從之謂之四先生襄舉進士調浦城簿縣多世族以
 請託有持為常令不能制襄攝令欲稍革其俗每聽訟必使數
 吏環立於前私謁者不得發老姦束手有盜數輩相撐拄不肯
 承襄紿語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既而陰
 塗以墨以帷蔽之命羣盜偕往獨一人畏鍾有聲不敢觸驗其
 手無所污訊之具服改知河陽富弼為守一見即禮遇之始教
 民種稻復留意教化進縣子弟勉令就學講說不懈弼薦為秘
 閣校理判祠部譚經僧死遺表度十僧列子廟三年度一道士
 襄皆抑不行出知常州運渠橫過震澤積水為常蘇二州患襄
 度渠之丈尺與民田步畝授以浚法遂削望亭古堰水不復積
 入為開封推官鹽鐵判官神宗立奉使契丹以設席異於常不

即坐契丹移檄羈吏坐出知明州明年同修起居注知諫院改
侍御史知雜事論青苗法不便曰臣觀制置司所議外引經義
為言內實管商餘智事體卑削貽笑中外非聖世所宜行望
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又乞罷韓絳政府以杜大臣爭利
而進者且言韓維不當為中丞劉述范純仁等無罪宜復官皆
不聽名試知制誥襄以言不行辭不願試乞補外帝惜之留修
起居注踰年知制誥安石屢欲出襄帝不許尋直學士院安石
益忌之適有書詔小失出知陳州徙杭州入為樞密直學士知
通進銀臺司兼侍讀終判尚書都省年六十四贈給事中襄蒞
官所至務興學校平居急于講求利病既亡友人劉尋視其篋
得手書累數十幅盈紙細字大抵皆民間事也在經筵上願遇
甚厚訪以人材舉司馬光等三十三人以對謂司馬光韓維呂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 七 侍從宋七
公著蘇頌范純仁皆股肱心膂之臣不當久在外蘇軾鄭俠愚
直敢言發于忠義投鼠瘡痼朝不謀夕願使生還帝不能用
鄭穆字閑中侯官人性醇謹好學讀書至忘滌沐進退容止必
以禮居鄉教授及門甚眾登第調壽安主簿召為國子直講館
閣校勘編校集賢院書籍積官太常博士乞納一秩先南郊追
封考妣從之改集賢校理求外通判汾州熙寧三年神宗稱其
德行任嘉岐二王府侍講兼諸王侍讀凡居館閣三十年在王
邸一紀非公事未嘗及執政之門講說有法凡可為勸戒者必
反復撻誦二王咸敬禮焉元豐三年加朝散大夫出知越州奏
免鑑湖連年水溢民逋官租元祐初除直集賢院拜國子祭酒
每諸生請益無間寒暑雖童子必朝服延接以禮送迎諸生皆
尊其經術服其教訓俄兼荆揚二府侍講楊徐二王翊善拜給

事中實文閣待制請老提舉洞霄宮公卿大夫各為詩贈行空
學出祖汴東門外都人觀者如堵明年卒年七十五子璆軍事
推官嘗有故人張景晟死遺白金託其孤反金收子而長之
錢公輔字君倚武進人少從胡瑗學有名吳中登甲科通判越
州為集賢校理同判吏部南曹歷開封推官戶部判官知明州
先是衙前法以三等差次勞動應格者聽指酒場以自補富者
足欲而貧者日困充募益鮮額有不足至役鄉民破產不供費
公輔取酒場官鬻之分輕重以給役不復調民入同修起居注
進知制誥英宗即位陳治平十議大要言采民政分吏課擇守
宰置二府官屬又上帝問一篇王疇為學士未久擢副樞公輔
謂疇素望淺不草制帝以為格詔謫滁州團練使呂誨等救之
不得踰年起知廣德軍神宗立拜天章閣待制知鄧州復知制
誥入見帝勞苦之使錄十議以進命知諫院嘗至中書白事富
弼謂上求治如僕渴正賴君輩同心以濟對曰朝廷所為是天
下誰敢不同所為非公輔欲同之不可得初與王安石善及安
石得志輒排異已者公輔言其不當出勝甫又不當用薛向更
鹽法數忤安石意出知江寧徙揚州以病改提舉崇福觀卒年
五十二
李大臨字才元華陽人登進士為絳州推官杜衍文彥博相繼
薦為國子直講睦親宅講書秘閣校理坐考試誤收失韻責監
滁州稅未幾遷職家故貧仁宗遣使賜館閣官御書至大臨家
方自秣馬使者還奏帝曰真廉士也以親老知廣安軍徙邠州
還判羣牧并開封推官糾察在京刑獄神宗雅知其名擢修起
居注進知制誥與宋敏求蘇頌相繼當制封還李定除御史詞

台台言故事臺官必以員外郎博士定以初等職官不由銓考
摺授朝列不緣薦試輒實憲臺超越常格墮素法制若從去歲
詔書一槩不拘官職不限高下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為裏行不
必更改中允也今既改京官已是優恩更加異擢從來未有俸
門一開士希奔競名器有限安得人人滿其意哉復詔諭數四
固爭不已以累格詔命各使歸班除大臨工部郎中出知汝州
辰溪貢丹砂道葉縣其二篋化為雙雉關山谷間耕者獲之人
疑為盜械送府大臨識其異釋耕者徙知梓州加集賢殿修撰
復天章閣待制致仕卒大臨清整有守論議識大體爭李定後
名益重世并宋敏求蘇頌稱為熙寧三舍人云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歷知南康軍海州提點淮南
廣東刑獄廣南轉運使入直集賢院時封孔子後為文宣公無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 充 待從來七

擇謂以祖諡而加後嗣非禮於是下近臣議改為衍聖公出知
袁州自慶曆以來詔天下立學徒為文具無教養之實無擇首
建學官置生徒弦誦之風彬彬如矣召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兼
修起居注加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進學士知鄭杭二州
熙寧初知進銀臺司故事許詞臣受潤筆物先時有饋安石
不取收置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為公費安石惡之適御史
王子韶使兩浙劾知明州苗振事連無擇遂請自京師送赴
秀州獄蘇頌言其列侍從不當與故吏對曲直御史張戢亦救
之皆不聽謫忠正軍節度副使然振實無貪狀但得其貸官錢
及乘船過制而已尋復無擇光祿卿秘書監集賢院學士主管
西京御史臺移知信陽軍卒為人好義篤于師友少從孫明復
學經術從穆修為文章兩人死力求其遺文彙次之以傳其言

語政事為時名卿屈于子韶一小人鍛鍊放棄訖不復振論者

惜之

鮮于侁字子駿聞州人唐劔南節度使叔明裔孫性莊重力學
第進士為江陵司理叅軍慶曆中應詔上言推災變所由與條
當世四失其言剴切唐介與同鄉里言其名于上官交章論薦
侁固讓乞移薦左參軍李景陽枝江令高汝士介益以為賢調
彰縣令攝治婺源豪民惡類屏跡通判綿州綿僻遠吏徃貪風
侁一介弗取郡守以下皆效之趙抃薦于朝未及用從何郟辟
簽書永興軍判官屬萬年令不職繫囚累百使侁往治數日而
獄空熙寧詔求直言陳十六事神宗讀而記之范鎮薦除利路
運判復上書論時政可為憂患者一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
召民怨者不可槩舉意專指安石也安石怒短毀之上稱其文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 充 待從來七

學可用曰陛下何從知之上曰有章奏在安石始不敢言助役
法行詔諸路各定役錢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侁爭以利州民貧
地瘠請半之瑜不從各以事聞時諸路役書皆未就上是侁議
論司農會布頒以為式因黜瑜而升侁轉運副使仍兼提舉部
民不請肯苗錢安石遣吏按問侁曰立法本意願取則與民自
不願急能彊之蘇軾稱其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
三難利州守周永懿貪虐不法捕繫獄流之衡湘請更以文臣
為守併易班行領縣事二稅民輸絹綿侁奏聽以疇零納直後
李元輔輒變而多取之父老流涕曰老運使之法何可改蓋侁
姪亦居是職故稱老以別之居九年仍徙京東西路河決澶淵
議欲勿塞侁言東州匯澤惟兩深夏秋雨淫滄溢而為害若縱
大河注其中民為魚矣作議河書以上神宗嘉納後兩路合為

一以仇為轉運使。樊曰：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故所薦皆守道背時之士。如劉摯、李常、二蘇、范祖禹、劉攽、諸君，時相不能容，大為所累。仇略無悔也。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上語以廣陵重鎮，久不得人。今朕自選卿，宜善治之。蘇軾赴遞過揚，親朋皆絕。仇獨往見，或勸宜焚其往來書文，謝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謫，則所願也。尋罷，主管西京御史臺。哲宗立，復以仇使京東。司馬光言于朝曰：仇賢者，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敝已甚，須往救之。安得如仇百布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母。元祐初，召為太常少卿，議神宗配享。仇曰：先朝宰相之賢，無如富弼，乃從其議。以弼配，拜左諫議大夫。時哲宗冲幼，上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備，又言國朝設制，舉取士尤為得人。安石忌諱，詆訾遂廢其科。請復之，以搜羅賢俊。廟通言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三

侍從宋七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終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一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八

王存

孫固

孫永

孔文仲

武仲李之純

黃廉

顧臨

陳軒

章衡

薛向

安燾

許將

喬執中

李周

徐勣

孫蕃

吳時

李昭玘

吳師禮

王漢之

王存字正仲，丹陽人。幼喜讀書，辭親往西江從師。五年始歸，為古文，不尚雕琢。鄉先生見之，以為不及登慶曆進士，調嘉興縣簿。擢上虞令，豪姓殺人，久莫敢問。存至，直之，豪路他官，變其獄，存罷去。久之，除密州推官，修潔自重，為歐陽修、呂公著、趙槩所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侍從宋八

知治平中入為國子直講，遷著作佐郎，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故與王安石厚。及執政，存與論事不合，不少貶。以干進嘗名見累，陳時政皆時所難言，神宗察其忠實，無黨以為國史編修，兼修起居注，故事起居雖日侍上而奏事必稟中書，存乞復貞觀故事，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神宗聽其言，始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元豐二年擢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論團丘合祭非古，當親祠北郊，如周禮。遷右正言，官制行請自熙寧以來，羣臣緣論事得罪或被誣誤，而情實納忠非大過者，得隨材名擢以備官，使語合上意，收拔甚眾。又言：赦令出，上恩比歲治獄多，不原減官司禁，請木防請託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絕，皆非便執政。不悅，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京師，並河居人盜，釐汴隄自廣，或請令培築如故，又請拆民

盧之侵官道者詔已行存入言之即日弛其役都人嗷呼相慶
 元祐初進樞密直學士兵戶二部尚書永裕陵財費不踰時告
 簡二年拜中大夫歷尚書左右丞言四事一畿內保甲先帝不
 憚艱難而為之既已就緒無故不可廢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
 保甲不教非國家根本久長之計二不當罷侍郎韓維侍御史
 杜純諫官王覲夫一正人去天下失望忠讜沮氣讒邪之人爭
 進矣三比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賦詩失先帝黜詞律崇經術
 之意四凡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都省屢却以無可矜恕却之
 則是有司欲生之而朝廷反破例殺之壞祖宗舊制不可不察確
 以作詩怨訕存欲薄其罪坐降端明殿學士知蔡州歲餘加資
 政殿學士知揚州用故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冢出賜錢給隣里
 具酒食召會父老親與酬酢鄉黨榮之紹聖初召為吏部尚書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侍從宋八

言黨論寔不可長慶曆中賴仁宗聖明不為所惑今日果有溢
 及善人者願陛下察之復與任事者屏除知大名改杭州奉崇
 禧觀祠遷右正議大夫致仕故事當得東宮保傳議者故殺其
 恩存歸老首營家廟未幾降通議大夫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
 光祿大夫存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
 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幼有立志九歲讀論語曰吾能行此
 石介一見以公輔許之擢進士調磁州司戶參軍從平貝州請
 誅首惡赦脅從與文彥博意協轉雷邑令遷秘書丞為審刑詳
 議官韓琦知其賢引為編修中書諸房文字治平中侍講穎邸
 升儲又為侍讀即位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
 固知神宗志欲經略西夏因先事以戒言待遠人宜示之信种

謬舉兵非計願以韓安國魏相魏徵論兵大略參校同異則是
 非炳然矣大臣惡其說出知澶州還知審刑院判少府監神宗
 問王安石可相否對曰論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則可宰
 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
 人也帝凡四問皆以此對及青苗法行固極陳其不便會韓琦
 疏至帝頗感動謂固曰朕熟計青苗法誠不便固出語執政曰
 及上有意宜亟圖之以福天下既而竟不從固復領銀臺司胡
 宗愈坐言事罷蘇頌陳薦以論李定免固皆力爭及議尊僖祖
 言太祖有天下傳之萬世請以為始祖僖祖當別立廟如漢太
 上春陵故事禘祫之日奉其祧主東向以伸其尊琦歎其議足
 垂不朽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真定府遼人盜耕解子平地歲且
 久爭弗能還固微得其要領愧折之正疆地二百里熙寧末以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侍從宋八

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元豐初同知樞密院時建安南順州固言
 其地瘴癘不可守請棄之得內徙二萬戶又因夏乘常廢上欲
 西討固言舉兵易解禍難必不得已請聲罪薄伐之分裂其地
 使其酋長自守上笑曰此真鄙生之說爾固曰然則孰為陛下
 任此上曰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豈可使宦官為之今陛下
 任憲則士大夫孰肯為用上以為廷不悅他日固又言兵法期
 而後至者斬今諸將五路並進獨憲不赴雖得爾會罪不可赦
 其後師果無功上亦悔之改大中大夫樞密副使進知院事以
 疾避位拜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尋奉祠哲宗立以正議大夫知
 河南徙鄭州元祐二年召除侍讀拜門下侍郎以年老乞骸太
 后勉留之令就第治文書朝會拜儀聽休于幄次固感激強起
 累官右光祿大夫卒年七十五帝后哭皆出聲輟視朝贈開府

儀同三司諡溫靖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交久而益信故更歷艱險不爲人所疾害傳堯俞銘其墓曰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爲確論嘗自謂人當以聖賢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司馬光過鄭與論天下大事至數十曰公行且相宜視先後緩急審處之紹聖間奪遺澤并所贈官列黨籍徽宗以神宗舊僚特出籍悉還所奪

孫永字曼叔趙州平棘人祖冲字升伯舉明經歷鉛山麗水令登進士授將作監丞歷晉絳二州通判河決棣州寇準請徙州治詔冲往視言徙州動民不若塞河爲便遂以知棣州自秋至春凡四決皆塞之就除殿中侍御史爲京西轉運累遷刑部郎中湖北河東運使入判登聞鼓院直史館出知河中府徙潞州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四

侍從宋八

歷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權兩京留司御史臺至給事中卒所至以強幹稱能任鈞距多得事情晚節無家法尤寡廉聲永十歲而孤蔭爲將作監簿擢進士調襄城尉宜城令至太常博士韓琦獎譽其詩引爲諸王府侍讀勸穎王母留意韓非子升儲進太子舍人神宗卽位擢天章閣待制安撫陝西言叛民景詢之孛會赦不原非所以示信歷河北陝西都轉運使論解鹽市馬國之大計今別爲一司使主者專其柄外臺無所統隸苟爲非法孰從而制之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論邊陲方靜王韶無故騷動恐變生不測及新築劉家堡失利請戮偏裨以塞責永曰尤人自免於已安乎竟用是降知和州召還詳定編敕知審官東院上問新法於民便否對曰非臣所知又問舍吏吏及府吏受百錢則黥爲卒此法行今尚爲姦否對曰屢

盜罪死曾犯况配隸耶使人畏法而不革心臣亦不敢必其無犯也又問肉刑永奏肉刑深害仁政漢文帝所不忍陛下忍之乎遂不果行復直學士知瀛州時瀛冀河決民租以災免者州縣催徵如故永連章論止之仍命發廩以振白溝巡檢趙用擅引兵渡界河遼人指爲兵端數暴邊上永請正用罪寘之獄敢兵罷去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呂嘉問使都人列肆輸錢以免直永奏市算下逮錐刀爲人患苦御史張琥劾以棄同卽異罷奉中太一祠元豐中判軍器監出知太原帝訪時務言近者造戎器倍常外間謂將有事征討又忻代鹽惡運使必欲售反坐防兵盜販關越之罪夫兵非輕用之物願軫不戢自焚之憂民食本不可彊豈宜累及卒史上皆善之入判將作監進端明殿學士病遣上醫調視奉祠踰年起知陳州徙穎昌請免永裕陵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五

侍從宋八

運粟民牛數萬哲宗初召入歷拜工戶吏三部尚書改資政殿學士復奉祠卒年六十八贈銀青光祿大夫諡康簡永外和而內勁論議常持平不求詭異事或悖于理雖通以勢亦不爲屈與人交終身無怨仇范純仁蘇頌皆稱之以爲國器孔文仲字經父新喻人兄弟皆以文名時號三孔性狷直寡言笑刻苦問學考官呂夏卿稱其詞賦瞻麗策論深博文勢似荀楊白主司擢進士第一調餘杭尉恬介自守不事請謁轉台州推官熙寧初范鎮以制舉薦對策九千餘言力排安石所建理助訓兵之法宋敏求第爲異等安石怒啓上御批罷歸故官齊快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范鎮皆言本以求直言而乃罪之恐爲聖明之累不聽蘇頌歎曰斯人不遇命也夫然亦非朝廷之福也吳充欲拔真館閣會有忌之者僅除國子直講又

不習王氏經義換為三班主簿出通判保德軍時征西夏預調兵夫數十萬勞民損費及諸路出兵首尾又不相應邊人厭苦文仲陳三不便言三代用兵恐不如是元祐初召為校書郎進禮部員外時議皇族惟楊荆二王得稱皇叔餘宜各系其祖若唐人稱王孫之比文仲言上新即位宜廣敦睦之義不宜疎間骨肉議遂寢尋遷起居舍人左諫議大夫日食七月朔條上五事曰邪說亂正道小人乘君子遠服侮中國斜封奪公論人臣輕國命宜察此以消厥兆祥改中書舍人同知貢舉文仲先有寒疾及是晝夜不廢職疾益甚甫還家而卒年五十一士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拊其柩曰世方嘉耿熱而惡嗚嗚求勁直如經父者今無有矣詔原恤其家後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之有文集五十卷 武仲字常父登甲科調穀城主簿遷齊州教授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六 待從宋八
為國子直講二艱毀瘠特甚右肱為不舉元祐初歷秘書正字校書郎集賢校理改著作郎國子司業嘗論科舉之弊詆王氏學請復詩賦取士又欲罷大義而益以諸經策御試仍用三題進起居郎兼侍講適英殿歷起居中書二舍人直學士院言朝廷能侍從轉對專責以論思苟不持之以法則言與不言將各從其意願輪二人次對時議祠北郊久不決武仲建用純陰之月親祠如神州地祇禮權給事中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請從臣為州者杖以下公罪止劫官屬俟獄成聽大理約法庶刑不逮貴近全朝廷體貌之意著為令徙宣州後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元符末追復所著有詩書論語金華講義內外制雜文共百餘卷 平仲字義甫應制科呂公著薦為秘書丞集賢校理兄葬南康詔除江東運判護其事尋提點

江淵鑄錢改京西提刑紹聖中削校理知衡州以常平粟腐惡乘民闕食損價糶之提舉董必劾其不行新法陷失官未凡六十萬置獄徙知韶州責思州別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復朝散大夫名為戶金二部郎中出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罷主管兗州景靈宮卒生平長於史學工文詞著續世說釋解律詩諸書傳于世

李之純字端伯滄州無棣人登進士熙寧中為度支判官江西轉運副使御史周尹劾廣西提刑許彥先受邑吏金令往究以為起于出婢之口蕪但不當治彥先得免徙成都路轉運使成都歲發官米六千石損直與民言者謂其損上詔之純議之純曰蜀民賴此百年奈何一旦奪之事遂寢秩滿復留凡數歲始還拜右司郎中神宗勞曰還方不欲數易大吏使劔外安靖年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七 待從宋八
穀屢豐卿之力也轉太僕卿元祐初加直龍圖閣知滄州召為戶部侍郎改集賢殿修撰河北都轉運使進寶文殿待制知瀛州俄以直學士知成都遷御史中丞建言朝廷事下六部長貳不暇省但隨省吏視其前後批以制緩急之序是胥吏箠制命令也宜令列曹長貳隨其所承當行即行當止即止必稟而後決毋拘于文則吏不得舞權而下情達矣又言變理陰陽輔相之職眾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間者國論稍虧雅睦語言傳播動係觀望不可不謹董敦逸黃慶基論蘇軾託詞命以毀先帝蘇轍以名器私所親之純皆疏其誣罔以疾改工部尚書紹聖中出知單州卒年七十五 從弟之儀字端叔能為文尤工尺牘蘇軾謂其入刀筆三昧登第幾三十年始從軾辟定州幕府歷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御史石豫

子... 3 反文下

言其黨軾不可任京官詔勸停徵宗初提舉河東常平坐爲范純仁遺表行狀編管太平遂居姑熟復徙唐州終朝請大夫黃廉字夷仲洪州分寧人登進士武薦之安石以爲能辦新法白神宗召訪時務對曰朝廷立法之意初非不良四方推奉紛然不同如河朔被水河南齊晉旱淮浙飛蝗江南疫癘陛下既不盡知兼以吏非其人所以法行而民病也帝卽命體量振濟東道除司農丞還報合旨擢利州路轉運判官爲監察御史裏行建言成天下之務莫急于人才願令兩制近臣及轉運各得舉士旣以名聞于上復令中書審其能而表用之則急才之詔不虛行于天下矣又言比年水旱民蒙支貸倚閣之恩今久饑初稔累給併償是使民遇豐年而思歉歲也請令諸道以漸督取之及論王中正任使太重俞充結中正致宰屬臣慮漸不可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八 侍從宋八

旨上官均論其往附蔡確爲獄改陝西都轉運使終給事中年五十九
頌臨字子敦會稽人少通經學長于訓詁皇祐中舉說書爲國子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熙寧初詔編武經要略入見問兵策對曰兵以仁義爲本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出權湖南運判提舉常平議事戾執政意罷歸同判武學進集賢校理開封推官尋知潁州入爲吏部郎中秘書少監以直龍圖閣爲河東轉運使元祐二年擢給事中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有回撓自處東省封駁論議凜然有古人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朝廷方事回河拜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蘇軾李常王古孫覺胡宗愈等皆言臨忽去朝廷衆所嗟惜宜留真左右以補闕遺別選深知河事者遣往梁燾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九 侍從宋八

亦言都漕之職在外豈無其人其在朝求如臨者恐不易得皆不報至部未幾復以給事中召還歷刑兵吏三部侍郎兼侍讀爲翰林學士紹聖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天河南中人梁惟簡得罪過洛臨與之宴集運使郭茂恂伺時宰意劾之奪職知歙州黨事行斥饒州卒年七十二徽宗立追復之
陳軒字元興建陽人登進士授平江軍節度推官元祐中爲禮部郎中徐王翊善再遷中書舍人上言祖宗舊制諸道帥守使者辭見之日並名對便殿非特可以周知利害亦可觀閱人才今視朝數刻而退惟執政大臣得在帝所或經旬閱月臺諫官乃得覲餘皆無因而前殆非所謂廣覽兼聽之道願詔有司舉前故事又言所在巡檢招徠游惡少以隸土軍暴橫爲忠請以廂卒代從之俄爲高麗使館客其使求市歷代史冊府元龜及

抄鄧衛曲諸軒皆為上聞蘇軾劾其失體除龍圖閣待制出知
廬州徙杭州江寧穎昌徽宗立拜兵部侍郎兼侍讀上言治貴
清淨願法文景之恭儉又論監司守臣數易之弊如江淮發運
使十五年間至更三十二人頗稍久其任又言比更役法欲以
寬民力不當生事急切苟營贏羨散青苗以抑兼并拯窮民不
當以散多予賞帝頗聽行之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福州卒年八
十四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進士第一調湖州通判直集賢院同修起
居注改鹽鐵判官請蠲諸物掛空籍者先時三司經費取領多
寡幸不預知急則歛於民倉卒趣迫故苦其難供衡請救三部
判官簿正其數仰有所賦先期下之使公私皆濟三司使忌其
能出知汝州熙寧初還判太常寺建言唐開元禮以國恤一章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侍從宋八

為豫凶事削去之設有不率率拮據殘弊茫無所據今宜為原
陵集禮以貽後世從之出知鄭州奏罷原武監牧地四千二百
頃以予民復判太常知審官西院使遼燕射連發破的還日賜
三品服判吏部流內銓皆有員闕既擬注而三班院輒用之反
訟吏部宰相主其說衡連疏與辨至訴於御前帝命內侍與偕
至中書取狀視之宰相悟曰若爾吏部是矣乃罪三班未幾知
通進銀臺司直舍人院寶文閣成以藏先朝御集神宗特命衡
為待制知澶州至郡會立法禁民販鹽衡言民恃鹽以生生之
所在雖犯法不願空令狂獄日繁請如故便徙知成德軍坐事
免元祐中歷秀襄曹蘇四州加集賢院學士復以待制知揚廣
宣頴州未及大用而卒年七十五衡嘗患學者不知古今為纂
歷代帝系名曰編年通載神宗覽而善之謂可冠冕諸史

薛向字師正河中萬泉人祖顏字彥回舉三禮中第為嘉州司
戶參軍代還太宗引見顧問稱旨改將作監丞監華州酒稅以
著作佐郎使襄峽疏決刑獄還改左贊善大夫知雲安軍徙渝
閬二州擢三司鹽鐵判官河北計置糧草與丁謂善薦為峽路
轉運使遷虞部員外郎初孟氏擅蜀時徙夔州于東山據峽以
拒王師民居不便至是顏復城其故處令徙居之改勾當廣南
東西路討平宜州叛賊陳廷轉全部郎移河東祀汾陰又徙陝
西河中浮橋為水所敗顏即北岸隴上流為支渠以殺水怒旁
及灌溉民獲其利坊州鍊礬歲久課重顏奏罷之徙河北河陽
知杭徐二州遷光祿少卿以少府監知江寧治邇者畫劫人反
執平民罪轉右諫議大夫知河南仁宗遷給事中徙應天耀州
有豪甲結客號沒命社顏籍之為軍以光祿卿分司西京卒向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侍從宋八
以祖任由齋郎為永壽主簿權京兆戶曹監稅務以羨當遷秩
移與其兄改邠州司法參軍邠守以禦夏人治城堡貸富人錢
民不敢訴向詣御史陳洎論止之又判三司董汙議改河北便
糴行鈔法向言此事果行恐都內之錢不繼茶鹽香象將益不
售後有司主汙議邊糴果滯尋知鄜州大水冒城郭死者相枕
郡卒戍延安者請于主將求歸視將弗許卒皆亡歸至則家已
無存謀聚為盜民大恐向道吏曉之曰不聽若輩歸主將誠過
然汝等擅歸亦有罪亟往收溺屍吾勸汝罪眾泣謝一境乃安
論河北糴法之弊以為度支歲費緡錢五百萬所得半直其贏
皆入賈販今當有以權之遇穀貴令於漕魏官糴以給邊新陳
未交即散糴價以救民乏軍食有餘則坐倉收之此策一行穀
將不可勝食矣朝廷是向計始置便糴司於大名以為提點刑

獄兼領其事武彊有盜殺人而逸尉捕平民抑使誣服向廉其
冤脫死者六人入為開封度支判官權陝西運副制置解鹽足
支十年而歲調哇夫數千向奏損其數兼提舉買馬請斥監牧
閒田予民收租置場於原渭市以羨鹽馬歲至萬匹昭陵復土
計用不貲三司不能供億將移陝西緣邊鹽入于永安縣向陳
五不可以為失信商旅遂舉所闕之數以獻俄坐與客爭驛罷
知汝州數月復官進轉運使厚陵助役如永昭時凡將漕八年
所入鹽馬芻粟累數萬民不益賦課獨最焉坐神譏議城綏州
不俟命罷知絳州移信潞二州熙寧二年立條例司向言諸路
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年歉難于供億因而富商大賈
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兼六
路賦入宜置平準賜內帑錢五百萬上供米三百萬預以便宜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主 待從宋八

聽向以是益得展奮其材至論用兵通暢明決帝嘗以習知環
慶地形疆界名訪問得至大用及在政地同列質以邊事向養
威持重未嘗啓其端奉詔令民畜馬旋知不便議欲改為舒實
論其反覆無大臣體斥知穎州改隨州卒年六十六元祐中錄
其言諡恭敏子紹彭有翰墨名 中子嗣昌亦以吏材奮崇寧
中歷熙河運判梓州陝西運副直龍圖閣集賢殿修撰入為左
司郎中擢徽猷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渭興慶州監公使庫
坐監臨自盜責安化軍副使鄂州安置徽宗有意圖北方遣譚
積訪諸帥皆力言不可嗣昌乃潤飾謀詞以開邊隙起知相州
復待制知太原論築涇原三倉勞加顯謨閣直學士又以撫納
西羌功進延康宣和殿學士拜禮刑二部尚書坐啓擬反覆罷
奉祠久之知延安賜第京師當遷官丐回授其子昶京秩嗣昌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主 待從宋八

乞還侵疆燕言地非要害固宜予之然羌情無厭當使知吾有過而息兵不應示以厭兵之意二府欲并棄熙河燕固爭但歸以葭蘆等四砦元祐二年進知院事言為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朝廷已擒鬼章二邊少靖每戒疆吏非舉國入寇毋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並塞雖僅保障戍貨墮其計中願復講攻擾之策且乾順幼豎梁氏擅權族黨會渠多反側願望宜有以離間之使回戈復怨此一奇也其後夏人自相攜貳使來修貢悉如其策宜仁惠國用不足議裁冗費痛抑外家并及宗室燕謀此舉不可不深思熟計太后悟而止又議河流入深淀久必淤淺恐河朔無以禦敵自小吳未決之前河雖屢徙盡在中國故京師得以此為限今決而西則河尾益北如此不已將南岸遂屬敵界彼若建橋梁守以州郡窺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西 侍從宋八

兵河外可為寒心今水官之議與獻納之臣惟論地形較功費不考利害輕重徒便於治河而以設險為緩非至計也後功果不就母憂免喪拜觀文殿學士知鄭州徙諷昌河南入為門下侍郎祀明堂為儀仗使舉劾從官絕馳道穿仗而過者燕本與章惇布衣交惇覲其助已燕不肯少下宜仁喪詔宗室為三年服惇欲革為期燕爭曰上以先后保佑之久追崇如恐不盡茲用明道故實耳遽改之恐播諸天下非佳聲也乃止惇右陽翟民蓋漸欲薄其罪燕不可帝欲逐常安民燕為救釋惇遂與隙譖其與安民表裏出知鄭州徙大名父憂服除值徽宗立復知樞密院舊制內侍出使言所得旨於院審實乃行後多輒去燕請按治都知閻守勳傾他職所罷不以告却賈得罪援救復用皆爭之請老以觀文殿學士知河南疏言自紹聖元符以來用

事之臣持紹述之名誑惑君父上則固寵位而快恩讐下則希進用而肆朋附彼自為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為公家計者也夫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臣不敢高談遠引獨以神考之事切于今者為證熙寧元豐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紹聖以還傾竭以供邊費使軍無見糧吏無月俸公私虛耗未有甚于此時而謂之紹述豈不為厚誣哉願陛下監之又言東京黨禍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崇寧元年論棄遼罪降端明殿學士方棄鄆州時燕實居憂然不敢自明再貶寧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涇州復又降所州團練副使移建昌軍再歲復通議大夫還洛卒年七十五後五歲悉還官職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五 侍從宋八

許將字冲元閩人進士第一調簽書昭慶軍判官代還通判明州神宗召對除集賢校理同知禮院編修中書條例自太常丞迨改右正言直舍人院判流內銓皆上特命舉朝榮之初因綜核無法擬調選人必先南曹次考功吏得緣文為姦選人又莫敢訴將奏罷南曹關公舍以待來訴者士無留難進知制誥契丹來請代地以兵歷境聘使不敢行將毅然請往命詣密院閱文書而後行至境居人踰屋棟聚觀南朝狀元及肆射輒先破的館客蕭禧果以代州為問曰界渠未定且往大國分畫將徐曰此事申飭邊臣足矣何勞遣使禧不能對歸報神宗善之以知審官西院又直學士院判尚書兵部時河北保甲陝西河東弓箭社閩楚槍牌手雖有名籍而按閱無法將一切整攝之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會治虞蕃訟釋諸生無罪者蔡確舒亶因陷之逮其父子繫御史府踰月得解黜知新州明年以龍圖閣

待制知秦州改揚耶二州耶俗士子喜聚肆以誘官政將至其俗自息久之民鮮犯法者三圓皆空召為兵部侍郎上疏言兵略曰措于形勢之內最彰而易知隱于權用之表最微而難見此天下之至機也是以兵戎有制名雖不同縱而橫之方而圖之使萬眾猶一人車馬有數用雖不同合而分之散而飲之取四方猶跬步制器有度工雖不同左而右之近而遠之運眾算猶掌權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此又條奏八事兵之事有三曰禁兵廂兵民兵馬之事有三曰卷馬市馬牧馬兵器之事有二曰繕作給用及西方用兵神宗遣近侍問兵馬之數立具以上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元祐三年再入翰林拜尚書右丞始與執政同議用張利一張守約領兵及中旨用王文郁姚兪將復密疏利一不可用言者論其窺伺主意術直賣友罷為資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六

待從宋八

以功轉特進中丞朱諤論其居政地十年左顧右視見利則回初無定論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在紹聖則陰匿元祐之所為逮至建中尚爾冒居時謂言得其恃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又降學士知穎昌改觀文殿奉國軍節度使知大名居六年告老為祔神觀使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子份龍圖閣學士

喬執中字希聖高郵人入太學補五經講書五年不謁告王安石器之命子弟與從遊擢進士調須城簿時大興河役役夫謀而潰因起大獄執中往代始帖然富民賂吏白轉運使將舫橋所以罔市利執中為疏其害卒不能奪安石引編修熙寧條例選提舉湖南常平章惇討五溪檄執中取大田離子二峒路既險絕期且迫走一校諭其酋即相率歸錄功當遷秩請還贈父母就徙轉運判官召為司農丞提點開封縣鎮朝廷議取諸縣牧地民占耕歲久當平丘墓伐桑柘萬家相聚而泣執中為請于朝詔復與民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會河決廣武埽危甚相聚莫敢登執中挺身立其上隋者如蟻不日埽成元祐初入為吏部郎中請選人由縣令錄事參軍致仕者升朝籍得封其親俄兼徐王府侍講翊善遷起居中書二舍人起居郎至給事中出恤刑之至意一旦均之自是法吏不復肯與生比非皇上好生之仁那怨遇赦復用執中言怨曩結蔡確鼓唱扇搖今復其官懼疑中外遷刑部侍郎紹聖初上官均指為呂大防所用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為政寬厚有仁心屢雪刑獄活以百數明年夢神人昇以騎都尉詰旦為客言之談笑而逝年六十三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七

待從宋八

李周字純之馮翊人登進士調長安尉都巡檢趙瑜多行無禮獨于周不敢肆轉洪洞令縣南有澗支流溢入歲賦薪健發人徒過之周為築新堤以扞民不告病改知雲安縣置井征課百萬通判施州羌俗不習服牛之利為選適戍知田者市牛教之使耕辟地數千畝軍食以足神宗以孫固薦名對謂曰知卿不遊權門識今執政乎對曰不識識司馬光乎對曰不識訪以禦邊之術曰四邊手足也若疾中國以勤遠略譬之急手足而禍腹心非計上領之翼日語固曰李周樸忠之士朕且以為御史執政疑其異已請試以事除提點京西刑獄時方興水利武議隴湍河為六渠以益鉗盧陂水周曰湍河原高委下捍以隄猶患決溢若又導之必致為害乃疏言渠成未可必而度用工費已入十萬盍姑鑿其一試之渠卒無功明年河溢鄆城幾沒始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侍從宋八

思周譏然竟以直道罷判西京國子監慈聖皇后復土庀職陵下中貴至者旁午次舍布藉號為華靡周曰臣子執喪不能廢苦枕塊奈何又從而侈乎哲宗立召為職方郎中朝議欲棄蘭州周曰隴右故為响氏所有常為吾藩籬今响氏破滅若棄之必歸夏彼以區區河南尚為勅敵苟益以河湟是盡得吐蕃故地非秦蜀利也遂不果棄遷太常少卿秘書少監以直龍圖閣為陝西轉運使權工部侍郎旋以集賢院學士知邠州徙鳳翔河中府提舉崇福宮改集賢殿修撰紹聖中追貶賓州別駕周歷官久未嘗私謁執政有公事詣中書白之薛向使三司欲辟為屬及相見卒不敢言退而嘆曰若人未易屈也卒年八十徐勣字元功南陵人登進士調吳江尉桂州教授王師討交趾轉運使檄勣從軍餉路瘴險民多避役使者捕得千餘人使勣

杖之勣曰是皆饑羸病乏不勝杖姑淫臂示戒足矣使者怒欲并劾勣勣不為動又語副使趙禹曰師出淹時主帥郭遵宿留不進無討賊意何由成功因具蠻人情狀疏于朝謂斷者人主之利器今諸將首鼠不進惟斷自上意既而果皆無功舒亶聞其名將薦為御史勣惡亶為人辭不答擢知建平縣入為諸王宮教授通判通州瀕海隄廢不治歲苦漂溺躬督防卒護築之隄成民賴其利復教授廣陵申王院改諸王府記室參軍徽宗居藩悅其鯁直即位擢寶文閣待制兼侍講遷中書舍人時紹聖黨與人懷異意帝一日語勣朕每聽臣僚進對非詐則詎惟卿朕所倚賴因論擇相之難云已召范純仁韓忠彥勣頓首賀得人詔與蔡京同校五朝寶訓勣奏京之姦惡有同盧杞不肯與聯職固辭遷給事中翰林學士陳六事曰時要任賢求諫選用破朋黨明功罪命修神宗史久不成勣言今元祐紹聖各持好惡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京下純用安石目錄各為之說論議紛然請盡取當時宰相家藏記錄參訂是非勣成大典帝命草詔戒史官盡心去取毋使失實帝初政銳意欲損新法之害已而會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勣對曰聖意豈非欲兩存乎今是非未定政事未一若不考其實徒徇形迹臣未見其可又因論棄涇州請自今勿妄興邊事自古失於輕舉以貽後悔皆此類也京以勣與何執中皆官僚舊臣每曲意事之勣不少降節會親病謁歸俄而居憂京與何執中撻勣行章悖詞以為詆毀先烈主管靈仙觀入黨籍起知江寧言者復論罷歸大觀二年知太平州入覲極論茶鹽之害帝以用度不足為言對曰生財有道理財有義用財有法今國用不足在

陛下明詔有司推講而力行之耳尋加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
京蔡京自錢塘召還相見以微言撼勅曰元功遺遇在伯通右
伯通既相矣勅笑曰人各有志京慙不能對伯通執中字也尋
以疾除顯謨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九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
夫勅挺挺持正尤為帝所禮重而不至大川時議惜之

孫蕃字叔靜錢塘人父直言徙江都蕃年十五游太學蘇洵滕
甫稱之以蔭調武平尉捕獲名盜數千謝賞不受改越州司法
參軍趙抃薦其材知偃師縣蒲中優人詭僧服以不語惑眾相
傳有異法奔洩其門蕃收按姦狀伏辜辟韓續長安幕府續去
仍留五年以簽書西川判官擢提舉廣東常平徽宗初徙兩浙
由福建運判召為屯田員外郎蕃徵時與蔡京善常曰蔡子貴
人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至是遇京還初塗中迎謂曰我獲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三

待從末八

用於天子若助我否蕃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
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乃出提
點江東刑獄未幾入為少府少監戶部郎中縣官用度無藝蕃
與尚書曾孝廣侍郎許幾共疏論之當國者不樂二人罷徙蕃
知開封遷太僕卿殿中少監四輔建以顯謨閣待制知曹州論
經始規畫之勞轉大中大夫徙鄆州坐邑人子為草祭之謠指
切蔡京京怒誣以他謗提舉鴻慶宮起知單州致仕卒年八十
六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靖通轉篤於行義在廣時蘇軾謫居
惠州極意周旋二子娶晁補之黃廷堅女皆懼黨禍家人危懼
蕃一無所顧時人稱之
吳時字仲道邗州人學究出身再試中第知華州鄭縣轉運使
檄州運米五萬輸長安鄭獨當三萬時貽書使者曰三萬斛之

費以車則千五百乘以卒則五萬今縣民可役者纔二百五十
八戶耳古者用師則贏糧以養兵無事則移兵以就食誠能移
兵於華與雍相去百六十里不惟前費可免一旦欲用朝發而
夕至矣使者從其言陸師問幹秦蜀茶馬辟為屬章素欲薦為
御史力辭之除陸親宅教授提舉永興路學事徽宗時召為工
部員外郎改禮部兼辟雍司業大觀興算學議以黃帝為先師
時言今釋奠孔子但例中祀數學六藝之一耳若祀黃帝當以
何禮乃止遷太僕少卿言者指為張商英黨出知耀州提舉河
東常平歲饑發公廩以振民童貫經略北方每訪時以邊事輒
不答還為大晟典樂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內侍何詵請監衡州
酒猶領節度使時奏奪之尋以徽猷閣待制兼侍讀進對問及
取燕事答曰祖宗盟血未乾淪之必速亂蔡攸以告王黼斥為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三

待從末八

腐儒求去提舉太平宮卒年七十八時敏於為文未嘗屬桑落
筆已就兩學目之曰立地書廚
李昭玘字成季濟南人少為蘇軾所知與晁補之齊名登進士
調徐州教授孫覺為守與從容講學論古人行已處世之要相
得惟甚李清臣薦為正字遷校書郎秘閣校理通判潞州民死
多不葬昭玘為斥官地畫兆窆具棺衾作文風曉之俗為一變
入除秘書丞開封推官俄提點永興京西東路刑獄坐元符黨
奪官徽宗召為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崇寧初又坐嘗傾搖
先烈每收元豐教條倡從寬之說罷主管鴻慶宮入黨籍居閑
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凡貯十囊命曰燕遊十
友為之序以為與今之人友或趨附而陷於禍吾寧與十者友
久益有味也執政侯蒙為昭玘先所取士蒙思其舊恩使人致

已意昭玘惟求秘閣法帖而已使陝西時延安小將軍吉被誣為盜出之吉後立戰功至皇城使遇于京師拜前日咸公生存之恩願以名馬為獻笑却之晚知欽州辭不行始韓忠彥欲用為起居舍人曾布持之靖康初復以舍人名時已卒紹興初追復直徽猷閣

吳師禮字安仲錢塘人上舍登第調涇縣主簿知天長縣召為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初師禮遊太學時兄師仁為太學正守春秋學他學官有惡之者條其疑問諸生師禮悉以兄說對學官怒鳴鼓衆質之師禮引据三傳意氣自如江公望時在旁心竊喜之後相遇於泌陽遂定交久之坐預餞鄒浩免官徽宗初授開封推官蔡王似宮吏有不順語下府治獄成詞不及王擢右司諫改右司員外郎素工翰墨帝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三

極之初當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伎進聞者獎其得體以直秘閣知宿州卒 師仁字坦求篤學厲志不事科舉喪親廬墓下日倩旁寺僧造飯一鉢以充饑不復置庖爨僮僕郡守陳襄鄧潤甫前宗孟皆以遺逸薦元祐初召為太學正遷吳王宮教授卒

王漢之字彥昭衢州常山人父介舉制科以直閣至秘閣校理漢之登甲科調秀州司戶參軍知金華澠池二縣為鴻臚丞知真州時詔諸道經畫財用上諸朝漢之言所在無簿籍是以不能周知而校其登耗願令郡縣先置籍總之諸道則天下如指諸掌從之入為開封推官歷工吏禮三部員外郎太常少卿蔡京置講議司引漢之為參詳官擢禮戶二部侍郎除顯謨閣待制知瀛州講行何承矩所規塘濼及保塞五州為隄種木浚復

其故雄州歸信容城災兩輸戶請蠲稅吏不聽漢之言萬一契丹蠲之為朝廷羞詔從之尋召拜兵部侍郎奉使契丹還言其主措克荒淫不恤民亡可跂足而待徽宗悅以知定州久之徙江寧方臘亂錄奏報禦捕功加龍圖閣直學士進延康殿學士卒年七十 弟渙之字彥舟未冠擢上第補武勝軍節度推官為杭州教授知穎上縣元祐中為太學博士校對黃本秘書通判衛州薦入編修兩朝魯衛信錄徽宗立召對奏言求言非難察而用之為難今國家每下求言之詔其實乃或不然志士仁人知言之無益不復進說而小人肆為詭譎可喜之論苟容偷合願陛下虛心公聽言無逆遜惟是之從事無今昔惟當為貴人無同異惟正是用則人心說治道成而天意得矣帝納之拜吏部員外郎遷左司歷起居中書二舍人趨省之日詞頭三十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三

三下筆即就崇寧初進給事中吏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坐與陳瓘等交解職知舒州入黨籍尋知福州復徙廣州有蕃客殺奴渙之悉論如法改歷洪滁潭杭楊五州張商英相召為給事中吏部侍郎商英罷復出守越八年知中山府加寶文閣直學士以疾提舉明道宮卒年四十五渙之性淡泊恬於仕進每云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官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其趨向如此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一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二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九

李清臣 元絳 龔原 孫栢 葉濤 沈錫 謝文璣 子既

汪泮 王無 蔡肇 郭祥正 葉祖洽 蔡曉

俞棗 時彥 霍端友 呂嘉問 李孝壽

蒲宗孟 吳居厚 林希 父棨 溫益 陸蘊

張閣 范致虛 王襄 趙野 孫昭遠 梅執禮

程振 李熙靖 譚世勛 孫傅 耿南仲

聶昌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七歲知書經目輒誦幼即善屬文韓琦聞

其名妻以兒子登進士調邢州司戶參軍轉和川令屢薦應得

京官適舉主薛向公事未竟礙銓格判銓張揆使自陳謝曰

人以家保已顧捨之薄矣願待之揆離席曰君能如是未可量

也應材識兼茂科歐陽修得其文以比蘇軾治平二年試秘閣

韓維拔置第一曰荀卿氏筆力也及廷對時會霖雨災異疊見

論者類歸咎漢議清臣獨不謂然條對言天地之大譬如人之

一身腹心肺腑一有蔽塞則五官為之不正民人生聚天地之

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

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策入等以秘書郎簽書平江軍判官名

行狀神宗讀之曰良史才也還為兩朝國史編修撰河渠律曆

選舉諸志文直事詳人謂不減漢史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翰

林學士拜吏部尚書元豐六年授朝奉大夫為尚書右丞元祐

初轉左丞時方變熙豐法度清臣固爭不可罷為資政殿學士

歷知河南永興哲宗親政拜中書侍郎紹聖元年廷試進士清

臣發策問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

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難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

賜土以柔遠而羌戎之患未息弛利以便民而商賈之路不通

夫可則因否則革惟是之為當聖人亦何取必哉策士悟其指

於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一變范純仁去位清臣獨專中書亟

復青苗免役除諸路提舉官以觀相位顧蘇轍軋已捷其過以

激上怒罷逐之時已召章惇未至清臣心益觀之及惇相復與

為異惇欲籍文彥博呂公著以下三十人悉竄嶺表清臣言諸

臣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大駭物聽帝乃揭榜朝堂置餘人不

問鄒延金明若主將張興戰死惇怒將盡戮官軍吏士四千餘

人清臣言果爾則異時亡將必舉軍降敵矣詔祇誅牙兵俄坐

姑子田氏外婦妄告謀反被劾以大學士知河南徙真定初蔡

確子渭上書誣罔清臣心知其誣弗之省坐奪學士徽宗立入

為門下侍郎尋為會布所陷出知大名卒年七十一贈金紫光

祿大夫清臣本起窮約居身儉樸蚤以詞藻受知神宗建大理

寺築都城皆命作記其體簡重宏放自成一家居官奉法毋敢

撓以私亦能不忿舊怨音為舒稟姚勳所劾及置以賊抵罪獨

申救之當紹聖議貶勳清臣請薄其罪然志在利祿謀國不公

百計欲取宰相故晚節悖謬竟不如願以死後朝議以復孟后

罪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再貶雷州司戶參軍

元絳字厚之其先臨川危氏唐末曾祖仔倡聚眾保鄉里為楊氏所敗奔杭州為錢塘人易姓曰元祖德昭仕吳越至丞相絳生而敏悟五歲能作詩登第調江寧推官攝上元令捕豪民王豹子寘于法數斷疑獄民驚以為神范仲淹表其才知承新改知海門擢江西運判知台州大水冒城民廬蕩析絳出庫錢作室數千區令民得自占流者皆復業入為度支判官除直集賢院為廣東轉運使值饑智高反建潁江水砦數十以待寇寇給治樓堞械器轉輸軍食以功遷工部郎中改兩浙河北轉運使召拜鹽鐵副使以天章閣待制知福州進龍圖閣直學士徙廣越荆南又為翰林學士知開封拜三司使參知政事請老神宗命其子耆寧校書崇文院慰留之會太學虞蕃訟博士受賄事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二

三 侍從宋九

連耆寧蔡確劾絳知亳州入辭改潁州明年加資政殿學士知青州過都留提舉中太一宮以太子少保致仕帝猶眷顧不衰命營第居京師絳言臣有田廬在吳乞歸醫之以來至吳踰歲以老病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師諡章簡絳工于文詞為流輩推許蕃戎書詔多出其手景靈宮作神御十一殿夜傳詔草上梁文遲明上之居官所至有威名而無特操少儀矩在翰林諂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時論鄙之

龔原字深之遂昌人少師安石取高第與葉濤沈銖俱為國子直講安石改學校法引以自助相與盡力坐虞蕃訟受諸生茶紙三人皆免官元祐初詣訴理所得直為國子丞太常博士言北郊合祭非理願墜正之加秘閣校理充徐王府記室時司馬光得政名與語譏切王氏原反復辨抹不少衰光歎曰王氏習

氣尚爾耶出為兩浙運判紹聖初召拜國子司業兼侍講請以

安石新經義字說洪範傳及子雋論語孟子義刊板以傳一時學校舉子靡然從之遷秘書少監起居舍人權工部侍郎未幾安惇論前直講時事以集賢殿修撰出知潤州徽宗初會布召入為秘書監進給事中駁蔡京除姻戚五人為郎官論郝隨得罪不許居京師鄧洵武不宜再入史院勸帝為哲宗行三年喪主議者斥其妄黜知南康軍改壽州俄用三年之制乃復修撰知揚州還朝歷兵工二部侍郎除寶文閣待制知廬州原素與陳瑾善瑾擊蔡京或謂原使之奪職居和州起知亳州卒年六十七 孫楫字濟道為人懦如不勝衣聞金禍輒忿恚不食念有以自見不可得兀木居和州以偏師萬人築堡新塘過絕濡須之路楫率家僮百餘襲之鄉里徙者三千餘人獲一千戶緊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二

四 侍從宋九

累數百輜重稱是縱造所掠州民父母妻子將歸于滁和遇金兵大至乃取道圩上騎據其衝不得前多赴水死楫麾其眾曰今日鬪死足為義士自棄溝瀆無益也直前搏戰遂為所獲挺劍刺其一人罵不絕口金人斃割之年二十二新塘有蔣子春者教授里中金人見其挾書人物秀整喜之欲命以官子春怒罵亦殺之

葉濤字致遠處州龍泉人進士乙科為國子直講坐虞蕃訟免官以壻於王氏即往從安石學為文詞哲宗立上章白理得大學正遷博士紹聖初為秘書正字編修神宗史進校書郎會布薦為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撰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并責呂大防劉摯蘇轍梁濤范純仁等制詞文極醜詆與安燾交善燾降學士封還書命言在元祐時嘗詆文彥博葉熙河全先

帝萬世之功不宜加罪蔡京劾為黨罷知光州又以訴理有過為范鐘所論連三黜布復引為給事中居數月而病以龍圖閣待制提舉崇禧觀卒 沈銖字子平真州人父季長安石妹婿領國子監事銖少從安石學登高第改審官主簿紹聖初起為太學博士轉秘書正字崇政殿說書講詩南山有臺至萬壽無期以為此太平之基立而可久之福應哲宗屢首肯之遷起居郎兼侍講權中書舍人論吳居厚使京東時聚斂不當除戶部尚書詔其實狀不能對罰金引疾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卒弟錫字子昭以王安禮任為鄂州司戶參軍崇寧初為講義司檢討遇蔡京銓次元符上書人欲定罪錫以為遠方之士未能知朝廷好惡若槩罪之恐非敦世厲俗之道京不從除衛尉丞歷祠部左司二員外郎提點江東刑獄知婺州入兼定嘉二王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侍從宋九侍講進太常少卿拜兵部侍郎以微猷閣待制知應天府徙江寧嘗按張懷素遺黨疏其誣妄山是他郡繫者皆得釋歷知海泰汝宣四州以通議大夫致仕卒贈宣奉大夫謝文曜字聖藻陳州人登甲科教授大名中丞黃履薦為御史臺主簿除秘書正字考功右司二員外郎徽宗立擢起居舍人轉給事中修神宗實訓所論率是安石請擇當時大政事大黜防節其要旨而為之說以進謂神宗能察衆多之謗任之而不貳於是朋黨消而威柄立他皆倣此遼主洪基殂遣文瓘往弔令從者變服而入坐貶秩二等崇寧元年出知濮州滿節武軍移處州又以集英殿修撰知濟州卒 子旣宣和中為駕部員外郎知汝州欽宗時上封事十篇論事切至使金還提點京西北路刑獄金人犯汝州旣自襄陽領兵往援之戰死

汪解字仲容旌德人少從胡瑗學易已乃與王無咎同學於安石預著三經字義首傳誦之其說始行熙寧太學成分錄學政登進士調鼎州司理參軍知黟縣入為太學正累遷國子祭酒兼定嘉二王翊善擢中書舍人為大司成議學制不合遂以顯謨閣待制出知婺州歷穎昌改陳壽二州徙應天府提舉崇福宮卒贈宣奉大夫 王無咎字補之南城人登進士為儀真簿天台令已而棄去復調南唐簿好書力學居嘗閉門與人寡合惟安石言論是從讀書不厭寒暑行役亦不暫釋至京師時安石方向用士大夫多從之游有上鄰以考經質疑者所在學者歸之去來常數百人安石薦其文行該備守道安貧詔以為國子直講命未下而卒年四十六蔡肇字天啓丹陽人能為文長於歌詩初事安石深見器重又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二 侍從宋九從蘇軾游聲譽益顯第進士歷明州司戶參軍江陵推官元祐中為太學正通判常州召為衛尉寺丞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時歷除戶部二部員外郎兼國史編修張商英薦召試進起居郎前此試三題率以宰相上馬為候至肇援筆立就不加潤飾商英讀之擊節拜中書舍人纔踰月以草御史辛義責詞不稱罷為顯謨閣待制知明州言者論其學術反覆包藏異意非議碎雍奪職奉祠會赦復官尋卒郭祥正字功父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聲梅堯臣見而歎曰天才如此真白後身也登進士知武岡縣轉保信軍節度判官從章惇辟為察訪判官當安石用事時祥正奏乞天下大計專聽一人處畫有異議大臣即當屏黜神宗覽之曰此必宰執素親臆者出其章以示安石因問卿識郭祥正乎其人似可

用安石恥為小臣所薦極口陳其無行遂以殿中丞致仕後復出通判汀州知端州棄去隱于縣青山而卒

冊曰功父名聞乃趨時好忍捐珠玉樽藥是抱若彼醜徒何足與較

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熙寧初廷試對策首迎合用事大臣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為第一釋褐簽書奉國軍判官還判登聞檢院為國子丞至校書郎元祐初歷集賢校理職方員外禮部郎中給事趙君錫論自安石變法士習大異非崇王氏學無以得高第願未有若祖洽之公然訕諺者出提點淮西刑獄紹聖中由左司郎中起居郎拜中書舍人給事中祖洽性狠愎專喜諛附言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願稍合羣情決之獨斷珪遂追貶又言司馬光呂公著獲終廟下恩禮隆縹蔡確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二

七

侍從宋九

受遺定策而貶死慎外乞恤其孤又言使確當時稍失事幾珪果得遂姦謀則先帝遂失正統不知今日神器孰歸臣為朝廷宗社明確之功正珪之罪勸沮忠邪於千萬年以此報神宗足矣其論幸類此尋坐舉王回不當出知濟州徙洪州所至以牟利贖貨聞諸事會布人目為小訓孤布用事欲召大用韓忠彥不可白為竇文閣待制知青州未赴布竟引為吏部侍郎布罷出知定州徽宗怒其躁妄降集賢殿修撰提舉沖佑觀復知洪與亳州加徽猷閣直學士卒

蔡凝字文饒開封人廷試對策揣蔡京復用言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繼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訢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不

以為疑動搖國是不以為憚願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得擢第一願所對於天下解褐即授正字遷起居中書二舍人自布衣至侍從纔九月前所未有也凝一意諂附蔡京敘族屬尊為叔父及攸修等出見凝遽自悲曰向者大誤翁乃叔祖比皆諸父行也遂列拜之會八寶赦恩詔兩省差擇元祐黨人情輕者出籍凝不肯書言者論其不能擴上恩意出知和州明年加顯謨閣待制知杭州凝未第時以書謁陳瓘稱其諫疏似陸贄剛方似狄仁傑明道似韓愈及對策持論頗異欲害瓘以滅口因其子正彙告京不軌執送京師復召凝為給事中又謀使石城治瓘幾不免語在瓘傳御史毛注言其巧言惑眾造為毀端不報范柔中始以上書入邪等至是得進階凝言其嘗毀神考哲宗有弗共戴天之誓自今春黨人復官士論駭愕有致疑於紹述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二

八

侍從宋九

者乞削其敘遷昭示奸惡從之張商英作相常安民與之書激使為善凝弟萊剽其藁示凝即論之以搖商英凝遷翰林學士坐安議政事罷提舉洞霄宮起知建寧方建神霄宮率先奏辨下詔褒獎名為學士承旨禮部尚書御史言凝游太學則挾詭計以鉗諸生居侍從則挾私事以脅宰輔處門下則借國法以快私忿宜重寘諸罰遂貶單州團練副使房州安置宣和中復龍圖閣直學士再知杭州為政喜怒徇情任刑大慘方臘亂後西北戍卒代歸人得攜絹錢禁民與為市下其直而強取之卒怒縱火焚州治將殺之凝踰垣走免詔奪職罷歸卒

俞卓字祗若江寧人以上舍生賜進士第一歷辟雍博士秘書正字吏部員外郎起居舍人兼定嘉二王記室擢中書舍人進給事中殿中侍御史毛注議罷增石炭場舉駁其非除顯謨閣

待制知蔡州改襄州還拜給事中上言學校三代所同然崇寧四年以前議者以為是五年則非之大觀三年以前議者以為是四年則非之豈學校固若是哉觀望者無定說爾必使士有成人無異論事之不美者不出於學校然後為得言頗見行蔡京再相憾所用士多畔已惟果始終遂拜御史中丞陳士風六弊以發戶部尚書劉炳陰事忤京意改翰林學士遷兵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德府罷提舉崇禧觀又以毀紹聖法度貶常州團練副使安置太平州復述古殿直學士知江寧卒時彥字邦美開封人舉進士第簽書穎昌判官入為秘書正字集賢校理紹聖中遷右司員外郎使遼坐受賜增拜隱而不言廢罷復提點河東刑獄徽宗立名改吏部員外郎擢起居舍人至太常少卿以直龍圖閣出為河東轉運使入累吏戶二部侍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二

九

侍從宋九

霍端友字仁仲武進人徽宗即位策進士第一授宣義郎不閱月累遷校書著作起居郎中書舍人故事舍人止服黑角帶帝顧見之曰給事舍人等爾而服飾相絕如是始命服金紫犀帶佩魚進給事中至大司成禮部侍郎上言朝廷尊安重內輕外自今可令內外侍從更出迭入以奉禁闈殿大拜俾天下之勢如持衡然庶無首重尾輕之患疏入即自請補郡以顯謨閣待制出知平江改陳州為政以寬聞不立聲威陳地卑下苦潦時疏新河入百里而去淮尚遠水不時洩端友請益開二百里徹于淮水患遂息內侍石燾傳詔索瑞香花數十本端友疏罷之

轉吏部侍郎至通議大夫卒贈宣奉大夫

冊曰宋制大魁每稱國器政地台階十年躡致熙寧而後悉皆此類東彥鄙夫會何足齒葉蔡姦回至今視此

呂嘉問字望之以舊入官由條例司權戶部判官筦諸司庫務行連竈法於酒坊歲省新錢十六萬緡自王韶創緣邊市易之法安石善之用魏繼宗議即京城置市易務凡貨有可居及滯而不售者悉以平價收之願以易官物者聽命嘉問提舉嘉問上建置十三事居二年連以羨課受賞神宗聞其擾民因語安石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幣及果實大傷國體安石強詞自解至議朝廷黷勝以為不知帝王大略且曰非嘉問孰敢不避左右近習非臣孰為嘉問辨者帝曰即如是舉朝何故咸稱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嘉問條析略曰天下之財匱乏良由貨不流通貨不流通由商賈不行商賈不行由兼併之家巧為推抑故設市易京師以售四方之貨常昂其價高於兼併之家而低其倍蓰之直官不失二分之息則商賈自然無滯矣又以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此皆百姓所願不如人言今吏祿雖云增厚未及昔日所得之半市易所收免行錢亦未足以償倉法所增之祿以此推窮則利害立見矣值大旱帝憂心惻怛語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以上初市易隸三司薛向為使嘉問恃勢陵之會布代向心不能平會上出手札詢布布名繼宗訪實繼宗憤嘉問掠其功遂列上其迫挾官府多收息錢及他姦利事詔布與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至三司有繼宗使誣布增加其言繼宗不從事未決安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二

十

侍從宋九

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曰吾已薦惠卿矣惠卿既執政竟成前獄布得罪嘉問亦出知常州安石復相名檢正中書戶房復罷出知江寧轉運何琬劾其營繕越法徙潤州復坐免久之入為吏部郎中光祿卿言者交論市易之害言朝廷出本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于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木錢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坐削三秩黜知淮陽軍悉罪前枝賞者紹聖中擢寶文閣待制戶部侍郎加直學士知開封府阿附章惇蔡卞鍛鍊上書人罪至焚去案牘以滅口徽宗即位暴其罪惡出知懷州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鄂州安置而死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蔡以安石出氏曰為家賊故不得與祖父同傳 李孝壽字景山為開封戶曹參軍嘉問命攝司錄事成其冤獄多殺不辜坐削秩蔡京復之累遷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二 十一 十一

大理太僕二卿顯謨閣待制為開封尹閻里亡賴子自截臂腕託廢疾凌良民孝壽藉其名移付旁郡加直學士出知興仁開德二府蔡京起章惇獄復還孝壽開封使即訊窮治逮繫踰千人方冬慘掠囚墮指脫足投于垣外日夜鍛鍊猶嫌其緩又知號究二州坐與巡檢戲射在人張立死除名無何起知蘇州政和初拜刑部侍郎三尹開封有囚逃獄盡執守兵及吏凡殺四十餘人猶以獄空表賀毛注論其殘虐乞加譴不聽後以疾罷為龍圖閣學士提舉醴泉觀死贈正奉大夫 李孝稱字彥聞及之子以蔭登朝崇寧中提舉湖北北京西常平提點京西南路刑獄以阿蔡京劾宋喬年遷工部員外郎不閱月轉大理少卿連奏獄空擢工戶二部侍郎為開封尹逮治陳瓊子正彙竄流海島京愈德之進工刑二部尚書數增秩而死贈光祿大夫

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第進士調夔州觀察推官熙寧元年改著作佐郎召試學士院以為館閣校勘校正中書戶房兼修條例進集賢校理時新置三司提舉帳司官祿豐地要人欲得帝特與之呂惠卿制手實法許災傷五分上不預宗孟言此天下良法所以正百年未正之版圖初何所擾而待豐歲乎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張弛其法民益困病俄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知制誥帝稱其有史才命同修兩朝國史為翰林學士兼侍讀舊制學士止服金帶宗孟入謝帝曰學士職清地近非他官比而官儀未寵特加佩魚著為令書局承旨張誠一頗肆橫挾中旨以脅同列宗孟於帝前白其姦帝以為不阿拜尚書左丞將大用帝常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遽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說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二 十一 十一

耶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他人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至無以容僅一歲御史論其荒于酒色又繕治府舍過制罷知汝州踰年加資政殿學士徙毫杭鄆三州鄆介梁山濼素多盜宗孟繩治之雖小偷微罪輒斷其足筋由此盜益起徙河中以慘酷奪職知虢州明年復知河中還其職帥未與移大名卒年六十六宗孟性侈汰每旦封羊十豕十然燭三百常日盥濯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每用婢數十人一浴至湯五斛他奉養率稱是嘗以書抵蘇軾云晚年學道有所得軾答之曰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一曰儉蓋鍼其失云

吳居厚字敦老洪州人第進士為武安節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開田以均給梅山舊計勞得大理丞轉司農屬元豐間提

舉河北常平增損役法五十一條賜銀緋為京東轉運判官升副使居厚精心計會時方興利籠絡鈎稽收羨息錢數百萬即萊蕪利國二冶官自鑄錢歲得數十萬緡詔褒其能擢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前使者皆以不職蒙譴乃與河北塞周輔李南公會境上議鹽法請以鹽息買絹資河東發大鐵錢二十萬貫佐陝西軍興募民養保馬利孔搜剔無遺居厚本起州縣凡流無間閱勳舊徒以言利得幸不數歲至侍從嗜進商利之徒競為腹餽所至成風而居厚尤括克劇盜王冲因民不忍聚衆數千欲乘其行部至徐募取投諸冶居厚聞道遁去元祐治其罪責成州團練副使安置黃州章惇起為江淮發運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之間賴其利名拜戶部侍郎更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為永泰陵橋道頓遞使坐積兩留滯罷知和州崇寧初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二 侍從宋九

復尹開封拜尚書右丞進中書門下侍郎以老避位為資政殿學士東太一宮使恩許服方圓金毬文帶白是執政視此出知亳州徙太原道都門留為佑神觀使遷知樞密院事政和三年以武寧軍節度使知洪州卒年七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居厚在政地久以周謹白媚無赫顯惡惟一時聚斂推首稱云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祖高父傑俱太常博士有治行傑字端父幼警悟登進士為校書郎知長興徙知連州康定初上封事言今用兵大患行陣無法而出於臨時將無素備而取於倉卒軍不予權而監以宦侍若是者雖得古之材能亦必屢戰而屢敗後終集賢校理有所著史論辨國語希登第調涇縣主簿還為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后父喪太常議服淺素希奏改服苴熙寧間遣使高麗聞命懼形於色因辭神宗怒責監

杭州樓店務歲餘通判秀州復知禮院遷著作佐郎禮部郎中元豐六年預修兩朝實訓元祐初歷秘書少監起居中書二舍人言者疏其行誼浮偽士論羞薄不足以玷從列除集賢殿修撰出知蘇州更宜湖潤杭毫五州加天章閣待制紹聖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道闕下會哲宗親政章惇欲逞毒於元祐諸臣使典書命許以執政希遂甘心焉復為中書舍人自司馬以下數十人貶官之制皆希為之詞極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諍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修神宗實錄兼侍讀哲宗問神宗殿曰宣光前代有此名乎對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為顯承遷禮吏二部尚書翰林學士惇疑會布在樞府間已使希同知樞密院以相伺察希口為布所誘且怨惇不引已執政遂叛惇會邢恕論布罪因并罷希出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二 侍從宋九

知亳州轉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徽宗立徙大名上河東邊計三策右正言陳祐論其黨附權要名節掃地貶知揚州卒年六十七

溫益字禹弼泉州人天稟狡猾能傳會第進士歷太宗正丞利州路并湖南轉運判官工部員外郎紹聖中由諸王府記室出知福州徙潭州鄒浩南遷暮宿村寺益遣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而去他如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被逐在其境內幸為所困用事者悅之未及用而徽宗以藩邸恩召為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讀陳瓘論其不宜列侍從處經惟不報除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猶兼侍讀時執政倡言帝於哲宗當服兄弟之服會肇舉史記所稱堯舜同出黃帝以嘗臣堯制服三年益意附執政奏史記世次不足信堯舜非

同出得選吏部尚書建中靖國元年拜尚書右丞鄧洵武獻愛
莫助之圖帝初付會布布辭改付益益得藉手希進勸帝宜相
蔡京指天下一切善士以為異論極意附京會京與布爭事帝
前益叱曰會布安得無禮帝不樂布既得罪京遂為相進益中
書侍郎其仕宦從微至著無片善可紀及是時復與京立異一
日京擬監司郡守錢餼等十人益稍不謂然京使鄭居中從其
所問之益曰君在西掖每見所論事舍人得舉職侍郎顧不許
耶今丞相除授皆其姻黨欲不逆其意得乎京聞亦頗懼之甫
踰年卒年六十六子萬石至尚書

陸蘊字敦信侯官人登進士為春秋博士經廢員省改會要所
檢閱文字崇寧中提舉河北兩浙學事哲宗親政召拜禮部員
外郎轉吏部郎中入對言詔禁元祐俗學不以使一路而猶得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二 侍從宋九

為守令臣愚未見其可請併禁之遷辟雍司業議原廟不合黜
知瑞金縣還為太常少卿國子祭酒至中書舍人請葺諸州天
慶觀立學事司考課法擢御史中丞引門下侍郎余深親嫌自
列徽宗不許在職頗論事言御筆一日數下而前後相進非所
以重命令輔相大臣宦官戚里賜第營築奪占民居縣官市材
不予其直貴游子弟以從官領閑局奉朝請為員很多無益於
事又賜予過制中外用度多於賦入數幸私室乖尊卑之分非
臣下之福其言皆中時病尋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改建州弟
藻同時由列曹侍郎出知泉州閩人以為盛事後加顯謨閣直
學士引疾提舉鴻慶宮卒

張閣字壘卿河陽人第進士由衛尉主簿遷祠部員外郎為人
儉薄無行以婦事蔡京徙吏部郎中遷宗正少卿起居舍人改

顯謨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拜給事中殿中監為翰林學士京免
相閣當制歷數其過詞語警拔人士多傳誦之京復相遂以龍
圖閣學士出知杭州思所以固寵辭日乞自領花石綱事浙部
和買絹杭居十三請均之他郡歲餘經理有敘去惡少年之為
人害者以治理聞召拜兵部尚書兼侍讀復為學士卒年四十
六

范致虛字謙叔建陽人登進士為太學博士坐送鄒浩停官復
結左街道錄徐知常徽宗召見除左正言道判鄂州崇寧初召
為右司諫改起居中書二舍人與蔡京相結引為講議司詳定
官坐議不合京黨劉昂擠之改兵部侍郎入處華要出典大郡
者十五年又附張商英貶通州政和七年復入為侍讀修國史
除刑部尚書時昂坐王家妖言論死致虛爭之因得減竄士論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二 侍從宋九

復以為賢遷尚書右丞進左丞母喪起復言不當用師契丹恐
邊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慮時相惡其立異遂聽終喪服闋知鄧
州改河南多趣時好營飾道宇賜名練真宮中人規景華苑欲
奪富弼園宅致虛言不可而止靖康元年除知京兆府兼陝西
宣撫京師被兵詔與五路會兵入援時節制陝西錢蓋兵十萬
至穎昌遁王襄亦南走致虛獨與孫昭遠命杜常將民兵萬人
合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步騎二十萬統以右武大夫馬昌
祐趨京師夏假將萬人守陵寢有僧趙宗印喜談兵席益薦之
便宜充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令總舟師趨西京而自引
大軍陸行斬金使持詔止援師者遂奪潼關作長城白關起迄
于龍門所築僅及肩致虛素有勇無謀一聽宗印以僧為軍號
尊勝隊行童子為一軍號淨勝隊舟師至三門津令整兵出潼

副金守將高世由語粘罕致虛腐儒宗印大言實不知兵裨將
李彥仙勸以行者利速多為支軍則舍不至淹敗不至覆若羣
聚而出一蹶於險則皆潰矣不聽至是軍出武關至鄧州千秋
鎮為妻宿所衝死者過半杜常夏淑先遁斬之昭遠似倚等留
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高宗即位言者論劾徙知鄧州尋加
觀文殿學士復知京兆力辭而薦席益李弼大唐重自代次年
金將銀朱兵壓境致虛遁宗印不戰而走責授安遠軍節度副
使英州安置後幸建康召復資政殿學士知鼎州行至巴陵卒
贈銀青光祿大夫

王襄初名寧鄧州南陽人登進士崇寧二年以軍器監簿言事
稱有權庫部員外郎改光祿少卿出察訪陝西還顯謨閣待制
權知開封府政務浩穰訟者株蔓縲繫滿獄晝夜決遣四旬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七 侍從宋九

俱盡以獄空受賞遷龍圖閣直學士吏部侍郎出知航海鄆三
州改應天府歷禮兵二部尚書出知穎州改永興軍蒲城妖賊
王寧適同名請更名宓司諫石公弼論之徙汝州奪職奉鴻慶
宮祠大觀三年起為集賢殿修撰知潭州改兵部侍郎使高麗
還對稱旨賜今名歷工吏二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坐薦引近
侍罷知亳州又坐交通郭天信落職罷祠久之起知鄧州加資
政殿學士徙知淮寧府以言事忤王黼復奉祠宣和六年又起
為河南尹金人再入出為西道都總管張杲副之以所部兵會
康王于虞城縣高宗即位命知河南與趙野分總西北道諸軍
坐迂道宿留降寧遠軍節副永州安置卒 趙野開封人登政
和進士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試起居中書太子三舍人給
事中六司成刑部尚書翰林學士時京輔更秉政植黨相擠莫

有能兩全者野處之皆得其心宣和七年拜右丞升左丞靖康
初為門下侍郎徽宗東幸出為北道都總管已而落職提舉崇
福宮元帥府建除為宣撫與范訥守東京尋帥師屯宛亭以待
王師王襄既責野亦降安遠軍節副安置鄧州建炎初復起知
密州時盜賊充斥命令阻絕野棄城去軍校杜彥等乘間作亂
追執之遂見殺

孫昭遠字顯叔眉州人登進士調長沙尉辟河東經略司歷知
鳳翔天興二縣河北山東撫諭盜賊幹當公事尋擢河北燕山
府路轉運使靖康初名為水部員外郎金圍太原宋師多潰遣
昭遠與折彥質同乘傳招集會洛陽昭遠留守王襄徙治襄漢授
昭遠西道副總管道收潰卒至京兆遇范致虛同進遂劾涇原
帥席貢秦鳳帥趙鼎鄜坊使張深後期之罪建炎元年遷河南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八 侍從宋九

尹西京留守兼都總管至洛收集散亡得兵萬餘柵伊楊使民
入保其冬金人來攻遣將姚慶拒戰而死昭遠命將官王仔奉
啓運諸般神御間道走行在金兵益熾戰不利其下欲擁南還
昭遠罵曰若等平日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為叛兵
怒反擊昭遠遂遇害官屬無免者追贈徽猷閣待制
梅執禮字和勝浦江人起進士調常山尉薦為教令所剛定官
武學博士司成強淵明言其賢蔡京謂未嘗識面執禮聞之曰
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者而已卒不往歷軍器
鴻臚二丞比部度支二員外郎更有以楊戩名持茶券取錢三
百萬執禮一聞知其妄遽以白於上罪之進吏部左司郎中國
子司業兼資善堂翊善權中書舍人給事中繳駁前執政林摠
吳復故職中旨孟昌齡奪耶人屋楊戩占外郡卒之留役中都

者又張佑董菲太廟僭求賞皆駁弗行遷禮部侍郎素與王
 輔善輔嘗置酒夸示園池妓妾之盛執禮曰公為宰相當與天
 下同憂樂今方臘流毒瘡痍未息豈歌舞宴樂時乎退又戒之
 以詩輔愧怒會孟襲原廟後至奪職出知新州俄復集英殿修
 撰徙滁州時鹽賦虧額除苦抑配執禮請於朝詔損二十萬除
 人德之欽宗立徙知鎮江名為翰林學士道除吏部尚書改戶
 部尚書方軍興調度不足請以禁內錢隸有司凡六宮廩給皆
 由度支乃得下有小黃門持中批詣部取錢而封識不用覆執
 禮奏密詔杖之併責典寶夫人京師失守金人質天子邀金帛
 以數百千萬計執禮與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
 中安扶同主根索金銀哀民力困竭方思有以窒其求而宦者
 挾宿怨語金人曰城中七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二 九 侍從宋九

換粟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會怒呼四人責之先取其副胡舜
 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侯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為之請俄遣還將
 及門呼四人皆下馬搥殺之而梟其首執禮年四十九是日天
 宇晝冥士庶皆隕涕憤嘆高宗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復加
 資政殿大學士初車駕再出執禮與宗室子防謀集兵奪萬聖
 門夜擣金管迎二帝以歸而王時雍徐秉哲使范瓊泄其謀故
 不克
 程振字伯起樂平人少有軼材入太學一時名輩多從之游徽
 宗幸學以諸生右職除為辟雍學錄遷太常博士提舉京東西
 路學事請立孟軻廟於鄒配以公孫丑萬章樂正克等從之提
 舉京西常平入為膳部員外郎兼太子舍人宣和崇道家之說
 振侍太子從容舉老子語云為之於未危治之於未亂今不固

根本於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區區非老子意也他日太子為
 上道之微宗寤頗欲去健羨疏左右近習而宦寺楊戩輩懼不
 得肆因譏家令楊馮以為輔太子幸非常微宗震怒執馮誅之
 太子之言亦廢會享明堂言古者大祭祀登俊受爵必以上嗣
 此禮經所載且元豐彝典具存今殿下不預非所以尊宗廟重
 社稷也太子矍然曰宮僚初無及此者薦為中書舍人方臘起
 振謂王輔宜乘此時建革天下弊事以上當天意下順人心輔
 不悅又侍郎馮熙載出知亳州輔欲振詆以隱語振不從輔使
 言者幼罷振靖康元年起除吏部侍郎上言柄臣不和論議多
 駁詔令屢改失於事幾金人交兵半歲而和戰之說至今未一
 裁抑濫賞如白黑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議今日一人言之
 以為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為非而止或聖斷踰度而不暇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二 九 侍從宋九

嗜吞或大臣偏見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矧今
 外患倡獗如此陛下尚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懲艾乎上嗟
 味其言竟不能用拜開封府尹詔捕亡命卒得數千人振言方
 多事之際若殺之必駭觀聽請盡釋以謀步軍未幾與執禮同
 及於難死時年五十七從子庭訪得其首歸葬之高宗贈端明
 殿學士官其子及親屬三人端平初曾孫東請謚剛愍陳知質
 史失其傳扶乃安燾子也
 李熙靖字子安常州晉陵人唐相德裕九世孫祖均父公弼三
 代皆登進士公弼崇寧初通判潞州坐議三舍法使者劾其沮
 格詔令貶死熙靖擢第後又與譚世勛孫傳同中詞學兼茂科
 為辟雍錄太學正升博士以父老丐外便養除提舉淮東學事
 入為兵部員外郎父憂去還為右司員外郎時王黼以太宰領

應奉司又方事燕雲立經撫房於中書熙靖言應奉非宰相所當預尚書樞密皆有兵房經撫可以不設黼積不樂留滯久之中以他事貶兩秩黜罷乃拜中書舍人蔡攸又惡之出知拱州靖康初以故官名與世勣同主管龍德宮改顯謨閣待制道君待之甚厚俄提舉醴泉觀張邦昌使直學士院固不受憂憤廢食家人進粥糜藥餌寬譬之終不食故人視其病相持累泣索筆書王維百官何日再朝天句遂不起卒年五十三建炎初錄其守節與世勣俱贈端明殿學士

譚世勣字彥成長沙人起進士教授彬州雅不喜王氏學除秘書正字在館六年時蔡攸領書局同舍郎多翕附以取貴仕世勣獨坐直廡繙書竟日居與梁師成客隣客致致師成願交意亦謝不答以久次除司門員外郎蔡京嫌不附已罷提點太平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二 侍從宋九

宮久之遷吏部郎中倖臣妄引恩澤任子吏白有某例世勣堅持不與已而取中旨行之進少府監拜中書舍人上六事曰重命令惜名器廣言路吝賜予正上供省浮費又請辨正宣仁謗史述欽聖遺旨以復瑤華仍用富弼仿食神祖黜安石配享宣聖後皆施行彗出東方大臣或進諛說指為敵國將衰之兆世勣而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進給事中兼侍讀內侍喧爭殿門詔以贖論世勣駁其不恭言小惡不懲馴至大患請以童貫為鑿疏入同類側目何臬建議分外郡為四道世勣言裂天下以付四總管而王畿所治總十六縣有尾大不掉之慮臬不樂改禮部侍郎金兵南下世勣陳三策守邊為上守河為中巡幸江南為下又請遣大將泰元以所部京畿保甲分護國門使兵勢連屬首尾相援即金人不敢逼孫傳深然之格於臬議再

扈車駕至金營說其用事者以十害言講解之利詞意忠激張邦昌僭國令與熙靖同直學士院稱疾臥不起以憂卒年五十四

孫傳字伯野海州人登進士為秘書正字校書郎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言于尚書蔡攸曰天下事亟宜有所變不然必敗攸不能用遷秘書少監中書舍人宣和末言高麗入貢所過調夫治舟騷然煩費于中國無益時相忌之謂論同蘇軾奏貶斬州安置靖康元年召為給事中進兵部尚書上章乞復祖宗法度大意以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姦時謂名言拜尚書右丞同知樞密院事金人圍都城傳日夜親當矢石會得妖人郭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二將掃蕩無餘傳與宰相何臬深信不疑授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凡用七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二 侍從宋九

千七百七十七人無問技能但擇其年命合六甲者旬日而得皆市井游惰有武臣欲為偏裨京不許曰汝命明年當死恐為吾累其誕妄類此金兵攻城益急京云擇日出兵便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識者皆為之危而京談笑自若謂非至危急吾師不出衆數趣之易期再三乃啓宣武門出戒守陴者悉下無得竊覘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謀而前京兵敗退墮護龍河填屍皆滿京遽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是日敵遂登城二年正月欽宗詣金營命傳兼少傅輔太子留守帝兼旬不返屢貽書以請及廢立檄至傳大勸曰苟立異姓吾當死之因留太子不遣密謀斬死囚十數并求得貌類太子者殺之詭言宦者欲竊太子出奔悞為亂兵所殺冀以給金人而匿太子民間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傳遂以留守事付

王時雍而奉太子同詣金營。金守門者止之曰。我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以死從。金人挾之去。明年二月。死于朔廷。紹興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定。

耿南仲。開封人。登第。提舉兩浙常平。轉運判官。提點廣南東路。及夔州路刑獄。荆湖江西兩路運副。入為戶部員外。太子右庶子。改定王嘉王侍讀。試太學詹事。徵猷寶文二閣直學士。在東宮十年。欽宗為太子。素親倖之。及辭內禪。得疾。出臥福寧殿。宰相百官班候日暮。不敢退。李邦彥令南仲入勸明日帝即位。拜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甚禮重之。賜宅一區。轉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南仲自謂東宮舊臣。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位。居已上。忌之。因每事異議。力主求和。擯斥不附。已者。凡綱等所為。悉沮之。康王使軍前請南仲借帝側。其老命其子中書舍人廷簡錄。

卷一百三十二

待從宋九

人廷簡代之。金兵再至。議割兩河地。許和。須大臣報聘。乃遣南仲往河東。攝昌往河北。南仲以老辭。上大怒。不得已。借金使王訥行至衛州。鄉兵欲殺訥。訥脫身去。南仲遂走相州。與文武官吏勸進高宗即位。薄其為人。罷為觀文殿大學士。奉洞霄宮祠。延禧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已而交論其主和誤國罪。父子鑄秩與祠。尋責臨江軍。居住中丞張澂。又以為首帝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每欲手劍擊之。降授別駕。安置南雄。行至吉州死。

靖昌字資遠。初名山臨川人。上舍。釋褐。為相州教授。蔡攸薦除祕書郎。右司員外。為人疎雋。喜周人之急。尋以直龍圖閣。湖南轉運使。還為太府卿。戶部侍郎。改開封尹。昌木厚。王輔既而從。蔡京為輔所中。罷知德安府。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安置衡州。欽

宗立。吳敏用事。以昌猛厲。徑行為可。功已自散。地授顯謨閣直學士。知開德府。道拜兵部侍郎。進戶部尚書。領開封府。遇事奮然。不顧敢于誅殺。敏度不可用。始憚之。引唐恪徐處仁共政。獨遣昌太學生陳東及士庶十餘萬。搥鼓伏闕。請留李綱。經日不退。喧呼震地。遇內侍輒擲而殺之。府尹王時雍麾之不去。帝顧昌諭旨。眾畏其暴。相率聽命。時雍欲寘獄。昌力止之。京師危急。拜同知樞密院。入謝。陳扞敵之策。願激合義勇之士。設伏開關。出不意。迅掃營師。以報帝壯之命。提兵守禦。得以便宜行事。會議割兩河。昌與耿南仲同奉詔。昌當詣河北。以親辭。帝怒不許。泣曰。兩河之人。忠義勇勁。萬一不從。必為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閉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絕而登。鈐轄趙子清麾眾共其口。而醫之。時年四十九。父用之以憂死。

卷一百三十二

待從宋九

冊曰。國家將亡。妖孽競出。名為從臣。斯乃狼疾。李綱。錚錚庶幾全節。孫傅。愚忠身死。奚益。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二 終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三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十

宗澤 子穎 呂好問 子本 張怒

李邴 季陵 汪藻 葉夢得 會開 弟幾

勾濤 李彌遜 弟彌 翟汝文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氏夢天大雷電火燭其身而生

幼蒙夾有大志登元祐進士調館陶尉呂惠卿檄視河壩事

澤適喪子弗顧遂行中使督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僵仆相望

澤上書其帥請少需之至春不撥而辦擢知龍游為民建學校

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調晉州趙城令請升縣為軍不聽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三 附錄宋十一

澤曰承平固無慮他日有警當思吾言耳又知掖縣却使者市

牛黃得旨報罷通判登州州境官田數百頃皆不毛歲橫取於

民以供賦澤奏免之會方取道登州渡海結女真謀攻并丹澤

歎息曰天下自此多事矣乞歸結廬東陽山谷閉靖康初中丞

陳過庭等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議者謂澤剛方不撓恐害

和議罷其行命知磁州時兩河失守之官者率託故不行澤即

日單騎就道磁經殘破人民逃徙帑廩枵然至則繕城浚池治

器械募義勇為固守之計上言請與邢洺趙相五州各蓄精兵

二萬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常得十萬勝兵矣帝嘉之

就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騎數千薄城澤擐甲開門縱擊斬首

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

止之曰肅王夫不返今又詭辭以致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詔

以澤為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請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

王不從乃自將趨之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德夾擊之大捷金

留兵分屯復遣壯士夜擣其營破三十餘砦康王開大元帥府

檄兵會大名澤履水渡河言君父望汝何啻饑渴願王引軍直

趨澶淵不可因和議阻師汪伯彥等難之王遣澤先行自是不

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自大名至開德十三戰皆捷勸王

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宣撫范訥知典

仁府會林合兵入援皆不至澤獨以孤軍進與金人遇遣陳淬

孔彥成屢敗之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三千騎往援敵果至又敗

之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擊又敗之兵進至衛南澤計將

孤兵寡非深入不能成功遇敵揮眾直前轉戰而東敵益生兵

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三 侍從宋十一

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敵退却數十里澤

曰敵眾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乃亟徙其軍金人夜

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出康王承制拜為徵猷閣待制

澤聞二帝北行即提軍自滑趨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

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時邦昌已僭位王移書

約會近郊按甲觀變澤上書陳天意有在宜亟行天討興復社

稷今天下屬望在於大王惟行之得其道則有以慰億兆之心

所謂道者近則正而遠柔邪納諍諍而拒諛佞尚恭儉而抑驕

侈體憂勤而忘逸樂進公貨而退私僞復累表勸進高宗即位

入覲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與李綱同入對慷慨論國事綱奇

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乃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襄陽時方議

割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

傳之萬世。何遠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請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彰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播救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視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怖。當躬身矢石。為諸將先。得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收知青州年。已六十九。開封尹閻綱言。非澤不可。徙知府事。時京城樓櫓盡廢。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澤威望素著。既至。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復軍法五人為伍。二十五人為甲。百人為隊。五百人為部。二千五百人為軍。各以牌書伍長甲正至隊將部帥正副姓名。令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軍統制。領之。有所呼召。按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三 三 侍從宋十

牌以遣軍賞功。司申明軍政。又捕誅令賊者。數人下令。盜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漸屏息。民賴以安。巨寇王善楊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各擁眾數十萬。少者數萬。澤遣人諭以禍福。勸令立功。悉解甲聽命。疏請上還京。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金遣人。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令延置別館。澤上疏爭。且曰。臣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降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猶以為非許。景衡抗疏。力辯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澤視師河北。還疏言。今之言遷幸者。猶前之言和議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猶前之言和議不可者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說。隨以獲罪戾者。惟陛下熟思審慮。昔富貴者為是乎。罪累者為是乎。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奈何輕棄以資敵乎。有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

又疏京師腹心也。兩河雖未寧。特一臂之不伸。爾豈可因一臂而并棄腹心。昔景德間。王欽若陳堯叟紛紜勸幸。惟寇準毅然請征。臣非敢望準。然實以章聖望陛下。凡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輒為潛善等所抑。兀術渡河。謀攻汴。諸將請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長驅。正坐斷河梁耳。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敵聞之。遁去。明年復自鄭抵白沙。去汴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繞出敵後。伏其歸路。行方與金兵戰。伏起。前後夾擊敗之。黏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捕得斬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及燕人何仲祖持書來招澤。數俊民罪。并金將皆斬之。而貸仲祖。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三 四 侍從宋十

選兵五千。令部將張撝馳赴力戰而死。急遣王宣往救。破敵走之。迎為喪歸。恤其家。以宣權知滑州。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多以勤王為名。朝議欲下令禁止。澤疏言。自敵圍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朝臣無遠識。不能撫而用之。使饑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強者為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所致。爾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岩。及諸處節義民兵。自黥其面。爭先救駕者。不知其幾。此詔一出。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效忠義者哉。遣人王策為金將往來河上。被擒。澤釋而禮之。因問敵國虛實。盡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會轉資政殿學士。遣子穎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為。則無不成。自去秋至今。春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車駕若不早回。民心何所依戴。

一書 卷一百三十三 四 三三

今丁進兵數十萬願護京城李成亦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
楊進等兵百萬皆願同致死力矧諸將聽命萬民引領日望官
兵之至以幾而言中興之兆可見陛下宜乘此時收復伊洛捍
蔽滑臺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虞乎近聞有旨於儀真教習
水戰此規規偏霸之謀楚人城郢之計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
守遂爲江寧控扼之計耳澤在中原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
尊憚之對南人言必稱宗命命久之上無還京意澤又疏言聖
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
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討逆復二聖其上皇所御
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未有宮室望改修寶錄宮以爲迎奉
之所使天下孝親敬兄是以身教也不報澤以中原無所倚仗
請於上命親弟信王榛爲兵馬大元帥汪黃輩譖澤心懷異圖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三 五 侍從宋十

本實先撥英雄齋恨千古嘔泣
呂好問字舜徒以父希哲廢補官崇寧初治黨事好問以元祐
子弟坐廢監東嶽廟改揚州儀曹蔡卞爲帥不肯攀附欽宗立
以薦爲左司諫遷諫議大夫章前後數十上首疏蔡京過惡乞
投海外又請削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饗表江公望張庭堅任
伯雨龔夬等滿元符上書獲譴者時金兵既退大臣不復顧慮
武備益弛好問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退奔衝而列勤王之
師於畿邑以衛京城不報復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好問
知袁州上知其忠遷吏部侍郎入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軍民
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宜帥其
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好問獨不去諭曰若屬
心誠忠義然駕出必甲乘無關而後動詎可輕耶宜誦服麾其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三 木 侍從宋十

名拜門下侍郎陽爲尊任而實奪之權澤憂憤疽發於背諸將
入問疾澤曼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
死無恨因口誦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句翼日
風雨晝晦無一語及家事但呼過河者三年七十薨都人號慟
遺表稱力殫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諡忠簡澤質直
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以爲活而自奉甚薄常以側身嘗膽自勵
不肯安居美食始招集羣盜聚兵儲糧連結燕趙豪傑自謂渡
河尅復可指日計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穎居幕府素得士心
都人請以繼父任會已命杜充用爲留守判官充反澤所爲大
失人心穎屢爭不從乃持服歸自是豪傑離心將士去者十五
兵羣聚城下輒復爲盜而中原不守矣後終兵部郎中

冊曰天地反常南北間別伯紀汝霖奮起闕浙中州淪喪

聞高宗即位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上勞曰賴卿之力宗廟獲全除尚書右丞李綱及待御史王質論其嘗汗偽命不可以立新朝上曰好問始終心跡明白非他人比好問自慚力求去疏言臣若開門潔身實不為難徒以世被恩所以甘受賢者之責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奉祠復以恩封東萊郡侯避地卒於桂州六子 本中字居仁幼故悟會祖公著奇愛之公若堯帝后臨奠諸孫撥中朔中用中忱中羅立庭下后獨進本中摩其首勉以忠孝及長從楊時游酢尹焞遊究竟三人疑異未嘗苟同以公著遺表恩授承務郎坐黨事廢元符中主濟陰簿秦州士曹掾辟大名府司幹官宣和六年除密院編修官靖康初歷職方祠部二員外郎以父嫌奉祠父憂服除改直秘閣紹興六年召見賜進士出身權起居中書二舍人內侍李琮失料曆上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三 七 侍從宋十

以潛邸舊人不用保任特給之本中繳還曰此非官中府中一體之義監草場苗互以賊敗詔獄之本中言若此刑嘗用則紹聖權臣當國之時士大夫無遺類久矣况其中或有枉濫異時雖欲收拭容可得乎願酌令常罰土皆從之七年上幸建康奏當今急務必先求人才恤民隱講明法度詳審刑政開直言之路然後練兵謀帥使江南北有不可動之勢伺彼有變一舉可克若徒有恢復之志而無其策邦本未強恐生他患今江南兩浙科須冒繁問里告病倘有水旱乏絕姦宄竊發未審朝廷何以待之內侍鄭誥落致仕得兵官本中言當今賢士大夫未能顯用巖穴幽隱未能招致乃起議以統兵之任何耶命遂寢引疾乞祠復召為太常少卿兼侍講權直學士院通和使至言當示以餘約不在供饋過侈令無缺乏可也初本中與秦檜同為

郎相得甚歡檜既相私有引用輒封還除目檜勉其書行不從與趙鼎深相知會草鼎遷僕射制有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弱散牛李之黨何如明是以去非檜大怒誣以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為脫身之計風御史蕭振劾罷奉祠卒諡文清學者稱東萊先生有詩二十卷得黃庭堅陳師道句法并春秋解童蒙訓師友淵源錄行於世

張慈字誠伯河間樂壽人登元祐進士累遷龍圖閣學士計度都轉運使勤王兵集慈飛輓踵道即用元帥府印給監鈔以便商賈不聞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高宗器重之命以便宜權大名尹兼北京留守馬步軍都總管上書極論中原不可一日無君上為感悟建炎初為戶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措置戶部財用兼御營副使言三河之民怨敵入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三 八 侍從宋十

國家之營請依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寓兵於農募民聯以什伍使合力拒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皆有長五社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甲長以上免身役所結五百人以上借補官有差有功或藝強及都總首滿二年無過者並補正官論者以為立法精詳前此論民兵皆莫能及詔集為書行之俄賜巡社為忠義社專蒞安撫司遷尚書左丞官至中書侍郎慈善理財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在朝嘗諤有大臣之節論議可否不形辭色未嘗失同列之歡卒諡忠穆高宗每念之謂其謀國盡忠遇事敢諫古之遺直也 權邦彥字朝美河間人上舍登第調滄州教授入為太學博士陞司業積十年餘改直秘閣知易與相州復召為都官郎中與

三輔議不合銜職知冀州高宗開府起兵衛汴命提所部二千五百人與宗澤自澶淵趨韋城據力馬河敵兵大至移屯南華二帝北遷邦彥五表勸進建炎初命知荆南改東平未幾陷入於金邦彥猶率民死守力戰不已民義而從之父母妻子皆沒於敵有司議罪上特憐之僅貶二秩俄起復除寶文閣直學士兼知江州移建康遣裨將平劇盜張琪改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以治辨稱紹興元年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獻中興十議勸上以天下為度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於東南駕御諸將當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命講讀之臣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於前以裨聖學又言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用股已奉以佐國當自執政始分圖而屬大事類非裨將所能必得賢臣然後可制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三

九

侍從宋十

又言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例於本階遷遷都刺史躐升五等紊法之甚康皆封還詞頭凡再降旨竟不行又奏韓世忠部伍奪御器通謀臣止於罰金何以懲後詔降世忠一官知江州陳彥文用劉光世奏錄守城功狀前後牴牾宰相力主遷龍圖閣待制趣康行詞康論奏不已坐是屢忤以集英殿修撰奉洞霄宮祠未幾移躡錢塘除中書舍人康奏去歲郊禮前一日日食而司天不以聞廷臣不以告致陛下所以應天者未至故逆臣敢萌不軌為無先事之戒也今即位閱一再歲惻怛愛民之政徒為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恩哀痛貴躬之詔不著事實而四方不以為信忠佞並馳多士解體刑賞失當三軍沮氣臣願取建炎初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上再三褒諭稱其有諫臣風除左諫議大夫旬日間封事屢上連擢翰林端明二學士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三

十

侍從宋十

向樞密院事時移蹕未定上幸建康欲盡徙中原民於東南康力持不可乃止上巡江寧與李那俱除資政殿學士權知行臺三省樞密院事劉珪為副賜賚詔凡四方奏議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類皆錄焉仍許殺宰執班奏事同衛太后奉神主如江西至洪州金人絕江而渡倉卒奉太后趨虔州御史張廷壽論列以盧菴李回代往扈從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復起左朝請大夫提舉明道宮卒年四十八追復龍圖學士有文集二十卷

李那字漢老濟州任城人崇寧五年進士累官起居中書二舍人北方用兵功賞制勅日數十百辭無留難除給事中同修國史直學士院遷翰林學士嘗與禁中曲宴徽宗命賦詩迺館伴高麗貢使即遣中貴持以示使者傳錄以歸未幾坐言者罷奉

官祠欽宗立除徽猷閣待制知越州再落職予祠高宗復舊職
 踰歲召為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竹劉迥遜位顧邵草詔邵請
 得上御札而後敢作朱勝非令就都堂草赦文降下而面諭苗
 傅以逆順禍福之理且密勸殿帥王元俾以禁旅擊賊元唯唯
 不能用又以大義責逆黨王世修人為之危不顧也進瑞明殿
 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將復辟邵與張守分草百官勸進三奏
 三各及太后手詔并赦文皆一日而具拜尚書右丞未幾參知
 政事與呂頤浩論不合乞罷奉洞霄宮祠未閱月起知平江又
 坐兄鄰失守越州落職明年赦復紹興五年詔問戰陣守備措
 畫緩懷之方條上各五事戰陣之利五日出輕兵務遠畧儲將
 帥責成功重賞格守備之宜五曰固根本習舟師防他道講遺
 策列長成措畫之方五曰親大閱補禁衛講軍制訂使事降勅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三 侍從宋十一
 榜緩懷之畧五日宣德意先振恤通關津遺材能務寬貸皆不
 報閑居十七年卒於泉州年六十二謚文敏有草堂集一百卷
 季陵字延仲龍泉人登政和上舍第三遷太學博士論學術邪
 正異同長官怒譖之執政謫知舒城縣高宗初除太常寺簿遷
 比部員外右司郎中太常少卿從至揚州金人入侵帝倉卒幸
 杭朝廷儀物悉皆委棄陵獨奉九廟神主戴負以行拜起居郎
 中書舍人淫雨詔求直言陵引洪範言肅時雨若今寄太廟於
 道宮薦享有闕留神御於河滸奉安後時此不肅之咎也謀時
 寒若比年盜賊例許招安未幾復叛反墮其計忠臣之憤不雪
 赤子之冤莫報此不謀之咎也狂悖雨若今道路之言謂鑿與
 不久居此自臣臆度決無是事假或有之不幾於狂乎急怙寒
 若軍興以來既結保甲又改巡社既招弓手又募民兵民力已

竭而猶誅求不幾於急乎凡此皆足以致患帝嘉納之封還梁
 楊祖除發運使錄黃言防秋已迫願陛下先定兵衛及扈從之
 臣萬一敵勢猖獗便當整駕親按營壘名諸道兵以為援留將
 相大臣相率死守勿効前日百官跣足奔竄棄城池以予敵使
 生靈墜塗炭財用填溝壑又論宜撫張浚傷於大專忤旨落職
 與祠范宗尹薦其才復職入對言事有可汲慮者四尚可恃者
 一大駕未有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而將不和
 政權去而主益弱惟祖宗德澤尚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興者
 此耳陛下宜有以結之今欲薄歛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輕徭
 以紓民力而師旅方興罪已之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
 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不以言陛下當當賢祿當功刑當
 罪施設注措無不當理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又論呂頤浩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三 侍從宋十一
 既去朱勝非除江西帥未行金人一旦引而南向兵不素練糧
 不素積又不設險何以禦之臣願陛下更擇賢副預為經畫以
 待今日非論安危實論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拯溺可也乃除劉
 洪道戶部侍郎趣往池州措置江防又論汚偽命者多出不幸
 望以情恕明詔宰執於罪戾中選擇實能量付以事勿因一青
 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為國愛人勿復以言詔牘其疏於朝堂侍
 御史沈與求劾其承望宰執風旨罷官奉祠紹興元年復右文
 殿修撰應詔言軍興積弊詰牒則疆以予民蠶草則疆以取民
 舊例和買無本可支新行和糶豈皆盡善有司責辦有不足者
 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預實加逼迫雖名曰借實同奪取兵將
 衣食不取其飽反取其豐美器械不取其堅利反取其華好
 務未勝本初無關心賊至則偽言退保賊去則盛言收復遇敗

之神宗欲命李憲雖王珪猶能力爭之昨八寶恩遠除童貫節度此已不可救今又付以宣撫之任使得青唐何以處之京有析色罷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汝州尋奉祠政和五年起知蔡州移帥穎昌發常平粟賑民時使者劉寄方括錢五十萬繕請糧梗輸後苑以媚宦官楊戩戩委其屬持御筆來賈旁郡皆糾民輸鏹就糴京師怨聲載道夢得極論之詎旨得免李彥括公田以點吏告許籍鄉城舞陽隱田數千頃民詣府訴者八百戶夢得捕吏按治一郡大悅戩彥交怒罷職奉祠及高宗駐蹕揚州召復學士兼侍讀除戶部尚書陳待敵三計一日形以地理山川為本二曰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為重三曰氣以將帥士卒為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張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敵皆在吾度內矣遷尚書左丞奏罷監州州縣擅立軍期可措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三 十一

欽民財者侍郎顏岐知杭州康允之皆嫉之又與宰相朱勝非議論不協歸湖州紹興初起為江東安撫大使兼建康壽春六州宣撫使奏移韓世忠軍屯建康崔增屯采石閻阜分守要害王才引劉豫兵入寇遣使諭降之濠壽叛將寇宏陳下陽受朝命陰與豫通夢得諭以禍福皆聽命八年除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行宮留守奏防江措畫八事金帥宗弼犯含山進逼歷陽夢得往見張俊請速出軍曰萬一金得和州長江不可保矣俊趨諸軍進發聲勢大振金退屯昭關明年復入寇遂至柘臯夢得以所團結沿江民兵數萬分據江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渡而去命兼總四路漕計夢得浚曉財賦初建康屯戶歲費錢八百萬糴米八十萬斛權貨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與諸道兵咸集給以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詔加

觀文殿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平海寇朱明尋上章請老拜崇信軍節度使致仕卒贈檢校少保

會開字天游其先朝人徙河南少好學善屬文登崇寧進士調真州司戶改知歷陽從游酢學日讀論語求諸言而不得則反求諸心每有會意欣然忘食累遷國子司業起居中書二舍人掖垣草制多所論駁忤時相意左除太常少卿責監大寧鹽井召還監杭州市易務除直秘閣知和州徙恩州請祠得鴻慶宮俄判南京國子監復為中書舍人欽宗除顯謨閣待制知穎昌兼京西安撫使奪職奉祠建炎初復職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踰年求去起知平江轉廣東經畧安撫使詔駐潮陽招捕虔寇訖事乃之鎮居二年盡平羣盜召還論自古興衰撥亂之主必有一定之志然後措之事業願講明大計使議論一定斷而必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三 十二

行他日功烈可侔周宣矣又言今車駕所幸限以大江未易逃犯恐窺伺全蜀一失其防則朝廷得高枕而臥乎願擇重臣與吳玠協力固護帝是其言尋屢請去進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兼沿江安撫使名為刑部侍郎時禁旅單弱開請參舊制增補之又改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當草奏檜主和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檜招開慰以溫言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驚曰主上以聖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聖之所依歸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敢聞又引古詭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他日開又以為言檜曰聖意已定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第欲濟國事耳有詔侍從臺諫集議開復上疏言但當修

德立政嚴於爲備以我之仁敵彼之不仁以我之義敵彼之不義以我之戒懼敵彼之驕泰真積力久如元氣固而病自消太陽升而陰自散不待屈已陛下之志成矣不然恐非在天之靈與太后淵聖之所望也檜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曰今日不當說安危只當論存亡檜豐然閉力請歸提舉太平觀知徽州以病免有黃達如者請籍和議異同爲士大夫升黜得權監察御史首劾開褫職久之復秘閣修撰卒年七十一檜死盡復元官還致仕思教開天性孝友厚於九族信於朋友立朝遇事臨大節而不可奪師友淵源蓋有所自云 弟幾字吉甫幼有誠度事親孝母死蔬食終喪舅郎孔文仲武仲早從講學又與劉安世胡安國談經論事其學益粹爲文純正雅健詩尤工入太學有聲試吏部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兼欽慈皇后宅教授召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三

七

侍從宋十

貞元故事反覆論奏帝聽其言遣漕臣賑濟以年請老上曰卿氣貌不類老人姑爲朕留謝曰臣無補萬一惟進退有禮尚不負陛下投權紹興二十七年上閱勞以事除集賢殿修撰提舉王隆觀越三年升敷文閣待制金兵犯塞中外大震有欲增幣請和祈求緩師者幾爭以無益有害爲今日計正當嘗膽枕戈與兵進討且前日傳檄數金君臣如叱奴隸何辭可與之請耶帝壯之孝宗受禪又上數千言將召屢請老乃遷通奉大夫致仕擢其子達爲浙西提刑以便養乾道二年卒年八十二諡文清凡三任嶺表家無長物人稱其廉有經說二十卷文集三十卷二子達最以學稱仕至司農卿達終敷文閣待制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三

七

侍從宋十

將乘機南歸帝命濟草詔持以往聞者流涕八年除史館修撰命重修哲宗實錄帝諭之曰昭慈聖獻皇后病革朕流涕問所欲言后愴然曰吾逮事宜仁聖烈皇后見其任賢使能約已便民憂勤宗社疎遠外家古今母后無與為此不幸奸邪罔上史官蔡卞等同惡相濟造謗史以損聖德誰不切齒在天之靈亦或介介亟宜刪削以信來世朕痛念遺訓未嘗輒忘今以命卿壽數十年來宰相不學無術邪正貿亂所以奸臣子孫得逞其私智幾亂祿陵成書非賴陛下聖明則任申必先有過嶺之謫臣亦恐復蹈媒孽之禍誠為可懼帝慰勉之書成進一秩就館賜宴復修徽宗實錄丞相趙鼎論旨宜婉辭紀載濤曰崇寧大觀大臣誤國以稔今禍借有隱諱如天下野史何尋除給事中求去以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改荆湖北路安撫使知潭州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三 九 自復宋十

秦檜令人諭意欲與共政濤以書謝之復上言管政五事其一大臣密諭王倫變易地界二蔡攸之妻近居臨平咫尺行都畧不畏避三小大之臣皆已甄叙其侍從初無大過理宜牽復四河南故地復歸中國新附之民延頸德澤承流之寄當加精選五宰相引援臺諫皆同舍之舊倚為鷹犬帝歎其忠直賜以繪絲茶藥秩滿提舉太平觀起知湖州以疾卒年五十九帝痛惜贈左大中大夫濤身長七尺風貌偉然頗以忠亮自許國有大議帝委心延訪往復酬詰率漏下數刻始罷料邊情如在目前凡知名之士多所薦進有文集十卷西掖制書十卷奏議十卷李彌遜字似之吳縣人以上舍登大觀進士調單州司戶陽穀縣簿政和四年除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遷校書郎充編修六典校閱累起居郎以言事貶知盧山縣奉嵩山祠隱居八載宣

和未知冀州金人犯河朔諸郡皆警備彌遜捐金帛致勇士修城堞決河壅邀擊遊騎斬首甚眾兀朮北還戒師毋犯其城靖康初召除衛尉少卿出知瑞州二年為江東運判領建康郡事牙校周德敷執帥宇文粹中殺官吏嬰城固守勢甚猖獗彌遜單騎扣城壘射蠟書城中諭以禍福時李綱行次建康相與共謀誅首惡五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改淮南運副知饒州名對言朝廷一日無事幸一月之安一月無事幸一月之安欲求終歲之安已不可得况能安天下大計乎帝嘉其論直輔臣有不悅者仍除直寶文閣知吉州建炎七年遷起居郎彌遜自政和貶斥垂二十年復居是職直前論事便切如初試中書舍人奏六事曰固藩維以禦外侮嚴禁衛以尊朝廷練兵以壯國勢節用以備軍食收民心以固根本擇守帥以責實効時駐蹕未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三 十 自復宋十

定有旨料舟給卒以濟官人彌遜繳奏曰時方孔艱六飛雷動百司豫嚴宜以宗社為心其內侍細故不宜更勤聖慮帝嘉納之權戶部侍郎秦檜再相贊帝決策通和彌遜請對極論和議之害又手疏力爭之言陛下輕祖宗之付託屈身委命自同下國而尊奉之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危國之道而謂之和可乎借使金人姑從吾欲假以目前之安異時一有無厭之求意外之欲從之則害吾社稷之計不從則數端復開是今日徒存屈身之辱而後患未已又言陛下率國人以事讐將何以責天下忠臣義士之氣檜邀至私第曰政府方虛員苟和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免答曰受國恩深何敢見私忘義願今日之事國人皆不以為然獨有一夫可報相公檜默然次日再上疏言愈切直又言館伴使搗摩迎合不恤社稷乞別選忠信之人協濟國事

時和議已決附會其說者至謂向使在明州時主上雖百拜亦不問議論靡然賴彌遜廷爭再三拾雖不從亦憚公論多所降殺九年春再疏乞歸以徵猷閣直學士知端州改漳州歸隱進江西山以終二十三年朝廷思其忠節詔復敷文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 弟彌大字似矩登崇寧進士薦除校書郎遷監察御史假大常少卿充拜丹賀正使時傳聞燕民欲歸漢徽宗遣覘之還奏所聞有二或謂彼主淫刑滅親種類昨離女真侵迫國勢危殆可取或謂下詔罪已擢用耆舊招赦盜賊國尚有人未可取莫若聽其自相攻併遷起居郎試中書舍人同修國史走馬承受白錫特童貫之勢不報師期朝廷止從薄責彌大繳奏之錫坐除名彌大亦出知光州移鄂州召為給事中兼校正御前文籍詳定官拜禮部侍郎金大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三 主 侍從宋十

未幾罷去卒年六十一 翟汝文字公巽丹陽人登進士以親老十年不調每從蘇軾黃庭堅遊後擢議禮局編修徽宗改秘書郎時議東封汝文謂治道貴清淨今不啓上述三代禮樂而師秦漢侈心非所願也責監宿州稅召除著作郎遷起居郎欽宗為皇太子就傳命勸講以時忌蘇黃出知襄濟唐三州因謝章自辯罷未幾起知陳州召拜中書舍人外制典雅一時稱之同修哲宗實錄遷給事中高麗使人貢詔班侍從之上疏言春秋之法王人雖微序諸侯上不可卑近列而尊陪臣遂命如舊制俄論內侍梁師成強市百姓墓田廣其園圃師成諷宰相出汝文知宜州未幾召為吏部侍郎復出知處密二州密負海產鹽蔡京屢變其法有司窮治黨與汝文駁以祖宗法度獲私商不詰所由本欲靖民今繫而虐之為厲無窮悉縱之又奏歲貢牛黃謂牛失黃則死非所以惠農宜輸財分市使其害不專於密從之欽宗內禪改顯謨閣學士知越州兼浙東安撫使高宗即位自改元詔書後所減上供獻諛者悉增之如和買絹杭州已減十二萬匹獨越州尚如舊乞視戶等第減罷又奏楊應誠欺罔請使高麗圖迎二帝若高麗辭於大國假道以至燕雲金人却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後果如其言紹興元年復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拜參知政事同提舉修政局時四方奏請填委未決吏緣為姦汝文語檜宜責都司程考吏牘稽違并堂吏受賂者懲之又嘗受辭牒書字用印直送省部檜怒面劾其專擅司諫方孟卿因奏罷之後卒汝文風度魁楚好古博雅精於篆籀有文集行世先在密時檜為郡文學薦其才故檜引用之然性剛不為所對案

相詬至目檜為濁氣故不得久居位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三

卷一百三十三

三

侍從宋十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十一

張熹 父根

劉才邵

程俱

張九成

胡銓

王綸

蔡崇禮

張燠

胡松年

張綱

王居正

張闡 子叔春

趙遠

劉琪

張熹字子公饒州德興人父根字知常登進士調臨江司理遂昌令以四親在堂屏處十年曾肇與邵浩交上其行義徵宗召除親賢宅教授通判杭州請罷應奉製造諸局言人主一日萬幾所恃者是心耳一累於物則聰明且耗智慮日移賢不肯泥滑而綱紀不振矣願清心省欲以窒禍亂之原不報擢提舉江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四

十一

侍從宋十一

西常平奏罷走馬承受舉劾之權言東南軍法與西北殊運使郡守以下縱使有罪猶當審處豈宜專信閹人又去歲獨本道租四十萬戶部責償如初常平錢本以廣糴待用比希恩者獻為美餘故歲計不足至為無名之歛洪州失官物有司不察繫治兵吏羅取無罪之人責以不可得之物何以名和氣哉詔皆從宥大觀中入對又言陛下幸滌煩苛除黨禁與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臣仇怨廢劄自如士大夫亦以議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自盡為治之害莫大於此遷運副加直龍圖閣陞淮南運使請常平止聽納息以塞兼并下戶均出役錢以絕姦偽市易惟取淨利以抑商賈雖名若非正比和買額外無名之歛有間矣又請分舉官為三科凡縣令學官丞佐以下明言其堪充某州某縣吏部據以注擬視平配更差亦遠詔吏戶二部相度以

圖以水災乞散濟口米振貸流民因條列茶鹽常平利病之數其大莫過於土木臣所部二十州一歲上供會不足給羣臣一第賞賜之用其次如田園邸店日增月益金帛帶裝之類下被僕隸泥滯公卿畜別爲制度以示等威又力陳花石之弊書奏權倖伺目據以奏牘不恭責監信州酒既又坐詆毀常平之法動搖紹述之政再貶濠州團練副使安置郴州以朝散大夫終於家年六十根性至孝父病蠶戒鹽根爲終身食淡母嗜河豚及蟹根遂不復食母病每至雞鳴少蘇後不忍聞雞聲登堂宜和進士授辟雍學錄秘書正字辟李綱御營幕府建炎初通判湖州遇明受變仍詔使煮撫諭浙右不從上既復辟求言疏畧曰人主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自踐祚以來號令未足感人心政事未足孚衆望由誠有未至也天下治亂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四 侍養宋十一

在用舍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乎又言措置江防非計徒費民財損官賦不適於用侍從衆諫觀望意指毛舉細務至國家大事坐視不言巡幸所至營繕困民越棲會稽似不如是紹興二年呂頤浩薦除司勳員外郎遷起居舍人陳恢復大畧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將相大臣募可用者厚賞之使伺敵動靜既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皆備彼安得出不意犯吾行闕哉詔以付督府及沿邊諸帥轉中書舍人止呂祉不宜往淮西論上親信內侍王鑑又論張浚不宜特賜進士出身浚張浚兄也上以浚將母至行在欲慰其心改命同舍何掄書行浚不自安求去以集英殿修撰奉太平觀祠明年召爲兵部侍郎帝因問圖治一紀收効蔑然其弊安在浚奏自昔有爲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能收

効者往者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期月間或進或退豈不爲敵所窺乎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遞遷無慮二十餘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願以先定規模爲急尋權吏部尚書會將贈黎確官燕言確素號正人臨變失節北面僞庭且止勤王之師一旦加之贈恤無以示天下詔追奪職名金使至議和燕言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行政上副天意而天祐之臣以是知悔禍有期中興不遠願益自彊以享天心以俟天時時既至矣何戰不勝何功不立今使已及境若彼果願和好如前所陳是亦天誘其衷必不强我以難行之禮如無此心二三其說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要我以必不可從之事便當絕以大義飭邊防厲將士相時而動斷自淵衷毋取必於彼而取必於天可也上覽奏曰卿言可謂至忠朕必不至爲彼所紿燕頓首謝既而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四 侍養宋十一

施廷臣莫將皆以力贊和議驟擢朝論大駭兼復疏曰陛下信王倫之虛詐不復謀議便欲屈已大小羣臣履懼罔措彼迎合之徒姑爲已身進用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耻其罪不容於誅夫御史府乃中執法前日勾龍如淵以屈和而得中丞今施廷臣又以附會而躋橫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衆論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復因此而擢右史彼如淵廷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觀望而將則姦人也考其平昔無所不爲此輩烏可與之斷國事乎望加斥逐以杜羣枉之門二人因是不敢拜命又面折如淵所薦七人皆北面拜昌今噤嘴附會以墮敵計他日必背君親矣及和議成命與大宗正士燾同朝八陵遷上問諸陵寢如何燕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黯然而言近聞敵於淮陽作筏造繩盡拘黃河船於北岸不知安用自朝廷戒諸將弗遣

問謀我之動息敵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不聞願飭邊吏廣耳目先事而防又言鄆瓊部伍皆西陲勁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租賦已蠲而使命絡繹所費猶循兵興時例願加裁損以寬民力又論陝西諸帥不相下動輒喧爭請置一大帥統之庶首尾相應緩急可恃燕所言皆切中時病檜恐忤敵意悉置不問命以寶文殿閣學士知成都兼本路安撫使付以便宜至部首宜德意裁貪吏薄租賦撫雅州蕃部西邊不驚歲旱發粟賑饑暇則修學校與諸生講論會有詔令宣撫胡世將納莽丹降人燕言蜀邊地狹不能容前朝常勝軍可為鑒戒世將奏寢其事尋乞祠歸檜死起知建康進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講拜吏部尚書初上知普安郡王賢欲建為嗣因顯仁后意未決遲回久之至是燕奏言天下大計無餘於此上諭卿言朕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四

四

特從宋十一

心開春當議典禮金使施宜生來燕奉詔館伴宜生素聞燕名因漏敵情燕密奏宜早為禦備又乞減御前甲庫圖畫什物費用罷內酒庫使無侵大農奪官課停教坊習樂工及勸上節賜予省土木汰冗吏止北貨悉詔從之屢以疾乞骸給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俸三十一年金人窺江民多驚徙復起知建康燕至人情稍安因條上十事大畧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期於必勝孝宗受禪除同知樞密院事遣子挺入辭詔肩輿至宮給扶上殿問以為治之要言內治乃可外攘隆興元年拜參知政事以論龍大淵會觀罷為人外和內剛卒年七十五諡忠定

劉才邵字美中廬陵人其先世鸚鵡憤五季文辭卑弱傲楊雄著法語八十一篇太宗召見未及用而卒才邵大觀中上舍釋

褐為嶺汝二州教授復提舉湖北學事管幹文字宣和二年中博學宏詞遷司農丞靖康初轉校書郎高宗即位以親老歸居閒十年中丞廖剛薦之召見遷秘書丞歷駕部員外吏部郎中典右選先是宗室注官視岳廟例須赴部遠者或難於行至是許經所屬以聞於部依條注擬人以為便遷軍器監歷起居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帝稱其能文時宰忌之出知漳州即城東開渠十四為陂與斗門以瀦匯決溉田數千畝民甚德之紹興二十五年召拜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尋權吏部尚書以疾請祠加顯謨閣直學士卒贈通奉大夫才邵氣和貌恭方權臣用事之時雍容遜避以保名節所著枯溪居士集行世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四

五

特從宋十一

賜上舍出身除禮部郎官以病告建炎中為太常少卿知秀州會車駕臨幸上言願陛下聖德日新庶政日舉賞罰施置仰當天意俯合人心則趙氏安而社稷固不然宗社危而天下亂矣其間蓋不容髮高宗嘉納之金兵據臨安馳檄諭降俱率官屬棄城保華亭朝廷命部金帛赴行在既至乞病歸紹興初始置秘書省召為少監奏修日曆秘書長貳得預修纂自俱始時庶事草創百司文書例從省記俱據三館舊聞比次為書名曰麟臺故事上之權中書舍人兼侍講論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雖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才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則誰與圖恢復之計乎武功大夫蘇易轉橫行俱

繳還詞頭上言祖宗之法文臣自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射武臣自三班奉職至節度使此以次遷轉之官也自閣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爲橫行不係磨勘序遷之例其餘授皆頒特旨故元豐之制以承務郎至特進爲寄祿官易監簿至僕射之名武臣獨不以寄祿官易之者蓋有深意政和間有司不習典故以開僥倖之門改武臣官稱爲郎大夫遂非橫行易之爲轉官等級後來常調之官轉爲橫行者不可勝數且文臣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夫官職輕重在朝廷上愛重官職不妄與人則官職重反是則輕則得者不以爲恩未得者皆懷缺望此安危治亂所關也徐俯遷諫議大夫俱又繳還言俯雖才俊所歷尚淺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有近聞外傳俯與中官唱和臣恐人以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四

六

此爲疑仰累聖德不報言者論俱前棄城罷提舉太平觀久之除徽猷閣待制秦檜領史事辭病不至卒年六十七其爲文典雅閑奧當世稱之

張九成字子韶開封人徙錢塘從楊時學紹興二年對策畧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以憂驚自沮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中國有必興之理所患陛下溺於安樂惕於危亡志不足以帥氣功不足以蓋世忽於近利而止安於僻陋而喜則列聖警耻中原人心將何望焉大抵前世中興之主莫不以剛德爲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又言今間巷之人皆知有父母妻子而陛下貴爲天子溫清闕如感時遇物寧不悽惋於心乎擢第一時遣以書曰廷對自中興以來未有非剛大之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也除簽判鎮東

軍精勤蒞事吏不能欺民冒嶮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不能得卽投檄歸閉門教授從學日益衆出其門者多爲聞人趙鼎薦爲太常博士歷著作郎言陛下以省刑爲急而理官不以恤刑爲念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切於刑乞詔理官能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授浙東提刑辭再與祠歸未幾召除宗正少卿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日陳西漢災異事攝刑部法寺閱大辟成案得其情因請覆實囚果誣服者詔原之例以平反當賞固辭秦檜主和議九成上陳十事言彼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我誠能從吾言使權在朝廷與之和未晚檜誘曰且成吾此事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正人者檜惡其立異謫守邵州初至倉庫虛乏僚屬請督酒租宿負并苗絹未輸者謝曰縱未能惠民恐先困民耶是歲賦入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四

七

更先他時檜黨何鑄劾以矯僞欺俗傾附趙鼎落職父憂免喪詹大方復論與徑山僧宗杲誦朝政謫居南安軍十四年益勤問學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甌歲久雙趺隱然帝嘗對高閎問其安否檜死起知温州民苦部使督軍糧九成痛陳其弊爲戶部所持遂旬祠歸數月病卒平生研思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學佛者遊故其議論多偏寶慶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錄其子成淳四年以孫象先力學飭行不墜家聲詔免一解特示表厲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擢第策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答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于戈鋒鏑間外亂內訌尤當克勤民事以祈天永命上嘉之授撫州軍事判官金兵迫躡隆祐太后於頓銓募鄉丁助捍第賞轉承直郎父憂

歸從鄉先生蕭楚學春秋紹興五年呂祉薦舉賢良方正除密院編修八年檢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銓抗疏反覆千餘言最為痛切末云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桀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禁然後獨留北使責以無禮徐典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全載三人指桀與王倫孫近也疏入桀怒其狂悖除名編管昭州給舍臺諫論救者衆桀迫於公議改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桀黨羅汝楫劾銓飾非橫議復編管新州州守張棣發其與客唱酬誣為怨望移吉陽軍桀死量移衡州先是銓書始上宜興進士吳師古錄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及再謫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為賀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為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四 九 待從宋十一

知安遠遂死焉孝宗即位復銓奉議郎知饒州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變論以久聞卿直諫除吏部郎官遷秘書少監起居郎論史官失職者四一記注不當進呈二史臣侍立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後殿常立前殿則否四閣門以無班次為辭乞自今依唐制二史立螭頭下前後殿皆分日侍立許直而言事不必預牒閣門及以班次為拘詔從之尋兼侍講因講禮記曰君以禮為重禮以分為重分以名為重願陛下無以名器輕假人又兼國史編修奉詔議行幸謂漢高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鬪不搯其吭拊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吭與背也建康則搯之拊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與王之計也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等內附銓言受降自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侯

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為中國患今三大將來降高其僭祿以繫中原之望是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變且叵測願勿任以兵柄遷其衆於遠以絕後患尋除宗正少卿兼國子祭酒權兵部侍郎災異求言銓奏近者宿州之變士死於敵者滿野而收軍之將以所得金賂權貴以自解以是而欲弭災變臣知其必不可也又勸上絕口勿言和字且獨上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還自何桌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然而肉食鄙夫尚為得計其說有三曰偷懦苟安附會而已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醜毒附會則覩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其於此矣又言今日和議成則有可弔者十不成有可賀者十語極剴切至引晉帝青衣行酒事帝亦為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四 九 待從宋十一

之改容未幾命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符離師敗朝議棄唐鄧四州金又欲得商秦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劉寶棄楚州王彥棄昭關濠滁皆陷惟高郵守陳敏拒敵射陽湖大將李寶擁兵不救銓疏劾之曰臣受詔命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敵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始出師倚角值大雪河水合銓先持鐵鎚鎚水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奉與國官制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潭泉二州起奏事留為工部侍郎乞開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求去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特賜通天犀帶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詔藏秘府歷龍圖閣端明資政二殿學士致仕淳熙七年卒諡忠簡有潘庵集一百卷孫規架皆尚書

王綸字德言建康人幼穎悟十歲能文登紹興進士授崑山縣

簿歷鎮江婺州臨安教授權國子正蓋正太學舊規吏不得緣
為姦弊始裁革遷敕令所刪定官諸王官大小學教授兼權兵
部郎官言今兵事少暇宜闕庠序修禮樂頒令式示諸郡縣以
孔門弟子與後世諸儒有功斯文者皆得從祀中丞魏師遜薦
為監察御史論事忤秦檜意師遜復劾之罷知興國軍檜死召
為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權禮部侍郎試中書舍人高宗親
政詔命填委多紛所草奏守臣裕民事五條兼侍讀進講春秋
左氏合上意兼直學士院選工部侍郎撰吳玠神道碑宸翰褒
寵二十八年除同知樞密院事金將渝盟邊報杳至宰相沈該
未敢以聞綸率叅政陳康伯同樞陳誠之共白其事朝論欲遣
大臣泛使觀敵且堅盟好綸請行即命為稱謝使曹勛副之時
金已謀入寇特以善意給之館禮甚隆一日亮御便殿急使人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四

十一

名連發數問綸條對亮不能屈還朝轉知院事未幾疾作除資
政殿大學士知福州上解所御犀帶賜之移知建康兼行宮留
守卒贈光祿大夫諡章敏
蔡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徙北海祖父皆明經進士崇禮幼穎邁
秀發十歲能文聰敏絕人尤單心辭章洞曉音律入太學晚始
登第調淄縣主簿由太學正選博士改秘書正字歷工部員外
起居郎攝給事中管草追復鄒浩龍圖閣待制詞曰處心不欺
養氣至大言期寤主引裾管犯於雷霆計不顧身去國再遷於
嶺微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
不淹畧而就辭翰奇偉高宗以為得之晚拜中書舍人賜三品
服進用之速近世未有再除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無何以徵
猷閣直學士知漳州有巨寇聲撼鄰境人心動搖崇禮牧民御

衆一如常日訖盜息環域內外按堵如故徙明州召復吏部侍
郎再執銓法遇兵革後簿書殘毀崇禮熟於典故討論沿革援
據該審吏不得容其私建明重刊七司條勅悉書為令尊轉兵
部侍郎時謀傳金人并兵窺川陝御筆令條具進討固守利害
崇禮言今日利害在蜀兵之勝負蜀若不守江浙自搖又言君
之有臣所以濟治臣効實用則君享其功臣竊虛名則君受其
弊實用之利在國虛名之美在身忠於國者不計一己之毀譽
惟天下之治亂是憂潔其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惟一己之毀
譽是恤然効力於國其實甚難竊名於己其為則易二者有閒
風俗其大不可不察御筆除翰林學士有詔侍從官日輪一員
具前代及本朝事關治體者進入崇禮言自來選用儒臣以奉
講讀若令從官一例獻其所聞既非舊典且又越職乃改命學
士又奏楊惟忠那煥不當以節度使致仕祖宗時凡節級臣僚
得謝不論文武並納節別除一官致仕惟熙寧間富弼以元勳
始帶節致仕其後繼者會公亮文彥博二人其他豈可授以
為例亦詔如故典進兼侍讀史館修撰會重修神哲二朝正史
崇禮言神宗實錄元祐所修墨本已是成書宋本多蔡卞附會
乞將二本參照修定哲宗實錄蔡京增飾言語變亂是非難以
據修欲乞訪求故家文獻仍下取知湖州汪藻所編類事述赴
本所參照從之又乞如唐太宗錄刺史姓名於屏風其言曰連
千里之封得一良守則千里之民安環百里之境得一良令則
百里之民說牧民之吏咸得其良則治功成矣久之以寶文閣
直學士知紹興崇禮以郡為行都肘腋疏請得便宜從事乃繕
城郭厲甲兵控扼海道緹緝封疆會劉豫導金人入寇境內晏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四

十一

十一

然不知羽檄之遽期年乞閑退居台州卒年六十贈左朝議大夫為人端方亮直不憚強禦嘗草奏檄罷政制顯著其惡無所隱諱檄浹憾之後矯詔下台州就其家索藥自納於帝前且將修怨故身後應得恩澤其家畏懼不敢陳乞士夫亦無敢為其任保者居內職五年所撰詔命數百篇文簡意明深得代言之體樓鑰嘗叙之以為氣格渾然天成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云

張皞字巨山襄陽人宣和中上舍選中第調唐州方城尉改房州刑曹叅軍劉子羽薦辟利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紹興五年召對疏言金人去冬深涉吾地王師屢捷一朝宵遁乃彼有自敗之道非我幸勝之也今雖士氣稍振然疲勞之餘便圖進取似未可遽臣謂當築塙堡以守淮南之地與屯田以為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四

三

侍從宋十一

久戍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以我之常待彼之變除秘書正字六年地震奏比年以來賦稅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擠溝壑土著者失常業變異之由殆或為此劇修政事之關以致生民之安七年遷校書著作二郎兼史館校勘入對言吳蜀唇齒之勢也蜀去朝廷遠乏帥者已一年宜於前宰執中擇其可以任州事者委任之此繫國家利害最要至於荆襄壽春宜亟選良將兼有牧御之才者招集流散興農桑治城壁以為保固之資益重上流之勢既而何掄以刊改神宗實錄得罪語連皞出為福建運判上言人君之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用不在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為意陛下渡江十年外有勁敵之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進言者今皆以為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事者今皆以為當然而更為迂

關之論此近於知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言皆切中九年除司動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十年擢中書舍人升實錄院同修撰金方狷獫封還防禦使何應詞頭謂應罰反賞何以使人論王德已收復宿毫兩郡不宜擅退軍使岳飛勢孤乞罷已降指揮未幾方俟尚論皞罷之復起除敷文閣待制知衢州為政頗尚嚴酷歲滿提舉太平官時方修好息兵朝廷講稽古禮文之事作中興復古詩以進俄病疽卒年五十三子昌時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懷仁人幼孤母鬻機織資給使學讀書過日不忘尤邃於易上舍釋褐補濰州教授改校書郎兼資善堂贊讀為殿試叅議官得沈晦第一徽宗素聞晦名喜甚時方有事燕雲松年謂遊學一開禍有不可勝言者坐忤時相意予祠建炎間密奏中原利害名赴行在出知平江貪吏望風解印以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四

三

侍從宋十一

典利除害十七事揭於都市百姓便之加徽猷閣待制奏防江利害一立國無藩籬之固二遣將無首尾之援三不攻敵技所短名為中書舍人言武昌九江建昌京口吳江錢塘明越宜各屯水戰士三千以為備唐恪追復觀文殿大學士松年繳奏曰去年秦檜還朝褒贈何樂已大嘖士論今恪子琢自陳其父宜詔有司詳考實狀以示激勸除給事中奏言恢復中原必自山東始如山東歸附必自登萊密始不惟三郡民俗忠義且有通泰飛艘往來之便時上欲選將奏言願陛下親出勞軍即行伍蒐簡之必有可為時用者上以為然除兼侍講試工部尚書副韓肖肖充金國通問使還拜吏部尚書岳飛收復襄漢令松年籌度守禦事因條戰艦四利一張朝廷深入之軍勢二固山東欲歸之民心三震疊強敵使不敢窺江浙四牽制劉豫使不服

營襄漢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首奏八事立規摹以定中興之基振紀綱以尊朝廷之勢取將帥使知畏撫士卒使知勸收予奪之柄察毀譽之真無以小疵棄人才無以虛文廢實效又薦張敵萬向在淮南誘敵深入步騎四集悉陷於淖無得解者金人至今膽落乞令統率軍馬別為任使庶幾外闕漸多名將不獨三四人而已謀報劉豫於登萊海密具舟楫淮西順昌積芻粟欲憑金人侵我邊鄙時韓劉岳各當一面三人聲勢初不相屬松年奏海道闊遠蘇秀明越最為要衝乞選精兵萬人命一大臣往駐建康親督世忠光世守采石馬家渡以張兩軍之勢以舟師五千屯明州平江控禦江海詔遣松年往江上與諸將會議因覘賊情帝決意親征次平江命松年權叅知政事專治戰艦張浚專治軍器松年議論既定力行乃有效若今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四

古

侍從宋十一

日行明日止徒紛紛無益俄以疾提舉洞霄宮卜居陽羨雖居閒不忘朝廷事屢言和糴科歛防秋利害帝皆嘉納卒年六十六松年姿貌巍然澹於財利每除官例賜金帛以軍興費廣一無所請喜賓客俸入至不足供所舉代皆一時聞人薦拔一以至公權勢莫能奪方檜秉政無不曲意阿附松年獨鄙其為人至死不通一書世以此高之

旋解嚴綱獨不肯受賞出為兩浙提刑移江東時方務姑息諸將往往輕朝廷池將王進剽悍恣睢曹官小忤輒釘手於門事聞詔窮竟進擁甲騎數百突至綱前綱叱進下階按問罪立具悍將為之飲名權監察御史進起居中書二舍人宗室令慮特轉大中大夫綱繳奏非祖宗故法王居正亦以為言命遂寢張俊駐師九江奏瑞昌令郭彥章執其管卒彥章坐免俊又乞免私家徭役綱疏言中興以來徭役功臣與編戶等蓋欲共濟國事不宜俸免又彥章奉法守職宜獎而反黜無以示勸詔從之又請依祖宗法命大臣兼領史事乃詔宰臣呂頤浩監修著為令會推恩元祐黨籍時無限制陳訴者紛然綱建議以崇寧所刻十八人為正論始定尋除給事中檜黨魏玘希意劾罷以徽猷閣待制奉祠二十年檜死召為吏部侍郎兼侍讀講詩周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四

五

侍從宋十一

南歷陳文王用人寓意規戒上歎曰久不聞博雅之言尋權吏部尚書言比年監司資淺望輕必擇清望官曾任郡守有治狀者為之彗星求言綱奏求言易聽察難宜命有司詳審章奏必究極其情無事苟簡未幾叅知政事時上親政懲檜苛暴諭輔臣寬恤民力綱摘其切於利民八十事乞鑄版宣布中外使皆知上德意告老除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尋致仕上幸建康朝行宮孝宗登極賜羊酒存問卒年八十四生平篤於自守嘗書其座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初諡文定尚書汪應辰駁之孫釜再請特賜曰章簡釜慶元間為諫官力排道學累官至簽書樞密院事嘉泰二年罷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少嗜學工文辭入太學不肯習新經字說不第十餘年後司業黃齊同知貢舉得其文欲擢為首以風

多士他考官持之置次選避寇陽羨山中范宗尹薦召至謂宗尹曰時危如此公不極所學故元元塗炭中尚誰待耶入對奏今日之事不忠其難患吾立志不堅建功不勇蓋昔人於難者必堅心圖之勉強為之非若今以為難不復有所事惟俟天意自回強敵自斃如宜和靖康至於今日而又云難臣有所不忍聞矣上嘉其說除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建議議令祭天地於明堂奉太祖太宗配從之撫州守高衛獻甘露圖居正言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請却其圖尊試太常少卿兼修政局奏議遷起居郎次前世聽納事為集諫十五卷疏時務數千言論省費尤切謂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及至於終所費愈大願詔大臣計百事之費而論定之苟非禦寇備敵在賢使能振恤百姓一切姑置則費省而國裕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四

七

待從宋十一

矣居中與秦檜素善初檜論天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因而奏檜嘗語臣中國人惟當著衣噉飯共圖中興臣心服其言今為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檜之出知婺州舊例歲貢羅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為二萬有詔復崇寧之數又漕司市御炭須胡椒文鴿鴿色者居正皆力言於朝免之召為太常少卿兼史館修撰遷起居中書二舍人上稱其言極得詞臣體和州乞獨進奉大禮絹居正言當速如所請除自有自中出者並繳還仍錄皇祐詔書以進帝皆嘉納除直學士院拜兵部侍郎出知饒州改吉州以言罷屏居括蒼帝諭其弟駕部郎居修曰卿兄今安在行大用矣起知温州自知非出檜意必不為所容以目疾請祠凡十年檜死復故職卒年六十五居正儀觀豐偉聲音洪暢奉祿班兄弟宗族無留者郊祀恩

以任弟居厚其學根據六經始楊時著三經義辨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遂刻厲十年成書辨學十三卷詩辨學十二卷周禮辨學五卷又外集一卷盡哀安石與雋言之畔於道者四十二篇名曰辨學上之因言陛下惡安石之學灼見其弊安在上曰安石學雖商韓今日之禍人徒知罪蔡京王黼而不知由於安石居正曰安石得罪萬世不止此因陳其釋經無父無君者若干條帝作色曰是大害名教孟子所距邪說正謂是矣退乃序帝語繫於首簡居正書既行而楊時三經義辨亦列秘府於是天下不復言王氏學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由舍選登第調嚴州兵曹掾方臘亂倡守禦計有義士請身督戰而官軍退却州將歸罪欲殺之闡力爭得免紹興間李回帥江西席益帥湖州將歸罪欲殺之闡力爭得免紹興間李回帥江西席益帥湖州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四

七

待從宋十一

南皆辟置幕下諸司交薦改秩吏部以微文沮之求獄祠歸歷鄂台二州教授給事林待聘薦召試除秘書正字遷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奏諸將專兵在外禁衛單寡有功概邀爵賞有過姑息不問上納其言遷秘書郎兼國史檢討檜以美官不從久之罷奉崇道觀祠歷泉衛二州通判檜死起提舉兩浙市舶入為御史臺檢法官升吏部員外祠部郎中兼建王府贊讀應詔陳弭災禦盜之術上言四事一以外患困中國歲有聘幣民不堪命二遣歸正人為蘇甘心怨聲載道三州縣吏漁奪賦貲莫之誅禁四租稅已放復征上澤例為虛文是數者苟能實心舉行何患不能動天地召和氣哉帝嘉納面諭所言深中時病但遣人北歸已載約書朕不忍渝也遷將作監進宗正少卿孝宗即位權工部侍郎兼侍講入謝言諸將以敗為捷冒受爵

秩州廂禁軍因軍恩鼓譟希賞不可不正其罪悉為施行再遣
議和聞奏宜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
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上頗是之是冬條上時務十事直斥
權倖無所回隱明日召剛與王十朋同對內殿大加稱賞賜酒
及御書陞尚書兼侍讀會瀟琦等降關請受之王師收復靈壁
虹縣剛慮諸將深入無援請益兵數後已而果失利衆論歸罪
於戰剛曰出師受降是也諸將自違節度且無援而敗當備前
失安可遽沮銳氣帝壯其言益出御前器甲付諸軍手詔勞張
浚軍聲復振金人求和剛力陳六害又言不與四州乃可通和
議論先定方可遣使今彼為客我為主我以仁義撫天下彼以
殘酷虐吾民臣觀金勢已衰何必先示之弱朝論避之直宿學
士院上顧問尤敷常請增廣諫員帝謂朕非拒諫者奈好名賈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四 大 侍從宋十一
直何剛奏聖度當如天不可與臣下爭名力引疾乞骸除顯謨
閣直學士奉興國宮祠陛辭加賜金犀帶特許佩魚居家除月
卒年七十四贈端明殿學士朱熹嘗言士大夫懷安成習知和
議之非者已鮮剛有建白率雜言利害其一意言金人世警不
可和者惟胡銓張騫而已子叔椿光宗末為侍御史論留正擅
離位次棄國之罪除吏部侍郎

愈恨又遣所親以百金餌之遠不受亦不往謝會度御製芝草
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之句怡益怒曰遠謂今時尚未太平耶
方欲擠之未及而怡死帝臨哭還即遷遠著作佐郎兼權禮部
員外從帝如景靈宮帝屢目之即日引上殿面諭曰怡勢炎炎
不附者惟卿一人故始終皆朕親擢尋充普安王府教授勸講
至辰太子事王問於斯時也苟斬江充自歸何如答曰此非臣
子所能王意蓋有所在也遷著作起居二郎明年同知貢舉盡
公考閱得王十朋剛安中諸人未幾兼給事中除中書舍人登
第僅六年而當外制南渡後未有也帝語王綸曰遠純正可用
蜀士未見其比所薦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名士至是奉
詔舉士又以馮方劉儀鳳李石邦次雲薦帝皆可之以疾求外
尋卒年四十一帝收淚歎息久之遠嘗自謂司馬溫公不近非
必簡錄 卷一百三十四 五 侍從宋十一
色不取非財吾雖不肖庶幾慕之惜其論建不盡傳於世有棲
雲集三十卷

劉琪字共父子羽長子生有奇質從季父子學以應補承務
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都稅務請祠歸杜門力學不急仕進主
管西外睦宗院除諸王官教授遷禮部郎官坐不肯追諡秦檜
父檜風言者逐之檜死召為大宗正丞遷吏部員外郎置令式
庭中使選集者得自繙閱吏不得為姦兼權秘書少監中書舍
人王師北向詔檄多出其手詞義激烈聞者泣下御史杜莘老
幼宦者張去為作首左遷琪不草制莘老得不去從幸建康兼
直學士院車駕將還除楊存中江淮宣撫使付以軍務琪不書
錄黃上怒曰琪父為張浚所知此特為浚地耳宰相召琪諭旨
琪執奏如初乃寢其命中旨以沒入王繼先第賜田師中除李

珂督府揀珙皆論罷之出知泉興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值歲旱
 郴州宜章縣李金為亂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介遣田
 寶錫欽率兵進戰破賊其徒有相斬捕請吏者除罪受賞追至
 莽山賊黨曹彥黃珙執金以降支黨京師者悉招降之給據歸
 田所上功狀詳實將材優劣被賊先後歷歷可觀上璽書褒諭
 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每進對言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
 心為萬事之綱世儒多病漢高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高帝所
 不特為憐憫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
 能敬信功烈當不止此上稱善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進言
 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臣所不逮且栻曉暢軍務曩幸
 破賊栻謀為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兼參知政事奏除福建鈔
 鹽歲額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米鹽錢蠲諸路累年逋負金錢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四 主 侍從宋十一
 效帛巨億計值久旱上齋居禱雨一夕而應因奏陛下誠心感
 格其應如響天人相與之際真不容髮隱微纖芥之失其應豈
 不亦猶是乎臣願益謹其獨上為竦然龍大淵死上欲召會親
 還珙力爭之又論殿前指揮王琪不當薦教授劉甄夫請併罷
 其上怒罷為端明殿學士奉外祠陳俊卿言其正直有才且肯
 任怨改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入辭又獻六事至鎮首蠲稅務
 新額及罷苗倉大斛奉新民不勝餘稅而逃併失正稅亦奏除
 之轉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兼湖北安撫使繼母卓氏喪懇辭起
 復引經據禮詞其切至服闕再知潭州安撫如故止安南貢象
 驗擾定湖北茶寇盜竊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兼江東安撫行宮
 留守會水旱奏蠲苗稅禁止過糴貸諸司錢遣官告糴籍主客
 戶高下振給有差又運米村落置場平糴闔境賴之進觀文殿

學士以疾告孝宗遣醫診視遣奏論近習用事今寄以腹心耳
 目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良確實
 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既又手書與朱
 熹決卒年五十七贈光祿大夫諡忠肅珙精明果斷持繼母喪
 至孝不廢內外總功之服喜受盡言事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
 所臨數鎮民愛之若父母聞計有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者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四 終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四 主 侍從宋十一

明刑部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十二

汪應辰 黃中 王剛中 劉章 劉儀鳳

金安節 尤袤 顏師魯 龔茂良 李彥穎 子沐

王大寶 施師點 周執羔 李燾 子璧 袁樞

黃祖舜

汪應辰字聖錫初名洋玉山人幼湣重異常童五歲讀書屬對驚人且識奇字喻樗戲曰韓愈十三而能文今子奚若應聲曰仲尼三千而論道惟公其然從此受知家貧拾薪以繼晷從人借書讀經目不忘未冠舉于鄉趙鼎延置家塾紹興五年年甫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五

侍從宋十二

十八廷策問吏道民力兵勢答言為治之要以至誠為本在人主反求而已上奇其言老成有體擢為第一改今名故事進士第一賜御詩上特書中庸篇以賜除簽判鎮東軍居鼎幕府事悉諮焉聞張九成賢往從之所學益進名為秘書正字會秦檜方主和議應辰疏言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顧乃肆赦中外褒寵將帥名為休兵息民臣謂縱忌積年之恥獨不思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所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羣議之時大則寬逐小或罷黜於是小人一言迎合不次擢用畏懦之夫循默備位而忠臣正士反無所容此上下相蒙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為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至疏奏忤檜出通判建州請祠歸寓常山永年院

一室蕭然值粥不繼益務脩身講學浩然之氣裕如也張九成謫邵州交遊絕跡應辰時通音問及父喪千里往引起通判袁州會趙鼎死珠崖扶喪過郡應辰為文祭之衛守章保誣為阿附檜移訊索文不得胡寅遺檜以書事乃寢改判靜江廣州流滯十八年又坐與張浚善連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浚詩言於朝坐逮者數十家詞連應辰將誣以不軌適檜死幸免名為吏部右司郎官母老乞外知婺州獨宿通去苛歛定期會室滲漏補積欠民不擾而辦內艱廬墓服闋除祕書少監權吏戶二部侍郎兼侍講奏駁李顯忠冒安豐功賞至五千餘人金人渝盟詔權足食足兵之策應辰奏臣之所憂不在兵之不足在乎軍政不脩自講和以來將驕士惰兵不閱習敵未至望風逃遁既退謾列戰功不惟伏罰且或受賞方時無事詔令有所不行一旦有急誰能聽命以赴難國家者哉望發英斷嚴賞罰使人人洗心易慮以聽上命三十二年建儲以孝宗名璣與唐廬江王晉楚王同詔改為脾應辰以為與唐昭宗同白左相陳康伯遂改名晉集議秀王封爵定其稱曰本生之親暨內禪典禮多所裁定初擬傳位日降赦又議改元重熙應辰言契丹嘗以重熙紀元又舉唐太宗受禪故事改元在明年正月皆從之乃改明年為隆興會議太上尊號應辰謂其事始於開元罷於元豐不足取法矧太上有天下而不與意安顧此朝議從李燾陳康伯以光堯壽聖為稱應辰復與金安節等十二人各陳所見謂堯豈可光壽聖乃英宗誕節嘗以名寺上皇聞之怒因帝過宮語云汪應辰素不樂朕遂乞補外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居二年舉朱熹自代進直學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陞辭特降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五

侍從宋十二

詔撫諭既至令宜撫吳璘以詔書中嚴號令又奏免利路民餉
 運徙沿邊戍兵就糧內郡縱保勝義士復業存左藏所解白契
 二百萬以備不虞請減二稅勘合獨民便之朝議蜀中綱馬由
 梁洋金房山路峻險宜浮江而下應辰與夔帥王十朋力言其
 不便得中止璘時老病應辰密奏大帥係國安危所當預圖詔
 令暫領其任璘死遂攝宣撫司事節制軍馬移司利州蜀道晏
 然繼者虞允文援張浚例乞罷制司不許總所牒委官覈四川
 匿契稅應辰言不便有四曰妨農擾民長姦起訟比令人自首
 收併不少其未盡者不宜煩擾詔速罷之蜀大旱詔問救荒策
 應辰言利閬絲梓軍馬糧料皆出於民若選官就歲熟處糴之
 可寬民力第無錢束手乞給度牒四百永為糴本上從之邛之
 安仁饑民起為盜檄捕誅渠魁餘悉撫定劉珙薦其學行才能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五 侍從朱十一
 臣所不及得旨召還又代納成都一府激賞絹估而後行入觀
 上稱卿久在蜀留意民事寬朕西顧憂應辰奏尚有兩事一曰
 預借乃州縣累歲相仍一曰對糴民輸米一石內就糴一石以
 補州縣闕乏或半價或不支且多取贏願并除之拜吏部尚書
 翰林學士兼侍讀論畏天愛民六事與廟堂議不合德壽官方
 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上皇指謂上曰此水銀正乏買之汪
 尚書家帝怒曰應辰常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
 又語陳良祐應辰言卿在蜀多誕謾良祐撫舊事許奏應辰遂
 力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韓玉被旨揀馬過郡簡其禮玉
 歸諸之連貶秩卧家不起淳熙三年二月卒年六十為人接物
 溫遜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尤篤友愛祖業悉讓兄衢至無屋可
 居不顧也遇事特立剛方正直敢言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張

栻呂祖謙深器之子連繼登進士至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
 黃中字通老邵武人幼穎敏受書輒能成誦補族祖蔭入官紹
 興五年廷試以孝弟為對其言動上心登乙科授保寧軍節度
 推官恬退有守不附權勢檜死召為校書郎歷善安恩平府教
 授久之遷司封員外郎兼國子司業有芝草生武成王廟祭酒
 周綰欲以聞中不荅綰曰治世之瑞何可抑而不奏中笑曰世
 果治何藉此為綰服其言簡當俄充賀金生辰使還遷祕書少
 監兼起居郎入對陳言邊事及備禦方略金治汴宮不久徙居
 宜早為計湯思退惡聞其言願謂之曰何沈介歸殊不言此中
 懼請補外不許尋權禮部侍郎金使本賀天中節遠聞欽宗之
 計朝議待使去發喪中馳白宰相此臣子至痛尚何濡滯乎國
 家大事萬一失禮謂天下後世何竟得如禮易月服除羣臣議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五 侍從朱十一
 上壽當舉樂疏言春秋君弑賊不討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
 今梓宮寶未葬遠可作樂乎事亦寢不數月亮果大入中論淮
 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師時楊存中為御營使中又論其
 不可敵既臨江朝臣爭遣家逃匿中獨與陳康伯留城中敵退
 眾慚服擢給事中內侍遷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大澗罷去
 皆不書行尹穉希意詆為浚黨改集英殿脩撰告老進敷文閣
 待制致仕居六年前上御講筵問侍臣黃中老儒今居何許名對
 內殿問勞甚渥拜兵部尚書兼侍讀中前諫止作樂事去輒用
 之至是又將錫宴奏申前說適遣范成大使金以山陵為請中
 言聖孝及此天下幸甚何獨欽廟梓宮置而不問上意漠然未
 歲乞歸又陳十要察邪正廣言路核事實節用度擇監司懲貪
 吏陳方略考兵籍用人而不自用以公議進退人才上亟稱善

求去益力除直顯謨提舉太平興國宮賜犀帶香茗尋以龍圖閣學士復致仕居鄉遇後生上謁必訓以孝弟忠信咸敬慕之朱熹來見再拜堂下願公坐受進於門弟子之列淳熙七年進端明殿學士卒年八十五遺表不忌欽宗梓宮請還之又深戒人主之權不可假之左右詔贈正議大夫諡簡肅有奏議十卷藏于家

王剛中字時亨樂平人博覽強記紹興廷試第三除某郡推官改左宣義郎當召試秦檜怒其不詣已除洪州教授檜死擢校書郎轉著作佐郎兼普安王府教授每侍講極陳古今治亂之要君子小人忠佞之辨遷中書舍人言禦敵必務先自治擇將帥蒐戰士實邊儲備器械國勢富強將良士勇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建其言會西蜀謀帥以龍圖閣待制四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五

五

川安撫制置使知成都上御便殿臨遣賜金帶象笏進敷文閣直學士時吳璘官大帥麾下姚仲王彥等亦建節雄據方面剛中至則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壑馭吏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敵騎度大散關人情洶洶剛中跨一馬夜馳二百里直入吳璘帳中責以大義曰此豈大將高枕時耶璘蹶然起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金兵敗走方議奏捷剛中倍道馳還語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歎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已乃差擇將士衆所推者上之朝以備統帥又疏名勝士與募賓之賢以備部使州刺之選諸汰遣使臣有困絕者悉召詣府校善射者復其祿秩給以禁軍闕額糧其罷癯不堪則均以義倉餘粟都有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集三鄉夫兵疏之累土為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

州人指曰王公甘棠也繕完府學禮殿葺諸葛武侯及張忠定公祠平黃巢墓黥女巫殺妖蛇有詔階成岷鳳四州悉刺壯丁為兵衆以為憂剛中建言五害罷之免符下民歡呼聲震山谷比去父老遮道追送數百里孝宗受禪以宮僚進左朝奉大夫召赴闕足疾請祠歸次番陽營園植竹號竹塢金人犯淮趨令入見陳戰守之策除禮部尚書直學士院兼給事中隆興二年充南郊鹵簿使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乾道初進同知院事奏職守實事和議虛名不可恃虛名害實事又奏開屯田省浮費選將帥汰冗兵四事以疾卒于官年六十三贈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諡恭簡生平無他嗜好公退惟讀書著文為樂有易說春秋通義仙源聖紀經史辨漢唐史要覽天人脩應錄東溪集應齋筆錄凡百餘卷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五

六

劉章字文孺龍游人少警異口前數千言通小戴禮鄉舉廷對皆第一簽判鎮江軍入除正字遷祕書郎兼普安恩平王府教授嘗議郊廟禮文當置局討論詔行其說遷著作佐郎事王邸四歲曲盡忠誠專以經誼文學啓迪掖導因此受知秦檜恨不附已風言者出倅筠州檜死召為司封員外郎檢詳樞密院文字兼玉牒檢討官累祕書少監起居郎使金還歷權工吏二部侍郎兼侍講上郊祀慶成詩尋以言罷提舉崇道觀起知信州未久復請祠孝宗受禪念舊學除祕閣脩撰敷文閣待詔兼侍讀拜禮部侍郎奏禁遏淫祀仍於三朝史中刪去道釋符瑞志以為非春秋法時議經略謂諸郡兵民以為擾或謂少卿趙彥端指言非是上怒因夜對上問卿監中有言朕者章不知狀從容對以聖主所為人焉敢議者所見不同時或有之上意頗解

免彥端罪人稱長者詔詢唐太宗問魏徵德仁功利優劣上疏
諄復言此在貞觀十六年陛下宅天命方十載願益加意進禮
部尚書兼給事中告歸以顯謨閣學士奉祠上嘗問安否淳熙
元年子之衡由御史檢法出守廣德軍陛辭撫勞再三又遣祇
候蘇曦至家宜問改端明殿賜銀絹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
八十贈光祿大夫諡曰靖文章容狀魁碩以周密自守出入兩
朝被顧遇未嘗泄禁中一語

劉儀鳳字詒美普州人少以文謁左丞馮濟甚見推許遂知名
登紹興進士抱負倜儻不事生產於世恬如也擢第後秦檜專
權深抑蜀士十年始赴調尉蓬溪監資陽縣酒稅為梁與榮州
二掾趙達稱其富有詞華恬於進取高宗謂蜀人道遠文學行
義有可用者不由論薦何緣知之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所草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五

七

侍從宋十二

嚴奏以典雅稱改國子祕書二丞禮部員外郎孝宗受禪議上
光堯壽聖尊號冊寶時欽宗服未除博士林栗謂唐憲宗上順
宗冊寶在德宗服中不必避儀鳳獨言上尊號事屬嘉禮累朝
必俟郊祀慶成然後舉行太上聖帝為欽宗備禮終制易月之
制不同乞俟終制舉行則國家盛美主上事親情實稱矣議者
雖是其言竟用栗議尋兼國史編脩權祕書少監乾道元年遷
兵部侍郎兼侍講儀鳳素苦學至老不倦尤工於詩頗慕晉人
簡傲之風不樂與庸輩接在朝十年每歸即匿車騎閉戶客至
無親疎皆不得見政府累月始一上謁俸入半以儲書凡萬餘
卷國史錄無遺者久之以集英殿脩撰知邛州改漢與果州罷
歸卒年六十六

金安節字彥亨休寧人性穎悟日記千言博洽經史尤精於易

宣和中由太學擢第調新建簿紹興初范宗尹薦為勅令剛定
官入對言司馬光以財用匱乏請用宰相領總計使今宜以為
法除司農丞遷殿中侍御史韓世忠子彥直除直祕閣安節言
此崇觀弊政豈可踵之而廢近法秦檜兄梓知台州安節劾其
附麗梁師成梓坐奪職檜銜之會丁母憂去遂不出者十八年
彥直起知嚴州除浙西提刑入為大理卿上言治民之道先德
後刑今守令慮不及遠惟事備書期會賦稅輸納無肯卓然以
教化為務者願加申飭會獲偽造鹽引者大臣欲置之法安節
言事已十餘年且自首無死法力爭之得減等幸醫王繼先子
悅道鞠仁和令楊績獄不實并逮悅道屢因人求免不從遷宗
正少卿館伴金使施宜生屬顯仁后喪宜生邀以易服不聽遷
禮部侍郎上言經義詩賦自來更革不一今通經者苦於賦體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五

八

侍從宋十二

雁郊習賦者病於經旨淵微請復立兩科詔從之明年復伴送
至楚州賁副使耶律翼壽巡檢王松馬朝廷恐生事坐削兩秩
葉義問再使金金主言奪馬事曲在翼乃復元官兼侍講遷給
事中杜莘老論張去為補外安節言不可因內侍而去言官莘
老得留駕幸建康值金亮死陳進取招納守備三策繳還楊存
中宣撫江淮荆襄勅書言其權寵太盛非所以安全之又劉賢
王權刻剝庸懦用之何以激勸將士上皆納之存中又議省江
淮州縣安節言廬之合肥和之濡須皆形勢之地昔人控扼孔
道魏明帝孫權得之而成功今日有之而反棄存中議遂格孝
宗嗣位奏廢內降之科罷去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冗費省
堂除歸吏部聽長官辟僚屬以清中書之務文武蔭補各有定
制毋變易文資臣僚致仕遺表恩澤不宜奏異姓使得高賞為

市會擢潘耶舊人李珂為編脩官龍大淵曾覲金知閣門事皆封還銖黃奏言朝政方新諫臺作氣自在內兩府在外大將罷出皆用公道獨於二三倖臣乃為遷就曲庇臣等若奉明詔恐負中外之謗大臣若不開陳恐負陛下之責上怒安節遂自劾乞罷命竟寢上曰朕知卿孤立無黨張浚亦曰金給事真金石人也拜兵部侍郎議金將與三省密院書所責四事俱不可從必不得已寧少增歲幣欽宗祥宮當奉迎每因遣使宜令恭謁陵寢至於講好之後當益選將厲兵以為後圖已而乞祠得請胡銓繳奏謂安節乃太上舊人而陛下之老成也矧膂力未愆有憂國心豈宜聽其去上留之權吏部尚書兼侍讀踰年力請謝事以敷文閣學士致仕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贈少保通奉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安節至孝居喪有禮與兄友愛田業悉推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五 九 待從來十二

與之又以恩奏其孤子俱始為張浚所薦人勸宜往謝竟不往及薦晁公武龔茂良亦不令其知中雖阨於權奸而能全名高節縉紳嘆美以為中興以來鮮有其比有文集三十卷并奏議表疏周易解尤袤字延之無錫人少穎異以奇童稱從喻樗汪應辰遊入太學冠多士尋魁南宮擢第為泰典令先是邵伯鎮置頓徒屬民而金使率不受漕司輸棗桔一束至數金民以為病褻力請於臺奏除之舊有外城頽毀急為脩築寇至果得全民感其惠為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讀書自守以靖退薦召除將作監簿歷宗正祕書二丞因史實錄院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張說自閤門入西府袤率三館上書論之出知台州奏免五縣有丁無產者三稅脩築郡城更加高厚未幾大水至賴以不沒民

誦其政作東湖四詩上之上款賞遂以文字受知除淮東提舉常平改江東歲旱單車行部覈一路常平米通融以振獨下五等戶租五斗以下悉除之民無流殍進直秘閣遷江西漕兼知隆興又直敷文閣改江東提刑梁克家薦召對除吏部郎官兼太子侍講左論德夏早言天地之氣宜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近者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夫怨廩給腹削而士卒怨奏獄不時報而囚繫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特貸其命而冤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償而負販者怨若此非特一事乞詔有司檢舉行之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時南渡後恤禮散失表討論典禮斟酌損益不與古義使宜于今與禮官定廟號曰高宗洪邁以漢光武為比請號世祖褒復率禮官顏師魯鄭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五 十 待從來十二

僑奏本朝廟制悉法前古祖有功宗有德自藝祖規制大業尊為太祖此後雖太宗混一區夏不得僭稱真宗以來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為父屈示有尊也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譏太上中興其事雖同然親為徽宗子繼體承祧將來附主當在下子為祖父為宗失昭穆之序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邁論遂屈又奏釋老之教矯誣褒瀆非所以嚴宮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會有旨定配享之議袁言祖宗典故在附廟後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之前非禮詔寢之尊權禮部侍郎同脩國史因議明堂升配祖宗悉用以日易月之制故升侑無嫌今陛下行三年喪方在几筵不可配帝諸俟喪畢詔可嘗論人才乞收召趙汝愚王簡孝宗復謂如卿才識近世罕有前此何無一人言之命樞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

光宗內禪制冊咸出其手人稱雅正開講奏願謹初戒始譏切
 貴近舉唐太宗不私秦府故人為法又言武臣諸司使八階為
 常調橫行十三階為要官遙郡五階為美職正任六階為貴品
 近年舊法頓壞邊境積功累勞者僅得一階而權倖貴近之臣
 悉歷華要姜特立惡其議已指為周必大黨與祠紹興元年起
 知婺州改太平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入對願上謹天戒下畏
 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虛已任賢酬酢庶物不在於勞精神
 耗思慮屑屑事為之末也又言近年以來給舍臺諫論事往往
 不行如黃裳鄭汝楷事遷延一月其名陳源姜特立尤為驚駭
 向者二人得志昌言臺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
 誦陛下英斷自古小人甚難管除蔓草猶且復生况加封植乎
 若必二人有勞優以外任無所不可彼其閒廢已久含憤蓄怨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五 侍從宋十二
 儻復呼之必將潛引黨類力排異已朝廷無由安靜進給事中
 駁陸安轉進郡王成特補官謝淵李孝友轉官吳元允夏永壽
 遷秩上並聽納繳奏韓侂胄用應辦賞直轉橫行首壞國法開
 攀授之門奏入仍令書行奏復奏侂胄四年間已得二十七年
 合轉之官今又超授四階轉二十年應得之官是朝廷官爵專
 徇私求非所以為磨厲之具也命乃格林大中以論事左遷幸
 左史樓鑰疏留不報手詔除耶律迺嚙承宜使表一再繳奏又
 言祖宗爵祿陛下安可私加於公議不允之人上震怒裂其奏
 然命竟不行中官謁家廟官吏推賞甚濫表乞痛加裁節除禮
 部尚書兼侍讀時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表積憂成疾請告不報
 初屢奏請上詣重華甚切及遺表猶以孝事兩宮為言轉正奉
 大夫致仕卒年七十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文簡方乾道淳熙間

程氏之學稍振忌者以為道學將攻之表首言道學者堯舜所
 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其臨財毋苟得則
 曰廉介安貧守分則曰恬退擇言顧行則曰踐履行已有恥則
 曰名節今皆目之曰道學用相詆訾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
 舉足且入其中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御名責實聽言觀行人亦
 庶不壞於疑似矣後數年大行禁錮識者服其先見云嘗取
 孫綽逐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菜內外制子棊
 樂孫炳仕至禮部尚書
 顏師魯字幾聖漳州龍溪人自少莊重孝友天至登紹興進士
 調番禺簿父喪扶柩航海甫登岸颶風大作人以為孝感歷知
 莆田福清二縣嘗決水利滯訟開陂洫綿四十里歲發廩勸
 分有方禁止過糶船粟畢湊市糶更平常平鄭伯熊薦于朝帥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五 侍從宋十二
 陳俊卿尤器重之召知官告院遷國子丞除江東提舉陛辭言
 天雨土日青無光乃田里未安并獄未清政令未當忠邪未辨
 天不示變人主何由省悟上遽其言尋改使浙西民苦役法為
 害遇輒破家乃下教屬邑預正流水籍稽其役序寬比限免代
 輸咸便安之鹽本久不給亭竈私鬻禁不可止刑辟日繁師魯
 節帑緡盡債宿負戒官吏毋侵移未幾課最升直秘閣遇民有
 墾曠土成田者請正其賦而寬其法以示勸農重本意奏可且
 著為令入為監察御史遇事盡言無所阿撓有自外府得內殿
 宣引將補御史者師魯大以為恥力言士大夫且未論其才至
 於立身之節不可不正詔寢之又論比年好進之徒平時交結
 權倖一紆郡縣皆格克以厚苞苴故前以才稱後以貪敗皆見
 施行久之升太府少卿轉國子祭酒講明理學嚴禁穿鑿典康

恥厚風俗師魯學行素孚加以身先規約與諸生言孳孳以治
已立誠爲本使知飭勵上聞喜曰顏師魯到學未久規矩甚肅
尋除禮部侍郎兼吏部有旨改官班特免引見又一時賜帶多
濫師魯言祖宗法度不可輕弛臣下非時賞賜梵舍不急之役
宜加節制今應奉微勞皆得橫金如觀瞻何高宗喪制典禮多
所裁定詔充遺留使初顯仁遺留使至金皆替花聽樂師魯反
復力爭金人不能奪還吏部侍郎尊拜尚書兼侍講請老以
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引奏願親賢積學以崇聖德節制欲
以養清躬因任三年專以恤民寬大爲政獨船貨諸商賈胡尤
服其清卒年七十五諡定肅生平大節確如金石常曰窮達自
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時以爲名言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人登紹興進士湖南安簿邵武司法參軍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五 十一

父母喪哀號擗踊鄰不忍聞擢泉州觀察推官以廉勤稱改宜
教郎黃祖舜薦名試館職除祕書正字累遷吏部郎官言本朝
禦敵景德之勝本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孤疑願法景德之斷
戒靖康之疑除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奏中興將相如趙鼎韓世
忠皆未有諡正宜首舉以慰忠義之心今內侍李珂沒乃贈節
度使諡靖恭誠爲可惜竟寢其諡又言積陰弗解淫雨益甚其
占爲孽倖小人且江浙大水災感入斗正當吳分昔唐德宗自
謂不知盧杞姦邪此其所以大敗今龍大淵曾觀內外用事所
爲姦詭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不
報卽居家待罪二人黜逐始起茂良廣東提刑卽番山之麓建
番禺南海縣學旣成釋奠行鄉飲酒以落之城東舊有廣惠庵
葬中原衣冠沒於南者歲久湮廢訪得故趾更建海會浮圖凡

敢寄暴露者拚藏無遺名對崇政殿陳俊卿知其忠實欲留之
虞允文不樂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判兼知隆興時江西大旱講
行荒政療疫厲免積稅止索逋發廩振贍全活數百萬賞功進
敷文閣待制召對奏潢池弄兵之盜卽南畝負耒之民今諸郡
荒田實多願詔監司守臣募人從便耕種使民有餘粟雖驅之
爲寇亦不從矣淳熙初除禮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拜參知政
事入謝賜坐上從容語曰自今君臣之間勿事形迹朕每存公
道設有誤卿宜力爭諸事亦毋循私毋援引鄉曲親舊對曰大
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容迹見於外適鄉人爲潮
州通判不法有旨下帥臣體訪茂良通謝不辯淮南旱奏取封
樁米振濟或云事當委於常平茂良言敵境咫尺民久廢業餓
寒所逼萬一不靖患害立見寧能惜此米乎自是民得全活上

嘉獎之業衡罷太史奏台星不耀上命茂良行相事會慶壽禮
行中外觀恩澤茂良慨然曰此當以身任怨悉奏罷之薦朱熹
操行耿介宜蒙錄用劾錢良臣侵盜大軍錢糧有詔令良臣分
析曾覲欲以支資錄其孫茂良繳進覲令直省官賈光祖當道
不避銜司叱之曰參政復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
朝廷大體因求去上遂與郡覲密令人誅之曰若論恢復必再
留茂良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怒曰卿五年不言恢復何故今日
及此說黨謝廓然因劾之與良臣共擿落職責授寧遠軍節副
英州安置父子卒于貶所諸奸死後周必大奏追復資政殿學
士諡壯敏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願以此得罪朱熹後得其
副本讀之則事雖恢復而其意乃云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
故深爲歎息云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五 十二

李彥穎字秀叔湖州德清人少端重能記覽登紹興進士調餘杭簿建德富陽二丞御史周操薦為本臺主簿尹禧助湯思退議和以叩穎彥荅曰人所見不同公既以和為是曷不明陳於上以身任之事成歸於上不成奉身而退若但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國事將誰倚仗猶大怒陰排之改國子博士父喪終權吏部郎中兼恭王府直講轉右史張栻葛覃侍經筵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剴激切上意不釋彥穎曰正為今日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使臣下皆若此人主應無過上意乃解太子立兼左諭德錄司馬光論建置宮僚講讀官奏疏以進言詹事之職東宮內外無所不預事須白而後行上大喜即以授之仍兼太子臨安尹判官久之言皇儲宜一意講學若付以民事恐非便益趣草奏三辭乃免俄陞中書舍人徽還張說樞筦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五 五 侍從宋十二

制命未幾拜禮部侍郎兼侍講尋權吏部尚書兼侍讀時廷臣多以中批逐去彥穎言今欺蔽成風譖毀潛行臣下有過未嘗顯述中外莫知其罪將恐陰邪得伸善類喪氣非盛世事也接送金使還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淳熙二年叅知政事上遣王抃諭金使稍變受書舊禮議久不決將以左司諫湯邦彥為申議國信使彥穎謂須於國體無損而事克濟乃善若如去年張子顏之行徒然無益臣恐邦彥新進輕脫必誤國事後果呼命朝議下福建造海船至兩淮起民兵赴合肥訓練中外駭然奏兩淮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二三百里民戶三丁起二限三月而罷事尚未集民先失業矣上作色謂卿欲盡撤邊備耶彥穎復執奏曰今不得已令三百里內家起一丁詣合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習日增給錢米限一月罷庶不大擾

從之在任三歲實攝相事內降繳回甚多御前封樁本以備邊內侍籍白剗名造器械并犒師降旨輒發動億萬計因言陛下方有意恢復苟妄費如此恐失封樁初意上矍然曰卿言是朕失之矣俄墜馬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為政勤約民感其惠復召叅政事以病力辭諫官論其子毆人至死錮秩奉祠起知婺州獨屬縣稅復知紹興進大學士再奉祠進觀文殿學士致仕家居自奉澹約食米纔數合室無姬媵蕭然永日與州縣了不相聞堯年八十一贈少保諡忠文 子沐慶元中為將作監嘗有所求於趙汝愚不獲韓侂胄知其有怨引為右正言罷逐汝愚善類一空公論醜之嘉定初奪官竄死信州

王大寶字元龜溫陵人徙潮州政和間貢入辟雍建炎初廷試第二授南雄教授監登聞鼓院以祿不逮養移病歸奉祠祿趙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五 六 侍從宋十二

鼎諫潮從講論語起知連州遇張浚亦諫得與其子栻同講學代還言連英循惠新恩六州居民纔數百非貿遷之地乞蠲減免行錢從之改袁州進詩書易解上語執政稱其留意經術書有可采召除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奏江南諸州月椿錢無定數吏緣為姦乞為定制折帛錢匹四千今輸六千蓋從減以惠小民升直敷文閣知溫州提點福建刑獄道臨漳州有蔡岡藥薄蔽翳山石犖确盜乘間剽劫大寶募民挾藪斃道十餘里行者便之改廣東提刑孝宗即位除禮部侍郎奏古致治之君先明國是而行之以果斷自軍興以來日征日和浮議靡定太上傳丕基於陛下四方日復恢復國論未定衆志未孚願一以果斷則無不濟擢右諫議大夫首諭朱倬沈該之罪劾汪澈督師荆襄不能節制坐視方城之敗澈坐落職遷大寶兵部侍郎

論及移蹕奏今日之勢殆未可亟願少寬歲月因力贊起復張
浚為都督及符離失律羣言洶洶乃以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大
平興國宮胡銓奏留之湯思退議罷督府又言危疑之際貴於
果斷持重顧不能小却大身臣思非惟邊鄙可憂實恐蕭牆禍
起不聽未幾金果復入詔思退都督軍馬辭不行上震怒中外
以前言不用為恨乾道元年落致仕召為禮部尚書入對言理
財之道當務本抑末正言程叔達奏其復免行錢非是復奉祠
舍人闕安中欲留其行叔達併劾之詔致仕卒年七十七
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未冠通經能文游太學授學職以舍選
奉廷對調福州教授內艱服除改臨安乾道元年陳康伯薦賜
對言陛下軫念元元恒恐一夫失所而郡邑搜求財賦惟恐百
務難集日降絲綸恩不濡被細民困於征輸重以歲惡室且垂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五 七 待從末十二

民不聊生矣力言於上亟追寢其議必大舉手曰使天下赤子
不被筮楚之毒者公之賜也十三年辭樞密提舉國史院兼脩
國朝會要明年復知樞密院事倦倦以搜訪人才為急手書置
夾袋中三蜀去朝廷遠賢士難以自見俾各疏其所知差次其
才行太學每有除授必列陳之十五年以資政殿大學士出知
泉州紹興二年改知隆興充江西安撫使嘗語諸子曰夫人窮
達有命不在巧圖惟忠孝乃吾事也吾平生仕宦初不枉道附
麗任其升沉獨人主知之遂至顯用薨年六十九贈金紫光祿
大夫有奏議七卷制策八卷東宮講議五卷易說四卷史識五
卷文集八卷

周執羔字表卿弋陽人宣和舉進士擢第二授湖州士曹參軍
遷太學博士建炎初從駕如揚州不及遂從隆祐太后於江西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五 大 待從末十二
還覲會稽尋乞歸養湖撫州宜黃縣丞時四境倣擾潰卒相挺
為變執羔諭以禍福皆歛手聽命既又誅其黨執首謀斬以徇
邑人德之繪像立祠題列湖州母憂服闋改平江歷將作太常
二丞時議建明堂太學樂廢不脩詔奉常肄習之因訪輯舊聞
庀工備器制作一新遷右司員外權禮部侍郎充賀金生辰使
還權吏部侍郎同知貢舉請復進士聞喜宴舊制禮部赴試進
士十八年得免舉四試始特奏名秦檜因以科第私其子士論
譏譁為減三年以悅衆執羔言祖宗法不可亂檜怒罷歸復起
知眉閣夔三州兼護路安撫使漆播會豪言部下忤叛請發兵
致討執羔移文詰之曰朝廷用爾為長顧不能靖亂責將誰賈
豪惟斬叛者以獻自是忤衆惕息改知饒州除敷文閣待制乾
道初守婺州召還提舉佑神觀兼侍講首進二說王道在正心

誠意立國在節用愛人復除禮部侍郎上常患人才難得雖疎賤得賜名執羔言今一介于進口舌相高殆成風俗具材必不如是上是其言拜本部尚書升侍讀居經筵二年每勸上辨忠邪納諫爭上深知其忠方士劉孝榮言統元曆差命釐正之乃更用劉義叟法推日月交食考五緯贏縮以紀氣朔寒溫之候進所撰曆議曆書五星測驗各一卷上嘗問豐財之術首請汰冗兵以為蠹民之本莫甚於此又言和羅本以給軍興豫凶災乃國家一切不得已之政今諸路旱蝗宜視豐凶之數輕重行之特蠲其災甚者上嘆曰無人為朕如此言即詔從之充安恭皇后政宮按行使日與閣人接卒事不交一言閣亦服其長者不怨也尋求去上惜其老成留之除寶文閣學士告老提舉太平宮賜茶藥御書公卿祖帳都門外縉紳榮之陞辭言閩粵江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五 九 侍從朱十二

西歲饑盜起詔遣太府丞馬希言使諸路振救卒年七十七為人有雅度立朝無朋比治郡廉恕有循吏風至老手不釋卷尤通于易

李璣字仁甫丹稜人唐宗室曹王後父中登第知仙井監璣自少力學恥讀王氏書甫冠博極籍憤金替未報著反正議十四篇皆救時大務擢紹興進士調華陽傅遷雅州推官改知雙流力行教化訓仕族張氏子居喪爭產治民不白母鬻產者于法悉皆艾悔有暇則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悉力研覈本朝典故做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于建康為編年一書名曰長編又效司馬光體為百官公卿表畏秦檜當國不敢奏及死史官以聞詔給筆札來上孝宗常許為序及御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賜之然竟未及賜也辟制置王剛中幹辦公事擢知榮

州榮因溪為隄夏秋民苦水潦為築堤防之轉潼川路運判勅守令不職四人括一路財賦額通有無酌三年中數定為科約頒以為則乾道三年召對舉藝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吏典故以為法乞增置諫官許六察言事請練兵母增兵杜諸將私獻軍中虛籍除兵部員外禮部郎中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議權能用樂燕言古禮并建隆舊制惟散齋四日致齋三日自崇寧大觀分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舊制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為北使權用又言中興祭禮未備請今太常參校開寶通禮嘉祐因革禮政和新儀同異脩成祭法行之乾道新曆成未有大驗燕奏舊曆多差不容不改然不燕驗無以知其孰得孰失乞申傍曆官討論遂詔監視測驗五年遷秘書少監兼權起居舍人實錄院檢討尋與宰相虞允文論事不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五 十 侍從朱十二

樂請去除直顯謀開湖北轉運副使奏京湖之民結茅而廬築土而坊備牛而犁糴種而種穀苗未立睥睨已多今宜寬侵目之禁廣收募之術依乾德詔書止輸舊稅如咸平元豐故事推恩勸課有勞者詔從之八年進直寶文閣帥潼川兼知鹽州首葺石門堡以扼奔人奏乞戒茶馬司市叙州轉廩馬毋溢額戒官民毋於夸煥禁山伐木造舟奏移鎖水於開邊舊地皆報可淳熙改元被召適城中火上章自劾提刑何熙志奏焚數不實且言長編記魏王食肥彘語涉誣謗上謂憲臣按奏火數職也何預史事命提刑李繁劾實熙志二秋罷之熙貶一秩改江西運副且許臨遣憲感激奏言日食地震皆陰盛主敵國小人不可不慮且巾無變古無欲速兩言又上快箴引太祖罷朝悔乘快決事以諫上揭之座右進秘閣脩撰權國史同脩撰乞復

行明堂禮謂南郊明堂初無隆殺合視園壇特免出郊泮費後
 周必大申其說卒行之權禮部侍郎屢進諫言合雷震太祖廟
 柱及鴟尾有司旋加脩繕謂非所以畏天變上以為愛朕賜
 金紫因幸太學為執經官具拜侍郎脩徽宗實錄薦名呂祖謙
 為檢討夜直宣引賜坐奏言邇來蒙氣蔽日厥古不肖者祿宜
 謹股肱耳目之選復賜飲與茶而罷九月丁酉日當夜食燕為
 社壇祭告官俄因御史劾其子屋考上舍策問語連及燕屋罷
 出燕知常德申奏澧辰沅靖四州各置營田募弓弩手境多茶
 園聽其自售句祠奉與國宮明堂禮成以燕常首建議復除敷
 文閣待制起知遂寧召對延和殿時上即位二十餘年志在富
 強而兵弱財匱嘗嘆功業不足燕曰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既脩
 天應乃至因舉陸贄奏議所言切於今可行者數十事勸上力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五 主 侍從宋十二

弘簡錄 卷一三五

謂寧失之繁無失之略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依
 熙寧脩三經例損益脩換四千四百餘事上謂其書無愧史記
 詔藏秘閣因舉漢石渠白虎故事請上稱制臨決業適以為春
 秋之後纔有此書又撰易學春秋學五經傳授尚書圓大傳雜
 說七十二子名籍奏議及文集四朝史業通論南北攻守錄七
 十二候圖陶潛新傳并詩譜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
 鎮年表晉司馬本支齊梁本支王謝表五代將帥年表合數十
 百卷五子屋至塾壁壘初燕自以不預制科心常慕之令屋塾
 習焉尚書在應辰薦屋文行中式為祕書正字遷著作郎兼國
 史實錄院父子同主史事紳榮之後早卒 壁與壘皆文學
 知名蜀人以比三蘇壁字季章少英悟日誦萬言屬辭精博周
 必大異之燕因自舉奉宗以為可用初陰入官登進士名試正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五 主 侍從宋十二

庇之樞直其事以聞上怒立罷世光手詔權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未幾予郡復以從臣劾御史貶兩秩光宗受禪叙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知常德府寧宗擢右文殿脩撰知江陵府江陵瀕大江歲浸民無所托徙之故城爲室廬居之種木數萬以爲捍蔽民懷其德尋劾罷奉祠卒年七十五間居作易傳解義辨異童子問等書藏于家

黃祖舜福清人登進士累任至軍器監丞入對言鈇曹專用資格擢任縣令局若委郡守選擇汰其尤無良者上然之守屯田員外郎徙吏部出爲泉州通判將行上言經天下亂後多有抱道懷德之士老於韋布自今宜令州縣薦舉學行脩明孝友純篤者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有卓行尤異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下其奏禮部留爲倉部郎中遷右司權刑部侍郎兼詳定勅令司復兼侍讀進論語講義上命金安節校勘言其詞義明粹令國子監板行尋升給事中薦李寶爲帶御器械張浚罷其家奏留使臣五十餘人理資任以祖舜言乞爲限制遂詔勲臣家兵校留五之一戶部奏以臨安官田授汰去使臣祖舜又言使臣汰者一千六百餘人田僅一千一百畝給者不及其數事迄不行駁奏梁邦彥養子保義郎梁舜弼漢弼不宜並除開門祗候脩撰本以待文學知池州劉堯仁知新州韓彥直不宜倖升故資政殿學士楊慝陰濟秦檜中傷善類不當予遺表恩秦燔預其父檜謀議不宜死贈大傳俱遷閣追奪有差陞同知樞密院事上以金亮犯淮怒劉汜敗王權走將誅之祖舜言論法固當但聞劉錡病篤素有大功一旦誅此二人錡必愧忿而死是兵一敗國家遂失三將大快敵人之意上嘉納之孝

宗初拜叅知政事卒于官諡莊定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五終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五

美

侍從宋十二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六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十三

彭龜年 黃裳 羅點 李祥 樓鑰

應孟明 楊大全 李大性 徐誼 項安世

丘密 倪思 詹體仁 柴中行

彭龜年字子壽江西清江人少孤事母盡孝既長性穎異讀書能解大義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朱熹張栻遊學問益明登乾道進士授宜春尉轉安福丞鄭僑張均同薦除太學博士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吳端徙官龜年上疏乞復其位又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六 侍從宋十三

以伸倖臣之私遷國子監丞兼魏王府教授御史林大中薦為三臺主簿改司農寺丞進祕書郎嘉王府直講上疏光宗言陛下親視壽皇養事高宗備極子道今壽皇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故降旨暫免到宮蓋恐外人竊議為陛下辭其責其心非有他也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一與小人謀則交構往來不免嫌隙今雖萬萬無此然臣竊慮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內臣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又言宰執侍從但能持父子之愛調停重華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曾無一語及之竊聞陳源在壽皇朝得罪最重今復進用間諜兩宮罪實在源願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慶負罪引愆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承顧不慮歟疏入光宗朝于重華都人歡悅除起居舍

人入謝上諭此官以待有學識人非卿無可者龜年退述祖宗之法為內治聖鑑以進且言臣是書大意以防宦官女謁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帝曰不至是他日又奏臣所職記注凡人君言動必書近以車駕關於問安書至數十矣陛下不奉三宮而獨出遊幸王津園恐不可以示後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講讀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也願臣等言教執若陛下身教之為切哉屬壽皇不豫龜年三疏請對不獲就視御班位伏地扣額久不已血漬髮鬢上曰素知卿忠欲何言龜年仰奏事無大於不過宮者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寂然臣實痛心余端禮進曰臣子扣額龍墀曲致忠悃豈誠得已上諭已知無何壽皇崩寧宗受禪之夕召對言此乃宗祏所係陛下安得固辭今但當曲盡人子款誠而已因擬起笏劄子乞日進一通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六 侍從宋十三

又與黃裳同定往朝南內及過宮之禮寧宗朝泰安宮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退時議太上無徒宮之意欲別建泰安宮龜年奏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可布政出令重華一宮未為不足今陛下但居狹處奉太上居寬處天下必能諒陛下此心於是宮不果建遷中書舍人敬奏劉慶祖落階官御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為慶祖惜此一官為朝廷惜此一門耳使其可行臣即書矣使不可行豈敢因御批而遂書哉除兼侍講言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不在多言泛論因問朱熹黃裳陳傅良黃由沈有開李燾京鏗黃艾邵馴可充講官否對曰陛下招徠一世之傑必如此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為之尋遷吏部侍郎兼侍讀會暴雨震雷極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頃之朱熹約龜年共論侂冑之

姦會發伴金國吊祭使熹乃獨上疏見絀繼年問之附奏云熹罷臣宜併斥不報歸復條數其姦言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今大臣不知獨令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亟去必為後患上覽奏駭曰朕方托為肺腑不意如此內批予侂胄祠已乃復入龜年力求去詔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兼湖北安撫使未幾呂彜論罷之復追三官停勒嘉泰元年起知贛州以疾辭除集英殿脩撰提舉冲佑觀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平生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始終卓然特立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愛君憂國之忱先見之識政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閒悠然自得幾微不見顏面於關洛書益加渾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蒙并經解祭儀五致錄奏議外制侂胄誅林大中樓鑰皆白其忠贈寶謨閣直學士諡忠肅寧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六 三 侍從宋十三

受之又講左氏禮有等衰曰王者之學正當見諸行事聞東宮舊人吳端謂王王接之中節是得等衰之義矣王意益向學於是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終以百官各述大旨歷引前代危亡故事以為儆戒每日為學之道當體之以心王宜以心為履師遇有不妥者不可為也他日壽皇問所讀書王舉以對以為太多王曰講官訓說明白臣心樂之不知其多也每誕節陳詩以寓規諷會初製渾儀并輿地圖侂胄以詩章欲王觀象則知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之境土又以所講經為詩以進王喜為置酒手書其詩以賜壽皇論曰黃翊善至誠所講須諦聽一日宴宮中王為光宗誦酒誥有詔褒勞裝因薦朱熹學問臣所不及若召與府寮必有裨益上嘉納之紹興二年遷起居舍人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六 四 侍從宋十三

宗對章穎等稱龜年忠便可嘉加贈龍圖閣學士擢用其子欽黃裳字文叔隆慶府普城人少穎異能屬文登乾道進士調巴州通江尉益務進學為文迥出流輩見者驚嘆蜀中苦和羅裳賦漢中行以諷總領李夔夔為罷羅民便之改與元府錄事參軍制使留正薦召對遷國子博士母喪服除光宗進祕書郎嘉王府翊善首講春王正月言周之王即今之帝王不能號令諸侯則王不足為王故春秋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今之郡縣即古之諸侯雖境土不比祖宗時十分之四然猶跨吳蜀聯荆廣帶閩越任民事者二百州任兵事者九都統也苟不能統制則帝不足為帝尚可以服之乎王問何謂九都統裳曰昔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隋亂今大元年已過之而國家九都統猶有未知其可不汲汲於學乎王以其言人所難堪惟我能

奏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弊有三一私心二勝心三忿心事苟不出於公而以已見執之謂之私心此心一生必以諫者為病而求以勝之勝心生必忿諫者為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苟至於忿必有不得其理者如潘景珪常才陛下亦遇以常人特以臺諫攻之不已致陛下庇之愈力事勢相激乃至於此宜因靜察使心無所係則聞臺諫之言無不悅而黜欲勝之心待臺諫之心無不誠而鮮加忿之意矣三年試中書舍人疏論壽皇御極拊循將士三十年常恨不得効死以報陛下誠能留意武事孰不感激願為陛下用者請分鄂渚兵屯襄漢之間以張形勢而壯重地時以方宴安裳所言多不售未幾除給事中奏趙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雖奴隸亦知其心如青天白日今御史汪義端再疏醜詆

言其宗室不可執政所見殆奴隸之不如於是義端與郡在瑣
 闥而一月封駁無慮十數韓侂胄落階官鄭汝諧除吏部侍郎
 皆繳其命改兵部侍郎不拜仍以顯謨閣待制充翊善嘗疏請
 光宗過宮上起裳涕泣執其裾隨至宮門上曰內侍楊舜卿告
 朕勿過宮裳請亟斬舜卿又奏陛下惑於人言未究孝敬之實
 疑心一萌方寸隨亂遂至天變亦疑而不知畏民困亦疑而不
 知恤疑宰執專權則不禮大臣疑臺諫生事則不受忠諫疑皆
 欲無害則近酒色疑君子有黨則近小人凡此皆不須疑者莫
 不以爲疑乃若貴爲天子不以孝聞敵國將輕而肆侮中外將
 起而爲亂小人乘間抵隙軍士或萌他志此可疑也而陛下則
 不疑顛倒錯亂莫甚於此裳初病疽尋愈至是憂憤疾復作連
 章請外言臣職有三以待制言則前後三諫而不聽職可廢矣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六 五 侍從來十三

責者遂口占遺表而卒年四十九上聞驚悼贈資政殿學士諡
 忠文裳簡易端純每講讀隨事納忠上援古義下揆人情氣平
 而辭切事該而理盡凡可以開導上心者知無不言且篤於孝
 友推賢樂善出乎天性爲文明白條達鄉人陳平父兄弟乃張
 栻門人也裳與之講學師友淵源有所自來所著有王府春秋
 講義及兼山集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
 子瑾大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孫子敏刑部郎官
 羅點字春伯江西崇仁人六歲能文登淳熙進士授定江軍節
 度推官遷校書郎兼國史編脩歲旱應詔言陛下禱祀羣祠宥
 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采謙言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
 不誣獨不知其所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願以所上封
 事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改如此則治象日著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六 六 侍從來十三

所以主張而覆護之於小人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彊聽斷意不在事凡宰執奏陳備禮應答侍從庶僚備禮登對而宮中燕遊之樂錫賚奢侈之費騰於眾口此聲豈可聞於敵國又言嘉王年及弱冠此正親師取友進德脩業之時宜擇端良忠直之士參伴燕閒遂除黃裳翊善車駕將朝重華宮既而中輟點奏三綱五常所係甚大自天子達于庶人節序拜親無有闕者豈今以為常事而反忽之上猶豫未決復奏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况人主事親已涓日過宮壽皇必引領而望萬一思念成疾陛下將何以自解於天下哉又言竊聞嘉王生朝以報劬勞之德稱壽禁中父子歡洽寧不動心皆不聽乃屢求去不許轉權兵部尚書駕將幸玉津園又奏陛下為子四十餘年一無閒言祇緣郊祀違誤因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六 七 侍從宋十一

誓樞密院事九月有事明堂扈從齋宮得疾卒年四十五贈太保諡文恭為人天性孝友端介有守無矯激崖異之行義利之辨皎如日星或言天下事非才不辨點曰尤當先論其心苟不正才雖過人何足取趙汝愚泣言點與黃裳相繼淪謝非二臣不幸乃天下之不幸也

李祥字元德無錫人登隆興進士為錢塘縣簿臨安尹姚憲俾攝錄事參軍每事下有司選者以巧發為能必監視銀鍊囚服乃已嘗誣武臣子誹謗朝政上命鞠之既而無實具以白尹尹驚謂上所命得無實乎對曰即坐謫當自甘憲乃具論如祥意上喜曰卿吾爭臣朕幾誤矣擢憲為諫議大夫調祥濠州錄參會安豐守臣日占民田訟久不決監司檄祥往訊卒歸之民未幾其人易守濠祥以嫌換廬州司理升主管戶部架閣文字歷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六 八 侍從宋十一

大學國子博士司農宗正二丞密院編脩兼刑部郎官在朝八年由軍器少監出提舉淮東常平茶鹽轉淮西運判時兩淮餓錢未定疏乞廢定城與國漢陽三監官賜錢米銷濫惡者更錄紹熙新錢從之俄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陞祭酒上疏頃者壽皇臨崩兩宮隔絕中外洵洵留正棄印亡去亂起不時國命危如絲髮尚賴趙汝愚不畏滅族以決大策立陛下風塵不掃天下復安誠社稷之臣奈何一旦棄之使精忠巨節怫鬱閭閻何以示後世哉不聽出為湖南運副言官劾罷之奉冲佑觀祠大學諸生楊宏中等上疏懇留俱得罪去祥遂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諡肅簡

樓鑰字大防鄞縣人隆興元年試南宮考官胡銓稱之調温州教授為敕令所剛定官脩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為中祀

鑰言乘輿臨幸於先聖則肅拜武成則肅揖其禮本異難與鈞
 敵得不改由宗正寺簿歷大府宗正二丞出知樂清捕除倡亂
 數人光宗嗣位名對奏今法網甚密願陛下以軫念民命保養
 元氣為急凡有初意增設禁令者寢而勿行除考功郎官盡革
 吏姦一以簡要清通為事改國子司業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
 所代王言得制誥體刑部奏天下獄案多上中書奏裁以致政
 務不清宜省之鑰力論三省制刑古有明訓不可而止會慶節
 上壽乘輿不出已而王傑聖政會要書成將進重華又履更日
 鑰奏聖政之書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王傑會要足成淳熙末年
 之書幸速定期日無復再展以全聖孝始得進書成禮俄兼直
 學士院寧宗內禪詔書當其屬草內有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
 而禮文難示於天下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乞正太祖東嚮之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六

九

特從宋十三

位別立僖祖廟以代夾室并藏順翼宣三祖之主遇祭即廟
 而饗詔可朱熹罷講職鑰言熹鴻儒碩學陛下閱其耆老當此
 隆寒侍立不便何如俾之內祠且令脩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
 不報趙汝愚先語人曰樓公當今天下人物恐臨事少剛決耳
 及見其持論堅正繳奏無所回避嘆曰樓公於是大過所望矣
 俄與林大中奏留彭龜年於講筵不報遷鑰吏部尚書以顯謨
 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韓侂胄嘗副鑰為館伴恨其不附已
 遂奪職告老誅後復起為翰林學士兼侍講雖年過七十精敏
 絕人凡詞頭下立進以草趙崇憲奏雪父冤力主施行金求兩
 侂胄首鑰言和好待此而決何恤姦凶已斃之骨哉詔從之進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同知嘉定二年拜參知政事凡
 位兩府五年求去進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年七十七卒贈少師

諡宣獻生平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
 應孟明字仲實永康人少游太學登隆興進士調臨安教授擢
 浙東安撫司幹官樂平縣丞御史葛邲王蘭薦為詳定勅令所
 剛定官輪對論南北通好疆場無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
 在境可以一日忽乎食殘苛酷之吏未去吾民不得安其生賢
 士匿於下僚忠言壅於上聞無乃衆正之門未盡開而兼聽之
 意未盡乎乎君臣之間戒懼而不自持勤勞而不自寧願進君
 子退小人以民隱為憂邊陲為警則政治自脩紀綱自張矣次
 乞申嚴監司庇貪吏并薦舉徇私情之禁帝嘉獎記其姓名示
 宰相拜大理寺丞故將李顯忠子家值溺死有司誣以殺人察
 其冤釋之出提舉福建常平陛辭帝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賊吏
 事有不便宜悉以聞因問當世人才對曰有才而無學則流為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六

十

特從宋十三

刻薄惟上之教化明取舍正使回心向道則成就必倍於今帝
 以為然尋除江東提點刑獄進直秘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
 安撫使先時鹽法易官般為客鈔客戶無多折閱地避遂抑配
 於民行之六年公私交病迫遠禁錮民不聊生至即條具驛奏
 其弊始除禁卒朱興結黨弄兵雷化間聲勢漸長孟明遣將縛
 致轅門斬之光宗即位召為吏部員外郎歷左右司再遷中書
 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寧宗拜太府卿兼吏部侍郎慶元初卒孟
 明本以儒學奮身受知人主官職未嘗倖遷韓侂胄嘗遣其客
 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孟明不答士論以此重之
 楊大全字渾甫四川青神人登乾道進士調溫江尉攝邑有聲
 紹熙三年召監登聞鼓院會太學生龔日章等百餘人上書以
 投匭為緩必欲伏闕大全謂院以登聞名實明目達聰之地今

乃使人視爲文具吾何顏以尸此職乃自爲書以諫力請過宮
疏凡三上其略曰臣聞志於憂君者不畏義死不榮幸生不恥
以言獲罪惟懼言不聽從自古大者身膏斧鑕次亦流竄四裔
小者罷免終身未有若今日既不勉於聽從亦不加於黜逐徒
餌之以無所譴呵之恩使皆養富貴甘榮養以消靡其風節不
居既皆貪祿懷姦之士臨難何有伏節死義之人自夏秋以來
執政從官死者陛下皆不之信若建康趙濟武興吳挺今皆不
虛然則略有幾微見於朕兆者可不爲動心乎萬一或有蕭牆
肘腋之變在朝之士瀝忠以告陛下復不信之必坐受其危亡
矣今外間傳聞以爲壽皇將幸吳越此愛陛下之深欲泯其迹
也陛下當亟圖所以解其憂者毋自墮其聰明疏入不報寧宗
卽位遷宗正寺簿慶元元年易太常寺遷司農丞脩高宗實錄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六

七

侍從朱十三

充檢討官有力薦爲臺諫者韓侂胄聞其名欲見之大全笑謝
不往丐外除知金州聞命卽行時實錄將上去不少待至姑蘇
病卒

李大性字伯和端州四會人先祖積中嘗爲御史以直言入元
祐黨籍始家豫章大性少力學尤習本朝典故以父任入官因
參選部進藝祖廟謨百篇及公私利害請復元豐舊制許六察
言事以廣言路從臣力薦之命赴都堂審察除湖北提刑司幹
官未幾入主吏部架閣文字母艱服闋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
朝故實網羅百氏野史訂以日曆實錄核其正外幸有據依準
宗讀而嘉之擢大理司直遷敕令所副定官添差通判楚州會
吳曦與都統劉超合議欲撤楚城移他所大性力持不可朝命
使臣廉訪具以實聞言城爲晉義烏聞所築功最堅與大性合

詔遂罷築名除太府寺大宗正二丞兼倉部郎官尋改工部抗
疏言今朝政清明乃使正人如陳傅良彭龜年黃度楊方諸臣
皆以言去位臣甚惜之矧數人之心皆木愛君既不顧惜恐端
人正士自此解體去者將不止此孝宗崩光宗疾未能執喪大
性疏引檀弓成人有言兄則死而子舉爲之衰設若陛下必侍
金使吊祭者至然後執喪恐亦如此言貽譏中外不報遷軍器
少監權司封郎官提舉浙東常平兼提刑知慶元府召爲吏部
郎中四遷至司農卿戶部侍郎出知紹興期年升尚書條陳用
兵利害不宜輕舉作僣旨意出知福州移江陵充荆湖制置使
正當用兵之後殘燬饑饉繼以疾疫至則首議振貸奏罷前官
虛羨免流民征權劾兩路戎司冒受逃亡付身凡三千四百餘
道令率繳上毀抹武選爲之一清江陵錢重楮輕民以爲病乞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六

三

侍從朱十三

依襄鄂例通用鐵錢自此泉貨流通復業者衆入除兵刑二部
尚書兼詳定敕令有議全國分裂欲舉兵北伐者乞令朝臣集
議從之尋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引疾丐祠卒于家年七十
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惠弟大異大東並躋從列三世官于
朝父子兄弟皆爲名臣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登乾道進士累官太常丞孝宗
末年臨御久事皆上夾執政惟奉旨而行羣下多恐懼顧望誼
進諫以爲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又
論樂制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官壞上遂改容禮
之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情矣除知徽州陞辭屬光宗初受禪誼
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遠天德上領
之至郡出歙婦冤獄人稱爲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

轉左司連諫上久不視壽皇疾誼進諫退告宰相曰上雖從容
 慰納然目瞪不瞬意思恍惚乃真疾也宜禱祠刻廟請皇子嘉
 王叅決政事留正懼不能用壽皇崩上不能成服誼又以書進
 趙汝愚曰公內雖心惕外不可坐觀遂因吳瑄請太皇太后執
 喪扶嘉王代祭皆預焉及內禪議興誼謂國家安危誠在此舉
 汝愚問策安出對曰此大事非憲聖慈命不可因薦同里蔡必
 勝與韓侂胄同在開門可因而指之汝愚意始決迄於得請誼
 之功居多寧宗即位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工二
 部侍郎知臨安府告汝愚曰侂胄小人異時必為國患宜他其
 所欲然後從而遠之汝愚不聽然雅重誼凡除授建明多所咨
 訪誼亦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已而怨者日衆力勸汝愚早退願
 因阜陵訖事以去侂胄益肆無復禁防誼乃直面諷之侂胄疑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六 主 侍從宋十三
 將排已首往謁誼稍通懇懇退而東裝偽去冀誼還謁留之誼
 不往益懷怨恨劉德秀胡紘希意劾誼責惠州團練副使南安
 軍安置久之移袁與婺州許自便復官奉崇道觀祠起守江州
 加集英殿脩撰賀謨開待制移知建康兼江淮制置使誼日與
 諸老將接熟於行陣分數奇正皆有指授自為圖式金初攻廬
 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鈔掠時出宋師遇者殺傷相當淮
 人大驚奔江南與建康日數十萬計誼乃晝夜拊循益嚴備禦
 請專捍敵勿從中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卒諡忠文
 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登淳熙進士名試除祕
 書正字遷校書郎上書光宗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
 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羣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
 於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

理愛敬之念必有勃興之時聖心一何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
 省暮往則謂之定或早或暮在反掌間爾疏入不報寧宗即位
 應詔言立國之本在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
 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若何比秦漢隋唐時又若何其
 狹且少有不待言復命版曹具一歲之賦祖宗盛時所入幾何
 建炎至淳熙所增幾何內外百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賞賜
 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費幾何嬪嬙宦寺廩給之費幾何
 戶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待給之費幾何其
 侈且濫又豈待言耶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內外上下之橫
 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一舉而更張之未
 知其所終也今天下之費莫如兵然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
 其次莫如宮掖然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其不敢省者事在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六 主 侍從宋十三
 他人不忍省者事在陛下設若一人肯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
 之州縣莫不從風謹節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四裔盜賊之變何
 所畏哉不報會朱熹與祠去安世率同館上書竊聞人主患不
 知賢若明知而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亦患不知公議
 若明知不可而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朱熹本一庶
 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名畀以從官俾侍經
 帷天下皆以為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御筆逐之不經
 宰執不由給舍舉朝驚愕以為駭異變常之舉臣願陛下收回
 內批復留之經筵輔益聖學人心公議兩皆不失亦不報言者
 乘機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偽黨罷開禧用兵安世方丁內
 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罷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薛
 叔似怯懦金園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

解圍復上高悅等功命權宜撫使升太府卿安世素與宣諭吳
徽友善及是招軍多不逞好鹵掠獵斬其為首者安世憾之獵
客王度為宜撫幕官安世亦斬度以報獵聞于朝坐免後以直
龍圖閣為湖南轉運判官臺章奪職罷歸嘉定元年卒淳祐四
年贈集英殿脩撰所著有易玩辭他書行世

丘密字宗卿江陰人隆興元年進士為建康觀察推官虞允文
奇其才奏除國子博士孝宗諭允文舉自代者首薦密有旨賜
對言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甄拔實才責以內
治邊養十年方始可議時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請陵寢又言無
益大計徒以騁敵上不樂曰卿家墳墓為人所據亦須理索否
密退待罪上察其忠不譴也遷太常博士知秀州華亭縣捍海
堰廢且百年蘇湖皆被其害密奏朔築三月堰既成三州斥鹵

復為良田除直祕閣知平江府論楮幣折閱朝議從其請公私
出納益以錢會各半為定法天下便之移知吉州召除戶部侍
郎密院檢詳文字接伴金國賀生辰使金曆九月晦與統天曆
不合密徐告以曆法異同合從會慶節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初
難之卒屈服上喜曰使人聽命成禮而還皆卿力也尋以忤樞
密王抃奏予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官提點浙東刑獄進
直徽猷閣二閣再知平江移紹興改兩浙運副以憂去光宗
即位除太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改戶部權煥章閣直學士四
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陞辭奏吳氏世將之患言吳挺脫有
他故兵權不宜復付其子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命挺
死密奏乞遷他將代之仍置副帥令興州守臣併利西帥司歸
興元以殺其權議者服密先見遷換章閣直學士寧宗即位中

丞謝深甫論罷居數年復職知慶元府入奏侂冑知密平日力
主復讐招與相見因出示北伐議密曰中原淪陷在我固不可
一日忘然兵凶戰危勝負未測首事之禍誰其任之此必有考
誕貪進之人以僥倖於萬一宜亟斥絕無貽誤國大患進欽文
閣學士改知建寧將行侂冑語以此事始為遲之密贊曰此誠
社稷生靈之福惟無挫於異議則善矣已侂冑問金人置平章
宜撫河南奏除密簽樞密宣撫江淮以應之密手背力諭敵未必
決意敗盟且當開示大體申警軍實使中國常有必勝之勢若
覺自彼作我方有辭其議遂寢移書又欲除密內職宣諭兩淮
密復報曰使名雖異其示敵人以嫌疑之跡則同且偽平章宣
撫既寢尤不宜輕舉侂冑滋不悅然業已用兵升寶文閣直學
士刑部尚書江淮宣撫使既而王師果潰侂冑遣人議招潰卒

且求自解之計密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債師之姦正李汝翼
郭倬等喪敗之罪又奏泗州孤立淮北倘敵南出清河口及犯
大長則所屯二萬精兵首尾中斷重敵之計莫若且棄泗州還
軍盱眙務全淮東兵力以為兩地聲援從之會金擁來自渦口
犯淮南或勸密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
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存乃益增兵為防進端明殿學士兼
侍讀尋拜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有韓元靖由北來自
稱琦五世孫密詰所以來之故荅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出韓
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爾密使舉其
說始露講解意密遣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得金行省幅紙以
聞于朝遂遣王文采持書幣以行文采還金帥荅書辭願密復
以聞再遣陳壁充小使壁歸具言金人詰問既欲講和復出

兵真州以襲我然仍露和意宿白廟堂請自朝廷移書續前議
彼既指侂胄首謀移書暫免係銜侂胄大怒罷留提舉洞霄宮
代以張巖侂胄誅起為資政殿學士再知建康改江淮制置大
使先時淮南運司招輯邊民二萬號雄淮軍月廩不繼公肆剽
劫密至即隨所屯分隸守臣節制又同轉運使張頴棟刺其西
路為御前武定軍餘汰歸農月省餼數十萬計嘉定元年拜同
知樞密院事以病丐歸卒諡忠定密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嫌
侂語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

倪思字正甫歸安人登乾道進士宏詞二科累遷秘書與著作
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即位與尤袤對掌典故事行三制並宣
學士思一夕併草除公孤四制訓詞精敏在廷諫數權侍立脩
注官奏陛下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
私簡錄 卷一百三十六 侍從朱十三

彼者則勝以儉彼暴則勝以仁彼怠惰則勝以憂勤請增置諫
官又請召內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遷將作少監直學士院
中書舍人同脩國史兼侍講會有詔發封樁庫緡錢思言封樁
之設專用以待軍興往歲所入約四百餘萬所出不及二萬至
紹熙始移他用自此封樁日廢請毋發給它費以復舊制又請
諫官許同宰執宣引庶得從容論奏上稱善除禮部侍郎十上
疏勸朝重華宮上一日召見嘉王思奏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
下之於嘉王也上為動容時李皇后寢于政思因進講春秋夫
人姜氏會齊侯于濼諷言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齊由
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衰狎終於恣橫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
離間父子若漢呂氏唐武韋比比而然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
趙汝愚私語人曰諫直如此吾黨不逮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

興寧宗即位改婺州未上奉與國宮祠名復吏部侍郎兼直學
士院御史姚愈劾罷之出知太平改泉州建寧久之召為禮部
侍郎侂胄先以書致曰國事如此公一世人望豈宜專慮潔已
思報言素愧方拙恐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
胄思獨不肯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祖泰竄謫以來誰
肯披瀝肝膽觸冒威嚴至於北伐之舉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
向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自不致輕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恥
匍匐門實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甚至恩父者諛文豐賂又
所不論也侂胄聞之大怒思既退語侂胄曰公明有餘而聽不
足堂中剖決如流而為小人蒙蔽今師旦已敗周筠尚在人言
不章騎虎勢不得下此林甫國忠晚節也侂胄悚然曰聞所未
聞司諫毛憲劾思予祠侂胄誅復召對乞用淳熙例令太子開

私簡錄 卷一百三十六 侍從朱十三
議事堂開習機政革權臣擅命凡事取內批特旨者痛舉為戒
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奏金人求函侂胄首有傷國體具拜禮
部尚書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仍蹈覆轍臣恐
一侂胄誅一侂胄出意指史彌遠也既而彌遠上章自辨思求
去上留之思言宗社豈堪再壞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弊金
任宰輔以整專擅之失彌遠益恚除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
移福州及陳晦草彌遠拜右相制用昆命元龜語得除殿中侍
御史思歎曰昔董賢拜大司馬蕭咸見其冊文有允執厥中一
言以為堯禪舜之文心懷大懼今制詞所引乃舜禹揖遜也天
下有如咸者讀之得不駭乎晦因劾思藩臣僭論麻制備職罷
歸久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崇福宮嘉定十三年卒諡文節

詹體仁字元善浦城人父體與宏劉子環游訓信豐耐金人

渝盟。體見張浚論滅金。祕計辟以爲屬。體仁少從。朱熹學以存。誠慎。獨爲主。文詞明暢。悉根諸理。登隆興進士。調浮梁尉。郡上獲盜功。狀當賞。體仁不願。改晉江丞。梁克家薦爲太學錄升。博士。轉太常丞。攝金部郎官。光宗卽位。提舉浙西常平。時蘇師旦爲胥吏。執役旋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升司農少卿。奏獨諸郡積逋百餘萬。有逃卒千人。入大冶。剽掠爲變。體仁語諸戎帥討。而後聞羣黨悉散。轉太常少卿。陛對。首陳父子主恩之說。言大易於家人。後次之以睽。其上九爻。詞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蓋以言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夫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渾鬱煩憤。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伏惟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六 九 侍從宋十三

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凡厥疑情。一朝煥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不叙。彝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其言慨切。趙汝愚將定大策。以外庭無預謀者。密令達意。少保吳玕寧宗登極。天下晏然。體仁協贊之功。爲多及議。大行皇帝諡體仁言壽皇。事德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之或有。宜尊諡曰孝從之。又言永阜陵地勢卑下。非所妥安。神靈與宰相異議。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言者復論罷之。退居霅川。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際。時師旦已躡躡大官。造介通懇。懇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烏得汚我。固却之。未幾復起。知靜江府。闕十縣稅錢二萬四千。獨難賦八千。移守鄂州。除司農卿。復總湖廣餉事。因歲凶。以便宜振救。先發後聞。侂胄議開邊。體仁移書廟堂。言兵不可輕動。宜遵養俟。

時皇甫斌自負將家子。好言兵策。其必敗其言。悉驗。開禧二年卒。年六十四。爲人穎邁。特立博極。羣書周必大當國。疏薦當世名士二十餘人。體仁預焉。郡人真德秀早從之游。嘗問居官治民之法。告曰。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

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登紹熙進士。除撫州軍事。推官任滿。值禁偽學。銓司令自言。中行奮筆書曰。從勿讀二程書。取科第。如以爲僞。不願考校。調江州教授。士論壯之。母喪。免辟。廣西轉運司幹官。攝昭州郡事。蠲丁錢。減苗斛。賑饑。廩運司委代行部問。民疾苦。捐鹽息。加惠遠民。會將刻薦。當道客以語脅之中。行正色荅曰。某自來恥稱人爲恩。相恩主。幸毋汗我。嘉定初。主管吏部架閣。遷太學正。升博士。轉對論主威奪而國勢輕。士夫寡恥。骨節乏人。權臣用事。包直猶在。宜養天下剛毅果敢之氣。行痛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六 十 侍從宋十三

繩賊吏之法。又言太學風化之首。請覆試。胥子舍。選有挾勢者。力言于長遷。太常主簿。轉軍器監丞。出知光州。嚴保伍。精閱習。增闢屯田。城濠營砦。利器械。儲糧糧。治行爲淮右最。又條畫極邊次邊緩急事宜。上之。乞朝廷號令諸將。首尾相應。敵合兵大入。則鄰道投之分。兵輕襲。則鄰郡援之。援兵既多。雖危不敗。必無吝賞。失信務在激昂。人心得其死力。遷西京轉運使。提點刑獄。謂襄陽必爭之地。禦備尤宜。周密天方旱。蠶捐酒稅。斥官征罷。點吏甘雨。隨至。復因官取監息課。雖日增而鈔日以墮。中行榜通衢。不取一錢。商賈大集。改直祕閣。知襄陽。兼領京西帥漕。移屯襄州。命考覈兵額。存者幾半。中行亟招補虛。籍効李珣。不法以懲貪。守明扈。再興有功。以屬宿將。改江東湖南家。收養亡命。橫行江湖。中行一繩以法。發華亭。令食。按治之。入爲吏。

部郎官上言好進好同好欺三弊遇事持正銓綜平允不為勢
 屈擢宗正少卿疏言剛德者人主之大權初政則用以立治本
 更化則用以除權彘曩者更化元氣幾回比年安於無為復求
 安靜頗厭人言用人外示涵洪而陰掩其迹內用牢籠而微見
 其機聽觀雖美實無以厭服天下之心是以臣下納說非觀望
 則希合非回轍則畏避此正今日之大患也除兼國史編脩實
 錄檢討孟春大雨震電雷電交作邊烽告急淮甸震洶中行奏
 內外三失朝廷十憂大要言今日之事人主盡委天下以任一
 相一相盡以天下謀之三數腹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噤不
 敢言甚至邊廷申請久不即報脫有闕誤咎當誰執調秘書監
 崇政殿說書論欲結人心莫若去貪吏欲去貪吏莫若滿朝廷
 大臣法則小臣廉在高位者以身率下則州縣小吏何恃而敢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六 主 侍從宋十三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六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七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十四

王介 子楚 陳駉 子榮 徐應龍 子榮 許奕 子彪

張處 曹彥約 陳貴誼 曾從龍 蔣重珍

葛洪 袁韶 程公許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少從朱熹呂祖謙遊登紹熙進士簽帶昭
 慶軍節度判官歷太學錄國子博士數上封牘侂冑出過判
 紹興尋知邵武軍學禁起主管崇道觀久乃差知廣德軍外艱
 免喪召為秘書郎遷度支郎官復奉祠侂冑誅召還除侍左郎
 官轉右司兼太子舍人國子司業兼侍講國史實錄院同修撰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七 主 侍從宋十四

升祭酒送伴全國賀生辰使還奏故事兩國通廟諱御名而本
 朝止通御名高廟至先宗皆傳名而不傳諱紹熙初黃裳有言
 未及釐正願正典禮以尊宗廟除秘書監陞太子右諭德篤意
 輔導春官每遇講讀因事規諫嘗卻太子索館中圖書弗與諒
 止張燈設樂乞遷配故家以正始絕令旨以杜請謁官僚分日
 上直以資見聞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
 允濟以閣職遷州鈐轄介封還詞頭謂此雖小事而用權臣例
 破祖宗制不可宰相私以為請曰此中宮意也介曰宰相而逢
 官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如此威權下移誰敢以忠告陛
 下者居數日除起居舍人乞歸老不許侍郎許奕以言事去介
 奏陛下更化三年而去者五人倪思傅伯成蔡幼學鄒應龍并
 奕而五或謂皆宰相主之陛下寧免孤立之懼哉固乞補外除

右文殿修撰知嘉興改集英殿知襄陽兼京西安撫使徙慶元兼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因郡守趙汝談請特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諡忠簡 子堃字子文以廕補官登進士筮仕潭州真德秀一見異之延致幕下執弟子禮德秀欲授以詞學辭曰所求學為義理之奧若詞科強記者能之自此益見器重紹定初汀邵盜作辟幕府參議攝邵武縣兼理軍事勒兵平唐石盜擢樞密院編修至副都承旨襄蜀事急史嵩之首進和議堃疏言八事謂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出師兩淮東西夾攻不然利害將深理宗深然之令密院諭旨三闕嘉熙元年輪對采事係安危者四端衍說司馬光仁明武并推廣所言八事以孝宗講軍實激發帝意淳祐初自江西赴闕奏祈天永命十事綱領皆在陛下一心前後奏陳皆明正剴切整鑿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七 二 侍從宋十四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與宰相不合主管洞霄官卒贈七官位特進堃始因德秀知朱熹之學凡熹門人高弟必加敬禮知建寧創建安書院祠熹以德秀配有奏議文集素工於詩書法祖歐陽詢尤清勁 陳騷字叔進臨海人試春官第一以泰檜當國權傾居其上累官將作秘書二少監兼太子諭德試中書舍人秘書郎崔淵因外戚張說進遷全部郎騷封還詞頭出知穎與秀州孝宗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言陛下銳意圖治羣下急於自媒爭獻疆兵理財之計及昇以職報效茂聞宜杜邪詭之路塞作進之門再兼侍講同修國史上欲采晉宋以下典亡理亂之大端約為一書謂騷與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而攻之奉典國官祠起知寧國加集英殿修撰改太平又以言罷復起知袁州光宗受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七 三 侍從宋十四

文殿學士卒年七十六贈少傅諡文簡

徐應龍字允叔登淳熙進士調衡州法曹湖南檢法官源獲劫盜妄指逸者為首提刑盧彥德獲逸盜將實於死應龍力辨其妄聞者多其有守交薦之改知高安呂祖儉謫死為之經紀其喪且為文誄之朱熹貽以書稱高安之政義風凜然遷主管淮西機宜文字知南恩州與陳自強舊同舍因不屈丐雷州去自強敗召監都進奏院遷園子博士至司業歷工部員外郎秘書少監戶部郎中工吏二部侍郎實錄院檢討言人主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責之宰相宰相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採之公論上以為然尋以崇政殿說書兼侍講進刑部尚書兼侍讀在講筵多指陳時政因讀吳起傳奏起乃尅薄之士尚知加愛士卒今軍將皆倚帥專事培克何由得下死力史彌遠惡其說免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七 四 侍從宋十四

之以兼太子詹事徙吏部尚書頃之以煥章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肅二子亦登進士 榮叟字茂翁由臨安通判遷太學博士歷說書秘書著作佐郎並與清叟同俄遷侍右員外禮部郎中出提點江東刑獄除直秘閣知婺州以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兼廣西經畧安撫使召為左司諫兼侍講嘉熙四年拜右諫議大夫入對言內而京師楮幣不並物價倍長米運多阻粒食孔艱外而郡邑苛征橫歛嚴刑峻罰和糴科抑以取贏軍需並緣而規利逃亡強令代納蠲放恐至重催犯私販者不問多寡槩遭黥徒逋官課者不恤有無動輒縲繫甚者富家巨室武斷鄉閭貴族豪宗侵牟民庶茹冤者不敢告負抑者不得伸怨氣薰蒸天示之應此亢陽所以為沴也尋權吏禮二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淳祐二年

拜叅知政事六月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致仕卒 清叟字真翁歷主管戶部架閣遷籍田令疏言邇者江右閩嶠盜賊竊發監司帥守未免少立威名專行誅戮此特以權濟事而已而偏州僻壘轉相倣效亦皆不俟論報輒行專殺望明行禁止遷軍器監簿太常博士理宗以后服下同廢妾令別置大袖一襲於太后舉哀日服之清叟進曰此真知嫡庶之辨者請宜付史館以垂後法從之又疏自陛下親政以來條目畢舉而綱紀未張公道若伸而私意未盡意者風化之先務猶缺勸戒之大權未行與伏望厚人倫以釋羣惑惜名器以正大義因物望以進人才又請復皇子竑王爵裁抑史彌遠恤典召用真德秀魏了翁不報久之歷司封郎官軍器將作二監殿中侍御史太常少卿兼侍講巧外洪咨夔吳泳奏留之尋權工部侍郎以右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七 五 侍從宋十四

文殿修撰知泉州改集英殿知靜江兼廣西經畧安撫使召為戶部并侍右侍郎寶章煥章二閣直學士知溫婺袁潭廣五州歷福建安撫廣東經畧使召權兵吏禮三部尚書同修四朝國史實錄志傳淳祐九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一年同知院事封晉寧郡公十一月叅知政事寶祐二年知樞密院事因論四川總領余晦任用非材乞收成命帝怒御史朱應元因論罷之以資政殿大學士歷奉萬壽洞霄宮祠開慶元年召提舉佑神觀再知泉州建寧景定三年致仕卒贈少師諡忠簡父子兄弟皆以風節相尚而清叟劾罷袁甫於公論為少貶許奕字成子簡州人以父任主長江簿內艱調涪城尉復登慶元進士第一簽書劍南東川節度判官持所生父心喪三年召為秘書正字遷校書著作佐郎兼吳興郡王府教授歷著作郎

考功郎官輪對言今日之勢如元氣僅屬不足以當寒暑之侵其急在備邊而朝廷晏然百官充位京西淮上之師敗同罰異宜撫節制濫及總領王人廟堂之議外廷莫得聞護聖之軍禁衛莫得擅賊吏特與放行以啓僥倖宜加勸勸并示退絕侂冑不樂其言吳曦平命宜諭四川分治軍民既而又云鶴師奕奏使從中遣必淹時乃至無以慰蜀父老之望執政是其言罷遣遷起居舍人侂冑誅遣為全國通謝使奕請執政受指謂增幣歸俘或可外此當以死守之金人聞奕名禮迓甚恭方清暑離宮特為還內延射破的卒以行成還奏帝優勞之遷起居郎復奏和不可恃宜葺紀綱練將卒使屈信進退之權皆歸於我尋惟禮部侍郎兼侍講條陳六事以獻力爭諫官王居安傳伯成以言各官且不得盡言而去况疏遠乎夏早有言蝗至都城不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七 侍從錄十四

山史彌遠力辭恩命宜從之以成其美不報臥家旬外以顯謨閣待制知瀘州帝顧尚書章穎舍人真德秀稱其骨鯁夸人王桀梓木萬計入買奕悉驅之出境奕於丙溪相知然至職事所關必反復辨析以求直其後士多呼丙奕獨以書侯同收龍圖閣待制知遂寧府捐緡錢數十萬以代民輸復鹽筴之利以養士為浮梁作隄數百丈民德之畫像祠於學宮進賢閣直學士知潼川府霖雨壞城修築不以煩民復捐緡錢代輸十縣通稅其民亦相與祠於東山僧舍會金人敗盟蜀道震擾奕請速選威望大臣宣撫及論賞罰之事言近來所招忠義體勢倒持兵食頓增未知攸濟且聞斬將之人未及乘摧敗軍之將未見施行事勢不決將有後時之悔御史劾其欺罔降一官提舉玉隆宮還家卒道表言本非棄病初染微病當湯慰可去之時以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七 侍從錄十四 疾為痺及鍼石已窮之後束手莫圖靜思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脉絡不通之故蓋寓諷諫也贈通議大夫奕天性孝友送死恤孤思意備至通籍諫所著有毛詩說論語尚書周禮講義奏議雜文行世 子彪孫景定中為四川制置司叅議官遇劉整叛召草降文以潼川一道獻於元彪孫奮然曰手可斷文不可草閉門與家人俱仰藥死 張處字子必慈谿人登進士授越州教授屬浙東帥令督新昌舊通辭不官行手書越人瘠甚夏稅尚寬為之期可理舊通耶召除戶部架閣改太學正轉對言立國有大經人主當以靜制天下之動今新進者多逞小才害大體拂人心宜有以革之歷太常國子二博士論邊吏能知守邊之務不能明立國之意如結城郭所以禦敵使溝壑有轉徙之民何敵之能禦儲米粟所

以備患使枵腹存盼盼之望何患之能備應早詔復言上天之心即我祖宗之心數年以來凡為祖宗所不敢為其幾舉而不遂已行而復寢始以人言而從終以國體而回者今皆處之以不疑矣其所長慮卻願以銷惡運遏亂原兢兢相與守之者今皆變於目前利便快意之謀矣議者惟知棄靡之俗不可不振起圯壞之風不可不整刷抑不知振起整刷之術最難施於棄靡圯壞之後蓋元氣已傷而不可再振人心方蘇而不可駭動如造楮初欲便民朝廷既以一切之政驅其聽復以一定之價迫之從而稱提折閱不得不騷又監司郡守老成遲鈍者悉屏不用惟取新進喜功名者為之見事風生未果克集而根本已腹臨民痛決未果有益而國脉已因凡此皆有累於祖宗仁厚之德此旱勢之所以彌甚也遷國子監丞轉秘書郎預編寧宗私簡錄

卷一百三十七

會要兼吳益王府并莊文府教授講毛詩終篇請專讀尚書罷

諸子遷著作佐郎都官郎中言邊事戒勅千條猶忠悃終指意明白尚復背違安有不示其所向而可責其成功且言職則當知彼已言和則當請於彼惟守則求諸已而已儻以為可但當力主其說明告天下講求其所以守之之策勿使迎合之人得以投吾機如此則議論合一而不雜矣又體統貴專一而不貴乎分朝廷惟慮獨任之難彼此互別不相扶持人得抗衡莫有稟屬豈知用人不可以嘗試任人不可以自疑制置但存虛器便宜反出多門乎遷秘書丞著作郎以疾乞外出知南康剖決滯訟眾皆悅服增前守陳宥所置濟民庫為築城之費倍轉運置平糶錢債禁旅管地屬民者徙知處與温州力辭以直秘閣奉鴻禧觀祠會制使聘為參議官使者尚威力復諫自用慮守

正不阿以寬大濟之尋主管玉局觀端平初名為國子司業兼侍講進讀禮記月令敷暢厥旨分為十二卷乞按月觀之以為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為無助八陵復亟請乘時遣官肅清祇奉升國子祭酒兼權工部侍郎命下而卒詔贈四官曹彥約字簡甫都昌人嘗從朱熹講學登淳熙進士歷建平尉桂陽司錄辰溪樂平令知澧州薛叔似宜撫京湖辟主管機宜文字檄守漢陽時金兵大入圍安陸遊騎聞漢川郡兵素寡弱彥約搜訪土豪得許高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党仲昇俾將宜撫司軍屯郡城親授方畧結漁戶拒守南鄉兵至逆擊斬其先鋒募死士焚戰艦晝夜殊死戰金人敗去遣仲昇劫金若殺千餘人仲昇中流矢死奏贈修武郎官其後二人彥約以守禦功進秩二等就知漢陽軍補觀成忠郎尉漢川奏言敵利歲幣

卷一百三十七

朝廷惟所向輒應所求輒得故以我為易與而縱其欲乞自今

遲留小使假以歲月督責邊備固結民心欲進而我已戒嚴欲退而彼慮有叛如此庶決勝可期尋提舉湖北常平權知鄂州兼湖廣總領遷湖南轉運判官會大盜羅世傳李元礪等相繼竊發破桂陽茶陵安仁三縣壤地千里莽為盜區彥約至人心始定遷直秘閣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時朝議招安彥約言今不行討捕不惟損失威重賊若設詞款我則兵不可撤民不得安竟督諸將直逼賊壘擊破李新眾推李如松為首復降之遂復桂陽乘世傳與元礪有隙密請圖之併禽元礪江西副都統許俊初亦厚結世傳許以超格轉官及是世傳遲留徵重賂彥約諭以不宜格外邀求世傳怒以元礪解江西右司胡渠渠欲以世傳統諸峒而悉徹江西湖南戍兵彥約因爭渠不悅世傳又

禁鴛不肯出產約密遣羅九遷為間誘胡友睦許以重賞友睦殺世傳餘黨悉平久之為利路運判兼知利州關外乏食悉發本司所儲減價遺糶勸分免役通商蠲稅民賴以濟西蜀邊面諸司並列兵權不一微有小警紛然奏議理財者歸怨於兵弱握兵者委咎於財寡彥約為作病夫議以獻曰古之臨邊求一賢者而盡付之兵權則事體垂號令一自吳氏世襲以來拖兵者志於怙勢不在於尊上用兵者志在於誅賫無意於息民本原一壞百病開出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卒有緩急各持已見雖世將已叛而宜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不知逆黨雖誅人心未改任軍官領州事易成藩鎮之權起行伍立微功漸無階級之分苟不正其本原磨以歲月漸以禮義未見其可也為今之計必使領帥權者當近邊境擁親兵有兵必簡錄

卷一百三十七
十一 侍從朱十四

權者必當領經費寬用度至於忠義之兵須有德望者以為統率擇知書者以為教導如古者教民而後用之今議不出此乃欲幸勝以為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者必此人也朝議未以為然差知寧國改隆興江西安撫使亡何蜀邊被兵內有張福莫簡之變所言無一不驗遷大理少卿權戶部侍郎以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力辭尋提舉崇福宮理宗擢兵部侍郎兼國史同修撰入對勸帝勤講學防近習以慶曆元祐聽言為法紹聖崇觀諱言為戒倚忠直如著龜去邪佞若蠱賊其有沮撓謫言者必加斥逐又舉漢淮南王故事封其二子故地此往事之明驗本朝太宗所已行也今若徇漢文緣情之義法太宗繼絕之愍明詔濟王續其後裔雖不止諄而諄自息矣尋兼侍讀拜禮部侍郎兵部尚書出知常德薦布衣李心傳乞實史館從之歷寶謨

齊章華文三閣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卒贈宜奉大夫嘉熙初賜諡文簡

陳貴誼字正甫福清人登慶元進士宏詞二科授瑞州觀察推官內外服除歷安遠軍節度掌書記四川制置江東安撫二司書寫機宜文字遷太社令改武學諭國子學錄太學博士轉對言更幣之害人主所以令行禁止者以同民之所好惡也今議楮券之令乃使姦惡獲逞道路咨怨非所以祈天永命固結人心因援熙寧新法為辭主法者摘以激怒時相謂其引類植黨遷將作監丞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又論言路雖開是非莫辨忠佞不分觸犯忌諱者指為好名切劘時政者指為玩令利害關於天下是非公於人心當眾人言之則又指為朋黨疏入遷秘書郎出知江陰軍提舉江西常平召授禮部郎官屬淮蜀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七
十一 侍從朱十四

大擾上言人才所以增國勢今旁蹊曲徑伴門四開言路所以通下情今辨阿術默囊括不言民力已竭而科歛未已餽遺已達而謀進無窮軍中耻言敗則陣亡者不恤耻言潰則逃竄者復招彌遠滋不樂諷言者論罷之主管崇禛觀起知徽州召授司封郎中兼翰林權直玉牒所檢討會有事明堂首引皇祐中包拯乞因肆赦除聚斂培克之做當察州縣府庫致羨之由做成周饗必及死事與漢置羽林孤兒專取從軍之後教以五兵理宗即位陞宗正少卿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尋遷起居舍人實慶初詔舉賢能才識之士又言世以容默滯固為賢以苛刻生事為能以褊狹趣辨為才以輕疎未試為識陛下當求忠實正直奉公愛民知禮義廉耻而不越防範者以充中外之選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封還內侍濫恩將郊以民生實艱吏員尚

衆征歛幾於奪取公費掩爲私藏宜大彰黜陟庶有以見上帝
遷禮部侍郎權刑部尚書修玉牒完兼侍讀改禮部尚書兼給
事中紹定五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帝親政進叅知
政事面諭頃聞憂國之言朕所不忘兼同知樞密院事出師汴
洛時已移疾復上疏力爭乞歸轉四官加邑封致仕卒贈少保
資政殿大學士兄貴謙禮部郎官

會從龍字君錫公亮四世從孫初名一龍慶元五年進士第一
賜今名除奉國軍節度判官遷兵部員外左司郎中起居舍人
兼太子右諭德使金還言朝廷輕於易置州郡閉守必以次官
權攝自知非久何暇盡心獄訟淹延政令弛玩舉一郡之事付
之胥吏幸而除授一人足未及境復以他故罷去每當易守供
帳借請不下萬緡郡帑所入歲有常數而頻年將迎所費不可
弘備錄 卷一百三十七 侍從宋十四

勝計公私俱受其病欲望明詔大臣郡守有關即時進擬有求
避憚行者悉杜其請或繳劾彈住者疾速行之使郡計寬則民
力裕矣詔行其言開禧川甸外知信州成卒行掠境內婦女從
龍正法梟之名權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繼還蘇師旦姻戚張
鉉復官詞頭尋兼國子祭酒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拜吏部
侍郎兼右庶子權給事中直學士院兼刑部尚書嘉定六年秋
陰兩召對乞放繁囚修德政蓄人材飭邊備帝善其言七年拜
禮部尚書知貢舉疏奏比來循習成風文氣不振學不務根柢
辭不尚體要涉獵未精議論疎陋綴緝雖繁氣象萎蕪命下其
疏風厲中外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兼太子賓客十二年
同知院事兼江淮宣撫使踰月進叅知政事疾儉士胡榘排沮
正論桀驁言者劾罷提舉洞霄宮起知建寧內艱服除改湖南

安撫使撫安囑僚威惠並行興學養士湘人紀之移知隆興府
復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奉朝請端平元年授資政殿大學士沿
江制置使知建康兼行宮留守六月復叅政事密院同知三京
之役極論南兵輕進易退未幾言驗進知樞密院事督視江淮
荆襄軍馬疏言邊而遠遠聲援不接請並建二關專界江淮屬
荆襄魏了翁未幾遂用不給詔并領督府以憂畏卒贈少師弟
用虎天麟治風皆歷顯仕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登進士第一簽判建康軍母憂終改昭
慶軍與部使異議請祠易奉國軍紹定二年召試除秘書正字
入對首言自昔周勃握璽以授文帝霍光定策以立宣帝皆全
日即位明日覆權未聞臨御八年曾無所作爲者今進退人才
典廢政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
弘備錄 卷一百三十七 侍從宋十四

陛下豈有上天之子下民之主自朝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
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臣於其時但見九
廟至重片時煨燼而宰相之居華屋廣袤獨全於既火之後足
以見人心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設有他變何所倚仗陛下自
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入相纔五月或九月即罷蓋保全功臣
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柄也上讀之感動投直致草閣
主管雲臺觀不受貼職祿亦不願霑恩他日星變復申前說進
爲君難六箴召爲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對復上五
事言昔者隱蔽君德咎在相臣故臣專詆以昭君德今乃在陛
下之身臣不得不以責難望於君父夫君子小人難辨人主當
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日間正論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
意在召真德秀魏了翁也兼崇政殿說書戒家耶勿以白務積

精神以寤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啓手書削葉帝稱其平實選著作佐郎疏請擇賢帥如漢趙充國使之親至邊境審度事勢條上便宜時相主出師關洛重珍力爭不聽自効密勿清光不能遏遠塞兵事乞免說書後果師潰復議進兵重珍言若耻敗而欲勝之則心不平而成忿氣不平而成怒生靈之命未可以忿怒用也遷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起居舍人嘗侍講席以是日道流生朝而止奏言聖躬舉措天下萬世共傳竊恐貽笑將來不可不慎帝曰非卿不聞此言兼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起居郎復上更化以來舊弊未去者五徇私調停覆護姑息作遠是也今又益之以輕易其察於情實如此因疾求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詔守刑部侍郎致仕卒贈朝請大夫賜諡忠文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七

古

侍從宋十四

葛洪字容父東陽人從呂祖謙學登淳熙進士嘉定間爲密院編修兼國史實錄院守工部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疏言今之將帥其才與否臣不得而知惟在責以忠誠耳方安居無事非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第職思其憂公爾忘私與夫純實不欺者得以稱之如胡廷責以拊循士卒故每嚴措剋之禁獨管運之滯今乃別爲名色益肆貪黷視生理稍豐者而誣以非奉動輒估籍指糜給稍優者而強以取辦抑配軍需於拊循何有哉又責以訓齊戎旅故每嚴點試之法申階級之令今乃視敬閱爲具文同坐作如兒戲技勇者不與旌賞拙懦者未見勸懲士日橫驕類難役使於訓齊何有哉况又沉酣聲色之奉溺意田宅之圖書幣往來道路旁午名爲繕治器甲修造戰艦實則飾舊爲新而已名爲樽節財用聲稱

美餘實則剝下罔上而已乞嚴飭將帥申詰軍實磨礪振刷以求更新寧宗嘉納之遷直煥章閣爲國子祭酒轉工部侍郎理宗卽位拜尚書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至叅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贊討李全援王紫微仁宗却王德川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紹定四年罷知紹興府端平二年加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進大學士充萬壽觀使致仕嘉熙元年卒輟視朝諡端獻杜純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著奏議雜文二十四卷

袁韶字彥淳慶元府人父爲郡小吏給事通判廳勤謹無過失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往臨安置妾將婚察其女有憂色問知故蜀趙某家父歿醫身爲歸葬計耳袁憐而還之獨身歸妻迎問告以故笑曰子之有無命也我與汝周旋久何必更待他人妻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七

古

侍從宋十四

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明年生韶登淳熙進士爲吳江丞常平黃榮檄數田定役蘇師且姻黨在吳江密以屬韶且曰當薦韶由是顯名改知桐廬多宗室持縣事無善去者韶始至絕私謂莫敢撓卻錢塘取石爲江岸者嘉定四年召爲大常寺簿右司郎官接伴金使因索歲幣語言慢甚韶折以兩國誓約止令輸燕不聞在汴使者語塞權令臨安理訟精簡平反冤獄甚多紹定元年同知樞密院拜叅知政事奏胡夢昱論濟王事何罪遠竄不肯署勅李全叛揚州告急拜韶浙西制置使仍治臨安以鎮遏之史彌遠慙侂侂用兵不欲聲討韶與范楷力言揚州失守則京口且不可保禍將迫矣因薦准將下整崔福可用適福至夜引與同見彌遠始決意討全端平初以言罷奉祠卒

年七十七贈少傅後以郊恩累贈太師越國公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穎叙州宣化人少知孝敬大母侯氏病嘗其痰沫目不交睫者數月既卒哀毀踰禮登嘉定進士母憂終制調華陽尉綿州教授制使崔與之加器賞擢知崇寧蜀預借免抑配人德其惠差通判簡州金人犯關中制使桂如淵道三川震動代者李璽辟為施州通判行戶房公事當兵將奔潰之後盡力佐之節浮費疏利原民不增賦而用自足時諸將乘亂抄劫事定自危賂結幕府大將和彥威懷金寶以獻公許正色卻之吳彥復增以進還之而責其使聞者畏服有獻議於臺欲招秦鞏大姓以立功者眾多從愚公許獨反覆論辨山東覆轍未遠重從之後趙彥呐踵行其策大姓果導金人入搆成都人服其先見端平初授大理司直遷大常博士輪對言志士仁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七 未 侍從宋十四

人嬰逆鱗買眾怒不過為陛下通耳目朝廷立紀綱而已今御史杜範論執政李鳴復不行而去鳴復安坐自若則是假以職而棄其言幸其退而優其遷自裂其綱紀蔽其耳目凡居是職雖被親擢諫不待行始焉固辭而弗從終焉強留而飲愧臣恐同類沮失各起遐心來者相戒以為容居者孤立而無助矣時行都大火應詔言侍御史蔣峴逢君希寵創為邪說禁錮言者夫羣臣忠告者眾而聖意堅不可回何怪其言過於矯激如必欲威召和氣消弭災變何不取法大舜及漢淮南我朝秦邸故事追復濟王特在一念轉移聞耳不報峴反劾之罷為秘書丞兼考功郎官予祠李宗勉入相召除著作佐郎權尚左郎官直舍入院轉著作郎諫官郭磊卿論事不報出關徐榮叟亦抗章引去公許奏乞留之既而又奏史嵩之自邊關拜相中外缺望

臺諫謝方叔王萬相繼他徙方今外患憑陵國勢危若綴旒乃可自為弗靜陽與遷除陰奪言職乎遷將作少監有旨新造十八界會子折五行使公許繼奏謂廟堂決意更革本欲重十八界亦當令十六界十七界稍有分別若一時皆以五折安保將來並行者不折閱乎不若且將十七界以三兌一使民間尚知寶此不至一旦貿易不行庶幾三界各有等第公私兩便嵩之格不行累奏引去宗勉游似而奏召之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淳祐元年遷秘書少監輪對言蜀事十條轉太常少卿請外除直寶謨閣知袁州新周敦頤祠菲服試書院聘宿儒胡安之為諸生講說請半蠲和糴改命郡吏部總所綱運免募平民人甚便之以杜範薦召拜宗正少卿遷起居舍人濮斗南繳奏改提舉玉局觀居二年起赴行在屬嵩之經營起復益憚公許嗾侍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七 七 侍從宋十四

御史王贊奏寢召命踰年帝親擢為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入對言不可不堅寔者七是晚命草罷嵩之起復及相范鍾杜範三制兼權中書舍人復奏輔臣崇執謙遜避遠形迹相示以色而不明言事幾無窮日月易失今最急莫若疆場之事帥才不蓄一旦欲議易置茫然莫知頃九江擇守至以近所廢斥朋附為欺之臺察充之一人技拭餘皆引領而望如劉晉之鄭起潛陳一薦濮斗南附下罔上言官方乞明正其罪以示警戒而忽聞龔基先之用議者咸謂其繆邪枉窺伺善類何可高枕而臥耶帝稱善右史徐元杰暴亡公許奏言正月劉漢弼死四月杜範死人言籍籍事已可疑然漢弼猶類風淫末疾杜範亦厄弱多病諉曰天命猶可也至於元杰氣體魁碩神采嚴毅議論英發甫聞謂告奄至暴亡口鼻四體輒形變異使人雪涕不已今既

置獄鞠勘當於朝紳中選公正明決無所顧忌者盡情研究務
 使得實不報物論譁然臨安尹趙與憲請置獄天府公許繳奏
 謂與憲為嵩之死黨乃改命侍御史鄭家宋回儒首鼠事竟不
 白然公論莫不偉公許尋權禮部侍郎充執綬官繳奏鄭士昌
 向因詔獄追遠輒許稱死今驟復官職且與內祠許侍養恐重
 為清之累宜與收廢帝密遣中貴以疏示清之公許又駁奏項
 容孫罪譴還家道死不當叙官復職命遂格真拜禮部侍郎論
 嵩之免喪乞賜瘞斷亟下明詔以正邦典又救章瑛李昂英以
 論執政及府尹不當罷清之嗾所厚御史周坦疏劾除寶章閣
 待制知建寧諫議鄭家復論罷之清之再相公許屏居湖州者
 四年再奉玉隆觀祠差知婺州未上名權刑部尚書入對疏時
 政七弊徇貨財急管繕逐諫臣開邊虞薦知名士二十九人請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七
 復京學養士法言京學養士本與三學不侔往者立類申之法
 輕重得宜人情便安一旦因鄉庠教選而更張之使士子擾擾
 道塗經營朝夕既未能盡復舊數莫若權宜以五百為額仍用
 類申之法使遠方學者得以肄習其閒勿令四方作則之地庠
 序一空絃誦寂寥非所以作士氣崇教化也清之益不樂授蔡
 御史陳垓論劾參政吳潛奏留之同樞徐清叟布衣方和卿太
 學生劉敬等咸伏闕上書論垓乃授公許寶章閣學士知隆興
 府命下而公許已死矣遺表上帝為嗟悼贈宣奉大夫龍圖閣
 學士官其後賜賻如令式公許冲澹寡欲家無美備晚年惟一
 僮侍食無重味一裘至十數年不易然愛敬親戚蜀有兵難族
 姻奔東南者多依以居所著有塵在文集內外制奏議奉常擬
 謚披垣繳奏金華講議日進故事行世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七終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八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十五

程瑛 余天錫 陳垣 鄭性之 鄒應龍

王伯大 應係 趙必愿 張璠 馬天驥

饒虎臣 戴慶炯 度正 牛大年 李大同

徐鹿卿 孫夢觀 徐元杰 陳韓 許應龍

別之傑

程瑛字懷古休寧人少敏悟語出驚人登紹熙進士授昌化縣

簿調建康教授改知富陽遷主管官告院歷宗正寺簿樞密院

編修右司郎中秘書丞出為江東運判提舉浙西常平升著作

郎軍器少監轉左司郎中國子司業直舍人院歷起居中書二

舍人吏禮二部侍郎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寶錄院同修撰兼侍

讀值寧宗崩史彌遠夜召瑛舉家泣涕大驚妻即王淮女疑有

不測使人囑之見彌遠出迎同入禁中一夕燭草制誥七十五

立理宗許瑛政府楊皇后緘金一囊以賜瑛拜受不辭歸視之

其直不貲彌遠以是銜之不與共政權刑部尚書封休寧縣男

真拜禮吏二部尚書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玉牒進封子句祠

以煥章閣學士知建寧兼福州招捕使提舉玉隆萬壽宮進封

伯至新安郡侯加寶文殿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再奉祠

加瑞明殿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九贈特進士師 同時定策有

宣繪者慶元府人官太學博士召試秘書郎歷著作佐郎知吉

州福建提點刑獄入除考功員外郎秘書少監權侍立修注官

起居舍人至為郎兼權侍左侍郎編孝宗實訓試權吏部兵部尚書彌遠托為腹心連擢同知樞密院叅知政事未幾以資政殿學士奉祠端平三年升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致仕卒贈少師加贈太師諡忠靖 薛極字會之武進人初磨訓上元主簿復中詞科為大理評事通判溫州知廣德軍樓鑰薦遷大理正歷刑部司封員外左右二司郎中兼提領雜賣場寄椿庫兼勅令所副修官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為彌遠所親任拜同農卿兼權兵部侍郎嘉定八年疏奏願陛下深思顧諟之難益懷兢業之念勿謂帝德罔愆而怠於進修勿以天災代有而應不以實政綱雖舉必求益其所未至德澤雖布必思及其所未周誓以今日遇災警懼之心永為異時暇逸怠惰之戒將見天心昭格沛然之澤不崇朝而響應懼累刑戶吏三部尚書十年簡錄 卷一百三十八 二 傳從宋十五

五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寶慶元年叅知政事兼密院同知紹定元年權知院事封毘陵郡公與胡榘孟子述趙汝述四人誦附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彌遠死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加少保和國公致仕卒

余天錫字淳父慶元府昌國人家貧與弟天任相友愛終歲同食而臥更衣以出初為宰相史彌遠弟子師會彌遠與皇子竑有違言念欲廢置陰借以為後備仙天錫秋試歸告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俱以來天錫渡江與一僧同舟抵越西門遇天雨僧指門左全保長可入避雨如其言過之保長知為丞相館客肅具雞黍須臾引二子侍立問之曰此吾外孫日者嘗言後當極貴詢其姓名長曰趙與莒次曰與芮又問其行輩長是還以告於彌遠命招二子來見密諭天錫曰二子長者最

貴宜撫於家天錫遂載與歸母朱氏日為櫛沐教之學問禮度益閑即理宗也天錫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監慈利縣稅轉籍田令以前功超授起居舍人權吏部侍郎玉牒所檢計兼崇政殿說書權戶部尚書知臨安府兼浙西安撫使升詳定勅令官以寶文閣學士知婺州奉祠起知寧國府進華文閣知福州入覲拜吏部尚書給事中兼侍讀嘉熙二年陞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三年拜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封奉化郡公改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復改觀文殿學士致仕朱氏時年九十封周楚國夫人將以壽日拜天錫為相忽有疾卒贈少師尋加大師諡忠惠天任亦至兵部尚書 從子晦歷官四川安撫制置屯田等使知重慶府兼總領財賦蒙古復城紫金山晦不能制賊又敗召還奪官寶祐五年復總領淮西財賦官十年簡錄 卷一百三十八 三 傳從宋十五

至尚書嘗置義莊以贍宗族方帥蜀時以違言論知閬州王惟忠死士論少之

陳垣字和仲鄞人史彌遠甥纔數歲大父叔平與樓鑰友命之出揖即如成人甫長文思益進頃刻數千百言試轉運漕司皆第一登嘉定進士調黃州教授父喪毀瘠考古禮祭義行之款俗學不足為擇師楊簡從之學攻苦食淡晝夜不息免喪彌遠當國令堂除垣謝以避嫌赴部注處州教授士論高之理宗求言疏奏上有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所由替故為天下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為樂則憂隨之又言今日之敝莫大於人心不合紀綱不振風俗不淳願陛下養之以正勵之以實蒞之以明斷之以武與郡守高似孫不合乞歸奉母名為太學錄轉封言天道無親民心

難保日月逾邁事幾莫留始之銳久則怠始之明久則昏垂拱仰成盛心也不可因以負有為之志遵養時晦至德也不可因以失乘時之機上嘉納之遷主宗正寺簿都城火頃亟徒步往盡收玉牒藏於石室疏陳致災之由言應上天非常之怒者當有非常之舉動乞正馮楫王虎不盡力救火之罪行臨安府林介兩浙轉運趙汝談之罰人皆壯之遷太常博士益議所許惟袁燮一人駁朱端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為藩牧則務刻剝乃益榮愿考功陳耆履議欲改頃不可上書彌遠旨李全在楚有異志乞加警備以回羣心正典刑以肅權綱大彰黜陟以飭政體不納會賈貴妃入內又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至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彌遠貴其好名答言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求去通判嘉興彌遠死名為密院編修入對首言天下弘簡錄卷一百三十八四侍從朱十五

者踵至于蒙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吳子耳奇之妻以女為太府寺簿入對極言國政闕失除淮東總領賈似道誣以罪貶建昌軍德祐初召除刑部侍郎不赴卒

鄭性之初名自誠字信之福州人嘉定四年進士第一累官知贛州改隆興歷寶章文敷文三閣待制提舉萬壽井上清宮知建寧府端平初召為吏部侍郎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讒語乘間或不自知矣擢左諫議大夫言為君者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告君者不陳堯舜之道則無遠猷陛下監古今天下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凡臺臣交章互詆公以處之乃得其當夫聽言之道宜以弘簡錄卷一百三十八五侍從朱十五

事觀若果有開國體有補治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采名我實有益惟虛心納善則激者自平明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密院同知嘉熙元年進知院事俄加觀文殿學士致仕卒

鄒應龍字景初登慶元進士歷官直龍圖閣權知贛州遷江西提點刑獄入除起居中書二舍人兼太子右諭德左庶子遣使金試戶部尚書還為太子詹事遷給事中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權工部尚書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真拜刑部尚書乞奉祠起知太平州論罷以敷文閣學士提舉萬壽官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嘉熙元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淳祐四年卒贈少保

王伯大字幼學福州人登嘉定進士主管戶部架閣遷國子正

知臨江軍歲饑振荒有法遷國子監丞知信陽軍移池州改直
秘閣江東提舉常平墾平三年召至闕下遷尚右郎官轉左司
試將作監右司郎中兼提領鎮江建康府轉般倉平江府百萬
倉措置官田進直寶謨閣樞密副都承旨入對言今天下大勢
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縉紳之論莫不交口
誦詠謂太平之期可待未幾則以治亂安危之勢為言既而不
言治安直言危亂再又不言危亂直以亡言猶謂有知今併置
亡不言謂之何哉夫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
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招天下之謗議犯前
古危亡之覆轍言者執之而不肯置聽者厭之而不憚煩於是
厭轉而為疑疑增而為忿忿極而危亡莫之與言矣彼小人之
性利害不出於身莫不被厓絕角以阿陛下之所好不知遇平
私簡錄 卷一百三十八 木 待從宋十五

日信任者肯為陛下分此謫乎又累疏言邊備曲盡事情以直
寶謨閣知婺州歷秘書少監太常少卿司農卿兼中書門下檢
正諸房公事遷起居舍人至為郎兼權刑部侍郎論罷以集英
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淳祐四年召至闕權吏部侍郎中書
舍人兼侍讀陞侍右侍郎國史修撰拜刑部尚書七年進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八年拜參知政事月餘論罷為資政殿
學士知建寧府寶祐元年卒

應餘字之道昌國人少刻志於學試南省第一登進士除臨江
軍教授入為國子學錄兼莊文府教授遷太學博士秘書郎請
蚤建太子入對帝問星變請修實德以答天戒問州縣貪風對
曰貪黷由殉色而起成湯制官刑傲有位首及於巫風淫風者
有以也又問藏書請訪先儒解經注史因及程迥張根所著書

皆有益世教帝善之遷著作佐郎兼權尚左郎官翰林權直以
言罷淳祐二年叙復奉祠遷宗正寺丞權禮部郎官兼國史實
錄院差知台州召為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遷起居舍人兵
部侍郎直學士院一夕草麻夜四鼓五制皆就帝奇其才轉吏
部侍郎進翰林學士兼中書舍人八年同知樞密院事九年拜
參知政事封臨海郡侯乞歸以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提舉洞
霄宮丁大全論罷之德祐元年詔復其官致仕卒

趙必惠字立夫汝愚孫以恩補承務郎監平江糧料院調常熟
丞登進士知崇安縣判如流修學政立催科法列戶名為三
等以三期為約革胥吏鬻鹽之敝發光化社倉活饑民增均惠
倉儲立義役法鄉選善士任以推排入資買田助役民感其化
出已田以倡法遂通行上下便之臺府以聞下其式八郡四十
私簡錄 卷一百三十八 七 待從宋十五

八縣秩滿立祠刻石授湖廣總所幹辦公事父崇憲卒居喪盡
禮從學黃幹服除充兩浙運司主管文字差知全州訪立周悖
頤後移常處二州改知泉州罷白土課奏免權鐵修舉義役講
行荒政早不為災差主管官告院兼知台州一循大父之政察
民疾苦撫摩凋瘵修養濟院建陳瓘祠政教兼舉端平初改直
秘閣知婺州奏乞寬減內帑綾羅罷開化稅場遷太府寺丞度
支郎中引對言大權在我或者猶疑其下移衆正已開或者猶
疑其旁徑策免二相銷天變也去者固難以復留者恐終於
引去虛鼎席以待故老或意其未必來責次輔以任大政或意
其不安位親擢臺諫開言路也用之未久何為使之易去去之
未幾何為使之復來以至朝廷除授軍國賞罰有姓名未達於
廟堂而遷擢忽由於中出斥逐三衙竟不指名罪狀而人始得

以疑陛下矣一除目之頒號令之出雖未必由於閣官而人疑於閣官雖未必由於私謁而人疑於私謁雖未必由於戚畹宗邸而人或疑於戚畹宗邸陛下徒有去敵之心而動涉可疑之迹亦何樂於此哉時論偉之三京兵敗條上守禦十事下哀痛之詔合江淮之兵救江陵之急節財用之宜廣議和之使撫無歸之民處北來之衆置鎮撫之使擇帥圖之代拔未用之將皆切於邊要嘉熙元年授右司郎中火災上封事極言開邊稔禍之刑牽制而未行激變棄城之戮姑息而未舉京師淪沒祖宗之基業莫能保淮蜀蹂躪赤子之冤魂無所依履故之令下而加以抑配稱提之法嚴而重以告訐民無蓋藏每有轉壑之憂士不宿飽常有思亂之志又言臺諫給舍骨鯁之論莫容左右便嬖浸潤之言易入春夏常享闕畧於原廟之尊節鉞隆恩殷弘簡錄卷一百三十八侍從宋十五

今日之事動無良策必上畏天戒下修人事易診名和轉移於陛下方寸閒耳兼權侍右郎官言財非天雨鬼輸豈可輕施妄用若此不已必至傾覆願陛下精思熟慮約已愛民必如勾踐之臥薪嘗膽衛文之帛衣布冠可也權吏部侍郎應詔言邊事急宜勅彭大雅自重慶領王青之兵東下以復夔貴李安民及歸峽二守以自效調一將督中流之師以伐其順流之謀一將自開道出鼎澧之後以折其犄虛之鋒一將助內與之勢以備江陵之急又宜下湖南遣飛軍及團結民兵之類守沅江益陽江以防衝突長沙盡收江上民船毋資敵用區畫皆中事機宰相李宗勉稱之遷戶部侍郎同詳定勅令請立國本兼給事中內侍陳洵益贈節度使必恩緣奏言御史李韶向論洵益陛下不行其言復奪其職故韶久召不至若復超贈韶愈無來期矣弘簡錄卷一百三十八侍從宋十五

張璠字渭老福州人登嘉定進士辟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遷吏部架閣歷太常博士宗正丞兼權兵部郎官國子祭酒尋權禮部侍郎兼國史實錄院編修以集英殿修撰差知婺州入權兵吏二部尚書補國程元厚論罷之寶祐三年權刑部尚書兼侍讀四年拜端明殿學士累遷同知樞密院事五年拜參知政事進封長樂郡公致仕卒贈少師

馬天驥字德夫衛州人登紹定進士簽書嶺南判官名試遷秘書正字兼沂靖王府教授歷校書著作佐郎輪對條上時弊詞旨切直遷考功郎官遷秘書監直秘閣知吉州入為宗正少卿

秘閣修撰知紹興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舉常平權兵部侍郎沿海制置使差知慶元改池州兼江東提舉常平轉廣東兼經畧安撫使寶祐四年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兼侍讀國子

祭酒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信安郡侯五年以論罷提舉洞霄官景定二年起為資政殿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

使職事修舉升大學士改平江府再知慶元兼沿海制置使臺臣劾之褫職奉祠削子時楨一秩咸淳三年追奪執政恩數信州居住四年放令自便後卒於家

饒虎臣字宗名太平府寧國人登嘉定進士調將作監簿差知徽州累遷秘書著作二部右司兵部員外左司郎中司農卿以直龍圖閣為福建轉運判官轉浙東提點刑獄拜太府卿兼中

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除秘閣修撰為兩浙轉運使入權禮部侍郎兼侍右郎官攝吏部尚書寶祐六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事開慶元年同知樞密院景定初似道人相拜參知政事侍御史何夢然論罷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再劾褫職

罷祠四年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德祐元年追復元官守資政殿學士致仕卒

戴慶灼字彥可温州永嘉人登淳祐進士差主管戶部架閣文字詔試館職遷秘書正字兼史館校勘升校書郎遷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劾淮東總領趙與訔知平江余曠奪職錫秩仍追冒支官錢升侍御史開慶元年拜右諫議大夫九月加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景定元年同知樞密院事踰月致仕卒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

度正字周卿四川合州人少從朱熹學登紹熙進士歷官國子監丞上疏言李全必反且獻斃全三策其言鯁亮激切遷軍器少監輪對言陛下推行聖學當自正家始進太常少卿適太廟

災因獻二說其一用朱熹之議其一因宋朝廟制而參以熹議自西徂東為一列每室之後別為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各依昭穆次序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高二宗為百世不遷之宗藏亦如之前為兩室三年祫享則帷帳

之通為一室盡出諸廟及祧主並為一列合食其上往者雖為一室凡遇祫享實未嘗合增此三室方後有祧主之所前有合食之地於本朝制度初無更革頗得三年大祫之義遷禮部侍郎兼侍右郎官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致仕卒贈四官贈銀絹三百所著有性善堂文集

牛大年字隆叟揚州人登慶元進士累官將作監簿入對言今日士氣久靡亟宜振起必有扶持作興之意而後緒紳無貪名嗜利之習遷軍器監簿大宗正丞四川提舉茶馬兼權總領

黎州管內安撫司公事節制黎雅屯戍諸軍加直寶章閣工部

祭酒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信安郡侯五年以論罷提舉洞霄官景定二年起為資政殿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職事修舉升大學士改平江府再知慶元兼沿海制置使臺臣劾之褫職奉祠削子時楨一秩咸淳三年追奪執政恩數信州居住四年放令自便後卒於家

私簡錄 卷一百三十八 侍從宋十五

私簡錄 卷一百三十八 侍從宋十五

員外郎上疏請懲貪吏遷侍左郎中進直華文閣浙東提點刑獄入守秘書少監宗正少卿歷秘書監起居舍人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卒特贈四官大年清操凜然所至以廉潔自將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登嘉定進士歷官秘書丞崇政殿說書右正言兼侍講疏言趙冀分野乃有熒惑犯填星之變則我師之出豈無當長慮而卻顧者臣願陛下勿以星文為小異而加忽一話言政事必求有以格天心而弭災變至於進兵攻討尤宜謹重遷太常少卿兼侍講侍立修注官起居郎殿中侍御史權刑部侍郎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進工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江提舉太平興國宮致仕卒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博通經史以文學名鄉後進爭師宗之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八 徐鹿卿 傳從宋十五
登嘉定進士調南安教授擢張九成謫居言行以訓諸生申明州程舊學條教俾義理復明立養士綱學田多在溪峒加以撫恤租無逋欠其後盜作環城皆燬惟學宮獲免辟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差知尤溪會汀邵寇作贊畫備禦避寇者多方振濟全活甚衆都城大火應詔上言雙龍燕私小人三事積陰之極有此徵驗真德秀稱其氣平論正有憂愛之誠心辟辛南安辭德秀論曰道同志合可以拯民何憚不來鹿卿入白其母欣然許之既至首罷無名科欵明版籍革預借決壅滯達宛抑邑以大治德秀疏其政以勸別邑歲饑處置有方富者樂分民無死徙母喪服闋赴樞密稟議首言邊事楮幣歷主管官告院幹辦諸司審計司國子監簿入對陳六事洗凡陋以起事功昭勸懲以收主柄清班著以儲實才重藩輔以庇都邑用國越舟師以

防海合東南全力以守江上皆嘉納改密院編修權右司賈

二府通而守法會右史方大琮編修劉克莊正字王邁以言事黜鹿卿贈之以詩併為言者所劾出知建昌軍太學諸生作四賢詩以美之其為政寬賦歛禁拊克汰賊盜抑彊禦恤寡易黠黠吏訓成兵創百丈巖若擇兵官城屬縣治行大孚田里歌誦又爭免秋苗斛面米五千斛崇教龍會兩保與建黎鐵城民修怨交兵鹿卿馳書諭之皆欵手聽命召赴行在擢度支郎官兼右司勅令剛修官入對極陳時弊言並相之非言者詆以他事主管雲臺觀踰月起為江東運判值歲大饑人相食留守別之傑諱不敢詘鹿卿捕食人者尸諸市出本司積米平價以糶及減質當息出緡錢以予貧民勸居民收字遺孩所活甚衆制置茶鹽岳珂自詭典利國計反屈命鹿卿駁之至則寬其期限躬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八 徐鹿卿 傳從宋十五

自鈞考盡得其質凡辟置貪刻吏開告訐以罔民財者悉縱遣之珂能兼領太平暫提舉茶鹽弛苛征獨采石蕪湖兩務蘆稅有蝗入境鹿卿露香默禱風忽大起蝗悉飄泊渡淮加直秘閣提點浙東刑獄兼提舉常平彌遠弟為温州通判利韓世忠家寶玩籍之鹿卿奏削其官衢州推官馮惟說素廉正檄決婺獄大家不快嗾鄉人居言路者劾之以為委使不當罷主管玉局觀名還改直寶章閣自以直道不容堅辭丞相杜範遺書乃出擢太府少卿入對請定國本正紀綱立規模屬時多艱人心搖抗無獨力任重之臣守節仗義之士願盡大計上嘉納之擢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兼崇政殿說書逾年權吏部侍郎時議執政分治兵財鹿卿執不可遷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兼發運副使入為國子祭酒同修國史兼侍講權給事中請復舊制瑣

闈之職無所不當問淳祐八年知樞密院兼權叅知政事上方春遇深篤忌者浸多託其名撰偽疏歷抵宰相并百執事已初不知因乞去遷禮部侍郎以寶章閣待制知寧國府尋提舉鴻禧親致仕卒遺表聞贈四官謚清正居家孝友喜怒不形恩怨俱泯宗族鄉黨各得其歡心在官廉約清峻毫髮不妄取一廬僅庇風雨所著有泉谷文集奏議講義鹽楮議政彙對越集手編漢唐文類文苑菁華行於世

孫夢觀字守叔慈溪人登寶慶進士調桂陽軍教授浙西提舉司幹辦公事差主管吏部架閣文字為武學諭輪對言人主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有言而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請外通判嚴州召為武學博士太常宗正寺丞兼諸王宮教授歷屯田郎官將作少監出知嘉興遷兼右司郎官轉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八

古

侍從宋十五

對言風憲之地未聞有顯疏一過失者封駁之司未聞有不肖草制書者道揆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所寄而倒持之患作矣當路者不悅出知泉州兼提舉市舶改知寧國獨通賦籍泛入歸於公帑值戶部遣官督賦促急闔郡惶駭夢觀不忍病民欲棄官去將以府印牒所遣官遣官聞之夜遁丞相董槐召遷陛見帝問江東廉吏首以夢觀對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輪對言今內外之臣各恃陛下以遂其私試一反顧無一人可恃者思之可為寒心次論郡國當為斯民計朝廷當為郡國計前計臣奪州縣利歸版曹者乞令復歸所屬庶幾郡國蒙一分之寬則斯民亦受一分之賜帝善其言尋奉祠復召為起居郎兼侍右侍郎資善堂贊讀國子祭酒權吏部侍郎抗論益切大畧言寵賂日彰仁賢日逝貨財偏聚前未易相故政固不

少今既易相其故亦自若在廷皆為危之求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獨租稅省刑罰有古循吏風俄得疾卒帝悼惜賜銀帛為人退然若不勝衣然素厲名節義所當為奮往直前所居敗屋數間以布衣蔬食終其身士論多之

徐元杰字仁伯上饒人幼穎悟誦書日數千言每冥思精索聞朱熹門人陳文蔚講學鉛山往師之復師事真德秀登紹定進士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嘉熙二年召為秘書正字遷校書郎奏否泰剝復之理因及右轄久虛非骨鯁者不足以負荷斯世者不可輕畀皇子茲宜置後太子宜蚤定以諫官蔣覲方排置後之說遂力請外不許明年遷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知安吉州淳祐二年移南劔州會峽陽寇作擒渠魁斬之餘釋不問郡有延平書院率博士會諸生規為講說民訟率呼至以理化諭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八

古

侍從宋十五

多感悅而去輸米聽其自樂聞郡德之母憂免喪授侍左郎官言錢塘駐蹕之地驕奢相尚宜抑文尚質兼崇教殿說書每入講必先期齋戒嘗進仁宗詔內降指揮許執奏及臺諫察舉故事為戒多切官壺拜將作監進揚雄大匠箴陳古節儉天久不兩轉對極言洪範天人感應之理古今遇災修省之實會史嵩之謀起復臺諫中外皆莫敢言元杰適輪對言臣前日進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起復臣奏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玉音賜俞臣何容喙且嵩之讀聖賢書上畏天命下恤人言家庭之變禮制有常何至忽終身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今惟學校叩關力爭觀其書使人感歎夫士論所以禦禦者實以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尤當身任道揆以扶翊之自聞起復之命凡有秉燹之心莫不失聲是果何為而然人心

天理誰實無之。與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疏出朝野傳誦。帝亦察其忠亮。每從容訪天下事。起復之命。遂寢改兼右司郎官。拜太常少卿。兼給事中。國子祭酒。權中書舍人。杜範入相。廷議軍國事。裁書無慮數十。皆朝廷大政。邊鄙遠慮。每言至宗社隱憂。輒間筆揮涕。書就。則萎。雖子弟無知者。六月朔。輪當侍立。奏事。以疾。謂告特拜工部侍郎。是夕。煩熱大作。四鼓暴卒。朝紳往弔。相顧駭泣。帝亦震悼。遣中使問狀。已而三學生蔡德潤等伏闕上書。愬其中毒。公論傷之。帝悼念不已。給田五頃。緡錢五千。賜諡忠愍。二子直諒。直方。淳熙二年。以布衣授史館編校。陳韓字子華。侯官人。父孔碩。從朱熹。呂祖謙。韓從葉適。學讓父郊恩。與弟張韓。登開禧進士。賈涉開。准。閻。辟為司幹官。勸涉歸山東河北。遺民使耕。其土分配。以內郡貸死之民。三分齊地。張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八 共 侍從宋十五

夏周漢唐數君之事。如布德兆謀。任賢使能。信賞必罰。區處邊鎮。不事姑息。規摹莫大於此。紹定二年冬。盜起閩中。帥王居安屬韓提舉。四隅保甲。會有親喪。運使陳汝提舉。史彌忠告急於朝。謂非韓莫可。平明年起復。寶章閣直學士。知南劍州。提舉汀州。邵武兵甲公事。兼福建路兵馬鈐轄。同措置招捕盜賊。至則籍土民丁壯為一軍。賊由紫雲基間道趨沙縣。忠勇軍破之於高橋。更趨邵武。勢益猖獗。或議招降韓。韓曰。始者賊僅百計。招而不捕。養之至千。又養之至萬。今復養之。將至於無算。若用淮西兵五千。可圖萬全。賊又攻汀州。准西帥曾式。中調兵由泉漳開道入擊。勝於順昌。六月。兵大合。七月。韓親提至沙縣。順昌將樂清流宣化所至。克捷。九月。分兵進討。五賊營。十月。平之。十一月。破潭瓦礫為賊起之地。犁其巢穴。十二月。誅汀州叛卒。諭降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八 七 侍從宋十五

首張魔王自焚斬千五百級擒賊將十二得所掠婦女牛馬及
 僭偽服物各數百三槍中箭而遁翼日追及下黃又敗之餘眾
 雜爾畧盡三槍逆至興寧就擒斬隆興市所跨三路數州六十
 皆悉平之詔獎以忠勤體國計慮精密進工部侍郎仍知隆興
 未幾改江東知建寧府兼行宮留守入奏事帝稱其平寇功頓
 首讓曰臣徒有孤忠仗陛下威靈苟逃曠敗耳遷工部尚書改
 刑部尚書沿江制置大使往來巡視鄂州江面措置捍禦加寶
 謨閣學士詔選猛將精兵相視緩急據地利遇要衝以伐姦謀
 嘉熙元年進煥章閣學士加徽猷閣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
 斬逆裔不進殿司崔福竄趙邦永淳祐四年除兵部尚書改禮
 部尚書兼侍讀同修國史五年拜端明殿學士兼書樞密院事
 兼參知政事六年同知樞密院七年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
 使改觀文殿學士福建安撫大使知福州開慶元年赴闕充禮
 泉觀使明年致仕景定二年卒年八十三贈少師諡忠肅
 許應龍字恭甫閩縣人少通經旨座客咸以小兒氣食牛應聲
 曰丈夫才吐鳳四座嘉歎由太學登進士調汀州教授歷浙東
 宣撫司掾戶部架閣籍田令太學博士入對問李全時青歸附
 有莽蜂是懲養虎遺患之說後皆如所言遷國子宗學博士秘
 書著作二郎兼權尚右郎官旬外知潮州陳韓任以拓捕陳三
 翰鍾全三路盜賊調軍分道追勦盜遁境上亟遣水軍禁卒土
 兵弓級分扼要害明開謀守閩隘集民兵諭以力保鄉井蒐補
 親兵日加訓閱既而橫岡桂嶼相繼以捷聞統領齊敏率師由
 潼趨州截賴寇餘黨應龍諭以兵法攻瑕今鍾寇將窮陳寇猖
 獗若先破鍾則陳不戰擒矣敏奉命於是諸寇皆平有行旅數

人指為賊黨應龍辨其非釋之皆羅拜感泣人始疑其儒者不
 閑戎事及見其區畫條理莫不歎服僚屬請上功卻之距州七
 十里曰山斜喇僚所聚耕田不輸賦稅至是亦平其首率父老
 鳴笛擊筒詣郡伏罪秩滿當去闕郡進道禁送端平初除禮部
 郎官入對帝稱其治潮有聲與李宗勉治台齊名頓首謝曰陛
 下德化所暨民無不化者遷國子司業祭酒徐僑議學校差
 職欲先舉望應龍謂不若定以資格則僑倖之門杜而造誦之
 風息僑以為然遷祭酒攝侍右郎官權直學士院草鄭清之喬
 行簡罷相制奏以昔人有言進人若將加諸勝退人若將墮諸
 淵今雖乞罷機政然不可失陛下體貌大臣之意當兩盡其美
 可也帝善之翼日文德殿宣布畢帝遣中使諭以制詞甚善就
 令草勅書戒諭諸閫權吏部侍郎兼侍講陞侍讀權兵部尚書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八 九 侍從宋十五
 朝議稱提督幣州縣希旨貧富惰懼應龍奏乞從民所便尋拜
 中書舍人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嘉熙三年簽書樞密院事正言
 郭磊卿論之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卒年八十一贈銀青
 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
 別之傑字宋才鄂州人登嘉定進士歷官將作監丞差知澧州
 改德安親喪起復加直寶謨閣知江陵湖北安撫副使進直煥
 章閣親年八十乞祠歸養起復知真州改江寧累官進寶謨閣
 學士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江東安撫使嘉熙三年權兵部尚
 書准西安撫兼沿江制置使督府參贊邊事聽便宜行之淳祐
 二年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六月同知樞密院七年以
 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御史蔡次傳論罷尋起參
 知政事乞歸以前職知紹興復為兩浙運判翁甫論罷寶祐元

年卒贈少師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九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十六

高定子從子 吳泳 趙景緯 徐霖 李伯玉

牟子才 包恢 馬光祖 楊棟從子 姚希得

皮龍榮 家鉉翁

高定子字瞻叔邛州蒲江人登嘉泰進士授郵縣簿吳曦叛解官歸養職誅攝府事宇文公紹薦其忠孝兩全調中江丞親疾六旬衣不解帶居喪哀毀骨立服除連知丹稜夾江二縣以教化為先務作同仁書院造就人材改監資州酒務悉除麻苴舊征寬酒權民以為便洊預發縣賑振之民有偽為嘉定元年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八

卷一百三十八

年

侍從宋十五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九

侍從宋十六

正月田勢與鄰相爭詰曰是年三月改元詔始至安得有此勢其人折服辟四川總領所主管文字同幕有以趣辦為能者定予自使者斥之所治利州倚酒權以佐軍用吏姦盤錯躬自究詰有欲增權者定子力爭乃止隆興間總所得旨造十一州小會子實以代錢貿易百姓賴是以權川引時制使鄭損強復自用奏請廢之令下民為罷市開隴之民交病定子又力爭得存其半損欲增總所鹽課及取舊貸軍費定子辨其顛末損始釋然差知長寧軍修學劍六先生祠長寧地接魏魯公家百需皆仰清井鹽制司往往因自封殖又權入其半民困重賦定子請奏獨之轉知縣州元兵穿鳳州塞下與元小校張銳以其徒潰入文州殺守臣楊必復將自文龍趨緜安撫黃伯固亟奏以定子兼叅議官措置文龍備禦乃部分諸軍扼青塘嶺擒銳又奏

盡發本州所藏與諸司綱運為朝廷扞蔽全蜀委都監陳訓於
 潰卒人給錢米已而受招者不肯釋甲訓奔告定子令帳下皆
 甲以俟戒毋輕動俄而諸軍至定子坐堂上傳令勞苦之軍士
 皆拜復諭其將曰我文官尚不畏死汝將軍也世衣食縣官乃
 反避敵耶宜乘此時戮力出戰正爾曹立功報國之秋眾悅而
 去乃遣吏給犒如今亡何敗將和彥威陳邦佐等屯近境剽掠
 尤甚邦佐入州大言謂定子曰知府何不去和太尉兼兩戎司
 威權甚重麾下兵二萬欲來駐此今至矣定子謂曰本州素非
 備禦之地何為以兵入第來吾固布以相待邦佐色沮已復遣
 幕府來議答曰軍將入境當受吾節制惟各守紀律則給以錢
 糧敵至效死則加以賞資餘非所知彥威慚乞別給錢餉軍定
 子捐四十萬緡與之趣令還戍尋以擒捕張鉞防遏潰兵二功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九 侍從宋十六
 進直寶章閣再任會伯兄稼上提刑印而歸過縣定子為築棣
 萼堂飲酒賦詩為樂召為刑部郎中入對極言時弊時彌遠柄
 國久有口陛下優禮元勳俾得弛繁機而養靜壽朝廷因以新
 百度而革因循人為危之越兩月除直寶章閣為江南東路運
 判稼死乞歸不許遷軍器監太府少卿計度轉運副使進司農
 卿兼玉牒所檢討官明堂大雷雨言內治不修外懼不謹天變
 日多土地日蹙請明詔內外帥守出奇乘險求水陸可進之策
 升樞密都承旨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起居中書二舍人參贊
 京湖江西督府事親往周視新城大犒諸軍激厲守將遷禮部
 侍郎賜金帶入奏事勞問甚渥兼崇政殿說書直學士院未幾
 改侍講權禮部尚書兼侍讀講筵奏國無仁賢無禮義無政事
 有類叔世帝為棟然修孝寧二朝日曆書成拜翰林學士知制

誥專兼吏部尚書國史實錄修撰賜衣帶鞍馬乞召收李心傳
 以續成四朝志傳述返李諤以開不諱之門勉起杜範以伸敢
 言之氣淳祐二年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三年拜參知
 政事出知福州改潭州固辭提舉洞霄宮居吳中以著述
 自娛轉資政殿學士致仕七年卒贈少保有所著存齋文集北
 門并葭垣類彙經說紹熙講義奏議歷官表奏行世 稼子斯
 得字不妄少從李坤臣遊入太學登紹定進士授利路觀察推
 官辟四川茶馬幹辦公事李心傳領史事奏為檢閱文字會父
 死日夜號泣與家僮潛至沔奉遺體以歸服除哀傷無意仕進
 心傳復辟為史館檢閱分修光寧二帝紀遷軍器太常二簿兼
 校勘冬雷應詔言朝廷宜擇才並相由是廷史嵩之其黨言叔
 父兄子不可同朝添差通判紹興與史官杜範王遂論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九 侍從宋十六
 四朝帝紀嵩之妄加毀譽改所草濟王事然書已登進心傳獨
 藏原草題其末曰前史官高斯得撰範既入相召為太常博士
 遷秘書郎日食應詔言嵩之大姦嗜權巧營奪服陛下屢勉傳
 諭苟塞人言是以謫言並典善類解體莽卓操懿之禍將有不
 忍言者又言大臣貴以道事君今乃獻替之義少而容悅之意
 多知耻之念輕而患失之心重內降當執奏則不待下殿而已
 行濫恩當裁抑則不從中覆而遽命嫉正庇邪喜同惡異任術
 數樂詭道陛下虚心委寄所責何事而其應乃爾蓋斥范鍾也
 又言今便嬖側媚之人足為清明之累陰姦伏蠱互煽交攻陛
 下之心其存者幾希矣又羣臣龐雜官禁奇袤賫貨外交坐視
 不問遂使眾臣爭衡大權旁落養成積弊之勢以開窺覷之漸
 設有不幸宗社淪亡衣冠魚肉當是之時其能逃萬世之清議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別史類

乎言尤切直羣小側目於是力求外補知嚴州夏旱蠲租發廩
招糴勸分以振遷浙東提刑劾知處州趙善諭知台州沈陞等
七人不報善諭乃侍御史周坦婦翁墜乃簽樞史宅之妻黨也
未幾改斯得江西運判斯得疏辭言祖宗以來未有監司按吏
一不施行壞法亂紀莫此為甚乞併臣鎬龍章上坦與七人竟
罷去移湖廣提刑薦官屬徐經孫等六人攸縣富民陳衡老陰
蓄亡命賊劫平民斯得案治之衡老婿吳自性與館客馮輝謀
中傷斯得斯得并發其姦黥配二十餘人加直秘閣湖南運判
入為禮部郎中權左司兼侍立修注官水災願罷新寺土木速
反廷旨諸臣遏絕邪說主張善良謹重刑辟愛惜士類抑遠佞
臣絕其干僥則天意可回和氣可召矣又因轉對言諸臣上言
上則切劘聖主下則砥礪大臣內則摧壓姦邪外則銷遏寇虐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九 四 侍從宋十六
願以為無補欲一網而盡去之此國家安危之候不可不深留
聖慮御史蕭泰來論罷踰年起直寶文閣知泉州遷福建計度
轉運副使朝廷行自寶田斯得言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令
民自實田今主上臨御適與之同異日史冊書之恐累聖德丞
相謝方叔大愧即為奏罷董槐入相召為司農卿程元鳳相改
秘書監及丁大全相御史沈炎論斯得奪職大全諫乃移浙東
提舉常平彗星見應詔上封事曰陛下專任一相虛心委之果
得其人宜天心克亨災害不生而大水旱饑交至疊來妖星突
出其變不小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似道匿不
以聞度宗即位召為秘書監擢起居舍人國史實錄院同修撰
兼侍講每於天命去留人心得失前代治亂祖宗基業必反復
陳之權工部侍郎求外以顯文閣待制知建寧時國事防危疏

乞誅姦臣以謝天下開言路以回天心聚人才以濟國事旌節
義以厲懦夫竭財力以收散亡忠憤激烈恭帝立擢翰林學士
知制誥兼侍讀德祐元年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
知政事同提舉編修勅令及經武要畧因爭留夢炎庇護似道
斯得遂罷去而宋亦亡矣有所著詩膚說儀禮合抄增損刊正
杜佑通典徽宗長編高孝二宗繫年要錄耻堂文集行世
吳泳字叔水潼川人登嘉定進士歷軍器少監校書著作二郎
太府秘書二丞司封郎官樞密院編修直舍人院輪對願陛下
養心以清明約己以恭儉進德以剛毅毋以旨酒進善言毋以
嬖御嫉莊士毋以靡曼之色伐天性杜漸防微澄源正本言頗
切直又言詭往哲之遺言進謀國之上策不過曰修政事而已
所謂內修者非但車馬器械之謂衰職之闕官師之曠山令之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九 五 侍從宋十六
所弗清本兵之地弗嚴直言敢諫之未得其職折衝禦侮之弗
堪其任皆所當修也火災應詔曰京城有災陛下之所見也四
方有敗陛下安得而見之乎夫慘莫慘於兵也而連年不戢酷
莫酷於吏也而頻歲橫征此其猛烈甚於火矣闔之民困於盜
浙之民困於水蜀之民困於征橫欽之源不澄於上苞苴之根
不絕於下譬彼壞木疾用無枝而內澗之形見矣遷秘書少監
兼權中書起居二舍人至起居郎論淮蜀荆襄捍禦十事進吏
部侍郎直學士院疏言世之識治體而憂時幾者以為天運將
變世道將降國論將更正人將去而舊人將登用矣執持初意
封植正論茲實砥柱傾頽之時也又言謹政體正道揆厲臣節
綜軍務四事權刑部尚書兼修玉牒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寧國
府提舉太平興國宮進學士知温州會歲荒奏乞蠲振饑者賴

養病者賴藥事間賜衣帶鞍馬改知泉州以言罷所著有鶴林集

趙景緯字德父於潛人少勤學弱冠濟周程諸書恨不及登朱熹之門往見其門人葉味道度正誨以求放心由是研索益精入大學登淳祐進士教授江陰諸生守其矩度母憂祿不逮養服闋不調讀易懸霜山景定元年轉秘書郎史館校勘奉外祠台守王華甫禮為上蔡書院堂長進直秘閣差知台州先務教化取陳述古諭俗文示諸邑使民更相告諭約束官吏擾民五事以孝經庶人章為四言詠贊俾民朝夕歌之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於朝旌孝行作訓孝文平重刑治豪橫建社倉浚河道築隄路節浮費為下戶代輸秋苗奏蠲五邑坊河渡錢進考功郎官兼沂王府教授崇政殿說書以易進講論聖人體元之妙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九 六 侍從宋十六 在惟幾人君得此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古而無凶愴屬祗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能無憂先處於危故能無危若先自處於安樂則憂危乘之矣又論監司守令曰知人之難自古已然人才乏使莫今為甚或觀望而撓於勢或阿私而徇於情或是非不公而以枉為直或毀譽失實而以污為廉遂使舉刺不公人心難服與其糾劾於有罪之後孰若精擇於先而使之各稱其職乎彗出應詔上言求所以解天意者不過悅人心而已民心仰天心也願陛下損內帑以絕壘利之誦出嬪嬙以節用度之奢弄權之貂寺必屏絕之毒民之恩倖必黜棄之擇忠鯁敢言之士置之臺諫選慈惠忠信之人使為守宰又乞稽乾淳以來凡利源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隸其舊以濟經用之急公田派買不均之弊聽民自陳隨宜通變以安田里之

生則人心悅天意解矣又曰損玉食不若損內帑節貢奉之為多避正朝不若塞侍門廣忠諫之為要肆大告不若擇從夏黜貪暴之為愈兼國史實錄院拜太府少卿以直敷文閣知嘉興入為宗正少卿兼侍講權工部侍郎中書舍人封還濫恩詞頭

因雷發非時上言竊迹今日之事內批疊降而名器輕官闕不嚴而主威褻橫恩之濫已收而復出戢貪之詔方嚴而隨弛官正什伍之令所以防奇邪而或縱於乞憐之卑詞緝黃出入之禁所以嚴宸居而開感於翰橐之小數彈墨未乾而收拭之旨已下駁奏未幾而提出之徑已開命令不疑則陽縱而不收主意不堅則陰閉而不密陛下可不思致災之由而亟求所以正之哉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升侍讀進聖學四箴惜日力以致其勤精體認以充其知屏嗜好以專其業謹行事以驗其用乞歸提舉玉隆萬壽宮有疾謝醫藥曰吾清心以順天命可也拱手三揖乃卒贈中奉大夫諡文安景緯性孝友雅志冲澹親沒無意仕進故立朝之日不久 徐霖字景說西安人有志聖人之學研精六經試禮部第一登第除沅州教授極言史嵩之素深之狀先奪陛下之心次奪士大夫之心又其甚者奪豪傑之心皆為所變化其術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為小人也恒於善類之中擇其質柔氣弱易以搖奪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已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持名節之心不足以勝其富貴之欲義利之辨終暗於妻妾官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見者為之吐舌范鍾名試館職二人理宗去其一易霖名時鍾雖為相畏霖人復出禍已霖對人主無自強之志大臣有患失之心故元良未建凶姦未竄語切時弊

罷秘書正字日食上言吾心之天理不能勝乎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勝乎小人宮闈之私暱未屏瑣闥之姦邪未辨姦臣之討賊不決精殺感漬日爲之食遷校書郎大旱言諫議大夫丁大全不易則不雨京兆尹趙與憲不易則不雨不報巧去上遣姚希得留之御筆改宣教郎辭曰向爲身死尚不敢欺君父今以官高而反自眩於平生失其本心何以爲忠衛守游釣集精舍聘霖爲學者講道聽者三千餘人尋起通判信州力辭令守臣勉諭主管雲臺觀淳祐末遷秘書郎兼國史實錄院上令備陳今日所當言者奏以先正太子名又奏萬化之本在心存心之法在敬權尚左郎官兼崇政殿說書疏諫議葉大有陰柔姦黠爲姦儉冠不宜久長臺諫不報兼權左司知無不言上不悅讒嫉者中傷之乞外知撫州祠先賢寬租賦振饑窮俸將建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九

侍從宋十六

管若政舉化行尋以言去士民遮留寶祐元年差知衡州移袁州五年丁外艱哀毀號絕水漿不入口七日開慶元年主管崇禧觀景定二年知汀州卒詔與一子心亨恩澤度宗賜祭田百畝以旌直臣

李伯玉字純甫餘干人端平二年登第授觀察推官兼莊文府教授太學博士召試館職歷詆貴戚大臣直聲暴起改校書郎言臺諫迎台上意論罷尤煇楊棟盧越三人忠邪不辨乞與同罷不允御史陳垓連劾奉祠差知南康軍遷著作佐郎兼沂王府教授改考功郎官引故事言臺臣蕭泰來劾高斯得徐霖不當帝怒降兩官復知邵武軍改湖北提點刑獄遷尚右郎官侍御史何夢然復論爲吳潛黨奉祠遷福建提舉常平淮西轉運判官召赴經筵兼太子侍讀歷太府少卿秘書少監起居郎度

宗即位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奏言人才貴乎善養不貴乎速成所設童子科非所以成人材厚風俗願賜罷以息奔競保幼稚良心從之一日朝集百官議事買似道忽厲聲曰諸君非似道故擢安得至此衆默然莫敢應伯玉徐答曰其殿試第二平章不故擢地步亦可至此似道雖改容而有怒色既退即治歸除顯文閣待制知隆興府召入權禮部尚書帝待以舊學進之臥內相對泣下欲用以參大政似道益忌之諱病卒遣汝騰嘗薦八士各有品日稱伯玉立朝風節大較似銅山鐵壁爲名輩所重若此所著有斛峯集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九

侍從宋十六

方子學登嘉定進士調洪雅尉監成都府權茶辟四川茶馬提舉司準備差遣改總領財賦所幹辦公事丁內外艱時成都已破盡室東下免喪李心傳辟兼史館檢閱文字請助修中興四朝國史擢秘書郎入對言大臣不公不和六事并備邊三策理宗顧問將下殿復召與語史嵩之怨其言已出通判吉州時文天祥尚童子才一見期以遠大轉衢州入爲國子監簿兼史館校勘遷太常博士上言今日有徵欽時十證徐霖劾鄭采趙與憲不報出關子才言陛下行霖言則霖留不然未必留也作書以孔光張禹歷切責清之清之復書魏謝及嵩之復相又引其黨別之傑共攻子才遂辭疾寓居安吉州清之卒召還遷著作郎權禮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信州守徐謂禮奉行經界苛急饑民嘯聚爲亂以子才言罷經界論謂禮浙東福建九郡同日大水上言今日納私謁溺近習勞土木庇小人失民心五者

皆昭宣和之失苟不及時修省臣恐京城大水又將至矣變理大臣之事自今宜息爭通壅蔽宰相不悅故事早請講官皆在晚講惟說書一員宰相畏子才多言請併晚講於早自是不得獨對矣除軍器少監權侍立修注官兼侍講時方更化召用諸賢趙汝騰高斯得徐霖李伯玉一時言事相繼獲罪子才言君子難聚而易散今聚者皆散善人盡矣遷起居郎耻與蕭泰來同列固辭因極陳其奸上為出泰子才亦堅請去不允又言蜀當以嘉渝夔三城為要欲保夔則巴達之關不可無屯以控扼之欲保渝則利聞之關不可無屯以退截之欲守嘉則潼潼之關不可無屯以倚角之屯必萬人而後可當蜀盛時官軍七八萬通忠義為十四萬今官軍不過五萬而已宜招新軍三萬并撫慰田楊二官使歲以兵來助如此則蜀猶可保否則不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九 十一 侍從宋十六

出三年蜀必亡矣後果如其言除直舍人院奏留御史徐經孫繳還府尹厲文翁改知紹興罷之命黃說試學士院對策譽高之子才奏罷之李伯玉降官逾年舍人院不行詞子才至印為書行帝曰論詞皆褒語可更之子才堅不奉詔草獎諭賈似道海州之捷詔語不言其功且多戒勅似道不樂早災言外郡以進奉易富貴左右以土木蠱上心小人以朋比陷君子此天災所以數見也明堂禮成帝將幸西太乙宮款謝賈欲遊西湖子才力諫而止權兵部侍郎言賈似道開閩兩淮李曾伯開閩荆蜀首尾幾二萬里僅倚二人可為寒心請於合肥別立淮西制置司江淮別立荆湖制置司且於漣楚光黃均房巴閬縣劍要害之郡築城增戍似道聞之怒曰是欲削吾地也御史洪天錫劾董宋臣等不報天錫出關子才請行其言吳子聰之姑為

女冠得幸子聰因得知閣門事子才繳奏帝怒曰除命將一月始繳收何也子才曰舊制文書不過百刻今子聰錄黃二十餘日乃至後省蓋欲俟其供職使臣不得繳耳紀綱之地豈容此輩行私於是出子聰澧州子才亦堅請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至郡教民孝弟頒前人慈竹義木二詩於民暇則請學為諸生講說經義修采石戰艦造兵仗補所負上供及總所綱綱黃池酒息三縣秋苗夏稅增平糶倉儲劍抵庫收息以供糶本在郡建李白祠子才自為之記曰白之斥實由高力士激怒妃子以報脫靴之憾也力士方貴何豈甘以奴隸自處白之為亦非直以氣陵亢蓋以為掃除之役固然所以反其極重之勢也彼昏不知顧為逐其所忌由是聲勢益張至其後分提禁旅蹀血宮庭雖天子且不得奴隸之矣又寫當時脫靴之狀為贊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九 十一 侍從宋十六

以刻諸石會有搢本遺宋臣者大怒泣懇於帝與丁大全合謀嗾御史誣劾降兩官未幾復職進寶章閣侍御知溫州召為禮部侍郎召見上大悅慰勞久之因奏開慶之時天下岌岌今幸復安不知天將去疾無復憂虞耶抑惟取順適吾意而基異時不可測之禍耶忠厚我朝家法乃者一切為小人所戕今當漸加培護反其所為奈何愈益甚乎言論國之元氣今言及乘輿尚見僂假事關權倖即形忿怒何怪有闕不聞蔽蒙不達乎帝歎曰非卿不聞此言宜坐賜茶問外事具悉田里疾苦以對帝聖慮久之兼侍讀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禮部尚書祀明堂為執綬官帝問漢唐文物占對詳贍兼直學士院賜詩褒賞每對內殿語至夜分就賜酒以兼給事中彗星見請罷公田更七司法徐敏子會赦量移似道恐其為吳潛所用諷後省繳之子才

不可葉李呂宙之因攻似道怒欲殺之子才論救甚力日食上封乞早建太子度宗雅敬之稱爲先生卽位授翰林學士知制誥進端明資政二殿學士致仕卒贈四官錄其後二人子才天性孝友弟子方客死公安扶其柩葬安吉女弟在眉山亦拔其家致於州所薦士李芾趙鼎發劉敞家鉉翁皆忠義士家清貧四壁蕭然平江守吳淵籍富民田千餘畝以遺却之身後家無餘費有存齋集內外制四朝史彙奏議經筵講義口義尚書易編春秋輪輻子燾大理少卿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父楊世父約從父遜皆從朱熹陸九淵學少游家庭講大學出言高明諸父驚異登嘉定進士調金谿光澤二簿克平寇亂建寧守袁甫薦爲府學教授監虎翼軍幕士豪討唐石寇授掌故改沿海制置司幹官會歲饑盜起金壇深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九 主 府從宋十六

陽之閒恢部諸將爲十誅勅之辟制司陳韓主管機宜文字改差發運幹官安撫陳塏檄以捕寇平之遷武學諫宗正寺簿通判台州又從徐鹿卿討溫寇改判臨安遷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爲姦利捕誅之進左司郎官福建提點刑獄兼知建寧化閩俗淫祠兼轉運判官以御史周坦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書稱恢剛正不屈言者汗之起爲廣東運判權經畧使遷侍右郎官大理少卿直顯文閣提點浙西刑獄荻浦鹽寇爲亂單車就道調許澈二浦分屯建嘗討平之懲嘉興吏因和糴受賂至斷其手進直龍圖閣權發運升秘閣修撰知隆興府兼江西湖南轉運沈妖妓於水化爲狐景定初拜大理卿樞密都承旨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尋爲中書舍人林希逸薦其守法奉公心常如水改刑部侍郎知常州進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兼發運使轉

紹興度宗甚敬之比爲二程卽位召爲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郊祀禮成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恢歷仕所至破豪猾去姦吏治蠱獄廉潔理銀逋政聲赫然每經進奏對誠實懇惻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諄至嘗因輸對言陛下側隱之心如天地日月閉而無之者近習外戚耳恭政董槐歎曰吾等有慚色矣他日講官稱其言論剴切願賜容納理宗欣然曰朕何嘗怒之性尤孝謹待其父疾滌濯掃除之役不命僮僕臨終舉盧懷慎臥簣窮約事戒諸子歛以浣衣作書別親戚卒年八十有七有光隕地遣表問帝輟朝贈少保醴文肅贈銀絹五百

馬光祖字華父金華人少從真德秀學登進士調新喻主簿有能名改知餘干及高郵軍器監簿充督視行府參議官進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九 主 府從宋十六

監登聞鼓院兼太府寺丞莊文府教授右曹郎官出守處州乞降僧道牒振濟從之加直秘閣浙東提舉常平移浙西提點刑獄家規起復軍器監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兼知鎮江練兵豐財朝廷倚之進直徽猷閣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正言劉澆弱論罷之後九年起直寶文閣知太平州提領江西并江淮茶鹽所寶祐初遷司農卿淮西總領權江東轉運拜戶部尚書知臨安兼浙西安撫使趣入覲乞嚴下海米禁歷陳京師艱食和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害開慶元年知寶章閣直學士知建康府節制和州無爲安慶三郡屯田連加煥章寶章二閣學士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招兵置砦給錢助諸軍婚嫁屬縣稅折收絲綿絹帛倚關除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一時之選寶祐六年

拜端明殿學士荆湖制置北路安撫等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
 應湖廣總領屯田等事請以呂文德王鑑王登汪立信等充參
 議官及辟制司準備差使等官詔以提刑文及之充任帝問既
 去民思之不已上聞命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再知建
 康士女相慶光祖益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為蠲除前政
 適負魚利稅課悉罷減予民修建明道南軒書院及上元縣學
 樽節費用建平糶倉庫貯糶本補其折閱發糶比市價常減以
 利小民修飭武備防拓要害邊賴以安其為政寬猛適宜事存
 大體公田法行移書似道言其非便乞不以及江東必欲行之
 罷光祖乃可景定二年城安慶進大學士兼淮西總領遷提領
 戶部財用復知臨安制治浩穰風績稟然會歲饑請榮王府勸
 發積粟王辭以故凡三往臥客次王不得已見之厲聲曰天下
 孰不知大王子為儲君不因此時收萬人心將何待乎王以無
 粟辭光祖撰懷中文書質以某莊某倉若干王無以辭得粟活
 民甚多進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差知福州福建安撫使
 侍御史陳堯道言罷提舉洞霄宮再起三知建康終始一紀威
 惠並行百廢修舉郡民為建祠咸淳三年拜參知政事五年知
 樞密院事五月御史曾淵子給事盧越論之以金紫光祿大夫
 致仕卒諡莊敏

楊棟字元極眉州青城人登紹定進士母憂服除辟西川節度
 幹辦公事入為太學正父憂服除召試授秘書正字兼吳益王
 府教授遷校書郎密院編修入對言邇來中外之臣如主兵理
 財聽其言無非可用跡其實類皆欺誣上下相蒙無一可信惟
 陛下先之以至誠而後天下之事可為也理宗悅其言無何奉

私簡錄 卷一百三十九 侍從宋十六

祠起知興化軍有孔子裔居涵頭鎮為建廟闢田訓其子弟
 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秘閣權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歷都官左
 右二司郎中尋兼玉牒所檢討宗正少卿棟學本諸周程入對
 言臣所學三十年惟持正心修身一說用之事親取友并治刑
 郡察冤獄至為簡易時有女冠交通請棟言宜亟去之帝不
 謂然又言京襄兩淮四川殘破其餘郡縣多是兵將權攝科取
 無藝非陛下哀矜其民誰實寬之遷太常少卿起居郎知滁州
 改建寧御史周坦論其藪任成都制幕盡載激賞庫物先遣致
 陷丁補塗炭生靈詔罷閣職提舉鴻禧觀似道入相登用故老
 起權待左郎官崇政殿說書兼侍讀以集英殿修撰兼侍講出
 知太平州補闕蕭泰來論罷提舉興國官起知婺州度宗位東
 宮擢太子詹事進賓客歷工吏二部侍郎同修國史兼中書舍
 人直學士院刑禮二部尚書國子祭酒景定三年加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五年拜參知政事彗星見指以為蚩尤旗人
 方議之或言棟始為是言陰謀告帝以逐似道奪職奉祠台守
 王華甫建上蔡書院乞為山主因卜居焉以資政殿大學士充
 萬壽觀使致仕卒遺表上報朝特贈少保生平負海內重望人
 方期其大用乃蒙疑而去時論惜之所著有崇道集平舟文集
 從子文仲字時發七歲而孤母胡氏守節自誓教養諸子初
 以胄試第一入太學升上舍為西廊學錄登寶祐進士母憂從
 棟往問伊洛之學釋服調福州教授應運使印應飛辟以明發
 婦冤獄薦之荆湖宣撫趙葵署佐分司姚希得江萬里合薦以
 為有用之學召任戶部架閣遷太學正陞國子博士旬外通判
 台州罷上元張燈移揚州不以牙弊美額擾民制使李廷芝檄

私簡錄 卷一百三十九 侍從宋十六

主管機宜文字議行沙田力爭以爲不可召爲宗學博士輪對
言春多沈陰二麥全糝洪水發於天目弄兵典於蘇湖將習黃
金橫帶之娛兵疲赤籍掛虛之冗編氓得以輕統府警遽輒以
憂朝廷設不幸事有大於此國何賴焉帝竦聽顧問遷太常丞
權倉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在講筵每以積誠感動嘗進讀春
秋言仲尼尊王抑伯非爲徒然蓋欲周王子孫率修文武成康
之法度以扶持祖宗大業則王迹不熄西川之美可尋如此方
副垂世立教之意時帝以疾連不視朝又奏聖訓有曰絲竹之
亂耳紅紫之眩目聲色之事元無可好苟得聖賢心學之指要
以是而君國子民可以祈天永命貽謀燕翼大哉先訓是宜朝
夕服膺帝爲之歛容盛夏建宗陽官壞徙民居闕闕駭然爰仲
疏止之遷國子司業兼侍立修注官似道怒其多言又以救教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九 侍從宋十六
論彭成大迂意出知衡州運餉有法而民不擾以所當得米八
千石立思濟倉名爲秘書少監兼國史實錄院遷太常少卿兼
起居舍人恭帝立權工部侍郎兼侍右郎官給事中有事明堂
議以上公攝行文仲奏今祗見天地之始雖在幼冲比卽喪次
已勝拜跪執禮無違所當親饗時國事危急王煇陳宜中不協
文仲言祖宗所深賴億兆所寄命在乎二相苟以不協之故今
日不戰明日不征後悔何及尋兼國子祭酒嘗薦金華王栢天
台車若水皆名教所急至是栢與何基之諡皆所議定元兵渡
江畿甸震動朝士多棄去從班惟文仲一人無何疾益甚旬朔
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因將家踰嶺南甫卒而宋亡矣有見山
文集

夕討論六經諸子百家之言調整石令遇劉錡軍需調度不擾
而集更嘉定府司理參軍改知蒲江縣巨室挾勢邑號難治至
則綏疆扶弱聲譽著聞樞密游似薦名審察遷行在都進奏院
通判太平改福州入累國子太府二丞金部架閣文字兼沂增
王府教授上疏極言堯舜三代之時無危亡之事而常喜危亡
之言秦漢以來多危亡之事而嘗諱危亡之言夫危亡之事不
可有而危亡之言不可無今名爲召君子而意向初未協一名
爲去小人而根株實難痛斷名操大權而不能無旁蹊曲徑之
疑名建大策而未見有長治久安之術廷臣諫封非不激切固
不之罪亦不之行此臣之所甚懼也又言國有善類猶人有元
氣能得幾何豈堪數消消極則國隨之矣帝改容謝曰朕夫不
用史嵩之遷知大宗正丞兼權金部郎官言李韶有德望告病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九 侍從宋十六
宜奉內祠留侍經幄以重朝廷又言敬天不在崇大官宇嚴設
像貌在移不急之費以實軍儲以厚民生因條救錢楮三策請
置惠民局帝皆以爲可行歷秘書丞著作郎提舉江西常平役
法久壞臨川有富室賂吏求免希得治其罪加直秘閣提點刑
獄未幾升度支員外郎直寶章閣移治贛州有盜僞號根太尉
據石壁連結數郡劉老龍等焚掠釋駭希得指授方畧不五旬
平之改直寶謨閣廣西轉運判官轉徽猷閣知靜江府主管廣
西經畧安撫司公事母喪服除召爲秘書少監兼中書門下檢
正諸房公事入對言君子犯顏敢諫拂陛下之意退甘家食此
乃爲國計非身計也小人甘言佞語一切順意取陛下官爵此
乃爲身計非國計也遷宗正少卿權給事中刑部侍郎同修國
史以沮嵩之再用不報又緣鄧泳予祠之命言者論罷久之以

集英殿修撰提點鴻禧觀起為兩淮宣撫判官依加寶謨閣待
制移京西湖南北四川以護江陵功名為戶部侍郎進煥章閣
待制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增募舟師水軍造戰艦蓄糧食理
官庫羨餘以代民輸召為工部尚書兼侍讀帝於經筵問慶元
之政甚悉復以華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行宮
留守按行江上慰勞士卒眾皆歡說深陽饑發粟勸分全活者
眾剡寧江軍自建康太平至池州列營置屋二萬餘間屯戍七
千餘人降詔獎諭加寶章閣學士刑部尚書兼淮西總領景定
五年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講言用人才修政事治兵甲惜財用
四事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星變引咎不
許度宗即位進同知樞密院尋參知政事以言罷提舉洞霄宮
乞休加資政殿大學士余紫光祿大夫封潼川郡公致仕卒遺
私簡錄 卷一百三十九 九 侍從宋十六

表聞輟朝贈少保為人忠亮平實清儉自將好引善類不要虛
譽凡有所薦人咸莫知官署以錦為幕輒易之所依親族姻舊
廩之終身昏喪悉損已力晚年計口授田各有差所著有續言
行錄奏葉橋州文集

皮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醴陵人淳祐進士主管吏部架閣文
字歷宗學諭諸王宮教授兼度宗資善堂直講更秘書著作二
郎願帝崇獎真德秀崔與之廉以風天下執賞罰之公以示
勸懲帝以為然兼兵部郎官差知嘉興召赴闕為侍右郎官兼
資善堂贊讀又遷吏部員外郎入對言忠王之學願陛下身教
之於內帝嘉納歷官吏部侍郎給事中封醴陵縣男集賢殿修
撰提舉太平興國宮召見改刑部侍郎加寶章閣待制荆湖南
路轉運權刑部尚書兼翊善景定元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

密院事進封伯度宗位東宮兼太子賓客二年知樞密院事拜
參知政事封長沙郡公正言曹孝慶論罷為湖南安撫使判潭
州復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度宗即位問龍榮安在買
似道恐其復用陰謀提點刑獄李應雷劾之徙衡州居住未至
而歿龍榮少有志畧精春秋學有文集三十卷性伉直不肯降
志德祐元年始復其官

家鉉翁眉州人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嚴雅其學遠於春秋
自號則堂以蔭補累官知常州政舉翕然遷浙東提刑入為大
理少卿直華文閣咸淳八年以秘閣修撰知紹興府兼浙東安
撫并提舉司事遷樞密都承旨知建寧兼福建運副權戶部侍
郎兼知臨安浙西安撫使權侍右侍郎拜端明殿學士德祐二
年與賈餘慶同簽書樞密院時元兵次近郊宰執吳堅賈餘慶
私簡錄 卷一百三十九 九 侍從宋十六

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執縛鉉
翁抗言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得釋副吳堅奉表祈請禮成不
得命留館中涕泣不食飲者數日屢欲官之不從改館河間元
成宗即位放還賜號處士數年以壽終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九 終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宋五之一

劉溫叟子驥 遼光範

周渭 滕中正 張觀

王嗣宗

師頌

王化基子舉正舉

張宏

趙昌言

李惟清子承錫

李若拙子釋 許驥

裴莊

宋大初

謝泌

劉溫叟字永齡後唐太常卿岳之子經五代亂衣冠舊族多離去鄉里或爵命中絕世系無所考惟劉氏自十二代祖北齊中書侍郎環傷以下仕者相繼世牒具有溫叟幼風骨秀異岳嘆曰世難未息得與老夫為溫洛之叟足矣遂名溫叟七歲能文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

臺諫宋一

復善楷謀初蔭補四門助教清泰中擢左拾遺右補闕改監察御史時臺省廢弛為作新之晉初加朝散階少帝奏為巡官典文翰拜刑部郎中賜金紫充翰林學士父子咸居內署時為策之歲滿知制誥拜丹入沐溫叟懼隨之北遷上表求解職契丹怒罷之漢祖授駕部郎中周初拜左諫議大夫宋建隆元年遷御史中丞內艱起復一日晚歸過西闕潛知上與黃門數人登明德門令騎御傳呼如常翌日請對言人主非時登樓則禁近咸望恩宥筆下諸軍亦希賞給臣所以呵導而過欲示眾以泯其跡也太祖善之故事月給公用茶錢一萬不足則充以贓罰物溫叟惡其名不取在臺十二年屢求代太祖難其人不允開寶四年被疾上知其廉就賜器幣數月卒年六十三性重厚方正動遵禮法事繼母以孝聞雖盛夏非冠帶不敢見五代以來

推為執禮立朝有德望精賞鑒及門楊徽之趙鼎幾皆知名士范杲幼以文贊大加稱獎以女妻之太宗為晉王遣使遺錢五百千受之貯廳西舍中令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統扇所遺吏視西舍封識宛然還以白王曰我錢尚不川况他人乎納之示不敢拒愈見其苦節遂命輦歸是秋侍宴後苑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所以太祖亦再三賞歎雍熙初子焯為徐州觀察推官任滿待選太宗召問宰相當得何官荅言當免選帝曰其父有清操錄子登朝庶足示勸權焯右贊善大夫歷判理欠悉由司江南轉運終司封郎中炳曜並及第 燁字燁卿積官著作郎知龍門縣通判益州召還時王曙治蜀或言其政苛暴真宗問曙治狀與凌策孰愈對曰策在蜀歲豐事簡故得以寬假民比歲小歉盜賊竊發非誅殺不能禁然曙所行亦未嘗出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

臺諫宋一

陛下法外帝善其對天禧元年擢右正言值歲饑河決饑殍相望請策免宰相以應天變又言京師亢旱不當興土木以營不急及請罷提點刑獄禁民棄父母事佛老上雖不能從頗嘉其正表請補外出安撫京西還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遷右司諫兼侍御史知雜事請以農桑考課守令治狀禁近臣為子弟乞恩澤時論避之權判吏部流內銓請京朝官遺父母憂不持服者論罪改三司戶部副使擢龍圖閣待制至直學士提舉諸司庫務權發遣開封府事累遷刑部郎中知河南徙河中卒為人篤於友義嗜坐冠準貶官人無敢見者燁獨往餞之經宿而還故善處士李漬漬死特陳其高行詔贈著作郎 孫几字伯壽生而榮尚素知音樂長折節讀書初蔭將作監第進士范仲淹辟通判邠州邠地鹵民病遠汲几為浚渠引水注城中鑿五

池于通達民大便利孫沔薦其才堪將帥換如京使知寧州俗
 喜至軍校仗妖法結其徒為亂几使他兵伏壘門以伺夜半盡
 擒之加本路兵馬鈐轄知邠州儂寇亂為廣東西路捉殺疾馳
 至長沙見秋青日賊若退守巢穴瘴毒方興當班師以俟再舉
 若恃勝求戰此成擒耳賊果悉眾來大戰歸仁鋪几以右軍搏
 鬪日辰至已勝負未決言於青出勁騎五千張左右翼持其中
 堅賊駭潰改知涇州陛見辭母老丐復文階歸養仁宗言涇內
 地將母甚便特賜冠帔命領恒州刺史遷西上閣門使再歸郎
 中班曾公亮復薦於嘉州團練使為涇原路總管神宗轉四方
 館使知保州經六年治狀為河北第一請老起秘書監致仕元
 豐三年祀明堂因大臣薦詔詣太常定雅樂几曰古樂備四清
 律五季亂離遂廢請增之樂成予一子官居闈二十年放曠
 私簡錄 卷一百四十 三

嵩少間遇唐末其人靖長官得養生訣益老不衰問語邊事謂
 張未曰此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且有急將使輸其肝膽
 乃可禁其平日為樂乎夫椎牛醢酒豐餽而休養之非欲以醉
 飽為德所以增士氣也未敬識其語再加通議大夫卒年八十
 一為人篤於風義推父遺恩官其從兄已蔭復先猶子之孤者
 其議樂律最善以為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
 亦隨變循以古冠服加於今人安得而稱儒者泥古致詳於形
 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於器雖合考於聲則不
 諧嘗游佛寺聞鐘聲曰聲漸而悲主者且不利是夕主僧死在
 保州聞角聲曰宮徵而商離至秋守臣憂之及期几遇疾然所
 學頗雜鄭衛云

冊曰宋始設官儲才未悉居臺一紀罕見其匹寔明寔昌

言者輩出

邊光範字子儀陽州人父仁嗣後唐天成中忠武軍節度副使
 光範性謙退和雅有吏材起家榆次令為殿中太常二丞賜緋
 丁內艱晉初授戶部員外郎累官侍御史至中丞賜金紫少帝
 即位拜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遷給事中左散騎常侍入為樞
 密直學士以藩邸舊僚待遇尤厚拜禮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
 學士漢初轉檢校刑部尚書衛尉卿為吳越加恩使周廣順初
 出知陳州賜襲衣銀器綵鞍馬復為禮部侍郎世宗改刑戶
 二部侍郎顯德三年命檢大名民田五年詣宋州均租稅郡民
 言其均平之狀韓迪修汴堤乃具以聞詔嘉之宋初征澤潞命
 為前軍轉運計度鄭洛汝孟懷芻糧還拜太常卿佐吏部尚書
 張昭簽判選事建隆四年征湖南代慕容延釗權知襄州節度
 事路當衝會餉饋無闕是冬郊祀召選會廷釗卒復知襄州大
 軍數萬由陝路討蜀復當供億人不知勞因舉判官李穡坐事
 除籍左遷太子賓客仍知襄州五年兼橋道使初朝廷遣使督
 治吏緣為奸民被其擾道益不修光範至悉計工程以州卒代
 民役官給費用不淹時而畢詔書褒美開寶四年復判吏部銓
 代劉溫叟判御史臺事數月其拜中丞疾卒年七十三為人性
 至孝謙退和易雅有吏幹母病疽嘗吮之景德中錄其孫易同
 學究出身

周潤字得臣昭州恭城人幼孤養于諸父力學工詩避劉鋹亂
 脫身入京賜進士出身解褐白馬縣簿有大吏犯法潤請斬之
 上奇其才擢右贊善大夫時魏帥符彥卿專恣朝廷選常參官
 強幹者莅其屬邑以渭知永濟縣始至有盜傷人而逸渭捕獲

私簡錄 卷一百四十 四

并匿者按誅之乾德中通判興州州多戍兵居民苦監軍傲很
縱下為暴涓馳往諭以禍福斬其軍校衆懾服詔書嘉獎開寶
元年鳳州主吏盜隱官銀擇涓往代周歲羨課數倍賜緋魚又
遷知隸州殿直傳延翰謀作亂走契丹為部下所告擒以聞鞠
實斬之在郡以簡肅稱及還吏民遮道泣留賜錢百萬太平興
國二年為廣南諸州轉運副使初至奏去劉鋹時稅筭之繁者
重定田賦興學校遷殿中丞會征交趾主將退撓無功有二敗
卒擢甲至邕州奪民錢涓捕斬之後至者悉令解甲以入無敢
犯者移書交趾諭朝廷威信黎桓懼遣使入貢就加監察御史
治凡六年徙知揚州進殿中侍御史改兩浙東西路轉運使入
為鹽鐵判官遷侍御史歷判戶部度支二勾院出知亳州賜金
紫換宋州加職方員外郎為益州轉運使坐從子遠詔市馬黜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五 臺諫宋一
為彰信軍節度副使真宗聞其清節咸平二年召還病卒年七
十七上聞其貧賜錢十萬以葬錄于建中為乘氏主簿
滕中正字普光青州北海人曾祖瑤高郵令祖熙仰墨令父保
裔典平令中正周顯德中滑帥向拱奏辟掌書記移鎮彭門外
艱起復加朝散大夫河南府判檢校戶部員外郎乾德五年候
陝表其有材幹入為殿中侍御史兩川平知興元府判西京留
臺通判河南留守司事太祖嘗祀西洛中正勤於祇事轉倉部
員外太宗遷考功授四川東路轉運使太平興國五年召為膳
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六年命同知京朝官考課坐管薦知
蔡州張白假貸官錢射利復降本曹員外未幾擢右諫議大夫
權御史中丞振舉憲綱上許以稱職雍熙元年乾明節羣臣上
壽酒三行上曰中正曰三爵之飲實惟常禮朕欲與羣臣更舉

一厄可乎奏曰陛下聖恩甚厚臣敢不奉詔殿上皆稱萬歲二
年請老出知河南復以病罷分司西京淳化初判留司御史臺
卒年八十四中正性峻刻連鞠大獄時議以為深文二子並登
進士皆有名玄錫初權河南司錄以便養至刑部郎中玄晏後
名世寧至工部郎中
張觀字仲賓毗陵人登南唐進士歸宋為彭原主簿太平興國
初移興元府掾獻文賜及第授忠武掌書記就改觀察判官請
復刺史及不遣武德卒詣外州偵事頗稱旨召拜監察御史三
司上言劔外賦稅太輕詔乘傳按行諸州稍增之觀奏遠民不
宜輕動因而撫之猶慮其失所况增賦以擾之乎設使積粟流
衍用輸京師愈煩漕輓固不可也或以分兵就食亦非安存之
策徒見欽怨於民未見國家之利太宗然之因留不遣觀上疏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六 臺諫宋一
言臣憑藉寵光備位風憲每遇百官起居分立于庭見陛下多
與近臣論政德音往復頗亦煩勞至於有司承意將順簿書叢
勝成以上聞豈徒衰頹至尊實亦輕素國體况帝王之道言則
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列于細素垂為軌範不可不慎方今
遠人未服邊鄙不寧陰陽未序倉庫猶虛浮朴未還奢風尚熾
縣道未治進退尚多刑法未措禁令猶密墜典未復封祀猶闕
數者皆朝廷之急務誠願陛下聽斷之暇宴息之餘體貌大臣
使之造膝論思則治體化源多所裨益臣又聞唐貞觀初置崇
文館命學士者儒更直互進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文義商
確聆政或日昃倦或宵分始罷今左右前後皆端士偉人伏
望釋循常之務復貞觀之制與夫較量金穀剖析毫釐安可同
年語哉上覽而稱善召賜緋魚歲餘遷左司管因奏事白上曰

陛下務敦淳化殿宇采飾皆尚朴素臣願服御器用亦從純儉上曰朕庶事簡約至於所服多用純絹皆經澣濯卿言甚善觀頓首謝以教在省署諸事與李惟清辨說抵牾惟清不能甘奏解其任出為諸路茶鹽制置副使因疏更茶鹽之制於理非便不合旨改知黃州遷揚州皆有善政會改三司舊貫均州縣之籍以分其職召為河東道判官有詔計司官屬不得越局言事親自以管任諫官不奉詔上怒語宰相以為妄有援引以諷刺朕乃令出知道州移廣南西路轉運使坐奏交州黎桓事不實被劾卒于桂州年五十三觀廣覽經史好論事辭理切直有古人風

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曾祖同節寶鼎令祖待價汾州防禦推官父夢證成州軍事判官嗣宗少力學自奮遊京師以文謁王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七

諫錄宋一

祐登開寶進士第一補秦州司寇參軍言知州路冲為政苛急冲怒訟之遣殿中丞王廷範往按具獲誣狀得釋太宗征河東陳言邊事召赴行在授大理寺丞通判睦州改右贊善大夫徙河州械送上所潛遺武德卒察遠方事者因奏陛下不委任賢俊狠信此輩以為耳目臣竊不取上怒繫至下獄削秩會赦復官尋以秘書丞通判澶州益河東西植柳萬株以固堤防上言民犯私釀三石以上者坐死立法過峻詔減罪入為三司開拆推官以左正言充河北運副時邊境用兵嗣忠以言激大將崔翰令之立功就賜緋魚將議親征疏言契丹不至之狀上嘉納之改左司諫賜白金歷慶支判官駕部員外郎妻病夜決司署門取藥為直官宋鎬所發坐罷頃之知興元府徙京西轉運使移河北賜金紫貝州卒謀竊發嗣宗率吏卒擒之優詔嘉獎遷

虞部郎中至道初移河東徙知耀同二州加比部郎中淮南轉運江浙荆湖發運使民俗疾不餌藥祀神徼福嗣宗為遷名方刻石州門稍變其俗漕舟初經泗州浮橋多覆壞為徙置城隅遂獲安濟建議外任官俸薄貪狼者或致豐給廉謹者終嬰貧賈請均賜以公田改職方郎中咸平三年以漕運稱職就拜太常少卿踰年為右諫議大夫充三司戶部鹽鐵二使會罷三部使改左諫議大夫知通進銀臺封駁事出知并州兼并代部署運使鄭文寶上其政績詔褒美建議西邊市馬給北邊戰士有瘠弱者送闕下暑月道遠多死汾州地涼且接樓煩諸監美水草請就收放從之名拜御史中丞兼工部侍郎權判吏部銓嗣宗性剛果輕險好進率無畏憚每進見極談時事深詆叅政馮拯之短結宰相王旦第旭使達意為助旦疾其行疎之嗣宗怒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二

八

諫錄宋一

撫旦數事許奏帝不問將祀汾陰以永興重地思得大臣才兼文武者鎮之拜嗣宗耀州觀察使知永興軍帝作詩賜之會种放議以手搏得狀元嗣宗愧恨因奏所部兼并之家凡十餘族放為之首徙之嵩陽改知邠州兼邠寧環慶路都部署城東有靈應公廟為人禍福嗣宗至即毀之燹穴殺狐淫祀遂息徙鎮州發邊庸奸賊坐貶自言為民去此三害居二歲召還授樞密副使檢校太保復與寇準不叶累表解職授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知許州許有別墅在焉時以為榮移知河南天禧初改感德軍節度洛下訛言相驚徙知陝州請老以左屯衛上將軍檢校太尉致仕卒年七十八贈侍中諡景莊生平歷事三朝最為宿舊所至以嚴明御下然多做狠務以醜言凌挫羣類嘗忿宋白郭贊邢昺七十不請老為眾所嗤平時睦宗族撫諸姪如已

子著遺戒以訓子孫勿得析居讀書好文至死猶令以孝經弓
劍筆硯置牀中所著有中陵子三十卷子堯臣內殿承制唐臣
太子中舍從子舜臣供奉官開門祇候禹臣太子中舍

師頌字晉遠內黃人父均後唐長興進士終永興節度判官因
家關右頌少與兄頌篤學齊名建隆二年賢儀典貢擢頌上第
釋褐耀州軍事推官丁內外艱開寶中改解州太平興國初召

試除著作佐郎遷大理丞歷陝西河北兩路運判遷監察御史
通判永興軍坐秦王廷美假公帑緡錢左授乾州團練副使復
殿中侍御史通判邠州尋知簡州入為起居舍人以公累去復

起居資眉二州所至以簡靜為治蜀人安之代遷遷侍御史知
安州賜緡錢二十萬移朗州拜工部郎中知陝州賜金紫時西
鄙用兵餼道所出軍士多亡命嘯聚為盜頌嚴為警捕盜越他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九 嘉慶元年
境真宗時召還頌風負才望及召對詢其文章謙遜自晦上益
嘉之命以刑部郎中知制誥兼史館脩撰咸平二年同知貢舉

入為翰林學士五年復同典貢部遷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
司卒年六十七遣官護葬頌遠夷雅摺紳多慕其操尚有集
十卷子三仲回端拱元年及第為秘書丞至太常博士仲宰國

子博士仲說殿中丞
王化基字永圖真定人登太平興國進士除大理評事通判常

州遷右贊善大夫知嵐州以趙普議循例改授幕官入為著作
郎遷右拾遺抗疏自薦太宗覽奏曰慷慨之士也召試知制誥

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化基嘗慕范滂為人獻澄清五略
其一復尚書省謂三司使額乃近代權制判官推官孔目勾押
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皆州郡吏局請廢三司設六尚書廢

推官判官設郎官廢孔目勾押為都事主事令史廢勾院開拆
磨勘憑由理欠皆歸比部及左右司如此即事益精詳有闕選
名品相近清幹有望實者依資除之其二十四司公事繁簡不

同下本省參酌其類均而行之其二慎公舉頌年下詔以類求
人但聞例得舉官未見擇其舉主望自今先責朝官有聲望者
各舉所知其舉到官員置籍書之後有實著廉能則特旌舉主

貪冒敗事者連坐若乃沉滯下僚遠官亦令採訪司及州郡長
吏廉察以聞其三懲貪吏言貪吏損民甚於木之受蠹但中人
之性不能一律惟顧所以用之望今諸路轉運使副兼廉訪之

名責以覺察俟其澄清部內待以不次之擢足為外官之觀其
四省冗官國家封疆雖踰於古而設官亦倍於昔如江淮諸郡
揚楚最要先年止設知州一人其餘通判推官悉皆分筦權務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十 嘉慶元年
倉庫實能辦事兼少獄訟以後添置朝臣監臨使職類踰州縣
官數今拆其高卑而計之一人月費十千約以千人歲計十餘

萬緡使吏皆廉止廢公帑設參以貪夫取民又加倍焉望委各
路轉運與州縣同議裁減其五擇遠官負罪之人類非良善責
以遠方牧民之任必致怙惡肆毒甚非撫綏之意自今西川廣

南除授長吏必擇良善有素望者則遠人受賜矣書奏太宗嘉
納樞密柴禹錫有奴受金禹錫實不知陳恕欲中傷之化基辨

其誣上感悟稱為長者俄知京朝官考課遷工部侍郎至道三
年超拜參知政事咸平四年罷為工部尚書知揚州移河南終

禮部尚書年六十七贈右僕射諡惠獻為人寬厚有容喜愠不
形僚佐有相凌慢者輒優容之善訓四子皆有所立 長舉正
字伯仲幼嗜學器愛異諸子初蔭補校書郎及第知伊闕任丘

二縣轉館閣校勘集賢校理脩真宗實錄并國史三遷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脩三朝實訓起居注避陳堯佐親嫌改龍圖閣待制復以兵部郎中知制誥為翰林學士慶曆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入謝仁宗面諭卿恬於進取未嘗干朝廷以私故不次擢用諫官余靖等言其懦默不任事罷為給事中皇祐初拜御史中丞上言先朝用人雖守邊累年官止遷郡刺史今所用未盡得人而尅期待遷使後有功者何所勸耶且轉運使本察官吏能否生民休戚所賴命甫下而數更不終歲而再易使恩澤有所未宜民疾有所未瘳此之故也張堯佐驟除四使舉正論奏不報復留班廷諍竟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舉正七疏論之唐介遠徙春州力救得改秋青為樞密使又疏論之帝稱其得風憲體遣使就第賜白金除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知河南入兼翰林侍讀學士每進及前代治亂之際必再三諷諭久之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安簡加賜黃金百兩性沉厚寡言文章雅厚如其為人有平山中書內制三集次舉直舉善又次舉元字懿臣以獻文賜進士出身知潮州江水敗隄盜乘間竊發夜召里豪先議獲盜然後治隄為河陰發運判官入對有言河決將犯京師者舉元具論地形證其妄已而果然歷羣牧戶部判官京東轉運使守吏貪沙門島流人貨豪輒陰殺之舉元請立監伺察自是全活者衆徙淮南河東夏人爭屈野地遠從數騎渡河與之議示以赤心夏人感服治平中徙成都印井鹽歲入二百五十萬為升稜卓箇所侵下令止之鹽登於舊還提舉在京脩造進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滄州改河北都轉運使知永興軍慶與夏人屯境上有窺我

意舉元使二裨將以千騎扼其要害戒勿輕動曰不過三日敵引去矣大將賈舜卿銳意請行不聽至期果去未幾以議論不合引疾徙陳州卒年六十二 孫詒字景獻亦蔭補官通判廣信軍知博州魏俗尚椎剽姦盜相囊察詒請開反告并贖罪法以携其黨元祐初言朝廷起回河之議未決而開河之役遠典河朔秋潦水注民人流徙頓發瘵振靡稍蘇其生未可以力役傷也從之擢開封推官有富民貸僧牒身死貨籍又銅其妻子詒請免之出知滑州屬縣有逃難百餘頃歲調民刈草給河隄民以為病募人佃而收之入為度支郎中使契丹崇寧中由大理少卿徙司農卿坐請蘇軾賢醉翁亭碑罷主崇福宮起知深究二州徙同州過關留為左司郎中遷衛尉太府二卿刑部侍郎詳定教令歷工兵戶三部侍郎轉開封尹時子琦使京西攝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臺諫宋一 洛陽尹父子兩京相望人以為榮進刑部尚書廷康殿學士提舉上清寶籙宮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九 張宏字巨卿益都人府藩鎮茂昭玄孫會祖玄易州刺史祖持蒲城令父峭後唐天成中蔭補協律郎至平利令宏太平興國初登第為將作監丞通判宣州改太子中允直史館遷著作郎賜緋魚預脩太平御覽歷左拾遺補闕出知遂州以勤幹聞入為度支員外郎雍熙中呂蒙正李至張齊賢王沔薦其文行轉主客郎中兼史館脩撰樞密直學士賜金紫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時河朔用兵宏居位無所建白中丞趙昌言多言邊事乃以昌言為副樞密宏為中丞兩易其任端拱初拜工部侍郎再任樞密淳化二年改吏部侍郎判吏部銓權知開封太宗御便殿慮囚以府獄多壅詔劾其官屬宏等頓首請罪乃釋真宗

尹京宏罷奉朝請至道初出知潯州二年就轉右丞真宗登祚加工部尚書咸平初還朝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二年以上封者衆慮其稽留命宏與王旦同知登聞鼓院再掌吏部選卒年六十三廢朝贈右僕射命使蒞葬事宏循謹守位不求赫赫之譽歷踐通顯未嘗敗事子可久大理評事至成部員外郎可道太祝至國子博士可度奉禮郎至太子中舍

趙昌言字仲諱汾州孝義人父獻歷雍丘大康令太宗方尹開封值生辰獻詩百韻爲壽終安申觀察判官昌言少有大志文思甚敏有聲場屋趙逢高錫寇準皆稱許之廷試日太宗覽昌言對辭氣俊辯及觀其父名益喜擢昌言甲科爲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歷右拾遺補闕直史館賜緋魚選爲荆湖運副改知青州入拜職方員外郎知制誥預脩文苑英華雍熙初加屯田郎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五

聖錄卷一

中同知貢舉出知天雄軍岐溝失律請誅諸將曹彬崔彥進等上優詔褒荅召拜御史中丞特名預金明池宴憲官從宴自昌言始河東用兵多條上邊事拜左諫議大夫代宏爲樞密副使上待遇加厚欲相之趙普言其剛戾而止尋遷工部侍郎坐罷馬周上書開封尹陳王廉知以聞普勸上誅之詔特免貶崇信軍行軍司馬淳化二年起知蔡州復拜右諫議大夫知天雄軍河決籍府兵增隄護城禁卒遷延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糜食于此可坐觀耶敢不從命者斬衆股慄赴役城賴以完詔褒諭有豪民時芻蕘利誘奸人潛穴河防歲仍決溢昌言知之命徑取豪家膏腴以給卹自是盜決稍息昌言給事中叅知政事俾乘疾置以入卽赴中書時京城連雨昌言請出廐馬分牧外郡或言秋近備敵馬不可闕昌言曰塞下積

水敵必不至從之未幾李順餘黨搆亂卽於上前條畫攻取之策上喜命爲川陝五十二州招安行營馬步軍都部署賜良馬白金別賜手札數幅丁寧授討賊方略自王繼恩以下並受節制行至鳳翔知府事寇準奏蜀賊小醜昌言大臣未可輕易上以準愛國遣內侍賫手書追及留侯百餘日賊平改戶部侍郎名準知政事昌言罷知鳳翔徙澶涇延三州真宗遷兵部侍郎知陝州未幾移永興軍咸平三年復兼御史中丞知審官院有言門資官不宜親民者昌言駁以才不才在人豈以寒峻世家爲限遂罷其議加工部尚書仍兼中丞先是多遣臺吏巡察羣臣踰越法度者昌言請改令左右巡使分領之又言審刑詳斷官宜加慎擇自今有議刑不當嚴示懲罰授以遠官若有罪被問不卽引伏者許令追攝又言天下大辟斷訖皆錄款聞奏開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五

聖錄卷一

封獨否或斷獄有失止罪原勘官吏知府等官皆不及責何以辨明枉濫表則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施行從之俄因常德方訟王欽若賣舉事欽若以計得脫坐昌言故入貶安遠軍行軍司馬景德初復拜刑部侍郎判尚書都省幸澶淵命知河陽徙鎮州終戶部侍郎年六十五贈吏部尚書諡景肅爲人強力尚氣槩當官無所顧避所至以威斷立名屢經擢斥未嘗抑損喜推獎後進一見李沆識其遠大以女妻之薦王禹偁自甲秩擢詞垣然剛復縱率對僚吏倨慢時論少之子慶嗣蔭補國子監丞至太子洗馬

李惟清字直臣父仲行爲章丘簿因家焉開寶中惟清以三史解褐涪陵尉蜀民尚淫祀爲擒治之教以醫藥俗爲稍變又奏殺宦官督輪造船木縱恣不法者由是知名遷大理丞太平興

國三年任京湖北路運判五年遷右贊善大夫充運副就除監
 察御史入奏事上問荆湖累年豐稔又無徭役民蘇息否對以
 官賣鹽斤錢六十四民以為困詔每斤減十錢徙京西轉運使
 入為度支判官主客員外郎雍熙三年大舉伐燕奏兵食未豐
 不可輕動不報判度支許仲宣建議荆湖鹽課賦于鄉村與戶
 稅均納詔惟清往詳定奏以鹽配民非便遂能使還上又問民
 間苦樂言民市清酒斗給耗二升今給一升民多他圖歲課及
 減詔復其耗未幾復為京東轉運會募丁壯為義軍惟清三上
 疏曰若是天下不耕矣詔乃獨選河北餘路悉罷尋權屯田郎
 中度支副使端拱初歷戶部度支使適朝廷遣使河朔大發兵
 治方田惟清以盛春務農懇求罷遣詔論兵夫已發止令完邊
 治城而已淳化三年遷給事中充鹽鐵使以帳式奏御上曰費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 五 錄來一

鉅若此民何以堪奏曰臣聞漢有衛霍唐有李郭民皆愛而畏
 之望慎擇將帥以有威名者俾安邊塞庶節費用上言彼一時
 此一時今之西北變詐與古不同選用將帥亦須深體難以韓
 彭之見制今之敵亦恐不能成功今縱得人未可便如古委之
 此乃機事卿所未知俄以淮南權貨務資岳茶陳惡者擅減斤
 五十錢不以聞左授衛尉卿尋出知廣州以廉平稱詔獎之至
 道初就拜右諫議大夫二年徙廣南東西路都轉運使同知樞
 密院事真宗即位轉刑部侍郎惟清自去樞要情多拂鬱數月
 拜御史中丞肆情彈擊未幾病卒年五十六贈戶部尚書為人
 倜儻自任有鉤距臨事峻刻所至目為強幹然本以俗吏進人
 望輕之子承錫蔭為光祿丞頗涉學能屬辭尚氣少檢喜交
 結馮拯王濟皇甫遵多與之游真宗幸河朔方服喪上章列詆

近臣自謂有效太平滅敵之術選為戶部判官試策不中貶龍
 水縣簿改南劍團練副使復光祿丞後至右贊善大夫次子承
 德至殿中丞
 李若拙字藏用京兆萬年人父光贊貝冀觀察判官居符彥卿
 幕下若拙陰補齋郎擢坂莘上第授大名戶曹參軍改密州防
 禦推官復登制科改著作佐郎故事除拾遺補闕上書自陳執
 政惡之出監商州院治遷太子左贊善大夫太平興國二年出
 知乾州會李飛雄詐稱詔使事敗伏法疑與其父若愚名同捕
 繫獄後知非親猶坐削籍流海島歲餘起授衛尉寺丞知隴州
 四年復舊官以能政聞超授監察御史通判秦與同州際中正
 為歸臺項之改右補闕諸王出閣獻頌稱旨召見賜緋魚同勾
 當河東轉運兼雲應等八州事俄掌水陸發運司雍熙三年假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 五 錄來一

祕書監使交州入境遣左右戒以臣禮黎桓聽命拜詔盡恭燕
 賀日悉珍異前列一不留取先陷蠻使鄂君辨以歸上嘉其
 不辱遷起居舍人充鹽鐵判官淳化二年出為兩浙運使契丹
 寇邊改職方員外郎徙河北路賜金紫五年直昭文館遷主客
 郎中江南轉運使為人質狀魁偉尚氣有幹才然臨事太緩宰
 相以為言罷知涇州至道二年黎桓復侵南鄙又詔充使至則
 桓復稟命真宗召見慰問進全部兵部郎中召試學士院充史
 館修撰知制誥咸平初同知貢舉授右諫議大夫車駕北巡判
 留司御史臺明年使河朔按邊事知昇貝二州四年卒年五十
 八子鐸字從之幼勤愿自修以使交匪勞補齋郎改太祝登
 進士除將作監丞累遷屯田員外郎知華州蒲城縣民李蘊有
 陰罪懼為姪所覺殺以滅口給訴被盜緝廉得其狀收蘊致法

羅本曹郎中提點河北刑獄權知貝州歲旱為酒務市民新草
令餓者樵採自給得不死官入亦數倍而防城火牛草歲十餘
萬積久輒腐復奏罷輸收刑部郎為利州路轉運使參政薛奎
薦徙河北進直史館知延州復收兵部郎為江淮制置發運使
內出陳帛五十萬資買於東南奏民方饑不宜重擾得罷甫半
年漕課視常歲增五之一遷太常少卿再知延州三莅鳳翔所
至頗稱治自以久官在外意不自得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
難知命知退知足也後終右諫議大夫

許驥字允升世家荊州祖信父唐世以財雄後唐末中國政衰
父知朔易之地不久罹患祖戀資產不樂他徙父乃潛齋百金
而南未幾晉祖革命果以燕薊賂契丹歸路遂絕卜居睢陽娶
母李氏生驥風骨秀異年十三携詣戚同文從學即能屬文善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詞賦太平興國初擢甲科與呂蒙正齊名解褐將作監丞通判
益州遷右贊善大夫五年轉右拾遺補直史館六年出為陝
府西北路轉運副使徙知鄜州召還為比部員外郎歷知宜昇
二州雍熙二年改江南運副洪吉上供運船仙水損物鞠獄者
按以欺盜當流死者數百驥馳往訊以實聞多獲輕典優詔褒
之又言劫盜配流遇赦得還本鄉警告捕者多所殺害自今請
以隸軍詔可遷正使端拱初拜主客郎中俄知福州入朝召對
便殿延問良久改兵郎領西川轉運使擢右諫議大夫知益州
歸言蜀民浮窳易搖宜擇忠厚者撫之為預備既而李順叛人
服其先見命知審官院遷御史中丞疾辭不許占謝日命坐勞
問出良藥賜之真宗改工部侍郎屢求小郡命知單州咸平二
年卒年五十七贈工部尚書賜其子宗壽出身後為殿中丞驥

無他才略人以重厚長者稱之

裴莊字端已閬中人曾祖琛後唐昭州刺史祖遠河東觀察支
使父全福鄆縣令莊以明經登蜀進士歸宋歷虹縣尉高陵簿
忻州錄事參軍先是并州倚積軍儲條制甚峻掌出納者嘗十
餘人莊代之獨任其事擢絳州防禦推官提點并嵐二州緝帛
芻糧改遷州判官雍熙三年掌隨軍糧料授大理丞安輯雲朔
降戶於汝洛俄通判忻州又佐魏咸信判涇州遷太子中允端
拱初僻潘美真定通判上言契丹掠深趙邊將無功願中明紀
律無使玩寇又緣邊砦柵戍兵既寡易以襲取會建方田大役
兵師慮生邊事上善其言淳化三年面賜緋魚拜監察御史改
三司鹽鐵判官論劉式建議請廢緣江權務非便出為荆湖北
路轉運使李順亂兼陝路隨軍轉運同兵馬事許以便宜事平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二

轉殿中侍御史歷工部司封二員外郎除料五路出師討李繼
遷必無功請加恩繼遷俟其偪強拒命則按甲塞外俘擒未晚
既而果敗其宗遷祠部度支二郎中充河東運使上言慶邠延
州通遠軍咸處邊要請任武幹如姚內斌董超者若田紹斌
嘗被疑韓崇業本秦王婿程德玄親近外遷皆懷怨望不宜委
以戎寄未幾知蘇州咸平二年命莊巡撫江南還言朝廷所命
知州通判幸以資考因循偷安其素蘊公器有政績者偶緣公
坐黜司冗務自今望慎選其人勿以資格補授契丹犯塞又命
莊為河北運使屢奏傅潛統大軍無謀略王顯掌樞密非材徒
起攀附恐失機會不報徙知越與宣州應詔條列四事去暴征
省煩刑擇吏職敦稼穡詔令陳所宜先對甚悉改司封郎中景
德初安撫兩浙多所升黜又知路那二州東封改鴻臚少卿入

判登開鼓院祀汾陰遷太僕少卿副北嶽加號冊禮使撰北行
記以獻六年出知襄州車駕幸南京恩授大府卿權判西京留
司御史臺天禧二年入判刑部以疾分司西京郊祀改光祿卿
卒年八十一錄其孫慶孫試將作監簿莊為人有吏幹無清操
慷慨敢言太宗獎其忠謹多所聽納好為規畫然寡學術晚年
退居喜接賓客終日無倦子與咸平二年進士至屯田郎中稷
左班殿直開門祇候

宋大初字永初澤州晉城人太平興國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
判戎州以善政聞詔褒美遷將作監丞贊善大夫通判晉州轉
大常丞雍熙三年通判成都賜緋魚求直言著守成箴以獻淳
化初遷監察御史北面用兵遷為雄州通判入判度支勾院歷
京西河東轉運副使改殿中侍御史至道初遷兵部員外郎充
私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聖訓宋一

鹽鐵副使賜金紫大初凡有規畫必咨陳恕未嘗自用為功恕
甚德之值西鄙有警轉饋艱急改刑部郎中充陝西轉運使會
白守榮馬紹忠分護芻糧抵靈州盧之翰違旨併往為戎人所
剽上怒捕繫獄責懷州團練副使明年起為祠部員外郎知梓
州真宗詔復舊職命經度陝西餽運咸平初拜右諫議大夫知
江陵蠻寇擾動以便宜制邊詔獎之三年再知梓州俄代雷有
終知益州時分川陝為四路各置轉運使上以事有緩急難於
均濟命為四路都轉運使要切之務俾同規畫與鈐轄楊懷忠
不協慮其臨事矛盾亟召還命權御史中丞先是按劾有罪必
豫請旨大初以為失風憲體獄成然後聞上時論趨之俄出知
杭州宿疾不便改廬州連徙汝光二州景德四年卒年六十二
錄其弟繼讓試校書郎為人性周慎所至有幹職譽嘗著簡諱

三十八篇訓禮之中庸伯陽之自然釋氏之無為其歸一也喜
以古聖道契當世之事而思未博也忽外物觸於耳目內機發
於性情因筆而簡之以備閑忘耳子傳慶後為太子中舍

謝泌字宗源歙人少好學有志操買黃中知宣州奇之登進士
解褐大理評事知清川縣徙漳明遷著作佐郎端拱初為殿中
丞獻所著文十篇古今類要三十卷名試中書除直史館賜緋
時言事者眾詔開門審非俸望方許受之泌疏其不可言邊鄙
有防民政未又苟詰而拒之四聰之明將有所蔽願采其可者
置其不可者復言國家圖書多失次序請遵前唐故事分經史
子集為四庫命官分掌詔從之遂令直館分典四部以泌知庫
事遷右司諫改左正言淳化二年久早上言時政朝廷因諫院
王禹偁建議詔自今庶官候謁宰相樞密並須朝罷於政事堂
私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聖訓宋一

接見以杜私請泌言明詔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今天下至廣萬
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非接下何以悉知外事若悉
令都堂候見則咨稟決事略無解衣之暇且陛下囊括宇宙總
覽英豪朝廷無巧言之事方面無姑息之臣奈何疑執政為衰
世之事乎上覽奏追還前詔仍以所言送史館會脩正殿頗施
采繪泌復上疏亟命代以丹墀上喜其忠蓋拜左諫議大夫賜
金紫并錢三十萬名對便殿又稱其任直敢言泌奏陛下從諫
如流故臣得以竭誠昔唐季孟昌圖朝疏諫而夕去位其取亂
宜矣太宗動色久之奉詔解送國學舉人黜落既多羣聚喧詬
上聞之乃授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緋服肅都人畏
避上元觀燈特命預召自是為例俄判三司鹽鐵勾院轉金部
員外充鹽鐵度支副使條上郊祀賞給軍士之數上諭以朕惜

金帛正為備此泌奏陛下薄於躬御賞賜特優歷代所難與王
沔同磨勘京朝官考課知三班通進銀臺司出知湖州再遷主
客郎中知虢州真宗初上疏臣竊惟聖心所切者欲天下朝夕
致太平爾乃錄唐姚崇太平十事以獻謂陛下自臨大輿邊不
加兵西北肅然民安歲登太平之象復何遠哉至於省不急之
務併煩苛之政抑奔競來直言斯皆致太平之術又豈讓於開
元之治也哉臣又聞輔時佐主建萬世之基者必倚老成之人
如成康刑措由任周召文景清靜不易蕭曹明皇太平亦資姚
宋夫精練國政斟酌王度未聞市井之胥奔走之吏可當其任
也惟陛下察往古用賢致治之道則賢者亦必盡忠竭力以輔
成太平之治矣咸平二年徙知同州還知登聞鼓院五年同知
貢舉復知銀臺司出為兩浙轉運徙知福州民懷其愛刻石以
紀之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三

臺諫宋二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一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一

明刑部員外郎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宋五之二

田錫

李昌齡

范正辭

王濟

呂文仲

孫何

李及

趙積

陳從易

薛田

寇戎

李行簡

姜遵

陳琰

張錫

趙及

王臻

王沿

施昌言

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幼聰悟好讀書屬文楊徽之宋白皆
厚遇之為之延譽聲稱翕然太平與國三年進士高等釋褐將
作監丞通判宣州遷著作郎京西北路運判六年拜左拾遺直
史館賜緋魚并錢五十萬性好直言既居諫職極陳時務大有
裨益言軍國要機者一幽燕竊據兵所當與雖稟宸謀必資武
力頃歲王師平太原稽功賞者二載願因郊禋之禮議平戢之
功駕馭戎臣莫此為重言朝廷大體者四其一交州未下老師
費財縱使得之如獲石田自古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業
聲教遠被自當來賓臣願務脩德以來遠何必以曩爾蠻那上
勞震怒乎其二諫官不聞廷爭給舍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
殿陸記言勳御史不敢彈奏中書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
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豈聖朝美事乎臣
願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其三海宇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
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加又闢西苑廣御池顧尚書省
極其湫隘郎曹無本局尚書無廳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
貢院就武成王廟豈太平制度耶臣願別脩省寺用列職官其

四獄官枷紐鉗鎖尺寸斤兩並載刑書未聞以鐵為枷者况陸平之時於法所無去之可矣疏奏優詔褒賜有謂宜少晦以遠諛忌者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為一賞奪刑時趙普盧多遜令有司受羣臣章奏必先白然後聞又令於閣門許狀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以為失至公之體普引咎謝多遜不悅六年罷為河北運副復上邊要四事一謂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夫動為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好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澤潞皆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矜捷捕小勝賈怨結仇與戎致寇職此之由願申飭將帥慎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俘獲蕃口撫而還之務使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亭障之地可積軍儲然後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力倍功倍誠要舉也二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三 臺源宋二

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夫國家務大體求至治則安舍近謀勞遠務則危為君有常道為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治也若漢武伐單于唐宗討遼東是舍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因上所欲不敢盡言言而見聽未必蒙福一有不從方且虞禍惡在其務大體而求至治乎三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可退而進則違利可速而緩則利必失可緩而速則害必至可誅而赦則奸宄生心可赦而誅則忠勇解體可賞而罰則害勤勞之功可罰而賞則利僭踰之輩誠不可以不審也四謂取舍無惑思慮必精夫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一得倘若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心不得不憂願陛下精思慮決

取舍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書奏上甚嘉之七年改右補闕復上章論事徒知相與睦州吳越舊匪禮教錫為建孔廟請給諸生經籍自是人知向學會文明殿災極言時政上納焉轉起居舍人遷判登聞鼓院兼知制誥尋加兵部員外郎端拱二年京畿旱上章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帝及宰相皆不悅出知陳州坐稽留殺人獄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徙單州名為工部員外郎復論時政闕失俄詔直集賢院真宗遷史部郎中使秦隴還連上章言陝西數十州苦于蠶夏之役生民重困上為戚然命同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司賜金紫與魏廷式聯職以議論不恊出知秦州彗星見召見便殿諭以不半歲即召咸平三年宋白應詔舉賢良方正屢召對願帝以皇王之道治天下舊時御覽無益治道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三 臺源宋二

臣每讀書思以所得上補聖聰請鈔略四部別為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經歲而畢冀以消埃之微上禪天地之德俾功業與堯舜比崇而生靈亦躋仁壽之域矣上善其言詔史館以羣書借之又見唐黃門侍郎趙弘智為高宗講孝經舉其要切者盡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憲宗采史漢二國以來經濟要說并前代君臣事迹書于屏間臣每覽經史子集因取其要語列為十卷輒用進獻題之御屏寘之座右日夕觀省則聖德日新與湯武比隆矣時京東西淮南水災遣使振恤貧民平決獄訟錫言朝廷檢勘災傷乃是虛名施行賑貸亦非實事點募拳勇云守本城尋即押赴京師今災沴之餘盜賊若起適足以貽宵旰之憂而已帝為動容五年再掌銀臺覽天下奏章及詔敕不便者悉條奏其事上對宰相稱

錫得諍臣之體即日命兼侍御史知雜事凡遇進見容色必莊
目之曰此吾汲黯也俄擢右諫議大夫史館脩撰連上八疏皆
直言時政得失六年冬病卒年六十四遺表勸上以慈儉守位
以清淨化人居安思危在治思亂上覽之惻然謂李沆曰田錫
直臣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其章奏已至若此諫官不可多
得天何奪之速乎嗟惜久之特贈工部侍郎錄其二子並為大
理評事給俸終喪為人動必以禮言必以法賢不自成憚服之
耿介寡合未嘗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懈容慕魏徵
李絳為人以盡規獻替為已任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以為
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諍時賢直耶悉
命焚之然性凝執治郡無稱所著有成平集五十卷

冊曰宋室封章實自錫始言皆可用不為徒矢鄭與趙公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四 諫議宋二

誠可倪美天假之年尚猶未止嗚呼若人何幸逢此

李昌齡字天錫宋州楚丘人曾祖確膠水令祖譚邯鄲令父運
太常卿昌齡登進士除大理評事通判銀合二州歷將作監丞
右贊善大夫嘗獻金明池詩百韻太宗嘉之擢右拾遺補闕直
史館賜緋俄出知滁州內艱起為淮南運使轉戶部員外郎知
廣州淳化二年代還言廣州每歲商舶至官盡增價買之良苦
相雜自今擇其良者如價給之苦者恣令轉貨勿禁詔從之賜
金紫擢禮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會初置審刑院於禁中命掌之
凡獄具先申本院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又下審刑中覆裁決
以付中書月餘權判吏部流內銓投右諫議大夫充戶部并度
支使拜御史中丞詔條奏臺中合行故事以問庶獄皆親臨鞠
問不專委所司科李繼隆受命河朔征討不赴臺辭遣吏追還

罰俸劾陝西轉運郎文寶生事邊境築城沙磧輕變禁法坐貶
至道二年拜參知政事入謝諭以中書政本當進用善良博詢
眾議以正道臨之即怨謗無由生矣後居位頗與便無所建明
真宗加戶部侍郎坐結交王繼恩貶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咸
平二年起為殿中少監求而陳邊事機宜不報王均亂命知梓
州改河陽外艱起復奉朝請以風憲領光州小郡就改光祿卿
卒年七十二錄子虞卿試將作監簿兄昌圖國子博士弟晉卿
祕書丞從子絃字仲綱廣東提刑克明之子及第試校書郎
歷知歙於潛剡縣治有惠愛呂夷簡薦改著作佐郎蔡齊舉為
御史臺推直官拜監察御史奏罷名成都樂工許朝天等遷殿
中侍御史辨皇城司卒評買人為契丹間謀抵罪皇城使王遵
度降官俄判開拆司奏文德殿布政朝會之所每因災異輒聚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五 臺諫宋二

緇黃僧讓諱吼何以示中外改鹽鐵判官歷梓州陝西河北三
路轉運使遷侍御史知雜事言西北久通好士習安佚不知戰
陣之法宜擇良將練精卒去冗惰實倉廩豐財用為守禦計權
判流內銓三司度支副使使契丹還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
運使遷刑部郎中同知通進銀臺司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
卒絃方介有吏材篤於交游與劉顏為友顏死移任子恩官其
子弟 韓起家三班借職杜衍薦為開門祇候鎮戎軍五亭砦
都監積勞至河北緣邊安撫副使韓琦薦知保州改雄州治兵
頗嚴不事厨傳遷西上閣門使卒贈天章閣待制
范正辭字直道齊州人獲嘉令勞謙之子治三傳登第調安陽
簿開寶中判入等遷國子監丞知戎州改著作佐郎代還治淄
州通欠運使稱其能轉左贊善大夫就知淄州太宗征河東杖

殺所部長山吏張秀督民輸不及期一郡畏服改殿中丞通判
 棧深二州遷國子博士中丞劉保勳奏充臺直官遷知饒州訟
 多滯初至剖決皆盡胥吏咸坐停職會科兵送京師有王興者
 憚行以刃故傷其足斬之典妻詣登聞鼓名與廷辨對曰東南
 繁盛人心未動與政扇搖苟失控取則臣無待罪之地矣上壯
 其言特遷膳部員外郎充江南轉運副使賜錢五十萬有盜劫
 饒民廿緡捕繫十四人引問察皆非實真盜密知之皆遁去正
 歸改倉部員外時置折中倉令商人先輸米豆酬以茶鹽命監
 之改判刑部考功歷戶部鹽鐵二判官通判定揚杭三州真宗
 遷膳部郎中召判三司勾院咸平二年為河東轉運使兼侍御
 史知雜事正辭言知梓州李昌齡知壽州董儼運使王德裔楊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六 臺諫宋二
 絨皆貪墨著聞願罷其政舉吳奮等五人堪任大郡復令奮等
 各舉縣令從之尋以年老求監兗州商稅卒年七十五子謙諷
 並進士 諷字補之初將作監簿獻東封賦遷奉禮郎又獻
 所為文召試入等出知平陰會河決木去田失阡陌民訟不能
 決諷分別疆畔著為券民不復爭性辨數激昂喜為聲名操持
 在已吏不敢欺務存視貧弱至豪猾大家峻法治之遷大理評
 事通判淄州歲旱蝗甚民以菽可藝而無種諷為行縣貸發廩
 菽比秋皆輸還母老改鄆州值李迪被譴留為治裝祖行詔塞
 決河差民貧富入芻糗賴以無困徙知廣濟軍水至悉縱從於
 官者使護其家仍奏除其租累遷太常博士以疾監舒州靈仙
 觀結內侍張懷德得薦于太后召還言曹利用驕悍將不可制
 貶之拜右司諫言玉清昭應災乃天之告戒宜罷脩建置獄時

召百官轉對救近臣閱視諷奏非陛下親覽則誰肯言其可否
 改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使契丹還擢天章閣待制知
 審刑院出知青州再遷戶部郎中山東饑勸宰相王曾家發粟
 濟民請遣使安撫入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請益漕江淮
 米自河陽河陰東下以賑貧困疏論錢惟演仁宗不聽諷自納
 告身帝不得已罷出惟演夜中被首鞠問王文吉告陳堯佐謀
 反詰且得其証狀奏之復劾宰相張士遜樞密楊崇勳上章懿
 皇后諡日中不赴俱罷偶因侍帝語及郭后無子諷言大義當
 廢除合帝旨遷龍圖直學士權三司使李迪右諷令班狄斐
 上諷盛氣凌斐時論非之尋以疾免改翰林侍讀學士管勾祥
 源會靈二觀轉給事中出知兗州以常議切大臣多不職復與
 執政議事不合罷籍奏諷結納尚美人父繼斌曲為左藏庫監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七 臺諫宋二
 吳守則奏課遷官又給言貧假翰林銀器及市齊州官田虧平
 估言多不實呂夷簡當諷詭激特貶武昌軍行軍司馬歲中徙
 保信軍居舒州母喪服除改將作少監知淮陽軍遷光祿卿知
 陝西道改潞州卒諷性曠達排闥進不可名檢所與游石延
 年劉潛之徒喜豪放居喪飲酒不循禮法後生多效慕號東州
 逸黨顏大初作詩刺之姜潛又貽書以疏其過子寬之終刑部
 郎中知濠州
 王濟字巨川先真定人祖卿有詞辨居趙王邸幕府見銘政衰
 懼禍避地深州之饒湯因家焉父恕登後唐童子科開寶中知
 秀州盜起城陷被殺將并害濟號慟得免攜父骨逃匿尋募軍
 帥朱乙陳討賊之策嘉其有謀遣以東帛假驛置以遣母先卒
 於岳陽權空佛舍併護而歸深州刺史念金鎖一見器之乃以

上聞太祖召見言其年少且俾就學雍熙中自陳死事之孤得
試學士院補龍溪縣簿會翰箭羽主者責鶴翎諭民取鵝翎代
之有豪占陂塘乘旱悉導之分溉民田運使王嗣宗傲問汀州
銀冶訟遠繫數百得其情止坐數人再調昨城尉因嗣宗薦累
遷光祿大理二丞為刑部詳覆官出通判鎮州牧守多勦舊武
臣倨貴陵下未嘗撓屈成卒恣暴不法都校孫進使酒無賴且
擒且治一軍畏肅就遷太子中舍詔書獎勞名判登聞鼓院拜
監察御史疏陳統天下之術節民物之道大者有十擇左右別
賢愚正名器去冗食加俸祿謹政教選良將分兵戍脩民事開
仕進其言切於時詞多不載咸平初分預剛定刑統舊條持仗
行劫不論賊有無悉抵死總領張齊賢議貸不得財者濟廷爭
數四人以為刻改鹽鐵判官車駕巡大名調丁夫脩河馳往經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八 盛康宋二

側民頗利之睦州有狂僧突入州廨出妖言與運使陳堯佐擒
斬之上嘉其能斷祥符三年徙知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使歲
旱民饑躬督官吏為糜給之錄饑民為州兵生活甚眾卒年五
十九道奏進賢退洩罷土木不悉之費平生頗涉經史好讀左
氏性剛直無所畏避金鎖託以後事為撫其孤授賓祿仕子孝
傑國子博士
呂文仲字子臧新安人南唐錄事參軍裕子登進士補臨川尉
遷大理評事掌宗室書奏歸朝授太祝遷少府監丞預脩御覽
廣記文苑英華改著作佐郎太宗每御便殿觀古碑刻或文選
文仲皆預嘗令讀江海賦獲賜賚充翰林侍讀與書學葛湍同
直御書院上暇日從容問以書史雍熙初副王著使高麗還改
左正言巡撫福建未幾賜金紫加左諫議大夫淳化中轉關西
巡撫使劾內品方保吉指克專幹權酷威制郡縣民疲吏擾變
易舊法太宗怒亟召保吉將罪之反為所誣罷職既而上明其
無辜起直秘閣兼侍讀名於崇政殿讀上草書經史故實數十
軸模刻于石遷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同判吏部銓知審官院
通進銀臺封駁司咸平三年拜工部郎中充翰林侍讀學士集
太宗歌詩三十卷詔書嘉獎又知審刑院六年授御史中丞景
德中命鞠曹州趙諫獄內出交遊七十餘人皆士大夫悉令窮
治因請對言逮捕者眾慮動外郡觀聽上曰卿執憲當嫉惡如
讐豈公行黨庇耶文仲頓首曰中司之職非徒繩糾愆違亦當
顧國大體縱使窮治悉得好狀以陛下慈仁必不盡戮不過廢
棄而已今但籍其名置於冗散及舉選之日擯斥之未為晚也
上從其言歷工刑二部侍郎復兼侍讀充集賢院學士卒錄其

子承禮郎為人富詞學器韻淹雅久居禁近頗周密兢慎高
麗遠俗悅其善於應對清淨無所求後有使者詢其出處有集
十卷

孫何字漢公蔡州汝陽人祖益以講授為業唐末秦宗權據州
強以實佐稱疾不應父庸字鼎臣周顯德中獻贊聖策九篇引
唐貞觀所行事以魏徵自况得對言武不可驕欲不可厚者不
可放欲不可極世宗奇其言試補開封兵曹建隆初為河南簿
太平興國六年少卿劉章薦其材改左贊善大夫歷殿中丞知
龍州而卒三子俱登進士何十歲識音韻十五能屬文篤學皆
古為文必本經義在貢籍中其有聲與丁謂齊名時號孫丁王
禹偁雅重之嘗作兩晉名臣贊宋詩二十篇春秋意尊儒教儀
聞於時初授將作監丞通判陳州入直史館賜緋遷秘書丞京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十一 臺諫宋二

西運副歷右正言右司諫真宗初獻五議一請擇儒臣有方略
者統兵二請世祿之家肄業太學寒雋之士州郡推薦而禁投
資自媒者三請復制舉四請行鄉飲酒禮五請以能授官勿以
恩慶例選上覽而善之咸平二年獻疏六卿分職邦家大柄若
周之會府漢之尚書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
屬丞郎分其行郎中員外判其曹主事令史承其事四海九州
截然不紊唐之盛時亦不聞別分利權初建使額及玄宗侈心
既萌調發益廣租賦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宇文融之徒始開利
孔以構禍階至于肅代叛亂相仍經費不充故盡廢有司之職
用救目前之患五代短促曾莫是思今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
試太平之業在此時也宜將三部使額還之戶部慎擇尚書一
人專掌鹽鐵領以金部郎中員外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分

以本曹郎中員外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
職守有常規矩既定則進無措克之慮退有詳練之名周官唐
式可以復矣是冬從幸大名詔訪邊事又疏陛下嗣位以來以
漢祖之大度兼蕭王之赤心分圖仗鉞者固當以身先士卒為
心賊遺君父為恥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強兵坐建威算
遂使腥羶得計蛇豕肆行此殆將帥或未得人邊奏或有壅
隣境不相救援檟楫須俟轉輸之所致也今欲去此四者一乞
擇將帥於文武之內參用謀臣二乞防禦凡奏邊防陛見廷
問三乞合救援督以軍令聽其便宜四乞備糧糧輕齋疾驅角
競趨捷今大駕既駐鄴下敵終不敢萌心南牧所慮荐食東北
無備之城不可不慎上覽而嘉之俄權戶部判官出為京東運
副又獻疏請擇州縣守宰省三司冗員遞遷法官增秩益俸未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十一 臺諫宋二

幾徒兩浙運副加起居舍人景德初判太常禮院知制誥賜金
紫掌三班院被疾遣醫診視是冬卒年四十四上聞憫惜錄子
言為大理評事平生樂名教勤接士類後進之有詞藝者必為
稱揚然性下急不能容物在浙右專務峻刻州郡病焉性好學
著駁史通十餘篇有集四十卷 弟僅字鄰幾少勤學有名解
褐舒州團練推官舉賢良方正策入四等擢光祿丞直集賢院
俄知浚儀縣景德初拜太子中允開封推官賜緋使遼為國母
生辰使改本府判官遷右正言知制誥賜金紫同知審官院出
知未典軍為人純厚長者臨政頗寬嘗詔戒飭祥符元年加比
部員外郎代還知審刑院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權知開
封改河中進給事中卒年四十九錄子大理評事和為衛尉寺
丞生平性端慤中立無競焉於儒學士大夫推其履尚有集五

十卷第伯至殿中丞

李及字幼幾范陽人徙鄆州左拾遺單子登進士調昇州觀察
推官寇準薦其才擢大理丞知典化軍以殿中丞通判曹州奸
民趙諫素無賴持郡短長所為不道及條上其罪斬於都市擢
知隴州會初置提點刑獄與陳綱同使河北及陝西還判三司
磨勘司出知鳳翔徙廷州除三司戶部副使為淮南轉運使轉
太常少卿知秦州有禁卒白晝劫金欵於市吏執以問及方觀
書名詰實命斬之觀書如故將士驚服改左司郎中樞密直
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勾當三班院尋拜工部侍郎歷知杭州二
州應天河南二府召為御史中丞卒年七十特贈禮部尚書諡
恭惠及性謹厚清介所治簡嚴喜慰薦下吏而樂道人之善未
嘗有一妄舉惡抗風俗輕靡罷宴游一日月雪出郊獨造孤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臺諫宋二

山林遁之慮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吳中一物比去
惟售白樂天集在河南與提刑杜衍問會供具甚薄他日中貴
至亦無加品衍歎其清德
趙積字表微單父人徙宣城為人誠質寬厚少好學同鄉太府
卿田霖有風鑿妻以女登進士調平定軍判官台州推官改大
理寺丞知崑山通判楚州遷殿中丞知通州召還同判宗正寺
樞密直學士李濟薦為監察御史遷侍御史判登聞鼓院開封
判官徙開拆憑由司祀汾陰為留守推官遷兵部員外郎益州
路轉運使真宗諭以蜀遠數亂朕欲聞其利害卿至悉條上之
既至數言事至一日章數上行部津江縣捕劫盜不得反逮平
民積為竟其冤悉縱之召為工部郎中歷侍御史知雜事同判
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與王曾同白知開封慎從吉子鈞

銳受賂事連錢惟演皆坐罷免改三司鹽鐵副使擢右諫議大
夫集賢院學士知益州坐度支市蜀錦六千疋不及數以為不
建民情喜自尊大降知同州徙鳳翔京兆二府三遷工部侍郎
復糾察刑獄加樞密直學士知并州代還遷刑吏二部侍郎天
聖八年擢樞密副使積本結劉美家婢致位政府希望中書會
太后崩罷為尚書左丞知河中府俄拜禮部尚書乞骸加太子
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倍賞

陳從易字簡夫晉江人登進士歷嵐州四練彭州軍事推官王
均及彭人欲殺都監以應從易斬其首謀名餘黨曉以禍福眾
皆解服益厲將士脩城列械賊聞有備不敢入境安撫王欽若
以狀聞召為著作佐郎大理寺詳斷官遷太常博士出知郿武
軍預備州府元龜改監察御史真宗宴近臣崇和殿召預賦詩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臺諫宋二

稱旨遷侍御史改刑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虔州會大饑有持杖
盜民穀者請滅死論天禧中坐妄竄太清樓書字降工部員外
以父老求鄉郡寇準惡其疎已除知吉州改福州父喪服除糾
察在京刑獄出為湖南轉運使徙知荆南擢太常少卿直昭文
館知廣州以清德聞入為左司郎中知制誥兼史館脩撰與楊
大雅相厚善皆好古篤行博聞強記自景德後文士靡靡相尚
一時學者向之二人獨守不變適朝廷矯文章之弊並進二人
以風天下累遷左諫議大夫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欽若故
善之數日不見輒忽忽不憚及廢居南京人方畏丁謂獨從易
往見後準貶道州亦以故相事之然以徹直少容喜別白是非
多面折人或尤之卒後所著泉山集二十卷中書制誥五卷
西清奏議三卷

薛田字希稷河東人少師種放與魏野友善登進士起家丹州推官李允正辟為延州從事向敏中薦其材改著作佐郎知中江縣居父喪會祀汾陰制置陳堯叟奏起通判陝州還拜監察御史母憂又值祀太清宮丁謂起通判亳州遷殿中侍御史權三司度支判官改侍御史益州路轉運副使民間以鐵錢重私為券以便交易謂之交子富家專其事數致爭訟因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後寇賊用其議蜀人便之就除陝西轉運使進直昭文館知河南復入為度支副使使契丹還擢龍圖閣待制知天維軍未幾改知開封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還為左司郎中知審刑院羌人內寇遷右諫議大夫知延州以疾卒為人性

和厚初以幹敏數為大臣所稱後歷更任使所治無赫赫名寇賊字次公汝州臨汝人母夢神人授珠吞之而娠生而眉目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臺諫宋二

秀美父早喪鞠於祖母王氏擢進士授蓬州軍事推官設方略擒李順餘黨謝才盛等送京師徙開封推官時施州蠻叛移權領州事戍兵舊仰他郡轉運甚艱至則請募人入粟償之以贖軍民兩便之又招諭高州刺史田彥伊子承寶入朝為官族未幾復擒溪南叛蠻首領戮之以白芳子弟數百築柵守險就除大理寺丞遷殿中丞通判河南坐解送諸料失實降監晉州稅起為太常博士通判并州改監察御史會祀汾陰王嗣宗辟權

永興通判專領祠事遷殿中侍御史為梓州路轉運使晏州多剛縣會斗蓬劫瀘州燒消井監殺官吏賊趨富順監命部兵多張旗幟趨戎州取公私舟載糧甲合兩路兵至江安誘溪蠻順等州刺史及八姓烏蠻首領使斷賊徑給鹽及酒食針梳衣服等付以大榜約大軍至揭榜以別逆順真宗遣崇班王懷信議

攻討招輯之宜賊奏若不討除則戎濫資榮諸彝競起為患詔發陝西兵益以白芳子弟合六千三百人緣消井監轉鬪凡十一陣破之因籍軍之勇悍者千人分五都以隸禁軍為寧遠指揮使守消井監更建柵濬三塚以環之召為侍御史三司鹽鐵判官出為河北運使天禧中河決澶淵往視役隄墊數里衆皆奔潰城獨留自若須臾水去衆頗異之遷工部郎中三司度支副使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州仁宗遷給事中丁謂敗徙鄧州又坐失舉降少府監知金州復官徙滑州總領脩河平日擢樞密直學士知秦州名權三司使時議茶法帝訪利害城以河北兵食皆仰給商旅若官盡其利則商旅不行邊民困於餽運茶法豈可數更帝然之權尹開封許以妻封邑回授祖母朝臣得回封自城始太后怒戚里毆妻至死別其傷居限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臺諫宋二

外事在赦前免之賊頗疎財通音律知術數獨附丁謂恒不自得以至于亡

李行簡字易從馮翊人家貧刻志於學每至夜分寒暑不易聚木葉學書筆法迥勁與里人楊士元同學又同登進士起家隴州司理參軍彭州軍事推官陵州富民陳元美父死繼母詐為父書逐出之累訴不得直劾正其獄改著作郎再遷大常博士知坊州王嗣宗薦為監察御史王且數稱其才遷侍御史陝西旱蝗命往安撫發倉粟救乏絕又蜀耀州積年逋租擢龍圖閣待制帝數臨幸命講周易間訪以大臣各道所長無怨昵人服其長者歷刑部郎中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乾興初改給事中以足疾請外知河中徙魏州卒

姜遵字從式淄州長山人及第為蓬萊尉就辟登州司理參軍

轉開封府右軍巡判官辨出抵死疑獄遷太常博士王曾薦為
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開封府判官與知吉州高惠連有隙
發其贓事按驗無狀降通判延州復入為侍御史判戶部勾院
利州路饑以為體量安撫使遷知刑州仁宗即位徙滑州為京
東轉運使徙京西未幾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歷三司
副使右諫議大夫知承典軍為人長於吏事治尚嚴猛所誅殘
其衆太后詔營浮屠毀漢唐碑碣代磚甃既成得召用天聖六
年拜為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卒贈吏部侍郎

陳瑛字伯玉澶州臨河人登進士歷深陽藥城縣傅太常博士
值曹利用塔盧士倫為運使聽獄不以直訟者不已付瑛評決
直之御史韓億以聞奏為監察御史丁父喪哀毀墳木連理憂
除遷殿中侍御史天聖五年郊恩與張錫特疏丁謂因緣險佞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臺諫宋二

竊據公台賄賂包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引巫師妖
術厭魅宮闈易神寢龍岡冀消王氣今禋柴展禮渙汗推恩勢
必潛輪探貨私結要權假息遐荒真移善地夫亂常肆逆將而
必誅陰懷姦惡有殺無赦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再遷盧多遜
曲事王潘卒無牽復帝深然之改三司度支判官遷侍御史歷
京西河東河北運副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副使汴倉納糧綱粟
最不實操舟者坐亡失所載杖背徙後瑛始奏選官監視謂之
定計斗面積遷至工部郎中卒

張錫字觀之先京兆人曾祖山甫從唐僖宗入蜀蜀平徙家漢
陽錫登甲科由校書郎知南昌以循良稱遷著作郎知新州初
建學校教人習進士舉始知勤學轉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
吏治畿縣復知東明始至下令吾所治者三強恃力資恃富刑

侍贖者吾所先也一時豪勢者屈善弱者伸縣以大治李及薦
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人以其貌柔而心剛正號真御
史俄權三司鹽鐵判官出為京湖北路轉運使歷兵部員外郎
判度支鹽鐵勾院為京東轉運淄青齊濮鄆諸州人日耕河壩
地數起爭訟命籍其地歲收租絹二十餘萬訟者始息改河北
轉運江淮制置發運使召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權知諫
院安撫利夔路歷度支鹽鐵副使喪母起復擢天章閣待制知
河中累遷右司郎中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入為右諫議大
夫知審官院進翰林侍讀學士判太常國子卒贈工部侍郎錫
為人淳重清約勤於為善雖貴奉養如初讀書老而彌篤自經
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初舉廣文館考官任隨州為
第一及隨死無子屢賜其家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臺諫宋二

趙及字希之良鄉人父的事契丹為蔚州靈丘令雍熙中王師
北征乃歸投偃師令因家焉及登進士為磁州軍事推官徙廣
信軍判官改著作佐郎知魏縣徙九隴以母老監葉縣稅歷黃
河御河推綱通判青州大名累遷宗正丞屯田員外郎薦為殿
中侍御史劾正夏守恩獄內侍岑守中用賄撓法之罪遷侍御
史論夏守贊經略西鄙無功不可復樞府疏罷郭承祐團練使
未幾請外知懷與徐州還為三司戶部判官遷兵部員外郎京
東轉運按察使劾知萊州張周物食暴貶嶺外兼侍御史知雜
事數論時政權判吏部流內銓缺至即勝之吏不得匿以為市
自此相沿為例遷戶部副使以疾改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衛
州召為鹽鐵副使請知汝州徙河中拜天章閣待制右司郎中
祀明堂遷右諫議大夫遷判大理寺出知徐州疾甚管勾留司

御史臺卒及和厚謙退內行尤篤所治有聲民吏愛之

王臻字及之潁州汝陰人好學能文辭曾致堯稱為奇士登進士在大理評事歷知舒城會昌二縣通判徐定二州東封遷殿中丞知兗州為監察御史以佐營景靈宮太極觀有勞遷殿中侍御史擢淮南轉運副使召為三司度支判官與發運司議漕淮南漕渠廢堰以為無益獨召伯堰謝安為之人思其功以比名伯不可廢也當以異議降知睦州道復官徙福州閩俗喜格鬪不勝輒食野葛以誣鬪者臻為辨察絕不得逞又數以火相驚捕訛言者杖之民俗一變仁宗即位遷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歷三司戶部度支副使擢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謀知奸人偽充皇城司刺事卒以嚇良民取珠黥竄三十餘人都下肅然累遷工部郎中右諫議大夫擢御史中丞建言三司開封諸曹參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臺諫宋二

軍及赤縣丞尉率用貴游子弟驕情不習事請易以孤寒登第更任書考無過者為之又言在京百司吏人入官請如長定格歸司三年皆可其奏為人性剛嚴善決事所至綽有風跡未幾卒

王沿字聖源館陶人第進士試校書郎歷知彭城新昌宗城三縣改相州觀察推官張知白薦其才擢著作佐郎入為審刑院詳議官遷太常博士嘗論漢唐之初兵革繼定未暇治邊固故屈意講和及我力有餘而外侮不止則以兵治之孝武之於外域太宗之於突厥顏利是也宋興七十年而契丹數侵類皆屈已與盟豈久安之策夫善禦敵者必思所以務農實邊之計河北為天下根本民俗儉嗇勤苦古號豐饒今其地十三為契丹所有餘出征賦者七分而牧監芻地占民田數千百頃是雖有

其七其實賦四分而已以四分之力給十萬防秋之師生民安得不困且牧監養馬徒耗芻豢未嘗獲用請擇壯者配軍衰者

徙之河南孳息者養之民間罷諸坳牧以其地為屯田發役卒刑徒耕之歲可獲穀數十萬斛又言漳水一石其泥數斗古以為穉今以為害者繁乎用與不用爾願募民復十二渠渠復則水分水則無奔決之患以之灌溉可使數郡瘠鹵之田變為膏腴如是則民富十倍而帑廩有餘以此馭敵何求不可哉詔河北轉運規度判洺州王軫言漳河岸高水下未易疏導又其流濁不可溉田沿方遷監察御史上書駁軫語在河渠志嘗劾知開封陳堯咨判官張宗晦嗜酒惰事天聖五年安撫關陝滅諸縣秋稅十二三還為開封推官差體量河朔饑民所至發官廩以賑就除轉運副使上言本朝制兵型刑未幾於古請教河北強壯以代就糧禁卒之闕罷招廂軍以其冗者隸屯田行之數年禁卒當漸銷滅而強壯悉為精兵矣頃多以救處罪多重於律如以絹估罪者殺以緇代之坐髡鉞而役者救黥竄以為卒比諸州謫卒太多衣食不足誠願削深文用正律以春秋法斷革庶無冤濫被詔鞫曹訥獄多傳致之遷殿中侍御史親喪服除改工部員外郎知邢州為河北轉運使始奏罷二牧監以地賦民導相衛邢趙水下天平景祐諸渠既田數萬頃因詣闕奏事上所著春秋集十五卷授直昭文館歷三司戶部鹽鐵副使遷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俄因朝例減戍卒就食內地者數萬密院李諒以為不可降知滑州徙成德軍建學校行郊飲酒禮遷刑部郎中河東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時元昊數寇建議徙豐州不報已而果陷進樞密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臺諫宋二

學士知并州時元昊數寇建議徙豐州不報已而果陷進樞密

直學士涇原路經略安撫招討使改涇州觀察使坐葛懷敏敗
降天章閣待制未幾徙知成德軍終河中府有文集二十卷唐
志二十一卷 子鼎字鼎臣登進士累遷太常博士王堯臣薦
勾當三司公事數上書論時政擢提點江東刑獄與轉運楊紘
判官王綽號為三虎降知深州有告州卒與其徒謀以元日殺
軍校劫庫兵應王則反者捕首謀十八人一郡帖然大饑人相
食鼎經營賑救徙建州提點河北刑獄召為開封鹽鐵二判官
累遷司封員外郎淮南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俄以為使鼎
精于吏職事無大小必出於已凡調發綱吏悉度漕路遠近定
先後為成法均節勞逸吏不能為重輕入為三司鹽鐵副使遷
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徙河東卒鼎為人稔直
不欺當官明敏不可撓以私事繼母教孤姪慈孝交至自奉儉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臺諫宋二

約與弟豫皆有材氣豫為人不事勦檢亦好上書言事仁宗以
為孟浪鼎所言多可用後為大理寺丞知伊闕縣有異政棄官
浮游江湖殖貨自給以卒
施昌言字正臣通州靜海人進士高第授將作監丞通判滁州
遷屯田員外郎知太平上政論三十篇入為殿中侍御史開封
判官撫淮南還以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遷三司度支
副使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有言濱棣等六州河淺可
涉宜為城守以待契丹詔與宦官楊億敏往視言六州地方千
里又河數移徙城之甚難而無利况契丹未渝盟乃先自困非
便或又請麟府立十二砦以拓境詔復與明鑄張元度可否昌
言獨以為麟府在河外於國家無毫髮入而至今儼守者徒以
畏威困虛名耳今不當又事無利之砦以重困財力就除知慶

州在州所為不法降知華州歷滄州河陽移河北都轉運使議
塞商胡决河累與留守賈昌朝爭論徙江淮發運使加龍圖閣
直學士知應天府徙延州召還會塞六塔河以為都大脩河制
置使辭弗許加樞密直學士知澶州以便役事河復决奪一官
知滑州改杭州加龍圖閣學士以老求罷改越州卒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一終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臺諫宋二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二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宋五之三

曾宗道子有 孔道輔祖宜父場 孫祖德 郭勸

段少連 楊借 蔣堂從子 鞠詠 劉隨

曹脩古弟修 滕宗諒劉敏 方借 何郊 孫抃

呂景初 馬遵 吳中復從孫擇仁 高若訥

沈邈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少孤鞠于外家自奮讀書以文謁戚綸器之登進士為定遠尉調海鹽令縣東南舊有港導海水至邑下歲久湮塞發鄉丁疏治之人稱其利號魯公浦改歙州軍

事判官遷秘書丞陳堯叟辟通判河陽天禧元年真宗詔兩省

置諫官六員不兼他職考所言為殿最首擢宗道與劉擘為右正言凡諫章由閣門進宗道請面論事而上奏通進司遂為故

事嘗言守宰去民近今除一州補一縣無以區別能否故天下

親民者黷貨害政十常二三欲裕民而美化不可得矣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縱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

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為才不肖皆得進退之任吏部者一皆放此庶得良守宰以宣助聖化帝嘉納之

自此凡有風聞多所論列久之帝意頗厭其煩宗道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徒欲事納諫之名耶臣竊恥尸祿請得罷去帝

撫諭良久尋除戶部員外郎仁宗升儲歷左右諭德直龍圖閣嘗微行酒肆中就飲偶帝亟召使者及門入宗道方望使者先

入約曰即上怪公來進何以為對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倘得

罪奈何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具

以所言對帝詰之謝曰有故人來臣家食什物不具故就酒家

飲帝更以為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至后臨朝遂大用遷戶

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判吏部流內銓久患銓格煩密

多所釐正又知吏所以為奸狀悉揭科條麻下人以為便雷允

恭擅易山陵詔往按視還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章獻太后

臨朝問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

默然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眾不敢對宗道抗言若

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筆先帝

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娘人之道也太后遽命筆後乘輿時執政

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館以育天下英才豈執務子弟得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二 臺諫宋三

以恩澤處邪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自

貴戚用事者皆憚之曰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骨鯁如魚頭也

再遷禮部侍郎充祥源觀使凡在政府七年務抑僥倖不以名

器私人疾刺帝臨問賜白金卒年六十四皇太后臨奠之贈兵

部尚書宗道性剛正疾惡少容過事敢言不為小謹太常議諡

剛簡復改諡簡議者以肅不若剛為得其實 子有開字元翰

好禮學通左氏春秋蔭知韋城縣曹濮劇盜橫行聞其名不敢

入境改知確山興廢陂溉民田數千頃有大姓把持吏長短有

開治其最甚遂以無事蔡守富弼薦為有古循吏風摧知金州

天方大旱適蠱獄數十人當死有開謂畜蠱者未必謀于眾訊

之果誣白而遂雨移知南康軍嘗對言王安石新法初行未見

其患當在異日言緩而切安石惡其立異左遷杭州通判俄知

衛州水災貸民常平錢粟悉蠲其息徙冀州增隄浚防豫備不虞或謂未嘗有患不聽卒成之明年河決果得無害民遷誦功狀召爲繕部郎中元祐中歷知信陽軍洛滑二州復守冀官至中大夫卒

問曰父爲直臣子爲循吏一門之中有光盛治

孔道輔字原魯初名延魯夫子四十五代孫祖宜乾德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爲曲阜主簿歷黃州軍事推官遷司農寺丞掌星子鎮市征建言其地當江湖之會商賈所集請立以爲縣從之就命知縣事後徙知南康軍代還獻文賦數十篇太宗覽而嘉之遷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父勗進士及第爲太平推官有治行遷殿中丞通判廣州以清潔聞被召之日蕃酋爭持寶貨來獻皆慰遣之真宗東封躬詣孔子祠問宰相孔氏今孰有名欽若以勗對即召爲太常博士知曲阜縣擢御史臺推直官累遷祕書監分司南京管勾祖廟久之以工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九道輔幼端重登進士爲寧州軍事推官與州將數爭事時尚祥瑞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郡以爲神州將率官屬往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大驚其後莫不歎服遷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主孔子祠事子孫有放縱者一繩以法上言廟制卑陋請加脩崇詔可遷太常博士仁宗時太后召爲左正言廷奏曹利用維崇勳竊弄威柄宜早斥去以清朝廷立對移刻未有旨道輔立不動太后可其奏乃退未幾直史館判理欠憑由司奉使契丹道除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契丹宴使者有倣人像其祖以爲戲道輔慨然徑出主客者邀之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答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

非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其過在北朝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以大卮謂曰天方寒飲此可致和氣辭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爲生事上面質其故對曰平時宋使至輒爲所侮若不與較恐益慢中國帝然之歷判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坐糾事不當出知青州還遷兵部員外郎復出知許州明道二年召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會郭后廢率臺諫孫祖德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廢總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侍傳諭同至中書令宰相呂夷簡告以皇后當廢之狀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復曰人臣當導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耶夷簡不荅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乃出道輔知泰州餘坐罰贖歷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二

四 臺諫宋三

徐究二州後三年復原職道輔性鯁直再執朝憲遇事彈劾益無所避風采蕭然會有獻詩百篇請投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即以命之在朝皆知前坐出非上本意然權貴益忌之初道輔與其父儼里中郭贊舊宅居之有言於帝以爲家近太廟出入傳呼非所以安神靈詔令他徙集賢校理張宗古言漢內史府在太廟墻垣中國朝亦有官私第舍在廟垣下似不須避帝出宗古通判萊州道輔歎曰儼人之言入矣會受詔鞠馮士元獄事連參政程琳帝有不悅意宰相張士遜素惡琳并疾道輔不附已將逐之語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見上爲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怒責以朋黨大臣出知鄆州已而知爲士遜所賣頗憤慨時大寒上道行至韋城發病卒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皇祐三年上

因王素入對語及道輔慨然思其忠特贈工部侍郎 子宗翰
字周翰登進士知仙源縣為治有條理遇族人恩義不以私
故仇法王珪司馬光薦之由通判陵州為夔峽轉運判官提點
京東刑獄知虔州城濱章貢兩江歲為水溢宗翰大伐石為址
治鐵鋼之屹然牢固詔書褒美歷陝揚洪兗四州皆以治聞皆
宗初上書闕下時應詔以千數獨宗翰與王鞏為司馬光所獎
名為司農少卿遷鴻臚卿言國朝崇禮先聖賜子孫世襲公爵
然皆兼領他官雖有奉祀之名實違守廟之義請自今應襲封
者終身居鄉不改詔從之更衍聖為奉聖公不領他職給廟學
田萬畝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進刑部侍郎以寶文
閣待制知徐州卒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二 五 張辛負諾九原干載此寧彼作

孫祖德字延仲濰州北海人父航為監察御史擢淮南轉運使
祖德進士及第調濠州推官校勘館閣書籍時校勘不為常職大理寺丞知榆次縣上書言刑法重輕以屯田員外郎通判西
京留守司方冬苦寒詔罷內外工作錢惟演督修天津橋格詔
不下祖德白罷其役入為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上章請太后
還政后崩擢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知諫院久之遷天章閣
待制宦官閻文應獻計三司判官許中以藥化鐵成銅可鑄錢
以裨國用祖德固爭曰國朝法禁偽銅而官自為之是教民欺
也出知兗州蔡州并承興軍徙鳳翔置鄉兵以禦寇改龍圖閣
直學士知梓州累遷右諫議大夫知河中歷陳許潞鄆亳州應
天府以疾得請除吏部侍郎致仕卒在官率少清約有論事

七卷子珪江東轉運使

郭勸字仲襄鄆州須城人祖寧乘陽令勸登進士授寧化軍判
官累官太常博士通判密州遷屯田員外郎梓州路轉運判官
母老固辭復為博士通判萊州州民霍亮為仇人誣罪死吏受
賂傳致勸為辨理得免擢殿中侍御史歷言知應天宋殺有辭
學知荆南杜衍清直不宜處外錢惟演窮惟濟不宜營遷留後
胡則罷三司不宜仍擢工部侍郎請收名綬衍而罷惟濟兵權
追則除命勸坐謫監維州稅遷祠部員外郎知萊州月餘復為
侍御史判三司鹽鐵勾院會議納陳氏女為后極言家正而後
天下治當自后妃始郭后未聞有大故陳氏未聞有世附疏入
得寢改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言致仕所以待賢
者今馬季良乃負罪貶黜之人請求致仕乞追還詔敕發運使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二 六 劉承德獻輪扇浴器以媚上請付外毀之以戒邪佞不報為趙

元吳官告使倪遺悉拒不受還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流內銓
遷工部郎中度支副使天章閣待制出知延州元吳將山遇率
其族來歸勸與鈐轄李渭議奏卻之是冬元吳反議者歸罪於
勸不當絕其使落待制移知齊州磁三州元吳益侵邊關陝擾
攘復降兵部員外母憂起復知鳳翔尋復待制名權戶部副使
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再遷兵部郎中徙滄州又徙成德軍
盜起甘陵徙鄆州韓琦言勸所遣將張忠劉遵平賊功皆第一
特詔獎諭未幾召為翰林侍讀學士復判流內銓改左諫議大
夫權御史中丞遷給事中請贈其祖為祠部員外衛士有陰置
刃衣篋中入禁門皇城司楊景宗不以聞請先治景宗罪祀明
堂將加恩中外就齋次率御史極論復為侍讀學士同知通進

銀臺司性廉儉居無長物嘗稱顏魯公語生得五品服任子爲齋郎足矣及再爲侍從語諸子曰自起諸生今年七十可以歸矣章三上不得謝賜銀使市田宅後三年卒子源明治平中爲太常博士命補呂誨等闕爲監察御史裏行不受請還誨等後以戮方員外郎知單州卒

段少連字希逸開封人生時母夢鳳集于庭及長美姿表儻儻有識度舉服勤詞學科試校書郎知崇陽縣能繼張詠風迹權杭州觀察判官預校道經改著作佐郎歷秘書丞知蒙城名山金華三縣入爲審刑院詳議官辟張士遜江寧通判還爲御史臺推直官遷太常博士以論劄從德濫恩謫監澮水軍酒稅未幾通判天雄軍太后崩召爲殿中侍御史會孔道輔等爭廢后事伏閣少連疏言陛下親政以來進用直臣開言路天下無

不歡欣鼓舞竊以伏閣上疏自古有之如府陽城王仲舒崔元亮前史皆爲美談今道輔等所言陛下審以爲阿黨乎爲忠亮乎若果以大故黜后則當上告宗廟傳示天下何必特示涵容置之別館爲后爲妃安所取信矧今創艾之餘必能痛自脩省誠願詔復位號杜絕非開待之如初則天地以正陰陽以和人神共體豈不美哉不報未幾除開封判官歷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三司度支判官出爲兩浙并淮南運副兼發運司事所至自閱簿書適其違理者按之部屬有過許令自新吏亦不敢欺秀州有無罪人死僞爲罪款少連一覽輒得人驚以爲神改兵部員外郎徙陝西劾奏駙馬柴宗慶縱恣下皆服罪入兼侍御史知雜事河東地震奉使安撫還爲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歷州元昊反范仲淹薦以堪任將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

改涇州卒爲人通敏有才每遇訟者事無大小一言處決咸當于理不爲權勢所屈仁宗歎惜之

楊偕字次公唐僕射於陵六世孫父守慶仕廣南劉氏歸朝爲坊州司馬因家中部偕少從種放學登進士授坊州軍事推官知沂源再調漢州軍事判官數上書論時政又上所著文論改采典軍節度推官論陝西邊事遷著作佐郎審刑院詳議官至太常博士宋綬薦爲監察御史改殿中侍御史屢以言罰金貶監許州稅陞祠部員外郎知光州改侍御史兼知雜事俄判吏部流內銓徙三司度支副使天章閣待制河北轉運使按知定州夏守恩犯賊流嶺南母憂起復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中元吳反夏竦請增置土兵易戍兵歸衛京師偕言關中財用方困復增土兵徒耗國用今賊勢方盛雖增土兵亦未能滅戍兵第

疎懼敗事欲以兵少爲解爾徙陝州議立陝西五保偕亦以爲擾民而止轉河東部轉運使時大選三路民兵偕復議方今兵不爲少徒多而不練故其勢易敗其立論多類此進樞密直學士知并州奏出師臨陣紀律爲上今詔選強壯萬人策應麟府所發皆農卒慮在路逃逸及臨陣退縮請嚴立軍法從之前帥優遇中官監軍者并人畏其橫偕至一繩以法命率所部兵從副總管赴河外或有捧檄訴者叱曰據法違命當斬衆驚怖汗下自此軍政肅然元昊掠河北詔脩寧遠營偕以爲無泉可守請建新麟州於嵐州白塔地建砦屯兵具陳遷有五利不遷有三帝帝以咸平中麟州嘗經寇兵攻圍不可守語輔臣論偕速脩寧遠以援麟州明年改左司郎中本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賜錢五十萬偕復列上六事亦不從罷知邢州徙滄州求而論兵

事召還入對論八陣圖及進神術劈陣刀其法外環以車內比以楯帝命以步卒五百如其法布陣于庭善之乃下詔路其後王吉果用以勝元昊於兔毛川久之遷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院適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借以進年耗費宜權許之諫官王素等劾其助賊不臣之請出知越州道改杭州上太平可致十象圖還判太常并司農寺改右謀議大夫以工部侍郎致仕卒遷奏兵論一篇贈兵部侍郎借性剛而朴敢為大言數論天下事議者頗以為迂與人寡合喜古今兵法有兵書十五卷文集十卷子忱慥皆有雋才蚤卒

蔣堂字希魯宜興人好學工文辭擢第為楚州團練推官遷大理寺丞知臨川發富人李甲不法事置死歷判眉許吉楚州以太常博士知泗州召為監察御史再遷侍御史判三司度支勾

卷一百四十一

九 蘇東來三

院出為江南東路轉運使徙淮南歲薦部吏三百人或謂其太多堂曰願十得二三亦足報國矣坐失按新州王蒙正降知越州奏復蒙右所侵鑑湖之地徙蘇州入判刑部徙戶部勾院歷度支鹽鐵副使安撫梓夔路擢天章閣待制江淮制置發運使先是運使上計造大舟數十載江湖物入遺權貴堂曰吾豈為此歲入自可附驥奏也前後五年未嘗一至京師就除河東都轉運使未行知洪州改應天累遷左司郎中知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慶曆初詔天下建學因廣文翁石室為宮選屬官以教諸生士人翕然稱之在任節遊宴減厨傳尚寬縱頗變楊日嚴之政或以為私官妓徙河中府以禮部侍郎致仕卒贈吏部侍郎堂清修純飭遇事毅然不屈貧而樂施延舉晚進至老不倦嘗作詩有吳門集二十卷 從子之奇字穎叔初蔭入官

舉進士又中春秋三傳至太常博士盛言歐陽脩漢議之善推監察御史神宗轉殿中侍御史上謹始五事進忠賢退姦邪納諫諍遠近習聞女滿帝皆納之復懼不為眾論所容以閣昧事効脩事下中書問狀無實貶監道州酒稅改宣州新法行為福建運判時諸道免役推行失平之奇為約僦庸費隨算錢高下均取之民以為便遷淮東運副族惡民流之奇募脩水利用工百萬溉田九千頃活民八萬餘歷江西河北陝西所至節損賦入以給公私月度比去遺錢粟皆支二年擢江淮荆浙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粟至北京歲溢六百二十萬石賜三品服請鑿龜山左射至洪澤為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詔增三秩直龍圖閣升為使凡六年其所經度皆為定準元祐初進天章閣待制知潭州改集賢殿脩撰知廣州擒妖人岑深加賀文

卷一百四十二

十 蘇東來三

閣待制建十賢堂祀前守吳隱之宋景盧與李勉以下徙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入為戶部侍郎未幾復知熙河夏人請畫封境之奇揣其非誠心務嚴守備謹烽堠常若敵至終任不敢犯紹聖中嘗陳紹述復官職召為中書舍人知開封進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元符末坐鄒浩累責守汝州徙慶州徽宗拜翰林學士同知樞密院明年知院事遣將討沅州蠻即其地建徽靖二州崇寧初除觀文殿學士知杭州論棄河湟事奪職降中大夫以疾罷歸卒年七十四凡為部使者十二六典會府皆以治辦稱且孜孜為進人物若處士陳烈孝子徐積每行必造之特以脩故為清議所薄 鞠詠字詠之開封人父勵膳部員外至廣南轉運使早卒詠方十歲好學自立登進士試校書郎知錢塘改著作郎知山陰除

令時上優禮言官修古奏內侍行馬不避立命咎之又奏晏殊
身任輔弼百僚所法而以笏擊人折齒忿躁若此亡大臣體請
付按察以伸公議又言司天苗舜臣等嘗言土宿留參太白晝
見及詔日官考定希旨悅上以為土宿雖留願不相犯太白雖
見日未過午其言未足為信臣恐自此人皆倣效媚悅取容以
災為福天變不告所損至大時宮中以翳翠羽為服玩詔市之
於南越修古言物命至重昔真宗禁採狻毛皆有故事乞命罷
之又諫崇建塔廟議營金閣費皆不貲宜亟賜罷不報出知歙
州改南劔復為開封判官歷殿中侍御史刑部員外郎知雜事
同判吏部流內銓與楊偕郭勸交論太后兄子劉從德怙恩錄
姻戚所役幾至八十人馬季良錢暖緣遺奏超授清秩太后怒
命削一官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會赦復官卒修古直諫慷慨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二 蘇陳休三

慨有風節當太后臨朝時權倖用事人懷顧忌脩古獨遇事敢
言無所回撓家貧不能歸葬賓佐賻之以錢季女泣白其母曰
奈何以是累吾先人固拒不納太后崩帝思其忠特贈右諫議
大夫賜錢二十萬無子錄其婿劉勳試將作監簿 修睦亦廉
介自立累官都官員外郎知邵武軍杜衍薦為侍御史改司封
員外知壽州徙泉州坐失舉奪一官後知吉州上書請老分
司南京致仕卒

滕宗諒字子京河南人登進士為泰州軍事推官范仲淹稱其
才名試學士院改大理寺丞知當塗邵武三縣遷殿中丞與祕
書丞劉鉞上疏本朝以火德王伏見披庭遺燼延熾宮闈火失
其性由政失其本詔書亟下引咎滌瑕中外莫不感動然而詔
獄未釋鞠訊尚嚴恐違上天垂戒之意累兩宮好生之德祥符

中宮掖火先帝悉寘之法若防患以刑而止豈復有今日之虞
哉誠願脩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凡逮繫者特從原免疏奏詔
罷推究復固請太后還政不報后崩擢嘗言還政者遷為左正
言轉左司諫嘗言上體多疾由內寵所致陛下日居深宮流連
荒宴臨朝之際羸形倦色決事如不掛懷語切直降祠部員外
郎知信州又坐與范諷善降監池州泗久之通判江寧徙如湖
州元昊反除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葛懷敏敗諸郡震
恐宗諒易戎服乘城招募勇敢謀知寇遠近及其形勢檄報旁
郡使為捍衛會仲淹自環慶引蕃漢兵來援遇天陰晦人情憂
沮宗諒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州戰沒者祭於佛寺厚撫
其孥使各得所邊民稍安仲淹薦以自代擢天章閣待制徙慶
州御史梁堅追劾前費公錢十六萬遣中使檢視適仲淹參政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二 蘇陳休三

力救之降一官知虢州中丞王拱辰復論徙岳州轉蘇州卒為
人頗尚氣偶儻自任好施與沒後家無餘財所蒞喜建學湖州
最盛學者傾江淮間有諫疏二十餘卷 劉鉞字子長大名入
少孤貧有學行登進士知襄城固始二縣有能名先宗諒卒贈
右司諫官其一子賜錢十萬恤其家

方偕字齊古莆田人登進士為溫州軍事推官歲饑詣提刑呂
夷簡請早募就廩廛則將聚為盜凡籍為軍者七千人徙汀州
判官權知建安縣境產茶每先社日所在令民鼓諫山旁以達
陽氣遷著作佐郎歷福清資陽二縣轉屯田員外郎為御史臺
推直官澧州有逃卒傭民家誣告其民事摩駝神歲殺十二人
以祭逮獄已久偕令疏所殺主名皆亡狀事自坐逃卒以死罷
籍薦為御史裏行遷侍御史南京鴻慶宮災引漢罷原廟故事

請勿復脩元昊寇塞門。鄜延副總管趙振遠撓不出當斬。詔偕往按還。奏兵寡不敵。出卽卽賊無益。因得不死。尋爲開封判官。江南安撫使奏罷三司歲出香綺。下州郡配民者。更鹽鐵判官。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改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江淮制置發運使。出知杭州。遷刑部郎中。有能聲。喜飲酒。以太常少卿分司。西京遷光祿卿卒。

何郊字聖從。本陵州人。徙成都。第進士。由太常博士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論事無所避。帝嘗問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古者君不從諫。則臣碎首。今陛下受諫如流。臣何敢掠美而歸。過君。帝欣納之。因論王拱辰罷三司營求。經筵乞正其罪。又論石介實死。夏竦乃譏其詐。楊懷敏衛卒致亂。猶爲副都知。仁宗召郊。論曰。懷敏實先覺。宜寬假。郊言不可卒出之。竦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二

五

蘇頌

倡張貴妃之功。諫官王贊陰爲妃地。冀搃中宮言。賊本起於后。閣請究其事。帝以語郊。奏謂此奸人之謀。乃止。不究竦得罪。出知河南。遷延不去。乞留京師。郊又奏。佞人在君側。爲善政累願勿易。前命竦始行時。詔陳左右朋邪。中外險詐。久無所行。郊請閱實。其是否。不可以一臣詐而疑衆。臣一士詐而疑衆。士且擇官者。宰相之職。今用一吏。則疑其從私。故細務或勞於親決。分閫者將帥之任。今專一事。則疑其異圖。故多端而加之羈制。博訪者大臣之體。今見一士而疑其請託。棄征者仕進之常。今出一言而疑其朋黨。君臣交疑。而欲天下無否塞之患。不可得矣。又言。都知王守忠以脩祭器微勞。遷景福殿使。不宜先給留後。奉既守忠移閣門。欲以本品坐宴殿上。郊極論。祖宗舊制。未有內臣坐殿上者。此弊一開。所損不細。守忠遂不敢赴。適知雜御

史闕執政欲進其黨。帝以郊不阿。權勢越次用之。遍歷三院。有直聲。晚節頗回。易因地震言君弱。臣強以譏。切韓琦又乞召還王。固以迎合上意。聲名損於先時。因母老求歸。加直龍圖閣。知漢州。將行。願上處張堯佐如李用和。但富貴之而不假以權。倘能堯佐則傷恩。黜言者則累德。均爲不可。尋進集賢殿。脩撰。知梓州。擢天章閣待制。還判銀臺司。治平中。遷龍圖閣直學士。河東都轉運使。劾故相梁適。帥太原。病不能事。鈐轄蘇安靜怙寵不法。郊歷知永興。河南。老病。猶乞進用。神宗薄之。詔提舉玉局觀。自此始。以尚書右丞致仕。卒。年六十九。

孫抃字夢得。眉山人。六世祖長。猶喜藏書。號書樓。孫氏登第。以大理評事。通判絳州。召試學士。院除太常丞。直集賢院。爲開封推官。判三司。開拆司。同脩起居注。以右正言知制誥。遷起居舍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二

六

蘇頌

人翰林侍讀。兩學士。史館脩撰。累遷吏部郎中。久處顯要。泊如也。皇祐中。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篤厚寡言。人以爲長者。韓絳論抃非。紕繩才。抃卽手疏。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許人。爲風采。捷給若。晉夫。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無乃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仁。宗察其言。趣視事。在臺。數敢言。不爲矯激。都知王守忠。領武寧軍節度。抃奏罷之。劉沆爲。溫成后。護喪葬。且議開建。陵立廟。抃言其非禮。率官屬固爭。不能得。伏地不起。帝爲改容。遣之又奏。梁適在相位上。不能平持。權衡下。不能篤訓。子分言。官數論奏。未聞報。可恐無以慰物。論陳執中。妾撈殺婢。有詔勿推。抃復與官屬論。列皆罷之。改翰林學士。承旨。帝讀龜策傳。問古人動作。必山。此乎。對曰。古有大疑。既決於已。又詢於衆。猶謂

不有天命於是命適以斷吉凶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聖人貴誠不專人謀默與神契然後為得也帝善其對諫官陳升之上選用責任考課三法命與中丞張昇

典之卒亦無所進退再遷禮部侍郎五年權副程戡罷帝欲用舊人即以命拊歲中叅知政事年益老無所可否韓縝彈之罷為觀文殿學士同羣牧制置使英宗進戶部侍郎以太子少傅就第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懿

呂景初字冲之開封酸棗人以蔭試校書郎登進士歷汝州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夏陽縣簽書河南府判官通判并州高若訥薦為殿中侍御史張貴妃薨有司希旨輟朝七日又勸立忌景初論罷之又疏言比年兵冗由招收太多大臣偷安避怨未加

揀汰羸疾老怯徒費粟帛戰則先奔雖有勇者相牽以敗望詔私簡錄 卷一百四十二 七 聖錄卷三 中書密院議罷招補而次冗濫又言坐而論道宰臣之職乞從容以禮延問講談治道又與馬遵吳中復奏彈梁適與劉宗孟

連姻而宗孟與冀州富人共商販下開封劫治不實皆坐謫景初判江寧徙知衡州復召還臺嘉祐初大雨水言陰盛陽微之誠商周之盛金建同姓兩漢皇子多封大國有唐宗室出為刺史國朝二宗相繼尹京咸欲本支強盛有磐石之安則奸雄不敢內窺而天下有所倚望矣願擇宗子之賢者內於宮中問安視膳以消奸萌外使尹京典郡 補之勢時狄青為樞密使

吳中復同訊遷右司諫安撫河北進戶部員外郎遷奏比部郎鄭平占籍真定有田七百餘頃請均其徭役著限田令復兼侍御史知雜事尋判都水監改度支副使權吏部終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馬遵字仲塗樂平人以監察御史為江淮發運判官就遷殿中侍御史為副使入為言事御史謫知宣州後復為右司諫以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吏部終直龍圖閣進性樂易善

議論其言事不為激訐故多見推行杜衍范仲淹皆稱道之吳中復字仲庶與國州永興人父仲舉為南唐池陽令嘗殺曹彬招降使者城陷被執請死彬義而釋之中復進士及第知峨眉縣廢民淫祠居官廉代還不載一物擢通判潭州孫抃薦為

監察御史中復謂初不相識抃曰昔人耻為呈身御史今豈有私簡錄 卷一百四十二 六 聖錄卷三 識面臺官耶世為名言俄遷殿中侍御史梁適罷亦出通判虔州未至復還臺命往按六潞河內臣劉恢欲以動搖富弼密告

所斷岡與國姓并上名岡中復馳至較其名乃趙征村也亦無岡勢以故得止又彈罷劉沆改右司諫同知諫院遷知雜御史轉戶部副使以天章閣待制歷知澤潞二州移河東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有巡轄官苛刻郵兵繁而鞭之中

復以為漸不可長戮其首惡而流其餘仍奏著令歷知成德永興軍成都府錄韓琦疏語止青苗使者不肯先事擾民熙寧併省郡邑言永康控制威茂不可廢為縣卒從其議關內早上疏請賑時相坐以不實削一階提舉玉隆觀起知荆南又坐過用公使酒免卒年六十八性樂易簡約好周人急士大夫多稱之從孫祥仁字智夫藍為雍丘主簿元祐中金水河堤壞遷屬

庀役得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見而異之徽宗初歲內多盜以知大鹿縣始至今賊曰民窮為盜我以警鎮之若亡命惟理故犯一切加誅毋得貸羣盜聞之相戒不入境中貴譚稷奴犯法按治亡所貸稷誣之徽宗遣戶部郎中宋喬年往鞠喬年矯仇吏也疾驅至慮囚撻罵別狀帑庚出入不能得其毫毛乃歸傳舍擇仁上謁迎笑曰本來蔡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行薦君矣尋召詣闕時方有事青唐據熙河路運判升直祕閣為副使從招討王厚領兵深入克爾席城柵加直龍圖閣集賢殿脩換為京畿都轉運使鄆州城惡受命更築或譏雜以沙土友不如此帝怒密遣取塊土緘之而來令衛卒三投之堅敏如削鐵讓不能售拜戶部侍郎兼知開封故事三日一聽訟庭下列曹吏十輩呼云某人送獄某人當杖某人去而尹無所可否擇仁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二 五 臺諫宋三

率而不能辨猶視而以見士大夫出入朝廷不復知人間有所謂羞恥事耶今而後決知足下非君子矣若訥忿上其書修亦生貶若訥加直史館轉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論王蒙正因緣戚里向徙郴州物議猶歎不可復予蔡州闔文應恣橫不法不宜為入內都知二人皆徒罷又奏大慶殿國之路寢非行禮不御非法服不坐豈可聚老釋為瀆慢二府留身得對幾及數刻何以盡萬幾宜賜坐從容如唐延英故事俄擢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轉河東都轉運使召還留判吏部流內銓兼侍讀權判刑部尚書母憂許給實俸服除加龍圖閣直學士史館修撰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春大旱帝問所由奏以陰陽不和責在宰相時賈昌朝吳育數爭事上前二人皆罷遂代育為樞密副使奏河朔重兵所積王則小醜釋而不討且啓亂階及城破朝議欲貸張得一死若訥劾其臣賊遂棄市皇祐初拜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三年為樞密使多抑內降覆奏不行都知王守忠欲得節度固執不可未幾以前驍段路人至死御史奏罷為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復為尚書左丞同羣牧制置使判尚書都省卒贈左僕射諡文莊生平強學善記該通泰漢以來諸史傳記尤喜申韓管子之書頗明曆學因母病兼通醫書考校張仲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祕要行世後名醫多山衛州皆本高氏學焉皇祐中制鐘律累奏定尺爭論連年不決若訥以漢貨泉度一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并損益祠祭服器悉見施用有集二十卷

沈邁字子山弋陽人登進士起家大理評事知侯官縣通判廣州累遷都官員外郎歷知真福二州慶曆初為侍御史言爵祿

所以勸臣下非功而拔則為濫今邊鄙屢警未聞廟堂之謀有以折外侮而以呂夷簡罷相輔臣皆進官無名進秩臣下何勸夏竦陰交內侍劉從愿內濟狡諂外專機務奸黨得計人主之權去矣其言切直權鹽鐵判官轉兵部員外郎三年歐陽脩上言天下官吏實多賢愚善惡朝廷無由通知乞置按察使選內外朝官丞郎中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過見官吏凡有公廉可狀皆朱書名下中材者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迺首被選與李絢俱進直史館邈京東絢京西皆以轉運加按察使歲餘入為侍御史知雜事未幾擢天章閣待制知澶州建徙河北陝西都轉運使歲中加刑部郎中知延州卒迺性疎爽有治才然少檢在廣州時歲逆劉王山會賓友縱酒與問里言笑無間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二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二

主

臺諫宋三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三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宋五之四

包拯

趙抃

唐介

吳及

孫甫

楊察

張存

田况

梅摯

姚仲孫

李京

魚周詢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登進士除大理評事知建昌縣以親老監和州稅解官歸養親亡廬墓終喪調知天長縣有告盜割其牛舌拯曰第歸殺而嚙之俄有告私殺牛者詰曰汝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徒知端州州歲貢硯石前守緣貢率倍取以遺權貴拯命纒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還拜御史裏行除監察御史論國家歲賂葬丹非禦戎上策宜練兵選將務實邊備又請重門下封駁之任及廢銅賊吏選用守宰行考試陰子之法時諸道轉運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吏多據細故務苛察吏不自安拯請罷之遣使拜丹典客問雄州新開便門欲誘我叛人刺疆事耶拯曰刺疆事何必便門况涿州亦常開門矣典客語塞久之歷三司戶部判官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出更京東陝西轉運使初秦隴斜谷務造船材木十萬又七州河橋竹索數十萬率課於民拯悉奏罷之進戶部副使與御史張擇行使河北調發軍食建議河北兵多財乏願分食內地又言漳河沃壤人不得耕邢洛趙三州民田萬頃荒為牧地悉請以予民解州鹽法病請往經度通商還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倖大臣請罷一切內降曲恩列上唐魏徵三疏願置之座右以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三

臺諫宋四

為龜鑒別條七事請明聽納辨朋黨惜人才去刻薄抑僥倖戒
典作不主先入之說朝廷多施行之立朝方嚴剛毅貴威宦官
為之歛手人至以其笑比黃河清尋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
轉運使請分河北屯兵就食河南充鄆齊濮曹濟諸郡不報徒
知瀛州諸州以公錢貿易積歲所負十餘萬悉奏除之以喪子
乞便郡知揚州徙廬州入為刑部郎中權知開封日開重門凡
訟牒得徑造庭下陳曲直毫髮不能欺童穉婦女皆知其名呼
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會大水拯奏
勢豪多築園柑侵惠民河致水淤塞悉令毀去嘉祐三年遷諫
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請立東宮帝問郊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
位憲職所請為宗廟萬世計陛下問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近
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笑曰徐當議之又請裁抑內侍減節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三 臺諫宋四
冗費條責諸路監司御史府選舉屬官事皆施行張方平為三
司使坐買豪民產拯劾罷之代以宋祁拯又劾祁在蜀燕飲過
度併罷祁遂命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修言此何異
蹶人之田而奪之牛者拯乃臥家不出帝命促之在任凡諸筦
庫供上物舊科率外郡者特為置場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
縲繫并械妻子者皆奏釋之六年拜給事中樞密副使轉禮部
侍郎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諡孝肅拯天性峭直不能偽辭
色以悅人雖其姊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故人無怨者平居無
私書故人親黨絕跡仕已通顯服食器用無異韋布時嘗曰後
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
吾志非吾子若孫也子縉早亡妻崔氏守節弘道錄拯常出其
媵在母家生子縉死崔氏取媵子歸撫之名曰縉以奉拯祀有

奏議十五卷 張擇行益都人登進士歷北海臨沂二簿為宣
州觀察推官大理寺丞除三院知雜御史擢天章閣待制知諫
院預爭張堯佐事累遷吏部員外戶部郎中集賢院修撰提舉
景靈宮卒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少孤貧刻意力學中景祐乙科為武
安軍推官民有赦前偽造印更赦而用吏當以死抃謂赦前不
用赦後不造議法不當死竟生之歲滿改著作郎知崇安母憂
廬墓三年縣榜所居里曰孝悌復知海陵江源通判泗州濠守
給士卒廩賜不均卒揚言欲為變守懼不出運使檄抃攝治至
則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會公亮薦為殿中侍御史聲稱凜然
彈劾不避權倖京師目為鐵面御史論宰相劉沆陳執中宜徵
王拱辰樞密王德用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臺諫吳充鞠真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三 臺諫宋四
卿刁約吳景初吳中復皆以直言居外得復召還一時名臣如
呂溱蔡襄吳奎韓絳歐陽修賈黯皆得留用其在言職不專姦
直多為國惜才掩其瑕疵故正人端士賴以安全者衆請外得
知睦州移梓州路轉運使西蜀地遠窮城小邑民或生不識使
者非行部無所不到父老喜相慰姦吏惕服故時州郡公相餽
遺非以身帥之俗為之變名除右司諫力論內侍鄧保信引退
兵董吉燒煉禁中以文成五利鄭注為比又論陳升之姦邪交
結宦官求進章二十餘上升之去抃亦罷知虔州虔素稱難治
抃御之嚴而不苛名戒諸縣令使人自為治令爭為盡力欲
以屢空嶺南孔道有旅死不能歸者抃悉授以舟并資其費歸
之名為侍御史知雜事改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
運使將按視府庫故相賈昌朝方守魏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

視吾藏者并曰舍是則他郡不服昌朝不悅會有詔募義勇有司愆期當坐官吏八百餘人并被告督之奏言河朔頗豐故應募者少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坐者獲免而募亦隨足昌朝愧服尋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為治尚寬簡有聚眾為妖祀者并察其無他止刑首惡餘並釋不問蜀民大悅英宗諭轉運使榮諲曰趙并中和之政也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川必更省府神宗立召知諫院大臣以為疑帝曰吾賴其直言耳入謝陳十事任道德揀輔弼別邪正去侈心信號令平賞罰謹幾密備不虞勿數赦容諫諍又論五費官室官濫兵冗土妖木灾多見納用未幾擢參知政事并益咸知遇與富弼會公亮唐介同心輔政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啓問安石初參政視舉朝若無人一日爭新法厲聲曰公輩坐不讀書爾并廷折之曰君失言矣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三 四 臺諫宋四

舉慶稷勢之時何書可讀與安石議論屢不協安石求去會韓琦奏至帝悟語執政立罷青苗并謂不若俟安石出而後罷及出持之愈堅并大悔恨既疏安石強辨自用違眾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及執政大臣多以言不聽而去而所置條例司使者四十輩騷動天下臣謂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奏入懇乞去位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道改青州會成都受成卒為變以大學士復知成都召見勞之曰前此例未有自政府往者能強為朕行乎對曰陛下所言即為法奚例之問因乞便宜從事既至益尚寬大呼卒長諭曰吾以身寄遠為天子撫一方汝宜清謹畏戢以率眾人轉相告止戍還莫敢為惡蜀郡晏然劔州民

私作僧牒或誣以謀逆并以意決之悉從輕比訪者議其縱朝廷取具獄問之皆與法合茂州彘剽掠境上懼討乞降將殺奴并盡心振救療病埋死役饑民修城使食其力全活以萬計復徙杭誅鋤強惡民不敢犯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諡清獻并和易長厚清修慎密人下見其喜慍不治貨業不畜聲妓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憚貧不可勝數日所為事夜必焚香告天不可告則不敢為也其為政善因俗設施寬猛互用在度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初去蜀以一琴一鶴自隨韓琦亟稱其有孟獻子之清子產之政叔向之賢幾於全德云 子虬字并仁由蔭登第通判江與温州代還為太僕丞擢監察御史父老請外以便養命提舉兩浙常平奉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三 五 臺諫宋四

父徧遊名山吳人以為榮元祐中復為御史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要途子弟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舉與寒士爭進自安石冒用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雋濫列侍從由是循習為常資望淺而反居事權繁重之地無出身而或預文字清切之班今宜杜其源又言臺諫雖稍遷而陰奪言責或畧行其言而退與善地或從講解兩全並立或示包容置而不問使忠鯁之士蒙羞諛佞之徒難退皆朝廷所宜深察也傳堯俞王巖叟梁燕孫升以事去虬言諸人才學術為世推重忠言嘉謨見於已試宜悉召還所言皆切時務蔡卞等忌之改都官員外郎出提點京東刑獄元符中歷鴻臚太僕二少卿卒家世篤孝行初處士孫作孝子傳及虬執父喪甘露降墓木虬卒子雲又哀毀而死人稱其世孝

一頁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1 反反外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知漳州卒州人合錢以贖介年尚幼謝不取擢第為武陵尉吏誣富民李氏殺人祭鬼守以屬介訊之無寔驗守怒白於朝遣御史方偕鞠之與介同守以下得罪偕受上賞介未嘗自言調平江令改任丘遣使往來苦誅索介坐器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桀者吾必執之使皆帖服去浴邊糖水歲溢害民田介以隄閘之反資為利通判德州移安撫司責轉運崔暉取庫絹配民而重其估暉怒馳檄按詰不為動既而果不行入為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會啓聖院造龍鳳車內出珠玉過為之飾介言太宗神御所在不可噴瀆詔亟毀去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吳奎包拯力爭奪二使無何復以宣徽使知河陽介語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獨抗言之併劾文彥博守蜀日造冊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三

六 臺詳宋四

奏乞如中復言然但徙河東久之入為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帝自至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為理願時延羣下發德音可否萬幾以幸天下又論宮禁恩澤不由中書宜有以抑絕嬪御賜予多先朝數倍宜有所廢損監司薦舉多文法小吏請令精擇端良敦朴之士毋與檢簿者同進諸路走馬承受凌擾郡縣可罷勿遣以權歸監司帝悉開納之俄與王陶論中丞韓絳以危法中傷富弼絳罷介亦請外出知荆南何劄知銀臺封還勅留權開封旋又論罷陳升之出知洪州加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樞密直學士知瀛州英宗為皇子熟其名治平初召為御史中丞入見奏臣無狀陛下過聽願獻愚忠自宜欲治之主非求絕世逃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餘烈在人未遠願覽已成之業以為監則天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三

七 臺詳宋四

為重於勅命遂削去之太宗又謂前代權臣用堂牒假此以為
 威福今如安石言則是政令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賢術為擅
 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安石又議謀殺人傷者許自首免死介
 曰此法天下皆謂不可獨安石以為可自是數與爭論帝特主
 其說介不勝憤疽發卒年六十介性簡伉以敢言見憚每官
 缺眾皆屬望觀其文采神宗以兩朝遺直故大用之擢居政府
 遭時有為而扼於安石少所建明聲名減於昔將終帝臨問流
 涕復往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藏本賜其家贈禮部尚書
 諡質直 子淑問字士憲登進士至殿中丞神宗擢監察御史
 襲行論以謹守家法時方勵精中旨數下一出特斷因奏當務
 大體別枉直使命必行今詔書求言久無施用必欲屈羣策
 以起治道願行其言又奏侍臣講讀不必分章句飾文辭帝王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三 八 臺諫宋四

之學務在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歷代致興亡之由延登正人
 博訪世務以求合先王則天下幸甚河北饑流人就食京師賑
 者出粟不繼以為誘之失業而就死地乃條上三策中丞滕甫
 以為邀名出通判復州改真州提點湖北刑獄坐言新法黜知
 信陽軍病免起知宜興湖州入為吏部員外郎引疾求外帝以
 為避事降監撫州酒稅哲宗立司馬光薦召為左司諫卒 義
 問字士宣善文辭應禮部試父引嫌罷熙寧中京西轉運黃好
 謙辟管勾文字神宗覽本道章奏知義問所為名除司農管當
 公事從會孝寬使河東還奏事記利害綱目於笏帝取而熟視
 歷舉以問應析如流喜曰欲見卿非今日也擢湖南轉運判官
 自免役行分戶五等儲其羨為別賦號家力錢義問悉奏除之
 移使京西時陝西用兵亡卒所至成聚請令詣官自陳給券續

食人以為便會有不悅者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點京東刑
 獄河北運副用文彥博薦加集賢修撰帥荆南請廢渠陽諸砦
 蠻楊晟秀叛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進直龍圖閣知廣州章惇
 治棄渠陽罪貶舒州團練副使復故官知穎昌府卒 孫恕崇
 寧初為華陽令以不能奉行茶法忤使者與弟南陵令意咸謝
 病免歸杜門躬耕恕尋以宣教郎致仕靖康元年中丞許翰言
 其高行詔起為監察御史意亦以宰相吳敏薦召對而貧不能
 行竟餒死

吳及字幾道通州靜海人第進士為侯官尉闕俗自壽者悉為
 獻正前後活五十人辟大理寺檢法官當官有守三司請重
 鑄鐵錢法至死及爭不可王者患曰大事當出一檢法耶及曰
 義理為先安有高下卒不為詘徙審刑院詳議官累遷太常博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三 九 臺諫宋四

士上疏言歷世用刑無如本朝之平恕者宜乎天降之祥而陛
 下方當隆盛之時未享繼嗣之慶臣竊惑焉夫肉刑之五其一
 曰宮所以除之者重絕人之世也今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勦絕
 人理希求富貴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天死者未易悉數夫
 有疾而天父母所悲况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况無罪乎
 故胎卵傷而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事有相因伏望順
 陽春生育之令濬發德音條禁宦官濫增養子擅宮童幼實以
 重法必然天心以應聖嗣增廣名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
 書奏帝重其言欲用為諫官以父憂去嘉祐三年始擢秘閣校
 理改右正言條上十餘事請汰冗兵省冗官除民疾苦多施用
 之又請擇館職分校館閣書并求遺書於天下語在藝文志又
 言日食者陰侵陽之戒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后

妃無權橫之家非所謂妻乘夫疆場無虞非所謂四夸侵中國
夫在陛下淵默臨朝使陰邪未盡屏左右親侍驛縱亡節將帥
匪人爲敵所輕因言孫河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前任麗
籍輕動寡謀屈野之鯁爲因深耻河由此坐廢歲饑又言春秋
有告糴之令漢二千石以上同國休戚今陛下恩施動植視人
如傷而州郡官司坐視流離擅與閉糴豈聖朝子育兆民之意
哉請諭如違制律從之遷右司諫在職數年以勁正稱遇事無
小大輒言嘗請毋納羣臣上尊號出後宮私身及非執事人毋
以御寶白劄賜近侍及賜家人冠帔比丘尼紫衣并責執政大
臣曰循苟簡畏避怨謫宜用唐李吉甫故事揀拔賢俊約杜預
遺法旌擢守令復置將作監屬專領營造罷都知任守忠駙馬
李瑋干求內降俄坐學士胡宿等劾與御史沈起增注磁湖鐵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三 十一 臺錄宋四

有聲如雷前代未有如此之久者惟唐高宗卽位晉州經歲地
震其後昭儀幾移唐祚天地災變應不虛生陛下欲救舒緩之
失在威福自主時出英譟以懾姦邪欲救羣陰之變在外謹戎
備內制後宮謹戎備則切責大臣使預圖兵防熟計成敗制後
宮則凡掖庭恩寵輒加裁節使無過分此應天之實蓋指莽丹
西夏及溫成之事也又言修媛寵恣市恩禍漸已萌貴賤有等
用物不宜過僭帝曰用物在有司朕恨不知甫曰所謂諫臣耳
日正以達不知也夏國乞盟又上一利四害時張子輿使回元
吳乞歲賣青鹽兼欲就京師互市諸物仍求增歲給之數甫言
元昊所乞直不下十餘萬緡况朝廷已許歲賜二十五萬若又
許其賣鹽則與遺莽丹物數相當使其聞之則貪得之心倍生
况先帝時德明累乞放行青鹽以其亂法不聽必待請之不已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三 十一 臺錄宋四

治大姓程叔良恩例出爲工部員外郎知廬州進戶部郎中直
昭文館知桂州卒錄其弟齊爲太廟齋郎

孫甫字子翰許州陽翟人少好學日誦數千言初舉學究出身

爲蔡州汝陽簿再舉及第爲華州推官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

丞知絳州翼城縣杜衍永興司錄譙對必引經義歷評天下

賢俊衍喜得益友諸生多從學問遷太常博士知永昌監益州

交子務轉運以交子多偽造紙弊欲廢不用甫謂偽弊可廢錢

不可廢但當嚴以治之可以小嫌害大利乎遂得不廢行入薦

授秘閣校理改右正言歷右司諫應詔進十二事按祖宗故實

校當世之治有所不逮者論述以爲諷諫名三聖政範時河北

降赤雪甫以爲赤青人君紓緩之應晉太康中武帝怠於政事

荒宴後宮故河陰降赤雪終致晉亂又忻州地震六年每震則

集七卷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

楊察字隱甫其先晉人從唐僖宗入蜀祖鈞從孟昶歸朝父居簡真宗時仕至都官員外郎官廬州因家合肥察幼孤七歲始能言母頗知書嘗自教之登景祐進士除將作監丞通判宿州遷著作郎直集賢院出知穎壽二州入為開封推官判三司鹽鐵度支勾院修起居注歷江南東路轉運兼按察使行部數地奸隱眾皆畏伏尤以舉官為急務不效俗吏倚拾美餘名為右正言權禮部貢院時請罷糊名考士及變文格為放軼以襲唐體察奏防禁一賞則奔競復起且文無今昔惟以體要為宗若肆其瀆漫亦非唐氏科選之法議遂寢避執政晏殊親嫌換龍圖閣待制母憂服除擢知制誥拜翰林學士權知開封遷右諫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三 臺諫宋四

議大夫至御史中丞論事無所避時舉御史細故皆置不取察言臺屬供奉殿中巡糾不法必得通今古治亂良直之臣今舉格太密恐英偉之士或有所遺又故事許風聞縱所言不當繫朝廷采擇近御史何郊以疑似之閒遽令中書詰問亦恐臺諫官畏罪緘默非所以廣言路也宰相陳執中以為忤未幾坐失出罷知信州復以侍讀學士徙揚州兼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改端明殿學士知益州遷禮部侍郎權三司使內侍楊永德毀祭於帝三司有獄辭連衛士皇城司不即遣有詔移開封鞠之祭乞罷遷戶部侍郎提舉集禧觀進承旨學士遇事明決勤於史職雖多益喜不厭以餌鍾乳過劑癯瘠猶入對商畫財利歸而大頓人以為用神太竭卒贈禮部尚書諡宣懿察美風儀敏於屬文為制誥皆雅緻有體當世稱之有文集二十卷無子以

兄子庶為嗣弟真舉進士第一通判潤州丁母憂毀瘠而卒張存字誠之冀州人舉進士為安肅軍判官天禧中始制身言書判科存預其選改著作佐郎知朝城縣寇準守大名異待之中丞王曙薦為殿中侍御史天聖八年罷百官轉對存請復之時曹修古等以忤旨廢黜進士林獻可因上封竄惡地存言自古忠直之諫實預理亂安危之機近世人臣為佞者多效忠者少遂使人君多知其美鮮知其惡至民有疾苦俗有衰弊皆壅而不聞此非人君之要道也俄歷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戶部度支副使天章閣待制為陝西都轉運使奏黃德和誣劉平朝廷采其說遣文彥博按治平始得直德和被誅元昊求款附議者猶執攻討之策存願羈縻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以母老憚行降待制徙澤州踰年復學士知成德軍言河北城久不治乃以為都轉運使盡城諸州入知開封坐失祭王則反降知汀州存婿李啟弟教因醉為妖言事覺自縊有諸其不死尚在賊中父母親屬以存故得免詔奪存職徙池州改郴州久之遷吏部侍郎拜禮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八諡恭安存性孝友每言兄弟手足妻妾外人奈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故嘗收恤宗屬嫁聘窮嫠不使一人失所家居於莊子孫非正衣冠不見與賓客燕接危坐終日未嘗傾倚棗疆河決勢逼冀城存自以為民望訖不肯徙卒亦無事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三 臺諫宋四

田况字元均冀州信都人祖行周晉亂沒於契丹父延昭景德中契丹寇澶州畧得數百人哀而縱之脫身南歸後生八子官至太子率府率延昭性沉摯教子甚嚴皆知名况卓犖有大志好讀書登甲科補江陵推官調楚州判官遷著作佐郎復舉賢

良方正還太常丞通判江寧夏竦辟陝西經畧判官朝廷以元
吳獨厥欲從羣臣議將用攻策况上疏陳七不可乞召兩府大
臣定議但令嚴設邊備若有侵掠出兵邀擊不必先事輕舉如
此則全威制勝有功而無患也由是罷出師議既又上治邊十
四事選右正言帝嘗面論政體頗以好名爲非意在遵守故常
况退而著論上之其畧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
舜三代之君雖未嘗好名而鴻烈休德皎若日月陛下倘奮乾
剛明聽斷則有英睿之名行威令備姦克則有神武之名斥奢
汰華風俗則有崇儉之名澄冗濫輕會飲則有廣愛之名悅亮
直惡諂媚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壅蔽則有勤政之名責功
實抑偷倖則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而不爲則天下何所望乎
從古以來聖賢之道曰名教忠誼之訓曰名節皆所以尊輔朝
廷綱紀人倫之大本也陛下從而非之則教化微節義廢無耻
之徒爭進而勸沮之方不行豈聖人殲世之義耶又將丹修天
德城多補若堡况復上疏言唐肅宗以天下未安除正衙奏事
別開延英以詢訪宰相蓋勿無侍衛獻可替否曲盡討論今北
敵桀慢而河朔將佐之才智甲兵之堅善道路之險巽城堦之
修治軍政之是非財用之多寡兩府大臣果能知其詳否臣前
自視如蕭英劉六符之時中外惶惑不知爲計願因燕閑從容
訪論思慮而預防之臣叨備耳目實係朝廷安危其切於進忠
如此尋爲陝西宣撫副使還領三班院保州雲翼軍殺州使據
城叛詔况度視聽便宜行事况爲區處營田汰諸路宣殺廣捷
等兀軍事遂平策元吳勢屈納款必令還廷州侵地毋過許歲
幣并入中青鹽請戮陝西酋殺主將隨行親兵其論甚偉然不

盡行也還拜樞密副使嘉祐三年爲樞密使朝廷將大用之以
坑殺降卒數百遂終無子以兒子爲後有奏議二十卷
梅摯字公儀成都新繁人登進士調大理評事知藍田上元二
縣徙知昭州通判蘇州言兩浙餓官貸種食本以行惠而督債
頗急反重困民詔緩輸期慶曆中擢殿中侍御史引洪範言工
總羣吏如歲四時有不順則省其職今日食於春地震於夏雨
水於秋一歲而變及三時此天意以陛下省職未至而丁寧戒
告也宜責躬修德以回上帝眷佑陰不勝陽則災異衰止而盛
德日起矣徙開封推官遷通判僧常瑩以簡札達官人聳官鄭
玉醉毆微巡卒悉杖配之改度支判官進侍御史兼知雜事論
石元孫不死行陣係縲辱國不斬無以厲邊臣李用和除宣徽
使加同平章事張堯佐推陝西運使皆非祖宗慎名器之意恐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三
上累聖德及奏減資政殿學士員名待制官同議政復百官轉
對帝稱其言事有體以爲戶部副使會宴契丹使紫宸殿故事
坐殿東廡下同列有言例坐殿上者與劉湜陳洎趙鼎出降知海
州徙蘇州復副使初河北歲饑益漕江淮米餉之後江淮饑有
司尚責其數擊奏減之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還判吏
部流內銓進龍圖閣學士知滑州滑歲調丁壯修河伐灘葦擊
以爲疲民奏用州兵代之河漲將決擊夜率官屬督工徒完隄
水不爲患詔獎其勞勾當三班院同知貢舉可如杭州帝賜詩
寵行累遷右諫議大夫改江寧河中卒摯性淳靜不爲矯厲之
行政迹亦如之平居未嘗問生業喜爲詩多警句有奏議四十
餘篇
姚仲孫字茂宗本曹南著姓曾祖仁嗣陳州商水令因家焉父

聯進士第一官止著作佐郎仲孫早孤事母孝擢進士補許州
 司理參軍民婦馬氏夫被殺以誣里胥仲孫請於知州曰幸毋
 遽決後果得殺人者調邢州推官徙資州更二守皆老事多決
 於仲孫運使檄詣富順監按疑獄全活數十人改大理寺丞知
 建昌縣先時運茶抵南康露積於道為霖潦所敗主吏多破產
 乃勸吏民即高阜為倉邑人利之徙判彭州上禦戎料敵之策
 名防邊龜鑑謂天下雖無事不可弛兵備改睦州歲早有詔賑
 民吏不時給仲孫幼主吏夜索丁籍盡給之累遷屯田戶部二
 員外郎王驥守益辟通判州事召為右司諫上方齋太廟而都
 知閭文應叱醫官聲聞御所及郭后暴崩中外莫不疑真毒者
 既出為秦州兵馬鈐轄痼疾復留仲孫再論之乃亟去除起居
 舍人歷知諫院管勾國子監兼知雜御史時諫議大夫至十二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三 臺諫朱四
 員仲孫奏謂是職朝廷妙選不宜歲月序進若視年勞槩授則
 數年之外其員益多請艱其選以處材望之臣餘悉次補卿監
 乃詔當選者奏聽旨初以諸路提刑還朝多擢省府請第其課
 為三等升黜之即詔領司考課之法歷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副
 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大修城壘兵備仁宗賜詔褒
 之權知澶州河壞明公埽絕浮橋仲孫親總役堤上埽一夕復
 完權知大名夜領禁兵塞金堤決河是歲澶魏雖大水民不及
 患進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屬西北備邊募兵益屯
 及賞賜聘問之費不可勝計皆悉心經度尋坐小吏詐為文符
 出知蔡州因母憂喪一目卒
 李京字伯升趙州人第進士歷平定軍判官冀州推官改大理
 寺丞知魏縣吏畏其嚴相率遁去監司多病其苛旬府任布獨

謂京能奉法不可墮吏奸計始賴以免徙知永昌縣通判趙州
 王拱辰薦由襄行遷監察御史奏西北二邊有窺伺中國之意
 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壞城郭覆廬舍歷死者以數萬殆今十年
 震動不已二月雷發聲在易為豫言萬物出地皆悅豫也八月
 收聲為歸妹言雷聲入地避羣陰之害也今孟夏雷未發聲豈
 非號令不信乎願陛下飭邊臣備敵彘戒輔臣慎命令以厭禍
 於未形又言尚美人棄外館多年比聞復召臣恐假媚道以為
 蠱惑宜亟絕之嬪御子苗繼宗緣恩為府界提點宜割帷簿之
 愛重名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帝多嘉納授右正言直集賢院
 同管勾國子監加史館修撰數上書論事宰相賈昌朝不悅坐
 囑吳鼎臣薦推直官李實謫太常博士監鄂州稅上疏自辯言
 鼎臣傾險包藏甘為鷹犬惟陛下察之未幾卒於官詔錄子謀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三 臺諫朱四
 郊社齋耶 吳鼎臣棣州人為侍御史希昌朝意告中丞高若
 訥以逐李京昌朝罷夏竦自北京召將入相鼎臣論竦在并州
 杖殺私僕且論議與陳執中不合不可共事遂罷竦以鼎臣為
 刑部員外郎知諫院朝廷方與契丹保誓約而楊懷敏增廣塘
 水輒生事命經度利害以為河北體量安撫使鼎臣依違顧望
 不能決及施昌言與昌朝議河事不合又令代之以度支副使
 拜天章閣待制數月卒
 魚周詢字裕之雍丘人早孤好學第進士為大理評事歷知南
 華分宜靜海三縣遷太常博士通判漢州常部眾救火植劬於
 前以警獲竊民無所失以屯田員外郎知真州徙提點荆湖南
 路刑獄求便郡知安州改蔡州召為侍御史安撫京西賜緋衣
 銀魚擢開封判官又使陝西刺民兵還判三司理欠憑由司進

起居舍人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改三司鹽鐵副使時城渭州尹洙鄭戩爭事未決詔與都轉運程戡相利害周詢是戡議遂城之遷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知成德軍徙河北都轉運使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慶曆八年上患天下急務手詔近臣訪之周詢上疏言西陲禦備天下釋騷越募兵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用不足臣謂祖宗初有天下所制疆域及兵甲租賦比今尚寡然而摧堅震敵府庫無空虛之弊縣官無煩費之勞皆因賞信罰必將選兵精所致近元昊背惠四方宿師朝廷用空疎闕茸者為福裨以游惰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即大敗小戰輒小奔徒日費千金費官鬻爵更錢壞法禁鹽損民今元昊已死幼子新立乃朝廷寬財用惜民力之時矧去秋水旱繼作今春饑饉相屬生靈重困於茲為劇願委本路安撫與弘簡錄卷一百四十三宋守邊掌計臣僚速議裁減冗兵節抑浮費禁止橫歛去武臣之庸懦出守宰之貪殘仍冀特發宸衷出內帑錢以助關陝通鹽商之利改錢幣之法然後勸勉農桑隱括稅籍收遺利抑兼井則公有美財私有餘力矣又言承平寔久仕進多門人污政濫員多闕少額置有常詔除無限預闕籍服武弁者坐費水衡之給虛計歲考之期赴銓調守選格者居多困乏之歎行寡廉耻之風負瑕戮服輿臺者亦置班列而又亟更數易交錯道路官冗之弊一至於此願陛下特詔進士諸科中第解褐無令過多其文武班奏薦并流外官權停五七年自然名器不濫奔競衰息矣又言今牧守之職罕聞奏最臣謂國家監前代之患一切用京官為郡守雖地處蕃宣而秩為卿監班行雜冗序遷者衆願詔兩府選委如兩任通判可知州軍若治狀尤異即升省府

其常例除補一切停罷則進擢得人牧守重矣又言將帥之利非文武兼備不可遽任近者西北有警補授帥臣出於遽梓索無信義以結士心又乏莊嚴以正師律往往退則奔北進則被擒虧損威靈取侮敵國未有若今之甚者也願擇各臣選舉深博有謀知兵練武之士不限資級試以邊任如祖宗朝任郭進李漢超故事使其足以取重則安有不稱職之憂乎時執政及近臣所對多疎闕仁宗嘉其詳敏坐舉張得一出知永興軍改成德軍未行帝嗟悼之特贈工部侍郎周詢性平易聞見該洽明吏事在安州時園吏見大蛇垂鬣俯仰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傳以為異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三

卷一百四十三

宋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濟仰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道平校閱

臺諫 宋五之五

蔡襄留孫 孫沔 余靖 王昉 郭申錫

范師道 彭思永 唐詢父庸 陳薦 楊繪

龔鼎臣 韓贊 李兌從弟 賈黯 滕元發

劉述劉琦

蔡襄字君謨仙游人登進士調西京留守推官薦為館閣校勘
會范仲淹以言事去余靖論抹之尹洙請與同貶歐陽修移書
責司諫高若訥由是三人皆坐譴襄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爭
相傳誦契丹使買歸張於幽州館一不肖指若訥也未幾仁宗

卷一百四十四

臺諫宋五

親推靖修及王素為諫官襄又作詩以賀帝亦命襄知諫院襄
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乃上疏曰竊聞任諫非難聽諫為難
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
造為禦之之說指意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而已夫忠臣引
君當道豈敢避名忠憤所激何有好進人君聽諫萬世美譽何
為彰過若乃巧佞之徒捨其事之難言擇其無所忤者時一發
焉退而揚揚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循默苟容無所媿
耻躡資累級以挹顯仕此之謂好進君心之非不救之於未然
成其過失傳之天下後世愈不可掩此之謂彰君過願陛下察
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時又罷夏竦樞密用韓琦范仲
淹襄言陛下退一邪進一賢豈遂闕天下輕重哉然而士大夫
相與賀於朝庶民相與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者蓋一邪

退則其類亦退一賢進則其類亦進眾邪並退眾賢並進海內
有不泰乎雖然臣切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既得良醫矣信
任不疑非徒愈病又獲壽康使醫雖良術不盡用則病且日深
後有和扁難責效矣其言多類此又因旱蝗日食地震疊見言
災害之來皆由人事原其所致君臣上下皆有闕失夫不專聽
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君上之失也
操致主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畫以矯時弊以副委失此
大臣之失也制有弊政而不能正民有疾痛而不能達此臣等
之罪也疏山聞者悚然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任職論事無所
回撓開寶浮圖災詔取舊瘞舍利以入宮人傳奉多有灼臂落
髮者又亟議營復襄諫非禮之福不可徵幸今生民困苦四裔
驕慢陛下當修人事奈何專信佛法元昊納款始自稱兀卒既

卷一百四十四

臺諫宋五

又譯為吾祖襄言吾祖者猶云我翁慢侮甚矣使朝廷賜之詔
而亦稱吾祖是何等語耶又言天下兵百萬苟無誅殺決行之
令必開驕慢暴亂之源今保州卒作亂推懦兵十餘輩為首惡
而殺之以求招撫從而聽之豈不為四方笑乞盡誅之詔從其
議母老求知福州為福建轉運使開古五塘溉民田奏減五代
時丁口稅之半復召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帝遇之益厚賜其母
冠帔手書君謨兩字賜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襄精於吏
事談笑剖決破姦發隱吏不能欺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備
禮招郡士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延誨諸生俗重凶儀親亡或
祕不舉破產飯僧襄下令禁止徙知泉州萬安渡絕海而濟行
旅苦其險襄立石為梁長三百六十丈種蠟於礎以為固至今
賴之名為翰林學士移三司使較天下盈虛出入量方以制用

刻剔蠶弊簿書紀綱皆可法則會英宗與皇太后有疑言傳聞
襄有疏論帝不當立乃乞外拜端明殿學士知杭州治平三年
丁母憂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襄為文清道粹美工書法為
當時第一仁宗命書元舅隴西王及溫成后父碑辭曰此待詔
職耳終不奉詔於朋友尚信義聞其喪不御酒肉為位而哭神
宗未及識之而問其名宰相王珪等列其賢以為可惜帝惻然
哀之特官其幼子以為秘書正字後蔡京同郡晚出欲附名闕
自稱族弟政和初孫佃廷試唱名舉首京以族孫引緣降為第
二佃終身恨之 曾孫沈字子平徙雷川父伸左中大夫以蔭
補將仕郎中法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山知吉州召為刑部員
外郎判度支南渡遷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知鎮江府
時久旱郡民築陂渚水灌溉會西溪卒移屯建康船楫相銜漕
司撤郡決水放之父老泣訴沈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已而大
雨漕運通歲又大熟民歌之曰我猶我水以灌以溉得我不奪
蔡公是賴就除司農少卿言鎮江三邑稅戶客戶輪丁各異請
為一體所輸丁絹依和買之直計尺折納人給一鈔官自買絹
起發公私皆便上嘉納召為戶部侍郎試吏部尚書未幾改戶
部尚書求去除徽猷閣學士知寧國府奉祠歸卒年五十七沈
清介事親孝以曾祖襄未易名力請于朝賜諡忠惠所得俸每
以振親戚之貧者卒之日囊無餘資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四

三 查錄宋五

屢生星變河決疾疫流離等事責監永州酒改通判潭州知處
州徙楚州所在皆著能迹復為監察御史轉左正言論事益有
直名首言呂夷簡任中書二十年言聽計從三冠輔相有宋得
君一人而已及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恨不移所疾患於身
四方傳聞為之泣下未知何以為報而當國以來黜忠言廢直
道所薦王隨陳堯叟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忿爭取笑張士遜本
乏遠識取冠台席致廢國事豈真不知進賢為社稷遠圖夷簡
但引不若已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已不可
冀復思已而名用之也既而復還秉政正宜振紀綱修廢墜選
賢任能節用養兵奈何自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于茲三年不
更一事惟以姑息為安避謗為務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求
賂無厭兵職貨恃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天下皆稱賢
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天下皆謂儉邪而陛下不知者用
黨蔽之也乃復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
雖盤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矣書聞識者喜其察切遷工部員
外郎以天章閣待制充陝西轉運使遷禮部郎中為環慶路都
總管安撫經畧使知慶州邊人服其能元昊死諸將欲乘隙大
舉汧以為乘危伐喪非中國體三司給特支物恐軍士有怨語
賴汧彈壓無敢譁者屢陝西河東都轉運使再知慶州養練士
卒招撫蕃奔聚戰亡遺骸葬祭之軍皆感泣遷龍圖閣樞密直
學士知成都母喪服除更陝西都轉運會京東多盜移知徐州
明購賞嚴討盜遂止徙秦州值僂寇反汧入見言西事不煩
聖慮當以嶺南為憂臣親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明日果
聞將偕死帝諭執政誠如汧料屢籍奏為湖南江西安撫使兼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四

四 查錄宋五

廣南東西路以便宜行事請益發騎兵增選偏裨求武庫精甲
憂賊度嶺而北檄名湖南北大兵繕治營壘多具宴犒賊疑不
敢進會遣狄青與沔會遂敗智高留沔治後事還給事中及還
帝問勞解御帶賜之拜樞密副使令讀張貴妃后冊辭非故事
求罷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遷大學士徙青與并州沔聚於
宴游好女色妻遼氏悍妬言者廉其帷薄數事以聞徙齊州貴
寧國軍節副復光祿卿分司南京居宿州遇恩起知涿州以禮
部侍郎致仕英宗遷戶部侍郎歐陽修薦起知河中府轉觀文
殿學士三知慶州徙延州道卒居官以才力聞性強直少所畏
憚然跌蕩不守士節初陝西川兵朝廷多假倚邊臣集事近臣
出帥或驕恣越法及沔廢後真定呂滌得罪自此守帥之權微
矣

私簡錄 卷一百四十四 五 臺諫宋五

余靖守安道韶州曲江人少以文學稱鄉里不事羈檢起家進
士為贛縣尉試書判拔萃科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遷祕書丞
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併校司馬遷范曄二史書奏摺集
賢校理范仲淹貶饒州廷臣莫敢言靖言仲淹以刺譏大臣重
被譴論倘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
汲黯在廷指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龜蹠漢皇吳主
熟問皆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疏入落職監筠州酒稅由是知
名徒監泰州稅知英州遷太常博士復校理同知諫院慶曆中
為右正言時仁宗銳意更弊靖言朝廷威制天下在賞罰今官
吏債事四方羣盜蜂起大臣懼礙守常不立法禁州郡又不能
制大可為國家憂請定賊發捕獲之賞及為賊劫質亡失器甲
除名追官之罰又言太白犯歲星并左執法請責躬修德以謝

大變使契丹辭日條奏數十事日幾昃乃罷進修起居注開寶
寺塔災復疏言臣聞帝王之道能勤儉厭德感動人心則雖有
危難後必安濟日今西陲用兵國帑虛竭民亡儲蓄十室九空
正宜勤勞罪已憂人之憂則四民安居海內蒙福如不恤民病
廣事浮費非天下所望也又言是非予奪之間貴乎一體曩者
郎中呂覽以治獄祈易章綬陛下諭以朕不欲因鞫囚與人恩
澤臣已書之記注今博士王真又以治獄賜五品服臣竊以為
前日論覺是則今日賜真非矣後人不知必以深文重法希陛
下意其說多見納用又言戎事有機國力有限景德中契丹之
患近在封域之內止捐金縑三十萬今元昊之警遠在邊鄙之
外所予至二十六萬若復增益契丹間之寧不生心無厭之求
自此始矣擢知制誥契丹不以朝廷欲加封元昊以兵臨西境

私簡錄 卷一百四十四 六 臺諫宋五

願為中國討賊請罷和議朝論難之以靖數言契丹挾詐不可
輕許遣靖往報卒屈其議靖凡三使契丹亦習其語偶作番語
詩為御史王平等劾出知吉州初靖為諫官時嘗劾博士茹孝
標匿母喪坐廢至是詣闕言其少游廣州犯法受榜靖聞之求
侍養歸改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已而遷衛尉卿知虔州父憂值
儂寇反起復為祕書監知桂州委以廣南西路經制值智高西
走邕州靖策其必結交吐魯諸峒以自固乃約李德政會兵共
擊備萬人糧以待又募儂黃諸姓酋長皆縻以職使不與合謀
既而狄青孫沔被命共討賊平遷給事中御史梁禧言其賞薄
遷工部侍郎及諸將班師獨留廣西遣人入特磨道擒智高
母子弟三人生致之闕下加集賢院學士徙知潭青二州交趾
蔡申紹泰寇邕州殺五巡檢復命安撫廣西至則召其用事臣

費嘉祐詰問答以近遜種落相侵誤犯官軍願悉推治還所掠及械罪人自贖靖厚賜遣去遂不復出擢工部尚書知廣州代歸卒贈刑部尚書諡曰襄

王陶字樂道京兆萬年人第進士為韓琦所知驟加獎拔至太常丞以登朝在郊祀後恩不及親父喪乞還所遷官巧追贈詔特聽之服闋除太子中允嘉祐初為監察御史裏行衛卒入延福宮為變有司引疎決恩降其罪陶言禁省之嚴不應川外間例詔悉流海島主者皆論罰中貴人導丹客入禁廷陶引漢唐方士例請戮之論陳升之為樞副不當升之去陶亦出知衛州明年復為右正言上言自至和中羣臣交章請擇宗室親賢建儲嗣及命宗實知宗正寺浸潤稽緩踰年不就職或云事由嬪御宦侍姑息之語聖意因而惑焉臣恐海內臣民將謂陛下昔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四

七

聖訓宋五

者親發德音順天意安人心銳為此舉今者聽左右近倖疑之中外搖搖之心復起自此姦邪得伺間隙臣切痛之因請對仁宗謂別與一名目乃立為皇子皆其力也英宗即位加直史館修起居注為皇子伴讀淮陽穎王府翊善進知制誥尋以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未幾名為太子詹事神宗立以東宮舊臣遷樞密直學士拜御史中丞陶欲自覲重位乃與琦立異琦以郭遠簽書樞密令陶宣撫陝西復詔還都陶言琦用太祖故事置遠二府命將出師劫制人主必有姦言惑亂聖德願罷遠帝曰遠先帝所用今無罪黜之是章先帝用人之失不可陶既不得逞遂奏琦不押文德常朝班以為跋扈陶意帝初臨御頗不悅執政之專將必易置大臣故盡力攻琦琦閉門待罪帝徙陶為翰林學士旋出知陳州入權知三司使呂公著言其反覆不可

近帝亦薄其為人除侍讀學士歷知蔡許汝三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元豐三年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諡文恪陶微時苦貧與母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周之又捐金為之娶及貴而尹洛愚老喪明往謁意必念舊哀已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已愚大夫望歸而病死聞者益薄之

郭申錫字延之唐宰相元振後裔登進士為晉陵尉民有訴其弟為人所殺察其色懼而不哀詰曰得非汝自謀殺弟乎訊之果然擢知博州戍兵欲脅眾為亂申錫為戮一人餘二人乃定仁宗謂小官臨事如此豈易得耶召為御史臺推直官數上疏論事遷侍御史知雜事屢詆權倖無所避論余靖引胡恢有醜行高若訥引范祥啓邊釁帝謂近世士大夫未達時好指陳時事及被進用緘口不言若申錫不多見也河北奏契丹造泛使至命為體量安撫使還遷鹽鐵副使未幾以天章閣待制出知鄧州河中與滕元發奏種諤薛向擅發諸路兵城綏州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為內憂後如其言及諒祚死請捐前過聽其子襲爵若邊鄙守禦策言二敵賴歲幣甚厚渝平豈其所利必有以致之但得重將守邊不要功生事則善矣久之以給事中致仕年七十七而卒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四

八

聖訓宋五

范師道字貫之長洲人第進士為撫州判官擢知廣德軍禁張王廟殺牛以祠改許州通判累遷都官員外郎吳育舉為監察御史請罷內降推恩擇宰相久其任遷宗室賢者養官中備儲貳皇祐中賈昌朝議置五輔郡號為京師拱衛而宦官欲謀廣從兵取京畿財賦贍之因以收事柄師道力陳非便罷之舊制四年貢舉士苦淹滯請引為三年引例補外出知常州徙廣南

東路轉運使舊補攝官皆委吏胥無先後遠近之差師道始為置籍次第遺補名為鹽鐵判官改兩浙轉運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上疏禮以制情義以奪受近因官人數多而出之此盛德事竊聞後宮周氏董氏誕育公主諸閹女御並為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庭御寶白劄遷拜甚多夫周董尚可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員應制止七人祖宗朝宮閣給侍不過二三四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閹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人不能詳知謂陛下寵幸太過恩澤不節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濟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且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人之俸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與馬進之不可不以其道也又東南大星隕有聲如雷疏言漢晉天文志天狗所下為破軍殺將伏尸流血廿

私簡錄 卷一百四十四 九 奎謙宋五

氏圖經天狗移大賊起今朝廷備逃防盜未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愚士卒雖多動勇者少小人思亂伺隙乃作必有包藏險心投隙而動者宜揀拔將帥練卒伍詔天下預為備禦選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奏王德用程戡不當領樞密宦官石全彬閻士良不當升進出知福州尋以戶工二部郎中為三司鹽鐵副使遷直龍圖閣知明州卒前後在言責厲風操有聞即言仁宗晚年尤恭儉四方無事所言雖過每優容之

彭思永字季長廬陵人第進士歷知南海分寧二縣通判睦州值台州大水城敗人溺撤思永往攝治葬死厚生伐木助民不數月公私舍皆具築城高於前堅厚如之擢知湖州遷常州皇祐初入為侍御史論內降弊政非盛世所當有未幾明堂覃恩有傳百姓皆進秩者時張堯佐覲執政王守忠求旄節命雖未

下思永皆先事而言帝怒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為之請乃解臺職以汎思轉司封員外郎充湖北轉運使降下溪蠻彭仕義加直史館收益州路治成都府吏偷盜公錢付獄已三歲出入自如思永攝府事甫一日即具獄民以楮券為市藏衣帶中盜置刃於爪捷取之解敗者思永擒得一人案治之悉歸其黨隸兵間中使茂嗣峨眉率留成都培珍玩價值數百萬錢悉出於民思永脫其三之一使怒去然亦不能有所中傷也尋為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勸民種麻桑更賦稅徙知江寧治平中召為御史中丞漢王有稱親之議言事者爭之皆斥去思永更上疏極論曰漢王生陛下而仁宗以陛下為嗣是仁宗為皇考而漢王於屬為伯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也陛下為仁廟子日考日親乃仁廟也

私簡錄 卷一百四十四 十 奎謙宋五

若更施於漢王是有二親矣使王與諸父等無有殊別則於大孝之心亦為難安臣以為當尊為漢國大王祭告之辭則曰姪嗣皇帝書名昭告於皇伯父在王則極尊崇之道而於仁廟亦無所嫌矣此萬世之法也疏入英宗感其切至垂欲施行而中書持之甚力卒不果神宗即位御史蔣之奇糾歐陽修陰事倚思永為助思永言惟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建漢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遂以專恣朋黨劾之有詔問語所從來思永不對乃出知黃州改太平縣寧三年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生平仁厚廉恕兒時且起就學有金釵墮於門外默坐以須俄而物色者至即以付之其人欲謝笑而不荅始就舉持數釧為資客至出玩之或墜其一於袖間眾為求索荅曰數止此耳已而客舉手揖釧墜於地眾服其雅量居母喪鄉

人餽之一無所受子衛亦孝謹以父老棄官家居十餘年族里稱之

唐詢字彥猷錢塘人父肅字叔元七歲能誦五經錢俶聞其名而慕之與孫何丁謂曹商游從學者衆第進士調郿縣簿徙秦州司理參軍有商人寓逆旅夜聞呼聲往視乃同宿者殺人亡去血沾其衣捕吏執之獄具尉疑有冤持之數日果得殺人者由是有名雷有終辟觀察推官遷著作佐郎歷知開喜福昌二縣通判陝州召拜監察御史歷遷工部郎中知洪州擢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還遷刑部郎龍圖閣待制卒詢初蔭將作監簿天聖中獻文賜及第知長興縣以太常博士知歸州與賈昌朝親嫌吳育薦爲監察御史喪母服除育方參政故事當罷言職昌朝欲留不得以知盛州北入見中丞張方平奏留之詢由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四 主 臺錄宋五

中卒贈禮部侍郎有集三十卷好畜現有硯錄三卷 子珂以蔭得官熙寧初上書言秦二世制於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疆

凡今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安石薦使置對賜進士出身爲崇文院校書上簿其爲人除知錢塘安石欲留之令鄧綰薦爲監察御史復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越故事祇除太子中允以本官同知諫院珂果怒安石易已連上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伺百官起居日扣陛自陳臣前所言皆大臣不法請爲陛下一一陳之珂指笏展疏且目安石令近御坐以聽安石行遲遲珂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而進珂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畧言其事作威福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等曲事無異厮僕曾布元絳薛向陳繹願指氣使大類家奴任張琥李定爲爪牙張商英爲鷹犬逆意者雖賢爲不肖附已者雖不肖爲賢諸臣皆慚懼俛首未詎安石爲李和甫處杞上屢止之珂慷慨自若略不退懾諷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閣門糾其竄亂朝儀貶潮州別駕鄧綰自劾移舉且申救之改監廣州軍資庫徙吉州酒稅卒

陳薦字彥升邢州沙河人登進士爲華陽尉有盜殺人并母而不獲縣欲文致二人以追責薦不可曰烏有誣人以自貴者已而獲盜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薦性木澁簡澹琦深知之每語人曰廉於進身於退嫌疑間毫髮不處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彥升者無幾也薦爲祕閣校理判登聞檢院知太常禮院英宗出閣選爲記室參軍直集賢院神宗爲皇太子加右諭德卽位拜天章閣待制知制誥轉知諫院論薛向輕舉寡謀取橫山之功

不成乞以漢王恢之罪罪之曾公亮因御史楊繪言已過欲杜其口改遷侍讀薦奏使其所言是宜責宰相不當以官廢之既入不報改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會河決棗壘劾議役丁夫八萬於恩冀深瀛之間築堤三百六十里期一月就功薦言民力方困假以歲月民工兩便詔從之還判吏部滄內銓并太常寺議學校貢舉法請會三年貢士數均之諸路計察孝廉如漢制權御史臺言李定匿服罷臺事又議典禮不合出知蔡州召為寶文閣學士兼侍讀進資政殿學士屢求退提舉崇福宮卒年六十九贈光祿大夫其子厚御史臺主簿

楊繪字元素綿竹人少奇警讀書五行俱下為文立就名聞西州登上第通判荆南以集賢校理為開封推官遇事迎刃而解日未午率沛然仁宗愛其才欲超賓侍從執政以年少不用母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四 五 臺兼宋五

老請知眉州徙與元府在郡獄無繫囚值麻失緣視盜跡不類人即呼戲沐猴者一訊具伏人服其明神宗立名修起居注知制誥探知諫院適遣內侍王中正李舜舉等使陝西上言陛下新即位天下拭目以觀初政館閣臺省之士不為少何藉一二中人而遣之乎不報執政以向傳範久領那有聲使安撫京東兼守鄆州繪言其外戚匪宜又論曾公亮持國名器視如已物向與曾鞏同官越州占民田為郡守所繩鞏深庇之今用鞏為史官私也帝為寢之改兼侍讀固辭召中丞滕甫諭意稱繪抗跡孤遠立朝寡援不畏強禦知無不為朕一見許其忠蓋擢實言職信亦篤矣今日之除姑令少避爾繪曰為臣不得其言則去經筵非姑息之地卒不拜未閱月復知諫院拜御史中丞言安石用事賢士多謝去老成舊臣不可不惜若范鎮富弼司馬

光皆未及七十而相繼引退陛下可不思其故乎時用經術取士獨不及春秋繪請令學者以三傳講解及免役法行逐戶科率多者至三百千繪陳其難行有五詔分析繪固執前議罷為侍讀學士知亳州歷應天杭州再為翰林學士朝議欲加孔子帝號以為非禮又言不宜用慶曆改置閭悉從之常薦屬吏王承年御史蔡承禧言其私通饋賂貶荆南節度副使數月分司南京改提舉太平觀起知興國軍元祐初復天章閣待制再知杭州卒年六十二有文集八十卷生平表裏洞達一出於誠范祖禹深重之為吏強敏多主愛利而受性疎曠訖以是廢

龔鼎臣字輔之鄆州須城人武陵令誘衷之子幼孤自立登景祐進士為平陰縣簿疏泄瀦水得良田數千頃調孟州司法參軍轉泰寧軍掌書記會有讒石介不死鼎臣願以閤門證之杜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四 五 臺兼宋五

行出奏禁示曰吾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如是未可量也舉為著作佐郎知萊蕪縣徙知濠陽改秘書丞母憂服除知安丘召試秘閣轉太常博士賜五品服知渠州渠故僻陋無學者鼎臣為請于朝建廟學選邑子為諸生日與講說立課肄法州人始有登科者既去繪像事之名入編校史館書籍擢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請罷錫春宴為去冬大旱非君臣同樂之時又日當食陰雲不見為異益大願精思力行進賢遠佞以蒼天誠論都知鄧保信罪狀不應出入禁中蘇安靜年未五十不應起押班妃嬪贈三代僭后禮董淑妃不應賜諡凡大禮赦請準太平興國詔書前期下禁約後有犯不原以杜指赦為姦者朝廷多徇開封三司於法外斷獄願先付中書審畫悉從其請著為令尋兼管勾國子監判登聞檢院詳定寬恤民力奏議淮南災為體量

安撫使獨進振貸全活甚衆拜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
賜三品服轉吏禮二部郎中論宗室宜歲試補外官請汰濫官
冗兵蕃財用禁奔靡連劾薛向姦基驚市馬罔上取悅英宗
登極屢乞延訪臣下親決國事勸皇太后早還政及捲簾而御
璽未復又極論之又言昭陵遺訓從儉景靈神御殿不宜增修
以彰先帝恭德改集賢殿修撰知應天江寧二府召還判太常
禮儀事神宗卽位判吏部流內銓選人得官侍班謝辭率皆留
滯鼎臣奏易爲門謝人甚便之明堂議侑帝鼎臣奏嚴父莫大
於配天未聞以祖乃奉英宗配王安石欲坐講下禮官議以爲
不可安石不悅求補外知兗州時諸道方田使者希功賞樂取
稅虛額及嘗所獨者加舊籍以病民鼎臣一無所增按籍差次
列爲十等充人德之尋以吏部郎提舉西京崇福宮復起判太
常寺留守南京陞上顧語移晷喜曰人言卿老不任事精明
乃爾行且用卿矣適河決曹村流殍滿野爲勞來振拊歸者不
可勝計未幾拜諫議大夫京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改大中大夫
請老提舉亳州太清宮以正議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七在言路
累歲澗畧細故至大事無所顧忌然其言優游和平不爲峻激
使人主易聽退亦未嘗語人故其事多施行
韓贊字獻臣齊州長山人起家進士至殿中侍御史坐微累黜
監江州稅除知睦州復爲侍御史荆湖災持節安撫奏除馬氏
計丁輸米舊弊改知諫院舉劾無所避以天章閣待制歷知滄
瀛二州遷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商胡而北議者
欲復之計工數百萬贊言北流旣安驟更之未必能成功不若
開魏金隄使分注故道支爲兩河可紓水患遣使相視如其策

繼役三千人幾月而畢入判都水監權開封尹政簡而治出知
河南建永厚陵費省而不擾神宗稱之還知審刑院糾察在京
刑獄知徐州以吏部侍郎致仕贊自奉至約所得祿賜買田贍
族黨賴以活者百數退休十五年謝絕人事讀書賦詩自娛年
八十五卒
李兌字于西臨潁人登進士歷屯田員外郎殿中侍御史按齊
州叛卒獄成有欲夜篡囚者兌以便宜斬之人服其略改同知
諫院太常新樂成王拱辰謂十二鐘磬一以黃鍾爲律與古異
胡瑗及阮逸亦言聲不能諧詔近臣集議久而不決兌言樂之
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詎容輕議願參新舊但取諧和近雅
者合而用之進侍御史知雜事擢知諫院時轉運使制祿與郡
守異有用彈劾奪罷及老疾請郡者一切仍奉兌言非所以勸
沮乃詔悉依所居官資在言職十年凡所論諫不自表襮故鮮
傳世以天章閣待制出知杭州帝書安民二字賜之尋徙越州
加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以清節稱還知河陽帝又寵以詩徙
鄧州政尚簡嚴有富人榜僕死係頸投井中爲解允駁云旣赴
井無自縊理訊果服罪入朝得對便殿力丐退英宗愛其老命
無拜然尚精明以爲集賢學士判西京御史臺積官尚書右丞
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六諡曰莊從弟先字淵宗登進士
爲虔州觀州推官攝吉州永新令兩州俗尚訟先爲辨枉直皆
得其平歷知信撫楚三州南安軍利梓江東淮南轉運使壽春
民陳氏施僧田其後貧往丐食僧逐之取園中笋執以爲盜先
詰其由奪田半還之所至治民如家人積官至祕書監致仕事
兄允彌篤後以子庭玉敘封得大中大夫卒年八十三庭玉年

六十卽棄官歸養人賢其家法

賈黯字直儒鄧州穰人進士第一除將作監丞迺判襄州還為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遷左正言自以遭遇備員謀職果於言事凡言從中出不由臣下彈奏皆論之杜樞駁張彥方欲忤執政意以他罪絀樞黯言其無罪不可以貴近陰肆譏毀害及善良時討儂智高命余靖楊敞廣南東西皆許便宜行事黯言臨事指縱不一則下將無所適從若靖專制西路賊散東嚮又非所統無以使衆請并付靖經制兩路從之皇祐四年同修起居注遷左司諫宰相劉沆請中外薦舉陳乞一切用例以詔命從事論者以為非便黯奏罷之會靈觀災言天意所欲廢當罷管轄救守衛以示儆懼修省之意仁宗御邇英閣名侍臣講讀訪問政體黯言修注官不宜先出請并召侍許之攝知制誥詔直龍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四

七

聖宋五

闕閣錢延年不才不宜擢天章閣待制封還詞目命遂寢劾益州推官桑澤父死赴調京師桑澤廢棄終身福州推官劉朴挾數術言人禍福黯奏罷之詔以為靈臺郎時詔兩制兩省官惟公事許至中書密院見執政黯言朝廷無故疑問羣臣自為疎薄因舉先朝謝泌駁王禹偁故事追寢前詔尋出知許州徙襄州迎父之官有故人在部中父遣卒致問黯答卒父恚還里及疾亟黯遽歸省御史劾其擅離絀知鄂州父喪服除為翰林學士請寬唐介等坐言陳升之不當柄用補外知密院官更有以祖父嫌名請授他官者黯舉雍熙中詔書惟三省御史臺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餘不在此制累遷左司郎中樞知開封嚴獄吏謹視罪囚歲計度死多少而賞罰之吏額七百須有闕乃補然所斷治或山已見人不以為允中丞王疇與其屬陳

經等皆言黯剛復自任救書下府罪應釋者反重刑之罷提舉在京諸司庫務英宗遷中書舍人預修仁宗實錄時皇子並除檢校太傅黯言三師天子之所師法子為父師於義不可蓋前代因循弗思之過下中書議謂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者國朝以三師三公皆虛名故因而授之宜正其失詔可遷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呂誨嘗彈黯黯反薦誨方正謹厚一時公言非有嫌怨願與共事帝初卽位大臣未嘗被問數名王廣淵周孟陽入對黯言俊又滿朝請如祖宗故事名侍從館閣之臣以備顧問不可獨親藩邸舊人示天下不廣帝謂黯朕欲用人少可任者對曰天下未嘗乏材願所用如何爾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養育以漸三材不求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自代會大雨水疏言簡宗室逆天時則水不潤下有侵執政意不報以病求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四

六

聖宋五

出為侍讀學士知陳州卒年四十四贈禮部侍郎黯修潔自喜繼母史氏生母陳氏並迎事之安意乃止在朝數言事人稱其介直然性下急數為言者所詆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初名甫以字行母夢虎行月中庶其室而生性豪雋慷慨不拘小節九歲能詩范仲淹奇之及第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沔亦奇之曰後當為將授以治劇守邊之略名試集賢校理開封推官轉鹽鐵判官同修起居注英宗書其名未及用神宗立得名對言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上因問何謂朋黨對曰君子無黨惟小人則有之辟之草木網繆相附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如有之雖上聖亦危殆上以為名言遷知制誥權知諫院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上知

其誠事無巨細人無親疎皆以問之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陶
論韓琦不押班元發言琦固有罪然以為跋扈則欺天陷人矣
拜御史中丞時中書樞密制邊事多不合中書賞戰功而樞密
降約束樞密詰修堡而中書降詔元發奏論戰守大事而與
同如是願救二府必同而後下言曾公亮子不當判鼓院上謂
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對曰人有訴宰相使其子達之可乎
上悟罷之京師郡國地震疏指致火之由大臣不悅出知秦州
上留不遣因命安撫河北瘞死食後除田租修隄障察食殘督
盜賊北道遂安館伴昇升使楊典公開懷與語感勵別去除翰
林學士知開封追論繼遷死時夏已不振當時大臣不能建立
豪傑乃以全地付之稚子今乘帝被廢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
下請擇賢將假以經略重權可不勞而定上奇其策安石以為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四 七 臺榭宋五

思因事出知鄆州徙定州上言新法之害臣始以意度其不可
今乃親見之歲早求言元發言乞下手詔悉罷熙寧三年以來
所行有不便者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不聽歷青州補完富弼
所置馬步軍九指揮其後朝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
州兵獨全移應天府齊鄆二州會婦黨李逢為逆因以擠之流
落十載或恐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
何憂哉上章自訟帝覽之惻然改知湖州哲宗立徙蘇揚二府
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民有爭田不決者入為學田訟遂
絕淮南京東饑慮流民且至將蒸為瘴先度城外廢營地名論
富室庇以席屋所全活五萬徙其定太原治邊察然威行西北
號稱名帥河東十二將其八以備西邊分半番休或言防秋已
近若日夏若併兵雖八將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邊果無警

會以夏人散蘆四若元發謂取城易棄城難命部將領兵護塞
先畫境而後棄夏不敢近得若之後又欲以緱德城為界畫境
出二十里外元發九上章爭不可以老求為龍圖閣學士復知
揚州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諡章敏

劉述字孝叔湖州人舉進士為御史臺主簿知溫耀其三州提
點江西刑獄累都官兵部二員外郎知審官院胡宿言其沉靜
有守歷刑吏二部郎中荆湖南北京西兩路轉運使神宗名為
侍御史知雜事嘗言去奢當自後宮始高居簡宜黜張方平不
當參大政王拱辰不當除宜徽皆不報又將論中丞滕甫甫聞
先請對甫退述乃掩其隱恩帝曰甫遇事輒爭裨益甚多但外
人不知耳甫談鄉美不輟口可勿言之會舉御史宰相因安石
參政謁告不出專委中丞述言衆議僉任不容有偏私隱蔽之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四 七 臺榭宋五

思若專委中丞則愛憎出於一已且弼與公亮成在臺官不闕
何至如此願收還前旨弗聽兼判刑部封還安石議謀殺諸赦
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推官王克劾述罪述率同列劉
琦錢顛孫昌齡丁諷王師元共疏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
外人情騷然胥動專肆自臆剛狠自任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
守勿失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無忌憚之心任一偏之見願
早罷逐以為大臣垂仄者之戒曾公亮位居丞弼不能竭忠許
國反行畏避陰結黨援亦宜斥免趙抃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
臣事若豈當如是疏上安石大怒與六人同罷議貶述通判帝
不許以述知江州提舉崇禧觀卒年七十二紹興初贈祕閣修
撰 劉琦字公玉宣城人博學廣覽立志峻潔以都官員外郎
通判歙州召為侍御史浙西開漕渠使者張大其事冒功遷官

言者論其非詔琦就劾官吏人人憐恐琦但按首謀二人而已至是貶監處州鹽務司馬光上疏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通議人臣大節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朝廷既違衆議而行之又以守官之臣而罪之臣恐失天下之心也夫任鷹鷂者求其鸚也驚而烹之將安用哉不報終於通判鄆州年六十一 錢頌字安道無錫人初爲寧海軍節度推官守孫沔爲治威嚴屬吏奔走聽命頌當官而行無所回撓事有不可必固爭之沔獨見奇重知頌與烏程二縣以治行聞治平末以金部員外郎爲殿中侍御史襄行奏許遵所見廷執不可以當大理刑法之任安石怒之頌將出臺於衆中責孫昌齡曰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徒以昔官金陵媚事安石薦君得爲御史亦當少思報國奈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四

主

臺諫宋七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四 終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五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宋五之六

范鎮 從子百祿 呂誨 傅堯俞 趙瞻

馬默 劉庠 父頊 孫覺 弟覽 李常 呂陶

彭汝礪 弟汝霖 孫諤 朱京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幼善文詞謙退自牧守薛奎愛之館於府舍與子弟講學載還朝語人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二宋自謂弗及定爲布衣交舉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得抗聲自陳吳育歐陽脩皆然鎮獨不肯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調新安縣簿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五

主

臺諫宋七

宋綬薦爲國子直講館閣校勘龐籍言其有異材不汲汲進取超直祕閣判吏部南曹歷起居舍人知諫院疏論民田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什七爲經費儲其三以備非常又言成周以宗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矣樞密乃益募兵民已困矣三司取之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又言備契丹莫若實三晉之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備四方莫若寬天下之民蓋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外裔而在冗兵與窮民也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不卽予鈔久而鬻之十纔得其六或議出內帑與市收其羨息鎮謂外府內帑均爲有司今使外府滯商人而內帑乘急以牟利至傷國體仁宗嘉納

時帝寬仁言者就為激訐鎮獨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
疾不言太常議溫成后葬禮前謂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
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鎮請詰前後異同狀刁約吳充鞠真卿
並以議禮補外鎮上章留之石全彬以護葬遷觀察他吏悉優
兩官鎮言裝時皇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此乞追還全斌等告教
中書奉旨凡內降非準律令者並許執奏未一月大臣輒廢不
行都知任守忠鄧保吉同日除官內臣無故改職又五六人鎮
乞治中書樞密不執奏之罪陳執中嬖妾晉殺婢御史劾奏鎮
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
臺省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為進退是因一婢逐一相非
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時召文彥博雷勳入相既至命百官郊
迎鎮奏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二臣為相舉朝
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問見是不
推之以誠也願能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為兩得矣議減
任子及每歲取士皆自鎮發之又乞令補宗室疎屬外官帝曰
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對曰陛下甄其賢者用之不沒其能是
乃所以睦族也後熙寧卒行其言嘉祐初帝在位三紀忽暴疾
中外憂繼嗣未立莫敢先言鎮獨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
乎即疏言朝廷置諫官所以為宗廟社稷若不孜孜為宗稷計
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為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
大公也真宗以周王榮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
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之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以繫
億兆人心疏下至中書彥博等問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
死故敢言若謀之而不可豈能中止又問奈何勅希名于進之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五

二

人鎮貽以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
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于進之嫌哉又上言陛
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外付中書是欲使之奉行也臣兩至中
書大臣設辭以拒是上雖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
竊原其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
國本不立或如天象所告死有餘責聞者股栗執政論鎮今聞
言已入為之甚難鎮復書曰事當論是非不當問難易諸公謂
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至
懇切繼之以泣帝曰朕知卿忠當更俟三二年鎮退而待命百
餘日髮髮為白朝廷知其意不可奪改集賢修撰糾察在京刑
獄同修起居注知制誥鎮雖解言職見上春秋益高每申前議
莫以感動後三年因給享獻賦以諷卒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判
太常寺會議尊讓王典禮鎮率屬疏言其非是執政怒責曰方
令檢詳何遽列上改侍讀學士出知陳州歲饑擅發錢粟以貸
詔原之神宗立復官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王安石改常平為
青苗上言常平起於漢之盛時最為近古青苗行於唐之衰世
不足取法且陛下疾民間多取而令寡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
之間耳譬如兩人坐市買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惡
之忍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
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詔令分析鎮皆封還之詔五下堅執如
初司馬光辭樞副詔許之鎮再封還帝以勅直付光不由門下
鎮奏乞解職尋以力爭蘓軾孔文仲事不報即上疏曰臣論青
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蘓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今是非不明
舉措乖異陳薦宋敏求呂大臨蘓頌胡宗愈皆以論李定罷去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五

三

王韶欺罔敗事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李師中御史言及
 賦遺下七路倚撫其過文仲對策及青苗即罷歸故官以此三
 人况彼二人得失能逃聖鑒乎又言陛下有納諫之資而大臣
 進抵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心而大臣用殘民之術今之言青
 苗者縱使見効不過歲增什百萬緡錢耳緡錢非出於天非出
 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一皆出於小民夫民猶魚也財猶水
 也為上而盡民之財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上安石大怒持其
 疏至手顛白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應得恩典悉不
 與謝表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蔽任老成為
 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賦往賀曰公雖退名益重
 矣鎮慨然曰吾不得如古人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聞使民陰受
 其賜願忍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
 卒簡錄 卷一百四十五 四庫全書 宋史 卷一百四十五

議論如出一口約生互為傳死則作銘光為鎮傳服其勇決鎮
 銘光墓其辭峭峻子康請賦書之賦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鎮
 清白坦易遇物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
 色和而語莊雖在萬乘前無所屈撓篤於行義奏補先族姓而
 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主之未仕時兄鑑卒於隴城無子
 聞有遺腹子在外徒步往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名曰百常
 鎮少受學鄉先生履直溫其子助卒於京師鎮娶其女為孫婦
 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
 皆傳誦其文少時為長嘯却遼賦遠人目為長嘯公兄子百祿
 亦往使首問鎮安否 百祿字子功鎮兄錯之子也登第舉才
 識兼茂科累官直集賢院提點江東利梓路刑獄利州武臣周
 永懿以賄敗百祿請復至道故事用文吏領兵以轄邊界瀘州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五 五 臺諫宋七

蠻請降裨將賈昌言欲殺以為功百祿諭之不聽語帥熊本曰
 殺降不祥君奈何容駱將橫境內乎本嬰然撤止之召知諫院
 論手實法曰若明許告訐人將為仇則禮義廉耻之風盡衰矣
 五路置三十七將其中或以恩澤市或以收將收或邊方未歷
 或起羣盜百祿奏罷其亡狀者十四人坐論李士寧獄與徐禧
 異執政主禧貶百祿監宿州酒元豐末入為司門吏部郎中起
 居郎元祐初轉中書舍人時司馬光復差役患吏受賕欲加流
 配百祿固爭曰罷役受謝人之常情苟繩以重典將不勝罪光
 悟乃已遷刑部侍郎與光論矜疑二科條奏五年死貸之數悉
 從其請改吏部侍郎命行視回河故道奏河勢順下不可回呂
 大防謂大河東流以限中國今塘梁既壞界河淤淺河且將北
 注百祿言塘梁有限寇之名無禦寇之實借使河徙而北敵殆

有下流之憂乃吾之利先帝明詔其在奈何疾動乃止兼侍讀
拜翰林學士為帝分別言邪正之目凡尋人主以某事者為公
某事為邪以類相反凡二十餘條改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勳於
民事獄無繁囚僚吏欲以圖空開百祿曰此至尊之仁非尹功
也數月拜中書侍郎爭郊祀不當合祭宰相曰百祿所言禮經
也今日之事權制也陛下始郊見宜並事天地隔河范育言阿
里骨酷暴且病溫溪心八族皆思內附百祿曰中國以信撫四
莫阿里骨未有過溪心虛實未可知無象而動非策也又請進
藥納迷等三城百祿言此賊必爭之地若賊騎時出何能耕作
後雖欲棄為費已甚帝皆從之右僕射燕頌坐積留除書免百
祿以同省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徙河陽卒年六十五贈銀
青光祿大夫 子祖述初監穎州酒權知鞏縣文彥博稱其能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五 六 臺諫宋七

社稷宗廟大計。蚤建皇子。善擇親賢。稽合天意。宸謀已定。當使
天下共知。萬一有姦臣附會其間。陽為忠實。以緩上心。此其為
患最大。不可不察。章付中書。由此定議。英宗立。還侍御史。改同
知諫院。會有疾。內侍任守忠數間諜。東朝扇播惡言。內外洶
懼。海上兩宮書。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宸守忠及
同黨史昭錫于南方。請皇太后日命大臣一員。與淮陽王親視
藥。仰帝疾小愈。請太后歸政。上既親萬幾。海又上言。皇太后輔
佐先帝。有年多。閱天下政事。自今大事宜。關白咨訪。然後行之。
示弗敢專。上以陝西近邊熟戶。逃遺內臣。王昭明。李若愚。為
陝西四路鈴轄。以招納之。且令專主。蕃部。旋入一奏。事誨言自
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
路已不勝其害。况鈴轄乎。適傳堯俞。趙瞻亦言此。安撫經畧之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五 七 臺諫宋七

史中丞上疏陛下聖德明辟春秋方富當以天下為心近聞中旨下京東買金廣東市真珠將備十閣川度願亟罷之又言王安石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外示朴誠中藏巧佞司馬光以安石有時名勸誨勿言不聽因舉其十事極論之大畧言安石初無遠畧惟務改作罔上欺下文言飾非末又言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帝方倚注安石還其章誨遠求去帝將從之恐安石不自安以語曾公亮安石言臣既以身許國若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跡自嫌苟為去就乃出誨知鄧州海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其先見自謂不及明年改知河南有疾乞休提舉崇福宮表謝藉以身論朝政言臣本無宿疾值醫者用術乖方率情任意妄投湯劑差之指下禍延四肢一身之微固無足卹奈九族私簡錄 卷一百四十五 九 謹錄宋北

之託何誨凡三居言責所爭皆關朝廷大事一時推其頓首難病困猶且夕憤歎以天下事為憂疾革光往省至則目已瞑矣光哭之誨聞哭聲蹙然而起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年五十八海內聞而惜之元祐初呂大防范純仁劉摯共表其忠詔贈通議大夫錄其子由庚為太祝

傅堯俞字欽之由鄆徙孟為濟源人未冠及第性不喜器石介見其勤敏每加數賞除監西京稅權知新息縣遷太常博士嘉祐末為監察御史言駙馬李瑋為家監梁懷吉張承照所問陛下狗主之意斥外其大而還其隸臣惇禮違義傳笑四方何以誨諸女乎又言皇城邏卒吳清誣奏富民殺人有司待辨而內侍不遣是陛下不欲聞外事廣視聽也宜付外暴其是非而行賞罰焉內侍李允恭宋晦屈法任子趙繼龍越次管當天章閣

崇世寧掌內藏而以珠私示內人堯俞悉劾之又奏度支歲用不足言利者爭獻富國議臣謂欲救其弊宜自儉刻以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不然徒為紛更無益苟聚斂者進用則天下殆矣時皇嗣已立堯俞言陛下既以宗社之重建皇嗣而禮遇有闕非所以隆親親重國本也於是前有司益厚供具英宗立皇太后同聽政轉殿中侍御史遷起居舍人言於太后曰臣聞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人之天下况以太后至公之量皇帝至明之資而小人得以間之乎惟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矣既竄任守忠復言於帝曰凡太后左右給事宜錄其勤勞少加恩惠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不可更問其餘言皆聽從遷右司諫同知諫院香遇特隆嘗雪中賜對自東廡升上傾身東向以待奏事退多目送之一日上問堯俞多士盈庭堯俞執邪對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又言皇上初躬庶政大臣言是固當行之若審其非徒執謙讓從而徇之亦非人主之柄願自今君臣之際是非毋相向從惟總覽眾議無所適莫則威柄歸於上矣帝嘗令論蔡襄對曰襄果有罪陛下何不自正典刑上曰欲出於臺諫公言對曰若果付公議臣但見襄辦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不敢受旨言事會漢議起上十餘疏言皆切至謂親即父母九為人子恩義存亡一也設當是時王尚無恙陛下得以親名之乎使矣冊還擢侍御史知雜事不拜求與呂晦等同貶上面留之固辭出知和州徙廬州神宗即位召還京素與王安石善謂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用為待制諫院堯俞曰某平生未嘗好欺今新法舉世皆稱不便敢以為告安石愠之除直昭

文館權盛鐵副使出爲河北轉運使改知江寧河陽徙許與餘州再歲六移困於道路知不爲時所容請祠尋坐小累削官稍起監黎縣倉雖寒暑必日至庚申中九十年改知明州哲宗立召爲秘書少監兼侍講拜御史中丞奏言人才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攻惡以平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大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窺人陰私扶人細故則非臣所能臣亦非所志也俄坐張舜民事除龍圖閣待制出知陳州法令有未安者衆疑其必不從堯俞乃一切奉行通判楊洙乘間以問答曰君子素其位而行前日以言爲責今知爲郡守法而已未幾起爲吏部侍郎復中丞蔡確坐誹謗貶堯俞言確黨之尤者固宜逐其餘當一切置之詳載弘道錄水官李偉議大河可從孫村導還故道堯俞言偉修不足任况比遣使皆官非便豈可遽弘道錄

與大役遂罷偉議進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堯俞素厚重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在帝前論事畧無回隱退與人言亦無矜異六年卒年六十八帝與太后臨哭語輔臣曰方倚爲相遽至是乎贈銀青光祿大夫諡獻簡黨議典奪贈諡久之詔復褒贈仍錄其子趙瞻字大觀父剛官太子賓客由亳州徙盤屋瞻登進士調孟州司戶參軍移萬泉令捐圭田脩學宮士自遠而至改知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令長治迹以自厲除秘書丞復知永昌築六墩灌川歲省科歛數十萬民以此名杜升太常博士知威州作西山別錄言威茂雜羣獠險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於文川後熙寧中始取其書經理西南遷屯田員外郎治平初除侍御史疏言英斷獨任人主之至權密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公

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若夫刑賞施設之失可革則革號令言動之過可止則止輔相賴其用宜責其効豪諫知其才宜信其說兵柄宜削諸宦官邊議宜付諸宿將英宗稱善時已罷遣內侍王昭明等復用馮京安撫諸路瞻請專委文彥博孫沔夏人入侵王官廩帥孫長卿不能禦反加集賢學士瞻疏論之京東盜起請易置曹濮守臣不才者京師大水請悉出百官所言事付兩省詳擇詔從之漢議起瞻引漢師丹董宏事語其屬薛溫曰事將類此吾必以死爭會遼賁正使至假太常少卿接待入對帝語瞻曰近考漢王乃大臣之議朕自數歲時先帝養爲己子豈敢稱考瞻曰臣未聞陛下明言請退論中書作詔以示庶可追明大義於天下帝又指天曰連日陰晦天道如此安敢妄爲褒尊朕意已決瞻再拜言曰陛下祇畏天戒弘道錄

不以私妨公甚盛德也已而皇太后手書出瞻歎曰向者太后切責大臣今邪臣與中官交締歸過至尊而自爲之地首議之臣當不並生遂乞與海等同貶不報趣入對上曰卿欲就龍逢比干之名孰若劾伊尹傅說哉瞻皇懼言臣不敢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議乃出通判汾州神宗遷司封員外郎知商州提點陝西刑獄入爲開封判官安石欲使助已餌以知雜御史瞻不應上問青苗對曰行之於季世空乏擾攘之中誠便今行於太平全盛之時欲愛養百姓誠不謂便由是出爲陝西運副改運使命制置諸路交子瞻曰有本錢足恃法乃可行如但出空券是罔民也議不合辭以親老請還提舉鳳翔太平宮外艱服除易朝請大夫知滄州哲宗立召爲太常少卿遷戶部侍郎元祐三年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同知院事進對言機政所急人才而

已今武臣難盡知請諸路安撫轉運舉使臣科別其才第為三等籍之以備選注都水王令圖請還河故道下執政議瞻言自元豐中河決小吳北注界河東入于海神宗詔故道淤高理不可回其勿復塞乃開大吳以護北都近已八年未有定論一旦遠與大工臣切憂焉今朝廷方遣使相視若以前詔為便宜亟從之果以為可回亦宜為數歲之計以緩民力時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失中國之險昔澶淵之役非河為限則北兵不止瞻曰王者恃德不恃險蓋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將相智勇豈獨河之力哉卒詔罷役洮河諸族以青唐首領廢弱可制欲倚中國兵威廢之邊臣亟請與師瞻力言其不可曰御外國以信為本彼雖失衆心中國既得命之何辭以伐若其不克則兵端復起乃止又奏廢棗陽軍以紓荆湖之力乞詔諭西夏使歸永

私簡錄

卷一百四十五

十一

盛陳宋七

樂道民夏人聽命五年卒年七十二太后惜之語輔臣曰忠厚君子也車駕親臨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懿簡後入黨籍所著春秋論史記抵牾論唐春秋奏議文集子孝謹瀧州錄事參軍獻誠唐城令彥治太康主簿

冊曰英宗本心迫于邪臣百世之下乃可觀仁

馬默字處厚單州成武人家貧徒步詣徂徠從石介學出諸生右將歸介令諸生送之謂曰子他日必為名臣登進士調臨濮尉知須城縣臨鄆治吏得法詣府取杖前守曹倫不喜後守張方平禮之薦為監察御史裏行遇事輒言無所顧方平遣所親語曰言太直恐累舉者默謝曰辱相知深不敢為身謀乃所以報也力諫濮議請還呂誨等願斷自宸心明詔罷罷以感名和氣安七廟之神靈不報又言致治之要求賢為本仁宗以官

人之權盡委輔相數十年間賢而公者無幾往往不綜實績不脩實效但趨權門以覬顯仕今待制以上數倍祖宗之時至謀一帥臣協於公議者十無三四動有難事輒稱乏材豈非悉踵前弊使賢不肖混淆乎願明剛公論務核其實歷試而超升之天下幸甚提舉諸司庫務刑部郎中張師顏繩治不法姦吏懼為飛語譏之默謂宜崇獎以厲忠勤庶尸素括囊之徒知所勸矣有詔南京會聖宮劄仁宗神御殿默奏自漢以來諸帝所幸郡國皆令立廟知禮者尚非之况先帝未嘗幸洛事不師古實乖典禮願行節止以章清淨奉先之意地震河東陝西默言宜備西夏後果有警神宗即位以論歐陽脩出通判懷州上疏陳十事擬威權則天子勢重而大臣益安察姦佞則忠臣用事而小人不能幸進近正臣則諫諍日聞而聖性開明明功罪則朝廷無私而天下咸服息大費則公私皆富而軍旅有積備凶年則大恩常施而禍亂不起崇儉素則自上化下而民尚樸素久任使則官不虛授而職事脩舉擇守宰則庶績有成而民受實賜禦邊患則四遠畏服而內地盛饒除知登州奏寬沙門島配法凡二十條溢數而年深無過者移州治自是全活者衆後燕軾繼為守父老迎泣曰安得愛民如馬使者乎尋徙曹州與高弼善召為三司鹽鐵判官以論新法執政滋不悅出知濟兗二州遷提點京東刑獄素性剛嚴疾惡部吏有望風投劾者金鄉令以賄聞父方執政貽書戒子曰汝將不免命悉取不義物焚之改廣西轉運使會安化蠻內寇默上平蠻方略以為勝負不在兵而在將郭遠怯懦富良宵遁蕪緘老謬邕城陷沒陳曙先走歸仁覆軍守節不戰崑崙喪師狄青智勇而智高破亡杜

私簡錄

卷一百四十五

十一

盛陳宋七

杞方畧而希範誅滅此足驗矣以疾求歸仍知徐州元祐初召
為司農少卿與司馬光議復鄉差衙前法請隨州縣各立一例
光頗用其言省常平提舉官歸提刑司除河東轉運使奏葭蘆
吳堡二砦控扼險阻得不棄務究州請褒錄石介東州荐饑振
活流民以數萬計入拜衛尉卿戶工二部侍郎賈文閣待制河
北都轉運使議小吳決河北流為便久之告老提舉鴻慶宮紹
聖初落職致仕元符三年復之卒年八十紹興中其子純請贈
開府儀同三司加太保

劉庠字希道彭城人父頗好學不專章句第進士試授書郎知
龍興縣坐法免居鄉教授採漢唐奏議為輔弼名臣對蔡齊上
其書除任城簿李廸辟為從事著儒術通要經濟權言數十篇
庠八歲能詩妻仰齊女也用齊遺奏補將作監簿登進士為高
密簡錄

密教授上書英宗論時事帝以示韓琦琦對未嘗識帝益重之
除監察御史裏行首言日食甫數日苑中張具待幸非所以祇
天戒次言天子之孝在繼先志隆大業不在宗廟侈靡今宜損
神御殿制以昭仁考儉德又言奉宸庫被盜治守藏吏當併按
皇城幾察近侍李珣犯銷金又奏法行當自近始詔皆從之帝
不豫請立穎王神宗即位遷殿中侍御史至右司諫言中國禦
戎之策守信為上昔元昊之叛海內困弊今宜示大信捨近功
為國家長利奉使契丹當英宗祥祭丐免張樂契丹義而聽之
還除集賢脩撰河東運使庠計一路之產鐵利為饒請復舊治
鼓鑄通隰州鹽磬博易以濟用又請募民入粟塞下豫為足食
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契丹侵霸州或言河北不可不
備庠上五策料其必不動已而果然大河東流議者欲徙而北

內侍程昉希功請益兵濟役庠請以歲月徐觀其勢而順導
之朝廷是其議移知真定再為河東都運名知開封安石欲見
之戒典詢劉尹來即告庠竟不往論新法於上前帝諭庠奈何
不與大臣協心濟治對曰臣子於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
不知事宰相又與蔡確爭廷參禮乃除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
請復舊制募民剽銳及子弟工技擊者籍為勇敢倣漢謫戍法
貫流以下罪徙實河外從之契丹建牙雲中遊騎涉內地因遣
使者來議疆事朝廷疑造兵端命大為備庠奏雲朔歲儉軍無
見糧故張形示烈願勿聽之後果如所料母喪服終轉知成都
乞禁西山六州與漢人婚姻勿蹈吐蕃取維州之害復徙秦州
坐失舉降知虢州移江寧滁州徙未與軍時西征無功關內騷
動庠力言虛內事外恐搖根本帝納其忠元祐初加樞密直學
士知渭州卒年六十四宣仁悼惜之庠有吏能復淹通諸史安
石亦服其博學後蘇頌論治平建儲之功詔褒錄其子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從胡瑗學瑗列弟子老成者為經社覺時
尚少儼然居其間眾皆推服登進士調合肥簿郡檄捕蝗覺言
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誅以米易蝗彼必盡力是為除害而享利
也守是其言施之諸縣嘉祐中預編校昭文館書籍進館閣校
勘神宗即位直集賢院為昌王府記室王問終身之戒覺陳孝
經諸侯章復作富貴二箴以獻王稱為知理擢右正言上問革
積弊對曰弊政固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又問知人之難
言知人之要在於知言以分別其邪正無喜小利近功以期其
速效堯舜先以為難終享其易蓋以是也時邵亢在樞府無所
建明覺因薦陳升之上以為希旨命奪兩階執政謂有罰金御

史無降級諫官遂出通判越州轉知通州熙寧二年詔知諫院
 覺蚤與安石善安石將引以為助驟用知審官院復同脩起居
 注入對言惠卿特以嗜利不吝屈身臣竊憂安石之不悟也上
 曰朕亦疑焉後果交惡青苗法行安石動引周官泉府國用取
 其貸民輸息至二十五為言覺條奏其妄曰成周除貸特以備
 民緩急不可徒與故以國服為之息彼時說者不叩鄭康成乃
 引王莽計麻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反重於莽
 況載師所任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之絕將
 補耕助斂顧此末作而征之可乎國用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
 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者有買有予并除貸之法而舉之儻專
 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耶聖世講求先王之法不當
 專取疑文長說以增厲禁今老臣疎外而不見聽輔臣遷延而
 不就職門下執正而不行諫官請罪而求去誠恐姦邪之人結

卷一百四十五

大 臺 諫 宋 七

黨連伍乘衆情之洶洶動搖朝廷鈞直干譽非國家福也安石
 覽之怒曰不意斯人亦如此始有逐覺之意會曾公亮遣覺行
 視畿縣散常平錢有無追呼抑配之擾既受命矣復上奏言如
 陳留一縣前後曉示情願請錢卒無一人至者以此見民實不
 願所有體量望賜寢罷安石劾其反覆出知廣德軍徙湖州松
 江泐水為患覺易堤以石延袤百里高丈餘堤下悉為良田徙
 廬州改右司諫以承重去服照知蘇州徙福州裁婚喪冗費定
 為中法連徙毫揚徐州知應天府入為太常少卿秘書少監元
 祐初兼侍講遷右諫議大夫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
 造事之未便者諫官御史皆得奏陳論蔡確韓縝進不以德確
 自辯有功無罪覺隨所言折之確去縝遷覺給事中覺請與縝

俱罷曰問者執政畏人議已則遷官以餌之臣竊以為耻踰月
 縝去進覺吏部侍郎領右選時選員萬五千闕纔五之二至有
 三年不得調者覺請自軍功保甲進者補指使宗室祖免從員
 外置一日得闕數千改主左選請磨勘歲以百人為限擢御史
 中丞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兼侍講知舒州奉祠歸遣使存
 勞賜金卒年六十三覺有德量雖為安石所逐及退居鍾山在
 駕道舊從容累夕迫死作文以誅諛者稱之後入黨籍徽宗復
 官職有文集奏議六十卷春秋傳十五卷 弟覽字傅師擢第
 知尉氏縣有屯卒苦其將虐謀因大閱殺之以叛覽馳往諭曰
 將誠無狀然已趣吏奏罪矣天子何負汝輩乃欲致族滅耶衆
 意遂安仁宗壯其材擢為司農主簿判寺舒直欲引自助拒而
 不答直怒劾之出提舉利州湖南常平改京西運判入為右司
 員外郎荆湖開疆命往相其便還言沅州所招溪洞百三十宜
 從本郡隨事要束勿建官置戍以為民困自誠州至融江口可
 通西廣鹽以省北道餉餽悉從之轉河東運副加直龍圖閣歷
 知河中應天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桂廣潤三州夏人
 入邊檄大將苗履禦之履稱疾覽按正其罪京房陵轅門肅然
 名知開封拜戶部侍郎與蔡京論役法不合以龍圖閣直學士
 知太原夏人據橫山並河為寨秦晉路皆塞覽謀復取葭蘆卒
 阻險不得前聲言須滿兵五萬乃西相持益久俟其少懈忽令
 具糧嚴械奮擊敗之遂城葭蘆而還策勳加樞密直學士歷知
 河南未與成都卒年五十九

卷一百四十五

大 臺 諫 宋 七

李常字公擇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立精舍留所抄書九千卷擢
 第調江州判官轉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楊佐將薦之常以推

其友劉琦。歎曰。世無此風久矣。因并薦常熙。寧初爲秘閣校理。與安石善。以爲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嘗預議新法。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敘散。取息。傳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見之。遣所親諭。意常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勅民出息。神宗詰問安石。請令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落職。通判滑州。歲餘。知鄂州。徙湖齊二州。齊多盜。常刺其黠者爲兵使。隸麾下。得具知盜窟穴。悉發。屋破。柱拔。其根株半歲間。誅七百人。姦無所匿。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六年。召爲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哲宗立。改吏部侍郎。進戶部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問於司馬光。光曰。用斯人主。邦計庶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轉對上七事。曰。崇廉耻。存鄉舉。別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五 大 臺諫宋七

進士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冒幼弟田。弟壯。訴官不得直。陶至。卽訊。服改。知壽陽。帥唐介。辟簽書判官。告以立朝事。若大節。薦應制科。對策。枚舉安石之過。謂賢良之旨。貴犯不貴。隱陛下初卽位。願不惑。理財之言。不卽老成之謀。不典。黷。場之事。神宗願安石取卷讀。未半。神色頗沮。帝覺之。使馮京更讀。稱其言有理。司馬光范鎮。皆謂陶曰。不意君及此。平生聞望。在茲一舉矣。安石既怒。科亦隨罷。陶雖入等。纔通判蜀州。擢知彭州。張商英請廢未康軍。下旁郡。議陶上言。不可得不廢。威茂。夸入寇。召大姓潛具守備。城門啓閉。如平時。王中正爲將。謬戾。奏召還之。朝廷新立茶法。命李杞。蒲宗閱。來推西州。騷動陶。官川蜀產茶。視東南。十不及一。諸路既皆通商。兩川獨禁。推茶園。本是稅地。自來收賣。以供衣食。今立法大嚴。取息太重。遂使良民。枉陷刑辟。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五 大 臺諫宋七

陶與王觀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光庭嘗
 惡執歲游程願欲加執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為譏謗
 恐洛蜀黨患自茲熾矣帝亦患之遂置不問與同列論張舜民
 事不合傅堯俞王岩叟攻之太后不納遷陶左諫議大夫歷梓
 州淮西成都路轉運副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中書二舍人奏
 大臣上殿必使左右史隨之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是所言私
 也詔定為令使契丹歸乞脩河北邊備帝曰臣僚言邊事惟及
 陝西不及河北不知河北有警則十倍陝西矣卿言甚善進給
 事中帝親政陶言太后保祐九年尊而報之惟恐不盡臣以為
 無可疑而疑不必言而言者必有姦邪不正之謀上惑淵聽謂
 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尋
 以集賢院學士知陳州改潞州又徙河陽例奪職貶庫部員外
 郎徽宗立復集賢殿脩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五

彭汝礪字器資鄱陽人進士第一累保信軍推官武安軍掌書

記安石見其詩義補國子直講歷大理丞太子中允既而惡之
 中丞鄒紹舉為御史汝礪不往見紹自陳失舉神宗怒逐紹用
 為監察御史裏行首陳十事一正己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財五
 養民六振救七興事八變法九背苗十鹽事指撻利害人所難
 言次論俞允誥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不當檢正中書五房
 事充坐罷上詰語所從來汝礪言若此非所以廣聰明遂不奉
 詔又言漢唐禍亂之中正與李憲不當典兵帝不懌語折之
 汝礪拱立不動伺復言帝為改容在廷歎服又願更著婚法
 宗室女雖疎屬不可因貨下之民間使配下賤元豐初以館閣
 校勘為江西轉運判官陞辭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

之臣不患無敢為之臣患無敢言之臣帝嘉其忠蓋代還提點
 京西刑獄元祐二年召為起居舍人上問更化對曰政無彼此
 一惟求是今所更取士及差役法士民未見其可踰年遷中書
 舍人賜金紫汝礪詞命雅正有古人風其論詩賦及回河事尤
 力大臣持平者頗相左右一時進取者病之欲排去未有以發
 會吳處厚奏論蔡確罪諫官御史為危言以激怒太后汝礪獨
 以為此羅織之漸白執政及論列皆不聽居家待罪得確新州
 命言我不出誰任責者即入省封還除日衆指為朋黨后謂汝
 礪豈黨確者亦坐落職知徐州先因論呂嘉問市易非法事與
 確異徙外十年至是為確得罪人益以此賢之加集賢殿脩撰
 入權兵刑二部侍郎有獄當貸執政以特旨論殺汝礪持不下
 執政怒罰其屬汝礪自劾請去言制書有不便法許奏論屬有
 何罪詔免之徙為禮吏二部侍郎哲宗親政進權吏部尚書言
 者論嘗附會劉摯降寶文閣待制知江州將行帝問所欲言對
 以所復之政不能無是非所用之人不能無賢否惟求其是則
 政無不善人亦得以不病至郡數月而卒年五十四遺表勸恤
 河北流移察江南水旱凡數百言末云土地已有餘願撫以仁
 財用非不饒願節以禮倭人初若可悅其患在後忠初若可
 惡其利甚濶朝廷方命為樞密都承旨乃以誥賜其家平生讀
 書為文志於大者言動取舍必合於義與人交曲盡誠款兄無
 子為立後官之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沒後其母妻衣食其
 女同年宋渙死經理其後不啻如子所著易義詩文凡五十卷
 弟汝霖字若老第進士曾布薦為秘書丞擢殿中侍御史遂
 附布劾都水丞李夷行乞復詩賦論韓忠彥議權合祭非禮遷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五

彭汝礪字器資鄱陽人進士第一累保信軍推官武安軍掌書

記安石見其詩義補國子直講歷大理丞太子中允既而惡之
 中丞鄒紹舉為御史汝礪不往見紹自陳失舉神宗怒逐紹用
 為監察御史裏行首陳十事一正己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財五
 養民六振救七興事八變法九背苗十鹽事指撻利害人所難
 言次論俞允誥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不當檢正中書五房
 事充坐罷上詰語所從來汝礪言若此非所以廣聰明遂不奉
 詔又言漢唐禍亂之中正與李憲不當典兵帝不懌語折之
 汝礪拱立不動伺復言帝為改容在廷歎服又願更著婚法
 宗室女雖疎屬不可因貨下之民間使配下賤元豐初以館閣
 校勘為江西轉運判官陞辭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

待御史布諷江公望擊李清臣將處以諫議公望弗聽汝霖竟
逐之果得諫議大夫勒趙諗反獄窮其黨與再起元祐之禍與
吳材王能甫言諸人罪狀但據紹聖案籍以行不必俟指名彈
擊遂復貶司馬光以下至布失位汝霖罷知泰州謫濮州團練
副使後以顯謨閣待制卒汝方見後
孫諤字元忠睢陽人父文用以信厚稱鄉里私諡慈靜居士諤
少挺特不羣為張方平所器登進士調哲信主簿選為國子直
講陷虞蕃獄免元祐初起為太常博士遷丞哲宗上后太史惑
陰陽拘忌之說諤上疏太后言家人委巷之語不足以定大計
願斷自聖慮出為利梓路運判名拜禮部員外遷左正言紹聖
初言漢唐黨禍其監不遠朝廷當示信以靜安天下請如前詔
一切勿問嘗待對論星文變各願循省消復罷幸西池及寢內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五 七
降帝患臺諫乏人諤奏言世豈無才願陛下不知爾立疏可用
者二十二人章惇惡其拂己出知廣德軍徙唐州提點湖南刑
獄徽宗立復為右司諫首論大臣邪正政事可廢置因革者帝
稱其鯁直會欲以羣臣封事付外廷詳定諤言君不密則失臣
是將速忠臣之禍乃止遷左司諫未旬月以疾卒平生與彭汝
礪以氣節相尚汝礪蚤亡自謂不愧於地下及是人皆惜之
朱京字世昌南豐人父軾有隱德京博學淹貫登甲科教授毫
州應天入為太學錄神宗數召見論事權監察御史時因用事
乖異中丞及同僚多罷去京抗疏曰御史之職假之則重略之
則輕今名為耳目計不得行言不得用屢進屢退則言者不若
緘默為賢直者不若柔從為智偷安取容雖得此百數何益于
國乎他日入見帝勞之曰昨覽卿奏疏所補多矣京風神峻整

見者憚之目為真御史每移閣門班當對帝必趣之或為留班
以須未幾論大臣除擬有愛憎之私中書言其失實請置典國
軍監稅歷太常博士湖北京西江東轉運判官提點淮西刑獄
入為司封員外郎元符初遷國子司業元祐時進幸太學頌或
擢其語有及先朝者京乃辭官徽宗初復之踰月而卒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五 終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五 七
七

弘治錄卷一百四十六

明刑部員外郎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朱五之七

梁燾 王巖叟 王觀從子孫升 韓川

劉安世父航 鄒浩 田書 王回 曾 附 盛陶 林旦

上官均 虞策 鄭雍

梁燾字况之。郟州須城人。父舊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燾。以蔭為太廟齋郎。登進士。編校祕閣書籍。遷集賢校理。通判明州。檢詳樞密五房文字。元豐時。久早上書曰。日者陛下閱雨。靜惟政事之闕。惕然自責。距誕節三日。膏澤大霑。是天顧聽陛下之德音。而默滋萬壽之歡悅也。當四方仰雨十月之久。民刻於新法。私簡錄 卷一百四十六 臺諫 宋八
嗷嗷如焦京師。尤甚閭閻。細民罔不失職。智愚相視。日憂大變。一旦講除刻文。獨損緡錢。歡聲四起。不約而同。然法令乖戾。為毒於民者。所變纔能萬一。蓋聖聰所及。僅市易一事耳。他如青苗之錢未償。而責以免役。免役之錢未入。而重以淤田。淤田方下。復有方田。方田未息。迫以保甲。煩擾百姓。使不得休。雖有言者。必以下主吏。主吏以為無是。則從而信之。反坐言者。間或遣使循行。而苟且罷祿。上下相隱。習以成風。人心不解。故天意亦未釋。而雨不再施。陛下不可不深思其故也。疏入。不報。內侍王中正將兵干賞。不以法。燾爭之。不得。請外出。知宣州。入辭。神宗曰。樞臣言卿不肯安職。何也。對曰。臣居官五年。非不安職。恐不勝任。又問。王中正功賞。文書何為不可對。曰。實不敢僥倖。冒濫以負陛下。帝頷之。未幾。擢提點京西刑獄。哲宗立。召為工部郎

中選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有獻諛太后御文德殿。服袞冕。受冊者。燾率同列引薛奎故事。以諍。后欣納之。時市易已廢。乞蠲中下戶宿負。又乞欠青苗下戶不得令保人備償。文彥博議遣劉奉世使夏。因御史張舜民論其不當遣。舜民通判虢州。燾與傅堯俞。王巖叟。朱光庭。王觀。孫升。韓川同論。張舜民犯顏正論。乃天下之公議。文彥博不快。御史特一人之私心。罪天下之公議。便一人之私心。非盛朝美事。上命召七人。悉至都堂。論曰。事當權其輕重。故不惜一新進言職。以慰老臣。燾言。若論年齒。曾祿則老。臣重。若論法度。綱紀則諫官重。御史為天子執法。不可以徇人情。願還舜民。以正國體。章十上不聽。因而責給事中張問。不能收還。制命以為失職。坐詬同列出。為集賢殿脩撰。知潞州。至潞。值歲饑。發常平振流民。來者不絕。處之有條。人不告

弘治錄 卷一百四十六 臺諫 宋八

病。明年召為左諫議大夫。民攀卧道路。至不得行。入對。首言陛下富於春秋。未專宸斷。太皇保佑。聖主制政。簾帷姦人。易為欺蔽。願正綱紀。明法度。采用忠言。講求仁術。兩宮嘉納。焉次論士大夫忠於蔡確者。多於忠朝廷之士。敢為好言者。倍於持正論之士。以此見確之氣。險凶。赫根株。牽連賊化。害政為患。滋大。卒竄新州。燾進御史中丞。論鄧潤甫柔佞。不立巧為進取。不聽。改龍圖閣直學士。知鄭州。旬日入權禮部尚書。為翰林學士。元祐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哲宗親政。言蔡京輕險貪悞。不當帥蜀。不聽。又與同列議夏國地界不合。丐去。帝遣近臣問所以。去意且令密訪人才。燾辭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至於詢問人才。臣豈敢當使者。再至。荅言。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

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則天下幸甚。帝意頗不合。引疾罷為資政殿學士。特置同體泉觀使。以寵之力。辭改知穎昌。紹聖元年。知鄆州。及黨論起。上猶記其立論中正。多所開陳。盡出公議。以故最後。貴知鄆州。再貶少府監分司。南京徙雷州。別駕化州。安置卒年六十四。徙其子昭州。徽宗立。始得歸。養好賢樂善。出於天性。自任以援引人物為意。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有見之者。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聞耳。笑曰。養出入侍從。至於執政八年之間。恨薦用不盡。方懷愧恥。其好士如此。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仁宗初。置明經科。巖叟年甫十八。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樂城簿。涇州推官。弟茂葉。官歸養。熙寧中。韓琦留守北京。辟管勾國子監。歷安撫司。機宜文字。監晉州鹽務。知定州。安喜縣。呂公著為守材之哲。宗初。劉摯薦為監察御史。簡錄

卷一百四十六
三 臺諫宋八
史首論不絕害本。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羣邪。太平終亦難致。詔雖求民疾苦。有司憚於省錄。四方爭以其情赴愬者。頗成壅滯。卽如見行役錢。欵法太重。河北江西。樵鹽害民。如必待遣使還。而後改。恐有不及。被德而死者。次論章惇。讒賊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殆與蔡確等。李定不孝。不當尚玷朝列。疏入。惇定相。繼退斥。遷左司諫。兼權給事中。凡執政不協時望。制命不由門下。繳駁爭論。不遺餘力。嘗謂諫官所言給事。所駁非好為異論。喜忤大臣。恐命令斜出。虧損紀綱。有不得已耳。又上言。三省胥吏。月饗厚奉。歲累優秩。姑息相承。流弊已極。望飭屬大臣。事為之制。卽詔裁抑。定為十七條。遷侍御史。奏國朝置諫。臣纔六員。方之先代。已為至少。今兩省正言。久闕。因循不除。豈謂治道已清。無事於言。耶。抑人材難稱。故虛其位。耶。二者皆非。所望於今。

日願起補其闕。多進正人。以壯根本。尊朝廷。未幾。坐張舜民事。出知齊州。請以河北所免鹽法行之。京東諸路災疏。請賑貸。明年復為起居舍人。嘗侍通英進讀。寶訓至。節費用。曰。凡言節用。非偶節一事。便能濟當。每事為意。積久累日。國用自饒。讀仁宗知人事。曰。人主常欲虛心平意。無所偏係。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矣。上自臨御。嘗淵默不言。偶因司馬康講洪範。又用三德。問曰。止此三德。為更有耶。巖叟聞之。喜卽分疏。三德。上言。人君之正直。在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之間。不以順已而忘其惡。不以逆已而遺其善。私求不徇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竭誠盡節者。任之。而勿二。罔上盜寵者。棄之。而勿疑。人主之剛德。在遠聲色之好。絕盤遊之樂。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私簡錄

卷一百四十六
四 臺諫宋八
邪說不能移。非道不能說。人主之柔德。在居萬乘之尊。而不驕。享四海之富。而不溢。聰明有餘。而慮之若不足。俊傑並用。而求之如不及。虛心以訪道。屈已以從諫。懼若臨淵。怯若履冰。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常侍上從容言。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遣日。上曰。看文字。巖叟再拜言。曰。陛下幸留意甚善。願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務須積累。其要在專與勤。屏絕他好。始可謂專。久而不倦。始可謂勤。上然之。館伴遼賀正使。耶律寬。寬求覲元會儀。巖叟謂非外國所宜。知錄劾記與之。權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時湖北諸蠻互出擾邊。巖叟請以疆事專委荆南。唐義問。自草檄文。喻以朝廷方倚恩信。勿為微倖功賞之意。遂得安輯。夏人造使。故為牽致。勞苦巖叟。預戒邊臣。逾期不至。勿復應。後不敢違。自元祐講和。夏人爭質。

孤勝如二堡以為形勝膏腴之地蘇轍建議將與之巖叟奏地在蘭州界內昔漢趙充國留宅之所若失二堡則蘭州熙河遂危形勢之地豈可輕棄詔從之夏人入侵壞七厓巖堡掠居人轉侵涇原及河外鄜延府州朝議欲以七畧經綏之地與夏人巖叟復力爭謂使彼計得行後患未已因請遣官諭熙帥范育命戶部員外郎穆衍行視築定遠以據要害調兵貲費一從便宜不必申覆定遠遂城皆其力也拜中書舍人封還太原帥滕甫徙穎昌詞頭言進退帥臣理宜重慎今以走馬承受小臣一言易之使後畏憚人不自保此風浸長非委任安邊之福乃止權知開封劄分推判官二人左右屬治事署為令嚴治羣偷根株開敷幾盡慈聖仙遊未遠其族曹積質產市儂負其直返詔之績就速巖叟謂恐傷孝治且長告許之風遂寤告者時天下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六 五 臺陳宋八

積欠多名催免不一公私費慢巖叟乞隨等第立多寡定為五年十科之令元祐六年拜簽書樞密院事入謝太后曰知卿才望不次起用巖叟奏言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奏帝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妥之象非謂一夫能然其衆類應之蒙蔽耳目不覺養成禍胎爾或問又有君子小人參用之說此乃深誤陛下自古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此二者危亡之際不可不察兩宮深然之後與帝出閣中物營上清儲祥宮以成先帝之志宮成將肆赦巖叟言陛下不煩公不勞民真盛德事猶願自今以土木為戒昔天禧治平中祥源醴泉二觀成皆未嘗赦乃止方選后得狄詒女庚命似

便為是庶出過房事須評議進言太后按禮經問名篇女家答以夫婦所生不及外諱不識今者狄氏何辭以進遂寢及選后已定又言於帝內助雖后事其正家須在皇帝自古正家而天下定惟當慎之於始退取歷代事可為后法者類為中宮懿範上之宰相劉摯右丞蘇轍以人言求退巖叟疏言自元祐之初排斥姦邪紓熙聖治二臣之功居多願深察護毀之意重惜腹心之臣無輕其去就鄭雍指為朋黨罷除端明殿學士知鄭州太后語言者曰巖叟有大功今日之命出不獲已明年徙河陽將復大用以疾卒年五十一后悼惜之贈左正議大夫巖叟有志格君章累再三或至十數必行其言而後已司馬光稱其進諫無隱人為寒心栗齒憂在不測而處之自如為文語省理該深得制誥體有所著易詩春秋傳絡聖初追貶雷州別駕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六 六 臺陳宋八

王觀字明叟如皋人第進士除刪定三司令式官不樂改潤州推官熙寧中郡遣吏視旱災吏承監司風旨不敢多報檄觀覆按盡請獨除觸監司怒會朝廷遣使振貸觀請見為言民間利病使者喜歸薦之除司農主簿轉司農丞時方稱為要職進用多由此觀拜命即求外韓絳高其節適絳帥穎昌辟為簽書判官坐公累免起為太僕太常二丞哲宗立宰相薦觀可大任擢右正言右司諫疏言國家安危治亂係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得行其志因極論罷章惇蔡確韓縝張璪又劾呂惠卿朝論慮人情不安將下詔慰釋觀又疏言舜罪四凶而天下服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治當是之時不聞人情不安出令以悅其黨也使苟若此恐海內有識之士得以輕議朝廷蓋人君所以御下黜陟二柄而已陛一善使天下

一馬... 車全書第 13 版反下

為善者勸。一惡使天下為惡者懼。豈以為惡者懼而邪。亦為之懼哉。夏主新立。桀傲。觀謂小羌。窺我。厭兵。故若是。然所當憂者。不在今秋。而在異日。所當謹者。不在邊備。而在廟謨。翁張取予之權。最敵。慮勝之策。必持重。而後可。又言。鬼章。雖擒。其子猶統眾。疆土。種落。未滅。於前。安可遽戮。以買怨。宜處之。洗。岷。秦。雍。間。以示。含。容。好。生。之。德。從。之。差。役。復。行。觀。采。樓。數。十。事。於。差。法。有。助。可。以。通。行。者。上。之。又。言。刑。罰。世。輕。世。重。熙。寧。中。謂。刑。罰。不。重。則。人。無。所。憚。今。法。已。行。矣。可。以。適。輕。之。時。願。擇。賢。厚。通。練。之。士。載。加。茲。正。詔。置。局。悉。用。中。興。準。元。祐。赦。文。編。乘。觀。預。焉。先。是。諫。官。分。列。兩。省。有。議。徒。之。外。門。而。以。其。直。合。為。制。院。名。防。漏。泄。實。不。欲。使。與。給。舍。相。通。觀。爭。之。曰。制。院。吏。舍。也。奪。諫。官。以。廣。吏。舍。信。胥。吏。而。疑。諫。臣。何。示。不。廣。乃。不。果。從。尋。改。右。司。員。外。郎。拜。侍。御。史。右。諫。議。大。夫。坐。論。右。丞。胡。宗。愈。出。知。潤。州。加。直。龍。圖。閣。知。蘇。州。按。治。點。吏。於。法。一。郡。肅。然。民。編。有。吏。行。木。上。人。在。鏡。心。之。語。徒。江。淮。發。運。使。入。拜。刑。戶。二。部。侍。郎。與。豐。稷。同。使。遼。紹。聖。初。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病。俗。火。葬。索。便。耕。官。地。表。為。墓。田。江。水。貫。城。歲。久。湮。塞。積。苦。霖。潦。疏。治。復。故。民。甚。德。之。號。王。公。果。徙。河。陽。坐。側。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又。貶。鼎。州。團。練。副。使。徽。宗。即。位。還。故。職。知。永。興。軍。過。關。留。為。工。部。侍。郎。遷。御。史。中。丞。會。改。元。建。中。觀。疏。以。唐。德。宗。為。戒。言。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子。豐。而。武。王。治。鎬。文。王。不。征。關。市。不。禁。澤。梁。至。周。公。征。之。不。害。其。為。善。繼。善。述。當。國。者。忿。其。言。改。為。翰。林。學。士。會。當。制。草。日。食。詔。有。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之。語。宰。相。削。之。遂。請。外。以。龍。圖。閣。學。士。知。海。州。罷。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六

七

臺諫宋八

王管太平觀安置臨江軍卒年六十八觀清修簡澹人莫見其喜愠持正論始終再推諫不少變紹興初追復龍圖閣學士從子俊義字堯明遊學京師或薦之童貫拒不答林靈素講寶錄選士問道司成以俊義及曹偉應詔亦辭後由舍選擢第一徽宗見其容貌甚偉大說顧侍臣曰真所謂俊義也蔡京邀一見左右史可得俊義不肯往他拜國子博士居二年改太學博耶王謁先聖議諸生門迎俊義謂不可並於人主禮如見宰相足矣乃序立堂下王至猶辭不敢當歷吏部右司員外郎為王黼所惡以直祕閣出知岳州卒年四十七俊義與李祁友善首建正論于宣和間當時諸公卿稍知分別善惡祁正兩人力也祁字肅遠亦知名士官不顯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六

八

臺諫宋八

之學為一代文宗及居大位自以天下人聰明不如已出其私智遂為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以為翰林學士已極其任若使輔佐經綸恐德業器識有所不足願以安石為戒其議論類此

韓川字元伯陝人登進士上第歷開封推官元祐初劉摯薦為監察御史極論市易之害以為名曰平均物直其實不免上下交爭就使有獲尚不可為况所獲不如所亡朝廷從其議罷之遷殿中侍御史疏言朝廷於人才常欲推至公以博采及其弊也則幾於利權勢而擲孤寒常欲收勤績以赴用要其終也則莫不收虛名而廢實效近制大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遇大州闕選諸所表其他上等課績皆莫得預推原旨意恐在得人然不知大中大夫以上率在京師惟馳騫請求者得之為多至於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六

九

臺諫宋八

淹歷郡縣治狀應法者顧出其下則是勸厲脩潔之人不若營求要譽之速化也有詔吏部更立法未幾川與呂陶上官均合言張舜民論夏國停封致討事實不可行時梁燾等方力爭坐罷改川太常少卿不拜加集賢校理知穎州還為侍御史樞密都承旨進中書舍人吏禮二部侍郎以龍圖閣待制復守穎與虢州賈坊鄆二州貶屯田員外郎分司更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復故官知青襄二州卒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登進士歷知虞城犀浦二縣虞城多姦猾喜寇盜犀浦民弱而馴航為政寬猛緩急不同皆賴以治擢知宿州押伴夏使多所要請且執禮不遜航皆折正之歷官河南監牧使持節冊夏主乘常却所遺寶帶名馬還上神宗樂戎書略云辨士好為可喜之說武夫微冀不貲之寵或為所誤

不可不戒遷河北西路轉運使應詔論新政不便者五又言人主不可輕失天下心宜乘時有所改為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不報請祠起知涇相二州王師西征徙知陝府值倉卒軍興餽餉切急航獨期會如平時事更以辦後終太僕卿安世自少識見已如成人持論有定航使監牧時文彥博在樞府安世從容語彥博曰王安石求去外議謂公必代其任彥博曰彼壞天下至此後人何可為安世拱手曰某雖晚進竊謂未然新政果不便民公當去所害與所利反掌間耳彥博默不應他日見航嘆獎之登第調洺州司法叅軍父喪服除任河南巡官哲宗立司馬光薦為祕書正字宣仁太后問呂公著可為臺諫者以安世對擢右正言首論祖宗以來大臣子弟不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安石秉政務快私意累聖之制掃地不存今廟堂之上猶習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六

十

臺諫宋八

故態因歷疏文彥博范純仁以下七人皆耆德魁舊不少假借次倫胡宗愈除右丞不協公議章惇蔡確黃履邢恕結納恣肆貪天之功天下之人指為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絕滅倫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會吳處厚以蔡確詩進安世謂其指斥乘輿犯大不敬竄新州左丞王存御史彭汝礪等皆緣是罷去遷安世起居舍人兼右司諫進左諫議大夫有旨暫罷講筵民間雖傳宮中求乳婢諫曰陛下富於春秋未聞納后而先親女色願太皇太后保祐聖躬為宗廟社稷大計清間之燕頰御經惟多引近臣與論前古治亂之要以益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戒帝俛首不言后語呂大防外間謾聽實無此事大防退召范祖禹使達后旨兩人復合言之甚切又諭翰林承旨鄧溫伯始嘗黨附安石惠卿今復陰受邪說繼王珪而美蔡確稱

爲定策此何等語乞行黜免不報遂請祠以集賢殿脩撰提舉
崇福宮纔六月召爲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后語韓忠彥如
此正人宜且留朝廷呂惠卿復光祿分司安世爭以爲不可不
聽出知成德軍紹聖初章惇用事尤忌惡之落職知南安軍再
責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蔡京起同文獄必欲真
之死徙之梅州因遣使入海島誅陳衍諷使者過安世脅使自
裁又搆土象爲運判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守遣客來勸安
世自爲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自若徐書數紙付其僕
顧客曰死不難矣客密取視其書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無
及已事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而斃得免昭懷后正位中宮惇
卞復發前乳婢事誣爲指后詔應天少尹孫蕃收以檻車赴京
警行數驛適徽宗卽位赦至乃還尋量移衡與鼎州除集英殿
直學士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六

十一

臺榭宋八

脩撰知鄆州復待制移真定府曾布又忌之不令入朝蔡京爲
相連七請至峽州羈管稍復承議郎卜居朱都宜和六年復待
制明年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鍾忠孝正直皆法
司馬光在言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遇而折廷爭觸帝盛
怒輒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蓄縮悚汗目之曰
殿上虎一時無不敬懾投荒七年凡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歷
之有文集二十卷盡言集十三卷通鑑音義十卷子伯英伯廉
伯和

鄒浩字志完晉陵人登元豐進士調吳縣簿歷揚州穎昌教授
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皆禮遇之元祐中上疏論事言方今人材
以爲不足則中外之百執事未嘗不備以爲有餘則自任以天
下之重者幾人正色昌言不承望風旨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

肅清所部者幾人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幾人貧所當
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民擾如之何人物
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材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
是皆不明義理之過也蘇頌薦爲太常博士來之卻論罷之哲
宗親政除右正言恐始親憂固辭母張氏曰汝能報國無愧於
公論吾願何憂有請以王氏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論止之
陝西奏邊功浩言願毋徂屢勝圖惟厥終京東大水言宜謹
消復之方不當委盈虛之數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浩言初旨
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今混然莫辨公肆詆
欺輕重不平以其近似難分之迹隨以上下其刑是乃假陛下
之威福以仇其宿怨其言皆觸時忌又上章露劾章惇不忠慢
上之罪疏入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抗疏曰立后所以配天子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六

十一

臺榭宋八

本廟家法遠過漢唐自仁宗廢郭后不選於妃嬪而卜于貴族
乃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爲天下萬世法也孟后既廢明詔下
日亦有別選貴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廢后爲國家不
幸乃一旦反之豈不上累聖德論者徒以賢妃有子因立爲后
及引永平祥符事爲証臣聞漢立永平貴人以德冠後宮本朝
祥符德妃亦鍾英甲族皆非有子之故况貴人實馬援之女德
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者妃從享景靈宮雷變
甚異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
天心人意豈不昭然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
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覽奏色變然猶不怒徐曰此亦
祖宗故事豈獨朕耶持其章付外明日惇諷其狂妄乃削職賜
管新州徽宗立豐稷薦復原官帝首問諫立后事獎嘆再三遷

言路然後知得失達民情然後知利病竊見去歲五月詔求諫
言士民爭欲自獻及詳觀詔語名雖求諫實欲拒言約束丁寧
使不得違於是人人知戒言將出而復止至於再申諭告方建
天聰間初詔乃蔡確章惇造端其詞盡出於惇今二人既去餘
黨常懷正惡直之心願深留宸慮以折邪謀其呂惠卿鄧綰
雖罷揚州猶滯小郡下民奚罪焉乞投之散地以謝天下王中
正石得一等雖已薄責其所任州縣小人如翟勅之徒亦宜編
削詔並降支郡營校又論崔白符買種民舞文深酷之罪皆逐
之出為淮南運副歷右司郎中祕書少監太僕卿終河東轉運
使子庸坐元符上書陷黨籍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登進士為北京留守推官國子直講元
豐中為監察御史裏行時蔡確引符檢吏窮治相州富人獄誣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六 五

法官寶萃等受賂無敢明其寃均乞詔廷臣參治坐請知光澤
縣還監都進奏院擢開封推官元祐初復監察御史時議請兼
用詩賦取士卒相欲盡廢經義均言經術以理為主詩賦以文
為工今不計本末而欲襲詩賦之微末見其為得也又論熙寧
以來百司謁禁夫以誠待人則人思竭忠以疑遇物則人思苟
免願除開封大理外餘皆釋禁以明洞達不疑之意又言近因
官冗議罷納粟補吏減任子員節特奏名增攝官抑胥吏以清
入仕之源而會議之臣徒畏世俗之譏評不計朝廷之利害閔
鄙老之不進不思才者之閉滯議久不決非策之善也宣仁后
謂當先從我家始乃自后屬而下至大夫悉裁之又言治天下
道二寬過則緩而傷義猛過則急而傷恩術雖不同其為慈政
害民一也問者監司務為檢核郡縣望風趨避不暇以便民為

意陛下臨御務從寬大為吏者又復苟簡縱弛二者俱未為得
願明詔四方使之寬不縱惡猛不傷恩以起中和之風詔下其
章又論蔡碩盜貨官錢獄上當顯正其罪以厲百官張璪李清
臣與正人異趣相繼擊去之臺諫約再論張舜民左遷事均謂
事小王慶叟劫其反覆改禮部員外郎復任殿中侍御史言先
王之御外國知威之不可獨立故假惠以濟威知惠之不可獨
行故須威以行惠然後外國且懷且畏無怨望輕侮之心今西
夏自承樂之戰怙勝氣驕朝廷既棄四岩又請蘭州若地此控
扼要路若輕以予之恐夏人據虛熙河數郡孤立難守設若繼
請熙河故地復將何辭以拒是傳虎以翼借寇以兵不惟無益
祇足為患不如治兵積穀畫地而守示以朝廷有備之意中書
傳堯俞左丞許將同權韓忠彥因論事同異俱求罷均上言大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六 六

臣說同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和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嫌
疑之迹若悻悻辨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有詔令就職中
丞蘇轍獨疏論許將均奏以為進退大臣當則天下服上之明
而大臣得以安其位不當則累上之哲而言者得以明謀併力
以傾搖大臣况天下之事當以是非為主所論若是雖異不害
其為善所論若非雖同未見其為美今堯俞等雖有辨論之失
然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轍乃過論許將以為背同列之議臣
謂善則順之惡則正之豈在每事惟命遷非不改然後為忠耶
若舍同列之議上奉聖旨是能將順其美不當反以為過惡也
苟惟務雷同乃姦臣所為非朝廷之利至於呂大防堅壁自任
每有差除同列不敢異惟將時有異同嫩素善大防盡力排將
期於必勝臣恐綱紀法令自此壞矣乞外知廣德軍改提點河

雍言二職皆天下精選如以酒前過薄不當革前命如以為姦邪不當在經幄乃姑以是寒言者則邪正何由可辨善惡何由可明非所以示天下也書奏仍為承旨小臣周楹乞以安石配享神宗雍言安石方當國柄不能上副委任苟非先帝神明其所敗壞不可勝言詔正橫議之罪使契丹還徙右諫議大夫言朝廷重內輕外選用牧伯罕較從班以閭閻輕淺者充員不復為來日慮願自今稍積資望以漸試之吳中儻方議振恤以民習欺誕教先為料檢雍言此令一布吏專料民而不救災今富有四海奈何漸圭撮之濫而輕比屋之死乎上悟追止之論侍御史賈易沽激自喜易罷又論中丞趙彥若懦不自立彥若坐左遷即授雍御史中丞雍固辭曰彥若本以臣言而去而身承其乏非所以厚風俗也不許二府加嚴謁禁雍授買誼廉耻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六 九 盧諫宋八

節行之說以諫詔弛之執政論殺報因主者不奉詔雍言究其用心在於廣好生之德若遽加罪恐天下以為皆殺上納其言宥主者囚亦得生尋附呂大防攻宰相劉摯語在摯傳朱光庭王幾叟梁燾等救者三十餘人皆指為黨論罷之拜尚書右丞改左丞帝稱其在政地事上有禮紹聖初治元祐衆臣雍頓首自列帝明其亡他論使勿去周秩乘隙抵之謂雍初為侍從因徐王私於權臣以進帝怒曰是何言也使徐王問之豈能自安黜秩知廣德軍雍欲自安因安燾爭論章惇以白貼貶請元祐臣僚皆宗疑之雍舉熙寧初安石常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即命取案牘懷入以白其結惇如此二年始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北京留守久之奪職知鄭州轉成都改奉崇福宮祠卒年六十八政和中復資政殿學士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六 終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七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登諫 朱五之八

常安民	同	豐稷	陳瑾	陳師錫	陳次升
陳祐	朱服	張舜民	張汝明	席旦	益
傅楫	沈疇	黃葆光	石公弼	張克公	
毛注	洪彥昇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幼入太學有俊名試第一判監常秩稱其文於王安石由是名益盛安石欲見之不肯往舉進士以不習三經義列之第十授應天軍巡判官教授成都與安惇同僚惡其深姦絕之秩滿寓京師蔡確為相安民惡確為人絕不相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七 一 盧諫宋九

聞妻孫氏與確妻兄弟確妻使招其妻亦不往調知長洲縣治以誠信民不忍欺縣故多盜一時屏跡追科令民自輸輒先他邑以辦運使許懋孫昌齡入境邑民頌其政皆稱為古良吏元祐初李常孫覺范百祿蘇軾解于仇進章論薦擢大理鴻臚二丞常貽書呂公著詳論元豐時事謂載弘後其言皆驗紹聖初拜監察御史首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不知耻如張商英先上呂公著詩求進近乞毀光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司馬光謚為文正近乃乞斷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臣願獎進廉潔有守之士以勵風俗公聽並觀擇其中而歸於常再論章惇植黨專國惇遣所親語曰君本以文學著名奈何自任言語與人結怨若少安靜當處以左右史安民正色謝遣之又首發蔡京姦邪言京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以不附已則

誣以黨必構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皆借紹述之名以報復私怨。黨附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又言中官裴彥臣建慈雲院。強毀人居。宜重為降責。獄既具。惇主之甚。力罪止罰金。常民累言不用。遂巧外帝慰勉之。會大饗明堂。劉賢妃從侍。齊官安民以為萬眾觀瞻。虧損聖德。帝微怒。先是曾布屢稱安民於朝。後併論布故布亦恨與惇比。而排之。取所貽公著書白帝。謂北帝漢之桓靈。唐之中宗。帝始惡之。又董敦逸欲劾蘇軾兄弟。安民謂二蘇負天下重望。恐不當爾。至是敦逸併論之。謫監滁州。酒稅滿三歲。通判温州。徽宗立。以提點永興路刑獄入黨籍。卒年七十。建炎四年。追贈右建議大夫。子同字子正。登進士。除大理司直。辟高宗元帥府主簿。機宜文字。授太常博士。南渡。改赴浙江。機幕為行在。太宗正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七 二 董敦逸 九

丞紹興初。巧外知柳州。三年。召還。首疏論朋黨之禍。言邇來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倡於紹聖之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上下蔽蒙。泰成不鮮之禍。今國步艱難。尚然分朋結交。背公死黨。臣以為欲破朋黨。當先明是非。辨邪正。則公道日開。奸邪自息。上以君子小人皆有朋黨。亦難破。同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其名雖同。其實則異。昔在元祐。諸臣固無以自明。今是非可謂定矣。而在朝士大夫。猶謂其政不可行。子孫不可用。所宗皆前日傾邪不正之論。則公道何自而伸乎。願陛下終始主張善類。勿為小人所惑。又奏自古禁旅必參錯相制。漢有南北軍。周勃用之以安劉氏。唐李晟亦藉神策軍收復京師。今國家所仗。惟張韓劉三將之兵。陛下無心腹禁旅。可備緩急。頃者苗劉之變。可為鑒戒。俄除殿中侍御史。奏世忠光世不

思待遇厚。恩惟驕。狼尚氣。以私忿交兵。肆無忌憚。如遇急難。其肯相為唇齒乎。望分是非。正國典。共兩軍。務屬贊畫。無狀宜先加黜責。又條論呂頤浩十事。言陛下以其有復辟之功。未忍遽罷。臣謂功出眾人。非頤浩所得。專縱使有之。張九齡所謂宰相代天理物。不以功賞者也。頤浩罷復論張浚喪師失地。罷守福州。同與辛炳在臺。頗著風采。上皆重之。金使李永壽來。同勸上先振國威。使和戰皆在我。不當一於議和。俾輕重在敵。矧今養兵已及二十萬。尚可畏人乎。偽齊宿遷介張澤。自拔來歸。泗州守徐宗誠。納之朝。議令韓世忠却澤。而械宗誠。同奏敵雖議和。兩界人往來。未嘗有禁。偽齊尚能置歸受館。立賞格。以招吾民。今乃却澤。恐人心日離。况宗誠本起土豪。不用官賦。募兵自養。為國障捍。反欲收械。以沮士氣。非策也。詔釋宗誠罪。處來歸者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七 三 張澤 九

於淮南。四年。除起居郎。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前詔撰實刊修神哲二史。久未有據。同請精擇史官。先修哲宗實錄。候書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證。修定。庶是非毀譽得其實。上嘉納。諭曰。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向昭慈后言。宜仁保護大功。哲宗自能言之。因宮中有不得志者。遂生誣謗。久欲辨白其事。以昭示來世。同乞以所得聖諭。宣付史館。仍記于實錄。卷末。從之。俄以疾辭。除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七年。復召同為禮部侍郎。轉御史中丞。奏車駕自建康回臨安。去淮益遠。宜遣重臣出按。詢人情利病。察官吏侵擾。募民耕墾。勿收租稅。待數年之後。田野加闢。百姓足而國亦足矣。乃遣樞密王庶視師。措置邊防。時韓世忠在楚。張俊在建康。岳飛在江州。吳玠在蜀。同謂宜諭以國體。協心共議。無分彼此。常令諸軍相接。如常山蛇勢。緩急應援。皆

一第 207 子 續修四庫全書第 4 版內

有素定之術詔以其言付庶轉示諸將又言浙西困於月椿錢民不聊生上為減數千緡又言西川人力已困玠頃年嘗講屯田願聞其積穀幾何減運幾何趙開李迥先後饋運各幾何令制置漕帥司條具以聞然後按實講究以紓民力從之乞郡除顯謨閣學士知湖州尋請祠二十年卒

豐稷字相之鄞人登第為穀城令移封丘以廉明稱從安撫使高麗值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衆惶懼莫知所為稷獨神色自若蓋歎曰豐君未易量也使還神宗問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矧仗憑威靈尚何怖帝悅擢監察御史治章惇請託事無所回撓出惇陳州稷徙著作佐郎歷殿中侍御史哲宗初政疏言陛下明足以察萬事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酬萬變而不可用其智惟如堯舜順若帝則成康儀刑文王願以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七 五 皇朝宋九
洪範為元龜祖訓為寶鑑一動一言思所以為則於四海為法於千載則教化行習俗美而國安矣夏國嗣子乾順來賀坤成節文彥博遣劉奉世出境逆之稷劾論其不應坐贖尋遷右司諫論楊荆二王尊為天子叔父不能仰體二聖儉德以先天下輒肆僭侈密令蜀道織錦茵宜糾官吏奉承之罪改國子司業歷起居舍人太常少卿國子祭酒車駕臨幸命講書無逸賜四品服陞刑部侍郎兼侍講元祐八年春多雪上言今嘉祥未臻疹氣交作此乃應天之實未充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官掖之臣有如雜崇助江德明任守忠關預政事者願昭聖德祇天戒總正萬事以消灾祥帝甫親政復言萬幾更始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名近幸樂士宣等數人恐上累大德尋除龍圖閣待制知穎州改集賢院學士知江寧兼吏部侍郎知河南章

惇欲因以道路連歲遂徙六州徽宗立召為左諫議大夫道改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荅曰行自知之是日極論京姦狀既而陳瑾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稷語陳師錫等曰京尚在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始去會修神哲實錄乞辨宣仁誣謗時宦官漸盛因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纔數行帝曰已諭稷律為不聞讀畢乃止曾布將拜相稷約其僚共論之遂改工部尚書兼侍郎布遂相稷謝表有佞臣語帝問為誰稷以布對尋改禮部尚書論宋用須不當賜美諡不為書勅哲宗升祠稷學司馬光呂公著配享或謂二人嘗得罪稷曰止論其有功爾如唐五王亦嘗得罪何嫌配享建中靖國改元稷奏謂尊賢納諫舍已從人是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又言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七 五 皇朝宋九
仁宗在御余祿用黃純服御用練繒今宜守其家法大抵以崇儉愛民為言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究切帝雖待之厚而積忤貴近竟以樞密直學士出知越州京得政修德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復除名徙建中辛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復學士文彥博嘗論其人品似趙抃後果諡清敏稷三任言責每於密室章疏子弟不得見退輒焚藁未嘗以時政語人所薦士馬涓蔡肇皆知名當世
陳瑾字堃中沙縣人幼好讀書不務進取父母勉以門戶事始出即登甲科調湖州掌書記簽書越州判官為人謙和不與物競平居矜莊自持語不苟發太守蔡卞賢之每事加禮瑾測知卞心術常欲自遠屢引疾不得檄攝通判明州卞素敬左道張懷素會懷素將至留瑾少須權不肯後果被誅章惇入相瑾從

衆道謁惇問其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璣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則難行。若移左以置右。其偏一也。因問天子待公爲政。將何先。惇曰辨司馬光。璣曰此最當。先驚曰公誤矣。果然。將夫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紹述。先烈而務變。成緒。國事大謬。非姦邪而何。璣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重復改作。則誤國益甚。此正所謂移左以置右者。爲今之計。惟消釋朋黨。扶持中道。庶可以收弊。惇頗異之。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時羣邪得志。下黨薛昂。林自誠。毀資治通鑑。璣因策士引神宗御製序文以問。意遂沮。遷校書郎。入奏堯舜禹皆以粵若稽古爲訓。粵者考論舊事。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詳其當否。古者昭其繼述。天子之孝。與士人不同。帝反復究問。意甚感悅。令璣再入見。執政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卽位。豐稔薦爲右正言。遷左司諫。璣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尤惡言人曖昧之過。嘗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極論章惇蔡卞安惇邪怨之罪。御史龔夬擊蔡京朝議逐夫。璣言紹聖以來。七年之間。五逐言者。皆以忤京去。今又逐夫。若公道何。會璣論外戚向宗良兄弟。遂罷監揚州糧料院。將出部門。併奏所未上四章。帝遣使賜黃金百兩。后亦命勿遽去。界十僧牒爲行裝。改知無爲軍。明年還授著作郎。遷右司員外權給事中。復與曾布議論不合。遣書論其過失。命子正彙書之。明旦持入。省布大怒。爭論。移時至。箕踞。許語。璣色不爲動。徐應曰。道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畏然改容。尋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袁州。連移。郴。廉。二州。稍復宣德郎。正彙在杭。告蔡京動提東宮。杭守蔡燾執送。開封。因併建

璣語詳載。獄具流正彙海上。安置璣於通州。徙台州。所過之地。逼迫傳送。每十日一告。拘併不可言。璣先著尊堯集。深明紹聖史官譴安變亂。是非不可傳信。宰相張商英嘗取觀之。至是命知台州。石幟脅取共書。所以窘辱之。百端終不能害。居五年始得自便。復承事郎。帝命執政再敘一官。仍與差遣。持不行。卜居江州。不許輒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州。璣平生論京下皆披擿姦邪。處心發露。其情慝尤。所忌恨。故得禍最酷。劉安世問其疾。使人勉以醫藥。曰。天將有賴。當力加保愛。以待時用。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璣通於易數言。國家大事。後多有驗。靖康初。贈諫議大夫。召官正彙。後高宗對輔臣言。璣昔爲諫臣。甚有識。議近覽所著尊堯集。明君臣之大分。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安石號通經術。乃謂道隆德駿者。天子當北面而問焉。其違經悖理甚矣。宜特表揚。乃諡忠肅。孫淵字知默。有文學。璣特器重之。紹興五年。廖剛胡寅朱震張致遠共言其流落負材。未試召充密院編修官。李綱辟江西制司。機宜文字。胡安國薦舉直言極諫。賜進士出身。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入對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厚。頒賚太繁。所費益甚。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惟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聖人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自今。凡有賜賚。於法所無而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弊息矣。又論安石學術及揚時三經義。辨謂時始宗安石。後得崔顛師之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言聖學所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七 六 臺諫宋九 七 臺諫宋九

傳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至乃以愛為仁。以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已。至論性獨取楊雄善惡混之言。又溺於佛。其失遠矣。俄論鄭億年秦愴怒之改祕書少監。復兼崇政殿說書。陞宗正少卿。何錡論罷主崇道觀卒。陳師錫字伯修。建陽人。自幼拔游太學。有聲神宗。素聞其名。及廷試。閱其文。曰。此必師錫也。擢居第三。調昭軍掌書記。蘇軾器之。軾得罪。詣獄。親朋不相見。師錫獨出錢安撫其家。權知臨安縣。豐稷薦為監察御史。上言。仁考致治之本。不過延直言。御羣下。進善退邪而已。當時若呂夷簡。張耒。夏竦。范雍。公殊等。一不能去。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同時見黜。又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成慶曆嘉祐之治。願稽皇祖納諫御臣之意。以收不可幾及之功。帝善其言。俄論進士講習律令。謂道德本也。刑名末也。陛下大闢學校。用經術訓迪士類。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用事者指師錫倡為說。說出知宿遷元祐初。賦薦其學術淵源。行已潔素。議論剛正。器識清深。德行追蹤古人。文章冠絕當世。名為校書郎。祕閣校理。建言銓法。選人用舉者。遷升歲有定額。今請託者溢數。而寒賤有不足之患。請為之限約。尋提點開封縣鎮劾。畿內將官苛慘。失士心。會大閱。羣卒譁譟。莫知所為。師錫馳至。推首惡數人。致法。按閱如初。審院罪不先白。罷知解州。歷知蘇州。徽宗立。復拜中侍御史。疏言。元豐末。中外洶洶。賴宣仁聖后及司馬光。呂公著。再安天下。陛下發潛繼統。實天所相。今贈諡未復。墓碑未起。悼乃竊據高位。誠願早。聽宸畧。以慰中外。又言。京下同惡。迷國誤朝。日夜交接。內侍戚里。以覲大用。且援引死黨。鄧洵武等。內行汙惡。縉紳不齒。若果

用京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廢矣。復上書太后。自昔母后臨朝。載在史冊。可考而知。至於幡然返政。未有如今日之退抑謙遜。真可為萬世法也。而向宗回宗。良陰為京助。是皆國之深憂。不可不察。詔索祕閣圖畫。工師錫上言。六經載道。諸子言理。歷代載籍。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望留意於此。以無逸代山水圖。永為監戒。改授考功郎中。抗言。臣在職數月。所論皆當。今急務。若以為非。陛下方開納褒獎。若以為是。則不應遽解言職。如京典刑未正。願受貶。於是出知潁州。歷廬州。二州坐黨論。監衡州。酒削官。安置郴州。卒年六十九。紹聖中。贈直龍圖閣。時與陳瓘並名。天下稱為二陳。陳次升字當時。仙游人。入太學。以非王安石字說。目為秦學。坐屏斥。久之。第進士。知安丘縣。運使吳居厚以乘飲進。得農家敗絮。責以避稅。送縣治罪。次升特縱遣之。中丞黃履薦為監察御史。元祐初。使察訪江湖。劾寒周輔父子。經畫江右鹽法。害民。還言。額外上供之數。尚在未除。熙寧以來。創行封樁名錢。願悉賜豁免。又役法未定。人情勞感。乞速定差。願及均敷之等。先為之節。而審行之。推提點淮南河東刑獄。紹聖中。擢下。以次升外遷。意必怨望。又與下同鄉里。復用為殿中侍御史。欲使之出力。排衆賢。而次升一無所附。首論。悼下。植黨為姦。乞收還威福之柄。禁中火。又出西方。疏請修德求言。以弭天變。宮中鞠厭。慙。次升請。休外參治。不可屬閣寺之手。再一寬。臨後世。議。又言。濟陽郡王宗景。乃藩屏之長。不可徇以妾為妻之請。為聖朝累時。方編元祐章疏。又言。陛下初即位。即下詔。導人使諫。親政

又揭勝許其自新今若考既往之咎致於誣累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勅勝適所以誑人心又論下客周種鄭居中貪鄙險佞由是惇卞交惡之乘間白為河北轉運使帝曰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宣仁有追廢之譏次升密言宣仁保佑之功始終無間願勿聽異議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聞風母問所從來可也乃寢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其資性慘刻喜求人過陛下本無欲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是志流毒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次升屢疏劾章惇惇留中退以告王鞏鞏曰君何不云諫臣耳目也帝王心也心所不知耳目為之傳達既知之用舍在心何以耳目為居數日入見如鞏對帝曰然傾代之未有其人惇訖不去京師有富家乳婢怨其主坐兒於上呼萬歲選繫獄次升乞戒有司無得觀望帝問下何謂觀望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七 遼東宋九

曰正謂觀望陛下爾遂得罪謫監全州酒稅帝以為遠改南安軍徽宗立復為侍御史極論京下惇布之惡皆貶黜遷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修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寧初以寶文閣待制知頤昌降集賢殿修撰繼又落職除名徙建昌編管循州政和中以赦復舊職卒年七十六次升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劉安世稱其能過呂升卿之行謂有功於元祐間人他所言曾肇王覲張廷堅賈易李昭玘呂希哲范純禮蘇軾等公議或不謂然

陳祐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歷吏部員外郎拜右正言徽宗有旨令與任伯雨援引元祐臣僚論韓忠彥祐言賈易岑象求豐稷張未黃廷堅冀原晁補之劉唐老李昭玘人才均有可用特迹近嫌疑而已今若分別黨類天下之人必且妄意陛下遂去

元祐之臣復興紹聖政事今紹聖人才比肩於朝一切不問元祐之人幾十數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遷右司諫言林希掌書命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制皆務求合章惇之意陛下頃用臣言褫其職又自大名移揚州而希謝表具言皆出於先朝大抵姦人詆毀善類事成則據已所憤事敗則歸過於君至如過失未形而訓辭先具安得為責人之實歷辨詆誣而上侵聖烈安得為臣子之誼不一二年致位樞近尚敢忿躁不平慢上不敬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希再降知舒州又論章蔡邠隨鄧洵武忤旨通判滁州下乞貶伯雨等祐在數中編管澧州徙歸州復承議郎卒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七 遼東宋九

朱服字行中烏程人登甲科調淮南節度推官充修撰經義局檢討歷國子直講祕閣校理元豐中權監察御史裏行章惇遣所善袁默周之道見服道為引意以市恩服舉劾之惇出補郡免默之道官受詔治朱明之獄故事制獄許上殿非本章所云者皆取肯服論其非是罷之俄知監院遷國子司業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徙泉婺寧廬壽五州廬人饑以便宜振護全活十餘萬口明年大疫又課醫持善藥分採之賴以安者甚衆紹聖初因表賀力詆元祐變亂法度召為中書舍人使遼未反朝廷聞服母死家貧賜帛三百喪除拜禮部侍郎湖州守馬城言其居喪疏几筵而處他室謫知萊州徽宗加集賢殿修撰再知廬與廣州部使者上所賦詩哲宗既祥有孤臣止泣龍髯草之句黜知袁州坐與蘇軾游貶海州團練副使斬州安置改與國軍卒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登進士為襄樂令忿熙寧更制上言裕

會問西南奪黎州守詣府言雲南大理國求入朝且引唐南詔故嘗為患拒却之已而威州守焦才叔欲誘保霸二州內附且上章論劾時相不悅徙知永興代以龐恭孫俄得罪去加且述古殿直學士復知成都時邳永壽陽延俊納土密院用以詠且曰吾以為朝廷必悔開疆之禍今自若耶乃力辭卒于長安年六十二贈大中大夫 子益字大光歷官工部尚書嘗教呂頤浩曰胡安國為黨魁可以盡去紹興三年初參知政事明年罷為湖廣安撫使岳飛討楊么益疑其玩張浚曰飛忠孝人兵有深機何可易言四年加湖南安撫制置大使遣統制吳錫討猛賊楊再興大破之尋卒

傅楫字元通仙遊人少自刻厲從孫覺陳襄學第進士調揚州司戶參軍攝天長令發掘陰伏姦猾屏跡轉福清丞知龍泉縣

必簡錄 卷一百四十七 南 金錄宋九
覺方為中丞語曰蓋少留楫謂仕宦所樂若中者免外臺督責耳今俯首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已所當得遂去不顧道除太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跡大臣門既滿徑赴銓曹楫嘗受知曾鞏及是布薦為太常博士端王資善堂說書累記室參軍侍講翊善時官僚多與中人蒞事者狎楫獨巍然不可親一府皆嚴憚之五年不遷以贖鄰浩坐免徽宗立召為司封員外郎歷監察御史國子司業起居郎中書舍人布時當國自負有汲引恩冀為之用楫持正無所傾下凡命令有不當用人有未厭悉極論之雖屢卻不為奪布大失望帝以舊學多所延訪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言他日李清臣勸帝清心省事帝曰近臣中惟傅楫管道此在朝歲餘見事寔異上疏丐去欵曰禍其始此乎聞者竊笑楫謂後當信吾言竟以龍圖閣待制知博

州卒年六十一

沈疇字德侔德清人登進士歷官州縣為尚書議禮編修召對擢監察御史詣歷上言十事花石擾民土木敝國冗費多恩澤濫議論異同下情睽隔至論當十夾錫錢最為創當言小錢久便於民至用大錢乃昔權時之術或用於軍興之時非可行於無事之世今一旦使游手鼓鑄無故有倍稱之息何憚而不為哉雖日加斲斲勢不可止而東南小錢歲日以輕錢輕則物重物重則民愈困此盜賊所由起也陝西舊無銅錢故以夾錫為貴若一切改鑄猶夫前日鐵錢方東南鑄使又使西北效之是導民犯法也尋進殿中侍御史嘗經國子監有內侍從數騎絕道突過騶卒追問不止疇入言之下內省跡治竟抵罪蔡京與蘇州錢獄帝憐非辜遣疇與蕭服往訊由左正言擢侍御史京

必簡錄 卷一百四十七 五 金錄宋九
以顯仕至即央釋無佐證者七百人嘆曰為天子耳目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聞實平反以聞京大怒削三秩貶監信州酒稅未幾卒建炎初贈龍圖閣直學士子濟官至右正言 蕭服字昭甫廬陵人第進士調望江令治以教化為本訪得王祥卧冰池孟宗泣筍壘皆為築亭又刻唐縣令鞠信陵文于石俾民知所勸邑人朱氏女刲股愈母疾人傳頌之以為治化所致改知高安縣尉獲盜服疑其刀室不與刃合頃之見獲者得釋為平民徙知康州未行改親賢宅教授提舉淮西常平名為將作少監以使事入對論人主聽言之要以為唐虞盛世猶畏巧言而聖說纒纒數百言徽宗謂有爭臣風攝監察御史奉詔作崇寧備官記帝語輔臣曰服文辭勁麗宜居翰苑願朕愛其鯁諍臺諫中何可闕此人俄坐攝管處州踰歲得歸

張商英引為吏部員外郎送遼使得疾致仕既愈還職以父老請知新州卒年五十六

黃葆光字元暉縣人從使高麗得官復試吏部第一賜進士出身調齊州司理參軍還為太學博士遷校書郎擢監察御史左司諫始蒞職即言三省吏猥多大弊有十如遷補升轉俸入賞勞之類非元豐舊制願一切革去徽宗即命釐正一時士論翕然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降御筆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減損之計徒為符寶耶明年復拜侍御史遼人李良嗣歸降擢祕書丞葆光論其五不可大概言良嗣凶黠忿驚犯罪不赦既於鄰國逃命安作平敵等書萬一露泄為患不細且中祕圖書之府宜參以附賊又言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剛健者君之德其道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常其分不可亢苟致屈以求合則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七

宋

聖訓宋九

是傷仁非所以馭下也矯亢以求伸則是犯分非所以尊君也帝感悟命近臣於殿中讀其奏自崇寧後朝士多兼局如禮制局詳議官至七員檢討官至十六員製邊局至三十餘員請裁省以上副明天子之意時皆壯之政和末帝以歲旱為念上疏陛下德足以動天恩足以感人檢身治事常若不及恭儉敦朴示天下先特以人臣無歸美報上之忠將順欽承之意如蔡京者侈大過制背元豐之法彊恣自專不肯上承德意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此天氣下而地不應大臣不能尚德以應陛下之所求故不足以感名和氣疏人不報時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遂中以他事貶知立山縣安置昭州京致仕名為職方員外郎知處州當方臘亂後盡心牧養民列上治狀加直祕閣卒年五十八州人祠之葆光善論

事會文切理不為橫議所移時頗推重特以本出居中門下故極論蔡京無所顧其他不能不迎時好識者尤之

石公弼初名公輔字國佐越州新昌人登進士調衛州司法參軍洪水監牧馬逸食人稻田主誤傷之守韓宗哲當以殺官馬罪公弼爭曰禽獸食人食主者安得不禦禦豈能無傷設若上林虎豹害人能坐視乎乃但懲圍者免民罪有薦為太學官者使往見章惇謝曰丞相素侮人見老阿意苟容吾何忍為再調漣水丞供奉高公備綱舟行淮以溺告公弼曰數日無風此必安也使尉核所載失官錢百萬訊其故乃公備通寓客妻殺其夫畏事覺所至竊官錢以賂即收捕窮治皆服辜尋知廣德縣召為宗正寺簿入見言比者朝廷罕聞直詞交騰謗譽誰為陛下廷爭曲直可否者願崇忠正以銷詛佞通諫爭以除壅蔽微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七

宋

聖訓宋九

宗善之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言太學舍法行士子計等第頗事告訐夫學本以仁義相漸欲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願使之相告言失其初意又剛定勅令官寺監丞簿多充以近臣子弟未有資考不習政事請一切汰遣以開寒畯之路從之與蔡京有舊由右正言改左司諫論東南軍政以有兵之籍為無用之技損太半之賦養全弊之兵竊恐未然之患異日尚大其後睦盜起果如所言保章正朱汝楫員俸得罪內侍失察者皆不坐公弼言是皆矯稱上旨安得勿論請自今中旨雖不當覆亦令有司審奏又言蘇杭造作局工程擾民請革之意與京寔異京忌之徙太常少卿遷起居郎兼定嘉二王記室例賜金贈皆辭不受大觀二年拜御史中丞時斥賣元豐庫緜帛賤估其直許朝士分售公弼得券上還之水官趙震建開直河議已而決

壞鉅鹿法常斬但削一官公弼論其失刑寔坐貶轉運使張徽言欲因方田籍增立汝瓌鄧三州稅公弼上言方田之制莫天下地征正欲均其賦耳而徽言措克重歛民何以堪詔罷之又言吏員猥冗元豐舊制於是堂選歸吏部者數千員罷官觀者千員都水知埽六十員諸非大郡縣悉省丞復在京茶事於戶部歸諸道市舶於轉運使仕途為清進兵部尚書兼侍讀張商英欲引為執政何執中吳居厚沮之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破亡命社取其魁傑痛治江盜巢菰蘆中白晝出剽督捕盡除之改述古殿直學士知襄州京再相賈秀州團練副使台州安道遇赦歸卒年五十五後三歲復其官生平亦主紹述劉述柄國公弼論述啓用元祐邪黨學術人以是知其意非一出於正也

張克公字介仲陽翟人起進士大觀中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論蔡京罪惡章十數上徙為起居舍人踰月進中書舍人改右諫議大夫復因星變言京盤旋京師語中隱愿京始出居

于杭轉克公兵部侍郎張商英與鄭居中不合推為御史中丞治堂吏訟歸曲商英且疏其十罪商英罷相京復召用銜之徙吏部尚書欲中以銓綜稽違既又擢其知貢舉事徽宗以所取為得人不同凡居六年卒贈資政殿學士

毛注字聖可西安人舉進士知南陵高苑富陽三縣皆以治辨稱大觀中中丞吳執中薦為御史對未及而執中罷遂辭徽宗名見謂曰士大夫方寡廉鮮恥而卿獨知義命即以為主客員外郎擢殿中侍御史疏論蔡京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葉夢得為腹心交植黨與受孟珙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

凶朋林據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門下人傳播恩眷不衰行且復用帝為逐夢得遷注侍御史復極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以致替亭再見推原厥咎實在於京歷考其罪難以纖數聲焰所震中外憤疾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別為禁防陛下捐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重致於法以嚴刑峻罰股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逸事數興而國力大匱宜早令去國消弭災咎疏入京出居錢塘注又言當世亟務曰省地事足財用收士心禁技巧大畧謂昔所入貢者今為郡縣昔所羈縻者今納土疆以內地有限之財資遐荒無窮之費今黠南已有處分如夔渝新邊宜在裁省又運鹽昔主於漕計今移於他司常平昔積於外州今輸於都下經費安得不匱財貨何以轉移願詔有司講復舊制

張商英無大臣體然訖以與之交通罷提舉洞霄宮居家數歲卒建炎末追復諫議大夫

洪彥昇字仲達樂平人登第調常熱尉奉母之官歷郴州判官辟僉書鎮東軍廣西經畧府皆稱其材擢提舉常平徽宗留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任言責五年論蔡京再居元宰假紹述之名懷跋扈之志何執中緣潛邸之舊德薄位尊當軸處中殊不事事見利忘義惟貨是圖願解其機政以全晚節呂惠卿

張商英無大臣體然訖以與之交通罷提舉洞霄宮居家數歲卒建炎末追復諫議大夫

序張懷素所注般若心經以為得遇黃石之師昔者張良用黃石之策為漢祖定天下惠卿安得報以為比又條據鄧洵仁蔡璉劉拯李孝稱許光凝許後盛章李諶任熙明之過不為回隱侯射張商英與給事劉嗣明爭曲直事下御史彥昇不直商英商英坐免又疏論郭天信以談命進用請禁朝臣毋語命術毋習釋教又言諸道監司受詔具法令未備及民不便者久而弗上惟徃勢利隨時俯仰因緣為姦有因追科而欲害熙寧保伍之法因身丁而故擢崇寧學校之政省事原情當有勸沮宜遣官編彙辨其邪正以行賞罰皆從之遷給事中商英復官旨經門下適遇謁告言者指為願避封駁出知滁州尋加右文殿修撰進徽猷閣待制知吉潭二州卒年六十三贈大中大夫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七
 卷一百四十七
 子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八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宋五之九

任伯雨 元孫 江公望 張廷堅 蔡夫 弟大 崔鵬

侯蒙 陳禾 曹輔 胡舜陟 王安中

許翰 蔣欽 陳過庭 李光 子孟 洪範

許景衡 程頤 張所

任伯雨字德翁眉山人父孜字遵聖與蘇洵俱以學問氣節推重鄉里仕至光祿丞從父汲字師中亦知名號大小任通判黃州知瀘州卒伯雨自幼孀然不羣遂經術文力雄健登進士調施州清江二簿部徽使涖公庫伯雨惡其名拒不受擢知雍丘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八
 御史如東濕撫民如有傷苦漕舟為盜夫即難獲伯雨下令無宿境內自是絕跡民外戶不閉部使者上其狀召為大宗正丞擢右正言徽宗初政納用讜言首論章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意睥睨萬乘無人臣理向使其計得行將真陛下與太皇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叫朝廷大法不立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問中國熟停投著而起謂南朝錯用此人何只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貶惇雷州繼論蔡卞六大罪語在下傳次言為國不當有黨今欲和調

元祐紹聖之人故以建中靖國為名不知唐德宗時亦有此號正坐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卒之君子易退小人獨難以致賢人盡去羣小並留旋復播遷不可不戒時西北典郡專用武臣伯

兩言此李林甫所以名祿山之亂今如鍾傳王瞻滄都生事宜棄其地以安邊息民上書皇太后乞蔡京之惡召還陳瓘用張耒黃庭堅晁補之歐陽棐劉唐老等於朝又疏勸上修德弭災不可專恃祈禱近正月朔旦天有赤氣正應洪範赤芻赤祥乃人君視聽不明故有此異乞攬權綱以信賞罰專威福以殊功罪則乖氣異象特為休祥矣又言比日內降屢多或恐矯傳制命如漢鴻都寶爵唐墨敕斜封之外漸不可長王覲除中丞仍兼史館伯兩言二官職掌不相為謀非所以重風憲遠嫌疑已而改觀翰林學士位序在中承上又言此非仲諫官之論特以速人遷官爾凡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煩仰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兩不為之止抗論愈力曾有覺將論之徒為度支員外郎尋知號州入黨籍編管通州再徙弘簡錄卷一百四十八

呂化居三年妻死于復用匿名書地其仲子申先赴獄錄無所得乃釋宣和初歸卒年七十三紹興初贈直龍圖閣左諫議大夫采其諫章追貶章惇蔡卞邢恕黃履明著誣宣仁事以告天下淳熙中賜諡忠敏長子象先登科又舉詞學兼茂以黨人子不奏調秦州戶曹掾棄官歸登王安石辟燕山宣撫幕勉應之引疾還終身不復仕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書舍人四世孫希夷字伯起因仕闕徙家邵武少刻意問學為文精苦登淳熙進士調浦城簿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烹器之開禧初主太常寺簿奏紹熙以來禮書未經編次歲月滋久廢失散亡乞下本寺修纂從之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乞定議周惇願諡元公程頤諡純公願諡王公皆其發之嘉定十二年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兼參知政事十四年罷提舉洞霄宮卒

贈少節端平初諡宣猷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登進士徽宗初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言戶部尚書王古用赦恩理逋欠多所觸釋中丞趙挺之劾古傾天下之財以示私惠公望以為天子登極大放將一切與民更始豈容私惠行於其間且中丞臺諫之首人君所以知時政之利病辨人臣之忠邪莫先其職豈可挾情肆誣快私忿以罔上聽臣聞挺之與古以論事每不相合屢見於辭氣挺之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有之私事官讎此小人之所不為而挺之安意為之豈忠臣乎又言頃者輔政多非其人專以媚已為同忠君為異一語不合輒為大過使天下騷然致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者凡以是也夫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之所培養初與神考無毫髮隙隙先帝信人言而黜之陛下若復立元祐為名則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爭則朋黨復起陛下改元詔旨嘗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一旦渝之奈何內苑稍育珍禽異獸力言非初政所宜帝曰已縱遣之惟一白鵬以拄杖逐之不肯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誡其諫蔡王似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公望極言論救出知淮陽軍未幾召為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壽州蔡京為政編管南安軍赦還卒建炎中贈右諫議大夫

張廷堅字才叔廣安軍人進士高第調成都觀察推官蔡京守蜀與善尋入為密院編修坐折簡別鄭浩免徽宗除著作佐郎豐稷薦擢右正言與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一時翕然稱為得人數上封事首言今紹述者欲纖悉必復則其弊將倍於

一偏久必不便於民且以招怨又恐營私便己之人專主其言以自售外假其名內實自肆豈得為孝又言司馬光因時變華人心所歸不為無補陳確執議論諍士論所推不為無益乞復光贈典以悅人心召還確言職以慰士論又疏乞外以息兵乘趨耗之弊內以省刑剛特重之旨如以青唐之故鄯既可棄則區區之澤亦安足守臣謂并棄湟便其言論深切類此又數為上言陛下親政以來行事合於人心者甚衆惟於邪正殊未差別如光公著甄敘但用赦恩初未嘗別其無罪及為二蘇可大用頗忤旨曾布因毀之命徙郎官俄出為京東運判伯兩言其立身有本末不應罷言職改知汝州李清臣從而擠之通判陳州及京選朝欲引以附已令鄉人論意庭堅不肯往京大恨遂列黨籍坐談瑾華非辜事編管虢州連徙鼎象二州久之復故官卒年五十七紹興初贈直徽猷閣

私簡錄 卷一百四十八

四 蔡京宋十

之人至於官職資蔭多未給還願申詔有司亟為施行以伸先帝寬仁之意又論章惇蔡卞之惡大畧謂昔日丁謂當國號為恣睢不過陷一寇準及惇卞事而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前聞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方力進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以致朽骨銜冤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下事上不忠懷姦深理凡惇所為皆下發之為力居多望采至公昭示譴黜又論蔡京治文及甫獄木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收用凶邪如方天若者真于門下賴其傾險以為腹心其鍛煉附會皆天若為之願考証其實以正姦臣之罪於是三人皆去又上疏乞正元祐后冊文位號及元符后不當並立已而元祐后再廢言者論夫首尾建言削籍編管房州繼徙象化二州夫徒步適貶所持扇覓錢自給赦歸政和元年卒年五十五紹興中累贈直龍圖閣右諫議大夫官其後二人 弟大壯亦有重名能自立從官河陽曾布欲見不可得因謂夫邀之出從容竟日題詩壁間有得見兩翼語夫為御史勸使早去夫以畏友日之不幸早卒

私簡錄 卷一百四十八

五 蔡京宋十

之。姦而左右以為忠。此何理也。臣請畧言其迹。夫乘時抵熾以盜官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或苞苴滿門。私謁踵路。或陰交不逞。密語禁廷。至以奇技淫巧而蕩上心。倡優女色而敗君德。乃得獨操刑賞。自報恩怨。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人但見光忠信直諫。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顧謂之姦。是欺天下後世。欲國不亂不可得也。至如惇狙詐凶慘。天下皆呼為賊。恨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義士。痛憤切齒。至相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誠以小人兇險。習與性成。當此無事。則賊陷忠良。破碎善類。國家有事。必然賣國。跋扈肆其不臣之心。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奮乾剛。以明邪正。毋徇枉惑而鬱民心。帝覽而善之。除相州教授蔡京籍。為上書邪等。免所居官。久之。調績溪令。移病歸。居郊城。治地數畝。為婆娑園。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八 六 慶康宋十

卷 侯蒙字元功。高密人。自幼輕俠好義。及第。調寶雞尉。知柏鄉縣。民訟皆立決。受罰者不怨。運使黃湜聞其名。待以賓禮。稱曰。真能吏也。為徒襄邑。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崇寧星變。應詔言十事。去冗官。容諫臣。明嫡庶。別賢否。絕佞冀。戒濫恩。寬疲民。飾妄費。戚里毋預事。闕寺毋假權。徽宗嘉納。遷侍御史。轉給事中。拜御史中丞。西將高永年死於羗。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勅蒙往秦州。逮治還。奏于玉。繼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今羗殺一都尉。吾因戍十八將。是自艾其體。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問。遷刑部尚書。改戶部。比歲多以郊祭。先期告辦。得為執政。帝密諭之。對曰。以財利要君。而進非臣所敢。母喪。除歸。故官久之。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八 七 慶康宋十

除同知樞密院事。轉尚書左丞。中書侍郎。與張商英相。厚中丞蔡薺。詆商英私事。有旨令廷辨。蒙右商英謂宰相與言官辨。有傷國體。帝然之。因使密伺蔡京。所謂京聞大怒。罷為資政殿學士。知亳州。盜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江才必有過人。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未赴。卒。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穆。

陳禾字秀實。鄆人。登元符進士。累遷辟雍博士。時方以記問為學。禾獨崇尚義理。黜抑浮華。入對稱旨。擢監察御史。性不苟合。立朝挺挺。有風操。奏免酷吏李孝壽。并疏罷太常少卿京。于儉。將作監蔡芝。芝何執中。增也。又疏言。天下久平。武備廢弛。東南尤甚。請增戍繕城壁。以戒不虞。當時指為生事。格不下。其後盜起。人服其先見。遷左正言。俄除給事中。時童貫黃經臣與中丞

盧航表裏為姦縉紳劄口未敢發禾未拜命首抗疏劄二豎怙
寵弄權每上將用其人舉某事二豎輒先知諂衛朝列謂詔令
皆出其手已而果如其言悉無所爽夫發號施令國之重事黜
幽陟明天子大權奈何使宦寺得預臣之所憂不獨三臣此塗
一開彙進者舉國家之禍將不可避願庶官之遠方論奏未終
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罪其說衣裾脫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
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等惜碎首言愈激切尚衣請易服上却
之曰留以死直臣等相率訴言四方極治安得此不祥
語航奏禾輕率狂妄請監信州酒稅遇赦還適陳確自徽返亦
居鄆與禾相好遣其子正彙從學後正彙因告京罪執詣闕經
臣溢獄理舊愆微禾取證答曰事有之不敢逃罪或尤其失對
禾曰願得分賢者罪死生禍福命也豈可避死求生非為不義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八 九 臺錄宋十

而後反道路藉藉始尚有所避忌今乃指為常談某日由其路
適其所蹤跡顯然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安忽
危一至於此夫吾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
叛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惻然惟恐
或傷一旦官聞不戒衛士輒踰禁城幾觸寶瑟况今革冗員斥
濫俸去浮屠誅胥吏出愚之民豈能一一引咎安分萬一當匹
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多見損威傷重矣臣願陛下深
居高拱臨之以穹昊行之以常度或有他出命太史擇日有司
除道不宜微服晦跡下同臣庶上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
問余深謂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
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王黼陽碩張邦昌李邦彥皆應曰不
知輔曰茲事雖里巷細民無不知當國者委棄不問將焉用相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八 九 臺錄宋十

耶遂坐停官遇赦復起知廣德軍歷知秀州王黼新得政不
肯出其門下力辭徙汝州辭益堅曰寧甘餓死黼聞而銜之禾
兄秉壽春教授禾依之以居適貫領兵道府下謁不得入愧之
不受貫怒歸而謂之上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容耶久之移知
舒州命下而卒孝宗贈中大夫諡文介禾著易傳九卷春秋傳
十二卷論語孟子解各十卷

曹輔字戴德南劄州人登進士以通仕郎中問學兼茂科歷祕
書正字自政和後蔡京導帝微行外置行幸局每當出日謂之
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言得疾不朝初民間猶未知以京謝表
有輕車小犖七賜臨幸之言自是傳聞四方臣僚率阿順莫敢
正言輔知言必獲罪莫不可止召子紳付以家事乃上疏畧曰
近陛下厭居法官時乘輿便出入風陌之中郊坰之外極游樂

練官下有乖舊制自今登諫必同上殿以雜處為先後時金兵已歸上言河北邊境備禦之策不可不講今兵可練粟可積獨將為難得請詔內外之臣並舉文武官才堪將帥者其歸明官趙良嗣結成邊患傾危社稷請製之以快天下詔皆從之遷侍御史欽宗為皇太子講讀孝經論語問日讀爾雅而廢孟子舜所以為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恩詔東官官選曹制論語後即讀孟子疏薦洛陵譙定常受易於郭雍究極象數逆知人事洞曉諸葛亮八陣法宜厚禮招之高宗即位論李綱罪帝不聽言者論韓侂胄事偽廷除集英殿修撰知廬州修撰游滬日治戰其淮西盜賊充斥人心震恐至是始安冀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為盜號一游蝦至城下舜陟乘城拒守琪邀資糧不與有抄掠者出兵擊之琪宵遁為伏兵所邀大獲其輜

重而歸又招降濟南僧劉文舜會丁進李勝合兵盜斬壽閣即遣文舜破之張遇自濠州卷至梁縣使毀竹里橋伏兵河西伺其半渡擊敗之舜陟以州境密邇行在頗身守江北以護帝壯其言推微猷閣待制淮西制置使范瓊貽書責贖軍錢帛論以逆類乃去自軍興後淮西八郡羣盜擾踐無完城獨處按堵如

政移知建康歷遷淮西安撫使潰兵王全犯廬州遣人招降之散財發粟令各安其業流民漸復改知靜江府中丞常同論罷之後復除廣西經畧使政有患愛先是舜陟因討郴賊劾運判呂源川軍事及是源訟其受知邕州俞僭金非訕朝政秦檜素惡舜陟遣大理袁杲燕仰之往鞠辭不服遂死獄中邦人間之皆哭妻江氏訴于朝詔德慶通判洪元英究實元英言受金盜馬事涉曖昧罪不至死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帝乃為治

勤官罪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陽曲人及第調瀛州司理參軍更大名縣簿政和間歷著作郎秘書少監除中書舍人轉御史中丞按開封邏卒夜縛民為盜得其寃狀由民抵卒罪有徐禪者以增廣鼓鑄之說媚蔡京因奏遣措置東南九路銅事且令搜訪寶貨妄稱得希世珍異并古寶器乞歸書勢局安中疏其欺上擾下宜令九路監司覆之禪竟得罪罷時上方向神仙之事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術見朝臣戚里實緣關通安中疏發其姦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宜責所屬保任宜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論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上悚然納之俟過天寧節當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上為遷安中翰林學士又進承旨宣和元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八 十一 遼錄卷十一

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金人來歸燕謀帥臣安中請行黜贊上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兩河南北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遼降將同知府事郭藥師跋扈府事皆專行安中不能制第曲意奉之故藥師愈驕俄加檢校少保改少師時山後諸州俱陷惟平州為張覺所據其後叛歸金人來索安中不得已縊殺之亟其首送金藥師因而解體宣言金人欲覺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平安中懼因力求罷以上清寶錄官使兼侍讀名還靖康初論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連責單州團練副使象州安置高宗即位內徙道州紹興初復左中大夫子辟章知泉州迎養未幾卒年五十九安中為文豐潤敏拔尤工四六徽宗宴睿謨殿命賦詩百韻賞歎不已令大書殿屏以副木賜侍臣其見重如此有初集七十六卷

許翰字崧老洪州襄邑人登元祐進士宣和七年累官至給事中為書抵時相頗罷雲中之師修邊保境與民休息今百姓困獎盜賊蜂起天下有危亡之憂不聽又論孫傳平高麗入貢不當罷時相怒落職奉祠靖康初復召時金人甫退即日賜對除翰林學士改御史中丞疏言邊事因陳決勝之策力爭張邦昌不宜為太宰種師道不宜罷兵柄帝雖知師道名將然嫌其老論上言昔者秦始皇老王翦不用而用李信兵屢於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用卒成金城之功自呂莖以來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顧所以用之何如耳金人此歸存亡所係令一大創失利而去則中原可保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上不能用擢中大夫同知樞密院論益不合謝病去除延康殿學士知亳州坐言者落職奉祠高宗即位李綱薦復舊職拜尚書右丞權門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八 宣統宋十下侍郎論張所可任將帥黃潛善不宜輔相宗澤不當罷留守李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綱已罷臣留無益因求去不許及潛善奏誅陳東翰謂已與東皆爭李綱者東受戮吾可坐廟堂乎力辭提舉洞霄宮復以言落職紹興元年召復端明殿學士辭不至進資政殿大學士三年五月卒贈光祿大夫為人通經術正直不撓徒以謫飲潛善輩薰蕕臭味橫遭口語志卒不展所著書有論語解春秋傳

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官疏孟昌齡徐鑄等姦狀俄知貢舉改工吏二部尚書以徵猷開直學士知婺州踰年請祠歸復名為刑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靖康初奉表起居太上皇於淮陰特奏童貫罪太上以為然亟令宣詔趣赴貶所遂奉太上還京累官正議大夫引疾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贈特進

陳過庭字賓玉初名揚庭山陰人中進士為館閣主簿澶州教授知中牟縣除國子博士何執中侯蒙薦擢祠部右司三員外郎使契丹或傳其主苦風痺備損一目歸證其妄勸帝以邊備為念陞太常少卿起居舍人宣和二年進中書舍人遷禮部侍郎兼侍讀陸冠竊發過庭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與朱勔父子宜亟正典刑以謝天下權貴惡之陷以不先舉劾罷知斬州責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欽宗立起集英殿修撰知潭州召為兵部侍郎除御史中丞乞辨宣仁后誣謗奏姚古擁兵不救太原陳其可斬之罪心竄諸嶺表自崇寧以來凡建旄鉞多不由勳績請今後惟除宗室及將帥立功者餘並如節度使范訥例使歸環衛從之俄進禮部尚書擢右丞中書侍郎遣往河北割地願効死力帝揮涕歎息既至軍中拘留不得還建炎四年卒于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肅

李光字泰發上虞人素性鯁亮童穉不好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鶴其興吾門乎親喪哀毀如成人葬禮皆中節有聘者辭之服除遊太學登崇寧進士調開化令有政聲召赴都堂審察時宰不悅改知常熟縣朱勔父冲倚勢暴橫光械治其家僅冲風部使移之吳江改京東西學士司管勾文字以師禮見劉安世轉得所聞於温公者曰學當自無妄中入欣然領會除太常博

士時因星變言士夫說佞成風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諍諫之說以杜塞言路以是怨嗟之氣結為妖沴王黼惡之從知桂州陽朔縣安世遺書偉之會李綱亦論水災被謫因與定交而別尋轉司勳員外遷符寶郎知上有內禪意因納符謂蔡攸曰今日之事非皇太子則國家俱危攸默然不敢為異欽察受禪推右司諫乞依舊制三省密院通知兵民財計與戶部置一歲出入以制國用選吏考核使利源歸一又言三鎮不當議割乞詔大臣別議攻守之策仍開道遣使檄兩河東北盡起壯策應首尾掩擊遷侍御史抗斥時論主安石者蔡攸扞衛上皇遷欲因緣入都光奏若攸果入必致生變萬一驚犯屬車之塵臣坐不預言之罪望早賜黜責及太上皇后欲入居禁中光奏天子正寢非溫清之地必欲便於起居亦當躬稟上皇下有司討論典

弘備錄 卷一百四十八 直隸宋十

禮始移居寧德宮金人逼京城朝臣委職去者五十二人罪同罰異議論紛然光請付大理公行之太原圍急乞就委折彥質盡起晉絳磁隰澤潞威勝汾八州民兵及本路諸縣弓手俾守令各自部轄其土豪士人願為首領者假以官名應副器甲使協力赴援仍大修京城守禦之備以伐敵人之謀又請擇清強官置司追攝朱勔田園第宅及曲意阿奉之胡直孺盧宗原陸真王仲閣趙霖宋晦等並根勘沒入其貲其有強奪編戶產業者選之李會李擢復以諫官名光奏二人曲附蔡京迭任言責禁無一語與白時中李邦彥專主避敵割地之謀乞寢成命不報尋出寅良問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募不足憂光疏爭之責監汀州酒稅宗即位擢秘書監道梗不赴建炎三年除知宣州光以宣密邇行都繕城聚糧建義社籍六邑民兵保伍相比

選擇健武萬餘統以土豪號精練軍柵險要二十三所嚴謹守戍釐守分地為十外巡內守晝各自便後遇有警迄賴以濟時范瓊軍過光開門延勞留三日而去無敢譁者事聞進直龍圖閣安撫管內許便宜從事金人奪馬家渡統制王玘素不相能至是擁潰兵城外索關光親至其營諭以先歸家而後私營感悟解去警自有水軍叛遣兵迎擊出其不意破之進右文殿修撰潰將邵青擁數百艘剽鄰邑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喜悉無所犯刺盜賊方攻城光射書遣其副將言方窮寇天誅必加汝為將家子何至附賊二人相疑攻稍緩會救至賊潰遁去賊方攻城時光置七首枕中與家人約曰若使人取七首我必死汝曹宜自為計毋落賊手事平除徽猷閣待制知臨安移洪州紹興元年擢吏部侍郎上言昔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

東簡錄 卷一百四十八 直隸宋十

宗社保江淮劉琨祖逖拒戰於并冀兗豫之間未嘗陷沒石季龍重兵至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未聞專主避敵如今日者也自駐蹕以來首尾三載淮甸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為限制竊計建康上下具隘可守者曰江寧鎮磯砂夾采石大信埧又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宜預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守禦乞明詔施行時有詔令諸郡守臣相度或守或避各得自便光言守臣在人民社稷之重固當存亡以之若預開遷避之門是誘之道也宜追寢前詔進兼戶部侍郎督理臨安營繕光經官博節不擾而辦被旨節制見屯諸軍奏獨積負及九邑科配以示施德自近之意時戚方已歸節制拜于庭下光握手勉以忠義勿因前事懷疑方謝且泣尋兼侍讀奏百姓失業陷盜本非獲已尚可誠感自李

成北走羣盜離心儻因斯時顯用一二酋棄以風厲其黨必更相效慕以次就降擢吏部尚書苗傅黨韓世清久屯宣城調發不行詩先事除之乃授光准西招撫使縛世清送闕伏誅轉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兼壽春滁濠廬和無為宣撫使多設方畧擒太平叛卒陸德儀與時宰議論不合落職奉祠既而復實文閣待制知湖州擢禮部尚書移平江奏自冬及春雨雪不已福建湖南諸路旱荒流丐滿路盜賊出入乞選臺諫察實長吏招撫責監司按貪賊恤流殍會江浙欲推行交子法先言有錢則交子可行今謂已椿辦見錢若干則目今所行關子已是通快何至紛更此不過議者欲欺陛下使陛下異時不免欺百姓也除知台州加端明殿學士改温州言金人布置必有主謀今已據東南形勢彼方遠來利於連戰宜戒諸將持重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八

七

臺諫宋十

簡幼子孟傳字文授光南遷時纔六歲母居鄉刺志向學以遺表恩累官至太府丞韓侂胄願見之曰行年六十去計已決不敢聞也山知江州以朝請大夫直寶謨閣致仕卒年八十四生平博學多聞持身甚嚴所著磐溪詩文藝雜誌宏辭類聚左氏說讀史數十卷時推能世其家

洪擬字成季丹陽人本姓弘其先有名譽者任中書令避諱改姓擬登甲科崇寧中為國子博士歷提舉利州福建路學事坐謫徙通州鄂州復提舉京西湖南河北三路學事宣和中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當京輔更用事擬中立無所附麗遂與許景衡俱罷出知桂陽軍改海州時山東盜起屢攻城擬率兵民堅守建炎間以秘書少監召不起終母喪為起居郎中書舍人言豐財者政事之本而節用者又豐財之本累年兵興饋餉人言豐財者政事之本而節用者又豐財之本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八 七 臺諫宋十

悉出於民無屋而徵稅無丁而貢差不時之須無名之歛殆無虛日民所以去而為盜今關中之盜不可急宜求所以弭之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時方議移蹕饒信以避敵擬力爭不可謂舍四通五達而趨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勢固守禦高宗從之遷給事中尋以龍圖閣待制知温州宣撫孟庾討闖寇過郡借封楮錢以犒師已乃自劾賊平加秩一等累遷禮吏二官尚書渡江後法無見籍吏隨事立文號為省記出入自如始詔修七司勅命擬總領取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成書上之金再攻淮獻攻守之策言國勢強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為主彼為客則戰今移蹕東南連年巡幸未有定議非如高祖在關中光武在河內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也紹興三年天旱地震擬奏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偏則人怨而

氣非試以小事論之。此者禁獻漢餘監司守臣則黜之。宜撫司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也。戒官曠職有為侍從者。臥家反得美職。若庶官移疾多斥罷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也。推酷立犯法者。籍家財充賞。至大官勢臣。連營列障。公行酷賈。咸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極之。恐怨多而和氣傷矣。尊能為微猷。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觀。起知溫州。卒年七十五。諡文憲。生平篤於孝親。值時多難。挾母山避。再遇賊。皆以哀免。有淨智先生集及注杜甫詩二十卷。

許景衡字少伊。瑞安人。登元祐進士。宣和六年召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時睦寇初平。江浙郡縣殘廢。景衡奏言。凡茶鹽之法。當以民食之衆寡為歲額之高下。今收復之後。戶版半耗。民力蕭然。願能比較。遂得權免王黼。蔡攸。用事尚書省。同知樞密院。皆闕不補。上言。文昌政事之本。樞密本兵之地。各有攸屬。安可久虛其位。願博採公議。遴選忠賢。以補政府之闕。童貫將北伐。疏論其貪。繆不可用者數十事。又言。今調度不繼。誅求益急。財力匱乏。民力困弊。要在節用。恤民。願能不急之務。若營繕花石。其名不一。吏員很多。軍額冗濫。及無名功賞。非常賜予。皆宜節以祖宗之制。又乞省去和買。和緝。鹽法害民諸事。皆不報。用事者方惡。景衡適知洋州。吳巖夫誤投私書。道景衡之賢。乃謀逐之。欽宗即位。召為左正言。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諭德。未幾遷中書舍人。以爭李光程瑀罪。落職。子祠。高宗復以給事中名。既至。除御史中丞。奏。臣素不識宗。澤今自渡淮。以來。聞澤威名。政事卓然。過人去冬。京城得有如此。數輩其禍。變未至若斯之酷。今當畧其小短。但取盡忠狗國之節。且開封宗廟社稷所

在。苟欲罷澤。別遣留守。一時朝臣無有能加之者。疏入。上大悟。封以示澤。提刑趙叔近。招降杭州。叛卒陳通。請授以官。景衡駁曰。官吏無罪而受誅。叛卒有罪而蒙賞。亦罷轉尚書右丞。有大政事。必請聞。極論。汪黃以其異。已共排沮之上。問或言。正二月之交。乃太一正遷之日。宜於禁中設壇。望拜。對曰。修德愛民。天自降福。迎拜太一。出於何典。初議建都。景衡謂南陽無險阻。且密邇盜賊。遭運不繼。不若建康。天險可據。時駕駐揚州。聞金人攻河陽。汜水不得已。下還京之詔。借前議罪。景衡罷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及京口。卒年五十七。諡忠簡。生平得程氏學。志慮純正。議論不與時俯仰。遇事敢言。帝嘗思其忠。直詔溫州。賜其家官舍一區。

程瑀字伯寓。浮梁人。幼養於姑。賊氏姑沒。解官。行服。始復本姓。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八 九 陸陳來十

少有立志。試太學第一。累官兵部員外。伴送高麗使回。又命使金。未行。會欽宗議割三鎮。命往河東。瑀奏。臣願奉使。不願割地。使還。除左正言論股肱大臣。莫肯以身任天下事。徐處仁庸俗。吳敏昏懦。唐恪傾險。政事所以不振。以致朝廷欲慕祖宗而通。追無術。欲斥奄宦而罷任。益堅。欲鋤姦惡而典刑不正。欲汰濫。終而僥倖。苟容兼聽。不能行其言。委任不能責其效。苟且之習。日勝。黨與之私。寢廣。優柔不斷。實繁事功。請盡黜免。別選英賢。共圖大計。帝曰。朕非不知此。恐慮有未盡。決意行之。有失耳。嘗問李綱。宣撫兩路。外議謂何瑀曰。僉論亦以為宜。然大要須賴聖明照察。其心任之無疑可也。又問李光。論星變。果有之乎。對曰。陛下不必問其有無。惟事修德。則變異可消。改屯田。郎官謫監漳州鹽稅。高宗即位。召為司封員外郎。遷光祿少卿。國子司

監漳州鹽稅。高宗即位。召為司封員外郎。遷光祿少卿。國子司

業奉祠明道宮名赴行在疏獻十事除直秘閣提點江東刑獄入為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講條上修政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十四事皆切時務又言三衙單弱五軍多出於盜崔增李奉各壽其徒張俊王夔本無機術今遽令呂頤浩將增捧輩使隸戎行未見其可又論權那彥五罪不常除簽樞事皆不報求罷臺諫交論瑀忠信可備獻納正直可司風憲復留不去頤浩為席益瑀言恐非公福願浩不悅罷奉祠復起徽猷閣待制知撫州改宣州詩名為兵部侍郎兼侍讀嘗舉鄧禹言典衰在德厚薄初不論地之大小光武不數年果定大業今英俊滿朝願陛下聽其計畫厲志圖之省費抑末使民日益厚兵日益盈金人不敢有窺我心斯為長計帝謂且待十年瑀再拜曰願早夜毋忘復遷朔善除兵部尚書兼檢校之改龍圖閣學士知信州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八

于

臺諫宋十

會大水稱疾提舉興國宮坐通書李光降朝議大夫卒年六十六瑀在朝無詭隨有奏議六卷嘗為論語解疑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至周公謂魯公則曰可為流涕洪典祖序述其意檢以為議已逐之魏安行錢板京西亦奪官并毀其板檢死瑀子孫免銅

張所青州人登進士歷官監察御史汴城受圍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民憤割三鎮得書喜曰朝廷雖見棄猶有一張察院能招川我應募者凡十七萬威聲大震劇盜李成孔彥舟各聚眾數十萬以勤王為名願得所為帥率眾渡河號招諸將為興復計高宗即位遣所按視陵寢還奏兩河天下根本先朝誤信姦臣謀割棄之至今怨入骨髓問者莫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可以藉手中典否則豪傑無所係天下大事去矣因條上兩河利害

且論還京有五利至於國之安危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否其根本係于上心不在都之遷不遷也所言直詆黃潛善上欲以其事委所經畫潛善沮之乃罷憲職改兵部郎中尋責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李綱欲薦為兩河經畧以潛善故從容言河北招撫無人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言抵罪不得已試收用之令乘危冒死以立功贖過何如潛善許諾借除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方令渡河賜以內府錢百萬給空名告千餘衛以京師卒三千命直秘閣王圭為參謀官許得一切便宜從事入見條上利害錫五品服遣行河北運副張益謙附潛善意奏置司以來徒為勞擾盜賊愈熾不若罷之併以其事專付帥司時所見留京師招集將佐尚未及行綱言益謙何以遽知其機矧置司之意本謂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八

于

臺諫宋十

故令招撫豈由置司而然若今京東西羣盜公行攻掠郡縣亦因招撫之過耶朝廷方在艱危欲有所經理益謙小臣敢為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方今分析汪伯彥用益謙奏詰責招撫司綱與之爭於上前伯彥語塞所招王彥為都統制岳飛為準備將未幾綱罷竟以王圭代之遂落職安置嶺南卒于貶所岳飛奏補子宗本官紹興九年追復所直龍圖閣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八終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九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傳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宋五之十

劉元瑜 子立 鄧綰 子海武 崔公度 李定 何正

鄧潤甫 子立 舒直 董必 崔台符 董必 王子韶 謝景溫

黃履 來之邵 楊畏 邢恕 子 安悖

寒周 子序辰 賈易 董敦逸 劉郭知章

錢適 石豫左 吳執中 劉炳強劉明泰 管師仁 吳許敦仁

劉元瑜字君玉河南人及第為太常博士遷監察御史初言小人惡直醜正范仲淹尹洙余靖歐陽修以非罪斥逐既而與靖等相失反擊諫官上言當夏竦樞密使召至都門諫臣擁疎

舊過罷之自此進退大臣以為已任專許陰私薦延輕薄列之

館閣彼此唱和互相朋比近除兩府出自聖斷獨此輩以進用

不出於已議論紛然前日孫甫薦葉清臣毀丁度效此也又論

靖知制誥不宜兼領諫職由是論者指為奸邪除三司鹽鐵副

使以天章閣待制知澶州擢補畫工易元吉為助教降知隨州

改信襄二州雁河中府以左諫議大夫知青州卒

常秩字夷甫潁州汝陰人不第屏居以經術著稱嘉祐中為潁

州教授平居為學求自得王回每見與語歎然以為不及歐陽

修胡宿呂公著王陶沈遘王安石皆稱薦之翁然名重一時治

平中授忠武軍節度推官知長葛縣皆不就神宗即位三使往

聘又辭及安石變法天下沸騰以為不便秩在閭閻見所下令

獨以為是有詔郡縣致遣遂起詣闕入見帝問以何道得免民

於凍餒對曰法制不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日大患也即拜右正言直集賢舍人二院管幹國子監遷天章閣侍講同修起居注仍供諫職秩低首抑氣無所建明聞望日損為時譏笑自負長於春秋至斥孫復所學為不近人情著講解數十篇謂聖人之道皆在於是及安石廢春秋盡諱其學改判太常寺進賢文閣待制兼侍讀病不能朝提舉中太乙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死贈右諫議大夫 子立始為天平推官校書崇文院紹聖中蔡卞薦為祕書正字諸王府侍講崇政殿說書召對以為諫官曾布欲傾卞貶監酒稅而死

鄧綰字文約成都雙流人舉禮部第一以諂王安石累遷職方員外郎通判寧州上時政疏十事以為自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一旦得逢伊呂之佐創立新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九

臣寧州觀之乃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莫不然誠百世之良法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又貽安石書極其佞諛神

宗驛召赴闕詭言不識安石明日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

房邠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須我為之

尋同知諫院明年遷侍御史知雜事尋判司農寺時常平水利

免役保甲之政皆出司農安石藉以威眾綰請先行免役於府

界次及諸道奏言均役本以裕民利州路歲用錢九萬六千緡

而運使李瑜務聚歛積寬餘科至三十萬宜加重罰畿縣民訴

助役詔詢其便否兩行之綰與曾布上還堂帖中丞楊繪駁言

司農未聞得繳奏者不聽因悉罷臺中推直官主簿而引蔡確

唐炯為御史拜綰御史中丞皆故事所未有帝特命之加龍圖

閣待制建言頃時御史罷免猶除省府職司請新前後諫官御

史得罪者姓名以次甄錄使於進退間與凡條異從之遠人以
理邊地為名屯兵境上聲言將用師帝命兩河戒嚴河北增修
城守之具縮謂非徒無益且大擾費今當示以強盛則不淪二
國之不平則彼不我疑而我得以遠慮苟先之以畏屈彼武將
力爭則大為中國之耻帝為罷命沂州民朱唐告前餘姚縣簿
李逢謀反辭連右羽林大將軍趙世居河中觀察推官徐革詔
縮與知諫院范百祿御史徐鼎雅治之獄其世居賜死逢革伏
誅未幾安石去位縮復阿附惠卿及安石復相欲彌縫前迹即
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富民錢置田華亭事又論三司使章惇
協濟朋黨惇惠卿被出遷縮翰林學士仍為中丞復慮安石失
勢遠去上言宜錄其子增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會安石方怒
其薦彭汝礪為御史對曰縮為國司直而與宰相臣乞恩澤極傷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九 三 蓋錄宋十一

如史記年表旁列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
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為一重左序助紹述者以京
為首執政中惟溫益一人其餘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選
之屬不過三四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以百數帝出
以示曾布而揭去為首姓名布請之帝以京對曰朕因與卿不
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所見異臣安敢豫明日改付溫益
欣然奉行於是決意相京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修哲宗
實錄遷吏部侍郎疏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省臺寺監之職易
其空名今在選七階自兩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
縣而為河東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司錄參軍而監楚州鹽場者
有瀛州軍事推官知大名府元城縣充漢州教授者殺亂紛錯
莫甚於此謂宜造為新名因而制祿詔悉更之遷刑部尚書又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九 四 蓋錄宋十一

謁尹非宜安石為下編勅所更其制加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公度本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權貴晝夜造請難窮則見之不以為辱嘗從安石之後執其帶尾故以為有斥以袍拭之見者皆笑紹聖間歷兵禮二部郎中直龍圖閣知穎州宣通四州而死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少受學安石登進士為定遠尉秀州判官熙寧二年孫覺薦名至京謁諫官李常問君從東南來民間青苗法何如對曰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此爭起事無勿為此言定竟往謁安石曰定但知据實而言不知京師不許安石大喜謂曰君行且見上蓋為道之立薦對如藎言於是請言新法不便者皆不聽即命知諫院宰相言故事無選人即除諫官者遂拜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孫頌李大臨

私簡錄 卷一百四十九 五 蘇東宋十一

封還制書皆罷去御史陳薦疏定頃為涇縣傅聞生母仇氏死匿不為服詔下江淮運使問狀奏云定嘗以父年老求歸侍養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辯言實不知為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養解官曾公亮請追行服安石不許改為崇政殿說書御史林旦薛昌朝言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勅講之地章六七上併論安石於是旦昌朝并罷定亦不自安乞解職以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俄直舍人院通判太常寺以集賢殿修撰知明州元豐初召拜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進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因裏行何正臣搥蘇軾知湖州謝表語以為侮慢定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成里述赴臺獄窮治會赦竄黃州俄請復六案糾察之職并諸路監司皆得鈞考從之彗出東方太史言有兵變帝命宦者視衛士飲食定言一飯不足市恩

適起小人之心乃止武議廢明堂祀帝以訪定言祖宗以來未之有改誰為此言願治其妄遷翰林學士坐論府界養馬事失實罷知河陽留守南京召為戶部侍郎嘗宗初以龍圖閣學士知青州移江寧言者爭暴其前遂謫居滁州死 何正臣字君表新淦人九歲舉童子出身復中第元豐中蔡確薦為御史裏行因論蘇軾得五品服領三班院會正御史專六察正臣言幸得備言路以激濁揚清為職不宜兼治他務神宗善之為悉罷御史兼局加直集賢院權待御史知雜事命治韓存寶討漢夷無功坐以逗撓誅之還除寶文閣待制知審官東院進吏部侍郎正臣歿於奉職銓擬多低格改刑部侍郎出知潭州宣州而死

鄧潤甫字温伯建昌人初以字行第進士為上饒尉調武昌令私簡錄 卷一百四十九 六 蘇東宋十一

熙寧中王安石以潤甫為編修中書戶房事神宗覽其文除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改知諫院知制誥同鄧紹張琥治鄧俠獄深致其文入馮京王安國丁諷王堯臣罪罷御史中丞上疏言向者陛下登用賢傳更易百度士狂於見器蔽於俗學起而競非之故始焉排斥異論以圖治功然言路反為壅抑疑議百出論郵民力則疑其違道于譽論補法度則疑其同乎流俗論斥人物則疑其訐以為直故敢言之氣日以挫而天下事變有不得盡聞其勢當爾今法度已就緒宜有以來天下論議淫辭諛行自當屏棄如此則善言不伏而大治可幾也李憲措置熙河邊事潤甫率其屬周尹蔡承禧彭汝礪等切諫畧云自唐用楊思勗魚朝恩程元振吐突承瓚為將有功則負勢驕恣陵轍公卿無功則挫損國威為四國笑今復使憲將兵功之成否未敢

預料然以往事監之陛下仁聖神武駕御榮傑勤可使國史書
中人將兵印陛下始後世沿襲視以為常進用其徒以握兵柄
天下之患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不聽又言熙寧者今前代帝王
陵寢禁絕燕采遇郊祀則勅使致祭德意遠矣今典利之臣不
顧大體許民耕墾唐昭陵以下悉見侵刈功伐香木無有寸遺
願細創議之人一切如令從之遷翰林學士因治州州欲與開
封府同禁確陷之落職歷知成都名復翰林兼掌皇子閣履記
哲宗立詔勅成倚一夕草制二十二進承旨預修神宗實錄母
喪終制為吏部尚書梁燾論其草蔡確制妄稱有定策功由知
亳州閱歲復召為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請郡如蔡州移永興
軍紹聖初召為兵部尚書哲宗親政首陳紹述拜尚書左丞章
惇議重謫呂大防劉摯謂甫不以為然日俟見上當力爭無何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九 七 蘇軾朱十一

恭辛年六十八輟視朝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安惠
舒賈字信道慈谿人試禮部第一調臨海尉民使酒晉逐後母
賈命斬其人不暇即自起斬之投効去安石當國聞而異之御
史張商英亦稱其材用為審官院簿使熙河括田有績還授奉
禮郎命建鄴俠遇諸陳搜得所錄名臣諫草及親朋書悉按姓
名治之權太子中允提舉兩浙常平元豐初權監察御史裏行
太學官受賂事聞奉詔驗治凡辭語微及者輒株連考竟以多
為功加集賢校理劾蘇軾詩歌訕譏時事又言王詵輩公為朋
比如盛僑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
畧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覺其言過
自貶試說光等金未幾同修起居注改知諫院知進雜御史
判司農寺超拜給事中權直學士院踰月為御史中丞建言臺

省凡奏鈔法但置籍錄其事目而尚書省違法不錄直奏大臣
欺罔及尚書省往取臺中受事籍驗之亦無錄日直達雜他文
書送省校定執政復發其欺及前在翰林受厨錢越法三省以
間事下大理吳處厚駁為自盜帝曰直自盜為賊情輕而法重
詐為錄日情重而法輕身為執法而詐妄若忌安可置也命追
兩秩勒停初直在臺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又比歲起
獄好以疑似排抵士夫雖坐微罪輒加廢斥至是遠近稱快十
餘年始復通直郎崇寧初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京使知荆南
與董必擅起邊事一切詐誕妄云蠻人欺附其實不然陞直龍
圖閣進待制暴卒董必字子強南陵人嘗謂安石金陵質諸
經疑義為所稱許登進士提舉湖南常平章惇方陷眾君子必
乘機劾孔平仲無辜繫訊死者甚眾惇與蔡卞將大誅流人造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九 八 蘇軾朱十一

呂升卿往廣東必往廣西察訪哲宗止之曰朕意祖宗遺訓未
嘗取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所至猶以慘刻按劾立威為五書
歸奏除工部員外郎舍人郭知章封還詞命詔以付趙挺之給
事陳次升復封駁不下於是訟二人為元祐黨必坐不當訟言
官出知江州改湖南轉運判官提點河北刑獄召為左司員外
郎以直龍圖閣代舒直知荆南乃城通道等六砦置靖州折博
市易且移飛山營戍公私煩擾荆人病之進非賢殿修撰顯謨
閣待制卒
崔台符字平叔蒲陰人中明法科為大理詳斷官校試殿惟仁
宗賜以畫美二字尋判大理寺王安石定按問欲舉法舉朝以
為非台符獨舉手加額曰數百年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
其附已用知審刑院判少府監判右諫議大夫遷大理卿時中

官石得一以皇城偵選為獄台符與少卿楊汲迎伺其意所在
置獄以鍛鍊皆掠成之都人惴惴至不敢偶語數年間屢文法
者且萬人遷刑部侍郎光祿大夫改刑戶二部侍郎以贊文閣
待制知廬州汲踵為大理卿歷徐襄越三州紹聖中復為戶部
侍郎元祐初御史林旦上官均發二人之惡出符知歸州汲
黃州又貶秩徙相州卒舊制武臣至內殿崇班始得陞台符授
文吏州判許蔭事例請自供奉官即用蔭從之

王子韶字聖美太原人未冠登第王安石引入條例司權監察
御史裏行出按明州苗振獄迎安石意速租無擇陷入深文中
丞呂公著等論新法一室盡罷于韶出知上元遷湖南選判張
商英劾其不葬父母貶知高郵由司農丞提舉兩浙常平入對
神宗與論字學留於資善堂修定說文權禮部改庫部員外郎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九 九 臺諫宋十一

專務交結要人子弟得除吏部郎中至太常少卿元祐初劉安
世言熙寧中好進者有十鑽之日子韶為衙內鑽紳所共鄙
豈宜汚禮樂之任改衛尉卿安世復言七寺正卿班少卿上因
彈擊而獲起遷是啓僥倖也乃出知滄州入為秘書少監御下
素苛適伴遊使軍吏刃傷子韶及其子徙濟州復建言紹述召
進秘書監拜集賢修撰知明州以死

謝景溫字師直絳之子登進士通判汝莫二州轉江東選判興
宣城百丈圩議罪復降通判改知漣水軍神宗初知諫院邵亢
直前事徙真州提點江西刑獄歷京西淮南轉運使以未得仕
中朝結好王安石妹嫁安禮為婦得驟擢侍御史知雜事希意
劾蘇軾以憂歸蜀乘舟商販事下六路捕逮諸工水師窮究其
事訖無一實又順安石指特于上前辨論李定不持母服已而

事下臺詰難違眾議始云定當進服坐言薛向不當得侍從王
韶違奏誣罔寢失安石意猶以嘗助已改直史館兼侍讀不敢
拜出知鄧州進陝西都轉運使以不奉司農約束改知鄧襄瀘
三州加直龍圖閣判將作監轉右諫議大夫知潭州協力助章
惇開五溪論功拜禮部侍郎出知應天府瀛州妖婦李氏自稱
事九仙聖母能與人通語言談禍福景溫禮餉甚厚遣十兵舉
之入京縱子慥與交往補李氏壻為小吏使出入官府崇大弊
勢嬖妾之弟嘗醉毆市人政無可稱又進寶文閣直學士知開
封府元祐更化中丞劉摯言其材非撥煩司諫王覲謂宜加譴
罷知蔡州復權刑部尚書劉安世再論改知鄂州歷承興軍章
惇為相用其言罪元祐大臣改先帝之政及西夏人偃蹇終未
順命宜罷分畫以馬跡所至為境徙知河陽卒年七十七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九 十 臺諫宋十一

黃履字安中邵武人太學登第調南京法曹歷高郵廣平二官
教授館閣校勘同知禮院權監察御史裏行兼崇政殿說書知
諫院神宗問天地合祭是非對曰古制冬至祭天圓丘夏至祭
地方澤合祭之非誠所當正然以今日禮文之失非獨此也願
敕有司損益羣祀正為一代之制詔置局詳定即命董之北郊
之議遂定進同修注知制誥修國史母憂服除上聞閩中忠苦
鹽法謂履自閩來特以為決履陳其法甚便遂不復革鄉論鄙
之遷御史中丞時大臣多因細故罰金侍郎以下不許獨對御
史親思言事有旨詰所自來履皆言之素與權臣交接每章惇
蔡確有所嫌惡則使邢恕道風旨於履即排擊之遂論呂大防
劉摯梁燾垂屢時事司馬光變更先朝已行之法乞用正典刑
劉安世發其罪出知越州坐舉御史不當降天章閣待制履舒

洪蘇鄂青五州江寧應天穎昌三府紹聖初更謂有定策功入
爲翰林學士先時北郊之論雖定猶不果行履又建言陽殿陰
消各因其時上則下方各順其體是以聖人因天祀天因地祀
地三代至漢其儀不易及王莽諂事元后遂躋地與天同席歷
世襲行不能全華遠神宗考古揆今以正大典禮有意於茲今
永先志當在陛下哲宗以詢章惇謂北郊止可謂之社履言郊
者交於神明之義天子祭天地皆稱郊故詩序云郊祀天地若
夫社者土神而已上乃可之遂定郊議拜尚書右丞以救鄒浩
罷知亳州徽宗立名爲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復拜右丞加大學
士提舉中太一宮卒

來之邵字祖德開封咸平人登進士由潞州司理參軍爲刑部
詳斷官元豐中改大理評事黃履薦爲監察御史未幾坐買倡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九 十一

女爲妾左遷將作丞哲宗卽位歷遷殿中侍御史之邵資性姦
諂與楊畏合攻蘇頌稽留買易知蘇州之命罷之又論梁燾緣
劉摯親黨致位示弼范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
卿紹聖初國事大變之邵逆探時指首先劾呂大防惇既相擢
爲侍御史請加王安石美諡疏司馬光等呼道逆理典刑未正
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使行誅戮其阿恣無憚
如此進刑部侍郎二子皆娶陽翟富民蓋氏反誣其子漸非蓋
氏子以規其貴張商英論之出如蔡州死

楊畏字子安遂寧人徙洛陽幼孤力學事母推進士調成紀簿
鄆州教授以所著書尊安石之學以爲得聖人之意除西京國
子教授舒亶薦爲監察御史裏行辦亶盜學士院厨錢可謂之
失未可謂之故亶罷畏左遷宗正丞出提點夔州路刑獄元祐

初請祠歸洛輒恐得罪司馬光常曰畏官夔陝雖深山羣獠聞
朝廷用光皆相賀至光卒復肆謗曰使光若知道更是舉焚燬
契以不知道故於政事未盡善也素能陽以陰排以是呂大防
劉摯俱善之名爲工部員外郎除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初
助大防攻摯言其十事罷之畏意蘇轍當爲相極意附轍宜仁
后召范純仁於外畏卽攻純仁知轍不得相復上疏詆轍其傾
危反覆如此百僚莫不側目遷侍御史太后崩大防爲山陵使
在外首謀叛之輒於上前稱述熙豐政事安石學術并諸人行
義各爲品題哲宗信之薦章惇呂惠卿可大任覆考李清臣所
取士凡主元祐者悉下之板畢浙第一惇遂入相遺所親陰結
之曰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首爲相公開路惇至徙吏部侍郎
引以自助又陰附清臣安燾二人與惇不合惇覺其情曾布蔡

下陳其平日所爲遂以資文閣待制出知真定府天下言其無
耻已極日爲楊三變尋落職知虢州入黨籍復集賢修撰移鄆
襄鄆三州荆南府復論列落職主觀崇禧觀蔡京爲相遣子姪
以論蘇轍不可大用等章自明又因薛昂致言遂出黨籍政和
二年冀復大用乘洛人詣闕請封禪嵩山上疏千餘言極其諛
佞方治行得疾死畏才辨縱橫多鬪鬪術與邢恕締交其好進
亦同然恕踈而多失畏謀必中其究俱爲縉紳極禍
邢恕字和叔鄭人陽武人天資反覆行險冒進大類戰國縱橫
氣習出入司馬光呂公著之門登進士補永安簿公著薦爲崇
文院校書王安石亦愛之使養晦待用恕不能從語其子勇新
法不便安石怒出知延陵縣廢不復調浮沉陝洛間吳充復薦
爲館閣校勘歷史館檢討著作佐郎蔡確爲相盡逐充所用人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九 十一

怨深懼及神宗見其送文彥博詩有稱確言進職方員外郎確亦揣帝有復用光公著意怨乃其門下客亟結納之怨更深相附託為確畫策收名名士更華朝政自是如素交然會帝不豫怨與確謀語宜仁后姪公繪公紀曰家有白枕著華道書可療上疾邀與歸視之至則執其手曰蔡丞相令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冲幼宜早有定論雍與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急趨出怨計不行反宜言太后屬意雍王與王珪表裏導確陽入問疾鈎致珪語使開封尹蔡京伏劾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怨益無所施猶自謂有定策功冀傳播其語哲宗立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為公繪具奏乞尊崇朱太妃為高氏異日計后詰問公繪汝素不識字誰為此公繪不敢隱遂黜怨知隨州改

私簡錄 卷一百四十九 三 臺諫宋十一

其過移知南安軍徽宗初言者論其矯誣貴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居均州蔡京當國起為郎延經畧安撫使旋改涇原擢龍圖閣學士乞築蕭關采其里人許彥圭車戰法為淺攻計又欲使熙河造船直抵興靈以空夏國巢穴其謀皆迂誕迎使李復言不可用帝亦燭其妄京力主之已而夏人寇鎮戎欲趨渭州警奏日至京懼徙怨太原連徙永興穎昌真定奪職久之復願謫開封制死建炎元年追貶常德軍節度副使子倬為司農丞靖康初至少卿奉詔館金國使時肅王使幹輿不軍為所質踰月不遣有都管趙倫燕人也性猾僞懼不得歸詐以情告倬曰金國有余視金吾者領契丹精銳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酋倬以聞大臣信之即為賜余親詔書投倫納衣領中厚與金帛倫得歸獻其書黏罕大怒復提兵南下倬時出知岳州削籍停官其父子禍及社稷如此

私簡錄 卷一百四十九 四 臺諫宋十一

河陽怨既久斥內蓄憤怒間道謂確於鄧緒成前惡給司馬康手書持以取信會確得罪怨亦責監永州酒稅紹聖初擢寶文閣待制知常州悖下得政將禍元祐諸臣引怨自助名為刑部侍郎遷吏部尚書兼侍讀改御史中丞誣宣仁有廢立謀誅高遵裕之子士京追訟其父在日珪令其兄士充來謀立雍王遵裕叱之又教蔡懋上文及甫私牘為庾詞歷詆梁燾劉摯陰圖不軌且加光公著以凶悖名將悉陷諸人於族以無所得方已怨內懷猜僻外持正論嘗於經筵讀仁宗寶訓至諭輔臣人君當修舉政事則日月薄食星文變見為不足慮怨言仁宗之論雖合於荀卿書然自古帝王孰肯自謂不修政事者如此則天變遂廢矣帝嘉納之怨敢得名對悖恐其大用忌之怨亦揣帝稍薄悖屢白其短竟為悖所陷出知汝州未幾徙應天悖復據

安悖字處厚廣安軍人上舍及第調成都教授召對擢監察御史哲宗初政許察官官事謀議孫覺請汰其不可者詔劉摯推擇罷悖為利路運判歷夔州湖北江東三路紹聖初名為國子司業三遷諫議大夫同文獄起與蔡京雜治肆其忤心上言光擊撻大防等交通陳衍之徒變先帝成法懼陛下下一日親政必有欺君之誅乃密為傾搖之計踈隔兩宮斥隨龍內侍以去陛下之腹心廢顧命大臣以剪陛下之羽翼縱釋先帝之所罪收用先帝之所棄無君擅事大逆不道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耳帝為誅衍錮摯子孫遷悖御史中丞助立劉后當其受冊百官仗衛陳于大庭悖跪立班中倡言天氣清晏今日之事上當天心下合人望朝士皆笑其姦佞

鞠部浩事極廣東運使鍾正甫攝治于新州士大夫千里會捷
踵蹙序辰初議閱訴理書牘被禍者七八百人天下怨疾為二
蔡二停之誼微宗惡之浩還朝惇言若復用浩慮彰先帝之失
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言之何為不可復用惇懼
而退陳確請曰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詿惑主聽
規聘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乃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潤州
尋放歸山京為相復拜工部侍郎兵部尚書崇寧初同知樞密
院事死追貶單州團練副使子郊邦後坐誅流其祀遂絕

塞周輔字喙翁雙流人少與范鎮何郊為布衣交以特奏名知
宜賓石門二縣通判安肅軍為御史臺推直官善於鈎索微隱
用智訊鞫悉得其情嘗有詔獄事連掖廷掌寶侍史他司不能
決周輔度不可迫逮奏請以要辭示主者諾服之時以為知體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九 去 臺諫宋十一

擢開封推官出為淮南運副盜廖恩聚黨閩中多害兵吏改福
建轉運使護諸將致討恩遂降元豐初循唐制歸百司獄于大
理寺選為少卿遷三司度支副使變湖南鹽法請運廣豐分鬻
都全道州又以淮鹽增配潭衡諸郡湘中民愁困法既行遂領
於度支加集賢殿修撰為河北都轉運使進寶文閣待制召為
刑戶二部侍郎知開封府元祐初言者暴其格克欺誣負公擾
民能知利與廬州而死 子序辰字授之登第以泗州推官提
舉江西常平繼父行鹽法累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右司諫哲
宗改司封員外郎以父子稔惡降廬州判官起知楚州提點江
東刑獄紹聖中遷左司員外進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言
朝廷既正元祐黨人姦惡其章牘事狀施行文書若不彙緝裁
之歲久必致淪棄願選官編類人為一帙永示鑒戒遂命與徐

鐸編類摭拾附著纖悉不遺由是縉紳之禍無得脫者遷禮部
尚書以奉使遼國無狀黜知黃州升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徽宗
立中書言前罪惡除名放歸蔡京為相復拜刑禮二部侍郎翰
林學士進承旨又以罪黜知汝州徙蘇州坐縱部民盜鑄錢謫
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以死 徐鐸字振文莆田人熙寧進
士第一簽書鎮東判官紹聖末以給事中直學士院凡一時同
僚不肯書牘者輒命代行之遷禮部侍郎賈院獲舉人執書府
尹蔣之奇當以徒鐸初爭不可及章惇怒輒不敢言眾傳為笑
徽宗立以龍圖閣待制知青州豐稷論其罪不在序辰下詔落
職知湖州崇寧中拜禮吏二部尚書遂死

賈易字明叔無為人七歲而孤母彭氏紡績教育登甲科調常
州司法參軍元祐初為太常丞兵部員外郎遷左司諫與呂陶
爭張舜民事劾陶黨附蘇軾併及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其訐
出知懷州徙廣德軍歷殿中侍御史劾彥博至和建儲之議為
不然彥博不自安解平章而去中丞蘇轍引嫌求避易改度支
員外郎復侍御史上言天下大勢可畏者五上下相蒙而毀譽
不得其真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責經費不充而生財不得
其道人材廢闕而教養不以其方刑賞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
其言若似切直皆撥檢老生常談志在抵阨時事無他奇畫蘇
軾守杭訴浙西水潦甚苦易論其姑息邀譽乞加考實詔下給
事范祖禹封還之謂宜闕畧不問以活百姓易遂言軾頃在揚
州題詩以奉先帝遺詔為聞好語草呂大防制引周厲王詩民
亦勞止以比熙寧元豐之政轍先應制科試文繆不應格幸而
監進且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議者由是薄易出知宣州累謫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九 去 臺諫宋十一

保靜軍行軍司馬邵州安置徽宗名為太常少卿進右諫議大夫陳次升論其為曾布客以賢文閣待制知邵州入黨籍死董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登進士調連州司理參軍知稷縣時方與水利提舉調民鑿馬渡港敦逸以為利不補害免役夫十六萬全舊田三千六百頃徙知弋陽寶豐銅冶役卒困於誘畧有致死者敦逸推見木末縱還鄉者數百人稍遷梓州路運判元祐六年召為監察御史偕同僚黃慶基指摘蘇軾制詞與弟轍相為表裏紊亂朝政呂大防明其非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彊兵鞭撻不庭一時羣臣將順太過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揅改蓋事理當然爾即如漢昭之嗣武帝博采眾議多罷昔之所行章帝亦改孝明之苛察當時未有以為謗毀先烈者至如本朝真宗弛放逋欠以厚民財仁宗罷修官觀以息民力皆因時制宜以補先朝闕政亦未聞士大夫指為謗毀特以近來言官多中傷善人兼欲動搖朝廷意極不善轍復奏辨臣作取軾所撰日惠卿告觀之其言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此語豈是謗毀臣聞先帝末言亦自深悔已行之事元祐改更益追述先帝美意而已疏上宣仁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皇帝宜深知於是敦逸慶基並罷山敦逸湖州運判改知臨江軍紹聖初因劉拯訟復除御史又論常安民二蘇之黨凡議論主元祐者輒斥去之遷殿中侍御史進左司諫理華祕獄成詔詣掖庭錄問敦逸察知冤狀握筆不忍背却隨從傍脅之乃不敢異獄既上於心終不安幾兩旬竟上疏畧曰理華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為陰翳人咸流涕是天人不欲廢之也臣嘗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九

七

聖錄宋十一

閱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哲宗讀之怒蔡卞欲加重貶章惇曾布日陛下以皇城獄出干近習故使臺端錄問取信中外今請敦逸何以解天下後世之謗哲宗意解明年坐奏對不實出知興國軍徙江州徽宗加直龍圖閣知荆南名為左諫議大夫遷戶部侍郎死劉拯字彥修南陵人及第調知常熟人稱善政元豐中為監察御史歷江東淮西轉運判官提點廣西刑獄紹聖初復為御史專言司馬光蘇軾范祖禹黃庭堅秦觀寬易實錄所言誣毀先烈軾貪鄙狂悖無事君之義罪當抵死先帝赦之致以忿忿形於詔詰醜詆厚誣策試館職至及王莽曹操之事傳之四方寒心扼腕願正其罪以示天下時諸臣皆已貶謫拯猶未恹遂重責之天下以為寬得進右正言遷給事中徽宗立欽聖臨朝當欽慈后葬大臣飲用妃禮從拯言母以子貴改園陵為山陵又言門下侍郎韓忠彥貴戚不可開預政之漸帝疑其阿私觀望出知濠州加贊文閣待制改廣州名為吏部侍郎以欽慈事有功褒進戶部尚書官月賦所入不足償所出蔡京怒京又欲編次元祐姦黨拯言今日指前人為黨安知後人不以今人為黨不若定為三等共事為上其事為中其事為下而不斥其名氏京不樂徙兵部旋罷知斬州徙潤州張商英入相召改吏部尚書拯時已昏曠吏乘為姦出知同州商英去御史洪彥昇劾之削職提舉洞霄宮死郭知章字明叔吉州龍泉人第進士從劉彞廣西幕府知浮梁分寧二縣以憂免轉知海澱二州提點梓州路刑獄鄭雍願臨薦為監察御史哲宗親政迎合時好請用淳化天禧故事增廣諫員言諫官視館職尤急然館職常足諫官常不足則是緩其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九

六

聖錄宋十一

所當急也又北歲選授監司多由寺監丞不過知縣資序外官
莫重於部使者豈宜輕用若是宜稍限以節如轉運判官擇實
任通判者提點刑獄擇責任郡守者然後致其治理簡拔用之
又言自大河東北流生靈被害今水之趨東者已不可遏順而
導之閉北而行東其利百倍遷殿中侍御史言先帝開地進壤
策建四砦據高臨下控扼西戎元祐用事者委而棄之願加計
議顯刑黜罰神宗實錄被誣請貶治呂大防等先朝既策進士
即廢制科近年復置誠無所補又請復元豐役法事皆施用進
左司員外郎改左司諫嘗言爵祿慶賞以勸天下之善刑罰誅
戮以懲天下之惡願無假借大臣使行私恩快私忿忠於陛下
者必見忌大臣冀於大臣者必上負陛下惟明主裁察俄權工
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為選報聘使選蕭德崇為夏人請還河西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九 九 臺錄宋十一
地對曰夏人累犯邊法當致討以北朝勅和之故務為優容彼
若恭順如初當自有恩旨非使人所能預知也歸未至坐主導
河東流改集賢殿修撰出知和州徽宗立起知太原府名拜刑
部尚書知開封府翰林學士言者又論河事罷知鄆州旋入黨
籍復顯謨閣直學士卒

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天下從可知矣今朝廷已貶削忠彥等其
一切誤恩已非所安宜蚤正厥事斷以大義無牽於流俗以累
聖朝執政蔡京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主之孟后復廢時元
符皇后名位未正冊為崇恩太后遷豫府侍御史解亦得名對
除鴻臚寺簿蔡京謀取青唐通助成其議會籍元祐黨適以為
多漏略給事劉達駿之左轉戶部侍郎俄遷工部尚書兼侍讀
踰年以樞密直學士知穎昌府言者疏其罪黜知滁州稍徙宜
州復為工部尚書解自代謂其趣操端勁古人與稽言者又
疏適罪奪職久之改述古殿直學士方臘陷婺州遁逃奔蘭溪
為賊所殺 豫寧陵人府廬州人與解俱進士皆以安惇薦為
監察御史同鞠鄒浩獄文致重止欲致之死俄豫論邊事徽宗
以其言無倫理且辱國出為淮南運判陳瑾追論豫羅織降通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九 十 臺錄宋十一
判亳州崇寧元年各拜殿中侍御史至中丞請削去景靈宮彥
博光公著大防純仁摯百祿蕪嚴叟以下繪像既而論罷軍器
監蔡碩碩訟豫平生交通狀山知陳州徙鄆州過闕留為工部
侍郎進戶部侍郎兼侍讀以調度不繼降秩庸亦累官至戶部
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河南改承典軍未幾皆死 解字長源
普州安岳人父山熙寧末為秘書丞通判梓州終祠部郎中解
靖康元年官左諫議大夫議論專主熙豐紹聖排鄒浩楊時奏
罷李綱宣撫兩河除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副親王為報謝使
留金營三日歸權門下侍郎欽宗詣金營解復扈從及邦昌僭
位與解有舊取之以歸高宗為大元帥解以康邸舊臣為奉迎
總領迎駕儀物使建炎初除資政殿學士知漳州府以嘗汙偽
命奪職已而復官致仕卒

吳執中字子權松溪人登嘉祐進 官州縣餘三十年蔡京引東列人劉炳與弟煥以通律呂為大司樂遷給事中錢塘人強淵明與兄浚明及蔡居厚宋喬年父子皆為死友淵明立元祐黨籍分三等定罪升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居厚奏神宗立法曠古絕擬雖符祐之黨力起相札終不能奪者出於人心義理之所在也擢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執中始提舉河南常平運徙河東淮南江東轉運判官提點廣東刑獄入為吏部右司郎中大觀初擢兵部侍郎得志後寔為崖異幼劉炳宋喬年皆京客也帝亦惡京專懷信其不阿嘗許以相位時邊帥辟置多不以公執中私所善康國請隨闕選用定為格式京心忌之復引執中為御史中丞康國陰告曰是乃為逐臣地耳已而京果陰激帝怒黜執中知滁州徙越州改奉祠起集賢殿修撰知揚州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九 五 臺兼宋十一

加顯謨閣待制知河南過都復拜中丞帝以星變逐京執中謂進退大臣當全禮貌於是得不重貶遷禮部尚書郭天信敗降待制奪職死于家 康國字賓老揚州人初知雍丘京初復顧役法與參詳利害使提舉兩浙常平行之名為吏部并左司員外郎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進承旨又進尚書左丞以預編彙元祐章奏故汲引之至是以暴疾卒時謂京置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簡兄康伯亦為學士仕終吏部尚書

管師仁字元善吳材字聖取皆龍泉人第進士師仁為廣親睦親宅教授通判澧州知建昌軍蔡京擢為右正言左司諫材先任咸平尉知江都入為太學博士亦以薦擢左司諫首論純仁與二蘇朋附黨與不宜復其職吏部員外晁補之乃軾門下士不宜在朝廷程之元為軾心腹不宜亞九卿張舜民猖狂無所

顧忌不宜處從臣議論與師仁略同材又受曾布指與王能甫疏論韓忠彥在元符末變神考之良法逐神考之人材忠彥坐罷師仁歷遷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至資政殿學士佑神親使卒材進起居郎遷給事中吏部侍郎出知光州趙挺之作相名拜工部侍郎卒二人皆驚忍疾視善類而材所排逐尤多許敦仁興化人登進士為校書郎蔡京以州里故擢監察御史遷右正言起居郎倚為腹心凡所建請悉受京旨言元符之末姦臣用事內外制詔類多誣實乞自今以前委中書舍人或著作局討論刪正又請凡遇車駕行幸起居郎舍人悉從扈蹕之意命訃金仍左遷兵部侍郎與朱謬言欲逐之而京庇之甚力靖康中呂好問論貶之後二年死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九 五 臺兼宋十一

冊日耳目貫通言乃元氣三變于斯反成忌諱吁嗟四海為之鼎沸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九

弘簡錄卷一百五十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宋五之十一

鄭毅附馮 王庭秀 劉珏 章誼 陳公輔

衛膚敏 張守 廖剛 劉一止從弟 辛炳

鄧肅 沈與求 何鑄

鄭毅字致剛建州人登政和進士以信陽尉召為御史臺主簿
謁見康王于濟州即位擢監察御史歷右司諫至諫議大夫高
宗至杭毅首言倉卒南渡一時臺省寺監百司庶職獲濟者鮮
乞令守臣體訪凡境內寄居待闕官視京朝外官悉以上聞簡
拔任使庶幾速得賢才以濟艱厄上從之未幾苗劉逆亂毅庭

立而折二凶退見朱勝非言逆賊凶險熾甚非請外援無可為
者遂拜御史中丞時苗劉肆行殺戮言軍法便宜止于所轄
軍伍至於黃門宦者招權納賂竊寵貪暴當聞之朝廷付之有
司明正典刑所以昭尊君之禮而全臣子忠義之節不聽傳等
日至都堂侵紊機政差除行遣多出其意毅奏都堂國論所出
非庶臣得預望賜戒勅二三大臣以公心維持綱紀庶幾與國
同休共享天下安榮之福朝廷頒示其章傳等雖怒然自是少
戢俄勤王兵大集毅遣所親謝縉變姓名為買人徒步如平江
見張浚具言城中大事當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
自遁無驚動三宮會浚亦遣門下客馮康國入說傳等因與宰
相朱勝非議今日朝廷淵聖尚在當以屏聖皇帝為皇太弟天
下兵馬大元帥少主為皇太姪太后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毅

與御史王庭秀上疏力爭太后名毅與宰執同對廉前論以今
所議不過欲令皇帝總領兵馬故以為名爾無他也毅奏人君
位號豈容擅改聞之天下竊恐懷疑誰不解體雖前世分裂亂
極之時未有旬日之間變易兩君亦未有一旦改兩朝位號者
願罷昨所擬詔不可宣布勝非與執政顏岐王孝迪路允迪共
出朱炳等所上書以示左丞張澈亦謂事勢若此豈爭此名位
耶遂罷毅言職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復辟進叅知
政事方百口而卒上甚悼之謂元子不如痛殺 康國字元
通本名輶遂寧府人為太學生素負氣節方浚念朝中事欲得
辯士往說輶乃慷慨請行至杭說傳等曰自古官官亂政根株
相連纒及誅鋤必然受禍今二公為國之心盛一旦除莫大之
患其功甚鉅天下蒙福但主上春秋鼎盛天下不聞其過若遽
傳位輶祿之子恐反以此負謗天下傳按劔大怒輶辭氣不屈
正彥陽為善論曰張侍郎意我已知若欲復辟必須面議即遣
歸朝官趙休與輶共招浚至杭浚復遣輶遣書傳等開論禍福
輶至臨平見馬柔吉告以二公見侍郎書大怒昨已發兵出矣
君尚敢來耶王世修欲拘留輶會浚謬為書遺輶云適有客自
杭來方知二公於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前書之輕易也傳
等見之喜於是得免勝非因令與傳等議復廢聖兵馬大元帥
稱皇太弟皆許諾又請褒傳等為功臣如趙普故事賜以鐵券
補輶奉議郎守兵部員外賜五品服更今名尋辟主管川陝宣
撫機宜文字入朝奏事進兩官為荆湖宣諭使浚罷秩二等
復起知萬州轉湖北運判浚再相入為都官員外郎奏祖宗以
來四川正稅重者科折輕正稅輕者科折重其權必與稅平故

無偏重近年監司總漕悉改舊法取數務多失業逃亡皆由於此應從舊法詔下其言令憲司察不如法者又奏保蜀良策非防秋月乞分兵就糧以免陸運之苦兼選守牧治梁洋招集流散耕鑿就緒則漕運可省浚再去位康國乞補外除直顯謨閣知夔州母憂起服撫諭吳玠軍除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卒

王庭秀字頴彥慈谿人少從黃庭堅楊時遊其為學旁搜遠紹不苟趣時好造詣深遠操持堅正發為文辭俊邁宏遠政和二年上舍登第歷官州縣李光薦為御史臺檢法官宣靖間屢有逃白發于忠義以言不用乞歸高宗即位議加褒擢與虞謨並舉拜監察御史上言朝廷威斷當出自人主所遣宣諭官令察州縣刑名有疑慮者申憲司閱實具奏取裁遷殿中侍御史論罷黃潛善賣官售寵俄與鄭汝共爭降位號事出知瑞州正言

私簡錄 卷一百五十一 三 登錄宋十二

呂社奏危疑之際今日移一言官明日罷一諫職後朝廷有失事誰敢言者名為吏部員外轉左司郎中奏比來貪吏為害州縣之間豈無廉介自將沉於下僚者宜命五使所至舉廉潔清修吏民師表者特名來上叅之公議不次升擢以厲士風從之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與宰相議不合引疾求去進直祕閣主管崇道觀而歸

劉珪字希范長興人初遊太學以書遺舍人鄭浩曰公始為博士論取士之失免所居官在諫省斥官掖之非遠遷嶺表豈逆計禍福邀後日報哉固欲蹈古人行也今庶政未盡修明百官未盡忠實從臣繼去豈盡非才言官屢逐豈盡有罪信任踰曩昔而拱默不言天下之士竊有疑焉浩得書愧謝之登崇寧進士宣和四年擢監察御史坐言事出知舒州留為主客員外郎

靖康初議朝謁上皇欲以家人禮見於內庭珪請皇帝設大小次令環衛士卒侍立於殿西俟上皇御坐宰臣導皇帝升自東階拜於殿前三衙侍從等官扶持於殿上如命帝坐即宰執等退立四隅君尊父親庶幾兩盡從之遷太常少卿討論皇帝受冊寶故事唐太宗明皇皆親受命未嘗行肅宗即位於靈武故道韋見素就宣政冊之授傳國璽羣臣上尊號至德宗踵行之後世以為非議遂寢除中書舍人陳十開端之戒大略言陛下自初即位罷御筆止營繕登俊又詘虛誕殿內侍之權開言者之路命令既當未嘗數改任用既公率皆稱職賞必視功政必核實此天下所以指日而望太平比者內降數出三省罕有可否此開御筆之端教子弟既有其所又微而新之祗候班勢若可緩復亟而成之此開營繕之端河陽付之庸才涇原委之貪

私簡錄 卷一百五十一 四 登錄宋十二

吏此開任用失當之端花石濫賞既止復行馬忠統兵累行累召此開命令數易之端三省密院議論各有所見啓擬各舉所知持不同不比之說忘同寅協恭之議此開大臣不和之端內帥擅作聖旨指揮外郡守臣此開臣下誕謾之端董局務者廣辟官屬侍帷幄者分爭殿廡此開內侍恣橫之端兩省繳奏多命以次行下或戒以不得再繳臺諫言事失當率責為違小監當此開言路壅塞之端恤民之詔視為空文多無實德此開政事失信之端隨龍第賞推恩冠帶之工金兵扣門進秩禮房之吏此開爵賞僭濫之端是十者杜而止之可以馴致治平因而循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詹度為都堂稟議舍人安扶不肯書行以命珪珪言度生年贊童貫伐燕大事已悞至蔡靖屢言金人點集度獨謂不應有此遂不設備請寘度嶺表詔于

嗣李綱謫揚州扶又持不可珥言綱報國雖勇然銳於用兵聽
川不審致有敗劾韋琦敗好水韓絳收西州皆不免黜責懲
戒固宜亦改子嗣侍郎馮澥言珥持兩端爲綱游說罷除宮觀
建炎元年起爲中書舍人勸上早幸金陵言敵尚屯河北萬一
猖獗六飛豈能無警論與汪黃不合潛善兄潛厚除戶部尚書
珥言兄弟不可同居一省帝遣張慤論旨珥論之如初詔罷潛
厚奉祠遷珥給事中論內使領建承慶院外議籍籍又隆祐太
后內降不由中書願自今營繕悉歸有司中旨皆許執奏則衆
論息矣遷吏部侍郎同修國史時帝在楊淮旬兵食未備成倚
降卒爲見兵糧本爲見糧城池未修軍旅多闕置奏言俸有不
虞何以待之已而金果乘虛大入除珥龍圖閣直學士知宜州
久而求言疏陳消天變收人心數事并荆陝江淮守禦之路願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一 五 臺榭宋十二

議五卷兩漢蒙求十卷
章誼字宜叟浦城人登崇寧進士歷懷州司法參軍潭台教授
通判杭州遇陳通亂檄聚七縣弓兵以張聲勢賊平加以撫定
人成德之會苗劉之變人心恟恟帝御樓問今日之事何如賊
黨時希孟欲鼓亂對曰乞問三軍誰越班此日問之何名希孟
爲之却立帝嘉之奉定權余部員外郎坐貶易祠牒積避罷復
起爲駕部員外遷殿中侍御史奏張浚宜撫陝西事任已重處
浙太專當除副貳使之自助論何東折衝無謀守禦無策乞免
贈官邵青自太平乘舟抵平江所至劫掠請於駐蹕之地各
置水軍言古者舟師有三等大爲陣脚次爲戰船小爲傳令皆
可爲戰守之備詔淮南三宜撫措置詎又獻戰守四策言此者
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因快信在黃斤侯不明金人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一 六 臺榭宋十二

人破碎大道非止一端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史漢載成敗理亂安危存亡俱使學者不治不誠楊雄馮道萬世罪人安石乃以雄之仕爲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謂道在五代時最善避難一時皆從其言安得復有節義也尋除左司諫言中興之治在孝以感天誠以得民帝嘗其深得諫臣體賜三品服公輔感帝知遇益整忠鯁言正心在務學治國在用人朝廷之禍在朋黨仍乞增輪對官令審計官告糧料權貨監倉及茶場等官皆許面對上將駐蹕建康疏陳攻守之策乞選大臣鎮淮西增兵守要害使西連鄂岳東接楚泗皆有犄角之形徽宗計至請宮中持三年喪視朝服淡黃羣臣未可純吉服宜罷臨軒策士并講筵事咸不行遷禮部侍郎會趙鼎言進退人才乃其職分疏稍侵公輔因力請祠除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一

九

皇朝宋十二

觀諱知處州升徽猷閣待制仍舊祠卒年六十六贈大中大夫生平論事剴切疾惡如讎惟不右程頤之學士論惜之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

衛府敏字商彥華亭人上舍登第授宗子博士改教授宣和六年召對擢校書郎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及慶源府達許亢宗還語以金兵大入勢不可往至燕報愈急衆懼不敢進膚敏叱曰君命當死生以之豈可中止既至不爲屈將還金人答國書以押字代璽膚敏力爭曰此非所以交鄰國也論難往復卒易之及受書又欲令雙跪爭曰北朝禮吾南朝安可行單跪以受金人積不悅中道羈留且半年至涿州新城與幹離不遇邀與相見欲令趨伏羅拜膚敏不肯曰此臣見君禮北朝止有一君耶君雖貴與一介之使皆人臣也長揖而入因論用兵事以語

折之靖康初始遷吏部員外郎又假太常少卿接伴高麗使臣朝論欲改稱宣問使膚敏奏高麗厚待已久今邊事方作不可遽削其禮失遠人心既至明州會京師多難便宜稱詔厚賜使者遣還建炎元年復命自劾高宗嘉賞遷衛尉少卿建議兩河諸郡宜降蠟書許以世襲使各堅守陝西山東淮南諸路並令增陴沒陞徙民入城爲清野計命大臣留守汴京車駕早幸江寧帝頗納之遷起居舍人上言踐祚之初典刑爲急前者金人悉陵都邑失守朝臣不過一二人欲存趙氏及叛臣僞立儲竊位號在廷逃避不從與寇退勸就臣位者亦不過一二人其他皆屈節受辱委質求榮不以爲耻甚者爲敵人斂金印索妃嬪無所不至及稱說符命推戴勸進亦靡不爲求其能詐楚如紀信擊賊如段秀實者無有也今宜差第其罪大則族次則誅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一

十

皇朝宋十二

又其次竄竄下則斥之遠方終身不齒豈可猶昇祠祿使塵班列哉今二帝北遷寰宇痛心陛下宜自貶損不忘報雪甲官非食減嬪御斥聲樂雖歲時上壽春秋錫宴一切不用郊廟亦且暫停必俟兩宮還闕然後復常庶幾精誠昭格天地感動人心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言當昭示四方禁行在典土木之役罷築承慶院昇陽宮凡黜陟自中山者皆由三省乃得奉行其內侍李志道以赦恩復承宣使添差入內都知又起致仕內使容機皆戾成愆遂各駁罷又論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孟忠厚除顯謨閣直學士非祖宗法煥尋換武職忠厚如故遷膚敏中書舍復抗奏曰臣言是則忠厚當罷不是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所未喻且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恩勸臣下莫若賞若順太母以非法非所謂孝處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

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一舉而三失臣安敢拜命帝令宰相論曰朝廷以次遷官非因論事庸敏不肯奉詔居家逾月改忠厚承宣使詔自今后族勿除從官乃拜命黃潛善等忌之會為省試官舉人何烈對策謬稱臣諫官李處述劾其鹵莽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洞霄宮三年春召起見帝平江陳所以守長江之策且言臣頃為陛下三言揚州非駐蹕之地今錢幣亦非帝王之節願亟還金陵帝善其言歸而得疾力扈蹕至臨安除刑部侍郎未拜謁告就醫卒年四十九贈大中大夫子仲英仲傑仲循張守字子固常州晉陵人家貧無書從人假借過目不忘登崇寧進士又中詞學兼茂科除詳定九城圖志編修官改宜德郎擢監察御史以內艱去建炎初召還上在維揚賜五品服奏防淮渡江利害六事言金人犯淮之路有四宜擇帥守繕兵儲粟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一 十一 臺榭宋十二

以捍禦之詔宰執大臣專以選將治兵為急凡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汪黃等不悅議遣撫諭京城守關命就道還奏敵必不靖願早圖維上聳然金兵渡淮上幸臨安遷起居郎兼直學士院苗劉事平詔赦皆出其手遷御史中丞論朱勝非不能思患預防致賊猖獗之罪呂頤浩初入相守請舉行司馬光之言併合三省為一從之時幸建康拜浚川陝宜撫頤浩復議奉上幸武昌為趨陝之計守持不可曰東南根本若一日遠幸使姦雄生窺伺之心况將士多陝西人自為歸計非忠於陛下并國家也陳其十害以死爭之上亦以為難事遂寢久雨頤浩浚謝罪求去守言天時人事至此以極陛下觀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措置施設與前無異必俟如維揚之變而後議圖則雖日逐大臣無救於禍今任宰相者雖有勲勞其偉畧不足以幹旋

機務願更擇文武全材海內所共推者親擢而用之除禮部侍郎不拜趙鼎謂言官無他過願陛下無沮其氣乃遷翰林學士知制誥數月改端明殿同簽書樞密院事扈從由海道至永嘉還會稽四年五月拜參知政事以薦汪伯彥沈與求劾其不當罷為資政殿學士奉洞霄宮祠未幾起知紹興尋改內祠兼侍講力辭轉知福州時公私困弊右司員外張宗臣復請築福建城守奏罷之悉以變易度牒錢百萬餘緡輸行在以助國用又奏劉豫導金入寇諸將獻俘相踵不過兩河山東赤子驅迫而來非其得已宜諭以恩信貸使歸耕願留者聽庶不失救民之意詔問攻戰守備緩措置四事守以為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其餘不足為道其一措置軍旅謂分兵三路一駐淮東一駐淮西一駐鄂岳使北至開輔西抵川陝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奠而卧也其二措置軍食宜舉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其餘錢帛悉赴行在錢糧既足戒飭諸將不得侵擾州縣招民復業較戶口多寡為諸州殿最歲覈實而黜陟之措置既定俟至防秋遣大臣為之總督諸路之兵首尾相應緩懷之眾在于是矣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在國四年撫綏影瘳獨除所貸常平錢十五萬引疾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復召除參知政事兼樞密院事與張浚力爭不當逮罷劉光世兵柄呂社不令撫淮西必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浚不聽及鄜瓊變臺諫交章論浚守又力為浚解言陛下始以光世之眾烏合心不能一必不為用今雖已險從而峻罰臣恐後之繼者誰肯為陛下任事哉又勸上都建康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

置敵趙鼎持不可遂求去加資政殿大學士知婺州改洪州兼
江南西路安撫使入對上問何策可弭盜賊對曰莫先德政何
其不悛然後加兵行日揭榜郡邑開諭禍福約以期限許之自
新不數月盜平徙知紹興入覲請獨和買罷和緝追還所遺三
使括諸路財賦者秦檜方為月進日憂四方財物不至怒守損
帥上稱其端人正士且有德望即以命之至官數月卒諡文清
孫抑戶部侍郎

廖剛字用中順昌人少從陳瓘楊時學登崇寧進士自漳州司
錄除國子學錄擢監察御史蔡京當國論奏無所避以親老補
外出知興化軍欽宗即位為右正言父憂除工部員外郎以母
疾辭還父子居家俱有信義紹興初盜起官吏悉逃順昌民倚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一

三

三

剛為命諭從盜者使反業既而他盜復入使者檄剛撫定剛遣
長子廷往諭賊亦散去除本路提點刑獄尋召為吏部員外郎
勸上稽舊制選精銳為親兵又勸經營建康親擁六師為固守
計以杜金人窺伺之意遷起居舍人權吏部侍郎兼侍講除給
事中母憂服闋復拜給事中上屯田三說封還章傑知婺州章
僅提舉江東茶鹽詔書並與祠二人皆悖後也歷戶刑二部補
外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日食應詔言建國之邦所以承天
意示大公於天下然而未正儲君之號意將有待臣恐應天之
誠未至何能感格藝祖於上帝左右也誠願布告中外不臣厥
音異時雖百斯男不復更易天下孰敢不服上讀之聳然即召
至闕拜御史中丞剛知無不言糾劾先願大體不肯措擬細故
首奏經費不充盜賊不息事功未立命令未孚姦邪未去兵騷

官冗數事又言朔望率羣臣遙拜淵聖於禮為過惟當益求治
理克蓋前愆歲時移於內庭行家人禮足矣上從之論奏殿前
司強刺民為兵及大將恃功希恩驕橫廢法又乞起舊相有德
望者處以近藩秦檜聞之怒曰是欲寬我何地改工部尚書鄭
億年附檜和議嘗欲以百口保敵無他及金人背約剛面折之
億年去代者王次翁與何鑄劾剛薦劉昉陳淵相為別比以徽
猷閣直學士提舉明道宮致仕卒子四人選過遂選仕皆秉忠
節邦人號為萬石廖氏

劉一止字行簡歸安人七歲能文及長博學無不通登第為越
州教授參政李邵薦為詳定勅令所刪定官紹興初召試館職
言天下事患在不為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難在因難而圖事
畢如其不為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焉有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一

十四

十四

是哉高宗稱善除校書郎考試兩浙以科舉方變欲得通時務
者擢張九成第一尋遷監察御史上疏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
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君子雖衆道則易孤小人雖寡勢
則易蔓不加察則小人伺隙而入以收政矣今置講究司未聞
有所施行徒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夫所謂失
人心者必刑政之苛賦役之刻與奸惡不公賞罰不明非是則
所失者小人之心耳何病焉時數事草創有司惟據吏所省記
為法所欲與則陳與例欲奪則陳奪例與奪在其牙頰並緣為
茲一止請以省記之文刑定頒行庶絕姦吏弄法受財之弊從
之踰年而書成秦檜請置修政局一止言所修特簿書獄訟官
吏遷降土木營建之務未見所當急如宜王內修外攘者又謂
人才進用太速倖門不塞或不由銓選或非軍事而起復宜賜

罷斥又乞選近臣曉財利者倣劉晏法源江置司以制國用鄉
 村置義倉以備水旱增重監司之選後多採用其言遷起居郎
 奏事帝語曰卿朕所親擢與光朝張敞李悅相同一止謝因極
 陳堂吏宦官蠹政務植私黨無憂國心翌日罷主管崇道觀俄
 召為祠部郎知袁州改浙東提點刑獄祕書少監復入權中書
 舍人兼侍講不欲與太府丞莫將同命願併罷不報遷給事中
 凡百餘日繳奏徐偉達嘗事張邦昌不當知池州孟忠厚不當
 知宣州皆罷廖剛語其僚曰臺中欲有言皆為劉君先矣用事
 者忌之奏其同周葵薦呂廣問迎合李光罷提舉太平觀請老
 進敷文閣待制致仕槍死進直學士召至國門以病辭卒年八
 十三生平冲澹寡欲每言通塞聽於自然機械不生故方寸自
 有樂地為文不事纖刻制誥坦明有體其草顏魯公孫特命官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 五 監錄朱十二

制甚偉帝歎賞為之手書詩自成家呂本中陳與義讀之日語
 不自人間求之有類葉五十卷子學替 從弟寧止字無虞幼
 有文名登宣和甲科除太學錄授校書郎建炎初為浙西安撫
 司叅議改兩浙運判苗劉之變具軍須以佐勤王錄功除右司
 郎官至給事中上疏言闕失指切隱微多人所難言乞禁王安
 石日錄復賢良方正科用司馬光十科薦士法倣唐制宰執論
 事以諫官侍立疏駁梁楊祖為發運使救書俄添差江淮荆湖
 制置發運副使扈從隆祐太后幸江西轉兩浙運副歷知鎮江
 府兼沿江安撫進右文殿修撰言京口控扼大江為浙西門戶
 請分常州江陰軍及崑山常熟二縣隸本司庶防秋時沿江號
 令歸一可以固守權戶部侍郎總領三宣撫使錢糧進徵賦閣
 直學士知秀州提舉太平觀卒寧止性慷慨喜論事呂頤浩常

稱其勤王時有翰忠贊謀之勞岑亦羣從昆弟帝常稱寧止忠
 一止清岑乃敏速有教忠堂類葉十卷

辛炳字如晦侯官人登元符進士累官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
 極論蔡京廢發運司轉般倉為直達綱舟入者率侵盜沈舟而
 遁戶部惟受虛數兩歲所入較常虧欠一百三十二萬支益廣
 而入益微人畏京莫敢言乞下有司計度徽宗以問京大怒責
 監南劔州新豐場尋提舉洞霄宮起知袁州移無為軍靖康初
 召為兵部員外郎高宗即位改左司以直龍圖閣知潭州會張
 浚調兵罪其懦怯罷之紹興二年復召為侍御史首言公道壅
 塞風俗頹薄進疏三省所行乖失數十事請諭大臣勿廢都堂
 公見之禮時艱危多事福建八州添差至百八十餘員冗食無
 益請悉罷之蘇湖地震言大臣無畏天之心何事不可為又劾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 六 監錄朱十二

罷呂頤浩論樞密張浚誤國敗事坐落職除炳御史中丞力言
 金人無信和議不可恃泛使不可遣宜講求守禦攻戰之策未
 幾以疾請外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漳州未赴而卒贈通議大夫
 生平操行清修既亡貧無以葬賜銀帛賻其家

鄧肅字志宏沙縣人少警敏能文美風儀善談論李綱與之倡
 和為忘年交父喪哀毀踰禮芝產其廬入太學交天下名士作
 詩譏諷花石綱為當道屏黜欽宗召對便殿補承奉郎被命詣
 敵營授鴻臚寺簿凡留五十日邦昌僭位不屈奔赴南京高宗
 擢左正言時金人索犒軍帛千萬肅言金人將士之數不過八
 萬但其號令賞罰皆得其實故人各用命中朝反不然輕重上
 下權在吏手功賞不明誰肯自勸望專立功賞一司履真其法
 使凡立功者皆得自陳若狀已明而賞不行或行而輕重先後

異者並真之法上從之朝臣受僞命者肅請分三等定罪上以肅在圍城下知其姓名令條析具奏取南仲嘗薦肅至是論南仲沮渡河之戰退勤王之兵使陛下不得援京城誤國如此今子延禧復為郡守父子同惡乞正典刑上嘉其直賜五品服又論東京留守范訥前出師兩河望風先遁今又語人曰留守之說有四日戰守降走戰無卒守無糧不降則走耳如此奔軍之將豈宜復令在任訥坐罷去又連章劾內侍陳良弼肩輿至橫門外開封買入內女童及官吏託故去與先假指揮徑走江湖者追付有司舉正其罪削除仕版取其祿以給禁衛又因入對言外國之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文書煩煩故遲祖宗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故能以十萬精兵混一六合自後今日獻一策明日納一言煩冗瑣碎政事所以益緩今兵戈未息豈可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一 七 臺諫宋十二

恐誤國事上不悅除直龍圖閣知台州宗尹罷召還再為侍御史或疑宗尹所用將悉論罷爭曰近世朋黨成風人才不問賢否惟視宰相以為進退今當別其邪正豈可一例論罷人以為賢時百司裕玩奏乞撥元豐舊制許臺諫官彈奏從之又軍儲窘乏奏請措置諸鎮屯田取古今利害為集議二卷以上詔付戶部看詳論朱勝非赴鎮太級致馬進陷九江罷之遷御史中丞言禁衛寡弱諸將各擁重兵權不在朝雖有密院三省兵房尚書兵部但行文字而已願詔大臣益修兵政如漢南北軍唐府兵以助成中興之功論劉光世入朝不宜以土物縉帛為獻上已分賜六宮進命追取斥還內侍馮益別置御馬院自領其事又擅穿皇城便門與求劾奏請治其罪謀報劉豫造舟淮陽議者欲於明州向頭設備與求以為向頭乃吾心腹之地凡海州入浙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崇明鎮等處次至平江南北洋秀州金山然後至向頭當先於彼處拘收水手優給錢糧而存養之以備緩急兩浙轉運徐康國自温州進宜和間所製銷金屏風什物與求言此先朝亂本不宜以累盛德詔焚燬併黜康國與求歷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其言切直多不能堪上時有所訓勅必曰汝不識沈中丞耶尋遷吏部尚書權翰林學士出知潭州歷荆湖兩浙安撫使召拜參知政事贊上親征上諭曰朕以二聖在遠屈已通和今劉豫逆亂如此安可復忍御書車攻詩以賜因奏諸將分屯江岸遣岳飛自上流取閭道乘虛擣之金人必有反顧之憂上多其措置命權知樞密院事有旨張浚建行府視師江上同列不預聞與求遂丐祠出知明州紹興七年召見平江除樞密院同知從至建康遷知樞密

院堯贈銀青光祿大夫諡忠敏

何鑄字伯壽餘杭人登政和進士歷官州縣入為諸王官大小學教授兼祕書郎以廖剛薦召對陳動天之德莫大於孝感物之道莫過於誠誠孝既至方可望歸梓宮復境上帝嘉納之拜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疏論士夫心術不正徇虛名規厚利言不由中而首尾向背行險自售而設意相侵乞大明好惡申飭中外各務正其心術毋或欺誕意皆有所指時詔有司遷迎温州諸宮殿神像鑄奏陛下之意惟欲寧妥神靈得四海之歡心今浙東早荒所過騷然道路怨咨事宜停止詔從之擢右諫議大夫尋拜御史中丞命勅岳飛反狀引至庭飛袒背示鑄以所望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察其冤白于秦檜檜不悅曰此出上意對曰鑄豈區區為一飛計但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長策檜語塞深街之乃改命万俟卨擢鑄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金國報謝使新還梓宮太后鑄不敢辭使還諷論其阿庇岳飛欲竄嶺表上不從謫居徽州時金已厭兵欲和會後使者至問鑄安在檜遽起知温州未幾召赴行在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力辭金知岳飛已死檜議速成再遣鑄使金復端明殿學士歸報許以大用力請祠除資政殿學士知徽州數月卒年六十五為人孝友廉儉不營居趾寄寓佛寺人以能辨岳飛之冤稱為其難其他如論趙鼎李光周葵范冲孫近諸人未免承望風旨時議少之後四十餘年謚通惠其家辭嘉定初改謚恭敏

弘簡錄卷一百五十一

弘簡錄卷一百五十一

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宋五之十二

- 婁寅亮 潘良貴 蕭振 張致遠 魏疇
- 吳表臣 晏敦復 黃龜年 辛次膺 吳芾
- 汪澈 葉義問 周葵 杜幸老 蕭楚
- 陳良祐 胡沂

婁寅亮字陟明温州永嘉人登政和進士為上虞丞建炎四年車駕幸越上疏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仁宗詔英祖入繼大統此天下之大慮頃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啓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一 臺諫宋十三

乎自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恐祀豐于毗仰遵天監太祖在天莫肯顧歆以是二聖無回鑿之期金人乏悔禍之意中原未有息肩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于伯字行下邊選太祖諸孫有貴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符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并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者升為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讀之大加感悟以為宗社大計莫重於此樞密富直柔又薦之紹興元年召赴行在然其言尚未行也入見復上疏陛下車轍所環六年于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臣誠狂妄去歲上章請取宗室賢者誤蒙陛下采聽赦而不誅茲蓋祖宗在天之靈發悟聖心為社稷計非愚臣所及伏望申其天命宜告大臣即速行之以太祖

之心操仁宗之慮自然孝弟感通澤流萬世他日皇子更生不過增一節度使爾上深然其言擢監察御史秦檜惡之諷言者論為族父冒占官戶山是坐廢

潘良貴字子賤金華人少時王黼張邦昌欲妻以女悉拒之以上舍釋褐為辟雍博士遷祕書郎方蔡京以魯祿鈞知名士數道人致意良貴正色謝之除主客郎中尋提舉淮南東路常平靖康元年召選極言何鼎唐恪等為相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扶危持顛非博詢下僚明揚微陋未見其可當道指為狂率黜監信州泗口排岸高宗即位召為左司諫請誅為使叛命者即敵人不敢輕議宋鼎又乞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巡幸維揚養兵威以圖恢復黃惡其言除主管明道官越數年提點荆湖南路刑獄遷累考功左司郎中呂頤浩從容語曰且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一 臺諫宋十三
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人才果以為賢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授直龍圖閣知嚴州請祠起為中書舍人良貴於子誼會子誼入覲語言煩瑣是日良貴攝起居立殿上袞衣楊前屬聲介退上顧曰是朕問之復諭子誼且款語久之良貴此退者再上色變問門彈之以集奕殿修撰提舉太平觀起知明州暮年除徽猷閣待制告歸不出者十年後坐與李光燾書降二官卒年五十七性剛介清苦壯老一節家貧甚秦檜諷令求郡亦不從其諫疏多焚燬僅存雜著十五卷朱熹為之序
蕭振字德起溫州平陽人幼莊重不好弄稍長能自力學人稱為遠大器既冠升太學登政和進士調信州儀曹與州守議奉

神霄宮不合方臘之亂守欲危振檄攝貴溪弋陽二邑王師至衢又檄令督餉治辦無闕大將劉光世喜欲因得賦授資振辭曰豈可不冒矢石而貪人功乎屬諸邑盜未息振悉意區處許賊自新故多降者守以賊敗去振獨為辦行守愧謝之調婺州

兵曹一兵官素得士心守疑而罷之發卒數百人被甲挺刃欲為變振單騎往諭曰車駕南巡大兵咫尺汝輩其速死耶急釋械吾當為汝言眾羅拜解去時議城守庸工板築未數月而畢任滿趙鼎薦授婺州教授改秩以檜薦召拜監察御史權侍御史劉大中與鼎不主和議振劾大中以提鼎遂罷振亦除職賦閣待制知湖州檜欲取羨餘振遺檜書言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移左以資右則病矣檜屬以私事又不盡從遂以親老乞祠提舉太平觀旋起知台州海寇勢張振至即克之初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一 臺諫宋十三
屬令楊緯治邑有聲振欲薦緯又遺書檜從子目時俾同薦之吏密語振曰緯嘗以書責參政李光猷太師和議目時義不當舉待制亦不當薦振曰吾業已許之矣及緯下獄振遂坐貶居池州明年復敷文閣知成都兼安撫置制使奏留對糶米以足軍食以其直歸計所總計者謂振唱為闕乏之語言於檜檜風御史劾振要譽復請池陽攝總計者以代既而專肆括克民益思振檜死帝感悟遣振還成都父老懼呼既至一切以寬為治帝嘉其治行與胡世將並加敷文閣學士卒年七十二民無老稚相與乘哭遺表至帝悼惜之賜銀絹贈四官生平好美善頌端人正士多所交識迄為名臣所居瀕江父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為造大舟備工以濟人感其德名為蕭家渡有文集二十卷子誠忱

張致遠字子欽沙縣人登政和進士范宗尹薦召對擢樞密院計議官時建寇范汝為雖降猶懷反側路招安官謝縉陸崇陰為耳目致遠請告歸知其情還自執政請劾其根柢於是捕縉崇及制司屬官施宜生付獄除孟庾福建宣撫副以韓世忠辟致遠隨軍機宜文字賊平擢兩浙運判改廣東招降劇盜曾奕等紹興四年名為監察御史未至除殿中侍御史言朝廷折納絹錢本欲少寬民力今江西帥胡世將比舊輒增其半是反粟民急而取之詔從減折入對贊趙鼎勸上親征之議帝意始決遷侍御史復言聚財養兵皆出民力善理財者宜固邦本請精擇三司使副罷福建榷鹽合常平茶鹽為一官令計經常量入為出先務省節次及經理詔戶部講究明年除戶部侍郎由吏部仍復戶部言今欲大有為必賴國富兵強先自宮禁次詔大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一 四 聖宋十三

臣力務省節明禁僭侈額員濫者減之冗者併之州縣既無妄用歸其餘於司屬遞以及於監司上至朝廷一無橫費日積月聚惟軍須是慮可以漸致中興除給事中以母老丐外除顯謨閣待制知台州時海寇鄭廣未平改知福州六年八月廣等降遷留四百人置管城外餘遣還業因遣廣討他郡諸盜數月悉平再召為給事中出知廣州致仕卒年五十八致遠饒亮有學識歷踐臺省言論風旨卓然可觀與常同胡寅張九成潘良貴呂本忠魏玘皆有士望為鼎所知識者稱為知人

魏玘字邦達唐相知古後少穎悟能守所學不為新說所惑宣和二年上舍及第建炎四年除詳定勅令所刪定官紹興元年遷樞密院計議官考功郎中應詔言星變之異舉治平間韓琦有言乃賞罰未明之應比年大臣黜陟不公賞之所加有未

選而官已升朝者有未經外任輒為正郎者罰之所加有未到任而例被衝替者有罪犯同而罰輕重者上識其忠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言臨安火與春秋定哀間同說者謂孔子有德而魯不能用季孫有惡而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廷之上有姦慝邪佞之人未廷朋附奔競之徒未汰摺紳公忠宿望及抱道懷藝有欲有守之士未用在位之人未問推誠盡公旁招俊又宜鑒定哀之火甄別邪正亟加進用又言建炎詔令內侍不得交通兵官違者處以軍法今內侍李廣私飲韓世忠家刃弓匠事下廷尉杖廣奪配瓊州遷玘侍御史賜五品服疏宰相朱勝非五罪言其無所建明機務不次軍政不修除授挾私賢士解體詔令持服又言近命下三省密院不用錄黃而直降指揮者亦有雖黃而不下六部者乞並仍舊制尋扈從親征命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一 五 聖宋十三

玘督江上諸軍時三大將權均勢敵各懷私隙莫肯協心玘首至光世軍諭以賊眾我寡合力猶懼不支若自為心將何以戰當思為國雪耻釋去私隙不獨有利於國亦將有利於身光世許之貽書張韓示以無他張韓亦復書交歡由此眾戰屢捷軍聲大振在職七月論事百二十餘遷秘書少監乞外除直龍圖閣知建州尋召還權吏部侍郎命館伴金使辭以嘗非和議難於應對秦檜名問所以不主和之意玘具陳敵情難保檜曰公以智料敵不若檜以誠待敵答曰相公固然第恐敵人之不若是耳檜不能屈因改命吳表臣入見言賊豫乃金人所立北而誠宜陛下承祖宗業天命所歸何藉於金傳聞金人欲要我以難行之禮儼輕許之他時必為所制號令廢置將出其手一有不從便生兵隙予奪在彼失信在我非計之所得也雖使還

我空地與時正恐難保雖欲殺兵息民亦將何及更願審思天下治亂之機附之羣情擇其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者拒以國人之意庶無後悔未幾以憂歸凡四任祠祿卒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登大觀進士擢通判司理陳璣請居郡一見器之有武臣盛章挾朱勳黨取表臣彈反誣以罪繫獄

璣直其事累官監察御史高宗遷右正言請選講官以裨聖德措置上流以張形勢安輯淮甸以立藩蔽并擇民兵以守險阻

集海船以備不虞於凡古今成敗民物情偽邊防利害詳熟講究多見施行詔開經筵侍御史沈與求不令京補黨得預執政

不悅奪其言職表臣爭曰臺諫天子耳目若咎其切直而黜之非國家福請還與求以開言路及薦陳敏等十數人守邊防秋

上言昔唐蕭復言陳少游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臯幕府下條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一 六 建康府下條

獨建忠義德宗即以臯代少游鎮淮南夫善惡著明則天下知逆順之理初不以官貴賤為疑今宜取忠義不屈有已試之驗

者不次擢用豈特可以勸懲其捍禦方略必堪倚仗有病請外除直祕閣知信州紹興元年召累司勳左司郎中條上裕國彊

兵十策蠲稅役以墾闢田汰懦卒以省兵費罷添差以澄冗員停度牒以蕃生齒拘佃租以防乾沒委計臣以制邦用獎有功

以勵將帥格弓手以存舊籍嚴和買以絕弊俸簡法令以息瘡痍除左司諫坐論胡安國以言事不宜罷朱勝非都督江淮不

宜遣謫授黃巖縣丞尋升提點浙西刑獄召為祕書少監同修哲宗實錄帝如建康詔兼留司叅議官累遷至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泰檜欲遣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可坐此表臣不

谷復以議大禮忤檜意罷去起知婺州會大水發常平米振貸

郡人德之課最除數文閣待制請祠進直學士提舉興國宮家居數年卒年六十七晚號湛然居士自奉無異布衣時鄉論推其清約

晏敦復字景初殊曾孫少受學程頤奇之第進士為御史臺檢法官紹興初由祠部郎遷吏部以守法忤呂頤浩出知貴溪縣

有為直其事者改臨江軍通判召復吏部郎轉左司諫權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論劉光世不問為朝廷措置惟請以淮東

私田易淮西田此者岳飛屬官干朝廷以私飛即請加罪中外稱其有賢將風乞以臣言示光世令經理淮南收撫百姓待定

都建康中興有期何患私計之未便耶權吏部侍郎敦復素號剛嚴請謁不行銓綜平允凡四遷格法多所裁定除給事中請

免冬至節賜予言兵興費廣兩宮在遠欲奉觴為壽且不可得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一 七 建康府下條

不宜舉平時例行慶賜詔從之有卒失宜帖得中旨給據太醫吳球得旨免試教復疏言自崇觀間姦人欺罔臨事取旨謂之

賂行指押紀綱收壞馴至危亂今以一卒之微至賈聖聰醫官免試皆壞成法正蹈前弊不可長也駁汪伯彥子名嗣素無才

望不宜任江西監司改知袁州在職二月論取二十四事人皆憚之真拜吏部侍郎尋星見求言敦復奏亂本多出於左右近

習姦邪巧佞以轉移人主之意其惡直醜正能使賢士藏匿造為士端能使四民遷業委曲彌縫能使上下相徇贊鼓流俗能

使廉耻道消誣人功罪能使毀譽亂真竊蔽聰明能使直言不聞正合昔者康澄可畏之旨臣願防微杜漸以助應天之實又

論比來百司不肯任責事有不當例多取旨由是中書事務不減有司天子聽覽每及細微非所以為政也願詳其大略其細

檢始拜相制下朝士相賀敦復獨有憂色曰姦人相矣及檢倡
屈已許和之說敦復爭甚力又與張燾等廷爭之檢使所親諭
曰能曲從兩地且夕可至答曰薑桂之性到老愈辣終不為身
計誤國家檢卒不能屈胡銓被謫臨安遣人械送敦復往見臨
安守張湛迨送者語人曰頃言檢奏諸君尚不為然今方專
國政爾他日何所不至耶惟吏部尚書兼江淮等路經制使以
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提舉亳州明道宮卒年七十一敦復靜
然如不能言及立朝論事頗峭無所顧避帝每稱曰卿可為無
忝爾祖矣

黃龜年字德邵福州永福人登崇寧進士調涪州司理參軍累
官河北西路提舉呂頤浩薦為太常博士靖康初拜監察御史
尋轉吏部左司員外郎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克修政局檢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一 八

討遷殿中侍御史上疏臣聞盡事君之道不過曰忠罪莫大於
欺罔極輔政之道不過曰公罪莫大於壅蔽伏見秦檜還自金
國陛下驟任不一年而趨至宰輔乃不顧國家益弄威福背公
徇私附下罔上熒惑主聽合黨締交相與比周沮塞言路權柄
下移形賞借濫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帝乃罷其黨王曠王珣王
守道改檜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觀既而又奏檜奸狀暴露
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魘魅乃復寵以儒學上職俾優游琳
館辟如律斷羣盜獨置梟魁夫恩莫隆於父子義莫重於君臣
不義則後其君不仁則遺其親檢厚貌深情矯言偽行進迫君
臣之勢陽為而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沮格上不畏陛下中不
畏大臣下不畏公議其無忌憚如此章三上遂褫檢職龜年復
奏陛下以智臨而辨之早以剛決而去之速故端人正士舉手

相慶蓋以公天下之同惡耳臣願速發明詔以檢潛思隱惡暴
白於天下使知陛下數易相位真不得已庶能破姦臣之膽而
朋比之風不復作矣尋除太常少卿累中書舍人兼給事中遇
願浩植黨傾檢引朱勝非奉京祠兼侍讀舍人吳安國持錄黃
不下特命龜年書行議者譏其侵官檢復相臺諫常同詹大方
希檢意劾其附麗匪人趣操不正落職居住卒年六十三龜年
素尚名義任子思先奏其弟之子人皆義之子衡仕至湖南提
舉

辛次膺字旭季萊州人幼孤從母依外氏王聖美於丹徒既長
俊慧力學日誦千言善屬文尤工於詩登政和進士歷官卑父
丞呂頤浩薦為浦城令比至遭閩寇亂披荆棘坐瓦礫中安輯
吏民料丁壯治器械阻險阻益募鄉兵習習弩賊至夾水而陣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一 九

賊潰誅首領五人餘悉宥之除監諸司審計司因孟庾薦名對
奏用人貴於務實施令在於必行民遭荒亂願救郡邑省耕薄
征務農抑末其中原之人棄墳墓捐生業從幸江左饑寒殞什
望加存拊以堅萬方後后之心累遷吏部郎轉河北運判還奏
救世之弊在先責實方今許國莫闕謀身尚衆謂補外為左遷
以近民為俗吏營私殖貨廉耻漸缺推原其故乃責實之道有
所未至願嚴賞罰之取盡綜核之法抑文而尚質高宗稱善勅
勝便謂攻為有餘警奏稍聞便謂守為不足願嚴紀律謹烽燧
明間牒閱兵將親簡拔攬恩威之柄杜近習之干罷不急之務
節姑息之恩又言韓世忠有攻城略地之功男除直祕閣之職
圖書之府何所干預侍門一啓恐授例者衆上皆信納世忠將

自楚州移軍鎮江次府陳可慮者五又言國耻未雪義難講好
王倫使金當識其詐論奏槍姻王仲疑奴事朱勳投拜金帥罪
不可赦王喚遠法佃官田不輸租其父仲山先知撫州屈膝于
金何顏而復見吏民檄力為營救次膺又奏臣所論列乃國之
紀綱借使貴連官掖親如肺腑朝論夕罷今乃奪於大臣姻姪
一切廢革遂求去除直祕閣提點湖南刑獄陛辭上曰卿以將
母為言朕不得留湖湘風物甚佳卒歲當召次膺既抵長沙聞
湖賊龍淵李朝擁眾數萬據茶陵柅不奏始悟檄欲陷之印
單車趨茶陵擒賊將戮之募賊黨毛義龍麟等齎榜諭以朝
廷抽回戍將務欲招安待以不死賊相繼請降仍料簡精銳得
禁旅萬餘奏立茶陵為軍疏爭和議罷職于祠閣十六年貧益
甚守益堅槍死起知婺州加祕閣修撰召見奏國本末立擢給
事中繳駁戶部侍郎蔣璨曲事交結山察知平江中丞湯鵬舉
劾次膺假權報怨除待制奉祠起知泉州移帥福建丁母憂考
宗即位召之奏自治上策用賢必考厥事功勿以一人譽用之
一人毀去之山今要無反汗納善要如轉圜練兵恤民經理兩
淮使敵不敢窺尋除御史中丞時已老疾朝德壽宮光堯見其
貌羸瘠語曰疆健時可惜開慶會上將以春賽迎太上詣延祥
觀幸玉津園次膺奏欽宗服尚未終方停策士且媿書甫至意
在交兵願移所費以資兵食復奏兩淮久清野沃壤鞠為荒野
乞集遣吐歸業借以種牛或令見屯大兵從便耕種此足食足
兵至策又劾成閔貪饕湯思退朋附葉義問姦罔其所彈論必
務大體究實事不為苛察聞者知懼上方厲精政事以名實為
言多所裨益眷遇益隆每呼其官而不名隆興元年同知樞密

院事手疏張浚出師乞審義持重反覆千言及符離報至嘆其
先見上以師潰不樂奏張浚彈壓必無他忠此上天大儆戒於
陛下耳拜叅知政事以疾所免且言臣嘗薦王十朋今除御史
嘗劾湯思退今召將至臣當引避乃以資政殿學士奉祠卒年
七十九次膺孝友清介操修如在家僧立朝幾諤渡江以後稱
直言為首仕宦五十年無絲毫詿吏議政尚清靜先德化所至
人稱不煩

吳芾字明可仙居人登進士遷祕書正字與秦檜舊退然如未
嘗識公坐旅進一揖而退檜疑之風言者論罷通判處婆越三
州處舊苦丁絹重芾損之以新丁補其額何薄薦除監察御史
勸高宗專務修德痛自悔咎延見羣臣俾陳闕失求合乎天地
無愧乎祖宗則人心悅服天亦順助矣上趨其言遷殿中侍御
史兩淮戰不利奏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為上策退為無策既
而金主亮斃又勸上親征車駕已至建康復請駐蹕以係中原
之望會有密啓還東者芾言今欲控帶襄漢引翰湖廣則臨安
不如建康便若經理淮甸應接梁宋臨安又不如建康近議者
徒徇一時尾從思歸之人非為國計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
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矣又言去歲兩淮諸城望風奔散無
一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挫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
則士氣日振而見危授命有人矣擢知婺州陛辭適孝宗臨御
之始勸芾先正其心以為治大原無越於此上嘉納至郡有
金華長仙鄉民自以甲乙第其產相次執役幾二十年芾勸民
效之為加褒異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移知紹興擢官所在
會稽賦重而折色尤甚為奏免之歲饑出常平米募饑民浚治

鑑湖除權刑部侍郎遷給事中宣諭淮西還改吏禮二部以敷
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彈壓權豪側目斂跡以剛直見忌求去
奉祠典國宮起知太平州游梁姑溪築歷陽城役久潰歸聲言
欲趨郡境帝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詔
褒諭知隆興再奉太平祠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前
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為寬猛吏莫容姦民懷惠利嘗言視官物
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
立朝不偶退閑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為文豪健俊整有表
奏五卷詩文三十卷

汪澈字明遠新安人徙居浮梁第進士教授衡沅萬侯薦為
秘書正字轉校書郎尋除監察御史特賜鞍馬時和戎歲久邊
防寢弛澈陳養民養兵自治豫備之說累數千言命按視顯仁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一 三 皇諫宋十三

后撤官已訖役議者欲廣四隅士庶墳在二十里內皆當徙澈
還奏昭慈顯肅懿節等陵舊占百步已數十年今日何至變更
上大悟命悉如舊擢殿中侍御史薦陳俊卿王十朋陳之茂悉
名士上次第用之効罷左相湯思退數鎮江大將劉寶十罪奪
節子嗣上元前一夕大雷雨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八日之內
雷電兩雪孔子謹而書之今一夕二異交至此陰盛之極殆為
金人因陳修攘十二事將驕卒情宜加蒐閱使有鬪心文武職
事務選實才不限資格楊存中久握兵權內結閣寺澈與陳俊
卿等奏罷之未幾金遣高景山來求犒端澈言天下之勢強弱
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已和戎厚遺金繒彼乃輒出惡
言以撼吾國願陛下赫然震怒益兵嚴備布告中外必使天下
一心其氣百倍進御史中丞尋遣馬帥成閔將所部三萬人屯

京襄陰澈湖北京西宣諭使過九江王炎見澈論
至襄陽鄂帥田師中老而怯立奏易之時金將劉蕡擁衆十萬
聲言欲取荆南朝議棄襄守荆澈奏言襄陽地重正荆楚門戶
何可輕讓又聞劉蕡分軍欲自光黃擣武昌朝廷懲前敗移吳
拱嚴護武昌澈聞之馳書止拱而自發鄂之餘兵戍黃州拱留
襄樊會敵騎奄至與大戰漢水上敗之時唐鄂帥秦汝頡將以
次來歸未幾亮死金新主罷兵請和召人為參知政事督陳康
伯內禱讓孝宗即位銳意恢復命參張浚督軍荆襄將分道進
討命趙樽守唐王宣守鄧招皇甫剛於蔡襄漢沃壤荆襄彌望
澈請因古長梁築堰募開民汰冗卒置三十八屯歲可登穀七
十餘萬斛功緒略就浚尅期大舉詔澈出師應之隆興元年入
奏以議不合乞令浚併領荆襄諫議王大寶論澈無制勝策除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一 三 皇諫宋十三

資政殿學士奉洞霄祠再疏落職明年起知建康拜樞密使孝
宗密訪人材薦百十八人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惟無私不
欺爾踰二年改觀文殿學士仍奉祠復知鄂州兼安撫使上訪
邊事奏向者我有唐郡為藩籬又皇甫偁控扼陳蔡敵不敢窺
既失兩郡則復內徙敵屯新野相距百里兩臣令趙樽王宣築
城儲糧分備要害有以待敵至於機會之來難以豫料孝宗善
之時議廢江州軍澈言不可改知寧國移福州兼福建安撫使
致仕卒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諡莊敏平居自奉省約雖
貴猶布衣時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
葉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登建炎進士調臨安司理參軍歲
旱攝郡便宜發常平賑民提刑劾之詔勿問前樞密徐俯常薦
義問會俯有門僧犯罪義問繩以法俯怒甚乃袖還薦書范宗

升爲相義問與沈長卿疏其姦改饒州教授轉知江寧召秦檜
所起應役同僚不可曰釋是則何以役他人卒役之尋通判江
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以飛語事下漕臣張常先移檜義
問曰宗元道九江拘其舟義問不從常先白檜罷去檜死湯思
退薦之上猶記前言宗元事擢義問殿中侍御史言臺諫廢置
在人主凡檜親黨宜盡罷逐以言得罪者宜盡敘復樞密湯鵬
舉怙權植黨擢周方崇李庚置臺諫專制異已者義問累章劾
鵬舉有一檜死一檜復生之語併方崇等罷之又言凡遇一將
闕令密院具三人名取上旨則軍政盡出掌握遷侍御史郊祀
赦義問言不應移附檜告訐者又朱樸沈虛中尚奉祠里居宜
遠徙皆從之累遷同知樞密院事聞金將犯邊遣義問奉使規
之還奏造舟備械其謀已定亟宜屯駐沿海要害以爲禦備轉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一 臺諫宋十三
知樞密院事金主亮果南侵卽命視師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
鈞報捷書至讀之至金人又添生兵顧吏口生兵何物聞者掩
口至鎮江聞官軍與敵相持皇遽失措欲還洪邁恐動搖人心
力止之役民掘沙溝植木枝爲鹿角一夕潮生木枝去溝亦填
平留守張謙告急乃由陸路云往建康所過市人皆媒罵之時
敵兵掠瓜州采石炳張甚義問復欲返鎮江諸軍喧沸曰回則
變且不測不得已趨建康已而亮被弑師退還朝力請罷辛次
膺論其敗事且以官私其親遂謫饒州卒年七十三
周葵字立義宜興人少遊鄉校力學京師傳誦其文宣和中登
甲科調徽州推官遇南渡諸軍交馳境上應變敏速千里帖然
轉臨安教授侍郎陳與義薦除監察御史甫兩月徙殿中侍御
史言事至三十章歷條朝政所行凡有不當指陳無隱論時宰

不任責高宗變色以爲鼎沒最肯任事奈何遂以小事形迹疑
之葵曰自陛下卽位更十許相其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議不
容而去大臣因無固志假如袞職闕失尚望盡忠豈大臣有過
而言者一指便爲形迹使彼過而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保全
之也上改容稱所論甚當俄以沮張浚北伐罷爲司農少卿改
湖南提刑親老不就議成召爲太常少卿葵論爲國有道以
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久三者常當在我不當在人秦檜意前以
論事去必憾趙鼎再除殿中侍御史葵不念舊惡有旨差除四
人奏言願陛下以仁祖爲法大臣以杜衍爲法又欲劾檜所厚
尚書果汝嘉檜始不棄葵改起居郎葵薦館職呂廣問檜指以
附會李光落職主管玉隆觀起知湖州移平江轉運李椿年希
檜意論罷葵屏居鄉間憂患頗仍人不能堪葵獨安之檜死遷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一 臺諫宋十三
直祕閣知紹興通權禮部侍郎尋兼國子祭酒奏比年科
舉取士主司迎合取經傳語可說大臣者爲問目學者競逐時
好望詔問學并擇秋試考官精選通經博古之士置之前列其
穿鑿乖謬者黜之兼權給事中湯鵬舉復劾出知信州太學生
黃作詹淵等諸生投牒留葵作淵皆送五百里外編管俄引疾
改提舉興國官加直龍圖閣起知太平州繕完水壩圩堤百二
十里傍郡皆沒惟當塗歲熟下令市河久堙兩賜交病城中家
出一夫官給之食併力浚導公私便之進集英殿修撰敷文閣
待制知婺州孝宗卽位除兵部侍郎兼侍講同知貢舉權戶部
侍郎手詔數問錢數出入時龍天淵曾親用事葵奏陛下勞心
庶政日有咨詢而小人乘閒欲售其私致爲虛文不可不察上
爲色動張浚奏恢復葵請對累數百言始終守自治之說謂不

可輕舉後果兵潰上思其言拜參知政事薦李浩龔茂良上曰皆佳士也次第召用太常奏郊牛斃言邊虞未靖舉春秋免郊故事請展期以符天意從之俄權知樞密院事臺諫交章言議和太速宰相以下皆待罪乞罷不許葵獨留身固請帝訝其堅意奏曰臣自預政事每與宰相論有然而從者十之一二其不得已強從與絕不肯從者十常四五洎至榻前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不從者七八安得不愧於心此臣所以欲去也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尋起知泉州告老加大學士致仕閉居累年不以世故縈心卒年七十七上聞震悼贈正奉大夫謚忠簡後以子貴累贈太傅生平孝於事親友於兄弟當任子先孤姪舍幼子與孫晚號惟心居士問學不泥傳注作聖傳詩二十篇文集三十卷奏議五卷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一 去 亞 宋 十 三

杜莘老字起莘甫之裔孫徒家青神幼喜誦習蘇氏文不因時禁而罷登紹興進士教授梁山軍參政魏良臣薦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莘字見應詔上言此戾氣所生多為兵凶之兆國家為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修人事思慮預防莫大於此因陳時弊十事上以其議為首命進一階遷敕令剛定官由太常寺簿升博士南渡後典秩散失顯仁后崩一時禮制有疑悉以古義裁定上問合玉之制莘老言此故實所不載請以周禮典瑞鄭玄注製之及虞祭或欲宰相攝行爭以古今無是卒正之遷祕書丞自蜀造朝不以家行清修獨處高宗甚重之權監察御史以不畏強禦升殿中侍御史首論天下多事陳俊卿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不可令解職而去上以為然會議親征莘老贊上決策謂敵人欺天背盟當持以無懼勿為

微小利鈍所播諛言所情異議所惑則人心有恃而士氣可振又言宜不限早暮延見大臣謀議四事申敷侍從臺諫監司守臣丞舉可川之才及親征有期上言禁衛不肅羸老居半願願留聖慮事皆施行所論劾皆符公論常請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忌姑息不惟自欺其心且上不敬君故嘗極言無隱取眾所指日者悉擊去之論帶御器械劉炎斃禁中市易通北賈大為姦利斥監嘉州稅又論知密院周麟之挾姦罔上避事辭難恐懼使金至於掩泣疏再上乃責瑞州又疏幸醫王繼先十罪詔福州居住籍其貲彈內侍張去為罷去而莘老亦以直顯謨閣知遂寧府給事金安節舍人劉珙封還制命改司農少卿尋請外仍與遂寧治郡課績為諸郡最孝宗受禪進三議曰定國是修內政養根本尋卒年五十八莘老在言職骨鯁敢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一 去 亞 宋 十 三

言咸稱曰杜殿院聲振一時無有所問蕭燧字照鄰臨江人高祖固皇祐初為廣西轉運使策儻智高必叛條上羈縻之策樞府不果用父增紹興初嘗應制舉燧生而穎異能屬文登紹興進士授平江觀察推官其親黨密告燧秋試必主文潛臺丞相有子欲以屬公燧怒既而果被檄檄假以員溢易之秦煇果中選秩滿改靖江避檄歸檄死除靖州教授孝宗初收教諸王宮輪對論官當擇人不當為人擇官上喜製用人論賜大臣淳熙二年累遷國子司業兼起居舍人進為郎龔茂良薦其純實無華可任言責除左司諫官官甘昇之客胡與可都承旨王抃族叔拒皆持節于外在所依憑悉無善狀燧皆論罷之首論言官當先辨邪正然後可任耳目今賢否雜揉風俗澆淳兵未強財未裕宜卧薪嘗膽以圖內治不可恃

小康忘大計。因勸上正紀綱。容直言。親君子。遠小人。近習有勞。可賞以祿。不可假以權。皆嘉納之。擢右諫議大夫。入謝。諭以卿議論頗切。不求名譽。糾正姦邪。不恤仇怨。五言同知貢舉。有旨下江東。西湖南。北帥司。招軍。燧言所募多市井年少。利其餽。資多捕農民。以充數。乞嚴戒諸郡。務得丁壯。以為實用。從之。夔帥李景。厚貪虐。參政趙雄。庇之。謝廓然不敢論。燧獨奏罷之。雄果為之。管救。燧併論。雄密奏。燧誤聽。仇人之言。事下臨安。捕恭州士人鍾京等。置獄坐罪。命景。厚復還任。燧力求去。徙刑部侍郎。郎不拜。請外出。知嚴州。始至地。狹財。置官。鐵不滿二千。二年之間。僉以足用。積至十五萬。以其美補。積。遣會。遂安。令。脫。土。兵。虞。給。羣。言。恟。恟。燧。急。為。易。令。呼。其。卒。長。告。戒。之。密。緝。城。中。惡。少。姓。名。涅。補。軍。額。人。以。安。堵。詔。褒。治。郡。有。勞。除。敷。文。閣。待。制。移。知。養。州。父。老。遮。道。不。得。行。至。則。熟。知。條。教。不。勞。而。治。歲。早。請。發。太。倉。米。賑。之。八。年。召。還。言。江。浙。再。歲。水。旱。願。詔。諸。司。通。融。郡。縣。財。賦。毋。但。督。迫。本。路。除。吏。部。待。郎。兼。國。子。祭。酒。近。例。樞。密。都。承。旨。以。知。閣。門。官。兼。上。思。復。用。儒。臣。故。命。燧。以。龍。圖。閣。待。制。為。之。上。言。債。帥。之。風。未。殄。宜。察。其。虛。實。又。言。廣。西。諸。郡。民。身。丁。錢。之。弊。上。皆。稱。善。升。侍。讀。上。言。命。令。不。可。數。易。憲。章。不。可。數。改。初。官。不。許。恩。例。免。試。今。或。竟。令。注。授。既。却。美。餘。之。數。今。反。以。出。利。為。名。諸。路。錄。大。辟。長。吏。當。親。詰。若。死。囚。數。多。宜。如。漢。制。殿。最。以。聞。事。多。施行。尋。充。高。宗。山。陵。按。行。使。拜。參。知。政。事。權。知。樞。密。院。引。年。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卒。年。七。十。七。謚。正。肅。孝。宗。每。稱。其。全。護。善。類。誠。實。不。欺。手。書。二。十。八。將。傳。以。賜。子。達。登。淳。熙。進。士。唱。名。第。四。孝。宗。曰。達。才。氣。甚。佳。父。子。高。科。殊。可。喜。累。官。至。太。常。少。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一 臺諫宋十三

陳良祐字天與金華人入太學登紹興進士調興國司戶參軍入除太學錄密院編修中丞汪澈薦為監察御史轉軍器監蔡鄧王府直講隆興元年擢福建路轉運副使歷起居中書舍人遷左司諫言會子之弊願捐內帑白金數萬兩收換以紓細民之急上慨然從其言仍拘銅版勿造軍民翕然悅之會上銳意圖治自比唐太宗良祐勸上宜嘗覽貞觀政要擇善而從去非而戒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卿亦當以魏徵自勉又言陛下恭行節儉弗殖貨利或者託肺腑之親為市井之行以公侯之貴牟商賈之利占田疇擅山澤甚者發船舟招蕃賈貿易貨糜費金錢或假德音或託椒房犯法冒禁專利無厭非所以維持紀綱保全威範願嚴戒勅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同知貢舉除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拜吏部侍郎至尚書朝議范成大使金請陵寢地良祐論不當遣恐生邊釁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淳熙四年起知徽州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卒胡沂字周伯餘姚人父宗伋號醇儒能守所學不逐時好沂自幼穎異六歲誦五經登紹興甲科隆沉州縣至二十八年始入為秘書正字遷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史部右司二員外郎以憂去孝宗除國子司業鄧王府直講尋擢殿中侍御史言守禦之利莫若令沿邊屯田詔行其言時定武舉十等之目令人舉薦沂奏言施之擇將之項則可施之養士則未推原本意將欲資其輜略藉其兵機及有所補用多授以權祜征商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詔從其議武舉分差邊將下準備差遣俄論龍大淵曾覲不去恐有撓節以從之者衆嫉其言思共排之沂請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一 臺諫宋十三

去以直顯謨閣奉崇道觀祠乾道初召為宗正少卿兼皇子慶王府贊讀尋兼侍講進中書舍人給事中入對論命令當謹之於造命之初上曰三代盛時如此卿職在繳駁事有當然勿謂拂君相遂不言之尋除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奏七司法自紹興十三年纂修成書歲且一紀淹月累時不無抵牾望令敕令所官討論可行與不可行當革與不當革將見行之法與當革之條輯為一書頒之中外庶可賤吏書之姦詔從之尋以目疾出知處州引疾奉祠門太子詹事進禮部尚書改侍讀論虞允文希古恢復謂敵人無彘可乘諸將未見可任數梗議乃以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卒年六十八諡獻肅沂資性恬退無所依附方疾革整容素冠不火情益其為學所得者如此

弘簡錄卷一百五十一終

弘簡錄卷一百五十二

明刑部員外郎 皇清翰林院侍講 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宋五之十三

王十朋 李衡 汪大猷 王信 王蘭

胡晉臣 黃洽 謝謬 張大經 林大中

吳獵 劉光祖 曾三聘 章穎

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天資穎悟日誦數千言及長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衆秦檜死上親策進士十朋以權為對言攬權者非欲衡石如秦皇傳餐如隋文盟明自任不任宰相如唐德宗精於吏事以察為明如唐宣宗蓋欲陛下懲既往而戒未然威福一出於上而已法之至公莫如選士名器至重莫如科第今有司特以為媚權臣之具尚安望其得人哉又如鋪翠已禁而中外首飾自若豈法令不可禁乎抑漸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願陛下正身以為本任賢以為助博采兼聽以收其效言幾萬餘淹通經史上嘉其議論醇正擢為第一學者爭傳誦之以擬古晁董上遂嚴銷金鋪翠之令取交趾貢物焚之授十朋紹興簽判裁決如流吏姦不行時以四科求士府帥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遂以應詔名為秘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皇孫特加禮位之中坐輪對言造禍以來金未嘗不內相殘賊然一主斃一主生要在自備如何今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槍死百槍生也張浚天資忠義材兼文武乃投之閑地劉錡長於用兵士卒樂用乃老於藩郡願起而用之以寢敵謀以圖恢復楊存中交結北司位列三公陰結諸將

相為黨援子弟親戚布滿清要臺諫論列委曲庇護他如清資加於喻伍高爵濫於醫門諸軍承受威福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城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諒將帥剝下賂上結怨三軍道路捕人為卒結怨百姓皆非治世事上嘉納乃戡邏卒罷承受更定樞密管軍班次解存中兵權金兵犯邊起制置淮浙浚帥金陵其言大畧施行除著作郎三十年正月風雷雨雪交作十朋遺陳康伯書勸以功陳春秋災異之說崇陽抑陰以弭天變遷大宗正丞孝宗受禪擢知嚴州名對言太上以神器付陛下其賢過於帝堯當思所以副之於社稷安危生民休戚人才進退朝廷刑賞一如舜之行事以盡繼述之道歷司封郎中國子司業言人主之職大者有三任賢納諫賞罰今居位者往往職事不舉宜有以葺之上然其言除起居舍人升為郎兼侍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二

二

臺諫宋十四

朝復嘗為二百年境土為中原弔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奈何王師一不利橫議遽起沒既得罪臣豈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寬宥因言近日聞欲遣大淵撫諭淮南以楊存中充御營使信石上為之默然改吏部侍郎力辭出知饒州饒久旱入境而雨並湖盜賊出沒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園不予移知菱徙湖州湖民苦積霖入境即鬻戶部責虛逋三十四萬命吏持券往辨不聽即請祠去起知泉州十朋凡歷四郡布上恩恤民隱勸貢闈以禮致士之賢者期望會諸生學宮講經訓政僚屬間有不善反復告戒俾之自新民輸科使自樂量聞者相告願償其逋訟至溫詞曉以禮義多退聽者所至民繪而祠之去日老稚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既去猶思之如父母東宮建以十朋舊學除太子詹事詔州郡禮致力疾朝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二

三

臺諫宋十四

講擢侍御史將北伐十朋上疏曰天子之孝莫大於光祖宗安社稷昔夏少康商高宗周成康宣王漢文景宣帝光武唐太宗諸君迹雖不同為孝則一陛下天縱英武志在興復比因宣名語及陵寢惻然改容曰四十年矣推此心真可對越以上數君願戒在位者去附和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則中興日月可冀矣因條史浩八罪出知紹興十朋再疏論浩嘗為其郡屬吏姦賊彰聞何顏復與吏民相見遂改與祠又論史正志與浩異族傾險姦邪觀望求進不耻以父事之林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門盜弄威福詐病致仕遂皆罷去張浚出師十朋言師以弔民為主宜先招納不獲已而戰伐隨之乞以此戒浚金將既降速加爵賞以勸來者上皆嘉納浚兵潰十朋復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矧今日之師為祖宗陵寢為兩

繫一獄囚府帥汪澈轉運韓元吉列上治狀詔進一秩尋召為
 監察御史歷司封郎中密院檢詳出知婺州加直秘閣引年除
 秘閣脩撰致仕孝宗思其樸忠起除侍御史命同知貢舉與右
 正言王希呂力疏張說不當以母后廝除飾度使掌兵柄廷
 爭移時改起居郎嘆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請
 老愈力仍以秘閣脩撰致仕與希呂同時去國時莫濟不書敕
 用必大不草制士為四賢詩以紀之後定居崑山結茅別墅杖
 屐徜徉聚書萬卷號曰樂菴臨沒沐浴冠櫛儵然而逝年七十
 九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者
 而臨終超然如此是殆庶幾孔門所以聞道者歟

汪大猷字仲嘉鄞人初蔭授江山縣尉曉暢吏事登進士授金
 華縣丞論爭財者以長幼之禮悅服而退李椿年行經界法約
 以簡錄

卷一百五十二

五

東巖甚樸大猷覆視龍遊縣有不實者請得自陳母遽加罪遷
 知崑山父憂免喪差總領淮西江東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錢
 端禮宣諭淮東辟充參議官歷遷戶部右曹郎中入對言總覈
 名實責任臣下因才而任母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
 傾謂左右曰議論疏通詳雅稱曰有用之才也洪适薦樞吏部
 侍郎主管左選兼莊文太子左諭德進講孟子多寓規戒太子
 嘗出龍大淵所進侍燕樂章辭曰鄭衛之音非講讀官所當預
 遷秘書少監預脩五禮會要接伴金使假吏部尚書尋權刑部
 侍郎兼崇政殿說書每侍清宴輒陳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論者
 長雇直隸總經制司並緣法意使里正兼催科之役屬民為甚
 亭戶居近場監未嘗煮鹽貸錢射利隱寄田產害及編氓宜取
 一等等以上充役又論賜勲戚田豪奪相先陵隸州縣惟當賜金

今自求之又沒入貨產止可行於強盜及犯罪賍吏若負陷倉
 庫綱運惟當即業收租以償既足給還使復故業上嘉獎之遷
 侍講兼給事中有司率用新制棄舊法輕重舛悞無所遵承
 使舞文之吏時出以售其姦請明詔編纂舊成進入上大悅適
 議強盜處死右司林采謂太祖朝雖滿三貫者斬並不論首從
 并殺傷景祐從寬增為五貫今設六項法非手刃人例奏裁熟
 配何所懲艾請從舊法大猷論所議六項法寬嚴適中若皆實
 之死地未必能禁其為盜盜知必死將甘心於事主矣望稍開
 其生路用六項法便遂從其議借吏部尚書充賀金正旦使還
 為吏部侍郎南郊差充鹵簿使以言除敷文閣待制奉典國祠
 起知泉州戍兵以真臘大賈假為毗舍邪犯境大猷詰曰毗舍
 邪面目如漆語言不通此豈其人耶得實遣之故事蕃商與人

詔泉廣二州督造大猷奏漢法銅不下游奈何為彼所役卒不
 與進直學士仍留任踰年改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以大暑計
 永新禾山洞寇不利自劾落職南康軍居住久之復待制升學
 士沒贈二官大猷與史浩共里同年未嘗附麗性好周施叙宗
 族外族為興仁錄率鄉人為義莊衆皆欣勸所著有適齋存稿
 備忘訓鑒等書

卷一百五十二

五

王信字誠之麗水人入太學登紹興進士除建康教授父憂服
 除進所著唐太宗贊及負薪論孝宗嘉之授太學博士須次徙
 外教授温州郡饑疫議遣官振救父老願得信任其事信欣然
 為行徧至病者家全活不可勝記尋除救令所刪定官凡法令
 有不合人情自相抵牾吏得以傳會出入者悉釐正之轉對言

太學正錄所掌規矩而員多博士所掌訓導而員少請升正錄
兩員為博士從之又論除官冗濫之敝乞精選監司慎擇名籍
郡將代半歲乃注上親以其章授宰臣施行權考功郎官蜀人
張公遷初八年免銓至是改秩吏妄引棍之信鈞考其故吏怖
服又有實礙選式吏受賂為地托工部尚書趙雄屬信信弗從
既而雄轉吏部開審成積乃愧謝信武臣給告不書年齒磨轉
蔭鴻肆為姦欺信為掩最者數事付大理獄因請並籍以息後
患母憂起知永州入奏事留為將作少監兼右司郎官轉對論
士大夫趨向之敝居官者逃一時之責而不恤後之禍患獻言
者求一時之合而不計行之可否集事者以趨辦為能而不為
根本之慮謀利者以羨餘為事而不究源流之實持論尚刻薄
寔失祖宗忠厚之意華弊類煩碎不明國家寬大之體願得明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二 六 嘉慶庚子十月

分吾愛朕以是駭疏不欲行卿見王給事可道此意信聞之乃
止信遇事剛果論奏不避權要人多嫉之信亦力求去提舉崇
福官詔求言信條十事以獻曰法戒輕變令貴必行寬州郡以
養民力脩軍政以待機會郡當分其緩急縣當別其劇易嚴銅
錢之禁廣積聚之備處歸附之人收逃亡之卒起知湖洲據案
剖析敏如流泉摧集英殿脩撰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奏免趙
官錢絹絲米以百萬計山陰境有湖四環皆田歲苦潦信創起
斗門導停滯注之海築十一壩化滙浸為上民給象以祠更
名其湖曰王公湖築漁浦隄禁民不舉子買學田立義冢諸廢
畢舉加煥章閣待制徙知鄂州改池州初信扶其父喪歸自金
陵草履徒行雖疾風甚雨弗避由是得寒濕疾及聞孝宗遺詔
悲傷過甚疾復作至是寔劇上章請老以通議大夫致仕有星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二 七 嘉慶庚子十月

司教人欲得剛正如卿者簡舉潘時鄭燦林大中等八人乞擢
月會以憂去服除為禮部尚書進參知政事尤宗仰位累遷樞
密使除自中出未愜人心者簡輒納還或議建皇后家廟力
爭以為不可因應詔上疏願陛下先定聖志條列八事疏入不
報中丞何澹論罷之後帥江陵湖南再論歸里奉祠七年薨聞
盡言無隱然嫉惡太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有奏議傳于
世

胡晉臣字子遠蜀州人第紹興進士通判成都制置使范成大
以公輔薦孝宗召赴行在入對疏士俗民力邊備軍政四弊試
學士院歷遷著作佐郎兼右曹郎官輪對論三事一無忽講讀
官以仁宗為法二責諫官以糾官邪責宰相以抑奔競三廣聽
納通下情以銷未形之患又極論近倖上覽奏色動晉臣口陳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二 八 臺諫宋十四

甚切又論兩稅折變上首肯久之有詔下中書問近倖姓名晉
臣覆日至中書執政詰其故晉臣曰近習招權丞相豈不知之
即條其大者以聞上感悟自是近習嚴憚親老求外補知漢州
除潼川路提點刑獄以憂去服除再召以五事見曰選將帥廣
常平治渠堰更銓法通楮幣上謂輔臣曰胡晉臣言可行除度
支郎累遷侍御史朱熹除兵部郎官以病足未供職侍郎林栗
與熹論易不合因奏論熹晉臣上疏留熹而排栗物論歸重光
宗立遷工部侍郎除給事中每以裁濫恩借名器為重內降持
不下上嘉其有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正謝日上命
條上軍政利害既而朝重華宮孝宗謂曰嗣君擢任二三大臣
深愜朕意聞外庭亦無異詞晉臣拜謝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
密院事上自南郊後久不御朝晉臣與丞相留正同心輔政中

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靖定省為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
倖消朋黨啟沃剴切未幾薨于位贈資政殿學士諡文靖
黃洽字德潤福州侯官人隆興元年以第二人及第授紹興府
觀察判官改宣義郎歷樞密院編脩官通判福州奉祠召為太
常丞洽請外孝宗方厲精求治曰黃洽厚德方任以事不許當
對奏三事曰備事莫若儲才士卒當練其心軍政在預謀畧願
戒飭州郡毋煩擾以致寇輕易以玩寇若待擾而後定毀傷根
本多矣由秘書著作郎兼侍御史會水旱頻仍洽因祠祭上言
此事全在陛下一念夙夜恭默專精在民身雖法宮心則壇壝
洋洋左右理非漠然游歲荒歉之山必有未盡弊神祇之心者
上以諸路奉行荒政不力欲差官按視安集洽奏常平一司職
專民事淮浙江東五路見有五使尚慮不能周知今遣一人兼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二 九 臺諫宋十四

二三路不過閱圖帳戶口多寡而已安能遍歷若專責常平名
正而職舉事分而察精又奏藝祖懲藩鎮偏重之失不欲兵民
之權聚於一人今使主兵官兼郡守是合兵權為一且屬邊徼
偏重尤甚孝宗嘉納除右諫議大夫上方銳習武藝洽因諷諫
言願之大象君子以慎言節飲食故凡筋力喘息之間一有
過差皆非所以願養其身也在經筵言宰相重則朝廷尊朝廷
尊則廟社安其要在為國得人掄才任職必盡公心使君子進
庶職舉天下當無不治上首肯再三除御史中丞奏薦舉請託
必競於宰執臺諫之門若使宰執臺諫不為人覓舉則士大夫
咸自淬厲以公道得之豈不甚善潭州奏強盜罪不至死者坐
加後流洽議強與竊異若止免役三年之後國樞一弛猝突四
出善良受害何可勝言况役時已去防閑之具走逸結合為患

尤甚詔從舊法尋除參知政事論曰卿每告朕用人今當用人之際不可不勉因商榷除目整竭無所顧避上大嘉遷知樞密院事累章求去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光宗受神應詔言用人為萬世不易之論臣前以此納忠壽皇今復告于陛下無何予祠卒年七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治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常言居家不欺親仕宦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所論列未嘗擗摭細故孝宗嘗稱其言無非仁義忠孝可為萬世臣子之法又譬以為良金美玉渾厚無瑕其見重如此有文集奏議八十五卷

謝諤字昌國新喻人幼敏慧日記千言長從郭雍遊未仕創發役法編為一書登進士調夸陵簿未上撫之樂安多盜監司檄擬尉諤條二十策大要使其徒相糾而以信賞隨之羣盜果解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二 十一 臺諫宋十四

散金渝盟諸軍往來境上選諤行縣事有治辦聲政古州錄事參軍歲大侵饑民萬餘求稟諤分部給糶頃刻而定權知分宜債積負又請免賦外橫征內外艱服闋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遷國子監簿尋擢監察御史奏減袁州分宜秀州華亭月椿錢上所編義役詔諸路行其法民以為便遷侍御史至右諫議大夫兼侍講進講尚書孝宗論曰朕最喜伊傅所學得事君之道對曰伊傅固然非成湯武丁信用之亦安能致因論及邊事上有乘機會之論諤對曰機會雖不可失舉事亦不可輕又問郭雍學問甚好向曾見程頤否諤奏雍父忠孝嘗事願雍所傳益得於父雍得封為願正先生光宗登極獻十箴又論二節三近所當飾者宴飲妄費所當近者執政大臣舊學名儒經筵列職除御史中丞樞工部尚書請祠以煥章閣直學士知泉州

尋奉太平興國祠歸紹熙五年卒年七十四贈通議大夫生平為文立成做歐陽脩曾鞏初居縣南之行坡名其燕居曰良齋人稱良齋先生有聖學淵源五卷

張大經字彥文建昌南城人登紹興進士宰吉之龍泉有善政改知儀真平易近民咸德之除提舉湖南常平歷提點湖北江東刑獄有巨豪犯法挾勢求脫卒正其罪拜監察御史首陳士風培克媮惰誕慢浮虛四弊又奏理官多居外非便命作會寺庭遷大理少卿守殿中侍御史言今日不治由大臣不任責又諸路荒政不實飛蝗頗多願益加恐懼申飭大臣俾內而百官有司輪忠諫脩厥職外而監司守臣察食理究去苛欲寬民力上皆嘉納因論近侍韓侂何人若不當令薦士恐士之無耻者望風希旨傷毀士俗上曰昔楊得意為狗監嘗薦司馬相如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二 十一 臺諫宋十四

似亦無害後數日復語大經曰朕思卿所論誠是官者董璣暴橫將命淮甸所至誅求自號董閻羅大經論奏竄南康軍上諭曰卿論事得體且能詳練擢侍御史言士風未厚吏治未肅民力未蘇和氣未應皆由人心未正願察公正明義利以彰好惡抑浮薄去貪刻則莫不靡然洗濯一歸於正上稱善又言監司治民之本不可限以資格上納其言即選四寺丞同時臨遣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請通漕臣之計以補州郡之有無拘戶絕之租以廣常平之儲待嚴賊罪改正法以懲貪黷收外路辟闕歸吏部以杜私謁而通孤寒秋早求言奏當今大弊民力竭而愁歎多軍士貧而怨嗟眾願陛下疎斥儉腐抑絕佞門垂意人主之職責成宰輔之任一提天下之綱必有能辦事者俄却政降統制殿帥補外任蓋用其言也除禮部尚書兼侍讀屢請祠

以徵飲閣學士知建寧告老移紹興不拜以通奉大夫致仕壽逾八十寧宗即位進正議大夫降詔撫問賜銀奩藥茗慶元四年七月疾革語諸子曰吾目可瞑吾愛君憂國之心不可泯遂卒年八十九計開上追悼贈銀青光祿大夫諡簡肅生平風力峻整方主眷未衰抗疏引去人以方之孔幾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自少力學趨向不凡入太學登紹興進士知金谿縣郡督輸賦急大中請寬其期不聽投劾歸光宗受禪除太常寺簿奏祀典國之大事所以交于神明臣昨簿正奉常見其祝于神者或舛於文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厚者或簡不虔所宜先者或廢不用更制器服或歲月大疎夙興行事或時刻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情所未安也擬監察御史御札示以言事覺察宜遵舊例大中謂聖訓固然抗直敢言斯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二 主 嘉祥宋十四

乃臣職遷殿中侍御史論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為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免為小人又言今日之事莫大於警耻未復必存此念於心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議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時方仲春雷電大雪繼作大中言此陰勝陽之明驗當別邪正攬乾綱毋使小人得以間君子女謁得以亂朝綱上是之陳賈以靜江守臣入奏大中極論賈庸回亡識嘗表裏王淮勸偽學之目陰廢正人今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無何守侍御史兼侍講劾知潭州趙善俊而薦趙汝愚帝為名汝愚而出善俊舊制分河北陝西四路以文臣為大帥武臣副之中與初沿江置制置使自秦檜罷三大將兵權專歸武臣廢制置之

歲大中言宜選行實財畧之人付以江淮荆襄經理之任仍領制置而用諸將為副久其任重其權則邊防立而國勢張矣江浙四路民苦折帛和買大中言其弊始于咸平間馬元方建言於春預支本錢濟民乏絕至夏秋輸還時蓋先支錢而後輸絹也其後則錢鹽分給又後則直取於民今納折帛錢以兩糴折一緡之直大失立法初意朝廷用其言為減所輸者三歲司諫鄧剛以言事遷將作監大中疏留之論馬大同用法峻刻又論大理少卿朱之瑞章上皆不報遂求去除直寶謨閣奉祠朱熹貽書劾士言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尋命知寧國府與大同之瑞同領郡給事尤委舍人樓鑰疏駁大中言官當與被論者有別亦不報寧宗即位山贛州召選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兼侍講韓侂胄陰請納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二 主 嘉祥宋十四 交大中却之侂胄怨會彭龜年以論侂胄與郡大中與樓鑰同繳奏言陛下龍飛眷禮儼舊延問無虛日不數月間或死或斥祇存龜年一人今又去之人其謂何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外任有旨龜年與郡已為優異侂胄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等復執奏不聽又論救呂祖儉繳駁汪義端皆不報求外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海潮溢城南民田不可種大中為捐公帑治石堤民不知報而蒙其利點賊說言夜有妖立捕黥之人情大安丐祠不許以御史林采論落職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心作園龜潭之上客至楸杞菊取溪魚鴈酒賦詩不談時事或勸通書侂胄謝曰吾昔一言承意豈至今日耶客曰縱不求福蓋亦免禍大中笑曰福不可求而得禍詎可懼而免耶侂胄誅名見試吏部尚書亟稱熹與龜年祖儉之冤宜優加旌表其他

因侂胥得罪者亦望量其輕重而旌別之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每語所親吾年垂八十豈堪勞勩徒以和議未成思體聖訓以華辨洋為經久之計儻初志畧遂雖死無恨是年六月卒年七十八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諡正惠大中清脩寡欲退然如不勝衣及遇事感發凜乎不可犯有所著奏議外制文集三十卷

吳獵字德夫醴陵人初從學張栻又常親炙朱熹湖湘之學一出于正獵實表率之登進士主澤州平南簿栻經畧廣西檄攝靜江教授劉焯代栻栻以獵薦辟本司準備差遣盜李接起陷峇雷高化貴鬱林等州獵請賞勞誅罪遂錄鬱林功誅南流縣尉鬱林巡檢人爭奮厲不踰時盜悉就擒所株尉乃宰相王淮甥也獵坐降官久之知無錫縣陳傅良薦名試守秘書正字上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二 古 諫錄宋十四

疏光宗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及府恪共子職問安上壽言甚切至白宰相留正乞名朱熹楊萬里時陳傅良以言過宮不聽求去獵貴之曰安危之機判然可見公不於此時率裾折檻有所奮發為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於國奚益傅良改容謝之寧宗即位遷校書郎除監察御史上趣修大內將移御獵言壽皇被漢魏之薄俗服三年之大喪萬一陛下輕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矧陛下即位尚未朝見上皇宜篤精誠以俟和豫亟還大內恐非所宜又言陛下臨御未及數月今日去一宰相明日出一諫臣昨又聞以御札罷侍講朱熹中外惶駭事皆不由中書是謂亂政又駁史浩諡請以張浚配享阜陵議皆不合出為江西運判落職罷歸及黨禁弛起判廣西轉運除戶部員外郎總領江湖京西財賦時議開

遷獵貽書當路謂金人懲紹興末年之敗必自荆襄而來前輪湖南米於襄陽分湖北和糴米於荆鄂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以備進討故董達孟宗政柴發等分列要郡號召義士使保邊疆刺子弟以補軍實增襄陽信陽光鄂江黃等戍以備衝突分道陽羅五關以扞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事皆施行名除秘書少監屬江陵告饑除秘閣修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陸游請出大農十萬緡以振饑者道武昌遣人招商分糴至郡減價發糶米價為平獵計金攻襄陽則荆為重鎮乃修高氏三海築四圍令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金人圍襄陽德安加獵實謀閣待制京湖宣撫使獵遣張榮將兵授竟陵督董遠等授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陽圍金再犯竟陵張榮死之諸郡告急吳曦又反於蜀獵以魏了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二 古 諫錄宋十四

翁攝奏議官訪以西事乃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康死守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復請於朝以王大才彭軻分抗均房諸險漕粟歸陝以待王師職誅除刑部侍郎充四川宣諭使尋加敷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嘉定六年召還卒諡文定沒後家無餘貲蜀人思其政畫像祠之有畏齋文集奏議六十卷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安陽人以外祖賈曠蔭補官復登第廷對言陛下睿察大精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操甲冑開馭羣馬敵人聞之適以貽笑不足以示武除劔南東川節度推官辟潼川提刑司檢法孝宗召試除太學正入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且曰今獻言者或不量可否勅陛下以輕出此其誤國在即或不思振立苟且偷安此其誤國在

遠不可不察也。尋守秘書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歷校書郎右正言出知果州以趙汝愚復除軍器少監兼禮部郎官光宗特拜殿中侍御史入謝首論近世是非不明邪正互出公論不立私情交起非但道之消長時之否泰實係國家禍福社稷存亡甚可畏也。因歷舉咸平景德慶曆嘉祐熙寧元豐元祐紹聖之邪正美惡典乘治亂為上別白言之。又言今日姦臣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其去熙豐紹聖能幾何哉。陛下即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反以小人之私意累天日之清明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罪過事勢至此國家安賴臣欲思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冀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二 六 聖宋十

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章下讀之有流涕者。劾戶部尚書葉翥太府卿沈揆交結近習希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士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悅軟美不敬君子而仰小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為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幸詔大臣博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舉錯立朝國勢自壯又言今日之患在於不封殖人才豈諫但有摧殘廟堂初無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為能哉最後論帶御器械吳端出為浙西馬步軍副總管遂罷光祖言職徒太府少卿除直秘閣潼川運判改江西提刑時孝宗不豫上久不過宮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言宜與羣賢并心一力上未過

宮不可歸安私第當收執兵柄密布腹心俾緩急有可仗者寧宗即位除侍御史入對獻謹始五箴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奢政令易怠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進起居舍人首論倪胄浸擅威福自今政令當山中書陛下審而行之人主操柄無要於此遷起居郎集議孝宗山陵言會稽土薄水淺與朱熹議同熹罷與祠光祖言昔漢武之於汲黯唐宗之於魏徵仁宗之於唐介皆暫怒旋悔况熹明先聖之道為今宿儒非三臣比又言臣非助熹乃所以助陛下也不聽劉德秀劾之罷奉玉局觀祠偽學禁起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為偽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為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金指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二 七 聖宋十

為謗訕奪職放居房州久之起知眉州進直寶謨閣主管冲佑觀吳曦叛白郡守焚其榜且馳告帥守監司共仗大義連衡以抗賊曦誅以書屬宣撫楊輔講行營田前日利歸吳氏者悉收之以餉軍費獎名節旌死事以激忠烈之心除涪州路提刑權知瀘州倪胄誅除右文殿脩撰知襄陽進寶謨閣待制知遂寧改京湖制置使進顯謨閣直學士知潼州詔以閔雨求言光祖奏陛下為天子中國萬民之主今天以金箴送死于汴而陛下不取是謂棄天青鄆蘭會求通弗納是謂棄人又言憲聖慈烈皇后陛下之曾祖母克相高宗再造大業賊臣倪胄敢蔑視之擢易諱日請告謫祖宗收本忌日從之終提舉玉隆萬壽宮贈華文閣學士諡文節趙汝愚稱其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所著後溪集十卷子端之靖之靖之靖之

曾三聘字無逸新淦人與弟三復俱登乾道進士調贛州司戶
參軍累遷軍器監簿有旨造划車弩三聘謂划車弩挽常用六
人所及止二百六十步不若克敵弓一人挽之工費不及十之
三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利害曉然乃不果造以書抵丞相留
正勸朝重華宮正未及言會以他事不合求去三聘謂今關庭
之內父子夫婦之際羣臣莫敢深言者避嫌遠罪耳丞相身退
計決何不明白正言以取決于上不尤愈於泯默而退乎遷秘
書郎帝幸玉津園三聘疏言近者人心日離大亂將作小大之
臣震怖請命陛下安意肆志若罔聞知萬一敵人謀知馳一介
之使問安北宮不知如何以答之姦究窺間傳一紙之檄指斥乘
與不知如何以禦之望亟備法駕朝謁否則臣未知死所也孝宗
病革復疏言道路流言洵洵恍惚日甚臣恐一旦狂夫竊發託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二 九 臺諫宋十四

宜章寇亂郡守奏可大用自初仕即得名對除太學錄以論王
朴誣金使求索過甚欲已任調護因以為功上謂其言不實久
之不遷然猶記其議論命為考試官遷博士內殿脫闕添差通
判贛州改太常博士定議何澹解官行繼母服澹乞下侍從朝
列集議太學諸生攻之曰朝廷專設奉常禮之所由出今不
從之名為集議實敢逢迎希合以圖進身苟留澹計始不行除
左司諫凡上二十餘疏言左相留正去恐右相葛邲不足以任
大事議者欲超除穎俾去言職庶可兩留先宗言章穎好諫官
不許寧宗立除侍御史韓侂胄用黨與為諫官誣逐趙汝愚謂
疏妄當此天地變遷人情危疑之時加以敵人窺侮國勢未安
豈可輕易進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御史劾穎阿
黨遂罷久之起知衢州林行可復論罷之尋知贛州王益祥再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二 九 臺諫宋十四

忠憤以行詐假愚直以動衆至此而後悔之恐無及矣疏入帝
意為動孝宗崩帝疾不能執喪朝諭益震三聘謂今日事勢莫
若建儲贊立寧宗兼考功郎中後出知鄂州侂胄指為趙汝愚
腹心坐追兩官與祠尋差知郴州提點廣西湖北刑獄皆辭不
赴侂胄誅諸賢竄斥者相繼名用三聘祿獨不及亦不自言嘉
熙間卒特贈三官直龍圖閣賜諡忠節 三復字無玷淳熙末
主管官告院遷太府寺簿歷將作太府丞紹熙初出知池州徙
常州召為御史檢法拜監察御史歷官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
以疾守本官致仕性耿介耻奔競自登朝安於其位不求速進
在臺餘兩年持論平正不隨不激其沒也士論惜之

章穎字茂獻臨江人初以兼經中鄉薦復應詔為萬言書附驥
以聞孝宗稱其文似陸贄除道州教授作周敦頤祠協贊討平

弘簡錄卷一百五十三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宋五之十四

孫逢吉 傅伯成 黃度 月甫 何異 王居安

婁機 黃疇若 呂午 子沈 徐經孫 黃師雍 李昂

王萬 曹陶 從父 王遂 黃黼 劉伯正

孫逢吉字從之吉州龍泉人登進士令芹鄉以治最聞歷遷秘書郎兼喜王府直講紹興二年春雷雪交作應詔疏八事去蔽

諛親講讀仲論駁崇氣飾省用度惜名器拔材武飭戎備擢右

正言建言都城之民安居憚徙比來親王戚畹營繕發廣每建

一第撤民居數百杏怨者多聞者為之罷役知臨安潘景珪結

貴倖以進司諫鄧驥屢疏其罪景珪以計傾驥除驥監逢吉

乞收新命不報併劾景珪竹持臺諫茂視朝綱罷之逢吉在諫

垣七十日章二十上詞旨切切皆人所難言者改國子司業出

為湖南提刑名除秘書監兼吏部侍郎充孝宗摺官按行使與

朱熹議禘廟所言不合然伏共論正儀兼侍講有優人王喜效

熹進趨以儒為戲逢吉極論其非因講詩權輿篇謂待賢者有

始無終與今日事相類上意不然會彭龜年亦補郡逢吉因疏

言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者無若朱熹志節端亮陛下所委信

者無若龜年今皆已去臣恐賢者皆無固志所用不過庸鄙儉

薄之徒何以立國侂冑見而惡之扈從重華宮上行禮畢駕輿

從臣皆出宮門上馬忽傳呼侂冑至遂皆却入欵板甚恭逢吉

以為臣子之事君父禮當歸一奈何既出復入遂不揖而去適

部中會食吏報除王喜閣職逢吉抗疏力爭侂冑大怒坐以誣

詆出知太平丐祠提舉興國宮起知贛州以疾卒諡獻簡弟逢

平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孫氏三龍

傅伯成字景初察之孫少從朱熹學登隆興進士調連江尉明

州教授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才擢知開清父歟服除改

知連江東湖隄壞卽下流南港為石堤溉田餘三千頃民蒙其

利慶元初召為將作監簿進太府寺丞言別黨為學之弊起於

人主好惡之偏議論不合出知漳州以律已愛民為本遊行熹

遺意創惠民局以濟民病革禮鬼之俗郡之南門為橋三十五

治道千二百丈兩為部使還工部侍郎時方議開邊伯成言天

下之勢譬如乘舟中興且八十年外望若堅緻而內之罅漏寢

多苟安且夕猶懼覆敗乃欲微倖以圖古人之所難此臣未之

知也相府災或以為偶然伯成正色謂天意如此正官師相規

時也遂陳三事曰失民心釐軍政啟邊釁進右司郎官權幸有

私謁者峻拒之出為湖廣總領乞戒邊帥毋生事不宜輕棄信

誓受敵叛降鄧友龍劾罷之嘉定元年召對面論前日失於戰

今日失之和。小使雖返。要求尚多。虛帑藏以資敵人。驅降附以

絕來者。非計也。策雖主和。願不廢戰守。進權戶部侍郎拜左諫

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國大義時彌遠拜相麻詞有昆命元

龜語闕帥倪思謂不當用御史劾罷思伯成因對上言思固過

當然不當推抑太過恐寒言路又常語同列方彌遠舉事若不

得遂其家先破侂冑誅而史代之勢也諸公要相協和共議國

事若立黨相擠必有勝負非國家之福李壁預誅侂冑功諱居

撫州伯成言不酬近功而追前罪諸臣無有以功贖過者矣又

勸丞相錢象祖安危大事當以死爭若差除小者何必垂異或致彌遠意欲使有所彈劾將引以共政謝曰吾豈傾人以為利哉因疏大臣以私滅公左遷集英殿修撰出知建昌詎蔡元定冤俾得歸葬進寶謨閣待制知鎮江全活饑民瘞瘵野殍不可勝數制司欲移焦山防江軍於圖山石碑伯成曰虛此實彼利害等耳不若移兩砦之兵包港在焦圖之中令迭戍之又廉得圖山砦兵素與海盜為地會郡都試捕而制之無一逸者獄具貸死黥隸諸軍以病乞休除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理宗即位與楊簡同召賜金帶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加寶文閣學士提舉神觀奉朝請開評事胡夢昱論事貶蹙然曰向為小臣猶抗論呂祖儉之貶今叨竊至此安忍無言即奏方今內無良吏田野怨誹外無名將邊陲危急廉耻道喪風俗益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三 三 嘉慶朱十五

垂八十菽水不親動履歲月事親如此何謂移孝為忠冀以感悟上心未言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今舉朝公卿大夫諫而不改聞巷小人妄議紛然臣竊危之不聰遂出朝門寧宗即位詔復職改右正言韓侂胄欲排留正知度嘗與論事不合諷使拂之度不肯具疏將論其姦為侂胄所覺御筆除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度固辭言蔡京擅權諫臣俛首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不得効一言恐非國家之福趙汝愚袖其疏入白詔奉冲佑祠祿歸養俄起知婺州坐不發覺縣令張元敬賊罪降罷自是紀綱一變大權盡歸侂胄而黨論起矣然尚知嚴憚不敢加害除知泉州復辭進直寶文閣奉祠如故侂胄誅召為太常卿兼國史編修論侂胄首異敵還泗州人五千以為辱國非是尋權吏部侍郎兼脩玉牒國史寶錄院同修撰移疾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三 四 嘉慶朱十五

人年十六心陋舉業從葉適講學頓悟為文詞雅麗精切達於
時用每以世道興廢為己任登紹熙進士授文林郎池州教授
坐廢併罷俱入偽黨開禧三年召試館職對策詆權要又劾罷
之遂絕意仕進後卒于家為人端行拱立尺寸有程準飲衣惡
食晝夜焚書以遺老俟死

何異字同叔撫州崇仁人登紹興進士調石城簿擢知萍鄉政
績著聞由國子監簿遷丞轉對獨無所言光宗喜曰君臣一體
不在形迹有所見聞於銀臺司繳奏擢監察御史遷右正言與

黃度劉光祖聯名言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姦人離間父子
當明正典刑不報旬外授湖南運判攝帥事邵陽蠻侵擾邊異
募山丁捕亂首蒲來矢衆黨悉降尋提點浙西刑獄召除太常

少卿改秘書監兼實錄檢討權禮部侍郎攝太常寺有芝草生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三 五 臺諫宋十五
太廟侂胄率百官往觀異謂其色白慮生兵妖侂胄不悅因劾
罷予利久乃起知夔州兼水路安撫使夔土狹食少異會同轉

運使羅米椿積立循環通濟倉民賴以濟是年七月丙戌有妖
星自東南衝西北白芒墜地其聲如雷化為天狗異具以聞言
蜀將有兵變宜豫為備尋丐祠以實謨閣待制提舉興國宮去

後四年吳曦果叛起知潭州嘉定初召為刑部侍郎夏旱上言
時政號令或從中出而執政不得與聞其事臺諫不得盡行其
言陛下閔念饑民藥病殞死而遐荒僻嶠安得實惠多方稱提

不如縮造楮幣阜通商米不如稍緩關征明年權工部尚書言
近臣求去類成虛文中外相觀指為禮數無以為風俗廉耻之
勸尋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告老進閣學士致仕卒年八十

一為人高自標致有詩名所著有月湖詩集行世

王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初名居敬字簡卿避嫌名改自幼聰慧
讀孝經即知夫子教人以孝劉孝題令賦七月八夕詩授華成
之綽有思致驚拊其背曰子其日名位必過我入太學登第授
徽州推官兩黜服闋改江東提刑司幹官入為國子正太學博

士名對首言人主當務知人安民人未易知必擇宰相侍從之
賢使引其類民未易安必求愷悌循良之吏使行其澤次言火
政不修罪在京尹軍律不明罪在殿步二者罪鈞安有薄罰一
步帥而諸司置弗問乎遷校書郎乞名試執政謂蘇師旦建節

朝廷尚不較况館職乎居安因極論祖宗時惟進士第一不試
蘇軾以高科負重名英宗欲授館職韓琦猶執不從至於節鉞
之重文非位極武非勳高胡可妄得今言不較過矣改司農丞

御史迎意論劾奉仙都觀祠踰年起知興化軍條奏便民要務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三 木 臺諫宋十五
乞行經界罷蕃舶通商賈以損米價誅劇盜以去民害名為秘
書丞轉對言今置宣司不問進取之良規遣小使徼無確許之

實報但當嚴飭守備益兵據險以待之此廟筭上策也改著作
郎領國史實錄院兼權考功即官攝右司諫謀誅韓侂胄居安
實贊其決繼兼侍講直呂祖儉祖泰之寃以伸忠鯁之氣論趙

彥逾為萬世罪人始忿趙汝愚不與同政遂啟侂胄專政之謀
不當與樓鑰林大中章燮並名凡為諫官纔十八口遷起居郎
兼崇政殿說書奏陛下特選臣者欲使不得言爾若論祖宗之

法二史並得直前奏事中書雷孝友論其越職奪官罷去太學
諸生舉幡乞留楊簡項安世致書謂為吾道增重乃人中龍也
踰年復官起知太平州當邊遠甫定復遇歲儉汰卒羣聚寇攘

藉其威惠境內晏然副將劉祐為怨家告密自誣服居安為直

其事因得昭雪直龍圖閣提點浙西刑獄有威屬葛樸家富於貨嘗憾父嬖誣以姦盜株連瘦死數人居安閱實捕論流徙池州入覲上稱爲有用之才命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黑風峒羅世傳倡盜江西帥欲買降以爲功賊謀益逞合聚李元勵陳廷佐之徒並起永新龍泉列城皆震朝廷憂之共推居安爲帥兼領郡事命節制江池大軍駐廬陵爲書曉都統制許俊賊勝則民皆爲賊官軍勝則賊皆爲民勢之翕張決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控於山賊可乎俊得書皇恐親往督戰勝於黃山賊懼走韶州爲摧鋒軍所敗其勢日蹙會元勵執練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故爲厚待重賞以疑其心二賊交惡乃密令練木賊黨襲擒元勵以獻與青草峒賊並磔于吉之南門又設方畧遣官兵兵合圍之世傳自經死斬首以徇羣盜次第遂平居安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三 七 臺諫宋十五

本起書生軍事不學而能實信罰明將吏盡力始終用以賊攻賊之策故兵民無傷江西人尸而祀之刻石紀功徒鎮襄陽以言罷嘉定十五年與魏了翁同名遷工部侍郎時方受寶中朝

色相賀居安入對言人主畏無難不畏多難今日與地寶玉之歸蓋思前日得失存亡之故言極切至甫兩月提舉玉隆宮復以寶謨閣待制知溫州郡政大舉理宗進敷文閣知福州升龍圖閣直學士轉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將行暨寇起寧化以書諭汀守曰汀地土瘠民貧鹽可盡禁耶且彼執三首惡以自贖宜治此三人他可勿治事聞即委居安以招捕募軍校劉華丘銳授以計書賊已至郡州人大懼知帥有撫納意復引退華銳出入賊中指期約降有以右班攝汀守者備疆好大言自負知兵欲出不意以爲已功賊知其謀遂敗降約既而建劍江西

喇聚蜂起議益不合居安喟然嘆曰吾可復求焦頭爛額之功耶卽拜疏歸未幾卒累贈少保有方巖集行世所論古今治本亂階更爲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治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亂政事歸外朝則治歸內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汗小臣貪則亂人以爲名言

機字彥發嘉興人登乾道進士授鹽官尉父壽戒以入官未易調台山薄郡委治銅城圩兩旬告畢七擬都邑率以績問調於潛承輕賦稅正版籍簡獄訟興學校兩艱免喪幹辦江東提舉司公事易淮東改知西安巨室買地爲塋發之遇石告索元價機斷曰設若得金將誰歸已之通判饒州平民免獄獨帥袁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三 八 臺諫宋十五

說友倅不就改幹辦諸司審計司轉對請裁損經費及刑名疑慮之弊累官著作郎請續編中興館閣書目又請寬恤淮浙被旱州縣俄除資善堂小學教授日陳直言正道又手書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諸事以獻太子命寘座右朝夕觀省隨事開明多所裨益歷遷駕部郎官成都火應詔言朝臣務爲奉承不能出已見以裨國論外臣務爲苛刻不能節損以裨厥職將帥偏裨務爲交結不知訓閱以盪軍律摧監察御史論京官必兩任有舉主年三十以上方許作縣郡守不可輕濫貽害千里舜從堯諫學士待制廣求人才三牙管軍各舉將帥召問甄拔優養以備緩急進太常少卿權中書舍人詔遣宜諭川襄機曰使往慰安人情則可若開邊釁死不敢奉詔泗州提開機又言若

能自此成功以據列聖宿憤老臣雖死亦幸但恐進銳退速禍愈深耳邵友龍謂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遂罷去侂胄誅名爲吏部侍郎奏曩者權臣私意橫生敗國殄民今惟行以至公始可以服天下若因私恩未報首爲汲引私譽未復且爲沮抑一涉於斯人心解體矣又言兩淮政功不難於治而難於處若非繩以紀律課其勤惰必爲後患時沒入權臣內侍等家賞請逐一檢校專助養軍之費有故官子喪未舉而赴調者機爲杖部胥數人使治葬而後就選尋兼太子左庶子進詹事遷給事中諭海巡入廂親從都軍頭等年勞轉資恩旨太濫未應年格乞收寢俟年已及予之帝稱善歲餘言和議甫成先務安靜非籌備以成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練士卒以壯國威拜禮部尚書嘉定元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市三月進參知政事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三 九 彙錄宋十五

當干戈甫定信使往來瘡痍方深做盡紛然爾縫裨贊其力居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必先有功振拔孤寒有舉員及格當改邑而必欲朝闕者執奏罷之堂吏寄資未仕陳乞封贈機曰今例進士非通籍不能及親汝輩白身何可得其稱獎人才不遺寸長疏列姓名以備采取所薦進不欲人知皇太子立攝中書令讀冊祀明堂爲禮儀使三年告老太太子遣官勉留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力辭提舉洞霄宮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特進生平深於書學凡尺牘人多藏弄太子得所書廣于祿字一編尤喜命戴溪跋之撫弟模棟卒爲善士所著歷代帝王總要班馬字類

黃疇若字伯庸豐城人襁抱而孤外大母杜氏教之登淳熙進士授祁陽縣簿有訴僧爲盜殺人者疇若疑其無證以白提刑

馬大同已而得真盜大同薦之調郴州教授再任嶺外改靈川令會萬安軍黎發竊發經畧司選條畫招捕事宜謂須積原始亂爲區處之方改知盛陵故事以六月督疇零稅疇若念民方艱食取任內錢三十萬代輸之諸司舉爲邑最名赴審察差監行在都進奏院開禧元年都城火應詔上三急務曰賦賦無變都鄙無法守令無狀遠太府簿兼吳益王府教授歷轉著作郎拜監察御史首論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監司者爲國者必以恐懼修省之訓陳于前善爲相者必以危亡災異之事告於上會侂胄罷上意句去帝知其懷忠燕不許時江淮督府罷不更置疇若奏和戰未決恐無以統諸將乞檢會前奏亟詔大臣爲宜撫使即日以命丘苜尋遷殿中侍御史兼侍講上言符跋無餘歲幣必取之百姓願自宮禁以及宰執百官共爲節節詔置安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三 九 彙錄宋十五

邊所令侍郎沈說條具節省拘推事目疇若又乞依仁孝兩朝成訓先令內諸司內侍長自行搜訪在外委三省宰掾樞屬六曹長貳事干浮費者聞奏既而內廷及酒所減省議多格獨得估籍姦賊及官司房廡激賞庫四季所獻并侂胄萬畝莊等凡五項行之又乞類聚更化以來臣下章奏察其可行者以付中書時都城穀貴淮浙饑民交集始詔臨安府按籍振濟以三月後麥熟爲限疇若奏乞嚴實近甸之人有未能歸者更限兩月家破極貧流民必難遽去限以六月又言湖廣黑風峒寇盜實由官司不爲決訟所致宜戒諸司申明法禁平心決訟勿令若官巡尉侵漁自軍典費廣朝廷給會子數多折閱日甚朝論頗嚴稱提民愈不售疇若奏物少則貴多則賤盡令郡縣先收十

一界消毀勿支俟上下流通則不待稱提矣由是峻急之令少

第 306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8 版 內

寬聖災令舉刺監司不才者何臺監考察疏乞崇忠厚延賢模
屏絕浮薄之論又奏官吏苛刻科役煩併賦歛繁重刑法淹延
四事又乞撥買官田充糶本以廣常平之儲令戶察一員專監
安邊所帝皆是之金使告哀差充館伴權戶部侍郎卅皇太子
充引見禮儀使蜀自吳曦叛後移制司與元胡論有偏重之嫌
擇焉若以往進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府亟命榜九邑盡蠲積欠
考官吏冗員非救命差注者悉罷之為民代輸六年布估錢二
十餘萬又別立庫儲二十五萬悉期以異日續輸又糶米十五
萬足度惠倉儲減他重賦以寬民力沈黎蠻屢犯邊為榜諭禍
福青彌兩羌乞降敘州董蠻合部族寇捷為利店亟調兵設方
畧捕之皆遁去噶若廉知嘉定邊備廢弛而平戎莊子弟可用
移檄其府權免本莊炭估麻租令子弟即日赴邊且選西軍往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三 十一 嘉慶宋十五

故事

呂午字伯可歙縣人登嘉定進士授烏程主簿郡守張忠恕致
之幕下事惟取裁時張母就養特迎午二親俱入衣綵上壽邦
人榮之調當塗縣丞守吳柔勝稱午有操守使其二子定交檄

毋蕪湖廬州安集淮南流民遣兩兵會公事司理以為奪民午
謂兵有公廩不可謂奪適江東提舉徐僑行部以田事逢迎史
彌遠劾午罷監溫州鹽場改知餘杭復以言罷自此名益重浙
東提舉章良朋辟為沿海制置幕僚每問海寇未息策將安出
午廉知調軍出海糧盡即還軍獲寇物官盡拘收乃與制置司
幹宮施一飛建議糧盡再給不許擅還賊舟所有悉以給賞海
道遂清差知龍陽正蒙民固守忠救人獄誅之彌遠置人才傳
書午治縣之政差兩浙轉運主管文字值運使罷彌遠重之即
令護印久不注官人問答曰有護印者爾謂其不能耶午聞之
力辭父憂免喪遷太府寺簿彌遠罷帝親擢為監察御史論鄭
清之喪師之罪時成都丁黼死史嵩之孟珙陳韓杜果王鑑發
京湖淮黃兵十七萬聞始解周葵在淮東坐視不出幸災樂禍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三 十一 嘉慶宋十五

無同舟共濟之心反謂其黨嵩之左相李宗勉亦以為疑乃遷
午宗正少卿兼國史寶錄院出知泉州會有自淮東來者言臺
官皆與葵交書獨午無之宗勉始以為賢諸人曰呂伯可獨立
無黨及嵩之入相得彌遠人才簿雖知敬午而內實憾之移午
浙東提刑令邵泳嘆復亭論罷提舉崇禧觀中外不直嵩之
再復御史入見帝曰卿向來議論甚明切今兼崇政殿說書嵩
之雅不欲午與言路密謀以午嘗劾王璜劾家史洽遂除璜右
正言午即治裝去上手詔趣而論論愈不合遷起居郎至中
奉大夫開居一紀卒年七十七累贈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
子沈字叔朝以恩補將仕郎端平三年銓試第一授黃巖縣簿
改知於潛通判婺州朱君章訟爭田吳王府爭墓皆決之歷四
轄六院尚左尚右郎官慈星見請罷公田還民及矯詔廢十七

界會子行闢子似道大怒調將作監薄令言者論罷之與雲臺
親洞紀意仕進起知州軍皆不赴卒年八十一

徐經孫字中立初名子柔登寶慶進士授瀏陽主簿潭守俾部

牙弄錢至州有告朝廷方行十七界會若此等錢皆得用會願

小須之獲有大利經孫曰此錢悉取諸保司出諸公帑吾納會

而私取其錢外以欺民內以欺心奚可哉詰且悉以上之守驚

服時承與令知臨武縣通判潭州帥陳韓雅與相知事必咨而

後行秩滿進權國子博士兼資善堂直講拜為監察御史劾京

尹厲文翁言偽而辨行誣而端疏入留中即日出關上遣使追

之不及進直寶章閣福建提點刑獄號稱平允歲餘召為秘書

監兼太子諭德俄升安撫使時韓家居經孫其門人不令捷法

及韓起判本郡劾奏郡通判語侵經孫乃躬造朝白于政府願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三 主 臺諫宋十五

自乞闕明通判無罪時論避之累遷至太子左庶子歷詹事輔

導東宮三年數陳經義隨事啟迪太子入侍必奏其所講帝輒

稱善景定三年春雷應詔言三數年來言論者以靖共為主有

懷者以諱訐為戒忠諫之氣鬱不得行上帝降監假雷以發切

中時病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公田法行條其利害忤賈似道諷

御史舒有開奏免授端明殿大學士開居十年卒贈金紫光祿

大夫所薦陳茂濂為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以是去嘆曰我

不可以負徐公遂以親老謝歸終身不起

黃師雍字子敬福州人少從黃幹遊入太學登寶慶進士累官

知楚州密結忠義軍都統時青以圖李全秩滿耻出關遠門下

調婺州教授學政以呂祖謙為法平居慕徐俯有清整倚亦重

之至闕景稱其賢李宗勉在政府力言於宰相喬行簡許以朝

除適師雍以書見行簡勸其歸老行簡不悅請逐格除知龍溪

轉運王伯大上其最宗勉名審察將至而宗勉卒時相嵩之密

示相親意師雍不顧遷糧料院院與相府密邇亦不領嵩之勢

浸盛未有發其姦者博士劉應起首疏論之師雍與應起善故

嵩之疑師雍連諷御史梅杞攻擊差知典化軍及應起入臺遷

師雍宗正寺簿尋亦拜監察御史首疏削金淵秩再斥趙綸項

容孫史肯之復與正言李昂英侍御史章瑛連疏乞竄嵩之帝

勒令致仕直舍人院劉克莊言故事宰臣去國界以貼職得守

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學士師雍謂元降御筆無觀文之命自

克莊啟之劾以朋邪顧望失身犯義免所居官又乞籍嵩之家

隸張叔儀皆從之未幾昂英瑛復劾臨安尹趙與憲及執政陳

韓寅緣為孽帝怒鄭家乘間劾罷昂英瑛師雍又擊與憲腹心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三 西 臺諫宋十五

葉開不報家薦周坦葉大有入臺首劾程公許江萬里吳潛去

之自是師雍孤立善類日危矣陳瑛為監察御史與案等四人

合謀去師雍會大旱求言牟子才李伯玉盧鉞指案坦等為起

災之由坦等偽為匿名書誣子才三人師雍於上前發其偽撰

之迹謂匿名書律令所禁不知何由得至御前適鉞疏舉師雍

案指以為黨帝不聽擢師雍左司諫師雍故與鄭清之同舍厚

善然以劾其親劉用行魏峴清之心不樂坦喜曰吾得所以去

之矣遣其婦日造清之妻曰彼去用行峴乃去丞相之漸也會

帝將拜師雍侍御史清之沮之曰如此臣不可留乃遷起居舍

人兼侍講力丐去清之猶冀其少貶師雍曰吾欲為全人終不

屈數月坦遂劾罷師雍以直寶文閣奉祠復起為史改江西

轉運使遷禮部侍郎命下卒于官師雍簡淡寡欲端厚有守言

若不出口而於邪正之辨甚明故能博采公論當官而行始終
愛護名節無愧師友云 李昂英字俊明廣州番禺人父天棗
母黎氏夢大星降庭而生長從崔與之游弱冠登上第考官稱
為南方間氣調汀州推官平反民獄郡無冤者守陳孝嚴驚刻
下倉卒致變昂英委身直前脫之虎口時承平日久人不知兵
循州戍卒亂山惠州直趨番禺守帥曾治鳳潛遁昂英與鄰與
之皆家居提兵討賊廣城被圍昂英絕身而出諭賊禍福歛兵
退城賴以完事聞理宗褒其膽畧召為監察御史首疏畏天變
恤人言追斥王安石叛經之罪一時氣節凜然擢閩粵提刑貪
吏望風解印淳祐初杜範與劉漢弼徐元杰借薦除朝請郎直
秘閣抗言時事一定國本二去權奸三斥宮媼闈寺值三賢暴
卒昂英奮激論列稱其冤抑士論壯之進秩朝奉大夫兼侍講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三 五 董謙宋十五

益自感勵知無不言三疏嵩之姦請食殘罪浮四凶宜遠竄荒
喬至引上裕不納外授主管建康府三學諸生作詩送之用李
師中送唐介韻有庾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與
論傳誦未幾還直寶謨閣進大宗正卿吏部侍郎志在格心時
宰側目其忠鯁出于天性竟以世道迫阨不顧而歸作詩為文
抱道自樂親喪廬墓積畝惠民孝弟之化及于尚首嗜殺之殃
止于鄉帥尤有出人情守官常道之外者卒之前數日大星及
頌識者言其生死咸繫于天所著有文溪集二十卷文天祥陳
文龍加以評論得諡忠簡

王萬字處一家世婺州父遊江淮生萬於濠州自幼忠侑有大
志究心當世急務尤精邊防要害登進士調和州教授端平元
年主管吏部架閣遷國子學錄添差通判鎮江時金初滅當路

知其入豪啟問旁午鄭清之始謀乘虛取河洛萬謂當急為自
治之規振厲邊民感發人心已而元兵抵境三邊震動理宗語
吳泳草罪已詔復以咨萬因為條具沿邊事宜以為長淮千里
中間無高山大澤之限惟濠州居中其東為盱眙楚州以建鹽
城淮流深廣敵所難渡其西為安豐光州以達信陽淮流淺澗
敵每揭厲以涉法當併兩淮為一制閩調揚州北軍三千自淮
東掃虛往來宿毫之間使敵無意於東而我得併力淮西其淮
西又惟合肥居南北之中亦當建制置司以濠梁安豐光州為
背黃岡為肘後緩急之助每候西兵東來必令荆襄尾之使淮
襄之勢亦合而後規模可立論用兵當以五千人為一屯統于
一將二長一路又合一將而併合於制置淮東可精兵三萬
光黃二萬東西夾擊而沿江制司又會合肥兵共二萬以牽制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三 五 董謙宋十五

其中行則給營陣止則依城壘行則齎乾糧止則就州縣論池
田當於新復州軍東則海郡所依者水之險西則唐郡所依者
山之險盡此界限使無地不種無田不耕則歸附新軍流落餘
民亦有固志又論戎司舊分戍守殿步兵戍真揚六合鎮江兵
戍楊楚盱眙建康馬司兵戍滁濠定遠都統司兵戍廬和安豐
池司兵戍舒蕪巢縣江司兵戍蕪黃浮光地勢皆順以統制部
之出外皆仰帥臣居內以本軍財賦葺營柵撫士卒備器械以
故軍事常整遇警急則帥臣親統以行北有以建康馬帥而知
黃州以都統而知光州者池司都統反在楚州鎮江都統反在
應天將不知兵兵不屬將往往用本軍之財資他處之用以致
營柵壞而莫修士卒貧而莫給器械鈍而莫繕宜與盡還舊制
闡民兵以援浮光寬邊民之能捍邊者厚賞以資其力其後兵

典用寤行履之令又官廟堂名為更化反蹈故相之所不為
 其他救陳累數萬言皆篤于自任切於當世三年授密院編修
 嘉熙六年權屯田郎中轉對言天命去留原於君心陛下三而
 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
 天不在他苟陛下之心皆與天合永永勿替即其命在我矣差
 如台州食惟蔬餽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其姦往往改業上下肅
 然郡以不治在五月遽乞祠久之遷屯田員外郎兼國史編
 修對願君臣上下盡克私心以服人心則天意可回遷尚右
 郎官兼崇政殿說書尋擢監察御史論史宅之不當復玷從班
 嵩之事體迫遽氣象傾搖可為太息疏入罷言職遷大理少卿
 即日還常熟寓舍凡遷官皆力辭乞休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
 致仕卒後帝思萬先見親賜御札稱其立朝蹇諤有古遺直為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三 七 陸謙宋十五

郡廉平有古遺愛兼聞母老家貧賜新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
 贖其家其學專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然而
 行未熟者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致矣故終其身設施論諫皆
 根於中心遺文有時習編及奏劄十卷
 曹圖字西士溫州瑞安人從父叔遠字器遠少學于陳傳良登
 紹熙進士李壁薦為國子學錄廷韓侂胄罷通判涪州後守遂
 寧營卒莫簡稱亂相戒無敢犯入為工部郎出知袁州召除太
 常少卿權禮部侍郎遇事獻替多所裨益終欲散閣待制諡文
 肅嘗編永嘉譜識者謂其有史才子威孫部皆登進士嗣少從
 錢文子學登嘉泰進士除安吉州教授重慶府司法參軍郡守
 度正欲薦圖讓曰章司錄母老請先之正為嘆服改知建昌縣
 復故尚書李常山房建齋舍以處諸生擢秘書丞倉部郎官出

為浙西提舉常平而陳和糴折納之弊建虎丘書院以祀尹焯
 移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復至召入
 為左司諫與王萬郭希卿徐清叟俱負直聲號為嘉熙四諫疏
 言立太子厚論紀以弭火災又論余天錫進用太驟及李鳴復
 過失忤旨遷起居郎圖以不得其言累疏乞休與天錫交久相
 知最深嘗作古詩以寓規正天錫疏留之言臣觀圖之所論有
 朋友責善之功君臣陳善之義直諫多聞老成端重實之近班
 可以正乃辟儀有位欲整委曲流行使之釋然無疑安於就職
 則陛下既昭好賢之美而愚臣亦免妨賢之尤不報久之起知
 福州入守寶章閣待制權禮部侍郎致仕卒諡文恭子倫老亦
 登進士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三 六 陸謙宋十五

王遂字去非一字穎叔韶之玄孫後家金壇登嘉泰進士調當
 陽主簿差幹辦諸司審計司景定三年福建寇擾甫定詔選賢
 能吏勞來安集除遂知邵武軍兼福建招捕司參議官至則撫
 摩瘡痍翦平兇孽民恃以安米幾以言罷知安豐軍遷國子太
 常二簿理宗親政拜監察御史疏奏進君子退小人正風俗息
 奔競四事又言朝廷忽臣之言謂史嵩之小黠為大智近功為
 遠謀必欲僥倖於不敗非為國至計也欺君誤國天下知之朝
 廷猶且惑焉帝於知仁勇之學有未至矣遷右正言拜殿中侍
 御史疏言三十年來凶德叅會肆無忌憚未有如李知孝梁成
 大莫澤三凶之罪上通于天乞重其刑又請取劉光祖時奏格
 觀於風化切於事宜者頒示中外從之又上疏言君德必統乎
 剛早起夙興思惟急務在朝廷者五定規摹明意獨一心力謹
 事權審號令在邊閫者六恤歸附精間諜節財用練士兵擇將

才計軍實帝皆善之歷官至華文閣直學士知建寧隆興爲江西轉運副使兼安撫使赴闕權工部尚書遂與劉宰同里合志稱其爲文雅健無世俗浮靡之氣足以名世守平江時宰嘗贈之言曰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爲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爲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庶幾名節之全不愧簡冊所載蓋格言也

黃黼字元章餘杭人少游太學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輪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守之故擢拜公卿唐不歷邊任不拜宰相本朝不爲三司等屬不除清望官名臣若韓琦范仲淹龐籍皆嘗經畧西事久歷邊任始除執政貝州之變文在博親自討賊乞於近臣中擇有時望才畧謀慮可以任重致遠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三

九

皇朝宋十五

者或昇上流或委方面使習知邊防利害地形險阨中外軍民亦將乎其恩信熟其威名遇天下無事取風績顯著者不次除以尊朝廷若邊鄙有警委以重寄俾專制方面出將入相何所不可上嘉獎曰如卿言可謂盡用人之道矣升太常丞累遷直龍圖閣兩浙轉運副使辭改直顯謨閣浙東瀕海之田頻告旱澇黼言常平儲蓄不足請捐漕計貸之毗陵饑民取糶批糶草根以充食郡縣不以聞黼取民食以進乞捐僧牒緡錢振濟全活甚衆除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歷遷侍御史權刑部侍郎以劉德秀論劾奏嗣卒

劉伯正字直卿江西餘干人父簡爲趙汝愚客嘗書慶曆四諫官奏議授伯正以開禧元年進士調太平主簿歷密院編修兵部郎官拜監察御史有事明堂雷電忽至執事者鮮不離次獨

伯正立殿下紳笏儼然聲色不動帝期以大任遷左司諫疏言兵籍糧餉豫備之艱難銓選財計刑獄之積敝乞以願治之心而急董正治官之圖以勤政之思而嚴糾察計吏之法又上急務當慮有三曰申飭邊備區處流民隄防姦盜帝皆善其言擢中歷官至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以御史孫起予言罷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蔡次傳又言降一官致仕寶祐元年卒贈正奉大夫加少保時論稱其立朝靜重鎮浮不求名譽以爲善藏其用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三

十

皇朝宋十五

弘簡錄卷一百五十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宋五之十五

洪咨夔 劉漢弼 唐璘 林畧 鄭宗

李韶 劉應龍 劉毅 洪天錫 危昭德

朱龍孫 陳宗禮 常林 常挺 陳仲微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登嘉定進士除如皋簿饒州教授作大

治賦樓鑰賞識之改南外宗學教授母憂服除應博學宏詞辟

崔與之淮東幕府丘壽雋代與之為帥懼金兵至閉門設守咨

夔言於壽雋曰金人忌楚必未至揚乃先自示弱不惟人心驚

動敵聞且驕其來必矣但當遠斥煖精間探簡士馬張外郡聲

援而大開城門晏然如平時若果來犯某當身任之壽雋愧謝

已而金人果道肯州張林兼山陽帥事請獻銅錢二十萬緡咨

夔謂宜如魏博故事即以所獻就犒其軍使無輕量中國心帥

令輸其半林亦不來與之帥蜀奏咨夔通判成都龍州歲貢楚

金率科鑽戶咨夔請出官錢市之江油之民歲苦成復苦漕為

請于制漕兩司得免毀鄧艾祠更祀諸葛亮論其民曰毋事仇

讐而忘父母與之并制置使首檄咨夔自近辭曰今當開誠布

公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乃先及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蜀

人高之還朝授秘書郎歷金部考功員外會求直言慨然曰吾

可以盡言悟主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啖茄子飯汝無憂史彌

遠讀至濟王之死非陛下本心大患擲于地諷李知孝梁成大

交論鑄二秩罷歸讀書故山彌遠死名為禮部員外入見問當

今急務言進君子退小人尤在陛下一念堅凝充養英明之氣

又問人物以與之對願趣其來可為朝廷重陛下簡知真德秀

魏了翁皆當聚之朝廷俄拜監察御史咨夔感激知遇語同拜

王遂曰朝無親權臺諫久矣今不極本窮原何由仰答乃上疏

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

治權不歸人主則綱常且不立矣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

且無寄矣權之攬此入政取羣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

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取還掌握揚廷出令震

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君奮起振厲坐政事堂天下始知有朝廷

此其大權大政亦畧舉矣然中書之弊其大有四曰自用自尊

自私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充初志

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帝嘉納之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四 二 臺諫宋十六

又乞罷樞密薛極以厲大臣之節凡得罪游議者相繼劾去朝

綱大振會將改元端平乞并下詔求言使人得盡情無隱令大

臣各舉所知皆從之時登進諸儒以廣講讀說書之選咨夔言

聖學之實所當講明而推行者有六曰親睦本支正始閨門警

肅侍御審正邪用舍儲文武全才憂先根本無事邀功又乞損

常平義倉及鹽課苗稅多取之弊時以減金朝廷動邑相賀咨

夔上言陛下知慕崇政受俘之元祐尤當鑒端門受降之崇寧

方今大敵為隣抱虎枕蛟事變叵測豈可渙然解體矜功頌德

以遺方來之憂上雖嘉納然不果從未幾擢殿中侍御史會王

定入臺力詆蔣重珍咨夔乃按定疾視善良乞罷之越三日左

遷定而擢咨夔中書舍人尋權吏部侍郎兼給事中與德秀同

知貢舉俄兼直學士院時口瘡已深引咎悔過乞祠甚力奏臣

數備言責不能過六月之師何補於事矧又病久去猶足裨風俗帝勉留之復奏比來徇私成俗化實未更所恃以一公錄萬私者獨陛下耳而好樂營繕親厚近屬保護舊臣未能無所繫累最後乞擇宗室子養之併仲濟王立後事時上在位踰一紀國本未立未敢有深言者人以爲難進刑部尙書翰林學士知制誥求去加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御筆稱其夙亮忠愨有助新政與執政恩例端平三年卒特贈兩官諡忠文所遺兩漢詔令學抄春秋說外內制奏議詩文行于世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二歲而孤母謝氏教之登嘉定進士除吉州教授歷監南嶽廟名試館職改祕書正字學明義利之辨應詔極言致菑弭患之道轉校書郎兼沂王府教授轉對舉蘇軾所言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數事論制閭當復其舊戎司各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四

三

宋十六

還其所邊郡守當用武臣決和戰以定國論合江淮以一帥權公賞罰以勵人心廣規模以用人才遷著作佐郎言兵財楮幣權不可分取士之法詞學不當去宏博字混補不如復待補之便升著作郎兼史館校勘權考功員外郎所陳皆切於時務擢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帝獎諭曰卿純實不欺故朕親擢宏悉心以告漢弼首言臺綱久弛三事定規撫正體統遠謀慮論給事錢相巧於迎合睥睨政地直學士院吳愈不稱其職罷去之又劾舍人濮斗南正言葉賁留中不出責松陽人史嵩之腹心有使賁互按者明日賁有他命出漢弼知温州嵩之久擅國柄帝益患苦之乃復漢弼太常少卿名除左司諫帝嘗屬以薦進人才退而條具以奏皆時望所歸重贊帝分別邪正以息衆疑疏論立聖心正君道謹事機伸士氣收人才五事帝嘉其言

付外行之擢侍御史兼侍講密奏自古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今虛位已三月尙可狐疑而不斷乎願奮英斷去險邪庶可轉危爲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名善類不可得矣臣昔聞富弼辭起復止於五請蔣希止於三請今嵩之已六請矣願聽其終喪以裨名教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帝覽納並相范鍾杜範百官舉笏相慶漢弼之力爲多初嵩之預爲引例地奪情起馬光祖總賦淮東至是漢弼追論勸令追服終喪又累章言金淵鄭起潛陳一薦謝遠韓祥王德明皆時昔託身私門爲之心腹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者漢弼自以受知特異而姦邪未能盡屏論議未能堅定爲慮遂感末疾以戶部侍郎致仕淳祐五年暴卒特贈四官給田五百畝祔五千緡諡曰忠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四

四

宋十六

唐璘字伯玉古田人遊太學登嘉定進士時臺臣李安行奏次對官不許論邊事璘對策極詆之謂吳縣尉有盜殺人挾舟併亾者求之不得民自誣伏璘爲殺之果得賊太湖與舟俱至舉縣神明之勢家治圃將鑿渠通舟繆言古有渠常平使圭之璘視故籍則民田也力爭迂使意移監縣稅以直問潮瑞州教授約白鹿洞條教先禮讓後文藝士翕然知嚮改監行在權貨務辟淮東運司催轄綱運官會制使出師楚州以捷聞遂欲乘勢取淮陰璘謂捷奏多誇詡不可信今聚兵集糧所費不貲儻能使賊全師北去况出沒漣海謀結北邊正恐迭出撓我憂方大爾不聽後果死傷者六萬璘由是知名擢知晉陵凡隣州有訟皆願送可否制使陳韓辟爲建康通判舉府事以聽未幾擢監察御史故事御史就職惟常服拜殿堦有論奏繳進帝獨召對

緝賊殿令服窄衫面讀所疏首論賈似道不顧民命輕挑兵端
盜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語載弘道錄惟典之操行類楊綰雖

修途藉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頗識大體

朝望稍孚然除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家相贊宗子輔民物以

慰父母之望毋使天變凌極人心愈離上為改容又問邊事璘

請號召土豪經理荆襄亟擇帥臣安集淮西帝嘉納璘益感知

遇彈擊無所避再疏鄭清之妄庸誤國乞削籍廢璘鄭性之懦

而多私黨庇姦府臣曾受其舉狀然國事至此不敢顧私及論

李鳴復交結權倖事多不報璘立臺僅百日世稱唐介復出至

切劄上躬盡言無隱帝益嚴憚之旬外授廣西運判改江東兼

知嘉興時邊事急置四察訪使詔璘分建康太平池州江西璘

揭榜馬前咨所部利害戒土豪團結漁業水手茶鹽舟夫盧丁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四 五 臺諫宋十六

悉備燎舟之具人人思奮即選將總二州兵船以耀敵檄當塗

設戰具防采石撥和糧續生券奏損總領所錢二十萬助江防

軍聲大振尋遷直華文閣知廣州兼廣東經界安撫使梅冠作

示以威信寇遂息江淮早議下廣右和糧璘言公家赤立糧本

無所辦恐重取於民他日召彘重貽朝廷憂明年上章乞致仕

帝思見之命入奏擢太常少卿其居官大節毋教為多至是母

亡居喪哀毀遂不食而卒

林畧字孔英温州永嘉人登慶元進士歷饒州大寧監教授辟

幹辦四川茶馬司公事蜀帥崔與之目為豪闊之端薦遷武學

博士國子太常二丞奉祠起拜宗正少卿兼崇政殿說書遷右

司諫更左司諫兼侍講告帝虛心以為從諫之本從諫以為求

治之本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試右諫議大夫嘉熙三年進

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以言罷提舉洞霄宮尋除資政
殿學士致仕卒特贈宣奉大夫

鄭來不詳何郡人官秘書省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著作佐

郎權侍右郎官升著作郎兼侍講拜右正言言史嵩之起復事

關名教有礙素行帝諭以卿言雖切進退大臣豈易事也權殿

中侍御史疏臺諫以糾察官邪為職國之紀綱係焉比劉漢弼

劫奏司農卿謝遠陛下已行其言未及兩月忽復敕用何其速

也漢弼雖亡言官不廢臣非為漢弼惜為朝廷惜也又奏劾不

才望諫王贊襄基先胡清獻錫秩罷祠遷侍御史疏比年以來

舊章廢廢外而諸閫不問勲勞之有無而爵秩皆得以例遷內

而侍從不同才業之優劣而職位皆可以例進執政之歸休補

外者與之貼職可也而皆授以正任故自公侯以至節度有同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四 六 臺諫宋十六

序補自書殿以至祕閣錯立周行名器輕濫莫此為甚夫無功

受賞則何以旌有功之士有罪假寵則何以服無罪之人列事

變無窮名器有限使名器常重於上則人心不敢輕視於下非

才而固功者不得觀幸於其間則凡負慷慨之氣懷功名之願

者陛下始得而鼓舞之矣遷左諫議大夫淳祐七年拜端明殿

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月餘御史陳求魯劾其嘗按工部侍郎

曹幽主管架閣洪芹大傷公論罷之九年卒

李韶字元善彌遜曾孫父文饒台州司理韶五歲能賦嘉定四

年與兄寧同登進士調南雄教授改慶元袁燾敬之以廉勤薦

遷主管三省架閣文字改太學博士太學生齊式廷學官韶力

球之句外通判泉州郡守游九功素清嚴而獨重韶遷知道州

茸周惇頤故居錄其子孫且周其家擢提舉福建市舶入為國

子監丞出知泉州轉太府寺丞遷尙左郎官未幾拜右正言奏
今國柄有陵替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
有帖危之漸上下偷安以言爲諱此風不改其禍豈直如斯而
已又言乞以國事邊防委丞相鄭清之裔行簡各任其責論史
嵩之王遂和戰異議迄無成功請出遂於要藩易嵩之於邊面
使各盡其才又言魏了翁刻志四十年忠言藹論去就出處具
有本末端平收召論事益切去年督府之遺體統不一識者逆
知其無功了翁迫於君命電馳驅馳未有大闕瓌州變出州服
未可以爲罪願亟召還處以台輔又劾陳海益刑餘腐夫乞予
外祠女冠吳知古在宮掖招權納賄空亟出之帝怒詔還笏殿
陛乞歸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嘉熙初復召詔上疏固辭言不
敢進者有四其一天下大勢和不可戰不能楮券日輕民生流
離物價踴貴臣竊以爲必自九重菲衣惡食臥薪嘗膽使上下
改慮易聽然後可圖今二患益深雖欲效忠莫知所爲其二聖
斷由已用舍徇情近史宅之予郡外議皆謂攀援之徒自是復
用環視前日効忠之臣流落擯棄臣雖貪進未知所以處其身
者其三蜀方受兵特起嵩之於家臣妄論以爲講和固非策而
首兵亦豈能無罪故乞出嵩之付以兵事使稍知敵情試其說
於聞外不知事勢推移亦竟廢罷而欵敵無功者坐府相命設
或議臣前日有所附會臣豈敢哉其四臣昨彈內侍女冠不行
傳聞其人謂臣陰受廟堂風旨今苟貪君命竊恐道路譏臣向
何所聞而去今何所見而來詔不允趣詔赴闕遷戶部禮部待
郎疏言臣生長淳熙初猶及見渡江盛時民生富樂吏治修舉
及事變少異政歸私門紹定之末元氣索矣端平更化初意豈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四

七

七 聖訓卷十六

不甚美奈何國事日壞其人或罷或死莫有任其責者考論天
下事豈非陛下所當自任而力爲之乎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
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出來者漸矣今陛下臨御日久
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舍此不爲悠悠玩愒幾於所謂世從其
失者蓋以世卿風嵩之也疏入嵩之不悅除兼侍讀史館詔因
辭言道揆之地愛善類不勝於愛爵祿畏公議不勝於畏權勢
陛下以腹心寄之大臣大臣以腹心寄之一二都官恐不能周
天下之慮故以之用人則能用其所知豈能用其所不知以之
守法則能守其所不欲與必不能守其所欲與因乞歸除寶章
閣直學士知泉州又辭奉鴻慶宮祠淳祐五年召權禮部尙書
入見疏陛下改畀政權並進時望天下孰不延頸以覲大臣臣
竊窺之恐猶前日也君子小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急小
利然後君子有以自見不惡則過不諱盡言然後小人無以自
託不然治亂安危反覆手爾又曰今陛下所謀者妃嬪近習所
信者貴戚近親使土地日蹙人民日喪兵財止有此數且且而
理之不遇推剝州縣腹削里閭就使韓白復生桑孔繼出能爲
陛下強兵理財者乎徒使國家負不韙之名而不肖者反因是
以媒進此君子小人進退機括所係何不思之甚也又言德音
每下昆蟲草木咸被潤澤獨不及於一枯樹小大之臣積勞受
爵皆得延于世而國儲君副社稷所賴獨不蚤計而豫定又言
游似以人望用爲宰輔有牽制之者使不得一有所爲是豈專
任責成之體哉所言之事不必聽所用之人不必從疑畏憂懼
而權日從之去矣擢翰林學士知制誥不拜嵩之服除將起章
瑛李昂英等論列嵩之甚峻詔落職予祠詔復抗疏曰臣謹按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四

八

八 聖訓卷十六

春秋鄭莊無君而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之初未聞以其為王卿士貴重而莫敢聲罪致討也今陛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致討皆春秋所不赦乞亟賜裁處勒詔尚之致仕未允瑛昂英並罷言職韶十疏句去遂以端明殿學士提舉玉隆宮陞疏言彼此相視莫能行其志而裁決庶政品量人物相與運於冥冥之中者不得不他有人焉是中書之手可來而臺諫之口可鈐甚非所以示四方一體統也疏上即出國門後累召不赴卒年七十五詔忠厚純實平粹簡澹不溺於聲色貨利嘗默坐一室門無雜賓與杜範同列皆以廉直聞中外稱為李杜

劉應龍字漢臣高安人登嘉熙進士授零陵簿使州錄事參軍改知崇仁時淮西失利應龍以能固守擢監察御史劾竄丁大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四 九 嘉熙十六

全時京師米貴疏言內莫急於蘇民瘼以固國本外莫急於計軍實以振國威因條時政六事廣發廩以振民饑通商販以便民食勸分富室以助官糴嚴等第以嚴民數稱檢放以蘇民窮嚴賊盜以除民害未報復為勸糴歌官者取以上聞先是帝初為皇子時聞吳潛有異論帝已不樂及元兵渡江問潛策將安出潛對陛下當遷幸臣當死守於此帝泣曰卿欲為張邦昌乎未兌北兵退帝怒潛不已夜出疏彙授應龍使劾之應龍謂潛本有賢譽獨論事失當臨變斷欲望姑從寬典以全體貌帝怒會賈似道亦素忌潛又知勸糴歌為應龍所作併怒應龍遷司農少卿尋以言官論去景定三年湖南饑起提舉常平以林荒功遷直寶章閣廣南東路運判轉秘書監兼國史實錄院知隆興府兼江西運副奏免和糴二十萬石權兼侍講上疏迂枋

臣意出知建寧亟辭南海寇作以顯謨閣待制遷知廣州兼廣東經畧安撫使至則並行勦逐南海大治召拜戶部侍郎遷兵部尚書辭歸隱於九峯病卒子元高登進士知侯官縣早歿

劉敞字醇伯樂清人早有令聞讀書萬山試入太學儕輩翕然稱之丁大全迫逐丞相董槐敞首率同舍生伏闕論大全罪送敞南安軍安置乃盡取濂洛諸書摘其精切語集成十卷名濂洛論語大全既復還太學未幾御史陳垓正言蔡榮誣劾程公許黃之純六館相顧失色敞復上書畧曰敞等蒙被敬養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已痛癢朝廷用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肺腑若君子鬱而不獲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相結寢食俱廢陛下即位幾三十年所仗以培植宗社在君子而扶持君子在公論故端平間公正滿朝忠議接武天下翕然稱為小元祐至淳祐初大姦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稱為小端平豈知年來培養保護之心大為轉移乎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抑小人昌公論而杜私說迺今老蒼自肆姦種相仍諛諛承風傾險設阱空君子之黨倒公議之戈常明詔與起俊髦召公許來自家食君子視之以卜進退顧以坐席未溫彈章已上一公許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幾深道君子之氣脈自此絕矣兼之朋邪扇煽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應故事幸而之純兩疏差強人意奈何軟媚者全身便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輒沮而公論之脈自此絕矣又言今者術窮桑孔浸有逼上之嫌勢挾金張濫處牧民之職以孔吳賧子而踞登從棄以光範私人而累典要藩錢神通靈於旁蹊公器反類於互市趙汝騰國之劉向而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四 九 嘉熙十六

以忠鯁斥牟子才楊棟李伯玉今之汲黯而以切直罷其餘皆甘心鷹犬聽其指嗾宰相所不樂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頤指以去之臺諫所彈擊外若不相為謀而陰實奉承以行之方其名也欣然知出於宸衷及其去也獨以獲罪於時宰陛下之恩反不足恃宰相之怒竟莫可逃倘萬機之暇熟思而靜評之果孰正孰邪孰忠孰佞耶此輩貪饕澳忍久汗要津雖兩觀四裔猶恐不速若留之一日則長一日之禍尙方有劔何能救國事之萬一哉又諫游幸日比年以來以幸為利以玩為常輕忽世故眇視萬機單于未嘗震誓而多愆之費耗加於漢武北邊未嘗無事而宴安之鳩毒甚於明皇創龍翔築慶西太一祠以為太一所臨分野則為福信如其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而全蜀五六十州安全者不十數敗降者相繼出福何在耶俄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職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內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室內批命令帝王之樞機故書曰出納朕命詩又曰出納王命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誠以所關甚大若不能皆中乎理於是出而復有納如今之中書參試門下封駁尙書施行凡不由三省名曰斜封墨敕伏觀近日郊祀慶成以來恩收綱繆指揮煩數今日內批明日內批夫內批者祖宗時凡機密重事禁中處分付外如取太原下江南是也非如外戚市恩近習僥倖臣日夜念此官爵者陛下之官爵三省者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其所出命即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為陛下恩乎願緣情起事以義制欲其事當行其事當息具有條貫不違數四年改秘書正字言正學不明義理日微異端不息皆或轉熾臣非不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四 上 隆慶宋十六

知犯顏逆耳臣子所難實以君德世道重有關繫不容不獻制開陳疏上留中求去會丁父憂服除授集英殿修撰公海制置知慶元府請建慈湖書院及濟民莊八年召選累拜工部尙書兼中書舍人同修玉牒兼侍讀請給王十朋祠堂田十年丁母憂值江上潰師起復端明殿學士不赴陳宏中從二王入海迎蔽共政將遜相位極情然而起託宗祀於母弟成伯行及羅浮以疾卒有蒙川集十卷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四 上 隆慶宋十六

洪天錫字君瞻晉江人登寶慶進士官潮州司理參軍勢家豪奪民田白守還之辟真州判官方大琮留真幕府除知古田縣舉行鄉飲以教民風邑素繁劇牒訴很多天錫立為剖決庭無留訟有倚王邸勢殺人者論誅不少貸調通判建寧大水發常平振之改諸司糧料院拜監察御史兼說書疏天下三忠宦官外戚小人董宋臣謝堂厲文翁是也三患不除必為君德累理宗力護文翁出御札令天錫易疏言待朕自戒傍之又介吳燧再三宣諭天錫力諫貴倖作姦犯科根柢蟠固陛下遲回護惜不欲繩以法及勢熾愈張紀綱愈壞異時禍成雖欲治之不可得矣自古姦人憑怙城社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之為愈也章五上出關待罪詔二人已改命宋臣續處天錫奏臣留則宋臣去宋臣留則臣當斥愿早賜裁斷會天雨土天錫奏其異為蒙為不辨君子小人所致又言今蜀中地震浙閩大水上下困窮遠近怨疾獨貴戚巨闥安享富貴不知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值宋臣復奪民田吳民仲大倫等列訴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及鸞儀司皆謂田屬御莊不當受理天錫謂御史職仲寬

抑若中貴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為國有紀綱乎乃中劾宋臣併慮允并枚數其惡上猶力護之天錫又言修內司祇供繕修比年動稱御前故凡姦賊老吏積捕兇渠皆竄名其間有司不得舉首小民展轉受害忍使後日史臣書曰內司之橫自今日始不批疏至六七上最後請還御史印謂明君當為後人除害不當留患以遺後人今朝廷輕給舍臺諫百司庶府而獨重北司倉卒之際臣實懼焉言雖不果行然終帝之世閹人不至大竊威福蓋天錫有力云御筆改大理少卿遷太常皆不拜明年起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至則戢盜賊尊先賢踰年人治遷直寶謨閣廣東運判決疑獄劾貪吏治財賦皆有法則景定元年轉知漳州節制屯戍軍馬援例奏辟幹官一員報行軍機密文字詔可度宗即位以侍御史兼侍讀疏在廷無嚴憚之士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四 三 董謙 宋 十六

何以寢姦謀遇事無敢諍之臣何以臨大節人物稀疏精采銷與隱情惜已者多忘身殉國者少擢工部侍郎疏病民五事曰公田合于銀緡鹽鈔賦役出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在治罷亭戶買鹽止荔枝貢名為刑部尚書進顯文閣直學士五辭召命特改華文閣奉祠轉端明殿學士致仕咸淳八年卒上震悼贈正議大夫諡文毅天錫言動有準繩居官清介臨事是非不可回折所著奏議經筵講義通祀輯畧味言發墨陽巖文集凡若干卷

危昭德昭武人寶祐初登第歷史館校勘武學諭宗正寺簿兼崇政殿說書以易春秋大學衍義進講反覆規正甚多遷秘書郎殿中侍御史疏言國之命在民之命在郡縣官箴不舉仕宦寡廉廢民膏血為已甘腴民將不堪命矣願陛下與二三

臣察利害之實究安危之本明示郡國中嚴號令俾急其所急凡荒政之當舉者不可一日而置念殺其可殺凡苛賦之肆擾者易為此時之寬征固結人心乃所以延天命也又言願舉考課之事內以責諸彈糾之職外以責諸監司郡守之計貪濁昏庸固在必懲廉能正直尤當示勸察之精則黜陟之威服行之力則觀聽之必孚而課吏之實得矣進兼侍讀條上屬民四弊願陛下立萬世根本之慮為一時患害之防必求安節之享毋招不節之咎節之又節則宮闈之費差省帑藏之積自充上用足而不下匱矣擢侍御史疏言時政乞察欣痺休戚之故酌利害損益之宜孰為當因孰為當革孰為可罷孰為可行折衷泉貨而遠近便開通關梁而商賈行下修身奉法之詔而吏得自新出輪倉自貨之令而民免貴糶室粟救之門使官府無黜陟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四 三 董謙 宋 十六

之異正輪臺之議使疆界無彼此之分則氣脈蘇醒意向翁合矣遷起居舍人諫作宗陽宮權工部侍郎同修國史實錄院致仕卒所著有春山文集子徹孫咸淳元年進士朱龜孫字典甫浮梁人登淳祐進士除臨江教授史嵩之聞其名欲致之館下力辭父喪服除改福州差充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制使王堃岳馬光祖趙與陞皆薦之天久陰雨貽書政府言欲回天積陰在去姦邪罷手實蠲米稅姦邪指丁大全也董槐得書嘉歎遷主管架閣文字發策試胄子極論宦寺之專權董宋臣諷言者論罷之辟江東安撫司機宜文字擢史館校勘大全又使其黨許以驟用龜孫拒之謂告歸省遷太學博士大全死帝親擢為監察御史首疏權姦誤國禍延學校乞察六士之寃益務凝固人心精擇人言增禁族以壯帝機擇良守以

牧內郡選全才以守江西嚴舟師以防海道因地募兵以應突
至之敵并力合勢以授必守之地時有建議遷都四明者魏孫
疏言變興一動三邊瓦解盜蠶起必不可止遂罷遷太子
右論德兼國史實錄院詔許乘馬赴講魏孫衍說經義甚得體
究凡事關於君道必委曲敷暢陰寓警戒太子每為之改容權
直舍人院適大禮成詞命叢委每夕亡慮數十魏孫退筆如飛
夜未中輒就所草皆溫潤典雅母憂服除授秘書監轉左諭德
兼崇政殿說書疏浙西復行公田之弊推春秋尊王綱綱之旨
勸帝崇仁政用吉士行正論擢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請嚴京師
濬聲奇服之禁論苗耗役害及經理川蜀皆當世急務時宋臣
復進魏孫因對力斥其姦卒奪祠并侍御史長星出東方言欲
回天心先回人心請罷外戚內臣及進奉後餘火人心者辭旨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四 十五 謹錄宋十六

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
忠良毋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
逕類引貪濁拜太常少卿以直實謀開提點廣東刑獄進煥章
閣選秘書監以御史虞處言追官任永州景定四年拜侍御史
直龍圖閣淮西轉運判官舍人曹孝慶論罷之度宗即位拜殿
中侍御史兼侍講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
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蹠之私獻者必誅以詩進講因奏帝
王舉動無微不顯古人所以貴於慎獨也權禮部侍郎兼給事
中進讀孝宗聖訓奏安危治亂常起於一念慮之間念慮少差
禍亂隨見天下之亂未有不起於微而成於著惟不以私意害
公法適國家之福帝曰孝宗家法惟賞善罰惡為尤謹因言有
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信不可不謹命權禮部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四 十六 謹錄宋十六

分和釋按籍均敷發運王煥提刑孫子秀共薦簽書臨安府判官不撓時權有辟提舉淮東常平林知其不可笑而卻之政府強林行遂拂衣去朝野高之主管城南廡聽訟嚴明豪右益憚都城火後差民船徙運入礫而勢要宦官概庇所私林悉追籍聽命力拒戶部科買葉夢鼎陳昉深期獎焉添差臨安通判命鞠封椿庫吏范成獄不肯承廟堂風旨無辜者悉出之知廣德軍有水災發社倉置慈幼局立先賢祠拜監察御史知無不言嘗論天變及似道家爭田事觸度宗怒遷司農卿尋為兩浙轉運禁戢吏姦不以急符督常賦海鹽潮水害稼請捐金發粟修築新塘名曰海晏秋果風濤大作民得奠居歲復告稔邑人德之遷戶部侍郎受四方民詞務通下情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極論檢覆之弊與雷雪非時之變帝意不悅除集英殿修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四 七 查續宋十六

撰出知平江值旱獨苗稅版帳大寬公私之力節浮費修府庫改浙東安撫使復遇水災捐萬楮以振請糶米萬石復蠲新苗諸暨災尤甚給二萬楮付縣折運民食不乏死與病者置普惠庫取息造棺給之民生祀于其家尋名為刑部侍郎辨偽關獄救八倉虧欠平反冤獄全活甚眾兼給事中以隆國夫人從子黃進為觀察使林封還錄黃帝怒御筆令委曲書行迄不奉詔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德祐元年拜吏部尚書入見言巴陵帝王之胄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沉寃幽憤鬱結之久願陛下勿播浮議特發神斷上乃詔國史院討論典故以開明堂禮成進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與朝堂議事不合以疾謁告特與執政恩數力辭二年春拜叅知政事為夏士林繳駁拜疏出關後六年卒

常挺字方叔福州人登嘉熙進士歷官大學錄名試館職遷秘書正字兼莊文府教授升校書郎輪對乞以李若水配享高宗改兼考功郎官出知衢州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疏邊關三事辟實才奏實功招實兵朝廷二事選良吏攝正人願陛下深思宏遠之規模奮發清明之志氣立綱陳紀必為萬世之法程貽德塞遠以示百官之憲度累官直學士院工部侍郎給事中諫議陳堯道論罷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漳州改泉州入權禮部尚書兼侍讀進帝學發微歷遷同知樞密院事封長沙郡公咸淳四年拜參知政事踰月乞歸予郡十一月致仕卒贈少保陳仲微字致廣其先世居江州旌表義門後移高安登嘉泰進士調莆田尉歲凶部卒饑民作亂仲微捕戮為首者籍閉糶抑強糶一境以安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仲微按法歸曲浮屠其徒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四 六 查續宋十六

揚其事鍾上旦暮咒詛仲微見之不較質明首僧無疾而死遷海鹽縣丞隣邑有疑獄一問立決改知崇陽下情畢達姦吏無所措手通判黃州職兼餉饋以身律下隨事檢柅軍興賴以不乏制使上其最選幹辦諸司審計事知贛州提點江西刑獄以廷賈似道罷旋起知惠州遷太府丞權侍右郎官時國勢危甚仲微輪對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又言誤襄者不專在於府閭疲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穆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及追悔既往尚愈於迷纒纒千餘言極其愷切出為江東提點刑獄德祐中累遷殿中侍御史益王即位海上拜吏部尚書給事中厓山兵敗走安南卒年七十二仲微天稟篤實雖生長富貴而

惡衣菲食自同窶人故能涵飮六經精研理致於諸子百家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釋老之學靡不搜獵云

弘簡錄卷一百五十四

終

卷一百五十四

七九 臺錄宋十六

弘簡錄卷一百五十五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濟郎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錄 宋五之十六

王次翁 鄭剛中 楊恩 勾龍如淵 羅汝楫 子順

樓焯 范同 梁汝嘉 尹穉 王之望

何濟 胡紘 高文 林栗 程松 張巖

許及之 李知孝 梁成大 朱熹 沈炎 李鳴復 金洞

王次翁字慶曾濟南人入太學禮部別頭試第一歷廣西轉運判官名對不合旨出知處州乞祠歸寓于婺呂頤浩師長沙辟為參謀官頃之乞致仕泰檜召還道出婺次翁見之樓焯言頤浩與次翁同郡頤浩相次翁何貧困至此檜笑曰非其類也檜

卷一百五十五

臺錄宋十七

相乃累遷御史中丞金人敗盟入侵次翁為檜言于高宗謂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檜德之在檜傳先是檜兄子與其內兄王喚以恩幸得官檜初罷政檜斥累年至是次翁希檜言乞悉罷建炎紹興前後累降指揮由是二人驟進次翁既論罷遣鼎檜思其復用令又言之鼎遂請居興化軍既而以何鑄言論鼎漳州檜意猶未厭遂安置湖州除次翁參知政事兩浙轉運司牒試主司觀望檜與次翁子姪多預選士論大駭金人敗於柘皋檜召三大將除樞府罷兵柄次翁歸語其子曰吾與參相謀之久矣太后回鑾次翁為奉迎扈從禮儀使初太后貸金于金使以犒從者至境金使責償乃入次翁以未得檜命且懼檜疑其私相締約欲攘其位堅不肯償相持境上凡三日中外憂慮副使王喚哀金與之太后歸泣訴于帝帝震怒欲誅之次翁

先自檜檜力為營救奏為報謝使以避帝怒使避帝立中宮奏為開費副使帝終惡之檜論次翁辭位遂以資政殿學士奉祀引年歸居明州檜憐之饋問不絕卒贈宜奉大夫錄其諸子親族檜歸國十九年終始不二者惟次翁爾

鄭剛中字亨仲夔州金華人登進士甲科累官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剛中山秦檜薦檜主和議剛中不敢言移宗正少卿請去不許改秘書少監金歸侵疆檜遣剛中為宣諭司參謀官及還除禮部侍郎為川陝宣諭使諭諸將罷兵時充陝西分畫地界使金使烏陵贊謨入境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剛中不從欲始取商秦於大散關立界又堅不從繼除川陝宣撫副使兀朮遣人力求和尚原剛中恐敗和好乃割秦商之半棄和尚原以與金剛中治蜀頗有方略宣撫司舊在綿閬間及胡世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五

二

臺諫宋十七

將就居河池饋餉不繼剛中奏乞移司利州自是省費百萬常欲移屯一軍大將楊政不從呼政語曰剛中雖書生不畏死聲色俱厲政懼聽命都統每入謁必庭參然後就坐吳璘陸榘校少師來謝語聞史乞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副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行禮如故奏獨四川雜征又請賦成都府路對羅及宣撫司激賞錢於階成二州營口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請弛夔路酒禁復利州錢監為紹興監皆從之秦檜怒剛中在蜀專擅特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為之不隸宣撫司不棄牒宣撫司剛中怒山是有隙檜陽召不棄歸因召剛中剛中語人曰孤危之迹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遂罷貴桂陽軍居住再資深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再徙封州卒

楊愿字原仲宣和末補太學錄二帝北遷愿奔元帥府勸進辟為屬高宗即位歷越州判官秦檜薦之召改樞密院編脩官登紹興二年進士第累遷御史中丞諭月陸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仍兼脩玉牒備書檜增康推戴趙氏建議始末未幾罷奉祠初高宗問侍經筵帝問張九安否翌日又問檜檜疑問所薦以語愿愿嗾御史李文會攻閱去藤州守臣言愿

客李光作詩諷刺時政愿傳會其說再請光文會既升西府愿出府意稍厭劾罷之後二日愿遂補其處愿希檜意附下罔上未幾亦斥天下快之尋起知宣州玉牒成加資政殿學士移建康府初愿守宣城表第于炎訓斬水令過之醉中謂愿曰嘗於此亦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頗言秦丞相短尚記意否愿問之色如死灰遂留炎不聽去會愿移守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怠

卷一百五十五

三

臺諫宋十七

炎即青溪得客舟以行愿恐燒卒勾龍如淵字行父永康軍道江人本姓勾夜以避御名改政和中上舍登第浮沈州縣二十年張浚薦名試館職紹興六年除校書郎歷起居舍人常進所為文三十篇帝曰卿文極高古更令平易盡善後因進對帝復言文章平易者多淺近淵深者多艱澁惟用意淵深而造語平易此最難者八年兼給事中同知貢舉除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初如龍憾趙鼎薦呂本中遂極意擠鼎羽翼秦檜上命草鼎罷相制言陛下既罷鼎用人才須變動四方當登進君子顯黜小人帝問君子謂誰曰孫近李光小人謂誰曰呂本中也又言臣觀朝廷事非君臣情通未必能濟大臣於事稍有過差陛下可以訓飭之陛下所欲為勢有未可大臣亦當明白辨論然必陛下傾心與大臣先言若不

先言即大臣論一事不從尙未之覺至再至三必以爲陛下疎之或疑他人有以間之未有君臣之間動相疑間而能久於其位者帝曰前此未常有告朕如此者卿若見檜亦宜語此自是檜益信用及檜主和議舉朝內外非之如淵爲檜謀曰相公任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當擇人長臺諫使盡擊去此輩則事遂矣檜大喜即擢拜御史中丞首言凡事必有初及其初而爲之則易無其端而發之則難陛下即位渡江移蹕建康復還臨安此一初也今復獨任一相名用名士更事之當行弊之當革者此又一初也臣願以正紀綱辨邪正明賞罰謹名器審用度厚風俗去文具七者爲獻大率承迎上意阿附權臣以排陷正類帝因問在廷莫更有小人否對曰如趙鼎爲相盡廢紀綱乃竊賢相之名而去王庶在樞府盡用奸計亦因和議不合責直而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五 四 檜來十七

此人用心不端遂已兩奉祠卒年六十三子佃俱似羅汝楫字彥濟歙縣人登政和進士監登聞鼓院遷大理丞刑部員外郎泰檜愛之拜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論岳飛有異意其議曹朱希真李若虛不能諫正又言飛獄已具成謂死有餘罪而寺丞何彥猷李若樸獨排衆議欲從輕典皆坐黜王庶蒲道州郡丞孫行儉居以官屨汝楫論劾之且令庶徙居知鎮江劉子羽言和好非久計宜及閑暇爲備檜怒風汝楫論罷子羽遷起居郎兼侍講因進講春秋帝問大義或言有貶無褒此直是否對曰春秋上法天道春生秋殺若貶而無褒則天道不具矣帝以爲然檜中書舍人除右諫議大夫汝楫見獲罪頗多亦慮後患有南雄守奏對歸功和議謂太后之歸陛下得遂孝思當盡按前言和議不便者檜喜之驟用爲臺官中外悚懼多束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五 五 臺來十七

員今縱未能損其所素有安可置其所本無乎帝然之初紹興命宜論陝西時諸路盡陷劉豫內有不從僞之人所籍資產奏令勘驗給遷至東京檢視宮室尋謁陵寢至長安以背指還李世輔仍以便宜命郭浩帥郭延楊政帥熙河蘭鞏吳玠帥鳳翔焘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議不可而止還朝有言其妄自尊大又好貨失將士心者以親老乞歸省許給假迎侍仍賜金帶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過關入見焘始附蔡京後與秦檜同朝為翰林學士九年除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尋為李文會詹大方所劾與祠久之除知宣州卒年七十三諡襄靖

范同字擇善建康人登政和進士宏詞二科累官吏部員外郎方主秦檜和議紹興八年假太常少卿接伴金使齋誓張通古入境同北向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多流涕還累遷給事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五 六 唐諫朱十七

中檜忠諸將難制同獻計請皆除樞府罷其兵權必無事矣適奉拓皋之捷帝喜歸功于檜曰諸將成不戰却敵之功乃輔弼奇謀及大將指縱之力各除一子職名因併召三大將論功行賞同與林待聘分草除世忠俊樞密使飛副使制並宣押赴樞府治事擢同翰林學士俄引為叅知政事兼修實錄同於上前輒自秦事檜心忌之乃俟尚因論同知政之初首為遷葬之議自建康至信州調夫治道嗟怨籍籍近朝廷收天下兵歸之宥密同輒冒貪天功以為己力遂罷政與祠檜意未已尚再論貴授左朝奉郎秘書少監謫居筠州後復大中大夫知太平州卒年五十二

梁汝嘉字仲諫處州麗水人以外祖何執中任入官調中山府司議曹事知常州武進縣守薦其治狀擢通判州事加直祕閣

歷官轉運副使臨安闕守火盜屢作命汝嘉攝守事備火政嚴巡徼盜發輒得人災亦息遂命為真加直龍圖閣以稱職聞擢徽猷閣待制試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進權尚書兼江淮荆廣經制使汝嘉素善秦檜聞侍御史周葵將按之給中書舍人林待聘曰葵將論君待聘亟告檜檜起居即葵出疏示待聘曰梁仲諫何其幸也待聘始知為汝嘉所賣士大夫以是薄之汝嘉求去以質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觀未幾升學士知明州兼浙西沿海制置使更溫宜鼎三郡奉祠歸卒汝嘉長於吏治在臨安風績尤著

尹稽字少積本北地人建炎中歸南為樞密編脩史浩王祖舜薦其博學有文名對賜進士出身孝宗獎用西北之士除監察御史擢右正言進侍御史稽阿附湯思退專主和議凡大臣不悅者皆逐之論劾張浚跋扈罷其政事言國家事力未備不和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五 七 唐諫朱十七

矣待後將割四郡再易國書歲幣如所索之數而敵分兵入寇上意中悔稽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治其罪率引凡二十餘人遷稽諫議大夫敵勢浸張遠近震動上書者力攻和議之失且言稽專附大臣甘為鷹犬不顧公議相與表裏以成其姦罪當斬稽以廢黜去尋卒王之望字瞻叔襄陽穀城人寓居台州自負有文藝幹略父剛登元符進士通判徽州卒之望初以蔭補登進士教授處州入為太學錄遷博士久之出知荆門軍提舉湖南茶鹽改潼川府路運判成都路運副提舉四川茶馬薦赴行在除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金人渝盟調度百出區畫無措之望披抉隱匿至括民質劑未稅者得錢四百六十八萬緡衆咸怨之陞太府卿

孝宗即位除戶部侍郎代虞允文川陝宜諭兼防守興州川口
初陳康伯議罷德順戍兵允文力爭不從至是之望贊吳璘棄
德順倉卒引退敵乘其後正兵三萬還者僅七千人連營慟哭
聲震原野王大寶疏之望罪罷為集英殿脩撰提舉興國宮未
幾參贊江淮督府軍事力附和議與湯思退相表裏奏言人主
論兵惟奉天意臣竊觀之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
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當移攻戰之力以自守
自守既固然後隨機變擇利而應之俄兼直學士院思退力
主息兵奏除之望吏部侍郎以行尋召還首以守備不足恃之
言動上上為罷都督府擢之望淮西宣諭使右諫議大夫因上
章言廷臣偏執已見專為身謀乞明詔在廷平其心於議論之
際蓋陰排張浚恢復之議為思退地也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五

八

臺諫宋十七

密院時敵兵交至涼楚守將或棄城遁上命往江淮勞師之望
先遣書敵帥許割商秦地歸被俘人惟叛不預并世為叔姪
之國敵皆聽許講解而罷上聞敵師退令督府擇利擊之望
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命趣行之望言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
言者論罷以端明殿學士奉典國宮祠居天台乾道元年起知
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捕海賊王大老捷聞加資政殿大學士移
知温州卒

何澹字自然處州龍泉人自少美姿容善談論登乾道進士累
官國子司業祭酒悉於榮進專事阿附與姜特立譙熙載厚得
除兵部侍郎光宗內禪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講進御史中丞澹
始與周必大厚熾必大不遷其官將劾之劉光祖語曰周丞相
豈無可論第其門多佳士不可併及其所薦者澹不聽未幾澹

本生繼母喪禮寺言當解官行服澹引不遑事之文乞下百官
雜議太學生喬嘉朱有成移書謂足下自長臺諫此綱常所係
已經事父四十餘年一旦臨終反以為生不遑事而不持喪可
乎澹不得已始去終制除煥章開學士知泉州移明州寧宗即
位復為中丞怨趙汝愚不引已詆其廢壞壽皇良法美意又言
專門之流學而為偽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得自相標榜
胥喜之連拜密院同知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吳曦賄執政規
帥蜀賄未及澹因持不可侂冑怒曰始以君肯相托廢黜偽學
故汲引至此今顧立異耶以資政殿學士罷奉洞霄宮祠居快
快失意嘗以書祈侂冑侂冑憐之進觀文閣大學士知隆興轉
江淮制置大使知建康又徙知江陵奉祠歸其後兇黨俱寤遂
澹以早退幸免優游散地幾二十年死贈少師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五

九

臺諫宋十七

胡紘字應期遂昌人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
粟飯遇紘不能加異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雙雞尊酒山中
未為乏也遂去登淳熙進士京銓為監都進奏院歷秘書郎
韓侂冑擢為監察御史時雖設偽學之日然未有誦言攻熹者
及是紘獨抗論朱熹為偽學罪首草疏將上會改官不果沈繼
祖以追論程頤得為察官紘遂以榮授之凡繼祖所論皆紘筆
也寧宗以嫡孫行三年服紘奏止當服期詔集議皆不敢言於
是釋服徙紘太常少卿使草定其禮既而從吉親饗太廟皆紘
使之紘既解言責恐諸賢再起復疏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
為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
力排之元惡殞命羣邪屏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
認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姦黨次第收用以冀幸他日不相報

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宜令伏田里
 循省愆咎乃遷紘起居舍人詔偽學之黨權住進擬自是學禁
 益急進起居郎權工部侍郎移吏禮二部侍郎坐貢舉不當罷
 未幾學禁漸弛絃竟廢棄死干家 同時有高文虎字炳如閩
 從子自負博學登紹興進士調吳興縣簿嘗從會幾游多識典
 故除國子正太學博士孝宗幸兩學祭酒林光朝訪文虎具儀
 注文虎輯國朝以來臨幸故事授之兼國史編脩實錄玉牒檢
 討官修神宗玉牒自熙寧以來盡取未舉本刊正穆安一一研
 覈既奏御又修徽宗玉牒考訂宜和崇觀以來尤為詳審寧宗
 即位遷實錄院脩撰同脩國史韓侂胄用事既逐趙汝愚朱熹
 以其門多知名士設偽學之目以損之遂命文虎草詔日向者
 權臣擅朝偽邪朋附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福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五 十一 臺諫宋十七

朕舊承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
 更始藩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規
 伺間隙毀譽舛迤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
 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狀既深詔二三大
 臣與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諭告所抵宜各
 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怡終
 不悛邦有常刑必罰無赦西掖詞命舊率以數人共一詞文虎
 以為非所以崇訓戒贊人才也迺人人各為之累遷華文閣學
 士知建寧府力丐祠提舉太平興國宮以臺臣言奪職卒文虎
 以博洽自負與胡紘合黨共攻道學久司學校專罔遏天下士
 凡言性命道德者皆絀焉
 林栗字黃中福清人登進士第孝宗時為屯田員外郎恭王府

直講時金人請和約為叔姪且以歸疆為請栗上疏謂宗廟之
 讐而事之以弟姪其忍使祖宗聞之乎無唐鄧則荆襄有幽寒
 之憂無泗海則淮東之備達於真揚海道之防徧於明越矣議
 者皆言和戎之幣少養兵之費多不知講和之後朝廷能不養
 兵乎且非徒無益而已與之放幣是畏之矣三軍之情安得不
 懈弛歸正之心安得不攜貳為今日計宜停使勿遣徐於境上
 移書諭以各守分界不煩聘使之往來各保疆場之無事焉用
 疲弊州縣以奉仇敵之使乎孝宗懲紹興權臣之弊躬親權綱
 栗言人主蒞權大臣審權爭臣議權王侯貴戚善撓權者也左
 右近習善竊權者也至有以虛為馬以雜為鸞之語執政訴於
 孝宗謂林栗詆誣臣等臣實不願與之同朝乃出知江州以吏
 部員外郎召兼慶王府直講有旨令二王非時招延講讀官議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五 十一 臺諫宋十七

論時政期盡規益栗疏言漢武帝為太子開博望苑卒敗太
 子唐太宗為魏王泰立文學館卒敗魏王太子諸王惟以講經
 讀史為事他無預焉除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除直寶文閣
 知湖州栗朝辭曰臣聞買道以上書以一身喻天下之勢臣每見
 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輒舉以問之今日國體於四百四病之中
 名為何病能言其病者猶未必能處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輒處
 其方其誤人之死必矣聞臣之言者不忿則默問有反以詰臣
 即對之曰今日之病名為風虛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非但半身
 不隨而已半身存者凜凜乎畏風邪之乘而不能以自安也聞
 之醫曰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臣愚有感於斯言竊謂買道復
 生為陛下言無以易此歷知夔州加直敷文閣夔州曰施州
 其轄廢郡曰思州施民諺汝翼者與知思州田汝弼交惡會汝

弼卒汝翼帥兵二千人伐其喪汝弼之子祖周深入報復兵交於二州之境施黔大震孝宗親札賜粟及成都制置使陳規曰如向不悛未免加兵除其元惡時汝翼與官軍戰潰汝翼遁夫粟取其巨惡九人誅之田祖周懼與其母冉氏謀獻田業計錢九十萬緡以贖罪發徵途安既而汝翼入都訴粟受田氏金粟辨其事尋坐粟擅格上命錮職罷歸未幾起廣南西路轉運判官累遷兵部侍郎朱熹召為兵部郎官既入國門以疾未就職粟與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藉張載程頤之緒餘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安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將置朝列而熹遷延道途邀索高價既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視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五 主 臺諫宋十七

之然也望將熹停罷姑令循省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上謂其言過當而大臣畏粟之強莫敢深論太常博士葉適獨上封事辯之曰考粟之解始末參驗無一實者其中謂之道學一語無實最甚蓋自昔小人殘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忽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見士大夫有稍務潔修粗能操守輒目以是名殆如奧萊事魔影迹犯敗之類陰用此術廢敗正人粟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而更文致言語逐去一嘉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譏言橫生善良受害無所不有既而胡晉臣劾罷之出知泉州改明州奉祠卒粟強介有才論事雄辯可觀晚節性稍急欲快其私忿遂至得罪名教為萬世惜

程松守冬老池州青陽人登進士調長興尉知錢塘縣請事殿

帥吳職以結侂冑聞侂冑愛姬被山以百千市之盛其供帳舍諸中堂夫婦奉事惟謹未幾侂冑意解復召姬具言謹待之意侂冑大喜除松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守大府寺丞未聞旬遷監察御史轉右正言左諫議大夫劾呂祖泰罪當誅決杖流之滿歲未遷意殊快快復獻一妾于侂冑名曰松壽問其故答曰欲使賤姓名常蒙記憶爾除同知樞密院事自宰邑至執政纔四年開禧元年拜資政殿大學士知成都兼四川制置使決議開邊期以二年四月分道進兵命為宣撫使與元都統制許便宜從事令松將東軍三萬駐與元副使賧將西軍六萬駐河池松至益昌賧往迎聞欲松資以執政庭參之禮及境而返抽摘所用自衛軍一千八百松殊不悟有告賧叛者松晒以為狂俄企人取成州守將棄關通賧焚河池還與州松以書從賧求援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五 主 臺諫宋十七

兵勝給言鳳州非川騎之地漢中平衍可任驅馳當發三千騎往未幾金封賧為蜀王遣書諷使去松懼不知所為與元帥劉甲茶馬范仲任見松謀起兵誅賧松恐事泄取禍亟揖使去會謀言金兵且至百姓奔走相蹂躪一城如沸松亟望米倉山遁去由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賧丐贖禮買舟稱賧為蜀王望見賧使愧賧以匣封疑其為劍大恐亟奔他所使追及之啓視皆金寶也乃兼程出峽喜曰吾今獲保首領矣詎祗落賧貶順昌節副筠州居住徙澧州再責果州團練副使安置賓州死張巖字肖翁大梁人徙揚州紹興禾渡江居湖州為人機警柔回善諧登乾道進士歷官監察御史阿附韓侂冑逐當時賢者嚴禁道學進殿中侍御史遷給事中嘉泰初參知政事以言能為資政殿學士知平江俄升大學士知揚州已而名復參政

兼同知國用事開禧二年知樞密院事明年除督視江淮軍馬
侂胄起行乃遣畢再遇田琳合兵勦敵且募生擒偽帥未幾川
峽屢勦大散關陷嚴見敵難拒托言素不知兵求去凡開督府
九月費耗官錢無算御史章燮論劾奪官奉祠死

許及之字深甫永嘉人隆興初登第知分宜縣薦除諸軍審計
遷宗正寺簿乾道初林栗請倣唐制置左右拾遺補闕班在監
察御史上即命及之與薛叔似為之二人在職無所建明惟論
罷王淮光宗除軍器監遷太常少卿以言罷紹熙元年擢淮南
運判兼淮東提刑以鐵錢濫惡不職貶秩知廬州召除大理少
卿寧宗即位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諫事侂胄無所不至嘗值
生日上壽朝行畢集及之後至為開者所拒由門竇俯俛以入
在部二年不遷見輒流涕序其如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膝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五 五 臺錄末十七

侂胄惻然憐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慶元四
年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嘉泰二年拜參知政事進知樞密院事兼參政贊開兵端侂胄
令守金陵固辭中丞雷孝友奏其詭計降兩官泉州居住卒

李知孝字孝章光之孫本起家登進士依附侂胄除右相府
主管文字差充幹辦諸司審計司寶慶初拜監察御史陰詆德
秀丁翁等疏言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沽激之意多
扶持之意微而播扇之意勝既慮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
之或不能容姑為激怒之辭退俟斥逐之命將以樹奇節而成
全名此臣之所未解也凡所論全文皆自府第付山拜右正言
露劾德秀節改聖語膠牒示導信邪說鼓同流其或再有
妄言當追削流竄以正典刑疏上遂鏤榜播告天下時名傳伯

成楊簡劉宰等皆不至如孝疏詆諸臣以要君為高致以共命
為常流可行而故不行無疾而稱有疾此比皆是相扇成風欲
求難進易退之名殊失尊君親上之義願將起召之人計其程
途限以時日使之遭朝其有衰病者早與改命又奏洪咨夔張
忠恕鑄秩放罷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紹定元年遷右司諫
進左諫議大夫五年拜工部尚書兼侍讀越月改兵部尚書理
宗親政言者論其慎奸逃國排斥諸賢時乘小輿醉謁從官之
家使慈飲積不知紀極出知寧國提舉嵩山崇福宮送婺州居
住徙端州紹定末猶自乞食中丞卒以貶死天下快之

梁成大字謙之福州人登進士作縣滿秩詣事史彌遠甘心鷹
犬言於彌遠家幹萬斯日若得入臺必能擊去偽學斯為達其
語轉通判揚州入為宗正寺簿寶慶二年拜監察御史奏魏了
翁大佞似忠大辨若訥好名自衛立異自詭真德秀狂悖粹
尚祥家食假高尚之節以要君仿矯偽之學以欺世言若忠鯁
心實回邪宜削秩貶竄章既上下者兩月或傳德秀有衡陽
之命彌遠於帝前及之帝曰仲尼不為己甚上鑄德秀三秩成
大又疏言近年以來後學晚出不開義理不講綱常識見卑陋
議論偏詖更唱迭和蠱惑人心此風披扇為害實深乞下臣章
風厲內外楊長儒寢寢新命徐瑄追三秩移象州居住胡夢昱
移欽州編管拜成大右正言進右司諫遷宗正少卿權刑部侍
郎紹定六年十月帝夜降旨黜奉鴻禧觀祠端平初洪咨夔吳
泳交章論駁罪大罰輕錮秩住泉州徙潮州同黨莫澤竄南康
軍俱死成大天資暴狠心術險巇凡可以賊忠害良者率獲贊
為之四方賂遺列真堂廡導人使觀欲其效尤復豪奪民產冒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五 五 臺錄末十七

...

占宇文氏賜第濱竄之日訟者百數朝命毀其廬

朱熹温州平陽人端平二年武舉第一遷閣門舍人差知沅州

改橫雷二州陳垓論降一官久之帶御器械兼幹辦皇城司差

知興國軍改文階為度支郎官拜監察御史疏言境土日賦賦

欲日繁官吏日增調度日廣景德慶曆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

供一萬餘員之俸今以一百餘郡之力贖二萬四千餘員之官

邊鄙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賴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

不舉擢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寶祐六年進左

諫議大夫幼澄江制置呂好問黃州之役貪酷悞事詔祝職是

真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同知院事開慶元年

拜參知政事阿附賈似道擢知樞密院事景定元年度宗位東

宮熿與沈炎同兼太子賓客俄出知慶元兼沿海制置使奉祠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五 七

為御史胡川虎張桂常林相繼糾劾送處州居住咸淳四年自

便尋卒熿言論如狂遇人輒噬彈劾最多一時名士若徐清叟

呂中尤熿馬廷鸞皆不能免 沈炎字若晦嘉興人登寶慶進

士調嵯縣薄廣西經略準備差遣湖南安撫司幹辦公事計郴

寇有功改知金華縣歷遷樞密院編脩監察御史按劾高斯

得李曾伯劉子澄吳潛皆公論不與獨論罷丁大全及其黨與

差合人心景定初累官同知樞密院權叅知政事以費政殿學

士提舉洞霄宮致仕卒贈少保

李鳴復字成叔澠州人與金淵俱登嘉定進士權發遣金州幹

辦并安撫司公事諱事制使鄭損得薦于朝歷遷大理少卿與

淵同附史嵩之為羽翼適鄭清之議張天綱獄迎合從輕拜侍

御史兼侍講進對言荆襄制臣有當戒者三去私禁暴怒皆

非要切嘉熙初累官至知樞密院事加大學士賜衣帶鞍馬出

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淳祐四年復叅政事尋予祠御史蔡次

傳劾鳴復與劉伯正進善善類退蓋州里詔落職罷祠卒于嘉

興 金淵字淵叔臨安人官太學博士歷遷監察御史論曹幽

項寅孫遷右正言累官至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侍御

史劉漢弼論淵尸位妨賢罷政予祠劉應起又論落職遷徙十

一年妻盛氏愬于朝量移平江而死

弘簡錄卷一百五十五 終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五 七

為御史胡川虎張桂常林相繼糾劾送處州居住咸淳四年自

便尋卒熿言論如狂遇人輒噬彈劾最多一時名士若徐清叟

呂中尤熿馬廷鸞皆不能免 沈炎字若晦嘉興人登寶慶進

士調嵯縣薄廣西經略準備差遣湖南安撫司幹辦公事計郴

寇有功改知金華縣歷遷樞密院編脩監察御史按劾高斯

得李曾伯劉子澄吳潛皆公論不與獨論罷丁大全及其黨與

差合人心景定初累官同知樞密院權叅知政事以費政殿學

士提舉洞霄宮致仕卒贈少保

李鳴復字成叔澠州人與金淵俱登嘉定進士權發遣金州幹

辦并安撫司公事諱事制使鄭損得薦于朝歷遷大理少卿與

淵同附史嵩之為羽翼適鄭清之議張天綱獄迎合從輕拜侍

御史兼侍講進對言荆襄制臣有當戒者三去私禁暴怒皆

弘備錄卷一百五十六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仰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庶官 宋大之一

王景子廷 王晏侯章 郭從義承祜 武行德 王彥超

白重贊 王仁鎬 陳思讓孫若 侯益子仁 向拱

焦繼勳子守 李瓊 郭瓊 李繼勳子繼 趙晃子廷

孫行友子全 盧懷忠王繼 史珪 田欽祚

閻守恭 李萬超 張鐸孫再 杜漢徽 張廷翰

蔡審廷 周廣 張勳 陸萬友

折德辰父從 周廣 張勳 陸萬友

王景萊州掖人家世力田景少個儻善騎射不事生業結里中

弘備錄 卷一百五十六

惡少為羣盜梁大將王稹鎮滑臺以景隸麾下與後唐莊宗戰
河上有功莊宗入汴景降累遷奉聖都虞候清泰末從張敬達
圍晉陽會契丹來援景以所部歸晉祖天福初授相州刺史范
延光據鄴叛屬郡多為所脅景獨分兵拒守晉祖嘉之累遷洺
州團練使開運初授侍衛馬軍左廂都校契丹南侵少帝幸洺
淵景與高行周等大破契丹衆于戚城拜橫海軍節度使契丹
至汴以其黨代景景歸次常山契丹主租即問道歸鎮斬關
而入漢乾祐初加同平章事會契丹饑幽州民度關求食至滄
州境者五千餘人景加意撫綏詔給田以處周祖微時與景善
及即位加兼侍中景起身行伍素無智略然臨政不尚刻削民
頗便之廣順初入朝部民數百人遮留至有越其馬銜者俄以
護國軍節度遷鎮鳳翔顯德初封褒國公加開府階世宗即位

加兼中書令先是秦鳳陷蜀州旁蕃漢戶請圖請收復世宗命
景與向拱率兵出大散關進討進陷砦柵遂命景為西而行營
都部署大破蜀軍于上邽斬首數萬級是歲秦州降逾年徙鎮
秦州兼西而緣邊都部署恭帝即位進封涼國公宋初加守太
保封大原郡王建隆二年春來朝太祖宴賜加等役以為鳳翔
節度西而緣邊都部署四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追封岐王諡
元靖初景奔晉時妻坐戮二子逸而免晉祖待之厚賞賜萬計
嘗問景所欲景再拜曰臣昔為卒嘗負胡牀從隊長出入屢遇
官妓侯小師家意甚慕之今妻被誅誠得小師為妻足矣晉祖
大笑即以小師賜景景嬖之後累封楚國夫人景性謙退折節
下士每朝廷使至雖卑位必降階送迎曰人臣重君命固當如
是子廷訓至驍衛大將軍致仕廷義起家供奉官改如京副使

弘備錄 卷一百五十六

以善騎射周世宗擢為虎捷都虞候遷都校領珍州刺史宋初
改內外馬步軍副都軍頭命與韓重贊護治滑州靈河新隄增
治京城又命董其役開寶初從征太原親鼓士乘城矢中其腦
經宿卒年四十七太祖甚惜之優詔贈建雄軍節度廷審性驕
傲好夸誕每言我當代王景之子聞者笑之因目為王當代
王晏徐州勝人家世力田晏少壯勇無賴嘗率羣寇攻劫旁郡
梁末大亂鄰邑皆為他盜所剽惟晏鄉里獲全後唐同光中應
募隸禁軍累遷奉國小校晉開運末與本軍都校趙暉忠衛都
校侯章戍陝州會契丹至汴遣其將劉愿據陝恣行暴虐晏與
暉等共殺之懸首府門外衆請暉為帥章為副指揮晏內外巡
檢使兼都虞候遣其子漢倫奉表晉陽時漢祖雖建號威聲未
振得晏等來歸甚喜即授暉保平軍章鎮國軍皆節度使晏終

州防禦使領舊職既而暉等表晏始謀功第一遷建雄軍節度使漢祖入汴加同平章事周祖加兼侍中宋初進封趙國公從征李筠改節安遠軍乾德元年轉封韓國公終太子太師致仕年七十七免朝贈中書令 侯章并州榆次人乾祐初加同平章事移鎮邠州無善政傲上剝下以貪狠聞建隆元年授太子太師封楚國公卒

郭從義其先沙陀部人父紹古與後唐明宗情好款狎同事武皇忠謹特見信任賜姓李氏莊宗山北角蓄從義宮中與諸子齒印位補內職累遷內國使晉天福初復原姓內艱北歸遂家太原歷漢周加兼侍中鎮徐州宋初守中書令太祖征揚州迎謁於路乾德二年轉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以疾歸京師改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太子太師致仕卒年六十三贈中書令從義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六

三

唐官宋一

重厚有謀略多技藝善飛白書子守忠至開府副使守信字實臣頗知書與士大夫游至東上開門使知邢州孫世隆比部員外郎曾孫昭祐開門祇候 承祐字天賜娶舒王元偁女初授西頭供奉官仁宗即位歷遷西上開門副使坐盜御酒及用佞方金器除名岳州編管復起勾當右驛院性狡獪緣東宮恩又憑藉王親官至直徽南院使判應天改知鄭州卒贈太尉武行德榆次人身長九尺材貌奇偉家貧負薪遇晉祖犯郊外見其所負倍常令力士更負皆不能舉高祖奇之因留帳下天福初授奉州都校改控鶴指揮使寧國軍都虞候契丹擾汴被獲德行偽請自效契丹信之令率軍校載什物鎧甲送歸北庭擊舟數十泝汴至河陰相與潛謀曰我輩受國厚恩本以禦敵今反為所制與其離鄉并投邊塞為異域之見曷若與諸君共

守河陽俟敵兵退視天命所屬歸之以圖富貴皆應曰諾即共殺契丹監使分殺器甲由汜水倍道抵河陽節度崔彥勳出兵來拒行德麾眾逆擊自旦及午廷勳大敗棄城走遂據河陽盡以府庫分給將士因推行德知州事屬士卒繕甲兵據上游士氣益奮人望歸之問漢祖起自稱河陽都部署遣弟行友由問道奉表勸進授河陽三城節度使廣順初遷河南尹西京留守時鹽禁甚嚴有僧從民姬鬻蔬關吏希賞令僧密置鹽筐中姬持入城吏擒以送府行德覺其誣釋姬斬僧及關吏數輩部下凜然宋初加中書令封韓國公改節忠武軍進魏國公移鎮安州加開府儀同三司入為太子太傅太平興國三年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師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六

四

唐官宋一

王彥超臨清人父重勳光祿卿致仕宋興復為太子太傅彥超性溫恭謹能禮賢下士少事後唐魏王繼岌曆晉漢周累官節度使兼侍中太祖與彥超素舊嘗往依之不納受禪加兼中書令因幸作坊名侍宴射酒酣道故事彥超降階頓首曰勺水豈能容神龍耶帝大笑翌日奉表待罪遣中使慰諭乾德二年移鎮鳳翔開寶初來朝與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楊廷璋俱侍曲宴從容語曰卿等皆國家舊臣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彥超知旨前奏曰臣無勲勞久冒榮寵願乞骸骨歸丘園行德等陳夙昔戰功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遂與偕罷時議以此許之外艱起復右金吾衛上將軍判街仗事太宗封邠國公加太子太師致仕卒年七十三贈尚書令每戒諸子曰屢為統帥殺人多已身得免為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曹勉為善事庶可以自庇後果無甚違者孫克從咸平元

年及第亦止於州縣

白重贊，涇州樓煩人。其先沙陀部族少從軍，有武勇。漢初自散員都虞候，三遷護聖都指揮使，領端州刺史。周祖轉鄭州防禦使，廣順中授義成軍節度使，值河決，親部丁壯塞大程六合二堤，詔書褒美。世宗征劉崇，以功改鎮保大軍，征太原，又改河陽三城檢校太尉。宋初加檢校太師，改涇州。燕人李玉與重贊有隙，密令部下閻承恕、馬縵偽造制書，誣重贊以搆逆。都校陳延正封其書以聞，太祖大駭，驗視謬妄，命陳思誨馳赴涇州，禽玉及承恕，鞫問伏罪，擢延正領刺史，以賞之。加重贊奉寧定國二軍，入為左千牛衛上將軍，奉朝請卒。年六十二。

王仁鎬，邢州龍岡人。後唐明宗時，署牙校，累遷右領軍軍衛將軍。晉漢間，歷昭義、天雄節度副使。周祖表為副留守，預謀起兵。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六

五

唐書卷一百五十六

卽位為王峻所忌，出為唐州刺史。遷棣州團練使，入為右衛大將軍，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顯德初，為永興軍節度使。世宗卽位，移安國軍，安國為仁鎬故鄉，郡民扶老携幼迎於境上，獻錦袍者四仁鎬，皆重衣之，酬以金帛。視事翌日，省其父祖墓，居視松楸，涕泗嗚咽。時人榮之。郡有盜，仁鎬遣人諭之，悉遁去。恭帝移山南東道，宋初加檢校太師。建隆二年，以疾召還，次唐州卒。年六十九。性端謹，儉約，酷信釋氏，為從事劉謙所責，歛容遜謝，時稱長者。

陳思讓，字後已，盧龍人。父審確，化後唐至晉，歷權利州節度使。終金州防禦使。思讓初隸莊宗帳下，補右班殿直。晉改東頭供奉官，以功領獎州刺史。歷磁、衛、趙三州。漢初移淄州。周祖陞磁州為團練，卽以充使。俄權絳州防禦使。遷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

改義成軍恭帝授廣海軍節度使。宋初加檢校太傅，歷保信、護

國二軍。河中尹皇子德昭納其女為夫人，卒時年七十二，贈侍中生。平累歷方鎮，無敗政。身歿之後，家無餘財。然酷信釋氏，弟思誨至六宅，使子欽祚累遷香藥庫使。長州刺史。孫若拙，字敏之，幼嗜學。祖令持書詣晉邸，應對詳雅。太宗將授以府職，懇辭。登進士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鄭州，擢右贊善大夫。知單州，能于政事。就除太常丞，充鹽鐵判官。與陳恕不協，出為西川運副。疏決益州繁囚，入為司封度支二員外郎，轉工部郎中。河

東轉運發卒塞王陵口，河平真授轉運使，拜刑部郎中，知潭州。若拙意本望三司使，因失所望，言父母年老，求納制命。上怒，黜知處州。徙溫州，代還，改兵部郎中。河東轉運使賜金紫，祀汾陰。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六

六

唐書卷一百五十六

運所部緝帛芻粟十萬輸河中，以助費。經度使陳堯叟言其幹職擢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時鄰郡歲饑，許其貿易，民賴以濟。移知鳳翔，入拜給事中，知澶州。勤于政治，郡民列狀乞留。天禧二年卒。年六十四。錄其子映為奉禮郎。

侯益，汾州平遙人。世業農，以拳勇隸唐祖麾下。莊宗攻大名，征劉守光，破洛州，入汴，皆從。遷馬前直指揮使，領番寧費三州。刺史。晉初召為奉國都校，領光州防禦。河陽三城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徙鎮秦州，拜開封尹。漢祖卽位，加兼侍中。隱帝議出師禦周祖，益見天時不祥，士卒無鬪志。與焦繼勳等乘夜謁降。廣順初，封楚國公。改太子太師，進齊國公。宋祖卽位，遣賜器幣。來朝，以耆舊厚待之。廣德初，郊祀，詔綴中書門下。班禮與丞相等。卒年八十。贈中書令。子仁愿，金吾衛大將軍。孫延濟，西京作

坊使仁遇內園使仁興右屯衛將軍 仁矩從父歷游徐秦三
鎮皆為牙校討張從賓首犯賊鋒以功領蓬州刺史開運初為
璽瑛使天平行軍司馬漢初授隰州刺史至郡決滯訟民情悅
服周改左羽林將軍出為泗州刺史轉通州兼屯田鹽鐵監使
宋初歷祁雄二州刺史治軍有方略經數郡咸有善政卒年五
十六 子延廣字延之進士及第從父補通祁雄三州牙職契
丹數十騎白晝入雄城居民驚擾延廣引數騎馳出射殺其酋
悉擒以獻詔書褒美賜錦袍銀帶補西頭供奉官太平興國初
預脩永昌陵出使延州軍兼緣邊巡檢善撫士卒人樂為用遷
閣門祇候求可使微巡者近臣言無出其右乃以崇儀副使充
同都坊延丹緣邊都巡檢使戎人聞其至不敢復為寇耀州叛
卒劉渥嘯聚謀入京兆關右騷然延廣率兵自間道追及於富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六 七

入多遜又沮之命掌交州水陸計度轉運使遇賊援兵不繼遂
死特贈工部侍郎錄其子延齡至殿中丞延世太子中舍
向拱字星民河內人始名訓少儻負氣以策干漢祖不納客
周祖門下任知客押牙即位歷宮苑皇城宣徽南院三使世宗
時以功兼義成淮南武寧歸德山南東道五節度使恭帝加檢
校太師河南尹西京留守宋初加兼侍中仍領河南征李筠至
汜水迎駕言宜急濟大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而誅之若緩則勢
張難為力矣帝從其言卷甲倍道趨之乾德初從郊祀封譙國
公在職十餘年軍府廢弛太祖怒移鎮安州代以焦繼勳太宗
進封秦國公來朝授左衛上將軍判左金吾街仗事卒年七十
五贈中書令子德明至洛苑使昱祥符八年進士孫悅虞部郎
中咸平中復錄其孫懌為國子助教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六 八

藥權易院真宗時累宮苑皇城副使使契丹還遷東上閣門使加榮州刺史歷知襄鄧汝三州以右神武大將軍致仕卒

李瓊字子玉幽州人祖傳正涿州刺史父英涿州從事瓊幼好

學涉獵史傳依後唐莊宗與周祖等十人結為兄弟各刺臂出血誓曰凡我十人龍蛇混合異日富貴幸無相忌瓊時心知周

祖決非常人情好尤密一日過瓊見其危坐誦讀問何書瓊曰

此圖外春秋所謂以正守國以奇用兵較存亡治亂記賢愚成

敗皆在于此周祖令讀之自是出入袖以自隨後討河中令瓊

參軍事事平授朝散大夫大理司直歲中遷太子洗馬鎮鄴為

大名少尹廣順初拜將作監充內作坊使賜金紫連知亳陝二

州改濟州刺史世宗初遷洛州團練安州防禦使治郡尚寬簡

宋初召為太子賓客建隆三年上章請老改右驍衛上將軍致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六 九

仕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少師

郭瓊平州盧龍人祖海本州坑冶使父令奇盧臺軍使瓊初以

勇力聞事契丹為蕃漢都指揮使後唐天成中挈族來歸明宗

以為亳州團練使改商原階三州刺史晉天福中連領滑坊鞏

衛日州陽城之役戰功居多轉沂州時契丹陷中原盜賊竄起

山東為甚間瓊威名相率遁去漢乾祐中周祖召權知宗正卿

事世宗時歷絳蔡齊三州防禦使宋建隆三年告老加右領軍

衛上將軍致仕歸洛乾德二年卒年七十二瓊雖起卒伍而所

至有惠政尊禮儒士孜孜樂善蓋武臣之賢者

李繼勳元城人周祖領鎮選隸帳下補禁軍列校累遷虎捷左

廂都指揮永州防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昭武軍節度使

恭帝改授安國軍檢校太傅宋初加檢校太尉平澤諸朝于行

在移節昭義軍以禦太原率師入河東燔平遙縣俘獲甚衆建

隆二年敗并軍千餘斬首百級獲遼州刺史傅延彥并弟延勳

來獻乾德二年詔與康延詔尹訓率步騎萬餘攻遼州太原將

郝貴超領兵來援戰于城下大敗之州將杜延翰危感與拱衛

指揮冀進兵馬都監侯美藉部下兵三千送款於繼勳即遣內

供奉慕容延忠入奏詔褒之未幾并人誘契丹步騎六萬復來

取遼遣繼勳與羅彥環郭進豐彬等領衆六萬赴之大破契丹

及太原軍于城下加同平章事從征河東以為行營前軍都部

署敗北漢軍于太原城又敗之于渴河駕至分軍繼勳擢其南

班師歸移鎮大名太平興國初加兼侍中以太子太師致仕卒

年六十二贈中書令性質直崇信佛氏累歷藩鎮無善政與太

祖有舊故特承寵遇子守恩如京使守元北作坊使守徽崇儀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六 十

副使 弟繼僱亦以武勇補內殿直開寶中為步軍副都軍頭

太平興國間歷遷龍衛右廂都指揮使領獎州團練使卒

趙晃真定人長七尺儀貌雄偉初事杜重威為列校周祖鎮鄴

委質麾下即位擢作坊使與宣祖分掌禁軍有宗盟之分世宗

時累虎捷左廂都指揮閬州防禦使恭帝加檢校太傅宋初常

加優禮進檢校太尉處方鎮以賄聞未幾卒年五十二太祖甚

悼之贈太子太師再贈侍中 子延濟以蔭補左班殿直宋初

為鐵騎指揮使駕征晉陽太宗守京延濟以所部為帳下牙軍

即位遷散指揮都虞候領恩州刺史太平興國二年轉內殿直

馬步軍都虞候從平太原略地燕薊六軍扈從有後期者帝怒

欲寘之法延濟諫而止入為日騎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兼權

殿前都虞候坐市竹木賁登州團練使是冬帝北巡復除防禦

使幽州東路行營瑒都監監修綠邊城壘逾年加涼州觀察使鎮州兵馬都部署判霸州雍熙二年改蔚州觀察使判冀州曹彬北征爲幽州西北管都監師還知貝州改滑州部署卒年五十贈天德軍節度使子承彬至內殿崇班孫咸一虞部員外郎知宗正丞事咸熙天聖八年進士及第

孫行友莫州清苑人家世業農自五代末定州西北當易州中路有狼山堡邊人賴以避寇有尼孫深意以佛法誘民民多歸之尼死其兄方諫與行友同行其術然點香燈聚民益衆晉末契丹侵擾邊民畏亂往依方諫遂推以爲帥方諫懼所在捕逐表上著爲西北招收指揮使賜院額曰勝福每遇敵兵幸其徒襲擊得鎧仗畜產漸多易定帥奏授方諫邊界遊奕使行友爲副自是扞禦侵軼多所殺獲乘勝入祁溝關平府城破飛狐砦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六

二 燕官錄一

契丹頗畏之然陰持兩端以圖自固已而晉師失律密構契丹陷中原授方諫定州節度使行友易州刺史尋代以蕃將耶律中徙之雲中方諫不受命歸保狼山漢祖起契丹北歸焚劫定州方諫自狼山率衆保城歸命于漢復除領義武軍行友依舊職行義秦州刺史弟角以居所遣都校王友遇契丹於石河斬殺甚衆獲其刺史蔡福順清苑令王璉值周祖北征道獻俘敵因請自效厚加賜予留之軍門及受命行友屢官偵得契丹離合願領勁兵三千乘間平定幽州周祖乃移方諫鎮華州卒年六十二贈太師以行友爲定州留後顯德初正授節鉞世宗自河東還加檢校太傅北征命攻下易州擒其刺史任欽以獻宋初加同平章事狼山佛舍妖妄愈甚衆趨赴不可禁行友不自安累乞解官不允建隆二年乃徙其第廩召集丁壯繕治

兵甲欲還狼山以自固都監藥繼能密表其事太祖遣閻門副使武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陽稱巡邊直入其城令舉族赴闕行友蒼黃聽命既至命御史李維岳就第鞠之削奪官爵勸歸私第戮其部下數人遣使詣狼山焚尼屍易州刺史方進保塞軍使全暉皆請闕待罪詔釋之郊恩復起爲右龍武軍將軍運右監門衛大將軍卒年八十贈左衛上將軍 子全照字繼明蔭補殿直雍熙中授京南巡檢隸曹彬麾下遷供奉官閻門祇候從田重進擊賊有功連擢廣韶都延二路都巡檢使淳化五年率兵與李繼隆克綏州命戍守之俄護屯田于夏州兼知州事咸平中歷遷知天雄軍平邊軍部署真宗幸澶淵以全照爲駕前西面邢洛路馬步軍鈐轄願得騎兵設奇取勝上壯之既而敵騎果逼魏城全照拒却之上遣使慰勞加檢校工部尚書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六

三 燕官錄一

增食邑三百戶徙鎮州召還改東上閻門使領英州刺史全照形短小精悍素知兵以嚴毅整衆然性剛使氣專任刑罰趙德明納款議減西鄙戍兵全照謂邊防不可無備不即奉詔上亦以其好勇多官徙知永興軍拜四方館使求知許州可之祥符中表歸朝車駕西幸留爲新城都巡檢卒年六十 盧懷忠瀛州河間人少有膂力善騎射漢乾祐初寓居河中值李守貞據城周祖聞之懷忠與牙校王繼勳夜踰城出見上陳攻取便宜河中平二人同補供奉官世宗立遷懷忠如京副使宋初遷內酒坊副使會朗州軍亂將出師致討遣懷忠使荆南諭以人情去就山川向背當盡知之使還奏高繼冲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雖屢登而民苦暴征橫歛南邇長沙東距金陵西迫巴蜀北奉朝廷觀其形勢殆日不暇給矣太祖因名

范質等謀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出師湖南假道荆湘因而下之此萬全策也即拜懷忠前步軍都監荆湖平以功遷內酒坊使乾德二年改判四方館事知江陵府王師伐蜀以供億勞頓遷客省使俄使江南歸途遇疾卒年四十九錄其子熙為校書郎 王繼勳陝州平陸人廣順初領汾州刺史充晉磁隰等州緣邊巡檢歷憲麟石磁四州刺史宋初遷磁州團練使坐行兵失律致荆罕僞陷責授右監門衛率平荆襄命權知道州州境與廣南接劉銀屢引兵入寇繼勳因上嶺表可圖之狀王師南伐以為賀州道行營馬步軍都監平生有武勇在軍陣常用鐵鞭鐵槊鐵槌軍中目為王三鐵

史珪洛陽人晉嚴衛指揮使暉子少以武勇隸軍籍周顯德中遷小校宋祖領禁衛給事左右受禪以為御馬直隊長四遷馬步軍副都軍頭兼控鶴弓弩大劔都指揮使開寶六年領殺州刺史太祖初臨御欲周知外事因博訪珪廉得數事驗之皆實信以為然由是漸肆威福至民市物有不當者亦告其欺罔上曰事在詔前一切不問後始不復敢言又嘗伺便言知德州

梁夢昇繩切貴族意圖去之上詰所從珪曰知邢州郭貴告之上知貴所為不法曰夢昇真清強吏也即以左贊善大夫珪諧既不行居常怏怏出為光州刺史歲饑開倉賑糶全活甚眾太宗即位轉揚楚等九州都巡檢使征太原與彰信節度劉遇攻城北而幽州之役伺坐失律責授行軍司馬數月召為右衛將軍領平州刺史督浚惠民河自尉氏建京師九十里數旬而畢民咸便之又率龍猛騎兵五百捕獲江淮盜魁謀首等改隸州刺史知保州靜戎軍上緣邊便宜十五事皆施行之珪多智

數好以甘言小惠取譽於人故所至嘗不忍其去卒年六十一 田欽祚潁州汝陰人漢魏州團練使令方之子初任殿直改供奉官世宗征淮南為前軍都監還領禁兵護塞澗泅決河督治澶州城宋初遷閣門通事令人討蜀監北路先鋒乘傳往來宣達機事孟昶降奉捷書馳奏遷西上閣門副使并人寇樂平欽祚從維彥瑛拒之獨以所部三千擒副將一人俘獲甚眾以功遷閣門使又與何繼筠破賊于石嶺關領賀州刺史判四方館使契丹寇中山以為定州路兵馬都部署與戰遂城自旦及晡殺傷甚眾馬中流矢踏得騎士王超馬奮起復戰敵解去廷議征江南遣欽祚往規還奏合旨所得寶貨幾三十萬首命率騎軍先赴江陵拜昇州西南路行營馬軍兼左廂戰棍都監敗吳軍萬餘于溧水斬其主帥李雄擒裨將二人進圍金陵為南面

攻城部署江南平領汾州防禦使太平興國初遷引進使晉州都鈐轄敗太原驍將楊業於洪洞縣斬首千餘級獲馬數百賜白金令市宅石嶺關之戰復為先鋒與主帥郭進不協賊兵奄至欽祚閉壁自守去復不追又所受月俸多販鬻規利為部下所訴責授睦州團練使車駕北巡以為幽州西路行營濠皆都監改房州團練使真任柳州嶺外多瘴表乞生還上憐之移鄂州在郡二年入覲改銀夏綏宥都巡檢使召還會征幽州時已被病命與郭守文為排陣使卒欽祚性陰狡剛戾負氣多所忤犯尤不喜儒士好狎侮同列人多惡之子承誨供奉官閣門祗候承說崇儀副使 閻守恭榆次人父榮備儻有志略劉繼元招之辭以母老不就太原平從徙大名因家焉守恭自幼體貌奇偉應郭進募隸拱

聖軍權殿前押班咸平中從幸河北以功歷三衛指揮使累遷
德州承與軍兵馬鈐轄性沉毅御軍嚴肅雖家居如對賓客常
師郭進所為所得俸祿悉散予人後徙并代路卒

李萬超太原人幼孤貧負販供母應晉祖募隸軍籍稍遷軍校
嘗從李守貞討楊光遠奮勇先登飛石中其腦又從杜重威拒
契丹於陽城流矢貫其手神色自若以功遷肅銳指揮使晉末
契丹入中原萬超以本部屯潞州張從恩棄城遁郡務皆契丹
使領之萬超憤然謂部下曰我輩垂餌虎口苟延旦夕之命耳
若殺契丹使共保其城非止逃生亦足以建勳業眾皆聽命
遂率所部大謀入府殺其使推前驍衛將軍王守恩為帥漢祖
聞之使史弘肇往諭曰得復此州公之力也今欲殺守恩以公
為帥何如萬超謝曰殺契丹使推守恩蓋為社稷計爾若賊人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六

五

唐書卷一百五十六

以自利豈宿心乎弘肇大奇之表為先鋒馬步軍都指揮使率
兵渡河路經澤州刺史翟令奇堅壁固守萬超馳至城下語曰
今契丹北遁天下無主并州劉公仗大義定中土所向風靡豈
早圖之令奇乃開門納降弘肇即留萬超權州事拜為刺史周
祖開國以功授洛州團練使收秦鳳平淮南連移斬登二州所
至有善政會均田租有前卒平令馬陶隱苗不實命繫之境內
肅然宋初入為驍衛大將軍開寶入年卒年七十二

年七十二贈太傅子熙載至千牛衛大將軍 孫禹珪字天錫
粗知書有方略幼事太宗藩邸即位補東西班承旨改殿直帶
御帶械以材勇擢居禁衛殿前都虞候咸平初授內殿直領恩
州刺史出為滁州刺史知洛瀛二州兼兵馬鈐轄徙鳳州西人
勒厥麻叛率眾討之俘六千餘人獲名馬草畜甚眾景德初授
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契丹請和還守臣武幹能鎮靜邊郡者
擢知石州徙代充瀘三州禹珪頗勤政治瑞麥生獄空進詔嘉
獎河決率人徙障塞不甚為害王且使充還言其狀優詔褒獎
就拜洛州團練使尋知廣信軍天禧初卒年五十九
杜漢徽長安人太原威勝軍使阿孫之子有膂力善騎射年十
七為後唐武皇應直隊長累遷護聖使入晉有功遷典順議聖
指揮使贈父左贊善大夫由漢入周累有功補龍捷都虞候移
所部屯安平縣宋初補本軍都校領茂州刺史改領湖州從平
太原江南錄功居多建隆三年出為天長軍使移天雄軍知屯
田事漢徽在戎行四十年大小百餘戰被病家人勸其就醫不
聽卒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六

六

唐書卷一百五十六

張廷翰冀州信都人周兵部郎中慎圖之子少慷慨有智略善
騎射晉天福中冀州刺史張建武召補牙校代者李冲復署本
州牢城軍校契丹入中原若何行通為刺史會契丹主道祖州
人共殺行通推廷翰知州事漢初就拜刺史為政寬厚簡易民
甚愛之廣順初召赴闕周祖見其貌魁偉謂樞密王峻曰冀州
近邊雖更擇人無踰廷翰者在郡八年契丹將高牟翰數擾邊
廷翰擊走之宋富於財歲遣人齎金帛入北市善馬貢獻外悉
遺貴近甚獲美譽顯德中歷棣海沂三州團練使屢率兵敗淮

人移萊州宋初歷英毫二州乾德二年卒年四十七

蔡審廷磁州武安人曾祖凝邢州別駕祖綰武安遼城二冶使

父頴洺州長史審廷少能騎射晉初應募補護聖散都頭顯德

初擢為殿前散員遷軍使宋太祖從世宗征淮南隸麾下預戰

紫金山改副指揮使即位授殿前散都頭指揮使攻澤州先登

為飛石傷足賜以良藥美酒車駕還京幸其署問之賜賚加厚

尋轉內殿直都虞候領富貲二州刺史征太原為北面步軍都

指揮使屯易州訓練士卒甚整太祖過鎮陽見於行在賜名馬

寶劔命為鎮州兵馬都鈐轄開寶八年卒年六十九

周廣字大均應州神武川人父密事晉歷鄜延晉三鎮節度使

至太子太師致仕廣幼從父為牙校漢初累擢衛將軍充鎮淮

軍兵馬都監從征淮南得江北數州命廣勞來安集民甚德之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六 七 唐書卷一

連領常眉二州刺史兼內外馬步軍都軍頭宋初改隰州刺史

乾德三年遷潘州團練使令訓練雄武諸營征太原為攻城樓

櫓戰權都部署師還改右屯衛大將軍領郡如故太平興國二

年卒

張勳洛陽人晉開運中事留守景延廣為典客表授供奉官世

宗以為綠淮巡檢因採淮南機事以聞即命監光州軍後攻黃

州敗吳人於麻城復破栢梁山若遷內閣副使征瀛莫以為霸

州兵馬都監宋初征李筠遣前軍拔大會若入太行破澤州皆

有功還京命權知許州討李重進拔揚州遷瓊穆使討朗陵充

前軍兵馬都監以功就拜衡州刺史乾德初克郴州及桂陽監

以為刺史兼監軍使五年代歸至揚州卒年六十八太祖憐之

錄其子廷敏為殿直勳殘忍好殺每攻破城邑揚言且斬衡州

民稱為張且斬

陸萬友蔚州靈丘人少隸太原為裨校漢祖擢護聖指揮使周

祖起兵預謀踐阼擢散員都指揮使領樊州刺史世宗時累遷

開州防禦使宋初歷沂斬二州改汝州討南唐命守采石磯浮

梁事平遷和州防禦使太宗以為晉絳等州都巡檢使從征太

原克汾石二州就除石州都巡檢使兼知石州移巡警鳳翔秦

隴代歸改知瀛州在郡二年政務苟簡尋改右監門衛大將軍

充河陰兵馬都監卒年七十三性猛暴以武勇自任所至無善

政太宗以其勳舊恩遇不習聘其次女為許王夫人

折德及世為雲中望族自晉漢以來獨據府州控扼西北中國

賴之祖嗣倫麟州刺史父從阮初名從遠字可久為人溫恭長

者居父喪以孝聞唐莊宗鎮太原署牙將俄領府州刺史晉末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六 八 唐書卷一

契丹敗盟以兵攻之取城堡十餘就陞本州團練使領州州刺

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周祖從宜義保義靜難凡三鎮卒

贈中書令德辰初為府州團練使署靜難馬步軍都校世宗建

府州為永安軍拜節度使顯德中率師攻下河市鎮斬并軍五

百入朝以弟德愿權州事又被并軍于沙谷若斬其將郝章張

釗世宗南征還至通許橋德辰迎謁請遷內地以其素得蕃情

不許厚加賜賚遣之建隆二年來朝待遇有加遣歸鎮乾德元

年敗太原軍于城下擒其將楊璘卒年四十八贈侍中 子御

勳字世隆初表右職領汾州團練使權知府州太祖征太原謁

于行在授永安軍留後兩從郊祀來朝擢泰寧軍節度使留京

師卒年四十贈侍中 次子御卿幼補節院使署本州兵馬都

校歷開府副使知府州太宗征河東與尹憲同攻嵐州擒其軍

使拆令高遂下嵐州又殺憲州刺史霍翊擒將馬廷忠等七人獻于朝擢崇儀使四遷府州觀察永安軍節度使至道元年契丹將韓德威誘党項勒浪鬼族自振武犯邊御卿引兵邀擊大敗之於子河以斬首五千殺獲馬千匹勒浪等乘亂反擊德威僅以身免殺突厥太尉司徒舍利等獲吐蕃首領一詔遣使嘉之歲餘殺病德威率來報斬馬步軍都軍頭孫贊于軍御卿力疾出戰其母密諭令歸答曰世受國恩不敢愛死矧臨敵棄戎不祥乃死於軍年三十八贈侍中子惟正為洛苑使知州事

弟惟昌繼之咸平二年河西黃女族長蒙異保及本部啜訛引趙保吉之衆入寇麟州萬戶谷進至松花岩弟供奉官惟信率兵赴戰沒焉保吉黨方私保移理復來寇惟昌與宋思恭劉文質合戰敗走之又破言泥族焚其器甲車帳俘斬甚衆以功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六 九

領富州刺史改文思院使景德元年復與王萬海等護芻糧抵麟州入朔州界破狼木砦契丹方圍崑嵐軍聞敗遁去拜興州刺史祥符二年表求赴闕真宗命與近臣宴射苑中復命引兵援河東糧時已得疾屯于寧遠軍卒年三十七 弟惟忠字蓋臣初補西頭供奉官擢閤門祗候知府州兼郎府路都巡檢使再遷簡州團練使天聖中契丹與夏國會兵聲言嫁娶惟忠謂知其實率麾下往備戒毋輕動一夕風霾有騎走營中驚以為寇至惟忠堅卧不動徐命擒之得契丹所縱誕馬數匹卒贈耀州觀察使子繼宜嗣州事坐苛尅劾罷擢其弟右侍禁繼閔為西京作坊使嗣州事 繼閔字廣孝慶曆中元昊進圍州城緣東南水門厓壁微徑魚貫而前城險且堅矢石亂下轉攻城北士卒復力戰賊死傷甚衆引去以勞遷宮苑使普州刺史自元

吳友招輯歸業者三千餘戶卒弟繼祖嗣 繼祖字應之由右侍禁遷西染院皇城二使成州副使臨政二十餘年奏乞書籍仁宗賜以九經韓絳發河東兵城雖兀命為先鋒深入敵帳降部落戶八百加解州防禦卒子當襲請以授兄之子克柔詔從之而進其三子官錄二孫為借職 弟繼世少從軍為延州東路巡檢先謀知嵐名山內附遣其子克懋報種誘取綏州復以騎法萬餘軍于懷寧砦入晉祠谷往銀川分名山之衆萬五千戶居于大理河夏人來攻再戰皆捷與名山同守綏州錄功領忠州刺史說韓絳城雖兀以鎮撫橫山因畫取河南之策皆用之以左驍驍使果州團練卒請司使例無贈禮上謂繼世捍邊有功特給之 繼閔子克行字遵道初仕軍府未知名種諤拒夏人于環慶詔河東出師為援克行請往誘使以兵三千護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六 三

侑道戰于葭蘆川先登斬級四百降戶千馬畜萬計諸老將稱為真折太尉子擢知府州秦兵討夏國克行與張世矩將河外軍抗章先驅即委香鑰而西大會咩保吳良以萬騎來躡克行為後拒度賊半度隘縱擊大敗之殺咩保吳良王中正出塞又先拔宥州折氏每出必勝夏人畏之益左廂兵專以當折氏太原孫寬議城葭蘆諸將論多不合名克行問策克行即頓兵吐渾河約勒部伍為深入窮討之狀敵疑不敢動役既訖又入津慶龍橫川斬級三千詔河東進築八砦通道廊延帥遣蔡希甫來議欲由近及遠克行曰不然事有奇正今乘士氣之銳所利在速故當出其不意先築遠者若徐圖之士心怠矣卒用其策城果成在邊三十年善拊士卒戰功最多官至秦州觀察使卒贈武安軍節度使子可大為榮州團練使知州事 從子可

適未冠有勇馳射不習而能郭達薦補殿侍諫延州從種諤出塞敵將易其年少索與鬪可適斬其首而還自是益知名米脂之役與夏人戰三角嶺得級多又敗之于蒲桃谷東兵久不得食有千人聞于軍門可適諭曰爾輩何不為父母妻子念而甘心異域鬼耶皆回面聲喏各遣歸遇夏人十萬入寇先令謀者訪其烽卒姓名詐為行視首領呼出盡斬之烽燧不傳因卷甲疾趨大破之于尾丁磴回次檉楊溝正午駐營分據西山料敵必躡其後率所部纔八千轉戰至高嶺從間道趨洪德設伏邀其歸路敵至伏發衝之其國母踰山而遁焚乘輜重并帷帳首飾之屬衆相蹈藉死者如積論前後功至皇城使成州團練使知岷與蘭州并鎮戎軍渭帥章榘秦慶三道兵築好水川副總王文振失道千人盡死歸罪可適下之吏哲宗貸其死削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六 主 庶官宋一

十三官榘請留以責效乃以權第十二將令密圖夏會嵬名阿理昧勒都通可適謀知二會以畜牧會境上遣兵乘夜往襲俘其族屬三千遂取天都山帝為御文德殿受賀以其地為西安州遷東上閣門使充涇原鈐轄知州事真拜和州防禦使進明州觀察使為副都總管會鍾傳行邊為敵所隔可適以輕騎扳之歸傳議同環慶出師取靈武帝以訪可適對曰得之易守之難當先侵弱其地待吾藩籬既固然後可圖帝是其言進武安軍節度觀察留後率軍都虞候城蕭關又與傳議齟齬傳因踏口覆師劾可適貶鄭州觀察使俄知衛州拜淮康軍節度使與轉運使議不合中以疑謗召為佑神觀使踰年復知渭州卒年六十一子彥質紹興中累官至簽書樞密院卒

弘簡錄卷一百五十六 終

弘簡錄卷一百五十七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庶官 宋六之二

李穀 李濤孫仲容 高防 吳廷祚子元載 趙贊

張藏英孫劉載 程羽 張錫 馮瓚

邊珣 王明 許仲宣 喬維岳 楊克讓子希周

段思恭 孔永恭 侯陔 魏丕 舒元子知雄等

王晉卿 郭廷謂子延清 吳皮裕 劉福

張保續 侯贊 石職

李穀字惟珍其祖父咸居洛經黃巢亂田廬蕩盡徙居頴州汝陰穀長八尺容貌魁偉勇力善射以任俠為事頗為鄉人所困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七 主 庶官宋二

發憤從學一覽如宿習登進士連辟華秦二州從事歷晉漢周為開府儀同三司封趙國公既貴訪得舊趾復求歸洛周祖詔改所居鄉為賢相鄉里為勳德里為人厚重剛毅深沉有城府雅善談論預知耶律德光必死每議政事辭氣明暢人主為之聳聽人有難必救有恩必報護聖指揮白再榮利李崧和凝家財已奪其貲復欲殺之以滅口穀力止之喜汲引寒士有劉德與者饒材幹署為中牟主簿後至顯位穀素與韓熙載交厚各有所志熙載嘗言若江東相我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若中原相我下江南探囊中物耳周祖聞其名倚以為相世宗伐淮南令范質王溥就穀謀穀手疏親征有必勝之利者三卒如所料李昉破病在淮求歸穀視之曰子他日官爵祿秩當如我後果至司空扈載以文章名穀言其命薄慮不克享未幾卒值

宋祖革命造人就賜衣帶器幣昭義李筠遺錢五十萬他物稱是般受之坐是憂患而卒年五十八贈侍中子吉至補闕拱太子中允

李濤字信臣本唐敬宗子郇王瑋十一世孫祖鎮臨濮令父元將作監丞朱梁革命懼禍避地湖南依馬殷從兄郁仕梁為閭門使言于朝詔歸京師補濤河陽令後唐天成初登甲科拜監察御史遷右補闕入為起居舍人晉天福初改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至翰林學士拜侍郎同平章事張彥澤入京濤自慶不免往見為俚語云自投死彥澤笑而釋之周初起為太子賓客歷刑戶二部尚書宋初拜兵部尚書卒年六十四贈右僕射生平慷慨有大志以經綸為己任工為詩筆札迥媚性滑稽善諧謔未嘗忤物居家以孝友聞于承休水部郎中 孫仲容字儀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七 二 唐官宋二

父登甲科除大理評事知三原縣擢監察御史為殿試考官真宗問題義對稱旨詔試中書擢左司諫直史館天聖中為起居郎知制誥累遷右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終戶部侍郎性醇易不與物忤對人言未嘗及勢利弟惟勤景德三年請闕詔授許州司士參軍早卒仲容字諸孤如已子世稱長者然於吏事非其所長自集制草為冠鳳集十二卷

高防字脩已并州壽陽人累世將家父從慶戍天井關與梁軍戰死防年十六護柩歸事母孝好學善為詩張從恩留守北京奏為判官性謹厚守禮從恩益重之薦授國子監丞召拜殿中丞充鹽鐵推官復為從恩鄆晉潞三鎮判官及契丹入汴晉主北行從思欲歸款防為陳逆順大義請固守臣節不從漢祖召防赴太原加金部郎中為浚儀令周祖改令開封遷本府少尹

世宗尹京即為判官太祖還自陳橋以防家為里民所略詔賜綾絹衣服衾褥鞍馬征李筠為潞州東北路計度轉運使筠平拜尚書左丞賜銀器絲帛鞍馬建隆二年出知秦州州境與夏人雜罔知教養防至則齊之以刑舊俗稍革西北夕陽鎮古伏兔縣地多產材木夏人利之防議建採造務闢地數百里築堡築地自渭而北與彼自渭而南歸我募卒守之歲獲巨木萬章夏部酋長尚波于等率諸族千餘人涉渭奪木殺役兵防出與戰俘四十七人以獻太祖感擾邊郡詔諭會帥所獲之俘賜而遣之罷採木之役命吳廷祚代歸為樞密直學士復知鳳翔府卒年五十九太祖悼惜錄于延緒為太府寺丞

吳廷祚字慶之太原人事周祖為親校歷莊宅副使內軍器庫皇城二使知懷鄆二州世宗遷右羽林衛將軍充客省宣徽北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七 三 唐官宋二

院二使判河南府歷東西二京留守時汴河屢決督丁壯塞之增築堤防自京城至臨淮數千里又次鄭州原武縣忠亦隨止還授左驍衛上將軍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宋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仍兼樞密使議征李筠廷祚言潞城險且阻太行恐未易破筠素勇輕敵若速擊之使離上黨來邀我戰猶獸亡其藪魚脫於淵因可擒矣太祖定議親征命為留守兼判開封征李重進又為留守時掌樞務有年帝欲均勞逸建隆三年擢雄武軍節度使資詔赦尚波于等夏人感悅以伏兔地來獻乾德二年改鎮京兆開寶四年長春節來朝遇疾車駕臨問卒年五十四贈侍中為人謹厚寡言性至孝居母喪絕水漿累日兼好學聚書萬卷治家嚴肅六子元範元慶皆禮賓副使元吉開門祗候元輔字正臣好學善筆札以蔭補供奉官宋初授左驍衛將

軍澶州巡檢使累官定州鈐轄卒年四十八 元載建隆初授
春坊通事舍人賜緋魚袋從父鎮秦雍補衙門都校加衙門祇
候與母賓古使契丹擢西上閣門副使出知陝州徙秦州捕民
李益伏法遷閣門使領富州刺史改知成都王小波亂棄城坐
責邳州團練使移單州以疾授左衛將軍致仕卒年五十三子
昭德昭遜昭普並閣門祇候昭明守仁內殿崇班昭允昭矩太
子中舍元辰尚公主

趙贊字元輔祖德鈞父延壽皆見逸記贊幼聰慧七歲能誦書
後唐明宗愛之與諸子外孫數十並育于六宅稱爲令器贊舉
神童詔以都尉之子太尉之孫克彰庭訓特賜及第仍附禮部
春榜久之延壽奏署牙職值晉祖起延壽將忠武兵屯上黨德
鈞將盧龍軍來會父子俱降晉契丹銅之北去贊獨與母留西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七 唐官宋二

洛天福三年晉祖仍命奉母歸薊門契丹嘗贊金吾將軍數年
延壽節度范陽將謀南侵委之以征及平原陷贊復爲河中節
度使未幾漢祖起奉表勸進加檢校太尉仍鎮河中尋改京兆
尹復鎮晉昌軍惟漢疑已潛謀歸蜀判官李恕諫止卽遣恕詣
闕申理乞哀求覲漢祖納之入朝命爲左驍衛上將軍仕周歷
左右羽林左龍武三統軍世宗南征初遣巡警壽州城外歸京
留諸將分兵圍壽春贊獨當東面諸將戰不利贊能持重自秋
涉冬未嘗挫衄及再征壽春命副韓令坤造橋渦口以通濠泗
移兵趣濠贊親督力戰拔其羊馬城刺史唐景思死焉圍練郭
延以城降詔書褒美淮南平以功授保信軍節度使視事之日
盡去苛政務從寬簡居民便之恭帝加開府階宋初移忠正軍
檢校太師預平維揚改鎮延州許以便宜行事乃分置步騎前

後不絕范渾來迎者望見旌旗綿屬無不解服開寶元年移建
雄軍征太原以爲邠州路部署討晉陽爲河東道行營前軍馬
步都虞候車駕薄城并人自突門潛犯贊勦贊率衆擊之弩矢
貫足勢問數四賜以良藥又改鎮鄜州太宗時進封衛國公卒
年五十五贈侍中贊容止閑雅接士大夫以禮取衆有方略爲
政雖無異跡而吏民畏服亦近代之賢帥也

張藏英范陽人唐相嘉貞後唐末舉族爲賊孫居道所害藏英
年十七僅以身免後遷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殊爲吏
所執節帥趙德鈞壯之釋而不問以補牙職聞居道道關南求
爲都巡檢使至則微服携鐵棍潛匿舍側伺居道出擊仆於地
先斷其耳噉之擒以歸設父母位縛居道筵前號泣報之機其
肉三日辨心以祭徐詣官首服詔免死燕燕問曰爲報仇張李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七 唐官宋二

子契丹聞其名用爲盧塞軍使兼制置權鹽傾坊州刺史廣順
三年率內外親屬并所部兵及資鹽戶泛海至滄州刺史李暉
以問周祖未卽納令館于封禪寺賜襲衣銀帶錢絹帶鞍馬
世宗授德州刺史召對便殿詢以備邊之策請於深州李晏口
置若誘境上亡命以隸軍願爲主將得便宜討擊詔從之除緣
邊招收都指揮使賜名馬金帶令募勁兵數千築城李晏口會
鳳翔王彥超巡邊爲契丹所圍卽率新募兵馳往擊之契丹解
去改濮州刺史宋初遷瀛州團練使并護關南軍建隆三年卒
於治所年六十九子育蔭補供奉官 孫鑑字德明幼嗜學登
進士官大理評事監秦州柴墟榷務升右贊善大夫知婺州遷
著作郎監察御史決獄江左頗雪冤滯歷殿中侍御史太宗討
幽州極言不可時以燕人沮議非之後果驗命掌左藏判三司

度支請併三部悉由催欠為一從之李惟清薦其能擢江南轉運使建議割瑞州清江吉州新淦袁州新喻三縣置臨江軍時以為便名選特被慰獎累遷樞密直學士掌三班詔磨勘供奉官以下校其殿最以為沮勸會三司奏分左右計鑑以為非便尋詔復舊詠參奏王季思討蜀治軍無政遣鑑與作坊使馮守規往訊鑑言益部新復軍旅不和若驟聞使命慮猜懼變生不測請假臣安撫之名上稱善至即遣戍卒出境令麾下使臣東還督繼恩分部殘寇招輯及側事平拜左諫議大夫久之五路進兵討西夏令乘傳往環州與李繼隆議送芻糧入靈州詔以軍法從事饋運頗集還言關輔民窮力盡靈州僻居絕塞實中夏蠶區願陛下以賜給還稍息飛輓之役無使重勞真宗遷給事中工部侍郎出知廣州羣蠻數擾鑑召會豪論以威信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七 六 七 皆俯伏聽命民條其政績上請刻石溪洞移知朗州徙相州有芝草生于監牧之室鑑表其祥以為何朔弭兵欵附之兆優詔荅之景德初卒年五十八子士廉為殿中丞士宗太子洗馬士成屯田員外郎

初學建安推貨務六年為江南國主生辰使詔還令知鎮州坐與何繼筠不協改山南東道行軍司馬十年不召嘗受詔權點檢州事太平興國初復入為給事中三年出知襄州六年代還告老改工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平生教尚名節好學博通史傳善屬文嘗受詔撰明憲皇后諡冊文又作弔戰國賦萬餘言行於世子宗言賜出身至北部郎中宗望景德二年進士及第祥符四年其孫介上載文集以試將作主簿程羽字冲遠深州陸澤人少好學能屬文登天福進士授陽穀簿歷虞鄉醴泉新都三縣令皆有政績開寶中選為兩使判官入對太祖詢以時事對稱旨擢著作郎出知興州改知興元府歸闕以本官判開封性淳厚蒞事恪謹太宗尹京待以長者即位為三司使轉給事中知開封未幾出知成都為政寬簡蜀人便之入拜禮部侍郎上欲優以清職以為文明殿學士即泰寧坊營第以賜太平興國五年典試貢士得人若多六年拜兵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二贈禮部尚書子希振以蔭至虞部員外郎

張錫閩縣人梁末棣州刺史劉君鐸辟為軍事判官棣為郿之屬郡有趙務郿帥主以牙將頗橫恣民有趙三斤欲與于死君鐸不能救既而牙將私造事覺錫判曰趙犯三斤求生不克麥盜百斛免死誠難遂真牙將于法同光末權知州事趙在郿反瀕河諸州多構亂錫即出省錢賞軍皆大悅一郡獨全隸人賴之後為瀘川令不畏強禦專務愛民刺史有所徵不荅頗以為怨及代白其事於宰相馮道知錫介直奏權監察御史出為陝虢觀察判官晉開運二年拜右補闕歷遷司門駕部二郎中並

以清節聞周顯德中以老疾授右諫議大夫致仕宋初改給事中范質嘗兄事之館於別墅以執政之門不欲久處往依鄉人鄧州觀察判官黃保緒建隆二年六月卒于襁下

馮瑱字禮臣歷城人父知非後唐司農卿蔭補校書郎為諸城令歲滿授右贊善大夫性便任數務巧進漢初改監察御史周遷殿中侍御史宋初轉兵部郎中加金紫太祖兄其風神俊爽善談論有吏材其寵任之擢左諫議大夫知舒州蜀漢蒲魚

黨之稅徒知廬州時劾外初平除樞密直學士知梓州蜀校上官進率亡命掠民攻城墮度烏合之衆必無固志持重以待城中止有雲騎兵三百令分守城門自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夜尚未分輒擊五鼓賊聞悉遁去因縱兵追擒斬於市餘黨誘遣之境內獲安太祖言瑱有奇材嘗欲用瑱為趙普所忌陰伺其

私簡錄 卷一百五十七 九 過坐以金帶珍玩賂晉府劉荅乃削籍流配海島凡十年間質末救還太宗即位授左贊善大夫時以帑藏充溢命分左藏庫為三令與員外賈黃中補闕程能分掌之賜金紫尋改度支判官親征太原以判隨駕三司凱旋改大理卿兼判秘書省以足疾致仕卒年六十七子克忠至內殿崇班閤門祇候

邊珣字待價華州鄭人曾祖頡石泉令祖操下邳令父蔚太常卿珣晉天福進士官秘書郎直洪文館入漢為右拾遺加朝散大夫周遷右補闕轉起居舍人改庫部員外郎知通州宋初令詣衛州視秋稼掌京師倉廩建隆二年為洛陽令兄玠以吏部員外郎為河南令兄弟迭尹赤縣時人榮之乾德初召為倉部郎中蜀平知三泉縣開寶初遷職方郎中監京兆趙務學永安

軍權貨務奏徙務揚州有富民以私憾訴廣陵尉謝圖詔珣案

鞫得實反坐就命權攝州事兼掌酒稅鹽務毋憂起復知州事征江表兼領淮南轉運使金陵平知江北諸州轉運事太宗遷吏部郎中賜金紫移廣南轉運使桂州守張頌淮州人也病卒僕從分匿家財珣召官吏追取歸其孳柩有郡守與護軍忿隙珣奏令易地不致之罪太平興國五年代歸拜右諫議大夫領吏部選事七年移知開封卒年六十三珣精力有吏材帝方欲倚用款借數四購錢絹至金部郎中弟玠右贊善大夫從子傲殿中丞倚比部員外郎俊尉氏主簿

王明字如晦大名成安人應舉不第原州刺史藥元福辟為從事及領陳州防禦事多咨明既又奏若建雄軍節度掌書記賜緋魚後移鎮陝元福恃功驕恣明數以直諫忤其左右因謝去詣闕上書求任州縣歷清平鄆城二令宋初佐高繼冲募復掌

武寧軍書記乾德初詔近臣舉清白有吏幹者給事中馬士元薦召為左拾遺蜀平遷知榮州代歸遷右補闕征嶺南為荆湖轉運使開寶間復為隨軍轉運嶺南山路險絕舟車不通明但以丁壯轉運供億不闕每一城必先收簿齊守倉庫既而賀州未下明謂當悉攻之恐援兵至則勝負未可知諸將頗猶豫

明乃擐甲宵率所部護送卒百人擁丁夫數千荷薪堽溝塞壑直抵城門城中懼開門納款遂據有之因抵廣州賊衆十餘萬拒戰是夕大風發屋折木明獻計遷丁壯人持二炬間道先擣賊壘大軍尋食以待俄頃萬炬皆發焚其外柵賊驚犯大軍因逆擊之斬首數萬銀以城降捷聞上嘉其功擢秘書少監領韶州刺史仍充轉運徧歷部內視民疾苦奏除無名科欵代歸

太祖召見勞問賜襲衣金帶鞍馬復以為黃州刺史密授成算

私簡錄 卷一百五十七 九

私簡錄 卷一百五十七 九

私簡錄 卷一百五十七 九

私簡錄 卷一百五十七 九

私簡錄 卷一百五十七 九

令完葺城壘訓練士卒無何王師自荆潛順下以為池岳江路
巡檢戰權都部署破鄂州軍萬餘斬首三百級殺江南七百人
拔樊山砦又破江州軍獲船十餘艘敗湖口軍奪戰艦五百遇
南唐將朱令贊領眾將焚采石浮梁帝恐金陵圍解亟令幸所
部舟師屯獨樹口密樹長木於洲浦間若帆檣狀令贊望見果
疑大軍襲其後逗撓不敢進明移檄諸軍相為犄角至小孤山
合勢大破之擒令贊卒大半皆赴水死金陵平詔明安撫諸郡
擢知洪州太宗即位兼領江南諸路轉運使召為右諫議大夫
充三司副使判鹽鐵事遷給事中雍熙四年改光州刺史移并
州代還進禮部侍郎契丹擾邊出知真定府淳化初歸闕卒年
七十三子挺扶並進士及第挺至殿中侍御史扶直集賢院工
部員外郎任轉運皆知名景德初錄幼子扶為光祿寺簿至殿
中丞祥符八年錄孫師顏為三班借職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七

十一

書以諭交州待其款附然後上章待罪帝嘉之南郊迺吏部郎
陞右諫議大夫未幾權度支出知廣州移江陵河南遷給事中
卒年六十一仲宣性寬恕偶儻犯而不校有心計造次不撓時
以為難子待用國子博士待問及第至殿中丞待旦比部員外
郎待用子巨源亦登進士

喬維岳字伯周陳州南頓人治三傳周顯德初登第授太湖簿
遷平與令開寶中薦為太子中舍知高郵軍通判揚常昇三州
改殿中丞太平興國初徙襄州丁內艱值陳洪進子文顯領泉
州留後朝議擇能臣關掌郡事起為泉州通判會仙遊盜起率
眾數萬來攻城中兵裁三千勢甚危急監軍何承矩王文寶欲
屠其民燔府庫而遁維岳抗議以為朝廷寄以綏遠今患澤未
布盜賊連結反欲屠城豈詔意哉承矩等因共堅守既而楊克
讓宰相州兵破賊圍遂解詔褒之代歸為淮南運副遷右補闕
進運使淮河西三十里山陽灣水勢湍悍運舟多覆詔維岳規
度開故涉河至淮陰磨盤口四十里北至淮滙凡五堰又於三
斗門于第三堰二門相距五十步覆以厦屋設懸門積水俟
潮平泄之建橫橋岸上築土累石以固其址自是往來無滯按
部泗州有囚死罪逮獄其母年八十餘維岳哀而釋之坐贖金
罷使職權知楚州遷戶部員外郎度支判官轉郎中復為兩浙
轉運使歷知懷洽二州真宗尹京召為開封推官備關建兼左
諭德轉太常少卿及踐祚命權知開封拜給事中知審官院以
體肥艱於拜趨乞外授海州刺史移蘇壽二州卒年七十六贈
兵部侍郎錄孫世昌獻之並同學究出身維岳明習吏事有治
劇才王欽若始舉進士預知其貴又善待陳彭年自刺郡連奏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七

十一

為通判首稱薦之

楊克讓字慶孫同州馮翊人洪州都督公略玄孫少好學手寫
經籍盈笥多收圖畫墨跡晉末劉繼勳辟為戶曹掾漢乾祐中
表授張彥成節度掌書記周廣順初從鎮安陽又奏其材可用
入為執金吾彥成死未葬不忍受祿退居別墅以俟外除時論
多之歷鎮寧掌書記調鳳翔司錄參軍加監察御史祖母老解
官歸養未幾改延州觀察推官節度趙贊素敬禮之累加朝散
大夫兼殿中侍御史以家難去太祖知其名命起復為左補闕
掌斬口權貨務乾德六年知果州乞歸襄事特賜緡錢許葬畢
赴任開寶三年就命為西川轉運副使蜀民懷其善政置書褒
美代歸疏利病十事稱旨召升殿賜坐勞問而賜金紫征南唐
知昇州行府及平就知州事兼水陸計度轉運使加兵部員外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七

三

唐書卷一百五十七

郎太平興國初進刑部郎中知大名府會錢俶陳洪進歸土以
為兩浙西南路轉運使討平賊數萬徙知廣州兼市舶使卒年
六十九歷官廉謹幹局所至有聲每視事自旦至暮或通夕斷
決如流略無凝滯當時稱為能吏 子希閔字無間生而失明
聽諸弟讀經史輒不忘尤善屬文趙普守西洛委草府中成疏
奏署府掾固辭不受優加給贈繼者張齊賢李沆薛惟吉張茂
宗皆厚待之卒年三十九有集二十卷自教三子皆登進士日
華都官員外郎至太常少卿三司副使日休殿中丞日殿字垂
訓初試校書郎歷知襄廬鄆三州開封判官使契丹還除兩浙
運副青徐饑改京東運使請轉江淮陝西粟五十萬以賑貧民
開清河八十里並堤起倉廩以便漕運加直史館徙益州轉運
更江淮制置發運使歷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副使太常少卿出

知河中府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奏罷元昊用兵時析戶版為
十等第賦役又止陝西收市益梓利路溪洞馬民頗信愛之入
判太常司農事同知審官院卒 希甫淳化三年進士至屯田
員外子日宣亦進士

段思恭澤州晉城人曾祖約定州司戶祖景神山令父希堯與
桑維翰同在晉祖幕府累歷清顯思恭以門資入官素不知書
無學術為鎮國軍節度判官更歷史事所至亦著勤績天福中
父任棣州刺史兼鹽禁制置使解官待養奉章入貢改四門博
士賜緡開運初出為華商等州觀察支使劉繼勳辟掌書記繼
勳朝京會契丹入汴軍士誼請思恭為州帥思恭論以禍福固
拒止之漢祖授左補闕隱帝時蝗詔徧祈山川疏乞令諸州速
決重刑無致淹濫必名和氣從之歷度支駕部員外郎周顯德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七

三

唐書卷一百五十七

中定濱州田賦世宗嘉之賜金紫外服服闋更左司員外建隆
三年除開封令遷金部郎中判眉州值凶命集眾攻州城思恭
率屯兵與戰振作士氣許以厚賞諸軍勇擊賊走之思恭婦
詔給以上供錢帛度支請按之太祖不許即命知州事母憂起
復考功郎中知泗州俄代馮繼業知靈州帝語曰靈州非衛霍
名將不可對曰臣奉詔而往必能效治帝壯之賜窄衣金帶及
錢二百萬又以塗泚諸部別齊金帛遣之甫下車矯繼業之失
縱撫夷落訪求民病久之遷右諫議大夫知揚州與通判李岩
相告責授太常少卿知宿州太宗遷將作監知秦州發通判王
廷範擅用和事又降少府少監知邢州郊恩復舊官尋知壽
州改陝州卒年七十三子惟一至太常博士三司度支判官從
子惟幾進士兵部員外郎

孔承恭字光祖五世祖載見唐忠節昭宗東遷出京兆徙河南
會祖邈萊州刺史祖昌庶虞部郎中父莊晉諫議大夫累世皆
登進士承恭自少疎縱長能折節自勵以門蔭授秘書正字歷
溫與安豐二縣主簿王審琦奏稱壽春節度推官府罷調補鄭
州錄事參軍入為大理寺丞獻官詞託意求進太祖怒其引喻
非宜能免歸田太宗赦復舊官監西京酒麴歲增課六千萬遷
大理正議獄平允擢庫部員外郎屯田兵部二郎中同考校京
朝官課第疏請州縣長吏詢訪耆老求知民間疾苦吏治得失
上皆行之端拱三年初置九寺副貳擢為太常少卿常與徐鉉
列正道書俄以疾辭上召見哀其羸瘠出御藥賜之授將作監
致仕錄其子玠同學究出身為登封縣尉就養未行而卒年
六十二早遊嵩少間樂其風土願卜居焉晚乃奉佛勸上不殺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七 古 世宗二

功遷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五年同知貢舉南郊畢加給事
中七年與王明同判三司卒贈工部尚書陝有吏幹性狡獪好
進善事權貴巧中傷人嘗言趙普過失及普再相頗懷憂患又
忌楊克讓將大用太祖問識克讓否對曰臣素與厚善知其才
識誠佳士也近聞上許以大用多市白金作飲器臣竊惟之上
怒亟出令典郡其險詖如此
魏丕字齊物相州人世宗鎮澶淵辟為司法叅軍有盜五人獄
已具不疑其冤殺之果獲真盜世宗嘉其明慎歷知頓丘冠氏
元城三縣復改右班殿直自陳頗涉學問願受儒資時因用武
籍其幹辦不許未幾出監明靈營軍獲江南謀者四人部送行
在詔獎之賜錢十萬遷供奉官進供備庫副使宋興改作坊副
使語以作坊久弊命脩治之轉正使在職盡力開寶九年領代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七 古 世宗二

軍卒年八十一生平頗能詩與士大夫遊嘗使李煜邀登昇元閣賦詩有朝宗海浪拱星辰之句以風動之又揚承信帥河中或言其反側未安命不使還言其無狀此亦可稱者

舒元頴州沈丘人少儻好學與道士楊訥講習於嵩陽邇左氏及公毅同詣河中謁李守貞與語奇之館於門下守貞叛遣問道乞師江南後敗遂不歸留于江南訥更姓名李平為員外郎遷衛尉少卿新州刺史戶部侍郎元易姓朱事李景歷江寧令駕部員外郎文理院待詔世宗親征求見景言兵事景大悅

遣元率兵復舒州以為團練使又攻歷陽為淮南北面招討使與齊王景達監軍陳覺有隙密表譖元景信之遣大將楊守忠代元元憤怒自以戰功高心不負景欲自殺客宋洎勸元將其眾北歸世宗素知元曉果得之甚喜授檢校太保蔡州防禦使

淮南平改濠州宋初從平李重進復改沂州皆防禦使更常州巡檢使復姓舒氏為人辨捷強記或譖其不親獄訟事多寬滯太祖召元面詰凡所詰必具款指述曲直太祖更嘉歎之開寶五年為白波兵馬都監卒贈武泰軍節度使三子知白至作坊使

知雄初補殿直以雷有終薦授供奉官鄜延路駐泊都監後辭疾居嵩山太宗召授西京作坊副使泉福都巡檢使真宗初懇歸嵩陽舊隱復為王嗣宗李元則所薦授供奉備庫使歷知

棧與處州為麟府鄜延鈐轄復求入道而賜紫冠服號崇玄大師嘗獻字毋圖詔褒獎卒年八十一 知崇累歷供奉備庫使嘗為廣州鈐轄河北安撫副使卒孫昭遠官大理評事真宗改寺丞賜進士第至太常博士

王晉卿河朔人少勇敢為鄉里所推以武藝求見周世宗諫帳

下親信之補東頭供奉官每遣宣傳密旨北征為先鋒都監有功權控鶴都虞候克闢南授軍器庫使為龍捷右第一軍都指揮使領彭州刺史乾德中真任興州刺史移漢州時寇難甫平盜賊充斥晉卿嚴武備設方略擒捕賊靡有孑遺雖劇賊無敢窺其境者然頗以賄聞太祖惜其才不問秩滿以疾求養改左監門衛將軍奉朝請未幾成北邊授莫州刺史在郡謹斥檄撫士卒遷民安堵卒年六十七

郭延謂字信臣彭城人南唐濠州觀察使全義之子幼好學工騎射補殿前承旨改濠州中軍使李景每命入奏俱中朝機事父卒擢莊宅使監濠州軍周師來伐與州將黃仁謙為固禦之計濠守欲棄城走力止之既而援兵不至城不可守延謂南望

大憫出降至山陽見世宗特加宴勞賜金帶襲衣良馬拜亳州防禦使以其弟廷讚為和州刺史宋初從征上黨再知亳州乾德二年代還改絳州防禦使兩川平召為靜江軍節度觀察留

後舊弊有莊宅戶車脚戶鷹鵝戶田獵戶及鄉將都將鎮將輩互擾閭里至則盡除之開寶四年卒年五十四性恭謹事母以孝聞兄廷諭官南唐太子洗馬入宋至秘書監 子延濟字利

川從父補牙內都指揮使太祖錄為供奉官屢使西北宣諭機事太平興國初以內廷宣索及殿前賜資移文庫務未有專領之者乃置合同憲由司命延濟與內藏庫劉崇正掌之又領入

作司督治汴河改崇儀使李順亂改西京作坊使充成都十州都巡檢為王繼恩先鋒時成都將陷延濟率兵倍道先進擒賊探騎待其機事變易旗號令賊不覺單騎斬關入殺千餘人與郭載議募士卒退保劔門賊數千躡其後復擊走之權知漢

人征太原領兵自澤潞除道環壅汾水又益兵攻遼州還知雄
州代回為潭州鈐轄開寶八年領兵敗南唐軍于袁州及平梅
山板倉諸洞蠻俘馘數千人太平興國中歷神武羽林大將軍
連知孟襄二州雍熙四年改知霸州兼部署陳延山謀以平戎
軍叛入北邊曠與侯延濟定計擒之錄功加領本州團練使同
知鎮州淳化二年移原州遷右龍武大將軍卒年七十四

弘簡錄卷一百五十七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七

三

唐官宋

弘簡錄卷一百五十八

明刑部

皇清翰林

和

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庶官 宋六之三

翟守素

田仁朗

劉綜

安守忠

孔守正

譚延美

趙延進

輔超

王果

張思均

周審玉

薛超

丁罕

王承美

李繼周

常思德

楊允恭

郭載

符居潤

張美

趙北

李洵

張質

樂崇吉

翟守素任城人父溥晉左司禦率府率守素以任為殿直歷漢

周遷供奉官領承天軍使乾德中為引進副使王師伐蜀命往

來馳告軍事擢判四方館又以餘寇未殄再入蜀經略分兵防

遏開寶中麟府內屬戎人爭地不決因致擾亂命守素馳往撫

諭辨其曲直卒以悅服從征太原監海州刺史孫方進軍圍汾

州轉引進使歷劄南十州都巡檢東上閤門使賜錢五百萬入

謝辭不敢當上不許更遣為岐帥符彥卿官告使吳越來朝命

護諸司供帳迎勞郊外并壘未下詔與郭進率兵深入其境陷

藉禾稼多所鹵獲太宗遷客省使領憲州刺史河決滎陽領護

鄭州丁夫千五百卒千人塞之梅山洞蠻恃險叛命守素率諸

州屯兵往擊值霖雨弓弩解弛明日將接戰夜令軍士別稍木

為弩及旦賊奄至勁弩交射賊大敗乘勝逐北盡平其巢穴錢

俶獻地詔為兩浙兵馬都監安撫諸郡人心甚悅即以知杭州

歲滿轉西京巡檢權知河南兼留守司事屬歲旱艱食多盜守

素至漸以寧息雍熙二年改知延州領商州團練使自君子館

素至漸以寧息雍熙二年改知延州領商州團練使自君子館

之敗河朔諸州城壘多圯詔與田仁朗王繼恩郭廷濟分路按
 行發諸州鎮兵增築功完賜白金留充天雄軍兵馬鈐轄知大
 名改潞州會建方田又為代北方田都部署并州兵馬鈐轄屯
 夏州改知鳳翔淳化中李繼遷不靖詔復屯夏州尋徙石州以
 老病求歸本郡卒年七十一守素性謹慎寬仁容衆所至有聲
 績凡斷大辟雖罪明白仍徧詢僚衆同而後決之屬吏有過
 不面折援往事相類者微致其警逮事四朝歷內職五十餘年
 後進多至節帥守素獨久次不遷殊無介意時論以此多之
 田仁朗大名元城人父武仕晉昭義軍節度使仁朗以蔭為西
 頭供奉官宋初征李重進攻城有功討蜀命為鳳州路環砦都
 監伐木除道大軍以濟錄功遷內染院副使征太原陳承昭獻
 計壅汾水灌城命督之將陷會班師俄遷院使改左藏庫使為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八 唐書卷三

中官所護上怒立召詰問至殿門命去冠帶仁朗神色不撓從
 容謝曰臣遠破蜀秋毫無犯受知陛下今主藏禁中反忍為姦
 利以自汗耶上為震威止停其職開寶六年起為樞易使明年
 西北侵邊遷知慶州仁朗率麾下往擊短兵將接前鋒稍却立
 斬指揮使二人軍中震恐爭効命遂大受之其會長相率請和
 仁朗烹牛置酒與之約誓邊境乃寧書褒美太平興國初秦
 州羗為寇命屯兵清水會李飛雄事敗召為西上閤門使再征
 太原命與閤門劉緒按行四面壕砦閱視梯衝器械太原平留
 為兵馬鈐轄與武再興賈湜並為巡檢役民築榆次新城改滄
 州鈐轄遷東上閤門使知秦州九年判四方館事會討李繼遷
 命召銀綬復兵皆留防城不遣所部祇千餘人繼遷復攻麟州
 誘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命與李繼隆王侁等馳傳發邊兵數

千擊之仁朗次綏州轉輸芻粟未備三族砦與綏相去道遠仁
 朗疏奏繼遷得部落情願降優詔外示懷來內啗諸酋長以厚
 利令密圖之不爾大為邊患恐他日難制兼請益兵留月餘俟
 報無何三族砦將折遇也殺監軍與繼遷合太宗聞之大怒亟
 遣劉文裕自三交乘急傳代仁朗令赴關下按問御史推原仁
 明定計欲伺繼遷攻撫寧砦力稍困以大兵臨之分強弩邀其
 歸路必成擒矣乃為王侁等所搆上聞貸死責授商州團練副
 使後數月召拜右神武大將軍部修河北東路諸州城池數月
 而就留知雄州領涇州刺史時河北用兵節度使與通判權位
 不倫朝議選刺史有吏幹者佐之除定州節度副使卒于鎮年
 六十性沉厚有謀略頗涉書傳所至有善政雅好音律尤臻其
 妙內職中以為稱首死之日人多惜之 陳承昭江表人事南
 宋簡錄 卷一百五十八 唐書卷三

唐為保義軍節度使世宗征淮南任濠泗楚海水陸都應援使
 會拔泗州周兵東下時宋祖率甲士數千為先鋒遇承昭于淮
 上擊敗之追至山陽北親擒以獻世宗釋之授右監門衛上將
 軍賜錦袍銀帶俄改右領軍衛分司西京宋初入朝太祖以其
 習知水利命與田仁朗浚治惠民五丈二河以通漕運都人利
 之河成賜錢三十萬其婿王仁表尚在南唐帝為致書李景令
 遣歸闕歷左右神武統軍建隆四年春復董近甸丁壯數萬修
 畿內河堤又督諸軍數千鑿池於朱明門外以習水戰乾德五
 年遷右龍武軍統軍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錄孫宗義為三
 班借職

劉綜字居正河中虞鄉人少習詞業依外兄董遵誨嘗遣貢馬
 太祖嘉其敏辨將授三班職自陳願應科舉登進士解褐中州

軍事推官收永康軍判官遷大理評事通判眉州轉太僕丞代
還言蜀地富庶安寧已久望慎擇益州長吏言切于理收授太
子中允未幾李順亂復召見賜緋魚尋為三門發運司水陸轉
運使通判大名進丁家難起知建安軍以天長六合民輸賦非
便請降天長軍為縣隸揚州以六合隸建安軍自是民力均濟
發運使王嗣宗規畫多滯請復置都大發運司專幹其職至道
二年遷太常丞職事修舉咸平初判三司理欠憑由出為河北
運副言州縣募職其間有識廉謹之士或幼累無托或居止無
定全藉祿廩以濟朝夕一旦停罷使饑寒無依大傷和氣又法
官斷獄皆引律定罪及至奏御復云慮未得中別取進止殊非
一成不變之道望自今降旨約束又言河北承兵寇之後民戶
凋弊所餘官皆四方之人不習風俗有懷土之思以是政事多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八 四 應官宋三

因循不舉自今並乞以河朔人充之冀其安居勤於職事夏人
擾邊環慶大屯士馬徙隴陝西運副轉太常博士充轉運使條
上解鹽官器非便棄靈州中賊姦計獻議於鎮戎軍置屯田務
錄唐安國鎮制置城壕古記石木以進詔從其請賜金紫并緡
錢五十萬五年拜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言天下州郡
長吏審官惟據資例未為得人自今西川荆湖江浙福建廣南
地居津要戶口繁庶之處望親加選任其執政舊臣及給舍以
上知州處亦擇官通判又京朝官當遠任者率以父母未葬為
辭意求規免請自今審官投狀明言父母已未葬方許依例考
課違者能遵從之六年遷起居舍人再為河北運使時兩河用
兵邊事煩急轉漕之任尤所倚辦綜繼領其職號為詳練警急
之際輒資其奏處景德三年契丹請和遣近臣諭練將擢用拜

戶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兼勾當三班院上言御史員數至少
每奉朝請劾制欲多以他官承之甚紊弊制望詔兩制以上各
舉才堪者充三院共置御史十員四年西幸道出河陽境上命
綜權知孟州事徙并州以政績聞州民乞留優詔嘉獎歸朝知
審官院改吏禮二部郎中兼知通進銀臺司祥符四年館伴契
丹使命同知貢舉尋權知開封建議富民交結貴要為之請託
奏授試秩謁見官司頗紊公政其文武官遠任家寓京師子孫
帝姬無賴者俱望嚴行約束詔可七年有疾命知廬州明年罷
學士授右諫議大夫卒年六十一綜強敏有吏材所至抑挫豪
右振舉文法時稱幹治然尚氣好勝不為物論所許子建中正
中兼贊善大夫弟綽進士官刑部郎中

安守忠字信臣晉陽人父審琦周平盧節度使封陳王自領山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八 五 應官宋三

南東道時署守忠牙內指揮使俄領緡衛二州刺史顯德四年
改鞍轡庫使初下淮南命守忠馳往宣諭抗以正禮無所辱命
朱祖居潛雅相厚善即位超授左衛將軍守忠自處益謙從征
太原多與謀略人罕知之建隆四年湖南平命為永州刺史乾
德中護河陰屯兵蜀平太祖憫遠俗苦苛虐特命守忠知興元
府以撫綏之尋改漢州刺史朝使旁午公帑不足至出私錢給
唐太祖毋戒使者言守忠在蜀能律已以正汝行見之當效其
為人開寶初改刺濮州命副曹翰塞澶州夾河護其役五年知
遼州獲部民陰召并人謀內應者斬以徇太平興國初移知靈
州雍熙二年又改易州徙夏州每西戎犯邊戰無不捷錄功就
拜濮州團練使端拱中知滄瀛二州兼高陽關駐泊部署瀛州
防禦使淳化二年徙雄州加耀州觀察使條陳邊事稱旨賜錢

一第 206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0 反 E 內

五百萬感德軍節度留後徙宋州兼制置營田使在任威德兼著吏民不忍其去咸平三年入覲遣還卒年六十九贈太尉錄其子繼昌供備庫副使王世及光祿寺丞生不謹慙淡薄治以簡靜樂施予豐宴犒且喜從士大夫遊時論多之以父因愛妓為隸人所戕故終身不畜嬖妾而喜佞佛

孔守正河南浚儀人幼事後唐許王從益入漢為東西班承旨事魏王承訓世宗以材勇選為東班承旨宋初補內殿直兼領陝州吐渾指揮從劉廷翰平蜀還曉雄副指揮使征太原隸何繼筠大敗契丹援兵於石嶺關斬首萬級獲其將王破得時宋師數百亦陷守正以騎軍馳之盡奪而還太平興國中累遷日騎東西班指揮使征晉陽分主城西洞屋領步卒大呼先登繼與內侍蔡守恩等率騎兵力戰晉軍遂潰從征范陽至金臺驛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八

六 唐書卷三

詔守正與劉仁蘊先趨岐溝關夜起垣度鹿角臨機橋說軍使劉禹降之禹解懸橋送入城撫諭軍民屬蔡廷明城守而已赴行在時契丹兵在涿州東復與傅潛率御前東西班分兩陣馳擊之逐北二十餘里降其羽林兵數百繼與高懷德劉廷翰合兵迫至桑乾河契丹自是不敢近塞以勞再遷日騎都指揮使領滿州刺史端拱初改龍衛領長州團練使出鎮真定上以其練習戎旅特置龍衛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以授之歷殿前都虞候定州行營副都署受詔詣保州軍開道遇敵于曹河與戰數合梟首三十餘獲馬五十匹上聞而壯之淳化初擢高陽關都部署明年護浚惠民河命知澶州就塞決河改慎州觀察使還領代州部署遷移并代夏綏麟府三鎮與李繼遷戰大橫岡援范廷名出塞破賊于白池至行莊焚掠甚衆真宗徙代夏二州

部署咸平初授日化軍觀察留後上言四任鴈門邊亭久安願徙東北以自效會夏人入寇改定州副都部署四年移彰德軍留後以風疾改安化軍卒年六十六贈泰寧軍節度使

譚延美大名朝城人軀幹壯偉少不逞往來澶魏間為盜世宗募置帳下補殿前散都頭從征淮南以勞遷控鶴副指揮又從克三關時宋祖領禁兵留督牙隊建隆元年進指揮使稍遷都虞候馬步副都軍頭征湖南領行營戰糧大敗朗州汪端擒之以還擢殿前副指揮使領睢州刺史四遷至內殿直都知太平興國初為朔州刺史連徙盧壽濠光四州巡捕使捕獲劇賊六年徙知威武軍為幽州西面行營都監與田重進出飛狐北遇敵出其不意應騎軍直進遂敗之斬首五百獲其將大鵬翼以獻擢亳州防禦使逾年為鎮州鈐轄端拱元年徙知寧遠軍契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八

七 唐書卷三

丹兵抵城下延美令大開城門弔收不禁契丹圍之數日疑為設謀引去進邕州觀察使判亳州兼知代州徙潞陝涇三州以左領軍衛上將軍致仕卒年八十三贈建武軍節度使于繼倫崇儀副使雍虞部員外郎趙延進涪州頓丘人父暉周太子太師漢末領鳳翔節度未赴鎮王景崇據其城即命為招討使延進年十八屢當軍鋒景崇平奏捷授牙內指揮使領貴州刺史世宗授右千牛衛將軍宋初改右羽林衛將軍濠州都監會伐蜀以襄州當州路津要命為鈐轄同知州務事竣專領郡事漢江水歲害民田延進命累石為岸水患遂絕充兩浙漳泉閩信使授右龍武衛將軍知靈州以母老辭留權判右金吾街仗歷知河中府梓相青三州從征并州討幽薊皆為八作塚若使期以半月造礮具八百凡八

日而成太宗親試大悅命主城北諸洞子及班師與孟玄詰藥
 可瓊留屯定州遼人擾邊與崔翰李繼隆將兵八萬禦之賜以
 陣圖分為八隊各去百步師次蒲城乘高望見遼騎至東西
 互野不見其際翰等方授圖布陣延進與繼隆前語諸將曰主
 上委吾等以邊事期於克敵今敵眾若此而我師星布勢相懸
 絕彼若持我將何以濟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與其從令而
 辱國孰若違令而獲利乎翰等懼曰萬一不捷將若之何延進
 曰事有變通安可預定哉獲違詔之罪請獨當之乃改為二陣
 前後相副士眾皆喜三戰大破之獲人馬牛羊鎧甲數十萬以
 功遷右監門衛大將軍知鎮州代日吏民數千守閤借留詔許
 一年俄改右領軍衛大將軍高陽關平戎軍都監兼緣邊巡檢
 改鈴轄知揚州又改右屯衛驍衛二大將軍進知相鄧二州飛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八 九 官林三
 蝗不入境詔褒之還判右金吾街仗本衛大將軍咸平二年卒
 年七十三贈左武衛上將軍延進姿狀秀整涉獵經史好作詩
 士流多之妻尹氏即淑德皇后妹兩朝頗任以腹心子昂登太
 平興國進士至戶部郎中直昭文館
 輔趙忻州秀容人少勇悍有力家世業農晉開運中應募隸澶
 州軍籍漢乾祐中從周祖討趙思綰攻永興城以功補小校顯
 德中轉日騎副兵馬使宋初從平上黨再遷內直都知太宗選
 為馬軍都頭征太原冒矢石礮堞先登身被十三創上嘉其勇
 悍賜錦袍銀帶帛五十段詰朝再乘城中流矢入復加厚賜襲
 范陽隸偏將米信為田重進先鋒取飛狐蔚州遷馬步軍副都
 軍頭補曹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峯州刺史改藥州召還淳化
 三年出刺德州坐誣奏使者殺驛吏責授右監門衛將軍連

領誠澄二州刺史真宗真拜萊州團練使以老願留京師卒年
 七十七
 王果齊州人周顯德中應募從世宗收三關隸先鋒宋初從征
 澤潞平揚州遷散指揮使轉馬軍副都軍頭屯并州雍熙中為
 龍衛右第二軍都虞候命引兵護送趙保忠還贖方物拒不納
 太宗知之賜白金遷右第一軍屯鎮州隸大將郭守文扞契丹
 城守北關寇退督餉趙威武軍遇賊于徐河授兵拒之殺賊奪
 所乘馬守文上聞得召見問狀補都軍頭領勤州刺史命監河
 北軍有能聲壽命閣致定州諸軍騎射入掌軍頭引見司計李
 顯為西川招安使有功真拜唐州刺史賊黨尚保山林復追捕
 於彭州至道初遷靈州副部署知并夏州趙保吉歸款名還
 移石州兼石隰副部署未幾轉餉河西失期降右千牛衛大將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八 九 官林三
 軍咸平五年出為亳州永成縣都監以疾卒年六十四
 張思均邢州沙河人漢澤州刺史中正之孫少能擊劔挽強善
 博奕應募為卒晉開運間遷廣銳軍使虜賊順初從聶知遇攻
 河東破其眾向訓東征為捉生將擒小校張萬于江猪嶺又從
 符彥卿與并人鬪代州留為南北兩關巡檢宋初補龍衛指揮
 使從李繼勳下遼州戰帶甲祠追奔至長城擒其將莫山鮑淑
 掠人騎二百屯潞州合戰三十以勞遷都虞候開寶三年從郭
 進田欽祚戍三交戰於石嶺關祇候齊延琛苗杲陷軍中思均
 鼓勁騎突入奪還又隸何繼筠麾下入晉境拔南橋徑度太平
 興國初屯定州領兵授磁壘敗其眾身中創不顧逐賊薄城奪
 馬及鎧甲居多未幾遷人復來攻逆戰城下上嘉之命賜袍帶
 領河州刺史劉廷讓敗陷留敵中數年端拱初始逃歸授澄州

刺史知齊州思均本以武進不知民政徙濮鄆濱棣四州巡檢使改鄆延會葺石堡擊寇走之寇又逼保安軍與曹瑋往援追躡五十餘里至木場遁去真宗徙益州鈐轄兼綿漢九州都巡檢使討王均出兵保綿州進克漢州斬偽刺史苗進又與石音敗賊彌牟特其功多求巴西尉傅翽善馬不與責以轉餉後期斬之事聞召赴臺鞠特貸死削籍流封州六年起為左司禦率府率監考城軍上幸涇州召思均與李繼隆石保吉同議兵事賜服御景德二年為西京水北都巡檢使分司西京上憫其老授唐州防禦副使徙鄭州再遷左千牛衛將軍卒年八十九子承恩三班奉職思均自起行伍征討有功短小而精悍軍中稱為要選

周審玉開封人父勳以親校事唐明宗累立戰功至隰州團練使周顯德初審玉蔭補殿直從世宗平瓦橋關甚見親信入宋為供奉官閤門祇候累遷崇儀洛苑副使西京作坊使雍熙中監潘美軍屯定州嘗與敵戰先鋒劉緒陷賊審玉躍馬趨擊拔緒而還以勇敢聞淳化中知貝州有虞候趙成雍父鱗晉天福中誘契丹屠州城至是五十年遇驍捷卒三十七人同謀推成雍為首劫庫兵以叛審玉覺之與轉運王嗣宗悉擒斬之殊成雍於市故老傳以為異以功領順州刺史徙并州鈐轄咸平初知鳳翔有桑門乘傳而西以市木為名威動府縣審玉按詰之得其姦狀杖背送闕下以目疾代還奉朝請久之丁內艱上章請老以千牛衛大將軍致仕真宗嘗召至便坐示以攻戰器方奏對疾作與使就第賜白金慰恤之自少雖長兵間習攻守晚年好讀本草留意方術卒時年七十四子允迪虞部員外郎

薛超遼州平城人少有勇力乾德初應募為虎捷卒從崔彥進伐蜀錄功補都虞候遷十將太平興國初四遷至天武指揮使從征太原領遊騎千人備禦鎮定境上以張軍勢車駕還從大將劉延翰率兵至徐河遇契丹兵挑戰超躍馬直前射斃數人敵勢遂却大軍乘之奮斬萬餘級以功加步軍都頭神衛軍校領叙州刺史又從潘美北征至馬門西復與契丹戰敗之追至寰州斬首五百級遷將趙彥辛以城降超時超被數劍流血滿甲部分軍士自若乘勝抵應州降節度艾正遷加馬步都軍頭淳化初屯鎮州遷天武指揮使領澄州團練使卒年五十七丁罕額州人應募補衛士遷指揮使戰徐河以奪橋功遷本軍都虞候累遷天武指揮使領蕪州團練使淳化三年改澤州團練知朔州會河溢壞城罕悉力完補有不繼佐以私財民咸德之五年加容州觀察使領靈環路行營都部署與李繼遷戰斬首俘獲數萬至道中率兵從大將李繼隆出青岡峽賊聞先遁窮追十日卒于守德能世其家 趙琦貝州清河人由衛士遷龍衛指揮使亦以徐河功加鎮州團練使至兵馬部署卒年七十贈歸義軍節度使

王承美豐州人本河西藏才族首領其父事契丹為左千牛衛將軍豐州刺史開寶二年率眾來歸授承美豐州牙內指揮使父卒改天德軍蕃漢都指揮使知州事給俸同蕃官例遣軍校詣關願誘退渾突厥內附上嘉其意太平興國七年與契丹戰斬獲萬計禽偽天德節度韋太以獻明年契丹入寇承美又擊敗其眾追北至青冢百餘里斬獲甚眾以功授本州團練使淳化二年冬來朝令歸所部控于河汶自是諸蕃歲脩貢禮頗效

忠順景德初來朝推其守邊族久有勞遷本州防禦使月增俸錢五萬尋請於州城置孔子廟詔可未幾被疾遣中使挾醫診視祥符五年卒贈恩州觀察使子文玉襲任曉達軍政文恭供奉官文寶及孫懷筠皆為侍禁

李繼周延州金明人祖計都父孝順皆為金明鎮使繼周嗣掌本族入宋與李繼福同時歸順太平興國三年東山蕃落集衆寇清化若率衆敗之殺三千餘人補殿前承旨雍熙中又與侯延廣敗末藏末版等族于涇州西山淳化四年遷殿直賜介冑戎器茶綵明年討李繼遷命開治塞門鴉兒兩路迎擊繼遷兵於途却之招降首領二十餘族率所部入夏州收蕃兵數千於石堡砦以功轉供奉官復加恩賞仍賜官第命脩築阿都關盧關等砦有磨盧家媚咩拽藏等族居近盧關未嘗內順繼周夜

卷一百五十八

李重誨

率所部往襲焚之斬獲甚衆至道二年授西京作坊副使賜袍帶銀綵彤戈以寵之大軍討西夏命為延州路踏白先鋒咸平初改西京右藏庫副使三年復為先鋒入賊境焚積聚殺人畜獲器甲授供備庫使領金明縣兵馬都監兼新砦解家河盧關路都巡檢五年授西京作坊使蕃騎入鈔逐之出境景德元年夏人圍麟州詔率兵會繼福掩擊加領誠州刺史祥符二年卒年六十七子殿直士彬管勾部族事為人遜悞邊人言從子士用練習邊事性朴忠為部落所伏乃詔士用為巡檢都監以佐之康定元年元昊潛兵襲金明士彬父子俱被禽繼福初授承平砦菱村軍主以戰功歷歸德將軍領順州刺史至內殿崇班新歸明諸族都巡檢

李重誨金城人祖高後唐莊宅使獎州刺史父彥榮仕契丹署

環州刺史潘美北伐以重誨為應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從節度使蕭咄李迎戰于代州北嶺咄李被殺重誨受擒太宗召見改鄧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趙普出鎮奏監其軍雍熙三年遷領武州刺史充忻州都巡檢緣邊十八砦招安制置使賜服帶鞍馬以所部邀戰敗北兵獲牛馬鎧甲賜詔嘉美會領蠻叛改廣桂融宜柳州招安捉賊使聽便宜從事至道初累遷涇原儀渭鎮戎軍鈐轄咸平三年徙邠寧環慶路坐轉餉靈武至積石為敵所掠除名流光州起為內殿崇班鄜延駐泊都監遷崇義使景德中趙德明納款上以涇原地要兵衆慮有緩急徙為鈐轄復遷益州改皇城使卒年六十八重誨純慈寡過真宗悼其沒于遠土命子禹謨乘傳往護錄為將作主簿禹偁門祇候弟重睿歷官澄州團練使

卷一百五十八

李重進

常思德開封人初以材勇應募隸天武軍累遷神衛都虞候從曹彬征幽州署牙校拒馬河之敗彬左右皆潰散獨思德以所部護至易州語人曰既備戒行則與主帥同死生可也若視利害以為去就將何面目見君父乎端拱初以弓箭直都虞候領溪州刺史討李順命往夔陝招捕陞辭日太宗語以征時事深加慰勞且諭之曰為臣以忠實為本汝少壯時能盡心主帥今雖老亦當無負乃職庶不辜朕之委寄也思德頓首謝師次達州新寧縣調近州土兵掩殺三千餘人大軍抵合州賊衆二萬來拒復與尹元裴莊等合擊之賊帥田奉正蘇榮先據果州至是遁因而追捕斬首八百二州既定分兵為二餘賊走廣安梁山者思德禦之趣渠州者元莊禦之合力進討盡殲其衆以功真授汝州刺史未幾移慶州路副都部署屯邠州咸平初與

秦義字致堯江寧人世事江左曾祖本岳州刺史祖進遠寧國軍節度副使父承裕建州監軍使知州事歸朝遣義詣闕上符印太祖召見悅其趨對詳謹補殿直令督廣濟漕船太平興國中南唐軍校馬光遠等亡命荆楚結徒為盜義縛以獻太宗壯之積勞改西頭供奉官決獄淮南諸州淳化中督洛南採銅雷有終稱其心計遣監典國軍茶務揚允恭又薦掌真州權務尋提點淮南西路茶鹽得羨餘十餘萬擢閤門祇候江淮制置茶鹽禁稅歲增錢八十三萬真宗而加慰勞改內殿崇班兼制置荆湖路江南羣盜久為民患義討捕皆盡領發運使改供備庫副使歲增權醋十八萬會歲旱以為刻下詔罷之景德初知江陵坐舉官不如狀削秩復起為樂院副使監宿州軍又為供備庫使充廣州鈐轄鎮撫澄海官兵移知蘇州改崇儀使提舉在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八 七

京諸司庫務遷內園使知泉州卒年六十四義知書好為詩喜賓客頗有士風屢以材幹免財貨精勤練習號為稱職

郭載字咸熙浚儀人父暉右監門衛將軍義州刺史載以蔭為右班殿直遷供奉官閤門祇候雍熙初提舉西川兵馬捕盜事賜鞍馬器械銀錢以遺積勞加崇儀副使還言川峽俗多贅婿死則與其子均分財產故貧者多詔禁之端拱二年擢引進副使知天雄軍俄同勾當三班出知秦州兼沿邊都巡檢使先是巡邊者多領兵騎以威戎人所至煩苦載悉減去戎人感悅遷西上閤門使知成都行至梓州李順亂有日者潛告益州必陷公往當受禍少留數日可免載怒曰吾受詔領方面今臨危迫豈敢遷延即日入城順兵攻城益急度不能守率僚屬斬關出以餘眾趨劔門隨招安使王繼恩統兵討順平之復入城月餘

憂悸而卒年四十民以載前在蜀頗能為民除害及再任即值兵亂平賊後亦有所全濟多歎惜之

晉居潤州高唐人素善書計為後唐樞密院小吏以謹忍稱陝帥白文珂薦於周祖補世宗京府要職即位擢軍器庫使征高平有功遷客省使知青州從向拱西征為行營都監秦鳳平除知秦州歷鳳陽河中二府遷內客省使宣徽北院使知開封府事恭帝加檢校太傅與宋祖同事情好款洽受禪加太尉征澤潞命赴澶州巡警師還權知鎮州加左領軍衛上將軍建隆二年權知澶州拜義武軍節度使卒年五十九贈太師性明敏有節槩篤於行義晉室將亡延廣委其族自洛赴難為遼人所執僚吏部曲悉遁居潤獨力保護家賴以安嘗薦沈倫純謹可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八 七

用後至宰相世稱其知人子崇質內園使弟居濟水部員外郎祥符三年錄其孫建中為三班借職

張美字玄珪貝州清河人少善書計與觀城人王贊俱為小吏相知學問以幹敏聞三司薦奏特補美左藏庫專知出為澶州糧料使世宗鎮澶淵每有求取曲為供給周祖怒徙美澶州馬步軍贊澶州馬步軍皆都虞候世宗每旬決囚贊引律命辨折中理即署右職補東頭供奉官即位召美為樞密承旨右領軍衛大將軍三司使贊為右驍衛將軍三司副使上問京城衛兵疲廢幾何美不能對贊代奏甚悉征淮南及北征皆留美為大內部署兼都點檢贊為客省使領河北諸州計度使師還美轉左監門衛上將軍宣徽北院使仍判三司盡力有心計周知利府每有所釐革條奏多可之時連歲征討糧餽不乏深所倚賴

宋初加檢校太尉預度上黨李筠有異心陰積粟於懷孟間大軍十萬出太行經費無闕美有力焉拜定國軍節度使乾德五年移鎮滄州太平興國初來朝改左驍衛上將軍致仕卒年六十八諡恭惠子守瑛供備庫使孫士宗內殿承制士禹崇班士安閻門祇候士宜禮殿副使 贊所至發奸擿伏無所畏忌自五代以來姑息漸俱有司不敢繩以法及是振舉綱領號為稱職太祖素知贊材幹平李重進令知揚州行日舟覆溺死甚為嗟悼贈以絹麥各三百

趙玘澶州人家富於財晉天福中納粟助邊補集賢小吏調澶州司戶參軍刺史白重進欲試以事因授滯獄使為平決悉能中理連辟號成二州從事秦成階三州觀察判官顯德初為鄆州刺史歷汝密澤三州建隆中入為宗正卿乾德初復刺秦州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八 大 唐 宋 三
擢左監門衛大將軍判三司素性狂躁倖直多忤上旨太祖頗優容之嘗廉得趙普私市秦鹿大木潛以聞上然懼普知求解職疏留中不出玘不勝忿踰年伺普入朝馬前揚言其短上召問面質因大言詆之上怒黜為汝州牙校卒年五十八

李鴻河南人初為三司小吏陰狡多智數時天下新定太宗屬精政事嘗論及財賦欲有所更革引三司吏二十七人對便殿問以職事海詢其目退而條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即日行之餘二十七事下三司議可否復遣知雜張乘中使張崇貴監議令中書專檢舉之無致廢格因語輔臣呂端曰朕嘗諭陳恕金穀利害溥等自初至長寢處其中必能究知本末宜假以辭色誘令開陳必有所益而恕等強復自用莫肯詢問因命悉官之賜錢幣擢溥左侍禁提點三司孔目官請著內外百官諸

軍俸祿為定式加閤門祇候催運陝西糧草赴滑遠軍提舉在京倉草場勾當北作坊齊州大水壞民慮命欲徙州城未決命溥往視果徙之還使陝西歲增酒榷緡錢二十五萬三遷崇儀使景德中東南茶法弊命制置江淮等路茶鹽榷稅為發運副使與林特劉承珪更定歲入茶稅舊額增五百七十餘萬斤募人人金帛京師入芻粟塞下數倍其直遷為使歲運江淮米輸京師增至六百萬諸路猶有餘畜舊用使臣或大將人掌一網時多侵盜溥併三綱為一以三人共主之使更相伺察祥符九年失繼二百石漕舟東下還過泗州又令載石輸高郵新開湖黃為長隄自是舟行無患累遷北作坊使會進玉清昭應宮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八 大 唐 宋 三
並括東南巧匠請京且多致奇木惟石以傳會帝意建安軍鑄玉皇聖像又令為都監領順州刺史契州團練使遷宮苑使溥

本起更徒性貪鄙既久專利權寔為不法薦舉民于譙縣尉陳齊前論茶法任以京官又黨於丁謂人畏之無敢言者發運使黃震條其罪狀發奸賊數十事罷知潭州貶忠武軍節度副使仁宗起知淮陽軍歷光黃二州復以賊敗死

張質字守朴高唐人少孤養于兄替為樞密院典謫質因得隸兵房為趙普曹彬所知太宗征河東還駐鎮陽兵籍阻留在後日夕有所調發質潛計兵數部分軍馬得籍較之悉無差謬累遷本房副都承旨咸平初授左監門衛將軍樞密吏職繁多皆以年勞次補有至主事而官於其職者景德三年內出公事三條令主事以下詳決之質與禮房副承旨尹德潤宿御書院考第翌日上親臨閱視凡經選補崇班供奉官奉職者十餘人不中式四十餘人加質月俸後歷右屯衛右神武軍右衛三大將

軍祥符七年轉都承旨上知其廉謹特授是官在樞要凡五十年練習事程精敏端慤未嘗有過上嘗召問五代以降洎國初軍籍更易之制且命條具利害纂為三篇目曰兵要以進上覽而稱善質好養生之術老而不衰多接隱人方士然語不及公事每大祀巡幸多領行宮巡檢提點供頓之務卒年七十四錄其子大理評事純衛尉寺丞孫思道三班奉職

樂崇吉字世昌封丘人少為吏部令史上書言事調補臨淄主簿俄為令復以書判優等留為中書刑房改右贊善大夫出掌揚州權務未幾遷殿中丞兼提點五房公事明習文法清白勤事至道初擢度支員外郎轉副使加祠部郎中真宗罷江南轉運代還後遷司農少卿知洪州有司歲缺民財造舟崇吉奏罷之尋徙漳州以將作監致仕卒子二源度部員外郎泝殿中丞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八 卒

弘簡錄卷一百五十九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庶官 宋六之四

王顯子希遠柴禹錫字揚守張遜字一王延德字一程德玄字一

盧斌字一張煦字一陳從信字一張平字一

王繼升字一尹憲字一王賓字一安忠字一戴興字一

王漢忠字一張凝字一李重貴字一劉川字一耿全斌字一

元達字一王能字一魏能字一陳興字一王榮字一

楊受字一周瑩字一傅潛字一郭密字一李斌字一

王顯字德明開封人家世本儒遭亂失業初為殿前司小吏事都點檢張永德太宗居藩與弭德超給事左右性謹介不好狎

未嘗足錢市肆太宗即位遂有寵累補殿直遷軍器庫副使東上閤門使忿曹彬任樞密使思代其位會上念邊戍勞苦月加

賜資謂之月頭錢德超以急變聞于上曰臣從鎮州來聞士卒言月頭錢彬思所賜微彬幾餓死矣其得士心久將為不利上

心疑之亟命出彬而除顯宣徽南院德超宜徽北院並兼樞密副使未幾進顯樞密使賜以道德坊宅一區並軍戒二篇諭曰

既典機務無暇博覽但能熟此亦可免於而墻同列趙昌言寇準頗易之無何上知德超之譖復還曹彬顯為隨州刺史充

崇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除知永興軍徙延州上疏言夏臺益部寇擾宜謹屯戍固城壘積糗糧選才勇付以邊任縱有緩急備

禦有素彼奚能為我患哉時制沿邊糧斛不許過河西河西青鹽不得過界顯請為差別輕重遠近便之移知秦州盧知翰奏

鹽不得過界顯請為差別輕重遠近便之移知秦州盧知翰奏

鹽不得過界顯請為差別輕重遠近便之移知秦州盧知翰奏

先時蕃部獻地雖朝命給還而採伐如故請最細茶絲以酬其
且詔遣張從式同往規度顯官乃者因趙保吉備貢邊城惟務
安靜今無故動衆誠為非便議遂寢咸平初入朝授橫海軍節
度使移知鎮州曹彬卒復拜樞密使二年郊恩加檢校太師與
副使宋湜從真宗幸大名三年改山南東道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定州路行營都部署河北都轉運使兼知定州明年加鎮定
高陽關三路都部署許便宜從事契丹入寇前軍過威武北時
方祿兩契丹弓弩濕緩因大破之梟名王其將十五員獲羽林
甲二鉏斬首二萬級手札慰諭改河陽三城節度使時議親征
顯上言盛寒在序敵未犯塞况今繼遷未滅西鄙不寧儻北邊
相與結援則中國之患未可量也若能選將練卒堅城繕甲亦
足待敵必欲復燕薊舊地則脩文德養勇銳伺時之利以奉行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九 唐書宋四
天罰而後可景德初徙知天雄軍上親征復陳三策已而契丹
納盟德明脩貢加以賞賚許過青鹽皆其請也三年冬被病車
駕上陵恨不得一拜詔中使偕尚醫療視遂卒年七十六篤已
至郊間之遺宮苑使鄧永遷馳還護喪贈中書令顯龍殿自固
頗縱部曲擾下時因攀附不數年遂正樞任獎擢之速時無比
者與永德同日宣制拜使相鎮孟津永德兼大夫友在其下舉
朝訝之 子希逸字仲莊幼好學聚書萬卷尤熟唐史以陰補
供奉官換秩授朝奉大夫太子中允咸平初改殿中丞直史館
預脩冊府元龜加祠部員外郎希範至如京副使 德超滄州
清池人初補供奉官遷酒坊使歷杭州兵馬鎮州駐泊都監踰
時不遷恥居同官柴禹錫下怏怏不樂帝多惡望云上無執守
為汝輩眩惑顯密以告上怒使騰中正就第鞠問伏辜詔奪官

職并家口配隸瓊州以死
柴禹錫字玄圭大名人自少質敏不凡留心問學以善應對給
事晉邸太宗即位授供奉官服勤職業改翰林副使遷如京使
仍掌翰林司每夜直多召訪外事遷宜徽北院使與趙鼎張璠
楊守一皆以告秦王廷美陰謀乘時遷會歷職通顯擢樞密副
使與懿同掌機務踰年轉南院使賜第寶坊時廣宮城禹錫
有別業在表識內因請以易官邸上意薄之業與宰相宋琪厚
善琪為轉請虛多遜故第上意其交遊不悅琪言王廷範忠勤
禹錫從旁贊之上益疑其朋比下詔切責改號衛大將軍出知
滄州在任以勤政聞加涪州觀察使徙濱鎮二州駐泊都署知
潞州徙永興軍州民乞留詔獎之再召為宜徽北院使知樞密
院事至道初罷為鎮寧軍節度使知涇州入謝上面諭故事不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九 唐書宋四
過授防禦使今特加優異委卿旌節兼之重鎮禹錫流涕哽咽
咸平中移知貝州契丹兵寇至內嚴備禦寇尋引去明年徙陝
州未幾卒年六十二贈太子宗慶尚主宗亮太子中允 趙
錡初名容字化鈞涪州樂陵人少涉文史美書翰以刀筆委質
晉邸勤謹被眷即位為改今名稱東頭供奉官為吳越國信使
及納土又令檢校帝廩遷六宅使領羅州刺史掌翰林司轉東
上閣門使與參政郭贊有舊請託不行撫其堂吏過失以聞贊
見上白其事召錡廷辨詞屈出知梓州兼兵馬都署在郡完城
壘嚴戰具寇至境聞有備引去遷左神武大將軍本州鈐轄徙
知廬州願留不允踰年召為樞密都承旨同掌三班院拜宜徽
北院使同知樞密院至知院事道中卒京城察事至誣賣書人
韓玉抵法太宗尋知其寃後廢事不聽其宗改南院使檢校太

傅以心疾求解授壽州觀察使卒年五十五贈忠正軍節度使
生平好佛多著古書三子忠輔西京左藏庫副使忠愿虞部
員外郎忠厚內殿崇班

張遷博州高唐人少孤養於叔父職方員外郎幹後隨母歸魏
仁浦自幼隸管王帳下小心謹慎即位補左班殿直征太原還
遷文思副使至香藥庫使奏言嶺南平後請蕃國入貢歲通關
市犀象香藥充溢府庫請於京師置榷易署聽商人入金帛市
之歲可獲錢以濟經費詔允之歲中得三十萬緡後日增羨至
五十萬雍熙二年錄其勞領州刺史三年轉東上閣門使數
月即除度支使端拱初遷鹽鐵使明年授宣徽北院使簽書樞
密院事未幾兼副使知院事與寇準不協奏事頗相矛盾準與
溫仲舒晚出朝門共轡同行有在民迎馬首呼萬歲遷令所善
必簡錄 卷一百五十九

街使王賓奏斥準因自辨互發其私上惡之下詔切責降遷
右領軍衛將軍俄判右金吾街仗討李順命備荆渚要害授右
驍衛大將軍知江陵賜錢二百萬白金三千兩既至有峽路漕
卒數千相聚謀變將以應蜀邇捕斬首惡楊承進等二十一人
餘黨慰撫配隸州郡詔嘉之卒年五十六贈桂州觀察使子敏
中補供奉官改秩換大理寺丞至比部郎中虛中娶宗室申國
公女至供奉官開門祇候孫先進士及第 楊守一初名守素
字象先河南人唐末避亂徙家宋鄭間稍通周易及左氏春秋
事晉耶累年質直勤謹無他材術即位補右班殿直太平興國
中出護登州兵名還監儀鸞司遷西頭供奉官上以環衛多貴
族子弟頗豪縱命置三班院令專其事考覈授任漸有條制歲
餘改翰林司擢東上閣門使兼樞密都承旨改判四方館事雍

熙中詔護還雲朔歸附安慶兵屯于潞州三年轉內客省使端
拱元年授宣徽北院使簽書樞密院事卒年六十四贈太尉節
終之禮率加常數于安期國子博士孫夢得進士及第

王延德同時有二其一開封東明人曾祖定澠陽令祖瑋相州
錄事參軍父溫遺契丹亂率鄉黨捍蔽境內里人德之宜祖掌
畿甸兵與溫厚善時延德方總角愛其謙重名置左右太宗尹
京嘗為親校專主庖膳尤被倚信即位授御厨副使遷正使從
征太原加尚食使賜浚儀縣壽昌坊第宅一區俄領蔚州刺史
兼武德皇城司御葦院左藏庫凡領五印懇讓始罷左藏御厨
又兼充親王諸宮使以舊恩每延訪外事延德謙慎不首端拱
初轉本州副使後當進秩特置昭宣使以寵之與杜彥鈞同
領至道二年加平州防禦使真宗改懷州永熙陵復土提點錄
必簡錄 卷一百五十九

路供頓咸平初出知華州俸給優厚從其請罷昭宣使幸大名
為東京舊城都巡檢使風痺告還本郡卒年六十四贈邕州觀
察使所至撰集近事有司膳錄皇城紀事南郊錄版築記又有
永熙皇堂錄山陵提轄諸司記治郡復有下車奏報錄纂修實
錄多以訪之乃上南宮事述三卷子應昌莊宅使端州副使
其一大名人少給事晉邸即位補殿前承旨遷供奉官還與
殿前承旨白勳同使高昌國自夏州渡河經沙磧歷伊州至北
庭萬五千里雍熙二年使還撰西州程記以獻授崇儀副使轉
正使掌御厨出知慶州淳化三年代還命監折傳命延德本以
樞附得官傾險好進與宰相張齊賢善求免監余齊賢為育之
上怒名詰延德諱言未嘗請宰相上疑齊賢不實齊賢亦不辨
頓首稱罪乃出延德領懿州刺史五年提點三司磨勘悉由司

未幾拜左屯衛大將軍樞密都承旨俄授度支使真宗轉左千牛衛上將軍仍充使以風痺出為舒州團練使知鄆與青州坐市物有利利降左武衛將軍乞骸復上將軍致仕卒年六十八兄延之乾德六年進士至屯田郎中

程德玄字禹錫鄆州榮澤人素善醫太宗尹京召置左右署押衙頗親信用事太祖大漸之夕德玄宿信陵坊夜有扣關疾呼趣赴宮邸者德玄速起不暇虛飾詣晉王府方三鼓府門尚閉有項內侍王繼恩馳至稱遺詔迎太宗即位德玄因從以入拜翰林使太平興國二年陳洪進來朝奉命迎勞渡淮暴風忽起眾請勿進若日吾將君命豈避險阻視而行風浪遽止三年遷東上閤門使領代州刺史征太原為行宮使還以功改判四方館事領本州團練加防禦使坐市秦隴竹木責授閤門使尋遷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九 六 德官宋四
陝府西南轉運使車駕幸魏府命總御營四面巡檢掌給諸軍資糧言者論其交遊太盛出為崇信軍行軍司馬踰年復拜慈州刺史移知環州時西鄙酋豪相繼內附詔付以空名告敕百道得便宜補授淳化三年復改本州團練使知邠州討李順移知鳳州兼領鳳成階文等州駐泊兵馬事徙慶州咸平中入朝真宗命坐撫勞訪以邊事出知并州兼并代副都部署移鎮州代歸卒年六十五贈鄭州防禦使兄德元同仕王府至內酒坊副使子資祥符五年進士累遷太常博士孫繼宗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繼忠內殿崇班
盧斌開封人初以筆札事晉邸太宗即位補殿直雍熙中領兵屯霸州隨曹彬北征既克涿州令斌以萬人戍守會食盡大兵將還斌言涿州地在北境外無援兵內無資糧終不能守彬以

為然乃令斌擁城中老幼並狼山南還易州斌又言還師之日遠人必乘便剽襲宜為之備彬不能從諸將果以失律坐譴上聞斌嘗建議詔釋不問除霸州緣邊巡檢使端拱中改永興軍華州巡檢大賊侯和尚劉渥劫興平棧陽斌率兵襲之且追且問薄南山渡渭水直抵鳳翔擒斬略盡以勞改供奉官開門祇候賜白金緡錢衣帶尋為梓遂十二州都巡檢使太宗諭以川陝人情易搖許便宜從事淳化二年賊任誘等寇昌合州斌率兵頓昌州南牛圖山偵知賊在龍水鎮日大雨馳四十里遂斬誘等賊眾悉平三年又追降富順監蠻酋南羌一阿奴網諭以朝旨歃血為盟而遣之俄本監及榮戎資州賊復鈔鄉邑斌擒三百人部送闕下四年賊王盡復起斌又擊滅之遷內殿崇班討李順率兵六百抵成都連月戰闕殺賊數萬人明年成都平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九 七 德官宋四
守斌復還梓州集十州兵赴援知州張雍委以監護之任會江水溢毀子城諭州民集斧鐮自城西掘大濠决水注之負土塞南北門為固守計賊二十萬傅城下城中兵纔三千斌感厲士伍乘間突出與戰三十餘合賊稍却會王繼恩令石知顯率兵來援斌出東門迎勞賊不戰而潰乘勝追斬及納降至二萬餘賊復圍閬州斌領千兵赴之破五千入圍遂解又至蓬州老鴉山擊敗賊眾三千抵城下賊復大集斬三千殺蓬州平傳詔安撫遂闕梁達四州擢西京作坊使領成州刺史斌在川陝六年以孤軍禦寇累立戰功既而賊黨集梓綿漢三州境上斌復往平之代還太宗親加勞問拜東上閤門使檢校左僕射加食邑三百戶賜白金袍笏金帶上言葭萌路直通利州若寇焚棧道劔門之險不足為固請建立砦柵從之尋轉銀夏兵馬鈐轄會

五路討李繼遷斌求對言羌人馬騎兵悍往來無定不若堅保
兼州多積芻糧敵至會兵首尾擊之庶外無枉費內不失固圍
之策不從改授靈環鈐轄領兵二萬為先鋒斌不俟詔自環州
乘駝路往與諸將失期不見賊而還徙屯寧州以疾名歸勾當
軍頭引見司辛年五十子文質殿中丞

張煦字輔陽開封人開寶末補晉府牙職太宗尹京嘗事左右
雍熙二年自陳命為殿前承旨遷殿直監欽州軍內人黃行達
弟坐法抵死誣州將故入詔煦與宣州通判姚鉉同鞫即日決
道還握供奉官歷鎮定邢趙都巡檢使契丹剽境上煦率所部
擊走之葛霸周瑩李繼宣咸稱其材幹詔書嘉獎代還拜供備
庫副使權知環州數月改岢嵐軍使移知保安軍討王均為綿
漢劔門都巡檢使主政成都東紫焚其邪及樓堞均突圍而遁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九 九 庶官宋四

事平就遷正使徙益州都監與知州宋大初同提總本路諸軍
事有戰艦卒謀亂煦捕斬之夏人寇邊改四路都鈐轄兼安撫
都監累躡寇營掩殺甚眾詔獎之命監西路行營與王超秦翰
共援靈武至鎮戎聞城已陷乃引軍還又與張凝出白豹鎮至
柔遠川夏人邀戰會慶州監軍張綸擊殺甚眾凝按部道歸為
敵所邀煦自慶州赴之射殺其大將景德初命副曹利用為廣
東西路安撫使平宜州陳進改如京使知懷州東封遷文思使
知曹州權河陽鈐轄會江淮災復為江南西路安撫都監累遷
西上閤門使徙并代鈐轄以老疾求近郡知磁州卒年七十三
煦能明術數善相宅時稱其妙

陳從信字思齊亳州永城人素以恭謹精心計事晉邸官累右
知密押衙令典王宮財用事無大小悉以諮焉開寶三年三司

言倉備月給止及明年二月請分屯諸軍盡率民船以資江淮
漕運太祖大怒三司使楚昭輔懼請晉府求寬王召從信問計
對曰從信嘗遊楚泗知糧運之患良由舟人糜食日歷郡縣勘
給是以遲滯若計往復日期併與支給可以責其程限又楚泗
運米至京復輦入倉宜宿備運卒即時出納如此每運可減數
十日舊制一歲三運若去滄留之虛日計歲可增加一運矣今
三司欲籍民舟不許則無以資辦蓋許之則至冬京師薪炭殆
絕不若募舟之堅者在漕糧其損敗者載薪炭庶幾公私俱濟
又市米所以騰貴者因官價賤買人失利不至居商亦匿而不
糴故米益貴宜聽民自便即四方奔湊者多價自賤矣明日具
奏可之事果成集太宗即位遷東上閤門使充樞密都承旨會
八作副使蒸廷珪以疾在告假滿不落籍愈日不朝參從信坐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九 九 庶官宋四

黃授開府使開門祇候太平興國二年改左衛將軍復為承旨
征并汾充大同副部署因秦王事罷明年分三司為三部授從
信度支使助浚儀寶積坊第加右衛大將軍卒年七十三贈太
尉生平好方術有李八百者自言八百歲從信事之甚謹冀傳
其術竟無所得又成都人侯莫陳利用幼得幻術賣藥京師專
言黃白事惑人從信薦之太宗召見試其術頗驗授殿直遷崇
儀副使累遷至鄜州團練使前後賜與甚渥依附者頗獲進用
日漸橫恣居處服玩僭乘輿人畏之不敢言宰相趙普以聞
上遣近臣案實上猶欲庇之普固請除名配商州籍其家始復
還之普恐其復用令殿中丞竇誼上書言利用昔監鄜州嘗南
向坐以接京使犀玉帶悉用紅黃羅袋澶州黃河清用為詩題
試舉人判試狀言甚不遜京西運副宋沆又進其家所獲符數

無言皆指斥乘輿上始大怒令中使殺之

張平青州臨朐人弱冠寓單州依刺史羅金山署馬步都虞候
太宗尹京置邸中及秦王領郡署為親吏有潛匿府中錢物者
王自鞠之無狀因不喜遣去太宗憐其非罪以屬徐帥高繼冲
署為鎮將即位名補右班殿直監市秦隴木更立制度建都務
計水陸之費以春秋二時聯巨筏自渭達河歷砥柱以集于京
期歲之間良材山積上嘉其功遷供奉官監陽平都水務兼造
船塢舊因河流湍悍凡調三戶共守一舟歲役數千戶至平穿
池引水繫舟其中不復調民有寇陽拔幸者往來關輔間積年
為忠朝命內侍督數州兵討之不克平遣人以好辭說降改崇
儀副使仍領務凡九年計省官錢八十萬緡雍熙初召還同知
三班院事遷如京使連擢西上閣門客省鹽鐵三使以陝西轉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九

十一

迎李安發其舊事憂悲成疾而卒年六十三贈右千牛衛上將
軍平寬厚不念舊惡性好書史微時盡日耽玩及貴聚書數千
卷嘗嘆秦王事始雖命寔後未必不為禍已而果然子從式亦
事晉邸累官文思使 從吉蔭補殿直轉供奉官知宜州屢破
溪蠻陳堯叟上其狀遷內殿崇班閭門祇候在任八年代還為
如京副使咸平中知環州嘗與宋沆率兵襲西夏小劔部署張
凝表其專責授崇班俄知澧州復舊秩命副曹利用討宜州陳
進斬首六十級改莊宅副使未還卒年四十九
王繼升冀州阜城人性純質謹愿自太宗居藩信任之補供奉
官累遷軍器庫副使陳洪進納土以為泉州兵馬都監會游洋
洞民萬餘叛攻城繼升率精騎夜擊破之擒其魁械送闕下餘
黨悉平召還遷軍器庫使領順州刺史知諸道陸路發運事雍

熙四年併水陸發運為一司命掌其事號為稱職遷右神武將

軍端拱初領本州團練使卒年六十四贈洋州觀察使 子昭
遠形質魁偉色全黑人呼為王鐵山有膂力善騎射少時遇里
中祀神東方博昭遠適至禱曰他日當有節鉞六齒皆赤一都
果然遊京師與弟昭懿皆事晉邸特被親遇即位補殿前指揮
使遷都知征太原先登為流矢所中血漬甲屨戰益急劉繼元
降命守城門籍兵仗從征范陽又多所擒獲超散員指揮使領
冀州刺史改馬步軍都軍頭命乘傳鎮定高陽關募兵以備契
丹尋為冀州駐泊都監授澤州團練使洺州都部署太宗屢稱
其能嘗草書執扇作詩賜諸將於昭遠尤加賞遇端拱初召為
殿前都虞候領勤州防禦使二年領沙州觀察使再為并代副
都部署至道中為靈州都部署護二十五州勅果達靈武繼遷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九

十一

不敢犯真宗徙定州行營未幾拜保靜軍節度使充天雄軍都
部署知府事咸平二年移知河陽卒年五十六贈太尉諡惠和
昭遠頗知書性吝書所至無善政 昭懿至捧日都虞候昭遠
西京作坊使孫懷普九歲侍太宗左右至西京左藏庫使平州
刺史懷一供備庫副使懷正內殿承制懷英內殿崇班
尹憲晉陽人開寶中事太宗藩邸即位擢殿直充延州保安軍
使改供奉官太平興國四年護府州屯兵與鄜州三族會攻嵐
州破敵千餘擒偽知州馬延忠拔緣河諸砦以功轉西京作坊
副使入朔州界破寧武軍殺其軍使獲人馬器甲甚眾轉供備
庫使護夏州兵殺數三漢醜那莊及伽羅厥葉十四族及誘其
渠帥屢降詔書褒獎雍熙初就知夏州攻破地斤澤李繼遷遁
走俘獲四百餘帳憲奏請抽移諸帳於所部別置騎兵號曰平

若以備川詔從之俄殺蘆陽及南山野狸數族遂授代還為洪州巡檢未幾命護莫州屯兵三年詔知瀛州兼兵馬鈐轄領富州刺史遷東上閣門使瑞拱二年歷滄邢二州皆兼鈐轄淳化初為四方館使連護鎮定屯兵改知貝州移高陽關鈐轄五年知定州與部署王榮不協榮毀憲什地因邑邑致疾卒年六十三

王賓許州人小心謹愿年十餘事宣祖左右及長善騎射太祖命署晉府右職太平興國初補東頭供奉官監亳州軍時監軍不許挈家賓妻妬悍嘗擅至寔寶具白上太宗召其妻杖之至死遷儀鸞副使領內酒坊從征太原范陽與劉遇攻城東西車駕北巡佐王仁贍為大內副部署改洛苑使會汴漕壅滯軍食不給詔別置水陸發運兩司以賓有心計命與許昌裔同掌其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九

王

官

事凡四年儲積增美號為稱職加領濱州刺史改右神武將軍張遜薦護黎陽軍兼領黃御兩河發運進本州團練使黎陽當舟車交會禁兵常屯萬餘賓請建通利軍就命知軍事規起公署郵館供帳咸具加本軍大將軍兼河北水陸轉運使貝州兵屯無壁壘分寓邸肆賓選隙地築舍千二百區以處之優詔褒美召入為右羽林衛大將軍判左金吾兼六軍諸衛儀仗事淳化四年出知揚州兼淮南發運使徙為通許鎮都監卒年七十七博贈加等凡事二祖一宗殆六十年最為勤舊恩寵尤異前後賜賚數千萬俱奉釋氏

安忠洛陽人祖叔于任晉任方鎮以太子太師致仕父廷翰左清道率府率忠形質魁岸不知書纔通姓名而已事晉即始二十年即位授東頭供奉官弓箭庫副使西京作坊使掌翰林司

內衣庫提點醫官院護屯兵于雄州當拒馬河敗後忠分岩兵布列緣邊以備遊騎徙威武軍隸鎮定路之左廂又擊河葦城壁以勞擢東上閣門使與大將李繼隆川重進追契丹兵于邢州北詔書獎飭瑞拱初移護高陽關屯兵契丹侵鎮定忠與崔翰拒之傳潛陣于瀛州忠當城之西而三年徙知壽州移貝州捕獲劇賊十二人淳化四年改左龍武軍大將軍忠泣言諸衛將軍列在外朝不得近左右願復舊職上笑曰環列之尹古官也大將軍三品汝何不知因從其請復開門使充淮南諸州兵馬鈐轄以病歸至泗州卒年六十四錄其孫惟慶為殿直

戴典雍丘人父延正兄進皆力田典自幼以勇力聞及長身長七尺美髭髯眉目如畫詣晉即求見奇之留帳下即位補御馬左直還直長轉御龍直副指揮使征太原先登中流矢補弓箭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九

王

官

直都虞候父亦授諸衛將軍進天武軍使與領嚴州刺史改天武左廂都指揮勝州團練使雍熙三年為侍衛步軍都虞候雲州防禦使契丹擾邊命與屯澶州以備非常改本州觀察使充天雄軍副都部署瑞拱初遷步軍都指揮使領鎮武軍節度使賜襲衣金帶鞍馬歷澶州都部署殿前副都指揮使出帥鎮定二州時盜賊羣起五巡檢兵討之不克與陰勒所部潛出擊之擒戮殆盡未幾徙高陽關遷殿前都指揮使改節定國軍賜白金歲給錢七百萬淳化五年又改定武軍加給錢千萬西北未平徙夏州路行營都部署知州事從五路討李繼遷深入不見賊聞帝崩急赴國哀坐擅離所部左遷領軍衛上將軍咸平初兼判左金吾衛仗出知京兆府卒贈太尉遣中使護喪歸葬錄其子永和承豐

王漢忠字希傑彭城人少豪蕩有膂力形質魁岸善騎射高繼冲召不往見太宗于晉邸奇其材力留置左右卽位補殿前指揮使累遷內殿直都知征太原先登流矢中眸戰益急上壯之遷東西班指揮使太原降漢忠以所部安撫城中師還改殿前左班三遷右班都處候領涿州刺史雍熙中改馬步軍都軍頭端拱初出爲賓州團練使歷冀貝二州都署徙天雄軍二年入爲侍衛馬軍都處候領洮州觀察使高陽關副都都署合諸軍擊敗契丹斬馘甚衆淳化初徙定州五年遷殿前都處候真宗自中山召歸俄復出爲高陽關都都署領威塞軍節度使咸平三年移涇原環慶兩路兼安撫使遷侍衛馬軍都指揮鎮定高陽關三路都排陣使契丹掠中山幸諸將陣于野契丹遁追斬甚衆獲其貴將加殿前副都指揮使改節保靜軍五年會罷西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九

十四

地官宋四

面經略命爲邠寧環慶兩路都都署委以分道控制李允正宋沈兵二萬五千人坐邊詔無功責左屯衛上將軍出知襄州未上道暴卒贈太尉錄其子內殿崇班從吉爲閤門祇候從政從益爲左右侍禁漢忠性剛果輕財樂施有識略好讀書頗能詩喜儒士待賓佐有禮每行師必令甚肅犯者無所寬貸故所部無盜

張凝滄州無棣人少儻武力自任與鄉人角勝負約築土百步射之凝一發洞過矢激十許步抵大樹而止觀者歎服節帥張美壯之太宗居藩聞其名以隸親衛卽位補殿前指揮使稍遷散祇都處候淳化初以材幹授洛苑使領緡州刺史賜襲衣金帶每頒寶必異等出爲天雄駐泊都監移貝州改高陽關行營鈐轄真宗加莊宅使遷北作坊使咸平初與契丹戰挺身陷

敵子昭遠年十六單騎疾呼突入陣中挾凝以出左右披靡不敢動明年遼兵大至凝與范廷召分據冀州東斷其歸路敵將近縱兵擊奪盡還所掠資口徙鎮定高陽關前陣鈐轄遷趙州刺史四年召還爲邠寧環慶靈州路副都都署兼安撫使時斥候數投運使劉綜懼飛輓不給問計於凝凝曰今當深入因敵資糧不足慮也乃自白豹鎮率兵入敵境生擒賊將燒蕩三百餘帳取芻糧八萬斛斬首五千餘獲牛馬器甲二萬降九百餘人因破慶州蕃族胡家門等又八州原分水嶺采遠鎮熟戶與生羌錯居頗爲誘脅凝引兵降峇都等百七十餘族合四千戶邊境獲安就加寧州團練使景德初遷本州防禦使代楊嗣爲定州路行營副都都署徙保州駐泊兼北面安撫使時總帥王超以大兵頓中山議擇凝與魏能田敏楊延昭分握精騎深入幽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九

十五

地官宋四

易以牽敵勢超請悉隸所部上不許曰朝廷本設奇兵扼敵心腹若復取我大將無以責效魏能逗撓不前衆憤皆責讓能凝獨無言徐曰能隸材剛復可優容之若令心不自安非計也上嘉其有識車駕幸涇州凝率衆抵易州爲緣邊安撫使提兵蹕契丹後敵不敢肆復改高陽關都都署明年就加殿前都處候卒凝忠勇自負好功名累任西北善訓士卒繕完器仗前後賞賜多以犒師京師無居第上悼惜之贈彰德軍節度遣中使護喪官給葬事厚卹其家 昭遠擢左班殿直西上閤門副使出知定瀛雄三州歷官至左龍武衛大將軍卒贈應州觀察使李重貴孟州河陽人姿狀雄偉善射事壽帥王審琦頗見親信妻以甥女補合流鎮將謀知羣盜潛謀入劫卽夜築柵謀民習射盜聞潰去太宗居藩知其勇幹召隸帳下卽位補殿前指揮

使累遷能衛左第四軍都指揮使領河州刺史改捧日右府營州團練使至道二年為麟府濁輪砦都部署賜以御劔得對便殿因言繼遷居沙碛逐水草畜牧無定便利則進不利則走今聞五路齊出彼必遠遁欲追則人馬乏食將守則地無堅壘臣輩何顏以見陛下既而諸將果無功還改并代副都部署其宗加本州防禦使徙高陽關行營咸平二年契丹南侵議屯兵楊隆先鋒張凝遇敵重貴率策應兵酣戰全軍而還康保裔已覆重貴復引兵赴援腹背受敵自申至實力戰退敵時諸將頗失部分重貴獨以全軍還屯上功進階與食邑嘆曰大將陷沒吾曹何面目復計功耶徙知貝州召見勞問改滄州駐泊副都部署兼知州事連為邢州天雄軍二部署又知冀州幸澶淵召還為大內都部署明年出知鄭州以疾授左武衛大將軍潘州防禦使致仕卒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九

其

唐官宋曰

劉用相州人祖萬進河中馬步軍都指揮使父守忠左驍衛大將軍用曉音律善騎射事晉邸即位補軍職累遷散都頭都虞候端拱初為馬步軍副都頭領涼州刺史鎮定招安使轉捧日都指揮使討李順為西路行營鈐轄賊平改刺新州至道初為河西烏白池都鈐轄斬首千餘級奪馬五百疋改高陽關并州副都部署真宗加本州團練使咸平中徙貝與瀛州時烽燧數驚用建議益邊兵俟契丹南牧即率驍銳出東路以牽制其勢因圖上地形上名宰相閱視可其奏且令轉運使於保州威武靜戎順安軍預備資糧六年命將三路山師用與劉漢凝田思明領兵五千由東路會石普孫全照倚角以禦契丹未幾換鎮州景德初移邢州車駕北征以城守勞進爵邑歷知齊陳潞

三州祥符二年卒

耿全斌冀州信都人懷順軍校顯子少豐偉善左右射顯携謁陳抃許以藩屏值顯戍西蜀全斌往省乘舟沂江大風失纜漂七十餘里舟忽泊岸人頗異之游京師以材武自薦得召試遂隸晉邸即位補東班承旨稍遷驍猛副兵馬從征太原還過契丹于蒲陰追擊至徐河因據水口要告還補日騎副兵馬使歷雲騎軍使屯澤州與契丹戰所乘馬連中流矢死凡三易馬戰益力敵引去端拱初又擊收蕃部于宥州累進殿前左班馬步軍都頭在軍中多稱其能真宗嘗召問邊事口陳利害稱旨因謂輔臣曰觀其詞氣若有志操宜試之邊郡遂拜雄州刺史知深州徙石隰部署以備河西繼遷死率兵入伏落關誘降蕃部數千俄知安肅軍繪山川險易為圖以獻契丹來侵自山北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九 唐官宋曰 抵河濟全斌分率精銳遣子從政焚橋若擊走之改冀州刺史高陽關鈐轄擢從政為侍禁奇班祿候封泰山以為濮州鈐轄遷京卒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九

其

唐官宋曰

元達初名守曼洛州雜澤人身長八尺負膂力善射家業農不任作若委耒耜去之任俠縱酒常醉見道旁槐樹拔劔斬之樹立斷達私喜曰吾聞李將軍射石飲羽今樹為我斷豈神助耶適以戶籍調役達當送徒闕下行數舍悉縱之郡遣追捕至達授弓引滿追者不敢近由是亡命求見晉邸得隸帳下侍太宗習射圍亭達射連中上喜更今名即位補御龍直隊長雍熙初遷媯州刺史領本州團練使端拱二年擢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幽州刺史歷北面行營都部署入為京城巡檢卒年四十二贈昭化軍節度使達雖奮白草野歷職戎署至交士夫能折節盡

禮人以是稱之

王能定州人初事州將袁彥名置晉郎太宗即位補內殿直歷殿前左右班指揮使散員都虞候領潘州刺史兼御前忠佐馬步軍都頭咸平初出為濟州團練使知靜戎軍建議決鮑河斷長城口北注雄州塘水以限戎馬通漕以實塞下開方田盡靜戎順安之境契丹來寇擊走之真宗語宰相前軍校勤勇宜力公家者委以方面能與魏能陳興張禹班皆有聲于時擢本州防禦使出為邢洛路都部署改鎮定高陽關三路行營押策先鋒護城沂州躬幸丁夫且暮不離役所宴稿周洽手詔褒傷徙天雄軍改定州祥符二年合鎮定兩路為一命能領之明年召拜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領曹州觀察使祀汾陰為京城巡檢兼殿前司禮成加振成軍節度使復為鎮定副都部署兼知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九 大 唐官宋四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九

大 唐官宋四

之獲器甲無算又偵知將謀入鈔發兵迎擊生擒酋珍滅殆盡六年改知威武軍士民詣闕乞留詔嘉之能建言邊境戍卒逃逸者沒其妻子為奴婢上慮嚴迫聽緩期自新違者坐以法徙莫州路部署與石普屯兵順安軍西營田浚河以扼寇詔楊延昭田敏持角為備景德初復與白守信破敵長城口賜錦袍金帶契丹統軍撻覽攻威武順安軍能與普破其前鋒拜防禦使轉寧邊軍部署使部精兵伺敵動止值邊人百餘掠居民樹蕃僧為帥能與田敏楊勳合兵設伏擒之會詔能領偏師分道牽制契丹能畏候不前且不戢所部多俘奪人馬朝議謂不可專任乃命蒨政敏為鈐轄明年師還大名與孫全照爭先入城全照密疏能退縮失期及師旋不整狀責授右羽林將軍出監鞏縣軍尋改右驍衛大將軍號州都監復康州團練使卒錄其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九 九 唐官宋四

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九

九 唐官宋四

魏能鄆人少應募隸雲騎軍後補日騎左射隸殿前班七遷散員左班都知太宗知其材勇由是進用端拱二年加御前忠佐馬軍副都頭歷殿前左班都虞候領溪州刺史轉馬步軍都軍頭咸平三年真拜黃州刺史為鎮定高陽關前陣鈐轄契丹入寇與諸將合戰大敗其衆斬首二萬殪統軍鐵林公奪甲馬兵械甚衆改領鄧州團練使契丹復入率州軍逆戰于南關門遣其子政與都監劉知訓問道絕該戰數十合敵退薄西山破走

陳興澶州衛南人開寶中應募為卒隸御龍右直常從太宗征河東幸幽州特被賞賜累遷天武軍指揮使端拱中改御前忠佐步軍副都軍頭王超奏隨軍遣戍汾州明年李繼隆命權知夏州尋還屯所受詔提轄河東緣邊城池器甲芻糧至道初繼隆薦其材幹召補御龍弩直都虞候咸平初為馬軍都頭領蒙州刺史三年真授憲州刺史知霸州徙滄州副都部署移石照駐泊會城綏州詔與錢若水往視利害事具若水傳又徙涇原俄渭鎮戎軍部署上言鎮戎軍去渭州瓦亭砦七十餘里中有二堡請留戍兵三百從之俄與曹瑋察翰領兵掩擊蕃寇章理族帳斬二百餘級生擒三百餘人奪鎧甲牛羊駝馬詔書嘉獎賜金帶錦袍器幣繼遷所部康如族恃險與衆尤桀黠難制

往歲鈔劫靈州芻糧與復與翰等合衆進討窮其巢穴俘老幼獲器畜甚衆燹焚掘其窖藏詔復褒之仍加賜賚景德三年遷本州團練使知徐州雖起行伍有武略所至頗著聲績軍校之中與材為最祥符初召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領登州防禦使出為邠寧環慶路副都部署兼知邠州坐擅釋劫盜罷軍職改徐州防禦使知懷州卒

王榮定州人父洪嗣仕晉為本州十縣遊奕使榮少有膂力為馬仁瑀廝役嘗引強射屋棟矢入數寸人目為王硬弓太宗居藩隸左右即位補殿前指揮使遷本班都知員僚直都虞候盜發棧州往擒之加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領慈州刺史坐受秦王宴勞出為濮州馬軍教練使復坐與秦王親吏言我不久當得節帥削藉流海島雍熙中召復前官累遷龍衛都指揮羅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九 三 庶官宋四

州團練使率兵戍遂城擊敗邊騎擒千餘人入拜侍衛馬軍都虞候峰州觀察使出為定州行營都部署榮所為羸率不中理侵官地蒔蔬吝公食不以勞將士母老不迎養供給帝怒之詔加督責左授右驍衛大將軍真宗命領獎州刺史濱州防禦使遷涇原儀渭駐泊部署車駕北征召為具翼行營都部署師旋復還涇原榮疎於智略援送靈武芻糧至積石不嚴斥候夜為藩寇所劫營部亂亡殆盡坐法恕死除名配均州起為左衛將軍景德初權判左金吾街仗觀兵澶淵命為黃河南岸都巡檢二年遷左神武軍大將軍領恩州刺史郊祀改左龍武軍達州團練使祥符中遷昌州防禦使朝太清宮命為河南駐泊都監卒年七十官其一子

楊瓊汾州西河人幼事馮繼業以材勇稱太宗召置帳下即位

隸御龍直三遷神勇指揮使從征太原以勞補御龍直指揮使雍熙初改弩直都虞候兼御前忠佐馬步都軍頭領顯州刺史李順叛命為夔峽擒賊招安使領兵自峽上與賊遇累戰抵渝合借尹元裴莊分路進討克資普二州及雲安軍斬首數千殺詔書嘉獎即軍中真拜單州刺史至道初召還徙知霸州兼鈐轄未幾改防禦使環慶路副都部署河外都巡檢使賊累寇疆悍禦有功又導黃河溉民田數千頃敗賊於合河鎮北獲人畜

平二年兼涇原儀渭邠寧環慶清遠靈州六路副都部署尋徙鎮定高陽關押策先鋒屯定州明年副王超於鎮州徙定州四年召還以鄜州觀察使充靈環十州軍副都部署兼安撫副使敵圍清遠裴瓊將出兵鈐轄馬守規張繼能止之命副都部署潘弘簡錄 卷一百五十九 三 庶官宋四

事間驛名繫獄罪當死詔貸之削官流崖州繼能守規同坐籍其家明年移道州景德初起為右軍衛將軍分司西京累遷左領軍衛大將軍領賀州團練使知兗州卒年六十七錄其子舜臣為奉職舜賓內殿崇班閣門祇候周瑩瀛州景城人父景家富于財好交結歷事唐漢周習水利嘗浚汴口導鄭州郭西水入中牟渠脩滑州河堤官至右領軍衛上將軍太宗居潛瑩得給事左右即位補殿直領武騎卒數百巡警泉與福州捕劇賊千餘遷供奉官節度孫承祐轉運楊緘皆薦之命使綏銀州按邊事還奏稱旨批鞍轡庫副使雍熙二年為杭睦五州都巡檢使擒妖僧紹倫戮三百餘人時以為酷代還累遷監鎮定高陽關加判四方館事與郝守潛護塞宋

酷代還累遷監鎮定高陽關加判四方館事與郝守潛護塞宋

州決河歷知天雄軍真定府就遷引進使至道二年詔詣李繼隆軍前授以機事還拜客省使簽書樞密院諸房公事真宗加領富州刺史封其母武功郡太夫人咸平二年從征河朔爲駕前馬步都部署三年遷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時議推瑩練達軍事非永清軍節度使詔益兵八千分屯環慶涇原以禦繼遷景德初車駕北巡爲駕前東西具糞路都部署明年改知陝州徙永興軍移邠州西夏內屬詔皆戍兵瑩復乞留詔許其庸懦代以曹瑋徙涇州東封車駕所經特賜襲衣金帶器帛祥符初改知天平軍又爲鎮定都部署兼知定州被病卒年六十六贈侍中諡元惠瑩鮮韜略雖居禁近勲業無大過人子普崇儀副使顯內殿承制孫永昌永吉殿直

傅潛冀州衡水人少事州將張廷翰太宗召置藩邸卽位隸殿前左班三遷東西班指揮使從征范陽先至涿州與契丹戰生擒五百餘人上嘉歎之師旋擢內殿直都虞候累遷雲州防禦使雍熙二年北征爲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指揮使例責右領軍

衛大將軍明年起復舊官端拱初累領昭化武成二軍節度使出爲高陽關都部署真宗改領忠武軍節度咸平二年復爲鎮定高陽關三路行營都部署潛本以倖進無方略性復畏懦時契丹大入潛麾下步騎八萬皆自置鐵槌鐵棰爭欲奮擊將校以請潛不許但閉門自守契丹遂破狼山皆悉銳略寧邊軍游騎出邢洛鎮定路絕朝廷問遣使督潛出師潛曰賊勢如此與之角適挫吾銳范廷召桑贊秦翰屢促會兵合擊皆不聽鈐轄張昭允力勸不得已分騎八千步二千付廷召等於高陽關逆擊方血戰徵援兵不至致康保裔敗死車駕將親征命石保

吉上官正口大名領前軍赴鎮定與潛會潛又逗遛不發諸將請益兵不與勝又輒抑不問上駐大名聞之大怒遣高瓊往仁名至行在下寨獄命錢若水同按議當行法命貸死削奪官爵并家屬長流房州籍其貲產五年會赦徙汝州景德初起爲本州團練副使改左千牛衛上將軍分司西京祥符四年耶鶻西巡從還京遷左監門大將軍遷其宅久之判左金吾街仗卒張昭允字仲孚衛州人以父乘磨試大理評事潘美妻以女奏換右班殿直遷通事舍人端拱初爲雄州監軍契丹掠境上與田仁期遇銳卒襲其帳敗走之進西上閣門副使提總左右藏真宗以章懷后故頗被親信授以行營馬步都鈐轄與潛同坐削長流道州景德二年起爲楚州團練副使改右神武將軍卒爲人喜筆札習騎射曉音律于正中居中

郭密貝州經城人軀幹雄偉膂力絕人幼孤隨母改適曰姓王氏馬仁駒薦隸晉王帳下卽位補指揮使復姓郭氏淳化間凡

八遷移貝州駐泊兵馬都部署會夏人寇邊以有武略擢領安州觀察使充靈州兵馬都部署訓練士卒號令嚴肅夏人畏服邊境寧謐卒年五十八贈保順軍節度使 傅思讓冀州信都人少無賴勇力善騎射補晉州親事都校卽位補衛士直長累遷平州刺史破契丹兵于唐興口端拱中四遷容州觀察使知莫州移隴州所爲多不法上命殿中丞林特同判州事卒年七十四贈保順軍節度使 李斌青州人晉邸聞其狀貌魁偉名署左右卽位補御龍直副指揮使太平興國中以天武指揮使領鄭州刺史坐受秦王饋遺貶曹州都校雍熙三年遷營州刺史四年領溪州團練使斌勤於政理人服其清慎轉運陳繇以狀

開至道初拜桂州觀察使仍判洛州徙滄州及代吏民不忍其去鄰境上其善狀詔書褒美卒年六十一

弘簡錄卷一百五十九 終

卷一百五十九

吉 虛官宋四

弘簡錄卷一百六十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庶官 宋六之五

張耆 孫叔 王繼英 蔣昭徽 王守高化 楊崇勳

夏守恩 弟守贊 關日新 劉謙 父仁 張攷 張之附

白守信 謝德權 父文 安俊 趙振 子珣 孟元 劉謙

張綸 趙滋 范恪 馬懷德 和斌 子說

張耆先名旻字元弼開封人年十一給事真宗藩邸即位授西頭供奉官擢供備庫副使帶御器械累以邊功遷南作坊使昭州刺史天雄軍兵馬鈐轄連徙鎮定州行營契丹使望都耆從諸將問道往援與戰身被數創斬其梟將還言天道利先舉者

弘簡錄 卷一百六十 吉 虛官宋五

請帝大舉討之輔臣以為不可會明年復入帝悔不用其策遷昭州團練使命守澶州充駕前東西面排陣使者上邊事十餘條多論兵貴持重及所以取勝者事平為曹州趙謀所告貶供備庫使澶州都監久之事稍辨復官管勾皇城司帝以耆素歷河東邊事召見宣和閣問地里險易狀因言雲應縣朔四郡間敵數遣人假以文移贖虛實識道路宜密諭并代自今由雲應蔚至者從大石谷入由朔至者從土塔入餘問道皆塞之以示險景德罷兵與曹瑩李神祐岑保正閱軍籍汰罷廢東封轉絳州防禦殿前都虞候常諫玉清昭應宮以為殫竭財力非所以承天意遷相州觀察使連徙武寧鎮安淮南節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與壽州天聖三年召為樞密使進兼侍中封鄧徐二國公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太師諡榮偕耆重密有知數

幼時命授以論語左氏春秋又賜宸戒二十條及聖政記冊府
元龜故頗知傳記及術數之學所言象緯輟中章獻太后徵時
嘗寓其家事之甚謹故臨朝寵遇最厚賜第尚書省西凡七百
楹安佚富盛踰四十年家居為曲閣積百貨其中與羣婢相質
易病者親為診切雖藥費不令外償所歷藩鎮頗以為擾子二
十四御之甚嚴日一見令就外舍得一守貝州坐誅誠一客省
使樞密都承旨希一引進使歷知冀邢等州至均州防禦使利
一補供奉官累遷西上閣門使終雄州團練使 孫叔夜字稽
仲初蔭蘭州錄事參軍蘭州地極邊恃河為固每河水合輒纂
嚴士不釋甲者累月叔夜以為非計欲求要地以守有大都者
介五路之間寇必至彼點集然後議所向乃按其形勢建
西安州自是蘭無恙思擢知襄城陳留二縣以蔣之奇薦歷知
弘簡錄 卷一百六十 庶官宋五

道置師令叔夜領南道都總管金兵再至詔趣入衛即自將中
部千伯奮將前部仲熊將後軍合三萬人至尉氏與金游兵遇
轉戰而前十一月晦至都欽宗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
請誓詣襄陽以圖幸雍帝頷之加延康殿學士陳兵玉津園鏡
甲光呼帝登城叔夜率諸將拜舞城下帝益喜進資政殿學士
令以兵入城俄拜簽書樞密院事進四日大戰斬其金瑛將
二人帝嘉其功用蠟書檄告諸道城陷叔夜被劓父子力戰
車駕再出郊叔夜叩馬號慟眾軍皆哭帝回首字之曰稽仲勞
力金人議立異姓叔夜語孫傳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金
帥請立太子以從民望金帥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誦如初遂驅
以北道中即不食既次白溝馭者曰已過界河矣叔夜變然起
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卒年六十三諡開府儀同三司
弘簡錄 卷一百六十 庶官宋五

葬贈妻賈氏長樂郡太夫人錄子遊式遊誨遊慶遊範皆顯官
增與門下親吏又數十人外王父諸舅有旅殞者亦詔有司給
辦

蔣昭敏字仲明祥符人父典事周世宗數戰有功入宋從平太
原終龍尉都虞候真宗為襄王昭敏自東班殿侍選隸府邸即
位授西頭供奉官累遷崇儀使冀具行營兵馬都監契丹五千
騎突至冀州城南昭敏帥部兵與戰敗之得其器甲賊遁去不
失一人咸平四年領順州刺史定州行營鈐轄兼押大陣又為
鎮定高陽關先鋒帝北巡至大名契丹退趨冀州昭敏與范廷
召追至冀州東三十里斬首萬餘級擒生口甚眾契丹委器甲
道拜唐州團練使累遷至殿前都指揮使保靜軍節度使以足
疾卒贈侍中 時宮邸攀附者又有王守俊至濟州刺史翟明

弘簡錄 卷一百六十 四 庶官末五

至洛州團練使王遵慶至磁州團練使楊保用至西上閣門使
唐州刺史鄭懷德至御前忠佐馬步軍都頭永州團練使張
承易至禮賓使吳延昭至供備庫使白文華至引進使昭州團
練使彭春至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武昌軍節度新忠至侍衛
馬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郝榮至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陳玉
至冀州刺史崔美至濟州團練使高漢美至鄭州團練使楊謙
至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頭河州刺史

高化字仲熙真定人少沉勇有力不事耕稼學擊劍善射契丹
犯河北化應募轉餉飛狐口留楊業戲下獲賊酋大鵬翼會又
犯真定乃辭業還家屬悉被略去化從州將入京師遂隸禁軍
遷為襄王府牽籠官王尹京命化巡內外八廂獲盜甚眾遺
以金帛不受一日王趨恐召山府門馬驚墮幾殆化掖之起王

益親信之即位擢御龍弩直雙貝都頭乾興初累遷天武右廂
蜀州團練使天聖六年夏大雨命護汴堤夜馳至城西堤壞督
守兵負土不能赴命急取城隅所積材木塞之得無患仁宗嘉
之歷都延涇原馬步軍副都總管權知渭州發兵襲名珠族不
利左遷滑州總管改興州防禦使累拜殿前副都指揮建武軍
節度使以老辭改武安軍知相州有大獄已首論死化凝之移
訊出其無罪三人踰年以右屯衛上將軍致仕卒年八十贈太
尉諡恭壯化謹質少過取軍有法雖起行伍頗知民事

楊崇勳字實臣蔚州人祖守斌事太祖為龍捷指揮使父全美
事太宗為殿前指揮使崇勳初際為東西班承旨事真宗于東
宮聞其皆學授以書令習之稍通兵法及前代典廢之事即位
遷右侍禁西頭供奉官寄班祇候討王均為承受公事雷有終

弘簡錄 卷一百六十 五 庶官末五

使入奏批賜錦袍銀帶帶帑擢內殿崇班歷遷樞密都承旨未
幾領英州防禦使會都知周懷政謀逆崇勳夜與丁謂曹利用
共發之翌日懷政誅擢崇勳內客省使領桂州觀察羣牧置制
使仁宗即位歷拜宣徽南院兼樞密副使宮中火為脩葺副使
章獻與仁宗言先帝稱其質信可任大事乃進樞密使坐上章
懿后問遷宰相張士遜過則亭飲酒中丞范諷劾罷以同平章
事領節河陽三城判許州改陳州景祐初懷政家人訟冤遂罷
平章連知壽與毫陳三州契丹將渝盟朝廷擇將備邊復拜同
平章事判定州以老不任事徙成德軍又徙鄭州坐其子宗諤
納賂枉法以左衛上將軍致仕卒贈太尉諡恭密崇勳性貪鄙
喜中傷人每對上輒肆言中外事人以是畏之
夏守恩字君殊榆次人父遇為武騎軍校與契丹戰歿補守恩

下班殿侍給事襄王宮遷西頭供奉官真宗即位四遷至北作坊使普州刺史從幸澶淵數見任使歷四州都指揮秦州防禦使帝不豫章獻預政以守恩領親兵倚用之擢殿前都虞候天聖初為永定陵總管領工徒萬數穿壘堂地土石相半事聞雷允恭伏罪守恩徙節河陽三城歸本鎮歷天雄秦寧武寧三節度使所至侍寵驕恣不法子元吉通賂遺市物多不直通判李參發其賤除名編管連州卒 弟守贊字子美四歲而孤以兄故召入襄王宮使傅婢撫視稍長習通文字俾典東宮工作事即位授右侍禁命往綏銀同察李繼遷幾事遷西頭供奉官寄班祇候幸大名為駕前走馬承受時康保裔戰沒部曲畏誅揚言保裔降賊守贊受密詔往廉得其情還奏詔恤其家幸澶淵祀汾陰皆為駕前巡檢遷綏銀副使幸亳州命脩行宮轉崇儀使其兄親信遷累遷樞密都承旨兼領三班院每契丹使至與楊崇勳迭為館伴凡十餘年擢侍衛親軍殿前馬步軍都虞候歷五軍節度使定州路都總管寶元二年召知樞密院事帝問西事守贊首願併小障兵以據衝要伺便邀擊功或可成帝然之辨明劉平石元孫之枉自請將兵擊賊換宜徵南院使兼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命以御劔隨之然性實庸怯寡方略不為士卒所服尋詔駐軍河中居數月徙屯鄜州康定元年召同知樞密院事以子隨卒請罷以天平軍節度連判澶相瀛三州卒贈太尉諡忠信 隨字君正慎重少過頗好儒多與士大夫游初蔭殿侍仁宗在東宮為奉府副率即位除內殿承制歷開門使出為天雄兵馬鈐轄歷秦州防禦使元昊反為鄜延路副都總管獲其偽書投錦袍銀帶境上以問金明李士彬隨力辨

弘簡錄 卷一百六十 六 庶官宋五

其亾他士彬感激擊賊自效轉耀州觀察使知亳州劉平敗徙知河中以為經略留充會靈觀使守贊遷逐任陝西緣邊招討副使卒贈昭信軍節度使諡莊恪 開日新宿州臨渙人少為本州牙職補三司役史淳化中選隸寺王府主郎中記簿即位擢供奉官提點雄霸解戎軍權場咸平中歷遷供備庫副使慶州都監景德初管勾邠寧環州駐泊兵馬從部署張凝入邊界焚羌人族帳連知涇與慶州上言野溪三門等族恃險聚點難制請開古川道東至樂業鎮西山府城從之就轉供備庫使知環州兼邠寧環慶路鈐轄緣邊都巡檢使二年遷如京使領萬州刺史朝陵東封皆為行宮使祥符初改文思使日新本起側微好作為以圖進取自陳筋力尚壯願守邊城效用遂真拜防州刺史知渭州兼涇原路駐泊 弘簡錄 卷一百六十 七 庶官宋五

弘簡錄 卷一百六十 七 庶官宋五

稍遷內殿直都知真宗升儲增補宮衛太宗御便坐親選諸校授西頭供奉官東宮親衛都知賜袍笏靴帶器幣即位授洛苑使謙本起行伍不樂禁職改殿前左班指揮使咸平初累遷殿前都虞候景德初歷殿前副都指揮振武軍節度使上言邊城早寒常例八月給屯兵冬衣請於六月預給著為例上東封詔謙都總山下馬步諸軍與左藏庫副趙守倫閱視山門者籍者乃得上禮成進都指揮使移保靜軍節度使卒年六十贈侍中子懷懿東染院副使懷詮內殿崇班閣門祇候

張孜初名茂實以諱改今名母為悼獻太子乳母孜方襁褓真宗以付內侍張景宗令謹視之養以為子蔭補三班奉職給事春坊司轉殿直遷供奉官閣門祇候為陳州兵馬都監築堤袁家山捍水陳以無患五遷至供備庫使恩州團練使真定路兵弘簡錄 卷一百六十一

馬鈴轄歷知莫貝瀛三州為人安重習事運使張溫之奏罷翼貝號捷軍士上關銀鞍錢又能保州雲翼別給錢孜皆力止之不聽軍果怨叛尋副富弼使契丹以勞累遷并代副都總管河東更鐵錢人情疑貳部兵相率扣府門閉不納幾為亂孜策馬從數騎往諭之皆散還營遷濟州防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轉殿前司加桂州觀察使虎翼兵十餘人乘夜大謀欲為變孜擒首惡斬之然後聞遷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中丞韓絳論孜自幼長於禁中頗涉疑似請罷兵柄出為寧遠軍節度使知潞州徙陳州仁宗復召孜絳疑富弼引之奏請黜弼弼引咎求罷然進擬實不自弼絳坐謝蔡州孜尋亦出知曹州卒贈太尉諡勤惠 張溫之字景山秘之子及第補樂游尉累遷集賢校理通判常州知温州蔡齊薦其材擢提點

河南刑獄知亳州楊宗勳恃恩不法誣繁城知縣王甲胤之廢得宛狀出之配姦吏若干人徙廣南東路轉運使夸人有犯舊多慘酷溫之請以漢法從事權度支判官改京西轉運加直史館徙河北時請州發卒斬西山木多致竄匪溫之戒以毋得深入自是緣邊士卒率不敢逃還為戶部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兼按察使所莅保州賈信安肅軍自五代以來別領兵萬人號策先鋒太祖嘗用之有功每出援隣道別賜優給其後不復出主者坐廢廢賜通判石符舉請罷之內侍楊慎敏不悅巡檢司雲翼卒遂殺待舉閉城作亂溫之自魏馳至城下召諸將田况等攻城殺降卒數百坐奪職知魏州又坐冀州人段得政謀囑事下御史按劾奪三官監鄂州稅起知漢陽軍俄還刑部郎中復待制歷湖楊二州以光祿卿致仕卒

弘簡錄 卷一百六十一 九

自守信開封人祖延遇仕周至鎮國軍節度使父廷訓宋初為龍捷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守信蔭補東班承旨遷右班殿直以善射長供奉官帶御器械三遷至供備庫使咸平三年契丹犯邊與王能成邢州俄又與麥守恩石贊領先鋒禦之敵退復與荆嗣督河北京東捕賊四年命為鎮州行營鈴轄領騎兵驍大陣西偏屢當格鬪改定州鈴轄復徙鎮州王繼忠陷師還渡河敵人乘之守信據橋控矢每發必中敵不敢近真宗與輔臣議三路禦敵皆言威鹵扼北道要害尤甚守信久練邊計知戎務乃命為鈴轄戍順安景德初契丹侵長城口與魏能發兵破之追北過陽山斬獲甚衆賜錦袍金帶又徙屯冀州轉運劉綜舉守信智勇材幹堪任將帥加領康州刺史提騎卒戍靜戎軍兼涖營田之役俄為鎮定鈴轄敗契丹前鋒獲輜重又入敵境

俘擒甚衆及契丹請和守信與曹瑛特留任追叙前勞加合州團練使祥符三年副李廸使契丹再遷南作坊使卒甚悼惜守信居邊久名聞北庭飛遞常賻外別資錢五十萬錄子以官謝德權字士衡福州人父文節仕王氏為侯官令入南唐為饒州團練使以驍勇聞世宗南征節操甲渡江潛規賊壘吳入號為鐵龍後守鄂州拒宋師戰沒德權以父死事畧莊宅副使歸宋補殿前承旨遷殿直陝西巡檢以勞就改右侍禁咸陽浮橋壞運使宋大初命德權規畫乃築土實岸聚石為倉用鐵牛制之山是無患咸平二年宜州蠻叛陳堯叟命單騎入境諭以朝旨衆咸聽命加閣門祇候為廣韶英雄連賀六州都巡檢使代還提點京城倉草場受命廣京城循巷其規制廣袤及禁鼓昏曉之制皆所條上上悉從之有凶人劉曄僧澄雅誣訟執政與弘簡錄 卷一百六十一 唐宣宗五

許州民陰構西夏為叛詔德權監溫仲舒謝泌鞠問具奏其安時無濫獄帝將幸澶淵命城新樂縣遷供奉官又命浚北平砦濠葺蒲陰城奏言邊兵屯聚一處非便願速分戍鎮定高陽三路天雄城壘濶遠請急葺之其北宜亟治德清軍城以為豫備臣實慮蒲陰工作未訖寇必暴至既而契丹果圍城德權單馬問道赴行在遷內殿崇班提轄三班衙司為設條制均其差使有規免重役假名內侍主藏咸奏罷之上稱其有守命提總京城四排岸領護汴河兼督雜運先時主者因循但挑沙擁岸吐遇河流汎濫即復填淤德權務令盡去浮沙至土為限棄沙隄外道三班使分主其役為大錐以試凡引錐可入者即坐所轄官吏多被譴免仍植柳數十萬以固堤岸又建議廢京師鑄錢監徙西筮務于河陰大省勞費改崇儀副使兼領東西八作司

凡役皆尅日而就東封命計度發運遷供備庫使預脩玉清宮劉承珪勞役過甚日與忿爭不能奪遂求罷復領京城倉草場導金水河自皇城西環太廟凡十餘里祥符三年出知泗州改西染院使卒年五十八錄其子平為定遠士簿德權清苦勤幹好興功利多所經畫見官吏徇私者必面斥故所至肅然然喜采察後朝論惡之

安俊字智用其先太原人祖贊高州團練使仁宗開資善堂俊以將家子謹厚選為祇候即位補右班殿直累遷環州都監破元昊吃吐井那諸砦韓琦上其功遷內殿崇班環慶路都監徙涇原與狄青范恪同召使備北邊擢內園副使會葛懷敏敗命為秦鳳路鈐轄復徙涇原因條上禦戎十三事改原與麟州遷六宅使貴州刺史知忻代二州為帥臣誣奏降京東路鈐轄知弘簡錄 卷一百六十一 唐宣宗五

青州富弼為辨理真除號州刺史徙知滄涇冀三州秦州築古渭城徙秦鳳路總管歷侍衛步軍都虞候陵州防禦使卒贈開州觀察使俊在邊久故羌人識之種世衡嘗問降俘若屬於吾將誰畏曰畏安太保指後於坐曰此長鞬將軍是也

趙振字仲威雄州人景德中從石晉于順安軍獲契丹陣圖授三班借職監押開州兵馬捕盜青灰山殺獲甚衆高平豎叛徙湖北都巡檢兼制置南路振以南方暑濕弓弩不利創小矢激三百步中輒洞穿豎遂駭散歲中遷慶州沿邊都巡檢使時金湯李欽白豹神木馬兒高羅破滅三族尤悍難制振募降羌略以利令相攻破十餘堡欽等自詣來歸振為置酒取細仗植百步外共射振十矢皆貫欽等驚誓不敢犯明年涇原屬羌胡薩通哥等叛鈐轄王懷信以兵屬振屢捷常從數十騎遇賊十

倍射殪數十餘悉退散未幾賊數萬圍平遠若都監趙士龍戰沒振出別道力戰抵若奪取水泉率敢死士破圍賊走追斬數千級徙涇原都監歷知順安保安廣信軍改京東都大提舉捉賊知環州加領象州防禦使元昊將反為金銀冠佩飾甲騎遺屬寇振潛以金帛誘取之以破其勢時東交金明萬劉諸族勝兵數萬悉為賊有及劉平等敗惟環慶無患權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鄜延路副都總管知延州尋改捧日天武四廂語將吏曰賊必乘勢以進勢宜固守賊果寇塞門若振坐擁兵不救貶太子左清道率府率渾州安置踰年復右武衛將軍惠州團練使并代路兵馬鈐轄就遷副總管元昊既破豐州將襲近若振率鈐轄張允麥允言出麟州深柘堰擊破之兼領嵐憲六州軍事河外饑設法通若外商得米數十萬斛軍民以濟進博州防禦使改解州終左神武軍大將軍振剛強自負有武方便弓馬善謀畫輕財尚義眾樂為用子珣瑜瑛皆工騎射知名珣年十六仁宗名試便殿除三班借職復閱武藝授殿直令呂夷簡試以策略條對數千言進閣門祇候為濠州兵馬都監隨父西邊訪得五路徽外形勝利害作聚米圖經五卷并上五陣圖兵事十餘篇帝給步騎使按陣既成臨觀之陝西招討陳執於薦為緣邊巡檢使擢通事舍人監涇原路兼治籠竿城授兵萬人御賜鎧仗令自擇偏裨參佐近城麻璽黨留百餘帳為暴珣引兵二萬自靜邊歷揆吳祇木寧襲賊俘獲數千計靜邊將劉滄殿後為賊所掩復從騎數百拔山之暗璽居龜谷無所屬珣以書招之遺以錦綉遂聽命聞元昊大入徙軍新壕外議欲掩襲時葛懷敏屯五谷口珣語曰敵遠來鋒銳莫若依馬欄城布柵

以扼其歸路守鎮戎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此必勝之道不聽兵遂逼鎮戎城越界壕抵定川未及陣夏人引鐵騎來犯珣居陣西北與珣戰甚力東壁兵輒潰中軍大擾珣揮刀斧手前鬪夏眾稍却我軍復陣懷敏詰朝退就食鎮戎俄夏騎四合珣被擒珣以身免人多惜之後卒贈莫州刺史

孟元字善長涪州人性謹愿少孤頗喜讀書與劉謙俱隸禁軍元以挽強終補殿侍遷散都頭指揮至如京使并代兵馬鈐轄徙高陽真定等路討王則赴城下被數十創中機石墜濠中既出戰愈力募死士山永濟渠穴地以進賊平改右驍騎使徙大名府路鈐轄河朔饑權知滄州民倚鹽活歲荒不售元度軍食有餘悉用易之得不轉徙中丞郭勣薦普州刺史遷宮苑使專管勾麟府軍馬事謨策永寧堡敵不敢動歷遷并代大名府

弘簡錄 卷一百六十一 三 唐 唐 宋 五

劉謙字漢宗 路副都總管徙定州鄆延路卒贈遂州觀察使 劉謙字漢宗 開封人由衛士至捧日右廂都指揮使領嘉州團練使兼京城巡檢討元昊改博州團練環慶路馬步軍總管兼知邠州生平不讀書區處圖訟曲直皆當理前守者強市民物以飾厨傳謙至獨無所撓邠人頗愛之夏疎奏為涇原路總管徙知涇州夏人寇鎮成軍謙引兵深入破其聚落以功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終象州防禦使贈永興軍節度觀察留後

張綸字公信潁州汝陰人少儻任氣補三班奉職遷右班殿直從討王均諭降寇數百不殺以功遷右侍禁慶州兵馬監押擢閣門祇候益彰簡等州都巡檢使部卒縱酒掠居民綸斬其首惡數人徙荆州提點刑獄遷東頭供奉官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使靈夏還擢知辰州會溪峒彭氏蠻內寇綸築蓬山驛

賊路不通去徙知渭州改內殿崇班知鎮戎軍繼復入寇再
為辰豐鼎等州緣邊五溪十峒巡檢安撫使諭發曾福福還所
掠民遺官與盟刻石示信久之拜江准制置發運副使奏除通
秦楚三州鹽戶宿進官助器用鹽入優與之正歲增課數十萬
復于抗秀海三州置鹽場歲入課百五十萬居二歲增上供米
八十萬疏五渠導大湖入于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四河以
避覆舟之患又築漕河堤二百里于高郵北旁銅鉅石為十礎
以泄橫流秦州有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久廢不治歲患海溢
冒民田繪議脩復論者難之表三請願身自臨役遂命兼知秦
州堰既成州民利之為立生祠居淮南六年遷文思使昭州刺
史為契丹陸緒弔慰副使歷知秦瀛滄州再遷東上閣門使其
拜乾州刺史徙知穎州卒繪有材略所至興利除害性復寬恕
弘簡錄 卷一百六十一 五

并代路鈐轄改管勾河東經略司公事建言代州寧化軍地皆
肥美募人田作教戰射為堡若民獲其利遷西上閣門副使知
安肅軍徙保州滋強力精悍有吏能所在稱治時契丹違約令
民乘小舟漁界河中吏憚生事莫敢禁又造大舟十餘自海口
運鹽朝廷以滋可任徙知雄州至即繕治城壁樓櫓戒巡兵捕
殺其人兼其舟漁者遂絕在雄六年契丹悍之值歲大饑簿書
米鹽皆有條法出入無禁邊人德之加領嘉州團練使累遷四
廂俱都指揮使英宗即位轉端州防禦使步軍都虞候賜白金
留再任卒贈遂州觀察使滋性廉謹月得公使錢不以入家取
軍嚴肅戰卒服役如廂兵其敢有言然傲慢自譽此其短也
范恪字許國開封人初名全少隸軍籍驍勇善射臨難敢前選
入捧日軍為殿前指揮使數有戰功康定元年試武伎擢內殿
弘簡錄 卷一百六十一 五



手詔趣范仲淹起兵赴援恪晝夜兼行比至平涼賊已解遷洛苑使權泰以路兵馬總管累遷至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以疾

山為永興軍路副都總管卒贈昭化軍節度使馬懷德字得之祥符人父玉東頭供奉官自言懷德可試引弓擊劒角觚補三班奉職為延州南安砦主東路巡檢數以少擊

西賊敗其衆范仲淹脩青澗城奏為兵馬監押以所部兵入賊境破遮鹿要關二砦親射殺其酋兒廂主遷左班殿直又率

番漢燒蕩海澗茶山龍柏安化十七砦三百餘帳斬首數百級向馬駝牛羊萬數遷右侍禁韓琦薦授開門祇候罷籍又奏為東路都巡檢使有夸黑神厥保等十八砦犯邊趨侯射谷懷德

先於谷旁引兵數千據高原待之斬首二百級得畜產器械千數遷內殿崇班又以兵脩龍安城敵不敢犯改都延路都監城

綬平破賊青化押班吃當三砦殺獲甚衆復與國子博士高良大合西人盡界籍具論前後功遷供備副使兼開門通事舍人

時川兵久民多亡散懷德獨招輯有方經略梁迥奏請推其法諸路歷知保安軍環州環慶益利路鈐轄累遷至殿前都虞候

州有苦無益願戒邊臣無妄動進帶御器械涇州帥王廣淵命斌賑給擇地營居養親有法所活萬數南安入寇復徙廣西

累遷皇城使昭州刺史擢水蠻羅世念犯宜州斌提步騎三千進討因示弱驕之蠻果大入誘至平坂列陣以待張疑兵左

右山上分精騎翼其旁登嶺望見大驚斌自被甲步出士殊死戰遂大收率其會黨四千八百內附遷領榮州團練使知宜

州進西上開門使知邕州以老請遷除高陽關副總管歷步軍都虞候卒年八十贈寧州防禦使斌老於為將以恩信得邊人

心嶺南珍貨一無所畜邊吏欲希功造事皆悍不敢發或巧為謀幸必折其姦謀故所至無事人多稱之子訖以蔭為河北副將累官右武大夫威州刺史知雄州上制勝強遠弓式能

破堅三百步外號為鳳凰弓進相州觀察使在鎮十年頗能傾敵遂與取燕之謀童貫名計事悅之奏為副統分麾下兵從種

師道軍于白溝旬有二日見契丹尚強遽變前說貫効說規候不實貶濠州團練使筠州安置平燕肆赦獨不得還後復官卒

弘簡錄卷一百六十